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子部

第一三三冊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魯新登字 07 號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478-0

9 787533 304782 >

E862/03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子部一三三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16 開本　48.625 印張

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478—0

Z・27　子部定價：78300 圓

子部第一三三册目次

子部・雜家類

焦氏類林八卷　〔明〕焦竑輯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十五年王元貞刻本……一

新鍥翰林三狀元會選二十九子品彙釋評二十卷首一卷（一）　〔明〕焦竑等輯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明萬曆四十四年刻本……二四〇

焦氏類林八卷

〔明〕焦竑輯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明萬曆十五年王元貞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焦氏類林八卷》提要

焦氏類林序

夫古人嘉言垂不朽咸可軌法後世顧其散逸紀載中而簡冊浩富不啻如象緯川嶽即窮搜博獵未可考而悉也編士多淺鮮惡得以涉其萬一于是芳程懿識卒泯泯寔聞惡用文為迨臨川王綴拾漢末魏晉諸名流所譚謔萃為新語至今修辭者珍之然玄言雖尚標群絕俗殊佳者所未逮斯亦奇矣所獨一時風致漸靡任放縱佚率曠達不羈祇可益抵掌資耳目足為要典迺今焦弱侯氏攬百家獵千古言有當于心者輒手錄之遂

集成類林其編目則取于新語而言
自庖羲暨勝國然書約言該無庸
考索而百氏執文可一披閱而得
之古人嘉言似無遺矣又弱俟賦
頡異資志聖賢學茲詎後誇浮而
抑性道敦第歆好修之士廣聞見
而師于心可艱佳哲勞規吾法為
世俗設之繼也藉令開闡博碩
挾以自廣亦淺衰蕩劣奇耳佳哉
籍乎而傳弱獲乎而錄也噫援古
而示訓乃取耻獨為君子者其功
偉矣弱俟真有道之士乎哉余不
佞鍾李士能之剞劂而益鋟之以
廣其傳云

時
萬曆丁亥歲孟冬日秣陵王之貞
董識

焦氏類林序

昔漢末暨魏晉諸子雅善清言聲欬間皆成珠玉宋臨川王劉義慶輯其雋永者為世說新語傳焉由是歷代珍之在今尤盛不但揮麈者資其談鋒而操觚者亦援為菁藻信乎其言之有味也已然以思管評之纂言要在

垂訓言之不足訓雖新何關今劉書則頗有離而去之者又亦載務奇僻或遠于人情與正史多乖剌不知何所折衷遂以為援毋亦溺於所嗜而弗遑深考與且自漢而上可采者尚繁篇籍殷畧不蒙其網羅讀者又安能無遺憾也乎吾友焦弱侯氏具絕世資人於書無所不讀乃先得我心披覽之餘自義夢軒以及勝國凡言之可以企踵新語者皆筆出之積久而多取新語篇目稍為增損更正類以入焉既成題曰類林示予命之序予讀而卒業乃言曰嗟乎惜哉美矣以視劉氏亦纂雖言簡少似不逮然絕無叛道不經之談所稱引用多

秩既然皆參伍有徵非聽說非可操左為可遵可信也大都劉氏主在補談弱侯欲以為訓意自各有攸存是書行自可與之分路揚鑣亦何須銖兩於上中下卿之間而判其優劣也哉或曰弱侯生平以道自命而比頗以聞見博人何居曰嗟之夫欲語道之真則心之周攬既

雖以示人而人亦未易得受其教見而
為之語文字之華者乃世所欣羨習之
日趨而舍是者也又不用而利導之則
終身所學能成篇乎蓋循之其歆
閱之事衍者子也曰形莫若就心莫若和彼
且為嬰兒亦與之為嬰兒彼且為無町
畦亦與之為無町畦彼且為無崖亦
與之為無崖惟期達之以入於無疵
而已夫如是則教者不勞而學者易入豈
非所謂善誘人者哉嗟乎古人恨世俗
俗之心益謬謬然矣又何疑於弱侯予於
弱侯為同好嘗得其所用心因復舉之
為覽者告俾毋忽之乎觀此書云
萬曆丁亥中秋友人姚汝循書

刻焦氏類林引

焦弱侯於書無所不讀而鉤玄
提要動侔古人每披書嘗會
与夫自有所見欲以闡幽正詞者
輒手裂裒赫蹏細書而貯之約約摠
摠如禁臠在廚碎錦在笥未有
秩敘最後除自言者別為筆乘
其第輯錄備覽觀者特付愚詮
次命愚子弟錄之乃取其說標目
稍稍裒益其間成帙時以余同版
一印行之未廣也茲王孟起氏博
雅嗜古爰壽諸梓以廣其傳
復徵引其端其說一書超超玄致
吾士林雅尚舊矣是編搜百代

之菁華掇羣書之芳潤乃詳於倫紀而略於玭璺該及品彙而詰局於仙釋其於名理心宗往往而在指示歷然與其於玄說又不知爲孰多夫化工造物奥腐變爲神奇醫王蓄藥溲勃皆以治療是編雖主采輯非自發其所蘊而托契神遊何人非我一經編纂便寄精究吾徒手是書即景行先哲焉載途潛窺秘奥兹焉啓牖悚然起慄然悟將在斯乎將在斯乎君合英咀華博聞廣識直其末事耳觀者未論筆乘即以此知弱侯可也孟起氏其亦知弱侯者哉

萬曆丁亥冬孟友人李登士龍甫識

焦氏類林目錄 并題

一卷
編纂 君臣 父子 兄弟
夫婦 師友
二卷
方正 長厚 清介 雅量
愼密 儉約 識鑒 言語
三卷
政事 文學
四卷
幹局 賞譽 品藻 夙惠
警悟
五卷
豪爽 任達 寵禮 企羨
仕宦 棲逸 遊覽 傷逝
六卷
術解 書法 巧藝 兵策
容止 簡傲 汰侈 矜率
詆毀 排調 假譎 紕漏
惑溺

七卷
象緯 形勝 節序 宮室
冠服 食品 酒茗 器具
文具 典籍 聲樂 攝養
熏燎 草木 鳥獸
八卷
仙宗 釋部

余少嗜書。苦家貧不能多致。時從人借本諷之。顧性顓愚。隨諷隨忘。有未盡忘者。往來胷臆。又不能擧其全爲恨。表聖之詩不云乎。亾書久似憶良朋。眞余意中事也。庚辰讀書有感葛稚川語。遇會心處。輒以片紙記之。甫二歲。計偕北上。因罷去。殘藁委於篋笥。塵埃漫滅。不復省視久矣。李君士龍見之。謂其可以資文字之引用。備遺忘之萬一也。乃手自整理。取世說篇目括之。其不盡者括以他目。辟之溝中之斷。文以青黄。則士龍之爲也。嗟乎古之學者。提要鉤玄。率所不廢。顧余之寡小。愧非其人。第割裂成書。破碎大道。爲博雅之訾而已。書凡若干卷。其大意具編纂一篇。故綴之卷首。

萬曆乙酉孟春建業焦竑弱侯題

焦氏類林卷之一

建業焦竑弱矦輯
王元貞孟起校正

編纂

劉孔才黄初中爲散騎常侍受詔集五經羣書以類相從作皇覽

葛稚川云余鈔掇衆書撮其精要用功少而所收多思不煩而所見博

陸士衡著要覽三卷自序云直省之暇乃集要術三篇上曰連壁集其嘉名取其連類中曰述聞寔述予之所聞下曰析名乃捜同辨異 書目

王筠云余少好鈔書老而彌篤雖遇見瞥觀皆即疏記後重覽省歡情彌深習與性成不覺筆倦自年十三四迄今四十載躬自鈔錄大小百餘卷不足傳之好事備遺忘而已

韋敬遠少愛文史留情著述手自鈔錄數十萬言晚年虛靜唯以體道會眞爲務舊所著述咸削其藁

魏彭城王勰雅好文筆既無山水之適又絕親知之游獨敦尚文史物務之暇披覽不輟撰自古帝王賢達至於魏世通三十卷名爲要略

白居易作六帖以陶家瓶數十各題門目作七層架列齋中命諸生求集事類投中倒取鈔錄成書故記代無次 談苑

柳仲郢退公布卷不舍晝夜九經三史一鈔魏晉南北史再抄手書分門三十卷號柳氏自備小楷精謹無一字肆筆 劉昫唐書

南唐馮贇云余事科舉三十年蔑然無效天祐元年退歸故里築選書室以居取九世所蓄書二十萬八千一百二十卷六千九百餘帙撮其膏腴別爲一書若見於常常之書者此必略之庶兵火煨燼之後來者不至束手

陶穀云世宗時水部郎韓彥卿使高麗彥卿有一書曰博學記偷鈔之得三百餘事 清異錄

陳瑩中好讀書至老不倦每觀百家文及醫卜等書開卷有得則片紙記錄黏於壁間環坐既徧即合爲一編前後凡數十冊 吹劍錄

葉廷珪云余兒時知嗜書自肆業郡庠牽絲入仕四十餘年未嘗一日釋卷食以飴口怠以爲枕士大夫家有異書無不借借無不讀讀無不終篇而後止常恨無貲不能盡傳寫閒作數十大冊擇其可用者手

鈔之名曰海錄廷珪海錄序
吳枋云陸務觀言司馬溫公聞新事即錄於冊且記
所言之人近鄱陽董草庭撿閱亦然枋不免效顰凡
耳之所聞目之所見口之所誦心之所得隨手鈔記
目曰野乘已積成十餘卷野乘序

君臣

虙犧女媧神農是三皇皇者中也合天履中開陰布
綱上合黃極其施兗明春秋運斗樞
神農氏夫負妻戴以治天下堯曰朕之比神農猶昏
之仰旦也尸子

黃帝有七輔風后受金法天老受天籙五聖受道級
知命受糾俗窺紀受變復地典受州絡力牧受準斥
皆州選舉翼佐帝德論語摘輔象
黃帝居人上惴惴如臨深淵舜居人上矜矜如履薄
冰禹居人上慄慄如不滿日太公金匱
舜棄黃金於嶃巖之下禹捐珠玉於五湖之淵將以
杜淫邪之路絕琦瑋之情陸賈新語
禹之治天下也得咎繇得杜子業得旣子得施子闇
得季子甯得然子堪得輕子玉得七大夫以佐其身
以治天下而天下治湯之治天下也得慶誧伊尹湟
里且東門虛南門蝡西門疵北門側得七大夫佐以
治天下而天下治鬻子
夏后相與有扈戰於甘澤而不勝六卿請復之夏后
相曰不可吾地不淺吾民不寡戰而不勝是吾德薄
而教不善也於是乎處不重席食不貳味琴瑟不張
鍾鼓不修子女不飾親親長長尊賢使能期年而有
扈氏服呂紀
湯曰學聖王之道者譬其如日靜居而獨思譬其若
火夫舍學聖之道而靜居獨思譬其若去日之明於
廷而就火之光於室也可以小見而不可以大知是

故明君貴尚學道而賤下獨思也賈傅新書
湯將往見伊尹彭氏之子御彭氏之子半道而問曰
君將何之湯曰將往見伊尹彭氏之子曰伊尹天下
之賤人也君若欲見之亦令召問焉彼受賜矣湯曰
非女所知也今有藥於此食之則耳加聰目加明則
吾必說而强食之伊尹之於國也譬之良醫善藥也
而子不欲我見之是子不欲我善也因下彭氏之子
不使御墨子
武王入殷聞殷有長者武王往見之而問殷之所以
亾殷長者對曰王欲知之則請以日中爲期武王與

周公旦明日早要期則弗得也武王怪之周公曰吾
已知之矣此君子也取不能其主有以其惡告王不
忍為也若夫期而不當言而不信此殷所以亡也已
以此告王矣 呂覽
周公旦曰吾不如者吾不與處累我者也與我齊者
吾不與處無益我者也惟賢者必與賢於己者處賢
者之可得與處也禮之也主賢世治則賢者在上主
不肖世亂則賢者在下 呂覽
齊桓公見小臣稷一日三至弗得見從者曰萬乘之
主見布衣之士一日三至而弗得見亦可以止矣桓

公曰不然士驁祿爵者固輕其主其主驁伯王者亦
輕其士縱夫子驁祿爵吾庸敢驁伯王乎遂見之 呂覽
齊桓公知甯戚將任之以政羣臣爭讒之曰甯戚衛
人也去齊不遠君可使人問之問之而固賢用未晚
也公曰不然問之患其有小惡以其小惡忘其大美
此世所以失天下之士也乃夜舉火而爵之以為卿
劉晝新論
桓公觀於廄問廄吏曰廄何事最難廄吏未對管仲
對曰夷吾嘗為圉人矣傅馬棧最難先傅曲木曲木
又求曲木曲木已傅直木無所施矣先傅直木直木

又求直木直木已傅曲木亦無所施矣 管子
管仲復於桓公曰無翼而飛者聲也無根而固者情
也無方而富者生也公亦固情謹聲以嚴尊生此謂
道之榮公退再拜請若此言 管子
管子復於桓公曰墾田大邑辟土藝粟盡地力之利
臣不如甯遫請置以為大田登降辭讓進退閑習臣
不如隰朋請置以為大行蚤入晏出犯君顏色進諫
必忠不避死亡不重貴富臣不如東郭牙請置以為
大諫臣平原廣城車不結軌士不旋踵鼓之三軍之
士視死如歸臣不如王子城父請置以為大司馬決

獄折衷不殺不辜不誣無罪臣不若弦章請置以為
大理君若欲治國彊兵則五子者足矣君欲霸王則
夷吾在此桓公曰善令五子皆任其事以受令於管
子十年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皆夷吾與五子之能也
呂氏春秋
齊桓公之時晉客至有司請禮公曰告仲父者三而
優笑曰易哉為君一曰仲父二曰仲父桓公曰吾聞
君人者勞於索人佚於使人吾得仲父已難矣已得
仲父之後何為不易乎哉 韓非子
晉文公與楚戰至黃鳳之陵履繫解因自結之左右

曰不可以使人乎公曰吾聞上君之所與居皆其所畏也中君之所與居皆其所愛也下君之所與居皆其所侮也寡人雖不肖先君之人皆在是以難之也 韓非子

介子推行年十五而相荆孔子聞之使人往視還曰廊下有二十五俊士堂上有二十五老人仲尼曰合二十五人之智智於湯武幷二十五人之力力於彭祖以治天下其固免矣 說苑

孔子侍坐於季孫季孫之宰通曰君使人假馬其與之乎孔子曰吾聞君取於臣謂之取不曰假季氏悟

告宰通曰今以往君有取謂之取無曰假孔子曰正假馬之言而君臣之義定矣 韓詩外傳

魯侯欲以孔子為司徒召三桓議之左丘明曰周人欲為千金之裘而與狐謀其皮欲具少牢之珍而與羊謀其羞言未卒狐相率逃於重丘之下羊相呼藏於深林之中矣今君欲以孔丘為司徒召三桓而議之亦與狐謀裘與羊謀羞也 符子

哀公問子夏曰必學然後可以安國保民乎子夏曰不學而能安國保民者未之有也哀公曰然則五帝有師乎子夏曰臣聞黃帝學乎大墳顓頊學乎祿圖帝嚳學乎赤松子堯學乎務成子附舜學乎尹壽禹學乎西王國湯學乎貸乎相文王學乎錫疇子斯武王學乎太公周公學乎虢叔仲尼學乎老聃此十一聖人未遭此師則功業不能著乎天下名號不能傳乎後世 韓詩外傳

齊景公遊海上而樂之六月不歸告左右曰敢有先言歸者死顏蠋進曰君樂治海不樂治國彼若有治國者君安得樂此海乎遂歸中道聞國人將謀不納之 說苑

景公為臺臺成又欲為鍾晏子諫曰君不勝欲為臺

又欲為鍾是重斂於民民之哀矣夫斂民之哀而以為樂不祥景公乃止 說苑

景公有馬其圉人殺之公怒援戈將自擊之晏子曰此不知其罪而死臣請為君數之公曰諾晏子舉戈臨之曰汝為吾君養馬而殺之而罪當死汝使吾君以馬之故殺圉人而罪又當死汝使吾君以馬故殺人聞於四鄰諸侯而罪又當死公曰夫子釋之勿傷吾仁也 說苑

景公問晏子曰寡人欲從夫子而善齊國之政可乎對曰嬰聞國有具官然後其政可善昔先君桓公身

體情懈詞令不給則隱朋暱侍左右多過獄讞不中則弦甯暱侍田野不修民氓不安則甯戚暱侍軍吏怠戎士偷則王子成甫暱侍居處佚怠左右懾畏繁乎樂省乎治則東郭牙暱侍德義不中信行衰微則管子暱侍先公能以人之長續其短以人之厚補其薄是以辭令窮遠而不逆兵加於有罪而不頓今君之過失多矣未有一士以聞也故曰官不具晏子春秋

景公飲酒夜移於晏子前驅款門曰君至晏子被玄端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微有事乎君何為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

子樂之晏子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司馬穰苴之家前驅款門曰君至穰苴介冑操戟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兵乎大臣得微有畔者乎君何為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將軍樂之穰苴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梁丘據之家前驅款門曰君至梁丘據左操瑟右挈竽行歌而出公曰樂哉今夕吾飲也微彼二子者何以治吾國微此一臣者何以樂吾身晏子春秋

晏子聘魯哀公問曰語曰莫三人而迷今寡人與一國慮之魯不免於亂何也晏子曰古之所謂莫三人而迷者一人失之二人得之三人足以為衆矣故曰莫三人而迷今魯國之羣臣以千百數一言於季氏之私人數非不衆所言者一人也安得三哉韓非子

仲尼曰靈公汙晏子事之以整齊莊公壯晏子事之以宣武景公奢晏子事之以恭儉君子也相三君而善不通下細人也晏子聞之見仲尼曰如嬰者豈能以道食人者哉嬰之宗族待嬰而祀其先人者數百家齊國之閒士待嬰而舉火者數百家臣為此仕者也如臣者豈能以道食人者哉晏子出仲尼語門弟

子曰救民之姓而不夸行補三君而不有晏子果君子也晏子春秋

楚王張繁弱之弓載忘歸之矢以射蛟兕於雲夢之圃而喪其弓左右請求之王曰止楚人遺弓楚人得之又何求乎仲尼聞之曰楚王仁義而未遂也亦曰人亡弓人得之而已何必楚公孫龍子

衛靈公天寒鑿池宛春諫曰天寒起役恐傷民公曰天寒乎宛春曰公衣狐裘坐熊席陬隅有竈是以不寒今民衣弊不補履決不組君則不寒矣民則寒矣公曰善令罷役左右以諫曰君鑿池不知天之寒也

而春也知之以春之知之也而今罷之禍將歸於春
也而怨將歸於君公曰不然夫春也晉國之匹夫也
而我舉之夫民未有見焉今將令民以此見之曰春
也有善于寡人有也春之善非寡人之善歟 呂氏春秋
衞嗣君之時有人於令之左右縣令發蓐而席弊甚
嗣君還令人遺之席曰吾聞汝令者發蓐而席弊甚
賜汝席縣令大驚以君爲神也 韓非子
齊崔杼弑莊公邢蒯聵使晉而反其僕曰崔杼弑莊
公子將奚如邢蒯聵曰驅之將入死而報君其僕曰
君之無道也四鄰諸侯莫不聞也以夫子而死之不

亦難乎蒯聵曰善能言也然亦晚矣子早言我我能
諫之諫不聽我能去今既不諫又不去吾聞食其祿
者死其事吾既食亂君之祿矣又安得治君而死之
遂驅車入死其僕曰人有亂君人猶死之我有治長
可毋死乎乃結轡自刎於車上 說苑
晉平公藏寶臺火公子宴束帛而賀曰王者藏於天
下諸侯藏於百姓農藏於囷庾商賈藏於篋匱今百
姓乏於外而賦斂無已昔桀紂殘暴爲天下戮今皇
天降火於藏臺是君之福也 韓詩外傳
晉平公問師曠曰人君之道如何對曰人君之道清
淨無爲務在博愛趨在任賢廣開耳目以察萬方不
固溺於流俗不拘繫於左右廓然遠見踔然獨立屢
省考績以臨臣下此人君之操也 說苑
晉平公問叔向曰昔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
識其君之力乎其臣之力乎叔向對曰管仲善制割
隰朋善削縫賓須無善純緣桓公知衣而已亦其臣
之力也師曠侍曰臣請譬之以五味管仲斷割之隰
朋煎熬之賓須無齊和之羹以熟矣奉而進之而君
不食誰能彊之亦君之力也 新序
晉平公閒居師曠侍平公曰子生無目眹甚矣子之

墨墨也師曠對曰天下有五墨墨而臣不得與一焉
羣臣行賂以采名譽百姓侵寃無所告訴而君不悟
此一墨墨也忠臣不用用臣不忠下才處高不肖臨
賢而君不悟此二墨墨也姦臣欺詐空虛府庫以其
少才覆塞其惡賢人逐姦邪貴而君不悟此三墨墨
也國貧民罷上下不和而好財用兵嗜欲無厭諂諛
之人容容在旁而君不悟此四墨墨也至道不明法
令不行吏民不正百姓不安而君不悟此五墨墨也
國有五墨墨而不危者未之有也臣之墨墨小耳何
害乎國家哉 新序

墨者有鉅子腹䵍居秦其子殺人秦惠王曰先生之年長矣非有他子也寡人已令吏弗誅矣腹䵍對曰墨者之法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此所以禁殺傷人也夫禁殺傷人者天下之大義也王雖爲之賜而令吏弗誅臣不可不行墨者之法不許惠王而遂殺之 呂紀

趙簡子有兩白騾而甚愛之陽城胥渠處廣門之官夜款門而謁曰主君之臣胥渠有疾醫教之曰得白騾之肝病則止不得則死謁者入通董安于御於側慍曰譆胥渠也期吾君騾請即刑焉簡子曰夫殺人

以活畜不亦不仁乎殺畜以活人不亦仁乎於是召庖人殺白騾取肝以與陽城胥渠處無幾何趙興兵而攻翟廣門之官左七百人右七百人皆先登而獲甲首 呂紀

韓昭侯謂申子曰法度甚不易行也申子曰法者見功而與賞因能而授官今君設法度而聽左右之請此所以難行也昭侯曰吾自今以來知行法矣寡人奚聽矣一日申子請仕其從兄官昭侯曰非所學於子也聽子之謁敗子之道乎亾其用子之謁申子辟舍請罪 韓非子

文侯與田子方飲文侯曰鐘聲不比乎左高子方笑文侯曰何笑子方曰臣聞之君明樂官不明樂音今君審於音臣恐其聾於官也文侯曰善

周師經侍魏文侯善鼓琴文侯聽之起舞經怒以琴撞文侯文侯怒使人曳下殿將殺之經曰臣撞桀紂之君不撞堯舜之主文侯曰寡人過矣乃舍之懸琴於壁以爲戒 十二國史

魏文侯問狐卷子曰父賢足恃乎曰不足子賢足恃乎曰不足兄弟賢足恃乎曰不足臣賢足恃乎曰不足文侯勃然作色曰寡人問此五者於子一一以爲

不足者何也曰父賢不過堯而丹朱放子賢不過舜而瞽瞍頑兄賢不過舜而象傲弟賢不過周公而管蔡誅臣賢不過湯武而桀紂伐望人者不至恃人者不久君欲治從身始人何可恃乎 韓詩外傳

韓昭侯醉而寢典冠者見君之寒也故加衣於君之上覺寢而說問左右曰誰加衣者左右對曰典冠君因兼罪典衣與典冠其罪典衣以爲失其事也其罪典冠以爲越其職也非不惡寒也以爲侵官之害甚於寒 韓非子

趙襄子出圍賞有功者五人高赦爲首張孟談曰晉

陽之中赦無大功賞而爲首何也襄子曰寡人之國危社稷殆憂在憂約之中與寡人交而不失君臣之禮者唯赦吾是以先之仲尼聞之曰襄子可謂善賞矣賞一人而天下之爲人臣莫敢失禮 呂氏春秋

任登爲中牟令上計言於襄子曰中牟有士曰瞻胥已請見之襄子見而以爲中大夫相國曰意者君耳而未之目邪爲中大夫若此其易也非晉國之故襄子曰吾舉登也已耳而目之矣登所舉也吾又耳而目之是耳目人終無已也遂不復問而以爲中大夫 呂氏春秋

齊宣王謂尹文曰人君之事何如對曰人君之事無爲而能容下夫事寡易從法省易因故民不以政獲罪也大道容衆大德容下聖人寡爲而天下理 說苑

王斗修道不仕嘗造齊宣王門欲見宣王宣王使謁者延斗入斗曰斗趨見王爲好勢王趨見斗爲好士於王何如謁者還報王曰先生徐之寡人請從王趨而迎之於門曰寡人奉先王之宗廟守社稷聞先生直言正諫不諱斗曰王之憂國愛民不若王之愛尺縠也王曰何謂也斗曰王使人爲冠不使左右便辟而使工者何也爲能之也今王治齊國非左右便辟則無使也臣故曰不如愛尺縠也王起謝曰寡人有罪於國家矣於是舉士五人任之以官齊國大治

齊宣王爲大室大蓋百畝堂上三百戶以齊國之大具之三年未能成羣臣莫敢諫者香居問宣王曰荆王釋先王之禮樂而爲淫樂敢問荆邦爲有主乎王曰爲無主敢問荆邦爲有臣乎王曰爲無臣居曰今王爲大室三年不能成而羣臣莫敢諫敢問王爲有臣乎王曰爲無臣香居曰臣請避矣趨而出王曰香子留何諫寡人之晚也 新序

滕文公卒葬有日矣天大雨雪至牛目羣臣請弛期

太子不許惠子諫曰昔王季葬渦山之尾欒水齧其墓見棺前和文王曰先君欲見羣臣百姓矣乃出爲帳三日而後葬今太子宜曰先君欲少留而撫社稷故使雪甚弛期而更爲日此文王義也太子曰善 孟子

梁君出獵見白鴈欲自射之道上有鷩鴈駭者梁王怒命射此人其御公孫龍諫曰昔衛文公時大旱三年卜云必須人祀文公曰求雨爲民也今殺之不仁吾自當之言未卒而雨人君重鴈殺人何異虎狼梁君引龍登車曰善哉今日獵得善言也 新序

鄒穆公令食鳧鴈者必以粃毋得以粟於是倉無粃

而求易於民二石粟得一石秕吏請以粟食之公曰去非而所知也夫百姓飽牛而耕暴背而耘勤苦而不敢惰者豈為鳥獸也哉粟人之上食也柰何其以養鳥也且女知小計而不知大會夫君者民之父母也取倉之粟移之於民此非吾之粟乎鳥苟食鄒之秕不害鄒之粟而已粟之在倉與其在民於吾何擇 賈太傅新書

列精子高聽行乎齊湣王善衣東布衣白縞冠顙推之屐特會朝雨袪步堂下謂其侍者曰我何若侍者曰公姣且麗列精子高因步而窺於井粲然惡丈夫之狀也喟然歎曰侍者為吾聽行於齊王也夫何阿哉又況於所聽行乎萬乘之主人之阿之亦甚矣而無所鏡其殘亾無日矣 呂氏春秋

元帝被疾不親政事留好音樂或置鼙鼓殿下天子自臨軒檻上隤銅丸以擿鼓聲中嚴鼓之節後宮及左右習知音者莫能為而定陶王亦能之上數稱其材史丹進曰凡所謂才者敏而好學溫故知新皇太子是也若乃器人於絲竹鼓鼙之間則是陳惠李微高於匡衡可相國也於是上嘿然而笑 史丹傳

成帝禁中設晏飲之會引滿舉白談笑大噱時乘輿

幄坐張畫屏風畫紂醉踞妲己作長夜之樂上以班伯新起數目禮之因指畫問伯紂為無道至於是乎伯對曰紂用婦人之言何有踞肆於朝所謂衆惡歸之不如是之甚者也上曰苟不若此此圖何戒伯曰沈湎於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式號式謼大雅所以流連也詩書淫荒之戒其原皆在於酒上乃喟然歎曰吾久不見班生今日復聞讜言 敘傳

鄭崇哀帝時為尚書僕射數求見諫諍上初納用之每見曳革履上笑曰我識鄭尚書履聲 鄭崇傳

光武臨朝或有惰容張湛輒陳諫其失常乘白馬帝每見湛輒言白馬生且復諫矣 范曄漢書

帝問宋弘通博之士弘薦桓譚才學洽聞幾及楊雄劉向父子於是召譚拜議郎帝每讌輒令鼓琴好其繁聲弘聞之不悅悔於薦舉召譚讓之後大會羣臣帝使譚鼓琴譚見弘失其常度帝怪問之弘謝曰臣所以薦譚者望能以忠正導主而令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

弘嘗讌見御坐新屏風圖畫列女帝數顧視之弘正容曰未見好德如好色者帝即為徹之

漢明帝時公車以反支日不受章奏帝聞而怪曰民

廢農桑遠來詣闕而復拘以禁忌豈爲政之意乎於
是遂蠲其制 潛夫論
襄楷諫桓帝曰聞宮中立黃老浮屠之祠此道清虛
貴尚無爲好生惡殺省慾去奢今陛下旣乖其道豈
獲其祚哉或言老子入夷狄爲浮屠浮屠不三宿桑
下不欲久生恩愛精之至也天神遺以好女浮屠曰
此但革囊盛血遂不盼之今陛下婦女極天下之麗
甘肥單天下之味奈何欲如黃老乎 范曄漢書
陳蕃上疏曰今京師囂囂道路諠譁言矦覽曹節等
與趙夫人並亂天下一朝羣臣如河中木耳泛泛東

西耽祿畏害
毛玠爲吏部尚書無敢好衣美食者魏武歎曰孤之
法不如毛尚書令使吏部用心如玠風俗之易不難
魏志
明帝見殿中侍御史簪白筆側階而立問此何官辛
毗曰御史簪筆書過以紀陛下不依古法者今直備
官眊筆耳 魏書
張昭每得北方士大夫書疏專歸美於昭昭欲嘿而
不宣則懼有私宣之則恐非宜進退不安孫策聞之
歡笑曰昔管仲相齊一則仲父二則仲父而桓公爲
霸者宗今子布賢我能用之其功名獨不在我乎
張昭傳
孫亮出西苑方食生梅使黃門至中藏取蜜漬梅蜜
中有鼠矢亮問主藏吏曰黃門從汝求蜜邪曰向求
實不敢與黃門不服左右以二人辭不同請付獄推
亮曰此易知耳令破鼠矢裏燥亮笑曰若久在蜜中
中外當俱濕今裏燥必黃門所爲黃門首服左右皆
大驚悚 吳曆
朝議推唐彬楊宗爲監軍晉武帝問散騎常侍文立
曰彬宗孰可用立對曰彬宗俱立事績在西不可失

也然宗有酒嗜彬性在財欲惟陛下裁之帝曰財欲
可足酒嗜難改遂用彬 華陽國志
齊高帝時都下舛雜且多姦盜上欲立符伍家家以
相檢括王儉諫曰京師翼翼四方是湊必也持符於
事既煩理成不曠謝安所謂不爾何以爲京師
梁武帝問徐勉求一有學藝解朝儀者爲儀曹郎勉
曰孔休源識見清通詳練故事帝卽日除儀曹每建
議訪問前事休源卽以所通記隨機斷決曾無留滯
任昉謂之孔獨誦 梁書
呂僧珍旣有大勳任總心膂性甚恭愼當禁中盛暑

不敢解衣每侍御座屏氣鞠躬果實未嘗舉筯常醉後取一甘食帝笑謂曰卿今日便是大有所進 梁書

周武爲象經隋文從容謂郎茂曰人主之所爲感天地動鬼神而象經多亂法何以訓人茂竊歎曰此言非常人所及

古弼入奏戒苑囿太武方與劉樹棋弼侍坐良久不獲申乃起於帝前捽樹掣下牀以手搏之曰朝廷不理實爾之罪帝愕然放棋曰不聽奏事朕之過也樹何罪弼具狀以聞帝奇而可其奏

文宣嘗與左右飲酒曰快哉大樂王紘曰亦是大苦

帝曰何苦紘曰長夜荒飲不悟國破是謂大苦

薛收上書諫秦王田獵王答曰覽所陳知成我者卿也明珠兼乘未若一言 唐書

開元中夷州刺史楊濬坐贓當死上命杖之六十流古州裴耀卿上疏以爲決杖贖死恩則甚優解體受笞事頗爲辱止可施之徒隷不當及於士人上從之

王方慶居相位以子爲眉州司士參軍天后嘗問曰君在相位子何遠乎對曰廬陵是陛下愛子今猶在遠臣之子焉敢相近世以比倉唐之對 李懲孫諫諭

河東節度使王鍔賂權近求兼宰相密詔中書門下曰鍔可兼宰相李藩遽取筆滅宰相字署其左曰不可還奏之權德輿失色曰有不可應別爲奏可以筆塗詔邪藩曰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既而事得寢

呂蒙正爲相夾袋中有冊子四方人謁見必問其有何人才客去隨疏之或一人而數人稱之必賢也朝廷求賢取之囊中故文武百官各稱職 宋史

張方平平生未嘗不衣冠而食嘗暑月與其壻王鞏同飯命鞏褫帶公衫帽自如鞏顧見不敢公曰吾自布衣諸生遭遇至此一飯皆君賜也享君之賜敢不敬乎子自食其之食雖衩衣無害也

范文正一日見王沂公言宰相當顯拔人物自丞相當國門下未見一人沂公曰司諫不思耶若恩盡歸已怨將誰歸范公怳若自失

父子 賢母附

曾子有疾曾元抱首曾華抱足曾子曰吾無顏氏之才何以告汝雖無能君子務益夫華多實少者天也言多行少者人也夫飛鳥以山爲卑而層巢其巔魚鼈以淵爲淺而穿穴其中然所以得者餌也君子苟能無以利害身則辱安從至乎官怠於宦成病加於小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察此四者愼終如始

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大戴禮

曾子從仲尼在楚而心動辭歸問母母曰思爾齧指孔子曰參之孝精感萬里搜神記

趙簡子之子長伯魯幼無恤將置後不知所立乃書訓戒之辭於二簡以授二子曰謹識之三年而問之伯魯不能舉其辭求其簡已失之矣問無恤誦其辭甚悉求其簡出諸袖中而奏之簡子以無恤為賢立以為後

趙簡子盡召諸子語毋卹最賢簡子乃告諸子曰吾藏寳符於常山上先得者賞諸子馳之常山上求無

所得毋卹還曰已得符矣簡子曰奏之毋卹曰從常山上臨代代可取也簡子於是知毋卹果賢廢太子伯魯而以毋卹為太子

陸生有五男廼出所使越得槖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為生産陸生常安車駟馬從歌舞鼓琴瑟侍者十人寳劒直百金謂其子曰與汝約過汝汝給吾人馬酒食極欲十日而更所從家得寳劒車騎侍從者一歲中往來過他客率不過再三過數見不鮮無久慁公為也史記

張安世長子千秋與霍光子禹俱為中郎將將兵隨度遼將軍范明友擊烏桓還謁大將軍光問千秋戰鬭方略山川形勢千秋口對兵事畫地成圖無所忘失光復問禹禹不能記曰皆有文書光歎曰霍氏世衰張氏興矣西漢書

韋賢四子少子玄成以明經歷位至丞相故鄒魯諺曰遺子黄金滿籝不如教子一經

鄧禹有子十三人各使守一藝修整閨門教養子孫皆可以為後世法

平當為相上欲封當病篤不應召或謂當不為子孫耶當曰吾居大位已負素餐起受侯印還臥而死死

有餘罪今不起者所以為子孫也

鮑永少有志操事後母至孝妻嘗於母前叱狗永即去之范曄漢書

趙至字景真漢末其祖流宕客緱氏令新之官至年十二與母共道傍看母曰汝先世非微賤家也汝後能如此不至曰可爾耳歸便就師誦書蚤聞父耕叱牛聲釋書而泣師問之荅曰自傷不能致榮華而使老父不免勤苦嵇紹敘

焦華父遺嘗病甚冬中思瓜華夢一人黄冠謂曰聞子父病思瓜故送以助華拜受之及寤在手馨香非

常父食而病愈 孝子傳
孫權召顧雍父子及其孫譚飲譚時爲選曹尚書見任貴重是日孫權飲極歡譚醉三起舞舞又不知止雍内怒之明日召譚訶責之曰君王以含垢爲德臣下以恭謹爲節何有舞不復止雖爲酒後亦由恃恩損吾家者必汝也 江表傳
王昶名其兄子曰默曰沈名其子曰渾曰深戒之曰吾欲使汝曹顧名思義
王羲之與謝萬書曰頃東遊還修植桑果今盛敷榮率諸子抱弱孫游觀其間有一味之甘割而分之以娱目前雖植德無殊邈猶欲教養子孫以敦厚退讓

戒以輕薄庶令舉策數馬彷彿萬石之風 晉書
李密字令伯事祖母以孝聞其侍疾則日夜不解帶奉使聘吳吳主與羣臣論寧爲人弟密曰願爲人兄吳王曰何爲密曰爲兄供養之日長
吳隱之字處默少有孝行遭母喪哀毀過禮時與太常韓康伯鄰居隱之每哭康伯母輒輟事流涕悲不自勝終其喪如此謂康伯曰汝後若居銓曹當用此輩人後爲吏部尚書乃進用之 鄭緝孝子傳
劉殷有七子五子各授一經一子授太史一子授漢書一門之内七業俱興
顏延之候其子竣遇賓客盈門竣方臥不起怒曰恭敬撙節福之基也驕狠傲慢禍之本也況出糞土之中而升雲霞之上傲不可長其能久乎
顏延之子竣既貴重權傾一朝凡所資給延之一無所受器服不改宅宇如舊常乘羸牛車逢竣鹵簿即屏駐道側謂曰吾平生不喜見貴人今不幸見汝
王僧虔戒子書汝年入立境方應從宦兼有室累何處復得下帷如王郎時邪各爾身已切豈復關吾邪鬼惟知愛深松茂柏寧復知子弟毁譽因汝有感故

略敘胸懷 齊書
江泌字士深性仁慈衣敝多虱以綿置之食菜不食心以其有生意也有孝行族有與泌同名者世謂爲孝泌以别之 齊春秋
王修母以社日亡來年社日修哀感悲號鄰人罷社 蕭廣濟孝子傳
韓靈敏早喪父其兄靈珍至孝母亡家貧無以葬與靈珍種瓜靈敏朝采暮還復生葬事由此舉 沈約齊記
沈約指其子謂陸喬曰此吾愛子也少聰慧好讀書因以青箱名之欲傳吾之學也 宣室志

支漸蜀之資陽人年七十持母喪廬於墓白蛇素狸
擾其傍皓烏巏雀集於壠華陽國志
阮孝緒於鍾山聽講母王氏忽有疾兄弟欲召之母
曰孝緒至性冥通必當自到果心驚而返梁書
徐仲原望江人親喪廬墓禽採花而插墳獸銜土而
壘壠
張敷生母亡數歲聞之雖童蒙便有感慕之色至十
歲許求母遺物而散施已盡惟得一畫扇乃緘錄之
每至感思輒開笥流涕梁書
房玄齡常恐諸子驕侈席勢凌人乃集古今家戒爲

屛風曰留意於此足以保躬
虞世南子昶無才術歷將作少匠工部侍郎許敬宗
曰護兒兒作相世南兒作匠文武豈有種耶新唐書來濟傳
郭子儀禁軍中無故走馬南陽夫人乳母之子犯禁
都虞侯杖殺之諸子泣訴都虞侯之橫子儀歎息語
僚佐曰子儀諸子皆奴材也不賞父之都虞侯而惜
母之乳母子非奴材而何
宋之問父令文富文辭且工書有力絕人世稱三絕
既之問以文章起其弟之悌以驍勇聞之遜精草隸
皆得父一絕

王荊公教元澤求館賓須博學善士或謂發蒙何必
爾公曰先入者爲之主晁氏客語
王敬弘未嘗教子孫學問各隨所欲人問之答曰丹
朱不應乏教甯越不聞被捶
劉尚書寔娶華家女生子不令或謂尚書曰君行高
一世而諸子不能遵何不旦夕切磋使自改耶尚書
答曰吾之行事是所聞見不相祖習豈復教誨之所
得乎世以劉言爲當
鄭玄之子益恩赴黃巾之難有遺腹子玄以其手文
似已名之曰小同

雋不疑爲青州刺史每行縣錄囚徒還其母輒問不
疑有所平反活幾何人即不疑多有所平反母喜笑
爲飲食語言異於他時或無所出母怒爲之不食故
不疑爲吏嚴而不殘
漢崔篆母師氏通九經百家之言王莽寵以殊禮賜
號義成夫人事物紀原
鍾士季母嘗言人誰能皆體自然但力行不倦抑亦
其次
孟仁少從李肅學其母爲作厚褥大被曰小兒無德
致客學者多貧故爲廣被庶可得與氣類接也除監

池司馬捕魚作鮓以寄其母母責之曰汝爲魚官而以鮓寄我何以遠嫌 吳錄

朱序鎮襄陽苻堅遣將圍之序母韓氏自登城詣西北角當先受敵遂領百餘婢并城中女子於其角斜築城二十餘丈賊攻西北角果潰衆便守新築城賊引退人謂此城爲夫人城 晉書

泰媖南鄭楊相妻也有四男二女相亡教訓六子動有法矩長子元珍出醉歸十日不見之曰我在女尚如此我亡何以帥羣弟子元珍叩頭謝過次子仲珍白母請客既至無賢者母怒責之仲珍乃革行交友

賢人兄弟爲名士泰媖之教流於三世 華陽國志

禮珪陳省妻楊元珍女也生二男娶婦皆貴家豪富從婢七八資遺豐饒禮珪敕二婦曰先姑母師也常言聖賢必勞民者使之思善不勞則逸逸則不才吾家不爲貧也所以粗食給吾者使知苦難備獨居將二婦拜受教從孫奉上微慢珪抑絕之感悟革行遺亂宗表欲見之必自嚴飾從子孫侍婢乃引見之曰此先姑法也四時祭禮親餐牲釀酒年八十九卒 華陽國志

何無忌夜於屏風裏草檄文其母劉牢之姊也登橙密窺之泣曰汝能如此吾復何恨問所與同謀者曰劉裕母尤喜因爲言玄必敗舉事必成之理以勸之 宋書

王琚爲中書侍郎母來京師讓琚曰爾家上世皆州縣職今爾無攻城野戰勞以諂佞取容海內切齒吾恐爾家墳墓無人役掃除也琚卒不免

李畬諸爲御史出使吏送祿米到宅其母遣量之賸三石問其故曰御史例不槩又問車脚幾錢答言御史例不還脚錢母怒送賸米及脚錢因責畬諸御史皆有慙色 唐書

李景讓爲浙西觀察一左都押衙忤意杖殺之軍中憤怒將變景讓方視事母出坐廳事立景讓於庭責之曰天子付汝以方面豈得妄殺萬一致一方不寧豈惟上負天子使垂年之母銜羞入地何以見汝先人乎命左右褫其衣坐之將撻其背將佐皆泣拜爲請久乃釋之軍中遂安

鄭善果爲景州母崔氏通曉政事每善果出聽事母輒坐胡牀於鄣後察之聞其決合理則賜之坐相對談笑若行事不允或妄瞋怒母乃還室蒙袂而泣終日不食

兄弟

太守第五倫舉許武孝廉武以二弟晏普未顯欲令成名乃請之曰禮有分異之義家有别居之道於是共割財産以爲三分武自取肥田廣宅奴婢強者二弟所得悉劣少鄉人皆稱弟克讓而鄙武貪婪晏等以此並得選舉武乃會宗親泣曰吾爲兄不肖盜聲竊位二弟年長未豫榮祿所以求得分財自取大譏今理産所增三倍於前悉以推二弟一無所留於是郡中翕然稱之 許荆傳

田煇叔都兄威都俱稱純懿而叔都最知名郡欲察授之煇耻越賢兄遂託病瘖人數恐灼持之有度後在田舍連陰雨友人張子平吉仲孝等寄共穿踰奪叔衣衾窮夜獨處竟無聲響子平因前抱持曰謂汝陽瘖避兄耳何意眞爾天喪斯文吾儕何效乎相對歔欷哀動左右積四歲威都果舉安定長史據輸垂綬還鄉薦祖叔都沃酹神坐頻仰因語是月司隷太尉大將軍同時並辟爲御史舉茂才 風俗通

吳文章少孤與兄伯武相失二十年後會下邳市爭計共鬬伯武毆文章欲報擊之心中愴悽手不能舉大自恠也因按杖於地相問乃眞兄弟也 風俗通

杜林弟成物故隗囂聽林持喪歸葬尋悔追令刺客楊賢於隴邸遮殺之賢見林身持鹿車載致弟喪乃歎曰當今之時誰能行義我雖小人何忍殺義士遂亾去

李克兄弟二人貧無擔石之儲并日而食易衣而出妻竊謂克曰今貧如此妾有私財可分異獨居人多貴極無爲空自窮也克請呼鄰里親戚相對前跪白其母便顧其妻叱而遣之婦行泣出門去 杜預汝南記

裴叔則營新宅甚麗當移住與兄共遊牀帳儼然軒檽疎朗兄心甚欲之而口不言叔則心知其意便推使兄住

顏含兄畿得疾就醫療遂死醫家家人迎喪旐每繞樹不可解引喪者顛仆稱畿言曰我壽命未死但服藥太多傷五臟耳今當復活愼無葬也其父祝之曰若爾復生豈非骨肉所願不爾葬也旐乃解及還其婦夢之其母及家人又夢之含乃曰請非常之事古則有之乃發棺果有生驗然氣息甚微飲哺將護累月猶不能語飲食所須託之以夢含乃絕棄人事躬親侍養足不出戶者十有三年 晉書

辛攀字懷遠隴西人父奭尚書郎兄鑒曠弟寶迅皆

以才識知名秦雍爲之語曰五龍一門金友玉昆崔鴻
前凉錄

戴仲若與兄勃並隱遁有名世居剡下又以桐廬地多名山復共遊之因留止居後勃疾患醫藥不給仲若謂勃曰顒隨兄得閒非有心於默語兄今疾篤無可營療顒當干祿以自濟耳乃告時求海虞令事垂行而勃卒仲若便引退

齊宣帝問道成道慶學業於雷次宗曰其兄外朗其弟內潤皆良璞也

到茂灌與弟茂沿皆有文才兼善言理時人比之二陸世祖嘗贈詩云魏世重雙丁晉朝稱二陸何如今兩到復似凌寒竹

蕭光祿子範與弟子顯子雲才名略相比而風采容止不逮故官途有優劣每讀漢書杜緩兄弟五人至大官唯中弟欽官不至而最知名常吟諷之以況已
蕭子範別傳

崔光悌之子鴻弱冠有著述拜給事中光悌謂次子曰阿鴻已摩天去汝可不勉哉

吐谷渾阿豺疾有子二十人召母弟慕利延曰汝取一隻箭折之慕利延折之又曰汝取十九隻箭折之慕利延不能折阿豺曰汝曹知乎單者易折衆者難摧戮力一心然後社稷可固

崔儼諫議大夫其羣從數十人自興寧里謁大明宮冠葢相望歲時宴於家以一榻置笏猶重積其上璘與弟太子詹事珪光祿卿瑤俱列棨戟世號三戟崔家宋祁唐書

裴宣明二子景鸞景鴻並有逸才河東呼景鸞爲驥子景鴻爲龍文

郭雋字弘文太原人家門雍穆七世共居犬豕同乳烏鵲同巢時人以爲義感州上其事上遣平昌公宇文敳詣其家勞問之

氾毓字稚春奕世儒業敦睦九族客居青州逮毓七世人號其家兒無常父衣無常主晉中興書

夫婦令媛附

虞翻與弟書長子容當爲求婦遠求小姓足使生子天其福人不在貴族芝草無根醴泉無源

劉延明年十四就博士郭瑀瑀弟子五百人通經者八十餘人瑀有女始笄妙選良偶有心於延明遂別設一席謂弟子曰吾有一女欲覓一快婿誰坐此者延明遂奮衣坐神志湛然曰延明其人也瑀遂以女

妻之

孔淳之與王敬弘並爲人外交申以婚姻敬弘以女適淳之子尚遂以烏羊繫所乘車轅提壺爲禮至則盡歡共飲迄暮而歸或怪之答曰此固農夫田父之禮也

陳定字子仲楚王遣使持金百鎰聘以爲相仲謂妻曰今日爲相明日結駟連騎食方於前妻曰結駟萬騎所安不過容膝食方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今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懷楚國之憂亂世多害恐先生不保命也於是夫妻逃去爲人灌園 高士傳

柳下惠妻誄其夫曰夫子之不伐兮夫子之不竭兮夫子之誠信而與人無害兮屈柔從俗不强察兮蒙恥救民德彌大兮雖遇三黜終不蔽兮豈弟君子永能厲兮嗟呼惜兮乃不世兮庶幾遐年今遂逝兮嗚呼哀哉魂神泄兮夫子之謚宜爲惠兮 列女傳

韓憑戰國時爲宋康王舍人妻何氏美王欲之捕舍人作青陵臺何氏作烏鵲歌以見志曰南山有烏北山張羅烏自高飛羅當柰何遂自縊死 九域志

巴寡婦清其先得丹穴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貲清寡婦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人不敢犯始皇以爲貞婦而客之爲築女懷清臺 巴寡婦清傳

霍光與張安世謀欲廢王更立議既定使大司農田延年報楊敞敞驚懼不知所言汗出洽背徒唯唯而已延年起至更衣敞夫人遽從東廂謂敞曰此國家大事今大將軍議已定使九卿來報君侯君侯不疾應與大將軍同心猶與無決先事誅矣延年從更衣還夫人與延年參語許諾 楊敞傳

山陽太守汝南薛恭祖喪其妻不哭臨殯於棺上大言自同恩好四十餘年服食祿賜男女成人幸不爲夭夫復何恨哉今相及也 風俗通

王霸少立高節光武時連徵不仕霸與同郡令狐子伯爲友後子伯爲楚相而其子爲郡功曹子伯遣子奉書於霸客去久臥不起妻怪問之霸曰向見令狐子容服甚光舉措有適而我兒蓬髮歷齒未知禮則見客而有慚色父子恩深不覺自失耳妻曰君少修清節不顧榮祿今子伯之貴孰與君之高君躬勤苦子安得不耕以養既耕安得不黃頭歷齒柰何忘夙志而慚兒女子乎霸屈起而笑曰有是哉遂共終身隱遯 列女傳

袁隗妻是馬季長女少有才辯季長世家豐豪裝遣

甚盛初成禮隗問曰婦奉箕帚而已何乃過珍麗乎對曰慈親垂愛不敢逆命君若欲慕鮑宣梁鴻之高妾亦請從少君孟光之事矣隗言弟先兄舉世以爲笑今處姊未適先行可乎曰妾姊高行殊邈未遭良匹非如鄙薄苟然而已隗默然不能屈

李固三子基玆燮燮時年十三姊文姬爲趙伯英妻知禍將作喟然獨悲曰李氏滅矣密與二兄謀藏匿燮託言還京師有頃州郡收基玆皆死獄中文姬乃告父門生王成曰今委君以六尺之孤李氏存亡其在君矣成乃將燮乘江東下入徐州界變姓名爲酒

家傭而成賣卜於市陰相往來積十餘年

王章爲諸生學長安獨與妻居章疾病無被臥牛衣中與妻決涕泣其妻呵怒之曰仲卿京師尊貴在朝廷人誰踰仲卿者今疾病困厄不自激昂乃反涕泣何鄙也後章仕宦爲京兆欲上封事妻又止之曰人當知足獨不念牛衣中涕泣時耶章曰非女子所知也書遂上

曹公問蔡文姬聞夫人家先多墳籍猶能憶識之不文姬曰昔亡父賜書四千許卷流離塗炭罔有存者今所誦憶裁四百餘篇曹公言當使十吏就夫人寫之文姬曰妾聞男女之別禮不親授乞給紙筆眞草唯命於是繕書送上文無遺誤

孫策功曹魏騰以忤意見譴將殺之夫人吳氏乃倚大井而謂策曰汝新造江南其事未集魏功曹在公盡規汝今日殺之則明日叛吾不忍見禍之及當先投此井中策大驚遽出騰 孫會稽錄

桓範持節都督靑徐與徐州刺史鄒岐爭屋欲斬岐坐免復爲兗州刺史屬鎭北將軍呂昭範語妻曰我寧作諸卿向三公長跪耳不能爲呂屈也妻曰君前欲斬徐州人謂君難於作下今復羞爲呂屈是復難

爲作上 魏志

趙娥父爲李壽所殺娥乃帷車袖劍白日刺壽於都亭詣縣曰父讎已報請受戮顏色不變縣尹縱之娥不肯強載還家會赦得免 魏志

丹陽太守李衡數以事侵瑯邪王其妻習氏諫之不聽及瑯邪即位衡憂懼謂妻曰不用卿言以至於此吾欲奔魏何如妻曰不可王素好善慕名方欲自顯於天下終不以私嫌殺君明矣可自囚詣獄表列前失明求受罪如此當逆見優饒非但活也衡從之吳主詔曰丹陽太守李衡以往事之嫌自拘司獄其遣

衡還郡 吳錄

杜有道妻嚴氏字憲文華有淑德傅玄求爲繼室憲便許之時玄與何晏鄧颺不穆晏等每欲害之時人莫肯共婚或曰何鄧執權必爲玄害亦猶排山壓卵以湯沃雪耳奈何與之爲親憲曰晏等驕侈必當自敗司馬太傅獸睡耳吾恐卵破雪消行自有在 晉書列女傳

桓玄問王凝之妻謝氏曰太傅東山二十餘年遂復不終其理云何謝答曰亾叔太傅先正以無用爲心顯隱爲優劣始末正當動靜之異耳

苻堅幸太學博士盧壺曰廢學既久書傳零落周官禮注未有其師竊見太常韋逞母宋氏世傳父業今年八十視聽無闕自非此母無可傳授後生於是就宋氏家立講堂置生徒百二十人隔絳紗帳而受業號宋氏爲宣文君賜侍婢十人周官學復行於世 裴景仁前秦記

陶潛妻翟氏與潛志趣同能安苦節夫耕於前妻鋤於後

鮑令暉歌詩往往斷絕清巧擬古尤勝昭嘗答孝武云臣妹才自亞於左芬臣才不及太冲耳 詩品○令暉有才思

著香茗賦集 龜蒙小名錄

襄陽衛敬瑜妻年十六而敬瑜亾父母舅姑咸欲嫁之誓而不許截耳置盤中爲誓乃止所住戶有燕巢常雙來去後忽孤飛女感其偏棲乃以縷繫腳爲志後歲此燕復更來猶帶前縷女因爲詩曰昔年無偶去今春猶獨歸故人恩既重不忍復雙飛 南史

魏尚書令王肅博學多通才辭美茂高祖甚重之先仕齊日娉謝氏女爲妻及至京師復尚公主謝作五言詩贈曰本爲箔上蠶今作機上絲得路遂勝去頗憶纏綿時公主代肅答謝云鍼是貫綿物目中恒任絲得帛縫新去何能衲故時肅甚有愧色 洛陽伽藍記

北齊盧士深妻崔林義之女有才學春日以桃花靧兒面呪曰取桃花取白雪與兒洗面作光悅取白雪取桃花與兒洗面作妍華取花紅取雪白與兒洗面作光澤取雪白取花紅與兒洗面作華容 虞世南史略

高柔娉泰山胡毋氏女年二十有倍年之覺而姿色清惠近是上流婦人柔家道隆崇既罷官營宅於伏川馳動之情既薄又愛翫賢妻有終焉之志尚書令何充取爲參軍僶俛應命眷戀綢繆不能暫舍相贈詩書清婉辛切 辛[illegible]柔集序

潘炎德宗時學士蒙異眷夫人劉氏晏相女也京尹有故伺候不得見乃遺閽者三百縑夫人知之歎曰豈有人臣京尹願一見乃遺奴三百縑邪危可知巳遽勸潘公避位子孟陽爲戶部侍郎夫人曰以爾人才在丞郎之位吾懼禍之至也戶部慰諭再三乃曰試會爾同列吾觀之因遍招客至夫人垂簾視之旣罷會曰皆爾之儔也不足憂矣末座綠衫少年何人答曰補闕杜黃裳夫人曰此人全别必是有名卿相

幽閒鼓吹

劉從諫得父封頗勾聚亾命窺脅朝廷而張谷佐其事谷妓李新聲諫曰妾於公自歌酒外非所知然食人之食者憂人之憂況妾乎前日天子授從諫節度使非其有拔城野戰之功蓋以其先父挈齊還我去就間未能奪其嗣耳而公不幸爲其屬且以不法而得亦宜以不法而終此倚伏之數也而又卒伍佻險言語不祥是不爲厲鬼所酬而死於帳者幸矣孰謂公反不知其事者哉姑不能早拆其肘臂以作天子計則宜脫旅西去大丈夫勿顧一飯恩以骨肉腥健兒衣食言訖涕淚悲落谷不能用竟坐從逆死

師友

南榮趎旣遇老聃噩若慈父鴈行避景爨立蛇進而後敢問見敎一高言若飢十日而得太牢焉 晉太傅新書

曾點使曾參過期而不至人皆見曾點曰無乃畏耶曾點曰彼雖畏我存夫安敢畏孔子畏於匡顏淵後孔子曰吾以汝爲死矣顏淵曰子在回何敢死顏淵之於孔子也猶參之事父也 呂紀 ○畏如禮畏厭溺之畏

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而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公明宣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宮庭親在叱吒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恭儉而不懈惰宣說之學而

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說此三者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曾子避席謝之曰參不及宣其學而巳

說苑

孟嘗君請學於閔子使車往迎閔子閔子曰禮有來學無往敎致師而學不能學往敎則不能化君也君所謂不能學者也吾所謂不能化者也於是孟嘗君曰敬聞命矣袪衣往受業 韓詩外傳

鄭玄因涿郡盧植事馬融融門徒四百餘人升堂進者五十餘生融素驕貴玄在門下三年不得見乃使

高業弟子傳授於玄玄日夜尋誦未嘗怠倦會融集諸生考論圖緯聞玄善筭乃召見於樓上玄因從質諸疑義問畢辭歸融喟然謂門人曰鄭生今去吾道東矣

鍾興封關內侯自以無功不敢受爵帝曰生教訓太子及諸王侯非大功耶興曰臣師丁恭於是復封恭而興遂固辭

人有從劉獻之學者獻之輒謂曰百姓雖殊要以德行爲首子能入孝出悌忠信仁讓天下自知儻不能然雖復下帷針股躡屩從師正可博聞多識不過爲

土龍乞雨眩惑將來其於立身之道有何益乎孔門之徒初亦未悟見皐魚之歎乃歸養親先達何覺之晚也

董子覩照求入事郭泰供給洒掃泰曰當精義講書何來相近照曰經師易獲人師難遭欲以素絲之質附近朱藍 漢記

泰名顯士爭歸之載刺常盈車 郭泰傳

龐士元師事司馬德操士元嘗一日謁之時適蠶月德操躬采桑後園自坐樹上不動令士元助其條桑因與談論興廢其言如神遂移日忘食

晉司馬越與阮瞻書曰禮年八歲出就外傅明始可以加師訓之責則十年曰幼學明可漸先王之教也然學之所入淺體之所安深是以閑習禮容不如式瞻儀度諷誦遺言不若親承音旨小兒既無令淑之質不聞道德之風望諸君時以閑豫周旋誨接

孔長彥季彥兄弟聚徒數百時人爲之語曰魯國孔氏好讀經兄弟講誦皆可聽學士來者有聲名不過孔氏那得成 論語摘輔象

許商善爲筭著五行論歷四至九卿號其門人沛唐林子高爲德行平陵吳章偉君爲言語重泉王吉少

音爲政事齊炔欽幼卿爲文學王莽時林吉爲九卿自表上師冢大夫博士郎吏爲許氏學者各從門人會車數百兩儒者榮之

常爽致館溫水右教授門徒七百餘人立勸罰之科若嚴君焉高允曰文翁柔立先生剛克立教雖殊成人一也號儒林先生

沈麟士隱吳差山講經教授從學士數十百人各營居宇依止其側時人語曰差山中有賢士開門教授居成市

何尚之雅好文義從容賞會於南郭外立學聚生徒

東海徐秀廬江何曇黃頴川荀子華太原孫宗昌王延秀魯郡孔惠宣並慕道來遊謂之南學王球嘗云尚之西河之風不墜

任末友人董奉德於洛陽病亡末迺躬推鹿車載奉德喪致其墓所後奔師喪於道物故臨命敕兄子造曰必致我尸於師門使死而有知魂靈不慙如其無知得土而已

岳武穆生而有力未冠能引弓三百斤弩八百石學射於周同能左右射同死朔望必鬻衣具酒肉詣同冢奠而泣引同所贈弓發三矢乃酹父知而義之 章頴南渡十將傳

楊萬里爲零陵丞以弟子禮謁張魏公時公以遷謫杜門謝客敬夫爲之介紹數日乃得見因懇請教公曰元符貴人腰金紆紫者何限惟鄒志完陳瑩中姓名與日月爭光楊得此語終身厲清直之操 玉露

許謙初從金履祥學履祥語之曰士之爲學猶五味之在和醯醬既加則酸鹹頓異今子處此三日而猶夫人也豈我之學無以振發子邪謙聞之惕然自厲數年盡得其所傳之奧

倪元鎮自先世以來代雄於貲元鎮厭棄紛華清修好義其師華昌王仁輔老而無嗣奉養終其身歿爲制服執喪營葬務致誠慤當世稱之

顧潤之德玉嘗從俞觀光學觀光無子嘗語人曰吾昔寢疾潤之侍湯藥情若父子醫爲感動弗忍受金我老必托之以死尋訪醫吳中疾革趣舟歸潤之次尹山而卒明日至檇李潤之奉其屍斂於家衰絰就位士人爲潤之來弔者潤之拜之明年葬顧氏先塋之旁歲時祭享惟謹或問斂於家禮歟潤之曰吾聞師哭諸寢又曰生於我乎養死於我乎殯非家斂之其將尸諸草莽乎生服其訓死而委諸草莽仁者弗

爲也聞者歎服 輟耕錄

仲尼志意不立子路侍儀服不修公西華侍禮不習子貢侍辭不辯宰我侍亡忽古今顏回侍節小物冉伯牛侍曰吾以夫六子自厲也 尸子

文王有胥附奔奏先後禦侮謂之四鄰孟懿子曰夫子亦有四鄰乎子曰吾有四友焉自吾得回門人益親是非胥附乎自吾得賜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奏乎自吾得師前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後乎自吾得由惡言不至於門是非禦侮乎 孔叢子

魯孟獻子聘於晉宣子觴之三徙鍾石之懸不移而

具獻子曰富哉家宣子曰子之家孰與我家富獻子曰吾家甚貧惟有二士曰顔回茲無靈者使吾邦家安平百姓和協惟此二者耳吾盡於此矣客出宣子曰彼君子也以養賢爲富我鄙人也以鍾石金玉爲富孔子曰孟獻子之富可著於春秋 說苑

孟嘗君問於白圭曰魏文侯名過桓公而功不及五伯何也白圭對曰魏文侯師子夏友田子方敬段干木此名之所以過於桓公也卜相則曰成與璜孰可此功之所以不及五伯也以私愛妨公舉在職者不堪其事故功廢然而名號顯榮者三士翊之也如相

三士則王功成豈特伯哉

朱買臣爲會稽太守懷章綬還至舍亭而國人未知也所知錢勃見其暴露乃勞之曰得無罷乎遺與紈扇買臣至郡引爲上客尋遷爲掾史 西京雜記

東方朔與公孫弘書曰同類之遊不以遠近爲故士大夫相知何必以撫塵而遊垂髮齊年偃伏以日數哉 北堂書鈔

鴻安丘成都人與嚴君平友善作君平誄云無營無欲澹然淵清又有林閭翁孺者臨邛人亦君平同時友

尹敏與班彪親善每相遇則日旰忘食夜分不寢自以鍾期伯牙莊周惠施之相得也

公沙穆遊太學無資糧乃變服客傭爲吳祐賃舂祐與語大驚遂共定交於杵臼之間

張彥眞好學博聞而任情不羈其意相合者則傾身交結不問窮賤如乖其志好雖王公大人終不屈從常歎曰人生有命富貴在天其有知我者胡越可親苟或不然從物何益 張升傳

龐德公居漢之陰司馬德操宅州之陽望衡對宇歡情自接泛舟褰裳率爾休暢 盛弘之荊州記

龐德公居峴山南德操嘗詣德公値其渡沔上先人墓德操竟入其室呼德公妻子使速作黍徐元直向云當來就我與德公談妻子羅拜堂下奔走供設須臾德公還直入相就不知何者是客

魯國孔融高才倨傲年在紀羣之間先與紀友後與羣交由是顯名 陳羣傳

融聞人之善若出諸己言有可採必演而成之面告其短而退稱所長薦達賢士多所奬進知而未言以爲己過故海內英俊皆信服之

禰衡逸才飄舉少與孔融作爾汝之交時衡未滿二

十融已五十敬衡才秀共結殷勤不能相違以建安
北遊或勸其詣京師貴遊者衡懷一刺遂至漫滅竟
無所詣 文士傳
矯愼少慕松喬道引之術隱遯山谷與馬融蘇章鄉
里並時然二人自謂遠不及也葛龔久病長水校尉
竇章移書勸龔曰過矯仲彥論昇仙之道從蘇博文
談超世之高適馬季常講墳典之妙所謂喬松可與
馳騖何細疾之足患耶龔報曰見斯衆賢足以忘疾
釋愁
周乘字子居天資聰朗高峙嶽立非陳仲舉黃叔度

之儔不交也仲舉嘗歎曰周子居眞治國之器 汝南先賢傳
趙儼避亂荊州與杜襲繁欽通財共計合爲一家
李燮字德公太尉固子也與趙元珪賈偉節荀慈明
張伯愼爲友伯愼爲穎川太守與慈明交相言論偉
節與焉京師以爲臧否伯愼問元珪曰德公所言何
元珪曰無言也伯愼曰當如德公兒輩徒靡沸耳慈
明亦寤而心變 華陽國志
范式遊太學與汝南張劭爲友二人並告歸鄉里式
謂劭曰後二年當還將過拜尊親見孺子焉乃共尅

期日後期欲至劭具白母請爲饌待之母曰二年之
別千里結言爾何相信之審邪對曰巨卿信士必不
乖違母曰若然當爲醞酒至日巨卿果到升堂拜飲
盡歡而別
卓恕嘗從建康還會稽辭太傅諸葛恪恪問何當復
來恕言某日當復至省覲至日恪欲爲主人停不飲
食須恕至時賓客會者皆曰會稽建康相去千里道
阻江湖風波難必豈得如期俄恕至一坐盡驚 會稽典錄
魯肅不治家事大散財貨摽賣田地以賑窮弊甚得
鄉邑歡心周瑜候肅并求資糧肅家有兩囷米各三

千斛肅乃指一囷與瑜瑜益知其奇也遂相親結定
僑札之分 吳志
向秀字子期少與譙國嵇康東平呂安友善並有拔
俗之韻其進止無不同而造事營生業亦不異常與
嵇康偶鍛於洛邑與呂安灌園於山陽不慮家之有
無外物不足怫其心 顏延之五君詠交呂既鴻軒攀嵇亦鳳舉○秀別傳
王濛與沛國劉惔齊名友善惔嘗稱濛性至通而自
然有節濛每云劉君知我勝我自知
裴瓚字國寶爲中書郎風神高邁特爲王綏所重每
從其遊綏父戎謂之曰國寶初不來汝數往何也對

曰國寶雖不知綏綏自知國賓
趙至年十四入太學觀時嵇叔夜在學寫石經古文事訖去遂隨車問嵇姓名嵇曰年少何以問我至曰觀君風器非常故問耳嵇具告之至年十五陽病數數狂走五里三里爲家追得又灸身體十數處年十六遂亡命至洛陽求索嵇具道太學中事便遂嵇歸山陽 嵇紹趙至敘
盧子友情性恬和蕭然有閒放之致與琅邪王衍龐西李壽之情好相得嘗語王曰昔太丘道廣許子將知而不顧嵇生性情鍾士季過而絕言吾處季孟之

間去其太甚王以爲然 魏書
謝尚書混自負才地少所交納與劉萬壽相遇便盡禮著歡或問之尚書曰人之相知豈可以一途限
孔文舉禮太史子義夫豈有非之者耶
劉繪與張融周顒雅有風則時人爲之語曰三人共宅夾清漳張南周北劉中央
陸惠曉與張融並居其間有池池上有二株楊柳何點歎曰此池便是醴泉此木便是交讓舊傳有交讓瀆因張陸也
李肇與李敏同姓同歲同門同年登第肇詩曰因緣三紀與契分四股同
元稹爲御史鞠獄梓潼時白尚書在京與名輩遊慈恩小酌花下爲詩寄元曰花時同醉破新愁醉折花枝作酒籌忽憶故人天際去計程今日到梁州時元果及褒城亦寄夢遊詩曰夢君兄弟曲江頭也向慈恩院院遊驛吏催人排馬去忽驚身在古梁州千里神交合若符契 本事詩
陸贄年十八張鎰有重名請爲忘年友
戴弘正每得密友一人則書於編簡焚香告祖考號金蘭簿 宣武盛事

侯司徒欲與王仲回交友仲回被徵司徒遣子昱候於道迎拜車下仲回下答之昱曰家公欲與君結交何爲見拜仲回曰君房有是言丹未之許也
丹子有同門生喪親白丹欲往奔慰丹怒而撻之令寄縑以祠焉或問其故丹曰交道之難未易言也世稱管鮑次則王貢張陳凶其終蕭朱隙其末故知全之者鮮矣時人服其言
宗承字世林少而修德雅正確然不羣魏武弱冠屢造其門值賓客猥積不能得言乃伺承起往要之捉手請交承拒而不納帝後爲司空總朝政乃謂承曰

今可爲交末承曰松柏之志猶存楚國先賢傳
任昉素清貧卒後其子西華冬日著葛帔練裙道逢
劉孝標孝標泫然矜之乃著廣絕交論譏其舊交到
溉觀之抵几於地終身恨之
魯季孫有喪孔子往弔之入門而左從容也主人以
璵璠收孔子徑庭而趨歷階而上曰以寶玉收譬之
猶暴骸中原也呂紀○以下箴規
宰我欲短喪顏回曰人知其一未知其他但知暴虎
不知馮河鹿生三年其角乃墮子生三年而離父母
之懷陸言多懷音案出衛波傳

公叔文子爲楚令尹三年民無敢入朝公叔子見曰
嚴矣文子曰朝廷之嚴也寧云妨國家之治哉公叔
子曰嚴則下喑下喑則上聾喑聾不能相通何國之
治也蓋聞之也順鍼縷者成帷幕合升斗者實倉廩
并小流而成江海明王者有所受命而不行未嘗有
所不受也說苑
張敞爲京兆尹素與嚴延年善其治雖嚴然時頗有
舍縱聞延年用刑刻急乃以書諭之曰昔韓盧之取
兎也上觀下獲不甚多殺願次卿少緩誅罰思行此
術

蓋寬饒自以行清能高有益於國而爲凡庸所越失
意不快數上疏諫爭太子庶子王生高寬饒節而非
其如此予書曰明主知君潔白公正不畏彊禦故命
君以司察之位擅君以奉使之權尊官厚祿已施於
君矣君宜夙夜惟思當世之務奉法宣化憂勞天下
猶未足以稱職而報恩也自古之法三王之術各有
制度今君不務循職而已迺欲以太古久遠之事匡
拂天子數進不用難聽之語以摩切左右非所以揚
令名全壽命者也方今用事之人皆明習法令言足
以飾君之辭文足以成君之過君不惟蘧氏之高蹤

而慕子胥之末行用不訾之軀臨不測之險竊爲君
痛之
馬援謂梁松竇固曰凡人爲貴當使可賤如卿等欲
不可復賤居高堅自持勉思鄙言
陳蕃免太尉朝野屬意李膺荀爽恐其名高致禍欲
令屈節以全亂世爲書貽曰方今天地氣閉大人休
否智者見險投以遠害頤恰神無事偃息衡門任其
飛沈與時抑揚
范滂遷光祿勳主事時陳蕃爲光祿勳范執公儀詣
陳陳不止之范懷恨投板棄官而去郭有道聞而讓

仲舉曰若范孟博豈宜以公禮格之今成其去就之名得無自取不優之議蕃乃謝滂

曹爽專權任用何晏鄧颺等王肅與蔣濟桓範論及時政肅正色曰此輩即弘恭石顯之屬復稱說耶爽聞之戒何晏等曰當共謹之公卿已比諸君前世惡人矣

石季倫嘗與長水校尉孫季舒酣宴孫傲慢過度季倫欲表免之裴叔則聞而謂之曰季舒酒狂四海所知足下飲人狂藥責人正禮不亦乖乎

顧和謂王導曰明公作輔寧使網漏吞舟何緣采聽

風聞以察察爲政耶

王右軍與謝萬書以君邁往不屑之韻而俯同羣碎誠難爲意也然所謂通識正自當隨事行藏乃爲遠耳願君每與士之下者同則盡善矣食不二味居不重席此復何有而古人以爲美談成否所由寔在積小以高大君其存之

逸少與桓溫牋謝萬才流經通處廊廟參諷議故是後來一器而令屈其邁往之氣以俯順荒餘近是還才易務矣

徐原慷慨有才志呂岱知其可成賜巾幘與共言論遂薦拔官至侍御史原性忠壯好直言岱時有得失原輒諫諍又公論之人或以告岱岱嘆曰是我所以貴德淵者也及原歿岱哭之甚哀曰德淵呂岱之益友今不幸岱復於何聞過

柳元景顏師伯嘗詣沈慶之會其游田元景等鳴笳滿道慶之獨與一人在田見之悄然改容曰貧賤不可居富貴亦難守老子八十之年目見成敗已久諸君炫此車服何爲乎插杖而芸不爲之顧

張九齡獎愛李泌嘗引至臥內九齡與嚴挺之蕭誠善挺之惡誠佞勸九齡絕之九齡獨念嚴太苦勁不

若蕭軟美可喜方命左右召蕭泌在旁率爾曰公起布衣以直道至宰相顧喜軟美者乎九齡改容驚謝因呼小友

無能子之友華陽子爲所知迫以仕問無能子曰吾將學無心久矣仕則違心不仕則忿所知如何其可也無能子曰無心不可學無心非仕不仕夫欲於中漁樵耕牧有心也不欲於中帝車侯服無心也故理安於獨善則許由善卷不恥爲匹夫勢便於兼濟則堯舜不辭爲天子其爲無心一也

王維與魏居士書足下風高於黔婁善卷行獨於石

門荷蓧豈謂利鍾釜之祿榮數尺之綬雖方文盈前而蔬食菜羹雖高門甲第而畢竟空寂人莫不相愛而觀身如聚沫人莫不自厚而視財若浮雲於足下實何有哉聖人知身不足有也故曰欲潔其身而亂大倫知名無所著也故曰欲使如來名聲普聞故離身而反屈其身知名空而反不避其名也古之高者曰許由挂瓢於樹風吹瓢惡而去之聞堯讓臨水而洗其耳耳非駐聲之地聲無染耳之跡惡外者垢内病物者自我此尚不能至於曠士豈入道者之門歟嵇康云頓纓狂顧遂思長林而憶豐草頓纓狂顧豈

與俛受維縶有異乎長林豐草豈與官署門闌有異乎異見起而正性隱色事礙而慧用微豈等同虛空無所不徧光明遍照知見獨存之旨乎近有陶潛不肯把板屈腰見督郵解印綬棄官去後貧乞食詩云叩門拙言詞是屢乞而多慚也嘗見督郵安食公田數頃一慚之不忍而終身慚乎此亦人已攻中忘大守小不鞭其後之累也孔宣父云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可者適意不可者不適意也君子以布仁施義活國濟人爲適意縱其道不行亦無意爲不適意也苟身心相離理事俱如則何往而不適 王摩詰集

其思革子石文子叔衍子三人爲友聞楚王賢而好士俱往見之至於駁巖之間衣寒糧乏度不能俱活二人俱以其思革子爲賢推衣糧與之二子遂死其思革子往見楚王楚王旨酒嘉殽設鍾鼓以樂之革子愴然憂悲援琴而鼓王曰琴何悲哉革子推琴離席流涕下對曰臣友三人石文子叔衍子竊慕大王高義欲俱來謁至於駁巖之間逢飄風暴雨衣寒糧乏度不能俱活二人不以臣爲不肖推糧與臣二子遂凍餓而死令王雖陳殽酒設樂誠不敢酣樂也楚王曰嗟乎乃如是邪於是賜革子黃金百斤命左右

收二子葬之以革子爲相 琴操 ○以下篤誼

趙襄子遊於囿中至於梁馬却不肯進青荓爲參乘襄子曰進視梁下類有人青荓進視梁下豫讓却寢佯爲死人叱青荓曰去長者且有事青荓曰少而與子友子且爲大事而吾言之是失相與友之道子將賊吾君而我不言之是失爲人臣之道如我者唯死爲可適乃退而自殺 呂氏春秋

樓護有故人呂公無子歸護護身與呂公妻與呂嫗同食及護家居妻子頗厭呂公護聞之流涕責其妻子曰呂公以故舊窮老託身於我義所當奉遂養呂

公終身

平陵曹敞在吳章門下徃徃好斥人過人皆以爲輕薄章後爲王莽所殺弟子皆更名他師莫敢收葬敞時爲司徒掾獨稱吳章弟子收葬其屍方知亮直者不見容於冗輩中矣平陵人生爲立碑於吳章墓側在龍首山南幕嶺上 西京雜記

陳綱字仲卿少與同郡張宗受學南陽以母喪歸宗爲安衆劉元所殺綱免喪往復之值元醉臥還須醒乃殺之自拘有司會赦免三府並辟舉茂才拜弘農太守 華陽國志

杜林與馬援鄉里素相親厚援南方還時林馬適死援令子持馬一疋遺林曰朋友有車馬之饋可且以備乏林受之居數月林遣子奉書曰將軍內施九族外存賓客望恩者多林父子兩人食列卿祿常有盈今送錢五萬援受之謂子曰人當以此爲法 東觀漢記

范史雲丹與同郡尹苞同志友善二人居貧出入共一單衣到人門外尹年長常先著衣入須臾出解與史雲

朱暉字文季與張堪同縣堪於太學中見文季甚重之接以友道把文季臂語曰欲以妻子託朱生文季以張先達舉手不敢對自後不復相見張亡後文季聞其妻子貧困自往候視厚賑贍之文季子頡怪問曰大人不與堪爲友何忽如此文季曰堪嘗有知已之言吾以信於心也 范曄後漢書

朱暉與同郡陳揖交善揖早卒有遺腹子友暉常哀之及司徒桓虞爲南陽太守召暉子駢爲吏暉辭駢而薦友虞歎息遂召之其義烈如此

曹操祭故太尉橋玄文曰承從容誓約之言殂逝之後路有經由不以斗酒隻雞過相沃酹車過三步腸痛勿怪雖臨時戲咲之言非至親之篤好其肯爲此辭哉 三國志注

孫拯門人費慶字意二人詣獄明拯冤拯曰吾義不負二陸死自吾分卿何爲爾耶曰君既不負二陸僕又安可負君

蔡興宗收葬范義孝武曰卿何敢爾興宗抗言曰陛下自殺賊臣自葬周旋

釋曇遷與范蔚宗王曇首遊欸後蔚宗被誅門有十二喪交知無敢近者曇遷抽貨衣物悉營葬送宋孝武聞而歎賞語徐爰曰卿著宋書勿遺此士

徐鼎臣歸朝後坐事出陝右柳開時爲州刺史開性

豪不為加禮又開多不法朝廷命鄭文寶治之文寶
雅師事鼎臣開諭鼎臣求解鼎臣曰彼昔為鉉弟子
然時異事背安能必其心開再拜力懇鼎臣許之頃
文寶至未見開即屏從者步趨入巷詣鼎臣許覲省
立庭下鼎臣徐下坐文寶拜竟升自西階通溫凊復
降拜鼎臣乃邀文寶上立談道舊且戒文寶以持節
之重而鉉消慢廢業後勿復來文寶乃詢其所欲鼎
臣曰柳開甚相畏文寶默出其事立散

焦氏類林卷之二

建業焦竑弱侯輯
王元貞孟起校

方正

蘇桓公性強切而持毀譽士友咸憚之至相語曰見
蘇公患其責教人不見又思之三輔號為大人
嚴彭祖為宣帝博士遷太子太傅廉直不事權貴或
說曰天時不勝人事君以不修小禮曲意亡貴人左
右之助經誼雖高不至宰相願少自勉強彭祖曰凡
通經術固當修行先王之道何可委曲從俗苟求富

貴乎
王仲回姿性方潔疾惡強豪一友人丧親同郡陳遵
關西大俠為護喪事賻助甚豐仲回懷一縑陳於主
人前曰如丹此縑出自機杼遵有慙色
太守歐陽歙署郅惲為功曹汝南舊俗十月享會百
里內縣皆齎牛酒到府讌飲臨享歙曰西部督郵繇
延天性公方摧破姦凶不嚴而理今與衆儒共論延
功顯之於朝主簿讀書教戶曹引延受賜惲於下座
愀然前曰司正舉觥以君之罪告謝於天按延資性
貪邪外方內圓朋黨構姦罔上害人所在荒亂怨惡

並作明府以惡爲善蔽肱以曲作直此既無君又獲無臣惲敢再拜奉觥歙色動不知所言門下掾鄭敬進曰君明臣直功曹言切明府德也可無受觥哉歙意少解曰實歙罪也敬受觥

光武問誰可傅太子者群臣承上意皆言太子舅陰識可傅博士張佚正色曰陛下立太子爲陰氏乎爲天下乎即爲陰氏則陰侯可爲天下則固宜用天下之賢才帝稱善曰欲置傅者以輔太子也今博士不難正朕況太子乎即拜佚太子太傅

袁安爲縣功曹奉檄詣從事從事因安致書於令安曰公事自有郵驛私情則非功曹所持辭不肯受

楊秉性不飲酒又早喪夫人遂不復娶所在以淳白稱嘗從容言曰我有三不惑酒色財也

張陵官尚書梁冀帶劒入省陵呵叱令出敕虎賁奪冀劒劾奏冀詔以一歲奉贖百僚肅然初冀弟不疑舉陵孝廉不疑疾陵之奏冀謂曰昔舉君適以自罰也陵對曰明府不以陵不肖誤見擢序今申公憲以報私恩

樂恢爲尚書僕射刺舉無所避貴戚惡之妻毎諫恢曰昔人有容身避害何必以言取怨恢歎曰吾何忍

素餐立人之朝乎

小黄門京兆高望爲尚藥監倖於皇太子太子因寨碩屬望子進爲孝廉蓋勲不肯用或曰皇太子副主望其所愛碩帝之寵臣而子違之所謂三怨成府者也勲曰進賢所以報國非賢不舉死亦何悔

郭林宗謂仇季知曰子嘗有過否季知曰吾嘗飯牛牛不食一搏牛耳 十子

管寧避地遼東經海遇風船人危懼皆叩頭悔過寧思愆念向嘗如廁不冠即稽首風亦尋靜 周景式孝子傳

周稺都作太常清潔守禮盡敬宗廟嘗臥病齋宫其妻哀稺都老病闚問所苦稺都大怒以妻干犯齋禁收送詔獄時人爲之語曰生世不諧作太常妻一歲三百六十日三百五十九日齋一日不齋醉如泥

魏文帝爲五官中郎將時天下嚮慕賔客如雲邴根矩獨守道持常自非公事不妄舉動曹公微使人從容問之荅曰吾聞國危不事冢宰君老不奉世子此典制也曹公深重其言

盧植事馬融融外戚豪家多列女倡歌舞於前植侍講積年未嘗轉盼

曹操幼子倉舒卒操傷惜之甚掾邴原有女早亾操

求與倉舒合葬原辭曰嫁殤非禮也原之所以自容於明公公之所以待原者以能守訓典而不易也若聽明公之命則是凡庸也明公焉以爲哉操乃止魏志○文帝作倉舒誄有云聯翩哀悲誠可哀服蓋操見求甄氏女合葬也操之可笑亦不令曾眉耳

劉祐仕郡爲主簿部將小子嘗出錢付之市買果實祐悉以買筆墨書具與之謝承後漢書

魏明帝時劉放孫資制斷時政大臣莫不交好而辛毗不與往來毗子敞諫曰劉孫用事衆皆影附大人降意不然必有謗言毗正色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就與孫劉不平不過不爲三公大丈夫欲爲公而損其獨節耶

蘇文師拜侍中與董昭同官董嘗枕文師膝臥文師推置之曰蘇則之膝非佞人之枕魏志

魏明帝車駕卒至尚書門陳矯跪問曰陛下欲何之帝曰欲案行文書耳矯曰此自臣職分非陛下所宜臨也若臣不稱其職則請就黜退帝慙回車

諸葛思遠初統朝事廖元儉過宗德艶欲與共詣思遠許德艶曰吾輩年踰七十所竊已過但少一死耳何求於年少而屑屑造門耶遂不往蜀志

李繪爲高陽内史崔諶恃勢乞麋角鴿羽繪答書曰

鴿有六翮飛則冲天麋有四足走則入海下官膚體疏懶手足遲鈍不能逐飛追走遠事佞人

晉宣王以常林鄉邑耆德每爲之拜或謂林曰司馬公貴重君宜止之林曰司馬公自欲敦長幼之序爲後生之法貴非吾所畏拜非吾所制也言者踧踖而退

李安常言吾獨立於世顧影爲儔而不懼者心無彼此於人也華陽國志

傅咸剛簡有大節疾惡如讎楊濟與書曰生子癡了公事了事正作癡復爲快耳左丞總司天臺維正八

坐此未易居以君盡性而處任益不易也咸答曰衛公云酒色之殺人此甚於作直坐酒色死人不爲悔逆畏以直致禍此由心不直正欲以苟且爲明哲耳自古以直致禍者當自矯枉過直或不忠允欲以亢厲爲聲故致忿耳安有悾悾爲忠益而當見疾乎

和嶠常慕其舅夏侯玄爲人故於朝士中峨然不群時類憚其風節晉諸公贊

徐邈嘗詣東府遇衆賓沉湎引滿諠譁會稽王道子曰君時有暢否對曰邈陋巷書生惟以節儉清修爲暢耳道子以邈業尚道素笑而不以爲忤也

蔡充字子尼陳留人少好學有雅尚體貌尊嚴莫有媟慢於其前者高平劉整有儁才而車服奢麗謂人曰紗縠人常服耳遇蔡子尼在坐終日不自安見憚如此王澄嘗經郡入境問此郡多士有誰乎吏曰有江應元蔡子尼澄問陳留多居大位者何以但稱此二人吏曰向謂君侯問人不謂位也澄笑而止充別傳

蔡子度自豫章徵爲吏部尚書時傅季友徐羨之共管朝政蔡因傅隆以問季友若選事悉以見付不論不然不能拜也季友以語羨之羨之曰黃門郎以下吾徒不復厝懷自此以上故宜共參同異蔡曰我不

能爲徐干木署紙尾遂不拜

向玄季柳有義學才能立身方雅與袁太尉徐司空顏揚州並相友善後揚州貴勢當朝玄季猶以素情自處不相推下范伯玉戒之曰名位不同禮有異數卿何得作曩時意邪玄季曰我與士遜心期久矣豈可一旦以勢利處之

孝武每宴集咸令在位者沈醉沈懷文素不飲酒又不好戲上謂故欲異己謝莊嘗戒懷文曰卿與人異亦何可久懷文曰少年如此豈可一朝而變非欲異物性之所不能耳

范縝著神滅論蕭子良使王融謂曰神滅既自非理而卿堅執之恐傷名教以卿之才美何患不至中書郎而故乖刺爲此可毀棄之縝大笑曰使范縝賣論取官已至令僕矣何但中書郎邪

昭明與名士游玄圃後池番禺侯軌盛稱此中宜奏女樂昭明不答直詠左思招隱詩云何必絲與竹山水有清音軌慙而止

劉璡與友人孔遏同舟入東於塘上見一女子遏目送曰美而豔璡曰非吾友也解裳自隔

劉祭酒弟璡方軌率直祭酒嘗夜呼璡共語璡不時

答方下牀著衣立然後應祭酒怪其久璡答曰向束帶未竟

和士開擅朝曲求物譽諸公因此頗爲子弟干祿世門之冑多處京官崔彥玄二子獨爲外任弟廓之從容言曰拱攝幸得不凡何爲不在省府之中清華之所而並出外藩有損家代彥玄曰吾立身以來恥以一言自達今若進兒與身何異

蕭引爲建康令時宦者李善度蔡脫兒多所請託引不許或諫曰李蔡之權在位皆憚亦宜少爲身計引曰吾之立身自有本末安能爲李蔡致曲就令不平

不過免職爾

裴嘉有婚會薛方士預焉酒中而樂作方士非之而出文中子聞之曰薛方士知禮矣然猶在君子之後乎 中說

魏世祖選丁邯爲郎邯託疾不就詔問實病差爲郎乎對曰臣實不病恥以孝廉爲令史耳世祖怒使虎賁杖之數十詔問欲爲郎否對曰能殺臣者陛下不能爲郎者臣詔出不爲郎 三輔決錄

玄宗將幸東都以宋璟爲刑部尚書西京留守遣內侍將軍楊思勗迎之璟在途竟不與思勗交言思勗

素貴幸歸訴於帝帝嗟嘆良久益重璟

張文瓘在禁近同列以堂饌豐餘欲少損文瓘曰此天子所以重樞務待賢才也若不任職當自引避不宜節減以自取名

顏魯公在汝州淮西賊將僭竊問儀注於魯公公曰老夫耄矣曾掌國禮所記惟諸侯朝覲之儀耳臨以白刃視之晏然

楊文公在翰苑日有新幸近臣欲扳公入其黨因間語公曰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公正色答曰小人不恥不仁不畏不義

韋渙兄溫與中丞高元裕友善溫請用渙爲御史一日謂渙曰高公持憲綱欲與汝相面必得御史渙不答溫曰高君端士不可輕渙曰然恐無呈身御史竟不詣元裕之門

馮拯在中書日孔道輔初拜正言詣馮許謁謝馮曰天子用君作諫官豈宜私謝執政道輔悚伏而退後道輔嘗語人曰如馮公者未足爲賢相然求之於今亦未易有

鄒浩調潁昌教授呂公著范純仁爲守獨加禮重純仁嘗屬撰樂語辭不爲純仁曰翰林學士亦作此浩

曰翰林學士則可祭酒司業則不可 四朝史

鄭穆爲嘉定二王侍講居館下三十年非公事不至執政之門講說有法可爲勸戒者必反覆摘誦神宗曰如鄭穆德行宜在王左右 東都事略

元迎帝師至京有旨令朝臣一品以下乘白馬郊迎大臣俯伏進觴帝師不爲動字术魯翀將爲國子祭酒舉觴立進曰帝師釋迦之徒天下僧人師也余孔子之徒天下儒人師也請各不爲禮帝師笑而起舉觴卒飲衆爲之慄然 元史

長厚

晉逐欒盈之族命其家臣有敢從者死其臣曰辛俞從之吏得而將殺之君曰命汝無得從敢從何也辛俞對曰臣聞三世仕於家君之二世者主之事君以死事主以勤爲其賜之多也今臣三世于欒氏受其賜多矣臣敢畏死而忘三世之恩哉晉君釋之

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喟然有志焉以問於御者曰此何馬也曰故公家畜也罷而不爲用故出放也田子方曰少盡其力而老去其身仁者不爲也束帛而贖之窮士聞之知所歸心矣 韓詩外傳

寇恂所得秩奉厚施朋友故人及從吏士常曰吾因

士大夫以致此其可獨享之乎

鮑永行縣到霸陵路經更始墓引車入陌從事諫止之永曰親北面事人寧有過墓不拜雖獲罪司隸無所避也遂下車拜哭盡哀而去西至扶風椎牛上苟諫冢帝聞之意不平問公卿曰奉使如此何如張湛對曰仁者行之宗忠者義之主也仁不遺舊忠不忘君

司隸鮑子都少時舉上計於道遇一書生卒得心痛子都下車爲按摩奄忽而卒不知姓字有素書一卷銀十餅即賣一餅以資殯斂其餘以枕之素書著腹上埋之未至京師有驄馬隨之遇一關內侯家住寤侯問曰君何以致此馬子都因說之侯乃驚愕曰此吾兒也使迎喪開棺視銀書如所言侯乃薦子都辟公府至司隸子永孫昱俱爲司隸皆復乘驄馬故京師歌之曰鮑氏驄三人司隸再入公馬雖瘦行步工 列異記

李善字次孫南陽李元蒼頭也元以疫疾死孤兒續始生數旬而貲財千萬諸奴婢私計欲殺續分其財産善深傷李氏而力不能制乃負續逃亾隱山陽瑕丘界中親自哺養乳爲生湩推燥居濕辛苦備嘗續

雖在孩抱奉之不異長君有事長跪請白然後行閭里感其行皆相率修義續年十歲善與歸本縣修理舊業告奴婢於長吏悉收殺之鍾離意薦善行狀光武詔拜善續並爲太子舍人

隴西太守鄧融備禮謁廉范爲功曹會融爲州所舉案范知事譴難解欲以權相濟乃托病求去融不達其意大恨之范於是東至洛陽變名姓求代廷尉獄卒居無幾融果徵下獄范遂得衞侍左右盡心勤勞融怪其貌類范而殊不意乃謂曰卿何似我故功曹耶范訶之曰君困厄瞀亂耶融繫出困病范隨而養

侍及奴竟不言身自將車送至南陽葬畢乃去
祝恬字伯休公車徵道得温病過友人鄭令謝著著
距不與通因載病去至汲止客舍中六七日苦無瞥
聞汲令應融好事諸生欲往語之恬曰謝著舊友也
尚不見視汲令初不相知語之何益諸生事急便至
寺門口白融聞之驚愕徑詣牀蓐對之垂涕曰伯休
不世英才當爲國家幹輔何有默止客舍邂逅不自
貞哉願相隨俱入解傳伯休辭讓融不聽歸取衣車
躬自御之手爲丸藥三四日加劣便制送終具後病
稍損相對悲喜止傳中數十日伯休彊健酬宴乃別

伯休到拜侍中尚書僕射令豫章太守大將軍從事
中郎融爲廬江太守遭母喪章百餘上得聽行服未
闋而恬拜司隷薦融自代歷典五郡名冠遠近著去
鄭淺薄流聞遂不爲公府所取 風俗通
汝南太守李倀選周子居黃叔度艾伯堅郅伯尚封
武興盛孔叔六人應歲舉受版未行倀奴子居等遂
駐行喪倀妻於柩側下帷見之厲以宜行子居歎曰
不有行者莫宣公不有止者莫卹居於是與伯堅郎
日辭行封黃四人留隨柩車 杜元凱女戒
太傅陳蕃爲閹人所害宗族門生皆斥免禁錮友人
朱震時爲銍令聞而棄官哭之收葬蕃尸匿其子逸
於甘陵界中事覺繫獄備受考掠誓死不言故逸得
免後黃巾起大赦黨人乃追還逸官至魯相 震字伯厚初爲州從事奏太守單匡贓罪并連匡兄中常侍車騎將軍超桓帝收匡下廷尉以譴超超詣獄謝三府諺曰車如雞棲馬如狗疾惡如風朱伯厚
張儉亡李篤家外黃令毛欽操兵到門篤謂欽曰張
儉知名天下而亡非其罪縱儉可得寧忍執之乎欽
起撫篤曰蘧伯玉恥獨爲君子足下如何自專仁義
篤曰篤雖好義明廷今日載其半矣欽歎息而去
陳重在郎署有郎負息數十萬債主日至煎求無已

重密以錢代還郎後覺知厚辭謝之重曰非我之爲
將有同姓名者 謝承後漢書
徐孺子清妙高峙超世絕俗嘗事江夏黃瓊後黃公
殁孺子往會葬無資自致賷磨鏡具自隨所在賃磨
鏡取直然後得前
有人臨蠶求簇箔者司馬徽自棄其蠶而與之或曰
凡人損已以贍人者謂彼急我緩也今彼此正等何
爲與人徽曰人未嘗求已求之不與將慙何有以財
物令人慚者 司馬徽別傳
王騫有墅在鍾山良田八十餘頃與諸宅及故舊共

佃之常謂人曰我不如鄭公業有田四百頃而食常不周以此爲媿

祖逖有胡奴曰王安逖甚愛之及祖約之誅安歎曰豈可使祖士雅無後乎乃往覘逖庶子道重始十歲安竊取以歸匿之變服爲沙門

郗鑒嘗食周翼粟鑒薨翼追撫育之恩解職席苦心喪三年

王志居建康禁中里馬蕃巷父僧虔門風寬恕志尤淳厚兄弟子姪皆篤實謙和時號馬蕃諸王爲長者

何隨目不視色口不語利著譚言十篇論道德仁讓

嘗有居牽豬過隨門豬索斷失之强認圈中豬隨便牽與之家養竹園人盜其筍隨行遇見之恐盜者覺怖走竹中傷其手足挈屐徐步而歸 華陽國志

嚴植之性慈仁嘗山行見一患者問其姓名不能答載與俱歸爲營醫藥死 為棺殮殯之又緣柵塘行見患人臥塘側問之云姓黃家本荆州爲人傭賃疾篤船主棄之於岸植之惻然載還療之經年而愈願終身爲奴以報恩植之不受遺以資糧遣之

房彥謙爲涇陽令家有舊業兼前後居官所得俸錢皆以周卹親友雖致屢空怡然自得嘗顧其子玄齡曰人皆因祿富我獨以官貧所遺子孫在於清白耳 隋書

李尚書翺在潭州席上有舞柘枝者顏色憂悴問之是故韋左司愛姬之女李公速命更其舞衣延入與韓夫人相見見其言語清楚宛有冠蓋風儀遂於賓榻中選士嫁之舒侍郎元輿聞之贈李詩曰湘江舞罷忽成悲便脫蠻靴出絳幃誰是蔡邕琴酒客魏公懷舊嫁文姬 詩話

韓魏公爲相每見文字有攻人隱惡必手自封記不令人見

韓億在中書見諸路職司捃拾官吏小過輒不懌曰今天下太平主上之心雖蟲魚草木皆欲得所奈何錮人於聖世

范希文貶饒州朝廷方治朋黨莫敢有送者王待制獨扶病餞於國門大臣讓之曰君何自陷朋黨王曰范公天下賢者質何敢望之若得爲范公黨人公之賜質厚矣聞者歎服

清介

宋之野人耕而得玉獻之司城子罕子罕不受野人請曰此野人之寶也願相國爲之賜而受之也子罕

曰子以玉爲寶我以不受爲寶

公儀休相魯而嗜魚一國盡爭買魚而獻之公儀子不受其弟曰夫子嗜魚而不受何也曰夫唯嗜魚故不受也夫即受魚必有下人之色有下人之色將枉於法枉於法則免於相免於相則雖嗜魚此不必能致我魚我又不能自給魚即無受魚而不免於相雖不受魚我能常自給魚此明夫恃人不如自恃也明於人之爲己者不如己之自爲也 韓非子

張奐爲安定屬國都尉羌有獻金馬者奐召主簿張祁入於羌前以酒酹地曰使馬如羊不以入廄使金

如粟不以入懷盡還不受威化大行 水經注

郝子廉一介不取諸人曾過姊飲留錢席下而去每行飲水常投一錢井中 風俗通

伏晅爲新安太守清恪時人賦稅不登者輒以太守田米助之郡多麻苧家人至無以爲繩

王吉少時學問居長安東家有大棗樹垂吉庭中吉婦取棗以啖吉吉知之乃去婦東家聞而欲伐其樹鄰里共止之因固請吉命還婦里中爲之語曰東家有樹王陽婦去東家棗完去婦復還其厲志如此

楊子撰法言蜀富人賫錢十萬願載一名子雲不聽以富人無義正如圈中之鹿欄中之牛安得妄載 論衡

姑臧稱富邑居縣者不盈數月輒至豐積孔奮在職四年財產無所增或笑之以爲身處脂膏不能自潤徒益苦辛耳奮既立節治貴仁平太守梁統深相敬待不以官屬禮之常迎於大門引入見母

光武召諸郡計吏問其風土及前後守令能否蜀郡計掾樊顯進曰漁陽太守張堪昔在蜀漢仁以惠下威能討姦公孫述破時珍寶山積捲握之物足富十世而堪去職之日乘折轅車布被囊而已

蘇瓊爲清河郡人樂陵太守趙穎年八十餘五月得

新瓜一雙自來奉國請乃留致廳事梁上竟不食人聞受瓜欲貢新果至門知穎瓜猶在相顧而去

閻敞字子張爲郡五官掾太守第五常被徵以俸錢百三十萬寄敞敞埋置堂上後常舉家病歿惟孤孫九歲常未从云吾有錢三十萬寄掾閻敞孫長大求敞敞見之悲喜取錢還之孫曰祖惟言三十萬今乃百三十萬誠不敢取敞曰府君病困謬言耳郎君無疑 汝南先賢傳

陳翼字子初到覽鄉見馬傷有一人病呼曰我長安魏少公閻卿廬江樂本遊今病不能前翼迎歸養之

有金十餅素二十疋既殁翼賣素買范衾以金置棺
下騎馬出入後其兄長公見馬告之吏捕翼翼具言
棺下得金長公叩頭謝以金十餅投其門翼送長安
還之楚國先賢傳

王良爲大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妻子不入官舍布被
瓦器時司徒史鮑恢以事到東海過候其家而良妻
布裙曳柴從田中歸恢告曰我司徒史也故來受書
欲見夫人妻曰妾是也苦掾無書恢乃下拜歎息而
還

交趾太守張恢坐贓千金以資物班群臣鍾離意得

珠璣悉以委地而不拜賜帝怪問其故對曰孔子忍
渴於盜泉曾子回車於勝母惡其名也帝曰清乎尚
書之言

梁伯鸞少孤嘗獨止不與人同食比舍先炊已呼伯
鸞及熱釜炊伯鸞曰童子鴻不因人熱者也滅竈更
然之

中平間黃巾賊起故武威太守黃儁被徵失期梁鵠
欲奏誅儁蓋勳爲言得免儁以黃金二十斤謝勳謂
曰吾以子罪在八議故爲子言吾豈賣評哉終辭不
受

曹公在官渡召華歆賓客送者千餘人贈遺數百金
皆無所拒密各題識臨去謂諸賓客曰本無拒諸君
之心而所受遂多念單車遠行將以懷璧爲罪衆留
所贈而服其德

魏裴潛爲兗州刺史作一胡牀及去官留以掛柱梁簡文詩不學胡威絹寧挂裴潛牀李白詩去時無一物東壁挂胡牀

沐並字德信少以清介立名傳輔異域吳使諸葛子
瑜朱義封圍樊城遣船兵於峴山東斫材牂牁兵人
作食有先熟者呼後熟者共食後熟者答言不煩爾
呼者曰汝欲作沐德信邪

王茂弘少知名家世貧約恬暢樂道不以風塵經懷
王導別傳

胡威字伯虎父質爲荆州以忠清顯及威爲徐州世
祖賜見與論邊事及平生因謂威曰卿清孰與父對
曰臣清不如也帝曰何以爲勝汝邪曰臣父清畏人
知臣清畏人不知晉陽秋

謝石奴請吳隱之爲衛將軍主簿隱之將嫁女謝知
其貧素遣女必當率薄乃令移廚帳助其經營使者
至方見婢牽犬賣之此外蕭然無辦後至自番禺其
妻劉氏齎沉香一片隱之見之投於湖亭之水

郭世通嘗同人於山陰市貨物誤得一千錢當時不覺分背方悟追還本主錢主驚嘆以半直與之世通委而去

樂法才爲建康令不受俸秩梁武常嘉其清節曰可爲百城表矣

昭明太子聞明山賓築室不就令曰明祭酒出撫大籓擁旄摧轂珥金拖紫而恒事屢空聞構宇未成今送薄助并貽以詩曰平仲古稱奇夷齊昔擅美今則挺伊賢東秦固多士築室非道傍署宅歸仁里庚桑方有繫原生今易擬必來三徑人將招三徑士劉璠梁典

顧協少清介有志操初爲廷尉正冬服單薄寺卿蔡子度欲解襦與之憚其清嚴不敢發口謂人曰顧郎難衣食者竟不敢遺之梁典

劉敲好施務周人急人或遺之亦不拒也久而歎曰受人者必報不則有愧於人吾固無以報人豈可常有愧乎

北齊文宣在晉陽太子監國集諸儒講孝經謂國子助教許散愁曰先生在世何以自資對曰散愁自少以來不登孌童之牀不入季女之室服膺簡策不知老之將至平生素懷若斯而已太子曰顏子縮屋稱貞柳下嫗而不亂未若此翁白首不娶者也乃賚絹百匹

袁聿修爲尚書郎十年未嘗受斗酒之遺尚書邢邵每呼爲清郎及邵爲兗州聿修以太常少卿巡省邵送白紬爲信聿修不受邵答曰弟昔作清郎今日復作清卿矣

裴昭明爲長沙郡丞罷歸刺史王蘊謂曰卿清貧必無還資湘中人士有須一命之禮者我不愛也昭明曰下官忝爲邦佐不能光益上府豈以鴻都之事仰累清風

褚彥回詣虞願願不在見其眠牀上積塵埃有書四簏歎曰虞君之清一至於此令人掃地拂牀而去

姚察自居顯要一不交通有私門生不敢厚餉送南布一端花練一疋察曰吾所衣著止麻布蒲練此物於吾何用既欲相款接幸不煩爾門生遜請察厲色驅去

韋夐至延州見弟孝寬孝寬以所乘馬及轡勒與之夐惡其華飾心弗欲之笑謂孝寬曰昔人不棄遺簪墜屨者惡與之同出不與之同歸吾之操行雖不逮前烈然捨舊錄新吾不欲也乃乘舊馬以歸後周書

江陵平諸將大獲財物唐瑾一無所取唯得書兩車載之以歸或白文帝曰瑾大有輜重悉是梁朝珍玩文帝初不信之密遣使檢閱唯見墳籍而已文帝乃歎曰孤知此人不以利干義向若不令檢視恐常人有投杼之疑孤所以益明之耳 後周書

楊綰知友皆一時名士或造之者清談終日未嘗及名利有欲干以世務綰言必玄遠不敢發詞內愧而退大曆中德望日崇天下雅正之士不遠數千里爭趨其門

李師古跋扈憚杜黃裳為相未敢失禮命一幹吏寄

錢數千緡氈車子一乘使者到門未敢送伺候累日有綠輿自宅出從婢二人青衣襤褸言是相公夫人使者遽歸告師古師古折其謀終身不敢改節 幽閒鼓吹

李廙為尚書左丞有清德妹夫劉晏方秉權見其晏室門簾甚敝潛度廣狹以麤竹織成簾將以贈廙三攜至門不敢發言而去

杜祁公為人清儉在官未嘗然官燭油燈一炷熒然欲滅與客相對清談而已

雅量

澹臺子羽齎千金文璧渡河陽侯波起兩蛟夾舟子羽曰吾可以義求不可以威刼操劍斬蛟蛟死波休乃投璧於河三投而輒躍出因毀而去示無恡意 水經注

趙襄子使新稚穆子伐狄勝之取左人中人遽人來告襄子方食而有憂色侍者曰狗之事大矣而主色不怡何也襄子曰夫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今趙氏之德無所積一朝而兩城下亾其及我哉君子曰趙氏其昌乎夫憂者所以為昌也喜者所以為亾也勝非其難者也持之者其難者也惟有道之上為能持勝 大事記

諸將戰陳不利多惶懼失其常度吳漢意氣自若方整厲器械激揚士吏帝時遣人觀大司馬所為還言方修戰具迺歎曰吳公差彊人意隱若一敵國矣

九江太守戴聖行治多不法前刺史以其大儒多優容之何武為刺史行部錄囚徒有所舉以屬郡聖曰後進生何知迺欲亂人治皆無所決武使從事廉得其罪聖懼自免後為博士毀武于朝廷武聞之終不揚其惡而聖子賓客為羣盜得繫廬江聖自以子必死武平心決之卒得不死聖慚服武每奏事至京師聖未嘗不造門謝恩

郭林宗遭母憂賈淑來弔既而鉅鹿孫威直以林宗賢而受惡人弔心怪之不進而去林宗追而謝之曰賈子厚誠凶德然洗心向善仲尼不逆互鄉故吾許其進也淑聞之改過自厲終成善士

左原犯法見斥林宗嘗遇諸路爲設酒殽以慰之謂曰昔顔涿聚梁甫之巨盜段干木晉國之大駔卒爲齊之忠臣魏之名賢愼勿恚恨責躬而已原納其言而去

庾業家富與賓客相對膳必方丈而爲宗慈設粟飯菜葅謂客曰宗慈軍人串噉麄食慈致飽而退及爲

豫州業爲長史慈待之甚厚不以昔事爲嫌

諸葛亮出祁山隴西南安二郡應時降圍天水拔漢城虜姜維驅掠士女數千人還人皆賀亮亮愍然有慼容謝曰普天之下莫非漢民國家威力未舉使百姓困於虎狼一夫有死皆亮之罪以此相賀能不爲愧　郭沖四事

魏軍至費褘率衆往禦之光祿大夫來敏與褘別求共圍碁於時羽檄交馳人馬擐甲嚴駕已訖褘與敏對戲色無厭倦敏曰向聊觀試君耳君信可人必能辦賊褘行賊遂退　蜀志

蔣琬爲尚書令時新喪元帥遠近危悚琬出類拔萃處羣僚之右既無戚容又無喜色神守舉止有如平日由是衆望漸服

蔣公琰在大司馬府東曹掾楊戲素性簡略公琰與語不荅或譏戲於公琰曰公與戲語而不見應其慢上殊甚公琰曰人心不同各如其面面從後言古人所戒也文然欲贊吾是耶則非其本心欲反吾言則顯吾之非是以默然是文然之快也乃更以爲慢耶

山濤無所標明淳深淵默人莫見其際故見者莫能

稱謂而服其偉量　顧愷之畫贊

嵇康性含垢藏瑕愛惡不爭於懷喜怒不寄於顔所知王濬冲在襄城面數百未嘗見其疾聲遽色此亦方中之美範人倫之勝業也　嵇別傳

王導接誘應會少有牾者雖踈交常賓一見多輸寫款誠自謂爲導所遇同之舊暱　晉陽秋

樂廣云凡論人必先稱其所長則所短不言而自見矣人有過先盡弘恕然後善惡自彰矣

阮千里善彈琴無貴賤長幼皆爲彈神氣冲和不知向人所在内兄潘岳使彈終日達夜無忤色識者知

其不可榮辱也

王安期去官東渡江道路梗澀人懷危懼王每遇艱險處之夷然雖家人不見其憂喜之色既至下邳登山北望歎曰人言愁我始欲愁謝太傅曰當爾時覺形神俱往

沈驎士嘗行路鄰人認其所着屐驎士曰是卿屐邪即跣而反鄰人得屐送前者還之驎士曰非卿屐邪笑而受之

庾詵愛林泉遇火止出書數簣坐於池上有爲火來者答云惟恐損竹乘舟從沮中山舍還載米一百五

十碩有人寄載三十碩後至宅寄載者曰君三十斛我百五十斛詵默然不言恣其取足

房文烈嘗霖雨絕糧遣婢出糴因逃去三四日方擒得文烈竟無捶撻徐曰舉家無食汝何處來

崔暹言文襄宜親重邢邵邵不知顧時毀暹文襄不悅謂暹曰卿說子才長子才專言卿短此癡人耳暹曰子才言暹短暹說子才長皆是實事不爲癡也

陽城召爲諫議大夫見諸諫官紛紜言事細碎無不聞天子厭苦之城方與二弟痛飲人莫窺其際有謁城者城引之與坐輒強以酒客辭城輒自飲客不得已乃與之酬酢或客未醉仆於席上或城先醉臥客懷中竟不聽客語

莊帝殺爾朱榮當時詔書溫子昇之辭也榮入內遇子昇把詔問是何文書子昇顏色不變曰敕榮不視之

王崇文任懸將相而平居被服儒雅風度夷曠在武昌方閱騎士於鞠場旁古屋數十間忽崩聲震數里聞者莫知所爲崇文指麾號令訖事不失常度竟亦不問 唐餘紀傳

睦昭符金陵人保大中爲常州刺史一日坐廳事雷

雨暴至電光如金蛇繞案吏卒皆震仆昭符自若撫案叱之雷電遽散舉案得鐵索重百斤徐命舉索納庫中 南唐書

仁宗久病廢朝一日疾差思見執政坐便殿急召兩府呂許公閤命移刻方赴同列贊公速行公緩步自如既見上曰久病方平喜與公等相見何遲遲其來公從容奏曰陛下不豫中外頗憂一旦忽召近臣臣等若奔馳以進恐人驚動耳上以爲得輔臣體

呂許公執政范希文屢攻其短坐落職知饒州呂再相言於仁宗曰仲淹賢者朝廷當大用之豈可但除

舊職遂拜龍圖閣直學士經略陝西希文面謝曰向以公事忤相公不意乃爾獎拔許公曰豈復以前事關懷

馮當世孫和叔呂晦叔薛師正同在樞密府三人屢於上前爭論晦叔獨不言上顧問之晦叔方開析可否語簡而當上常納之三人亦不能違也出則未嘗語人當時譏晦叔循默不副衆望晦叔亦不辯

韓治與同僚處一日有卒悍厲衆皆怒之惟韓不顧徐曰無怨疾於頑惟頑能致人怨故也 治魏公後○容語

愼密

魯有恭士名曰氾行年七十其恭益甚冬日行陰夏日行陽一食之間三起 先賢傳

孔光沐日歸休兄弟妻子燕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光溫室省中樹皆何木也光嘿不應 張九齡云[illegible]

陳寵性周密常稱人臣之義苦不畏愼自在樞機謝遣門人拒絕知友惟在公家而已朝廷器之

陳群前後密陳得失每上封事輒削其藁時人及子弟莫知也論者或譏群居位拱默正始中詔譔名臣奏議朝士乃見群諫事皆歎息焉

羊祜歷職二朝其嘉謀讜議皆焚其草故世莫聞或謂祜愼密太過祜曰是何言歟夫入則造膝出則詭詞君臣不密之戒吾惟懼其不及

庾異行嘗與弟子樹籬跪而授條或云今在隱屏先生何恭之過異行曰幽顯易操非君子意也袁不忍爲 王隱晉書

阮思曠嘗云人不須廣學正應以禮讓爲先故終日靜默無所修綜而物自宗焉

燕梁琛使秦琛從兄奕先在秦爲尚書郎會罷秦王欲令琛止奕舍琛語有司曰昔諸葛兄弟各處三國

及其聘集公朝相見退無私面奕數就邸問東國動靜琛曰今三方鼎據兄弟並蒙附寵心各有在今欲以東國事語君恐非西國之所願聞何以見問 十六國春秋

徐偉長不治高名不求苟得澹然自守惟道是務其有所是非則託古人以見意當時無所褒貶 王昶戒子傳

王僧虔退默少交接與袁淑謝莊善淑每歎曰卿文情鴻麗學解深拔而韜光潛實物莫之窺雖魏陽元之射王汝南之騎何以加諸

殷景文臥疾五年雖不見上而密函去來日以十數

朝政大小必以啓之形跡周密莫有窺其際者

陸慧曉爲晉熙王長史僚佐造見必起送之或云長史貴重不宜自謙屈陸曰我性惡人無禮不容不以禮處人平生未嘗卿士大夫或問其故慧曉曰貴人不可卿而賤者乃可卿人生何容置輕重於懷抱終身常呼人位

陳顯達自以人微位重每遷官常憹愧懼子休尚爲郢府主簿過九江拜別顯達曰凡奢者未有不敗麈尾蠅拂是王謝家物汝不須捉此取於前燒除之

周捨每有表奏輒焚其藁豫機密二十餘年未嘗離

左右國史詔誥禮儀法律軍旅謨謀皆掌之與人言諱終日不絕竟不漏泄機事

宋齊丘嘗參秘畫先主爲於池中築小亭度之木橋至則撤起獨與議事率至夜分又爲高堂不設屏障中置灰鑪匕箸兩人終日擁鑪畫灰爲字旋即平之 南唐書

儉約

晏平仲以齊君奢故澣其朝冠振其鹿裘 風俗通

東京楊氏袁氏累世宰相爲漢名族然袁氏車馬衣服極爲奢僭能守家風爲世所貴不及楊氏 華嶠漢書

江泚無兼衣餘食嘗爲[illegible]所召值澣衣稱疾經日衣成然後赴牛餓馭人求草[illegible]良久曰可與飲

王暢爲郡中豪族奢靡相尚暢常布衣皮褥車馬羸敗以矯其敝劉表諫曰奢不僭上儉不偪下無乃皎然自貴於世乎暢曰以約失之者鮮矣 後漢書

謝太傅嘗造陸祖言祖言都無供辦兄子俶密爲具饌太傅既至祖言所設茶果而已俄而俶遂陳盛饌珍羞畢具客去祖言大怒責數俶曰汝不能光益父叔乃復穢我素業耶杖之四十

王儉問周顒卿山中何所食顒曰赤米白鹽綠葵紫

蓼文惠太子問顒菜食何味最佳曰春初早韭夏末晚菘

王仲寶爲朝宰起長梁齋制度小過叔僧虔視之不悅竟不入戶而去仲寶即日毀之

庾杲之清貧自業食惟有韭葅瀹韭生韭雜菜任昉嘗戲之曰誰謂庾郎貧食鮭常有二十七種

庾杲之候樂頤之頤之設食惟枯魚菜葅杲之曰我不能食其母自出常膳魚羹數種杲之曰我非郭林宗卿過於茅季偉

虞玩之爲少府猶躡屐登席高帝取屐親視訛黑斜

銳奚斷以茲接之問曰卿此展巳幾載玩之曰初釋
褐拜徑北行佐買之着巳三十年貧士竟不辦易
范文正公在杭州子弟知其有退志乘閒請治第洛
陽爲逸老計公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外况居
室哉吾今年踰六十乃謀治第顧何待而居乎且西
都士大夫園林相望爲主人者莫得常遊而誰獨障
吾遊者俸餘宜以周宗族若曹遵吾言無以爲慮
范蜀公與溫公同遊嵩山各携茶以行溫公以紙爲
貼蜀公用小黑木合子盛之溫公見之驚曰景仁乃
有茶具蜀公聞其言留合與寺僧而去

識鑒

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桓公怪之
曰與仲父謀伐莒謀未發而聞於國其故何也管仲
曰國必有聖人也桓公曰譆日之役者有執蹠𤻢而
上視者意者其是耶乃令復役無得相代少頃東郭
牙至管仲曰此必是巳乃令賓者延之而上分級而
立管子曰子邪言伐莒者對曰然管仲曰我不言伐
莒子何故言伐莒對曰臣聞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
竊意之也管子曰子何以意之對曰臣聞君子有三
色顯然善樂者鐘鼓之色也湫然淸靜者衰絰之色
也艴然充盈手足矜者兵革之色也日者臣望君之
在臺上也艴然充盈手足矜者此兵革之色也君呿
而不唫所言者莒也君舉臂而指所當者莒也臣竊
以慮諸侯之不服者其惟莒乎臣故言之　呂氏春秋
齊桓公合諸侯衛人後至公朝而與管仲謀伐衛退
朝而入衛姬望見君下堂再拜請衛君之罪公曰吾
於衛無故子盍爲請對曰妾望君之入也足高氣彊
有伐國之志也見妾而有動色伐衛也明日君朝揖
管仲而進之管仲曰君舍衛乎公曰仲父安識之管
仲曰君之揖朝也恭而言也徐見臣而有慙色臣是

以知之君曰善仲父治外夫人治內寡人知終不爲
諸侯笑矣　呂氏春秋
復稾之君朝齊桓公問治民焉復稾之君不對而循
口操衿抑心桓公曰與民共甘苦饑寒乎夫以我爲
聖人也故不用言而諭因禮之千金
隰斯彌見田成子田成子與登臺四望三面皆暢南
望隰子家之樹蔽之田成子亦不言隰子歸使人伐
之斧離數創隰子止之其相室曰何變之數也隰子
曰古者有諺曰知淵中之魚者不祥夫田子將有事
事大而我示之知微我必危矣不伐樹未有罪也知

人之所不言其罪大矣乃不伐也　韓非子

士尹池爲荆使於宋司城子罕觴之南家之牆犨於前而不直西家之潦經其宫而不止士尹池問其故司城子罕曰南家工人也爲鞔者也吾將徙之其父曰吾特爲鞔以食三世矣今徙之是宋國之求鞔者不知吾處也吾將不食也爲是故吾弗徙也西家高吾宫庳潦之經吾宫也利故弗禁也士尹池歸荆荆王適興兵而攻宋士尹池諫荆王曰宋不可攻也其主賢其相仁賢者能得民仁者能用人荆國攻之其無功而爲天下笑乎

郈成子爲魯聘於晉過衛右宰穀臣止而觴之陳樂而不樂酒酣而送之以璧顧反過而弗辭其僕曰向者右宰穀臣之觴吾子也甚懽今矦渫過而弗辭郈成子曰夫止而觴我與我懽也陳樂而不樂告我憂也酒酣而送我以璧寄之我也若是觀之衛其有亂乎倍衛三十里聞甯喜之難作右宰穀臣死之還車而臨三舉而歸至使人迎其妻子隔宅而異之分祿而食之其子長而反其璧孔子聞之曰夫知可以微謀仁可以託財者其郈成子之謂乎

延陵季子游于晉入其境曰嘻暴哉國乎入其都曰嘻力屈哉國乎立其朝曰嘻亂哉國乎從者曰夫子之入晉境未久也何其名之不疑也延陵季子曰然吾入其境田畝荒穢而不休雜增崇高吾是以知其國之暴也吾入其都新室惡而故室美新牆卑而故牆高吾是以知其民力之屈也吾立其朝君能視而不下問其臣善伐而不上諫吾是以知其國之亂也

晉中行文子出亡過於縣邑從者曰此嗇夫公之故人公奚不休舍且待後車文子曰吾嘗好音此人遺我鳴琴吾好佩此人遺我玉環是振我過者也以求容於我者吾恐其以我求容於人也乃去之果收文子後車二乘而獻之其君矣　韓非子

伍員亡荆急求之登太行而望鄭曰蓋是國也地險而民多知其主俗主也不足與舉去鄭而之許見許公而問所之許公不應東南嚮而唾五員載拜受賜曰知所之矣因如吳

吳大夫被離問子胥曰何見而信白喜子胥曰吾之怨與喜同子不聞河上歌乎同病相憐同憂相救驚翔之鳥相隨而集瀨下之水因復俱流誰不愛其所近悲其所思者乎被離曰吾觀喜之爲人鷹視虎步專功擅殺之性不可親也子胥不然其言乎受其敗

吳越春秋

秦穆公使賈人載鹽於虞諸賈人買百里奚以五羊皮穆公觀鹽怪其牛肥問其故曰飲食以時使之不暴是以肥也公令有司沐浴衣冠之公孫支讓其卿位號五羖大夫 說苑

知伯行水魏桓子韓康子驂乘知伯曰吾乃今知水可以亡人國也桓子肘康子康子履桓子之跗以汾水可以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也絺疵謂知伯曰韓魏必反矣知伯曰子何以知之對曰以人事知之夫從韓魏而攻趙趙亡難必及韓魏矣今約勝趙而

三分其地城降有日而二子無喜志有憂色是非反而何明日知伯以其言告二子二子曰此讒臣欲為趙氏游說使疑二家而懈于攻趙也不然二家豈不利朝夕分趙氏之田而欲為此危難不可成之事乎二子出絺疵入曰主何以臣之言告二子也知伯曰子何以知之對曰臣見其視臣端而趨疾知臣得其情故也

平原君勸趙孝成受馮亭王曰受之秦兵必至武安君必將誰能當之者乎對曰澠池之會臣察武安君小頭而面銳瞳子白黑分明視瞻不轉小頭而面銳者敢斷決也瞳子白黑分明者見事明也視瞻不轉者執志強也可與持久難與爭鋒廉頗為人勇鷙而愛士知難而忍恥與之野戰則不如持守足以當之

嚴尤三將叙

丙吉子顯少為諸曹嘗從祠高廟至夕牲日乃使出取齋衣吉大怒謂其夫人曰宗廟至重而顯不敬慎亡吾爵者必顯也

陶丘洪與華歆同郡自以明見過歆時王芬謀廢靈帝芬呼歆洪定計洪欲行歆止之曰廢立大事伊霍所難芬性疎而不武此必無成芬果敗洪迺服

管幼安見公孫度語唯經典不及世事乃因山為廬鑿坏為室越海避難者皆就之旬月成邑遂講詩書陳俎豆飾威儀明禮讓非從學者弗見由是度安其賢民化其德邴原時亦在遼好以清議格物度已下心不安之幼安謂原曰潛龍以不見為德言非其時皆招禍之道也密勸令西還

朱勃年十二能誦詩書常候馬援兄況勃衣方領能矩步辭言嫺雅援裁知書見之自失況慰援曰朱勃小器速成智盡此耳卒當從女稟學勿畏也及援為將軍封侯而勃位不過縣令

河南尹田歆外甥王湛名知人歆謂之曰今當舉孝廉欲用一名士以報國家爾助我求之明日湛送客遥見种暠異之還白歆曰爲尹得孝廉矣近洛陽門下史也歆笑曰當在山澤隱滯近洛陽吏邪湛曰山澤不必有異士異士不必在山澤歆即召暠遂舉孝廉

李元禮一世龍門時同縣聶季寶小家子不敢見元禮杜周甫知季寶賢不能定名以語元禮元禮呼見坐置砌下牛衣上一與言即決曰此人當作國士後卒如元禮言

郭泰性知人好獎訓士類泰之所名人品乃定先言後驗衆皆服之故適陳留則友符偉明遊太學則師仇季知之東國則親魏德公入汝南則交黄叔度郭泰別傳

史叔賓少有盛名林宗見而告人曰牆高基下雖得必失後果以議論阿枉敗名

王叔優與弟季道小時聞林宗有知人之鑒共往候之問才行所宜以自處業林宗笑曰卿二人皆二千石才也然叔優當以仕宦顯季道宜以經術進若違才易務亦不至也後叔優至北中郎將季道代郡太守

黄允以雋才知名林宗見而謂曰卿高才絶人足爲偉器年過四十名著矣然至於此際當深自匡持不然將失之矣

胡廣入郡爲散吏太守法雄之子眞從家來省其父眞頗知人會歲終應舉雄敕眞助求其才因大會諸吏眞自於牖間占察之指廣以白雄遂察孝廉到京試章奏廣爲天下第一

盛憲孝章逢一童容貌非常憲怪而問之是魯國孔融時年十歲餘憲下執融手載歸舍與融談知其不凡便結爲兄弟升堂拜親會稽典錄

孔融在北海召王修爲主簿後舉孝廉時郡中有反者修夜往奔融賊初發融謂左右曰能冒難來者唯王修耳言終而修至

杜畿自荆州還至許見侍中耿紀語終夜尚書令荀彧與紀比屋夜聞畿言異之旦遣人謂紀曰有國士而不進何以居位既見畿知舊相識遂進之於朝傅子

荀令君舉士不以一揆戲志才郭嘉有負俗之累杜畿簡傲少文皆以智策舉之終各顯名

荀淑字季和爲朗陵侯相所在流化所拔韋褐芻牧

之中執案刀筆之吏皆爲英彥（先賢行狀）

并州刺史高幹袁紹甥也素貴有名招致四方遊士士多歸附仲長統過幹幹善遇之訪以時事統謂幹曰君有雄志而無雄才好士而不能擇人所以爲君深戒也幹雅自多不納其言無幾以并州叛卒至於敗

司馬德操有人倫鑒居荊州知劉表性暗必害善人乃括囊不談時有以人物問者初不辨其高下每輒言佳其婦諫曰人質所疑君宜辯論而一皆言佳豈人所以咨君之意乎徽曰如卿所言亦復佳（司馬徽別傳）

陶侃少有遠槩綱維宇宙之志察孝廉入洛司空張華見而謂曰後來匡主寧民君其人也劉弘鎮沔南取爲長史謂侃曰昔吾爲羊太傅參佐見語云君後當居身處今相觀亦復然矣（陶氏敘）

正始初曹爽秉政何晏爲吏部傅嘏謂爽弟羲曰何平叔外靜而內銛巧佞好利不念務本吾恐必先惑子兄弟仁人將遠而朝政廢矣

荀粲與傅嘏夏侯玄親善常語傅與夏侯曰子等在世塗間功名必勝我但識劣我耳傅難曰能盛功名者識也天下孰有本不足而末有餘者邪荀曰功

名者志局之所奨也然則志局自一物耳固非識之所獨濟也我以能使子等爲貴然未必齊子等所爲二人莫能難

嘉平中汲縣民共入山中見一人所居懸巖百仞叢林鬱茂而神明甚察自云孫登字公和嵇康乃從遊三年問其所圖終不答然神謀所存良妙康每薾然嘆息將別謂曰先生竟無言乎登乃曰子識火乎生而有光而不用其光果然在於用光人生有才而不用其才果然在於用才故用光在乎得薪所以保其曜用才在乎識物所以全其年今子才多識寡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子無多求康不能用及遭呂安事在獄爲詩自責云昔慚下惠今愧孫登（文士傳）

山濤爲河內從事與石鑒共傳宿濤夜起蹋鑒曰今何等時而眠也知太傅臥何意鑒曰宰相三日不朝與尺一令歸第君何慮焉濤曰咄石生無事馬蹄間也投傳而去果有曹爽事遂隱身不交世務（虞預晉書）

王澄風韻邁達志氣不群從兄戎兄夷甫名冠當年四海人士一爲澄所題目則二兄不復措意云已經平子其見重如此（澄別傳）

夷甫父乂有簡書將免官夷甫年十七見所繼舅羊

祐申陳事狀詞甚俊偉祐不然之夷甫拂衣而起祐顧謂賓客曰此人必將以盛名處當世大位然敗俗亂化者必此人也晉陽秋

謝安石弘粹通遠温雅融暢桓彝見其四歲時稱之曰此兒風神秀徹當繼蹤王東海文章志

桓温入關王猛以巾褐謁之温曰江東無卿比也秦國定多奇士如生輩有幾吾欲與之俱南曰公求可與撥亂濟世者友人薛強威明強自商山來謁察温有大志而無成功乃勸猛止

謝混仍世宰相一門兩封田業十餘處僮役千人及坐事誅兄子弘微經紀生業事若公在一錢尺帛出入皆有文簿九年而室宇修整倉廪充盈門徒不異平日田疇墾闢有加于舊混妻東鄉君歎曰僕射平生重此子可謂知人僕射為不亾矣

崔岳謂劉曜曰四海脫有微風搖之者英雄之魁卿其人矣晉載記

柳琮字伯騫所拔進皆為時所稱致位牧守鄉里為諺曰得黃金一筍不如為柳伯騫所識江表傳

齊神武言崔㥄應作令僕恨其精神太遒

齊神武自洛陽還傾産結客親故怪問之答曰吾至洛陽宿衛羽林相率焚領軍張彝宅朝廷懼亂而不問為政若此事可知也財物豈可常守邪自是有澄清天下之志

梁竟陵守孫暠鄭城守張建並降裴俠曰暠目動言肆輕於去就者也建神情審定當無異心後皆如其言

蕭寶寅反蘇湛謂曰凡舉大事當得天下奇才公與長安博徒小兒輩為此計豈能辦哉湛不忍見荆棘生王戶庭也

蔡王智積每懼禍自損或勸為産業智積曰昔平原露朽財帛苦其多也吾幸無可露何更營乎有五男止教論語孝經而已亦不令通賓客曰兒子有才能以致禍也

鄭子默有名於世李僧伽曰行不通道文勝其質郭林宗所謂墻高基下雖得必喪此之徒也竟如言

房玄齡校讎秘書省高孝基謂裴矩曰僕觀人多矣如此郎者當為國器恨不見其聳壑昂霄

楊元琰數歲未言相者云語遲者神足必為重器

韓滉節制三吳所辟賓佐隨其材器用之悉當有故舊子弟投之更無他長嘗召之與燕畢席端坐不與

比坐交言公署以隨軍令監庫門此人每早入帷端坐至夕警察吏卒無敢濫出入者竟獲其力

李夷簡彈楊憑貶臨賀尉親友無敢送者徐晦獨至藍田與別權德輿謂之曰毋乃爲累乎對曰晦自布衣蒙楊公知奬今日遠謫安得不與之別數日夷簡奏爲御史晦謝曰平生未嘗得望顏色公何從而取之夷簡曰君不負楊臨賀豈負國乎 語林

處士丁重能閱人覿于琮謂路巖曰于侍郎風儀秀整禮貌謙挹如百斛重器所貯尚空其半安得不蓋其祿位哉後于果登台鉉 續世說

少府蒯欽楊駿姑子也數以直言犯駿人爲之懼欽曰楊文長雖闇猶知人之無罪不可妄殺不過疎我我得疎乃可免不然與之俱族矣

盧攜貌寢甯以文章謁韋宙韋氏子弟多侮之宙曰盧雖人物不揚然觀其文章有首尾異日必貴後竟如其言 宋朝類苑

唐待制蕭與丁晉公爲友宅正相對丁將有弼諧之命唐遷居州北或問之唐曰謂之入則大拜數與往還事涉依附經旬不見情必猜疑故避之也後因晉公南遷嘆曰丁之才術李贊皇之流動多而靜少任智而鮮仁可以佐三事但不可冢百官耳

張惟孝襄陽人幹官鍾蜚英見而異之謂曰今日正我輩立功之秋惟孝不荅又叩之則曰朝廷負人明日蜚英羅致宴之仲宣樓酒酣因曰有國而後有家天下如此將安歸乎惟孝躍然曰從公所命乃請空名帖三十以還逾旬與三十騎俱擁甲士五千至旗幟鮮明部伍嚴肅上至公安下及髫山游踏相繼或請所統姓名惟孝曰朝廷負人福難禍易聊爲君疾紓一時之難耳姓名不可得也時鼎澧五州已危于是擊鼓耀兵不數日衆至萬人數戰俱捷江上平制

使呂文德招之不就而遁 宋史

言語

客有見周公者應之於門曰何以道旦也客曰在外即言外在內即言內入乎將毋周公曰請入客曰立即言義坐即言仁坐乎將毋周公曰請坐客曰疾言則翕翕徐言則不聞言乎將毋周公曰唯唯明日興師而誅管蔡 韓詩外傳

孔子問漆雕馬人曰子事臧文仲武仲孺子容三大夫者孰爲賢漆雕馬人對曰臧氏家有龜焉名曰蔡文仲立三年爲一兆焉武仲立三年爲二兆焉孺子

容立三年爲三兆焉馬人見之笑若夫三大夫之賢
不賢馬人不識也孔子曰君子哉漆雕氏之子其言
人之美也隱而顯其言人之過也微而著故智不能
及明不能見得無數卜乎 說苑
翟王使至楚楚王夸使者以章華之臺臺甚高三休
乃至楚王曰翟國亦有此臺乎使者曰否翟窶國也
惡見此臺也翟王之自爲室也堂高三尺壤階三築
茆茨弗翦采椽弗刮且翟王猶以作之者大苦居之
者大佚翟國惡見此臺也楚王媿 賈傅新書
秦王立帝宜陽令許綰誕魏王魏王將入秦魏敬謂

王曰以河内孰與梁重王曰梁重又曰梁孰與身重
王曰身重又曰使秦求河内則王將與之乎王曰弗
與也魏敬曰河内三論之下也身三論之上也秦索
其下而王弗聽索其上而王聽之臣竊不取也王曰
甚然乃輟行 呂氏春秋
孔子玄孫穿與公孫龍論臧三耳龍甚辨析穿不應
乎原君問之穿曰謂三耳實難而寔非也謂兩耳甚
易而實是也不知君將從易而是者乎其亦從難而
非者乎平原君謂龍曰公無復與孔子高辨事也其
人理勝於詞公詞勝於理詞勝於理終必受詘

騶衍迂大而閎辯奭也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處時
有得善言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奭炙轂過髡 史記
齊田駢好談論故齊人爲之語曰天口駢 七略
漢哀帝語尚書鄭崇曰君門何以如市崇答曰臣門
如市臣心如水
宣帝時公卿大夫朝會丞相語次云梟生子長食其
母乃飛時有賢者應曰但聞烏子反哺其母丞相大
慙悔失言 桓譚新論
劉寬嘗於坐被酒睡伏帝問太尉醉邪寬仰對曰臣
不敢醉但任重責大憂心如醉

李膺風性高簡每見符融輒絕它賓客聽其言論融
幅巾奮衷談辭如雲膺每捧手嘆息
袁紹總兵冀州遣使要鄭玄紹客多豪俊見玄儒者
未以通人許之競設異端百家互起玄依方辯對咸
出問表皆得所未聞莫不嗟服時應劭因自贊曰故
泰山太守應仲遠北面稱弟子何如玄笑曰仲尼之
門考以四科回賜之徒不稱官閥劭有慚色
先主以伊籍使吳孫權聞其才辯欲逆折以辭籍適
入拜權曰勞事無道之君乎對曰一拜一起未足爲
勞 蜀志

曹公欲易儲一日屏左右以問賈詡詡不對公曰與卿言而不答何也詡曰適有所思公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曹公大笑於是太子遂定

孫權稱臣太子丕書報鍾繇繇答曰同郡故司空荀爽言人多過情愛我者一何可愛憎我者一何可憎顧念孫權了更嫵媚

諸葛瑾與權談說諫喻未嘗切愕微見風采粗陳指歸如有未合則舍而及他徐復托事造端如物類相求于是權意往往而釋

晉孝武好與虞嘯父飲酒醉拜不能起帝呼人扶虞嘯父答曰臣位未及扶醉未及亂非分之賜所不敢當帝美之敕疏取語 語林

衛玠少有名理王平子高氣不群邁世獨傲每聞玠之語議至於理會之間要妙之際輒絕倒於坐前後三聞為之三倒時人語曰衛君談道平子三倒 玠別傳

桓宣武嘗問孟萬年聽伎絲不如竹竹不如肉何也孟答曰漸近自然一坐咨嗟 嘉別傳

王肅於省中詠悲平城詩云悲平城驅馬入雲中陰山常晦雪荒松多朔風彭城王勰甚稱其美欲使肅更詠乃失語云可更為誦悲彭城詩肅戲勰曰何意呼平城為彭城勰有慚色祖瑩在坐即云悲彭城王公自未見肅云可為誦之瑩應聲曰悲彭城楚歌四面起屍積石梁亭血流雎水裏肅嗟賞之勰亦大悅退謂瑩曰今日若不得卿幾為吳子所屈

潘京舉秀才到洛樂廣與共談累日深歎其才謂之曰君天才過人若學必為一代談宗京感其言遂勤學不倦時武陵太守戴昌與京共談京假借之昌以為不如己令過其子若思京方極其言論昌竊聽之乃歎服曰才不可假遂父子俱屈焉

裴遐善言玄理音辭清暢泠然若琴瑟嘗與河南郭象談論一座嗟服

摯虞少事皇甫謐才學通博東平太叔廣樞機清辨廣談虞不能對虞筆廣不能答更相嗤笑紛然於世

嵇含與二陸譚覺詞少理暢言約事舉莫不豁然若春日之判薄冰秋風之埽枯葉

袁宏機捷辨速自吏部郎出為東陽郡謝安祖之於冶亭時賢皆集安欲卒迫試之執手將別顧左右取一扇贈之宏應聲答曰輒當奉揚仁風慰彼黎庶合坐嘆其要捷 續晉陽秋

王澄語人曰彥國吐佳言如鋸木屑霏霏不絕誠為

後進領袖
或問華譚曰諺言人之相去如九牛毛寧有此乎譚對曰昔許由巢父讓天子之貴市道小人爭半錢之利此之相去何啻九牛毛聞者稱善

慕容德因饗宴乘高遠矚顧謂尚書魯遂曰齊魯固多君子當昔全盛之時接慎巴生淳于鄒田之徒蔭修檐臨清沼馳朱輪佩長劍恣非馬之雄辭奮談天之逸辯指麾則紅紫成章俛仰則丘陵生韻至於今日荒草頹墻氣消烟滅永言千載能不依然

生公住虎丘講經宋文帝大會沙門食至衆疑僧律日過中即不食帝曰始可中耳生公曰白日麗天天言始中何得非中即舉箸而食莫不服其機辯

文帝好與羊玄保碁嘗中使至玄保曰上何召我耶子戎曰金溝清泚銅池搖颺既佳光景當得劇碁

蔡洪赴洛人問吳中舊業答曰紙爲良田筆爲鋤耒思爲稼穡義理爲豐年

徐之才嘗與朝士出遊遥望見犬競走諸人試令目之之才即應聲曰爲是宋鵲爲是韓盧爲是李斯東走爲負帝女南徂

劉繪爲南康相郡人有居穢里者刺謁繪繪曰君有

何穢而居穢里應聲曰未審孔丘何闕而居闕里繪嘆其辨速

何遠天性語不虛妄每語人云卿能得我一妄語則謝卿以一縑衆共伺之不能記

謝莊宋孝武時除侍中孝武嘗賜莊寶劍以與豫州刺史魯爽後爽畔帝因宴問劍所在對曰昔以與魯爽別竊爲陛下杜郵之賜上甚悅

宋明帝出射雉至日中無所得帝含愧問侍臣曰吾旦來如皐遂空行可笑座者莫答褚侍中言曰今節候雖適而雲露尚凝故斯翬之禽驕心未警但得神駕遊豫羣情便爲載懽

齊張緒吐納風流聽者忘倦

崔邪利崔模入魏邪利子遣妻疏布如居喪禮模子雖居處變節不廢婚宦崔元孫使魏魏人問二家子姪出處不同義將安在元孫曰王尊驅驥王陽回車欲令臣子兩遂忠孝並弘

博陵王納崔㥄妹婚夕文宣舉酒祝曰新婦宜男孝順富貴㥄跪對曰孝順乃自臣門富貴恩由陛下

賈思伯輕身禮士接誘恂恂曾無倦色客有謂曰公今貴重寧能不驕思伯曰衰至便驕何常之有世以

為雅言
魏李彪來使齊武讌之蕭琛於坐舉酒勸彪彪不受曰公庭無私禮不容受勸琛答曰詩所謂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坐者悅服乃受酒
武陵王無寵於曲宴坐醉伏地貂拔肉柈武帝曰汙貂對曰陛下愛其羽毛疎其骨肉
齊高帝時魏人南伐至淮而退帝問何意忽來忽去時未有答者張融在下坐抗聲曰以無道而來見有道而去公卿咸以為捷
陶弘景為人圓通慎約出處冥會心如明鏡遇物便

了言無煩舛有亦隨覺
梁武問廣漢李膺曰今李膺何如昔李膺對曰今勝昔帝問其故對曰昔事桓靈之主今逢堯舜之君
武帝幸豫章王嶷宴集諸王獨不召畢嶷曰風景殊美今日甚憶武陵帝因呼使射屢發命中顧四座曰手何如上神色甚怪嶷曰阿五常日不爾今可謂仰藉天威帝意乃釋
武帝嘗問群臣朕為有為無為王份曰陛下應萬物為有體至理為無
張融入問訊彌時方登階及就席齊高曰何乃遲為對曰自地升天理不得速
會稽孔珪家列植桐柳多搆山泉衡陽王鈞往遊珪曰殿下處朱門遊紫闥詎得與山人交耶答曰身處朱門而心遊江海形入紫闥而意在青雲珪美之
釋僧鍾住中興寺永明初魏使李道固來聘會於寺內帝以鍾有辯才敕令酬對時日影小晚鍾不食道固問何以不食鍾曰古法過中不餐道固曰何為聲聞邪鍾答曰應以聲聞得度者故現聲聞當時以為名對　梁慧皎高僧傳
周盤龍為散騎武帝戲曰卿著貂蟬何如兜鍪盤龍

曰此貂蟬從兜鍪中出耳
元魏高祖名子恂愉悅懌崔光名子劭勗勉高祖曰我兒名傍皆有心卿兒名傍皆有力對曰所謂君子勞心小人勞力
魏佛助盛譽盧思道以詢祖為不及詢祖曰見未能高飛者借其羽毛知逸勢冲天者剪其翅翮
徐陵至魏館是日甚熱魏收嘲陵曰今日之熱當由徐常侍來徐即答曰昔王肅至此為魏始制禮儀今我來聘使卿復知寒暑收大慙
客有姓譚者詣王儉求官儉謂曰齊侯滅譚那得有

君答曰譚子奔莒所以有僕儉賞其善謔卒得職
朱雀門災齊武謂羣臣此門制狹我始欲改搆遂遭
天火相顧未答何敬容曰此所謂先天而天不違時
以爲名對
辛京杲以私杖殺部曲有司奏京杲罪當死上將從
之李忠臣曰京杲當死久矣上問其故忠臣曰京杲
諸父兄弟皆戰死獨京杲至今尚存故臣以爲久當
死上憫然左遷京杲
周武與蕭歸宴齊氏故臣長乂亦預焉帝指謂歸曰
是登埤罵朕者也歸曰長乂未能輔桀翻欲吠堯帝

大笑酒酣帝命琵琶自彈之謂歸曰當爲梁主盡歡
歸請起舞帝曰王乃爲朕舞乎對曰陛下既親撫五
弦臣敢不俯同百獸
王德用年十九從父討西賊威名大振一日除樞密
使孔德甫上言德用貌類藝祖宅枕乾岡因出知隨
州謝表云貌類藝祖父母所生宅枕乾岡先朝所賜
時人莫不多其言
眞宗召陳摶至京師士大夫多求其言摶曰僥游之
所勿久戀得意之所勿再往
司馬溫公曰受人恩而不忍負者其爲子必孝爲臣
必忠
王介甫與呂惠卿論新法平父吹笛于內公諭之曰
請學士放鄭聲平父即應曰願相公遠佞人惠卿深
銜之
子瞻乞一言於徐仲車曰自古皆有才獨稱周公之
才自古皆有功獨稱大禹之功以其有德以將之也
邵康節嘗言善人固可親未能知不可急合惡人固
可疏未能遠不可急去
黃魯直云士大夫三日不讀書則義理不交於胸中
對鏡覺面目可憎向人亦語言無味

元明善嘗副一蒙古大臣出使交趾瀕還國王贐以
兼金蒙古受之明善獨不受國王曰彼使臣已受矣
公何固辭明善曰彼所以受者安小國之心我所以
不受者全大國之體國王歎服

是書缺葉久謀補足而未得頃於錢書友處
見之並假歸鈔錄以成完璧誠快事也
甲寅立冬持圃識於浣霞亭寓

焦氏類林卷之三

建業焦竑弱侯輯
王元貞孟起校刊

政事

宓子賤爲單父宰過於陽晝曰子亦有以送僕乎陽晝曰吾少也賤不知治民之術有釣道二焉請以送子夫投綸錯餌迎而吸之者陽橋也其爲魚薄而不美若存若亡若食若不食者魴也其爲魚也博而厚味子賤曰善於是未至單父冠蓋迎之者交接於道子賤曰車驅之車驅之夫陽晝之所謂陽橋者至矣於是至單父請其耆老尊賢者而與之共治單父 說苑

梁有疑獄梁王曰陶之朱叟以布衣而富侔國是必有奇智乃召朱公而問之曰梁有疑獄吏半以爲當罪半以爲不當罪爲吾決是奈何朱公曰臣鄙人也不知當獄雖然臣之家有二白璧其色相如也其徑相如也其澤相如也然其價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王曰徑與色澤皆相如也一者千金一者五百金何也朱公曰側而視之其一者厚倍之是以千金王曰善故獄疑則從去賞疑則從予梁國大悅 賈傅新書

董安于治晉陽問政於蹇老蹇老曰曰忠曰信曰敢安于曰安忠乎曰忠於主安信乎曰信於令安敢乎曰敢于不善人安于曰此三者足矣 說苑

董閼于爲趙上地守行石邑山中澗深峭如墻深百仞因問其旁鄉左右曰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曰嬰兒癡聾狂悖之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曰牛馬犬彘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閼于喟然太息曰吾能治矣使吾法之無赦猶入澗之必死也則人莫之敢犯矣何爲不治之 韓非子

李悝爲魏文侯上地之守而欲人之善射也乃下令曰人之有狐疑之訟者令之射的中之者勝不中者

負令下而人皆疾習射日夜不休及與秦人戰大敗之 韓非子

魏文侯使西門豹往治於鄴告之曰子往矣是無邑不有賢豪辯博者也無邑不有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也往必問賢豪者因而親之其辯博者因而師之問其好揚人之惡蔽人之善者因而察之不可以特聞從事夫耳聞之不如目見之目見之不如足踐之足踐之不如手辨之人始入官如入晦室久而愈明明乃治治乃行 說苑

魏襄王時史起爲鄴令曰魏氏行田以百畝鄴獨二

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西門豹不知用於是引
漳水灌田鄴以富民歌之曰鄴有賢令兮爲史公決
漳水兮灌鄴旁終古舄鹵兮生稻粱
文帝以廬江文翁爲蜀守穿湔江口灌溉繁田千七
百頃翁乃立學選吏子弟就學遣雋士張叔等十八
人東詣博士授七經還以教授學徒鱗萃蜀學比於
齊魯 華陽國志○又秦宓傳云文翁遣相如東授七經還教吏民故地理志曰文翁倡其教相如爲之師豈相如亦十八人之一耶
淮陽鑄僞錢吏不能禁汲黯爲太守不壞一鑪不刑
一人高枕安臥而淮陽政清 論衡

平津侯自以布衣爲相乃開東閤營客館招天下之
士其一曰欽賢館次曰翹材館次曰接士館其有德
任毗贊佐理陰陽者處欽賢之館其有才堪九列將
軍二千石者居翹材之館其有一介之善一方之藝
居接士之館而躬自菲薄所得俸祿以奉待之 西京雜記
郅都爲人勇有氣公廉不發私書問遺無所受請寄
無所聽常稱曰已背親而出身固當奉職死節官下
終不顧妻子矣 史記
朱博武吏不更文法及爲刺史行部吏民數百人遮
道自言官寺盡滿從事白請且留此縣錄見諸自言
者事畢乃發欲以觀試博博心知之告外趣駕既白
駕辦博出就車見自言者使從事明敕告吏民欲言
縣丞尉者刺史不察黃綬各自詣郡欲言二千石墨
綬長吏者使者行部還詣治所其民爲吏所寃及言
盜賊詞訟事各使屬其部從事博駐車決遣四五百
人皆罷去如神吏民大驚後博徐問果老從事教民
聚會博殺此吏州郡畏之
朱博守左馮翊長陵大姓尚方禁少時盜人妻見斫
創著其頰府功曹受賂白除禁調守尉博聞知以它
事召見視其面果有瘢博辟左右問禁是何等創也

禁自知情得叩頭服狀博笑曰大丈夫固時有是馮
翊欲洒卿恥拔用卿能自效不禁且喜且懼對曰
必死博因敕禁毋得泄語有便宜輒記言因親信之
以爲耳目禁晨夜發起部中盜賊及它伏姦有功效
博擢禁連守縣令久之召見功曹閉閤數責以禁等
事與筆札使自記功曹惶怖具自疏姦臧大小不敢
隱博知其對以實乃令就席受敕自改而已投刀使
削所記遣出就職功曹後常戰慄不敢蹉跌博遂成
就之
尹翁歸治東海明察郡中吏民賢不肖及奸邪罪名

盡知之縣縣各有記籍自聽其政有急名則少緩之
吏民小解輒披籍縣縣收取黠吏豪民案致其罪
趙廣漢善為鉤距以得事情鉤距者設欲知馬賈則
先問狗已問羊又問牛然後及馬參伍其賈以類相
準則知馬之貴賤不失實矣惟廣漢至精能行之他
人效者莫能及
韓延壽為潁川置正五長相率以孝弟不得舍姦人
閭里阡陌有非常吏輒聞知姦人莫敢入界其始若
煩後吏無追捕之苦民無箠楚之憂皆便安之
韓延壽為東郡嘗出臨上車騎吏一人後至敕功曹

議罰白還至府門門卒當車願有言延壽止車問之
卒曰孝經曰資于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
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今旦明府早駕久駐未出
騎吏父未至府門不敢入騎吏聞之趨走出謁適會
明府登車以敬父而見罰得毋虧大化乎延壽舉手
輿中曰微子太守不自知過歸舍召見門卒卒本諸
生延壽遂待用之
周紆為召陵侯相廷掾憚紆嚴明欲損其威侵晨取
死人斷手足立寺門紆聞輒往至死人邊若與共語
狀陰察視口眼有稻芒乃密問守門人曰夕誰載藁
入城者門者對唯有廷掾耳乃收廷掾考問具服後
人莫敢欺者
長安市偷盜尤多百賈苦之張敞既視事求問長安
父老偷盜酋長數人居皆溫厚出從童騎閭里以為
長者敞皆召見責問因貰其罪把其宿負令致諸偷
以自贖偷長曰今一旦召詣府恐諸偷驚駭願一切
署敞皆以為吏遣歸休置酒小偷悉來賀且欲醉偷
長以赭汙其衣裾吏坐里閭閱出者汙赭輒收縛之
一日捕得數百人窮治所犯或一人百餘發盡行法
罰由是枹鼓希鳴市無偷盜

張敞問弟武何以治梁武敬憚兄謙不敢言敞使吏
送至關戒吏自問武武應曰御黠馬者利其銜策梁
國大都吏民凋敝且當以柱後惠文彈治之耳秦時
獄法吏冠柱後惠文武欲以刑法治梁吏還道之敞
笑曰審如掾言武必辦治梁矣
馮立居職公廉治行略與野王相似而多知有恩貸
好為條教吏民嘉美野王立相代為太守歌之曰大
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知惠吏民政
如魯衛德化鈞周公康叔猶二君
張綱在郡一年卒百姓老幼相攜詣府赴哀者不可

勝數綱自被疾吏人咸爲祠祀祈福言千秋萬歲何時復見此君張嬰等五百餘人制服行喪送至犍爲負土成墳

舊典傳車驂駕垂赤帷裳迎於州界賈琮之部升車言曰刺史當遠視廣聽糾察美惡何有反垂帷裳以自掩塞乎乃命御者褰之百城聞風自然竦震其諸臧過者望風解印綬去

陰興與張宗鮮于裒不相好知其有用猶稱所長而達之友人張汜杜禽與興厚善以爲華而少實但私之以財世稱其忠

馬援務開寬信恩以待下任吏以職但總大體而已賓客故人日滿其門諸曹時白外事援輒曰此丞掾之任何足相煩頗哀老子使得遨遊若大姓侵小民黠羌欲旅拒此乃太守事耳

祝良字石卿爲洛陽令歲時亢旱天子祈雨不得良乃暴身階庭告誠引罪自晨至中紫雲沓起甘雨登降人爲之歌曰天久不雨烝人失所天王自出祝令特苦精符感應滂沱下雨　長沙耆舊傳

童恢爲不其令邑人爲虎害乃設阱捕之生獲二虎恢呪曰天生萬物唯人爲貴虎狼當食六畜而殘暴於人王法殺人者死若虎殺人者俛首不然號呼虎閉目如懼狀即時殺之一虎奮躍而去

岑熙爲魏郡太守招聘隱逸與參政事無爲而化視事二年輿人歌之曰我有枳棘岑君伐之我有蟊賊岑君遏之狗吠不驚足下生氂含哺鼓腹焉知凶災我喜我生獨丁斯時美矣岑君於戲休茲

左雄薦周舉爲尚書舉既稱職議者咸稱焉及在司隸又舉故冀州刺史馮直以爲將帥而直嘗坐贓受罪舉以此劾奏雄雄悅曰吾嘗事馮直之父而又與直善今宣光以奏吾過是韓厥之舉也

杜密去官還家每謁守令多所陳託同郡劉勝亦自蜀歸鄉里閉門埽軌無所干及太守王昱謂杜曰劉季陵清高士公卿多舉之者密知其激已對曰劉勝位爲大夫見禮上賓而知善不薦聞惡無言隱情惜已自同寒蟬此罪人也今志意力行之賢而密達之違道失節之士而密糾之使明府賞刑得中令問休揚不亦萬分之一乎昱慚服待之彌厚

閻憲爲綿竹令以禮讓化人縣民杜成夜行得遺賄一囊有綿二十疋求其主還之曰縣有明君何敢負也　華陽國志

劉矩遷雍丘令以禮讓化之民有爭訟矩常引之於前提耳訓告以爲忿恚可忍縣官不可入使歸更尋思訟者感之

鄭弘勤行德化隨車致雨白鹿方道夾轂而行弘怪問主簿黃國曰鹿爲吉爲凶國拜賀曰聞三公車幡畫象鹿明府其爲相乎 謝承漢書

龐參爲漢陽太守郡人任棠有奇節隱居教授參到先候之棠不與言但以薤一大本水一盂置戶屏前自抱兒孫伏於戶下主簿白以爲倨參思其微意良久曰棠是欲曉太守也水者欲吾清也拔大本薤者

欲吾擊強宗也抱兒當戶者欲吾開門恤孤也於是歎息而還

崔寔爲五原太守五原土宜麻枲而俗不知織績民冬月無衣積細草而臥其中見吏則衣草而出寔至官斥賣儲峙爲作紡績練縕之具以教之民得免寒苦

虞芝州命部南陽從事太守張忠連姻王室罪入重芝依法究案刺史畏勢召芝之芝曰年往志盡譬如八百錢馬死生同價且欲立效於明時耳遂投傳去 汝長耆舊傳

吳祐遷膠東相嗇夫孫性私賦民錢市衣以進其父父怒曰有君如是何忍欺之趣歸伏罪性慙懼詣閤持衣自首祐屏左右問其故性具談父言祐曰掾以親故受汙穢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仁矣使歸謝其父還以衣遺之

張霸爲會稽太守舉賢士勸致講授一郡慕化但聞誦聲野無遺寇時人語曰城上烏哺父母府中諸吏皆孝友 益部耆舊傳

郡人周繆高絜之士前後郡守招命莫肯至唯陳蕃能致焉字而不名特爲置一榻去則縣之

孔文舉爲北海相有一人遭父喪哭泣墓側色無憔悴文舉刑之又一人母病差思食新麥家中無有乃盜鄰家熟麥以進文舉特加賞異曰無有來謝勿復盜也

孔文舉在北海時教高密令曰志士鄭子然告困焉得受釜庾之間以傷烈士之心與豆三斛後之復言

蘇瓊爲清河守性清慎少門道研統貲巨萬在郡多出息常得守令爲徵及欲求謁瓊知其意每見則談問玄理道研雖爲債數來無由啓口弟子問其故研曰每見府君徑將我入青雲無由得論地上事因遂

焚券
許劭山峙淵停行應規表邵陵謝子微見劭十歲時歎曰此乃希世之偉人也初劭拔樊子昭於市肆出虞承賢於客舍名李叔才於無閭擢郭子瑜於小吏廣陵徐孟本來臨汝南召爲功曹時袁紹以公族爲濮陽長棄官還車騎將入郡界乃歎曰許子將秉持清格豈可以吾輿服見之邪遂單馬而歸 海內先賢傳

韓宣字景然嘗爲大鴻臚始尚阜韓暨以宿德在宣前爲大鴻臚及宣在官亦稱職故官中語曰大鴻臚小鴻臚前後治行曷相如 魏略

傳玄爲中丞每有奏劾或日暮則捧白簡整襟帶坐以待旦於是貴游懾伏臺閣生風

咸和中貴游子弟能談嘲者慕王平子謝幼輿等爲達去壹厲色於朝曰悖禮傷教罪莫斯甚中朝傾覆實由於此欲奏治之王導庾亮不從乃止其後皆折節爲名士 [illegible]

陶侃練兵事勤稼穡戎陳武士皆勸勵之有奉饋者問其所由若力役所致歡喜慰賜若他所得則呵辱還之是以軍民勤於農稼家給人足性纖密好問頗類趙廣漢嘗課營種柳都尉夏施盜拔武昌郡西門所種柳後自出駐車施門問此是武昌西門柳何以盜之施惶怖首伏三軍稱其明察 晉陽秋

陸雲爲浚儀令有見殺者主名不立雲錄其妻而無所問十許日遣出密令人隨後謂曰其去不出十里當有男子候之與語便縛至既而果然問之具服云與此妻通共殺其夫聞妻得出欲與語憚近縣故遠相要候於是一縣稱爲神明

王弘自領選及當朝總錄將加榮爵於人者每先譴辱之然後施行若美相盼接語歡欣者必無所諧人詢其故曰王爵既加於人又相撫勞便成與主分功

若求者絕官敘之分既無以爲惠又不微借顏色即成怨府亦薄鄙所不任聞者悅服

謝方明承代前人不易其政必宜變者則以次漸變使無跡可尋

柳慶領雍州別駕有賈人持金二十斤詣京師寄人居止每欲出常自執鑰無何緘閉不異而並失之謂主人所竊郡縣訊問主人自誣服慶疑召問賈人曰卿鑰恒置何處對曰恒自帶之曰頗與人同宿乎曰無與同飲乎曰日與一沙門再度酣宴醉而晝寢慶曰沙門乃真盜耳即遣捕沙門盡獲所失金

顧憲之爲建康令有盜牛者與本主爭牛憲之乃令
解牛任其所去牛竟還本宅盜者服其罪
顧憲之爲建康令剖斷明决人稱神宰權要請託長
吏貪殘據法直繩無所阿縱性清儉強力爲政甚得
民和故都下飲酒得旨者輒呼爲顧建康言其清且
美也
傅琰仕齊爲山陰令二野父爭雞琰各問何以食一
云粟一云豆乃破雞得粟罪言豆者
傅琰爲山陰有賣鍼賣糖二老姥共爭團絲詣琰琰
樹團絲令鞭之密視有鐵屑乃罰賣糖者

傅僧祐及子琰琰子翽爲令並著奇績時云諸傅有
治縣譜父子相傳不以示人
劉玄明甚有吏能歷建康山陰令政常爲天下第一
傅翽代爲山陰問玄明曰願以舊政告新令尹答曰
我有奇術卿家譜所不載作令唯日食一升飯而不
飲酒此第一策
傅翽爲吳令往別建康令孫廉廉問曰聞丈人發姦
摘伏惠化如神何以致此答曰無他也惟勤而清清
則憲綱自行勤則事無不理
徐勉掌伐魏軍書動經數旬乃一還家羣犬驚吠勉
歎曰吾憂國忘家乃至此若吾亡後亦是傳中一事
耳嘗與門人夜集客有求詹事五官勉正色曰今夕
正可談風月不宜及公事
何敬叔在政清約不通問遺嘗歲儉夏節忽牓門受
餉共得米二千八百石悉取以代貧人輸租 齊春秋
劉炫謂牛弘曰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官事
不省而望從容可得乎
冀州市多姦詐趙炬爲銅斗鐵尺百姓便之 華陽國志
高允以獄者人命所繫常歎曰皐陶至德也其後英
蓼先亡劉項之際英布黥而王經世雖久猶有刑之

餘釁况凡人能無咎乎
高僕射頻毎臥以盤盛粉思得一公事輒書其上至
明則記錄入朝行之
范邵爲浚儀令二人挾絹於市互爭令斷之各分一
半去後遣人密察之有一喜一慍之色於是擒之服
罪 後魏書
李曾孝武時爲趙郡太守令行禁止并州丁零數爲
山東害知曾能得百姓死力不敢入境賊于常山界
得一死鹿賊長謂趙郡地也責之還令送鹿故處其
見憚如此郡爲之謠曰詐作趙郡鹿猶勝常山粟

高謙之爲河陰令有人囊盛瓦礫作錢物詐市人馬因逃去詔令追捕謙之乃僞枷一囚立馬市宣言是前詐市馬賊密遣心腹察市中有二人相見忻然曰無憂矣執送按問悉獲其黨

張允濟爲武陽令民有以牸牛依婦家者久之孳十餘犢將歸婦家不與牛允濟因令左右縛民蒙其首過婦家云捕盜牛者命盡出民家牛質所來婦家不知遽曰此壻家牛我無與即還左右徹蒙曰可以此牛還壻家

李崇除兗州舊多刼盜乃村置一樓樓懸一鼓盜發

之際雙椎亂擊四面諸村聞鼓皆守要路俄頃之間聲布百里其中險要悉有伏人盜竊始發即擒送自是諸州置樓懸鼓

周朗爲廬州内史稱疾去爵爲州司所糾還都謝孝武曰州司舉司愆失多不允臣在郡猛獸三食人蟲鼠犯稼以此二事上負陛下上變色曰州司不允或可有之蟲獸之災何關卿小物

郎基嘗語人曰任官之所木枕亦不須作況重於此者乎惟頗令人寫書潘子儀嘗遺書云在官寫書亦是風流罪過基答云觀過知仁斯亦可矣

張旻之爲北徐崔武子督察州郡至是無所案惟得百姓清德頌數篇乃歎曰本求罪狀反聞頌聲

宋世良守清河郡遇赦無一囚率群吏拜詔而已獄棒生桃蓬蒿亦滿牙門虛寂謂之神門及還有老人丁金剛泣謝曰老人年九十記三十五政府君非惟善政清亦徹底今失賢者人何以濟

楊昉爲左丞時宇文化及子孫理資蔭朝廷以事隔兩朝其家親族多爲言者昉司理之至左司昉未詳其案狀訴者以道理已成無復疑滯勃然逼昉昉曰適朝退未食食畢當詳案訴者曰公言未食亦知天

下有累年羈旅訴者乎昉遽命案立批之曰父殺隋主子訴隋資生者猶配遠方死者無宜更敘時人深賞之

齊澣善知今事高仲舒善知古事姚崇曰欲知古問仲舒欲知今問齊澣則無敗政矣　韋絢戎幕閒談

玄宗嘗賜酺三日上御五鳳樓觀者喧溢樂不得奏金吾白挺如雨不能止上患之高力士奏河南丞嚴安之爲理嚴請使止之安之至以手板畫地曰犯此者死於是三日指其畫以相戒無敢踰者

馮伉爲醴泉令著諭蒙十四篇大略指明忠孝仁義

勸學務農爲鄉給一卷俾其傳習　劉攽書
崔鄘治陝以寛經月不笞一人及治鄂則嚴法峻誅一不貸或問之曰陝土瘠而民勞吾撫之猶恐其擾鄂土沃民剽雜以夷俗非用威莫能治政所以貴知變也

盧坦爲河南尉杜黃裳爲尹召坦立堂下曰某家子與惡人游破産公爲捕盜盍察之坦曰凡居官廉雖大臣無厚蓄其能多積者必剝下以致之如其子孫善守是天富不道之家也不若恣其不道以歸於人故不察　李文公集

柳仲郢爲京兆政嚴明後出河南以寛惠爲政或疑不類曰輦轂之下先彈壓郡縣之治本惠養

眞宗朝許景山爲興元郡嘗修蕭何所爲故堰號其屬曰鄼侯方定天下乃暇爲此以灌農田今吾豈愛一時之勞而廢萬世之利於是因其壞堰大修之

李文靖爲相同年馬亮責之曰外議以公爲無口瓠公笑曰吾居政府無長才但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聊以補國耳今國家防制纖悉密若凝脂苟循所陳一一行之則所傷寔多憸人苟一時之進豈念於民邪　湘山野錄

張忠定公爲崇陽令一吏自庫中出鬢傍有一錢詰之乃庫中錢也公命杖之吏勃然曰一錢何足杖我邪爾能杖我不能斬我也公援筆判云一日一錢千日一千繩鋸木斷水滴石穿自仗劍下階斬其首申臺府自劾崇陽人至今傳之

歐陽曄治鄂州桂民有爭舟而相毆至死者獄久不決曄自臨其獄出囚坐庭中去其桎梏而飲食之食訖悉勞而還之獄獨留一人于庭留者色動惶顧公曰殺人者汝也囚不知所以然公曰吾視食者皆以右手持匕而汝獨以左今死者傷在右肋此汝殺之明也囚即涕泣曰我殺也不敢以累他人

張忠定公採訪民間事悉得其實蓋不以耳目專委於人公曰彼有好惡亂我聰明但各於其黨詢之又詢則事無不審矣李畋問其旨曰詢君子得君子詢小人得小人各就其黨詢之雖事有隱匿者亦十得八九矣

謝泌名知人喜薦下吏知襄州日待鄧城令張逸特厚將薦之朝先設香案庭中置章其上望闕拜曰老臣爲朝廷得一能吏乃封上之逸官至樞密學士累典大郡有能名　事實類苑

孫夢得爲中丞薦唐介吳中復爲御史或問曰君未嘗與二人相識而薦之何也孫曰昔人恥呈身御史今豈求識面臺官後二人俱以風力名天下孫晚年執政嘗歎曰吾無功輔政唯薦二臺官爲無媿耳 東軒筆錄

王文恪以風節文辭著名而性好吏事留守西京日長水縣申請買木錢數百千王視其狀亟呼吏作教下縣令追買木一行人械送府既至皆以屬吏吏請其故王曰凡公文皆先書押而後印故印在書上今此狀乃先印後書必有姦也鞫之果重疊冒請盜印

爲之者洛人皆服其精明 雜志

范文正用士多取氣節而略細故如孫威敏滕達道皆所素重其爲帥日辟置幕客多取謫籍未牽復人或疑之公曰人有才能而無過朝廷自應用之若其實有可用之材不幸陷於吏議不因事起之遂爲廢人矣故公所舉多得士 名臣錄

王克敬嘗爲兩浙鹽運使溫州逮鹽犯以一婦人至克敬大怒曰豈有逮婦人行千百里外與吏卒雜處者汙教甚矣自今毋逮建議著爲令

鄒志完遇宂劇事處之常優游因論易曰常雜而不厭若雜而厭非所以爲常 晁氏客語

許冲元云嘗與其不足者於差除每用心或曰何也曰防其不肖之心生 客語

趙清獻知越州兩浙旱蝗米價涌貴諸州皆禁增價公榜衢路有米者任增價糶之於是商賈輻輳米價更減民無餓死者

孫莘老知福州時民欠市易錢繫者甚衆有富人出錢五百萬葺佛殿請於莘老莘老徐曰汝葺所以施錢者何也曰願得福耳曰佛殿未甚壞佛未至露坐也孰若爲獄囚代償官逋使數百人釋桎梏之苦得

福豈不多乎富人不得已諾之即日輸錢囹圄爲之一空 玉露

何執中官台州州獲妖人勘鞫久不得或曰何處州人必能察其虛實乃委之訊何以雜物問之能識其名則非是而置羊角其中餘皆名之至角則閉不宜言遂決其獄曰是爲師張角諱耳 宋莊綽雞肋編

胡汲仲在寧海日有羣嫗聚佛菴誦經一嫗失其衣適汲仲出行訟於前汲仲命以牟麥寘羣嫗掌中令合掌繞佛誦經如故汲仲閉目端坐且曰吾令神督之盜衣者行數周麥當芽中一嫗屢開視其掌遂命

縛之還所竊衣

文學

光武正旦朝賀畢令羣臣能說經者更相詰難義有不通輒奪其席戴憑遂重坐五十重京師爲之語曰解經不窮戴侍中 謝承後漢書○以下經術

殷亮建武中爲博士諸儒說經勝者賜席亮重席至八九帝曰學不當如是耶 殷氏世傳

井丹字大春博學高論京師爲之語曰五經紛綸井大春 嵇康高士傳

魯丕字叔陵性沉深好學杜絕交遊不答候問之禮士友常以此短之而丕忻然自得遂兼通五經爲當世名儒 范曄漢書

蔡邕以經籍去聖久遠文字多謬俗儒穿鑿疑誤後學熹平四年乃與五官中郎將堂谿典等奏求正定六經文字靈帝許之邕乃自書於碑使工鐫刻立太學門外於是後儒晚學咸取正焉及碑始立其觀視及摹寫者車乘日千餘兩填塞街陌

黃初中徵拜博士十餘人文多偏僻不敢親教具員而已惟樂祇五業並授 魏志

周續之詣范甯受業數年通五經五緯號曰十經

柳世隆歷事嘗與張思曼語之曰觀吾舉措當以清名遺子孫邪柳曰一身之外亦復何須子孫不才將爲爭府如其才也不如一經

衡陽王鈞手自細書五經置巾箱中以備遺忘賀玠曰殿下家富墳素何復須此答曰巾箱中有五經於檢閱既易且一更手寫則永不忘諸王聞而効之巾箱五經自此始

徐廣好讀書年過八十猶歲讀五經一遍

李謐師孔璠數年後璠還就謐請業門生語曰青成藍藍謝青師何常在明經

蕭德言篤志於學晝夜無倦每開五經必束帶盥濯危坐對之妻子候間請曰終日如是無乃勞乎德言曰敬先聖之道豈憚如此 劉昫唐書

少府五鹿充宗爲梁丘易元帝好之欲考其異同令與諸易家論充宗辯口諸儒莫能抗有薦朱雲者召入攝齊登堂抗首而請音動左右諸儒爲之語曰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

馬季長以英儒著名鄭玄往從之參考同異時涿郡盧子榦爲門人冠首季長不解剖裂七事玄思得五子榦得三季長謂子榦曰吾與汝皆弗如也 高士傳

王太尉自以論易略盡然有所未了研之終莫能通每云不知比沒當復有能通之者不王處仲謂太尉曰阮宣子可與言太尉曰吾亦聞之但未知其亹亹之處定何如耳及與宣子談言寡理暢王大歎服

劉道光潛心玄易不好讀史常言讀書當味義根何爲費功於浮辭之文易者義之源太玄者理之門能明此者即吾師也

管輅舉秀才刺史裴徽謂曰何尚書神明精徹殆破秋毫自言不解易中九事必當相問比至洛宜善精其理輅曰若九事皆至義不足勞思若陰陽者精之

久矣輅至洛陽果爲何尚書問九事皆明何曰君論陰陽此世無雙也時鄧尚書在坐曰此君善易而語初不論易中詞義何邪輅曰夫善易者不論易也何尚書含笑贊之曰可謂要言不煩輅別傳

何晏嘗詣楊伯醜論易伯醜聞晏言笑曰何用鄭玄王弼之言乎久之徵有辨答所說辭義皆異先儒之旨而思理玄妙天然獨得論者謂非常人所及

衞宏長於古學及見杜林闇然而服徐巡始師事宏後皆更受林學林前於西州得㓒書古文尚書一卷出以示宏等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絕何意衞子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竟不墜於地也古文雖不合時務願諸生無悔所學

許晏字偉君授魯詩於琅邪王臤學曰許氏章句列在儒林故諺曰殿上成群許偉君晉陽秋

張曜好讀春秋月一遍時比之賈梁道趙彥升曰君研尋左氏豈求杜服謬邪曜曰何爲其然乎左氏之書備敘言事惡者可以自戒善者可以庶幾非欲詆訶古人得失也

王儉弱年便留意三禮尤善春秋發言吐論造次必于禮敎何承天禮論三百卷儉鈔爲八帙又別鈔

條目爲十三卷朝儀舊典[illegible]宋故事撰次諳憶略無遺漏當朝理事決斷如流

張禹爲師以上難數對已問經爲論語章句獻之始魯扶卿夏侯勝王陽蕭望之韋玄成皆說論語篇第或異禹先事王陽後從庸生采獲所安最後出而尊貴諸儒爲之語曰欲爲論念張文

唐陸放答穆宗云論語六經之[illegible]

庾子輿五歲讀孝經手不釋卷或曰此書文句不多何用自苦答曰孝德之本何謂不多

蘇鱗城爲其子籀講老子數篇曰高於孟子二三等

矣 詩林

杜之松在河中嘗請王無功講禮無功答曰吾不能揖讓邦君門談糟粕棄醇醪也 劉昫唐書

孫權謂呂蒙曰卿當塗掌事宜學問以自開益蒙曰軍中苦多務不容復讀書權曰孤豈欲卿治經爲博士邪但當令涉獵見往事耳卿言多務孰若孤孤少時歷詩書禮記左傳國語至統事以來省三史諸家兵書自以爲大有所益如卿明悟學必得之宜急讀孫子六韜左傳國語及三史光武當兵馬之務手不釋卷孟德亦自謂老而好學卿獨不自勉邪蒙始就

學 江表傳

徐遵明詣田猛略受學一年欲去猛略謂曰君年少從師每不終業如此用意恐終無成遵明乃指其心曰吾今知眞師所在矣正在於此

徐文遠博通六經者儒沉重講太學受業常千人文遠從之質問曰先生所說紙上語耳若奧境彼有所未見尚何觀焉

荀奉倩諸兄並以儒術論議奉倩獨好言道常以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聞然則六籍雖存固聖人之糠粃也兄俁難曰易云聖人立象以盡意繫詞焉以盡言則微言胡不可聞答曰蓋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舉也今稱立象以盡意此非通於意外者也繫詞焉以盡言此非言乎繫表者也斯則象外之意繫表之言固蘊而不出矣一時能言之士皆莫能屈 魏志

何平叔以爲聖人無喜怒哀樂其論甚精鍾士季諸人述之王輔嗣意頗不同以爲聖人茂於人者神明也同於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體沖和以通無五情同故不能無哀樂以應物然則聖人之情應物而無累於物者也今以其無累便謂其不復應物失之遠矣世以王理爲得 魏志

仲尼曰吾聞堯與舜等遊首山觀河者有五老遊河一老曰河圖將來告帝期二老曰河圖將來告帝謀三老曰河圖將來告帝書四老曰河圖將來告帝圖五老曰河圖將來告帝符龍銜玉苞金泥玉檢封盛書五老化爲流星上入昴 論語讖○以下著作

九山東南曰天承山號宛委承以文玉覆以盤石其書金簡青玉爲字編以金銀禹登衡山有赤繡衣男子自稱玄夷蒼水使者謂禹曰欲得我簡書知道水方齋于黃帝之嶽禹乃齋登石簣山果得其文周行天下伯益記之爲山海經 吳越春秋

孔子作孝經使七十二子向北辰磬折使曾子抱河洛事北向孔子簪縹筆衣絳單衣向北辰而拜孝經援神契

孔子作春秋孝經告備於天赤虹自上而下化爲黄玉搜神記

淮南王著鴻烈二十篇號淮南子自云字中皆挾風霜之氣楊子雲以爲一出一入字直百金西京雜記

梁竦閉門自養以經籍爲娛著書數篇名曰七序班固見而稱曰孔子著春秋而亂臣賊子懼梁竦作七序而竊位素餐者慚

楊雄好古而樂道其意欲求文章成名於後世以爲經莫大於易故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作法言史篇莫善於倉頡作訓纂箴莫美於虞箴作州箴賦莫深於離騷反而廣之詞莫麗於相如作四賦皆斟酌其本相與依放而馳騁云用心於內不求於外於時人皆曶之惟劉歆及范逡敬焉而桓譚以爲絕倫

張伯松不好揚雄賦頌之文然亦有以奇之常爲雄道言其父及其先君喜典訓屬雄以此篇目頗示其成者伯松曰是懸諸日月不刊之書也古文苑

嚴尤聞雄死謂桓譚曰子嘗稱雄書豈能傳於後世乎譚曰必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凡人賤近而貴遠親見子雲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昔老聃著虛無之言兩篇薄仁義非禮學然後世好之者尚以爲過於五經自漢文景之君及司馬遷皆有是言今楊子之書文義至深而論不詭於聖人若使遭遇時君更閱賢智爲所稱善則必度越諸子矣

王接常謂左氏辭義贍富自是一家書不止爲經發公羊附經立傳通經爲長乃更注公羊春秋多有新義

馬融常欲訓左氏春秋及見賈逵鄭衆注乃曰賈君精而不博鄭君博而不精既精既博吾何加焉但著三傳異同說注孝經論語詩易三禮尚書列女傳老子淮南子離騷

曹褒結髮傳充業常感朝廷制度未備慕叔孫通爲漢禮儀晝夜研精沉吟專思寢則懷抱筆札行則誦習文書當其念至忘所之適

何休美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廢疾鄭玄乃發墨守鍼膏肓起廢疾休見而嘆曰康成乃入吾室操吾戈以伐我乎

王充作論衡中土未有傳者蔡邕入吳始得之恒秘

玩以爲談助其後王朗爲會稽太守又得其書及還
許下時人稱其才進或曰不見異人當得異書問之
果得論衡之益
時人嫌蔡邕得異書或搜求其帳中隱處果得論衡
抱數卷去邕丁寧曰惟我與爾共之勿廣也 抱朴子
虞仲翔與孔北海書示以易註孔荅曰聞延陵之理
樂覩虞子之治易乃知東南之美非徒會稽之竹箭
又覩象雲物察應寒暑原其禍福與神合契可謂探
賾窮通者也
傅玄少專心誦學後雖貴顯而著述不廢爲傅子内

外中篇行於世玄初作内篇成子咸以示司空王沈
沈與玄書曰省足下所著書言富理濟經綸政體存
重儒教足以塞楊墨之流遁齊孫孟於往代不見賈
生自以過之乃今不及信矣
王長文天資聰警高暢敏識治五經博綜群籍著無
名子十二篇依則論語又著通經四篇亦有卦名擬
易玄以爲春秋三傳傳經不同乃據經摭傳著春秋
三傳十二篇又撰約禮記除煩舉要凡十篇皆行於
時 華陽國志○長文閬中州亂以通經筮得老蠶緣枕桑之卦歎曰桑無葉蠶以卒也吾蜀人終於是矣升蜀郡太守暴疾卒

裴子野撰宋略二十卷蘭陵蕭琛謂其可與過秦王
命分路揚鑣 梁典
劉蔌卿續詩書禮樂春秋五說既成語人曰天下滔
滔知我者希終不以示人
陳蕡秘書通九經百家自言得養生之術年逾九十
猶勤於筆研著經史系華十卷然家甚貧人憂其衣
食不足答曰蕡賢能不及顔子而祿壽過之何患貧
也時益重之 陳光録
枚皐文章敏疾長卿制作淹遲皆盡一時之譽而長
卿首尾溫麗枚皐時有累句楊子雲曰軍旅之際戎

馬之間飛書馳檄用枚皐廊廟之下朝廷之中高文
典冊用相如 西京雜記○以下文詞
肅宗始修古禮巡守方岳崔駰上四巡頌以稱漢德
詞甚典美帝嗟嘆之謂竇憲曰公愛班固而忽崔駰
此葉公之好龍也
魏武帝嘗使阮瑀作書與韓遂時帝適近出瑀隨從
因於馬上具草呈之帝擥筆欲有所定而竟不能損
益 [illegible]
陳琳草檄成以呈曹公公先苦頭風是日臥讀琳
所作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病

辭之文義非所長而能撮其勝會故擅名一時為風流之冠（續晉陽秋）

潘岳為文選言簡章清綺絕倫（續文章志）

陸機善屬文司空張華見其文章篇篇稱善謂曰人之為文患其才少至子乃患其多（文章傳）

葛洪稱機文猶玄圃之積玉無非夜光五河之吐流泉源如一其弘麗妍贍英銳漂逸亦一代之絕乎

嵇生云陸子十篇誠謂快書其辭富者雖精思不可損也其理弱者雖鴻筆不可益也每讀其文未嘗不廢卷而嘆恐其易盡

何參軍忠澄與族弟水部散騎俱擅文名時人為之語曰東海三何子朗最多參軍曰外言殊不爾如其不然故當歸遜

范彥龍大重何仲言與結忘年交一文一詠范輒嗟頌嘗謂所親曰頃觀文人質則過俗麗則傷儒其能含清濁中今古見之何生矣

楊遵彥作文德論以古今文人皆負才遺行惟邢子才溫子昇王元景彬彬有德素

邢劭十歲能屬文雅有才思日誦萬言少在洛陽專以山水遊晏為娛嘗因霖雨讀漢書五日略能遍記後飲讌既倦廣尋經史一覽無遺文章典麗既贍且速年未二十名動衣冠（北齊書）

劉勰著文心雕龍既成欲取定於沈約無由自達乃負書候約於車前狀若貨鬻者約取讀大重之謂深得文理常陳諸几案

王筠與諸兒書論家門集云史傳稱安平崔氏汝南應氏並累葉有文才所以蔚宗云崔氏雕龍然不過父子兩三世耳非有七葉之中名德重光爵位相繼人人有集如吾門者也

劉氏群從子姪當時有七十人並能屬文近古未有

紀少瑜丹陽秣陵人才藻新拔嘗夢陸倕以一束青鏤管筆授之云我此筆猶可用卿擇其善者文因適進

開皇中有神雀降於含章門高祖因召百官賜燕許善心於座請紙筆製頌奏之高祖喜曰文不加點筆無停毫嘗聞其言今見其事因賜物二百段（隋書）

薛道衡每構文必隱坐空齋蹋壁而臥聞戶外有人便怒

王勃所至請托為文金帛豐積人謂心織舌耕（北里志）

王勃每為碑頌先磨墨數升引被掩面而臥忽起一

筆書之初不寘點將人謂之腹槀

全子棲毎爲文則入自課庵一文必三草十年後悟其淺近盡付於火生平凡三焚文集 徵文玉井

皇甫湜稱退之文曰穿天心出月脇

李乂兄弟並有文才同一集共二十卷號花萼集 唐書

馮定能古章句新羅國傳定黑水碑畫鶴記西番寫定商山記於屏其名傳戎狄如此

盧郢金陵人徐鉉爲郢妨壻嘗受後主命撰文累日未就郢曰嘗試爲君抒思適庭下有石十夫不能舉郢取弄之有頃頻飲酒數升復弄如初忽顧筆吏口占使書不寘易一字鉉伏其工 南唐書

子瞻謂劉景文曰某平生無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則筆力曲折無不盡意自謂世間樂事無復踰此 語林

司馬相如爲上林子虛賦意思蕭散不復與外事相關控引天地錯綜古今忽然而睡煥然而興幾百日而後成友人盛覽嘗問以作賦相如曰合綦組以成文列錦繡而爲質一經一緯一商一宮此賦之迹也賦家之心苞括宇宙總覽人物斯乃得之於內不可得而傳 西京雜記以下詩賦

楊子雲工於賦王君大習兵器桓譚欲從二子學子雲曰能讀千賦則善賦君大曰能觀千劍則曉劍諺曰習伏衆神巧者不過習者之門 桓譚新論

左思爲三都賦門庭藩溷皆置筆硯十歲方成

張司空見左太冲三都賦曰班張之流也使讀之者盡而有餘久而更新

張紘見枏榴枕愛其文作賦陳琳在北見之以示人曰此吾鄉里張子綱所作後紘見陳琳作武庫賦應機論與琳書深歎美之琳答曰自僕在河北與天下隔此間率少於文章易爲雄伯故使僕受此過差之譚今景興在此足下與子布在彼所謂小巫見大巫神氣盡矣 吳書

張融爲海賦文辭詭激獨與衆異後以示鎮軍將軍徐凱之凱之曰卿此賦實超玄虛但恨不道鹽耳融即求筆增曰漉沙搆白熬波出素積雪中春飛霜暑路

高爽博學多才坐事被繫作鑊魚賦以自況其文甚工後遇赦得免

張率爲待詔賦梁武手敕答曰相如工而不敏枚皋敏而不工卿可謂兼二子於金馬矣

夏竦字子喬幼學於姚鉉使為水賦限以萬字竦作三千字以示鉉鉉怒不視曰汝何不於水之前後左右廣言之竦益之得六千字鉉喜曰可教矣十七善屬文為時所稱 涑水記聞

鮑照嘗謁臨川王義慶未見知欲貢詩言志人止之曰卿位尚卑不可輕忤大王照勃然曰千載上有英才異士沈没不聞者安可數哉大丈夫豈可遂蘊知能使蕭艾不辨終日碌碌與燕雀相隨乎於是奏詩義慶大奇之

顔延之嘗問鮑照已與靈運優劣曰謝五言如初日芙蕖自然可愛君詩如鋪錦列繡亦雕繢滿眼

靈運每一詩出都下貴賤莫不傳寫宿昔間士庶皆徧詩書皆兼獨絕每文竟手自寫之文帝稱為二寶

王文海在會稽日境有雲門天柱山王常出遊累月不返至若耶溪賦詩曰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當時以為文外獨絕

王籍為詩慕謝靈運至其合也殆欲無愧時人謂康樂之有王籍猶仲尼之有丘明老聃之有莊周

南齊世祖問王儉曰當今誰能為五言詩儉曰謝朓得父膏腴

梁簡文答新渝侯和詩書云垂示三首風雲吐于行間珠玉生于字裡跨躡曹左含超潘陸雙鬢向光風流已絕九梁插花步搖為古高樓懷怨結眉表色長門下泣破粉成痕此皆性情卓絕親致英奇手持口誦喜荷交并

竟陵王嘗夜集學士刻燭為詩四韻者則刻一寸以此為率蕭文琰曰燒一寸燭而成四韻詩何難之有乃與江洪等共叩銅鉢立韻響絕則成詩皆可觀

柳惲少工篇什為詩云亭皋木葉下隴首秋雲飛琅邪王融嘆賞因書白團扇

孟浩然學不為儒務掇菁藻文不按古匠心獨妙閒過秘省秋月新霽諸英華賦詩作會浩然句曰微雲淡河漢疎雨滴梧桐舉坐嗟其清絕咸閣筆不復為繼 孟浩然集序

唐球居蜀中所著詩撚稿為圓納之大瓢中後臥病投瓢於江曰斯文苟不沉没得者方知我苦心爾至新渠有識者曰唐山人瓢也接得之 唐詩紀事

道標詩章比之潘陸當時吳興有清晝會稽有靈徹語曰霅之晝能清秀越之徹洞冰雪杭之標摩雲霄每飛章寓韻竹夕花時彼三上人者當四面之敵右

庶子李嶷書云重名之下果有斯文西還京師有以
夸耀 高僧傳○皎然字清晝湖州人謝靈運十世孫
王仁裕喜爲詩少時嘗夢人剖其腸胃以西江水滌
之顧見江中沙石皆爲篆籒之文由是文思並進五代
史

梁丘據謂晏子曰吾至死不及夫子矣晏子曰嬰聞
之爲者常成行者常至嬰非有異於人也常爲而不
置常行而不休者故難及也 說苑○以下勤學
子墨子南遊使衛關中載書甚多弦唐子見而怪之
子墨子曰昔周公旦朝讀書百篇夕見七十士故周

公旦佐相天下其修至於今翟上無君上之事下無
耕農之難吾安敢廢此 墨子
甯越中牟鄙人也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爲可以
免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學也學三十歲則可以達矣
甯越曰請以十五歲人將休我不敢休人將臥我不敢
臥學十五歲而爲周威公之師 呂氏春秋
張儀蘇秦傭書遇聖人之文無題記則以墨書掌內
股裏夜還折竹寫之 拾遺記
匡衡好學邑有富民家多書與之傭作而不取直曰
願借主人書讀耳遂博覽羣書 衡別傳

劉向校書天祿閣專精覃思夜有老人著黃衣植藜
杖杖端出火用以照向具說開闢以前向因受五行
洪範之文恐辭說繁廣乃裂裳及紳以記其言至曙
而去請問姓名答曰我是太乙之精天帝聞卯金之
姓有博學者下而觀焉乃出懷中竹牒有天文地圖
以授之至向子歆從父受術亦不語人 拾遺記
揚雄語劉歆曰雄爲郎自奏少不得學而心好沈博
絕麗之文願不受三歲奉葉自克就有詔可不奪奉
令尚書賜筆墨錢六萬得觀書於石渠後一歲作繡
補靈節龍骨銘詩三章成帝好之遂得盡意故天下

上計孝廉及內郡衛卒會者雄常把三寸弱翰齎油
素四尺問其異語歸卽以鉛摘次之於槧二十七歲
於今矣 古文苑
桓榮學長安精力不倦十五年不窺家園 榮別傳
朱穆壯耽學銳意講誦或時至不自知亡失衣冠顛
墜阬岸其父常以爲專愚幾不知數馬足
延篤欲寫左傳無紙唐溪典以廢牋記與之篤以牋
記紙不可寫借本諷之糧盡辭歸典曰卿欲寫傳何
故辭歸篤曰已諷之矣典聞歎曰嗟乎延生雖復端
木聞一知二未足爲喻若使尼父更起於洙泗君當

編名七十與游夏爭匹也

任末年十四學無常師或依林木之下編茅為庵削荆為筆夜則映月望星暗則然蒿自照 拾遺記

任末好學觀書有合意處則題其衣裳及掌理以記其事門徒悅其勤學更以淨衣易之 拾遺記

邴原少孤數歲時過書舍而泣師曰童子何泣也原曰凡得學者有親也一則願其不孤一則羨其得學中心感傷故泣耳師惻然曰苟欲學不須資也於是就業長則博覽洽聞金玉其行 原別傳

曹孟德嘗言老而能學惟吾與袁伯業

葛洪丹陽人貧無童僕籬落不修常披榛出門排草入室累遭火典籍盡乃負笈徒步借書鈔寫賣薪買紙然火披覽所寫皆反覆人少能讀之 抱朴子

皇甫謐之少也游蕩無度所養叔母數曰昔孟母以三徙成子曾父以烹豕存教豈我居不卜鄰何爾魯之甚乎修身篤學自汝得之於我何有因對之流涕謐乃感激年二十餘就鄉里席坦受書遺人而問少有寧日武帝借其書一車 上隱晉書

皇甫士安耽玩典墳忘寢與食時人謂為書淫或箴其過篤將耗精神士安曰朝聞道夕死可矣況命有修短懸於人乎 [illegible]

沈攸之晚好讀書史漢中多所記憶嘗歎曰早知窮達有命恨不十年讀書

蕭琛每云少壯二好音律書酒年長以來二事都廢惟書籍不衰

沈麟士織簾誦書口手不息鄉里號織簾先生

陶弘景讀書萬卷一事不知以為深恥

崔浩表於太武言臣稟性劣弱力不及健婦人更無餘能是以專心思書忘寢與食至及夢與鬼爭議遂得周公孔子之要術始知古人有虛有實妄語者多

眞正者少

劉松作碑銘示盧思道思道讀之多所不解乃感激讀書師邢子才後為文示松松復不能甚解乃嘆曰學之有益豈徒然哉

沈驎年過八十耳目猶聰明手寫細書三二年滿數十篋 南宋傳

顧歡貧鄉中有學舍無以受業於舍壁後倚聽無遺忘者夕則然松節讀書或然糠自照

劉峻自課讀書常燎麻炬從夕達旦時或昏睡爇其髮及覺復讀常恐所見不博聞有異書必往祈借

裴鈞祖謂之書淫

李㻂之每休假之際恒閉門讀書不交人事嘗語人曰吾所以好讀書不求身後之名但異見異聞心之所願是以孜孜搜討欲罷不能豈爲聲名勞七尺也 亦人[illegible]爲[illegible]名計只恐爲此也笑人

李永和杜門却掃絕迹下帷棄產營書手自刪削每歎曰丈夫擁書萬卷何假南面百城

魏董遇字季直從學者苦渴日遇言當以三餘夜者日之餘冬者歲之餘風雨者時之餘

賀琛方受業有六尺方牀思義未達則橫臥其上不

盡其義終不肯食

袁峻家貧無書每從人假借必皆鈔寫自課日五十紙紙數不登則不止

魏收隨父赴邊欲以武藝自達鄭伯調之曰魏郎弄戟多少收慚遂折節讀書夏月坐版牀隨樹陰諷誦積年牀版爲之銳減而精力不輟年二十七上南狩賦甚見褒美伯謂曰卿不遇老夫猶應走兎

侯道華好子史手不釋卷嘗曰天上無愚懵仙人

張子韶謫南安病目執書倚柱向明而覩背十四年歲月既久塼上雙趺隱然浥北歸乃書此事於柱後人爲刻之 朱[illegible]

劉穆之與朱齡石便尺牘嘗於武帝坐並答書自旦至日中穆之得百函齡石得八十函而穆之應對無廢 以下敏捷

王勮長壽中爲鳳閣舍人壽春等五王出閤同日受冊有司具儀忘載冊文百官在列方知闕禮勮召五吏在前執管口授一時都畢其辭粲然衆皆悅服

令狐楚爲太原書記鄭儋在鎭暴卒不及指揮後事軍中諠譁將變忽夜數十騎持刀迫楚至軍門令草遺表楚在白刃之中搦管立成讀示三軍無不感泣

楊大年每欲作文則與門人賓客飲博投壺奕碁語笑諠譁而不妨締思以小方紙細書揮翰如飛每盈一幅則令門人傳錄門人疲於應命頃刻數千言 歸田錄

黃祖長子射嘗與禰衡俱遊共讀蔡邕碑射恨不繕寫衡曰吾一覽能識之唯其中石缺二字因書出之射馳使寫碑校如衡所傳書 以下強記

王粲與人共行讀道邊碑人問曰卿能闇誦乎曰能使誦之不失一字觀人圍碁局壞粲爲覆之碁者不信以帕蓋局使更以他局爲之用相比校不誤道一

陸倕所讀一徧必誦於口嘗借漢書失五行志四卷
乃暗寫還之略無遺脫
臧嚴於學多所諳記湘東王嘗自執四部書目試之
自甲至丁卷終各對一事併作者姓名了無遺失
裴諏之嘗從常景借書百卷十許日遂返景疑其不
能讀每卷策問應答無遺景歎曰應奉五行俱下禰
衡一覽便記今復見之裴生矣
朱遵度避耶律德光之召挈妻孥攜書雜商賈奔楚
王待之甚薄杜門却埽諸學士每為文章先問古今
首末於遵度時號為幕府書廚 十國紀年
杜學士鎬博聞強記凡有檢閱先戒小吏某事在某
書第幾行取視無差士大夫有所撰著咨以古事無
不知者雖晚學卑品應答不倦時人號為杜萬卷 墨客揮犀
靈寶經仙術也吳王伐石治宮而合石之中得紫文
金簡之書不能讀使問仲尼曰赤雀銜書以置殿前
不知其義故遠諮仲尼曰此乃靈方長方之法禹
所服也禹將仙化封之名山石函之中今乃赤雀銜
之殆天授也 抱朴子 以下博識
漢武帝祀甘泉至渭橋有女子浴於渭水乳長七尺

上怪其異遣問之女曰帝後第七車侍中知我所來
時張寬在第七車對曰天星主祭祀者齋戒不嚴則
女人星見 漢武故事
山海經云貳負之臣曰危與貳負殺窫窳帝乃梏之
於疏屬之山桎其右足反縛兩手以髮繫之於山上
盤石之下在開題西北漢宣帝時使人鑿上郡發盤
石得一人徒跣被髮反縛械一足莫有識者劉子政
按此言之宣帝大驚時人爭學山海經 向別傳
竇攸舉孝廉為郎時世祖大會靈臺得鼠如豹文熒
熒光澤世祖異之以問羣臣莫能知者攸對曰鼮鼠

也帝問何以知攸曰見爾雅按秘書如攸言詔賜帛
百匹
諸葛恪為丹陽太守嘗出獵兩山之間有物如小兒
伸手引人恪令持去故地即從參佐問之恪曰此事
在白澤圖曰兩山之間有精如小兒名曰傒囊 吳書
張華強記默識四海之內若指諸掌武帝嘗問漢宮
室制度及建章千門萬戶華應答如流聽者忘倦畫
地成圖左右屬目帝甚異之時人比之子產
晉武帝時吳郡臨平岸山崩出一石鼓打之無聲問
張華華曰可取蜀中桐樹刻作魚形扣之則鳴矣於

是如其言聲聞數十里 異苑

魏帝殿前大鐘不扣自鳴人皆異之以問茂先茂先曰此蜀郡銅山崩故鐘鳴應之耳尋蜀郡上其事如茂先言

洛下有田穴婦欲殺夫推而下之久乃至底得穴行數十里見人皆長三丈披羽衣如此九處最說行至告饑長人指中亭柏樹下有一羊令跪捋羊須三捋得三珠令食後所得者遂不饑復尋穴行出交州還洛問茂先云九處地仙名九館大夫羊爲癡龍初一珠食之天地等壽次者延年後者療饑而已 幽冥錄

陸機嘗餉張華鮓於時賓客滿座華發器便曰此龍肉也衆未之信華曰試以苦酒濯之必有異旣而五色光起機還問鮓主果云園中茅積下得一魚質狀姝常以作蓄過美故以相獻武庫封閉甚密其中忽有雉雊華曰此必蛇化爲雉也視雉側果有蛇蛻

束皙字廣微博學多識元康有人自嵩高山下得竹簡一枚上兩行科斗書司空張華以問皙皙曰此明帝顯節陵中策文也檢校果然 文士傳

劉元海幼好學尤好左傳孫吳兵法略皆誦之史漢諸子無不綜覽嘗謂同門生曰吾每觀書傳常鄙隨陸無武絳灌無文道由人弘一物不知君子之恥也於是遂學武事妙絕於衆 晉載記

王彪之綈悉朝儀自是家世相傳並著江左舊事緘之青箱世謂王氏青箱學

竟陵王得古器小口方腹而底平可容七八升以問陸澄澄曰此名服匿單于以與蘇武詳視器底有字可識如澄言

沈約於坐策劉顯經史十事顯對其九約曰昏忘不可受策雖然聊試數事不可至十顯問其五約對其二陸倕聞之擊席喜曰劉郎可人雖吾家平原詣張

壯武王粲謁伯喈必無此對

魏人送古器有隱起字無識者顯案文讀之無滯校年月一字無差

任昉得一篇缺簡文字零落諸人莫能識劉顯見云是古文尚書所刪逸篇昉檢周書果如其說

劉士深在任昉坐有人餉昉桯酒而作榐字昉問此字是不劉曰葛洪字苑作木旁吝昉又問酒有千日醉當是虛言劉曰桂陽程鄉有千里酒飲之至家而醉亦其例也昉大驚曰吾實不憶此劉曰出楊元鳳所撰置郡事元鳳是魏代人此書乃載其賦云三重

五品商溪稱里坊則檢揚記言皆不差
劉杳於沈約坐語及宗廟犧樽事約曰鄭玄答張逸
謂為畫鳳尾婆娑然今無復此器則不依古杳曰此
言未必安古者樽彝皆刻木為鳥獸鑿頂及背以出
內酒頃魯郡得齊子尾送女器有犧樽作犧牛形晉
曹嶷於青州發齊景墓又得二樽形亦為牛象皆古
遺器知非虛也沈約又云何承天纂文載張仲師及
長頸王事何所出杳曰仲師長尺二寸出論衡長頸
是毗騫王朱建安扶南記云古來至今不死約檢二
書一如杳言

崔慰祖好學聚書至萬卷與平原劉孝標皆以碩學
被徵國子祭酒沈約吏部郎謝朓嘗於吏部省中賓
友俱集各問慰祖地理中所不悉十餘事慰祖口吃
無華辭而酬據精悉一座稱服朓歎曰假使班馬復
生無以過此

王儉嘗集才學之士總校虛實類物隸之謂之隸事
使賓客隸事多者受賞事皆窮惟何憲為勝乃賞以
五花簟白團扇谷氣自得王摛後至儉以所隸示之
曰卿能奪之乎摛操筆便成文詞華與舉坐擊節摛
乃命抽憲簟自奪取扇登車而去儉笑曰所謂大力
者負之而趨

陸澄好學無所不覽行坐眠食手不釋卷王儉
常自以博聞過澄澄曰僕少無事惟以讀書為業且
年倍令君令君少便執掌王事雖復一覽便諳然見
卷軸未必多僕儉集學士何憲等盛自商略澄待儉
語畢然後談所遺漏數百千條皆儉所未睹儉乃歎
服

王僕射在中書省出巾箱机案雜物服飾令學士隸
事事多者與之人人各得一兩物陸澄後來更出
諸人所不知事復數條并奪物將去

張緬與兄纘齊名湘東王繹嘗策以百事緬對闕其
六號為百六公

梁天監時西北遠邊有白題及滑國遣使由岷山道
入貢二國歷代弗賓莫知所出裴子野曰漢潁陰侯
斬胡白題將一人服虔注云白題胡名也又漢定遠
侯擊虜八滑此其後乎時服其博識

張永開玄武湖遇古冢上得一銅斗有柄文帝以訪
之朝何承天曰此亡新威斗王莽時三公亡皆賜之
一在冢內一在冢外此必甄邯之墓果然

隋獻皇后崩公主以下不能定其儀注楊素謂牛弘

曰公舊學時賢所仰今日之事决在於公弘了不辭讓斯須之間儀注悉備皆有故實素歎曰衣冠禮樂盡在此矣

劉炫自陳所能曰周禮禮記毛詩尚書公羊左傳孝經論語孔鄭王何杜服等注凡十五家雖義有精粗並堪講授周易儀禮穀梁用功差少史子文集嘉言故事咸誦於心天文律曆窮覈微妙至於公私文翰未嘗假手吏部竟不詳試

孝昌中廣平第掘得一古玉印敕召祖瑩與李琰之辨之瑩曰此是于闐國王晉太康時所獻乃以墨塗字觀果如所言

孝武西遷雅樂多缺有錞于者近代絕此器或自蜀得之皆莫之識斛斯徵曰此錞于也遂依于寶周禮注以芒筒捋之其聲極清衆咸歎服

李後主獻畫牛一晝在欄外夜歸欄中太宗以問羣臣無知者僧錄贊寧曰南倭海中方諸蚌有淚得之和色着物則晝隱而夜見沃焦山風燒嵐石落海岸得之滴水摩色染物則晝見而夜晦諸學士皆以爲無稽寧曰見張騫海外異經後杜鎬檢三館書果見於六朝舊書中

陳彭年以博學強記受知定陵一日便殿賜坐訪從容上問墨智墨允是何人彭年曰伯夷叔齊也上問見何書曰春秋少陽即令秘閣取此書既至令於第幾版尋檢果得之上喜甚未幾擢爲執政 語林

劉敞博學無不通自浮圖老子及山經地志陰陽卜筮天文醫藥皆究知嘗齋太乙宮與內弟王欽臣夜語曰歲星往來虛危間色甚盛以吾觀之當有興於齊者歲餘英宗以齊州防禦入繼大統 劉原父行狀

人有獲玉印遺劉原父文曰周惡夫印原父曰漢條侯印尚存於今邪或疑之曰古亞惡二字通用史記

盧綰之孫他人封亞谷侯而漢書作惡谷是矣聞者大服 語林

有人問蘇文忠公曰公之博洽可學乎曰可吾讀漢書蓋數過而始盡之如治道人物地里官制兵法貨財之類每一過專求一事不待數過而事事精覈矣參伍錯綜八面受敵沛然應之而莫禦焉 語林

傳弘業宰天台縣有人獵得一獸形如豕仰鼻長尾有岐謂之怪傳識之曰蜼非怪也雨則懸於樹以尾塞其鼻後果驗可類子雲別鼫鼠曼倩識騶虞 虞允錄[illegible] 蜼以醉反

熙寧初吳仲庶知成都一日文明廳前大槐枝葉皆
出煙色青白如焚香至暮方止不如故歷訪儒士莫
知其說惟楊損之云陰符經謂火生于木禍發必克
疑有將士作亂而不成者月餘果有告戍卒謀亂者
皆獲 楊彥齡筆錄

焦氏類林卷之四

建業 焦 竑弱侯輯
王元貞孟起校

幹局

管子得於魯束縛而檻之使役人載而送之齊皆謳
歌而引管子恐魯止而殺已也欲速至齊因謂役人
曰我爲女唱女爲我和其和適宜役人不倦而取道
甚遠管子可謂能因事役人人得其所欲已亦得其
所欲以此術也而用萬乘之國其霸猶少乎 呂氏春秋

楚人伏兵車執宋公以伐宋宋公謂公子目夷曰子
歸守國矣國子之國也吾不從子之言以至乎此公
子目夷復曰君雖不言國固臣之國也于是歸設守
械而守國楚人謂宋人曰子不與我國吾將殺子君
矣宋人應之曰吾賴社稷之神靈吾國已有君矣楚
人知雖殺宋公猶不得宋國于是釋宋公宋公釋乎
執走之衛公子目夷復曰國爲君守之君曷爲不入
然後逆襄公公歸

驃騎東平王蒼辟朱暉爲掾正月朔旦蒼入賀故事
少府給璧時陰就爲府卿貴驕吏傲不奉法蒼坐朝
堂漏且盡而求璧不可得顧謂暉曰若之何暉望見

少府主簿持璧即紿曰我數聞璧而未嘗見試請觀
之主簿以授暉暉顧召令史奉之碁既罷謂暉曰屬
者掾自視孰與藺相如
孫策數以事授權權哭未及息策長史張昭曰令豺
狼滿道乃欲哀親戚顧禮制是猶開門揖盜未可為
仁也乃易服扶上馬使出巡軍
陳矯從征漢中太祖崩羣臣徇常以為太子即位當
須詔命矯曰王薨於外天下惶懼太子宜割哀即位
以繫遠近之望即具官備禮一日皆辦明旦矯以王
后令策太子即位文帝曰陳季弼臨大節明略過人

信一時之俊
王丞相善於因事初過江帑藏空竭唯有練數千端
丞相與朝賢共制練布單衣一時士人翕然競服練
遂涌貴乃令主者賣之端至一金
謝晦每以朝廷密事語其兄瞻瞻輒向親舊說以為
戲笑以絕其言
劉穆之內總朝政外供軍旅決斷如流賓客輻輳求
訴咨稟盈堦滿室目覽詞訟手答牋書耳行聽受口
並酬應悉皆贍舉又喜賓客言笑彌日裁有閒暇手
自寫書尋覽校定

祖珽為倉曹參軍神武口授三十六事出而疏之無
一遺失
孔覬醉日甚多而明曉政事醒時判決未嘗有壅衆
咸云孔公一月二十九日醉勝世人二十九日醒也
孝武每欲引見先遣人覘醒醉
徐爰有機辯強力終日治事不以為勞時有急詔令
數吏執筆或行或臥人別占之造次俱成不失事理
斛律光聞琅邪王殺和士開撫掌大笑曰龍子作事
故自不凡入見後主於永巷曰小兒弄兵與交手即
亂鄙諺云奴見大家心死至尊宜自出千秋門琅邪

必不敢動乃步道使人走出曰大家來儼徒駭散帝
駐馬橋上遙呼之儼猶立不進光就謂天子弟殺[illegible]
漢何苦執其手強引以前請帝曰琅邪年少腸肥腦
滿輕為舉措長大自不復然願寬其罪
令狐楚除守兗州州方旱儉米價甚高逆史至公首
問米價幾何州有幾倉倉有幾石屈指獨語曰舊價
若干諸倉出米若干定價出糶則可賑救左右竊聽
語遽郡中富人競發所蓄米價頓平
德宗即位淄青節度李正己表獻錢三十萬緡上欲
受恐見欺卻之則無辭宰相崔祐甫請遣使慰勞淄

青將士因以正巳所獻錢賜之使將士人人戴上恩
諸道知朝廷不重財貨上從之正巳大慙服
神策軍使王駕鶴久典衛兵權震中外帝將代之懼
其變以問崔祐甫祐甫曰是無足慮即召駕鶴留語
移時而代者已入軍中
劉晏有精力變通有無曲盡其妙募善走者置遞相
望覘報遠方物價不數日皆達食貨輕重權悉在掌
握句檢出納雖至細必委之士類吏惟書符牒不得
輕出一言晏始爲轉運時財賦歲入四百萬緡季年
乃千餘萬緡

張易昇元中上元令後以水部員外郎通判歙州刺
史朱匡業使酒陵人果於誅殺無敢犯者易赴其宴
先故飲醉就席酒甫行尋其少失遽擲杯推案攘袂
大呼詬責鋒起匡業愕然不敢對唯曰通判醉甚不
可當也易嵬峩喑啞自如俄引去匡業使吏掖就馬
自是見易加敬不敢復使酒郡事亦頼以濟 南唐書
張乖崖守成都兵火之餘人懷反側一日合軍旅大
閱始出衆遂嵩呼者三乖崖亦下馬東北望而三呼
復攬轡行衆不敢讙 王清臣塵史
眞宗不豫李迪與宰執以祈禳宿内殿時仁宗幼冲

八大王元儼者有威名以問疾留禁中累日不出執
政患之無以爲計偶翰林司以金盂貯熟水曰王所
需也廸取案上墨筆攪水中盡黑令持去王見之大
驚意其毒也即上馬去 宋名臣言行錄
宋英宗初晏駕急召太子未至英宗復手動曾公亮
愕然亟告韓魏公欲止召太子魏公拒之曰先帝復
生乃一太上皇愈促召之其達權知變如此
文潞公以樞密直學士知成都公年未四十成都風
俗喜行樂公多燕集有飛語至京師御史何聖從謫
告歸上遣伺察之何將至潞公亦爲之動幕客張少

愚謂公曰聖從之來無足念少愚與聖從同郡因迎
見於漢州命酒設樂有營伎善舞聖從聃問其姓伎
曰姓楊聖從曰所謂楊臺柳者少愚即取伎項帕羅
題詩曰蜀國佳人號細腰東臺御史惜妖嬈從今喚
作楊臺柳舞盡春風萬萬條命其伎作柳枝詞歌之
聖從爲之霑醉後數日聖從至成都頗嚴重一日潞
公大作樂以燕聖從迎其伎雜府伎中歌少愚之詩
以侑觴聖從每爲之醉聖從還朝潞公之謗乃息
文潞公知益州喜遊宴嘗宴鈐轄舍夜久不罷從卒
輙拆馬廄爲薪不可禁軍校白之坐客股栗公曰天

實寒可拆與之飲宴自若卒氣沮無以爲變

曹武穆瑋知渭州號令明肅西人憚之自是邊境無虞一日方召諸將飲會有叛卒數千亾奔賊境候騎報至諸將相顧失色公言笑如平時徐謂騎曰吾命也汝勿顯言西人聞以爲襲已盡殺之

宋初遣盧多遜使李國主還艤舟宣化口使人白國主曰朝廷重修天下圖經史館獨缺江東諸州願各求一本以歸國主亟令繕寫送之於是多遜盡得其十九州之形勢屯戍遠近戶口多寡以歸朝廷始有用兵之意熙寧中高麗入貢所經郡縣悉要地圖所

至皆造送至揚州牒取地圖是時陳秀公守揚紿使者欲盡見兩浙所供圖倣其規制供造及圖至都聚而焚之具以事聞秀公葢因前事有所感發也 澗志

蔡君謨知開封事日不下數千每有日限事揀三兩件記之至其日問人不測如神 笑語

丁晉公執政不許同列留身唯王文正公一切委順未嘗忤其意文正謂丁曰欲面求恩澤又不敢留身丁曰如公不妨一日留身進文字一卷具道丁事丁去數夾大悔之不數日丁有朱崖之行

趙南仲葵父方寧宗時爲荊湖制置使葵每聞警報與諸將偕出遇敵輒深入葵戰諸將惟恐失制置子盡死救之屢以此獲捷一日方賞將士恩不償勞軍欲爲變葵時年十二三覺之亟呼曰此朝廷賜也本司別有賞賚軍心賴一言而定人服其機警

高宗南渡駐蹕臨安草創禁苑爲行在方造一殿無瓦而天雨郡與漕司大憂之忽一吏白曰多差兵士以錢鏹分俵開牖鋪席賃借樓屋腰簷瓦若干旬月新瓦到如數陪還郡司從之殿瓦咄嗟而辦

建炎初駕幸錢塘而留張忠獻於平江爲後鎭時湯東野適爲守將一日聞有赦令當至心獨疑之亟走

白張公張曰亟遣吏屬解事者往視有故則緩驛騎而先取以歸湯遣官發視乃明受僞詔也則又以告曰是則其可宣乎張曰事已至此胡可匿且卒徒急於望賜吾屬先受禍矣何忠之能輸哉湯曰然則當奈何曰今便發庫錢示行賞之意乃屏僞赦而陰取故府所藏登極赦書置輿中迎登譙門讀而張之郎去其階禁無敢輒登者而散給金帛如郊賚時則可矣湯行之於是人情略定乃决大計 朱文公集

叛將范瓊擁兵據上流召之不來來又不肯釋兵中外洶洶張忠獻與劉子羽密謀誅之一日遣張俊以

千人渡江若捕他盜者使甲而來因召瓊俊及劉光
世詣都堂計事爲設飲食食已相顧未發于羽坐廡
下恐瓊覺事中變遽取黃紙執之趍前舉以麾瓊曰
下有敕將軍可詣大理置對瓊愕不知所爲于羽顧
左右擁置輿中以俊兵衛送獄使光世出撫其衆數
瓊在圍城中附虜脅二聖出狩狀且曰所誅止瓊汝
等固天子自將之兵也衆皆投刃曰諾悉麾隸他軍
須刻而定瓊伏誅

殿帥楊存中有親愛吏平居賜予無筭一旦無故怒
逐之吏莫知其由泣拜辭去存中曰無事莫來見我

吏悟其意歸以厚貲俾其子入臺中爲吏無何御史
欲論存中乾沒軍中糞錢十餘萬其子歸語其父其
父奔告存中存中即具劄奏言軍中有糞錢若干樁
管某處惟朝廷所用不數日臺中果以爲言高宗出
存中劄子示之御史坐妄言被黜

秦檜當國日民間以乏見錢告貨壅莫售京尹曹泳
以白檜檜即席命召文思院官趣者絡繹既至亟諭
之曰適得旨欲變錢法煩公依舊夾錫樣鑄一緡將
以進入盡廢見錢不用約以翌午畢事院官退夜呼
工鞴夜將以及期富家聞之大窘盡輦宿藏爭取金
粟物貿大昂泉溢於市

宋嘗給兩川軍士緡錢詔至西川而東川獨不及軍
士謀爲變黃震白主者曰朝廷豈忘東川耶殆詔書
稽留耳即開州帑給錢如西川衆乃定

趙從善尹京日宦寺欲窘之科降刷醮紅卓三百事
內批限一日辦集從善命於酒坊茶肆取卓淨洗糊
以白紙用紅漆塗之又兩宮幸聚景園夜過萬松嶺
索火炬三千從善命取諸瓦舍伎館蘆簾實以脂卷
而繩之繫於夾道松樹左右照耀比於白日此皆難
辦而易爲可爲吏役之法

賞譽

留侯贊尼父曰巍巍孔聖異代稱傑量合乾坤明參
日月 道書洞天集

仲尼曰史鰌有君子之道三不仕而敬上不祀而敬
鬼直能曲於人 説苑

田巴奇魯連曰魯連乃飛兔也豈直千里駒哉

留侯七世孫張讃字子卿居吳縣相人里時人諺曰
相里張多賢良積善應子孫昌 文士傳

伏湛經爲人師行爲儀表容貌堂堂國之光輝智略
謀慮朝之淵藪

王公子問桓君山以楊子雲君山對曰漢興以來未有此人（論衡○陽城子長作樂經楊子雲作太玄經所謂卓爾蹈孔子之跡鴻茂參貳聖之才者也）

王仲任撫班固背曰此兒必爲天下知名（抱朴子）

繆斐字文雅代修儒學經術修明學士稱之時人語曰素車白馬繆文雅（皇甫謐逸士傳）

荀季和八子並有德業時人號之八龍居西豪里渤海苑康知名士也時爲潁陰令以爲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今荀氏亦八人遂改所居曰高陽里（張璠漢記）

桓彬以廢卒蔡邕論序其志以爲彬有過人者四夙智蚤成岐嶷也學優文麗至通也仕不苟祿絕高也辭隆從寵絜操也乃共樹碑而頌焉

華歆靈帝時與邴原管寧遊學相善時號三人爲一龍謂歆爲龍頭寧爲龍腹原爲龍尾（魏略）

孔文舉英雄特傑如衆星之有北辰（孔融家傳）

張紘與孔融書言虞仲翔頗爲論者所侵美玉瑚磨益光不足以損

東國宗敬蔡中郎不言名咸稱蔡君兗州陳留並圖畫形像爲之目曰文同三閭孝齊參騫

顧雍少從蔡伯喈學琴伯喈賞異之曰卿必有成吾以名與卿故雍與伯喈同名字元歎言爲雍所歎（江表傳）

文帝書與元城令吳質曰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矣（幹著中論二十篇辭義典雅）

沈友字子正才辯縱橫善屬文兼好武事注孫子兵法每所至衆人默然莫與爲對咸言其筆之妙舌之妙刀之妙三者皆過絕於人（張勃吳錄）

趙戩遭三輔喪亂客於荊州州牧劉表以爲賓客禰衡來遊京師訴訾朝士謂無復人反南見戩歎

曰所謂劍則干將莫邪木則椅桐梓漆人則顏冉仲弓（典略）

平原陶丘洪舉劉正禮爲茂才是劉岱爲刺史曰前年舉劉岱奈何復舉劉繇洪曰若使明君用岱於前擢繇於後所謂御二龍於長途騁騏驥於千里何所復難

曹子建七步成章世目爲繡虎目王仲宣爲泥下潛蛙

諸葛孔明見殷禮歎曰東吳菰蘆中乃有此人作書與兄瑾曰殷往嗣秀才今之僑肸也（通語）

晉宣王與孔明書曰黃公衡快士也每歎述足下不去口實

鍾元常言顔子既歿能備九德不貳其過唯荀令君爲然

梅陶謂曹識曰陶公機神明鑒似魏武忠順勤勞似孔明陸抗諸人皆不能及

謝太傅云小時在殿廷會見王丞相便覺清風來拂人

王世將高朗豪率王丞相庾太尉遊於石頭會世將至爾日迅風飛颿世將倚樓船長嘯神氣甚逸丞相

謂太尉曰世將爲復識事太尉曰正足舒其逸耳

謝鎮西尚與羅君章爲方外之友常稱之曰羅君章可謂湘中之琳琅

或有人言羅君章可謂荆楚之杞梓桓大司馬曰此自江左之秀豈惟荆楚而已

張華謂褚陶曰二陸龍躍於江漢彦先鳳鳴於朝陽自此以來常恐南金已盡而復得之於吾子故知延州之德不孤淵岱之寶不盡

張茂先重成公簡宗舒曰公簡清靜比楊子雲默識比張安世

華性好人物至於窮賤候門之士有一分之善者便咨嗟稱詠爲之延譽

周顗有風流才氣少知名正體嶷然儕輩不敢媟汝南賁泰淵通清操之士嘗歎曰汝潁固多賢士自頃陵遲雅道殆衰今復見伯仁將袪舊風清我邦族矣 晉陽秋

衛玠穎識通達天韻標令陳郡謝幼輿敬以亞父之禮論者以爲出王眉子平子武子之右謂諸王三子不如衛家一兒 玠別傳

諸葛恢字道明避難過江與潁川荀道明陳留蔡道

明俱有名譽號曰中興三明時人語曰京都三明各有名蔡氏儒雅荀葛清 中興書

蔡克未仕時山濤與王衍書曰蔡子尼今之正人衍以書示衆曰山子以一字拔人

阮籍孝盡其親忠不忘君明不遺身知不預事愚不亂治自莊周以來命世大賢其惟阮先生乎 梅子

傅長虞爲司隸勁直忠果劾案驚人雖非周才偏亮可貴 顧榮書

賀循論楊方曰[illegible]子開拔有志意只言異於凡猥耳不圖偉才如此其文甚有奇分若出其胸臆乃是一

國所推如方者乃荒萊之特苗鹵田之善秀資質已
良但沾染未足耳移植豐壤必成佳穀

道壹文鋒富贍孫綽爲之贊曰馳騁遊說言固不虛
唯玆壹公綽然有餘辟若春圃蕙芬載敷條柯猗蔚
枝葉扶疎

蕭思話從宋文登鍾山北嶺道有盤石清泉帝使於
石上彈琴因賜銀鍾酒謂曰相賞有松石閒意

褚彥回謂任遐曰聞卿有令子相爲喜之所謂百不
爲多一不爲少由是昉名聲藉甚

表粲每經傳昭戶歎曰經其戶寂若無聲披其室其

人斯在豈非名賢

李渾出聘梁名輩畢萃詩酒正歡崔㥄後至一坐無
談鄭伯猷歎曰身長八尺面如刻畫謦欬如洪鍾響
胷中貯萬卷書使人那得不畏

謝叔源與從子靈運並有美名時謂叔源風韻爲高
目望蔡肅肅如寒風振松目康樂凜凜如霜臺龍日

王令明素不與靈運相識嘗得一交言靈運辨博辭
義鋒起令明時然後言荀伯子在坐退而告人曰靈
運固自蕭散直上王郎如萬頃陂

褚中郎向淹雅有器量風儀端麗眉目如點公庭就
列爲衆所聽爲廬陵王長史卒官謝舉銘其墓曰弘
治推華子高慚量酒歸月下風清琴上論者以爲擬
得其人

劉孝綽除秘書丞武帝曰第一官當與第一人

劉訏與從兄歊各履高操族祖孝標曰訏超超越俗
如半天朱霞歊矯矯出塵如雲中白鶴皆儉歲之良
稷寒年之纖纊

謝朓好奬人才會稽孔闓未爲時知孔珪嘗令草讓
表以示朓朓嗟吟良久手自拆簡寫之謂珪曰士子
聲名未立應共奬成無惜齒牙餘論

沈約每見王筠文咨嗟謂曰昔蔡伯喈見王仲宣稱
曰王公之孫吾家書籍悉當相與僕雖不敏請附斯
言自謝朓諸賢零落平生意好殆絕不謂疲暮復逢
於君

梁元帝問蕭大圜以五經要事數十條大圜應答無
滯帝曰昔河間好學臨淄好文爾今兼之然得東平
好善則彌高千載

徐羨之嘗與傅亮謝晦晏聚亮才學辯博羨之風度
詳雅時然後言鄭鮮之歎曰觀徐傅言論不復以學
問爲長

崔浩每與盧玄談輒歎曰對子眞使我懷古之情更
深
吏部郎中陸卬嘗稱李德林曰德林文章浩浩如長
河東注比來見後生制作乃涓澮之流耳
齊明帝云上馬能擊賊下馬作露布惟傅修期耳
昭明太子執王筠袖撫劉孝綽肩曰所謂左把浮丘袖
右拍洪崖肩
益州獻蜀柳數株枝條甚長狀若絲縷齊武帝命植之
雲和殿前賞玩咨嗟曰此楊柳風流可愛似張緒當
年時

江智深與沈懷文友善懷文每稱曰人所應有盡有
人所應無盡無者其江智深乎
江淹謂郭鞏曰子之咳吐成珠玉吐氣作虹霓
徐陵數歲家人携候釋寶誌寶誌摩其頂曰天上石
麒麟也
何點稱陸慧曉心如明鏡遇形觸物無不朗然
王儉以庾杲之爲衛將軍長史蕭緬與儉書曰盛府
元僚實難其選庾景行泛綠水依芙蓉何其麗也時
人以入儉幕爲蓮花池故緬書美之
陳後王問蔡徵蕭允之爲人徵曰淸虛玄遠殆不可
測至於文章可得而言因誦允詩以對後主嗟賞
太武指崔浩謂高車渠帥曰女曹視此人纖尫懦弱
手不能彎弓轉矛其胷中所懷踰於兵甲
文宣啓太后云唐邕一人當千又云邕手作文書口
且處分耳又聽受實是異人
楊愔每謂元文遥云堪解穰侯印者必此人
楊素每云有君子貌兼君子心者惟楊達耳
謝舉稱柳遐曰江漢英靈見於此矣
蔡大寶見柳莊曰襄陽水鏡復在於兹
隋文每問羣臣曰蘇威不遇我無以措其言我不得

蘇威何以行其道楊素才辯無雙至若斟酌古今非
威匹也威若逢亂世南山四皓豈易屈哉
龎晃等前後短高熲帝謂熲曰獨孤公猶鏡也每被
摩瑩皎然益明
韋祖征問弟子斂女自謂何如王燈杜惲斂謙不敢
對祖征曰女文章或小減學識當過之然幹國家成
功業皆莫女逮也
後周韓果破稽胡散其種落稽胡號爲着翅人文帝
曰着翅之名寧減飛將
張文成爲徐有功贊曰躡虎尾而莫驚觸龍鱗而不

懼鳳峙鴟梟之內直以全身豹變豺狼之間忠能遠
害
孟浩然文不爲仕佇興而作故或遲行不爲飾動以
求眞故似誕遊不爲利期以放性故常貧名不繼於
選部聚不盈於擔石雖屢空不給而自若也士源嘗
筆讚之曰導漾挺靈寔生楚英浩然清發亦其自名
王士源浩然集序
李揆美風儀善奏對每有敷陳皆符獻替肅宗賞歎
之曰卿門地人物文章皆當代第一故時人有頭頭
第一之說揆自爲入蕃會盟使行至蕃酋長曰聞唐有第一人李揆公是否致仕居東都杜司

徒罷淮海入洛見之言及事事第一之說揆曰若道門戶門戶自有所承官職遭遇耳今形骸猶悴看郎下世一切爲空何第一之有
獨孤信見孫思邈曰器大難爲用耳
崔氏兄弟六人至三品宣帝歎曰卿一門孝友可爲
士族法題所居曰德星堂京兆民即其里爲德星社
邠鄜鄆凡爲禮部五吏部再
畢誠爲翰林學士時河西羌擾宣宗召訪邊事誠援
質古今條破羌狀甚悉上曰不期頗牧在吾禁中
玄暢見法朗曰吾西涉流沙北履幽漠東探禹穴南
盡羅衡惟見此一子

王景文在太學與九江王阮齊名阮嘗曰聽景文談
如讀酈道元水經名川支渠貫穿周匝無有間斷咳
唾皆成珠璣
趙東山贊陸子靜云儒者曰女學似禪佛者曰我法
無是超然獨契本心以俟聖人百世

品藻

呂氏曰老聃貴柔孔子貴仁墨翟貴廉關尹貴清子
列子貴虛陳駢貴齊楊朱貴已孫臏貴勢王廖貴先
兒良貴後
尸子云墨子貴兼孔子貴仁皇子貴衷田子貴均列

子貴虛料子貴別
荀子曰墨子蔽于用而不知文宋子蔽于用而不知
得慎子蔽于法而不知賢申子蔽于勢而不知知惠
子蔽于辭而不知實莊子蔽于天而不知人
楊子云莊揚蕩而不法墨晏儉而廢禮申韓險而無
化鄒衍迂而不信
武帝謂東方朔顏淵之道德何勝方朔曰顏淵如桂
馨一山孔子如春風至則萬物生
管子文錦也雖醜登廟子產練染也雖美不尊淮南子
趙簡子問成摶曰吾聞夫羊殖者賢大夫也是行奚

然對曰臣摶不知也簡子曰吾聞之子與友親子而不知何也摶曰其爲人也數變其十五年也廉以不匿其過其二十也仁以喜義其三十也爲晉中軍尉勇以喜仁其年五十也爲邊城將遠者復親今臣不見五年矣是以不敢知簡子曰果賢大夫也每變益上 說苑

魏文侯謂扁鵲曰子兄弟三人孰最善爲醫對曰長兄於病視神未有形而除之故名不出於家中兄治病其在毫毛故名不出於閭若扁鵲者鑱血脈投毒藥副肌膚閒而名出聞於諸侯 鶡冠子

漢桓帝問陳蕃徐穉袁閎韋著三人孰爲先後蕃答曰閎生公族聞道漸訓著長於三輔禮義之俗所謂不鏤自雕至於穉者爰自江南卑薄之域而角立傑出故當爲先

曹操曰袁紹之爲人志大而智小色厲而膽薄

陳登使功曹陳季弼詣許謂之曰許下論議待吾不足足下相爲觀察還以見誨季弼還曰聞遠近之論頗謂明府驕而自矜登曰夫閨門雍穆有德有行吾敬陳元方兄弟淵清玉絜有禮有法吾敬華子魚清修疾惡有識有義吾敬趙元達博聞強記奇逸卓犖吾敬孔文舉雄姿傑出有王伯之略吾敬劉玄德所敬如此何驕之有餘子瑣瑣亦焉足錄哉

孔融評邊讓曰邊讓爲九州之被則不足爲單衣襜褕則有餘

劉寔以爲王肅方於事上而好下佞己此一反也性嗜榮貴而不求苟合此二反也吝惜財物而治身不穢此三反也 魏志

顧邵嘗與龐士元宿問曰子名知人吾與足下孰愈曰陶冶世俗與時浮沉吾不如子論王霸之餘策覽倚伏之要害吾似有一日之長

或問盧欽徐公景山當武帝之時人以爲通自在涼州及還京師人以爲介何也欽答曰往者毛孝先崔季珪用事貴清素之士於時皆變易車服以求名高而徐公不改其常故人以爲通比天下奢靡轉相倣効徐公雅尚自若不與俗同故前日之通乃今日之介也 盧欽論

劉備曰子初才智絕人如孤可任用之非孤難獨任也亮曰運籌策於帷幄之中吾不如子初遠矣若持枹鼓會軍門使百姓喜勇當與人議之

張惠恕少修節操吳王問群臣曰溫當今與誰爲比

大司農劉基曰可與全琮爲輩太常顧榮曰基未詳其爲人也溫當今無輩

張惠恕至蜀諸葛武侯甚知之及聞惠恕黜免未得其故思之數日曰吾今已了矣其人於清濁太明善惡太分

司馬景王欲誅夏侯玄意未決問安平王孚云已才足以制之不孚曰昔趙儼葬兒汝來半坐迎之太初後至一坐悉起以此方之恐不如也遂殺之 語林

吳宣太子妙選官屬東宮號多士使侍中胡綜作賓客目曰英才卓越超踰倫匹則諸葛恪精識時機達

幽究微則顧譚凝辯宏達言能釋結則謝景究學甄微游夏同科則范慎南陽羊道私駁綜曰元遜才而疎子默精而很叔發辯而浮孝敬深而狹所言皆有指趣然道竟以此言不爲恪等所親後四人皆敗於以道爲知言 吳志

陸士光貞正清貴金玉其質甘季思忠款盡誠膽幹殊快殷慶元質略有明規文武可施用榮兄公讓明亮守節困不易操會稽楊彥明謝行言皆服膺儒教足爲公望賀生沈潛青雲之士陶公兄弟才幹雖少實事故佳凡此諸人皆南金也 顧榮上琅邪王牋

范叔子云韓康伯雖無骨幹然亦膚立

吳士季忠足矯非清足厲俗信可結神才堪幹世聖王之老成明時之儁乂朱永長體履清和黃中通理理物之至德清選之高望嚴仲弼稟氣清純思度淵偉九皋之鳴鶴空谷之白駒張威明稟性堅明志行清朗居磨涅之中無緇磷之損歲寒之松柏幽夜之逸光 晉蔡洪與周浚書

桓溫云顧長康癡黠各半合而論之正平平耳世云有三絕畫絕文絕癡絕 宋文帝文章志

世言周弘正醜而不陋吃而能談誹諧似優剛腸似

直

邢廣曰盧詢祖有規檢禰衡盧思道無冰稜文舉

裴邃廟在光宅寺西堂宇弘敞松柏鬱茂范雲廟在王橋蓬蒿不翦梁武南郊道經二廟顧而歎曰范爲已矣裴爲更生

陳武與諸將晏杜僧明周文育侯安都爲壽各稱功伐帝曰卿等悉良將也而並有所短杜公志大而識暗狎於小而驕於尊矜其功而不收其拙周侯不擇人而推心過差居危履險猜防不設侯郎傲誕而無厭輕佻而肆志率非全身之道卒皆如言

濟陰王暉云江左文人有顔謝任沈我溫子昇足陵顔轢謝含任吐沈

崔浩言於明元曰臣嘗私論近世人物王猛之經國苻堅之管仲也慕容恪之輔少主慕容暐之霍光也劉裕之平逆亂司馬德宗之曹操也帝曰先帝何如浩曰太祖用漠北淳朴之人南入漢地變風易俗化霑四海自與羲農堯舜齊烈臣豈敢仰名語至中夜賜浩縹醪酒十斛水精戎鹽一兩曰朕味卿言若此鹽酒故與卿同味

高伯恭與盧平游雅太原張偉同業相友雅嘗論伯

恭曰夫喜怒者有生所不能無前史載卓公寬中文饒洪量褊心者或弗之信余與高子遊處四十年未嘗見其慍喜之色內文明而外柔弱其言吶吶不能出口余嘗呼為文子崔公謂余云高生豐才博學一代佳士所乏者矯矯風節耳余亦然之司徒之譴起於纖微及於詔責崔公股栗不能言宗欽以下伏地流汗都無人色高子敷陳事理申釋是非辭義清辯音韻高亮明主動容仁及僚友向之所謂矯矯者更在斯乎宗愛之任勢也威振四海王公以下望庭畢拜高子獨升階長揖由此觀之汲長孺可臥見衛青何抗禮之有向之所謂風節者得不謂此乎知人固不易人亦不易知吾既失之於心內崔亦陋之於形外鍾期止聽於伯牙夷吾見明於鮑叔良有以也

煬帝為太子問賀若弼曰楊素韓擒虎史萬歲皆稱良將其優劣何如對曰楊素猛將非謀將韓擒虎鬬將非領將史萬歲騎將非大將曰然則大將為誰弼曰惟殿下所擇

或問張元一蘇味道王方慶孰賢答曰蘇九月得霜鷹王十月被凍蠅 朝野僉載

李華兄事元德秀而友蕭穎士劉迅作三賢論曰德

秀志當以道紀天下迅當以六經諧人心穎士當以中古易今世易於孔子之門皆達者與使德秀據師保之位瞻形容乃見其仁迅被卿佐服居賓友謀治亂根源參乎元精乃見其妙穎士若百鍊之剛不可屈使當廢興去就一死一生間而後見其節

程伯淳受知神廟神廟問張載邢恕所學對曰張載臣所畏邢恕從臣游 呂氏家訓

夙惠

景帝時防年因繼母陳殺其父遂殺陳廷尉以大逆論帝疑之武帝年十二為太子侍側對曰繼母如母

緣父之故今繼母殺其父下手之時母道絕矣是父仇也不宜以大逆論帝從之 疑獄集

杜安字伯夷少有志節年十三入太學號奇童貴戚慕其名或遺之書安不發悉壁藏之及後捕案貴戚賓客安開壁出書印封如故竟不離其患時人貴之 曄後漢書

吳祐年十二隨父恢到官恢欲殺青簡以寫經書祐諫曰今大人踰越五嶺遠在海濱舊多珍怪上為國家所疑下為權戚所望此書若成則載之兼兩昔馬援以薏苡興謗王陽以衣囊徼名嫌疑之際誠先賢

所愼也恢乃止撫其首曰吳氏世不乏季子矣

桓驎伯父焉官至太尉驎十二在坐焉告客曰此吾弟子有異才能作詩賦客乃作詩示驎曰甘羅十二楊烏九齡昔有二子今則桓生驎即應聲答云邈矣甘羅超等絕倫伊彼楊烏命世稱賢嗟余惷弱殊才偉年仰慙二子俯愧過言 文士傳

濟北氾昭戴所徐晏夏隱劉彬少並有異才皆稱神童當桓靈之世人號為五龍 濟北英賢傳

潁川荀子文年十三聰辯不羣正光初潘崇和講服氏春秋子文擿齊北面受道時趙郡李才謂荀住處

對曰僕住中甘里才曰何為住城南此有四夷館意以此譏之荀曰國陽勝地卿何怪也若言川澗伊洛崢嶸語其舊事靈臺石經招提之美報德景明當世富貴高陽廣平四方風俗萬國千城若論人物有我無卿才無以對和曰汝潁之士利如錐燕趙之士鈍如鎚信非虛也 伽藍記

殷陶汝南人年十二以孝稱遭父憂率情合禮有長蛇帶其門舉家奔走陶以喪履在焉獨居廬不動親戚扶持曉喻莫能移之啼號益戚由是顯名 陶靖節集

魏武時南方獻山雞操欲其鳴舞而無由公子蒼舒

取大鏡著其前雞見形而舞不止 異苑

曹沖五六歲有成人之智孫權曾致巨象操欲知其重沖曰置象大船之上而刻其水痕所至稱物而載之則可知矣操大悅

管公明年十五與單子春談文采葩流枝葉橫生少引聖籍多發天然子春與羣士論難鋒起公明人人酬對言皆有餘至日向暮子春語衆曰此年少盛有材氣聽其言論正似司馬大人游獵賦何其磊落雄壯英神雋茂必能明天文地理變化之數不徒言也於是發聲徐州號為神童

王弼十許歲便好莊老通辯能言吏部尚書何晏甚奇之題曰後生可畏若斯人者可與言天人之際矣弼別傳

戴逵總角時以雞卵汁溲白瓦作鄭玄碑又自爲文而自鐫之詞麗器妙書丁潘嘗序云學慙鼠狀智乏雞碑用此

士龍儒雅有俊才六歲便能賦詩時人以爲項託楊烏之儔也陸雲別傳

司隷徐正名知人苻堅六歲時嘗戲於路正見而異焉問曰苻郎此官街小兒行戲不畏縛邪堅曰吏縛有罪不縛小兒正謂左右曰此兒有霸王相車頻秦書

後魏李賢九歲從師受業略觀大指而已或譏其不精答曰賢豈徒受業至如忠孝之道實銘于心問者慙服

王儉幼篤學叔父僧虔曰我不患此兒無名政恐名太盛耳丹陽尹袁粲聞其名及見之曰宰相之門也栝柏豫章雖小已有棟梁氣矣終當任人家國事

王僧祐幼聰悟叔父微撫其首曰兒神明意用當不作率爾人

蔡興宗幼爲父廓所重與親故書小兒四歲神氣似可不入非類室不與小人遊曰毋不宜受伯軌財軌有愧色謂其子曰我年六十行事不及十歲小兒

祖瑩少耽書父母恐其成疾禁不能止嘗密於灰中藏火驅逐僮僕父母寢後然火讀書以衣被蔽塞窻戶恐漏光明爲家人所覺內外呼爲聖小兒

陶季直丹陽秣陵人年四歲祖愛異之以四函銀列置前令諸孫各取一季直獨不取曰若有賜當先父伯不應度及諸孫

永安王浚八歲謂博士盧景裕曰祭神如神在爲有神邪無神邪對曰有浚曰有神當云祭神神在何煩如字景裕不能答

或攜何遜集入洛諸賢皆賞之元文遙時年十餘一覽便誦邢邵云此殆古來未有

虞寄年數歲客有造其父遇寄於門笑曰郎子姓虞後當無智寄應聲曰文字不辨豈得非愚客大慙

謝眞八歲爲春日閒居詩從舅王筠奇之謂所親曰此兒方當大成至如風定花猶落乃追步惠連矣

顧歡六歲家貧父使田中驅鵲歡作黃鵲賦而歸鵲食稻過半父怒欲撻之見賦乃止

柳慶年十三因暴書父僧羽試令慶於雜賦集中取賦一篇千餘言誦之慶立讀三遍便誦之無所漏

長孫紹遠年十三王碩異其強記欲試之乃試以禮記月令紹遠讀數紙纔一遍誦之若流

賈彝年十歲詣長安訟父獲申遠近僉曰此子英英賈謐之後莫之與京

裴安祖年八歲就師讀詩至鹿鳴篇語兄曰鹿得食相呼況人乎自此未嘗獨食

楊愔四世同居昆季就學者三十餘人學庭有李樹實落羣兒爭取之愔頹然獨坐季父暐適入學館見而大異之顧謂賓客曰此兒恬裕有我家風宅有美竹遂爲愔於林邊別葺一室命獨處其中嘗銅盤具盛饌以飯焉因責諸子曰汝輩如遵彥謹慎自得竹林別室銅盤重肉之食愔從兄昱謂人曰此兒駒齒未落已是我家龍文更十年後當求之千里外

徐之才年八歲與從兄康造周捨聽講老子捨爲設食乃戲之曰徐郎不用心思義而但事食乎之才答曰聖人虛其心而實其腹捨嗟賞之

李崇幼以父賢功拜爵親族相賀崇獨泣下賢問之對曰無勳於國幼受列侯當報主恩不得終孝養是以悲耳

袁充年十餘歲父黨至門時冬初充尚葛衫客戲充

曰袁郎子絺兮綌兮淒其以風充應聲曰唯絺唯綌服之無斁客大嗟賞之

袁君正年數歲父疾晝夜不眠專侍左右家人勸令暫休袁答曰尊患既未差眠亦不安

李百藥七歲時中書舍人陸乂嘗過其父德林有讀徐陵文者云刈琅邪之稻坐客並不識其事百藥進曰傳稱鄅人藉稻注云鄅人在琅邪開陽縣人皆服其機穎

高定是貞公郢之子七歲時讀書至牧誓問奈何以臣伐君貞公答曰應天順人耳又問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豈是順人貞公不能答

樂天女金鑾十歲忽書北山移文示家人樂天方買終南紫石欲開文士傳遂輟以勒之劉豆亭傳

李泌年九歲賦詩天覆吾地載吾天地生吾有意吾不然絕粒昇天衢不然鳴珂遊帝都焉能不貴復不去空作昂藏一丈夫彼丈夫兮我丈夫平生志氣多良圖請君看取百年事業就扁舟泛五湖詩成見者莫不稱賞張九齡獨戒之曰蚤得美名必有所折夫藏器於身古人所重況童子邪但爲詩賞風景詠古賢勿自揚之爲妙後爲文不復自言嘗以直言諷九

齡九齡感惜呼爲小友

張九成八歲默誦六經通大旨父積書坐旁命客就試公答如響且置卷歛衽曰精粗本末無二致勿謂紙上語不足多下學上達某敢以聖言爲法諸老驚歎目爲奇童

警悟

王烈字彦方國中有盜牛者主得之對曰我邂逅迷惑子既赦宥幸勿使王烈知之烈聞以布一端遺之曰恥惡則善生故賞之閒年之中行路父老擔重人代擔行數十里須之父老復失劍於路有行人守之

至暮劍主還見之前代擔人也父老以告烈乃昔盜牛人也 先賢行狀

張充少好逸游父緒嘗告歸至吳始入西郭逢充正獵右臂鷹左牽狗遇緒船至便放紲脫鞲拜於水次緒曰一身兩役毋乃勞乎充跪曰充聞三十而立今充二十九矣請至來歲緒曰過而能改顏子有焉明歲翻然易操葦師就學譽爲名士

伶玄字子于于賀妾樊通德有才色知書慕司馬遷史記頗能言趙飛燕姊弟故事子于閑居命言厭厭不倦子于曰斯人俱灰滅矣當時疲精力鶩嗜慾蠱惑之事寧知終歸荒田野草乎通德占袖顧眎燭影以手擁髻悽然泣下曰夫淫於色非慧男子不至也慧則通通則流流而不得其防則百物變態爲溝爲壑無所不往焉禮義成敗之說不能止其流惟感之以盛衰奄忽之變可以防其壞今婢子所道趙后姊弟事盛之至也王君悵然有荒田野草之悲衰之至也婢子拊形屬影識夫盛之不可留衰之不可推俄然相緣奄忽雖婕妤聞此不少遺乎 飛燕外傳

邵員與虞俊初居員先不知俊俊至吳與張温朱據會清言竟日温等敬服於是吳中盛爲俊談員聞而

歎曰吾與仲明遊居比屋不能甄其英秀播其風烈而令他邦稱找之傑深用爲愧 會稽典錄

王藍田性至狷急既躋重位每以柔克爲用謝奕嘗怒藍田極言罵之藍田回面着壁初不應之半日奕去始復坐

王懷祖初試宛陵令受贈遺修家具爲州司所檢至千三百條後屢居州郡清潔絕倫祿賜皆散之親故宅宇舊物不改于昔

梁蕭恪爲雍州刺史委政羣下賄賂公行客有江仲舉蔡遠王臺卿庾仲容皆有蓄積人間歌曰江千萬

蔡五百王新車廣大宅武帝績之曰主人憤憤不如
容帝以示恪恪大慙乃折節學問所歷以善政稱
覩甄琛舉秀才入都頗以弈棋廢業夜令蒼頭執燭
或時睡頓則杖之奴曰郎君辭父母求仕宦若讀書
執燭所不敢辭今乃圍碁日夜不息是豈向京之意
乎琛悵然慙感遂詣許赤彪假書研習聞見日優

焦氏類林卷之五

豪爽

子高遊趙與鄒文季節相善及將還諸故人訣既畢文節送行三宿臨別文節流涕交頤子高抗手高揖而已其徒問之高曰始吾謂二子丈夫也乃今知其婦人耳人豈鹿豕也哉而常羣聚乎孔叢子

袁盎病免家居與閭里浮湛相隨行鬬雞走狗雒陽劇孟嘗過盎盎善待之安陵富人謂盎曰吾聞劇孟

博徒將軍何自通之盎曰劇孟雖博徒然母死客送葬車千餘乘此亦有過人者且緩急人所有夫一旦有急扣門不以親為解不以存亡為辭天下所望者獨季心劇孟耳今公常從數騎一旦有緩急寧足恃乎罵富人弗與通諸公聞之皆多盎

傅介子年十四好讀書嘗棄觚而歎曰大丈夫當立功異域何能坐事散儒西京雜記

索勱字彥義刺史毛奕表行貳師將軍酒泉燉煌兵千人至樓蘭屯田召善鄯焉耆龜茲三國兵各千橫斷注濱河河斷之日水奮勢激波凌胃堤勱厲聲曰

王尊建節河隄不溢王霸精誠滹沱不流水德明古
今一也勤躬禱祀水猶未減乃列陳被仗鼓譟讙叫
且刺且射大戰三日水乃迴減胡人稱神 水經注
馬援斬徵側傳首洛陽封新息侯乃擊牛釃酒勞饗
軍士從容謂官屬曰吾從弟少游常哀吾慷慨多大
志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乘下澤車御款段馬
爲郡掾吏守墳墓鄉里稱善人斯可矣致求贏餘但
自苦耳當吾在浪泊西里閒虜未滅之時下潦上霧
毒氣重蒸仰視飛鳶跕跕墮水中臥念少游平生時
語何可得也今賴士大夫之力被蒙大恩猥先諸君

紆佩金紫且喜且慙吏士皆伏稱萬歲
方儲爲郎中章帝使文郎居左武郎居右儲正住中
曰臣文武兼備在所施用上嘉其才以繁亂絲付儲
使理儲拔佩刀三斷之對曰反經任勢臨事亦然 謝承後漢書
馬實曰幸生盛明之世免虧死之資託爲丈夫當建
名千載不可爲空生徒死之物穢天地之閒 同上
吳郡王閔渡錢塘江遭風船欲覆閔拔劍斫水罵伍
胥風濤得濟 同上
陳元龍在廣陵有威名後許汜與劉備並在荊州牧

劉表坐表與備共論天下人汜曰陳元龍湖海之士
豪氣不除備問汜君言豪寧有事邪汜曰昔遭亂過
下邳見元龍元龍無客主之意久不相與語自上大
床臥使客臥下床備曰君有國士之名今天下大亂
望君憂國忘家有救世之意而君求田問舍言無可
采何緣當與君語如小人欲臥百尺樓上臥君於地
何但上下床之閒邪表大笑備因言曰若元龍文武
膽志當求之於古耳造次難得比也
堵陽有白馬山山石似馬望之逼眞側水謂之白馬
塞孟達爲守登之而歎曰劉封申耽據金城千里而

更失之乎爲上堵吟音韻哀切有惻人心今水次尚
歌之 水經注
桓宣武與殷劉談不如甚喚左右取黃皮袴褶上馬
舞矟數迴或向殷或擬劉意氣始得雄
桓南郡作詩或時思不來輒作鼓吹既而思得云鳴
鵠響長阜歎曰鼓吹固自來人思
曹景宗既貴謂所親曰我昔在鄉里騎快馬如龍與
年少輩數十騎拓弓弦作霹靂聲箭如餓鴟叫平澤
中逐麞數肋射之渴飲其血饑食其胃甜如甘露漿
覺耳後風生鼻頭火出此樂使人忘死不知老之將

至今來揚州作賓人動轉不得路行開車幰小人輒
言不可閉置車中如三日新婦念此邑邑使人 宋書
習鑿齒與桓温以才氣相推鑿齒罷滎陽郡歸與桓
書曰吾以五月三日來達襄陽觸目悲感略無歡情
西望隆中想臥龍之吟東眺白沙思鳳雛之聲北臨
樊墟存鄧老之高南眷城邑懷羊公之風縱目檀溪
念崔徐之友肆睇魚梁追二德之遠未嘗不徘徊移
日撫乘躊躇若乃魏武之所置酒孫堅之所隕斃裴
杜之故居繁王之舊宅遺事猶存星列滿目瑣瑣常
流碌碌凡士焉足感其方寸哉夫芬芳起於椒蘭清

響生乎琳琅命世而作佐者必垂可大之餘風高尚
而邁德者必有明盛之遺事若向八君子者千載猶
使想其為人況相去之不遠乎彼一時此一時焉知
今日之才不如疇辰百年之後吾與足下不並為景
行乎當時賞其風期俊邁
劉元海人傑必致青雲之上是以策馬鴻騫乘機豹
變五部高蹝一旦推僭 晉載記
荀濟負氣每謂人云會楯上磨墨作檄文
劉裕次山陽聞何無忌敗績卷甲兼行將渡而風急
衆咸難之裕曰若有天命風當自息若其天不助舟
覆溺何足為怪即命登舟舟移而風自息 三十國春秋
李苗志尚功名每讀蜀書見魏延之請出長安諸葛
不許太息謂亮無奇計及覽周瑜傳未嘗不咨嗟絕
倒
高恭之每謂人曰人生厲心立行貴於見知當使夕
脫羊裘朝佩珠玉若時不我知便須退迹江海自求
其志
慕容儁少見淹樂長揖而已或勸屈節儁攘袂曰吾
狀貌如此行望人拜豈能拜人
宗慤答叔父少文問所志曰願乘長風破萬里浪

王融為中書郎嘗撫案歎曰為爾寂寂鄧禹笑人行
過朱雀航開人爭路乃推車壁曰車中乃可無七尺
車前豈可無八騶
桓榮祖少學騎射或曰何不學書榮祖曰曹操曹丕
上馬橫槊下馬談論此可不負飲食矣君輩無自全
之伎何異犬羊乎
王斌初為道人有才辯能唱導而不修容儀嘗弊衣
於瓦官寺聽雲師講成實論無復坐處惟僧正慧超
尚空席斌直坐其側慧超不能平罵曰那得此道人
禄蔌似隊父唐突人因命驅之斌笑曰既有敘勳僧

正那得無隊父道人不爲動而撫機問難辭理清舉
四座屬目
齊神武令諸子各理亂絲文宣獨抽刀斬之曰亂者
須斬
王彥深不爲羣從所禮常懷恥慨欲以將領自奮每
撫刀曰龍泉太阿汝知我者
王僧當朝蕭琛年少未爲僧識自負其才氣候僧宴
於樂游乃着虎皮靴策桃枝杖直造其座僧與語大
悅
周文育少時父使人寫蔡邕勸學及古詩遺之文育

不省曰但知有大槊耳誰能學此取富貴
楊纂每云大丈夫富貴何必故鄉若以妻子經懷豈
不沮人雄志
高昂與鄭嚴祖握槊劉貴召嚴祖昂不時遣枷其使
使曰枷時易脫時難昂即以刀就枷刎之曰何難之
有貴不敢校
高昂龍準豹頸姿體雄異少不尊師教專事馳騁每
言男兒當橫行天下自取富貴誰能端坐讀書作老
博士也其父曰此兒不滅吾族當大吾門以其昂藏
敖曹故以名字之

煬帝遼東之役麥鐵杖請爲前鋒顧醫者吳景賢曰
性命自有所在豈能艾炷灸頞爪蒂歕鼻療黃不差
而臥死兒女掌中乎將度遼呼二子曰阿奴備淺色
黃衫吾荷國恩今是死日我得被殺爾當富貴惟誠
與孝爾其勉之
來護兒幼卓犖讀書至擊鼓其鏜踊躍用兵羔裘豹
飾孔武有力捨書歎曰大丈夫在世當如是會爲國
滅賊以取功名安能區區事筆硯乎遂覽兵法曰此
豈異人意也
李白見玄宗於便殿神氣高朗軒軒然若霞舉

陳子昂初入京不爲人知有賣胡琴者價百萬豪貴
傳視無辨者子昂突出顧左右曰輦千緡市之衆驚
問答曰余善此樂皆曰可得聞乎曰明日可集宣陽
里如期偕往則酒肴畢具置胡琴於前食畢捧琴語
曰蜀人陳子昂有文百軸馳走京轂碌碌塵土不爲
人知此樂賤工之役豈宜留心舉而碎之以其文軸
徧贈會者一日之內聲華溢都
司空表聖甚爲王重榮父子所重嘗爲重榮作碑贈
絹素千匹表聖致虞鄉市中人得取之一日都盡
裴寬尚書罷郡西歸汴流中日晚維舟見一人坐樹

下衣服極敝命屈之與語大奇之曰以君才識必自當富貴何貧也舉船錢帛奴婢貺之客亦不讓登舡奴婢偃蹇者輒鞭之裴公益奇之其人乃張徐州也 幽閒鼓吹

歌者袁綯嘗從子將與客遊金山適中秋天宇四壁一碧無際加江流傾涌月色如畫遂共登金山妙高臺命綯歌其水調歌[illegible]曰明月幾時有把酒問青天歌罷公自起舞

任達

莊周病劇弟子對之泣應曰我今死則誰先更百年生則誰後必不得免何貪於須臾 桓譚新論

衛端木叔精其先貲放意所好及病無藥石之儲禽滑釐笑其狂而段干生以為德過其祖賜

東方朔為郎常侍中詔賜之食於前飯已盡懷其餘肉持去衣盡汙數賜縑帛擔揭而去徒用所賜錢帛取少婦於長安中好女率取婦一歲所者即棄去更取婦所賜錢財盡索之於女子人皆以為狂朔曰如朔所謂避世於朝廷間者也古之人乃避世於深山中時坐席中酒酣據地歌曰陸沉於俗避世金馬門宮殿中可以避世全身何必深山之中蒿廬之下

楊王孫孝武時人也學黃老之術家業千金厚自奉養生無所不致及病且終先令其子曰吾欲裸葬以反吾真必亡易吾意死則為布囊盛屍入地七尺既下從足引脫其囊以身親土 按西京雜記楊王孫名貴史失其名

鄭泉博學有奇姿而性嗜酒閒居嘗曰願得美酒滿五百斛船以四時肥甘置兩頭反覆沒飲之憊即住而啖肴膳酒有升斗減隨即益之不亦快乎 吳志

鄭泉嗜酒臨卒謂其同類曰必葬我陶家之側庶百歲後化而成土幸見取為酒壺實獲我心矣

阮嗣宗宏達不拘禮俗口不論事自然高邁兗州刺史王昶請與相見終日不得與言昶愧歎之自以不能測也 魏氏春秋

阮籍嗜酒荒放露頭散髮裸袒箕踞其後貴游子弟阮瞻王澄謝鯤胡毋輔之皆祖述於籍謂得大道之本故去巾幘脫衣服露醜惡同禽獸甚者名之為通次者名之為達 王隱晉書

伯倫肆意放蕩以宇宙為狹常乘鹿車攜一壺酒使人荷鍤隨之云死便掘地以埋土木形骸遨遊一世 名士傳

王尼蚤歲喪妻有一子貧無居宅惟畜露車有牛一

頭每行輒使御之暮則共宿車上常歎曰滄海橫流處不安也

謝安縱心事外疎略常節每畜女伎携持游肆王坦之嘗以書規之安答書曰知君思相愛惜之至僕所求者聲謂稱情義無所不可為聊以自娛耳若絜軌迹崇世教非所擬議亦非所屑嘗謂君粗得鄙趣者猶未悟之濠上耶故知莫道未易為人（宋明帝文章志）

陶潛性真率貴賤造之者有酒輒設潛若先醉便語客我醉欲眠君且去

蕭恭從容謂梁元帝曰下官歷觀時人多不好懽興

乃仰眠床上看屋梁而著書千秋萬歲誰傳此者勞神苦思竟不成名豈如臨清風對朗月登山放水肆意酣歌也

蕭介性高簡少交游惟與族兄琛從兄眎素及洽從弟淑等文酒賞會時以比謝氏烏衣遊

沈慶之加三望車謂人曰我每遊履田園有人則與馬為三無人則與馬為二今乘此車安所之乎

謝幾卿性通脫預樂遊宴不得醉而還因詣道邊酒壚停車褰幔與車前三騶對飲觀者如堵幾卿自若

文宣賜陸法和奴婢錢帛法和所得奴婢盡免之曰各隨緣去錢帛散施一日便盡

皇甫亮三日不上省文宣親詰其故亮曰一日雨一日醉一日病酒

韓晉明好酒誕縱招引賓客朝廷欲處之貴要地必以疾辭告人云廢人飲酒對名勝安能作刀筆吏披反故紙乎

李行之臨終口授[illegible]以紀其志曰隴西先生行之以其年某月某日終於某所年將六紀官歷四朝道叶希夷事忘可否雖碩德高風有傾先構而立身行己無愧夙心以為氣變則生生化曰死蓋生者物之

用死者人之終有何憂樂於其間哉乃為銘曰人生若寄視死如歸茫茫大夜何所是非言終而絕

劉舍度性虛遠有氣調風流跌宕名高一時嘗云不須名位所須衣食不用身後之譽惟重目前所見

李元忠雖居要任不以物務千懷惟飲酒自娛時欲用為僕射或言其常醉不可委以臺閣其子搔聞之請節飲元忠曰我言作僕射不勝飲酒樂爾愛僕射宜勿飲

梁忠烈世子性愛林泉特好散逸著論曰吾嘗夢為魚因化為鳥方其夢也何樂如之及其覺也何憂斯

類見由吾之不及魚鳥者遠矣故魚鳥飛浮任其志
性吾之進退常在掌握舉首懼觸搖足恐墮使吾終
得與魚鳥同遊則去世如脫屣耳
張融臨終與子書云吾生平行善自當凌雲一笑三
千買棺無製新衾左手執孝經老子右手執小品法
華經以吾平生風調何至使婦人行哭失聲不須覽
停閨閣
張天錫在北數游宴園池頗廢政事時有諫者天錫
曰吾非好行行有得也觀朝榮則敬才秀之士翫芝
蘭則愛德行之臣覩松竹則思貞操之賢臨清流則

貴廉潔之行覽蔓草則賤貪穢之吏逢颷風則惡凶
狡之徒若引申觸類庶無遺漏矣
袁粲位任隆重不以事務經懷爲丹陽尹郡南一家
頗有竹石粲徒步往亦不通主人直造竹所嘯詠自
得主人出笑語欣然俄而車騎羽儀併至門方知是
袁尹又嘗步屧白楊郊間道遇一士大夫便呼與酣
飲明日此人謂被知到門求進粲曰昨飲酒無偶聊
相要耳竟不與相見
陳暄嗜酒沈湎兄子秀憂之致書諷諫暄答云昔周
伯仁渡江惟三日醒吾不以爲少鄭康成一飲三百
杯吾不以爲多吾嘗譬酒猶水也可以濟舟亦可以
覆舟故江諮議有言酒猶兵也兵可千日而不用不
可一日而不備酒可千日而不飲不可一飲而不醉
美哉江公可與共論酒矣何水曹眼不識杯鐺吾口
不離瓢杓汝寧與何同日而醒與吾同日而醉乎政
言其醒可及其醉不可及也速營糟丘吾將老焉爾
無多言非爾所及
司馬消難因暇尋高季式酣歌留宿旦日重門並關
消難固請去季式曰君以地勢脅我邪消難拜謝請
出終不許酒至不肯飲季式索車輪括消難頸更索

自括頸引滿相勸消難不得已笑而從之乃肯脫車
輪更留一宿
邢邵脫畧簡易有齋不居坐臥常在一小屋果餌之
屬常置之梁上賓至下而共噉士無賢愚皆傾接對
客或解衣擇虱且與劇談未嘗內宿自云嘗晝入內
閣爲犬所吠言畢輒撫掌大笑
王無功待詔門下省故事官給酒日三升或問待詔
何樂邪無功荅曰良醞可戀耳侍中陳叔達聞之日
給一斗時號斗酒學士
大樂署史焦革家善釀王無功求爲大樂丞吏部以

非流不許無功周請曰有深意竟除之華死其妻送酒不絕歲餘又死無功曰天不使我酣美酒邪遂棄官去

韓朝宗爲山南采訪使謂孟浩然間代清律寘諸周行必詠穆如之頌因入奏挾與偕行先揚於朝約日引謁及期浩然會友生文酒講好甚適或曰子與韓公諾而怠之無乃不可乎浩然叱曰僕已飲矣身行樂耳遑恤其他遂畢席不赴王士源孟浩然集序

裴度不信術數每語人曰雞豬魚蒜逢着則喫生老病死時至則行

裴令臨終告門人曰吾死無所繫但午橋莊松雲嶺未成軟碧池繡魚尾未長漢書未終篇爲可恨耳晉公遺語

司空圖預爲壽藏故人來者引之壙中賦詩對酌人或難之圖曰達人大觀幽顯一致非止暫遊此中公何不廣哉布衣鳩杖出則以女家人鸞臺自隨歲時村社會集圖必造之與野老同席曾無傲色

馮惟一爲太常頗不得意以椸酒自娛每朝士宴集雖不召亦常自至酒酣即彈琵琶彈罷賦詩詩成起舞時人愛其俊逸謂之三絕

韓熙載肆情坦率不持名檢伎樂殆以百數所得月俸盡散諸姬熙載敝衣芒屨作瞽者持獨弦琴俾舒雅執板挽之隨房乞食以爲笑樂

右補闕王巳四十四致仕預製棺題曰永息菴置諸寢室人勸移之僻地曰吾欲見之常運死想滅除貪愛耳

李愚告人予夙夜在公不曾燗遊華胥國欲於洛陽買水竹作蝶菴謝事居其間菴中當以莊周爲開山第一祖陳摶配食然怡者難爲注籍供職

范忠宣云或相勉以攝生之理不知人非久在世間物假如丁令威千歲化鶴歸鄉見城郭人民皆非則獨存亦何足樂

子瞻在儋耳因試筆嘗自書云吾始至南海環視天水無際淒然傷之曰何時得出此島邪已而思之天地在積水中九州在大瀛海中中國在少海中有生孰不在島者覆盆水於地芥浮於水蟻附於芥茫然不知所濟少焉水涸蟻即逕去見其類出涕曰幾不復與子相見豈知俯仰之間有方軌八達之路乎念此可爲一笑

周公謹諸人邀趙子固各攜所藏書畫放舟湖上相

與評賞飲酣子固脫帽以酒睎髮箕踞歌離騷𠔥若無人薄暮入西泠掠孤山艤棹茂樹間指林麓最幽處瞪目絕叫曰此是洪谷子董北苑得意筆也鄰舟數十皆驚歎以爲眞謫仙人

愼伯筠秋夜待潮於錢塘江沙上露坐設大酒尊及置一杯對月獨飲意象傲逸顧子敦適遇之亦懷一杯就其尊對酌伯筠不問子敦亦不與語酒盡各散去

河陽釋法常性英爽酷嗜酒無寒暑風雨常醉醉即熟寢覺即朗吟曰優游麴世界爛熳枕神仙謂人云酒天虛無酒地綿邈酒國安恬無君臣貴賤之拘無

財利之圖無刑罰之避陶陶焉蕩蕩焉樂其可得而量也轉而入於飛蝶都則又蒙騰浩淼而不思覺也

寵禮

魏文侯見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及見翟璜踞堂而與之言翟璜不說文侯曰段干木官之則不肯祿之則不受今汝欲官則相至欲祿則上卿既受吾賞又責吾禮毋乃難乎 說苑

范蠡乘輕舟以浮於五湖莫知其所終越王令工以良金寫范蠡之狀而朝禮之 國語

董仲舒知爲儒梟海內稱通故其接人能別奇律是以鍾離產公以編戶之民受珪璧之敬 論衡

孝成帝翫弄衆書善楊子雲出入遊獵子雲乘從又以桓君山藏書多待詔門下時人語曰玩楊子雲之篇樂于居千室之官挾桓君山之書富於積猗頓之財

帝嘗謂祭彤可屬以重任從東巡守過魯坐孔子講堂顧指子路室謂左右曰此太僕之室太僕吾之禦侮也

鄭弘爲太尉舉第五倫爲司空班次在下每正朔朝見弘曲肱自卑明帝問知其故聽置雲母屏風分隔其間由此爲故事 謝承後漢書

肅宗詔黃香詣東觀讀所未見書香後歸京師時千乘王冠帝會中山邸迺詔香殿下顧謂諸王曰此天下無雙江夏黃童者也左右莫不改觀

王郎剛猛能解盤牙破節弓考驗楚王瑛謀反連及千餘人事竟引入詰問無謬一見賜御筆墨再見賜佩帶三見除司徒西曹掾 陳留耆舊傳

馮豹拜尚書郎忠勤不懈每奏事未報常俯伏省閣或從昏至明肅宗聞而嘉之使黃門持被覆豹敕令勿驚 范曄漢書

趙壹舉郡上計到京師司徒袁逢受計計吏數百人

皆拜伏廷中莫敢仰視壹獨長揖而已逢望而異焉
令左右讓之對曰昔酈食其長揖漢王今揖三公何
遽怪哉逢即斂衽下堂執其手延置上坐顧謂坐中
曰此漢陽趙元叔也朝臣莫有過之者請爲諸君分坐
河南尹羊陟知壹非常人明旦大從車騎造壹時諸
計吏多盛飾車馬帷幕而壹獨柴車草屏露宿其傍
延陟前坐車下左右莫不歎愕陟遂與言談至熏夕
極歡而去執其手曰良玉不剖必有泣血以相明者
矣乃與袁逢共稱薦之名動京師
度遼將軍皇甫規解官歸安定鄉人有以貨得鴈門

太守者書刺謁規規臥不迎既入問卿前在郡食鴈
美乎有頃白王符在門規素聞符名乃驚遽而起衣
不及帶屣履出迎援符手而還與同坐極歡時人爲
之語曰徒見二千石不如一縫掖
蔡邕才學顯著貴重朝廷常車騎填巷賓客盈座聞
王粲在門倒屣迎之粲至年既幼弱容狀短小一座
盡驚邕曰此王公孫有異才吾不如也吾家書籍文
章當盡與之
呂蒙病發孫權迎置所館之側所以治護之者萬方
時有加減權爲慘慼欲數見又恐其勞動常𥦗瞻之
見少下食則喜顧左右言笑不然則咄唶夜不能寐
病中瘳爲下赦令吴錄
紀瞻字思遠丹陽秣陵人才兼文武朝廷稱其忠亮
雅正明帝一日引於廣室慨然言社稷之臣欲無復
十人如何因屈指曰君便其一瞻擬議辭避帝曰方
與君善語復何事辭邪
羊元敬嘗詣謝混謝拂席易衣然後見之時康樂在
坐退告宣遠曰望蔡見羊欣遂易衣改席由此益知名
賀琛進見武帝語輒移晷省中爲之語曰上殿不下
有賀雅琛容止閑雅故人呼之

史寧遣使詣周文請事周文以所服冠履衣被弓甲
等賜寧語其使曰爲我謝涼州孤解衣衣公善始善
終無損功名
後主晏東宮時造玉柄麈尾新成後主親執之曰當
今雖復多士如林至於堪捉此者獨張譏耳即手授
譏後主幸鍾山開善寺召從臣坐寺西南松林下敕
張譏豎義索麈尾未至勅取松枝手以授譏陳書
韋綬在翰林德宗常至其苑韋妃從幸會綬方寢學
士鄭絪欲馳告之帝不許時適大寒帝以妃蜀纈袍
覆而去唐書

王起文宗時侍講或僻字疑事令中使口宣即以榜子寫對故起著口宣十卷

李訓講周易時方盛夏文宗命取水玉腰帶辟暑犀如意賜之曰如意與卿為談柄

真宗祀汾陰召華陰處士种放不至詔使者云臣到放所居適于草廳中看畫水牛詔閣行在所得古畫四十餘軸悉賜之

宋學士王珪召對蘂珠殿設紫花墩命坐珪英宗挽詩有陪蘂珠殿獨賜紫花墩紀此事

企羨

趙咨拜東海相道經滎陽令曹暠迎謁不為留暠送至亭望塵不及謂主簿曰趙君名重今過界不見必為天下笑即棄印綬還至東海謁咨畢辭歸家其為時人所貴如此

張楷字公超通嚴氏春秋古文尚書門徒常百人賓客慕之自父黨宿儒偕造門焉車馬塡街徒從無所止黃門貴戚之家皆起舍巷次以候過客往來之利楷疾其如此輒徙避之學者隨之所居成市後華陰山南遂有公超市

益州刺史董榮圖畫譙周像於州學命從事李通頌之曰抑抑譙侯好古述儒寶道懷真鑒世盈虛雅明美迹終始是書我后欽賢無言不譽攀諸前哲丹青是圖嗟爾來葉鑒茲顯模（[illegible]傳）

郭林宗來遊京師當還鄉里送車千許乘李膺亦在焉衆人皆詣大槐客舍而別獨膺與林宗共載乘薄笨車上大槐坂觀者數百人引領望之若松喬之在霄漢

鄭玄在徐州孔文舉時為北海相欲其返郡敦請懇惻使人繼踵又教曰鄭公久遊南夏今艱難稍平儻有歸來之思無寓人於室毀傷其藩樣林木必繕治

牆宇以俟還向及歸融告僚屬昔周人尊師謂之尚父今可咸曰鄭君不得稱名

孔融深敬玄屣履造門告高密縣為玄特立一鄉曰昔齊置士鄉越有君子軍皆異賢之意也鄭君好學寔懷明德昔太史公廷尉吳公謁者僕射鄧公皆漢之名臣又四皓有東園公夏黃公潛光隱耀世嘉其高皆悉稱公不必三事大夫也今鄭君鄉宜曰鄭公鄉昔東海于公僅有一節猶戒鄉人侈其門閭矧乃鄭公之德而無駟牡之路可開廣門衢令容高車號為通德門

袁紹一見玄歎曰吾本謂鄭君東州名儒今乃是天下長者夫以布衣雄世斯豈徒然哉 殷芸小說

孔融屯都昌爲賊管亥所圍逼急乃遣東萊太史慈求救於平原相劉備備驚曰孔北海乃復知天下有劉備邪即遣兵三千救之

吏部郎謝朓雅重江革嘗候革時大雪見革敝絮單席嗟歎久之乃脫所着襦并手割半氈與革充卧具而去

蕭允爲會稽丞行經延陵季子廟設蘋藻之薦託異代之交爲詩叙意詞理清典

任昉爲中丞簪裾輻輳預其宴者號爲龍門遊

陶隱居深慕張良爲人曰古賢無比

張鏡少與顏延之鄰居顏談議飲酒喧呼不絕張靜默無語聲後顏於籬邊聞其與客語設胡牀坐聽辭義清玄指謂坐賓曰此中有人由此不復酣叫

袁淑德候李僧伽先戒僕從然後入門曰見此賢令吾羞對軒冕

仲長子光隱居北渚凡三十年非其力不食王無功愛其眞素徙與相近

白傳葬龍門山四方過者必奠酒塚前方丈之土常成泥濘 賈黄中談錄

蕭穎士嚴酷異常有一僕事之十餘年穎士毎加箠楚輒百餘不堪其苦人或激之使去僕曰我非不能他从所以遲留者特愛慕其博與耳

仕宦

孫叔敖遇狐丘丈人狐丘丈人曰僕聞之有三利必有三患子知之乎夫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歸之孫叔敖曰不然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可以免於患乎狐丘丈人曰善哉言乎 韓詩外傳

西門豹爲鄴令清尅潔慤秋毫之端無私利也而甚簡左右左右因相與比周而惡之居期年上計君收其璽豹自請曰臣昔者不知所以治鄴今臣得矣願請璽以治鄴不當請伏斧鑕之罪文侯不忍而復與之豹因重斂百姓急事左右期年上計文侯迎而拜之豹對曰往年臣爲君治鄴而君奪臣璽今臣爲左右治鄴而君拜臣臣不治矣遂納璽而去 韓非子

孔臧仲尼之後遷御史大夫辭曰臣代以經學爲家乞爲太常專修家業漢武遂用之 孔臧集序

光武特詔御史中丞與司隸校尉尚書令會同竝專

席而坐故京師號曰三獨坐

後漢尚書郎下筆爲詔策出言爲詔命其入直官供青縑白綾被或以錦緋爲之給帷帳通中枕大官供食物餅餌及五蔾果實之屬五日一美食下天子一等給指使一人女侍史二人皆選端正妖麗執香爐護衣（漢官儀○[illegible]大官供[illegible]）

鍾離意上書薦劉平等有詔徵之特賜辨裝錢

楊震客居於湖不荅州郡禮命數十年衆人謂之晚暮而震志愈篤後有冠雀銜三鱣魚飛集講堂前都講取魚進曰蛇鱣者卿大夫之服象也數三者法三

台也先生自此升矣

馬融少而好學大將軍鄧隲召爲舍人棄遊武都會羌虜起自關以西道斷融以謂古人有言左手據天下之圖而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爲何者身貴於天下也豈以曲俗咫尺爲羞滅無限之身哉因往應之爲校書郎出爲南郡太守（融自叙）

梁竦生長京師不樂本土自負其才鬱鬱不得意嘗登高望遠歎息言曰大丈夫居世生當封侯死當廟食如其不然閒居可以養志詩書足以自娛州郡之職徒勞人耳後辟命交至並無所就

翟烈入錢五百萬爲司徒於是聲譽衰減嘗問其子鈞曰吾居三公於議者何如對曰大人少有英稱歷位卿守論者咸謂當爲三公而今登其位天下失望烈曰何爲然也鈞曰論者嫌其銅臭烈怒舉杖擊之鈞狼狽而走

御史大夫張忠辟孫寶爲屬欲令授子經更爲除舍設儲待寶自劾去後署寶主簿遷徙入舍祭竈請比鄰忠使所親問曰前大夫爲君設除大舍子自劾去者欲爲高節也今兩府高士俗不爲主簿子旣爲之徙舍甚說何前後不相副也對曰高士不爲主簿而

大夫君以寶爲可一府莫言非士安得獨自高前日君男欲文學而移寶自近禮有來學義無往教道不可詘身詘何傷且不遭者可無不爲況主簿乎

趙溫字子柔初爲京兆丞歎曰大丈夫當雄飛安能雌伏遂棄官去

呂虔有佩刀工相之以爲必登三公可服此刀虔謂祥曰苟非其人刀或爲害卿有公輔之量故以相與祥固辭强之乃受祥臨薨以刀授覽曰汝後必興足稱此刀

蘇瓊幼嘗謁東荊州刺史曹芝芝戲曰卿欲官否對

曰設官求人非人求官芝異其對署為參軍
胡廣自在公台三十餘年歷事六帝凡一履司空再
作司徒三登太尉又為太傅其所辟命皆天下名士
與故吏陳蕃李咸並為三府蕃等每朝會輒稱疾避
廣時人榮之
魏何昌曰先王制法建官授任則置副佐陳師命將
則立監貳宣命遣使則設介副當難則權足相濟員
缺則才足相代韓信伐趙張耳為貳馬援討越劉隆
副車
劉靖為河南尹應璩與書曰入作納言出臨京任冨

民之術日引月長 魏志
蔣濟遺衛臻書曰漢祖遇亡虜為上將周武拔漁父
為太師布衣厮養可登王公何必守文試而後用臻
荅曰古人遺智慧而任度量須考績而加黜陟今子
同牧野於成康喻斷蛇於文景好不經之舉開拔奇
之津將使天下馳騁而起矣
選舉先舉性行而後言才黃門李豐嘗以問盧毓毓
曰才所以為善也故大才成大善小才成小善今稱
之有才而不能為善是才不中器也豐等服其言
盧毓為吏部魏文謂之曰選舉莫取有名名如畫地

作餅不可啖也對曰名不足以致異人而可得常士
常士畏教慕善然後有名非所當疾也
劉廙兄望之劉表從事以正諫不合救傳告歸廙曰
趙殺鳴犢仲尼回輪今兄不能法柳下惠和光同塵
於內冗模范蠡遷化於外坐而自絕於時殆不可也
望之不從尋見害
諸葛誕為吏部郎人有所屬託輒顯其言而承用之
後有當否則公議其得失以為褒貶自是羣僚莫不
慎其所舉 魏志
舊儀侍中親省起居俗謂之執虎子始蘇則同郡吉

茂者是時仕甫歷縣令遷為冗散見則嘲之曰仕進
不止執虎子則笑曰我誠不能效汝蹇蹇驅鹿車馳
也 魏畧
羊祜與弟書曰既定戎事當角巾東路歸故里為容
棺之墟以白士而居重位何能不以盛滿受責乎二
疏是吾師也
吏部郎史曜出處缺當選山濤薦阮咸曰真素寡欲
深識清濁萬物不能移也若在官人之職必妙絕於
時 山濤啟事
阮修字宣子好老易能言理傲然無營家無儋石之

儲宴如也瑯琊王處仲爲鴻臚卿謂曰鴻臚丞差有
禄卿常無食能作否修曰爲復可耳遂爲鴻臚丞名士傳
王導郗鑒庾亮相繼薨沮朝野憂懼以陸玩德望乃
拜司空玩辭讓不獲乃歎息謂朋友曰以我爲三公
是天下無人矣
殷深源雖廢雅詠不輟雖家人不見其流放之戚外
生韓康伯始隨至徙所周年還都殷哀愛之送至水
側乃詠曹顏遠詩曰富貴他人合貧賤親戚離因泣
下

王子敬辭中令帖云民志不慕高情不忘榮惟欲離
今任耳餘無所擇王懷祖先輩名流作此職可謂僉
允桓宣武窺尚書門猶言此中無人固知當之未易
也
何偃爲吏部尚書劉瑀圖侍中不得二人從郊祀偃
乘車在前瑀躍馬及之謂偃曰君車何疾曰牛駿馭
精所以疾耳偃謂瑀曰君馬何遲瑀曰騏驥羅于羈
絆所以居后曰何不着鞭使致千里曰一麾自造青
雲何至與駑馬爭路
王驕若辭侍中或勸勿自疏驕曰我年少以來閑要

人多矣克詘少時鮮不顛覆且性實疏緩不堪時務
人主私恩何由可保萬一披猖求退無地非不愛作
熱官但思之爛熟耳
李密有才能常望內轉而朝廷無援乃遷漢中太守
自以失分懷怨及賜餞東堂詔賦詩末章曰人亦有
言有因有緣官無中人不如歸田明明在上斯語豈
然武帝忿之免密官
張普惠爲諫議大夫任城王澄謂曰不喜君得諫議
喜諫議得君
齊王冏辟張翰爲東曹掾翰謂同郡顧榮曰天下紛

紛未已夫有四海之名者求退良難吾本山林間人
無望於時久矣子善以明防前以智慮後榮捉其手
愴然曰吾亦與子采南山蕨飲三江水耳
顧憲之爲吏部郎中其祖凱之嘗爲吏部於庭中植
嘉樹曰吾爲憲之植耳後果爲此職
蕭南郡除少府意甚不得曰大丈夫入管喉舌出莅
方伯乃復低頭入中耶所住齋前有嵇所種花草甚
美惠開悉令剷除列種白楊樹每謂人曰人生不得
行胸懷雖壽百歲猶爲夭也
沈贊之令丹徒不事左右以浸潤繫上方歎曰一丸

天子足矣齊高召問復何所陳對曰臣坐清所以獲罪帝曰清何以獲罪曰無以承奉要人上曰要人謂誰蹟之舉手版四面指曰此赤衣諸郎皆是

張懷拜太常自謂閒職輒歸家齊武曰卿輩未富貴謂人不與既富貴那得復委去懷曰陛下御臣若養馬無事就閑廄有事復牽來

卞延之爲上虞令有剛氣會稽太守孟覬以令長裁之積不能容脫幘投地曰我所以屈卿者政爲此幘耳卿乃以一世勳門而傲天下國士拂衣而去

南齊柳元伯之子五人皆領州五馬參差於亭[殷文圭路]

[荀家門內雙列八龍　柳氏亭邊參差五馬]

何尚之在選日有一人求爲吏部郎尚之歎曰此敝俗也官當圖人人安得圖官時顏延之在坐笑語尚之曰我聞古者官人以才今官人以勢彼勢之所求天何疑焉當時以二公爲名言

劉孝標云余與馮衍有三同敬通值中興明君終不試用予值英主亦擯棄當年一同也敬通雄才冠世志堅金石余雖不及而節亮慷慨二同也敬通有忌妻至身操井臼予有悍室亦令家道轗軻三同也

謝晦謂顏延之曰昔荀勗忌阮咸斥爲始平太守今御又爲始安所謂二始

劉孝孫博學通敏而仕不遂常歎曰古或開一說而致卿相立談間而降白璧書籍妄耳

常景淹滯門下積歲不至顯官以蜀司馬相如王褒嚴君平揚子雲等四賢皆有高才而無重位乃託意以讚之

魏愷積年沈廢遇楊愔於道微自陳愔曰發詔授官咸由中旨愷應聲曰雖復零雨自天終待雲興四岳愔欣然曰此言極爲簡要乃除霍州刺史

魏愷辭青州長史文宣大怒曰何物漢子與官不就

朝廷爲之懼愷容色坦然帝曰死與長史任卿所擇荅曰能殺臣者陛下不受長史者愚臣帝曰何慮無人因放還

檀珪求祿不得與王僧虔書曰僕一門雖謝文通乃忝武達羣從姑叔三嬪帝姻而令子姪餓死書牘十二接覲六七遂不苟潤反更暴腮蟬腹龜腸爲日已久饑彪能嚇人遂與肉餓驎不噬誰爲落毛

王僧虔爲尚書令作飛白書題省壁曰圓行方止物之定質修之不已則溢高之不已則慄馳之不已則躓引之不已則迭是故去之宜疾當時嗟賞以爲座

右銘

文帝召王敬弘子恢之爲秘書郎敬弘爲求奉朝請與恢之書曰秘書有限故有競朝請無限故無競吾欲使汝處不競之地

王秀之爲晉平朞年求還或問其故曰此郡沃壤珍阜日至人所昧者財財生則禍逐智者不昧財亦不逐禍吾山資已足豈可久留時人以爲王晉平恐富求歸

劉善明嘗云在家當孝爲吏當淸子孫楷式足矣及累爲州郡以母在北頗黷財賄崔祖思怪而問之曰

吏吾知我因流涕曰方寸亂矣豈暇爲廉所得金錢皆因以贖母母至淸節方峻

張融與從叔永書昔求三吳一丞雖屬舛錯今聞南康闕守應得之不融不知階級階級亦可不知融政以求丞不得所以求郡求郡不得亦可復求丞

袁淋不附劉湛大相乖忤袁賦詩曰種蘭忌當門懷璧莫向楚楚少別玉人門非種蘭所尋以病免官

陸徽九綜州綱三端府職皆幕官也六朝稱府幕曰府端州幕曰州端節度幕曰節端憲司幕曰憲端

元日冬至大朝百官已集而宰相方至列燭多至數百炬謂之火城宰相火城至則衆皆滅燭以避之國史補

賀知章拜禮部侍郎兼集賢學士時源乾曜與張說同在政府乾曜問張曰賀公久著盛名今一時兩命足使學者光耀然學士與侍郎何者爲美張曰侍郎爲衣冠之華選非望實兼美無以居之然非往賢所慕學士懷先王之道爲縉紳軌儀蘊揚班之辭彩兼游夏之文學始可處之無愧二美之中此實爲最

張嘉貞生延賞延賞生弘靖三代掌書命皆在台座前此未有楊巨源贈詩曰伊陟無聞祖葦賢不到孫

時稱其能與張家說門戶

歐陽彬爲嘉州刺史喜曰靑山綠水中爲二千石作詩飲酒爲風月主人豈不佳哉詩紀

韋思謙進御史大夫性蹇諤見王公未嘗屈禮或譏之曰耳目之官固當特立鵰鶚鷹鸇豈衆禽之偶奈何屈以狎之

御史大夫李承嘉嘗讓諸御史曰近御史言事不咨大夫禮乎蕭至忠曰故事臺中無長官御史人君耳目比肩事主得自彈事若先白大夫而言則彈大夫當白誰也

章表微授監察御史不樂曰爵禄譬如滋味人皆欲之吾年五十冒遊少年間取一班一級不見其味也將爲松菊主人不愧淵明

孔君思嘗謂人仕至中郎足矣及遷庫部郎乃置一石止水於左右示止足之意

柳子厚在永州吳武陵遺孟簡書曰古稱一世三十年子厚之斥十二年殆半世矣霆砰電射天怒也不能終朝聖人在上安有畢世而怒人臣邪

楊嗣復進門下侍郎建言宜省官屬文宗言無乃濫才乎嗣復對曰才者自異汰去秕滓菁華乃出

范質年二十舉進士時翰林學士和凝權知貢舉凝平生以宰輔自期登第姓名在十三及覽質文知其非常亦以爲第十三人場屋間謂之傳衣鉢後凝既登庸不十年質亦大拜

范純夫言襄子弟赴官有乞書於蜀公者蜀公不許曰仕宦不可廣求人知受恩多難立朝矣家語

夔夔子山嘗語人曰天下事皆宰相所當言宰相不得言則臺諫言之臺諫不敢言則經筵言之吾備位經筵得言人所不敢言於天子之前志願足矣元史

棲逸

延陵季子遊於齊見遺金於路呼牧者取之牧者曰何子居之高而視之下也類君子而言野也有君不臣有友不友當暑衣裘吾豈取金者乎季子知其賢請問姓名牧者曰子皮相之士何足語姓字哉韓詩外傳

楚王遣使聘陸通妻從市來曰先生少而爲義豈老違之哉門外車跡何深也於是夫負釜甑妻戴紝器游諸名山食桂櫨實黃菁子隱蜀峨眉山高士傳

盧遨遊玄闕在北海至蒙穀之上見一士深目而玄準渠頭而鳶肩軒軒然迎風而舞顧見遨慢然而下其臂遁乎卑下遨往視之方卷龜殼而食蛤蜊遨曰

遨少好遊背羣離黨觀於六合之外夫子可與遨爲友矣若士傲然笑曰我方南遊乎罔㝗之野北息乎沉默之鄉西窮冥冥之里東貫鴻濛之光其外猶有沇沇之泥下無地上無天吾能往來子處矣吾與汗漫遊於九垓之上乃舉臂竦身入雲中遨仰視曰吾比夫子猶黃鵠與壤蟲終日行不離咫尺而自以爲遠不亦悲哉淮南子

南山四皓者角里先生綺里季夏黃公東園公也秦世道滅德消坑黜儒術於是退而作歌曰莫莫高山深谷逶迤曄曄紫芝可以療饑唐虞世遠吾將何歸

駟馬高蓋其憂甚大富貴之畏人不如貧賤之肆志
崔琦四皓頌
應曜隱於淮陽山中與四皓俱徵獨不至時人語曰
商山四皓不如淮陽一老
李少君臨淄人也少好道入山采藥遇安期先生求
隨奉給奴役便聽師事之安期將少君東至赤城南
之羅浮北至太恒西遊玉門周流五嶽觀看山川如
此數十年
盧元明侯山記曰漢有王玄者隱於此山景帝再徵
不屈就其山封侯因以為名 宋之問侯山詩王玄拜隱侯荆公常堂棣古詩

周顗宅作阿蘭若妻躬身歸宰堵波他日隱侯身亦老焉尋陳迹到烟蘿用此王氏事○河南志
梅福曰生為我酷形為我辱智為我毒身為我桎梏
乃棄官隱洪崖及玉笥山
君平卜筮於成都市人有邪惡非正之問則依蓍龜
為言利害與人子言依於孝與人弟言依於順與人
臣言依於忠各因勢導之以善裁日閱數人得百錢
足自養則閉肆下簾而授老子博覽亡不通依老子
嚴周之旨著書十餘萬言揚雄少時從遊學已而仕
京師顯名數為朝廷在位賢者稱君平德杜陵李彊
素善雄久之為益州牧喜謂雄曰吾真得嚴君平矣
雄曰君備禮以待之彼人可見而不可得詘也彊心
以為不然及至蜀致禮與相見卒不敢言以為從事
乃歎曰楊子雲誠知人 王貢龔鮑傳序
北平侯王譚不同王莽之政子與生五子竝避時亂
隱居西山人名其居為五大夫城光武即位封為五
侯所謂中山之五王也二館之城淵曲泉清山高林
茂風煙披薄觸可棲情方外之士尚憑依舊居取暢
林木 水經注
安帝以玄纁羔幣聘周燮及南陽馮良二郡各遣丞
掾致禮宗族更勸之曰夫修德立行所以為國自先

世以來勳寵相承君獨何守東岡之陂乎燮曰吾既
不能隱處巢穴追綺季之迹而猶顯然不遠父母之
國斯固以滑泥揚波同其流矣夫修道者度其時而
動動而不時焉得亨乎
桓帝嘗徵姜肱不至乃下彭城使画工圖肱形狀肱
卧於幽闇以被韜面言感眩疾不欲出風工竟不得
見之
靈帝踐祚太后臨朝陳竇以忠見害中常侍曹節秉
國冀寵名賢以弭已謗於是起聘士姜肱為犍為太
守肱告其人曰吾以虛獲實蘊藉聲價盛明之際尚

不委質況今政在家哉遂乘桴浮海莫知所之風俗通

陶淡好讀易善卜筮於長沙臨湘山中結廬居之養一白鹿以自偶親故有候之者輒移渡澗水莫得近之

周磐居貧養其母儉薄不充嘗誦詩至汝墳之卒章慨然而歎乃解韋帶就孝廉之舉及母歿公府三辟皆以有道特徵磐語友人曰昔方回支父嗇神養和不以榮利滑其生吾親已歿矣從物何爲遂不應

延叔堅著作東觀以病免歸教授家巷時越嶲太守李文德素善叔堅語羣公曰延叔堅有王佐之才奈

何屈千里之足欲令薦引之叔堅爲書止文德曰夫道之將廢所謂命也流聞乃欲相爲求還東觀來命雖篤所未敢當吾昧爽櫛梳坐於客堂朝則誦羲文之易虞夏之書歷公旦之典禮覽仲尼之春秋夕則逍遙內階詠詩南軒百家衆氏投間而作洋洋乎其盈耳煥爛兮其溢目紛紛欣欣兮其獨樂也當此之時不知天之爲蓋地之爲輿不知世之有人己之有軀雖漸離擊筑傍若無人高鳳讀書不知暴雨方之於吾未足況也且吾自束修以來爲人臣不陷於不忠爲人子不陷於不孝上交不諂下交不黷從此而歿下見先君遠祖可不慚赧如此而不以善止恐如教羿射者也愼勿迷其本棄其生後遭黨事禁錮卒於家鄉里圖其形於屈原廟汝南先賢傳

鄭次都去吏隱居蟻陂之陽與同郡鄧敬折芰爲坐以荷薦肉瓠瓢盈酒言談彌日蓬廬蓽門琴書自娛

梁鴻東出關過京師作五噫之歌曰陟彼北邙兮噫顧瞻帝京兮噫宮闕崔嵬兮噫民之劬勞兮噫遼遼未央兮噫肅宗聞而悲之求鴻不得三輔決錄

陳留老父見張升與友人班草而坐相抱而泣趨而

過之植杖太息曰二丈夫何泣之悲也夫龍不隱鱗鳳不藏羽網羅高懸去將安所雖泣何及乎後漢逸民傳

仲長統以爲凡遊帝王者欲以立身揚名耳而名不常存人生易滅優游偃仰可以自娛欲卜居清曠以樂其志論之曰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帀竹木周布場圃築前果園樹後舟車足以代步涉之艱使令足以息四體之役養親有兼珍之膳妻孥無苦身之勞良朋萃至則陳酒肴以娛之嘉時吉日則烹羔豚以奉之躕躇畦苑遊戲平林濯清泉追涼風釣遊鯉弋高鴻風於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安

神闓房思老氏之玄虛呼吸精和求至人之彷彿與
達者數子論道講書俯仰二儀錯綜人物彈南風之
雅操發清商之妙曲逍遙一世之上睥睨天地之間
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則可以凌霄漢
出宇宙之外矣豈羡夫入帝王之門哉

世莫知焦先所出或言生漢末無父母兄弟見漢衰
乃不言常結草為廬冬夏袒露垢汗如泥後野火燒
其廬先因露寢遭大雪袒臥不移人以為死就視如
故皇甫謐高士傳或問皇甫士安曰曠然以天地為棟宇闇然合至道之前出群形之表入玄寂之幽一世之人不足以挫其意遊之廣不足以回其顧眄千與二皇之先者周矣結繩以來未及其至也豈羣言之所能爲常心之所能測量哉陸雲焦生頌焦生十居在河之東瞻盼綿帶嘉卉結茨潮神太素淑思玄沖在茂遺世門道固窮

孝然嘗食白石以分與人熟煮如芋食之日日入山
伐薪以施人或怨老怨少魏伐吳有竊問者孝然不
應謬歌祝祝衄衄非魚非肉更相追逐本為殺牂羊
更殺羖䍽魏軍敗人推其意牂羊指吳羖䍽指魏也
後與人別去不知所適

許子伯嘗與友人言次因及漢無統嗣幸臣專朝世
俗寒薄賢者放退慨然攄地悲哭時稱許伯哭世

綦子敕少有才學屢辭辟命同郡王商勸令仕云貧
賤困苦亦何可以終身敕荅曰昔堯優許由非不弘
也洗其兩耳楚聘莊周非不廣也執竿不顧必得曝
背隴畝之中誦顏氏之簞瓢詠原憲之蓬戶時翱翔
於林澤與沮溺為等儔聽玄猿之悲吟察鶴鳴於九
皐身安為樂無憂為福處空虛之名居不靈之龜知
我者希則我貴矣斯乃必得志之秋何困苦之戚蜀
志

李弘字仲元蜀人居成都之圭里里人化之斑白不
負戴男女不錯行弘嘗為縣令鄉人共送之元無心
就行因共酣飲月餘太守使人從之仲元曰本不之官

管寧少恬靜常笑邴原華子魚有仕宦意及歆為司
徒上書讓寧寧聞之笑曰子魚本欲作老吏故榮之
耳魏略

明帝徵管寧辭不就詔問青州刺史程喜寧為守節
高乎審老疾尪頓邪喜上言寧常著皂帽布襦袴布
裙出入閨庭能自拄杖不須扶持四時祭祀輒自力
強加衣服著絮巾故在遼東所有白布單衣親薦饌
饋跪拜成禮魏志

孫登者不知何許人無家於汲郡北山土窟住夏則
編草為裳冬則被髮自覆好讀易鼓一弦琴見者皆

親樂之性無喜怒或沒諸水出而覲之登復大笑時
時出入人間所經家設衣食者一無所辭去皆舍去
魏氏春秋
張廌隱居頤志家有苦竹數十頃在竹中為屋居王
右軍聞而造之廌避竹中不與相見一郡號為竹中
高士 永嘉郡記
許邁字叔玄清虛接真遐棲表志所在往而不返故
改名遠遊與王右軍父子為世外之交 道學傳
王右軍既去官與東土人士營山水弋釣之娛又與
道士許邁共修服食徧采名藥不遠千里游東中諸

郡名山泛滄海歎曰我卒當以樂死
王逸少與人書疾患經月兼焦勞不可言迎集中表
親踈略盡實望投老得盡田里骨肉之權此一條欲
不謝二疏而人理難知患此不知小却得否兾疾患
差末秋初冬必思與諸君一佳集拼棄無益快共為
樂欲以少日補頃者之慘戚也
逸少與謝萬書曰比當與安石東遊山海并行田視
地利頤養閒暇衣食之餘欲與親知時共懽宴雖不
能興言高詠銜杯引滿語田里所行故以為撫掌之
資其為得意可勝言邪嘗依陸賈班嗣楊王孫之處

世甚欲希風數子老夫志願盡於此也
逸少與人書頃小差欲極遊目之娛而吏卒守之可
歎東陽花果自小可何日得卿諸人 宋氏書史
張忠隱于泰山冬則縕袍夏則帶索食用瓦器鑿石
為釜端拱若尸不事琴史鑿地為窟以居弟子皆效
之去忠六十餘步五日一朝其教以形不以言弟子
受業覲形而退符堅徵至長安賜衣冠辭曰年朽髮
落不堪衣冠請以野服入覲一見而還行達華山歎
曰我東嶽道士沒於西嶽命也奈何及關遂卒
謝玄與兄書居家大都無所為正以垂綸為事足以

永日北固山下大有鱸魚一出手釣得四十九枚
索襲偉祖虛靜好學不應州郡之命太守陰澹嘗造
焉經日忘返退而歎曰世人之所有餘者富貴也而
目好五色耳玩音聲先生棄衆人之所收收衆人之
所棄味無味於慌惚之際兼重玄於衆妙之內宅不
彌畝而志忽九州形居塵俗而棲心天外雖黔婁之
高遠莊生之不顧蔑以過也遂諡為玄居先生
劉子驥志在棲遯桓車騎請為長史劉固辭車騎因
到其家劉於樹條桑曰使君既枉駕光臨宜先詣家
君車騎乃造其父父命劉然後還拂短褐與車騎言

話父使子騏於內自持濁酒蔬果供賓車騎敕人代之斟酌父辭曰若使從者便非野人之意車騎慨然歎美至暮乃退

庾亮臨江州聞翟湯之風束帯躡屐而詣焉亮禮甚恭湯曰使君直敬其枯木朽株耳亮稱其能言表薦之主簿張玄曰此君卧龍不可動也終於家 潯陽記

謝康樂與廬陵王牋會稽既豊山水是以江左嘉遯並多居之王弘之拂衣歸耕踰歷三紀孔純之隱約窮岫自始迄今阮萬齡辭事就閑纘戎先業浙河之外棲遲山澤如斯而已既遠同羲唐亦激貪厲競殷

下愛素好古常若布衣每意昔聞虛想巖穴若遣一介有以相存真可謂千載盛美也

宋纖少有遠操沉靜不與世交居於酒泉南山弟子受業三千餘人不應州郡辟命時太守楊宣画其像於閣上出入視之作頌曰爲枕何石爲漱何流身不可見名不可求酒泉太守馬岌具威儀鳴鐃鼓造焉纖拒而不見岌歎曰名可聞而身不可見德可仰而形不可覩先生人中之龍也銘詩於石壁曰丹崖百丈青壁萬尋奇木蓊鬱蔚若鄧林其人如玉維國之琛室邇人遐實勞我心

陶元亮遺子書曰每以家敝東西游走性剛才拙與物多忤自量爲已必貽俗患僶俛辭世使汝等幼而饑寒余嘗感孺仲賢妻之言敗絮自擁何慚兒子此既一事矣但恨鄰靡二仲室無萊婦抱兹苦心良獨內媿少學琴書偶愛閑靜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見樹木交蔭時鳥變聲亦復歡然有喜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涼風暫至自謂是羲皇上人意淺識罕謂斯言可保日月遂往機巧好疎緬求在昔眇然如何

淵明嘗聞田間水聲倚杖聽之嘆曰秫稻已秀翠色

染人時剖胸襟一洗荊棘此水過吾師丈人矣 淵明別傳

孔祐至行通神隱於四明山嘗見山谷中有錢數百斛視如瓦石王僧虔與張緒書曰孔祐行動幽祇德標松桂引爲主簿遂不可屈此古之遺德也

王僧達禮致褚元瑑停郡信宿丘珍孫與王書曰聞褚先生出居賓館此子滅影雲棲抗高木食有年載矣自非折節好賢何以致之昔文舉棲冶城安道入闔門於兹而三焉夫却粒之人餐霞之士乃可暫致不可久羈君當思遂其高步成其羽化望其還策之日暫紆清塵亦願助爲辟詭王答曰褚先生從白雲

遊舊矣古之逸人或留慮兒孫或使華陰成市而此子索然惟朋松石介於孤峰絶頂者積有年歲近故要其來此冀慰日夜比談討芝桂借訪蔣蘿若已窺烟液臨滄洲矣知君欲見之輒當申辭

王敬弘所居舍亭山林澗周環備登臨之美時人謂之王東山宋文帝嘗問爲政荅曰天下有道庶人不議上高其言

顏延之居身清約不營財利布衣蔬食獨酌郊野當其爲適傍若無人

何胤以會稽山多靈異往游焉居若邪雲門寺後遷

秦望山山有飛泉乃起學舍即林成樓因巖爲堵別爲小閣室寢處其中躬自啓閉僮僕無得至者

齊高即位遣王杲之以手敕喩何胤并徵謝朏杲之之先至胤所胤恐朏不見先示以可起乃單衣鹿皮巾執經卷下牀跪受詔書出就席伏讀及杲之從朏所還問胤以出期胤知朏已應召荅杲之曰吾年五十七月食四斗米不盡何容復有宦情杲之失色不能荅胤反謂曰卿何不遣傳詔拜表留與我同遊邪杲之愕然曰古今不聞此例曰檀弓兩卷皆言物始何必有例

初胤二兄求點並棲遁求先卒至是胤又隱世號點爲大山胤爲小山亦曰東山兄弟雖異克終皆隱世謂何氏三高

何點或乘柴車或躡草屩恣心所適致醉而歸時人謂之通隱在法輪寺竟陵王子良就見之點角巾登席子良欣悅無已遺點嵇叔夜酒杯徐景山酒鎗

梁武帝與何點有舊及踐祚手詔論舊賜以鹿皮巾召見點以巾褐引入華林園恩禮甚厚詔徵爲侍中點以手捋帝鬚曰乃欲臣老子邪辭疾不起

陶弘景愛山水每經澗谷必坐卧其間吟咏盤桓不

能已已謂門人曰吾見朱門廣廈雖識其華樂而無欲往之心望高巖瞰大澤雖知此難立而恒欲就之且永明中求祿得輒差舛若不爾豈得爲今日之事豈惟身有仙相亦緣勢使之然

陶隱居特愛松風庭院皆植松每聞其響欣然爲樂獨遊泉石望見者以爲仙人

陶弘景止於句容句曲山自號華陽隱居人間書札即以隱居代名築三層樓自處其上弟子居其中賓客居其下與物遂絶

梁武數徵弘景弘景畫兩牛一散放水草間一着金

籠頭有人執繩以杖驅之帝笑曰此人欲學曳尾之
龜豈可復致
蕭大圜是簡文子神情俊悟江陵平入魏大見知遇
深信因果心安閑放嘗言之曰拂衣褰裳無吞舟之
漏網挂冠懸節慮吾志之未從儻獲展禽之免有美
慈明之進如蒙北叟之放實勝濟南之徵其故何哉
夫閭閻有優游之美朝廷多簪佩之累蓋由來久矣
留侯追踪於赤松陶朱成術於辛文良有以焉况乎
智不逸羣行不高物而欲辛苦一生何其僻也豈如
知足知止蕭然無累北山之北棄絕人間南山之南

超踰世網面修原而帶流水倚郊甸而枕平皋築蝸
舍於叢林搆環堵於幽薄近瞻烟霧遠睇風雲藉纖
草以蔭長松結幽蘭而援芳桂仰翺禽於百仞俯泳
鱗於千尋果園在後開窓以臨花卉蔬圃居前坐簷
而看灌鄗二頃以供饘粥十畝以給絲麻侍兒五三
可充紝織家僮數四足代耕耘沽酪牧羊協潘生之
志畜鷄種黍應莊叟之言獲菽尋汜氏之書露葵徵
尹君之錄烹羔豚而介春酒迎伏臘而候歲時披良
書探至賾歌纂纂唱嗚嗚可以娛神可以散慮有朋
自遠揚搉古今田畯相過劇談稼穡斯亦足矣樂不
可支永保性命何畏憂責豈若蹙足入絆申頸就羈
遊帝王之門趨宰衡之勢不知飄塵之少選寧覺年
祀之斯須萬物營營靡存其意天道昧昧安可問哉
嗟乎生若浮雲朝露寧俟長繩繫景實不願之執燭
夜遊驚其迅邁百年何幾擎跽曲拳四時如流俛眉
躡足出處無成語默奚當非直丘明所恥抑亦仲尼
恥之
梁邵陵王以書二萬卷付馬樞樞肆志尋覽殆將周
徧乃喟然歎曰吾聞貪爵位者以巢由爲桎梏愛山
林者以伊呂爲管庫束名實則芻芥柱下之言翫清

虛則糠粃席上之說稽之篤論亦各從其好也比求
志之士望途而息豈天之不惠高尚何山林之無閒
甚乎乃隱茅山有終焉之志
朱百年少有高情携妻孔氏入會稽南山伐樵采箬
爲業以樵若置道傍輒爲行人所取明旦已復如此
人稍怪之積久知是朱隱士所賣須者隨其多少留
錢取樵若而去或寒雪樵若不售輒自榜船送妻還
孔氏天晴迎之有時出山陰爲妻買繒采三五尺好
飲酒遇醉或失之頗談玄理往往有高勝之言
謝謙不妄交接門無雜賓有時獨醉曰入吾室者但

有清風對吾飲者惟有皓月
孔珪不樂世務門庭之内草萊不剪中有蛙鳴或問曰欲爲陳蕃乎笑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何必效蕃王晏嘗鳴鼓吹候之聞羣蛙鳴曰此殊聒人耳珪曰我聽鼓吹殆不及此晏有慙色
明僧紹隱於攝山高帝謂其弟慶符曰卿兄高尚其事亦堯之外臣朕夢想幽人固已勤矣所謂徑路絶風雲通乃賜竹根如意筍籜冠
沈驎士若無書因遊都下歷觀四部畢乃歎曰古人亦何人哉遂歸鄉不與物通或引之仕荅曰魚縣獸

檻天下一埶聖人玄悟所以每履吉先吾誠未能景行坐忘何爲不希企日損作玄散賦以絶世
張永爲吳興請沈驎士入郡沈聞郡後堂有佳山水乃往停數月張欲請爲功曹使人致意沈曰明府德履沖素留心山谷民是以被褐負杖忘其疲病必欲飾混沌以蛾眉冠越客於文冕走雖不敏請附高節有蹈東海而死爾
阮孝緒嘗與范元同徵不起袁峻語之曰往者天地閉賢人隱今世路已清而子猶懷栖遁耶孝緒曰昔周德雖興夷齊不厭薇蕨漢道方盛黄綺無悶山林爲仁由已何關人世 高士傳
阮孝緒所居以一鹿牀爲精舍竹樹環繞任昉尋其兄履之欲造而不敢望而歎曰其室則邇其人甚遠
阮孝緒著高隱傳分爲三品言行超逸名氏弗傳爲上篇始終不耗姓名可録爲中篇掛冠人世棲心塵表爲下篇中篇惟載一百三十七人劉歊劉訏覽其書曰昔嵇康所賛缺一自擬今四十之數將待吾等成耶對曰所謂荀君雖幼後事當付鍾君若素車白馬之日輒獲麟於二子歊訏果卒乃益二傳及孝緒亾訏兄潔録其遺行次篇末成絶筆之意云

眭夸少與崔浩爲莫逆交浩爲司徒逼召之不得已入京與浩相見經留數日惟飲酒談叙平生不及世利浩每欲屈以位竟不能發言後遂投詔書於夸懷亦不開口夸曰桃簡卿已爲司徒何足以此勞國士也吾便求别
宗測少静退不樂人間豫章王嶷徵爲參軍測荅云何爲謬傷海鳥横斤山木欲遊名山迺掛其祖所画向子平圖於壁上齋老莊二書自隨子孫拜辭悲泣測長嘯不顧遂往廬山止祖舊宅其辭庾子響贈遺曰少有狂疾尋山采藥遠來至此量腹而進松术度

形而衣薜蘿㵾然巳足豈容當此橫施又善畫自圖阮籍遇蘇門於行障上坐臥對之高士傳

宗少文好山水西涉荆巫南登衡岳因結室衡山以疾還江陵歎曰老病俱至名山恐難徧覩惟澄懷觀道臥以遊之凡所遊履皆圖之於室謂人曰撫琴動操欲令衆山皆響

庾詵性託夷簡特愛林泉十畝之宅山池居半高士傳

後魏郭瑀字元瑜少有超俗之操精通經義多才秇善屬文谷隱鑿石而居張天錫以蒲輪玄纁備禮徵之遺瑀書曰先生潛光九皐懐眞獨遠心與至境冥符志與四時消息豈知蒼生倒懸四海待拯兹遣使者虛左授綏使至元瑜指翔鴻示之曰此鳥安可籠哉

仲長子光字不曜往來河東傭力自給無室廬絕妻子開皇末始庵河渚間以息身焉賣藥爲業人莫之知也汾陰生游河渚一見而伏曰東方朔管輅不如也由是顯重守令來謁先生辭以痼疾未嘗交語著獨遊頌河渚先生傳以自寓識者知其懸解人也有請道者劒書老易二字示之彈琴餌藥以終其世王績仲長先生傳○文中子薛收問仲長子光子曰天人也收曰何謂天人子曰眇然小子所以屬於人者哉大乎劉伶哉其天

王績嗜酒不任事有奴婢數人種黍春秋釀酒養鳧鴈蒔藥草自供以周易老子莊子置牀頭他書罕讀也游北山東臯著書自號東臯子

元德秀愛陸渾佳山水乃定居不爲垣墻扃鑰歲饑日或不爨嗜酒陶然彈琴以自娛房琯每語人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

陸羽上元初隱居苕溪自稱桑宁翁闔門著書或獨行野中誦詩不得意或慟哭而歸

開元時高太素隱商山起六逍遙館晴夏晚雲中秋午月冬日方出春雪未融暑簟清風夜階急雨各製一銘清異錄

王摩詰與弟縉俱有俊才博學多藝閨門友悌兄弟奉佛居常蔬食不茹葷血得宋之問藍田別墅在輞口輞水周於舍下竹洲花塢與道友裴迪浮舟往來彈琴賦詩嘯詠終日在京師日飯數十名僧以玄談爲樂齋中無所有唯茶鐺酒臼經案繩牀而巳退朝之後焚香獨坐以禪誦爲事妻亡不再娶三十年孤居一室屏絕塵累

摩詰與裴迪書曰近臘月下景氣和暢故山殊可過

足下方溫經猥不敢相煩輒便往山中憩感配寺與山僧飯訖而去北涉玄灞清月映郭夜登華子岡輞水淪漣與月上下寒山遠火明滅林外深巷寒犬吠聲如豹村墟夜舂復與疎鍾相間此時獨坐僮僕靜默多思曩昔攜手賦詩步仄徑臨清流也當待春中草木蔓發春山可望輕鯈出水白鷗矯翼露濕青皐麥隴朝雊斯之不遠儻然從我遊乎 摩詰集

王維輞川林下坐用雷門四老石燈滅則石中鎖火事畧

李長源嘗語肅宗曰臣絕粒無家祿位第宅皆非所欲收復京師後得枕天子膝睡有司奏客星犯帝座一動天文足矣 李泌別傳

天隨生宅荒少墻屋多隙地前後皆樹杞菊以供盃案至夏枝葉老硬氣味苦澀猶責僮兒采掇人言千乘之邑非無好事之家日欲擊鮮爲具以飽君君獨閉關不出率空腸貯古賢遺言何自苦如此天隨生笑曰我幾年來忍饑誦經豈不知屠沽兒有酒食邪 陸龜蒙別傳

張志和居江湖自稱烟波釣徒築室越州東郭茨以生艸椽棟不施斤斧豹席椶屩每垂釣不設餌志不

在魚也陳少游表其居曰玄真坊爲買地大其閎號回軒巷先是門阻流水無梁少游爲搆之號大夫橋陸羽嘗問孰爲往來曰太虛爲室明月爲燭與四海諸公共處未嘗少別又語顏真卿曰願爲浮家泛宅往來苕霅間

樂天云洛城內外六七十里間凡觀寺丘墅有泉石花竹者靡不遊人家有美酒鳴琴者靡不過有圖書歌舞者靡不觀自居守洛川洎布衣家以宴遊召者亦時時往每良辰美景或雪朝月夕好事者相過必爲之先拂酒罍次開篋詩酒酣乃自援琴操宮聲弄秋思一遍 白氏長慶集

樂天廬山草堂記云堂中設木榻四素屏二漆琴一張儒道佛書各數卷樂天既來爲主仰觀山俯聽泉旁睨竹樹雲石自辰及酉應接不暇俄而物誘氣隨外適內和一宿體寧再宿心恬三宿後頹然嗒然不知其然而然

醉吟先生宦遊三十載將退居洛下所居有池五六畝竹數千竿喬木數十株臺榭舟船具體而微與嵩山僧如滿爲空門友平泉客韋楚爲山水友彭城劉夢得爲詩友皇甫朗之爲酒友每一相遇欣然忘

李建勳以司徒致仕賜號鍾山公嘗別墅於山中放意水石或謂曰公未老又無疾遽爲此舉欲復爲九華先生邪荅曰吾平生笑宋公輕出處何至效之自知不壽欲求數年閒適耳

子瞻云元豐六年十月十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戶欣然起行念無與樂者遂至承天寺尋張懷民懷民亦未寢相與步於中庭庭中積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橫蓋竹柏影也何夜無月何處無竹柏但少閒人如吾兩人耳 東坡集

蘇子美荅韓持國曰比伏臘稍足居室稍寬無應接奔走之勞耳目清曠不設機關以待人心安閑而體舒放三商而眠高舂而起靜院明窓羅列圖史琴樽以自娛有興則泛小舟出盤閶二門吟嘯覽古於江山之間渚茶野釀足以消憂蓴鱸稻蟹足以適口又多高僧隱君子佛廟絕勝家有林園珍花奇石曲池高臺魚鳥留連不覺日暮 蘇子美集

遊覽

穆王肆意遠遊命駕八駿之乘右服驊騮而左綠耳右驂赤驥而左白㼐主車則造父爲御𪊲𪊲爲右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左驂盜驪而右山子栢夭主車參伯爲御奔戎爲右一日行萬里

太史公有子曰遷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遊江淮上會稽探禹穴闚九疑浮於沅湘北涉汶泗講學鄒魯之都觀孔子之遺風鄉射鄒嶧戹困鄱薛彭城過梁楚以歸

匡廬累嶺中第三嶺極高峻人所罕經也太史公東遊登其峯而遐觀南眺五湖北望九江東西肆目若涉天庭焉 遠公廬山記

李固與弟書固今年五十有七鬢髮已白所謂容身而遊滿腹而去周觀天下獨未見益州耳昔嚴夫子嘗言經有五涉其四州有九游其八欲類此子矣

漢侍中習郁於峴山南依范蠡養魚法作魚池池邊有高隄種竹及長楸芙蓉緣岸菱芡覆水是游燕名處山簡每臨此池未嘗不大醉而還曰此是我高陽池也襄陽小兒歌之 襄陽記

焦光仲遜共游陸渾時春和景妍遜謂光曰冥冥花樹攪人離思 唐詩稚花攬獨愁

羊祜樂山水每風景必造峴山置酒言詠終日不倦嘗顧謂從事中郎鄒湛等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來賢達勝士登此遠望如我與卿者多矣皆湮滅無

聞使人悲傷如百歲後有知魂魄猶應登此也湛曰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令聞令望必與此山俱傳若湛輩乃當如公言耳

郄詵數月山行喜聞樵語牧唱曰洗盡五年塵土腸胃欣然符騶臨水久之乃去

謝安優游山水以敷文析理自娛 續晉陽秋

安於土山營墅樓館林竹甚盛每携中外子姪往來游集肴饌亦費百金世頗以此譏焉而安殊不以此屑意

安常往臨安山中坐石室臨濬谷悠然歎曰此亦伯

夷何遠

車胤風姿美劭機悟敏率桓溫在荆州取為從事一歲至治中胤既博學多聞又善於激賞當時每有盛坐胤必同之皆云無車公不樂謝公遊集之日常開筵以待之 續晉陽秋

陸機在洛忽思齋東頭竹篠之飲謂劉寶曰吾鄉思轉深矣 語林

謝靈運嘗自始寧南山伐木開徑直至臨海從者數百臨海太守王琇驚駭謂是山賊及知靈運乃安又要太守使進琇不肯靈運贈詩曰邦君難地險旅客易山行

劉歊隱居求志尤愛山水登危履險必盡幽遐人莫能及皆歎其有濟勝之具

劉訏嘗着穀皮巾被衲衣每遊山澤輒留連忘返神理閑正姿貌甚華在林谷之間意氣彌遠遇者皆謂神人

李白登華山落鴈峯曰此山最高呼吸之氣想通帝座恨不携謝眺驚人詩來搔首問青天耳

眉州象耳山有李白留題云夜來月下臥醒花影零亂滿人襟袖疑如濯魄於氷壺也 甲秀堂帖

柳子厚云上高山入深林窮迴溪幽泉怪石無遠不到到則披草而坐傾壺而醉醉則更相枕以臥意有所極夢亦同趣

羊元居山當戶山峯奇秀每據胡牀終日笑傲或偃臥謂客曰此翠屏宜晚對爽人心目顏魯公名其山為翠屏 東坡集

劉伯壽洛陽九老中一人也築室嵩山下每登嵩頂回則於峻極中院投筆記歲月捐館之年題云余今年若干歲登頂凡七十四次矣精力雖疲心未足也

王輔道學士與其孫之靜游嵩至峻極中院作一絕

句云爛紅一點出浮漚夜坐嵩峰頂上頭笑對松窓談祖德當年七十四回遊朱弁風月堂詩話

子瞻云元豐二年秋後一日余自吳興道杭東還會稽龍井有辯才大師以書邀余入山比出郭日已夕航湖至普寧遇道人參寥問龍井所遣藍輿則曰以不時至去矣是夕天宇開霽林間月出可數毫髮遂棄舟從參寥杖策並湖而行出雷峯度南屏濯足於惠因澗入靈石隖得支徑上風篁嶺憩於龍井亭酌泉挍石而飲之自普寧凡經佛寺十五皆寂不聞人聲道傍廬舍或燈火隱顯草木深鬱流水激激悲鳴

殆非人間之境行二鼓矣始至壽聖院謁辯才於潮音堂明日乃還

子瞻云元豐三年夏六月過廬山涉其山之陽入棲賢谷谷中多大石岌嶪相倚水行石間其聲如雷霆如千乘車行者震掉不能自持雖三峽之險不過也故其橋曰三峽渡橋而東依山循水水平如白練橫觸巨石匯為大車輪流轉洶湧窮水之變院據其上游右倚石壁左俯流水石壁之趾僧堂在焉狂峰怪石翔舞於簷上松杉竹箭橫生倒植葱蒨相糾忽大風雨至堂中之人疑將厭焉問於習廬山者曰雖茲山之勝棲賢盖一二數矣

子瞻云今日遊白水佛跡山山上布水三十仞雷輥電散未易名狀大略如項羽破章邯時也

子瞻云暮夜月明獨與邁乘小舟至絕壁下大石側立千仞如猛獸奇鬼森然欲搏人而山上棲鶻聞人聲亦驚起磔磔雲霄間又有若老人欬且笑於山谷者或曰此鸛鶴也余方心動欲還而大聲發於水上噌吰如鐘鼓不絕舟人大恐徐而察之則山下皆石穴罅不知其淺深微波入焉涵澹澎湃而為此也舟回至兩山間將入港口有大石當中流可坐百人空

中而多竅與風水相吞吐有窾坎鏜鞳之聲與向之噌吰者相應如樂作焉

子瞻言嶺南氣候不齊吾嘗云菊花開時乃重陽涼天佳月即中秋不須以日月為斷也今歲九月殘暑方退既望之後月出愈遲予嘗夜起登合江樓或與客遊豐湖入棲禪寺扣羅浮道院登逍遥堂逮曉乃歸杜子美云四更山吐月殘夜水明樓此殆古今絕唱也

張子偉少不婚宦得刁景純廢圃結茅齋居焉嘯傲長松修竹之下十有餘年一日聞湖湘山川之盛杖

策獨行登廬阜泛彭蠡絶洞庭南至衡山數年而返所過雖兎迹鳥道人迹所不及必窮搜極覽以盡其意隨輒疏錄名之曰山水漫遊記

天台丁仲容寓居金陵城北家有園亭之勝古檜列植左右蒼然晩歳盤桓於冶城龍河之間詩必因酒而作引觴揮毫若不經意而語率高飲至半酣詩語益奇而先生亦頽然醉矣

傷逝

子産聞子皮卒哭且曰吾已無爲爲善矣唯夫子知我

范巨卿式先與張元伯友式爲郡功曹時元伯寢疾同郡郅君章殷子徵晨夜省視之元伯臨盡歎曰恨不見吾死友子徵曰吾與君章盡心於子非死友而何元伯曰若二子者吾生友耳山陽范巨卿所謂死友也居頃之卒式忽夢元伯玄冕垂纓屣履而呼曰巨卿吾死當以某日葬子未我忘豈能相及式寤悲歎泣下具告太守請奔喪太守雖心不信而重違其情許之式便服朋友之服馳往赴之未到而喪已發柩不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邪停柩移時見有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母望之曰此必范巨卿也巨卿至叩喪言曰行矣元伯死生異路永從此辭會葬者千人咸爲揮涕式因執紼而引柩乃得前

孔融與蔡邕善邕卒後有虎賁士貌類於邕融每酒酣引與同坐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

孫子荊除婦之服詩曰時邁不停日月電流神爽登遐忽已一周禮制有叙告除靈丘臨祠感痛中心若抽

羊曇少爲謝太傅所知太傅亾後羊輟樂彌年行不由西州路嘗因石頭大醉扶路唱樂不覺至州門左右白此西州門也羊悲感以馬策叩扉詠曹子建詩

曰生存華屋處零落歸山丘慟哭而去

桓玄作王孝伯誄曰川岳降靈哲人是育旣爽其靈不貽其福天道茫昧孰測倚伏犬馬反噬豺狠翹陸嶺擢高梧林殘故竹人之云亾邦國喪牧于以誄之爰旌芳郁

王規死昭明太子與湘東王令曰王威明風韻遒上神峯標映千里絶迹百尺無枝實俊人也一爾過隙永歸長夜金刀掩芒長淮絶涸去歳冬中已傷劉子今茲寒孟復悼王生俱往之悲信非虛説

任昉卒武帝聞問方食西苑綠沉瓜投之于盤悲不

自勝
張融仲兄緒亾融齋酒於靈前酌飲慟哭曰阿兄風流頓盡
崔浩死脽夸爲素服受鄉人弔唁經時乃止歎曰崔公既死誰能更容脽夸
魯廣達爲陳將被執憤慨而卒江總撫棺慟哭題其前和曰黃泉雖抱恨白日自留名悲君感義死不作負恩生
李士廉終於家趙州士友莫不流涕曰我曹不死而令李參軍死乎

宗炳妻羅亦有高情與炳協趣羅亾後炳哀之過甚既而輟哭尋理悲情頓釋謂沙門慧堅曰死生之分未易可達三復至教方能遣哀
孫瑒亡後江總爲其誌銘後主又題銘後四十字遣左民尚書蔡徵宣敕就宅鐫之其詞曰秋風動竹烟水驚波幾人樵徑何處山阿今時日月宿昔綺羅天長路遠地久雲多功臣未勒此意如何時論咸以爲榮
柳弘博涉羣書辭彩雅贍與弘農楊素友善柳卒素誄之曰山陽王弼風流長逝頴川荀粲零落無時修竹夾池永絕梁園之賦長楊映沼無復洛川之文其爲士友痛惜如此
雷宣徽有終頗涉道書因讀史廢書流涕曰功名者貪夫之鈎餌橫戈開邊拔劍討叛死生食息之不顧及其死也一棺戢身萬事都已悲夫
江鄰幾云胡翼之凶訃至京錢公輔學士與太學生徒百餘人詣興國戒壇院舉哀又自陳師喪給二日假近時無復此事

子瞻云昔劉原父酒酣誦陳季弼告陳元龍語因仰天太息此自原父舒其胸中磊塊之氣吾嘗作詩云平生我亦輕餘子晚歲人誰念此翁記原父語也原父沒尚有貢父在每與語差強人意今復死矣何時復見此偉人乎

焦氏類林卷之六

建業　焦　竑弱侯輯

王元貞孟起校

術解

孔子使子貢往外而未來謂弟子占之遇鼎皆言無下足不來顏子曰無足者乘舟而來賜至矣清朝子貢果乘舟而至（衝波傳）

武帝嘗使諸數家射覆置守宮盂下射之皆不能中東方朔自贊曰臣嘗受易請射之乃別蓍布卦而對曰臣以爲龍又無角謂之爲虵又有足是非守宮即

蜥蜴上曰善

上林嘗獻棗上以所持杖擊未央前殿檻呼朔曰叱叱先生來來先生知此筐中何等物也朔曰上林獻棗四十九枚上曰何以知之對曰呼臣者上也以杖擊檻兩木兩木林也來來者棗也叱叱者四十九也（東方朔傳）

詹何坐弟子侍有牛鳴於門外弟子曰是黑牛也而白蹄詹曰何然是黑牛也而白其蹄使人視之果黑牛而以布裹其蹄（論衡）

焦延壽字子贛爲郡史察舉補小黃令以候伺先知奸邪盜賊不得發愛養吏民化行縣中舉最當遷三老官屬上書願留贛有詔許增秩留卒於小黃贛常曰得我道以亾身者京生也其說長於災變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温爲候各有占驗房用之尤精

元帝時郎中京房知五音六十律之數上使韋玄成等試問房房對受學於故小黃令焦延壽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終於中呂而十二律畢矣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於南事六十律畢

矣夫十二律之變於六十猶八卦變至於六十四也

安定嵩眞明算術成帝時人眞等其年壽七十三綏和元年正月二十五日晡時死書其壁以記之二十四日晡時死其妻曰見其算時長下一算欲以告之慮脫有旨今果校一日眞又曰北邙青隴上孤檟之西四丈所鑿之入七尺吾欲葬此地及眞死依言往掘得古時空槨即以葬焉

廣漢陽翁偉能聽鳥獸之音乘蹇馬之野田間有放馬者相去數里鳴聲相聞翁偉謂其御曰彼放馬目眇其御曰何以知之曰罵此轅中蹇馬蹇馬亦罵之

曰眇馬御者不信往視之焉目果眇 論衡
張衡作地動儀精銅以鑄其器圓徑八尺形似酒尊尊中有都柱旁行八道施關發機外有八龍首銜銅丸下設蟾蜍承之地或動則隨其方面一龍吐丸其機關巧制皆在尊中

周騰字叔達為御史桓帝欲南郊平明將出叔達仰首曰今宮中策馬星不動帝何出焉四更皇太子卒遂止 豫章列士傳

楊宣為河內太守行縣有羣鵲鳴桑樹上宣曰前有覆車粟此鵲相隨欲往食行數里果有覆車粟 益部耆舊

傳

睦固守白菟屯於射犬巫戒之曰將軍字白菟菟見犬必驚不宜屯此固不從司空曰兎入犬城且當取遂進軍擊平之 漢獻春秋

管輅弟辰謂輅曰大將軍待君意厚當富貴乎輅長歎曰天與我才明不與我年壽恐四十七八間不見女嫁兒娶婦也若得免此欲作洛陽令可使路不拾遺但恐至泰山治鬼不得治生人耳辰問其故答曰吾額上無生骨目中無守精鼻無梁柱脚無天根背無三甲腹無三壬皆不壽之驗天有常數不可得諱

吾前後相當死者過百人畧無差也

安平太守王基令管輅作卦輅曰當有賤婦人生一男墮地便走入竈中死又牀上有一大蛇銜筆須臾去之又烏來入室中與燕共鬬燕死烏去有此三怪基大驚問其吉凶輅曰官舍久遠魑魅魍魎為怪耳兒非能自走直宋無忌之妖將其入竈也大蛇銜筆直老書佐耳烏與燕鬬直老鈴下耳今卦中見象而不見凶知非咎徵後卒無患

安德令劉長仁聞輅曉鳥鳴初不信之須臾有鳴鵲來閣屋上聲甚急輅曰鵲言東北有婦昨殺夫牽引

西家人夫離婁候不過日在虞淵之際告者至矣到時果有東北同伍民來告如輅言長仁乃服

路中小人失妻輅為卜教使明旦於東陽城門中伺擔豚人牽與共鬬具如其言豚逸走即共追之豚入人舍突破主人甕婦從甕出

朱建平善相術魏文帝為五官將坐客三十餘人文帝問己年壽又令徧相衆客建平曰將軍當壽八十至四十時有小厄願謹護之謂夏侯威曰君四十九位為州牧當有厄若得過可年七十致位公輔謂應璩曰君六十二位為常伯而當有厄先此一年當獨

見一白狗旁人不見也謂曹彪曰君據藩伯至五十七當厄於兵宜善防之後其言皆驗惟文帝壽止四十方病困謂左右曰建平言八十謂晝夜也

建平又善相馬文帝將出取馬外入建平道遇之語曰此馬之相今日死矣帝將乘馬馬惡衣香驚齧文帝膝帝大怒即便殺之

王濬將征吳問靳普令行何如普對曰客星伏南斗中而太白歲星在西方占曰東方之國破必如志矣普學術不貪榮貴卒於布衣 華陽國志

張偉康宵夢得大象以問萬雅雅曰君當爲大郡而

不善也象大獸也取其音狩故爲大郡然象以齒喪身後爲吳郡果爲沈充所殺 晉陽秋

晉隗炤善易臨終謂妻子曰後五年詔使龔貢吾金以吾所書板告之後如其言使者憫然取蓍筮之卦成曰妙哉隗生吾不負金賢夫自藏金以待太平知吾善易書板寄意金五百斤盛以青甕埋在堂屋去壁一丈入地九尺掘之果得金 廣記

張裕曾祖澄當葬父郭璞爲占墓地曰葬某處年過百歲位至三司而子孫不蕃某處年幾減半位裁卿校而累世貴顯澄乃葬其劣處位光祿年六十四子孫遂昌

晉初渡江王導卜其家世郭璞云淮流竭王氏滅及陳亡之年淮流實竭爰時王氏人物掃地盡矣

晉武帝母李太后簡文時執役宮中簡文無子令善相者相諸宮人相者指后當生貴子而有虎厄帝幸之生武帝及會稽王道子既爲太后服相者之驗而怪虎厄無謂且生未識虎乃命工圖形戲擊之患手腫而崩

晉庾卑叟善相桓玄使視宋武帝叟曰當得邊州刺史退而私於帝曰君相貴不可言帝笑曰若中當相

用爲司馬至是叟詣帝曰成王不負桐圭之約君應不忘司馬之言今不可希領軍司馬願得領軍佐

北齊神武田曹參軍信都芳世號知音能以管候氣仰觀雲色嘗與人對語忽指天曰孟春之氣至矣人往驗管而飛灰已應每月所候言皆無爽又爲輪扇二十四埋地中以測二十四氣每一氣感則一扇自動他扇並住與管灰相應若合符契

齊文襄遊東山有雲起恐雨使筮遇剝李業興云艮爲山山出雲故知有雨吳遵世云坤爲地土制水故知無雨須臾雲散各受賞罰

徐熙好黃老隱泰望山有道士過之求飲留一瓠與之曰君子孫宜以道術救世當得二千石熙開之乃扁鵲鏡經一卷因精心學之遂名震海內子秋夫孫道度叔嚮曾孫文伯嗣伯並以醫貴顯云（張太素齊書）

梁武九錫之出范雲忽中疾居二日半召徐文伯視文伯曰緩之一月乃復欲速即時愈政恐二年不可復救雲曰朝聞夕死而況二年乃下火而牀焉重衣以覆之有頃流汗既起二年果卒

建義初陽城太守薛令伯聞太原王誅百官立莊帝棄郡東走忽夢射得鴈以問楊元慎元慎曰卿執羔

大夫執鴈君當得大夫之職俄令伯除諫議大夫京兆許超夢盜羊入獄曰君當得陽城令其後有功封陽城侯雖令與侯小乖令百里即古諸侯以此論之亦爲妙着（洛陽伽藍記）

崔浩作魏歷示高允允疑其金水二星不當背日而行浩曰君獨不疑三星之聚而怪二星之來允曰此不可以空言爭宜更審之後歲餘浩謂允曰先所論者本不經心及詳考究果如君語以前三月聚於東井非十月也又謂游雅曰高允陽源之術也

幽州刺史張亮初有薛琡夢亮於山上挂絲覺而告亮且占之曰山上絲是幽字君爲幽州乎未期而受（後魏書）

蕭吉經華陰見楊素冢上白氣屬天密言之煬帝曰素家當有兵禍滅門之象改葬庶可免帝後從容謂玄感宜早改葬玄感以爲吉祥託言遼東未滅不遑私事未幾以謀反族

煬帝將幸江都王令言子於戶外彈胡琵琶作翻調安公子曲令言時臥室中聞之驚起急呼其子曰此曲與自早晚曰頃來有之令言歔欷流涕曰汝愼無從行帝必不反此曲宮聲往而不返宮君也帝果死

江都

萬寶常妙達鍾律嘗與人方食論及聲調時無樂器因取前食器及雜物以箸扣之品其高下宮商畢備諧於絲竹撰六樂譜四十卷（寶常嘗聽太常樂泫然而泣曰樂聲淫厲而哀天下不久相殺將盡時方全盛聞者皆不謂然大業末其言卒驗寶常貧困無人贍遺餓將死取所著書焚之曰何用此爲見者於火中探得數卷見行於世）

王早與客清晨立門內遇卒風振樹語客曰依法當有千里外急使日中時兩馬一赤一白從西南來至即取我不聽與妻子別詎訖便入召家人鄰里辭別乃沐浴帶書囊出門候日中果至即促上馬詣太武

行宮時涼州未克也

趙達治九宮一筭之術能應機立成對問若神至計飛蝗射隱伏無不中或難達飛者固不可校此殆妄爾達使其人取小豆數斗播之席上立處其數驗覆果信

達嘗過知故為之具食食畢謂曰倉卒乏酒又無嘉肴達因取盤中隻箸再三縱横之乃言卿東壁有美酒一斛又有鹿肉三斤主人慙曰以卿善射有無欲相試爾遂出酒酣飲

李寛為常侍門下盧生善相或問李公何如曰據其面部所無者三無子無宅無家公數子皆先公卒有宅未嘗還鄉死乘冊歸冊破骨沉 金華子

張胄玄改定新歷言前歷差一日内史通事顔慜楚上言曰漢洛下閎改顓頊曆作太初曆云後八百年差一日當有聖者定之計今相去七百有十年術者舉其成數聖者之謂其在今乎由是漸見親用胄玄歷法與古不同者三事超古獨異者七事

浮圖泓師與張說市宅戒無穿東北隅他日怪宅氣索然視東北隅已穿二坎驚曰公富貴一世而已諸子將不終說欲平之泓師曰客土無氣與地脉不連

譬身瘡痏補他肉無益也

唐高宗謂露中章懷太子賢作寶慶曲閱於太清觀栢人李嗣眞謂劉槩曰宮不召商君臣乖也角與徵戾父子疑也且聲多哀矣國家無事太子任其咎俄而太子廢又嘗曰隋樂府有堂堂曲言唐再受命也比有側堂堂橈堂堂之謠側不正也橈危也皇帝病日侵事皆決中宮持權與人收之不易宗室雖衆居中制外勢且不敵諸王殆為后所蹂踐難作不久矣 劉餗

李嶠昆弟皆年三十卒毋憂之以嶠問袁天綱袁荅曰神氣清秀苦壽不永耳又請連榻而寢視嶠睡鼻息候其出入在耳中遂賀曰是龜息也必大貴壽 唐定命錄

魏元忠謁張憬藏張待之甚薄問通塞不荅公怒拂衣去張遽曰公相在怒中當位極人臣 廣異記

吳殷文圭舉進士途中遇一叟目文圭久之謂人曰向者一人綠眉拳入口神仙狀也如學道當冲舉不爾有大名於天下而文圭拳實入口乾符中擢第 阮志

石晉趙瑩家有檽棗樹婆娑異常四遠俱見有望氣者云合有登台輔者後瑩出將入相 北夢瑣言

晉陽館中有一蠕蠕客同館胡沙門指語綦毋懐文云此人別有異筭術時庭中棗樹方實令布筭即知其數并赤白若干惟少一子筭者曰必不少但更撼之果落一實

王處訥通星曆之學太宗時贊寧撰僧史十卷充史館編脩壽八十四處訥推其命孤薄三命鈐畧六壬遁甲俱無重貴處謂寧曰師生時正得天貴星臨門必有列土侯王在戸否寧曰母謂某生時方卧草錢文穆王詣臨安至門雨作避於茅檐者久之浣浴襁藉徘徊方去 野錄

景德中司天史序奏今年丁未六月二十五日五星當聚周分臣尋推得五星自閏五月二十五日近太陽行度甘氏星經曰五星近太陽而輒見者如君臣齊明下侵上之道也若伏而不見即臣讓明於君此百千載未有也恐今夜五星皆伏真宗親御禁臺以候之果達旦不見大赦天下進序一官 湘山野錄

帝問紇石烈良弼每旦暮日色皆赤何也良弼曰旦而赤色應在東高麗當之暮而赤色應在西夏國當之願陛下修德以應天則災變自弭矣既而夏國有任德敬之亂高麗有 金史

書法

神農因嘉禾八穗乃作穗書頒時令 雞跖集

濕水徑大翮小翮山南高巒截雲層陵斷霧雙阜共秀競舉羣峰之上郡人王次仲少有異志弱冠變蒼頡舊文爲今隸書始皇時官務煩多以次仲所易文簡便於事要奇而召之三徵而輒不至次仲履真懷道窮數術之美始皇怒其不恭令檻車送之次仲首發于道化爲大烏出在車外翻飛而去落三翮於斯山故其峰巒有大翮小翮之名矣 水經注

尚書徵召用虎爪書告下用偃波書以防矯詐 摯虞決疑

敬王睦善史書當世以爲楷則及寢病明帝使驛馬令作草書尺牘十首 范曄漢書

漢靈帝時師宜官隸書爲最大則一字徑丈小則方寸千言或時不持錢詣酒家因書其壁顧觀者以讎酒討錢足以滅之

崔瑗子玉文章蓋世善章草書師於杜度點畫之間莫不調陰陽袁昂評其書如危峰阻日孤松一枝王隱謂之草賢 張懷瓘書斷

張芝字伯英高尚不仕善草書精勁絕倫家之衣帛必先書而後練臨池學書池水盡墨每書云匆匆不

眼草書人謂為草聖芝弟昶漢黄門侍郎亦能草今世云芝草者多是昶作

杜度妙於章草崔瑗崔寔父子繼能羅暉趙襲亦法此杌襲與張芝相善芝自云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書斷）

劉德升字君嗣桓靈之世以造行書擅名既以草創亦甚妍美風流婉約獨步當時胡昭鍾繇並師其法而胡書體肥鍾書體瘦亦各有君嗣之美（書斷）

鍾繇少隨劉勝往抱犢山學書三年比還見蔡邕筆法於韋誕坐上苦求不與及誕死除令人盜開其墓

得之嘗曰用筆者天也流美者地也非凡庸所知臨終探囊以授子會曰吾精思學書學其用筆若與人居畫地廣數步卧畫被穿過表如厠至於忘歸見萬類皆畫像之（鍾繇書法）

鍾繇弟子宋翼每畫一波三折筆作一戈如百鈞弩作一點如高峰墜石作一牽如百歲枯藤作一放縱如驚蛇入草此三折書法

索靖作草書狀曰蓋草書之為狀也婉若銀鈎飄若驚鸞舒翼未發若舉復安蟲蛇虬蟉或往或還類阿那以羸形欻奮釁而桓桓及其逸遊盼嚮乍正乍邪騏驥暴怒逼其轡海水窊隆揚其波玄熊對踞於山岳飛燕相追而差池舉而察之又似乎和風吹林偃草扇樹枝條順氣轉相比附窈窕廉苦隨體散布玄螭狡獸嬉其間騰猿飛鼯相奔趣凌魚奮尾蛟龍反據投空自竄張設牙距或若登高望其類或若既往而中顧或若倜儻而不群或若自檢於常度垂百世之殊觀著絕勢於紈素（索靖書）

歐陽率更行見古碑是索靖所書駐馬觀之良久而去數百步復還下馬佇立疲倦則下馬坐觀因宿其下三日乃去

衛夫人曰學者書字先執筆真書一寸二分行草書去筆頭三寸一分執之下筆點畫波撇屈曲皆須盡一身之力而送之初學先大書不得從小善鑒者不寫善寫者不鑒意前書後者勝意後書前者敗善筆力者多骨不善筆力者多肉多骨微肉者謂之筋書多肉微骨者謂之墨豬多力豐筋者勝無力無筋者病一一從其消息而用之（筆陣圖）

右軍書不同往往以變格難儔其書樂毅論太史箴其體正直有忠臣烈士之象告誓文曹娥碑其容憔悴有孝子順孫之象逍遙篇孤鶴賦迹遠趣高有抱

素拔俗之象畫象贊洛神賦姿儀雅麗有矜莊虛肅之象皆見義以成字非得意以獨妍（唐李嗣真論）

寫樂毅則情多怫鬱畫讚則意涉瓌奇黄庭經則怡懌虛無太師箴又縱横爭折暨乎蘭亭興集思逸神超私門誡誓情拘意慘所謂涉樂方笑言哀已歎豈惟駐想流波將貽嘽嗟之奏馳神睢渙方思藻繪之文（孫過庭書譜）

王羲之云吾書比之鍾張鍾當抗行或謂過之張草猶當鴈行然張精熟池水盡墨假令寡人耽之若此未必謝之（孫過庭書譜）

右軍嘗詣門生家見棐几滑淨因書之眞草相半後爲其父誤刮去之門生驚懊者累日

庾翼與右軍書曰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紙過江亡失常歎妙迹永絕忽見足下答家兄書煥若神明頓還舊觀

袁昂曰右軍用筆内擫而收斂故森嚴而有法大令用筆外拓而開廓故散朗而多姿

王子敬好書觸遇造玄嘗白戲北館取掃帚沾泥汁中以書壁作方丈一字晻曖斐亹極有好勢右軍見而歎其美作書與所知云子敬飛白大有直（書苑）

獻之嘗白父云古之章草未能宏逸頓異眞體合窮僞畧之理極草縱之致不若藁行之間於往法固殊也大人宜改體觀其騰烟煬火則回祿喪精覆海傾河則玄冥失馭天假其魄非學之功若逸氣縱横則羲謝於獻若簪裾禮樂則獻不繼羲二家之法雖殊而子敬殆爲過拔矣（張懷瓘書斷）

羊欣父不疑爲烏程縣令欣時年十二王獻之爲吳興守甚知愛之嘗夏日入縣欣著新練裙晝寢獻之書數幅而去欣本攻書因之彌善（沈約云羊欣字敬元尤長隸書子敬之後可以獨步時人語曰買王得羊不失所望○會稽王世子元顯每使書扇不來令元顯怒乃以爲其後軍府舍人此職本用寒人欣意貌恬然不以高卑見色）

吳之善書者有皇象劉纂岑伯然朱季平中州則有鍾元常胡孔明張芝索靖並用古體俱足周事飄乎若起鴻之乘勁風騰麟之躡驚雲（抱朴子）

齊高素善書篤好不已與王僧虔賭畢謂曰誰爲第一對曰臣書第一陛下亦第一帝笑曰卿可謂善自爲謀或云帝問我書何如卿對曰臣正書第一草書第二陛下草書第二正書第三臣無第三陛下無第一帝大笑曰卿善爲辭

周顒得衛恒散隸書法學之甚工文惠太子使顒書

玄圃茅齋壁祭酒何胤以倒薤書换之顒笑曰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

梁江夏王鋒年四歲好學書家無紙札乃倚井欄爲書書滿則洗之已復更書如此累月又晨興不肯拂窻塵而先於塵上學爲字五歲高帝使學鳳尾書一學即工高帝大悦以玉麒麟賜之曰麒麟賞鳳尾矣

蕭子雲書迹雅爲武帝所重帝嘗曰筆力駿勁心手相應巧逾杜度美過崔寔當與元常並驅爭先

子雲出爲東陽太守百濟國使人至建業求書逢子雲維舟將發使人于渚次候之望船三十餘步拜行

而前子雲問之荅曰侍中尺牘之美遠流海外今日所求唯在名迹子雲乃爲停船三日書三十紙與之獲金貨數百萬

陳蕭引爲金部侍郎善書宣帝指引署名曰此字翩翩似鳥之欲飛引謝曰此乃陛下假其羽毛耳

丁覘與智永同時善隸書世稱丁真永草 法書要録

褚遂良一日問虞世南其書何如永師虞曰聞彼一字直錢五萬官豈得若此又問何如歐陽詢虞曰聞詢不擇紙筆皆能如志官豈得若此褚恚曰若爾其何得更留意於此虞曰若手和筆調遇合作者亦深可貴尚褚喜而退

趙彦深善草隸雖與弟書書字楷正云草不可解若施之於人即似相輕易

米元章臨智永千文字形絶不類岳珂跋其後云摹臨兩法本不同摹帖如梓人作室梁櫨榱桷雖具準繩而締創既成自有工拙臨帖如雙鵠並翔青天浮雲浩蕩萬里各隨所至而息寶晉益進乎此者也又爲之賛曰永之法妍以婉芾之體峭以健馬牛其風神合志通彼妍我峭惟妙惟肖故曰祖裼不浼夜戶不啓善學柳下惠莫如魯男子

陳寺丞伯修之子也好學書嘗於枕屏效米元章筆迹書杜陵詩一日元章過之見而驚焉伯修命出拜元章即使之書喜甚因授以作字提筆之法曰以腕着紙則筆端有指力無臂力也曰提筆亦可作小楷乎元章笑顧小史索紙書其所作進 黼扆贊表筆畫端謹字如蠅頭而位置規模皆若大字父子相顧歎服因請其法元章曰此無他惟自今以往每作字時不可一字不提筆久久當自熟矣 晟志

胡汲仲謂趙子昂書上下五百年從横一萬里舉無此書

趙子固目姜堯章爲書家申韓

郝陵川論書云太嚴則傷意大放則傷法又云心正則氣定氣定則腕活腕活則筆端筆端則墨注墨注則神凝神凝則象滋無意而皆意不法而皆法

神怡務閑一合也感物循知二合也時和氣潤三合也紙墨相發四合也偶然欲書五合也心遽體留一乖也意違勢屈二乖也風燥日炎三乖也紙墨不稱四乖也情怠手闌五乖也 孫過庭書譜

巧藝

帝羿有窮氏與吳賀北遊賀使羿射雀曰生之乎殺之乎賀曰射其左目羿引弓射之誤中右目抑首而愧終身不忘 帝王世紀

公輸般欲以高雲梯攻宋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楚王曰聞大王將攻宋有之乎王曰然墨子曰請令公輸般設攻宋之具臣請試守之於是公輸設攻宋之計墨子縈帶守之輸九攻之而墨子九郤之不能入遂輟兵 墨子

楚王有白蝯王自射之則搏矢而熙使養由基射之始調弓矯矢未發而蝯擁柱號矣 說山訓

漢明帝東巡有鳥飛鳴乘輿上亭長祝曰烏烏啞啞引弓射洞右腋陛下壽萬年臣爲二千石射中之帝賜錢百萬令天下亭壁悉畫烏 漢明起居注

魏舒爲鍾毓長史工射而毓不知毓與參佐射戲舒常爲坐畫籌後値朋人少以舒充數於是發無不中加搏措閑雅殆盡其妙毓歎謝之曰吾之不足盡卿如此射矣 王隱晉書

賈堅彎弓三石餘烈祖以堅善射親試之乃取一牛置百步上召堅曰能中之乎堅曰少壯之時能令不中今已年老正可中之恪大笑射發一矢拂脊再矢摩腹皆附膚落毛上下如一恪曰復能中乎曰所貴

者以不中爲奇中之何難一發而中觀者咸服其妙堅時年六十餘矣 燕書

斛律金嘗命子孫射而觀之泣曰明月豐樂用弓不及我諸孫又不及明月豐樂世衰矣每令出田還效所獲光獲少必麗龜達腋羨獲多非要害之處光恒蒙賞羨或被捶人問之曰明月必背上着箭豐樂隨處即下手數雖多去兄遠甚矣

蕭摩訶與北齊戰有西域胡妙於弓矢弦無虛發摩訶遙擲銑鋧正中其額應手而斃 鋧音顯

沈蔚宗曰吾於音樂聽功不及自揮但所精非雅聲

爲可恨然至於一絕處亦復何異邪其中體趣言之不可盡弦外之意虛響之音不知所從而來亦嘗以授人士庶中未有一毫似者此永不傳矣

世稱柳士隆雙鎖爲士品第一自云馬稍第一清談第二彈琴第三又善卜別龜甲價至一萬

武帝謂周捨曰君子不可求備至如柳惲可謂具美分其才藝足了十人

樂工廉郊常池上彈蕤賓調忽聞芰荷間有物跳躍出岸乃方響一片識者知其蕤賓鐵也指撥精妙致律呂相應物類相感耳 琵琶錄

漢桓帝時劉褒畫雲漢圖見者覺熱又畫北風圖見者覺寒 博物志

孫權使曹弗興畫屏風誤落筆點素因就成蠅權疑其眞以手彈之 名畫記○王右丞詩屏風誤點惑孫郎團扇草書輕內史

魏明帝遊洛水水中有白獺數頭美靜可憐見人輒去帝欲見之終莫能遂侍中徐景山曰獺嗜鯔魚乃不避死畫板作兩生鯔魚懸置岸上於是羣獺競逐一時執得帝甚嘉之顏公廷誥曰徐景山之畫獺是也 梁吳均齊諧記

劉瑱妹爲齊鄱陽王妃王誅妃追傷遂成痼疾殷蒨善畫人面與眞不別瑱令蒨畫王像幷圖王寵姬共執鏡如欲偶寢瑱乃密使乳媼示妃妃唾之因罵云固宜其早死病亦徐差

愷之丹青妙絕於時曾以一廚畫寄桓玄皆其絕者深所珍惜悉糊題其前桓乃發廚後取之好加理復愷之見封題如初而畫並不存直云妙畫通靈變化而去如人之登仙矣 晉陽秋

將軍裴旻嘗請吳道玄畫天宮寺壁道玄曰聞將軍善舞劒願作氣以助揮毫旻欣然爲舞一曲道玄看畢奮筆立成若有神助

張僧繇金陵安樂寺畫四龍不點眼睛云點之即飛去人以爲妄因請點之須臾雷電破壁二龍乘雲騰上天未點睛者見在 名畫記

蜀張南本與孫位並學畫水皆得其法南本以爲同能不如獨勝去而畫火獨得其妙嘗畫辟支佛於火中結跏趺煙飛電掣烈烈有焚林燎原之勢而佛以定慧力安然不動李鷹爲偈曰大士坐禪心若水月火周其身熾焰炎烈靜觀無始火本不熱與火相忘何生何滅 畫品

張乖崖鎮蜀雅聞孫知微欲一見之終不可致一日

閙在僧舍飲至損車騎詰之卽投閤遁去乖崖還朝出劒閣逢一村童持知微書負一篋迎道左曰公所喜者畫也今以二圖爲獻問知微所在曰適一山人以書投我信去已遠矣張公益歎其高後馬知節守成都與知微游處得其畫甚多馬解所服金帶贈之卽繫於苧袍上人見其標韻蕭散白衣金帶皆以爲孫思邈李太白也 畫品

郭恕先仕於朝跅弛不羈放浪玩世卒以傲恣流竄海島中道仆地蛻形仙去其爲樓居仙圖蕭散簡遠無塵埃氣子瞻爲之贊長松參天蒼壁插水縹緲飛

觀憑欄誰子空濛寂歷煙雨滅沒恕先在焉呼之或出 畫品

子瞻作文與可畫篔簹谷偃竹記云畫竹必先得成竹於胷中執筆熟視乃見其所欲畫者急起從之振筆直遂以追其所見如兎起鶻落少縱則逝矣與可之教余如此然不惟竹也嘗記蜀人孫知微欲於大慈寺院壁作湖灘水石四堵營度經歲終不肯下筆一日倉皇入寺索筆墨甚急奮袂如風須臾而成作舒瀉跳蹙之勢洶洶欲崩屋也

吳廷紹爲太醫令先主因食飴喉中噎醫莫能爲廷紹獨謂當用楮實湯一服疾良已馮延巳苦腦中痛廷紹診詰厨人曰相公平日嗜何等曰多食山雞鷓鴣廷紹曰吾得之矣投以甘豆湯亦愈或叩之荅曰噎因甘起故以楮實湯治之山雞鷓鴣皆食烏頭半夏故以甘豆湯解其毒耳聞者大服 江表志

于法開善醫術嘗行暮投主人妻産而兒積日不墮法開曰此易治耳殺一肥羊食十餘臠而鍼之須臾羊膋裹兒出精妙如此

褚澄善醫李道念有冷疾五年澄曰汝病是食白瀹雞子過多取蘇一升令煮服之吐一物如升涎裹之

乃是雞雛羽翅爪距皆見凡十三頭而愈

徐秋夫能醫嘗夜中有鬼呻吟聲甚悽愴秋夫問何須荅言某家在東陽患腰痛死雖爲鬼痛猶難忍請療之秋夫問云何厝法鬼請爲芻人按孔穴鍼之秋夫如言爲灸四處又鍼肩井三處設祭埋之明日見一人來謝忽然不見

徐之才醫藥可稱神解嘗有一人患脚跟腫痛諸醫莫能識之才曰此蛤精疾也由乘船入海垂脚水中病者言昔曾如此之才爲割得蛤子二枚大如榆莢

梁武發熱服大黃姚僧垣曰大黃快藥至尊年高不

宜輕用帝弗從遂至危篤及梁元有心腹病諸醫請
用平藥僧垣曰脉洪實宜用大黃帝從之果下宿食
而疾愈

許胤宗仕陳爲新蔡王外兵參軍王太后病風不能
言醫家皆術窮胤宗曰餌液不可進即以黃芪防風
煑湯數十斛置牀下氣如霧熏薄之是夕語

秦王俊有疾上馳召許智藏治之王夢其亡妃崔氏
泣曰本來相迎許智藏將至當必相苦爲之柰何明
夜俊又夢曰妾得計矣當入靈府中避之及智藏至
爲俊診脉曰疾巳入心當即發癎不可救也俊果數

日薨 隋書

太上皇居長安深宮悽愴不樂高祖竊因左右問其
故以平生所好皆屠販少年酤酒賣餅鬪雞蹴踘令
皆無此故不樂高祖乃作新豐移諸故人實之太上
皇乃悅高祖少時嘗祭枌榆之社及移新豐亦還立
焉衢巷棟宇物色惟舊士女老幼相攜路首各知其
室放犬羊雞鴨於通塗亦競識其家匠人胡寬所營
也移者皆悅其似而德之競加賞贈月餘累百金 西京雜記

祖冲之以諸葛亮有木牛流馬乃作一器不因風水
施機自運不勞人力又造千里船於新亭江試之日
行百餘里子暅之亦有巧思當其詣微之時雷霆不
能入常行遇徐勉以頭觸之勉呼乃覺

宋河中府浮梁用鐵牛八維之一牛且數萬觔治平
中水暴漲絕梁牽牛沒於河募能出之者眞定僧懷
丙以二大舟實土夾牛維之用大木爲權衡狀鉤牛
徐去其土舟浮牛出轉運使張燾以聞賜之紫衣 没志

兵策

武王伐殷丁侯不朝尚父畫丁侯三旬射之丁侯病
遣使請臣尚父乃以甲乙拔頭箭丙丁拔目箭戊巳

拔腹箭庚辛拔足箭丁侯病乃愈四夷聞皆懼越裳
獻白雉 太公金匱

晉人伐邢齊桓公將救之鮑叔曰太蚤邢不亾晉不
敝晉不敝齊不重且夫持危之功不如存亾之德大
君不如晚救之以敝晉齊實利待邢亾而復存之其
名實美桓公乃不救 韓非子

秦康公築臺三年荆人起兵將欲以兵攻齊任妄曰
饑召兵疾召兵勞召兵亂召兵君築臺三年荆人起
兵將攻齊臣恐其攻齊爲聲而以襲秦爲實也不如
備之戍東邊荆人輟行 韓非子

齊與師伐楚子發師師當之師三卻楚賢良大夫皆
盡其計齊師愈強於是市偷進請曰臣有薄技願爲
君行之子發曰諾不問而遣之偷夜解其將軍之幬
帳而獻之子發因使人歸之曰卒有出薪者得將軍
之帷使歸之於執事明又復往取其枕子發又使人
歸之明日又復往取其簪子發又復歸之齊將軍大
駭與軍吏謀曰今日不去楚軍恐取吾頭則還師而
去 淮南子

中行穆伯攻鼓弗能下餽聞倫曰鼓之嗇夫聞倫知
之請無罷武大夫而鼓可得也穆伯弗應左右曰不

折一戟不傷一卒而鼓可得也君奚爲弗使穆伯曰
聞倫爲人佞而不仁若使聞倫下之吾可以勿賞乎
若賞之是賞佞人佞人得志是使晉國之武舍仁而
爲佞雖得鼓將何所用之 淮南子

趙簡子死未葬中牟入齊已葬五日襄子起兵攻圍
之未合而城自壞者十丈襄子擊金而退之軍吏諫
曰君誅中牟之罪而城自壞是天助我何故去之襄
子曰吾聞之叔向曰君子不乘人於利不迫人於險
使人治城城治而後攻之中牟聞其義乃請降 淮南子

馬援上書曰擊潯陽山賊除其竹木譬如嬰兒頭多
蟣蝨而剃之蕩蕩然蟣蝨無所復依上悅因出小黃
門頭有蝨者皆剃之 東觀記

廉范遷雲中太守會匈奴入塞虜衆盛而范兵不敵
會日暮令軍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爇火營中星列虜
望火多謂漢兵救至待旦將退范令軍中蓐食晨往
赴之斬首數百級虜由此不敢復向雲中

黃巾群起青州刺史焦和恐賊乘冰渡河多作陷冰
丸投河中賊衆遂潰

楊琁遷零陵太守時蒼梧桂陽猾賊攻郡縣賊衆多
而琁力弱乃特制馬車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於車

上繫布索於馬尾又爲兵車專載弓弩剋共會戰乃
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布馬驚
奔突賊陣因使後車弓弩亂發征鼓鳴震羣盜波駭
破散追逐梟其渠師郡境以清

呂布詣袁紹紹患之布求還洛陽紹遣壯士送之陰
令殺之布乃使人鼓箏於帳中潛自遁出夜中兵起
而布已亡 英雄記

曹操攻呂布軍敗布騎得操而不識問曰曹操何在
曰乘黃馬走者是也布騎乃釋操而追黃馬者操突
出引還 漢紀

魏武帝自宛征呂布至下邳布退固守攻之不拔武帝欲還荀攸與郭嘉說曰呂布勇而無謀今三戰皆北銳氣衰矣三軍以將爲主主衰則軍無奮意夫陳宮有智而遲今及布氣之未復宮謀之未定急進攻之乃引沂泗灌城城潰生擒布

孫策將襲許衆懼郭嘉料之曰策新得江東所誅者英豪雄傑輕而無備雖有百萬無異獨行中原若刺客伏起一人之敵耳果爲刺客所殺 魏志

諸葛亮屯陽平遣魏延諸人并兵東下亮惟留萬人守城司馬懿率二十萬衆拒亮而與延軍錯道徑前

當亮六十里亮聞懿垂至欲前赴延軍相去又遠意氣自若令軍中仆旗息鼓不得妄出菴幔大開四城門掃地却洒懿常謂亮持重而猥見勢弱疑其有伏引軍趨北山亮拊手大笑曰懿必謂吾怯將有強伏循山走矣候還白如亮言懿後知深以爲恨 郭沖三事

魯肅上代周瑜呂蒙謂之曰兄代公瑾既難爲繼且與關羽對斯人長而好學讀左傳略皆上口梗亮有膽氣頗自負好凌人今宜有以待之密爲肅陳三策秘而不宣 江表傳

樊伷誘諸夷圖以武陵附漢中劉備孫權召問潘濬濬答以五千兵往足以擒伷權曰卿何以知之曰伷是南陽舊姓頗弄脣吻而實無才略臣所以知之者伷昔爲州設饌比至日中食不可得而十餘自起此亦侏儒觀一節之驗也 吳志

吳朱然無事每朝夕嚴鼓兵在營者咸行裝就隊以此玩敵使不知所備故出輒有功 魏書

吳遣將軍賀齊討山越越中有善禁者每當交戰官軍刀劍不得拔弓弩射矢皆還自向輒致不利賀將軍長情自思乃曰吾聞兵有刃者可禁彼必是能禁吾兵者也必不能禁吾無刃物矣乃多作勁木白棓

選有力精卒五千人爲先登盡持棓彼山越恃其善禁者了不嚴備于是官軍以白棓擊之彼禁者果不復行所擊殺者萬計 抱朴子

劉琨爲胡騎所圍數重城中窘迫無計劉始夕乘月登樓清嘯胡賊聞之皆悽然長歎中夜吹奏胡笳賊皆流涕人有懷土之切向曉又吹賊並起圍奔去或云是劉王喬

孝武入討至新亭柳元景令軍中曰鼓繁氣易衰叫數力易竭乃銜枚疾戰一聽吾營鼓音遂破元凶

侯景與宇文泰合戰泰墜地東魏兵追及之左右皆

散都督李穆下馬以策杖泰背罵曰隴東軍士爾曹主何在而獨留此追者不疑其貴人舍之而過穆以馬授泰與之俱逸

宗慤討林邑林邑王以具裝被象前後無際慤以外國有獅子威服百獸乃製其形與象相禦象果奔衆因此潰

郎基字世業嘗征西爲賊所圍糧仗皆盡乃削木爲箭剪紙爲羽得圍散還朝僕射楊愔勞之曰卿本文吏遂有武畧木箭紙羽皆無故事班墨之思何以過之

周文遣達奚武覘齊軍三騎皆衣敵衣至暮下馬潛聽其軍號歷營若警夜者不如法則撻之具知敵情以告遂破之

檀祗于廣陵被賊傷股語左右曰賊乘暗入欲掩我不備但打五鼓懼之曉必走矣

司馬楚之從征蠕蠕有覘楚之軍截驢耳而去有告失驢耳者楚之曰必覘賊截之爲驗賊將至矣

殷孝祖每戰常以鼓蓋自隨賴圻之戰軍人相謂曰殷統軍可謂死將矣今與賊交鋒而以羽儀自標顯若射者十手攢射欲無斃得乎是日中矢死

宇文忻追尉遲迥於鄴不利時鄴城士庶觀者數萬人忻謂左右曰事急矣吾當以權道破之於是射走觀者轉相騰藉聲如雷霆忻乃傳呼曰賊敗矣衆復振齊力擊之迥大敗

韋孝寬至相州伺尉遲迥審其反狀乃馳還所經橋道悉令毀撤擁驛馬自隨又勑驛將曰蜀公將至可多備肴酒芻粟迥遣梁子康將騎追孝寬驛司供帳豐厚停留故不及

吐谷渾與党項寇邊時柴紹討之虜據高射紹軍矢下如雨士衆失色紹安坐遣人彈胡琵琶使二女子對舞虜異之休射縱觀紹伺其懈以精騎從後掩擊虜衆大潰

張巡守雍丘令狐潮引兵圍之城中矢盡巡縛藁爲人千餘被黒衣夜縋城下潮兵爭射之久乃知藁人還得數千萬矢其後復夜縋人賊笑不設備乃以死士五百斫潮營軍大亂

涇州王童之謀作亂期以辛酉旦警嚴而發前夕有告之者段秀實陽召掌漏者怒之以其失節令每更來白輒延之數刻遂四更而曙童之不果發

李克用入魏博覘城上有旗幟來往晉王曰劉鄩一

歩一討更令審探果縛芻爲人縛旗於上以驢負之
循城而行邏者遁巳二日 北夢瑣言
周世宗征濠夜遣兵持炬乘駱駝絶淮濠兵驚以爲
鬼乘龍也今名乘龍洲在鳳陽 寰宇志
狄青宣撫廣西時儂知高守崑崙關青至賓州値上
元節令大張燈燭首夜宴將佐次夜宴從軍三夜饗
軍校首夜樂飲徹曉次夜二鼓青忽稱疾暫起如内
久之使人諭孫元規令暫主席行酒少服藥乃出數
使勸勞坐客至曉未得退忽有持報者云是夜三鼓
青巳奪崑崙

張浚次秀州嘗夜坐警備甚嚴忽有客至前出一紙
懷中曰此苗劉募賊公賞格也浚問欲何如客曰僕
讀書知逆順豈以身爲賊用特見爲備不嚴恐有後
來者耳浚下執其手問姓名不告而去浚翼日斬死
囚循衆曰此苗劉刺客也 玉露
种世衡所至青澗城逼近虜境守備單弱芻糧俱乏
世衡以官錢貸商旅使致之不問所出入未幾倉廩
皆實又教吏民習射雖僧道婦人亦習之以銀爲射
的中者輒與之既而中者益多其銀重輕如故而的
漸厚且小矣或爭徭役優重亦使之射射中者得優

處或有過失亦使之射射中則釋之由是人人皆能
射比數年青澗城遂成富强于延州諸寨中獨不求
益兵運芻糧
嘉熙間峒丁反吉州萬安宰黃炳鳩兵守備一日五
更探報寇且至遣巡尉領兵迎敵皆曰空腹奈何炳
曰第速行飯即至矣炳乃率吏輩携竹蘿木桶沿市
民之門曰知縣買飯時人家炊方熟皆有熱飯熟
水厚酧其直負之以行於是士卒皆飽餐一戰破寇
由此論功擢守臨川
開禧中敵常以水櫃敗我軍畢再遇夜縛藁人數千

衣以甲冑持戈矛儼立成行昧爽鳴鼓敵驚視亟放
水櫃旋知其非真也甚沮乃出師攻之敵大敗又嘗
引敵戰且前且却至數四視日巳晩乃以香料煮黑
豆布地上復前搏戰佯敗走敵乘勝追之其馬巳饑
聞豆香皆就食鞭之不前我師反攻之賊又大敗 齊東
紹興中劉光世在淮西軍無紀律張魏公爲都督奏
罷之命參謀呂祉往廬州節制光世頗得軍心祉儒
者不知變繩束頻嚴諸軍忿怨統制酈瓊率衆縛祉
渡淮歸劉豫魏公方晏僚佐報忽至滿坐失色公色
不變徐曰此有說第恐虜覺耳因樂飲至夜分乃爲

蠟書遺死士持遺瓊言事可成成之不可成速全軍以歸處得書疑瓊分隸其衆困苦之邊賴以安 鶴林玉露

容止

孔子長十尺大九圍坐如蹲龍立如牽牛就之如昴如斗 演孔圖○曹植相論云孔子面如蒙倛周公形如斷菑○荀子同

暴勝之素聞雋不疑賢至渤海遣吏請與相見不疑冠進賢冠帶櫑具劍佩環玦褒衣博帶盛服至門上謁門下欲使解劍不疑曰劍者君子之武備所以衛身不可解請退吏白勝之開閤延請望見不疑容貌尊嚴衣冠甚偉勝之躧履起迎

王商爲人有威重長八尺餘身體鴻大容貌甚過絕人河平四年單于來朝引見白虎殿丞相商坐未央廷中單于前拜謁商商起離席與言單于仰視商大畏之遷延却退天子聞而歎曰此眞漢相矣

馮偃長不滿七尺常自恥短陋恐子孫之似也乃爲子伉娶長妻伉生勤長八尺二寸

周燮生而欽頤折頞醜狀駭人其母欲棄之其父不聽曰吾聞聖賢多有異貌與我宗者乃此兒也

陸閎字子春姿容如玉威儀秀異光武嘗登臺見而偉之歎曰南方故多佳人

魏陽元身長八尺二寸不修常人近事爲相國參軍晉王每朝罷目送之曰魏舒堂堂人之領袖

嵇叔夜長七尺八寸偉容色土木形骸不加飾厲而龍章鳳姿天質自然正在羣形之中自知非常之器

石苞字仲容雅曠有知局容儀偉麗不修小節時人爲之語曰石仲容美無雙

衛叔寶在羣伍中有異人之望齠亂時乘白羊車於洛陽市咸曰誰家璧人於是家門州黨號爲璧人

王武子叔寶之舅也嘗與叔寶同遊語人曰昨日與外甥共坐若明珠之在側朗然來照人

王濛美姿容嘗覽鏡自照稱其父字曰王文開生如馨兒邪居貧帽敗自入市賣之嫗悅其美遺以新帽

孟覬與兄昶並美風姿時人謂之雙珠

伯仁儀容弘偉善於俛仰應答精神足以蔭映數人 鄧粲晉紀

陶隱居身長七尺四寸神儀明秀朗目疎眉細形長耳雖在朱門閉影不交外物

謝景滌年二十爲太子舍人意氣閑雅瞻視聰明梁武帝嘗目送之謂徐勉曰覺此生芳蘭竟體

王儉儀容甚盛作解散幘斜插簪朝野慕之相與放

效嘗謂人曰江左風流宰相惟有謝安益自況也

王景文美風姿袁粲歎曰景文非惟風流可悅乃哺歠亦復可觀有一客及見謝混答曰方謝叔源則爲野父矣粲惆悵久之曰恨眼中不見此人

宋孝武選侍中四人並以風貌王彧謝莊爲一雙阮韜何偃爲一雙（時人語[illegible]方王謝[illegible]風貌[illegible]門雙）

袁愍孫峻於儀範廢帝裸之迫使步愍孫雅步如常顧而言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

褚彦回美儀貌俯仰進退咸有風則每朝會百僚遠國使莫不延目送之宋明帝歎曰褚彦回能遲行緩

步便得宰相矣時以方何平叔

彦回與王彧謝莊等嘗聚袁粲宅初秋涼夕風月甚美彦回援琴奏別鵠之曲宮商既調風神諧暢謝莊撫節歎曰以無累之神合有道之器宮商暫離不可得已

何炯白晳美容貌從兄求熙每曰叔寶神清杜乂膚清今觀此子復見衛杜在目

張敷善持音儀盡詳緩之致與人別執手曰念相聞餘響久之不絕張氏後進皆慕之其源起自敷

張氏自敷以來並以理音節修儀範爲事至融風止詭越坐常危膝行則曳步翹身仰首意制甚多聚觀成市融了無慙色隨例同行常稽留不進齊高帝素愛融見常笑曰此人不可無一不可有二

柳世隆謂神武曰庾杲之爲蟬冕所映彌有華采

龔祈風姿端雅范述見之嘆曰此荊楚仙人

伏曼容風采韶秀宋明帝以方嵇叔夜命吳人陸探微畫叔夜像賜之

都水使者李珪之常曰見王思遠終日匡坐不妄言笑簪帽衣領無不整潔便憶丘明士見明士蓬頭散帶終日酣醉吐論縱橫唐突卿宰便復憶見王思遠

言其兩反也

李諧形貌短小乘是六指因瘿而舉頤因跛而緩步因謇而徐言人謂李諧善用三短

裴粲謁高陽王王以舊怨含怒待之粲神情閑遠舉止抑揚雍目之不覺内解坐定謂曰可更爲一行粲郎下席從容而出

溫子昇詣梁客館自以不修容止謂人曰詩章易作逋峭難爲

長孫儉爲荊州蕭詧遣使内附儉於廳事前列軍儀具戎服以賓主禮見客容貌魁偉聲音如鐘大爲鮮

單詣遣人傳譯以答問客皇恐不敢仰視日晚儉乃
著裙襦紗帽引客㝎别齋因叙梁國喪亂朝廷招攜
之意發言可觀使人大悅出曰吾所不能測也

簡傲

張飛嘗就劉巴宿巴不與語諸葛曰大丈夫處世
當交四海英雄何至與兵子語零陵先賢傳

管幹嘗謂人曰吾與劉潁川兄弟語使人神思清發
昏不假寐自此之外殆白日欲寢矣幹别傳

謝朓輕江祏爲人祏嘗詣朓朓因言有一詩呼左右
取既而便停祏問其故曰定復不急

張纘與何敬容意趣不協敬容居權軸賓客輻輳有
退詣纘者纘輒拒不前曰吾不能對何敬容殘客

劉孝綽仗氣負才多所凌忽每朝集會同處公卿間
無所與語反呼騶卒訪道途間事

謝薈嘗與劉悛飲推讓者久之悛曰謝莊兒不可云
不能飲薈曰苟得其人自可流湎千日悛慙不能詰

孫子荊爲驃騎參軍將石苞在驃騎府孫負其才氣
又心易苞初至不拜但長揖語苞曰天子命我參卿
軍事

中書舍人狄當周赳並管要務以張敷同省名家欲
省之赳曰彼若不相容接不如勿往當曰吾等並已
員外郎何憂不得共坐敷先方設二牀去壁三四尺
二客就坐敷呼左右曰移我牀遠客赳等失色去

孔休源寄宗人少府孔登宅范雲命駕到少府登謂
當詩已備水陸之品雲駐筯命休源及至命取其常
膳止有赤蒼米蒸鮑魚雲食休源食不舉主人之饌
高談盡日同載還家登深以爲愧

許敬宗性輕傲見人多忘之或謂其不聰曰卿自難
記若遇曹劉沈謝暗中摸索著亦可識國史纂異

崔信明簡亢自矜其文謂過李百藥時人弗許也一

日鄭世翼遇之江中謂曰聞公有楓落吳江冷願見
其餘信明欣然多出衆篇世翼覽數詩曰所見不遠
所聞投諸水引舟而去

汰侈

吳王闔閭秋冬治城中春夏治城外旦食䱉山晝遊
蘇臺射於鷗陂馳於遊臺興樂石城走犬長洲吳越春秋

武帝起招仙閣於甘泉宫西編翠羽麟毫爲簾青琉
璃爲扇懸黎火齊爲牀其上懸浮金輕玉之磬有霞
光繡藻龍繡連煙繡有走龍錦雲鳳錦翻鴻錦閣上
燒荃蘼香屑燒栗許其氣三月不絕郭憲洞冥記

梁孝王好營宮室苑囿之樂作曜華之宮築兎園園中有百靈山山有膚寸石落猿巖棲龍岫又有鴈池池間有鶴洲鳧渚其諸宮觀相連延亘數十里奇果異樹瑰禽怪獸畢備王日與宮人賓客弋釣其中 西京雜記

哀帝爲董賢起大第於北闕下重五殿洞六門柱壁皆畫雲氣華蘤山靈水怪或衣以綈錦或飾以金玉南門三重署曰南中門南上門南更門東西各三門隨方面題署亦如之樓閣臺榭轉相連注山池玩好窮盡雕麗 西京雜記

郭況光武皇后弟也累金數億錯拾寶以飾臺榭懸明珠於四垂晝視之如星夜望之如日里語曰洛陽多錢郭氏室夜日晝星富無匹 拾遺記

馬融善鼓琴好吹篴達生任性不拘儒者之節居宇器服多存侈飾常坐高堂施絳紗帳前授生徒後列女樂弟子次以相傳鮮有入其室者

梁冀大起第舍而妻壽亦對街爲宅殫極土木互相誇競堂寢皆有陰陽奧室連房洞戶柱壁雕鏤加以銅漆窗牖皆有綺疏青瑣圖以雲氣仙靈臺閣周通更相臨望飛梁石磴陵跨水道金玉珠璣異方珍怪充積臧室遠致汗血名馬又廣開園囿採土築山十里九坂以象二崤深林絕澗有若自然奇禽馴獸飛走其間冀壽共乘輦車張羽蓋飾以金銀游觀第內多從倡伎鳴鐘吹管酣謳竟路或連繼日夜以騁娛恣

靈帝起裸游館千間渠水遶砌道大如蓋長一丈夜舒晝卷名夜舒荷宮人靚妝解上衣著內服或共裸浴西域貢茵墀香煮湯餘汁入渠號流香渠

靈帝裸游館采綠苔而被階引渠水以繞砌周流澄徹乘船遊漾選玉色宮人執篙楫奏招商之曲以來涼風曰涼風起兮日照渠青荷晝偃葉夜舒惟日不足樂有餘清絲流管歌玉鳧千秋萬歲嘉難踰 拾遺記

魏文帝美人薛靈芸年十五容貌絕世常山太守習谷以千金寶賂聘之以獻至京師帝以文車十乘迎之道側燒石葉之香未至數十里膏燭之光相續不滅車徒咽路塵起蔽於星月又築土爲臺基高三十丈列燭於臺下遠望如列星之墜地道傍一里一銅表高五尺以志里數故行者歌曰青槐夾道多塵埃龍樓鳳閣望崔嵬清風細雨雜香來土上出金火照臺 拾遺記

甘寧以錦維舟或割棄以示奢侈 吳志
羊琇性豪侈費用無復齊限而屑炭和作獸形以溫
酒洛下豪貴咸競效之
王劭字敬祖永康初遷司徒驕奢有父風一日之供
以錢二萬爲限時論以爲太官御膳無以加之
石虎冬月施熟綿流蘇斗帳四角安純金龍頭銜五
色流蘇或用蜀地博山文錦或用紫綈小明光錦 鄴中
記
石崇伎妾千餘人擇十數人裝飾一處使忽視之不
相分別刻玉爲倒龍佩瑩金爲鳳凰釵有所召者不

呼姓名悉聽佩聲視釵色玉聲輕者居前釵色豔者
居後以爲行次而進
外國進火浣布帝服之以幸季倫季倫身敝服候帝
從奴五十人悉衣火浣衫
阮佃夫明帝時論功封建城侯宅舍園池諸王邸第
莫及女伎數十藝貌冠絕當時金玉錦繡之飾宮掖
不逮也每製一衣造一物都下莫不效焉嘗中路遇
劉休相要同反就席便命施設珍羞畢備諸火炙並
皆始熟如此者數十種佃夫常作數十人饌以待客
故造次便辦如此晉世王石不能過也

河間王琛造文柏堂形如徽音殿置玉井金罐以金
五色績爲繩伎女三百人皆國色遣使求名馬遠至
波斯國得千里馬號曰追風赤次有七百里馬十餘
匹皆有名字以銀爲槽金爲鎖環造迎風館於後園
玉鳳銜鈴金龍吐佩素柰朱李枝條入檐伎女樓上
坐而摘食嘗會宗室陳寶器有水晶鉢瑪瑙琉璃碗
赤玉卮數十枚作工奇妙中土所無皆自西域而來
金瓶銀甕百餘口甌檠盤合稱是復引諸王按行府
庫錦罽珠璣冰紈霧縠不可勝數琛謂章武王融曰
不恨我不見石崇恨石崇不見我融曰嘗謂高陽寶

貨多於融誰知河間瞻之在前江陽繼笑曰卿欲作
袁術之在淮南不知世間復有劉備也 伽藍記
劉穆之性豪侈旦輒爲十人饌未嘗獨餐每至食時
客止十人以還帳下依常下食嘗白武帝曰穆之家
本貧賤贍生多闕叨忝以來雖存約損而朝夕所須
微爲過豐此外無一毫負公
劉琰在蜀車服飲食號爲侈靡侍妾數十能爲聲樂
悉教誦魯靈光殿賦
魚弘常語人曰我爲郡有四盡水中魚鱉盡山中麞
鹿盡田中米穀盡村中人庶盡大丈夫生世如輕塵

棲弱草白駒過隙貴富在何時部曲數百悉衣錦袍
赫奕滿道
徐湛之産業甚厚室宇園池伎樂之妙冠於一時門
生千餘皆三吳富人子姿質端美衣服鮮麗每行遊
塗巷盈滿泥日悉以後車載之文帝每嫌其侈縱時
安成公何勗無忌之子臨汝公孟靈休是㫤之子並
名奢豪與湛之以肴膳器服車馬相尚都下語曰安
成食臨汝飾湛之特兼何孟之美
羊高昌侃初赴衡州於兩艖艄起三間通梁水齋飾
以珠玉加之錦續盛設帷屏陳列女樂乘潮解纜臨

波置酒緣塘傍水觀者塡咽
侃嘗燕北使陽斐賓客三百餘人食器皆金玉雜寶
奏三部女樂及夕侍婢百餘人俱執金花燭
孫德璉頻立武功居家富侈家庭穿築極林泉之致
歌童舞女當世罕儔賓客塡門軒蓋不絶出鎮郢州
乃合十餘船爲大舫於中立亭池植荷芰良辰美景
賓僚並集泛長江而置酒一時稱爲勝賞
蕭臨川宏奢侈過度居第擬於帝宮後房數百人皆
極天下之選所幸江無畏服玩侔於東昏潘妃寶屧
直千萬

徐君蒨爲湘東王諮議文冠一府新聲豔語人多諷
習尤長談諧悶無不對善弦歌好聲色侍妾數十皆
佩金翠曳羅綺服玩悉以金銀閑門晝日酣飲有時
載伎肆意遊行荆楚山川靡不遊踐時魚弘亦稱豪
侈于是府中語曰北路魚南路徐
爾朱文略嘗遨平秦武與汝南諸王至宅供設奢麗
各有贈遺諸王乃共假寶物以遨之文略弊衣而往
從奴五千人皆駿馬庋服
隋煬帝將雲定興盛修儀仗課州縣送羽毛百姓求
捕網羅被水陸禽獸有堪氅毦之用者殆無遺類

煬帝於景華宮徵求螢火得數斛夜出遊山而放之
光徧巖谷
裴矩以蠻夷朝貢者多諷煬帝令東都大戲徵四方
奇伎異藝陳於端門街衣錦綺珥金翠者以十萬數
敕百官及百姓列坐棚閣而縱觀焉終月而罷又令
交市店肆皆設帷帳盛酒食延邀蠻夷就坐醉飽莫
不嗟歎謂中國爲神仙
煬帝築西苑周二百里其內爲海海中爲方丈蓬萊
瀛洲諸山高出水百餘尺臺觀宮殿向背如神海北
有龍鱗渠縈紆注海內緣渠作十六院門皆臨渠每

院以四品夫人主之堂殿樓觀窮極華麗宮樹凋落則剪綵爲花葉綴於枝條色渝易以新者常如陽春沼内亦剪綵爲荷芰菱芡乘輿遊幸則去氷而布之十六院競以肴膳相高求市恩寵上好以月夜從宮女數千騎遊西苑作清夜遊曲於馬上奏之

煬帝觀書處窗戶玲瓏相望金鋪玉觀輝映溢目號爲閃電窗 南部煙花記

隋文帝子秦王俊盛修宮室窮極侈麗爲妃作七寶羃籬車不可載以馬負之而行又爲水殿香粉塗壁玉砌金階梁柱楣棟之間周以明鏡間以寶珠極瑩

飾之美每與賓客伎女弦歌於上

李德裕在中書不飲京城水悉用惠山泉時謂之水遞有僧曰水遞有損盛德京師昊天觀後一泉與惠山水脉相通因取稱量與惠山等乃罷水遞 芝田錄

李昌夔在荊山打獵大修裝具夫人獨孤氏亦出女騎千人皆著紅纈襖錦鞍韉鳳靴銀鐙

魚朝恩有洞房四壁夾安琉璃板中貯江水及萍藻諸色魚蝦號魚藻洞 劇談錄

韋陟窮治饌羞擇膏腴地蓺穀苗以鳥羽擇米每庖中所棄其直不減萬錢宴公侯家雖極水陸曾不下筯

元載造芸輝堂芸香草也白如玉入土不朽爲屑以塗壁設紫綃帳凝冬風不入盛夏自清涼 唐蘇鶚演義

張功甫是張循王諸孫園池聲伎服玩甲天下嘗於南湖園作駕霄亭於四古松間以巨鐵絚懸之空半當風月清夜與客梯登之飄搖雲表王簡卿侍郎嘗赴其牡丹會云衆賓既集一堂寂無所有俄問左右云香發未答云已發命卷簾則異香自内出郁然滿座羣伎以酒肴絲竹次第而至別有名姬十輩皆衣白凡首飾衣領皆牡丹首帶照殿紅一伎執板奏歌

侑觴歌罷樂作乃退復垂簾談論自如良久香起卷簾如前別十姬易服與花而出大抵簪白花則衣紫紫花則衣鵝黃黃花則衣紅如是十杯衣與花凡十易所謳者皆前輩牡丹名詞酒竟歌樂無慮百數十人列行送客燭光香霧歌吹雜作客皆恍然如仙遊

矜率

東方朔初來上書曰臣年十三學書三冬文史足用十五學擊劒十六學詩書誦二十二萬言十九學孫吳兵法戰陣之具鍾鼓之教亦誦二十二萬言凡臣朔已誦四十四萬言又長服子路之言年二十二長

九尺二寸目若懸珠齒若編貝勇若孟賁捷若慶忌
廉若鮑叔信若尾生若此可以爲天子大臣矣

田延年爲河東太守行縣至平陽悉召故吏五十六人延年親臨見令有文者東有武者西閱數十人次到尹翁歸獨伏不肯起對曰翁歸文武兼備惟所施設功曹以爲此吏倨傲不遜延年曰何傷遂召上辭問甚奇其對從歸府案事發姦窮竟事情延年大重之自以能不及翁歸

戴叔鸞論議高奇多駭流俗同郡謝季孝問曰子自視天下孰與爲比答曰我若仲尼長東魯大禹出西

羌獨步天下誰與爲偶

韓遂請與曹操相見時秦胡觀者前後重沓操笑謂之曰爾欲觀曹公邪亦猶人也非有四目兩口但多智耳 魏志

伏玄度在桓公府有文名孝武當大會伏與坐還下車呼子系之曰百人高會天子先問伏滔在否爲人作父定何如

張賓謂昆弟曰吾智策識鑒不後張子房但不遇高帝耳 崔鴻趙錄

燕主垂議伐西燕曰吾比老叩囊底智足以取之終不復留此賊以累子孫

王僧虔戒子書曰王氏門中優者龍鳳劣猶虎豹

王融謂劉孝綽天下文章若無我當歸阿士

王融詣王僧祐因遇沈昭略未相識昭略顧盼謂主人曰是何年少融殊不平謂曰僕出於扶桑入於暘谷照耀天下誰云不知而卿此問昭略曰不知許事且食蛤蜊融曰物以羣分方以類聚君生長東隅居然應嗜此族

崔浩纖妍白皙如美婦人性敏達長於謀計自比張良謂已稽古過之

王敬則王儉俱卽本號開府儀同徐孝嗣候儉因嘲之曰今日可謂連璧儉曰不意老子遂與韓非同

張融還鄉詣王儉別儉立地舉袂不前融亦舉手呼儉曰王前儉不得已趨就之融曰使融不爲慕勢而君趨士豈不善乎

張融善草書帝謂曰卿書殊有骨力但恨無二王法答曰非恨臣無二王法亦恨二王無臣法

張融嘗歎曰不恨我不見古人恨古人不見我

文帝問顏延之以其諸子才能曰竣得臣筆測得臣文奐得臣義躍得臣酒何尚之嘲曰誰得卿狂曰其

狂不可及（姚氏英賢錄）

沈深見王儉詩曰王令文章大進丘靈鞠曰何如我未進時

吳邁遠好自誇而蚩鄙他人每作詩得稱意語輒擲地呼曰曹子建何足數哉檀超聞而笑曰昔劉季緒才不逮於作者而好詆訶文章季緒瑣瑣焉足道哉至於邁遠何爲者乎

袁淑見謝莊赤鸚鵡賦歎曰江東無我卿當獨秀我若無卿亦一時之傑

齊席毗清幹之士嗤鄙文學嘲劉逖云君輩辭藻譬

若榮華須臾之玩耳豈比吾徒千丈松常有風霜不可彫悴劉曰既有寒木又發春華何如席笑曰可矣（顏氏家訓）

游雅字伯度小名廣頭好自矜誇凌獵人物高允重雅文學而雅素輕允允不以爲恨允將婚於邢氏雅勸允娶其族允不從雅曰人貴河間邢不勝廣平游人自棄伯度我自敬廣頭

袁粲清整有風操自遇甚高嘗謂周旋曰昔有一國國中一水號曰狂泉國人飲此水無不狂惟國君穿井而汲獨得無恙國人既並狂反謂國主之不狂爲狂於是聚謀共執國主療其狂疾火艾鍼藥畢具國主不任其苦於是到泉所酌水飲之飲畢便狂君臣大小其狂若一衆乃歡然我既不狂難以獨立比亦試飲此水矣

孫搴學淺行薄邢卲嘗謂曰須更讀書搴曰我精騎三千足敵君羸卒一萬

北齊崔㥄自恃才高大署其廬曰不讀五千卷書無入此堂

劉晝自謂博物奇才言好矜大每曰使我數十卷書行於後世不易齊景之千駟也

魏收從叔季景有才學名位在收前頓丘李庶謂曰霸朝便有二魏收對曰以從叔見比便是耶輸之比卿耶輸庶之癡叔也

魏收云我視沈約正如奴（關東風俗傳）

袁嘏詩平平耳多自謂能嘗語徐太尉云我詩有生氣須人捉着不爾便飛去（詩品）

鄭仁表豪爽有文以門閥文章自高嘗曰天瑞有五色雲人瑞有鄭仁表

皮日休傲誕自號閒氣布衣（北夢瑣言）

東坡云爛蒸同州羊灌以杏酪食之以匕不以筯南

都撥心麵作槐葉温淘糝以襄邑抹猪炊共城香稻
薦以蒸子鵝吳興庖人鮓松江鱸鱠既飽以廬山康
王谷水烹曾坑鬭品少焉解衣仰臥使人誦東坡赤
壁前後賦亦一大快志林

詆毀

劉荆州自作書欲與孫伯符以示禰正平正平言如
是爲欲使孫策帳下兒讀之耶將使張子布見乎

明帝時謗書謂臺中三狗睚眦不可當一狗憑黙作
狙囊三狗謂何晏鄧颺丁謐也黙曹爽小字謐尤阿爽

孫綽嘗鄙山濤謂人曰山濤吾所不解吏非吏隱非

隱若以元禮爲龍津則當點額暴鱗矣

孫盛與桓温戕州遣從事觀采風聲進無威鳳來儀
之美退無鷹鸇搏擊之用徘徊湘川將爲怪鳥

庾信至北唯愛温子昇寒山寺碑後還南人問北方
何如信曰唯寒山寺一片石堪共語餘若驢鳴犬吠
耳

孟顗事佛精懇爲謝靈運所輕嘗謂顗曰得道應須
慧業文人公生天當在靈運前成佛必在靈運後

劉瑀出爲益州甚不得意至江陵與顏竣書曰朱修
之三世叛兵一日居荆州清油幕下作謝宣明面見
向使驃帥以長力引吾下席於吾何有正恐匈奴輕
漢耳

劉秀之爲丹陽族子瑀與親故書曰吾家黑面阿秀
遂居劉安衆處朝廷不爲多士

王奐爲僕射劉祥與奐子融同載行至中塗路人驅
驢祥曰驢汝好爲之如汝人才皆已令僕

丘靈鞠嘗詣褚彥回彥回不起曰比脚疾不復能起
靈鞠曰脚疾亦是大事公爲一代鼎臣不可復爲覆
餗

何尚之致仕方山著退居賦以明所守而議者咸謂

尚之不能固志袁淑乃錄古來隱士有迹無名者爲
真隱傳以嗤焉

卞彬好飲仕不遂乃著蚤虱蝸蟲賦皆大有指斥又
爲禽獸決錄目禽獸云羊性淫而狠猪性卑而率鵝
性頑而傲狗性險而出皆指斥貴要羊謂呂文顯猪
謂朱隆之鵝謂潘敞狗謂呂文度蝦蟇賦云紆青拖
紫名爲蛤魚世謂比令僕也又云科斗唯唯羣浮闇
水維朝繼夕律役如鬼比令史諮事也

武儒衡爲中書舍人時膳部郎中元稹知制誥因宦
官魏弘簡進不由宰相而得掌誥時論鄙之儒衡因

會公堂有青蠅集於爪忽怒擊去之曰適從何處來集於此一座愕然

王及善才行庸猥爲内史號鳩集鳳池 朝野僉載

排調

伏日詔賜從官肉大官日晏不來東方朔拔劍割肉謂同官曰伏日當早歸請受賜即懷肉去大官奏之朔入上曰昨賜肉不待詔以劍割肉而去何也朔免冠謝上曰先生起自責朔再拜曰朔來受賜不待詔何無禮也拔劍割肉壹何壯也割之不多又何廉也歸遺細君又何仁也上笑曰使先生自責乃反自譽復賜酒一石肉百斤

先主時天旱禁私釀有吏於人家索得釀具論者欲罰之簡雍與先主游見一男女行道謂先主曰彼人欲行淫何以不縛先主曰何以知之對曰彼有其具與私釀者同先主大笑而原私釀者

西使張奉於孫權前列尚書闞澤姓名嘲澤澤不能荅薛綜下行酒因曰蜀者何也有犬爲獨無犬爲蜀横目勾身蟲入其腹奉曰不當復列君吳邪綜應聲曰無口爲天有口爲吳君臨萬邦天子之都奉無以對

張裔爲留府長史謂所親曰近者涉道晝夜接賓不得休息人自敬丞相長史男子張君嗣附之疲倦欲死

顧愷之矜伐過實諸年少因相稱譽以爲戲弄爲散騎常侍與謝瞻連省夜於月下長詠自云得先賢風致瞻每遥賛之愷之得此彌自力忘倦瞻將眠語搥脚人令代愷之不覺有異遂幾申旦而後止 晉陽秋

苻堅與諸征鎮書曰晉士平吳利在二彦今克襄陽僅得一人半耳 謂釋道安習鑿齒二人鑿齒跛一足故戲之

殷淳與何勗共食淳羹盡勗曰益殷尊羮勗司空無忌子也淳徐斂筯曰何無忌憚

盧詢祖初襲爵大夏男朝謂大夏初成詢祖應聲曰且得燕雀相賀

沈昭略嘗醉日晚負杖至婁湖苑遇王約張目視之曰汝是王約邪何乃肥而癡約曰汝沈昭略邪何乃瘦而狂昭略撫掌大笑曰瘦已勝肥狂又勝癡奈何王約奈汝癡何

人或勸柳津聚書津曰吾嘗請道士上章驅鬼安用此鬼名邪

高爽經途謁晉陵令劉蒨之蒨之了不相接俄爽代爲晉陵令蒨之迎贈甚厚爽受餉荅書曰高晉陵自

荅人問所以曰劉禕之自餉晋陵令耳何關奕事

湘東王嘗遊江濵歎秋望之美劉諒對曰今日可謂帝子降於北渚王斎自疾應曰卿言眇眇而愁予邪

朱异年二十出都詣沈約約面試之因戲曰卿年少何乃不廉异逡廵未達其旨約乃曰天下惟有文義棊書卿一時將去

楊素與牛弘退朝候白日日之夕矣素大笑曰以我輩爲牛羊下來邪

范曄撰和香方其序曰麝本多忌過分必害沈實易和盈斤無傷零藿虛燥詹唐黏濕甘松蘇合安息鬱金柰多和羅之屬並被珍於外國無取於中土又棗膏昏鈍甲煎淺俗非惟無助於馨烈乃當彌增於尤疾所言悉以比朝士麝比庾仲文零藿比何尚之詹唐比沈演之棗膏比羊玄保甲煎比徐湛之甘松蘇合比慧琳沈實易和以自況也

裴子雨爲下邳令張晴爲丞二人善言語曾論事移時人吏竊曰縣官甚不和或問之曰長官稱雨贊府道晴如此終日不和也 南部新書

李繪使梁與梁人爭言氏族袁狎曰未若我出自黄帝在十四姓之限繪曰兄所出雖遠當共車千秋分一字耳一座皆笑

何敬容著名敬字則大作苟小作文容字大爲父小爲口陸倕戲之曰公家苟既奇大父亦不小

劉夢得守連州替高霞寓高後入爲羽林將軍有殊券附書夢得欲請自代劉荅云昔嫗行山中遇虎虎舉足示嫗見有芒刺爲拔之虎感奮而去及歸擲麋鹿狐兔於嫗家無虚日一旦忽擲死人入村人執嫗爲殺人嫗說前事得釋乃登垣語虎曰感則感矣叩首大王莫更抛人來也

唐有士人姓方好矜門地凡方姓貴人輙認爲親或戲之曰豐邑方相何親遽曰再從伯氏戲者笑曰既是方相姪只堪嚇鬼

武后時裏行御史聚立門内有令史不下驢衝過其間諸御史大怒將杖之令史云今日之過實在此驢乞數之然後受罰謂驢曰汝伎藝可知精神極鈍何物驢畜敢於御史裏行於是衆羞赧而止 國朝載記

陳亞性滑稽知潤州幕中有上官弼爲亞所親任滿將去亞曰何以教我弼曰郎中才行無玷但謔諢過差亞曰君乃上官弼也如下官口何弼笑而去

蔡君謨戲陳亞曰陳亞有心終是惡陳應聲曰蔡襄無口便成衰 張師正倦游錄

盧肇就江西解試未送以啓謁試官曰巨鼇屭贔首冠蓬山試官曰昨恨以人數擠排焉得首冠蓬山邪肇曰頑石在上巨鼇戴之豈非首冠一坐大笑 摭言

假譎

子圉見孔子於商太宰孔子出子圉入請問客太宰曰吾已見孔子則視子猶蚤虱之細者也吾今見之於君子圉恐孔子貴於君也因謂太宰曰君已見孔子孔子亦將視子猶蚤虱也太宰因弗復見也 韓非子

宣王好射說人之謂已能用強也其實所用不過三石以示左右左右試引之中關而止皆曰不下九石非大王孰能用是宣王悅之故宣王用不過三石而終身自以爲九石

齊中大夫有夷射者御飲於王醉甚而出倚於郎門門者刖跪請曰足下無意賜之餘瀝乎夷射曰叱去刑餘之人何事乃敢乞飲長者刖跪走退及夷射去刖跪因捐水郎門霤下類溺者之狀明日王出而訶之曰誰溺於是刖跪對曰臣不見也雖然昨日中大夫夷射立於此王因誅夷射 韓非子

甘茂相秦惠王惠王愛公孫衍與之間有所言曰寡人將相子甘茂之吏道穴聞之以告甘茂甘茂入見王曰王得賢相臣敢再拜賀王曰寡人託國於子安更得賢相對曰將相犀首王曰子安聞之對曰犀首告臣王怒犀首之泄乃逐之 韓非子

清河胡常與翟方進同經常爲先進名譽出方進下心害其能議論不右方進方進知之候伺常大都授時遣門下諸生至常所問大義疑難因記其說如是者久之常知方進之尊讓已其後居士大夫之間未嘗不稱述方進遂相親友

翟酺遷侍中時尚書有缺詔大夫六百石以上試對以高第者補之酺自恃能高而忌故太史令孫懿乃往候懿旣坐言無所及惟涕泣流連懿怪而問之荅曰圖書有漢賊孫登將以才智爲中官所害觀君表相似當應之僕受恩接悽愴君之禍耳懿移病不試由是酺對第一拜尚書

太史慈在郡會郡與州有隙曲直未分以先聞者爲善時州章已去郡恐後之求可使者慈以選行晨夜取道到洛陽詣公車門見州吏始用求通慈曰章題署得無誤乎取來視之吏因爲取章慈便敗之吏大

呼慈與語曰君不以相與吾亦無因得敗吉凶禍福等耳吾不獨受此罪豈若默然俱去慈既與出城因遁還通郡章州受其短

司隸馮方女有國色避亂揚州袁術登城見而悅之遂取焉諸婦教以將軍貴人重志節宜數涕泣以示憂愁也若如此加重馮氏后見術每垂泣術果以為有心益寵之諸婦乃共絞殺掛之于厠言其哀怨自殺術以其不得志而死厚加殯殮 典論

宋孝武嘗與顏師伯樗蒲帝擲得雉大悅師伯後擲得盧帝失色師伯遽斂子曰幾作盧師伯爾日一輸百萬

宋文帝遣到彥之經略河南大敗悉委棄兵甲武庫為之空虛帝嘗會有歸化人在坐帝問庫部郎顧琛庫中仗有幾許琛詭辭答有十萬人仗舊庫仗秘不言多少帝既發問追悔失言得琛此對甚喜

王瑩代謝超宗為義興超宗去郡與瑩交惡還都就瑩父懋求書屬瑩覓一吏曰丈人一旨如湯澆雪耳及至瑩答旨以公吏不可超宗往懋處對賓客謂懋曰湯定不可澆雪懋面洞赤懋後往超宗處設精白鯰美鮓麞肶懋問那得佳味超宗詭言義興始見餉陽鶩曰丈人豈應不得邪懋大忿言瑩供養不足坐廢

高平郄紹作晉中興書以示何法盛法盛有意圖之謂曰卿名位貴達我寒士頼有著述流聲於後宜以為惠紹不與至書成在齋内厨中法盛詣紹紹不在直入竊書紹還失之無復兼本遂行何書

張率年十六作賦頌二千餘首虞訥見而詆之率乃一旦焚毀更為詩示焉託云沈約訥便句句嗟稱無事不善率曰此吾作也訥慙而退

劉仁之外示長者内多矯詐其對賓客破牀弊席麤

飲冷糓衣服過惡每於稠人廣衆或揭一姦吏或縱一孤貧淺陋者皆稱其美

牛弘奏求遺書劉炫僞造書百餘卷題為連山易魯史記等錄上送官取賞而去下獄經赦免

魏寧以善推祿命徵為館客武成以巳生年月託為異人問之寧曰極富貴今年入墓武成驚曰是我寧變辭曰若帝王自有法

周武於雲陽寢疾召姚僧垣赴行在所柳昂私問曰至尊脉何如曰天子上應天心當非愚臣所及若凡庶如此萬無一全

姚崇天資權譎始爲同州張說素憾諷趙彥昭劾之及崇當國說懼潛詣岐王中欵他日朝退衆皆趨出崇曳踵爲有疾狀帝詔問之對曰臣心有憂痛不在足問其故曰岐王陛下愛弟張說輔臣而密乘車出入王家恐爲所誤故憂之於是說出相州

李適之與李林甫爭權不協林甫陰賊好謏謂適之曰華山上金礦之可以富國顧上未之知適之性疎信其言他日從容爲帝道之帝喜以問林甫林甫對曰臣知之舊矣顧華山陛下本命王氣之舍不可穿治故不敢以聞帝以林甫爲愛己而薄適之

慕容彥超爲泰寧節度使好聚斂在鎮嘗置庫質錢有奸民爲僞銀以質者主吏久之乃覺彥超陰教主吏夜穴庫垣盡徙金帛於他所而以盜告彥超即榜於市使民自占所質以償之民爭以所質物自言已而得質僞銀者寘之深室使教十餘人爲之皆鐵爲質而包以銀號鐵胎銀

紕漏

宋有澄子者亡緇衣求之塗見婦人緇者援而入舍欲取其衣曰今者我亡緇衣婦人曰君雖亡緇衣此實吾所自爲也澄子曰子不如速與我昔吾所亡者紡緇也今子之衣襌緇也以襌緇當紡緇子豈不得哉 呂氏春秋

涓石梁好畏見己之影以爲鬼而驚死

桓帝侍中迺存年老口臭上出雞舌香與含之雞舌頗小辛螫不敢咀咽嫌有過賜毒藥歸舍辭決家人哀泣莫知其故僚友求眡其藥出在口香咸嗤笑之 應劭漢官儀

桓帝時人有辟公府掾者倩人作奏記文人不能爲作因語曰梁國葛龔者先善爲記文自可爲用不煩更作遂從人言寫記文不去龔名姓府公大驚不答而罷歸時人語曰作奏雖工宜去葛龔 邯鄲氏笑林

宛陵大姓羊元羣罷北海郡臧罪狼籍郡舍溷軒有奇巧載之以歸

張角作亂向栩上便宜不欲國家興兵但遣將於河上北向讀孝經賊自當消滅

丁儀丁廙有盛名於魏陳壽謂其子曰可覓千斛米見與當爲尊公作佳傳丁不與之竟不爲立傳

王思性急嘗把筆而蠅在筆端彈去復來思怒起逐蠅不能得去取筆擲而棄之 魏略

晉王與蜀後主禪晏作故蜀伎倣人皆爲感泣禪喜

笑自若王問禪曰頗思蜀否曰此間樂不思蜀也郤
正聞之謂禪曰若王後問宜泣對曰先人墳墓在蜀
乃心西悲無日不思因閉其目會王復問禪對云云
王曰何乃似郤正語邪禪驚曰誠如尊命
王凝之事五斗米道孫恩之攻會稽凝之謂民吏曰
不須備防吾已請大道許遣鬼兵相助賊自破矣既
不設備遂為恩所害
齊主問南陽王綽在州何事最樂對曰多聚蠍於皿
器置狙其中觀之極樂帝即命夜索蠍一斗比曉得
二三升置浴斛使人裸臥斛中號叫宛轉帝與綽臨

觀喜噱不已因讓綽曰如此樂事何不馳驛奏聞
東昏於苑中立店肆以潘妃為市令自為市吏錄事
將鬬者就潘妃罰之帝小有得失潘則與杖乃勅虎
賁不得進大荊子
北齊源師攝祠部嘗白高阿那肱龍見當雩阿那肱
驚曰何處龍見其色何如師曰龍星初見禮當雩祭
非真龍也阿那肱怒曰漢兒多事強知星宿
王昕好清言在東萊時獲殺其同行侶者詰之未服
昕謂曰彼物故不歸卿無恙而反何以自明邪邵見
文襄說此以為笑樂昕聞之詰邵曰卿不識造化還

謂人曰子才應死我罵之極深
有客姓吉詣何敬容問卿與邴吉遠近答曰如明公
之與蕭何
袁淑嘗詰義康義康問其年荅曰鄧仲華拜袞之歲
義康曰身不識也又曰陸機入洛之年義康曰身不
讀書君無為作才語見向
張融與尚書何戢善往詣戢誤通尚書劉澄下車入
門乃曰非是至戶望澄又曰非是既造席視澄曰都
自非是乃去
陸餘慶為洛州長史善論事而繆於決判時嘲之曰

說事即喙長三尺判事則手重五斤 朝野僉載
游雅與陳奇爭論惡而黜之高允微勸雅曰君朝望
具瞻何為與野儒辨簡牘章句雅謂允私奇曰君寧
黨小人也取奇注論語孝經燒於廷奇曰公貴人不
乏樵薪何乃然奇論語雅後陷之於法
王起攺太子少師起治生無檢所得祿賜為童婢盜
有貧不能自存帝詔益仙韶院錢議者謂與玩臣分
給可耻也起賴其入不克遜 唐書
郭祚領太子少師從世宗幸東宮明帝幼弱持一黃
𤬪出祚奉之時號祚黃𤬪少師 後魏書

庾狄伏連居室患蠅杖門者曰何故聽入

并州一士族好爲可笑詩賦誂擨邢魏諸公衆共嘲弄虛相讚說便擊牛釃酒招延聲譽其妻明鑒婦人也泣而諫之此人歎曰才華不爲妻子所容何況行路 顏氏家訓

劉道綦封管道侯凡鄙無識始與王濬齊譜曰陸士衡詩云管道無烈心何意道綦曰下官初不識士衡何忽見苦

陽俊之多作五言歌詞蕩而拙世俗流傳名爲陽五伴侶寫賣不絕俊之遇於市言其字誤取而改之賣者曰陽五古之賢人君何所知輕敢議論俊之大喜自言有集十卷雖家兄亦不知吾是才士

雍州刺史劉韞人才凡鄙使畫者圖其出行鹵簿羽儀常自披玩以圖示蔡興宗興宗戲之指韞形問曰此何人在輿中韞曰正是我

郭弘霸爲右臺御史時大夫魏元忠病僚屬省候弘霸獨後入憂形於色請視便液即染指嘗之因賀曰凡甘者病不瘳今味苦當愈元忠惡其媚暴語於朝

皇甫湜卞急嘗爲蜂螫指購小兒歛蜂擣取其液一日命其子錄詩一字誤詬躍呼杖未至嚙其背血流

劇書

東丹國長子突欲奔唐賜姓李名贊華工畫人物藪馬習舉子能爲詩每通名刺云鄉貢進士黃居難字樂地以擬白樂天

令狐綯爲相時以姓氏少族人有投者不吝其族由是遠近爭赴至有姓胡人亦冒之溫廷筠戲爲詩曰自從元老登庸後天下諸胡悉帶名

元豐命楊傑定樂傑欲消王朴舊鐘意新樂成雖不善無舊鐘可校詔不許後輔臣至太常按試前一夕傑乃擇朴敝鐘陳之一樂工不平夜潛易去明日輔臣至傑厲聲曰朴鐘甚不諧使樂工叩之韻更佳乃大沮

張觀知開封日巡者得犯夜人捕致之觀據案訊曰有證見乎巡者曰若有證見亦是犯夜左右無不大笑 楊聖俞碧雲騢

惑溺

桀伐岷山氏岷山氏女於桀二人焉曰琬曰琰桀愛二女斵其名於苕華之玉於傾宮飾瑤臺居之 竹書紀年

越謀滅吳有美女二人一夷光一修明以貢於吳吳處以椒華之房貫細珠爲簾幌吳王目若雙鸞之在

輕霧 拾遺記○夷光修明卿西施鄭旦二

上起明光宮發燕趙美女三千人充之建章未央長樂輦道相續使三婦知書者爲僕射大者領四百人小者領一二百人皆自然美麗不施粉黛 漢武帝故事

武帝宮人麗娟年十四玉膚柔軟吹氣勝蘭每歌李延年和之於芝生殿唱迴風之曲花皆翻落置麗娟於明離之帳恐塵垢洿其體也帝嘗以衣帶繫其袂閉重幕之中恐其隨風而去也麗娟以琥珀爲珮置衣裾裏不使人知云骨節自鳴相與爲神怪 洞冥記

文君姣好眉色如望遠山臉際常若芙蓉肌膚柔滑

如脂十七而寡爲人放誕風流故悅長卿之才而越禮焉長卿素有消渴疾及還成都悅文君之色遂發痼疾乃作美人賦以自刺而終不能改卒以此疾至死文君爲誄傳於世 西京雜記

趙后體輕腰弱善行步進退女弟昭儀不能及也但昭儀弱骨豐肌尤工笑語二人並色如紅玉爲當時第一擅寵後宮 西京雜記

成帝於太液池作千人舟池中起爲瀛洲榭高四十尺帝御流波文縠無縫衫后衣南越所貢雲英紫裙碧瓊輕綃廣榭上后歌舞歸風送遠之曲帝以文犀簪擊玉甌令侍郎馮無方吹笙以倚后歌中流歌酣風大起后順風揚音曰仙乎仙乎去故而就新寧忘懷乎帝曰無方爲我持后無方捨吹持后履久之風霽后泣曰帝恩我使我仙去不得他日宮姝幸者或襞裙爲縐號曰留仙裙 飛燕外傳

后進合德帝大悅以輔屬體無所不靡謂爲溫柔鄉曰吾老是鄉矣不能效武皇帝求白雲鄉也 飛燕外傳

荀奉倩娶曹洪女容服帷帳甚麗專房燕婉後婦病亡傅嘏往弔問曰婦人才色並茂爲難子之聘也遺才存色非難遇也何哀之甚奉倩曰佳人難再得痛

悼不能已已歲餘亦亡

和士開說武成曰自古帝王盡爲灰土堯舜桀紂竟復何異陛下宜及少壯恣意作樂從橫行之卽是一日快活敵千年國事分付大臣何慮不辦無爲自勤約也

後主令狎客賦詩采其尤豔麗者爲曲調畧云璧月夜夜滿瓊樹朝朝新大抵皆美孔張顏色張貴妃髮長七尺鬒黑如漆其光可鑑聰慧有神彩每瞻視盼睞光彩溢目映照左右常於閣上靚粧臨軒檻宮中望之飄飄若神仙

王思遠立身簡潔諸客詣已若覩知衣服垢穢即便不前形儀新楚乃與促膝及去之猶令二人交帚拂其坐處

何佟之一日之中洗滌者十餘遍猶恨不足人稱為水淫於時又有遂安令劉澄為性彌潔在縣掃拂郭邑路無横草水剪蟲穢百姓不堪命坐免官

元載寵姬薛瑤英幼以香啗肌肉皆香載處以金絲卻塵褥

李後主寵小周后嘗於臺花間作亭幕以紅羅押以玳牙雕繪華侈而制極迫小僅容二人每與后酣飲其中他寵嬖莫與也 南唐書

李納性卞急酷嗜奕棊每下子安詳極於寬緩有時躁怒家人輩密以棊具陳於前納覩便欣然改容取子布筭都忘其恚

孫何性落魄而酷好古文為轉運使政苛急州縣患之乃求古碑文字磨滅者數本釘於館中孫至讀其碑辨識文字以爪搔髮垢嗅之往往至暮不復省錄文案

焦氏類林卷之六

焦氏類林卷之七

建業焦竑弱侯輯
王元貞孟起校

象緯

古人言形者有三一曰渾天二曰蓋天三曰宣夜宣夜之說未嘗見也後有虞昺作穹天論虞喜作安天論姚信作昕天論 天文錄

二儀氣分伏者為天偃者為地 河圖括地象

物理論云水土之氣升為天

日出於暘谷浴於咸池拂於扶桑是謂晨明登於扶桑是謂朏明出於曲阿是謂朝明臨於曾泉是謂早食次於桑野是謂晏食臻於衡陽是謂禺中對於昆吾是謂正中靡於鳥次是謂小還至於悲谷是謂餔時回於女紀是謂大還經於泉隅是謂高舂頓於連石是謂下舂爰息六螭是謂懸車薄於虞泉是謂黃昏淪於蒙谷是謂定昏日入崦嵫經細柳入虞泉之地曙於蒙谷之浦垂影在樹端謂之桑榆 淮南子

計然曰日者寸也紀刻而成晷也月者尺也紀度而成數也 范子

鬱華赤文與日同居結鄰黃文與月同居皆日月之

神名（七聖記）
瑜珈論大海中有魚鼈等影現於月輪故其內有黑
相現
軒轅特赤方氣與青方氣相連赤方中有兩星青方
中有一星凡三星皆黃色以天清明時見於攝提名
曰景星（竹書紀年）
景星者天精也狀如半月生於晦朔助月為明王者
不私人則現（孫氏瑞應圖）
晉天文志金雞星見必有大赦自後京師肆赦必立
雞竿

徵子感牽牛星顏淵感中台星張良感弧星樊噲感
狼星老子感火星（劉晝新論）
雷電在室南霹靂在雷電南雲在霹靂南土工吏在
壁西南蓋雷公電姥雲將雨師與霹靂宿吏皆北方
水宿之精而娵訾為人門故其神棲焉（甘氏星經）
董仲舒曰陰陽之氣上薄為雨下薄為霧風其噫也
雲其氣也雷其相搏之聲也電其相擊之光也雨垂
空而墜風多則合速故雨大而疏風少則合遲故雨
細而密太平之世風不鳴條雨不破塊雷不驚人電
不眩目雪不封條（西京雜記）

淮南子曰天地之氣怒者為風和者為雨陰陽相搏
而為雷激而為霆亂而為霧陽氣勝則散而為雨露
陰氣勝則凝而為雪霜
調暢件和天之喜氣也折傷奔厲天之怒氣也（黃帝風經）
冬至廣莫風至誅有罪斷大刑立春條風至赦小罪
出稽留春分明庶風至正封疆修田疇立夏清明風
至出幣帛禮諸侯夏至景風至辨大將封有功立秋
涼風至報土功祀四鄉秋分閶闔風至解懸垂琴瑟
不張立冬不周風至修宮室完邊城八風以時至則
陰陽變化道成萬物得以育生王者當順八風行八

政當八卦也（易通卦驗）
宜都佷山縣山有風穴口大數尺名曰風井夏則風
出冬則風入出入之時吹拂左右宵淨暑月經之凜
然有衣裘想（盛弘之荊州記）
述征記長安宮南靈臺上有相風烏或云此烏遇千
里風乃動（梁書云長沙王懿孫儼獻相風烏又劉禹錫詩蔟蔟淮陰市竹樓緣岸上好日起檣竿烏飛驚五兩）
甘露降者耆老得敬則松柏受之尊賢容衆則竹葦受
之（晉中興書）
冬至初陽雲出箕如樹立春少陽雲出房如積水春

分正陽雲出軫如白鵠彀雨太陽雲出張如車盖立
夏初陰雲出觜如赤珠夏至少陰雲出參如水波寒
露正陰雲出井如冠纓霜降太陰雲出鬼上如羊下
如蟠石 易卦通驗
四方常有大雲五色具而不雨下有賢人隱 京房易
楚有蒼雲如霓圍軫七蟠中荷斧之人向軫而蹲於
是楚唐史畫遺灰而雲滅宋均注曰軫楚分也雲水
氣灰火氣畫遺灰故雲滅也 春秋文耀鉤
雲狀有若犬若馬若白鵠若衆車有其狀若懸釜而
赤其名曰雲旍 呂氏春秋

韓雲如布趙雲如牛楚雲如日宋雲如車魯雲如馬
衛雲如犬周雲如輪秦雲如行人魏雲如鼠齊雲如
絳越雲如龍蜀雲如囷 兵書
四方有濯魚雲疾者立雨遲者雨少難至江漢雲疾
者即日雨 黄子發相雨書
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遍雨乎天下者其泰
山之雲乎 公羊春秋
春曰榆莢雨夏至前曰梅雨六月曰濯枝雨八月曰
豆花雨 荆楚歲時記○魏知古詩濯枝林杏發潤葉渚蒲生
三月二日曰留客雨 陸機要覽

佷山縣有一山獨立峻絕西北有石穴以燭行百步
許二大石其間相去一丈許俗名其一爲陽石一爲
陰石水旱爲災鞭陰石則雨鞭陽石則晴 盛弘之荆州記
雷於天地爲長子以其首長萬物與其出入也雷出
地百八十三日而後入入則萬物入入地百八十三
日而復出出則萬物亦出此其常經也 書洪範緯
天冬雷地必震教令撓則冬雷民飢 古易占
子路感雷精而生尚剛好勇 論衡
霜者陰精冬令也四時代謝以霜收殺霜之爲言亾
也物以終也 春秋考異郵

羣入公對雪尚隆之曰麵堆金井誰調湯餅吳永素曰
玉滿天山難刻珮環坐間服其韻精 姤癥記
河南張楷字公超好道術居華陰能作五里霧時關
西人裴優亦能作三里霧 謝承後漢書
關澤年十三夢見名字炳然在月中 會稽先賢傳

形勝

地有四遊常動而不止譬如人在大舟中閉牖而坐
舟行不覺也 尚書考靈曜
禹傷父功不成登衡山血白馬而祭之夢赤繡文衣
男子稱玄夷蒼水使者謂禹曰欲得我山書者齋於

黃帝之獄禹乃退齋三日登宛委發石得金簡玉字之書言治水之要 吳越春秋

子夏曰商聞山書曰地東西爲緯南北爲經山爲積德川爲積刑高者爲生下者爲死丘陵爲牡川谷爲牝

禹導河之際沈秘景符以鎮五千之水患後人賴焉 蜀功記

孟門始經禹鑿河中漱廣夾岸崇深傾崖返捍巨石臨危若墜復倚古之人有言水非石鑿而能入石信哉其中水流交衝素氣雲浮往來遙觀者常若霧露

沾人窺深悸魂其水尚崩浪萬尋懸流千丈渾洪贔怒鼓若山騰濬波頹疊迄於下口方知慎子下龍門流浮竹非駟馬之追也 水經注

河津一名龍門巨靈迹猶存去長安九百里懸水下注龜魚之屬莫能上江海大魚集門下數千不得上上即爲龍故云暴腮龍門垂耳轅下 三秦記

龍門之險懸船而行蜀江謂之釣灘 三秦記

武功太白去天三百孤雲兩角去天一握山水險阻黃金子午蛇盤鳥櫳勢與天通 三秦記

唐高宗問許敬宗曰天下洪流巨谷不載祀典濟甚細而在四瀆何哉對曰瀆之言獨也不因餘水獨能赴海者也濟雖細獨而尊 唐書

湘水至清雖深五六丈見底了了石子如樗蒲五色鮮明白沙如霜雪赤岸如朝霞 湘中記

番禺記晨潮下晚潮上兩水相合謂之沓潮 唐詩云也門湞日無風浪汲不踏沓潮

庭州灞水金鐵皆漏鄜延之川日夜脂流弱水弱毛黑谿玄瀨悉唐制角咩怯勝乎水性之別也 丹鉛錄

衡山有二峯極秀一峯名芙蓉峯最爲竦特自非晴霽之朝不可望見峯上有泉飛派如一幅絹分映清

林直注山下 盛弘之荊州記

朱陵之靈臺太虛之寶洞赤帝館其嶺祝融宅其陽自湘川至長沙九向九背然後不見 湘中記

綠蘿山側巖垂水懸蘿百里許得明月池碧潭鏡澈百尺見底素巖若雪松如插翠流風叩阿有絲桐之韻土人爲之歌曰仰茲山兮迢迢層石構兮嵯峩朝日麗兮陽巖落景涼兮陰阿郭聲兮生音吟籟兮相和敷芳兮綠林恬淡兮潤波樂茲潭兮安流緩爾櫂兮詠歌 黃閔武陵記

華岳本一山當河河水過而曲行河神巨靈手盪腳

踢開而為兩今掌足之迹仍存

華岳之勝不惟峰巒聳削上干青冥而泉水縱橫迸復飛薄懸瀑奮濤澄潭急澗觸風壓寫日月迸流霞嶂冥擊亂石間者前後接響東嶽不遠也水下流經嶽殿前至後為大池冬夏不乾 西遊注

西山內接太行外屬諸邊磅礴數千里林麓蒼黝谿澗鏤錯故其中物產甚饒古稱神皐奧區也蘆溝琉璃胡良三橋川水所洩多歸其中其水皆藻綠異常風日蕩漾水葉遥映荷蘭流覽令人欣然有欲賦京都之意 西遊注

洗藥池在贛州興國縣葛洪過境見山靈水秀遂結廬築壇鑿池洗藥留詩曰陰洞冷冷風佩清清仙居永劫花木長榮

匡廬大嶺凡有七重圓基周迴乘五百里風雲之所據江山之所帶高巖仄宇峭壁萬尋幽岫穹嶔人獸兩絕天將雨則有白氣先摶而纓絡於山嶺下及至觸石吐雲則倏忽而集或大風振崖逸響動谷羣籟競奏其聲駭人 遠公廬山記

廬山者雖林石異勢而雲霞共色長風暴作則萬流俱響晨聽曉吟則百嶺齊應東瞻洪井識曳帛之在茲西望石梁見指實之可拾 梁元帝遊廬山碑序

廬山天將雨則有白雲或冠峰巖或亘中嶺謂之山帶不出三日必雨 唐詩風吹山帶遥知雨○張野廬山記

遠公遊廬山記曰自託此山二十三載再踐石門四遊南嶺東望香鑪峰北眺九江傳聞有石井方湖中有赤鱗踊出野人不能敘直歎其奇而已

陶淵明所居與栗里兩山間有大石仰視玄瀑可坐十人號醉石 廬山記

蜀中山水如峨眉山夏含霜雹碑板之所聞崑崙之伯仲也 王荊卿與蕭安石書

武當山一名參嶺輕霄蓋其上白雲帶其前

太和山形特秀異於衆岳峰首狀博山香鑪亭亭遠出藥石延年者萃焉晉咸和中歷陽謝允捨羅邑宰隱遁斯山故亦曰謝羅山 荊山圖副記

劉禹錫詠九華詩序昔予仰太華以為此外無奇愛女及荊山以為此外無秀今見九峰始悼前言容易也歌云奇峰一見驚魂魄意想洪鑪始開闢疑是九龍夭矯欲攀天忽逢霹靂一聲化為石

金華山枝峰蔓蟄秀氣旁魄不啻神仙登臨 陸魯望集

君山翠麗鮮明遠若臺榭名曰娲宮風雨之後景氣

明靜頗聞鼓吹之聲 南康記

羅浮山本蓬萊山一峰有璇房瑤室七十二所 日南志

雷首一名獨頭山夷齊所隱也山南有古冢陵柏蔚然攢茂丘阜俗謂之夷齊墓 闞駰十三州志

淳于山與白雉山相近絕壑之半有白石雉遠望首尾可長二丈伸足翔翼若虛中翻飛 武陵記

春山淡冶而如笑夏山蒼翠而如滴秋山明淨而如粧冬山慘淡而如睡

海山微茫而隱見江山嚴厲而峭卓谿山窈窕而幽深塞山童頳而堆阜 華氏耳目志

銳而出者爲虎牙尖而背者爲熊耳角而嶽者爲牛首冠而峭者爲雞頭 王涯仙掌辨

桂林之山玲瓏剔透巴蜀之山巉差窳窆河北之山綿衍龐魄江南之山俊峭巧麗

安寧州溯泉一日三溢三蘸連州水下流有斟谿一日十溢十竭貴州城外有漏汮一日百盈百竭應刻漏

神丘有火穴光景照千里崑崙有弱水鴻毛不能起 玄中記

金陵外連江淮內控湖海爲東南要會之地 係年錄

金陵古名之爲伏龍之地句曲山秦時爲句金之壇以積金山得名山生黃金漢靈帝詔採句曲之金以充武庫孫權遣宿衛人採金也伏龍之地因改是名 真誥

圖經云金陵者洞虛之膏腴句曲之地肺 水至則浮故曰地肺 其地肥良故曰膏腴

鍾山本少林木宋時使諸州刺史罷歸者栽松三千株下至郡守各有差山之最高峰有五廟樹株作木也元嘉中百姓祈禱率有驗 李太白白下亭詩驛亭三株楊正當白下門吳煙暝長條漢水嚙古根 荆公詩五柳柴桑宅三楊白下門往來無一事常得見青青又恩容衰老餞松楸

復得一藝隨我遊請肆劇談兼祖謝舞雩高蹈異求 南北舟五柞故木愁東北三楊仍有移步楸陣原伏 北始但無瑤玉典 君舟○芥隱筆記

建康遺蘇峻之難宮室焚蕩溫太真議遷都豫章三吳之豪請都會稽時異論紛紜王丞相同建康古之金陵舊爲帝里又孫仲謀劉玄德俱言王者之宅古之帝王不以豐儉移都苟弘衛文大帛之冠則無往不可若不績其麻則樂土爲墟矣且北寇游魂伺我之隙一旦示弱竄於蠻越求之望實俱非良計今特宜鎮之以靜羣情自安

句容吳續塘有湖水半冷半熱皆有魚交人輒死 雜俎

江乘縣有泉半温半冷共出一壑 地記

顧琛為朝請請急還東日晚泊方山有一假裝問顧吳郡早晚至船人答無顧吳郡又問何船曰顧朝請丹琛心知為吉徵因誓曰得郡當於此立廟後果為吳郡乃於方山立白馬廟

玄武湖是金陵勝處一日諸閣老待漏朝堂語及林泉之事馮謐曰玄宗賜賀監鏡湖信為勝事余非敢望此但賜後湖亦足暢平生也徐鉉答曰主上尊賢待士常若不及豈惜一湖所乏者知章耳馮有慚色

會稽境特多名山水峰崿隆峻吐納雲霧松栝楓柏

擢幹竦條潭壑鏡徹清流寫注王子敬見之曰山川之美使人應接不暇 會稽郡記

孔曄會稽記曰四明山高峰軼雲連岫蔽日

鑑湖會稽太守馬臻所開東西二十里南北數里縈帶郊郭白水翠巖互相映發有若圖畫王逸少云從山陰路上行如在鏡中遊 輿地志

許遠遊玄與逸少書自山陰至臨安多有金堂玉室仙人芝草左元放之徒漢末諸得道者皆在焉 東坡詩容逸少問金堂更與祛康求石瀫

盛弘之記沮水幽勝云稠木蔚生凌空交合危樓傾

岳恒有落勢風泉傳響於青林之下巖猨流聲於白雲之上遊者常苦目不周玩情不給賞 [illegible]

岾居南有石室西面有兩石室北西有二石室皆因阿結牖連局接闥所謂石室相距也東廂石上猶傳杵臼之迹庭中亦有舊宇處尚髣髴前基北坎室上有微涓石溜豐周瓢飲似是棲遊隱學之所子夏教西河疑即此 水經注

河北有層山山甚靈秀山峰之上立石數百丈亭亭桀竪競勢爭高遠望參參若攢圖之託霄上其下層巖峭舉壁岸無階懸崖之中多石室焉室中若有積

卷矣而世士罕有津逮者因謂之積書巖巖內時見神人往還蓋鴻衣羽裳之士練精餌食之夫耳 水經注

白鹿山東清水所出也上承諸陂散泉積以成川南流西南曲瀑布乘巖懸河注壑二十餘丈雷扑之聲震動山谷左右壁層深獸迹不交隍中散水霧合視不見底南峰北嶺多結禪棲之士東巖西谷又是剎靈之圖竹柏之懷與神心妙遠仁智之性共山水效深更為勝處也其水謂之清水谿曰瑤谿又曰瑶淵 水經注

蜀臨邛縣有火井漢室之盛則赫熾桓靈之際火勢

漸微孔明一窺而更盛至景曜元年人以燭投而滅其年併于魏（異苑）

永豐塢有丁公泉發於焦泉之右次東又得焦泉泉發於天門之左天井固石天門山石自空狀若門焉廣三丈高兩匹深丈餘世謂之天門也東五百餘步中有石穴西向裁得容人平得東南入徑至天井直上三匹有餘扳躡而昇至上東平西二百步南北七百步四面嶮絕無由昇陟矣上有比丘僧精舍十有餘僧給養難周多出下平有志者居之寺左右雜樹踈挺有一石泉方丈餘清水湛然常無增減山居者

資以給飲北有石室二口舊是隱者念一之所今無人矣泉發於北阜南流成溪世謂焦泉也（水經注）

谷口去雲陽宮八十里流潦沸騰飛泉灑激兩岸峭壁孤豎橫盤凜然凝冱每入穴中朱明盛暑當晝暨晅涼秋晚候緼袍不暖所謂寒門也（雲陽記）

峭以西有二石又南五六十步臨谿有恬漠先生翼神碑蓋隱斯山也其水北流注於河二水翼岸夾山巍峰岐舉羣山疊秀重嶺干霄（水經注）

隴西郡隴山其上懸巖吐溜於中嶺泉渟因名萬石泉泉益散漫而下瀟灒皆注故北人升此而歌曰隴頭流水鳴聲幽咽遙望秦川肝腸斷絕（秦川記）

濟南山水甲齊魯泉甲天下蓋他郡有泉一二數此獨以百計濤噴珠躍金霏碧渟韻琴筑而味防醴莫殫品狀（元于欽齊乘）

廣昌嶺高四十餘里二十里中委折五廻方達其上故嶺有五廻之名下望層山盛若蟻垤實兼孤山之稱亦峻崠也徐水三源奇發齊瀉一澗東流北轉逕東山下水西有御射碑翼對層巖壁立霞峙徐水屈東北逕郎山又屈逕其山南岑山岑競舉若豎鳥翅立石嶄巖亦如劍杪極地嶮之崇峭又東南流歷石

門中世俗謂之龍門也其山上合下開開處高六丈飛水歷其間南出乘崖傾瀾泄注七丈有餘奔蕩之音奇為壯猛觸石成井水深不測素波白激濤襄四陸闞之者驚神臨之者駭魄矣（水經注）

西域書阿羅漢諾矩羅居震旦東南大海際鴈蕩山芙蓉峰龍湫唐貫休為諾矩羅贊云鴈蕩經行雲漠漠龍湫宴坐雨濛濛此山南有芙蓉峰山頂有太池相傳以為鴈蕩下二潭為龍湫又有經行峽宴坐峰（筆談）

員嶠之山名環丘有雲石廣五百里或四五十或十

數里駁駱如錦川扣之則蓊蓊然雲出俄而遍潤天下西有星池周千里水色隨四時變化有神龜出爛石之上此石常浮水邊方數百里其色多紅質虛似肺燒有煙香聞數百里煙氣升天則成香雲遍潤則成香雨 李賀詩依微香雨青氛氳象詩雲氣香流水○拾遺記

滍水自倒馬關南流與大嶺水合水出山西南大嶺下東北流出峽峽右山則有洹精廬飛陸陵山丹盤虹梁長津泛瀾縈帶其下東北流注於滍滍水又屈而東合兩嶺谿水水出恒山北阜東北流歷兩嶺間其北雖層陵雲舉猶不若南巒峭秀自水南步遶峰

石磴逶迤沿途九曲歷睇諸山咸爲劣矣抑亦羊腸邛來之類也 水經注

博水東徑陽城縣散爲澤渚方數里匪直蒲荀是豐實亦偏饒菱藕至若婉孌童丱及弱年女子或單舟采菱或疊舸折芰長歌陽春愛深淥水掇拾者忘疲謳詠者自得於時行旅過矚亦有慰於羈望矣世謂之陽城澱 水經注

有龍泉出允街谷泉眼之中水文成蛟龍或試撓破之尋平成龍畜生將飲者皆畏辟而走謂之龍泉 水經注

謝靈運與弟書聞惡谿道中九十九里有五十九灘王右軍遊此惡道歎其奇絕遂書突星瀨於石 李白詩遶尋惡溪去不辭惡谿惡遶隔李北海難聞謝康樂

趙德麟曰王仲至謂余云吾嘗奉使過仇池有九十九泉萬山環之可以避世如桃源 東坡集

宋武帝登八公山劉安舊臺曰城郭如匹帛之繞叢花也 六帖

冠蓋亭在襄陽南廿里冠蓋山下漢靈帝末有四郡守七都尉二御兩侍中一黄門二侍郎三尚書六刺史二十長史劉表以其豪盛乃即其山道口刊石銘

之曰峨峨南岳烈烈離明是繁俊乂君子以生惟此君子作漢之英德爲龍光聲比鶴鳴 劉綜

國清寺與齊之靈巖荆州玉泉潤州棲霞號爲四絕

甘露寺有石如羊相傳謂之狠石云諸葛孔明坐其上與孫仲謀論曹公

吳仲庶守金陵夢二舉子求哀曰若不垂佑明日當爲煨燼矣公甚異之詰旦兵馬司狀申乞燒二醜石爲灰供修造用公俉赦寺僧愛護焉 楊公筆錄

節序

萬物豐於纁夏耗於玄冬 太玄注

周衰無寒歲秦滅無烟年 五行志

洛陽人家正旦造絲雞蠟燕粉荔枝正月十五日造火蛾兒食玉梁糕寒食糚萬花輿煮楊花粥端午朮羹艾酒以花絲樓閣插鬢贈遺辟瘟扇七夕乞巧使蜘蛛結萬字造明星酒裝同心膾重九迎涼脯羊肝餅佩瘦木符冬至煎餳綵珠戴一陽巾除夜釧刀刻門埋小兒硯點水盆燈臘日造脂花餤 玉燭寶典。宋人賀正啓

瑞寒餞臘 粉荔迎年

長安風俗元日以後遞飲食相邀號傳座 南部新書

元日飲屠蘇酒從少者起宋有問董勛者荅曰俗以小者得歲故賀之老者失歲故罰之 時鏡新書

正旦元會設白獸樽於殿庭樽蓋上施白獸若有能獻直言者則發此樽飲酒 晉樂志

正月一日取五木煎湯以浴令人至老鬢髮黑道家謂青木香為五香亦云五木 雜修養書

正旦縣官殺羊懸其頭於門又磔雞以覆之俗說厲氣裴玄以問河南伏君曰是月也土氣上升草木萌動羊齧百草雞啄五穀故殺之以助生氣 裴玄新言

乾德五年正月甲辰詔上元張燈舊止三夜朝廷無事區宇乂安方當年穀之豐登宜縱士民之行樂其令開封府更放十七十八兩夜燈 貽謀錄

劉向外傳云上元夜人皆遊賞向獨在家讀書太乙神以青藜照向 王介甫伊劉貢父上元詩不知太乙遊何處定把青藜獨照公

荊楚記三月三日四民踏百草今人因有鬬百草之戲 鄭谷詩何如鬬百草賭取鳳凰釵

池陽上巳日婦人以薺花點油祝而洒之水中若成龍鳳花卉之狀則吉謂之油花卜 圖經

陸翽鄴中記并州俗冬至一百五日為子推斷火冷食三日作乾粥

軍中以端午走馬謂之蹢柳 蹢音扎。文昌雜錄

抱朴子云以五月五日作赤靈符書着心前以辟五兵 王禹玉端午夫人閤帖欲謝君恩卻無語心前笑指赤靈符

太宗五日謂長孫無忌楊師道曰五日舊俗必用服翫相賀今各賀君飛白扇二枚庶動清風以揚美德 唐書要錄

八月一日作五明囊盛取百草頭露洗眼眼明也 述征記

趙知微有道術中秋積陰不解衆惜良晨知微曰可借酒肴登天柱峰玩月旣出門天色開霽及登岸月色如晝及下山歸則淒風苦雨陰晦如故 三水小牘

裴度除夜歎老迨曉不寐爐中商陸火凡數添也金門歲節

宮室

明堂辟雍爲博士舍三千區爲會市但列槐樹數百行諸生朔望會此市各持郡所出物及經書相與買賣三輔黃圖

趙昱請處士綦毋君公楊奇於緱氏界周盤自重合令還張奐在扶風俱立精舍教授謝承漢書

荊南舊有五花館待客之上地也故蔣玄上成訥詩曰不是上台憐姓字五花賓館敢從容南部新書

周德隆草木茂盛蒿堪爲宮室因名蒿室竹書紀年

晉孝武太元三年僕射謝安作新宮太極殿欠一梁有梅木流至石頭城下取用之画梅花于梁上表瑞因名梁殿金陵覽古

苻堅時沙門竺僧朗嘗從隱士張巨和遊巨和常穴居而朗居琨瑞山大起殿舍連樓疊閣雖素飾不同並以靜外致稱朗少事佛圖澄碩學淵通尤明氣緯人謂其所居爲朗公谷○車頻秦書

宋季雅罷南康郡市宅居呂僧珍宅側僧珍問宅價曰千一百萬怪其貴季雅曰一百萬買宅千萬買鄰梁書

梁徐勉戒子書曰吾清明門宅西邊既施與宣武寺不復方幅意謂此逆旅舍耳何事須華常怪時人謂是我室古往今來豪富繼踵宛其死矣知是誰室

李德裕營平泉莊遠方以異物奉之或題曰隴右諸侯供語鳥日南太守送名花

王維居輞川室宇既廣山林亦遠而性好溫絜地不容浮塵日有十數掃飾者使兩童專掌縛帚而有時不給洛都要記

園圃之勝不能兼者六務宏大者少幽邃人力勝者少蒼古多水泉者艱眺望兼此六者惟湖園而已在

唐爲裴晉公宅園中有湖湖中有堂曰百花洲曰四并堂其四達而當東西之蹊者桂堂也截然出於湖之右者迎暉亭也過橫池披林莽循曲徑而後得者梅臺知止菴也自竹徑望之超然登之脩然者環翠亭也眇眇重邃擅花卉之盛而前據池亭之勝者翠樾軒也若夫百花酣而白晝眩青蘋動而林陰合水靜而跳魚鳴木落而羣峰出雖四時不同而景物皆好則又不可殫記者也名園記

環谿者王開府園亭南臨池池左右翼而北過涼榭復匯爲大池周圍如環故名榭南有多景樓以南望

則嵩高少室龍門大谷層峰翠巘畢效奇於前欄北有風月臺以北望則隋唐宮闕樓殿千門萬戶岧嶢璀璨延亘十餘里凡左太冲十餘年極力而賦者可瞥目而盡也 同上

安公叢春亭可望洛水蓋洛水自西洶湧奔激而東天津橋者疊石爲之直力滀其怒而納之洪下洪下皆大石底與水爭噴薄成霜雪聲聞數十里嘗窮冬月夜登此亭聽洛水聲久之覺清冽侵人肌骨不可留也 同上

冠服 閨裝附

聖人觀翬翟之文榮華之色乃染帛以效之始作五采以爲服凡十二章 漢輿服志

漢官儀曰衣裳卿大夫藻火又曰綬青地桃花

高祖爲亭長乃以竹皮爲冠令求盜之薛治時時冠之及貴常冠所謂劉氏冠也後詔曰爵非公乘以上不得冠劉氏冠

貂蟬胡服也貂者取其有文而不煥外柔而易內剛而勁也蟬者取其清虛而識時變也在位者有文而不自耀有武而不示人清虛自牧識時而動 古今注

八座尚書則荷紫以坐紫爲袷囊綴之服外加於左肩 輿服志

漢末諸賢多委王服以幅巾爲雅袁紹崔豹之徒雖爲將帥猶著縑巾

魏晉以來皮弁有纓無笄導何稠曰此古田服也既以入朝宜變其制故弁施象牙簪又從省之服無佩綬何稠曰此乃晦朔小朝之服安有人臣謁帝而除去印綬無佩玉之節乎乃加獸頭小綬及佩一隻

宋景和中討義陽王昶六軍戒嚴應須紫㩳左右欲營辦王現曰元嘉初征謝晦有紫㩳在匣中不須作檢取果得焉 南齊書○㩳音撫以紺爲之長四尺廣一寸腰有絡帶以代鞶中官紫㩳外官絳㩳絡同鞶帶

梁中丞給威儀十人其八人武冠絳韝執青儀囊在前 梁典

中丞銅印墨綬進賢兩梁冠佩水蒼玉介幘絳朝服 通典

何敬容爲吏部尚書性矜莊衣冠鮮麗梁武帝雖衣浣衣而左右衣必須鮮絜嘗有侍臣衣冠卷摺帝怒曰卿衣帶如繩欲何所縛敬容希旨常以膠清刷鬢衣裳不整伏牀熨之暑月背爲之焦

劉商鹿耳巾歌趙侯首帶鹿耳巾規模出自陶弘景

成芳隱麥林山剝芋織布爲短襴寬袖之衣着以酤酒自稱隱士衫 梁福廬陵記

闞文行爲散騎常侍畫九華山圖於白綾半臂號九華半臂自云令吾此身常在雲泉之内 時逸青陽記

張九齡體弱有蘊藉故事公卿皆搢笏於帶而後乗馬九齡獨常使人持之因設笏囊笏囊自九齡始

白樂天燒丹於廬山草堂作飛雲履玄綾爲質四面以素綃作雲朶染以四選香振履則如煙霧曰吾足下生雲計不久上升朱府矣 樵說

南方有炎火山四月生火十二月火滅火滅之後草木皆生枝條至火然草木葉落如中國寒時也取此木以爲薪然之不盡以其皮績之爲火浣布 玄中記

蕭史與穆公鍊飛雪丹第一轉與弄玉塗之今之女銀膩粉也三代以降塗紫草爲臙脂周以紅花爲之或曰出於閼氏 以下闕裝

天女冠六銖又五銖北里志玉肌無軫五銖輕 博異志

上元夫人降武帝宮服青霜袍雲色亂目 内傳

上元夫人戴九星靈芝之夜光之衣西母戴太真晨纓之冠 漢武内傳

仙女天衣有金鏤單絲錦縠銀泥五暈羅裾 許老翁傳

漢武元鼎元年起招靈閣有一神女留玉釵與帝帝以賜趙婕妤至昭帝元鳳中宮人猶見此釵謀欲碎之明視其匣惟見白燕直升天後宮嘗作玉釵因名玉燕釵言其吉祥 洞冥記

飛燕浴五蘊七香湯踞通香沉水坐燎降神百蘊香合德浴豆蔻湯傅露華百英粉帝嘗私語樊嫕曰后雖有異香不若婕妤體自香也 飛燕外傳

梁冀妻孫壽色美而善爲妖態作愁眉啼粧墮馬髻折腰步齲齒笑以爲媚惑冀亦改易輿服之制作平上軿車埤幘狹冠折上巾擁身扇狐尾單衣 梁冀傳

魏文帝宮人莫瓊樹始製爲蟬鬢望之縹緲如蟬翼然 古今注

武帝女壽陽公主人日卧於含章殿簷下梅花落公主額上成五出之花拂之不去自後有梅花粧 宋書

美人粧面既傅粉復以臙脂調勻掌中施之兩頰濃者爲酒暈粧淺者爲桃花粧薄薄施朱以粉罩之爲飛霞粧梁簡文詩分粧間淺靨繞臉傅斜紅 日札

齊東昏侯宮人皆着綠絲屩

陳蕭鄰詠複裙詩晶晶金沙淨離離寶縫分纖腰非學楚寛帶爲思君

貴妃以假髻爲首飾曰義髻僖宗內人束髮甚急爲
囚髻唐末婦人梳髮以兩髻抱面爲拋家髻
杜甫每朋友至引見妻子韋侍御見而退使其婦送
夜飛蟬以助粧飾放懷集
咸通中開昌公主下嫁有金麥銀粟連珠帳却寒簾
犀簟牙席蠲忿犀如意玉九鸞釵辟邪香杜陽編
七林詠美人足飾曰文綦緣緤綺襪羅縢縢足衣縢足纏
樂府雙行纏云新羅綉行纏足趺如春妍他人不言
好獨我知可憐
杜牧詩鈿尺裁量減四分碧琉璃滑裹春雲五陵年

少欺他醉笑把花前出畫裙
温飛卿錦鞋賦曰闌裏花春雲邊月新耀粲織女之
東足嬿婉嫦娥之結鄰碧繶緗絇鸞尾鳳頭鞻䩮雅
舞履號遠遊若乃金蓮東昏之潘妃寶綦臨川之江
姬匍匐非壽陵之步妖蠱實苧蘿之施羅襪紅蕖之
豔豐趺縞錦之奇凌波微步瞥陳王既蹀躞而容與
花塵香迹逢石氏倏窈窕而呈姿擎箱回津驚蕭郎
之始見李文明練恨漢后之未持重爲系曰瑤池仙
子董雙成夜明簾額懸曲瓊將上雲而垂手顧轉盼
而遺情願綢繆於芳趾附周旋於綺楹莫悲更衣牀

前棄側聽東廂佩玉聲漢上題襟集
唐末宮中髻號鬧掃粧形如焱風散鬈蓋盤鴉墮馬
之類唐詩還梳鬧掃學宮粧獨立閑亭納夜涼試把
玉釵敲砌竹清歌一曲月如霜三夢集
僖昭時都下竸事妝脣婦女以此分妍否其點注之
工名字差繁其畧有燕脂暈品石榴嬌大紅春小紅
春嫩吳香半邊嬌萬金紅聖檀心露朱兒內家圓天
宮巧洛兒殷淡紅心腥腥暈小朱龍格雙唐媚花奴
樣子
五代宮中畫眉曰開元御愛曰小山曰五岳曰垂珠

曰月稜曰分稍曰涵煙月稜眉又名却月東坡詩成都畫手開十眉橫月却月爭新奇
瑩娘平康伎也玉淨花明尤善梳掠畫眉日作一樣
唐斯立戲之曰西蜀有十眉圖汝眉癖若是可作百
眉圖更假歲年當率同志爲修眉史矣
周光祿諸伎掠鬢用鬱金油傅面用龍消粉染衣以
沉香水月終人賞金鳳凰一隻傳芳畧記
李後主宮嬪窅娘纖麗善舞後主作金蓮高六尺飾
以寶物細帶纓絡蓮中作品色瑞蓮令窅娘以帛纏
脚令纖小屈上作新月狀素襪舞雲中囘旋有凌雲

之態唐鎬詩蓮花中更好雲裏月常新爲是作也 遁齋新聞

宋徽宗宮人衣裙多以麝香色爲鏤金羅見元祐之詩北去穹廬千萬里畫羅休鏤麝香金

食品

彭祖好和滋味善斟雉羹以事帝堯 王逸楚辭注

五侯不相能賓客不得來往婁護傳食五侯間各得其歡心競致奇膳護乃合以爲鯖世稱五侯鯖以爲奇味 西京雜記

虞悰善爲滋味和劑皆有方法豫章王嶷盛饌饗賓

王問今日肴羞寧有所遺否虞曰恨無黃頷臛何曾食疏所載也

世祖幸芳林園就虞侍中悰求扁米粣虞獻粣及雜肴數十轝大官鼎味不及也上就虞求諸飲食方虞秘不肯出上醉後體不快虞乃獻醒酒鯖鮓一方而已

苻朗善識味會稽王道子爲設精饌訖問關中之味孰若於此朗曰皆好唯鹽味小生耳問宰夫如其言或人殺雞以食之朗曰此雞棲恒半露問之亦驗又食鵝炙知白黑之處咸試而記之無毫釐之差嘗著苻子數十篇 裴景仁秦書

衛倫過子言及於味稱魏故侍中劉子陽食餅知鹽生精味之至也子曰師曠識勞薪易牙別淄澠子陽今之妙也定之何難倫因命僕取糧糗以進子嘗之曰麥也有杏李柰味三果之熟也不同子焉得兼之倫笑而不言退告人曰士安之識過劉氏吾麥杏時將發故糅以杏汁李柰時將發又糅以李柰汁故兼三味 玄晏春秋

李預得古人餐玉法乃採訪藍田躬往攻掘得若環璧雜器形者大小百餘顆有麄黑者並簏盛以還至

而觀之皆光潤可覩預乃椎七十枚爲屑食之餘多惠人及死停尸數宿體色不變啓齒納珠因噓其口都無穢氣

王琚常飲牛乳色如處子

吳郡獻松江鱸魚煬帝曰所謂金虀玉膾東南佳味也 南部煙花記

隋虞孝仁性奢華伐遼之役以駱駝負函盛水養魚以自給

韋陟廚中飲食之香錯雜人入其中多飽飫而歸語曰人欲不飯筋骨舒夤緣須入郇公廚 長安后記

李德裕奢侈每食一杯羹其費約錢三萬雜珠寶貝玉雄黃朱砂煎汁爲之三煎即棄其滓 獨異志

段文昌丞相精饌事務中庖所榜曰鍊珍堂在塗號行珍館家有老婢掌其法指授女僕四十年凡閱百婢獨九婢可嗣法文昌自編食經五十卷時稱鄒平公食憲章 清異錄

孫承祐在浙右嘗饌客指盤筵曰今日坐中南之蝤蛑北之紅羊東之鰕魚西之棗栗無不畢備可謂富有小四海矣 同前

金陵士大夫淵藪家事鼎鐺有七妙虀可照面餛飩湯可注研餅可映字飯可打擦擦臺濕麪可穿結帶餅可作勸盞寒具嚼着驚動十里人 同前

子瞻邀劉器之參玉版和南至簾景寺燒筍食之器之覺筍殊勝問何名子瞻曰玉版也此老師善說法要令君得禪悅之味罡之乃悟其戲爲之大笑子瞻爲偈曰不怕石頭路來參玉版師聊憑柏樹子與問簭龍兒 冷齋夜話

蚺惟大蛇既洪且長采色駁映其文錦章石灰吞鹿腴成瘻瘡資饗嘉食是豆是觴 南裔志

鮫之爲魚其子既育驚必歸母還入其腹小則如之大則不復 楊孚交州異物志

烏鰂八足集足在口縮喙在腹形類鞋囊其名烏鰂喻波噀墨迷射水匿 萬震海物異名記

猪無筋魚無氣雞無髓蟹無腹皆物之稟氣不足者不可多食 瀕生論

鹽食肴之將酒百藥之長 漢食貨志

鱟魚肥炙甚美諺云寧去累世宅不去鱟魚額 三韓決錄

山海經浮玉山北望巨區苕水出于其陰其中多鮆魚子瞻詩知有江南風物否桃花流水鮆魚肥 鮆魚彼溝而長鬚一名刀魚太湖中饒之

扶柳縣東北有武陽城又北爲博廣池池多名蟹佳蝦歲貢王朝以充膳府 十三州志

石蜜之滋甜於浮萍非蜂之類假石之名實出甘柘變而遂輕 凉州異物志

酒茗

酒有若下謂烏程也九醞謂宜城也千日中山也蒲桃西京也竹葉豫北也土窟春榮陽也石凍春富平也燒春劍南也桑落陝右也烏孫國有青田核莫知其木與實而核如五六升瓠空之盛水俄而成酒劉章曾得二焉集賓設之一核才盡一核又熟可供二

十客名青田壺歷城北有使君林魏正始中鄭公慤三伏避暑於此取大蓮葉置硯格上盛酒以簪刺葉令酒與柄通屈莖吸之鄉氣清冽名曰碧筩酒子詩曰釀憶青田酒觴宜碧藕筩直須千日醉莫放一杯空近時以黃柑醞酒號洞庭春色以糯米藥麴作白醪號玉友皆奇絕者耳 珊瑚鉤詩話

遜頓國有酒樹似安石榴采花汁停甕中數日成酒

瑤現去玉門九萬里有碧草如麥割之以釀酒則味如醇酎飲三合三旬不醒飲甜谿水隨飲而醒 洞冥記

淥水出豫章康樂縣其閒烏程鄉有酒官取水為酒極甘美與湘東酃湖酒年常獻之世稱酃淥酒 盛弘之荊州記

魏文侯與大夫飲使公乘不仁為觴政曰飲若不盡浮之大白 說苑

蔡邕飲至一石常醉在路上臥人名曰醉龍

管輅頻仰三斗而清辯綺粲楊雄酒不離口而太玄乃就 抱朴子

袁紹辟鄭玄及去餞之城東欲玄必醉會者三百餘人皆離席奉觴自旦及暮度玄飲三百餘桮而溫克之容終日無怠 高士傳

魏賈鏘有蒼頭常令乘小艇於黃河中接河源水以釀酒名崑崙觴芳味世中所絕 酉陽雜俎

河東人劉白墮善釀六月以甖貯酒暴於日中經一旬其酒不動飲之香美醉而經月不醒朝貴相餉踰於千里以其遠至號曰鶴觴永熙中青州刺史毛鴻賓齎酒之番路逢盜賊飲之即醉皆被擒時游俠語曰不畏張弓拔刀惟畏白墮春醪 伽藍記

劉墮宿擅工釀採挹河流醞成芳酎懸食同枯枝之年排於桑落之辰故酒得其名矣然香醑之色清白若滫漿焉別調氛氳不與他同蘭薰麝越自成馨逸

自王公庶友牽拂相招者每云索郎有顧思同旅語索郎反語為桑落也更為籍徵之雋句中書之英談 水經注

孟萬年好飲喜酣暢愈多不亂桓宣武嘗問酒有何好而卿嗜之孟答曰公但未知酒中趣耳 嘉別傳

孔羣與親友書今年田得七百石秫米不足了麴糵事

羊稚舒冬月釀常令人抱甕須臾復易人酒速成而味好

陶淵明得太守送酒多以春秋雜投之曰少延清歡

淵明別傳

魏肇稱徐君房年隨情少酒因境多

汝陽王璡家有酒法號甘露經四方風俗諸家材料莫不畢具

汝陽王璡取雲夢石甃泛春渠以蓄酒作金銀龜魚浮沉其中為酌酒具自稱釀王兼麴部尚書 醉仙圖記

羊侃不飲酒而好賓遊終日獻酬同其醉醒

唐玄宗置麴清潭砌以銀甎泥以石粉貯三辰酒一萬車以賜當制學士 史請録

秘明逸至性嗜酒嘗種秫自釀每日空山清寂聊以養和因號雲谿醉侯

唐子西在惠州名酒之和者曰養生主勁者曰齊物論

楊誠齋退居名酒之和者曰金盤露勁者曰椒花雨嘗言余愛椒花雨甚於金盤露

茅山元符宮有蘇養直像自贊其上曰松風颼颼瘦藤在手惟此白叟獨全於酒

孟佗以葡萄酒一斛遺張讓即拜佗凉州刺史子瞻詩云將軍百戰竟不侯伯良一斛得凉州

凡醉有所宜醉花宜晝襲其光也醉雪宜夜消其潔也醉樓宜暑資其清也醉水宜秋泛其爽也 醉鄉日月

孔明戒子書曰夫酒之設合禮致情適體歸性禮終而退此和之至主意未殫賓有餘倦可以至醉無致於亂

陶侃母湛氏賢明有法訓侃在武昌與佐吏從容飲讌常有飲限或勸酒可少進侃悽然良久曰昔年少曾有酒失慈親見約故不敢踰 侃別傳

毛文錫茶譜云茶樹如瓜蘆葉如梔子花如白薔薇實如栟櫚蒂如丁香根如胡桃

陸鴻漸嘗為茶論說茶之功效并煎炙之法造茶具

二十四事以都統籠貯之遠近傾慕好事者家藏一副 雲谿友議

茶有九難陰采夜焙非造也嚼味嗅香非別也膏薪庖炭非火也飛湍壅潦非水也外熟內生非炙也碧粉縹塵非末也操艱攪遽非煮也夏興冬廢非飲也膩鼎腥甌非器也 陸羽茶經

王肅初入魏不食羊肉酪漿常飯鯽魚羹渴飲茗汁京師士子見肅一飲一斗號為漏巵後與高祖會食羊肉酪粥高祖怪問之對曰羊是陸產之最魚是水族之長所好不同並各稱珍羊比齊魯大邦魚比邾

莒小國惟茗下中與酪作奴高祖大笑因此號茗飲爲酪奴（洛陽伽藍記）

隋文帝微時夢神人易其腦骨自爾腦痛忽遇一僧云山中有茗草煮而飲之當愈服之有效由是人競採掇讚其畧曰窮春秋演河圖不如載茗一車（進士權紓文）

樂天入關劉禹錫正病酒禹錫乃餽菊苗虀蘆菔鮓換取樂天六班茶二囊以醒酒（蠻甌志）

和凝在朝率同列遞日以茶相飲味劣者有罰號爲湯社

建人謂鬬茶爲茗戰

北苑焙茶之精者名白乳頭金蠟面

僧寺茗所曰茶寮

覺林院志崇收茶三等待客以驚雷莢自奉以萱草帶供佛以紫茸香蓋最上以供佛而最下以自奉也客赴茶者皆以油囊盛餘瀝以歸（蠻甌志）

蔡襄善別茶建安能仁院有茶生石縫間僧采造得茶八餅號石巖白以四餅遺蔡以四餅密遺人走京師遺王內翰禹玉歲餘蔡被召還闕訪禹玉禹玉命子弟於茶筒中選精品碾以待蔡蔡捧甌未嘗輒曰此極似能仁石巖白公何以得之禹玉未信索貼驗之乃服

唐右補闕綦毋旻性不飲茶著代茶飲序云釋滯消壅一日之利暫佳瘠氣耗精終身之害斯大獲益則歸功茶力貽患則不謂茶災

器具

黃帝巾机銘予居民上搖搖恐夕不至朝惕惕恐朝不及夕兢兢慄慄日愼一日人莫蹪於山而蹪於垤

蚩尤爲大霧軍士昏迷軒轅爲指南車以示四方遂擒蚩尤（劉氏外紀）

西域奇肱國能爲飛車從風遠行湯時其國人以車乘西風至豫州湯破其車不以示民後十年東風至乃使乘車復歸其國在玉門之西一萬里

齊慶封獻車於季武子美澤可以鑑展莊叔見之曰車甚澤人必瘁宜其亡也（左氏春秋）

記里鼓車一名大章車晉安帝時劉裕滅秦得之有木人執槌向鼓行一里打一槌（崔豹古今注）

馮衍車銘曰乘車必護輪治國必愛民車無輪安處國無民誰與（古文苑）

夏后開使蜚廉折金於山而陶鑄之於昆吾是使翁

難雉乙卜於白若之龜曰鼎成三足而方不炊而自亨不舉而自藏不遷而自行以祭於昆吾之墟上乙又言兆之繇曰饗矣逢逢白雲一南一北一西一東九鼎成遷於三國 墨子

元鼎中汾陽得寶鼎即吾丘壽王所識之鼎高一丈二尺受十二石雜金銀銅錫爲之四面蛟龍兩耳能鳴三足馬蹄刻山雲奇怪之象其文曰壽考天地百祥臻侍山伏其靈海伏其異 梁吳均鼎錄

蕭何爲丞相鑄一鼎大如三石甕自表已功其文曰紀功鼎亦是何自作署書體四足 同上

王允字子師郭林宗見而器之允自鑄一鼎曰千里八分書 同上

魏武帝鑄鼎於白鹿山高一丈紀征伐戰陣之能古文篆書四足更作鼎與太子名曰孝鼎刻古來孝子姓名小篆書 同上

周穆王時西胡獻昆吾割玉刀及夜光常滿杯刀切玉如切泥杯是白玉之精光明夜照冥夕出杯於中庭向天比明而水汁已滿於杯中也汁甘而香美斯實靈人之器 東方朔十洲記

管仲曰割盧山發而出水金從之出蚩尤受之以作劒戟 大戴禮

楚昭王臥寤而得吳王湛盧之劒問風胡子曰寡人臥寤而得寶劒不知其名是何劒也對曰此謂湛盧臣聞吳王得越所獻寶劒三枚一曰魚腸二曰盤郢三曰湛盧魚腸已用殺吳王僚也盤郢以送其死女湛盧五金之英太陽之精可以折衝拒敵然人君有逆理之謀其劒即出故去無道以就有道 吳越春秋

肅宗嘗賜諸尚書劒惟三人特以寶劒自手署其名曰韓稜楚龍淵郅壽蜀漢文陳寵濟南椎成時論者爲之說以稜淵深有謀故得龍淵壽明達有文章故

得漢文寵敦朴善不見外故得椎成 韓稜傳

劉曜隱居管涔之山夜中忽有二童子入跪曰管涔王使小臣奉謁趙皇帝獻劒一口置前再拜而去以燭視之劒長二尺光澤非常背有銘曰神劒服御除衆毒曜遂服之劒隨時變爲五色後曜爲胡王 水經注

沈約爲東宮官謝勅賜孟嘗君劒啓曰田文重氣徇名四豪莫及寶劒雄身故能威陵秦楚人高事遠遺物足奇謹加玩服以深存古也

典韋容貌魁傑名冠三軍其所持手戟長幾一尋軍中爲之語曰帳下壯士有典君手把雙戟八十斤 江表

蒲元性多奇思於斜谷口為諸葛武侯鑄刀三千口刀成言漢水鈍弱不任淬用蜀江爽烈是大金之元精命人於成都取江水蒲以淬刀言雜涪水不可用取水者捍言不雜蒲以刀畫水言雜八升取水者叩頭云於涪津覆水遂以涪水八升益之尋以竹筒納鐵珠滿中舉刀斷之應手虛落名曰神刀 太平御覧

文曰南西卷縣吏帥范椎奴也嘗牧牛澗中獲二鯉魚化成鐵用以為刀刀成乃對大石嶂而咒之曰鯉魚變化冶成雙刀石嶂破者是有神靈進斫之石即瓦解

古人鑄刀以五月丙午取純火精以協其數故王粲銘曰相時陰陽制茲利兵 虞喜志林

阮師之作刀七月庚午見金神於冶監之門教以水火之齊用陰陽之候取剛柔之和 物理論

高祖與項羽戰於京索遁於薄中羽追求之時鳩止鳴其上追之者以為必無人遂得脫及即位異此鳩故作鳩杖以扶老 水經注

古鑑銘漢有善銅出丹陽和以銀錫清且明左龍右虎尚三光朱雀玄武順陰陽尚方作鑑真大好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飲玉泉飢食棗

何郁巡出古鏡背龜紐以蓮葉承之左右彈琴仙人一鳳凰對舞帶有銘云對鳳凰舞鑄黃金帶陰陽各有配日月恒相會白玉芙蓉匣翠羽瓊瑤帶同心人心相親照心照膽保千春

庾信詩盤龍明鏡餉秦嘉辟惡生香寄韓壽

曹公作攲案臥視書六朝人作隱囊柔軟可倚又勝攲案王維詩隱囊紗帽坐彈碁

魏武帝都鄴燕會文昌殿用漢儀設百華燈

劉表有酒器三曰伯雅仲雅季雅一作盃酒盃也 典論

李適之有酒器九品蓬萊盞海川螺舞仙盞瓠子卮幔捲荷金蕉葉玉蟾兒醉劉伶東溟樣蓬萊盞上有三山象三島注酒以山沒為限舞仙盞有關捩酒滿則仙人出舞瑞香毬子出盞外 逢原記

鸕鷀水鳥黃喙長尺餘南人以為酒器 即今之鸕鷀杓也 劉欣期益州記

儼家三寶有碧瑤梧紅毯枕紫玉函

李廣與兄弟獵於冥山見臥虎射之一矢即殪斷其頭為枕示服猛也鑄銅象其形為溲器示辱之也今

人作虎枕自廣始
洪崖先生欲歸河内舍人劉守璋贈先生楊雄鐵硏
四皓鹿角枕
齊卞敬家無患枕贊云爰兹素朴名爲吉始匠人製斯以獻君子 無患木名程雅問擅木曰無患何也曰昔有神巫曰瑤眊能符劾百鬼得鬼則以此木爲棒摽殺之世人相傳以爲器用厭鬼故曰無患
武帝於天泉池新製鯿魚舟形狹而短帝暇日常泛之惟引劉之遴陸雲公到溉朱异
隋梁睿請伐陳文帝荅詔曰陳國來朝未盡藩節若命水龍終當相勉蓋謂戰艦曰水龍

赫連氏以百鍊之鐵爲龍雀大環號曰大夏龍雀銘其背曰古之利器吳楚湛盧大夏龍雀名冠神都可以懷遠可以柔邇如風靡草威服九區 水經注
陶器始舜時三代迄秦漢所謂甓器是也近世不貴金玉而貴銅甆遂有秘色窰器乃錢氏有國日越州燒進臣庶不得用故云秘色然陸龜蒙詩九秋風露越窰開奪得千峯翠色來如向中宵承沆瀣共嵇中散鬭遺杯則越匋又非始錢氏 宋葉寘筆衡
五明扇舜所作也既受堯禪廣開視聽求賢人以自輔故作五明扇秦漢公卿大夫皆用之魏晉非乘輿不得用 古今注
石虎作雲母五明金薄莫難扇薄打純金如蟬翼二面彩漆畫列仙奇鳥異獸雲母帖其中彩色明徹虎出時用此扇挾乘輿又有象牙桃枝扇或緑沈色或木蘭色或紫紺色或作薄金色 鄴中記
子建九華扇賦序云昔吾先君常侍得幸漢桓帝賜方扇不方不圓其中結成文名曰九華
張融弱冠有名道士陸修静以白鷺羽麈尾扇遺之曰此既異物以奉異人 歷代吟譜
慕容寶因燕樗蒲危坐整容誓之曰世云樗蒲有神

豈虛語哉若富貴可期頻得三盧於是三擲盡盧故云五木之祥 晉樂志
宋武帝節儉過人張妃房帳碧紗文幬三齊茵席五醆盤桃花米飯 梁崔祖思傳
長安巧工丁緩作卧褥香爐一名被中香爐爲機環轉運四周而爐體常平可置之被褥故以爲名又有九層博山香爐鏤爲奇禽怪獸窮諸靈異皆自然運動 西京雜記
陶貞白有金鵲尾香爐又珠林云吳興人費崇先少信佛法每聽經常以鵲尾爐置膝前 皮日休詩鵲尾金爐一世焚

李煜長秋周氏居柔儀殿有主香宮女其焚香之器曰把子蓮三雲鳳折腰獅子小三神卍字金鳳口罌玉太古容華鼎凡數十種金玉爲之

文具

養筆以硫黃酒舒其毫養紙以芙蓉粉借其色養研以文綾蓋貯乎隔塵養墨以豹皮囊貴乎遠濕（文房寶飾）

漢尚書令僕丞郎月賜赤管大筆一雙隃麋大墨一枚小墨一枚（漢官儀）

張華撰博物志武帝賜于闐青錢研遼西麟角筆南越側理紙南人以苔爲紙其理縱横故名

陶侃獻晉帝牋紙三千枚墨二十丸皆極精妙（文房四譜）

庾易字幼簡袁彖欽其風贈鹿角書格蚌盤蚌研白象牙筆并贈詩曰白日清明青雲遼亮昔聞巢許今覩臺尚易以連理几竹翹書格報之

子邑之紙妍妙輝光仲將之墨一點如漆伯英之筆窮神盡意妙物遠矣邈不可追（齊蕭子良與王僧虔書）

開元二年賜宰相張文蔚楊涉薛貽寶相枝各二十龍鱗月研各一寶相枝斑竹筆管也花點勻密紋如兔毫鱗石紋似之月硯形似之歙産也

張永善隸書又多巧思紙及墨皆自營造上每得永表啓輒執卷咨嗟自嘆供御者不及（宋書）

太公筆銘云毫毛茂茂陷水可脱陷文不活（文房四及小説）

崔豹曰蒙恬以枯木爲管以鹿毛爲柱羊毛爲被所謂毫非今之竹兔也

製筆之法桀者居前毳者居後強者爲刃耎者爲輔參之以檾束之以管固以漆液澤以海藻濡墨而試直中繩勾中鈎方圓中規矩終日握而不敗故曰筆妙（韋誕筆經）

筆偈云圓如錐捺如鑿只得入不得却言縛筆要緊

一毛出即不堪用

柳公權帖云近蒙寄筆深慰遠情但出鋒太短傷於勁硬所要優柔出鋒須長擇毫須細管不在大副切須齊副齊則波製有憑管小則運動省力毛細則點畫無失鋒長則洪潤自由

漢末一筆之匣雕以黃金飾以和玉綴以隨珠文以翡翠非文犀之楨必象齒之管豐狐之柱秋兔之翰（傅子）

右軍筆經云諸郡毫惟中山兔肥而毫長可用先用人髮杪數十莖雜青羊毛并兔毳裁令齊平以麻紙

裹枝根令治次取上毫薄薄布柱上令柱不見
又云昔人用琉璃象牙爲管重則躓矣近有人以綠
沈漆竹管及鏤管見遺錄之多年斯可愛玩詎必金
寶雕琢然後爲貴乎
元帝爲湘東王時好文學著書常紀錄忠臣義士及
文章之美者筆有三品或金銀雕飾或用斑竹爲管
忠孝全者用金管書之德行精粹者用銀管書之文
章贍逸者以斑竹管書之 叢書
司空圖隱於中條山芟松枝爲筆管曰幽人筆當如
是 清異錄

趙光逢薄游襄漢濯足谿上見一方甎類碑上題字
云髡友退鋒郎功成鬢髮傷冢頭封馬鬣不敢負恩
光獨孤貞節立甎後積土如盎微有苔蘚蓋好事者
瘞筆所在 清異錄
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帛者謂之爲紙縑貴
而簡重並不便於人倫乃造意用樹膚麻頭及敝布
魚網以爲帋故天下咸稱蔡侯帋 蔡倫傳
江寧縣有帋官署齊高帝造紙所也嘗造凝光紙賜
王僧虔一云銀光 丹陽記
元和之初薛濤好製小詩惜其幅大不欲長賸乃狹
小之蜀中才子既以爲便後減諸牋亦如是特名曰
薛濤牋 資暇錄
元和中元稹使蜀營伎薛濤造十色彩牋以寄元稹
於松花紙上寄詩贈濤蜀中松花紙雜色流沙紙彩
霞金粉龍鳳紙近年皆廢惟十色綾紋紙尚在
元微之聞薛濤名因奉使見焉微之矜持筆硯濤走
筆作四友贊其畧曰磨潤色先生之腹濡藏鋒都尉
之頭引書媒而黯黯入文圍以休休微之驚服
段成式與溫庭筠詩序云予在九江造雲藍帋輒送
五十枚詩云三十六鱗充信使數番猶得寄相思

陸龜蒙魚牋詩向日乍驚新繭色臨風時辨白萍文
好將花下承金粉堪送天邊詠碧雲
舒雅才韻不在人下一日得海螺甚奇宜用滑紙以
簡獻於韓熙載云海中有無心斑道人往詣門下書
材糙澁逆意可使道人馴之即證發光地菩薩
以竹稍甘露和天南星漬帋一宿裁之刀去如飛駮
寶飾
鄭虔爲廣文博士學書病無帋知慈恩寺有柿葉數
屋遂借僧居止取紅葉學書歲久殆遍 林邑記
陸雲與兄機書云一日上三臺曹公藏石墨數十萬

斤二云燒此消復可用然煙中人不知今乞二螺墨史
唐李超易水人與子廷珪亾至歙州其地多松因留
居以墨名家 嬾見錄
晁枚用嘗作李廷珪墨詩君不見江南星官有諸奚
老超尚不如廷珪後來承晏頗秀出喧然父子名相
亦百年相傳紋破碎彷彿尚見蛟龍背電光燭天星
斗昏雨痕倒海風雷瘀却憶當季清暑殿黃門侍立
才人見銀鉤灑落桃花牋牙牀磨拭紅絲硯同時書
畫三萬軸二徐小篆徐熙竹御題四絕海內傳秘府
毫芒惜如玉君不見建隆天子開國初曹公受詔行

掃除王侯舊物人今得更寫西天貝葉書
李廷珪藏墨訣月贈爾烏玉玦泉清硯須潔避暑懸
蔦囊臨風度梅月
盧杞與馮盛遇於道各携一囊杞發盛囊有墨一枚
杞大笑盛正色曰天峰煤和針魚腦入金谿子手中
錄離騷古本比公日提綾文刺三百為名利奴顧當
孰勝已而搜杞囊果是三百刺 大唐龍髓記
真松煤遠煙自有龍麝氣世之嗜者如滕達蘇浩然
呂行甫暇日晴煖研墨水數合弄筆之餘乃啜飲之
研池延記

延安石油以為煙墨松脂不及唐詩二郎山下雪紛
紛石烟多於洛陽塵
蜀人景煥博雅士也志尚靜隱卜築玉壘山下茅堂
花榭足以自娛嘗得墨材甚精止造五十團曰以此
終身墨印文曰香璧陰篆曰副墨子
子瞻云未知一生當着幾兩屐吾有嘉墨七十枚而
猶求取不已不近愚邪石昌言蓄李廷珪墨不許人
磨或戲之云子不磨墨墨將磨子今昌言墓木拱矣
而墨故無恙李公擇見墨輒奪卿相間抄取殆遍近
有人從渠來云懸墨滿堂此亦通人之一蔽也

墨紋如履皮磨之有油暈者一兩可染三萬筆 成老伯墨
譜
端谿硯水中者石色青山半者石色紫山頂者石尤
潤如豬肝色者佳若匠者識山之脉理鑿一竅自然
有圓石青紫色者琢而為硯其直千金謂之子石硯
蘇易簡硯譜
端谿硯有三種曰巖山曰西坑曰後磨石石色深紫
襯手而潤叩之清遠有青綠圓小鴝鵒眼乃巖石其
次色赤呵之乃潤鴝鵒眼色紫紋漫而大乃西坑石
其下青紫色向明側視有碎星光點如沙中雲母乾

而少潤謂之後磨石西坑硯三當巖石之一後磨石三當西坑之一 趙希鵠軒筆錄

端石出端谿色理瑩潤本以子石爲上子石者在大石中生蓋精石也而流俗傳訛遂以紫石爲上又以貯水不耗爲佳有鸜鵒眼者爲貴 歐文忠公硯譜

歙硯出龍尾谿其石堅勁大抵多發墨故前世多用之以金星爲貴其石理微鞭以手摩之索索有鋒芒者尤佳余少時得金星礦石尤堅而發墨然世亦罕有

蔡君謨言端石瑩潤惟有芒者尤發墨歙石多鋩惟膩理者特佳蓋物之奇者必異其類也

研名曰龍尾研金星研羅紋研蛾眉研角浪研松文研豆研皆出歙州而金星尤佳曰紅絲研黑角研黃玉研褐色研紫金研鵲金黑玉石研皆出山東紅絲爲唐彥猷作自號天下第一子石研鴝鵒眼綠緣環出端州他如吉州紫石研淄州黃金研金雀石研青州熟鐵研石末研萬州磁洞石研懸崖金星石研相州銅雀瓦硯南劍州魯水研宿州藥石研洮州綠石研絳州角石研虢州澄泥研歸州大陀石研登州駝基島石研不可勝數然皆出歙縣端州下矣

李賀紫石研歌端州石匠巧如神踏天磨刀割紫雲紗帷晝睡墨花春輕漚漂沫松麝薰

丁寶臣知端州製綠石研送王介甫謂之玉堂新樣介甫以詩報之云玉堂新樣世爭傳況以蠻谿綠石鐫嗟我長來無異物愧君持贈有新篇久埋瘴霧看猶濕一取春波洗更鮮還與故人袍色似論心於此亦同堅

端執精曰紫潤無聲者歙執精曰鋩而膩理者然而殫極受用莫如後山其詩曰書生活計亦酸寒斷甎半瓦寧求備 宋高似孫研箋

典籍

劉向校勘以來子歆爲七略大凡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王莽焚燒之後王允收而西者僅七十餘乘道遠復棄其半荀勖分經史子集爲四部大凡九千九百四十五卷西晉李充以勖舊部校之在者三千一十四卷宋謝靈運造四部目凡四千五百八十二卷王儉造目錄萬五千七十四卷齊王亮造書目萬八千一十卷梁任昉文德殿所藏二萬三千一百六卷元帝克平侯景收文德殿書歸江陵凡十餘萬卷周師焚之宋武所收四千卷後周書目八千增至萬卷

周武平齊僅至五千卷唐滅隋魏鄭公盡收圖書載以船經砥柱沒十之七八大凡八萬六千九百六十六卷見在三萬六千七百八卷開元中四部目錄凡五萬一千八百五十二卷

一曰偏記二曰小錄三曰逸事四名瑣言五曰郡事六名家史七曰別傳八曰雜記九曰地理十曰都邑簿

班斿博學有俊材遷諫大夫右曹中郎將與劉向校秘書每奏事斿以選受詔進讀羣書上器其能賜以秘書之副時書不布自東平思王以叔父求太史公

諸子書大將軍白不許 班固敘傳

班彪家有賜書好古之士自遠方至父黨揚子雲以下莫不造門 叙傳

張華雅愛書籍身死之後家無餘財惟有文史溢於机篋嘗徙居載書三十乘秘書監摯虞撰定官書皆資華之本以取正焉天下奇秘世所希有者悉在華所由是博物洽聞世無與比 張華傳

任昉博學於書無所不見家雖貧聚書至萬餘卷率多異本卒後武帝使學士賀縱共沈約勘其書目官無者就其家取之

小酉山上石穴中有書千卷相傳秦人於此學因留之故梁湘東王云訪酉陽之逸典 荊州記

孫蔚家世好學有書七千餘卷遠近來讀者恒有百餘人蔚爲辦衣食 北史傳

常景不事産業衣食取濟而已耽愛經史若遇新異之書不問價貴賤以必得爲期

宋次道家書皆校讐三五遍世之藏書以次道家爲善本住在春明坊昭陵時士大夫喜讀書多僦居其側以便於借置故也當時春明宅子僦直比他處常高一倍 東都事畧

曹曾積石爲倉以藏書名曹氏書倉 拾遺記

杜元凱與子晄書曰知洪頗欲念學今同還車到副書可案錄受之當別置一宅中勿復以借人

柳氏序訓云余家昇平里西堂藏書經史子集皆有三本一本紙墨籤束華麗者鎮庫一本次者長將隨行披覽又一本次者後生子弟爲業

杜暹家藏書皆自題跋尾以戒子孫曰請俸買來手自校子孫讀之知聖教鬻及借人爲不孝

倪若水藏書甚多列架不足疊窻安置不見天日子弟直日看書借書者先投束修羊 庶餘錄

凡書冊以竹漆爲糊逐葉微搨之不惟可以久存字畫兼紙不生毛百年如新此宮中法也白氏金鎖

溫公獨樂園之讀書堂文史萬餘卷公晨夕所閱雖累數十年皆新若手未觸者嘗謂其子公休曰賈豎藏貨貝儒家惟此耳然當知寶惜吾每歲以上伏及重陽間視天氣晴明日即設几案於當日所側羣書其上以暴其腦所以年月雖深終不損動至啓卷必先視几案淨潔藉以茵褥然後端坐看之或欲行看即承以方版未嘗敢空手捧之非惟手汗漬及亦恐觸動其腦每至看竟一版即側右手大指面襯其沿

而覆以次指面撚而挾過故得不至揉熟其紙每見汝輩多以指爪撮起甚非吾意今浮圖老氏猶知尊敬其書豈以吾儒反不如乎汝當志之梁谿漫志

聲樂

晉平公鑄爲大鍾使工聽之皆以爲調矣師曠曰不調請更鑄之平公曰工皆以爲調矣師曠曰後世有知音者將知鍾之不調也臣竊爲君恥之至於師涓而果知鍾之不調也呂紀

燕有黍谷地美而寒不生五穀鄒衍吹律而溫氣至劉向別錄○左思賦寒谷豐黍吹律以煖之

隋文帝取律呂實葭灰以候氣問於牛弘對曰灰飛半出爲和氣全出爲猛氣不出爲衰氣古今樂錄

伯牙學琴於成連先生三年不成成連云吾師方子春今在東海中能移人情乃與伯牙俱往至蓬萊山留伯牙曰子居習之吾將迎之刺船而去旬時不返伯牙延望無人但聞海水洞湧山林杳冥愴然歎曰先生移我情矣乃援琴而歌水仙之操曲終成連回刺船迎之而還伯牙遂爲天下妙矣樂府解題

應侯與賈午子坐聞其鼓琴之聲應侯曰今日之琴一何悲也賈午子曰夫張急調下故使人悲耳急張

者良材也調下者官卑也取夫良材而卑之官安能無悲乎說苑

祝牧與妻偕隱作琴歌云天下有道我黻子佩天下無道我負子戴

蔡邕性沉審志好琴道嘉平中入清谿訪鬼谷先生故居山五曲曲有靈迹邕每一曲制一弄三年曲成出呈馬季良王子師輩皆歎異之

蔡琰中郎將邕之女聰惠秀異年六歲父夜鼓琴絃絕琰曰第二絃父故斷一絃問之琰曰第四絃父曰偶得之耳對曰吳札觀風知興亡之因師曠吹律識

南風不競由此言之何足不知 蔡琰別傳

嵇康嘗遊洛西莫宿華陽亭引琴而彈夜分忽有客詣之稱是古人與康共談音律辭致清辨因索琴彈之而為廣陵散聲調絕倫遂以授康仍誓不傳人亦不言其姓字

鄭述祖能鼓琴自造龍吟十弄云嘗夢人彈琴寤而寫得當時以為絕妙

宋世有嵇元榮羊蓋並善鼓琴云得戴安道之法柳吳興惲特盡其妙齊竟陵引為法曹參軍特被賞狎王嘗置酒有謝太傅鳴琴在側以授吳興吳興彈為

雅弄竟陵曰卿巧越嵇心妙臻羊體良質美手信在今辰豈止當世稱奇足可追蹤古烈

王彥伯嘗至吳郵亭維舟理琴見一女子披帷而進取琴調之聲甚哀彥伯問何曲答曰此曲所謂楚明光也惟嵇叔夜能為此聲自此以外傳者數人而已彥伯欲請受女曰此非豔俗所宜惟巖棲谷隱可以自娛耳鼓琴且歌歌畢止於東榻遲明辭去 吳均續齊諧記

段由夫攜琴就松風澗響之間曰三者皆自然之聲正合類聚羊曇節以金縷羊要之曲終不去 金徽變化篇

趙師字耶利善鼓琴貞觀初獨步上京嘗云吳聲清婉若長江廣流綿綿徐逝國士之風蜀聲躁急若激浪奔雷亦一時俊快

李龜年嘗至岐王宅聞琴曰此秦聲良久又曰此楚聲主人入問之則前彈者隴西沈妍後彈者揚州薛滿

洛中董氏蓄雷琴一中題云山虛水深萬籟蕭蕭古無人蹤惟石嶕嶢狀其聲也其外漆下隱有朱書云洛水多清泚崧高有白雲聖朝容隱逸時得詠南薰此詩今見宋之問集中

東谿贊上人言嘗與其徒月夜登閣聽江貫道鼓琴

貫道信手忘言曲盡其妙於是據琴而弗彈坐客莫不自失超然得意於絲桐之表隆茂宗乃畫為據琴圖

馬周上言令金吾每街隅懸鼓夜擊以止行李被盜竊時人遂呼為鼕鼕鼓也有道人裴修戲為詞曰遮莫鼕鼕鼓須傾滿滿杯金吾君相問報道玉山頹 雒洛靈異小錄

李長吉步虛詞鳳皇三十六碧天高太清元君夫人蹋雲語冷風颯颯吹鵝笙 太平廣記

九靈簫仙人吹以自娛聲聞四十里 洞錄

唐天后時李嗣真聞東夷三曲一遍授胡琴彈之無一聲遺忘談林

桓子野有故長笛傳之耆老云蔡邕所製也初邕避難江南宿於柯亭之館以竹爲椽邕仰盼之曰良竹也取以爲笛音聲獨絶傳之至今伏滔長笛賦序

李舟好事甞得村舍煙竹截以爲笛堅如鐵石以遺李牟牟吹笛天下第一甞月夜泛江與舟吹之寥亮逸發俄有客立於岸呼船請載既至請笛吹之其音清壯山石可裂牟平生未甞見及入破呼吸盤辟而此笛應指粉碎客散不知所之國史補

燕昭王時廣延國獻二舞女其舞曲一名紫塵言體輕與塵霧相亂也一曰集羽言宛轉若羽毛之從風也王子年拾遺記

閬中有渝水賨民多居水左右天性勁勇初爲漢前鋒陷陣銳氣喜舞高帝善之曰此武王伐紂之歌也乃令樂人習學之今所謂巴渝舞也華陽國志

高帝戚夫人善鼓瑟擊筑帝常擁夫人倚瑟而弦歌畢毎泣下流連夫人善爲翹袖折腰之舞歌出塞入塞望歸之曲侍婦數百皆習之後宮齊首高唱聲入雲霄西京雜記

漢宮人麗娟善歌體弱殆不勝衣常唱廻風曲庭葉翻落如秋洞冥記

羊侃性善音律自造採蓮棹歌兩曲甚有新致姬妾侍列窮極奢靡有彈箏人陸太喜着鹿角爪長七寸儛人張淨琬腰圍一尺六寸時人咸推能掌中舞又有孫荊玉能反腰帖地銜得席上玉簪敕賚歌人王娥兒時東宮亦賚歌者屈偶之並妙盡奇曲一時無對唐人楊柳枝詞認得羊家淨琬腰

閭丘冲好音樂侍婢不釋管絃出入乘四望車荀綽兗州記

夏侯亶性節儉不事華侈晚年頗好音樂有妓妾數十人無被服姿容毎有客常隔簾奏樂時呼簾爲夏侯妓衣

高陽王美人徐月華善彈箜篌能爲明妃出塞之歌哀聲入雲聽者成市後與衛將軍原士康爲側室徐語士康云王有二姬一名修容一名豔姿並蛾眉皓齒潔貌傾城修容能爲緑水歌豔姿善幺鳳舞並愛傾後室寵冠諸姬士康聞此遂常令徐鼓緑水幺鳳之曲焉伽藍記

河間王琛有婢朝雲善吹篪能爲團扇歌壟上聲琛

爲秦州刺史諸羌外叛屢討之不下琛令朔雲假爲貧嫗吹箎而乞諸羌聞之悉皆流涕迭相謂曰何爲棄墳井在山谷爲寇也即相率降秦民語曰快馬健兒不如老嫗吹箎 同上

李新聲邯鄲人李巖女也太和中張谷納之長大妍麗豐足又能傳故都聲以牽課人擢退有時京曉哀轉歷歷見趙家之遺臺老樹雖鷟離弔往之懐不能多也雅爲谷所愛目曰新聲

熏燎

武帝元封中起方山館招諸靈異乃燒天下異香有

沉光香有精祇香明庭香金磾香塗魂香 洞冥記

吳孫亮寵姬有異香歷年彌盛百浣不歇名曰百濯香

劉季和性愛香嘗如廁還輒過香鑪上主簿張坦曰人名公作俗人不虛也季和曰荀令君至人家坐席三日香坦曰醜婦效顰見者必走公欲坦遁去耶季和大笑 襄陽記

南陽宗少文嘉遁江湖之間援琴作金石弄遠山皆與之同聲其文獻足以追配古人孫茂深亦有祖風當時貴人欲與之遊不得乃使陸探微畫像挂壁觀之聞茂深閉閣焚香作香饋之時謂少文大宗茂深小宗故傳小宗香云

中宗朝韋武間爲雅會各携名香比試優劣名曰鬭香韋溫挾椒塗所賜常獲魁

昭宗嘗賜崔胤香一黄綾角約二兩酷烈清妙焚豆大許亦終日旖旎御題曰刀圭第一香 清異錄

李璟保大七年召大臣宗室赴內香燕凡中國外夷所出以至和合煎飲佩帶粉囊共九十二種江南素所無也

後唐龍輝殿安假山水一鋪沉香爲山阜薔薇水蘇

合油爲江池苓藿丁香爲林樹薰陸爲城郭黄紫檀爲屋宇白檀爲人物方圍一丈三尺城門小牌曰靈芳國

徐鉉遇月夜露坐中庭爇佳香一炷所親私號伴月香

沈香腦麝四合加以棋楠羅合榧子滴乳鼈甲九昧相合分兩停勻煉蕉漿合之其香絕塵境而助清興 洞天清錄

山林窮四和香以荔支殼甘蔗滓乾柏葉黄連餘焚又加松毬棗核梨核皆妙

虞伯生與朱萬初帖云深山高居爐香不可缺退休
之久佳品乏絕人爲取老松柏之根枝葉實共擣治
之斫風肪羼龢之每焚一丸亦足助清苦今年大雨
時行土潤溽暑特甚萬初致石鼎清晝香空齋蕭寒
遂爲一日之借良可喜也
釋知足嘗云吾身鑪也吾心火也五戒十善香也安
用沈檀牋乳作夢中戲

攝養

孔子曰人有三死而非其命也巳自取也夫寢處不
時飲食不節逸勞過度者疾共殺之 家語

莊子曰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
盛卒徒而後敢出焉不亦智乎故人之所畏者衽席
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戒者過也
呂覽曰尊酌者衆則速盡萬物之酌大貴之生者衆
矣故大貴之生常速盡非徒萬物酌之也又損其生
以資天下之人而終不自知功雖成乎外而生虧乎
內耳不可聽目不可視口不可食
呂覽曰年壽得長者非短而續之也畢其數也畢數
之務在乎去害何謂去害大甘大酸大苦大辛大鹹
五者充形則生害矣大喜大怒大憂大恐大哀五者

接神則生害矣大寒大熱大燥大濕大風大霖大霧
七者動精則生害矣
仲長統昌言曰夫屈者以夫伸蓄者以夫虛內者以
夫外也氣宜宜而遏之體宜調而矯之神宜平而抑
之必有失和者矣夫善養性者得其和鄰臍二寸謂
之關關者所以關藏呼吸之氣稟授四體也故氣長
者以關息氣短者其氣稍升其脉稍促其神稍越至
于以肩息而舒其神稍專至于以關息而氣衍矣故
道者常致氣于關是謂要術
崔寔箴曰動不肆勤靜不宴逸有疾歸天醫無能恤

太上防疾其次萌芽腠理不蠲骨髓奈何
劉子云目愛綵色命曰伐性之斤耳樂淫聲命曰攻
心之鼓口貪滋味命曰腐腸之藥鼻悅芳馨命曰薰
喉之煙身安輿駟命曰召蹶之機
有饑即食食勿令飽百味未成熟勿食五味太多勿
食腐敗閉氣之物勿食手常摩擦皮膚溫熱熨去冷
氣久坐久立久勞久役皆宜戒也此是調理形骸之
法形堅則氣全 天隱子
亢倉子云導筋骨則形全剪情欲則神全靖言語則
福全

唐隱士絡耕道嘗言修養之士當書月令置於座右
唐書有云多記損心多語耗氣心氣內損形神外耗
初雖無覺久且爲弊
天清地寧人物營營名利犇迫喜怒交爭思永厥壽
彌喪其生何不寡欲端守爾精 搜神記
眼者身之鏡耳者體之牖視多則鏡昏聽衆則牖閉
面者神之庭髮者腦之華心悲則面焦腦減則髮素
精者體之神明者身之寶勞多則精散營竟則明消
續博物志
應璩詩昔有行道人陌上見三叟年各百餘歲相與

鋤禾莠往拜問三叟何以得此壽上叟前致詞室內
姬麄醜二叟前致詞量腹節所受下叟前致詞暮臥
不覆首要哉三叟言所以能長久
抱朴子云槐子服之補腦令人髮不白而長生
庾肩吾常服槐實年九十餘目看細書鬚髮皆黑 梁書
柳公度年八十九或問之曰吾不以脾胃暖冷物熟
生物不以元氣佐喜怒氣海常溫耳 唐書
明宗不豫馮道入問疾道言寢膳之間尤宜調謹因
指御前果實曰如食桃不康他日見李思戒
江南李昪問道士王棲霞何道可致太平棲霞對曰
王者治心治身乃治國家今陛下尚未能去飢嗔飽
喜何論太平宋后自簾中稱歎以爲至言
郭尚賢嘗云服餌導引之餘有二事乃養生大要梳
頭浴脚是也尚賢每夜先髮後脚方寢自曰梳頭浴
脚長生事臨臥之時小太平
周天裕嘗言冬至夜子時梳頭一千二百以贊陽出
滯使五藏之氣終歲流通名神仙洗頭法
益眼者無如磁石以爲盆枕可老而不昏寧王宮中
多用之 豐寧傳
草木

文命咸得俊乂在官則朱草生郊 尚書中候
孝經援神契曰王者德至於地則華苹感 按瑞應圖蓂蓮爲苹
成王之時有三苗貫桑而生同爲一秀大幾滿車長
幾充箱成王問周公曰此何物也周公曰三苗同一
秀意者天下殆同一也比幾三年越裳氏重九譯而
至獻白雉於周 韓詩外傳
漢武帝幸雍得奇木枝旁出復合上異之終軍曰衆
枝內附示無外也殆將有削左衽而蒙化者 漢書
湛方生連理木頌曰相彼神奇遠見徵祥同根連柯
本枝俱昌皇基增構靈祚維長運隆周室道均三王

丕顯奕世休風載揚

南荒有地曰草曰中二足烏欲下食此草羲和馭之以手掩烏目 西窗傳

南海有草叢生如黍蔓土人視其節以占一歲之風每一節則一風無節則無風名曰知風草 廣志

太初二年東方朔從西那國還漢得風聲木十枚實如袖實風吹枝如玉聲因以爲名有武事則如金革之響有文事則如琴瑟之響上以枝賜人有疾者枝汗出死者枝則折昔老聃在周世七百年枝未汗偓佺生於堯時三千年枝未折上以枝賜朔朔曰臣見

枝三過枯死而復生里語曰年未半枝不汗此木及五千年一濕萬歲一枯縉雲之世生於阿閣間也 洞冥記

鍾火山有艸武帝思李夫人東方朔獻一枝帝懷之即夢見夫人號懷夢草 同前

懷夢草替帝之季女名曰瑤姬精魂化草實爲靈芝媚而服之則與夢期 襄陽耆舊傳

物類志曰護門草出常山取置戶下或有過其門者草必叱之一名百靈草 王筠寓直詠霜被守宮愧風鶴護門草

莊子槐生五日而兎目十日而鼠耳

百益一損者棗一益百損者梨

木子之大者有積石山之桃實焉大如十斛籠 玄中記

漢武帝園一名樊川一名禦宿有大梨如升落地則破取者以布囊盛之名含消梨 三秦記

胡桃本生西羌外剛樸內柔甘質如古賢欲以奉貢 鈕滔母答吳國書

黃金山有榯樹一年東邊榮西邊枯一年西邊榮東邊枯年年如此張華所云交讓樹者此是也 潯陽記

陸機與弟書張騫爲漢使外國十八年得塗林 塗林安石榴也

范堅石榴賦紅鬚內豔頳牙外摽似華燈之映翠幌若丹瓔之廁碧瑤

宋武帝戲馬臺梨花讚曰嘉樹之生於彼山基開榮布彩不雜塵緇

桐知日月正閏生十二葉邊有六葉從下數一葉爲一月閏則十三葉小者即知閏何月也不生則九州異君 遁甲○宋人四六梧桐之葉十二黃楊之厄一寸

王宴爲員外郎父晉曜齋前柏樹忽成梧桐論者以爲梧桐雖有棲鳳之美而失後凋之節宴後果不能終 齊書

李衡字叔平爲丹陽太守毎欲治家妻輒不聽後密
遣十人於武陵龍陽洲上作宅種柑千樹臨死勅兒
曰汝母惡吾治家故窮如是吾州里有千頭木奴不
責汝衣食歲上一疋絹亦足用矣及樹成得絹數千
疋 襄陽記
王甲從北來詣謝公公問北方何果最勝答云桑椹
最佳公問可比江東何果甲云是黃柑之流公曰君
乃爾妄語甲不欲受妄語之名乃買駿馬候熟時馳
取數十枚奉公公食之以爲笑語甲曰此味乃江東
所無君何近比黃柑

劉孝標送橘啓云南中橙甘青鳥所食始霜之旦采
之風味照座擘之香霧噀人皮薄而味珍脉不粘膚
食不留滓甘踰萍實冷亞氷壺可以熏神可以芼鮮
可以漬蜜 東坡詩香霧霏霏欲噀人
檳榔樹皮似青桐節如桂竹下本不大上枝不小調
直亭亭千萬若一森秀無柯端頂有葉仰望渺渺如
插叢蕉於木杪風至獨動似舉羽扇之掃天 稽含南方草木狀
檳榔實南游之奇觀子既非常木亦特奇大者三圍
高者九丈葉聚樹端房棲葉下華秀房中子結房外

其擢穗似黍其綴實似槲其皮似桐而厚其節似竹
而概其中空其外勁其屈如覆虹其伸如縋繩本不
大末不小上不傾下不斜稠直亭亭千百若一步其
林則寥朗庇其蔭則蕭條可以長吟可以遠想 俞益期與韓康伯牋
何遜作揚州法曹廨舍有梅花一株遜吟咏其下後
居洛思之再請其任抵揚州花方盛開遜對花彷徨
終日不能去 梁書
表豐居宅後有六株梅歎曰壓姿玉骨世外佳人恨
無傾城笑耳 張洞林桂林志

新羅國多海紅即淺紅山茶而差小自十二月開至
二月與梅同時一名茶梅劉仕亨詩小院猶寒未暖
時海紅花發晝遲遲半深半淺東風裏好似徐熙帶
雪枝
梁使徐君房與魏使陳昭各言方物昭問君房蒲萄
味何如橘柚答曰津液奇勝芬芳減之君房曰金衣
素裹見包作貢向齒自消良應不及
蒲桃蔭地幅員十丈仰視若帷蓋焉其房實磊落
紫瑩如綴號爲草龍珠帳
吳興山中有一樹類竹而有實似莢狀鄉人見之以

問陸澄澄曰名洛如花郡有文士則生 張貢流印錄

竹根曰鞭以鞭行時八月爲春二三月爲秋凡百穀皆以始生爲春成熟爲秋 贊寧竹譜

蓬山有浮雲之榦葉青莖紫子如大珠有青鸞集其上風吹竹折聲如鍾磬之音 拾遺記

江寧縣慈姥山生竹作簫笛有妙聲自伶倫采竹嶰谷其後惟見於此俗呼曰鼓吹山王褒洞簫賦所稱即此 丹陽記

梁簡文修竹賦玉潤桃枝之麗魚腸金母之名

羅浮山第三十一嶺半是巨竹皆七八圍長一二丈

葉若芭蕉謂之龍鍾竹 南越志

天門山角上各生一竹倒垂拂拭謂之天帚 盛弘之荆州記

方鎔隱天門山以椶櫚葉拂書號曰無塵子 高士春秋

蕭瑀陳叔達於龍昌寺看李花相與歎李有九標曰香雅細淡潔容宜月夜宜綠蔭宜白酒 承平舊纂

天寶初安西道進娑羅枝狀云此樹不庇凡草不止惡禽如得託根長樂擢穎建章布葉垂陰比月中之丹桂連枝接影對天上之白榆

張九齡荔枝賦柿何稱於梁侯梨何幸於張公

白樂天荔枝圖曰荔枝生巴峽間形狀團團如帷蓋葉如桂冬青華如橘春榮實如丹夏熟朵如蒲桃核如琴軫殼如紅繒膜如紫綃瓤肉瑩白如氷雪漿液甘如醴酪大畧如彼其實過之如離本枝一日色變二日香變三日味變四五日外香色味盡去矣

石門巖即松林也南臨石門澗澗中仰視之離離如駢麈尾號麈尾松西嶺松如馬鬣又葉五粒者名五粒松服之長生 廬山記

名山記松有兩鬣三鬣五鬣者言如馬鬣形又李賀有五粒小松歌新香幾粒洪崖飯

鮮于伯機嘗於廢圃中得怪松一株移置所居齋前

呼爲支離叟朝夕撫翫以爲適 硯莊雜記

天街兩畔槐木俗號槐衙曲江池畔多柳亦號柳衙 中朝故事

李固言未第前行古柳下聞有彈指聲固言問之曰吾柳神九烈君已用柳汁染子衣矣果得藍袍當以棗糕祠我未幾狀元及第 三峰集

杏多實不蟲者來年秋禾善五木者五穀之先欲知五穀先視五木擇其木盛者來年多種之萬不失一也 師曠占術

師曠云歲欲豐甘草先生謂薺歲欲苦苦草先生謂

蘧歲欲惡惡草先生謂水藻歲欲旱旱草先生謂蒺
藜歲欲雨雨草先生謂藕歲欲病病草先生謂艾欲
流流草先生謂蓬
呂氏春秋苗其弱也欲孤其長也欲相與俱其熟也
欲相扶
亭歷死於盛夏款冬花於嚴寒水極陰而有溫泉火
至陽而有涼燄 春秋繁露
鬲城東南有蒲臺秦始皇東遊海上於臺下蟠蒲繫
馬至今蒲歲生縈委若有繫狀似水楊可以為箭 三齊略記

鄭玄教學處有草如薤而細俗謂康成書帶 三齊記
將離贈芍藥芍藥一名可離相招贈文無文無一名
當歸欲忘人之憂贈丹棘丹棘一名忘憂欲蠲人之
忿贈青裳青裳一名合歡又有折柳贈行折梅寄遠
屈軼指佞 見古今注 帝休不愁 見山海經 芍藥養性 見博物志
皐蘇釋忿 見王粲書 甘棗不惑 見東晳發蒙記 樹有長生 見鄴中記
本有無患 見纂異文
菊一名更生一名日精一名女華
埤雅曰鞠如聚金鞠而不落故字從鞠花大氣香莖
紫者為甘鞠花此日精也其葉可羹其花可釀其囊
可枕其實可仙
魏文帝與鍾繇書九月律中無射言羣木庶草無有
射地而生惟芳菊紛然獨榮非夫含乾坤之純和體
芬芳之淑氣孰能如此故屈平悲冉冉之將老餐秋
菊之落英輔體延年莫斯之貴謹奉一束以助彭祖
之術
子建宜男花頌草號宜男既曄且貞其貞伊何惟乾
之嘉其曄伊何緑葉丹花光采晃曜配彼朝日君子
耽樂好和琴瑟固作螽斯惟立孔臧福齊太姒永世
克昌 曹子建集

耶悉茗茉莉花皆胡人自西國移植於南海南人憐
其芳香競植之陸賈南越行紀云南越之境五穀無
味百花不香此二花特芳香者緣自胡國移至不隨
水土而變與夫橘化為枳異矣彼之女子以綵絲穿
花心以為首飾 嵇含南方草木狀○耶悉茗即素馨張隱素馨詩細花穿弱縷盤向綠雲鬟
廣東劉王女素馨冢上生白花因其名亦名素馨宋
傅伯成詩昔日雲鬟鎖翠屏只今煙冢伴荒城香魂
斷續無人問空有幽花獨擅名
宋艮嶽八芳草曰金蛾曰玉蟬曰虎耳曰鳳尾曰素

馨曰渠那曰茉莉曰含笑（茉莉佛書翻譯某云末利曰鬘華堪以飾鬘洛陽名園記作抹厲王十朋作抹利洪景盧作末麗皆以巳意名之）

王維以黃磁斗貯蘭蕙養以綺石累年彌盛（汗漫錄）

杜荀鶴舍前椿樹生芝草明年及第以漆彩飾之安几硯間號科名草

懷素居零陵庵東郊治芭蕉亘帶幾數萬取葉代紙而書號其所曰綠天菴曰種紙厰後道州刺史追作綠天銘

瓜之所出以遼東廬江燉煌之種爲美有烏瓜有魚瓜有龍蹄有羊髓大如斛出涼州陽城御瓜有青登之名大如三升魁（廣志）

洞冥記有龍肝瓜長一尺花紅葉素生於氷谷所謂氷谷素葉之瓜

韎鞨國西瓜一枚用二人舉之（瀛涯勝覽）

隱侯竹園詩寒瓜方臥壟秋菰正滿陂紫茄紛爛熳綠芋鬱參差

諸葛出師令軍中所至種蔓菁云有六利一曰蔓菁一曰須一曰蕵蕪一曰葑蓯見爾雅春食苗夏食心秋食莖冬食根在宋時三蜀江陵人猶呼諸葛菜

樹木有直根有蔓根直根曰根曼根曰柢固其柢則生長深其根則視久（韓非子）

淮南子槐榆與橘柚合爲兄弟有苗與三危同爲一家

季直方嘗第果實名如貢士者以綠李爲首楞梨爲副櫻桃爲三甘子爲四蒲萄爲五或薦荔支曰寄舉之首范曄以諸香品時輩侯朱虛撰百官本草皆此類也（國史補）

唐永徽中魏郡人王方言於河灘上拾得一小樹栽之及長乃林檎也實大如小黃瓠色白如玉間以珠點味非常美進高宗種于苑中以爲朱柰又名五色林檎上賜方言階文林郎又名文林果（洽聞記）

譙周異物志文章草賛曰文章作酒能成其味以金買草不言其貴即五加皮王屋山人王常云寧得一把五加不用金玉滿車又東華真人以五加爲金玉之香草見煑石經

宋王微茯苓讚曰皓苓下居彤紛上薈中狀雞鳧具客龜蔡神侔少司保延幼艾終志不移柔紅可佩

鳥獸

軒轅時有鳳皇集不食生蟲不履生草或止帝之東園或巢於阿閣或鳴於庭其雄自歌其雌自舞（竹書紀年）

天老曰國安其主好文則鳳皇居之國亂其主好武則去之今鳳皇翔於東郊而樂之其鳴音中夷則與天相副

鯀服牛相士乘馬臙作駕三人皆帝堯臣 世本

周公歸政於成王天下太平制禮作樂鳳凰翔庭成王援琴歌曰鳳皇翔兮于紫庭予何德兮以感靈頼先王兮恩澤臻于胥樂兮民以寧 尚書中候

孔子與芻兒捶麟傷左足兒曰吾爲赤松子見一禽如麕羊頭一角其末有肉孔子束薪覆之麟向孔子蒙其耳吐書三卷孔子精而讀之 孝經古契

麟牡鳴曰遊聖牝鳴曰歸和夏鳴曰扶幼秋鳴曰養綏 何法聖徵祥記

羽山之北有鳥曰青翟聲如鍾磬世語曰青翟鳴時太平 拾遺記

齊景公渡沇之河黿銜左驂沒之衆皆惕古冶子於是拔劍從之邪行五里逆行三里至於砥柱之下乃黿也左手持黿頭右手挾左驂燕躍鵠涌而出仰天大呼水爲逆流三百歩觀者皆以爲河伯也 搜神記

燕太子丹質於秦秦王遇之無禮不得意欲歸秦王不聽謬爲令烏頭白馬生角乃可丹仰天歎息烏即頭白馬即生角秦不得已而遣之 燕丹子

秦始皇有七名馬一追風二白兎三躡影四追電五飛翮六銅雀七晨鳧 古今注

漢文自代還有良馬九匹皆天下之駿馬也一浮雲二赤電三絕羣四逸驃五紫燕騮六綠螭驄七龍子八驎駒九絕塵號九逸 西京雜記

初天子發書易曰神馬當從西北來得烏孫馬好名曰天馬及得宛汗血馬益壯更名烏孫馬曰西極馬宛馬曰天馬 西域傳

馬援好騎善別名馬於交阯得駱越銅鼓乃鑄爲馬式還上之表曰夫行天莫如龍行地莫如馬馬者國

之大用安寧則以別尊卑之序有變則以濟遠近之難近世西河子輿明相馬法子輿傳儀長孺長孺傳丁君都君都傳楊子阿臣嘗師事子阿受相馬骨法輒有驗效臣愚以爲傳聞不如親見視景不如察形今欲形之於生馬則骨法難備具又不可傳之於後孝武皇帝時善相馬者東門京鑄作銅馬法獻之有詔立馬於魯班門更名曰金馬門臣謹依儀氏鞫中帛氏口齒謝氏脣鬐丁氏身中備此數家骨相以爲法馬高三尺五寸圍四尺五寸有詔置於宣德殿下以爲名馬式焉

襄陽記匡廬山一地穴漢時嘗有數百匹馬出因名馬穴吳陸遜亦知此穴出馬得數十匹梁元帝答齊國雙馬書曰名重桂條形圖柳谷襄陽地穴近求未易潢池水裏遠訪尤難

曹植與魏武帝所乘之馬名曰白鶴時人諺曰憑空虛躍曹家白鶴 拾遺記

孫堅於西華失利被創墮馬臥草中軍衆分散不知堅所在堅所騎驄馬馳還營踣地鳴呼將士隨驄於草中得堅 吳書

苻堅為慕容沖所襲堅馳馬墮澗追兵幾及計無由出馬踟躕臨澗垂韁與堅堅不能及馬又跪而授馬堅攀之得登岸西走廬江 異苑

王湛兄子濟性好馬而所乘馬駿駛意甚愛之湛曰此雖小駛然力薄不堪苦近見督郵馬當勝此但養不至耳濟取督郵馬穀食十數日與湛試之湛未嘗乘馬卒然便馳騁步驟不異於濟而馬不相勝湛曰今直行車路何以別馬勝否唯當就蟻封耳於是就蟻封盤馬果倒踣其儁識乃爾 鄧粲晉紀

王武子好馬非馬不行正旦則柳葉金障泥上元則滿月鞦清明則剪水鞭重午則籠嬌鞍中秋則玉欄揔絡頭重陽則蟬兒鐙春秋社則塗金鞍冬至則嘶風鐙除日則槊王鞍每節則飼馬以明紗豆薔薇草 馬辯記

貞觀中骨利幹遣使獻良馬十匹太宗號為十驥一勝霜白二皎雪驄三凝露驄四懸光驄五決波騟六飛霞驃七發電赤八流金騧九翔麟紫十奔虹赤又為文以叙其事 唐書

天寶中大宛進汗血馬六匹一曰紅叱撥二曰紫叱撥三曰青叱撥四曰黃叱撥五曰丁香叱撥六曰桃花叱撥上乃製名曰紅輦曰紫玉輦曰平山輦曰凌雲輦曰飛香輦曰百花輦

代宗時范陽貢馬額高九寸身被五花紋號九花虬後以賜郭子儀 杜陽雜編

馬生下墮地無毛行千里尿舉一脚行五百里闌筋豎者千里膝如團麴千里三軍莫逐但知所發不知所宿 一云蹄團如麴 伯樂相馬經

薛公者長安善相馬者也於邊郡求得駿馬騎以入市去來人不見也後勞問之因請觀馬翁曰諸卿無目不足示也 桓譚新論

武帝時有殺上林鹿者下有司收殺之朔時在旁曰

是固當死者三使陛下以鹿殺人一當死天下聞陛
下重鹿賤人二當死匈奴有急以鹿觸之三當死帝
默然赦之 東方朔別傳
郭舍人曰客從東方且歌且行不從門入踰我園牆
遊戲中庭上入殿堂擊之拍之死者攘攘格鬬而死
主人不傷是何物東方朔曰利喙細身晝匿出昏嗜
肉惡煙指掌所捫臣朔愚戇名之曰蚊舍人詞窮不
免脫褌
孝武坐未央前殿東方朔執戟階旁屈指獨語上從
殿上見呼問之對曰殿後柏樹上有鵲立枯枝上東

向而鳴使視之果然問何以知之對曰風從東方來
鵲尾長傷風則傾背風則蹷必當順風而立是以知
之 東方朔別傳
董仲舒下帷講誦有客來詣舒知其非常客又云欲
雨舒戲之曰巢居知風穴居知雨卿非狐狸則是鼷
鼠客遂化爲老狸 幽冥錄
楊雄方言物無偶曰特獸無偶曰介傳曰澤有介麋
有鳥九尾孔子與子夏見之人以問孔子曰鶬也子
夏曰何以知之孔子曰河上之歌云鶬兮鴰兮逆毛
衰兮一身九尾長兮 衝波傳

韋山張顥爲梁相天新雨後有鳥如山鵲稍下墜地
爭取之化爲一圓石椎破之得一金印文曰忠孝侯
印顥以上聞藏之秘府顥後官至太尉 搜神記
長安有張氏者晝獨處室有鳩自入止於對牀張惡
之披懷祝曰鳩爾來爲我禍邪止承塵爲我福邪入
我懷鳩飛入懷以手探之不知所在而得金帶鉤焉
遂寶之自是子孫盛昌 幽冥錄
孔愉字敬康少時得一龜放於餘不谿中龜中路左
顧者數過及後以功封餘不亭侯鑄印而龜左顧更
鑄猶如此印師以聞愉悟取而佩焉累遷尚書左僕

射贈車騎將軍 愉別傳
異苑曰任城魏肇之初有雀飛入其手占者以爲封
爵之祥
大中中孔溫裕因直諫貶郴州有鵲喜於庭兒孫拜
之飛去墜下方寸紙上有補闕字未幾徵還果有此
拜 因話錄
都匠實者後漢人居父喪鄰人格虎虎走趣其廬中
卽以蓑衣覆藏之鄰人尋迹問實實曰虎豈有可念
而藏之乎此虎後送禽獸以助實祭由是知名 廷尉
記

漢宣城郡守封邵忽化虎食郡民民呼曰封使君因去不復來時人語曰無作封使君生不治民死食民 述異記

虎行以爪坼地卜食觀奇偶而行今人畫地卜者曰虎卜 虎苑

周永昌中涪州多虎有獸似虎而絕大逐一虎噬殺之錄奏檢瑞應圖曰酋耳也不食生物遇虎則殺之 同前

宋丞相范文穆公好談虎攡軒曰說虎

曰州留者其實火牛蒼毛豕身用若擔毛衛護其犢與虎爲讎 對林異物志

桂陽太守李叔堅爲從事家有犬人行家人言當殺之叔堅曰犬馬喻君子犬見人行效之何傷頃之狗戴叔堅冠走家大驚叔堅曰誤觸冠纓挂之耳狗又於竈前畜火家益怔營叔堅復云兒婢皆在田中狗助畜火幸可不煩鄰里此有何惡數日狗自暴死家卒無纖芥之異 風俗通

齊廣寧王孝珩嘗畜一犬守外人不得趣近孝珩每射令其取箭亦解呼召左右牽衣而進 三國典略

鄭氏婚物贊曰羊者祥也然則婚之有羊自漢[illegible]

鈕滔母與從弟書曰省爾譏我以養鵠乃戒以衛懿之禍斯言惑矣吾未之取衛懿之子民無後車之載鵠有乘軒之飾禍敗之由由乎失所乃若開囿匹於靈囿沃池矩乎神沼文魚躍於白水素鳥翔乎神州豈非周文之德大雅所修哉夫嘉肴旨酒非不美也夏禹盛以陶豆殷紂貯以玉杯而此聖以興彼愚以滅盍置之失所如其無失來難何施乎 鵲鵠字古通

衛濟川養六鶴日以粥飯啖之三年識字濟川檢書皆使鶴銜取之無差 金城記

熊氏類林 卷之七

鶴陽鳥也與金火之氣以生三年頂赤七年善飛又七年十二時鳴六十年褒毛生泥不能汙一百六十年雌雄相視而孕一千六百年不食而胎生仙人之騏驥也其相以長頸修竦則善鳴龜背鼈腹則善舞 鶴經

表蔵機有三鳥大類黃鶴每翔空中呼之即至能令授人語謂之傳言鳥

苻堅建元十二年高陵縣民穿井得大龜三尺六寸背文負八卦古字堅如石作池養之 車頻秦書

龜千歲具五色額上兩骨起如角解人言浮出蓮葉之上或在叢蓍之下 抱朴子

徐鉉博通今古時象斃取膽不獲鉉曰於前左足求之果得召問鉉對曰象膽隨四時在足今方二月故知之

峽中猿鳴清山谷其聲泠泠不絕行者歌之曰巴東三峽猿鳴悲猿鳴三聲淚沾衣 宜都山川記

謝靈運遊名山記云觀掛猿下飲百臂相連

孫恪妻袁氏到端州峽山寺持碧玉環獻僧曰此是院中舊物齋罷有猿數十聯臂下高松袁氏惻然題壁曰無端變化幾湮沈剛被恩情役此心不如逐伴歸山去長嘯一聲煙霧深詩畢化老猿而去 續世說

唐昭宗播遷隨駕有弄猴者猴頗馴能隨班起居昭宗賜以緋袍號供奉羅隱詩何如學取孫供奉一笑君王便著緋是也朱梁篡位取此猴令殿下起居猴望見全忠徑趨其所跳躍奮擊全忠殺之 幕府燕閒錄

程伯淳遊山山僧云宴元獻南來獼猴滿野戲爲一絕云聞說獼猴性頗靈相車來便滿山迎鞭羸到此何曾見始覺毛蟲亦世情 二程遺書

戴顒春攜雙柑斗酒人問何之曰往聽黃鸝聲此俗耳鍼砭詩腸鼓吹汝知之乎 高隱外書

釋道貴聞蟋蟀曰時聞此聲足代簫管

荊州玉泉寺近青溪諸山山洞往往有乳窟玉泉交流中有白蝙蝠千歲之後體如白雪蓋飲乳水而長生也 李太白集

山雞自愛其色終日映水目眩則溺死

山都形如崑崙奴通身生毛見人輒閉目張口如笑好在深澗中翻石覓蟹啖之 鄧德明南康記

海陽巨蟹其殼專車 汲冢書

呂亢守台州命工作蟹圖凡十二種一曰蝤蛑二曰撥棹三曰擁劍四曰彭蜞五曰竭朴六曰沙狗七曰望潮八曰倚望九曰石蜠十曰蝦江十一曰蘆虎十

二曰彭蜞又有黃甲鼅鼊蟳蠘在海中鼅鼊島東之

江東云蟹稻之登也率執一穗以朝其魁然後任其所之蚤夜㵖沸指江而奔漁者緯簫承其流而障之名曰蟹斷 蟹志

蟹鶻眼鷺足蝘腦蜩腹其介類率丁其螯類執鉞生於濟鄆者其色紺紫產於江南者其色青白 傅肱蟹譜

蔡山人隱鍾山養鼠數千頭呼來即來遣去即去言語狂易時謂之謫仙

劉向雁賦云順風而飛以助氣力銜蘆而翔以避矰繳

雁銜蘆而捍網牛結陣以卻虎 尸子

鸛雀羣繞旋飛謂之鸛井必有風雨 酉陽雜俎

獬廌見鬬不直者觸之窮奇見不直者煦之均是獸也其好惡不同故君子以獬廌爲冠小人以窮奇爲名

影鵝池北有鳴琴之苑伺夜雞隨鼓節而鳴從夜至曉一更爲一聲五更爲五聲亦曰五時雞

田饒言雞有五德文武勇仁信是也陸機言蟬有五德文清廉儉信是也

鹽鐵論以所不睹而不信若蟬不知雪也

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 史記

李筌注陰符經至禽之制在氣憯然不解忽夢烏衣人教之云玄龜食蟒飛鼠斷猿狠蟲啗鶴青要食虎皆以小制大在氣不在形 雲谿友議

鵲巢知風之所起獺穴知水之高下暉目知晏陰諧知雨 淮南子

鸂鶒能敕水故宿水而物不害鴆能巫步禁蛇啄木遇蠹以嘴畫字成符而蠹自出鵲有隱巢木鷙鳥不能見燕銜泥避戊巳日則巢固而不傾鸛有長水石故能於巢中養魚而水不涸燕惡艾雀欲奪之則銜其中 續博物志

雉善聽狼善視狐善疑駱駝善知泉象善知地虛實

滃布以灰濯錦以魚洗金以鹽 草木子

龍珠在頷鮫珠在皮蛇珠在口鼈珠在足魚珠在眼蚌珠在腹 埤雅

龍易骨蛇易皮麋鹿易角蟹易螯 造化權輿

象退齒犀退角麝退臍皆輒藏覆自珍也 埤雅

五雀六燕飛集於衡衡適平一雀一燕而異處則雀重而燕輕 九章算術

蛇無足而行魚無耳而聽蟬無口而鳴 淮南子

鸜鵒之信不如鷹周周之智不如鴻

北魏崔劼曰鵲巢避風雉去惡政乃是鳥之一長狐性多疑猶性多豫可謂獸之一短

變化論云鷺目成而受胎鶴影接而懷卵鴛鴦交頸野鵲傳枝

禽經云鶴以怨望鴟以貪顧雞以嗔睨鴨以怒雀以猜瞿燕以狂盱鶯以喜囀烏以悲啼鳶以饑鳴鶴以潔唳梟以凶叫鴟以愁嘯 盱視也

抱朴子雉有專棲之雄蟻有兼弱之智蜂有攻寡之計

虎善卜貍善搏鸖善符鵲善舞雞善鬭鸞善歌鸚鵡鸜鵒善言鵂鶹善步罡鵁鶄善畫印鸂鶒善勑蜾蠃善祝蛇蟠向王蜀鵲巢避歲燕伏戊己虎奮衝破乾鵲知來猩猩知往 巳札

千歲之雉入海為蜃百年之雀入江為蛤千歲黿鼉能與人語千歲之狐起為美女千歲之蛇斷而復續千歲之鼠而能相卜 搜神記序

春分之日鷹變為鳩秋分之日鳩變為鷹時之化也故腐草之為螢也朽葦之為蛬也稻之為蛩也麥之為蛺蝶也自無知化為有知而氣易也鶴之為麞也蛇之為鼈也蛬之為蝦也不失其血氣而形性變也應變而動是謂順常苟錯其方則為妖眚 搜神記序

黃魚化為鸚鵡泡者大者如斗身有刺化為豪猪沙魚之班者化為虎 倦遊雜記

烏反哺仁也隼惻胎義也蜂有君禮也羊跪乳智也雉不再接信也 譚子化書

鳥飛反鄉兔走歸窟狐死首丘寒螿翔水各哀其所生 淮南子

蠶食而不飲二十二日而化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蛻蜉蝣不食不飲三日而死人食礜石而死蠶食而不飢魚食巴菽而死鼠食之而肥類不可必推 淮南子

重耳奔齊見蜘蛛布網曳繩執豸而食之謂舅犯曰此蟲也智之薄者矣人之有智而不能廓蓋天之綸布絡地之網以供方丈之御是曾不如蜘蛛之智也 晉□

馬聾蟲也而可以通氣志猶待教而成況人乎 淮南子 聾蟲喻無知也

驥服鹽車上太行漉汁洒地白汗交流中坂遷延負轅不能上伯樂遭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而冪之驥於是俯而噴仰而鳴聲造於天忻伯樂之知己也 國策

梟逢鳩鳩曰子將安之梟曰我將東徙鳩曰何故梟曰鄉人皆惡我鳴以故東徙鳩曰子能更鳴可矣不能更鳴東徙猶惡子之聲 說苑

國策人有置係蹄者而得虎虎怒決蹯而去虎之情非不愛其蹯也然而不以環寸之蹯而害七尺之軀者權也 陳琳檄係蹄在足則猛虎絕其蹯蝮蛇在手則壯士斷其節

馬仙琕曰小人如失主犬後主飼之則復為用矣 齊紀

張乖崖蠅賦曰觸頑冉冉朋飛薨薨觸膻而聚芳蹤

豫登當是之際無不我憎疑好人之魂佞人之魄湮
鬱不散托蝇寄跡不然者何以變白爲黑變黑爲白
所以惑其黠染所以遂其讒慝

雜阿含經有龜被野干所包藏六而不出野干怒而
捨去佛告諸比丘當如龜藏六自藏六根魔不得便

東都有人養鸚鵡以其慧甚施於僧僧教之能誦經
往往架上不言不動問其故對曰身心俱不動爲求
無上道及其死焚之有舍利 唐劉禹錫文集

誌公斑鳩偈曰人言斑鳩拙我道斑鳩巧一根兩根
柴便是家緣了 玄聖蘧廬

焦氏類林卷之八

建業焦竑弱侯輯
王元貞孟起校

仙宗

黃帝書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無
動不生無而生有 沖虛子

眞誥曰冨貴淫麗是破骨之斧鋸載罪之舟車

歷觀百家之中以相檢驗得仙者百四十六人其七
十四人已在佛經故撰得七十可以多聞博識者遐
覽焉 劉子政列仙傳

赤松子神農時爲雨師服水玉能入火自燒至崑山
上西王母石室隨風雨上下炎帝少女追之亦得仙
去又黃初平亦號赤松子 顏師古漢書注

周宣王時郊閒採薪者行歌云巾金巾入天門呼長
精吸玄泉鳴天鼓養泥丸時人莫能知之老君曰此
活國中人其語秘矣斯皆修習無上正眞之道也 列仙傳

漢初有四五小兒戲於路中一兒歌曰著青裙入天
門揖金母拜木公時人莫知唯張子房知之乃往拜
焉曰此乃東王公之玉童也僊人得道昇天當揖金

母而拜木公也自非冲虚登眞之子莫知其津矣西王母傳

漢武帝閒居未央殿有人乘白雲車駕白鹿冠芙蓉冠曰我中山衛叔卿也神仙服食經

李充馮翊人自言三百歲荷草畚負五岳眞圖而至武帝禮待之號負圖先生洞冥記

漢張芒女名麗英面有奇光不照鏡但對白紈扇如鑑焉長沙王吳芮聞其異質來聘女時年十五聞芮來登金精山仰臥被髮覆石鼓下人謂之死芮使人往視之忽紫雲鬱起遂失女所在石上留歌一首石鼓石鼓悲哉下土自我來觀民生實苦哀哉世事悠悠我意我意不可辱兮王威不可奪余志有鸞有鳳自舞自歌凌雲歷漢遠絕塵羅世人之子其如我何暫來期會運往即乖父兮母兮無傷我懷

茅盈咸陽人得道隱句曲邦人稱茅君山盈二弟衷爲五官大夫西河太守固爲執金吾各棄官渡江求兄於東山後咸得仙道太上命固治丹陽句曲山衷治常良山盈爲司命眞君東嶽上卿內法旣融外教坦平爾乃風雨以時疾厲不起父老歌曰茅山連金陵江湖據下流三神乘白鶴各在一山頭佳雨灌畦

稻陸田亦復周妻子保堂室使我無百憂白鶴翔青天何時復來遊茅君內傳

元封元年七月七日王母乘紫雲輦駕五色斑麟降漢宮東向坐遣侍女迎上元夫人云比不相見四千餘年劉徹好道適來觀之夫人可暫來否帝問上元何眞也曰是三天眞皇之母上元之官俄而夫人至可年二十餘頭作三角髻餘髮散垂至腰帝拜夫人曰汝好道乎汝胎性暴胎性淫胎性奢胎性酷胎性賊五者常舍于榮衛之中雖慕長生亦自勞耳

王母設膳于漢武命王子登彈八音之璈董雙成吹雲和之笙石公子擊昆庭之鍾許飛瓊鼓震靈之簧阮靈華拊五雲之石范成君擊洞陰之磬段安香作九天之鈞

漢黃門郎程偉好黃白術娶妻方氏偉常從駕無時衣妻請致兩絹絹無故至前偉按枕中鴻寶作金不成妻即因爐中水銀出囊中藥少許投之即成金偉大驚曰道在汝處而不早告我何也妻曰得之須由命偉乃日夜說誘之賣田宅以供美食衣服猶不肯告偉偉乃與其侶謀欲杖方氏方氏輒知之曰傳道必當得人如其人雖道路相遇當傳之非其人雖寸

斷而支解終不傳也偉逼之不止妻乃發狂裸而走以泥自塗卒乃尸解去

琴高浮游冀州二百餘年後入碭水中乘赤鯉魚來出留一月復入水去（列仙傳○郭璞江賦海童之所巡遊琴高之所靈矯）

漢匡俗字子希少以孝弟著委心學道遊諸名山至覆笥山頂有湖周數里多靈草異物有石燕春秋時能羣飛湖旁有石井及小石笥笥藏玉牒記名山福地及得道人姓名（真仙通鑑）

王烈入河東抱犢山得一石室室中有兩卷素書讀之不知其字不敢取頗諳十數字形體歸書之以示

嵇叔夜叔夜盡知其字於是將叔夜往識其徑分明了了往至失石室所在烈竊語弟子曰叔夜不應得道故也

康又遇王烈共入山烈嘗得石髓如飴即自服半餘半與康皆凝而為石乃歎曰叔夜志趣非常而輒不遇命也

葛稚川束髮從師老而志倦紬奇冊府總百代之遺編紀化仙都窮九丹之秘術謝浮榮而貴雜軌賤尺寶而惜分陰游德棲真超然方外全生之道其最優乎唐子西嘗贊之云江左日陋無復德輝翙而不集翩然南飛鄧嶽細兒虞仲餘黨豈有識知亦復聽仰吾緣內丹遂居羅浮豈以嶽故而議去留所就若大寧鄙其小吾與嶽遊如狎鷗鳥

葛仙公嘗于西峯石壁上石臼中搗藥因遺一粟許有飛禽過而食之遂得不死至今夜靜月白風清之時其禽猶作下當杵臼之聲名之曰搗藥鳥有仙人琴高聞仙公得道自東海跨雙鯉來訪仙公與之酣飲既醉高臥白雲間酒醒雙鯉化為石矣仙公乃以雙鶴易之跨之而還石至今存

稚川居羅浮時鮑靚為南海太守以道術見稱嘗行

部入海遇風飢甚取白石煮食之與稚川善常往來山中或遇論至達旦乃去人見其來門無車馬獨雙燕來或怪而問之則雙履也（羅浮圖志）

鮑靚以女妻葛洪靚後還丹陽卒葬于石子岡後遇蘇峻發棺無尸但有大刀而已賊欲取刀聞冢左右有兵馬聲顧之驚駭棺中刀訇然有聲若雷震之者衆賊奔走賊平之後收刀別葬之（墉城集仙錄）

陶貞白幼有異操年十歲得葛洪神仙傳晝夜研尋便有養生之志謂人曰仰青雲覩白日不覺為遠矣

陶貞白曰仙障有九名居其一使吾不白日昇天益

三朝有浮名乎
貞白答朝士書云至哉嘉訊登蒙生所辨試言之質像所結不過形神形神合時則是人是物形神若離則是靈是鬼非離非合佛法所攝亦離亦合仙道所依今問以何能而致此仙是鑄鍊之事極感變之理通也當埏埴爲器之時是土而異於土雖燥未燒遇濕猶壞燒而未熟不久尚毀火力既足表裏堅固河山可盡此形無滅假令爲仙者以藥石鍊其形以精靈瑩其神以和氣濯其質以善德解其纏衆法共通無礙無滞欲合則乗雲駕龍欲離則尸解質化不離

不合則或存或亡于是各隨所業修道進學漸階無窮教功令滿亦畢寂滅矣

扈謙精易卦嘗在建康筮一卦百錢日限錢五百以三百供母二百飲酒并施貧乏五百足一卦千錢不爲也晉海西公旦出見赤蛇蟠御床俄爾失地詔謙筮卦謙曰晉室有磐石之固陛下有出言之象海西曰可消伏否曰後年有大將北征失利應損三萬人此災可消後桓温北征敗績還石頭城乃廢海西立簡文桓温妾産桓玄時至艱謙筮曰公第六間馬埒壞竟便産當是男兒聲氣雄烈震動四海温贈錢三十萬夫人亦贈三十萬謙辭無容錢處温不聽後仍筮卦養母温錢日以醉客不問識與不識一日母亡謙辭酒家許氏云因緣盡矣安葬而去不知所之數日許氏家人於落星路邊見謙卧地始謂其醉捉手引牵惟空衣無尸云謙居金陵攝山今寺碑北望荒村扈謙卜筮之宅是也

孫真人著大風惡疾論曰神仙傳有數十人皆因惡疾得仙道何者割棄塵累懷潁陽之風所以因禍而取福也

孫思邈四言詩曰取金之精合石之液列爲夫婦結

爲魂魄一體混沌兩精感激河車覆載鼎候無忒洪鑪烈火烘燄翕赫煙未及黙燄不假碧如畜扶桑若藏霹靂姹女氣索嬰兒聲寂透出兩儀麗於四極壁立幾多馬馳一驛宛其死矣適然從革惡黙善遷情回性易紫色内達赤芒外射熠若火生乍疑血滴號曰中還退藏於密霧散五内川流百脉骨變金植顔駐玉澤陽德乃敷陰功乃積南宫度名北斗落籍

蜀道觀中鑿井得一碑有隱士言是漢時陰真人鍊丹法後雜著於子玉碑其文曰有物有物可大可久采乎蠶食之前用乎火化之後成湯自上而臨下夸

父處中而見受氣應朝光功參夜漏白英聚而雪甦
黃酥凝而金醍轉制不已神趣鬼驟金歟玉歟天年
上壽無著於文訣之在口
忠州丰都山仙都觀朝金殿西壁有天成四年人書
陰長生眞君詩三章其一曰維予之先佐命唐虞爰
逮漢世紫艾重紆予獨好道而爲匹夫高尚素志不
事王侯貪生得生亦又何求超跡蒼霄乘飛駕浮青
要乘翼與我爲仇入火不灼蹈水不濡逍遙太極何
憂何慮遨戲仙都顧閔羣愚年命之逝如彼波流奄
忽未幾泥土爲儔馳走索死不肯暫休其二曰予之

聖師體道知眞昇騰變化松喬爲鄰維予同學一十
二人寒苦求道歷歷十年中多怠惰志行不堅痛乎
諸子命也自天天不妄授道必歸賢身投幽壤何時
可還嗟爾流俗富貴所牽神丹一成升彼九天壽同
三光何但億千其三曰維予垂髮少好道德棄家隨
師東西南北委放五經避世自匿二十餘年名山之
側寒不遑衣飢不遑食思不敢歸勞不敢息奉事聖
師承悅顏色面垢足胝乃見哀識遂傳要訣恩深難
測妻子延年咸享無極黃白既成貨財千億役使鬼
神玉女侍側予得度世神丹之力

子晉鸞飛古洛川金桃再就賀郎仙三清樂奏嵩丘
下五色雲屯御苑前朱頂舞迎低絳節青鬟歌對駐
香駢誰能白晝相悲哭太極光陰一百年賀郎名自
眞飛昇而去
開元中文靖天師與司馬承禎赴千秋節齋中夜行
道畢隔雲屏各就枕斯須忽聞小兒誦經聲玲玲如
金玉響天師躡步窺之見承禎額上有小日如錢光
耀一席逼而聽之乃承禎腦中聲也天師歎曰黃庭
云泥丸九眞皆有房方圓一寸處此中又云左神公
子發神語其此之謂乎

女眞焦靜眞泛海詣蓬萊求師至一山見道者指曰
天台司馬承禎名在丹臺身居赤城眞良師也靜眞
還詣承禎求度未幾上昇嘗降謂薛季昌曰先生得
道高於陶都水當爲東華上清眞人
許宣平唐睿宗景雲中隱城陽山南塢結菴以居顏
若四十許人輕健行疾奔馬時負薪賣于市擔上常
挂一瓢及曲竹杖每醉行騰騰以歸吟曰負薪朝出
賣沽酒日西歸借問家何處穿雲入翠微邇來三十
餘年或施人危急或救人疾苦城市中人多訪之不
見但覽菴壁題詩曰隱居三十載築室南山巔靜夜

翫明月閑歌飲碧泉樵人歌壠上谷鳥戲巖前樂矣
不知老都忘甲子年其詩甚多常于驛路傳舍所到
處輒題之天寶中李白東遊經傳舍覽詩歎曰此仙
人詩也詰之得宣平之實白于是遊新安屢訪之不
得見乃題詩菴壁曰我吟傳舍詩來訪仙人居煙嶺
迷高跡雲林隔太虛窺庭但蕭索倚杖空躊躇應化
遼天鶴歸當千歲餘宣平歸菴見壁詩又吟曰一池
荷葉衣無盡兩畝黃精食有餘又被人來尋討着移
菴不免更深居其菴後爲野火燒之莫知宣平蹤跡
洞賓因隨雲房同憩一肆中雲房自起執炊洞賓忽

欲昏睡枕案邊假夢以舉子赴京狀元及第始自州
縣小官擢朝署由是臺諫給舍翰院秘閣郎曹從豪
譜清要無不備歷升而復黜黜而復升前後兩娶貴
家女婚嫁蚤畢孫甥振振簪笏滿門如此幾四十年
最後獨相十年權勢熏炙忽被重罪籍沒家資分散
妻孥流於嶺表一身孑然窮苦憔悴立馬風雪中方
此浩歎恍然夢覺雲房在傍炊尚未熟笑曰黃粱猶
未熟一夢到華胥洞賓驚曰君知我夢邪雲房曰子
適來之夢升沉萬態榮悴多端五十年間一頃耳得
不足喜喪何足憂且有大覺而後知此人間世其大

夢也洞賓感悟知宦途不足戀因求度世術

宿州天慶觀有神仙題詩二絕于五星門扉之上俗
傳云呂先生神篆其詩曰秋景蕭條葉亂飛庭松影
裏坐移時雲迷鶴駕何方去仙洞朝元失我期又曰
肘傳丹篆千年術口誦黃庭兩卷經鶴觀古壇槐影
裏悄無人跡戶長扃後爲人刮去墨迹猶存乃知非
常人書也

譚峭每行歌曰線作長江扇作天靸鞋拋向海東邊
蓬萊信道無多路只在譚生拄杖前

藍采和常衣破藍衫六銙黑木腰帶一脚着靴一脚

跣夏則衫內加絮冬則臥雪中氣出如蒸每行歌城
市乞索持大拍板常醉踏歌老少皆隨看之善諧謔
人問應聲答之笑皆絕倒似狂非狂踏歌云踏踏歌
藍采和世界能幾何紅顏一春樹流光一擲梭古人
混混去不返今人紛紛來更多朝騎鸞鳳到碧落暮
見桑田生白波長景明暉在空際金銀宮闕高嵯峨
詞多率爾而作人莫之測以錢與之緝穿拖行或散
失亦不廻顧或見貧人即與之或與酒家後踏歌濠
梁酒樓有雲鶴笙簫聲忽然輕舉于雲中擲下靴衫
腰帶拍板冉冉而去其靴衫等旋亦亡

許碏醉吟曰閬苑花前是醉鄉踏翻王母九霞觴羣仙拍手嫌輕薄謫向人間作酒狂

馬自然貌醜鱸鼻禿鬢大口飲酒石餘醉臥即以拳入口人有疾病告之折薪草呵而與食無不差者嘗吟曰昔日曾隨魏伯陽無端醉臥紫金牀東君謂我多情賴罰向人間作酒狂後往梓州上昇 續仙錄

婺州有僧入山見一人古貌巾褐騎牛手執鞭光鑠日色扣角而歌曰靜居青嶂裏高嘯紫煙中塵世連仙界瓊田前路通僧揖之不應馳步趨之不及望赤松而去 洞上

蘽溪隱者躬耕數畝因古冢爲亭往來題詩甚富一日柱間得一絕相傳呂公作也冢上爲亭鬼莫嗔冢頭人即冢中人憑欄莫起存亡意除却虛空總是塵 西谿叢語

張公詠布衣時希夷先生一見奇之公曰願分華山一半席可乎先生曰於公固可及別去贈以毫楮公解其意曰是將娶我以世務後果登第名動天下將赴劒南有詩寄先生云性愚不肯林泉住剛有清流擬致君今日星馳劒南去回頭慚愧華山雲及還又寄詩云兒童不慣錦衣榮見我東歸夾路迎不免隔谿高士笑天眞衰盡得虛名

熙寧間江寧縣句容簿失其姓名至茅山遇道人高坦披髮跣足與簿劇談飲酒終日書一詩留別而去莫知所之巖下相逢不忍還狂歌醉酒且盤桓仇香莫問神仙事天上人間總一般

雍孝聞蜀人崇寧間廷對力詆時政闕失壽授右列卒不仕浪迹山林遇異人得道政和末變姓名爲道士入內說法徽宗謂其得林靈素之半因賜姓木更名廣莫竟不知其爲孝聞也孝聞嘗自詠云百萬人中隱一身深如勺水在滄溟獨醒自有賢人酒天闊難尋處士星照影自憐湖水碧高吟贏得蜀山青城南老樹如相問不枉翻空過洞庭 桑谿談志

徐節孝遊仙詩匆匆朝罷九重天便按蓬萊御紫煙趂得蟠桃花下宴鼓簫諸部約三千鳳節霓旌擁萬神五雲車騎駕龍鱗腰間獨佩黃金籙元是瑤宮第一人琳瑯宮殿本無塵猶跨青鸞路紫雲怪得曉來天色淡海霞都在玉妃裙洞中一覺春風夢落盡桃源萬樹花竈上丹砂尋不見騎鸞誤入阿誰家

釋部

漢明帝夜夢神人身有日光明日博問羣臣通人傅

毅對曰臣聞天竺有道者號曰佛輕舉能飛身有日
光殆將其神也於是遣羽林將軍秦景博士弟子王
遵等十二人之大月氏國寫取佛經四十二部在蘭
臺石室 牟子
佛國五精舍一給孤園二靈鷲山三獼猴江四菴羅
樹五竹林園 [illegible]
支道林曰間與何驃騎期當爲合八關齋以十月廿
二日集同意者在吳縣土山墓下三日清晨爲齋始
道士白衣凡二十四人清和肅穆莫不靜暢至四日
朝衆賢各去余既樂野室之寂又有掘藥之懷遂便

獨往於是乃揮手送歸有望路之想靜拱虛房悟外
身之真登山采藥集巖水之娛遂援筆染翰以慰二
三之情 支公集
謝安石與支遁書人生如寄耳頃風流得意之事殆
爲都盡終日慼慼觸事惆悵惟遲君來以晤言消之
一日當千載耳
支遁每標擧會宗而不留心象喻解釋章句或有所
漏文字之徒多以爲疑謝安石聞而善之曰此九方
臯之相馬也畧其玄黃取其儁逸 支遁傳
習鑿齒與謝安書云來此見釋道安故是遠勝非常

道士師徒數百齋講不倦無變化技術可以感常人
之耳目無重威大勢可以整羣小之參差而師徒肅
肅自相尊敬其人理懷簡衷多所博涉內外羣書畧
皆徧覩陰陽筭數亦皆能通佛經故最是所長作義
乃似法蘭法祖輩統以大無不肯稍齊物等智在方
中馳騁也恨不使足下見之
法汰高亮開達孫綽爲贊曰凄風拂林明泉映壑爽
爽法汰校德無怍事外瀟灑神内恢廓實從前起名
隨後躍 名德沙門題目
王坦之與沙門竺法師甚厚每共論幽明報應便要

先死者當報其事後經年師忽來云貧道已死罪福
皆不虛惟當勤修道德以升濟神明耳言訖不見坦
之尋亦卒 王坦之傳
竺道生既潛思日久徹悟言外乃喟然歎曰夫象以
盡意得意則象忘言以詮理入理則言息自有經典
東流譯人重阻多守滯文鮮見玄義若忘筌取魚始
可以言道矣於是校閱真俗研思因果乃言善不受
報頓悟成佛著二諦論行於世 高僧傳
竺僧度少孤獨與母居求同郡陽氏女若華未及成
禮若父母繼亡度母亦卒度覩世代無常乃舍俗出

家若華服畢自惟三從之義無獨立之道乃與度詩
曰大道自無窮天地長且久巨石固回消芥子亦難
數人生一世間飄若風過牖榮華豈不茂日夕就彫
朽川上有餘吟日斜思鼓缶清音可娛耳滋味可適
口羅紈可適軀華冠可耀首安事自剪削耽空以害
有不道妄區區但令君恤後度報詩云機運無停住
倏忽歲時過巨石會當竭芥子豈云多良由去不息
故令川上嗟不聞榮啓期皓首發清歌布衣可煖身
誰論飾綾羅今世雖云樂當奈後生何罪福良由已
寧云已恤他於是專精佛法後不知所終 高僧傳

王司徒謐與遠公書曰身年始四十而衰同耳順遠
公答曰古人不愛尺璧而重寸陰觀其所存似不在
長年耳檀越既履順而遊性乘佛理以御心因此而
推復何羨於遐齡耶聊想斯理久已得之爲復酬來
信耳人皆稱公善誘

廬山遠法師命盡之日山中峯澗寺落皆見千眼仙
人成隊執幡幢香花赴東林寺法師死乃止 十三賢共法廬山記

鳩摩羅什雅好大乘志在敷演常歎曰吾若著筆作
大乘阿毗曇非迦旃子比也今深識既寡將何所論

惟爲姚興著實相論二卷

雷次宗書示子姪云吾童稚之年已懷遠略弱冠託
廬山事釋和尚游道餐風二十餘載淵匠既傾復與
汝曹歸耕先壟山居谷飲忽復十年及今未老尚可
屬志成西歸之津梁自今以往家務大小一勿見聞

宋明帝問慧觀頓悟之義誰復習之答曰有生公弟
子道猷即勅臨川郡發遣到京既至延入宮內大集
義僧命猷申述時兢辯之徒關責互起猷既積思參
玄又宗源有本乘機挫銳往必摧鋒帝撫几稱快曰
生公孤情絕照猷公直轡獨上可謂克明師匠無忝

徒者

釋曇延嘗自顧其影言曰余與爾沉淪日久飄泊何
歸今可挾道潛形精思出要遂隱於太行山百梯寺 傳燈錄

誌公欲堅武帝心請出囚持杯水驗之帝如其言召
囚應死者二十輩各置水滿器令戴之周行於庭曰
水不溢貸爾死於是作樂諠之久之杯水如故問之
曰若聞樂作乎皆曰不聞也誌公曰彼畏死故惟知
水不知樂也求道亦當爾莫待急時

梁劉歊隱居忽有異人來告曰君心力堅猛必破死

生彈指而去莫知其所 梁書
庾詵晚年尤遵佛教宅內立道場環繞禮懺六時不
輟誦法華經日一遍夜中忽見一道人自稱願公容
止甚異呼詵爲上行先生授香而去後數年忽夢覺
曰願公復來不可久住言終而逝舉室咸聞空中唱
上行先生生彌陀淨域矣 同前
張融作門律論云道之與佛逗極無二吾見道士與
道人戰儒墨道人與道士辨是非昔有鴻飛天首越
人以爲鳧楚人以爲乙人自楚越鴻常一耳周顒難
之言足下所宗之本一物爲鴻乙耳驅馳佛道未免

于乖
周顒長於佛理著三宗論言空假義智林道人遺顒
書言捉麈尾來四十餘載頗見宗錄惟此塗白黑無
一人得者爲之發病非意此音猥來入耳
何胤侈於味食必方丈後稍欲去其甚者猶食白魚
䱇脯糖蟹甞食蚶蠣使門人議之學生鍾岏曰䱇之
就脯驟於屈伸蟹之將糖躁擾彌甚仁人用意深懷
如但至於車螯蚶蠣眉目內闕慙混沌之奇獷殼外
緘非金人之慎不悴不榮曾草木之不若無馨無臭
與瓦礫其何筭故宜長充庖廚永爲口實竟陵王見

岏議大怒汝南周顒因與胤書曰變之大者莫過死
生生之所重無逾性命性命之於彼極切滋味之
在我可賒若云三世理誣則幸矣良快如使此道果
然而受形未息一往一來生死常事則傷心之慘行
亦自及丈人於血氣之類雖不身踐至於晨鳧夜鯉
不能不取備屠門財貝之經盜手猶爲廉士所棄生
性之一啓鸞刀寧復慈心所忍騶虞雖飢非自死之
草不食聞其風者豈不使人多愧丈人得此有素聊
復片言發起耳胤末年遂絶血味
歲頗見降龍道者曰生死外人願陳三拜獻護經簾

青銅磬 芳賢傳
杜輔玄義學精深兼綜佛老魏時嘗引見於元龍殿
帝問經中佛性法性爲一爲異輔玄對曰佛性法性
止是一理詔問佛性既非法性何得爲一對曰性無
不在故不說二詔問說者皆言法性寬佛性狹寬狹
既別非二如何輔玄曰在寬成寬在狹成狹若論性
體非寬非狹詔問既言成寬成狹何得非寬非狹若
定是狹亦不能成寬對曰若定是寬則不能爲狹若
定是狹亦不能爲寬以非寬狹故能成寬狹寬狹所
成雖異能成恒一上悅稱善 魏書

比丘曇譔最善義學講涅槃華嚴僧徒千人天竺沙門菩提流支見而禮之號爲菩薩流支解佛義知名西土號魏言及隸書翻十地楞伽及諸經論二十三部雖石室之寫金言草堂之傳眞教不是過也流支讀曇譔最義每彈指讃歎爲胡書寫之傳於西域西域沙門常東向遥禮之號東方聖人 伽藍記

李士謙善談玄理有一客不信佛家報應之理士謙諭之曰積善餘慶積惡餘殃高門待封掃墓望喪豈非休咎之應耶佛經云轉輪五道無復窮已此則賈誼所言千變萬化未始有極忽然爲人之謂也佛道

未東賢者已知其然矣若鯀爲黄熊杜宇爲鶗鴂褒君爲龍牛哀爲獸君子爲鵠小人爲猿彭生爲豕如意爲大黄母爲黿宣武爲鼈鄧艾爲牛徐伯爲魚鈴下爲鳥書生爲蛇羊祜前身李氏之子此非佛家變受異形之謂耶客曰邢子才云豈有松柏後身化爲樗櫟士謙曰此不類之談也變化皆由心作木豈有心乎客不能難

南朝棲霞寺大朗法師每談論手執松枝以爲談柄

子劉子云讀書三十年百慮而無一得然後知世所謂無非畏途惟出世間法可盡心耳緣是置几案者皆旁行四句之書備將迎者多赤髭白足之侶深入知地淨通還源客塵觀盡妙氣來宅 劉禹錫集

沙門愛英住池陽村示人語曰萬論千經不如無念無營 清異錄

僧晝對陸羽曰使有宣尼之博識胥臣之多聞終日目前矜道修義適足以伐其性豈若松巖雲月禪坐相偶無言而道合志靜而性同吾將入杼山矣遂束所著燬之

蘇尚書八十猶參禪大潙訪之以手指碎金面棊盤尚書尋有悟解 晉佛禪學錄

李泌在衡山事明瓚禪師師云欲學者先將筆硯磔却明瓚北宇大照之門人性懶羣僧令看鹽両至流於池羣僧挾之不怒冬月卧於竈前不起以粥灑其頭因就頭取粒號懶瓚作明心詮

馬祖曰眞如有變易豈不聞善知識能廻三毒爲三昧淨戒能廻六賊爲六神廻煩惱作菩提廻無明爲大智

牛頭融師曰色聲爲無生之鴆毒受想是至人之坑穽

僧智藏宿靈曜寺夜暫用心見有金光照燿一室洞

明問其故答曰此中奇妙未可得言夫宴寂之門固
有妙喜吉祥 續高僧傳
薛簡問曹谿六祖曰願指示心要令得明道祖曰道
無明暗簡曰明喻智慧暗況煩惱倘不以智慧照破
煩惱生死憑何出離祖曰若以智慧照破煩惱者此
是二乘小機明與無明其性無二無二之性卽是實
性實性在凡不減在聖不增住煩惱而不亂居禪定
而不寂性相如如名之爲道
沙門圓澤寓洛陽慧林寺與隱士李源善一日相率
遊峨眉源欲自荊州泝峽往澤欲由長安斜谷源以

久絕人事不欲復入京師澤不能强遂發荊州舟次
南浦見婦人錦襠負甖而汲澤望而泣曰所不欲由
此者爲是也源驚問故僧曰婦人孕三稔矣遲吾爲
子今見之無可逃者三日浴兒願公臨顧以一笑爲
信後十三年杭州天竺寺當與公相見至暮僧果亾
婦乳三日源往視之兒見客卽軒渠而笑李後如期
自洛之吳赴其約也於天竺寺葛洪井畔聞牧童扣
牛角而歌曰三生石上舊精魂賞月吟風莫要論慚
愧情人遠相訪此身雖異性常存李曰澤公健否答
曰李君信士然世緣未盡且勿相見唯勤修不惰乃

復相見又歌曰身前身後事茫茫欲話因緣恐斷腸
吳越江山尋已遍好回煙棹上瞿塘遂隱不見源至
穆宗長慶初年八十猶存 唐書
憲宗召大義禪師與諸大德論道於麟德殿帝臨聽
之有法師問欲界無禪禪居色界此土憑何而立義
曰汝知欲界無禪不知禪界無欲曰如何是禪義以
指點空法師無語帝曰法師講無窮經論只這一點
尚不奈何義却問衆師曰何者爲道有對知者是道
義曰不可以智知不可以識識安得知者是道有對
無分別是道義曰善能分別諸法相于第一義而不

動安得無分別是道有對四禪八定是道義曰佛身
無爲不墮諸數安得四禪八定是道帝曰畢竟以何
爲是義因不離陛下所問帝默契由是益重禪宗 唐書
會昌選汰僧人慧忠作偈云明月分形處處新白衣
寧墜解空人誰言在俗妨修道金粟曾爲長者身忍
仙林下坐禪時曾被歌王割截肢況我聖朝無此事
只令休道亦何悲形容雖變道常存混俗心源亦不
昏試讀善財巡禮偈當年豈例是沙門
樞密吳居厚擁節歸鍾陵謁圓通旻師曰某頃過趙
州關因問訥老透關底事如何訥曰且去做官今不

覺五十餘年旻曰曾明得透關事否公曰八次經過常存此念然未脫洒在旻度扇與之曰請使扇公即揮之旻曰有甚不脫洒公忽有省曰更請末後句旻亦揮扇兩下公曰親切親切師曰吉獠舌頭三對

中丞廬航與圓通擁爐次公問諸家因緣不勞拈出直截一句請師指示通厲聲曰看火公急撥衣忽大悟謝曰灼然佛法無多子通大喝曰放下著

有問國清靜上座曰心念紛飛未明攝伏靜曰却將紛飛之心以究紛飛之處究之無處則紛飛之念何存返究究心則能究之心安在（國清寺禪刻）

淨慧禪師住金陵清京寺大闡法化唐主邀觀牡丹請師賦詩應聲曰擁毳對芳叢由來趣不同髮從今日白花是去年紅豔冶隨朝露馨香逐晚風何須待零落然後始知空

莫尚書少虛因官西蜀謁南堂靜師咨決心要堂使其向好處提撕適如廁俄聞穢氣以手掩鼻遂有省即呈以偈曰從來姿韻愛風流幾笑時人向外求萬別千差無覓處得來元在鼻尖頭南堂答曰一法纔通法法周縱橫妙用更何求青蛇出匣魔軍伏碧眼胡僧笑點頭

龍圖王觀復留昭覺日聞開靜板聲有省問南堂曰某有箇見處纔被人問却開口不得過在甚處南堂曰過在有箇見處因問朝旆幾時到任公曰去年八月四日曰自按察幾時離衙公曰前月二十日曰為何道開口不得公乃契悟

張文定公奉佛甚謹杜祁公獨不信佛法每對客嘲笑有一醫姓朱出入二公之門嘗欲方便勸導祁公久而未獲一日公病召朱朱以讀楞嚴未了不即往既至公怒曰楞嚴何等書而讀之朱出袖中首軸呈之公覽竟索餘軸不覺遂盡十卷乃絕歎以為奇書

因與朱同謁文定責其不早以告文定曰譬如失物既已得之不必詰其得之之晚公自此即若有得大加崇信

富文忠公深達性理嘗與吳處厚書託訪荷澤諸禪師處厚以偈戲公云是身如幻泡盡非真實相況茲紙上影妄外更生妄到岸不須船無風休起浪唯當清淨觀妙法了無象公答偈曰執相誠非破相亦妄不執不破是名實相人皆服公精詣（吳處厚青箱雜記）

法遠住浮山歐陽文忠公聞遠奇逸造其室未有以異之與客碁遠坐其旁公遽收局請因碁說法遠即

令撾鼓陞座曰若論此事如兩家着碁相似何謂也敵手知音當機不讓若是綴五饒三又通一路始得有一般底秖解閉門作活不能奪角衝關硬節與虎口齊彰局破後徒勞逴斡所以道肥邊易得瘦肚難求思行則往往失粘心麤而時時頭撞休誇國手謾說神仙贏局輸籌卽不問且道黑白未分時一着落在甚麼處良久曰從來十九路迷悟幾多人文忠公嘉歎久之 僧寶傳

慶曆中士大夫多修佛學往往爲偈頌以發明禪理司馬溫公爲解禪偈六篇云文中子以佛爲西方聖

人信如文中子之言則佛之心可知矣今之言禪者好爲隱語以相迷大言以相勝使學之者悵悵然益入於迷妄故予廣文中子之言而解之作解禪偈六首若其果然雖中國可行何必西方若其不然則非予之所知也偈曰忿怒如烈火利欲如銛鋒終朝長戚戚是名阿鼻獄顏回甘陋巷孟軻安自然富貴如浮雲是名極樂國孝悌通神明忠信行蠻貊積善來百祥是名作因果仁人之安宅義人之正路行之誠且久是名不壞身道德修一身功德被萬物爲賢爲大聖是名菩薩佛言爲百世師行爲天下法久久不可揜是名光明藏當時稱其精理

范蜀公素不飮酒又詆佛教在許下與韓持國兄弟往還諸韓皆崇此二事每燕集未嘗不極飮盡歡少閒則以禪悅相勉蜀公頗病之蘇子瞻時在黃州公以書問救之當以何術曰麴糵有毒平地生出醉鄉土偶作祟眼前妄見佛國子瞻報之曰請公試觀能惑之性何自而生欲救之心作何形相此猶不立彼復何依正恐黃面瞿曇亦須歛衽況學之者邪意亦將以曉蜀公公終不領

王荆公嘗問張文定孔子去世百年生孟子亞聖自

後絕無人何也文定言豈無只有過孔子上者公問是誰文定言江西馬大師汾陽無業禪師雪峰巖頭丹霞雲門是也公問何謂文定曰儒門淡薄收拾不住皆歸釋氏耳荆公欣然歎服後舉似張天覺天覺撫几歎以爲佳

濟南監鎮宋保國出觀荆公華嚴解東坡曰華嚴有八十一卷今獨其一何也保國云公言此佛語至深妙他皆菩薩語耳東坡曰予於藏經中取佛語數句雜菩薩語中取菩薩語數句雜佛語中子能識其非是乎曰不能也東坡曰予昔在岐下聞河陽猪肉甚

美使人往市之使者醉猪夜逸去貿他猪以償客皆大詫以爲非他産所及既而事敗客皆大慙今荆公之猪未敗耳若一念清淨牆壁瓦礫皆說無上妙法而云佛語深妙菩薩不及豈非夢中語邪

王介甫嘗見舉燭因言佛書有日月燈光明佛燈光豈得以配日月呂吉甫曰日昱乎晝月昱乎夜燈光昱乎晝夜日月所不及其用無差別介甫大以爲然

馮當世晚年好佛知并州日以書寄王平甫曰并門歌舞妙麗閉目不窺日以談禪爲上平甫答曰若如所論未達禪理閉目不窺已是一重公案

二王是韓持國壻一日訪蘇端明端明因問訊持國王曰公自致政來尤好爲歡嘗謂身已癃老且以聲樂自娱不爾無以度日東坡曰殘年正不應爾願爲某傳一語於持國頃有一老人未嘗參禪而雅合禪理死生之際極爲了然一日置酒大會酒闌語衆曰老人即今且去因攝衣正坐奄奄欲逝諸子惶遽呼號曰大人今日乃與世訣願留一言爲教老人曰本欲無言今爲汝懇且第一五更起諸子未諭老人曰惟五更可以幹當自家事諸子曰家中幸豐何用早起舉家諸事皆是自家豈有分別老人曰所謂自家事是死時將得去者吾平時治生今日就化可將何者去諸子頗悟今持國自謂殘年二君但言其請持國幹當自家事與其勞心聲酒不若爲可以死時將去者計也

淨因繼成赴太尉陳良弼齋會有善華嚴者賢首宗之雄也問諸禪曰吾佛設教自小乘至圓頓掃除空有獨証眞常然後萬德莊嚴方名爲佛而禪宗以一喝轉凡成聖似違經旨今一喝若能入五教是爲正說若不能入是爲邪說成曰法師所謂五教者如愚法小乘教乃有義也如大乘始教乃空義也如大乘

終教乃不有不空義也大乘頓教乃即有即空義也一乘圓教乃不有而有不空而空義也如我一喝非惟能入五教世間工巧伎藝諸子百家悉能相入即震聲一喝問曰還聞否曰聞曰汝既聞此一喝是有是能入小乘教須臾又問曰汝今還聞否曰不聞曰汝既不聞則適來一喝是無是能入始教我初一喝汝既道有喝久聲消汝復道無道無則元初實有道有則即今實無不有不無是能入終教我有喝之時有非是有因無故有無喝之時無非是無因有故無即有即無是能入頓教我此一喝不作一喝用有無

不及情解俱忘道有之時纖毫不立道無之時橫徧
虛空卽此一喝入百千萬億喝百千萬億喝入此一
喝是能入圓教故華嚴經云法性徧在一切處有相
無相一聲一色全在一塵中含四義無邊事理周徧
無餘參而不雜混而不一於此一喝中皆悉具足猶
是建化門庭隨機方便未至寶所吾祖師猶有千聖
不傳底向上一路在善問曰如何是向上一路曰汝
且向下會取曰如何是寶所曰任從滄海變終不爲
君通善於是慨然俛首而退 羅湖文集

趙淸獻旣謝政歸唯居高齋不復與家人相接子弟
晨昏一至以二淨人一老兵爲役早不茹葷以一淨
人治饍於外日輪一僧伴食玉泉師三五日一過之
晚乃畧取鮓脯於家老兵掃除事已卽去唯一淨人
執事其傍暮以風鑪置大鐵湯瓶可貯斗水及列盥
漱之具則淨人亦去公燕坐至初夜就寢雞鳴淨人
治佛室香火三聲磬公乃起自以瓶水頮面趨佛室
暮年尚能日禮百拜誦經至辰時

淸獻公年四十餘擯去聲色系心宗教會佛慧來居
衢之南禪公日親之慧未嘗容措一詞後典青州公
餘宴坐忽大雷震心卽開悟作偈曰默坐公堂虛隱

几心源不動湛如水一聲霹靂頂門開喚起從前自
家底後致政作高齋以居題偈見意曰腰佩黃金已
退藏箇中消息也尋常世人欲識高齋老秖是柯村
趙四郎

米元章晚年學禪有得卒於淮陽軍先一月區處家
事作親友別書盡焚其所好書畫奇物預置一棺坐
臥飲食其中前七日不茹葷更衣沐浴焚香淸坐而
已及期遍請郡寮舉拂示衆曰衆香國中來衆香國
中去擲拂合掌而逝

晁文元公云學世間法致人倫欽服者其道淺人倫
不知者其道深學出世間法致鬼神欽服者其道淺
鬼神不知者其道深 昭德新編

胡康侯久依上封得言外之旨崇寧中過藥山有禪
人舉南泉斬貓話問公公以偈答曰手握乾坤殺活
機縱橫施設在臨時玉堂兎馬非龍象大用堂堂總
不知又寄上封有日祝融峯似杜城天萬古江山在
目前須信死心元不死夜來秋月又同圓

左丞范致虛由翰苑守豫章過圓通謁旻禪師茶罷
曰某將老矣墮在金紫行中去此事稍遠旻呼內翰
公應諾旻曰何遠之有公躍然曰乞師再垂指誨旻

日此去洪都有四程公佇思曰見即便見擬思即差
公豁然有省
孫莘老以書問懷璉宗教璉答曰妙道之意聖人嘗
寓之於易至周衰先王之法壞禮義亡然後奇言異
說間出而亂俗迨我釋迦入中土醇以第一義示人
而始末設爲慈悲以化衆生亦所以趨時也自生民
以來醇樸未散則三皇之教簡而素春也及情竇日
鑿則五帝之教詳而文夏也時與世異情隨日遷故
三王之教密而嚴秋也及其弊而爲秦漢也則無所
不至而天下有不忍聞者於是如來一推之以性命

之理教之以慈悲之行冬也天有四時循環以生成
萬物聖人之教迭相扶持以化成天下一也至其極
皆不能無弊弊迹也道則一耳要當有聖人者起而
救之自秦漢至今千有餘歲風俗靡靡愈薄聖人之
教裂而鼎立互相詆訾大道寥寥莫知返是可歎也
僧實傳〇王文公非韓子意與此合曰人有樂孟子
之距楊墨也者而以闢佛老爲已功嗚呼莊生所謂
夏蟲其斯人之謂乎道歲也聖人時也執一時而疑
歲者終不聞道矣夫聖人之言應時而設皆常是者
今蓋非也止知其常是也因以爲不可變不知所變
者言而所同者道也然則孰正大春起于冬而以冬
爲終終天下之道術者其釋氏
乎不至於是者皆所謂夏蟲也
黃龍寺晦堂老子嘗問山谷以吾無隱乎爾之義山
谷詮釋再三晦堂終不然其說時暑退涼生秋香滿
院晦堂因問曰聞木犀香乎山谷曰聞晦堂曰吾無
隱乎爾山谷乃服
韓侍郎宗古以書問晦堂曰昔聞和尚開悟曠然無
疑但無始以來煩惱習氣未能頓盡晦堂答曰心外
無剩法不知煩惱習氣是何物而欲盡之從上以來
但有言說乃是隨病設藥若定有習氣可治譬如靈
龜曳尾于塗拂迹迹生可謂將心用心轉見病深苟
明達心外無法法外無心心法既無更欲教誰頓盡
耶林間錄

山谷以岑季偉事親引梵志翻襪之句人喜道之今
弁其數頌記於此下欺誑得錢君莫羨得了却是輸
他便來往報答甚分明只是換頭不識面又多置莊
田廣修宅四鄰買盡猶嫌窄雕牆峻宇無歇時幾日
能爲宅中客又造作莊田猶未已堂上哭聲身已死
哭人盡是分錢人口哭元來心裏喜又衆生心兀兀
常住無明窟心裏爲欺謾口中佯念佛又世無百年
人枉作千年調打鐵作門限鬼見拍手笑又勸君休
殺命背面復生嗔喫他他喫汝循環作主人又他人
騎大馬我獨跨驢子回顧擔柴漢心下較些子又家

有梵志詩生死免入獄不論有益事且得耳根熟白紙書屏風客來且與讀空飯手捻鹽亦勝設酒肉

雲門偃禪師嘗作北邙行曰前山後山高峨峨喪車轔轔日日過哀歌幽怨滿巖谷聞者潸悲薤露歌哀歌一聲千載別孝子順孫徒泣血世間何物得堅牢大海須彌竟磨滅人生還如露易晞從來有會終別離苦海哀傷不暫輟況復百年鶯夢驅去人悠悠不復至今人不會古人意栽松起石駐墓門欲爲死者長年計魂魄悠揚形化土五趣茫茫井輪度今人還葬古人墳今墳古墳無定主洛陽城裏千萬人終爲

北邙山下塵沉迷不計歸時路爲君孤坐長悲辛昔日送人哭長道今爲孤墳卧芳草妖狐穿穴藏子孫耕夫撥骨尋珠寶老木蕭蕭生野風東西壞冢連晴空寒食已過誰享祀冢畔餘花寂寞紅日月相催若流矢貧富賢愚盡如此安得同遊常樂鄉縱經劫火無生死

饒節字德操臨川人以文章著名曾子宣魏了翁皆與之遊往來襄鄧間始亦有婚宦意嘗令其僕守舍歸見其占對異常怪而問之僕曰守舍無所用心聞鄰寺長老有道價往請一轉語忽爾覺悟身心泰然無他也德操慨然曰汝能是我乃不能何哉徑往白崖問道八日而悟盡發囊橐與其僕祝髮爲浮屠德操名如璧僕名如琳遍參諸方至浙樂靈隱山川因挂錫焉琳有疾德操躬進藥餌既卒盡送終之義夏均父爲其疏云無復挾書吏逐康成之後何憂成佛不居靈運之先時稱其精當德操號倚松道人詩文皆高邁名倚松集[illegible]

呂紫微云饒德操爲僧後詩更高妙嘗勸予專意學道詩云向來相許濟時功大似頻伽餉遠空我已定交木上座君猶求舊管城公文章不療百年老世事

能排兩頰紅好貸夜窗三十刻胡牀趺坐究幡風

宋孝宗召雪竇寺禪師寶印入對選德殿問曰三教聖人本同一理但所立門戶不同孔子以中庸設教耳印曰非中庸何以安立世間故法華曰治世語言資生業等皆與實相不相違背華嚴曰不壞世間相而成出世間法帝曰今士大夫學孔子者多只工文字語言不見夫子之道不識夫子之心惟釋氏不立文字直指心源頓令悟入不亂于死生此爲殊勝印曰非獨今世學者不見夫子之心當時顏子號爲具體盡平生力量只道得個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如有

所立卓爾竟捉摸未着而聖人分明八字打開向諸弟子曰二三子以我爲隱乎吾無隱乎爾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以此觀之聖人未甞廻避諸弟子諸弟子自錯過了昔張商英曰吾學佛然後知儒此言實爲至當帝曰莊老何如人印曰是佛法中小乘聲聞以下人蓋小乘厭身如桎梏棄智如雜毒化火焚身入無爲界即莊子所謂形固可使如槁木心固可使如死灰若大乘人則不然度衆生盡方證菩提正伊尹所謂予天民之先覺者也予將以斯道覺斯民也一夫不被其澤若已推而内之溝中也帝大悅 五燈會元

張子韶攝心六度不爲子孫計因取華嚴善知識月供其二四食以飯緇流又甞供十六大天而諸位茶杯悉變爲乳書偈曰稽首十方佛法僧稽首一切護法天我今供養三寶天如海一滴牛一毛有何妙術能感格試借意識爲汝說我心與佛天無異一塵纔起大地陷傾或塵銷覺圓淨是故佛天來降臨我欲供佛佛即現我欲供天天即現于若或生狐疑想問此乳何處來狐疑即塵塵即疑終與佛天不相似我今爲汝掃狐疑如湯沃雪火銷冰汝今微有疑與惑鷂子便到新羅國

蕭蒲离不謝絕人事卜居抹古山屏遠葷茹潛心佛書延有道者談論彌月人問所得何如但曰有深樂惟覺六鑿不相攘餘無知者 遼史

劉經臣著明道諭儒篇曰明道在乎見性余之所悟見性而已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聲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楊子曰視聽言貌思性所有也有見于此則能明道矣當知道不遠人人之于道猶魚之于水未甞須臾離也唯其迷以逐物故終身由之而不知佛曰大覺儒曰先覺

蓋覺此耳昔人有言曰今古應無墜分明在目前又曰大道秖在目前要且目前難睹欲識大道眞體不離聲色言語又曰夜夜抱佛眠朝朝還共起起倒鎮相隨語默同居止欲識佛去處秖這語聲是此佛者之語道最親者立則見其參于前也在輿則見其倚于衡也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取之左右逢其源此儒者之語道最親者奈何此道唯可心傳不立文字故世尊拈花而妙心傳于迦葉達磨面壁而宗肯付于神光六葉既敷千花競秀分宗别派各有門庭故或瞬目揚眉擎拳舉指或行捧行喝竪拂拈槌或持叉

張弓輥毬舞笏或拋石搬土打鼓吹毛或一點一言一呼一笑乃至種種方便皆是親切爲人然秖爲太親故人多罔措瞥然見者不隔絲毫其或沉吟迢迢萬里余之有得實在此門反思吾儒自有其道良哉孔子之言默而識之一以貫之故目擊而道存指掌而意喻凡若此者皆合宗門之妙旨得教外之真機然而孔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孟子既沒不得其傳所傳于世特文字耳故余之學必求自得而後已幸余一夕開悟凡目之所見耳之所聞心之所思口之所談手足之所運動無非妙義得之既久日益見前每以語人人不能受然後知妙道果不可以文字傳也

焦氏類林八卷 江西巡撫採進本

明焦竑撰竑有易筌已著錄是編前有自序謂庚辰讀書有感葛稚川語遇會心處輒以片紙紀之殘藁委於篋笥李君士龍見之乃手自整理取世說篇目括之其不盡者括以他目譬之溝中之斷文以青黃則士龍之爲也士龍爲上元李登字然則竑特偶爲標出而成此書者則登也凡分五十有九類皆非奇秘之文

新鍥翰林三狀元會選二十九子品彙釋評二十卷首一卷(一)

〔明〕焦竑等輯

北京圖書館分館藏明萬曆四十四年刻本

[illegible]九子品彙序
[illegible]覓羅海内奇本凡
[illegible]者皆酷好於奇巧
[illegible]類泛而牟髦之豈
[illegible]於寂與大中至正
[illegible]不知六經之道炳
如日星而諸子百家猶聖言之羽
翼故嗜奇之彥尤當研心焉益以
晚周以後西京以前如老聃莊周
列禦寇之徒有見於虛無之意而
以環瑋之辭肆於物表管商之精
悍屈宋之悲悽孫吳之權變司馬
相如楊雄之纖麗賈誼晁錯司馬
遷董仲舒之邁放言雖人人殊然

變其藻采富潤變化縱横殆兢函
都之蔚彩麗六朝之菁華燁燁靈
光晶晶玄詣真足爲聖言之祝史
慱古之司南矣握槧君子貸此爲
發率若入上林苑中而芳翠奪目
紅紫皆春也若登瓊林武庫由樞
筦以進而爍爍熣熣光華炫目也

若馳驟裹游霄霏而馳電追風瞬
息千里也第簡帙散漫無統觀覽
者不無捜索之繁邇者國史滎吾
焦君青陽翁君蘭嵎朱君皆積學
浩瀚慱綜今古嘗于公署之暇按
二十九子之文擇其言堪爲世資
者爲之註釋品評或紀其實或節

其文或斷其事之是非或考其言
之真贗或斷章取義或解字詮言
俾好古之士一展卷間若日麗中
天毫無翳蔽藉讀者能掇其玄精
嚅其芳腴則吐咳盡珠璣下筆若
泉湧矣他日登文壇建旗鼓稱大
將者非此二十九子爲之先驅耶

昔孫武子論戰勢曰奇正實相生
夫六經之訓則正也二十九子之
言則奇也主之以至正運之以神奇
則聖道將藉以鼓吹而爲吾儒之
利賴多矣烏得辭而闢之敎余請
廣之四方爲後學標的俾崢嶸發
寰宇設施於廟廊均有藉焉故謹

序授之剞劂氏業儒者諒必合掌
而齊嘉之
旹萬曆丙辰歲孟夏月吉旦
九我李廷機識

二十九子品彙目錄

首卷

老子道德經 上下篇全
體道 養身
安民 無源
虛用 成象
韜光 運夷
能為 撿欲
厭恥 贊玄
顯德 歸根
淳風 俗薄
還淳 異俗
益謙 虛無
苦恩 重德
巧用 反朴
無為 儉武
偃武 聖德
微明 為政
論德 法本
去用 同異

道化　徧用
立戒　洪德
儉欲　鑒遠
志知　任德
貴生　淳風
順化　謙德
為道　守微
淳德　復巳
三寶　配天
玄用　知難
知病　愛巳
任為　制惑
貪損　戒强
天道　任信
獨立
一卷
莊子南華經　全帙
逍遥遊篇　内篇齊物論
内篇養生主　内篇人間世
二卷
莊子
内篇德充符　内篇大宗師
内篇應帝王　外篇駢拇
外篇馬蹄　外篇胠篋
外篇在宥　外篇天地
三卷
莊子
外篇天道　外篇天運
外篇刻意　外篇繕性
外篇秋水　至樂外篇
達生外篇　外篇山木
外篇田子方
四卷
莊子
外篇知北遊　雜篇庚桑楚
雜篇則陽　雜篇外物
雜篇讓王　雜篇盜跖
雜篇說劒　雜篇漁父
雜篇天下
五卷

列子冲虛經
天瑞篇　黃帝篇
周穆王　仲尼篇
湯問篇　力命篇
楊朱篇　說符篇

六卷
荀子
勸學篇　修身篇
不苟篇　君道篇
非十二子篇　仲尼篇
儒效　王制篇
富國篇

七卷
荀子
王霸篇　榮辱篇
臣道篇　致仕篇
解蔽篇　正名篇
君子篇　成相篇
宥坐篇　法行篇
堯問篇

八卷
淮南子
原道訓　精神訓
齊俗訓　說林訓

九卷
呂子春秋
本生　重己
貴公　論人
尊師　侈樂
古樂　制樂
振亂　懷寵
精通　當務
聽言　長攻
權勳　貴因
觀世　離謂
應言　用民
愛類　疑似
真諫
分職

十卷

韓非子

雜言　二柄

孤憤　備內

觀行　內儲說上

外儲說左上　外儲說右下

難勢　六反

八說　五蠹

顯學

尉繚子 別有全帙

制談　戰威

攻權　守權

武議　將理

天官　治本

十一卷

屈子

◦離騷經 九二千四百二十四字　漁父

惜誦　涉江

哀郢　抽思

懷沙　思美人

惜往日　橘頌

悲回風　遠遊章

天問章　屈原卜居

九歌　雲中君

湘君　湘夫人

大司命　少司命

東君　河伯

山鬼　國殤

禮魂

十二卷

揚子法言

學行篇　吾道篇

修身篇　問道篇

問神篇　問明篇

寡見篇　五百篇

先知篇　重黎篇

淵騫篇　君子篇

孝至篇

墨子

尚賢　兼愛

兼愛下　貴義

魯問　公輸

十三卷

鶡冠子上

博選第一　著希第二

夜行第三　天則第四

環流第五　道端第六

近迭第七　度萬第八

王鈇第九　泰鴻第十

泰録第十一　世兵第十二

備知第十三　兵政第十四

學問第十五　世賢第十六

天權第十七　能天第十八

武靈王第十九

陸子

無為　辨惑

慎微　資質

至德　懷慮

術事　輔政

明誡　思務

十四卷

管子

牧民畜國頌　四維

四順　七法

四傷百匿　右六親五法

形勢　大匡

士經　法法

兵法　大筐

霸言　問章

君臣下　小稱

四稱　侈靡

九變

區言

任法　明法

正世　治國

內業

十五卷

晏子

諫上　諫下

問上　問下

襍上　襍下

文中子

王道篇　天地篇

事君篇　周公篇

韓子　另有全文

名嬰博通典故尤長於詩著韓詩外傳學士
大夫多宗之摘其引傳及數詞尤麗者數條

十六卷

關尹子

一宇篇　二柱篇

三極篇　四符篇

五鑑篇　六七篇

七釜　八籌篇

九藥

譚子

道化　蛇雀

老楓　耳目

鉛丹　形影

蟄藏　梟雞

四鏡　射虎

龍虎　游雲

噦嚥　正一

天地　稚子

死生　爪髮

神道　神交

大含　雲龍

猛虎　用神

魍魎　虛無

胡夫　陰陽

海漁　硼松

動靜　聲氣

帝師　琥珀

譚子德化

五常　飛蛾

弓矢　膜明

黃雀　籠猿

常道　感喜

太醫　讒語

刻畫　恩賞

養民

譚子仁化

得一　五行

畋漁　犧牲
太和　海魚
神弓　書道
知人　璇璣
歌舞　躑躅
善惡
譚子食化
七奪　巫像
養馬　絲綸
奢僭　墻骨
食迷　戰欲
膠竿　庚辛
興亡　雀鼠
無為　王者
鴟鳶
譚子儉化
太平　權衡
禮道　食象
民情　慳號
君民　亂堂

化柄　御一
三皇　天牧
雕鏃　禮要
清淨　損益
解惑
十七卷
抱朴子
嘉遁篇　逸民篇
勗學篇　崇教篇
君道篇　臣節篇
良規篇　時難篇
官理　務正
廣譬篇　博喻篇
貴賢篇　任能篇
欽士　用刑
十八卷
劉子
精神　防慾
去情　貴韜充
崇學　論專學

辨樂　履信
思順　慎獨
貴農　愛人民
從化　法術
審名　鄙名
知人　薦賢
因顯　托附
通塞　遇不遇
命相　妄瑕
適才　文武
均任　慎言
貴慎　傷讒
慎㵾　戒盈
明讒　大質
辨施　和性
殊好　兵術
閱武　明權
貴速　觀量
隨時　利害
禍福　貪愛

類感　正賞
激通　惜時
九流
尹文子
大道上　大道下
適一子
仕始　秘奇
疾瘳　重師
神難　月槎
歸故　仁理
居論　慈慕
請年
十九卷
子華子
陽城胥渠問　孔子贈
北宮子仕　虎會問
晏子　晏子問黨
執中　大道
北宮意問　神氣
孔叢子

嘉言　記義
雜訓　居衛
公儀　抗志
公孫龍　儒服
對魏王　陳士義
論勢　執節
答問　連叢子下
桓子
本議　力耕
通有　非鞅
刺復　輕重
地廣　論功

二十卷
鬼谷子
內品　捭闔第一
反應第二　內揵第三
抵巇第四　飛箝第五
忤合第六　揣篇第七
摩篇第八　權篇第九
謀篇第十

孫武子
始計第一　作戰第二
謀攻第三　軍形第四
兵勢第五　軍爭第七
虛實第六　九變第八
行軍第九　地形第十
九地第十一　火攻第十二
用間第十三
郁離子

國朝誠意伯劉基伯溫公也著書二十五篇其文郁然為盛世文明之象故摘而錄之

一子書大都取諸子所最留意諸名公所[illegible]者或有裨於舉業云

一子書評釋圈點蒐羅歷代諸史文集删其[illegible]撮其玄精間以挾衷解雋之

凡批如○者精華、者文采◎者眼目毀應○者關鍵主意●者點綴日者總提◁者字法丨者事之綱一者一段小截一者一篇大截乚者一人總截也

目録終

一次序凡例

按老莊文章鼻祖故居首列其餘諸子聯次不甚相拘有年相近者有文類相似者或有關係於世道者讀時上以意求之就篇探賾融會貫通下筆如駕輕車就熟路王良造父為之後先矣

一評品凡例

按諸子百家各持一指精者奥者微者妙者流蕩者輕快者不可殫述評品或繪其文字之工妙或證其意旨之異同或闡其秘奥之深遠或訂其刋刻之謬訛或取其行事之嫩美或採其垂世之讜訓同中有異異中有同諸家刻俱為下品矣

一圈點凡例

讀文者貴得意於文字之外有文若淺易而意絕精到有文寔拮倔而意若平正談吐有關於世教文墨有裨於詞藻如此之類不能遍舉讀者但於圈點處求之各有所指能得其意解悟便多

一訂譌凡例

按諸子書浩煩不經吾黨好事每托之以惑世毋論其立旨之謬即文藻不甚精采諸悉刪汰之庶原書有所考據有傳刻之誤有刪次之誤如把準

南子作文中子之類俱已訂正傳覽全書者辨之

一選文凡例

諸子家言行於世也近時士習競厭事為書龍尚虎以駭耳目艱者幻冥難悟謬者背理尤甚輯者王石並混讀者嫩美不分茲選特彙其不詭於正者録成一部以正士尚

一録文凡例

諸子百家旨意各異讀者亦好尚殊見尚奇幻者慕莊老喜平易者宗淮南諸家茲輯有簡編全録如老氏莊氏不去一字如淮南韓子原非一家有去有留少憑臆見以備觀覽

一史記凡例

按史記依倰氏評林纂品題明白條次不紊俱成一家言讀者認此不病於謬訛不艱於意旨

一後輯凡例

按西京以後諸子俱各粹美如麗珠美玉讀者覓心不厭其裨益世教補助詞藻者尚多另有輯次各為一編以備吾黨採擇焉

凡例終

從吾 焦竑 校正

翰林三狀元 青陽 翁正春 參閱

蘭嵎 朱之蕃 圈點

老子

陳象古曰老子著五千之文將以示天下迴邪世盂非退於道者寔而物於己者故其發言之始以為可道之道可名之名者五千文之所具也若夫千聖之所不傳者不可得而言也

體道

道夫道者一元之至理有經術政教之道有自然長生之道可道非常道常道當以無為養神無事安民含光藏輝滅迹匿端不可稱道名可名非常名夫名者三才之總稱有富貴尊榮高世之名有自然常生之名常名者如嬰兒之未言雞子之未分明珠在蚌中美玉處石間內雖昭昭外如頑愚無名天地之始無名者謂道無形故不可名也始者道之本吐氣布化出于虛無為天地本始也有名萬物之母有名謂天地有形位陰陽有剛柔是其有名也萬物母者天地含氣生萬物長大成熟如母之養子故常無欲以觀其妙妙要也人常無欲則可以觀道之奧妙常有欲以觀其徼徼歸也常有欲之人可以觀世俗之所歸趨此兩者同出而異名兩者謂有欲無欲也同出者同出人心也而異名者所名各異名無欲者長存名有欲者亡身同謂之玄玄天也有生之初受氣于天玄之又玄玄者天中復有天之義人稟氣有厚薄得中和則生賢聖得錯亂則生貪淫能知天中復有天稟氣有厚薄除情太欲守中和是謂知道要之門戶也衆妙之門

李息齋曰老子五千言上可以通于妙下可以通于徼以之求道則道得以之治國則國治以之脩身則身安其言常通于是三者此其所以

養身

天下皆知美之為美斯不惡已皆知善之為善斯不善已故有無相生難易相成長短相形高下相傾音聲相和前後相隨是以聖人處無為之事以道而治行不言之教以身而教故不言萬物作焉而不辭各自動也而不辭謝而逆上生而不有元氣生萬物而不有其功為而不恃言道之所施為不恃望其報功成而弗居功成事就退避不居其位夫惟弗居惟功成不居其位是以不去是以福德常在不去其身故聖人以無為而為以不言而言但成功而不居耳如天地之生萬物千變萬化相尋不已何嘗辭其勞萬物之化盈于天地而天地何嘗以為有如為春為夏為生為殺造化何嘗恃之以為能故曰生而不有為而不恃其意只在于功成而不居政而以萬物作焉而不亂明之也

微妙玄通深不可識者歟

安民

不尚賢使民不爭此老子傷世之辞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以聖人治虛其心實其腹弱其志強其骨常使民無知無欲故聖人治國與治身除嗜欲去亂煩懷道抱一以守五神和柔謙遜堅強筋骨使民不識不知反朴守淳不敢動作使夫知者不敢為也為無為則無不治上為清淨無為之治下皆德化淳厚之民也故無不治

王純甫曰聖人之知混混沌沌無有知也无有欲也雖有聰明知識者出欲有所作為而自不敢則天下皆歸于无為矣

無源

道沖而用之或不盈沖中也道匿名藏譽其中常謙虛而不盈淵乎似萬物之宗文辞簡妙高古淵如深為萬物之祖宗挫其銳挫其銳進解其紛釋其紛結仰道之自然和其光雖有獨見之明吾光明混彼清濁同其塵同其塵垢湛兮似若存自殊別此心湛然安靜長存不亡吾不知誰之子象帝之先老子自謂道乃先天地而生在天地之前至今在者以其能安靜湛然無欲使人知修身法道所謂沖虛也

北原堅曰有吾有知有誰而道隱矣吾不知吾不知誰則亦不知吾矣此真道之所自出也

虛用

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意平而辞怪天施地化不以仁恩任其自然其視萬物如芻草狗畜不責望其報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聖人法天地之仁行自然之化以養萬民視之亦如芻草狗畜不責望其禮意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虛而不屈動而愈出多言數窮不如守中故天地空虛和氣流行萬物自生其空虛猶橐籥而推而進之出聲不事多言德在中養育精神

薛君采曰後世學者不得為芻狗百姓之言而遂疑其有忍民之意且曰申韓之慘刻原于道德也此則多言數窮之一驗老子蓋預知

李道純曰老氏之言如此而未之思者以為苟若之徒率長死而長夜生甚不識乎

成象

谷神不死谷養也神謂五藏之神人能養其神炁則長生不死是謂玄牝玄天也于人為鼻牝地也于人為口夫五炁從鼻歸五臟出入於口玄牝之門是謂天地根夫五臟之炁出入口鼻呼吸動動自綿綿不絶故曰天地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

韜光

天長地久天地所以能長且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長生天地所以得長且久者以其安静施不能報故能長生是以聖人後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非以其無私耶故能成其私聖人法天地生生不息先人後己薄己厚人百姓親之如父母故身常存以其心無私耶故能成其私也

李道純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四時之運成功者去天地尚然而況于人乎

運夷

此章明之又持而盈之不如其已盈滿也已止也持滿必傾不如止也揣而銳之不可長保揣治也先揣之後必捐棄金玉滿堂莫之能守金玉滿堂反為身崇莫能常守富貴而驕自遺其咎或恃富貴而驕恣是自取禍患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功成事立而退身避位乃天道之常譬如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盛則衰消長之理雖千古不能改易也

能為

載營魄抱一能無離營魄者人載魂魄之上得以生當愛養之喜怒亡魂則驚傷魄魂在肝魄在肺魂尽至道不亂魂安得壽延年人能抱一使不離于身專氣致柔能嬰兒專守精氣使之不亂則形体柔順能如嬰兒滌除玄覽能無疵内無思慮外無情欲洗心澄慮居玄冥之處覽知方事俾無疵病愛民治國能無為天門開闔能無雌明白四達能無知天門開闔明白洞達現之不見所之不聞無有能知生之畜之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是謂玄

德生以養之畜以成之不自恃以為主宰之功是謂之玄妙之德

黄道開曰染塵逐境皆失其正而要在于目是以始終言之夫子四勿又先曰視釋氏六根眼色居首皆此意也

檢欲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馳騁田獵令人心發狂馳騁乎吸精神散亡故發狂難得之貨令人行妨難得之貨謂金銀珠玉心貪意欲不知足則行傷身辱妨者傷也是以聖人為腹不為目故去彼取此聖人守五性去六情節志氣養神明去彼目之妄視而取此腹之養性

李息齋曰寵辱之累皆深於身而去故須慎之若身遂及無身之患莊子曰忘其所不忘而不忘其可忘是之謂誠之亦明此意而孔子毋我理與是同

厭恥

寵辱若驚道大患在身何謂寵辱若驚寵為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人之一身寵辱係焉身寵亦驚身辱亦驚貴畏也若至也畏大患至身故得失皆驚何謂貴大患若身吾所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吾所日有大患者為吾有身有身則憂其勤勞念其飢寒觸情從欲則遺禍患故貴以身為天下則可寄於天下愛以身為天下乃可以託於天下人君貴為天下主者託身萬民之上能以天下為有患慮富不敢驕處貴不敢驕雖在帝位常知臨深履危則身不亡國無患矣

贊玄

視之不見名曰夷無色曰夷言無彩色不可得視而見之聽之不聞名曰希無声曰希言無声音不可得所而聞之搏之不得名曰微無形曰微言一無形体不可搏持而得之此三者不可致詰故混而為一其上不皦在天上不皦皦光明其下不昧在天下不昧昧繩繩不可名繩繩者動行無窮極也不可名者不可以聲色形名之復歸於無物復當歸之於無是謂無狀之狀無象之象欲無形狀能為萬物作形狀無物質能為萬物設形象是謂恍惚迎之不見其首隨之不見其後執古之道以御今之有

陳象古曰古者事道之名微而玄妙而通有此道而退藏于密ヽヽ若性本之内故無迹可見當時為士者異于此矣

王純甫曰此篇句ヽ有序以至于成ヽ而若敝則盡之矣

能知古始是謂道紀 恍惚若存若亡不可得而見無始末以紀之可求執守古道以御物知上古本始有無是名知道紀綱ヽヽ

顯德

古之善為士者 謂得道之君 微妙玄通 玄天也言其志節玄妙精與天通也 深不可識 道德深遠不可識知收視若盲反聽若聾莫知所長 夫唯不可識故強為之容 謂下句也 與兮若冬涉川 舉事輙加重慎與ヽ兮若冬涉川心猶難之也 猶兮若畏四鄰 其進退猶如拘制若人犯法畏四鄰知之也 儼兮其若容 如客畏主人儼然無所造作也 渙兮若冰之將釋 渙者散解釋者消亡除情去欲以空虛 敦兮其若朴 敦者質厚朴者形未分內守精神而外無文彩也 曠兮其若谷 曠者寬大谷者空虛言有德功名無所不包也 渾兮其若濁 渾者不分真濁者不照然也與衆合同不自尊 孰能濁以靜之徐清 孰誰也誰能知水之濁因而靜之徐ヽ自清也 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 誰能安靜以久徐ヽ以長生也 保此道者不欲盈 保此徐生之道不欲奢泰盈溢 夫惟不盈故能蔽不新成 夫惟不盈滿之人能守蔽不為新成蔽者匿光榮也新成者貴功名

程道堅曰老子曰知常曰明如世之人止知晝夜是常而人如故出世之人以生死為晝夜又知生死是常而此知故甚以明心坦然視生死而超怖如山門松逍去忍然后可以遇其老子曰公乃王

歸根

至虛極守靜篤萬物並作 吾以觀其復 主ヽ作吾以觀其復 夫物芸芸各復歸其根 芸ヽ者華盛 歸根曰靜是謂復命 復命曰常 復命使不死乃道之所常行也 知常曰明 能知道之所常行則謂明 不知常妄作凶 不知道所常行妄作巧詐則失神明故凶也 知常容 能知道之所常行去情欲無所不包也 容乃公 无所不包容則公正無私 公乃王 公正無私可以為天下王 王乃天 能王德合神明乃與天通 天乃道 德與天通則與道合同也 道乃久 與道合同乃能長久 沒身不殆 能公能王通天合道四者純備道德弘遠無殃無咎乃通天地俱沒不危殆

淳風

李宏甫曰有誓要之煩而后有盟之數而后有誥有桀紂之暴而後有湯武之征其下無為而已矣

太上下知有之 太上謂太古无名之君也下知有之者下知上有君而不臣事質朴也 其次親而譽之 其德可見恩惠可稱故親愛而譽之 其次畏之 設刑法以治之 其次侮之 禁多令煩不可歸誠故欺侮之 信不足焉有不信焉 君信不足于下下則應之以不信而欺其君也 猶兮其貴言 說太上之君舉事猶貴重于言恐離道失自然 功成事遂 謂天下太平也 百姓皆謂我自然 百姓不知君上之德淳厚反以為我自當然也

俗薄

大道廢有仁義 大道之時家有孝子戶有忠信仁義不見也大道廢不用惡逆生乃有仁義可傳道 智慧出有大偽 智慧之君賤德而貴言賤質而貴文下則應之以偽大為奸詐 六親不和有孝慈 六親絕親戚不和乃有孝慈相養也 國家昏亂有忠臣 政令不行上下相怨邪僻爭權乃有忠臣匡正其君也

吾道林曰見素抱朴忍智仁義之指也為用文之益老子絕之于彼正欲其歸于此今者但知其絕而弃之殊云老子之論蕩而不法也斯所謂不得於言者乎

董思白曰唯阿同出于口善惡同出于心人為人觀本大非異也如賊殺亡羊之說也此故太

還淳

絕聖棄智 絕聖制作反初守元五帝垂象蒼頡作書不如三皇結繩無文棄智反无為 民利百倍 農事修公无私 絕仁棄義 絕仁之見恩惠棄義之尚華信 民復孝慈 德化淳也 絕巧棄利 絕巧詐偽亂真也棄利者塞貪路閉權門 盜賊無有 上化公正下無邪私 此三者 謂上三事所以為文不足 以為文不足者謂文不足以一民也 故令有所屬 見素抱朴 見素者當抱素守真不尚文飾也抱朴者當見其樸以示下故可法則也 少私寡欲 少私者正無私也寡欲者當知足也

異俗

絕學無憂 絕學不真不合道文除浮華則無憂患也 唯之與阿相去幾何 同為應對而相去幾何 善之與惡相去何若 善者稱譽惡者諫諍能相去何如疾時惡正直用邪佞也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 荒兮其未央哉 或言世俗人荒亂欲進學為文未央止也 衆人熙熙

……者之所為太……非但……亦有……雖于善惡不可名……著眼始得

淫淫然多情欲也 如享太牢 如飢思太牢之具意无足時也 如春登臺 春陰陽交通萬物感動登臺觀之意志淫淫然 我獨怕兮其未兆 我獨怕然安靜未有所欲之形兆情未 如嬰兒之未孩 如小兒未能答偶人時也 乘乘兮若無所歸 我乘乘如窮鄙無所歸就 眾人皆有餘 眾人餘財以為奢餘智以為詐 而我獨若遺 我獨如遺棄似於不足也 我愚人之心也哉 不與俗人相隨守而不移如愚人之心也 沌沌兮 无所分別 俗人昭昭 明且達也 我獨若昏 如闇昧也 俗人察察 察察急且疾也 我獨悶悶 悶悶無所割截 忽兮若海 我獨忽忽如江海之流莫知其所窮極也 漂兮若無所止 我獨漂漂若飛若揚无所止也志意在神域也 眾人皆有以 以有為也 而我獨頑似鄙 我獨無為似鄙不逮也 我獨異於人 我獨異於人也 而貴食母 食用也母道也我獨貴用道也

虛心

曰孔德之容是虛心……虛心者……王惟道是從……以下從言……蓋由氣化有道之名人得道以有生故也物不可以離道焉故不為道之從

孔德之容 孔大也有大德之人無所不容能受垢濁處謙卑也 惟道是從 道之為物惟恍惟忽 道之於萬物獨恍惚往來而无有所定也 忽兮恍兮其中有像 道惟恍忽無形之中獨為萬物法像 恍兮忽兮其中有物 道惟恍忽其中有一經營主化因氣立質 窈兮冥兮其中有精 道唯窈冥無形其中有精實神明相薄陰陽交會也 其精甚真 言存精氣其妙甚真非有飾也 其中有信 道若功存名其信在中也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 自從也自古至今道常在不去 以閱眾甫 閱稟也甫始也言道稟與萬物始生從道受氣 吾何以知眾甫之然哉 我何以知從道受氣也 以此 此今也以今萬物皆得道精氣而動作起居非道不然也

益謙

……者曰夫一之……多也……少之能得……之能……任之

曲則全 曲己從眾不自專則全其身也 枉則直 枉屈己而伸人久久自得直也 窪則盈 地窪下水流之人謙下德歸之也 弊則新 自受弊薄後己先人天下敬之久久自新也 少則得 自受取少則得多也 天下

……曲之全也是倒行逆施之理而聖人之所以為式于天下者惜乎其不知也

祐謙神明託虛 多則惑 財多者惑於所守學多者惑於所聞 是以聖人抱一為天下式 抱守法式也聖人守一乃知萬事故能為天下法式也 不自見故明 聖人不以其目視萬里之外也乃因天下之目以視故能明達也 不自是故彰 聖人不自以為是而非人故能彰顯于世 不自伐故有功 伐取也聖人德化流行不自取其美故有功于天下 不自矜故長 矜大也聖人不自貴大故長久而不危也 夫唯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 古之所謂曲則全者豈虛言哉 言曲從則全身正言非虛妄也 誠全而歸之 誠實也實全其遺體歸之於父母而无有傷害也

虛無

不能久天地至神今尚飄風驟雨而尚不能使終朝至暮何况人欲為暴乎不朝暮也

希言自然 希言者是愛言也愛言者自然之道 飄風不終朝驟雨不終日 飄風疾風也驟雨暴雨也言疾不能長暴不能久也 孰為此者天地 天地尚不能久而況於人乎 故從事於道者 從為也人為事當如道安靜不當如飄風驟雨 道者同於道 道者謂好道人也同於道道謂與道同也 德者同於德 德謂好德人也同於德德所謂與德同也 失者同於失 失謂任己而失人也同於失者所謂與失同者也 同於道者道亦樂得之 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 同於失者失亦樂失之 信不足焉 君信不足於下下則應君以不信也 有不信焉 言物類相歸同聲相應雲從龍風從虎水流濕火就燥自然之類也

苦恩

跂進也謂貪權慕名進取功榮則不可久立身行道也

跂者不立 跨者不行 跨者不行言自以為貴而跨於人眾共蔽之使不得行 自見者不明 自是者不彰 自伐者無功 自矜者不長 其為道也曰餘食贅行 贅貪也使此自矜伐之人在治國之道不過賦斂餘祿食為貪行 物或惡之 故有道者不處也 言有道之人不居其國也

重德

[illegible]

李宏甫曰五者性命之理所同然者也唯聖人以知常之明而順之于所同然之際耳

重為輕根(人君不貴則不尊治身不重則失神如木之根輕故零落根重故長存也)靜為躁君(人君不靜則失威治身不靜則身危)是以聖人終日行不離輜重(輜靜也聖人終日行道不離其靜也重也)雖有榮觀燕處超然(榮觀謂宮闕燕處后妃所居也超然遠避而不處也)柰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輕則失臣(王者輕淫則失其臣治身輕淫則失其精)躁則失君(王者行躁疾則失其君位治身躁疾則失其精神也)

巧用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讁善計不用籌策善閉無關楗而不可開(善以道閉情欲守精神者不如門戶有關楗可得開)善結無繩約而不可解(善以道結事者乃可結其心不絕索可得解也)是以聖人常善救人(聖人所以常教人忠孝者欲以救人性命)故無棄人(使貴賤各得其所也)常善救物(聖人所以教民順四時以救萬物之殘傷)故無棄物(聖人不賤石而貴玉視之如故)是謂襲明(聖人善救人物謂張明大道也)故善人者不善人之師不善人者善人之資不貴其師(獨無輔也)不愛其資(無所使也)雖智大迷(雖自以為智言此人乃大迷惑)是謂要妙(能通此意是謂知得要妙道也)

杜道堅曰此章變文叶韻反覆吟咏与其詩体相類

反朴

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為天下谿常德不離(人能謙下如深谿則德常在不復離于己)復歸於嬰兒(常復歸志于嬰兒蠢然而無所知也)知其白守其黑為天下式為天下式常德不忒復歸於無極(白以喻昭昭黑以喻默默人雖自知昭昭明白當復守之以默默如闇昧無所見如是則可為天下法式人能為天下法式則德常在于己不復差忒不差忒則長生久壽帰身於無窮極也)知其榮守其辱為天下谷為天下谷常德乃足(足止也人能為天下谷德乃止于己矣當)復歸於朴(復歸其身為質朴而不當復為文飾)朴散則為器(万物之朴散則為器用也若質散則為神明流為日月分為五行也)聖人用之則為官長(聖人升用則為百官之元長也)故大制不割(聖人用之則以大道制御天下無所傷治身則以天道制情欲不害精神也)

陳象古曰老非有人非見有于人觀〻乎予為〻有天下而不與焉凡此者取知所以取天下者也非為而執之者也

無為

將欲取天下(欲為天下主也)而為之(欲以有為治民)吾見其不得已(我見其不得天道人心已明矣天道惡煩濁人心惡多欲)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以有為治之則敗其質樸)執者失之(強執教之人則失其情實生于詐偽也)故物或行或隨(上所行下必行之也)或呴或吹(呴溫也吹寒也有所溫必有所寒也)或強或羸(有所強大必有所羸弱也)或載或隳(載安也隳危也有所安必有所危明人不可以有為治國與治身也)是以聖人(結得仁奇)去甚去奢去太

儉武

以道佐人主者不以兵強天下其事好還(其事好還自責不怨于人也)師之所處荊棘生焉(農事廢壞不脩)大軍之後必有凶年善者果而已(善兵者當果敢而已不休)不敢以取強(不以果敢取強大之名也)果而勿矜(當果敢謙卑勿自矜大也)果而勿伐(當果敢推讓勿自矜伐也)果而勿驕(果敢勿以驕矜也)果而不得已(當果敢至誠不當迫於不得已)果而勿強(謂果敢勿以為強兵堅甲而侵凌人也)勿壯則老是謂不道(謂枯老者坐不行其道也)不道早已(不行其道者早死而已)

設佐君以兵可虛而佐人不可殺而殺敵不樂殺人者而后可以言兵

宋太祖語近臣曰朕讀老子至佳兵不祥之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未嘗不三復以為規戒

偃武

夫佳兵不祥之器物或惡之(兵動則有所害故萬物無有不惡之)故有道者不處(有道之人不處其國)君子居則貴左(貴柔弱也)用兵則貴右(貴則強也此言兵道與君子道反所貴者異也)兵者不祥之器非君子之器不得已而用之恬惔為上勝而不美(雖用兵得勝亦不以為美也)夫樂殺人者則不可以得志於天下矣

……也兵者……不祥之器……人之器也不……怙恢為上不貪土地利人財物

吉事尚左 左陽位也 凶事尚右 陰道殺人也 偏將軍居左 偏將軍卑而居左者以其不專殺也 上將軍居右 上將軍尊而居右者言其主殺也 言以喪禮處之 上將軍居右喪礼尚右也 殺人之衆以悲哀泣之 傷己德薄不能以道化而害無辜之人也 戰勝以喪禮處之 古者戰勝將軍居喪主礼之位素服而哭之明君子貴德而賤兵不得已誅不祥心不樂之也而知後世用兵哀之

聖德

道常無名 道能陰能陽能施能張能存能亡故無常名也 朴雖小 朴雖小微妙無形 天下不敢臣 天下不使有臣使道者也 侯王若能守之萬物將自賓 侯王若能守道無為萬物將自賓服從於己也 天地相合以降甘露 侯王動作能與天相應合天即下甘露善瑞也 民莫之令而自均 天降善瑞則萬物莫有教令之者皆自均調若一也 名亦既有 既盡也有名之物有情欲數道離德故身敗辱也 天亦將知之 人能去道行德天亦將自知之 知之所以不殆 天知之則神灵祐助不復危殆 譬道之在天下猶川谷之與江海 言道之在天下與人相應和如川谷與江海相流通也何以異哉

微明

將欲歙之必固張之 先開張之者欲極其奢淫 將欲弱之必固強之 先強大之者欲使其驕危 將欲廢之必固興之 先興之者欲使其禍患 將欲奪之必固與之 先與之者欲極其貪心也 是謂微明 柔弱勝剛強 柔弱者久長剛強者先亡也 魚不可脫於淵 魚脫于淵謂去剛得柔不可復制也 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 利器權道也治國事之臣也權者不可以示執治身道者

薛君采曰此聖人奪心制情之道也之辭者不淺……吳之兵……此詩孔之所以……家也

為政

……道……化……侯王若能守万物將自化……春秋謂之元老子謂之道

道常無為 道以無為為常也 而無不為 侯王若能守萬物將自化 言侯王若能守道萬物將自化於己也 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朴 言侯王鎮撫以道德民亦將不欲 無名之朴亦將不欲 不欲以靜 故當以清靜化之也 天下將自定 如是者則天下將自正定也

論德

上德不德 上德謂太古無號之君德大無上故言上德也不德者言其不以德教民因循自然養人性命其德不見故言不德也 是以有德 言其德合於天下 下德不失德 下德謂號謚之君德不及上德故言下德也不失德者其德可見其功可稱也 是以無德 以有名號及其身也 上德無為 謂法道安靜無所施為也 而無以為 言無以名號為也 下德為之 言為政教施令也 而以有為 言以為己取名號也 上仁為之 上仁謂行仁之君其仁為上故言上仁也為之者為仁恩 而無以為 功成事令 上義為之 為義以斷割也 而有以為 動作以為己殺人以成威賊下以自奉也 上禮為之 謂上禮之君其禮無上故言上禮也為之者言為禮制度序威儀也 而莫之應 言禮華盛實衰飾偽煩多動則離道不可應也 則攘臂而仍之 言煩多不可應上下忿爭故攘臂相仍 故失道而後德 言道衰而德化生也 失德而後仁 言德衰而仁愛見也 失仁而後義 言仁衰而分義明也 失義而後禮 言義衰則施禮聘行玉帛 夫禮者忠信之薄 言禮廢本而貴文故正直日以少邪亂日以生 而亂之首 前識者道之華 不知而言知為前識此人失道之實得道之華 而愚之始 言前識之人愚闇之倡始 是以大丈夫處其厚不居其薄處其實不居其華 去彼取此 去彼華薄取此厚實

李宏甫曰……二十九子品彙釋評以下聖人是……也

法本

昔之得一者 昔往也一無為道之子也 天得一以清 地得一以寧 神得一以

李宏甫曰侯王不知致一之道

高下人同等故不免以貴自高者必賤下其基也貴者又賤其本也何也致一之理庶人非下侯王非高在庶人可言貴在侯王可言賤特未知之耳

靈谷得一以盈萬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為天下貞其致之一也（致誠也謂下五事也）謂天無以清將恐裂（裂分）地無以寧將恐發（發洩）神無以靈將恐歇（歇謂虛）谷無以盈將恐竭萬物無以生將恐滅侯王無以貴高將恐蹶（[illegible]）（蹶謂顛蹶失位）故貴以賤為本高必以下為基是以侯王自謂孤寡不穀（孤寡諭孤独不穀諭不善能如車轂為衆輻所湊也）此非以賤為本耶不欲碌碌如玉洛洛如石（碌碌諭少洛洛諭多也玉少故見其貴石多故見其賤此言已不欲如玉為人之所貴亦不欲如石為人之所賤而當處其中也）

蘇[illegible]反者[illegible]之使則人[illegible]長久[illegible]其動也非動也

大用

反者道之動（反本也本者道所以動生萬物背之則亡也）弱者道之用（柔弱者道之所常用故能長久）天下萬物生於有（萬物皆從天地生天地有形位故言生於有也）有生於無（天地神明蜎飛蠕動皆從道而生道無形故言生於無也此言本勝于華弱勝于強謙虛勝盈滿也）

二十九子品彙釋評 〈八〉 首卷老子 〔十三〕

焦竑侯曰上士者悟次殺實遠无下為者也勤乎此則勤行之至而尖无所勤行也斯所謂天然懸斷矣而下士惡足以知之居平曰中士無郡非至美也士之下者其所見亦非至善也中士所下士所笑乃美善之美善者也

同異

上士聞道勤而行之中士聞道若存若亡下士聞道大笑之（下士貪狼多欲見道柔弱謂之恐懼見道質朴謂之鄙陋故大笑之）不笑不足以為道（不為下士所笑不足以名為道）故建言有之（建設也設言以明道者當如下句）明道若昧（明道之人闇昧無所見）進道若退（進道者若退不及）夷道若纇（夷平也大道之人乃不自別殊見纇也）上德若谷（上德之人若深谷不恥垢濁也）大白若辱（大潔白之人若汙辱不自彰顯）廣德若不足（行廣大之人若愚頑不足也）建德若偷（建設道德之人若可偷引使空虛也）質真若渝（質朴之人若五色有渝淺不明也）大方無隅（大方正之人無委曲廉隅也）大器晚成大音希聲大象無形道隱無名夫唯道善貸且成（成就也言道善稟貸人精氣且成就之也）

呂吉甫曰古之[illegible]所謂名以其所[illegible]為王公[illegible]其貴而不[illegible]高而不[illegible]而知所[illegible]知所反以[illegible]乎沖一[illegible]已拔物[illegible]而益損之[illegible]滿招損謙受益得乃天道也

道化

[illegible]生一一生二（一生陰與陽也）二生三（陰陽生和清濁三氣分為天地人也）三生萬物萬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人之所惡唯孤寡不穀而王公以為稱（孤寡不穀者不祥之名而王公以為稱者處謙卑法虛空和柔）故物或損之而益或益之而損（[illegible]）人之所教（謂衆人所以教去弱為強去柔為剛）我亦教之（言我亦教人使去強為弱去剛為柔）強梁者不得其死吾將以教父（[illegible]父始也老子以強梁之人為教戒之始也）

[illegible]曰名不[illegible]身[illegible]世人[illegible]于身[illegible]而世人[illegible]下[illegible]溺于貨拘于得者[illegible]其无所見

徧用

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至柔者水至堅者金石水能貫堅入剛无所不通也）無有入無間（无有謂道也道无形質故能出入无間通于群生也）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法道無為治身則有益精神治國則有益萬民不勞煩也）不言之教無為之益天下希及之

二十九子品彙釋評 〈八〉 首卷老子 〔十四〕

黃思增曰躁勝寒靜勝熱是聲論大意與各章相似

李息齋曰人能知道則能使之

立戒

名與身孰親（則身退也）孰多（財多則害身也）得與亡孰病（好得利則病于行也）甚愛必大費多藏必厚亡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長久（人能知止足則福祿在己治身者神不勞治國者民不擾故可長久）

洪德

大成若缺（謂道德大成之君若缺者滅名藏譽如毀缺不備也）其用不弊（其用心如是則无弊盡時）大盈若沖其用不窮（其用心若是則无窮盡時也）大直若屈大巧若拙大辯若訥躁勝寒靜勝熱清靜為天下正（言能清靜則為天下所表正也）

儉欲

天下有道卻走馬以糞天下無道戎馬生於郊罪莫大於可欲

為學人不知道則汲汲從欲成色可欲皆要也不知足者取也欲得者有也由是生取由取生有兼有横議遂為无窮之外林希逸曰世之人為物所蔽往往分于耳目內外身心之所紛紛外為山河之所障塞見不出從聞不出听蔽之斯啟蔽而常之

謂好色也。禍莫大於不知足，謂富貴不能自禁止也。咎莫大於欲得，欲得物利己貪也。故知足之足常足矣。常足者無欲以累其心也。欲心既萌，所以為罪為禍為咎也。

鑒遠

不出戶知天下，不窺牖見天道。其出彌遠，其知彌少。由內以觀外，所見益遠，所知益少也。是以聖人不行而知，不見而名，不為而成。聖人不上天，不入淵，不行而知，不見而名，能知天地之心，知之聖人因小知大，察內知外。上無所為，則下無所事，家給人足，萬物自化成也。聖人之道，其為用也，不行而自知，不求見而自有名，不為而自成也。故天下雖大，而人情物理則一而已。

蘇未道門不知道而務學聞見日多而無以一之未免為累也孔子曰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多見而識之知之次也苟一日知道顧視万物无一非妄去妄以求復性是謂之貞

忘知

為學日益，李謂政教禮樂之學日益，益者情欲文飾日以益多。為道日損，道即自然之道，日損者情欲文飾日以消損。損之又損，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矣。損情欲又損之，所以斬去以至恬淡，如无所造為，情欲斷絕，德與道合，則無所不施，無所不為也。故取天下者常以無事，取治也。治天下常當以無事，不當勞煩也。及其有事，不足以取天下。及其好有事，則政教煩，民不安，故不足以治天下也。

李息齋曰天矣心之為天下害也莊子曰賊莫大於德有心而心有眼益心之為物皆天而天皆地而地无遠不至而迷人但以分別為心分別心生妄有所見遂喪其全此莊周之所以謂之賊者也

任德

聖人無常心，以百姓心為心。聖人重改更，貴因循，若自無心，以百姓心之所便因而從之。善者吾善之，不善者吾亦善之，德善。百姓為善，聖人因而善之；百姓雖有不善者，聖人化之使善，故謂之德善。信者吾信之，不信者吾亦信之，德信。百姓為信，聖人因而信之；百姓為不信，聖人化之使信，是謂德信。聖人之在天下怵怵，為天下渾其心。聖人在天下怵怵常恐怖，富貴不敢驕奢，為天下百姓渾濁其心，若愚闇不通也。百姓皆注其耳目，注用也。百姓皆用其耳目為聖人視聽也。聖人皆孩之。聖人愛念百姓如孩嬰赤子，長養之，不責望其報也。

從生之類也動非物所之動乃動物之動也之所以死徒也出生所也養其厚所于死養生[illegible]于深山而不陸行夫兕虎入于官旅之中而不被兵甲其[illegible]則物不能傷之

貴生

出生入死。出生謂情欲出於五內，魂定魄靜，故生；入死謂情欲入於胸臆，精神勞惑，故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生死之類各有十三，謂九竅四關也。其生也目不妄視，耳不妄聽，鼻不妄嗅，口不妄言，味手不妄持，足不妄行，精神不亂施。民之生，動之死地，亦有十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動之死地者，以其求生活之事太厚，遠道忤天，妄行失紀也。蓋聞善攝生者，陸行不遇兕虎，入軍不被甲兵。兕無所投其角，虎無所措其爪，兵無所容其刃。夫何故？以其無死地。善養生者，譬如履平地，兕虎不能侵害，雖入軍中，兵甲自无傷損，以虎兕之威，兵刃之凶，无從加害，以其不犯十三之死地。言神明營護，惡物不敢害也。夫生死之机有微妙，虎出則為生，入則為死。出則逍然而脫離也，入則迷而自汨欲也。天有十二辰，一歲有十二月，日有十二時，十二者終始之至也。十二以下又添一數，便是十三。元人之生死皆厚于一，一者我也，即其我而求之，養之得其道則可以長生，養之不得其道則與萬物同盡也。

李息齋曰我以正治人由之以本正也以奇用兵由兵之本奇也以无事取天下由天之本无事也凡我之應物者豈以我哉亦由物而已矣焦弱侯曰聖人示以无為示以好靜示以无事示以无欲天下名以其所示者報之故曰德尤風也民猶草也草上之風必偃林希逸曰其无

淳風

以正治國，以奇用兵，以無事取天下。吾何以知其然哉？以此。此者，今也。以今所見知天下，以無心无為可以此道也。人主天下多忌諱，而民彌貧。忌諱者防禁也，令煩則奸生，禁多則下詐，民不能安業故貧。人多利器，國家滋昏。利器者權道也，人善便利之用，則民皆犯上下不寧，視者眩于目，聽者成于耳，民多权用，故國家昏亂。人多技巧，奇物滋起；法令滋彰，盜賊多有。故聖人云：我無為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正，我無事而民自富，我無欲而民自樸。聖人謂我無所改而民自化，我好靜而民自歸正也，我無徭役，民安其業，故富，我去華飾而民多質朴，故天下自治也。

順化

其政悶悶，其民醇醇；其政察察，其民缺缺。悶悶林林似若不明，其政教寬而民醇醇。

[illegible]有正者所謂正可正者无正是也夫惟无正故[illegible]趋乎吉凶之未而无禍无福之以知其極也[illegible]

富厚自相親睦其政敎急疾以察察為明則民不聊生動動日以昧薰矣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孰知其極其無正人君不正其身宜其无国也正復為奇奇詐也人君不正下雖正復化上為詐善復為妖善人皆復化上為妖祥民之迷其日固久是聖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害直而不肆光而不燿聖人之行方正無廉隅不以割截圣人廉清无欲不以己復害人肆申也聖人雖直曲己從人不自中之圣人知之明常知暗昧不以耀眩民

謙德

大國者下流下流者自處于卑下則可以合天下之交天下之交天下之牝牝常以靜勝牡以靜為下牝陰類也牡陽類也陰之勝陽者以其安靜謙下故大國以下小國則取小國小國以下大國則取大國故或下以取或下而取大小能挑謙畜人則无過失下者謂大國以下小國小國以下大國以義相取國無大國不過欲兼畜人小國不過欲入事人夫兩者各得其所欲大者宜為下大国之意不過欲兼畜天下之人以為強盛小国之意不過欲鑄剌求入于人則兩者皆得其欲矣然則知道之大者以以謙下為宜矣

為道

道本在我為人由己由人乎哉求則得之矣故曰不知坐進此道

道者萬物之奧奧藏也道為萬物之藏无所不容善人之寶善人以道為身之宝不善人之所保不善人所保倚者道美言可以市市人之相與亦利交也亦能為其美言以相悅尊行可以加人人有一善可尊者人亦惟敬之可以加於人之上人之不善何棄之有故立天子置三公雖有拱璧以先駟馬拱璧以先駟馬聘夫之礼也卑辭厚礼求夫而致之三公之位不若能謙以求此道不如坐進此道古之所以貴此者何也不曰求以得有罪以免耶故為天下貴

守微

呂吉甫曰聖人所以為無執者故求至于無執太都忠也但不于性分之外更生一切耳

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謀其脆易破其微易散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於毫末九層之臺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有為于事發于自然有為于義反于仁有為于色蔽于精神執利遺害執迷失道聖人無為故無敗無執故無失聖人不為華文不為色利不為殘賊故無壞敗聖人有德以救愚有財以與貧無所收藏故无所失民之從事當于幾成而敗民之于事常于功德成而貪位好名奢太淡滿而自敗當謹終如初則無敗壞之事慎終如始則無敗事是以聖人欲不欲不貴難得之貨學不學復衆人之所過以輔萬物之自然而不敢為聖人惟其如此於事事皆有不敢為之心而后可以輔萬物之自然為以不為執以無執故無敗無失也

淳德

李息齋曰天下所道者不在耳目声色之間而世人目視非色耳听非声為声色之所留礙而不知見聞知所出于声色之外古今聖人曰不之見聞知皆非真也則人孰不怪且笑哉蘇子由曰聖人非欲上人非欲先人蓋下之后之其道不得不上且先耳

古之善為道者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民之難治以其智多智巧多則民愈難治以智治國國之賊不以智治國國之福知智之為賊不知之為福則亦可以為天下法矣知此兩者亦楷式能知楷式是謂玄德玄德深矣遠矣與物反矣乃至于大順玄德之人與萬物反異萬物欲益己玄德欲為人惟其與萬物異故能至大順理順天理也

後己

江海所以能為百谷王者以其善下之江海以卑故衆流歸之若民歸就之故能為百谷王以卑下故能為百谷王是以聖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後之是以聖人處上而民不重處前而民不害聖人在民上為主不以尊貴虐下故民戴而不重聖人在民前不以光明蔽后民親之若父母无有欲害之心是以天下樂推

此即大巧若拙大智若愚

此言人君重此三寶則安

此言失此三寶三危

此言慈仁者百姓親附并心一意故戰勝而衛堅

而不厭以其不爭故天下莫能與之爭雖戴也戴之而無厭惡聖人不與人爭先后故天下不與之爭而樂于戴推也

三寶

天下皆謂我大似不肖夫唯大故似不肖若肖久矣老子言天下謂我德大則佯愚以不肖唯欲也德大者為身害故佯愚似若不肖無所分別無所割截不賤人而自貴肖差也謂辨惠也若大亦惠之人自高自貴行察匕之政所從來久矣其細言辨惠若乃小人非長者夫我有三寶持而寶之一曰慈二曰儉三曰不敢為天下先慈故能勇儉故能廣不敢為天下先故能成器長天子仁慈以愛民故民動于忠孝天子身節儉故民日用廣不為天下首先故能為道人之長成器長乃得道之人今捨慈且勇舍儉且廣舍後且先配矣舍慈仁而尚武勇舍儉約而為太勇舍后已而為人先所行如此動入此地也夫慈以戰則勝以守則固天將救之以慈衛之天將救助聖人以孝慈仁之性使能自當助也

李息齋曰聖人身且不有而況于爭因其不爭凡所應物者不得已也

林希逸云此章全是借戰以喻道推此則書中設喻處其例甚明

配天

善為士者不武善戰者不怒善勝戰者不爭善用人者為下言貴武之士不好武力善以道戰者禁和於未形絕禍于未萌無所誅怒也善以道勝敵者說近以仁來遠以德不與敵爭而敵自服也善用人自帖佐者恒為人執謙下是謂不爭之德是謂用人之力是謂配天古之極不爭之德言不與人爭之道德用人之力用人臣之力配天言能此者德與天合又古之至極要道也

玄用

用兵有言吾不敢為主而為客不敢進寸而退尺主先也客若知而不倡也侵人境界利人財寶為進閉門守城為退是謂行無行攘無臂仍無敵執無兵設雖不道為天下賊吾雖行誅之不行執也雖欲大怒若无臂可攘也雖欲仍引之若無敵可仍也雖欲坐執之若無兵可執用也

此老子言吾所言旨而易知約而易行惟人恣貪弱好剛下能知不能行也此言人不我知我以人知無人故可以自尊貴

禍莫大於輕敵輕敵幾喪吾寶故抗兵相加哀者勝矣貴身哀者甚仁之主

知難

吾言甚易知甚易行天下莫能知莫能行言有宗事有君老子言我所言有祖宗根本事有君臣天下世人不知者非我之无德也夫惟無知是以不我知知我者希則我者貴惟聖人是我德之暗不見於外窮極微妙故無知而不我知希少也知我者少則在我者貴重矣是以聖人被褐懷玉被褐者薄外懷玉者厚內匿寶藏懷不以示人也

知病

知不知上不知知病知道言不知是乃德之上不知道言知是乃德之病夫惟病病是以不病聖人不病以其病病夫惟能病若衆人有強知之病是以不自病聖人无此強知之病者以其常若衆人有此病是以不病以病非人也故不自病

不畏威而大威至者乃厭精神煩耗自用之人故言精神不可厭惟聖人能知精愛神故以聖人終之

呂吉甫曰老子之意在圖之于早非愛身坐視君父而不救之

愛己

民不畏威大威至矣威害也人不畏小害則大害至謂死亡也無挾其所居無厭其所生謂心居神當寬柔不當急狹也人所以生者為有精神托空虛喜清淨也夫唯不厭是以不厭夫唯不厭精神之人洗心滌垢恬澹無欲則精神居之不厭是以聖人自知不自見自愛不自貴故去彼取此自知己之得失不自顯見於外藏之於內自愛其身以保精氣不自貴高榮名於世去是自見自貴取此自知自愛也

任為

勇於敢則殺勇於不敢則活勇敢有為即殺身也勇於不敢有為即活其身此兩者或利或害天之所惡孰知其故兩者敢勇不敢活身為利殺身為害此皆天之所害人誰能知天意

老子當時王不先以道德化民而徒尚刑罰故有此言

司殺謂天商司察也

之敢而不犯此利害 是以聖人猶難之 言聖人之明德尤難于勇敢況無聖人之德而欲行之乎 天之道不爭而善勝不言而善應不召而自來繟然而善謀天網恢恢疏而不失 天不與人爭貴賤而人自畏之天不言而萬物自動應以時天不令召萬物皆負陰而向陽繟寬也天道雖寬博善謀慮人修善行惡各蒙其報天所網羅恢恢甚大雖疏遠同察人善惡無有所失

制惑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懼之 治國者刑罰酷而民不聊生民尚為惡而不知畏人君奈何不尚教化徒設刑威以懼之 若使民常畏死而為奇者吾得執而殺之孰敢 若使民知畏死吾以道化民民猶不從反為奇巧乃以王法執而殺之誰敢有犯者 常有司殺者殺夫代司殺者是謂代大匠斲夫代大匠斲希有不傷手矣 天道至明司殺者常尤春生夏長秋收冬藏斗杓運移以節度行之人君欲代殺之是猶拙夫代大匠刻木勞而無功也人君行刑罰而猶拙人代大匠鮮有不自傷者

李卓吾曰无以生為者賢于貴生即哲无吾身吾有何患之意此章之言由粗及精要旨其里于此耳

貪損

民之飢以其上食稅之多是以飢 人民所以飢深者以其君上稅食下太多是以民皆化上為貪叛道遺德故飢也 民之難治以其上之有為是以難治 民之不可治者以其君上多欲好有為是以其民化上有為情為難治 民之輕死以其求生之厚是以輕死 人民輕犯死者以其求生活之道太厚貪利以自危故輕入死地也 夫唯無以生為者是賢於貴生 論三十以求上作結 夫唯獨無以生為務者爵祿不干於意財利不入于身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則賢于貴生也

此重在戒人不可恃強而草木用兵皆借以喻人也

戒強

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堅強 人生含和氣抱精神故柔弱也人死和氣竭精神亡故堅強也 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故堅強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強則不勝木強則共 不強大枝葉共生其上 強大處下柔弱

處上

吳希声云易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陽主升陰主降陽升陰降天地則升此則抑高舉下蓋張弓之象也

天道

天之道其猶張弓乎高者抑之下者舉之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與之 張弓而和調之乃可用仰高者下損強益弱天之道也 天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之道則不然損不足以奉有餘 世俗之人損貧以奉富奪弱以益強也 孰能有餘以奉天下唯有道者 言誰能居有餘之位自損爵祿以奉天下不足者乎惟有道之君能行也 是以聖人為而不恃功成而不處其不欲見賢 為而不恃施德而不恃其報也功成不處事就不處其位也不欲見賢不欲使人知己之賢也

焦竑曰正言而言曰受國之垢與不祥故曰王言若反湯武之言曰万方有罪在予一人此知以國之垢與不祥而受之者也

任信

天下柔弱莫過于水而攻堅強者莫知能勝其無以易之 圓中則圓方中則方擁之則止決之則行故柔弱莫過于水水能懷山襄陵磨鐵消銅莫能勝水而成功故攻堅強者無以易于水 柔之勝剛弱之勝強天下莫不知莫能行 恥謙平好強故莫能行 故聖人云受國之垢是謂社稷主受國之不祥是謂天下王 人君能引過自責代民受不祥之殃則可以王有天下 正言若反 此乃正直之言人不知以為反言

吉吉甫曰三代以來至于周衰其文弊甚矣民失其性命之情故老子言救之以質以反太古之治

獨立

小國寡民 聖人雖治大國尤以為小儉約不奢泰民雖衆猶若寡少不敢勞之 使有什伯人之器而不用 使民各有部曲什伯貴賤不相犯 器謂農人之器不用者不徵召以奪農時 使民重死而不遠徙 使民各得其所重死貪生而不遠遷徙移其常處 雖有舟輿無所乘之 不煩擾不出游行故不乘舟 雖有甲兵無所陳之 事不怨惡于天下故不用甲兵 使民復結繩以用之 去文反質信無欺 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俗 甘其蔬食不漁食百姓也

安其居茨不好文飾之屋樂其煩朴之俗不轉移也美其服衣不貴五色 鄰國相望鷄狗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

老子首卷終

新鋟翰林三狀元會選二十九子品彙釋評卷之一

從吾 焦竑 校正

青陽 翁正春 參閱

蘭嵎 朱之蕃 圈點

翰林三狀元

南華經 莊子

逍遙遊篇

孫大授曰人必大其心而后可以入道故內篇首之以逍遙遊謂心與天遊也

郭子玄曰莊子之意在乎逍遙遊放無為故極小大之致以明性分之適達觀之士宜要其会而遺其所寄

林希逸云鯤鵬變化之論只是形容胸中廣大之樂蓋謂世人見小故有紛紛之爭若知天地之外有知許世界則自視其身不啻太倉一粒耳

北冥有魚其名為鯤鯤之大不知其幾千里也化而為鳥其名為鵬鵬鯤心之神明變化莫測際天地窮宙宇無足俞其大者此篇首以鯤鵬寓言北冥云云鵬之背不知其幾千里也怒而飛其翼若垂天之雲是鳥也有乘氣而飛其翼若天雲之布於四匯故曰怒云云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南冥者天池也不語時海運者海氣動也海氣動則颶風作故大鵬乘此風力怒飛而徙于南溟復自解曰南冥者天池也齊諧者書名人名作姓志怪者也諧之言曰鵬之徙于南冥也水擊三千里摶扶搖風名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去以六月息者與下以息相吹之息同謂氣息也人以一呼一吸為一息造化則以四時為一息去以六月息者即海運則將徙南冥之高去謂從而南也周之六月夏正之四月也於后天為巽正氣動風起之時故大鵬乘此徙去而諸家註皆謂此鳥一去半年至天池而息則是以六月為半年以息為止息此不曾理會下文以息相吹一句遂使意不相蒙而難于解說耳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此遂承上文言天地間待氣而動者如大鵬如野馬如塵埃也皆生物之以息相吹者天之蒼蒼其正色邪其遠而無所至極邪其視下也亦若是則已矣上云吹息二字頗奇特言生物無大無小無巨無細皆此氣機吹噓鼓舞乘以出入有莫能知其然而然者到此分

陸西星曰：自此意在之積二字，然後有大進。若人平日於問上不曾定用其力，真見得自己有箇高明廣大者在，便欲動人，要空宇宙出門，有疑知何去為。

焦竑評曉小大者才明見大若

也豈有小大，則且大鵬之與斥鴳，宰官之與御風，同為累物耳。齊死生者無死無生者也；苟有乎死生，則雖大椿之與蟪蛄，彭祖之與朝菌，均於短折耳。故遊乎無小無大者無窮者也；冥乎不死不生者無極者也。

明摸寫一段造化之妙。天之蒼蒼以下，又形容出一氣蟠天塒地、坳突窔之狀。言天之蒼蒼，必非正色，但因遠而無所至極，故下之視上也蒼蒼，而上之視下也以是為準，亦蒼蒼焉已矣。正色猶言定色，則準則也。

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上，則芥為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風之積也不厚，則其負大翼也無力。故九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閼者，而後乃今將圖南。

坳堂，堂之四處。傾杯水於堂，以芥為舟則浮，以杯為舟則膠。何則？水之力有勝不勝也。膠，謂粘著於地而不能動。以是知水不厚不能載大舟，風不厚不能負大翼。今也扶搖一舉而能搏鵬翮於九萬里之上，則在下之風其厚何如？非天地間之大次乎？而後乃今必得培厚之風，可以載鵬而上，背負青天而莫之夭閼者，而後可以圖南。夭，折也。閼，不通也。圖，謀也。南，南徙也。

蜩（音條）與鷽（音學）鳩笑之曰：我決（音血）起而飛，搶（音槍）榆（音俞）枋（音方），時則不至而控於地而已矣，奚以之九萬里而南為？適莽蒼者，三餐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舂糧；適千里者，三月聚糧。之二蟲又何知！

此前小大之見。蜩，小蟬也。鷽鳩，李飛之小鳩也。決起，疾起也。搶，突也。榆枋，二木名。時則不至，有時而飛不能上也。控，投也，投於地也。蜩鳩蓋小蟲，力弱不能奮飛之容而已矣，無他能，亦無他頭也。蜩鳩蓋井蛙醯雞之徒，不知世界有如許之大者，故其見若此，只緣胸中原無所積，故下復以聚糧說。適莽蒼者，三餐而反，腹猶果然。適，往也。莽蒼，近郊林木之色，一望可見者也。三餐，夕飯也。言適至近之地者，朝往夕歸，腹猶果然充實，自謂不消厚積，豈知適百里者必宿舂糧，適千里者必三月聚糧，行愈遠其積愈厚。彼二蟲者決起榆方之下，不過如適莽蒼者耳，豈知大鵬所負厚而所到者遠乎？

聚糧意是自風

小知（音智）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音窘）不知晦朔，蟪（音惠）蛄（音姑）不知春秋（春生夏死，夏生秋死），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靈者，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千歲為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聞，眾人匹之，不亦悲乎！

朝菌，糞芝也，朝榮而夕萃，故不知有晦朔。蟪蛄，寒蟬也，夏生而秋死，故不知有春秋。以年小知，故知小也。若夫楚南之冥靈，以千歲為春秋；上古之大椿，以一萬六千歲為春秋。二木之取于造物者知此之多，其中豈無靈異，謂之大年大知，固宜然。而世傳彭祖年壽八百，以久特聞，此尚不及冥靈，何望大椿？乃衆人慕而匹之，不亦悲乎？何見之卑也。教人把胸襟識見擴充一步，不得以所知所歷者而自足者也。

又擬出湯棘作證

孫大授曰：既說齊諧，又引湯之問棘一段以為許，與事與同而語有變化，是也文字妙處。

君荊川曰鵲鵬

湯之問棘也是已。窮髮之北有冥海者，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未有知其修者，其名為鯤。有鳥焉，其名為鵬，背若泰山，翼若垂天之雲，摶扶搖羊角（風曲上行若羊角）而上者九萬里，絕雲氣，負青天，然後圖南，且適南冥也。斥鴳（音晏）笑之曰：彼且奚適也？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翱翔蓬蒿之間，此亦飛之至也，而彼且奚適也？

之屬而斥鴳之撥置小大不同，故曰此小大之辯也。

焦竑曰：小大之辨，結上意，主下句。知效一官以下，言大小之辨。

支道林曰：夫逍遙者，明至人之心也。莊生建言大道，而寄指鵬鷃。以鵬以營生之路曠，故失適于體外；鷃以在近而笑遠，有矜伐于心內。至人乘天正而高興，遊無窮于放浪，物物而不物于物。

此小大之辯也。（窮髮，不毛也。羊角，風之旋者。斥鴳，斥澤之鷃，小鳥。末句小大之辯也，結上意，主下意。）

故夫知（音智）效一官，行（去聲）比一鄉，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者，其自視也亦若此矣，而宋榮子猶然笑之。且舉世譽之而不加勸，舉世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內外之分，辯（去聲）乎榮辱之境，斯已矣。彼其於世未數數（音朔）然也。雖然，猶有未樹也。夫列子御風而行，泠（音零）然善也，旬有五日而後反。彼於致福者，未數數然也。此雖免乎行，猶有所待者也。若夫乘天地之正（通篇主意在此），而御六氣之辯，以遊無窮者，彼且惡（音烏）乎待哉！故曰：至人無己（音紀），神人無功，聖人無名。

以故一官之職，行可以和一鄉之人，德合一君而徵一國，言上為其君所信，下為其民所信，若人自視，亦若斥鴳翱翔于蓬蒿之間，自謂飛之至矣，而不知猶小節小廉也，遂為宋榮子之所笑。蓋宋榮子，宋之賢人也，其人能忘毀譽之情，定內

自適志不求得玄感不為不疾而速則道志雜不適此所以為逍遙也

外之內勝榮辱之境斷其所得若是已矣視彼之智行德數數然效用效用于世者固有間也雖然猶有未樹也而者以其能忘也而不能忘忘能定矣而不能忘定能辨矣而猶不能忘然故曰猶有未樹也若夫列子御風自有五日而後及非不令然善也彼其乘虛馭氣視世之數數然修德以致福者固有間矣雖然能離乎地而猶待于風也若夫乘陰陽二氣之正御四時消息之變以遊神于無極之先則彼且惡乎時哉所謂待則渾然無迹矣故曰至人無己神人無功聖人無名

陸西星曰上言至人无己神人无功聖人無名則然至堯由見於而後及于藐姑射之神人尽由見亦大而未大者

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爝字如火不息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浸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去聲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去聲天下天下既已治矣而我猶代子吾將為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為賓乎鷦音焦鷯音僚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

碧虛註作若不說彼

歸休乎君子無所用天下為庖人雖不治去聲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偃鼠潛伏之狀也歸休乎君言君且歸太休不必眷訪我也庖與尸祝其禁不同我不能舍我所樂以代汝亦猶尸祝不肯逾越去其樽俎而代庖人烹割也

陸西星曰此段方形容神人之大

褚無隱曰山以稱身貌射言其妙神人即身中之至人首人能求之出於之中而得其至要者則不食五谷吸風飲露乘云御龍遊于四海非過論也哉者求之于外不亦遠乎

肩吾問於連叔曰吾聞言於接輿大而無當去聲往而不反吾驚怖其言猶河漢而無極也大音泰有逕庭去聲不近人情焉連叔曰其言謂何哉曰藐姑射音夜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膚若冰雪淖約若處子不食五穀吸風飲露乘雲氣御飛龍而遊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癘音厲而年穀熟吾以是狂音誑而不信也連叔曰然瞽者無以與乎文章之觀去聲聾者無以與音預上同乎鐘鼓之聲豈唯形骸有聾盲哉夫音扶知亦有之是其言也猶時女音汝也之

[illegible]曰此形容神人之大所謂我無為而民自治我無欲而民自朴我好靜而民自正者就其亂治也孰弊弊焉勞進其神以天下為事言堯舜有為而神人則為堯舜之上又有此等神人也

人也之德也將旁礴萬物以為一世蘄音祈乎亂孰弊弊焉以天下為事之人也物莫之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熱是其塵垢音粃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孰肯以物為事

藐上聲○藐姑射山名肌膚若冰雪言肢體清瑩也淖約若處子言德性柔好也神人蓋專氣而食母者故能辟五穀而吸風露黃庭經云人皆食穀與五味獨食太和陰陽氣意蓋如此且形神俱妙出入寘無故乘雲氣御飛龍而乎四海之外其神凝則中致而和亦致矣故天地自位萬物自育和氣薰蒸物無疵癘而年穀熟此皆理之可信者而肩吾誑之故連叔然其言而鄙其見以為心有聾盲之病者是汝之謂也故曰猶時汝也之人也之德也所過者化所存者神舉一世而旄陶之所謂我无為而民自治我無欲而民自朴我好靜而民自正者故曰勞疲萬物以為一世祈乎亂蘄之言求也亂之言治也神人无心于治也而一世自來求治于神人是以所過者化而不見其迹莫知其然也孰弊弊焉勞役其神以天下為事者若堯舜之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正弊弊焉以天下為事者且之人也推以神用且不以形用故一切

[illegible]曰塵垢粃糠指神人之所不肯為又說天下外物也孰肯以物為事而用此塵垢粃糠為孰陶鑄堯舜謂堯舜事在陶鑄中也

外莫之能傷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流金石焦山上而不熱神德之妙有如此者不溺不熱是極言物不能傷之意亦同契云入水不濡蹈火不焦非道德者誠不足以語此然道以其真治身而出其緒餘亦足以理天下故曰塵垢粃糠猶將陶鑄堯舜夫塵垢粃糠皆神人之所不屑者又況天下外物也孰肯以物為事而用此塵垢粃糠為孰陶鑄堯舜謂堯舜事業皆在陶鑄中却非小了陶舜語矣德者自合如此逕庭激過也皆從去讀

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音短髮文身無所用之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音杳然喪其天下焉

許由自謂鷦鷯偃鼠無所用天下為是猶越人斷髮文身不用章甫也藐姑射之山神人若此是以堯見之歸於汾水之陽窅然而喪其天下

孫大綬曰上說神人已是之極了又恐人疑此

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音互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音成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普口切之以為瓢則瓠落無所容

伪俗尚此情
犯俗拘於為拙
无所用之伏線
大瓠大樗二喻
言是大也用之
不龜可以利濟
五石之瓠可以
全生為君子之
事无入不自得
者此所以為逍
遙也

非不呺〔曉平聲〕然大也吾為〔去聲〕其無用而掊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為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洴〔音平〕澼〔音僻〕絖〔音曠〕為事客聞之請買其方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為洴澼絖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音税〕吳王越有難〔去聲〕吳王使之將〔去聲〕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于洴澼絖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為大樽而浮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

實五石可以貯五石也堅重也不能自舉言一人之力不能自舉也瓠落大貌猶廓落也呺然虛大之貌掊擊之也不龜手藥以冬月洴手不坼理龜折也洴澼打洗也絖絮也冬月漂絮以藥敷不龜世以為業慮以為謂言何不思以為浮江之樽乎浮江者以大樽繫腰則免沉溺也蓬之心謂蓬高之見言短小也

孫長庚曰匪篇反覆設喻只是言小知不如大智末二句却言大用不可小用只緣識見淺小之徒金謂其言大而无用故篇下言此廣大產問熟所用處

雖勉菴曰此篇以逍遙名而終篇實串只一化字弟一段言鯤鵬蜩鳩斥其所化大小不同故其飛有高下而二段言天之化亦有大小不同故以為逍遙遊

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音攄平聲〕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去聲下同〕墨其小枝卷〔音權〕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衆所同去〔上聲〕也莊子曰子猶不見狸狌〔音星〕乎卑身而伏以候敖〔音遨〕者東西跳梁不避高下中於機辟〔音闢〕死於罔罟〔音古〕今夫斄牛其大若垂天之雲此能為大矣而不能執鼠今子有大樹患其無用何不樹之於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彷徨乎無為其側逍遙乎寢臥其下不夭〔去聲〕斤斧物無害者無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樗惡木大本木身也擁腫結瘤貌也狸狌野貓敖物之閒遊者機辟捕獸之機檻也言小者雖黠而不免于禍斄牛旄牛也斄牛大矣而用之以執鼠則非其所宜况有此大樹則不當更以規矩繩墨斷而小之何不樹之廣莫之野無有之鄉無何有之鄉廣莫之野寂寞虛曠之地喻道之本鄉也言有此大樹則令歸本鄉處休影

有僊勞第三段言人能因無用而化為有用則亦可以為逍遙遊夫天之所賦各有定分豈可徒同蜩鳩斥鴳于鵾鵬哉

足以自樂且無斤斧牛羊之患故曰不夭斤斧物無害者若然黠者雖有用而有害間擴若雖無用而無害也通篇反覆設喻只是言小知不及大知末二段却言大用不可小用只緣識見淺小之徒僉謂其言而無用反起荒唐之訕故篇末言此篇廣大學問然有用處但汝自管見蓬心不知所用蓋道貴廣大逍遙原汝合下本來道相應用以進道實為本地風光天衢蕩蕩鳶飛自能飛河海淵淵魚自能躍自非莊子灼見道體不能如此形容若會得此便舜禹有天下而不與顏子陋巷簞瓢不改其樂曾子弘剛毅任道重遠皆是逍遙莊子首篇以逍遙名中間只說大大之又大至于无迹而后已惟大故能逍遙也

孫大復曰忘我二字又是前篇至人無己生來喪我者忘我也忘我則天矣遊以天者知而未始有知言而未始有言故以三籟設教推本聲所出之原而歸極于此

（眉）出兩人問答未作首領

內篇齊物論

南郭子綦（音其）隱（去聲下同）几而坐，仰天而噓，嗒（音塔）焉似喪（去聲下同）其耦。顏成子游立侍乎前，曰：何居乎？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隱几者，非昔之隱几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問之也！今者吾喪我，汝知之乎？

隱几憑几也嗒然解体之貌喪即忘我謂忘也蓋形與神為耦忘其形是喪其耦也形如槁木无生氣也心與死灰無神明焰也皆嗒然喪偶之情狀背前者也子游言前者見人隱几未有若夫子今日者蓋人人皆自形骸上起念而子綦不然迥出常態故子游異而問之子綦答言今者吾喪我矣汝知之乎喪我二字又是自前篇至人无己上生下蓋喪我則可與忘物可以忘我可與忘々而優入于聖域矣

女（音汝）聞人籟而未聞地籟，女聞地籟而未聞天籟夫（音扶）

喪我者忘我也忘我則天矣遊以天者知而未始有知言而未始有言故以三籟設教推本声氣所出之原而歸極于天籟々簫管也比竹而成管有長短聲有高下吹方不同正以喻物論之不齊者乃人所為故曰人籟地籟則木之衆竅感氣而成聲者天籟則無聲而能聲天下之聲所謂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朕故歸之曰天其意見下

王荊石曰看他一个奇處此一段寫出風木形狀描畫如畫下筆滑稽文字有如其妙者

呂吉甫云莊子所明形容物命之所以卻從天地間說其危危根若曰風知風之所以為其所從來則不齊者齊矣

子游曰：敢問其方。子綦曰：夫大塊噫（於介反）氣，其名為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呺（胡刀反）。而獨不聞之翏翏（六收反）乎？山林之畏佳（音崔），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似枅（音雞），似圈（起權反），似臼，似洼（烏花反）者，似污者；激者，謞（音孝）者，叱者，吸者，叫者，譹（音豪）者，实（音杳）者，咬（音狡）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音愚）。泠（音零）風則小和，飄（去聲）風則大和，厲風濟則衆竅為虛。而獨不見之調調、之刁刁乎？

三籟便要討個道理故曰請問其方於是子綦先為形容地籟大塊天地也蓋天地間之有風如人之鬱悶暢而為氣也者翏翏長風聲也畏佳林木搖動之貌大木百圍之竅言有一孔而似鼻者有一孔而似口者有孔斜入而似耳於方而似枅者有孔圓深而似圈者有孔淺而似臼者有曲而似洼者有廣而似污者激者急而聲止謞者夫而聲疾簫文云若前去之声叱者出而声粗吸者入而聲細叫者高而聲揚譹者下而聲濁实者深而聲留咬者伏而聲續于唱也重和也前後風之前後陣也蓋以形容声氣先後相和之變悉泠風小風也飄風疾風也厲風猛風也濟止也言風止則衆竅為之一虛不復如許作聲也調調刁刁皆衆木搖動之貌

陳說道曰吹萬不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作一句讀言声萬有不同而使其自己出皆取諸己而不由乎天則怒號之中怒而號者誰耶分明有真宰主張之者

子游曰：地籟則衆竅是已，人籟則比（毗至反）竹是已。敢問天籟。子綦曰：夫大（音泰）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耶？

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作一句讀吹声也言天下之聲萬有不同而使其自己出皆取諸己而不由於天則前衆竅中之怒而號者誰耶蓋怒號者風也今人若謂為自竅出皆由於竅而不由于風不知何以屬風也非竅也然則怒而號者誰耶其為風也又矣知此則声氣所出之原不歸天而謂尽取諸人可乎分明實有個真宰主張之者而特不得其朕是以謂之天籟

陸西星曰文之摸寫人心許多變態寫上風木同一意旨先以大知小知起語亦自前篇中小知不及大知上發來此老精思之情微與文字之變化自有別脈天巧非人可及

唐荊川曰此亦是有物之旨人欲横流諸般解儀是非之所由起

大知閑閑，小知（音智）間間（音閒）；大言炎炎，小言詹詹（音占）。其寐也魂交，其覺（音教）也形開，與接為構，日以心鬬。縵（音慢）者，窖者，密者。小恐惴惴（之端反），大恐縵縵。其發若機栝，其司是非之謂也；其留如詛（側據反）盟，其守勝之謂也；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其溺之所為之，不可使復之也；其厭也如緘（古咸反），以言其老洫也；近死之心，莫使復陽也。

大知閑閑大知之人忘己忘物意見不生天心稱形機于喪我故常閑閑閑者從容暇豫之意孟子亦言智者行所無事無事非閑閑乎小智則日以心闘故常閑閑者立町畦別人我一膜之外皆為藩籬自謂心計精密而不知此但小人之智耳至于發而為言則大言炎炎小言詹詹炎炎精光上燭也詹詹整齊前後也其寐也魂交其覺也形開言人旦晝之間寐則魂與魂交而為夢覺則魂與形開而應事故與物相接而營構之心生焉大智之人不生意故能静能應常應恒静而其心與物相闘不能已已是故有縵者窖者密者小恐者大恐者司是非者守勝者千变萬態

焦弱侯曰喜怒哀樂以下十二字摸寫後物之情狀變態百出有喜者然者哀者樂者慮者嗟者變者慹者佚者啓者態者通上一等人心皆有如此情狀出也

終其儴〻至老死而不知其所歸還者心慢為累儒形跡吾所人也害者潛机不露深不可測險人也密者分銖較兩菴偈遂莫知人也小恐惴〻心事不寧大恐縵〻散自失稅人也司是非者主訟之筆意在中人尋其肯綮快若机栝刁人也守勝者木強之徒固執己見山石不移如晋詛盟誓不敢動物人也小知之人心闕若此但見人欲日萌天理日消〻文又消以至心死而不自覺故曰其殺如秋冬以言其日消也載胥及溺不可挽回故曰其溺之所為之不可使復之也作一句復反也謂其弱而不反也此等机心經歷愈久則愈老愈深故曰老洫老洫之人其厭如緘厭如大學厭然之厭消沮閉藏之意緘閉藏也故曰其厭如緘以言其老洫也夫人心不死則尚有生意可以回春今此近死之心可以復陽乎言又不能也

喜怒哀樂。洛音 慮嘆變慹。音蟄 姚音遥 佚音逸 啓態。奴戴反 樂出虛。蒸成菌。其預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非彼無我。非我無所取。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為使。若有真宰而特不得其眹。可行已信。而不見其形。有情而無狀。性情上認取真宰此一段發之從天籟來也

慮思慮也嘆嗟嘆也變者反復不定之意慹者憂疑不動之貌姚央庠也佚縱佚也啓開心也態作狀也其人雖是如此實不自由如樂之出虛而作作止止如蒸之成菌而倏生倏死日夜相代乎其前而莫知其所萌所謂吹萬不同怒者其誰耶已乎已乎我知之矣旦暮得此其所由以生乎此字即怒者其誰之誰是他為真宰立箇情號如禪家所謂這箇下文非彼無我又把此字換作彼字言我不是彼則我不能以自成故曰非彼無我然非我去取他則彼亦不能以自見譬之風雖卜發終不成竅故曰非我無所取〻是領受之意如此而論造化不離己身似亦近矣其於不得其眹何故曰不知其所為使若有真宰而特不得不得其眹此作一句看眹眹兆也不得其眹即不知其所萌也又欲求得其眹除非是真宰有形今也真宰使人人便行之說以與人人亦信之故曰可行已信只為不見其形故無眹可得無眹可得終爲無眹故下斷一句言真宰有情而無形有情故能使人無形故不得其眹也善乎禪家有言水中鹽味色裏膠青決定是有不見其形定為此篇之斷案

下則字曰此節從形骸上認取真君真宰真君即發敎之天籟後章之天倪也

百骸。九竅。六藏。去聲 賅音該 而存焉。吾誰與為親。汝皆悅之乎。其有私焉。如是皆有為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遞音弟相為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

九竅耳目口鼻通前後而九六藏者心藏神肝藏魂脾藏意肺藏魄腎藏志通命門而為六藏皆人身中之所有者試舉而問不知此數件最親厚者誰與其皆親而悅之乎其亦有私親者焉然亦問辭如是皆有為我之臣妾者乎其臣妾足以相治乎不足以相治乎其遞相為君臣乎不遞相為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亦問辭加此反覆微問要人深思而自得之為臣妾者謂目視而耳聽手持而足行同來在此服役故曰皆為臣妾既皆為臣妾其勢定不足以相使然而手有時而役足足亦有時而役手耳有時而役目目亦有時而役耳有似遞為君臣其果若是乎孰其有真君存焉真君即真宰能役人而不遞相為役者也旦暮得此之此非彼無我之彼怒者其誰之誰皆是這箇禪家謂之真主人道家謂之元神大要認得如何認得他其要求得其情情即文上有情無形之情蓋所以使我有此者真君之情也真君與我旦暮不離不以求得而有不以得而無故曰求得其情與不得無益損乎其真

林希逸云知者〻知以待終盡若抱忠以至死逆順相交各信其偏見而恣其所行莫能自反此凡衆人所悲者亦可悲矣而未嘗以此為悲性然故也物各性然又何足悲〻然則終身役〻求然疲困雖步而習與死同此又哀之大而人未嘗以為哀則乃所哀者不足哀也

一受其成形。不忘以待盡。與物相辨相靡。如字 其行盡如馳。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終身役役。而不見其成功。薾音涅然疲役。而不知其所歸。可不哀耶。人謂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與之然。可不謂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獨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

一受其成形言此真君旦暮未嘗離人一自受形以來便與我相守不忍忘去直待此形之盡而後已真君與我有情若此我輩當恭敬奉持置他安穩之處卻將他與外物相辨相靡于順逆之場不自愛惜如人不恤精神盡力馳走莫之能止若所謂彈金珠而弋鳥被袞衣而負薪不亦悲乎憑者惘其不知輕重也且終身役〻其所為者皆幻妄不當之事成甚功薾然疲神勞役白暮途窮而不知所歸可不哀耶哀莫哀於無下落也到此處不知省直是芒人縱壽百年不死奚益夫人從少得壯從壯得衰從衰得白從白得老其形化矣頓有箇下落時盡者在古來聖真仙佛只存得箇是以空劫之外超然獨存足以自慰今卻迷失真君形化而心與之俱化可不謂之大哀乎大哀者哀其喪君也且人之生

李士表曰儒者以成心為師釋氏以成心為所此謂成心者則天然自有固是固非之心和之以天倪和此也休之以天均休此也

也固當如是之芒然而无知乎其我獨芒然而人亦有不芒
者乎有一不芒之人而我獨芒然其可愧亦甚矣此等激切
之語孟子
上亦有之

夫隨其成心而師之。誰獨且無師乎。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
之。愚者與音預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
是以無有為有。無有為有。雖有神禹。且不知。吾獨且奈何哉。

謂得真君隨其成心而師之則誰人無師成心者見見成成
不假補湊乃天命之本然吾人之真宰也是心也人人有之
奚又知古今代謝取於造物之獨隆者有之雖愚者亦與有
焉但愚者多為與接為搆日以心闘之故而失之故未成乎
心未成乎心言失其本心也既失其本心則必不能以明覺
為自然之道何者為是何者為非妄意以司是非譬之今適
越而昔至也何者適越之人又平日已曾到其境土方可說
他風土美惡若今日方纔適越之詔昔日已至便說彼處美
惡豈不是臆度料想未成之心而有是非之若亦復如是此
等之人是謂以无有為有也以無有為有者雖有神禹且不

知且如禹作禹貢亦只說得他足跡所到九州土物外國
方物禹便不能知了此理也這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之人
本無所見強作解
事吾獨且奈何哉

陳祥道曰言雖非風吹之吹而其理實与鷇音无異

夫音扶言非吹也。言者有言。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耶。音耶下同
其未嘗有言耶。其以為異於鷇音冦音。亦有辨乎。其無辨乎。言非吹也

又度上吹字下來夫言亦發氣何以不比於吹只為有未成
乎心者之言所以不比於吹故曰非吹則非天籟矣何
者言者有言其言曰此是也此非也雖則人人皆如此說特
未定得他是何等言語其果有心於司是非而言之耶其亦
任天之便雖言之而未嘗有言耶夫初生之鷇任天之任然
然而鳴非有心也人之言以為異於鷇音者其亦有說乎哉
其亦無說乎哉蓋有心言之則與鷇異無心而任天之便則
固與鷇等耳與鷇等則與吹等與吹等然後謂之天籟此辨
字與分辨之辨不
同當仔細体認

道惡音烏下同乎隱而有真偽。言惡乎隱而有是非。道惡乎往而不

□□□云此章于字出是非字齊物者齊其儒墨之是非也

存。言惡乎存而不可。道隱於小成。言隱於榮華。故有儒墨之是
非。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則莫若
以明。

夫道胡為乎隱而有真偽乎言胡為乎隱而有是非乎隱
即晦意道無真偽惡乎往而不存言無是非惡乎存而不
可自失小見之人雜之以偽行浮夸之人雜之以游言是以
真偽是非雜而並出于是乎有儒墨之是非以是其所非而
非其所是夫是其所非則非其所是矣如儒以厚葬而墨子
薄之如此是非是非是兩無定論伊欲定之則莫若以明明者
明乎本然之未始有是非
而後是非之可泯者也

物無非彼。物無非是。自彼則不見。自知則知之。故曰彼出於是。
是亦因彼。

知者明德本來原無是非大道原無物我但因人己
對立互生意見而起既有我相則有天下何物非彼
何物非是若見之他人則不見驗之自己則知之何者我不
常常自見其是而不見其非者如是則知是出于彼是亦因
彼而已何又與之更辨其非
是哉故曰彼出于是亦曰彼

陸西星云彼是方生之說只見消一息皆相非而求勝聖人不由而照之于天超然立乎是非之表而獨與造物者游豈世之奇見横生者倫哉雖聖人于是非亦不泯者乃世之所是因而是之世之所非因而非之不過如是而此因之一字乃莊之要

郭子玄曰儒墨之是非各私所見明則澄命知當无是无非也

彼是方生之說也。雖然。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方不
可方可。因是因非。因非因是。是以聖人不由。而照之於天。亦因
是也。

彼是方生之說一句難看意謂是非即生死之說也彼出
於是是亦因彼是譬之方生向者彼於无是無非之中忽生而生彼是
故曰方生方死雖然方生矣我因而是之不以非對則彼是無耦
矣其如我以非對使彼是得其偶一得其耦遂循生生不窮
故方生方死方生方死方生識風鼓動輪轉無窮可否是非亦復
如是故曰方可方不可方不可方可因是曰非曰非因是故
聖人不由也而照之言曰因大是而已如是
則是非可否一時俱泯而無横生之意見矣

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
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樞始得其環中。
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故曰莫若以明。既曰因是則見

物無非彼物無非是故曰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在彼則通者
是是而不見有異於我則於身休之而不復求耦於彼此便

□□也樞要也環中空也今以是非為環而得其中者無是無非也

唐荊川云自我而觀則有非指非馬者就彼而觀則皆指皆馬矣由天地萬物而觀之總謂之一指一馬而無彼此之分矣言不可有我矣

是無我相無人相一因夫是而照之以天若使彼我之間各起見彼亦一是非我亦一是非兩下相持要見端的果且有彼是非乎果且無彼是乎哉有彼是則非在我無彼凡則非在彼是非對立實在那邊終難定奪若只曰夫是則無人我對待無人我對待是無耦也使彼之是若不得其耦則我與彼是合為一如此而齊物論是謂得其樞要故曰道樞方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

以指喻指之非指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以馬喻馬之非馬不若以非馬喻馬之非馬也天地一指也萬物一馬也此又發明所以

因是之故蓋以彼之是即我之是也人惟不肯以己度人執於有我決意是我非彼物論之所以不齊職由於是故以指喻指之非指是以我指之是而喻人指之非不可也不知彼之指亦指也安得以其不在我手而遂謂之非指乎不若就彼而反觀之他若有言亦將謂我指為非指矣如此反覆相喻彼我之間同於自是均相非果且有是乎哉果且非是乎此但見無有是者無不是者而是非於是乎泯矣喻馬非馬亦復如是

郭子玄云莛與楹反厲與西施又分與成又成與毀反相之際恢恑憰怪皆通而一之非同然齊徹明乎至理者不能此莊生之所謂達也

可乎可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惡音烏乎然然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故為是舉莛音庭與楹音盈厲與西施恢恑音詭憰音恠道通為一其分也成也其成也毀也凡物無成與毀復扶又反通為一

若使不起有我不起見見人曰可吾因而可之人曰不可吾因而不可之此之謂因是由是見之於行之則有同心協力之助道賴之而成矣語之於人無齟齬抵牾之患物謂之而然矣然猶與也且人胡為而然乎然謂我之然也胡為而不然乎不然謂我之不然也如是則是非之門皆吾自啓且天下理一而已其然與可皆天理之自然物之固有物固有所然者物固有所可者不特一物無物不然無物不可為是之故則凡物有高下美惡當循成毀自道眼觀之皆通一而無一矣故曰道為一蓋物則不能無是而我不生意見不起分別自爾泣融又□曾何彼此之可言執至是而是是非非於是乎泯矣

□□□□為一以是則不用寄萬物之自用寄物則適適則無入而不自得矣若不知其然勞神明而為之乃所以為不一也

呂長星曰今之知者竭神明之知愈求其同而愈不可得不知無物不可本自同也求但迷惑

惟達者知通為一為去聲是不用而寓諸庸庸也者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適得而幾平聲矣因是已已而不知其然之謂道

惟知者知通為一愚者則有分別分別人我則自是自用之心生通一無二則自是不用一寓諸庸是不用者不用己是也寓諸庸者因人之是也蓋無物不可無物不然故庸衆之中皆至理之所寓如大舜之執兩用中於民非是不用而寓諸庸之謂乎夫庸則常而用矣故曰庸也者用也凡物用則通不用則滯故曰用也者通也易曰推而行之謂之通道至于通則得之矣故曰通也者得矣適至也至于得則幾矣所以然皆因是而已是不用而寓諸庸即因是也因是而不知其所以然之謂道也者自然而然因是即而不知其所以然則忘物忘我渾然通而為一夫是以謂之曰道

勞神明為一而不知其同也謂之朝三何謂朝三曰狙音沮公賦芧音序曰朝三而暮四衆狙皆怒曰然則朝四而暮三衆狙皆悅名實未虧而喜怒為用亦因是也是以聖人和之以是非而休

旦暮之顛倒而不知芧栗之數未嘗加勞神明為一而不知其同亦猶是也

孫大使曰上言達者知通為一此又進上一步以為知之至者說到未始有物之先其次纔下至是非之彰作好作惡各成其自我自賞之私故曰道之所由虧云云下果且

乎天均是之謂兩行朝三者狙公養猿術也狙公之輸芧栗而食猿也命之曰朝三而暮四則衆狙為怒既而曰朝四而暮三則衆狙為悅彼衆狙者胡然而喜胡然而怒述於旦暮之顛倒而不知芧栗之本數未嘗加也勞神于一而不知其同亦猶是也因是即猶是或混上文固是作解殊覺牽強是故聖人知其本同故混合是非而休乎天均均同也此理無物不然無物不可故曰天均休止也止乎天均則是非可否通而一矣通于一故可兩行此正應上聖人照之以天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平聲乎至有以為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為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其次以為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虧也道之所以虧愛之所以成果且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上言達者

知道通為一此又進上一步以為知之至者說到未始有物之先則至矣盡矣不可以復加矣其次以為有物也而未始有

有本或作虧二句見得畢竟無成

呂吉甫云昭氏之鼓琴師曠之枝策惠子之據梧明有無成虧之意亦戲矣皆是而可謂成則無成者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則物與我亦無成也奈何從心於有無成虧之間而欲以成

有封未始有封猶一也封如封疆之封言有彼此界限其以為有封而未始有是非未始有是非猶一也當此之時民尚渾質道之全體渾然未散之朴自是非主而道于是乎二矣道虧則人心不復知有自然之真作好作惡各成其自好之私故曰道之所由虧愛之所由成不知自未始有物之先觀之且果有成與虧乎哉果且無成與虧乎哉果無成與虧成虧者起于有物之后也

有成與虧故昭氏之鼓琴也無成與虧故昭氏之不鼓琴也昭文之鼓琴也師曠之枝策也惠子之據梧也三子之知幾乎皆其盛者也故載之末年惟其好之也以異乎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之昧終而其子又以文之綸終終身無成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是故滑疑之耀聖人所圖也為是不用而寓諸庸此之謂以明

大抵有成則有虧亦定數之不可逃者即如上文方生方死之說有成與虧如昭氏之鼓琴也故字作昔字看蓋昔昭氏以琴名家其子不能之不鼓琴也故字作昔字看蓋昔昭氏以琴名家其子不能世其業終身弾不成聲此便是有成與虧的樣子又取一師曠作証傚師曠倚枝柱地聰明其人却以爵祿為利寫者之誤是他有成虧枝柱也策杖也或是杖策為枝柱而行此亦既文引到惠子却是愛而道虧者惠子莊子同時人極有才辯莊子雜篇謂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辯特又曰惠施口談自以為賢可見其知亦幾乎其盛人之梧者以梧為幾而高談載之末年言從事以終其身也載事也惠子之所好異乎人故嘵嘵不止常欲以明乎人二彼字是文法觀其堅白之論其實無甚道理故曰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堅白終成其愛而虧于道者惠子也而昭氏之子又以文之論終成無成文字恐父字之誤綸絲綸也終身無成此是文法言終是抵老不成精技夫惠子以堅白之昧終此惠子之戲也昭氏不能世其父業終身無成故昭氏不以鼓琴名家則亦不見他有成與虧矣若是而可謂成乎成謂有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不可謂成謂虧也此四句亦最難看意會似言有成有虧乃是定數你我皆惰成虧套中不能自脫

〔上〕

焦弱侯曰今日有信於此系上

之十九子書品彙釋評 一 卷莊子內篇

文兼雖然二字謂彼我易地而明試是一般試窮本而論天地造化之氣自太極上推到無極自無極上又推到無極之先蓋當原無個有不特無有連死亦全也俄然說空說到形成宗從空落影已不是无了又付上一箇有却是影上生影却是宗孰有而孰无也不可言也今我則有說矣故下未知吾之所說若云云

則我亦與之俱成虧則我亦與之俱虧故曰若是而可謂成乎雖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謂成乎物與我無成也此是套子自既有是非之後轉相因雖然能推有聖人不落此套奈何滑疑之耀聖人所圖為是不用而寓諸庸便不落此套滑疑猶不住疑見不穀皆為是不用之意滑疑之耀乃不明之所以與非所明而明之彼若大是天淵蓋不用已是則無愛無是成則無道虧矣聖人只明得此理故曰此之謂以明此章乃子好與老子光而不耀廉而不劌同看熟老子者方可以看莊子林鬳齋自謂有得莊子精到此處却說不透徹不知此老如何着眼

今且有言於此不知其與是類乎其與是不類乎類與不類相與為類則與彼無以異矣今且有言者於此不知其與我之是類乎不類乎謂其不類但不類于我而已蓋我說已是方謂他不類我他說他是將謂我不類他類乎不類乎若將類與不類易地而看其意若謂將他做我看則見與彼皆是一類將我做他看則見我與他皆是一般

雖然請嘗言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却從○地○明正○是妙處○）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此羊○其筆○掃入○妙處）俄而有無矣而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今我則已有謂矣而未知吾所謂之其果有謂乎其果無謂乎（下釋語雜）

然二字若謂彼我易地而觀雖則類與不類俱是一般然亦最怠有謂之言今試窮本論天地造化以氣而言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以形而言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自太極上推而到無極自無極上又推到無極之先溟溟涬涬莫可措語而說箇有自無極也字大是惹草沾泥吾亦未知有無之果孰有孰无也何者當初原無個有不特無有連無亦無今也俄然說個無字從空落影便已不是无了又對上一箇有却是影上生影果孰為有孰為无也如是則有无同自太虛中來皆相類也相類不言可也今我則已有說矣而未知吾之所說者其果有說乎哉其亦未始有說乎則不異于鷇音無幾矣此箇有謂之有當重看乃有心之言自意見生者也

吉州曰此兩句說是說前以明是非有无之理此外語極天下之至理前乎莊子未有此言也後乎莊子亦未有此言也可謂千百年獨到之語

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而泰山為小莫壽乎殤子而彭祖為夭上聲天地與我竝生而萬物與我為一既已為一矣且得無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三自此以往巧曆不能得而況其凡乎故自無適有以至於三而況自有適有乎無適焉因是已自簡至直說來到這裏又結一結

无謂之言不生意見不立人我不起分別秋毫無可稱大泰山无可稱小殤子亦可稱壽彭祖亦可称夭四句雖是矯辭然亦卻有至理孟大小壽夭皆夫人意見所立之名一受其名便有封畛不可通而為一若論亘古自大虛中出來則天地與我並生萬物一與我一体混合為一更何大小夭壽之可言哉故曰既已為一矣且得有言乎哉此有字亦當重看然已謂之一矣一就是言也且得无言乎哉由無言生有言故一與言為二二與一為二何以故置一於此我說箇一便是一與言為二又將此二與一相对却便成三此等說話不消與他思出箇理來只是言有言之後延延相生之意從此相生不已以至萬之又萬雖使巧于筭曆之人亦且不能算其未盡之數也而況其凡著乎

郭子玄曰莊子所謂物論蓋指眾技而言百家眾技各有所見而不能相通然天地間自有一種正經道理議論不可少者又不可與百家眾技同論故又著此二說

李士表曰自六合之外至於先以明神聖之教與諸家不同此是其胸中大有分曉但不明說破耳

夫道未始有封言未始有常為是而有畛軫音請言其畛有左有右有倫有義有分有辯有競有爭此之謂八德夫道無往而不存何有分別故未始有物言無存而不可何有適莫故未始有常只為立個是字便有疆界故曰為是而有畛也這是字即未始有物之後俄然下箇無字有了無便有對有了是便有非对故有左有右倫義分辯爭競之八德左與右相對而相反者也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恁他說來卻是文家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曰何也聖人懷之衆人辯之以相示也故曰辯也者有不見也道之有封言之有常皆因是非而立聖人知其如此則不立是非六合四維上下也六合之外理無不存但非聞見所及故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所知也故論而不以崇秋為世君臣父子立大經大法先王之志也其中有是有非聖人議而不辯辯議論三者何異論是說說道理議則細較長短辯則彼此反覆聖人所以如此者不為天下立是非之機也小知間間日以心鬭與天下相持以求勝胸中只自無見識了故曰分也者有不分也辯也者有不辯也何也聖人懷之衆人辯之以相夸也懷即存而不論之存所以懷之者不欲自見衆人則辯之以相夸于雖然進乎夸示來以自見終是不見如惠施公孫龍之說到底支離纏繞統是不能自見故結之云辯也者有不見也

王荊石曰此章止其所不知句最為肯綮蓋推到未始有始也者則實無所容吾知而葆其知于不知則道復返于嬰兒還仍于无極復歸于大朴了非人其孰能之哉

夫扶音大道不稱大辯不言大仁不仁大廉不嗛謙音大勇不忮寘音道昭而不道言辯而不及仁常而不成廉清而不信勇忮而不成五者园音完刓而幾平聲向方矣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謂天府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來此之謂葆音保光夫人有名則可稱謂大道無名者也故曰大道不稱大辯不辯者胸中見得了了自滿理透自無言說大仁者不以煦煦為仁大廉者不以嗛嗛自滿大勇者不言害於仁

此等說話皆自老子上理會得來何以故道而昭然分別名相則不得謂之道矣故曰道昭而不道言而嘵嘵然與人爭則必有不及辯者矣故曰言辯而不及仁者無所不當繫一邊非大成之仁也故曰仁常而不成清者皦皦之行也廉而清則近于好名而不實故曰廉清而不信勇而害人則純是血氣而無義理不成其為勇矣故曰勇忮而不成五者之德其机本圓若昭焉辯焉常焉清焉忮焉則大露圭角而不向方矣用是觀之則知大知者必不知也故人能止其所不知雄其辨以相示又孰知有不言之辯不道之道謂之天府耶蓋不言之辯不道之道即不知之知也何謂之天府天府者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道即不知其所自來人能知此則是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何滿之有何竭之有此之謂葆光

此後引喻自聖人結歸至人大槩結括與遙遊篇同

故昔者堯問於舜曰我欲伐宗膾胥敖南面而不釋然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猶存乎蓬艾之間若不釋然何哉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而況德之進於日者乎葆光之人不起爭辨不見人我充伐

宗膾胥敖以萬乘之主而不釋然非也故舜以大道責之夫
謂夫三子者存國於卑微偏小之地猶蓬艾之間也君以南
面而不釋然何耶而必欲伐之昔者十日並出萬物皆照夫
十日一出則一照並出則並照乃天地無私而況至人無私又
進乎日者乎寘之不
辦而照以天可也

齧（音臬）缺問乎王倪（音宜）曰子知物之所同是乎曰吾惡（音烏下同）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惡乎知之然則物無知邪曰吾惡乎知之雖然嘗試言之庸詎知吾所謂知之非不知邪庸詎知吾所謂不知之非知邪且吾嘗試問乎汝民溼（音溫）寢則腰疾偏死鰌（音秋）然乎哉木處則惴慄恂懼猨（音袁）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處民食芻豢麋鹿食薦蝍（音即）且（音疽）甘帶（蜈蚣也）鴟（音鵄）鴉耆鼠四者孰知正味猨猵（音編）狙以為雌麋與鹿交鰌與魚游毛嬙（音牆）麗（平）姬人之所美也魚見之深入鳥見之高飛麋鹿見之決驟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今觀之仁義之端是非之塗樊然殽亂吾惡能知其辯齧缺曰子不知利害則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風振海而不能驚若然者乘雲氣騎日月而遊乎四海之外死生無變於己而況利害之端乎（三句即老朴實頌結語）

瞿鵲子問乎長梧子曰吾聞諸夫子（孔丘）聖人不從事於務不就利不違害不喜求不緣道無謂有謂有謂無謂而遊乎塵垢之外夫子以為孟浪之言而我以為妙道之行也吾子以為奚若長梧子曰是黃帝之所聽熒也而丘也何足以知之且汝（音汝下同）亦

太早計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鴞（于驕反）炙予嘗為（去声）女妄言之女以妄聽之奚旁日月挾宇宙為其脗（音物）合置其滑涽（音昏）以隸相尊眾人役役聖人愚芚（徒反）參萬歲而一成純萬物盡然而以是相蘊予惡（音烏下同）乎知說（音悅）生之非惑邪予惡乎知惡（去声）死之非若喪（去声）而不知歸者邪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筐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予惡乎知夫（音扶）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占其夢焉覺（音教下同）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而后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為覺竊竊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哉丘也與汝皆夢也予謂女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為弔（音的）詭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

此承上言至人之事以聖人不從事於務言世故為事也不喜求無求於世也不緣道不喋喋而行道也無謂有謂未嘗不言也有謂無謂未嘗有言也孟浪不着實也瞿鵲子言是大也我以為妙道之行而孔子以為孟浪之言何故長梧子言妙道之行非聖人所知雖使黃帝所之亦加疑惑如子所言之人身分尚早到不得至人田地便輕易許之前如方見鷄卵之未補子便求候夜方見彈雀尚未值丸便求鴞炙不亦太早計乎我試妄意而言至人之行子亦妄意所之何如奚者何如之意文添之最奇者蓋至人明並日月道貫古今直與造化相為脗合故曰旁日月挾宇宙其脗合且爵祿不入其心而死生無變于己故曰置其滑涽以隸相尊者世情上事也言世人只營汨汨昏昏迷於榮華聲利之場以分相隸以勢相尊至人則一切置之將使天子不得而臣諸侯不得而友尚何相隸相尊之有哉眾人役役聖人愚芚此道從上事也芚渾芚之貌即老子所謂眾人役役我獨若昏眾人察察我獨悶悶眾人皆有以我獨頑似鄙之意參萬歲而一成純成純全之成德也言彼之純德

直與天地同其悠久然則所謂生死云者信乎其无變于己也則夫瞿鵲所云不就不避之行又何足言哉且生死直寄覺耳萬物盡然而已是故蘊積胸中又不自解脫悅生惡死發起執情予惡知夫悅生之非惑耶予惡知夫惡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耶弱喪謂少年拋棄鄉土之人迷失惰業不知所歸夫生寄也死歸也存吾順事沒吾寧也許遂造化以作受用又惡知夫死而有知不悔其始若蘄生之誤乎故以誕亡設喻又以夢覺照看死生言人生處世一夢耳歸遂迭化究以大夢方覺今在世說覺皆夢也說覺是夢者亦夢也必有大覺者而后知此為大夢愚者自以為覺竊竊然知之知汝為君乎知而汝為牧乎知規劇幻術卒莫有定說到此處却是至怪故其言也名為弔詭邪至也使萬世之后而有大覺之人見我如此見解與我猶旦暮之遇也吾可以俟當之而不惑矣莊觀古之達人皆以逐於造化為大解脫大了當故佛氏以涅槃而為至樂其言曰生滅滅已寂滅為樂蓋必平日於性命根宗力到功深的知此身假合不常四大分散之後有箇不受變滅超然獨存者在然后可以言樂古之至人之所窮日月挾宇宙而乘雲氣御飛龍而遊夫四海之內者蓋是物也若也聖脩無功派浪生死於其所謂參萬歲而一成純若耗散不存蜉蝣之朝風火倏至顛沛流離遂至淪落一常若海永失真性惡得謂之大覺乎哉

文道休曰上既言又待乃世之后遇大圣乃知其評曰此又作一重議論言我也若也人也三者俱不相知也而何須待彼也耶彼即大圣也大圣即此不知之知不言之辨和之以天者也

陳詳道曰天倪則是與不是然與不然云无忘言其声故寄

既使我與若辯矣若勝我我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耶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耶其或是也其或非也耶其俱是也其俱非也耶我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黮音暗闇吾誰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音烏下同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既異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然則我與若與人俱不能相知矣而待彼也耶總結

何謂和之以天倪曰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亦無辯然若果然也則然之異乎不然也亦無辯化聲之相待若其不相待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音万衍所以窮年也忘年忘義振於無竟故寓諸無竟上言萬世之後一遇大聖然後能知其解又透下意思來

之異非亦化声了此共相待與了但待同也相待即上待彼之待振亦也言其終于无尽而已揮者曾問畢竟何知分已此中六尤畢竟此即無竟之究也

再作一重議論看他甚精辨才意謂是與非若與我俱在情慮不能相知人亦彼若與我惴惴受其甚闇猶昧不得明白將使誰正之將使同乎我者正之他是我這邊的人正不得使異乎我者正之他是他那邊人正不得將使異乎我與若者正之他是兩邊別立的一說的人也正不得將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他是兩邊到的人也三不得如是則將我也若也人也三者俱不相知也必須待彼求耶彼謂萬世之後所遇之大聖大聖寂寥難遇然他却是箇不知之知不言之辨和之以天倪也既是和何謂和之以天倪是彼之之不是然彼之若果是也則是之異乎不是也無辨声之變化或是或非不然不能取正以待於彼固也若不相待惟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可優將卒歲故曰所以窮年也天倪者天理自然之分和之則分而不分矣曼衍無辨即將衍之意不特可以忘年且可以忘義蓋義主分別無辨則義亦與之俱忘振諸無竟言鼓舞振動無窮也寓諸无竟言吾身亦可寄於无窮若日與人爭是非較人我則出門有礙安得無竟乎

林希逸曰一篇議論只只乃以二譬喻作結

孫大授曰南華夢蝶孰究非同非異無立論物生死覺夢之不齊而終于物化方物一形也万形一化也化一神也神而明之變而通之孰為和孰為我夫是之謂大齊

罔兩問景音影曰曩奴黨反子行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無特操與音余下同曰吾有待而然者耶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耶吾待蛇蚹音附蜩翼耶惡音烏下同識其所以然惡識其所以不然昔者莊周夢為胡蝶栩栩許音然胡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而不知周之夢為胡蝶與胡蝶之夢為周與周與胡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

又自相待生下議論罔兩待景景待形形待造化今我待彼又待天如此則不消待彼只和以天倪而所待之天取之我無而自足矣罔兩間之淺薄者問于景曰子之行止坐起卒無定度何其無特立之操與景曰我不能自主有待而然者也然吾之所待者他亦不能自主又有所待而然者也吾之所待者其蛇之蚹蜩之翼耶蚹蛇腹下齟齬所以主行者蓋蛇以蚹行蜩以翼飛而蚹與翼不能自行自飛又有主張之者乃所以然不然則不能動吾惡知其所以然所以不然者耶造箇所以然所以然的造化或在彼或在我在我者不知其為在彼

者在彼者不知其為在我者还是一箇还是兩箇今將自己取証昔者莊周夢為蝴蝶栩栩然蝴蝶也栩栩喜意自喻適志矣而不知蝴蝶却是做夢的莊周俄然而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莊周乃是覺來的蝴蝶然則周為蝶與蝶為周與周與蝶則必有分矣蓋以覺夢而分彼我是夢中之蝴蝶彼為覺後之莊周若以一人而分夢覺養為夢裡之蝴蝶今為覺後之莊周故曰則又有分蓋所謂一而二二而一者若果見兩箇須索待彼原是一箇則不消有待矣此之謂物化言古今要竟混融為一也蓋又到物化田地方能不物於物不然則常在大夢中昏昏默默而不知反於大覺知也誰為蝴蝶誰為莊周而惡識其所以然所以不然哉

郭子玄曰形者生之所托神則為生之主虛無之道是所以養其神者也世人徒知養生而不知養其生之主卒然至而形全夫故其人論以无以有涯隨乎无涯殆乎養生之旨矣夫以逆年任者无心於無心以虛待物者何有乎形名順中而不失其常保身盡年之理有在於是

陸西星曰物各有理循其理而

内篇養生主

郭註夫生以養存則養生者理之極也若乃養過其極以养傷生非养生之生也

養生主養其所以主吾生者也其意則自前齊物論中真君透下蓋真君者吾之真主人也一受其成形不忘以待盡日夜與物相刃相靡於利害之場行盡如馳而莫之止可謂之善养乎此篇教人循乎天理之自然安時處順將使利害不入於心而生死無變於己然後謂之善惡生人也

吾生也有涯而知（知音智下同）也無涯以有涯隨無涯殆已已而為知者殆而已矣為善無近名為惡無近刑緣督以為經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可以養親可以盡年

涯際也盡也人生百年為期會有涯盡而心之思慮千變萬化則無涯盡此箇思慮禪家謂之識神猶弄主人無有休歇求加禅師有云損法財滅功德莫不由他心意識人人喚作本來元神認賊作子害事多矣今天下之人皆以有及之身隨無盡之知虛幻之身不過百年作為千年萬年之計苟主人相办相靡於是非利害之場豈不殆哉言實於危亡而不自覺也若能猛省速改猶可及止既已殆而猶自以為知馳騁不休終迷不悟亦終於殆而已矣且吾生自未始有物以來太虛之体本自清净其有善惡念頭猶如太虛閃電非所從有况漫見之於行至有形迹乎學道者只是虛淨恬淡寂寞無為常使一念不起萬緣皆空如是安養主人許有進步所以六祖惠能指人不思善不思惡將是汝本來面目善恶尚不許思况演為之而至於近名犯之而至於近刑不亦遠之又遠乎且善必近名惡必近刑皆事之有因果者有情下種則因地果生曰不近名刑則無因可知矣此二句當如此看即上不思善惡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人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性也學人當守此中緣以為常經故曰緣督以為經督者人之中脉下貫尾閭循至斷交故以督為中訓亦敎家吸督脉引起而上行至泥丸謂之子欲不死修崑崙然後可以引年此云可以保身可以全生都不是如此說緣督只是借斧莊子書論性宗處居多養生主只是說性言人能常守此中則性在是而命亦在是故可以保身可以全生又不至於虧体辱親故曰可以养親全而生之全而歸之故曰可以盡年

庖丁為（去声下同）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

夫物各有理，順其理而處之，則雖應萬變而神不勞，以庖丁寓言。事譬則牛也，神譬則刃也，所以不至於勞且傷者，則以得其理而已。

郭子玄曰：能牛……

所踦（居彼反）砉（呼歷反）然，嚮（音享）然，奏刀騞（呼麥反）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譆（音熙）！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僻結反）大郤（音隙），導大窾（音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音磬）之未嘗，而況大軱（音孤，大骨）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音刑）。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於遊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怵字如）怵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甚微，謋（音獲）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音疇）躇（音除）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夫物各有理，順其理而處之，則雖應萬變而神不勞，故以庖丁寓言。事譬則牛也，神譬則刃也，所以不至於勞且傷者，則以故。哉多得其理而已矣。昔者庖丁為梁惠王解牛，見其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動止周旋，皆有成度，奏刀之聲，若然嚮然騞然，皆中音律。桑林、經首，古樂名。庖丁解牛，其技如此，可謂精矣，故惠王譆而善之。譆，嘆辭也。庖丁了了言，臣之所好道也，非技也。技進而精至於自然而然，不知其然，則不得以技名之，而名之曰道。當初學解牛之時，目中所見無非牛者。三年之後，則見牛之一身筋脉骨節各有虛度可見，以游刃不見其為全牛。云云良庖歲一易刀，有割切尚用力也，故力久而會傷；族庖月一易刀，衆庖技劣，不識卯竅，一道大抵便有數折，而臣之刀以十年為率，用之九年，所解不下數千牛，可謂勤且久矣，而刃若新發於硎，芒刃如故。硎，砥石也。彼節有間，而刀者無厚，以無厚之刃入有間之節，常恢恢乎寬哉，游刃有餘地矣，人焉損乎。雖然，每至於族，則見其難為。族，聚也。言我每至筋骨聚會盤結之所，心手雖……

至於勞且傷者則何以……其理而已。郭子玄曰：能牛……

至於吾刀而藏，則既物我俱致，知節先物，遇事不其理而……之利用未嘗……之要還靜力先，非虛无以全神，非静无以復命，性全命復，养生之能事畢矣。

亦又怵然警惕，審視止觀，運其批導，微其運動，惟恐一犯肯綮，及其謋然已解，則如土之崩委於地，提刀四顧，躊躇滿意，細看刀刃，拂拭磨盪，善而藏之。正意若謂事到盤錯，亦又動心忍性，不敢率意而行，蓋境順則易，境逆則難，防檢少疎，有虞矣。警神多矣，通篇模寫庖人情狀，宛然畫筆，末結一句，有萬鈞之力。

然，……侯曰：人逐物表，與攘事拂，外得失交，志生能無損乎？所以澤雉不願畜樊。

公文軒見右師而驚曰：是何人也？惡（音烏）乎介也？天與（平声，下同）？其人與？曰：天也，非人也。天之生是使獨也，人之貌有與（字如）也，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澤雉十步一啄（丁角反），百步一飲，不蘄（音祈）畜乎樊中。神雖王（于況反），不善也。

右師，官名。介，獨足也。右師乃刖足之人，即以身虎口，尚全性命，乃復貪心不止，狀指羿遊於彀中，故公文軒見而驚之曰：是何人也者，而胡為胡介也？其天成之與？人為之與？蓋右師雖非天成，然常人不為則而彼獨刖之，若天刑之者，故曰天之生是使獨也。何也？人之上也，蓋皆天與之形，人與之貌，故之貌有與也。然人皆同而彼獨有異，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知非人則不當尤人，知其天則當安命，安命之人，不著外物以鷙其神。澤雉十步一啄，百步一飲，食飲如此之難，然而不求畜於籠中，蓋以神雖王而日有驚擾，不善也。今右師處於樊籠之中，不及澤雉多矣，可謂善養生乎？善養生者，利害不涉于其身。

老聃（吐藍反）死，秦失弔之，三號（平声）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曰：然。然則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為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去声）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會之，必有不蘄言而言，不蘄哭而哭者。是循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謂之遁天之刑。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而處順，哀樂不能入也，古者謂是帝之縣（音玄）解。指窮於薪，火傳（音專）也，不知其盡也。

夫至人無思，不以恋上之情係乎其人。老子死而秦失弔之，三號是也。門人宜疑其薄友，則非矣。秦失以正意救弔，然之卻說老子亦而若切哭之，皆然翻哀，今若子有不足處，又其所以會合人心。

郭子玄曰：老聃，古聖，南華所師。此云死者，示人安時處順，守常存存，與而遊物表。化之妙，非世所測。聖人之死，曰神是已。秦失弔之而三號，已為方外，於不能无毅。以為夫子自己告以來不適之安之妙，也是又當之意，解懸者之……物不得以係之。

矣久為薪之理者火傳无窮凡无形之理猶全不衰有形終于有盡在我不得不養是以弗責乎全而恨之形得全汲則神无環逐出有入无行往而非王伏犧得之而襲氣母黃帝得之而登雲天傅說得之騎箕尾而比列星太上云死而不亡若存

者必有淚焉用情之感故不求書而書者自至不求哭而哭者自至適天理悟人情忘其未始有物之先所受之正而遁俗化情非至人也故曰始以為其人也而今非也非至人則遁天矣古者謂之遁天之形刑者型也蓋理之一成而不可易者兩稱古者謂之見得古人方有此議論今人則不然今人但以生死係念於是生而慶死而哭不知此直世情非常情也死生一來去耳適來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子指弟而叙之詞一來一去安時而處順則哀樂之情自不能入也此便是至人生死無芥於己者如此則音之懸解矣

內篇人間世

夫道非能俗也德非避世也明矣惟和光同塵世出世莫不罣此夫至人無為而無不為尚矣聖人則為之而無以為故以仲尼伯玉為之折衷篇內集虛齋中正身和心大為立言之旨襟至於精代大美以犯人怒又虞世之所最忌若滿終不矜不美不才乃無用之大用此老乃平日受用得力處全在於此然亦何莫而非至人無己中得來耶

呂吉甫曰顏回欲出己仲尼道之子不許淵雜多之為擾而不救也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則視治不可合而存諸己若未定何暇至于暴人之所行哉

顏回見仲尼請行。曰奚之。曰將之衛。曰奚為焉。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去)獨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民其無如矣回嘗聞之夫子曰治(去)國去之亂國就之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其國有瘳乎仲尼曰譆若殆往而刑耳夫(音扶)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古之至人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所存於己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音智下同)之所為出乎哉

而安古智德而爭出二者凶器非若子保身處世之行也

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名也者相軋(乙入反)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且德厚信矼(音江)未達人氣名聞(音問)不爭未達人心而彊(上聲)以仁義繩墨之言術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去聲)有其美也命之曰菑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若殆為人菑夫且苟為悅賢而惡不肖惡(音烏)用而求有以異若唯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鬭其捷而目將熒(戶扃反)之而色將平之口將營之容將形之心且成之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順始無窮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

吳林曰若唯無詔王公句絕詔告也汝唯无告王公則已言則又且乘人而鬭其捷云云皆指顏子也

劉須溪曰目將熒之…

衛君者制嶠包行濁言出行矣

丙治種一時而廢之狀也引方此左夫其為技方形味之追之不去况形乎之辨

知不恤衆議也輕用民死以國量乎澤若蕉言坐其國中前後見殺者若澤之中蕉蘊崇相積也蕉草芥也民其无如言無所之也治國去之亂國就之去之即立不與易之意就之往而救之也思其則思所以處之之法也庶幾其國有瘳乎瘳治而愈也若待往而刑言汝殆見於往而就戮耳殆危也循俗所謂除也見受戮也夫古之君子先存其身而后動易其心而後語定其交而後求故先存諸己而后存諸人所存於已者未定則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道雜而心憂自救不暇何暇暴白他人之行以救人代且汝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為出乎哉以名相軋者名勝而實亡以知相鬭者知角而爭出故曰德蕩夫名知出夫爭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尽君子保身處世之行也且德厚而信矼貴乎達人之器名聞不爭若貴乎達人之心若不逹人氣不識人心而強以仁義繩墨之言將暴白於人之而與人將惡汝謂汝之有其美也有者自見自是之意蓋反人之人我亦心加敬誠服太後吾之言就可行苟為不太則人將以暴人之惡而貽害于彼者故命之曰菑人者人必交之不以為人當乎夫彼衛君若苟加悅夫而惡不自因自有賢者用惡用汝求其有以異而自售乎遁汝不待詔而自往彼將乘汝之輕身而以智巧鬭汝求勝汝

汝目將熒熒焉而眩惑色將靡靡焉以求平口將營營焉以自解容將媚媚焉以為恭心且曲曲焉以順成夫彼將鬭捷而汝以是成之則捷者愈捷以水救水如以火救火增其勝而已名曰益多始來成順如此後來愈益無窮不知所止矣故曰始順無窮夫君子之于君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己也若待以不信厚言則交淺言深必死于暴人之前矣所謂殆往而刑耳者如此

至人夫三龍逢不下拆下而任上之愛非其事也汝比於拆之不欲分出有勝者只有汝也天民自有技等故本之非攻討以汝求名但所民皆非其有也名乃必欲之君欲復見為不去勝化也

且昔者桀殺關龍逢（音龐）紂殺王子比干，是皆脩其身以下傴（紆甫反）拊人之民，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君因其修以擠（子礼反）之，是好（去声）名者也。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禹攻有扈（音戶），國為虛厲，身為刑戮，其用兵不止，其用實不已，是皆求名實者也，而獨不聞之乎？名實者，聖人之所不能勝（平声）也，而况若乎？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比干彼何嘗若也是皆修其身而下傴拊人上之民夫上不愛民而我反愛之是拂上也惟其拂上故君得因其好修而擠之曰是好名者也

也名也者相軋也爭之器不免也昔者堯攻叢枝胥敖為以國為虛厲况其用兵不已者其求實無已也求實謂求其有拂上之情實夫有為善之名與拂上之實者雖聖人猶不能堪而况非聖人而可以求其名若不遇聖人而可以有其實者乎

郭子玄曰顏回之甚人以此為慰已乃抑挫之以求從容自放而遂其修心雖小德且不能成將有守其本意而不化汝之端虛勉一外合而內不訾其未足以化之也

雖然，若必有以也，嘗以語（去声）我來。顏回曰：端而虛，勉而一，則可乎？曰：惡，惡（並音烏）可！夫（音扶）以陽為充孔揚，采色不定，常人之所不違，因案人之所感，以求容與其心，名之曰日漸之德不成，而況大德乎？將執而不化，外合而內不訾（音紫），其庸詎可乎？

使之自陳以觀作用之何如回曰我外端肅而內謙虛矜持其志氣而純一其德性可乎回蓋欲以盛德感之而夫子曰惡惡可執彼之為人也意得而氣揚為充揚孔揚之色偏其色往也故采色不定喜怒而敬喜而怠喜而喜怒而怒左右之人莫之敢違往往助之為虐因摭人之言語以為成案肆加凱悅以求暢乎其意若人也做大摸樣夫小聰明名之曰日漸之德尚不能成而况大德乎哉

陳詳道曰顏回更說三條仲尼亮以為未可意謂當理亮二而張三條以攻之與事不宜耳雖未堅大亦且不免智者亦於化則未以其執三術以適彼非經心而付之天下也

然我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去聲）。內直者，與天為徒；與天為徒者，知天子之與己皆天之所子，而獨以己言蘄乎而人善之，蘄乎而人不善之邪（音耶）？若然者，人謂之童子，是之謂與天為徒。外曲者，與人之為徒也。擎跽曲拳（其里反），人臣之禮也，人皆為之，吾敢不為邪？為人之所為者，人亦無疵焉，是之謂與人為徒。成而上比者，與古為徒，其言雖教讁（直革反）之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雖直而不為病，是之謂與古為徒。若是則可乎？仲尼曰：惡（音烏），惡可！太多政，法而不諜（音牒），雖固亦無罪。雖然，止是耳矣，夫（音扶）惡（音烏）可以及化？猶師心者也。外曲直質直也人之生也直而內詞如此又恐其所然則五內直而

唐荊川曰夫子告回只一虛字便奇物無心順物先情千古聖學之根宗無出乎此但諸若較易稍過攻不齋其妙耳

直者與天爲徒與天爲徒則見人君與我皆天之子也我以天言彼以天聽其餘其非一聽自然訴以己之私意蘄乎人之善我不善我耶若然者人謂之童子童子者然一未鑿一竅之天而不以己私與之者也外曲者盡人臣之禮者也謂之與人爲徒成而上比者稱道先王稽古爲訓者也謂之與古爲徒其言雖教謫之爲一句實也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言皆有徵信非出自己雖寄直於古人故人惡之而不爲病回之思其則也如此可謂善矣而夫子又謂之不可言而政法雖太多終不隱當也

顏回曰吾無以進矣敢問其方仲尼曰齋吾將語去声若有而爲之其易去声下同邪易之者皞天不宜顏回曰回之家貧惟不飲酒不茹葷者數月矣若此則可以爲齋乎曰是祭祀之齋非心齋也回曰敢問心齋仲尼曰一若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以心無聽之以心而聽之以氣聽止於耳心止於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惟道集虛虛者心齋也

顏回更思其則再无進步於是請問其方夫子曰齋吾將語女夫女今已無則矣若所有則而爲之亦豈易邪有則有意有意則有固哉然不出于自然故皞天不宜此使是太多政法而不諱之意夫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而爲之信不可也故以心齋進回

王元澤曰顏子聞虛爲心齋也而雍然有悟故曰回之不能進動知識者有我也欲進動知意者无我也夫子嘆其盡善而又告之

吳偐曰視有若元虛室者也室虛而純白獨生矣言於之所集者至虛至靜也若夫不止于當不合于虛此爲

顏回曰回之未始得使實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可謂虛乎夫子曰盡矣吾語去声若若能入遊其樊而無感其名入則鳴不入則止無門無毒一宅而寓於不得已則幾矣絕迹易去声下同無行地難爲人使易以僞爲天使難以僞聞以有翼飛者矣未聞以無翼飛者也聞以有知知者矣未聞以無知知者也瞻彼闋者苦穴反虛室生白吉祥止止夫音扶下同且不止是之謂坐馳夫狗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音智鬼神將來舍而況人乎是萬

心生之日而神爲不息也故外馳未至而內凡自夫豈能化物哉

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紐也伏羲几蘧之所行終而況散焉者乎

顏子一得師旨便知所謂虛若未始有我之義也得使謂得教而使齋既齋之後未始有回則齋之義一虛盡之矣故夫子然而教之入遊其樊王無感其名樊謂樊籠世網也常人遊於世網之中易爲浮名感動自謂敢言直諫能人之所不能往往不量而入自取殆辱汝若不昧其名一以無心處之相入則鳴不入則止其語其默一因乎人而已無所與焉不一開一門不發一藥渾然忘物忘我一宅而寓乎不得已之中一定著無間之象不得已然言自由也不自由則動以天矣人也而天於道不其先乎但人之處世有所不得已者若故曰一切屏去絕迹只爲天下有不得已者如外道所說斷滅相者直易易耳一切絕迹不行如大義大分所在豈得屏棄但貴處之以無心應之以無情如人行地而不見其有行地之轍迹則甚難耳所以難者天使下可以僞爲也若爲人使而不知有天則全以世情起見嬌情飾貌易以僞爲天使一則行止語默渾然全在自然之中故難以僞爲雖以僞則一毫智力皆不得以與乎其間是謂以無翼而飛無知而知者此等之人聞見罕儷處人間世者到此方爲庶免大抵只一虛此心与盡矣瞻彼闋若虛室生白夫以虛室無物少有空缺則容光又照而生成白人心即室也虛而生明即而生白也惟洪虛明能應萬事萬變而皆順故曰吉祥止止二止字上止者止之義下止即虛處也人各有所止之處夫且不知所止是謂坐馳坐馳者止之反殆蓋不知所止者參以人爲馳騁不已身坐於彼心逐於此所謂吉凶悔吝皆生於動可得謂之虛室生白吉祥止止耶夫惟狗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常使聰明之德歛藏於內心知之思屏黜於外頑萬物之感而一以無知之知應之於是則虛靜之體不為物交則所感將見靈明洞燭與鬼神相通鬼神來舍而況于人乎是則虛心無我萬物之所由以化也禹舜執此以爲樞紐几蘧行此以終其身而況其散焉者乎凡蘧古聖君名散焉者謂尋常以下人也

林希逸曰葉公之憂在利害上也安之哉不過死已而已故夫子以此告之

吳至溫曰寡不道以懽成不依于道而

葉音攝公子高將使去声下待使同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匹夫猶未可動也而況諸侯乎吾甚慄之子嘗語去声下同諸梁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懽成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若成若

甘其清而先無後悔之患亦也非執粗不欲清自謂服勞苦非有求於世雖求入亦必為何至內熱飲冰者乎貪利務外者則憂思之為害說得甚當切

不成而後無患者，惟有德者能之。吾食也執粗而不臧，爨無欲清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平声）！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

楚使葉公之齊，疑有其筆之事，公謀于夫子曰：今王之使我也，其事甚重，而齊王之待使也，亦將甚敬而不急。人之求貌雖隆重而情實緩慢，匹夫有志尚不可奪，而況萬乘乎？吾恐其不能辦大事，故昔嘗聞諸夫子嘗語我曰：凡事無大小，鮮不道以歡而成者，若不能得其歡心，則事固不成。不成則使不稱職，而人道之患將及其身；成則思慮勞苦，將使氣鬱而血不暢，故陰陽之患隨之。成與不成而無後患者，其惟有德者能之乎。以下句解見上。

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是

孫大授曰大戒謂大經大法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不得已便是義命生念頭起于有我不知有身則無我矣無己死生無變于己者

以夫（音扶，下夫事同）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

天下之大戒，謂人間世之大經大法也。自其性分之固有者而言，一曰命；自其職分所當為者而言，一曰義。命行于父子，故子之愛親也，不可解於其心；義行於君臣，故臣之事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既無所解，無所逃，故事親者惟盡吾愛，其順其迹，不擇地而安之，斯得為孝之至矣；既無所逃，故事君者惟行吾義，其雖其易，不擇事而安之，斯得為忠之盛矣。然是忠也孝也，皆在己心，使其事心無功，一為人欲所奪，則因物有遷，而忠孝之念移矣。故自事其心者，亦為臣子之事君親，不擇地不擇事，哀樂不易施乎其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不可奈何，謂不容人為也；安之若命，亦其自然如此，乃為德之至。夫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也，不得已便是義命。君子之行吾有事之實，盡吾職分之所當為者而已，蓋不知有其身也，不知有其身，何有我？不知有身則者，葉公以是而行則可已矣。

於觀生而惡死執着生死念頭起于我此便是至人無己死生無變於己

唐荊川云上言臣子之命以解其愛此則教以為使之道西入世世情狀於此世故者方知有味

丘請復（扶又反）以所聞：凡交近則必相靡（順也）以信，遠則必忠之以言，言必或傳之。夫（音扶）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妄，妄則其信之也莫，莫則傳言者殃。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

復，白也。近交則必相靡以信，靡，順也；信，符信也。近交者，本國也，不同不須辭命，一見辭命使相靡順。外交，鄰國也，遠交必有符信易欺，必先使者盡己之心，以言告之，可以濟事也。故言必有傳言者，雖兩國相善，則又多溢美之言；相怒則必多溢惡之言。凡溢言過實，多近于妄，妄則不能不起人之疑，故聽言者疑，則傳言者反受其怒矣。故法言有之：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恐其疑而生禍也。如是則幾乎其全矣。

王荊石曰此段言以巧鬭力以禮飲酒者始乎治而終於亂故天下之事始善而終惡者多少始善者後來以不善終況始不善乎

孫月峰曰先言處世之難後告以處之之術

唐荊川曰乘物以遊中托不得已以養中此總前章入則鳴不入則止之意

孫大授曰此言處世不可為事始物先不得已而後應[illegible]君子之交皆然

且以巧鬭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泰至則多奇巧；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去声），常卒乎亂，泰至則多奇樂。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言者，風波也；行（去声）者，實喪也。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獸死不擇音，氣息茀（音沸）然，於是並生心厲。剋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苟為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故法言曰：無遷令，無勸成，過度益也。遷令勸成殆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可不慎與（平声）！且夫乘物以遊心，托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何作為報也！莫若為致命，此其難者。

始乎諒，常卒乎鄙：初以誠信相結，既乃詐之心生焉。是皆作始者不知所以然也，遂至于決裂潰敗而不可收拾。故始焉有簡，從事而其終也巨。君子慎此，求通作事謀始，則必於言行焉先。

非之夫言之所由興亂之所由起也行之所由成實之所由喪也故曰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風波則易以傾實喪則易取殆厚君子觀此而可以知所慎矣故忿之設也無由巧言者甚之巧言偏辭不擇正理漫然矢口而成諭如爛先之獸不擇好音氣息茀然而出於是聽其詞者並生心厲忿所由生賦此之故言可不慎乎哉若乃心行艱險尅核太甚人皆惡其不堪則又以不肖之心應之雖在彼致實在我早自省改或可善終今而尚不知其然也不知其然吾將不知所終也已行可不慎乎哉為使之道言又稽其使弊行又慮其所終故法言有之無遷令無功成承君之命而來傳其常情而已不可率易遷改事之成否聽其自然而已不可急遷動成蓋以過度則益、則殆事且使以傳兩君之好成人之美者必優游漸漬而深交之然後其言可入故曰美成在久若一言憤事而心生厲惡矣一成敗而悔何及故曰惡成不及改可不慎斷吾子若能乘有物之感而游心于無物之天托于兼命之不得已者隨分自盡常養吾心之中使其不偏不倚順應無情斯其已矣何所作為然後可以為報耶報謂还報蓋事求其可功求其成取又于知為之未而不循天理之自然者非聖賢所貴故莫若以此致命然此亦其難者豈易易耶又須平日養此中德者在然後安而能處靜而能應汋為不然則臨事而脫雖援而衰者抑又多矣

王荊石曰顏闔將傅衛諸以就不入而和不出達虎怒而順其情皆所以明世慮之多端外物之雖变在万識之上炯炯先覺進退以又可也

王荊石曰通篇所言皆救衰世術莊子有言則千推者不以物害也

孫大設曰連發三喻數使量己量人无伐才矣无犯怒心然后

顏闔將傅衛靈公太子而問於蘧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與之為無方則危吾國與之為有方則危吾身其知（音智）適足以知人之過而不知其所以過若然者吾奈之何蘧伯玉曰善哉問乎戒之慎之正汝身哉形莫若就心莫若和雖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形就而入且為顛為滅為崩為蹶（音厥）心和而出且為聲為名為妖為孽彼且為嬰兒亦與之為嬰兒彼且為無町（徒頂反）畦（戶圭反）亦與之為町畦彼且為無崖亦與之為無崖達之入於無疵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音升）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戒之慎之積伐而美者以犯

所遇之諧可傳也

褚伯秀曰此雖論涉世之術亦在以無用為用

之幾矣汝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去声下同）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為其決之之怒也時其飢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夫愛馬者以筐盛（音成下同）矢以蜄（音脣）盛溺適有蚊虻（音盲）僕（音朴）緣而拊之不時則缺銜毀首碎胸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慎邪顏闔將傅前措問於伯玉曰有人於此其德天殺殺者傳殺之殺有人即太子也天殺者天薄其賦使之无德也方法度也言縱其敗度將來又危吾國一以法度繩之則偭不旋踵且彼知之適足以摭拾他人过失而自己不知吾其奈彼何哉伯玉於是蔽之以戒慎教之以正身蓋正身乃帥人之本而戒慎云者防乎其防不可以為易而忽之也形莫若就心莫若和就將順也和調停也言外為恭敬將順之形而內存調和誘道之意乃為得之雖然二者尤竟有病蓋就不欲入和不欲出就而入者為一味依阿沉溺和入无間則連身放倒且夫而為顛為滅為崩為蹶和而出者揚己之能彰人之過則反自取疾害且失

而為聲為名為妖為孽此其病也彼且為嬰兒亦即與之為嬰兒云云嬰兒言無知識也無町畦言無埒畔也無崖言无畔岸也言彼放蕩不檢我且許之不拂其意竟有可達徐加點化入於無疵而後已蓋事無道之君法當如是其與之為者非故縱之也正欲得其可達之便從而達之也若徒悻悻自好挺身犯諍於暴人之前則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而當車轍不知小才之不足以犯大難也積伐己之才美以犯人者不幾於殆乎哉又不知夫養虎者乎不敢食以生物恐其殺之、怒也不敢介以全物恐其決之、怒也蓋虎一將怒則咆哮雖、制時其飢飽節其怒心順而怒之、彼雖異類亦與養己媚乃至為虎所殺者不知其性而逆之者也夫愛馬者盛矢以筐盛溺以蜄適有蚊虻聚嘬則當僕、緣拊而去之者使馬性一旦將缺銜勒碎胸首絡樂之興而不虐乎、碩我之愛卵意有所至則愛有所亡此其可慎者連發三喻、欲使量己量人無伐才美無犯心然后无道之儲可傳矣

李士表曰曲轅櫟社以无保為保中言材之為累而世人弗悟

匠石之齊至乎曲轅見櫟（音歷）社樹其大蔽牛絜之百圍其高臨山十仞而後有枝其可以為舟者旁十數觀者如市匠伯不顧

性。特林求用而不得所發匠名益而駭夭生利鋒而楠未至雖狀擲桓自全不可謂有炫光謂大道在乎外應世而內全無道不為而物自化。郭子玄曰不在可用之故曰散木可用亡木為文不材者不斤見者而皆以自苦傷也

匠石謂社自求奇耳非此木求之為社也以為不知己者詬厲言此木乃以社為不知己而見辱病也豈榮之我本自以无用為用雖不為社亦終不近於翦伐之害也

逐行不輟。弟子厭觀之，走及匠石，曰：自吾執斧斤以隨夫子，未嘗見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視，行不輟，何也？曰：已矣，勿言之矣。散（上声 下同）木也。以為舟則沉，以為棺槨則速腐，以為器則速毀，以為門戶則液樠，以為柱則蠹。是不材之木也。無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壽。匠石歸，櫟社見夢曰：汝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於文木邪？夫柤梨橘柚，果蓏（力果反）之屬，實熟則剝，剝則辱，大枝折，小枝泄。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年而中道夭（上声），自掊擊於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得之，為予大用。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奈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匠石覺而診其夢。弟子曰：趣（音促）取無用，則為社何邪？曰：密！若無言！彼亦直寄焉，以為不知己者詬（音后）厲也。不為社者，且幾有翦乎？且也彼其所保與眾異，而以義譽之，不亦遠乎？

匠石悼而櫟社見夢言汝謂予不材惡乎比予哉將比予於文木耶天下之木不以文伐者无幾矣今夫柤梨橘柚果蓏之屬非不適人用也然實熟則剝剝則辱此以其材能自若者也故不得終其天年而中道夭折豈惟木也凡物之理莫不如是予求無用久矣以無用得久因久得大乃今為予大用使予也而有用不剝即辱且得有此大耶且我以無用而為櫟汝以有用而為匠我與汝天地間皆物也奈何以彼有用之物而物我無用之物哉又況凡物之理有用者多不然以自全去則汝雖有用亦几死之散人耳又焉知予不死之散人匠石覺而診其夢弟子進曰彼既以無用為用一取况用不為社可也為社何耶匠石曰汝尚密而勿言彼直寄焉耳非托社以求全也而今乃為不知己者詬厲且彼不為社亦豈有翦伐乎哉良以彼之自保者與衆異焉耳而以義喻之不亦遠乎蓋托社求全是亦一義也但櫟直不為是焉耳

趙以夫曰前節人木不材終天年此論荊氏楸伯天於斧斤以材為患然是以聖人神人為之用故以為先深嶽之為大祥故无用而用以之適不求而可為之使則嬉人世間而言與氏同此者之不可不知也

劉槩曰只數句須從起伏抑揚无限為求

南伯子綦遊乎商之丘，見大木焉，有異。結駟千乘，隱將芘其所藾（音頼）。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異材夫！仰而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為棟梁；俯而視其大根，則軸（軸解不實也）解而不可以為棺槨；咶（音舐）其葉，則口爛而為傷；嗅之，則使人狂酲（音星）三日而不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於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宋有荊氏（地名）者，宜楸（音秋）柏桑。其拱把而上者，求狙猴之杙（音弋）者斬之；三圍四圍，求高名之麗（大梁屋棟）者斬之；七圍八圍，貴人富商之家求樿（音善 樿傍棺之全邊者）傍者斬之。故未終其天年而中道之夭於斧斤。此材之患也。故解之以牛之白顙者，與豚之亢鼻者，與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適河。此皆巫祝以知之矣，所以為不祥也。此乃神人之所以為大祥也。

商丘之地有見大木焉有異言其大異於衆木也結駟千乘隱其下者無不以藾蔭之蔭也木之大也如此然仰視其細枝則拳曲而不可以為棟梁俯視其大根則如輪軸之解散而不可以為棺槨舐其葉則口為之傷鼻嗅其味則使人狂醒如醉三日而不能已然不是果不才之才也故人莫之用以得全其為大因是以知神人之所以為大者其亦以是不才故精神凝固人不壞而可獨存也若夫宋之荊氏其地宜楸栢與桑固亦有大者然其比地而上則求狙猴之杙者斬之矣三圍四圍則求高門之麗者斬之矣麗屋棟也七圍八圍則貴富商之家求棺木之樿傍者斬之矣樿傍棺之全邊也是皆木以材而見伐者也故未得終其天年而中道夭於斧斤才而取禍不若不才之得免於禍也故解之言以為牛之白顙者豚之亢鼻者與人之有痔病者故不可以祭何此在巫祝則以為不祥者矣而又不知神人則以為大祥者歟

支離疏者，頤隱於齊，肩高於頂，會撮（音最 子活反）指天，五管在上，兩髀（音陛）為脅。挫鍼（之林反）治繲（佳賣反），足以餬口；鼓筴播精，足以食（音嗣）十人。

林希逸曰引接輿之歌以祛聖賢經世有為之迹以結全人間物无用之心明以山木膏火桂漆之自寇以示不知用者知用世之難可以久世而无難矣吳澄曰此章因論語所有以訊侮聖門也

二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閒上有大役則支離以常疾不受功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夫支離其形者猶足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況支離其德者乎

鼓筴播精飯米出糠粺也一鼓可食十人言臂健而力逸也支離之態有如此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而不徵藺其庥也上有大役則支離以常疾不受功役其身也上與病者粟則支離受三鍾與十束薪優其腸也夫支離其形猶足以自养而終其天年況支離其德者乎不自見不自伐蔵其用於不用非其態於無能故得究其而自全也

孔子適楚楚狂接輿遊其門曰鳳兮鳳兮何如德之衰也來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焉天下無道聖人生焉方今之時僅免刑焉福輕乎羽莫之知載禍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臨人以德殆乎殆乎畫地而趨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吾行郤曲無傷吾足山木自寇也膏火自煎也桂可食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不知無用之用也

自昧其明

鳳兮鳳兮聖世文明之瑞物也今當亂世而出何如其德之衰已將欲開太平於萬世挽淳風于三代那來者不可待往者不可追也天下有道聖人成能天下无道聖人全生方今之時僅免刑幾而已烏可有為乎哉全生福也傷生禍也福輕于羽殆易于舉禍重於地胡不知避已乎已乎何戕賊人以德也殆乎殆乎何又畫地而趨也迷陽迷陽胡自昧其明以傷吾行乎吾行郤曲胡自枉其直而傷吾足乎山以生木而自成膏以引火而自烈桂以味辛而見伐漆以玄澤而見割人皆知有用之用者為天下利而不知無用之用者之不為身害也此篇大意以全生免禍為主於是方壹方史重宣此義而作亂辭

人世說誰　回也請行　匪量斯入
殆往而刑　德蕩乎名　知出乎爭
未達人心　胡以彊繩　若惟無詔
而揚於庭　王公乘閒　而目將熒
不信厚言　剖干殺縫　求實無已
技尸危兵　內直外曲　上比而成

政多不諜　及比胡能　回亦心齋
庸以氣聽　入遊其樊　无感其名
無門無毒　一宅而寓　相入則來
不入斯去　耳目內通　外於心知
無地而行　靡翼而飛　惟道集虛
瞻彼闋矣　虛室生白　吉祥止止
萬物哇化　行終羲乞　葉公使齊
心乘標之　飲水內熱　兩也生疑
天下大戒　惟命與義　不擇而安
忠孝之至　行事之情　而忘其身
既生惡死　匪則依閒　言或傳之
頹志實雜　無傳其溢　則幾乎全
妄說無由　巧言偏辭　尅核太至
不肖應之　風波易動　實表易危
遷令勸成　寧不殆而　何作為報
遊心養中　若為致命　慮始令終
頹闔傳儲　伯玉教之　正汝身哉
戒慎不擾　形莫若就　就不欲入
心莫若和　和不欲出　與彼嬰兒
與彼无畦　匪顏匪嚥　我則達之

犯才非美　犯順是軍　養虎可則
螳螂可蛮　意有所至　受有所遺
無學養馬　拊之不時　缺春毀首
闇雨任馳　處世全生　無用者奇
乞為社櫟　頸學支離　嗟處之哀
鳳兮鳳兮

新鐫翰林三狀元會選二十九子品彙釋評二卷

内篇德充符　莊子

郭子玄曰物得以生之謂德乃天賦所以成形壽生也是而充之性與天道可得而圓也王駘足以此故于天下將教引天下而從之則其修為必有大過人者且不教不議而學者虛往實歸物自非以心契心而先生無変命物守宗而化由己此其能至

魯有兀（當作介後同）者王駘（音臺），從之遊者與仲尼相若。常季問於仲尼曰：王駘兀者也，從之遊者與夫子中分魯。立不教，坐不議，虛而往，實而歸。固有不言之教，無形而心成者邪？是何人也？仲尼曰：夫子聖人也，丘也直後而未往耳。丘將以為師，而況不若丘者乎！奚假魯國，丘將引天下而與從之。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其與庸亦遠矣。若然者，其用心也獨若之何？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與之變；雖天地覆（芳服反）墜，變將不與之遺。審乎無假而不與物遷，命物之化而守其宗也。（兀當作介，與前養生主篇介者同誤）

是乎說所一遺所忍以見得道者亡形

龍袤書而作兀理或然也。王駘魯之介者也，其人蓋能遺形骸外心知，以行不言之教者，故常季問於夫子曰：王駘立不教，坐不議，而弟子從之者半魯國，且虛而往，實而歸，充然若有所得也，乃至夫子欲引天下而從之，彼介者何人也，而勝于先王，則與庸人殆遠甚矣，其用心也獨若之何哉？夫子曰：彼之用心，豈常人等哉？常人不能已，往往牿於形體之私，況生死橫起，貪著迷失真宗，去道遠矣。之人也，雖死生事大，而心不得與之變；雖天地覆墜，而變亦不得與之遺。上謂遺變，於彼何者？彼知吾身之與天地，其在道中為一物，幻妄不常，皆非實相，若夫所謂性體空真，其性空真体，審乎無假，不受變滅，超然獨存，故不與物而有遷化，既不與之遷，又焉得而與之變，又焉得而遺其變乎，不惟不隨物化，又能生張萬化，執其萬化，執其樞紐，守其根宗，故上曰命物之化而守其宗。

焦竑曰此老莊託兀者以明己之所得不在乎形而在形形乃一生受用得力處

常季曰：何謂也？仲尼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自其同者視之，萬物皆一也。夫（音扶）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而遊心乎德之和；物視其所一，而不見其所喪，視喪其足猶遺土也。常季曰：

李士表曰惟止能止衆止明夫以虛而來得之此所以充之之道也為充而物所以不能說松柏之於衆木舜之於衆人特以正生為本不能正衆生而一已之死生猶猶非所吞帶故擇日登假云者在我何肯與物為事哉

陸西星曰可以理會先生要問之于前於此常時所呈之經

長至不佛法已在中同說謂佛者矣伏之一法也哉

彼為己，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為最之哉？仲尼曰：人莫鑑於流水而鑑於止水，惟止能止衆止。受命於地，惟松柏獨也在，冬夏青青；受命於天，惟舜獨也正，幸能正生以正衆生。夫保始之徵，不懼之實，勇士一人，雄入於九軍，將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猶若是，而況官天地、府萬物、直寓六骸、象耳目、一知之所知，而心未嘗死者乎！彼且擇日而登假，人則從是也，彼且何肯以物為事乎！

常季蓋不知也，故以何謂為問。夫子曰：子知異與一乎？萬化即異也，根宗即一也。自其異者而觀，則肝膽雖在一人之身，然肝不可以為膽，膽不可以為肝，猶之楚越也；自其同者而觀之，則萬物與我同一根宗。既同一根宗，則一同一原，耳亦可視，目亦可聽，又焉知耳目之所宜乎？不知所宜，則渾合為一，無可分異，而游心于德之和。既游于和，則不見有此有彼，有得有喪，得亦莫非一，此而未嘗增；喪亦莫非一，而喪未嘗減。視喪其足猶遺土也，此便是命物之化而守其宗。彼之用心若是而已。常季知道彼之為己者，不過以知得心耳，蓋審其無假而守其宗，是以知得心也。夫心亦人之常心耳，人皆有之，何獨最於彼哉？夫子曰：人心本同，彼固不能以獨異，但彼守宗之心，定心也；人人之心，動心也。彼人莫取鑑于流水，而取鑑于止水者，以來最焉，故也。水定則能鑑象形，心定則能止衆止，故受命于地，則松柏居天下之大端，何者？冬夏青青，是松柏所以獨異于衆木也；受命於天，則惟舜也正，何者？幸正其生以正衆生，此舜之所以獨異於衆人也。觀此則介者之而可知矣。正如冬正性命之正，正生即正性也，正性即守宗之守，宗即保始也。夫保始之徵，如人養勇，一以無懼為主而不動心，故以一士而雄入于九軍，將求名而自要者尚且如是，又況守宗正性之人，能保其未始有始之始者，其徵也將不能一生死而命物化乎哉！官天地、府萬物、寓六骸、象耳目，下此四字，看他奇處。官如五常官，天下之官，府之言聚也，言我與天地萬物同出一原，性命根宗，同稟同受，散則為萬，聚則為一，直無寓此于六骸之中，而以耳目為象，人皆徇象喪心，妄起知識，是以心生于物而死為物。今也一其知之所知，則心固未嘗死者，此非得保始之徵、有不懼之實者，孰能之哉？如是則信受能命物之化，而生死無變於己也。已之人也，得道人也，將擇日而登

假矣登升也假至也如瞽言陟方道言與道合真之意人之泛彼哉是也彼且何求於人哉故曰彼且何肯ㄑ於人則以物為事既無肯則何以物為事哉

申屠嘉兀者也。而與鄭子產同師於伯昏無人。子產謂申屠嘉曰。我先出則子止。子先出則我止。其明日又與合堂同席而坐。子產謂申屠嘉曰。我先出則子止。我先出則我止。今我將出。子可以止乎。其未邪。且子見執政而不違。子齊執政乎。申屠嘉曰。先生之門。固有執政焉如此哉。子而說(音悅)子之執政而後人者也。聞之曰。鑑明則塵垢不止。止則不明也。久與賢人處則無過。今子之所取大者先生也。而猶出言若是。不亦過乎。子產曰。子既若是矣。猶與堯爭善。計子之德不足以自反邪。申屠嘉曰。自狀其過以不當亡者衆。不狀其過以不當存者寡。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惟有德者能之。遊於羿之彀中。中央者中地也。然而不中者命也。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衆矣。我怫然而怒。而適先王之所則廢然而反。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吾與夫子遊十九年矣。未嘗知吾兀者也。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子產蹵然改容更貌曰。子無乃稱。

蹵之之詞

魯有兀者叔山無趾。踵見仲尼。仲尼曰。子不謹前。既犯患若是矣。雖今來何及矣。無趾曰。吾惟不知務而輕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來也。猶有尊足者存。吾是以務全之也。夫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吾以夫子為天地。安知夫子之猶若是也。孔子曰。丘則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請講以所聞。無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無趾兀者也。猶務學以補前行之惡。而況全德之人乎。無趾語老聃曰。孔丘之於至人。其未邪。彼何賓賓以學子為。彼且蘄以諔詭幻怪之名聞。不知至人之以是為己桎梏邪。老聃曰。胡不使彼以死生為一條。以可不可為一貫者。解其桎梏。其可乎。無趾曰。天刑之。安可解。

夫叔山無趾知有尊足者存故求務以全之尊足者存則視棄其足者猶棄土耳夫子知說他務學以補前行之惡不知他一尊全然不在遣惡上起念本無今是何見前非別求裨補頭上安頭此陞學問名教中人譯不易及聖人亦未嘗奉以教人故無趾與老聃私議之曰夫子之於至人其猶未邪何賓賓恭敬以學子為也彼且為善救惡汲汲焉求以善聞名於世而不知至人方以是為己之桎梏蓋桎梏乃手足本無之物唯被刑之人乃或有之一有桎梏反學詭幻與常故至人無己聖人無名其有名者翻為桎梏又欲解其桎梏又須一反其所見之異者而同歸于一以死生為一條以可不可為一貫然後可耳一條即一貫也以死生為一條者未始有生孰名為死以可不可為一貫者本來無是焉得名非如是則善惡法皆是幻法善名惡名皆是記名也此箇不二法門只是解粘去縛本來無物何處生塵但天刑之人常繫不解何謂天刑記云刑者型也型者成也一成而不可易也言性成之人根器自是如此安可解

魯哀公問於仲尼曰。衛有惡人焉。曰哀駘它。丈夫與之處者。思而不能去也。婦人見之。請於父母曰。與為人妻。寧為夫子妾者。數十而未止也。未嘗有聞其唱者也。常和而已矣。無人君之位以濟乎人之死。無聚祿以望人之腹。又以惡駭天下。和而不唱

位才絶衆首先之而致雌雄交歸焉非伏物以而物自伏也是何人斯乃能致此以動人也何緣其然徒子之言乃論言形不足而德可愛使其形者可愛也毋愛以使其形者爲不戢以武爲本行以足爲本裒毀己所以行而見任去而見思者有本故耳

知不出乎四域，且而雌雄合乎前，是必有異乎人者也。寡人召而觀之，果以惡駭天下。與寡人處不至以月數，而寡人有意乎其為人也。不至乎期年，而寡人信之。國無宰，寡人傳國焉。悶然而後應，氾而辭。寡人醜乎，卒授之國。無幾何也，去寡人而行。寡人卹焉若有亡也，若無與樂是國也。是何人者也。惡人醜貌人也無位而濟乎人之死無祿而望人之腹言不待富貴發勢而自能利濟乎人也望如月望之望飽滿圓足之義用字之奇也惡駭天下言可驚託也和而不唱不見其能首事也知不出乎四域不見其有遠略也而雌雄合乎前謂天下之人雌雄勝負皆來質成也悶然而後應氾然而若辭狀其無意於人國也寡人醜乎自媿其不若也卹憂也若有亡焉如有所失也哀公問彼是何人也而能使人愛戀若此

三元年日同以招奈錄以物鑒

仲尼曰：丘也嘗使於楚矣，適見㹠子食於其死母者，少焉眴若皆棄之而走。不見己焉爾，不得類焉爾。所愛其母者，非愛其形也，愛使其形者也。戰而死者，其人之葬也不以翣資翣杉入聲；刖者之屨，無為愛之，皆無其本矣。為天子之諸御，不爪翦，不穿耳；取妻者止於外，不得復使。形全三字承上諸御娶妻二事形全猶足以為爾，而況全德之人乎？今哀駘它未言而信，無功而親，使人授己國，唯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才即孟子所謂降才之才其賦於天者而言德則指其成於己者而言不形者一而不分之意故下以物不能離解之教喻意在言外蓋文之奇者

貴賤豫役各當其宜所以順從也旂戰而死則葬止命故其翣恤不以翣形且不得何以能全刖何望屨物之讎蔑無猶刖者之不愛其屨也此章承上文㹠子食于父母起喻至此重疊喻以結之不過休容德充于內者光暇于外無餘于中若外論死盍也

吳儔曰二章謂意深至微形解亦清通光粹諸家自廢

哀公曰：何謂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與不肖，毀譽，饑渴寒暑，是事之變，命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規乎其始者也。故不足以滑和，不可入於靈府。使之和豫通而不失於兌；

林希逸曰水之平流德之和也是和而修之已而成故曰成和之修物不能離又解不形之義即一而不分也生無變之謂也

使日夜無郤而與物為春，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是之謂才全。何謂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為法也，內保之而外不蕩也。德者成和之脩也。德不形者物不能離也。哀公異日以告閔子曰：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執民之紀而憂其死，吾自以為至通矣。今吾聞至人之言，吾恐吾無其實，輕用吾身而亡吾國。吾與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夫才之全者其天自宗不隨物而有遷故死生存亡窮達貧富賢不肖毀譽饑渴寒暑皆事情之變與天運相為流行日夜相代乎其前方生方死方死方生如環無端雖有知者不能規乎始規之言求也然但不能規乎其始而已不可謂之未始有始也蓋未始有始也者混合和融一而不分謂之滑和上篇所謂遊心于德之和意蓋如此故不足于滑和者不可以入于靈府一入靈府則此心必受其變而先天道樸之全缺於是乎散矣今使吾德之和豫通于死生窮達萬變之中而復不失其和兌即和也豫亦和也此便是滑和至人所以死生無變者不失此和而已使日夜無郤而與物為春郤者不受而遷之意事物之變日夜相代乎吾之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便是日夜無郤無郤則不失其兌不失其兌便與物為春常人不知命遂自然不肯安受只一郤中生出多少乖戾彼則常見其日夜無郤與物為春而已是接而生時於心者也

郭子玄曰靈公視無脤為全人德尊而形可忘也至人所擇也物無際於大哉獨成其天是能忘人之所不忘而得矣所謂有不得而辭

闉音因跂音企支離無脤音辰說音稅下說齊同衛靈公，靈公說音悅下說之同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甕㼜大癭說齊桓公，桓公說之，而視全人，其脰肩肩。故德有所長而形有所忘，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謂誠忘。故聖人有所遊，而知為孽，約為膠，德為接，工為商。聖人不謀，惡用知？不斵，惡用膠？無喪，惡用德？不貨，惡用商？四者天鬻也。天鬻也者，天食也。既受食於天，又惡用人？有人之形，無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群於人；無人之情，故是非不得於身。眇乎小

哉所以屬於人也謷乎大哉獨成其天闉跂曲跂也甕㼜大癭之也脰頸也肩肩細小貌二子醜惡之人能使齊衛之君而視全人之不如所以者何愛其德自忘其形也用形有所短德有所長所短者能使人忘而在己若忘惡駭之獵所長者能使人不忘而在己若不忘之則伐之病能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則其大也是謂誠志就忘一字上翻出自己學問而以聖人證之志聖人者識能忘所不忘也出心有所進也以知識為學子而不輕以警約為累因而不用以德惠為應接而不貴以技能為行貨而不君何也聖人之心何思也何慮也順其自然而已惡用知未附也未斷也貿任自然而已惡用膠所得於大者渾然全具無喪也而惡有於德所積于己者深截君處不售也而惡用乎商蓋有所用則人也而非天也無所用則遊以天以矣遊以天者天鬻之天以下句解見上

李士表曰惠子厚於才而薄于德遂閒於道之情忘以性命之情妨以其故其失使貌天形不傷于好惡有情然情常因乎自然至是則混之物符彼已而盡是非好惡也於是言何在乎外神勞精而以堅白鳴哉孫大授曰現惠子與莊子論辨却於箇事全未分曉不知莊子何與之為

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惡得不謂之人。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莊子曰。是非吾所謂情也。吾所謂無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其自然而不益生也。惠子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莊子曰。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無以好惡內傷其身。今外乎子之神。勞乎子之精。倚樹而吟。據槁梧而瞑。天選子之形。子以堅白鳴。承上無情之旨記與惠子辯者一段作結惠子謂莊子曰人故無情乎故如則故而已之故謂本來也莊子曰然惠子曰人而無情何以謂之人莊子曰人之形色象貌皆自未始有始中來皆道與之道與之即天與之也有自天中道中來者尚不得謂之人乎惠子曰既謂之人惡得無情是將欲其埋然隱然如槁木如死灰而後謂無情也故莊子曰非吾所謂無情也謂不以好惡內傷其身常因其自然而不益生之謂也益生二字本於老子益生曰祥謂祥益下自所生之外而以人為參也惠子窮其說斯知說人之有身亦自益生中得來益情欲之感亦非本有介然而生于男交之後人因托此而有身今不益生則連人亦無救曰不益生何以有其身莊子不與之辨知以正答言生不必益也道與之貌天與之形生理本自然完足於完足中不能順其自然橫起是非好惡逐妄迷真非徒無益而又害之今子之精神非道與之天與之乎乃外乎子之精勞乎子之神倚樹而吟枕槁梧而瞑天選子之形本無不足卻乃因其自然則可矣今也不能因其自然與物相安于無情無事之天徒以堅白之說嘵嘵然立是非同異于天下豈不謂之益生而何哉

唐荊川曰此總論知天知人明義命以立其宗彼真人者知天之所為而順其自然者也

王荊石云篇中義諦隨人根器大小各有受用孰謂此者不推可以負荷之秘而所謂性分之宗上乘之學亦不外是而之矣

內篇大宗師

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為者至矣知天之所為者天而生也知人之所為者以其知（去聲下其知是知同）之所知以養其知之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上聲）者是知之盛也雖然有患夫（音扶）知有所待而後當其所待者特未定也庸詎知吾所謂天之非人乎所謂人之非天乎且有真人而後有真知

夫天之與人相待而成者也天固自然矣又以人為合之然後人事盡而天理見知天之所為又知人之所為斯其至矣何謂知天之所為知天之自然也何謂知人之所為知人亦未始不為天也而盡人以合天順其自然而以其所知養其所不知終其天年而不中道夭斯得為知之盛矣何謂以其所不知知人之年壽短吾之所不知也天也然吾只知緣督以為經可以養生可以盡年故以其可知者盡諸已而以其不知者付之天然謂之養則有涵泳徬容以俟之之意若妄有作為而至于中道夭折則是裨益于有生之外既不能知其所知而又不能養其所不知可謂知乎雖然有患又下一轉言此處有病還可商量夫知又有所待而後當當謂知其當否我今說他為知之盛何以見得直待終其天年了當此生然後見得是能以其所知養其所不知者然後見得他為知之盛今吾尚在眼前說話其所待者猶未定也未定言未知日後何如未見了當詎知所謂天者非人乎所謂人者非天也乎蓋善終者天天折者人此非待事之既定而後知今尚未定則孰知為天為人又有真人而後有真知初不待其有定事而後有定見也

徐存庵曰此篇言論死生之理欲人打透此一關如閱雲長過五關行千里一連斬斷一念之決不由他人

陸西星曰此以下二段皆真人之標榜如此一字一語參透的確

何謂真人古之真人不逆寡不雄成不謩士若然者過而弗悔當而不自得也若然者登高不慄入水不濡入火不熱是知之能登假於道也若此古之真人其寢不夢其覺無憂其食不甘其息深深真人之息以踵眾人之息以喉屈服者其嗌言若哇其耆欲深者其天機淺

真人者知天之所為而順其自然者也寡寡薄也成成全也謩謀也不事也古字通用不逆寡者知我之適遺其薄也故安以受之而不逆不雄成者知我之所取之厚矣讓以承之而不雄不謩士知成敗之有數也故不謀過而不悔當而不自詡知得失之有命也故不悔而不得若然則彼之天可謂定矣天定者物不足以累之是故登高而不慄入水而不濡入火而不熱三者皆人情之所易危而彼處之泰然不以介乎其意是蓋心有所主則自然不動以是知其知之登假於道也若此然謂之登假則與道合真非徒聞見之知而已是故其寢也不夢其覺也無憂其食也不甘其息也深深其性定之符也又若此何以其寢無夢凡人之夢皆識神所化真人無識也故其寢無夢凡人與接為搆日以心鬪故有煩惱妄想愛若身心真人之妄也故其覺無憂味乃舌塵因塵起識故有甘苦分別貪愛之念從凡而起真人不貪故其食也不甘心有靜躁則氣之出入亦隨之而有淺深真人性定于內故息息常歸于其根踵即根也根者人之大中極氣所歸復之處玄家所謂命帶是也眾人不得其養以心使氣心躁而氣亦與之俱躁故眾人之息以喉踵息之說近玄家專氣之要訣所謂心息相依神氣相守載營魄抱一無離其旨皆不出此丹經萬卷息言不能盡者此老特闡一語泄破讀莊子者安得草草看過徒以藉口譚資筆陣耶屈服者其嗌言哇與人談論心無定見見無定理一見真人心自屈服言心辟也心屈則言亦與之俱屈其有對嗌咽若哇哇

郭子玄曰天機二字下得最好凡人形生神發皆屬天機閱后一段令之畏生死而求修證者允落第二義非空到也

古之真人不知說生不知惡死其出不訢其入不距翛然而往翛然而來而已矣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受而喜之忘而復之是之謂不以心捐道不以人助天是之謂真人

上言外物不干其心此言死生無變于己其出不訢[illegible]不距[illegible]上文出出世也入反造化也二字本老子出生入死訢喜也距逆也翛然生來不難之貌往即入也來即出也不忘其所始不求其所終者知其始自未始有始以來則其終也亦歸于未始有始而已更不又求今之求其所終者曰吾以修為求證聖果便是有我則不能與道合真喜而受之受受命而生也忘而復之復復命而死也既曰其出不訢又曰喜而受之却不相反蓋不訢即承上不悅生而言曰受而喜之是言有生之後常自歡喜快樂初無戚戚不滿之意及其復也亦自以戚戚為樂而忘其為死此便是生死無變於己蓋心一有所變則捐道矣道無生死而人有二心非棄道而何

王荊石曰若然者指真人言衆通物以下引狐不偕數子見役人之役適人之適非真人也宗師矣

若然者其心志其容寂其顙頯凄然似秋煖然似春喜怒通四時與物有宜而莫知其極故聖人之用兵也亡國而不失人心澤施乎萬世不為愛人故樂通物非聖人也有親非仁也天時非賢也利害不通非君子也行名失己非士也亡身不真非役人也若狐不偕務光伯夷叔齊箕子胥餘紀他申徒狄是役人之役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

夫人堅而不可移者之謂志其心志者死生如一始終不能變也其容寂者守靜之篤萬感不能撓也其顙頯者廣大寬平無慘蹙也凄然如秋肅殺味冷澹也煖然如春意思溫和也喜怒通四時則因有殺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者故聖人不得已而用兵也亡人之國而不失人之心澤施乎萬世不為愛人夫愛人者樂通物樂與物通非聖人也受病在樂字上聖人非不與物通也但無心耳無心何樂之有何謂有親非仁至人無思不可得而親也故有親非仁何謂天時非賢推測而知非默契也故天時非賢人履利害之中生ゝ知利而不知害在君子則知倚伏之機奇化故之變利害不通不得謂之君子行各失己學求諸己非為名也故行名喪實者不足以為士亡身不真者幻妄之境非華之事人皆徇之而忘其身是謂受役于物者故知不足以役人

唐荊川曰此再舉古之真人而極言以盡其形容見真人只涵養其自然而已人不知以為動行動行則未免有欲惡害壯矣

吾貫翊云諸子中深之又深神之又神多筆未可淺淺以他書解之亦不能得

范無隱曰以此章法乃古文高

古之真人其狀義而不朋若不足而不承與乎其觚而不堅也張乎其虛而不華也邴邴乎其似喜乎崔乎其不得已乎滀乎進我色也與乎止我德也厲乎其似世乎謷乎其未可制也連乎其似好閉也（去聲）悗乎忘其言也（悗亡本反）以刑為體以禮為翼以知為時（知去聲下同）以德為循以刑為體者綽乎其殺也以禮為翼者所以行於世也以知為時者不得已於事也以德為循者言其與有足者至於丘也而人真以為勤行者也（再舉古之真人而極言以盡其形容）

其狀義而不明者言以義與人而非以黨乎人也若不足而不承者言以謙下人而非以承乎人也方者易刓圜者易圓

吕□□□□□荊川不□□生

真人觚張乎其虛而不華與ゝ自然之貌張者大也邴者喜貌崔者下也言真人似乎喜事其實不得已而應之如家駭它閒然而後應之ゝ意滀乎其進我色也滀者聚也進我色者言容色日見其充粹也色則日見其進矣而德則日見其止ゝ即止于至善之止言止其所而不遷也厲乎其似世而不可犯也謷乎其大而不可制似世謂如世人之以勢自大者二句即一意連乎其似好閉而機緘不可測也悗乎其忘言而聲音不可求也連者總括之義悗者術下之貌以形為體以礼為翼以知為時以德為循以下句解見上

劉須溪曰到此方發出所以不悅生惡死之故

故其好之也一其弗好之也一其一也一其不一也一其一與天為徒其不一與人為徒天與人不相勝也是之謂真人（至此方發）

出所以不悅生意死之故好即悅也不好即惡也所以不惡者知其一故也一即天也自然也知其一則不以人助天以心捐道矣所謂又有真人而後有真知者知此而已

陸西星曰此說死生有命命者天也天者不可不敬不可不順

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彼特以天為父而身猶愛之而況其卓乎人特以有君為愈乎己而身猶死之而況其真乎

此又指言人之不能勝天死生大數稟於成質之後如旦之又夜而九圍于氣數之中者一毫人力有所不得而與此皆物之實理故曰物之情也情之言實也此箇實理主張於未始有物之先所謂卓者真君實在於是人特以天為父而順父者多順天者少不知又也奇体之ゝ身而猶愛之而況其卓焉乎人物以天之所子為愈乎己而欲君者多致天者少不知君也代天之身而猶殉之而又況其真為者乎

唐荊川曰真者不假乎物而自然也天自然之不可遣且君命而已我故証以涸魚之喻陸西星曰此乎說論乎人更當精心理會所以解者默而登解脫者矣不外是此

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與其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

夫天者君也父也者大宗師也道也一也人之不能離是也如魚之有水故以魚喻泉涸則魚未免離水而陸處雖其相呴而沫徒勞形耳孰與相忘於江湖者之為得乎以况人離于道則一者不一而是非毀譽紛然以生與其譽堯而非桀也孰若兩忘而化

大藏上乘奇緣也

林希逸曰大塊載形佚老息死此造物之善吾形也而人多貪生畏死故設藏舟藏山之喻以發其惑凡有形有生理無不遯雖堅澤深固終不免乎變化以有限之軀藏無窮之宇宙惡保其不遯哉惟能藏天下于天下斯無遯矣其乃聖人所遊一化所待

於道者之為得乎然非謂堯不當譽而桀不當非也自道而觀渾淪無別何者為善何者為不善而可以非譽為乎便此是其一者一其不一者一不惟是非毀譽當付之兩忘至于先生大變亦當忘之而以其知養其所不知知大塊之以形載也而以生勞我也以老佚我也而以死息我也順其自然而不以人力與之此者便是兩忘而化於道

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藏大小有宜猶有所遯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所遯是恒物之大情也特犯人之形而猶喜之若人之形者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其為樂可勝計邪故聖人將遊於物之所不得遯而皆存善夭善老善始善終人猶效之又況萬物之所係而一化之所待乎

夫人能兩忘而化于道則是能遊于物之所不得遯者而皆存何者道者物之所不得遯者也惟道可以長存故先生壽夭一無所變夫藏舟于壑藏山于澤可謂固矣而不知石亦可移舟亦可解夜半之時強有力者以壑之舟載澤之山負之而走熟睡者不覺也是藏之雖得宜而猶有所遯也若夫藏天下於天下而不得其所遯則天下之善藏也非得恒物之情實者孰能之哉何謂藏天下於天下不一者物至一者理藏天下於天下者知其理之一也而一以自然付之使物各得其自然則是以天下之理藏天下之物而我之理又藏于天下之中故皆不得其所遯此便是以其一者一其不一者蓋一者真實之理也不一者虛幻之形也今人但謂形可求固一得人身便生喜悅藏之安富尊榮之中挾其所居歆其所生皆欲完其所喜之量于變為化未有極也為喜可勝計耶豈知悲不可常樂不可極夜半有力者來負之而走可得謂之固耶即此便是猶有遯處聖人將遊于物之所不得遯者便是不以其身為身而以道為身惟道長存故聖人亦與之而皆存則無夭無老無始無終寓此身於四者之中而皆稱之曰善夫聖人也而人猶效之又況大宗師者為萬物之所係一化之所待者乎一化即萬化也太宗師執此一者以為化樞故曰一化

李士表曰莊子之妙得之老子五下便說有情有信此數語于

夫道有情有信無為無形可傳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見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在太極之先

莊之論道之閎深無也生天生地萬化而未始有極者何特遯人之形而獨喜之乎長上古而不為老皆要天而不為官皆真人之妙用大宗師体之以為大氏物掌從寄之以為爵者也

孫大授曰古之聖人頒莫不用未有不得道而為聖者非特稀若氏至於傅說而已道為天下母自天而下未有不得道而立者非特維斗日月而已此其所以為太宗師歟

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先天地生而不為久長於上古而不為老狶韋氏得之以挈天地伏戲音羲得之以襲氣母維斗得之終古不忒日月得之終古不息堪坏得之以襲崑崙馮夷得之以遊大川肩吾得之以處大山黃帝得之以遊雲天顓頊得之以處玄宮禺強得之立乎北極西王母得之坐乎少廣莫知其始莫知其終彭祖得之上及有虞下及五伯傅說得之以相武丁奄有天下乘東維騎箕尾而比於列星

至此方說出太宗師者道也夫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聖人不得已而強名之曰道无形也無為也而卻有情有信者何老子曰惚兮恍其中有物杳兮冥其中有精其情甚真其中有信此數語者千古論道之閟容藏也莊子之學得之老子直下便說有情有信自有歆以觀其微者言之也情者靜之動也信之一字更為閟密千聖萬真同此一訣又得師傳方有契悟故曰可傳然而不可受者謂其不可見也既不可受不可見矣何以可得曰本來無得既失之後返還而歸復之方覺有得自本自根未有天地以固存分明推到未始有始也者神鬼神帝生天生地然後說到箇有有也者此在吾儒則周子所謂無極是也故在太極之先而不為高在六極之下而不為深

孫大授曰上言得道此後寫言道不易聞也不易得正世道秘李者為能会而悟之則所謂命宗性祖一六寄還受用得力處不往以其文也

郭象音曰此言道聞之不易而傳亦不易也

南伯子葵問於女偊曰子之年長矣而色若孺子何也曰吾聞道矣南伯子葵曰道可得學邪曰惡惡可子非其人也夫梁倚有聖人之才而無聖人之道我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吾欲以教之庶幾其果為聖人乎不然以聖人之道告聖人之才亦易矣吾猶守而告之三日而後能外天下已外天下矣吾又守之七日而後能外物已外物矣吾又守之九日而後能外生已外生矣而後能朝徹朝徹而後能見獨見獨而後能無古今無

林希逸曰副墨書也洛誦言也瞻明視也聶許聽也需役行也於謳歌也玄冥深沈參寥空寂疑始疑其始而未始有始也言道得之言語文字而傳之以心會之以神則已之妙而猶見者也

古今而後能入於不死不生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其為物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其名為攖寧攖寧也者攖而後成者也南伯子葵曰子獨惡乎聞之曰聞諸副墨之子副墨之子聞諸洛誦之孫洛誦之孫聞之瞻明瞻明聞之聶許聶許聞之需役需役聞之於謳於謳聞之玄冥玄冥聞之參寥參寥聞之疑始上言道得此復寓言道不易聞尤不易傳卜梁倚有聖人之道而無聖人之才比才字指才力而言所以資藉道量以成吾道者也今二氏家言法則酒濟缺一不成意蓋如此有其道也有其才矣猶未可與也故守之三日七日乃至九日當其果能忘物而忘我也然後與之外天下與外物何則天下遠而物近天下疏而物親故外天下易而外物難外物易而外生難外生是忘我也忘我而後能朝徹朝徹者清明瑩徹如平旦也朝徹而後能見獨見獨者人不見而已獨見之也見獨則無古今無古今死生本来而可與言道矣既又自解何以入于不生不死蓋殺生者不死生生者不生殺生者心死而神活也生生者心活而神死也且天下之有將迎成毀與死生相對而負勝世人以心隨其間一心方將一心迎之一心毀一心成之憧憧往来無有窮已此箇活潑之心焉能入于不生不死之鄉今則無不將也無不迎也無不毀也無不成也順其自然更無意又君然者其名謂之攖寧攖者攖拂亂也寧者定義後自解曰攖寧也者攖而後成者也謂於紛紜擾亂之中而成大定此便是不壞世相而成實相如來所說上乘義諦意蓋如此非與其斷滅人事以求寂定然後可以成此名也是道焉乎聞之以下句解皆見上

王荊石曰首脊尻本是首尾始終凡物始于無終于無其生其死一念之起曰一氣之往来耳句入于不死不生其所存置在七尺之軀哉郭伯秀曰任其自然之變者死

子祀子輿子犁子来四人相與語曰孰能以無為首以生為脊以死為尻孰能知死生存亡之一體者吾與之友矣四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為友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曰偉哉夫造物者將以予為此拘拘也曲僂發背上有五管頤隱於齊肩高於頂句贅指天陰陽之氣有沴其心閒而無事跰𨇤而

生也與物偕而化合變先性而不因無因而不可常可遇之時也謂之得時不能順性而去也謂之失安時處順謂之玄解一不能自解則衆物結之矣然解則無所不解則無所而解也天不勝無方者孰安死生而惡之哉

鑑于井曰嗟乎夫造物者又將以予為此拘拘也子祀曰女惡之乎曰亡予何惡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為雞予因以求時夜浸假而化予之右臂以為彈予因以求鴞炙浸假而化予之尻以為輪以神為馬予因而乘之豈更駕哉且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安時而處順以樂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也而不能自解者物有結之且夫物不能勝天久矣吾又何惡焉夫道無死生故能入于不死不生者無可與明道此下寓言皆以發明死生一條者人自未始有始以来故以無為首從無入有是故有有也者故以生為脊造化息我以死故以死為尻尻尾也有能知死生存亡首尾一體則無悅生惡死之意矣於是四人各相契悟莫逆於心遂與為友俄而子輿有病子祀往問之子輿言造物偉哉如此大手我與造物原無此病乃賦我以形為此拘拘又曲縷發背上生五管使我頤隱于齊肩高頂髮指於天陰陽沴癘之氣內干我心閒暇無事扶曳而鑑于井見狀之傴僂又自嘆曰嗟乎造物者又將以予為此拘拘也此拘拘指病體而言子祀曰一惡之乎惡是惡死子輿曰亡也予何惡哉假使造物者浸假而化予之左臂以為雞則予自異物中安其常而適其遭故為雞則求時夜為彈則求鴞炙為輪則予以神為馬因而乘之化則自化而我則有不化者存此便是死生無變于己之意夫得者時也失者順也得失即死生存亡如前所謂適来夫子時也適去夫子順也安時處順則不悅生不惡死哀樂之情不能入也此古之所謂縣解者而不能自解者萬物之有結之也不知此有幻妄不常時不可當天不可勝物不可勝天久矣吾又何惡死以求勝天也哉

李士表曰人知世間萬物之一而所謂人者不知其幾億萬計則何以汝為此呼其謙念而歸其轉虛也鑄金之喻盡慮常情畏死而不得免

俄而子来有疾喘喘然將死其妻子環而泣之子犁往問之曰叱避無怛化倚其戶與之語曰偉哉造化又將奚以汝為將奚以汝適以汝為鼠肝乎以汝為蟲臂乎子來曰父母於子東西南北惟命之從陰陽於人不翅於父母彼近吾死而我不聽我則

則頑為似生之
計電形流悠尊
切紫線死頭冶
之金亦猛以異
而鏌鋣不可矣
淨手是以至人
以天地為爐造
化布以為化爸
極吾與之無極
何以曰人耳人
耳而爱其不得
耶
孫大授曰莊子
此說只說得化
一邊逍遙學問
不曾為異生社
蕭方實法門
唐荊川曰致之
發出所以當安
常順適理議論
着實發洩可愛

悍矣。彼何罪焉。夫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故善吾生者。乃所以善我死也。今夫大冶鑄金。金踴躍曰。我且必為鏌鋣。夫冶必以為不祥之金。今一犯人之形。而曰人耳人耳。夫造化者必以為不祥之人。今一以天地為大鑪。以造化為大冶。惡乎往而不可哉。成然寐。遽然覺。此段又發出所以當忘當類的道理叱避無怛化叱妻子

而避之毋以哭泣驚怛將化者之人也將以汝奚為將以汝奚適言造物又不知將汝化做箇甚麼又將以汝往那裏去也子來答言去則東西南北隨其所之為則鼠肝蟲臂隨其所化夫大冶鑄金、歘為鏌鋣則大冶者又以為不祥之金矣今以天地為鑪造物為冶陶鑄百物而我于百物之中又歘為人則造物者寧不以予為不祥人也哉成然而寐遽然而覺而已矣

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曰。孰能相與於無相與。相為於無相為。孰能登天遊霧。撓挑無極。相忘以生。無所終窮。三人相視而笑。莫逆於心。遂相與友。莫然有間。而子桑戶死。未葬。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待事焉。或編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來桑戶乎。嗟來桑戶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猶為人猗。子貢趨而進曰。敢問臨尸而歌。禮乎。二人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子貢反。以告孔子曰。彼何人者邪。脩行無有。而外其形骸。臨尸而歌。顏色不變。無以命之。彼何人者邪。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外內不相及。而丘使女往弔之。丘則陋矣。彼方且相造物者為人。而遊乎天地之一氣。彼以生為附贅縣疣。以死為決疣潰癰。夫若然者。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假於異物

孟子反曰子反
琴張鼓歌而弔
桑戶以歩世為
而反其為幸此
遊方之外異乎
世俗者方且與
造物為人則善
天窮通不足盡
其變天地衆著
不得拘其体矣

林希逸曰莊子
將明派統之所
宗以秤天下之
可惜若直誌捻
中亡之如此或
柔將欲所見以

則久故超聖人
之方迹而奇方
外不數子貢总
其所寄以孕迹
作之大意則天
遊外弘内之道
坦然自明而莊
子之書故是起
俗蓋世之談矣

託於同體。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反覆終始。不知端倪。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為之業。彼又惡能憒憒然為世俗之禮。以觀衆人之耳目哉。相與于無相與言無心也相為于無相為言無為也登雲遊霧撓挑無盡言行無轍

迹也相忘以生無所終窮言不悦生不惡死也此箇學問同志者少而三人皆莫逆于心故相與定交莫然有間即無何有頃而子桑戶死孔子使子貢往弔之則見子反子張二人編曲鼓琴相和而歌曲即琴曲也嗟來桑戶乎迺琴曲也反其真謂還造化言汝以反其真則無心矣無為矣而我猶為人則尚不免于有身有患也猗者嘆辭子貢不知達者之意却以世禮繩之故二人者相視而笑曰是惡知禮意蓋禮之意重在返始故曰禮不忘其始、即未始有始也者故世聖人制禮老子尊之以為忠信首亂論大道者本來無物其見自見如此宜非世儒之所知也故子貢以告夫子曰彼何人也而曠蕩若是君子禮以和行不由禮是無脩也故曰脩行無有無以命之謂不知與作何等人物孔子告之曰是遊乎方之外者也方外方內即釋氏所謂世法出世法也言彼與我意迥不同彼直與造物者為徒而遊于混芒一氣之中以生為等故有附贅縣疣之譬死則乃大患乃解譬如決疣潰癰乃紟大决既有此等意見又惡知死生先後之所在而衮樂為乎且彼直謂此身幻耳假於異物託於同體即圓覺經所謂地大水風四大假合而成幻身及其死也骨髮齒爪歸之于地精津血液歸之於水暖氣歸火動轉歸風今在幻身後在何處故忘其肝膽遺其耳目反覆始終不知端倪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而不知身勢之何有逍遙乎無為之業而一任來去之自然又烏能憒憒然強世之禮而觀以示衆人之耳目哉

道以夫曰穿池
而養給不必大
水也無事而生
定不必方外也
相忘江湖則非
特穿池而已相
忘道術則非特
無事而已

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曰丘天之戮民也。雖然。吾與汝共之。子貢曰。敢問其方。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子貢曰。敢問畸人。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故曰。天之小人。人之君子。人之君子。天之小人也。子貢一間夫子方外

劉辰翁曰夫唯知此乎始有物則不見有内外死生之異矣夫游方之外以死為樂至于臨尸而歌耶死以所喪哭泣與人同而不為哀樂所累則與人異且然之孟孫氏以此至云左不當乎

世俗之同

陳碧虛曰已化而生焉知未生之時未化而死焉知已死之後故無所避就而與化俱生

也

郭子玄曰以變化為形之駭動耳故不以死生損累其心以形骸之變而為旦宅之日新耳其情不以為死故人哭亦哭正自是其所宜也

呂吉甫曰即夢覺以明之即吾當夢為魚鳥未始異乎為魚鳥而五哭天言為魚

方内之說便問夫豈敎何方之依于夫子夫子自謂丘乃天之戮民戮民即前上帝之縣不解者雖然又下一轉言吾與汝共遊之有方之外子貢便問何術而得遊此夫子曰人之生於道也知魚之生於水故曰魚則相造于水人則相造于道造之為言生也然穿池而養給者不若相忘于江湖無事而生定者不若相忘于道術蓋彼則猶為有方此則遊于有方之外者子貢言如此則為從行人矣敢問畸人曰畸人者異於人而同於天故曰天之所謂小人乃人中矜細行之君子也夫以人中細行之君子為天之小人則人中獨行之人得不為天之君子乎哉

顏淵問仲尼曰孟孫才其母死哭泣無涕中心不戚居喪不哀無是三者以善喪蓋魯國固有無其實而得其名者乎回一怪之仲尼曰夫孟孫氏盡之矣進於知矣唯簡之而不得夫已有所簡矣（簡去之極）孟孫氏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不知就先不知就後若化為物以待其所不知之化已乎方且將化惡知不化哉方將不化惡知已化哉吾特與汝其夢未始覺者耶且彼有駭形而無損心有旦宅而無情死孟孫氏特覺人哭亦哭是自其所以乃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庸詎知吾所謂吾之乎且汝夢為鳥而戾乎天夢為魚而沒於淵不識今之言者其覺者乎其夢者乎造適不及笑獻笑不及排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以音 喪並）

魯國者言以善居喪之名蓋於一國也回一怪之一當怪之也夫子言孟孫氏盡之矣進于知矣盡謂盡道知謂知天夫大道本無所有降而入於名相之中則當隻順就簡返於太樸而人之情有所不得已者夫唯簡之而不得則於不得之中而行所請簡者今已有所簡矣謂如無哭不得簡而至於無涕無心不得簡而至於無戚無哀服不得簡而至于無哀所謂於世法中而行出世法者孟孫氏其知矣夫死生亦大矣而彼且不知所以生不知所以死一意付之自然不知所以生故不就先不知所以死故不就後就先則喜心生焉就後則惡心生焉而彼皆不知也直與萬物同化於大鑪大冶

陸士衡淵明曰……

中以汝夢為以汝覺適皆所不知一意安時處順以待所不知之化已乎者懷心誠意之謂方將化順其將化惡不知有不化者方且不化順其不化惡復知有已化者哉蓋化與不化等之夢覺今吾與汝特夢而未覺者也烏得以汝為迷異耶且彼之居喪也特有駭形而無損心有駭形者喪之容也無損心者不滅性也所以無損心者知其有旦宅而無情死也生猶旦也宅猶寄也人生直寄宅于旦死猶夜而歸其必非實死故無情死情猶實也彼之見解若此不甚情哀人哭亦哭以行世法是自其所以歎簡之而不已有所簡也所以乃二字亦奇猶言乃所以知此也且所以怪之者特我見耳故曰且也相與吾之耳矣吾即我也烏知吾之所見當否何如故曰庸詎知吾之所謂吾之乎且汝夢為鳥而厲乎天夢為魚而沒于淵如此顛倒幻境俱在未覺之中不可據以為實今之所謂吾之耳者其果覺語耶夢語耶大抵人人多是說夢若是覺人不復生此顛倒惟異真將化與不化任其自然不復更生悅惡而有損心造適者不及笑獻笑者不及排知自然之妙用者人不得而恭之造適者適意之極也不及笑者不假于笑也獻笑者因物之可笑適然而笑初不假于安排此蓋自然而然一天之所為也去其安排人力之私則化而入于天矣入於天然後謂之遊于有方之外謂之畸於人而侔于天謂之覺人寥天一即天也道也自然也大宗師也造物也

李士表曰此皆寓言以寓云……

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意而子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奚來為軹夫堯既黥汝以仁義而劓汝以是非矣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之塗乎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其藩許由曰不然夫盲者無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瞽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意而子曰夫無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黃帝之亡其知皆在鑪錘之間耳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我黥而補我劓使我乘成以隨先生邪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我為汝言其大略吾師乎吾師乎齏萬物而不為義澤及萬世而不為仁長於上古而不為老覆載天地刻彫

宗師也

衆形而不為巧此所遊已何以資汝謂何以教汝也既服仁義而明言是非明人所謂世法也異為

来軟軟語助辭言汝既有先入之言於胸中則已遺仁義之
黥墨而受是非之劓傷矣汝將何以遊于逍遙自在之境乎
恣睢縱橫之轉徙變動也即所謂遊挑無極彷徨塵垢之意
雖然吾願遊其藩言夫子之道吾雖不敢窺其堂奧願遊其
藩籬言譬之喻言汝無受道之質難以語道無莊美人據梁
勇士黃帝神知之君言至人有教能使人失其平日之所
自有者亦在夫子陶鑄之間耳今見夫子安知非造物者之
息我黥補我劓使我乘成以隨先生耶成渾成完之義言其
者穀鑿不全今乃息黥補劓以事先生則庶乎乘此以全其
真純返其太樸未可知者言汝亦未見得便能如此吾師乎
吾師乎以下是言太宗師之德無可名言蓋竟以仁義教人
吾師則螫萬物而不為義澤萬世而不為仁不為仁不為義
即老子所謂生而不有為而不恃長而不宰之義螫萬物者
有時翻穀為物盡為螫紛但不得以義名之者無心自然故
也長於上古而不為老者滇滇涬涬立于未始有始之先而
千古萬古常如一日不見其老又且覆載天地刻雕衆形若
有工巧以制御之而不得以巧名者無心自然故也吾師之
德若此〻吾之所遊心也又何屑〻為于仁義之端是非之
辨乎哉

陸西星曰此段借顏子以形容造道之妙及貫類子學問自博文約禮中來曰忘仁義等語則是莊子一段學問如今所謂禪者流也讀者莊者當具別眼不得以吾儒見解例之

焦竑曰一篇到此將箇造物無心作總結子桑鼓琴若歌若哭求其為之者不得至命之于命真已得道則無乎命也累不

顏回曰回益矣仲尼曰何謂也曰回忘仁義矣曰可矣猶未也
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忘禮樂矣曰可矣猶未也
他日復見曰回益矣曰何謂也曰回坐忘矣仲尼蹵然曰何謂
坐忘顏回曰墮支體黜聰明離形去知同於大通此謂坐忘仲
尼曰同則無好也化則無常也而果其賢乎丘也請從而後也
子輿與子桑友而淋雨十日子輿曰子桑殆病矣裹飯而往食
之至子桑之門則若歌若哭鼓琴曰父邪母邪天乎人乎有不
任其聲而趨舉其詩焉子輿入曰子之歌詩何故若是曰吾思
天使我至此極貧而弗得也父母豈欲吾貧哉天無私覆地無

存使之所謂真知則究極天人物理性分而無疑者也窮理盡性以至于命以此處巳而言命物之化而守其宗則以擎物而言知巳之命于莫是也擎物之命其唯太宗師乎

私載天地豈私貧我哉求其為之者而弗得也然而至此極者
命也夫而一篇到此將箇造物無心作總結子桑鼓琴不任其聲
而趣舉其詩言歌不成聲而其辭促也父母不欲吾貧
天地不私貧我以此而求造物皆為有心所以求之而不可
得一句斷然曰然而至此極者命也夫蓋謂之曰命則固有
莫之為而為莫之致而致而非巳之所與知者所謂養其所
不知者養此而巳然求之而弗得也而後謂之自然一有可
求可思非自然矣方壺外史說
是篇巳重宣此義而作亂辭

彼天所為　莫知其然　養所不知
伺人非天　越彼真人　乃有真知
登假於道　生死無斷　不悅不惡
修然往來　自適其適　客與平懷
彼天誰子　曰太宗師　有情有信
一形無為　得之者昌　傳亦不易
猶惡乎聞　遠自疑始　彼把來者
及以琴張　旦夜生死　倚教相全
子貢守札　顏回坐忘　許由惡蹤
孟孫善喪　同于大通　化乃無常
桑戶究貧　其命也夫　養所不知
與天為徒

支道林曰真知詎知是以詎然不知帝王之道无宜忘知以任物使聰者為之聽明者為之視智者為之謀勇者為之捍吾則无為而致無為之治豈不休欲道合乎天而人歸之此應帝王之第一義也王荊石曰莊子之意只在箇然為自然以不治治天下上

內篇應帝王

老子云王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此篇以應帝王名者言帝五之治天下其道相應如此

齧缺問於王倪四問而四不知齧缺因躍而大喜行以告蒲衣子蒲衣子曰而乃今知之乎有虞氏不及泰氏有虞氏其猶藏仁以要人亦得人矣而未始出於非人泰氏其卧徐徐其覺于于一以己為馬一以己為牛其知情信其德甚真而未始入於非人

肩吾見狂接輿狂接輿曰日中始何以語汝肩吾曰告我君人者以己出經式義度人孰敢不聽而化諸狂接輿曰是欺德也其於治天下也猶涉海鑿河而使蚉負山也夫聖人之治天下也治外乎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者而已矣且鳥高飛以避矰弋之害鼷鼠深穴乎神丘之下以避熏鑿之患而曾二蟲之無知

日中始人名肩吾之所見見者以見己出經經常道也式義以義為程式也度人猶言化人蓋吾儒所謂議道自己者接輿却以為欺德而難於化理欺者不實之義之此非實德不可以為治然此處定有商権不得一以異說誣之莊子之意只在箇無為自然以不治治天下其言大率類之老子蓋大道之世人皆相忘于道術故無庸于治而自無不治若心心設法以治之則人皆以有心應之而出于吾治之外者抑又多矣且聖人之治天下也為治外乎為治內乎治內者治之以不治正而後行確乎能其事而已矣正謂正性能謂良能言人順性命之理而行自然自然確乎有箇本分之能事不必更以經義裁之若為置箇典常法度使人人取式而行雖則不外乎所性之理却不是自他性中自然流出者故也但為治外但治其外則人又有出吾法制之外者待其出而吾以律令紀之徒此便有矰弋熏鑿之患驚擾天下而天下之求以避我者抑又多矣夫鳥鼠尚有避患之心天下安得而治乎

陸西星曰今之治天下者其受病只在容私二字蓋不能以天下養天下而以天下養一人故也唐荊川曰即此所謂鷄若不顯者故不見其有作為之迹但順物之自然而已一無容私焉則天下治矣李卓吾曰子居明王之治之問答以治功為日使物自喜皆所以應帝王之道以無為為之者

天根遊於殷陽至蓼水之上適遭無名人而問焉曰請問為天下無名人曰去汝鄙人也何問之不豫也予方將與造物者為人厭則又乘夫莽眇之鳥以出六極之外而遊無何有之鄉以處壙埌之野汝又何帛以治天下感予之心為又復問無名人曰汝遊心於淡合氣於漠順物自然而無容私焉而天下治矣

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強梁物徹疏明學道不勸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於聖人也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且也虎豹之文來田猨狙之便執斄之狗來藉如是者可比明王乎陽子居蹵然曰敢問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有莫舉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測而遊於無有者也

嚮疾者敏于向道強梁者勇于行道物徹者周知物情疏明者疏通明達此明王乎比猶及也胥易技係者胥徒易事技藝係累者工技係者皆肆省勞此等人皆勞形怵心不能自適其適者也虎豹之皮以文而累人之田猨狙以捷而致人之藉田獵取也藉繩係也此物之才美累身而不能自適者也于學道而不能自適其適者此類之謂焉耳而可比于明王乎然則敢問明王之治夫明王者有蓋天下之功似不自己有貸萬物之化而民弗恃有高天下萬世之名而莫可逢使民喜喜自喜而不知誰之所為蓋立乎不一則測也而遊於無何有之鄉者也不測無有只是箇無為自然與老子生而不有為而弗恃長而不宰之意同

郭象曰云以上數章皆以發明篇名應帝王之意

劉須溪曰此章凡七節字字千金徐渭曰達本氣氣未肽世生則猶有世緣也猶有世緣則道未至也故人亦得以世緣而求汝

鄭有神巫曰季咸知人之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若神鄭人見之皆棄之而走列子見之而心醉歸以告壺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為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壺子曰吾與汝既其文未既其實而固得道與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而以道

列子造曰鄭有神巫知人死生禍福謂之上當咳時收之以料國人畏其謂故術不在于人為之術而以用之有實而究之之主列子知其可變術數可復

陳詳道曰壺子經所謂神則靜然山海藏於无淨縣因氣訓請一國地土山川林木紛下一等無復高下工是此意即所謂杜德機杜則藏不可見也

與世亢必信夫故人得而相汝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嘻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以旬數矣吾見怪焉見濕灰焉列子入泣涕沾襟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地文萌乎不震不正是殆見吾杜德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生遇我也有瘳矣全然有生矣吾見其杜權矣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鄉吾示之以天壤名實不入而機發於踵是殆見吾善者機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不齊吾無得而相焉試齊且復相之列子入以告壺子壺子曰吾鄉示以太沖莫勝是殆見吾衡氣機也鯢桓之審為淵止水之審

王元澤曰天壤之中發氣之功見其生之地文不能加乎此正啟之而機發而善于微彼乃見之

李士表曰季咸者以我之心感人之心以成之見窺人以見故禍福壽夭之驗名與實名既已亦又妄言之世之滯于相而不然且其者又妄為之乃以是焉其故再而屯也綾至人若踐形于藏形之表此欲乎數數之術又無浮而初哉

為淵流水之審為淵淵有九名此處三焉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自失而走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不及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弗及已壺子曰鄉吾示之以未始出吾宗吾與之虛而委蛇不知其誰何因以為弟靡因以為波流故逃也然後列子自以為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為其妻爨食豕如食人為事無與親彫琢復樸塊然獨以其形立紛而封哉一以是終

又自立於不測遊于何有生下意來盡凡心有所主故人得以名相測之說出壺子一段以見聖人之所以不可測者遊於何有也神巫善相而鄭人走畏其害之靈驗也列子未盡其實而因謂有道則藏失夫卵腹于雌而胎于雄兆生於色而映於心無雄則無卵矣無心則無兆矣子以道自亢一世故信乎人得而相汝也試與之來以我示之則見壺子有濕灰之色而遂以為死濕灰者大之死而灰猶有氣色者也蓋壺子偏現以地文示之地文者

心於淵將萌生機萌乎九地之下而不動故曰萌乎不震不正言其不定也曰萌則似生不動又似死故曰不正是殆見吾杜德機杜者閉義德機即失機也明日又來則曰子之先生遇我也瘳矣此一句寫出行術人的話頭最為親切吾見杜權矣權即機意蓋壺子修觀示之以天壤天壤者游心于虛空諸無所有故名實不入只有一段生氣自踵而發踵即真人之意以踵之踵人之大中極也人之生氣出機入機當本于此是殆見吾善者機也善機亦即生機猶言好機明白又來則見其容色不齊不齊即不正之象故待其齊而復相之蓋壺子示以大沖莫勝大沖莫勝與天壤也文皆定觀名大沖即漠之氣莫勝言無偏勝也衡氣機亦即生機衡如執圭平衡之衡言氣機之發千行者可見如此而林獻齋直以衡為乎義以為半動半靜不若以動靜互融為平方得太沖莫勝之旨鯢桓之審為淵一段總攝上三觀兩言淵者深昧不測之義審者專一執定之稱機發于踵是鯢桓也不震不正是止水也不齊是流水也故曰此處三焉他日又來神巫立尚未定自失而走蓋壺子示以未始出吾宗即禪家所謂未生道家所謂無神未始出吾宗即所謂未始有始也者虛而委蛇不知誰何蓋不惟杜機不動連機亦無覓化自然委委蛇蛇不可名狀故因以為頹靡因以為波流捉摸不定而走也於是列子自悔所學之膚淺歸而三年不出然要當知學箇甚麼學箇自然也者學箇忘己忘物而忘忘也者故爨妻與不知其有妻也食豕如人介不知其有己也一切世故無與為親不知其有人事也反彫歸朴塊然獨以形立塊然無情無為之貌紛而封哉一以是終言終身以此為常也三年不出以下直指學問真訣得之者受用不盡玄乎訣哉玄乎訣哉

陸西星曰此段於長行中突起峰頭而過脈不斷者他文字起伏之妙

無為名尸無為謀府無為事任無為知主體盡無窮而遊無朕盡其所受乎天而無見得亦虛而已至人之用心若鏡不將不迎應而不藏故能勝物而不傷

既以立乎不測遊于無有選出一段壺子說話此又發揮正意以盡未盡之蘊無為名尸尸之言主也名者實之賓實者名之主不為名主不特無近名之心而所以致民之實者亦遣而無有此使定名實不入之意無為謀府府之言聚也吾儒只說淨簡棄絕思慮忠益入道卻說自然而然何思何慮故下為謀府無為事任任者有心擔當之謂無為知主知即主也為知主則任事矣大道長而不宰故不為知主此四無為

字是教人禁止之意体盡無窮而遊無朕者人有為則不能無為則何窮之有故体道則盡于無窮而遊心則入于無有朕即無有也無有即未始有始者也吾自未始有始以來所受以生之理本來無有今既無有却是盡其所受于天者雖名有德実無所得故無見得見猶見在之見佛說我於然燈佛所於法実無所得意蓋如此知是則知道之本体亦虛然盡之矣虛的樣子如鏡之照物不將不迎來則應之過則不留故曰不藏至人之心亦復如是故能勝萬物而不傷是字乎讀言能任萬感也不復謂不損本体

郭子玄曰結以南北二帝遇于中央言道散為物雖無入有今合而一之非不善也有一則有散所以放倏忽之鑿不若彼此無心相忘而不化也

事義音曰倏忽

渾沌有虛無意三帝雖寓言實以虛無為帝者之師也

南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徒本反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上言至人能勝萬物而不傷蓋以虛而應物渾然無竅鑿之迹也故本体不傷莫學南海之儵北海之忽謀報渾沌之德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此便是有傷的樣子南海之帝火德也北海之帝水德也中央之帝土德也水能流火能飈故名之曰儵忽土中氣故名之曰渾沌此箇寓言却是人身中法象五行四象全入宮中故中央之帝待之甚善為二帝者自宜収聽返視歸入虛無混合和融打成一片方為報德柰何欲以色聲香味報之日鑿一竅使人視聽食息致七竅開而渾沌死也

二十九子品彙釋評 [illegible] 莊子 [illegible]

外篇駢拇

內篇七篇莊子有題目之文也其言性命之德內聖外王備矣外篇則摭取篇首兩字而以第編之蓋所以羽翼內篇而盡其未盡之蘊者予嘗謂讀南華者當熟內篇內篇熟則外篇雜篇如破竹數節之後可以迎刃而解矣

駢拇篇以道德為正宗而以仁義為駢附正好與老子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參看一部莊子宗旨全在此篇未用一句叫出子姚於道德是以上不敢為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為淫僻之行上下俱不為則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而道德之正性命之情於是得矣

陸西星曰此篇所論乃老子上德不德之緒論[illegible]利服於此動向許汝[illegible]過上前閑也

余選子曰駢拇以下三篇皆一片文字首尾照應而其妙處全在[illegible]也終其雄特之氣

郭子玄曰人之性稟然如[illegible]為聰明所鑿仁義所分在己之真僞失矣故奉曾史而[illegible]楊墨滑性之徧沿背之紹詳是為多駢旁枝之道而天一[illegible]若之舉失其性命之情竊其道德之正所以亂天下也唯能忘其異而一之如鳧鶴之無客斷綜而各不失其

駢拇篇名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縣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此篇在數行體錄[illegible]學者自得之是故駢於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於手者樹無用之指也。多方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淫僻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鐘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駢於辯者累瓦結繩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敝跬譽無用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故此皆多駢旁枝之道非天下之至正也。駢連合也拇足大指也枝岐出也指手左右指也駢拇枝指蓋手足之有異相者言駢拇枝指雖若性生却非夫人所同得者故曰出乎性哉而侈於德贅餘肉也疣瘤也蓋身体之有異病者言附贅縣疣生於有形之后却非本來之所有者故曰出乎形哉而侈於性侈之言多也謂之曰侈則知皆無用之物而非吾人之正受以譬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雖曰五性列于五藏以配五行而不知其非道德之正何者道則原無名相德則一而不分所以道德經云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自道德降而仁義興亡乎始名岐矣

今人但謂仁義不可勝用而不知自大道觀之皆諸駢三川一無用是故駢于足者連無用之肉也枝于手者樹無用之指也多方駢枝於五藏之情者淫僻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也古之人有行之者自以爲至矣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鐘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夫離朱也師曠也自以審音辨色爲天聰明之盡矣而不知大道之極窈冥昏默何音可審何色可辨是以善駢者適逞吾觀收其聽喪其耳忘其目聰明不用也而歸于朴老子云五音令人耳聾五色令人目盲理會到此方知離朱師曠適足皆亂以故大道無取焉枝于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擢之言拔也塞如塞源之塞言爲仁者拔其德之本者而塞其性之流者以此收取聲聞使天下同聲附和如鼓簧□是人也爲法于天下可傳于後世吾弗可及已故曰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彼所謂枝于仁者非歟而曾史是已

王荊石曰正正以下皆言道之自然而然不用强爲焉合爲駢增損故無憂也

彼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故合者不爲駢而枝者不爲跂長者不爲有餘短者不爲不足此數句有味前云莫大乎秋毫而太山爲小即此意是故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續無所去憂也〇此節最佳意仁義

其非人性乎彼仁義何其多憂也今之駢枝於仁義之行者自謂正道而不知既曰駢矣枝矣非正正也彼正正者獨全其所受於天之正理故曰不失其性命之情情之言實也性命之情渾然天成適賦各足無所謂合也故合之而不爲駢無所謂枝也故枝之而不爲跂無所謂長與短也故長者不見其有餘短者不見其不足故枝仁義矣不可續也而續之則憂鶴脛長矣不可斷矣而斷之心悲何者性長非所短性短非所續矣假以安排補湊則駢則枝則疣則贅而非自然性命之性者故順性命之情者各適其適無所去憂爲意與意同仁義其非人情乎彼爲仁義者何其多憂也多憂與畏天命悲人窮之類行仁義而多憂則與斷鶴續鳧者無以異矣

林希逸曰此以手足起喻見駢枝仁義者之有憂句法與續之則憂二句頗同而意实不相類

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齕之則啼君是正說下文二者或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於憂一也今世之仁人蒿目而憂世之患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饕貴富故意仁義其非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囂囂也

陸西星曰常然自然也曲者不以鉤四句說道德自然此以下二段正是發常然之理

且夫待鉤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繩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屈折禮樂呴吁俞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失其常然也又生一意言天下自有常然經底以仁義繩束之常然即正不待繩約膠漆也而固者自固聖人之于天下也無亦順其常然使其各得其性爲已胡爲乎削人之性侵人之德屈折乎禮樂之文呴俞乎仁義之貌以安慰天下之心爲哉此之謂失其常然而於所謂正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遠矣呴俞者嫗撫之義

天下有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自此以下數語與合者不爲駢以下意同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纆索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焉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纆索而遊乎道德之間爲哉使

三十六字爲一句

天下惑矣若知天下有常然者乎常然者真常之性渾然天成不假安排布置而常自常故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纆索者兩般也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然皆得而不知其所以得是常然也古今不二不可虧也虧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漆纆索而遊乎道德之間爲哉將使天下失其常然而顛倒生惑矣

此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便非常然

夫小惑易方大惑易性何以知其然邪自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天下莫不奔命於仁義是非以仁義易其性與故嘗試論之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殉利士則以身殉名大夫則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故此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爲殉一也惑之大者至于易性譬之小惑易方今天下非小惑也何以知其然也自有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而天下莫不奔命于仁義何以得非有

林希逸曰此段言數子傷性以身爲殉亦非常然也

趙以夫曰天下皆自慕吾將奈何遂設喻伯夷盜跖各以所殉為君子小人之傷性一也

李士表曰此論小人與聖人為類伯夷與盜跖為同君子與小人為類皆是賤賢仁義

郭子玄云以此係彼為善、性于仁殉仁者耳故不善也率性通彼乃善不付之於我而屬之于彼雖通之如彼而我已喪矣故各任其耳目之用而不係于離曠乃聰明也故善于自得者忘仁而仁謂仁義為善則損身以殉之此於性命還自不仁也

虞舜以匹夫居深山之中一年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以至玄德升聞帝命以位不附寸土而有天下是非招仁義以撓天下而天下奔命之者者數使天下奔命于仁義是虞氏以仁義易天下之性也天下為仁義而易其性聖人為身天下而自易其性故嘗試論之三代以下未有不為外物易性者矣小人則以身殉利是以利易性也士以身殉名是以名易性也大夫則以身殉家是以家易性也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是以天下易性也此數子者事業之清濁不同名聲之汙號其於傷性而以身為殉則一馬耳又何以異哉

臧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筴讀書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夫意不同而亡羊則均此喻若性）伯夷死名死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者所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乎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其殉一也則有君子焉有小人焉若其殘生損性則盜跖亦伯夷已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

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雖通如曾史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於五味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屬其性乎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吾所謂臧非仁義之謂也臧於其德而已矣吾所謂臧者非所謂仁義之謂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矣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矣吾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夫不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為淫僻也余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為仁義之操而下不敢為淫僻之行也（末段分明指出意謂其性乎仁義）

屬如屬意之屬言以仁義為吾性之固有而屬其性乎仁義是雖通如曾史人謂之臧而非吾所謂我也屬其性乎五味雖通如俞兒人謂之臧而非吾所謂臧也俞兒狄牙能別淄澠之水蓋古之義知味者見淮南子屬其性乎五聲則師曠聰矣吾不謂之聰屬性乎五色則離朱明矣吾不謂之明何哉凡吾所謂臧非仁義之謂也臧於其德而已矣任性命之情而已矣蓋德者渾然天成一而不分乃吾人性命之正理所謂天下有常然者若乃駢枝於仁義之行而多方於聰明之用則非所謂任性命之情矣故任性命之情者不徇外以表真故天物我之交耳目為最任性命者非無聞見也祇聞見而已矣故聰者不謂其聞彼而謂其能自聞見者不謂其見彼而謂其能自見自能自見者喪其耳忘其目收聽返視而復歸于樸也夫不自見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有見於外而無見於內者也謂之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清濁不同其為淫僻均矣予深愧乎道德是以上不敢為淫僻之操而不不敢為淫僻之行也

唐荊川曰末段明分指出己意修詞太絕尚性與所屬更本累在德乎物初則駢枝贅疣與形俱忘君子小人均于自得於此以順性命之情為至而然之照明不殆也

焦竑曰此篇所論仁義道德與吾儒殊旨讀者當具別眼

此篇言聖人治天下之过其意則自是為天下有宗太上下

外篇馬蹄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齕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雖有義臺路寢無所用之及至伯樂曰我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雒之連之以羈馵編之以皁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飢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橛飾之患而後有鞭筴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

夫天下之物性有常然自適其適者可以养生可以尽年故以馬設譬言馬蹄踐霜雪毛禦風寒不閑于义臺路寝也齕草飲水翹足而陸不安于羈馵皁棧也自伯樂治馬而馬之不能自適其適者不死无几矣所以然者以損其性故傷其年也吾則治天下者故为貿〻馬以損天下之性為此燒剔刻以治馬蹄雒与絡通絡首曰羈絡足曰馵皁棧櫪也馬銜曰橛馬嬰曰飾

陶者曰我善治埴圓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鉤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鉤繩哉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

夫埴之就規矩与木之就鉤繩皆非本性是惟土木无知使其有知必柔矩剚制為我賊矣度之馬性亦尤是也而世猶稱之曰伯樂善治馬陶匠善治埴木此亦尤治天下過用其情以傷民性而反謂之善治也

此篇所言至德之世与代記大道之行天下為公語頗同讀者更当理会此須景象其在善人則赤子純一未發時也

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彼民有常性織而衣耕而食是謂同德一而不黨命曰天放故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視顛顛當是時也山無蹊隧澤無舟梁萬物羣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群草木遂長是故居族與萬物竝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

吾意善治天下者不然蓋善治天下

注西星曰此篇所言至德之世與戴記大道之行天下為公語意頗同讀者更當會此篇景象

者能不拂民之常性而已常性者織焉而衣耕焉而食人所同也謂之同德同則易至於比矣然大道之行天下為公一而不黨也命曰天放天放者蕩乎天然自有之中而已私一无所與也其行填填質而重也其行顛顛莊而寧也皆以形容渾朴無心之意山無蹊隧澤無舟梁水陸之路不通各居其鄉而自相連屬即老子所謂民至老死不相往來者當是時也民無機心不相賊故禽獸可羈而遊鳥巢可攀而嗷咩然並生並育於太和之中此尚不知其孰為同孰為異類也又惡知其有君子小人哉故同乎無知其德不離知則意見起而知識開道德之所以日離也同乎無欲是謂素朴欲則奢侈生而文飾繁太朴之所以日散也故無知無欲而民之常性得矣安淅庶吾治乎

王則石曰此言有聖人則有斯弊殘樸爲器則王爲璋以下皆變朴爲華弃本崇末其於大道有殘歟夫世歟責之淵[illegible]也

及至聖人蹩躠為仁踶跂為義而天下始疑矣澶漫為樂摘僻為禮而天下始分矣故純樸不殘孰為犧樽白玉不毀孰為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為文采五聲不亂孰應六律夫殘樸以為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為仁義聖人之過也 句解見下

工匠則有犯[illegible]之至則聖人則有可尚之迹抹[illegible]德之世無知無欲後之世法天下始疑無[illegible]伯洛之流爭争燒剔刻雒以求追風之[illegible]也未引上古民淳俗厚然〻自[illegible]以證皇王無爲之效後世求治太過而至于不可治矣

晉[illegible]曰此段就翻前段夫卻陶埴只用馬中增成幾字意義同而詞各有未可[illegible]

夫馬陸居則食草飲水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踶馬知已此矣夫加之以衡扼齊之以月題而馬知介倪闉扼鷙曼詭銜竊轡故馬之知而能至盜者伯樂之罪也夫赫胥氏之時民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含哺而嬉鼓腹而遊民能已此矣及至聖人屈折禮樂以匡天下之形縣跂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而民乃始踶跂好知爭歸於利不可止也此亦聖人之過也 又以馬喻夫馬

食草飲水飢渴之常性也相靡相踶喜怒之常情也馬之知止此而已初無所謂机心也自伯樂治馬有機事而後馬有機心加之以衡扼者車且之物所以駕馬者月題頭上顛鏡如月者也介獨也倪睥睨也獨立而睥睨生心以求脫也鷙曲也闉曲其頭以扼人不受羈勒鷙悍為害也詭曼本突也詭銜者詐受其銜竊轡者偷齧其轡言馬之知通

於譊譊竊盜弈態百端要皆伯樂之治使之然況聖人之治天下屈折禮樂以正天下之容縣跂仁義以安天下之心志而民始踶跂好知爭歸于利而不可止何謂好知爭利當赫胥氏之時天下不知仁義禮樂後則聖人數之辨其制度聲音發音別其等殺意謂循此由此人道之利也是聖人以仁義禮樂之利誘天下而天下歸之故曰好知爭利聖人之過也孰若使天下無知無利之爲得哉故同夫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朴素朴而民性得矣爾時方壺外史說

是篇已重言此義作亂辭

伯樂治馬	民性乃亂	素朴乃得	安用仁義	伯樂之馬	好知爭利
馬死過半	民之真性	殘樸奚爲	樸散爲器	跪銜竊轡	迓其純朴
聖人治民	無爲無知	道德不廢	工匠之罪	聖人之民	赫胥之世

焦竑曰夫聖人以聖知仁義治天下而天下復效聖人之聖知仁義以濟其私則聖人之治法適足以爲大盜擴故絕聖棄智絕仁棄義而天下治矣篇中段段可見……

外篇胠篋

將爲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爲守備則必攝緘縢固扃鐍此世（公下起案）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緘縢（含下伏案）扃鐍之不固也然則向之所謂知者不乃爲大盜積者也故嘗試論之世俗所謂知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所謂聖者有不爲（問）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雞狗之音相（下夫段）聞罔罟之所布耒耜之所刺方有千餘里闔四境之內所以立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邪并與其聖知之法而盜之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則是不乃竊齊國并與其聖知之法以守其盜賊之身乎（句解見上）

嘗試論之世俗之所謂至知者有不爲大盜積者乎所謂至聖者有不爲大盜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龍逢斬比干剖萇弘胣子胥靡故四子之賢而身不免乎戮故跖之徒問於跖曰盜亦有道乎跖曰何適而無有道邪妄意室中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跖不得聖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又深一步說天下所謂至知有不爲大盜積者邪所謂至聖有不爲大盜守者邪何

㢲聖人萬古一日可也一旦由成然其君而盜之因聖法以其國則將併其所謂至知之法而盜之尤而成以私竊公之權便是皆聖人法以濟其竊國之私然而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有齊國者十二世非以勝國之因乎然則聖人之法適足以為大盜之媒爾若此方採奇之人勝為解說之同禮皆侯此術不可謂此老無見也

以知其然也昔龍逢比干萇弘子胥四子之忠哉乎其聖者也彼其餙躬傴身以立天下之防其賊縢扃鐍可謂固矣然龍逄斬而比干誅萇弘胣而子胥靡則何故盖四賢者令㪘以忠蓋立節故恭君得因其好名而惰之曰是不忠者也而殺之是不世不足為大盜防而反為大道刼矣故跖嘗自言行刼有道其道即聖人所謂聖知仁義而盡之勇者也是聖人舉其道以立身盜亦以假其道以行刼天下善人少而惡人多則聖人之道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盖聖道未足害而盜跖用之遂以為害耳又四賢之見殺亦受道之害者

故曰脣竭則齒寒魯酒薄而邯鄲圍聖人生而大盜起掊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始治矣夫川竭而谷虛丘夷而淵實聖人已死則大盜不起天下平而無故矣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利天下則是重利盜跖也承上章言聖人之於大盜雖不相為謀然其道未始不相為用也故聖人生而大盜起如脣齒然脣不與齒同生而脣之亡者齒自寒魯趙然魯不與趙同禍而魯之伐者趙自圍魯趙事楚宣王朝諸侯魯恭公後至而酒薄楚怒而伐之梁惠王欲擊趙而畏楚援故乘其不及援也而圍趙言由魯趙魯趙之事而觀則知聖人之生大道之偏也盜不足責而聖人深可責矣故掊擊聖人縱舍盜賊而天下如治掊擊聖人者絕聖棄知絕仁棄義以示天下無釁端也故川竭則谷自虛丘夷而淵自實聖人已死則大道自止矣若使聖人不死則道終不可得而止雖重以聖人治之防之愈嚴則盜之愈甚重生聖人是重利盜跖也盖所以臨獸苦俗之憤辭耳

為之斗斛以量之則并與斗斛而竊之為之權衡以稱之則并與權衡而竊之為之符璽以信之則并與符璽而竊之為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二問）何以知其然邪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為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邪一法立一奸生斗斛權衡符璽之類皆聖人所以防天下之偽而立之者也而皆為大道之所竊夫竊之小者易為人覺故竊鉤之盜有司得以按法而加誅若竊之大者隱施而受鬼隱而誰匿人不得而覺之矣故反得國而為諸侯今[illegible]

林大授曰此段言大盜既竊聖人之法以得國則人人逐于得國之利而爭相竊盜聖之而[illegible]

誅侯皆竊而得國者也其門也亦有仁義存焉仁義非本[illegible]也特假其名以濟其貪欲之私爲耳孟子所謂五伯假之也以其久假而不歸故莊子嫉之而名曰竊如今之諸侯其取諸民也猶禦也之意

故逐於大盜揭諸侯竊仁義并斗斛權衡符璽之利者雖有軒冕之賞弗能勸斧鉞之威弗能禁此重利盜跖而使不可禁者是乃聖人之過也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夫大盜既竊聖人之道以得國則人之逐于得國之利而爭相盜竊雖當之以軒冕威之以斧鉞終不能以禁其不為故重利盜跖而不能禁其不為是乃聖人之過也盖至是而聖人賞罰天下之大權亦且幾乎廢矣所以老子有言魚不可脫于淵云云盖魚而得淵則晃隱難覩人不得而窺其影矣故不可脫脫則取而出之也以況盜跖而得聖人之法則陰施陽受人不得而識其非矣大抵聖人之法惟聖人用之則可本不可以明示天下一示天下則人得而竊之故曰國之利器不可假人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示天下也

李士表曰為治者不能亂道德以公天下之情然後奸雄得竊其權以為私利天下所被其害者矣而莊務在絕聖棄知擿斗折衡思復上古無為之治然其還淳返朴之要在明乎五知以正其趣復乎真善以全其所受而已使任治道之君子皆知泯圖之用心何患乎世道之不興淳風之不復哉

故絕聖棄知大盜乃止擿玉毀珠小盜不起焚符破璽而民朴鄙掊斗折衡而民不爭殫殘天下之聖法而民始可與論議此天下遏絕亂源絕聖棄知絕仁棄義本老子文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為盜此段分明是老子註疏殫殘謂盡廢也盡聖法則民返於素朴故始可與論道大抵論此等說話皆不可與乃士消之若韓退之原道熟者此書不大無礙矣

擢亂六律鑠絕竽瑟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鉤繩而棄規矩攦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故曰大巧若拙削曾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彼人含其明則天下不惑矣人含其德則天下不僻矣彼曾史楊墨師

呂吉甫曰聖人之治常使民無知無欲無知民不往来而自為族是故種種之民其所有各其藝種而趋則從役之佞也其叙或也似父其叙試也似子則啍啍之意此皆尚賢好知之過由於知而后有聖人有聖人而后有大盗聖人大盗皆知之所自出故是篇始終以去知為言

趙以夫曰此段講言好智之生乱其根皆由于好知

唐荆川曰此段見好知之過以至昆蟲之物莫不失性是謂

瞽工倕離朱者皆外立其德而以爚亂天下者也法之所無用也承上文彈殘聖法之意而備論之擢亂者擢取六律之管而亂其長短鑠絕謂焚而棄之也攦折其指也工工倕也倕特好人玄同二字出老子不欲若不見可欲而心不亂也不累者不驗是非而心不動也外立其德言數子皆役心於外立其德適足以淪亂天下爚註云火光銷也法之所無用法猶佛氏所謂正法之法言此輩人正法無用抑末法耳

子獨不知至德之世乎昔者容成氏大庭氏伯皇氏中央氏栗陸氏驪畜氏軒轅氏赫胥氏尊盧氏祝融氏伏戲氏神農氏當是時也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樂其俗安其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来若此之時則至治已今遂至使民延頸舉踵曰某所有賢者贏糧而趣之則內棄其親而外去其主之事足跡接乎諸侯之境車軌結乎千里之外則是上好知之過也上誠好知而無道則天下大亂矣

何以知其然邪夫弓弩畢弋機變之知多則鳥亂於上矣鉤餌罔罟罾笱之知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落罝罘之知多則獸亂於澤矣知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故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知此段備言好知之生亂夫人與萬物群然並育于天地間本不相妨但以機心生而機事起機事起而機械深于是弓弩罾笱罝罘之事遂使鳥亂于上魚亂於水獸亂於澤蠕動之物咸失其性而又彈頡之士知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簧鼓人心方之弓弩畢弋其禍猶烈天下之亂職是之由其罪皆坐于好智故曰好智而無道則天下亂

故天下皆知求其所不知而莫知求其所已知者皆知非其所不善而莫知非其所已善者是以大亂故上悖日月之明下爍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惴耎之蟲肖翹之物莫不失其性甚矣夫好知之亂天下也自三代以下者是已舍夫種種之民而悅夫役役之佞釋夫恬淡無為而悅夫啍啍之意啍啍已亂天下矣何謂好知好知乎求其所不知而不知求其所已知者率非其所不善而不知非其所已善者蓋求其所不知者求以異乎人也所已知則同乎人者也非其所不善者見在人之不是也所已善則己之自以為善者也求以立異而不知本體之本同果於非人而不見在己之非是謂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之徒雜篇所謂惠施公孫龍日以其知與天下之辯特持則爭爭則亂極言其禍將使上悖日月之明下爍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以至喘耎之蟲肖翹之物皆失其性甚矣之氣感召如此因思聖人致中和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至德之世鳥獸可係羈而遊巢卵可攀援而闚只為存得此箇和氣者在實理實效自不可誣試看三代而下至於春秋戰國何等氣象此老安得不傷今而思古也末復總以一二語結舍夫種種愨實之民而悅夫役役佞人之佞釋夫恬淡無為之治而悅夫啍啍諄諄之意不知役役啍啍求治天下而天下已亂矣結句軟矣有無窮趣味深可咏嘆

劉須溪曰在宥只以此身寄天下使知有我不至于淫而已宥者縱之自然雖其巧詐亦若與之相忘若彼特自失則其德未嘗不存也是不遷也不分堯桀不分樂苦是其所見真處

外篇在宥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昔堯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是不恬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是不愉也夫不恬不愉非德也而可長久者天下無之

在者如如自在之義宥者寬放自得之義言民有常性為人上者只宜在之宥之使之自得更不可以法度整齊之所以在之也者恐天下之淫其性也宥之也者恐天下之遷其德也不淫其性不遷其德天下可無治矣有治天下者哉古之治天下者曰堯率天下以仁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人性上不可添一樂字人而樂其性焉是不恬也古之治天下者曰桀率天下以暴使天下瘁瘁焉人苦其性人性上不可添出苦字人而苦其性焉是不愉也不恬不愉非天德也非德而能久安長治者天下無之堯與桀不可以對論然其失民性之常則均焉耳猶之臧穀亡羊無論讀博也

人大喜邪毗於陽大怒邪毗於陰陰陽并毗四時不至寒暑之和不成其反傷人之形乎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於是乎天下始喬詰卓鷙而後有盜跖曾史之行故舉天下以賞其善者不足舉天下以罰其惡者不給故天下之大不足以賞罰自三代以下者匈匈焉終以賞罰為事彼何暇安其性命之情哉

即以喜怒作論人大喜則氣併于陽大怒則氣併于陰善惡之情雖則不可互論然其傷伐天和則一焉耳故陰陽并毗而偏陰偏陽之沴生焉能使四序之氣不調寒暑之和不順若是者其反傷人之形乎故一喜雖足以快心不如無喜一怒雖足以舒憤不如無怒一堯一桀雖足以治天下不如無治今使人喜怒失位居處無常思慮不自得中道不成章者皆治之之過也至是而民之失其恒性者矣失其恒性於是始有喬詰卓鷙盜跖曾史之行接迹於天下

呂吉甫曰天下不安其性命之情則所謂聰明仁義禮樂聖知皆非其正不免亂淫悖理而已八者存亡皆可言無損益乎其真貴割而不全卷來而不舒搶積而不散蹌踏而不解皆所以亂天下而乃尊之惜之齊戒以言鼓歌以舞以為天下之至真在是世迷日久吾若之何哉

而且說明邪是淫於色也說聰邪是淫於聲也說仁邪是亂於德也說義邪是悖於理也說禮邪是相於技也說樂邪是相於淫也說聖邪是相於藝也說知邪是相於疵也天下將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存可也亡可也天下將不安其性命之情之八者乃始臠卷傖囊而亂天下也而天下乃始尊之惜之甚矣天下之惑也豈直過也而去之邪乃齊戒以言之跪坐以進之鼓歌以儛之吾若是何哉

然而性命之情不特為賞罰之所亂也又且為聰明聖知仁義禮樂之所亂何也者性命之情恬淡朴素清靜之中不可着以一物其有聰明聖知仁義禮樂皆屬伎倆違天德者以為應迹過而不留不知者從而悅之即此愛悅之心反生理障故悅明邪是淫于色也悅聰邪是淫于聲也何以故人之有聲有色本於天性加以聰明察則於淫亂悅仁邪是亂于德也悅義邪是悖於理也德者天德理者天理皆出自然有心以為仁義則為悖為亂此皆甚言之亂如佛經所謂金屑眼中砂景星慶雲皆非太虛中所宜有者亦是此意悅禮邪是相於技也相之為言助也技謂伎倆悅樂邪是相于淫也淫謂淫蕩荒長亂視聽邪是相於藝也藝謂才能蓋世人以才能為聖者悅知邪是相於疵也疵謂疾病知詐衞毒則疵詐萬漸多故曰相於疵此八者存可也亡亦可也不安其性命之情則此八者乃始臠卷傖囊而亂天下臠卷者屈曲不舒之貌傖囊猶言擾攘之亂之意也然而臠卷傖囊天下不以為亂也乃始尊之信之甚矣天下之惑也豈直過也而去之過如過而不留之過言不但尊信一番而已又且齊戒以言之跪坐以進之鼓歌以儛之弟子以是受于師臣子以是而獻于君父朋友以是而更相勸勉至于咏之嘆之鼓之儛之欣慕愛樂不能已已夫吾亦如之何哉

甚言其惑之不可解也

呂吉甫曰此段分明說出無為二字乃一篇之宗旨

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莅天下莫若無為無為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故貴以身於為天下則可以託天下愛以身於為天下則

可以寄天下。故君子苟能無解其五藏，無擢其聰明，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神動而天隨，從容無為而萬物炊累焉。吾又何暇治天下哉。（三句說到而又奇所以超凌也）

貴以其身二句出老子而加二ㄅ字亦文之奇處以身於為天下之身而不以己私與之也不以己私與之則朴然無為而真性得矣如此然后可以託寄天下而為之君故君子苟能無解其五藏無擢其聰明辯分辯也即支離之意五藏五性也擢抽拔也拔出聰明以先天下此皆有為之治尸居而龍見者不見而自章也淵默而雷聲者不動而自變也神動而天隨者無為而自成也皆以形容至德無為之妙而意義甚精從容無為而萬物炊累二字頗奇累者微塵聚也炊者變而上蒸之義註云若野馬之自動而逍遙篇謂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與此同古言萬物同此天機自作自息吾惟任天之便而已何暇於治為哉

崔瞿問於老聃曰：不治天下，安臧人心？老聃曰：汝慎無攖人心。人心排下而進上，上下囚殺，淖約柔乎剛強，廉劌雕琢，其熱焦火，其寒凝冰，其疾俛仰之間而再撫四海之外，其居也淵而靜，其動也縣而天。僨驕而不可係者，其唯人心乎。又復撰出老子一段說話以見

人心之不可亂蓋恬淡素朴者人之真心他今之云云則又之妄心也然則心有二乎曰妄本無體因真心擾動而后生如水之有波浪息則還歸本水妄心滅則早見真心圓覺經說云念無自性不離本覺本覺離念即是真知金剛科儀云妄心盡處菩提成旨同此是知真妄不二即觸境則殊而下進而上皆因境而生心者也排抑之也進引進也言人心一或為心所排則黯然銷魂悵然失志而下矣少或進之則希望高遠求益不已而上矣上下無常臣人起倒憂愁苦惱日夜相莫其係也如囚其恐怖也如殺將此箇恬淡素朴之心化為一段怀美之態以側媚夫如此之人盡將平生素隅方正之氣雕之琢之殆幾乎不以求容悅於世故曰淖約柔乎剛強廉劌雕琢之只皆狙徘希進之人用心若此故語其躁急則熱如焦火語其戰兢則寒如凝冰語其迅疾則一俛仰之間而再臨夫四海之外方其不動也淵然靜而已矣其動也則懸隔如天懸而天如云天淵懸絕也忿疾驕亢而不可制者其心之謂歟至是而信乎其不可攖也已

唐荊川曰此段言不勝天下至於用刑斬鋸繩墨者皆刑具也絕束縛墨繩也雖政支離翹政也振臂奮手言淡也皆自許自高之貌而儒者乃始高自標置于罪人之中桁楊械也接摺械問桎木也枘者若芮不端所以入鑿之孔也所以納枘嚆矢今之嚆箭也嚆言先声也桁楊曰聖知而有桎梏由仁義而生殊若借曾史之說得以自文而為害足曾史為盜跖之先声也

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攖人之心，堯舜於是乎股無胈，脛無毛，以養天下之形，愁其五藏以為仁義，矜其血氣以規法度，然猶有不勝也。堯於是放讙兜於崇山，投三苗於三峗，流共工於幽都，此不勝天下也。夫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下有桀跖，上有曾史，而儒墨畢起。於是乎喜怒相疑，愚知相欺，善否相非，誕信相譏，而天下衰矣；大德不同，而性命爛漫矣；天下好知，而百姓求竭矣。

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攖人之心而堯舜則知於是股無胈脛無毛愁其五藏矜其血氣堯舜之為仁義以攖人心也可謂至矣然又有不率者焉於是夫放三驩兜投三苗流共工以刑戮威於天下延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故夫堯舜之勤勞與武湯之征伐皆所以為仁義也仁義之端一開是以下焉者負不仁不義之名而為桀為跖上焉者將行仁行義之名而為曾為史以至儒者墨者各各緣此以立教同乎己者則喜之而異乎己者則怒之吾見於此則以為知無見於彼則以為愚以在我為善而非人之否以在我為信而譏人之誕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而交關之爭衰矣太樸不同而性命之真喪矣天下好知而百姓之求竭矣求竭謂殫盡思慮應接不暇

於是乎釿鋸制焉，繩墨殺焉，椎鑿決焉。天下脊脊大亂，罪在攖人心。故賢者伏處大山嵁巖之下，而萬乘之君憂慄乎廟堂之上。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楊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而儒墨乃始離跂攘臂乎桎梏之間。意，甚矣哉！其無愧而不知恥也甚矣！吾未知聖知之不為桁楊椄槢也，仁義之不為桎梏鑿枘也，焉知曾史之不為桀跖嚆矢也！故曰：絕聖棄知而天下大治。

聖人既不能以仁義勝天下于是夫不得已而曰刑戮威天下君新鋸繩墨推鑿之類皆所以威天下者也聖人既以是威天下於是乎天下籍籍大亂而亂之所由生也罪在於以仁義攖人心故仁義窮而刑罰用亦勢之所必至者惟其任刑以威

唐荊川曰為治者旡在擾人心故黃帝問道于空同告以抱神正形積精長生之要身為本家國以之末有身治而國亂者也今之君天下者能力行廣成之言則三代之治不難復派天地官陰陽皆在吾無為中此所以為在宥之道

衆是以賢者伏處大山嵁巖之下以免禍而萬乘之君抓立無輔以憂慄夫廟堂之上而世之殊死者相枕也桁楊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殊死謂斬首脊參差不斉而皆同以死斷桁楊長械也以施人頸中若衣之有桁者舉世皆罹於法網之密賢者遠引高蹈而遁有儒墨之徒離跂攘臂於桎梏之間噫甚矣無愧而不知耻也吾不知天下之桁而可以銳銳苟免為也吾未知聖知之不為桁楊接槢仁義之不為桎梏鑿枘也接槢者桁楊之管枘圓鉅方皆所以製桎梏者有桁楊則又有接槢製桎梏則又用枘圓其事相須以喻有仁義聖知則又招罪戾儒墨之徒恐未得離跂攘臂於桎梏之間以僥倖苟免為也且儒墨以曾史之行自高自謂免于刑戮而已豈知桀跖亦憑藉仁義聖帝以為盜則是曾史之行適為桀跖之資焉知曾史又不為桀跖之嚆矢乎曾史為桀跖之嚆矢桀而誅而曾史方攘臂焉甚矣其无愧而不知耻也

黃帝立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聞廣成子在於空同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達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穀以養民人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群生為之柰何廣成子曰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而所欲官者物之殘也。自而治天下（形容一段光景）雲氣不待族而雨草木不待黃而落。日月之光益以荒矣而佞人之心翦翦者又奚足以語至道（此撰出黃帝一段說歸道遮以見之歸宿原來治天）

天下只是寓言此則南華真經之閑容藏也昔者黃帝問道于廣成子吾欲取天地之精以佐五谷以養民人吾又欲官陰陽以遂群生此二問甚脊分曉蓋天地之精元始之祖炁也渾混沌沌一而不分為造化之根柢品彙之樞紐得之則造化在手故可以生物可以養人陰陽則後天之分炁也官謂生宰而調燮之使群生各遂其生性此便是致中和的學問合而言之雖是一箇分而言之前問是先天而天弗違的意思後問是後天而奉天時的意思不容无辨廣成子言而所欲問者物之質也質者猶云未散之朴所欲官者物之殘也殘者猶云朴散之器此老下字新奇每每如此廣成子意自汝治天下而元氣已彫喪矣

黃帝退捐天下築特室席白茅閒居三月復往邀之廣成子南

蔡虛齋曰黃帝之仁義皆足以擾人仁心而皆亂命大道者無取焉故以廣叢湯二命乃治身治國之要柢所謂以其治身而因其緒餘亦足以理天下者

李士表曰可知可言則非其極也又至于昏昏默默乃所以為道之極此言道之体無視無聽至乃長生則與之入道也

首而卧黃帝順下風膝行而進再拜稽首而問曰問吾子達於至道敢問治身柰何而可以長久廣成子蹷然而起曰善哉問乎来吾語汝至道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無視無聽抱神以靜。形將自正。必靜必清無勞女形無搖女精乃（此言乃可長生神也后言形乃長生形也此用功次第也）可以長生目無所見耳無所聞心無所知女神將守形形乃長生。

黃帝有感于至人之言于是捐問治天下之道而問治身所謂著已近裏之功學莫要於此故廣成子起而善之正道之精即所謂天地之精也老子云窈窈冥冥其中有精古今論道之公案千聖一音故云至道之精窈窈冥冥至道之極昏昏默默言其迥出言語色相之表正與窈冥之語相為表裏此在吾儒則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具在吾人若何而体之要旨無視無聽収其耳目抱神以靜而已老子曰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意蓋如此蓋惟抱神以靜則天君泰然百体從令而形將自正矣夫人神好靜而欲牽之人神好清而心擾之故体者道者必也其清乎必也其静乎勞汝形則不能靜矣搖汝精則不能清矣故曰無勞汝形無搖汝精乃可長生總之目多視則精搖於目耳多聽則精搖于耳心多知則精搖于心故目無所視耳無所聽心無所知則精不搖而神自寧神形之主也神守其形而長生久視之道端在是矣大道歌云神一出便收來神返身中炁自回如此朝朝并暮暮子自然赤子結靈胎古今論道只此數語槩括無遺妙訣

卿子玄曰人未知道則戕于性陽而未嘗至其原無見無聞然後則遂于大明之上矣窈窈冥之門冥矣而彼之則知天地有官其官也以此陰陽其炁也在此慎守汝身物將自壯則吾善而外求哉

慎女内閉女外多知為敗我為女遂於大明之上矣至彼至陽之原也為女入於窈冥之門矣至彼至陰之原也天地有官陰陽有藏慎守汝身物將自壯我守其一以處其和故我修身千二百歲矣而吾形未嘗衰。（慎汝内抵固其精神也閉汝外閑鍵其耳目也多知為敗低絕其思慮也）

此体道之至矣炁而道有陰陽也吾為汝遂于大明之上矣則見至陽其赫赫乎而至彼至陽之原則赫赫者發乎地吾為汝入于窈冥之門矣則見至陰其肅肅乎而至彼至陰之原肅肅者發乎天故大極判而兩儀分則陰生乎靜陽主乎動而天地有官矣陰中含陽陽中含陰而陰陽有藏矣邵子云陰陽之精互藏其宅即此五藏之陰陽亦為吾人延壽鍊

封道支曰此段正答所以長生之意蓋長生久視乃道之當然也彼其物無窮而人皆以為終云云物即中所所謂為物不二之物指道而言也蓋先天道體不受變滅超形器而獨存世人不能洞析服偽

復之樞要故慎守汝身慎其內而閉其外則吾身之物將自壯矣此物字下得不苟即丹家所謂藥物也由是而守其一以處其和彼互藏之精與吾身中之物混合為一而後聖功之能事始畢蓋守一處和四字又肯綮中之肯綮林鬳齋曰謂看莊子須精到到此沒尔說道蓋緣此老不曾于丹書上究心是以先無印證只得南華作為言語文字等閑讀過大是可惜吾今為人決破直洩天機亦所不恤曰何謂守一老子曰得其一萬事畢所謂一者先天真一之炁即所謂天地之精互藏于陰陽之宅者也何以守之亦曰慎內閉外而已何謂處和處和者調陰陽氣亭之和也參同契云賞罰應春秋昏明順寒暑又云候視加謹密審察調寒溫是處和也和即是丹家所謂火候也一即丹家所謂火候也一即丹家所謂藥物也以之修身則形神而道合真矣變二千百歲而形不衰也宜哉

黃帝再拜稽首曰廣成子之謂天矣廣成子曰來余語女彼其（言極有味）物無窮而人皆以為終彼其物無測而人皆以為極得吾道者上為皇而下為王失吾道者上見光而下為土今夫百昌皆生

深造者不部謂此生有涯安得長生何見之滿也故得吾道者上為皇而下為三上為皇者上德行無為之道也下為王者下德行有為之事也為皇為王只在有為無為上然亦非是要語失吾道者上則見光下則為亡見光猶生也為人則化而為土今夫百昌皆生于土而反于土百昌猶言百物人但見其反也便謂有終者極不知是乃失道

於土而反於土故余將去女入無窮之門以遊無極之野吾與日月參光吾與天地為常當我緡乎遠我昏乎人其盡死而我獨存乎（句解見上）

雲將東遊過扶搖之枝而適遭鴻蒙鴻蒙方將拊髀雀躍而遊雲將見之儻然止贄然立曰叟何人邪叟何為此鴻蒙拊髀雀躍不輟對雲將曰遊雲將曰朕願有問也鴻蒙仰而視雲將曰吁雲將曰天氣不和地氣鬱結六氣不調四時不節今我願合六氣之精以育群生為之奈何鴻蒙拊髀雀躍掉頭曰吾弗知吾弗知雲將不得問又三年東遊過有宋之野而適遭鴻蒙雲將大喜行趨而進曰天忘朕邪天忘朕邪再拜稽首願聞於鴻蒙鴻

亦任生任死莊耳非所語于得道者也今吾將去汝以入無窮之門而遊無極之野與日月參光而與天地為常蓋天不變則道不變道不變則吾之體道者亦不變故夫萬物之生化無窮無盡有當我而來者有遠我而去者然來者自來吾不知其來也去者自去吾不知其自去也故曰當我緡乎遠我昏乎緡即智意此正發揮所以長生久

濛曰浮遊不知所求猖狂不知所往遊者鞅掌以觀無妄朕又何知雲將曰朕也自以為猖狂而民隨予所往朕也不得已於民今則民之放也願聞一言鴻濛曰亂天之經逆物之情玄天弗成解獸之群而鳥皆夜鳴災及草木禍及昆蟲噫治人之過也

前言治身此言治天下總以一箇無知無為的意思作主正謂道以其真治身而出其緒餘以理天下鴻濛氣也雲將雲也扶搖風也或曰東海神木然皆寓言不得指以為實儻然自失之貌贄然拱立之貌鴻濛對雲將曰遊視雲將曰吁禪舉自得之意香出于言語文字之外者想見此老一段胸襟活潑潑地盡出究然頓合六合之精以育群生即前歇取天地之精以佐五谷以養人民之意夫雲將之問蓋正問也何故鴻濛以不知答之曰弗知者正所以為鴻濛答不知正所以為正答也不觀乎混沌死于竅鑿大朴散于雕琢知識之開大道之隱也再過再問猶以不知答之故曰浮遊不知所求猖狂不知所往遊者鞅掌以觀無妄猖狂放佚之狀鞅掌紛泊之貌言物之遊于大塊者若是乎紛紛泊泊然其作止

視之意語解矣
之

陸西星曰南華一書始終只說箇無為的道理胡出多少議論為能得其宗旨則雖千万言語皆是一箇印板

坎累莫非真機之自動故鳶自能飛魚自能躍天真遊衍万象一如体認真切直是不容以私毫知力與夫其間者而朕又何知焉雲將言我聞夫子猖狂之教矣自以為猖狂矣其為民所隨既為民隨則我之一身民之放也故謂是則是故朕誠不得已于民矣願得一言而治之鴻濛曰天有常經物有常情順之則氣序自調群物自生拂而亂之玄天弗成玄者於穆之義成即順成之成解獸之群而鳥皆執鳴則亂經拂情之徵也何者上古之世人與禽獸群然而生初無彼我以故化化生生咸若其性今也辨別其群便生憎忌夜心一動故鳥皆夜鳴互相機警乖戾之氣上干災沴禍草木而及昆蟲有心治人之過其流禍如此

前所謂罪在攖人之心者與此同旨

雲將曰然則吾奈何鴻濛曰噫毒哉僊僊乎歸矣雲將曰吾遇天難願聞一言鴻濛曰噫心養汝徒處無為而物自化墮爾形體吐爾聰明倫與物忘大同乎涬溟解心釋神莫然無魂萬物云云各復其根各復其根而不知渾渾沌沌終身不離若彼知

兩忘異于雲將者于鴻蒙不知詩在前一段在中段我

之乃是離之無問其名無問其情物固自生雲將曰天降朕以德示朕以默躬身求之乃今也得再拜稽首起辭而行（要術是說治人）

之過便問補過之方故曰然則吾奈何鴻濛言毒哉僊僊乎僊乎長久之義言治人者自三代以下流毒長久不可救藥矣歸矣猶言子姑去也鴻將屢問鴻蒙不肯遽答者以表嬌俗之言未易輕語故待其固請而後告之心養徒當作一句諸本皆於心養處讀之而以汝徒連下理恐未然心養謂涵育滋優使其自化即孟子所謂善養也徒養也言人心暖之則亂養之則馴為人上者恬恢無為治以不治而物將自化矣老子所謂我無為而民自化我無欲而民自朴我好靜而民自正意蓋如此又恐有持疑所謂心養者謂以有心養之一涉有非終非自然故下發其義墮其形体者去其[illegible]跋之行以杜天下之疑也吐其聰明者黜其頭滑解垢之變以息天下之辨也倫與物同言其一味平等不生分别與物相忘而大同乎涬溟涬溟者無氣之始無極之初先也解心釋神莫然無魂此箇心神二字又當到看解太忘心則心釋汝徒之心自正釋去識神則抱神以靜之神自寧靜心釋神則莫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者方能物物夫苟明乎物物者之非物也則豈但可治天下百姓已乱將提挈陰陽主宰造化出入六合而遊夫九洲元神默運獨往獨來至無也而至有也是謂獨有獨有之人至謂至貴其視有大物者可以同日語哉

唐荊川曰形語合天同若形容與天地無與也有已則不能大同矣天下之推無者已也已既無矣天則群奇不足復有之覩有觀無則任其觀矣其名者耳生也

大人之教若形之於影聲之於響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為天下配處乎無響行乎無方挈汝適復之撓撓以遊無端出入無旁與日無始頌論形軀合乎大同大同而無己無己惡乎得有有覩有者昔之君子覩無者天地之友（又起一言頓言大人立言以教天下若影之隨）

物而賦形響之隨聲而應聲無情而受天下之感其象如此盡所懷以配天下處乎無響而寂以待感行夫無方而因人變化挈天下而適道復之撓撓以遊無端出入無旁既無端矣烏乎始即既無始矣烏有終知因與始則悠久可知蓋大人之數將挈天下而遊之大道之中真常而不變者道也與道合真則形神為之俱妙矣故頌論其形軀則與大道混合無間故曰合乎大同大同者我知故曰大同而無己無已烏得有有乎故以前為今者觀有者也昔之君子也昔

未不可曰小上鄭人以為之說愚為何是者無道善不相為無有為有中之有而無此論與高學宗於不同

之君子蓋自三代以下明君聖辭而言仁義禮樂矩綱法度皆自有生有則會有變滅故因革損益與時推移若親天地萬物以無為宗則天地之友也此非儒者之所能與於此也哉

賤而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匿而不為不可者事也麤而不可不陳者法也遠而不可不居者義也親而不可不廣者仁也節而不可不積者禮也中而不可不高者德也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神而不可不為者天也（物謂統指萬物之有名相者民）

則專指人民而言言萬物雖賤莫非朴散之器聖人之備物以致用可不任乎兆民雖卑莫非我之一体聖人厚下以安宅可不因乎事雖微綫然皆事之所當為者不為可乎法雖粗迹然皆所以顯吾道者不陳可乎豢主分別視仁則遠矣而亦不可以不居仁主親篤視義則親矣而又不可以不廣禮主節制節則止而不適積則加厚無已故礼節而不可以不積此皆相矯之辭其言有為之法佛科云有為雖偽棄之則功行不成玄語云用鉛不用鉛雖向鉛中作於此會而通之方知三聖教聖人宗旨不殊至于德也道也天也皆形而上者本不容于有為然而無有之道有作為基不可以不為也故德則中矣而不可以不高也中謂中庸中而高焉則日進以崇德也道則一矣而不可不易也一謂元分一而易焉則變易以從道矣大則神矣而不可以不為也神然無現莫即沖漠無朕之意現即人之識神也夫萬物芸芸各復其根芸芸衆多之貌言萬物雖多莫不各有天然自有之真乃性命之理人物之根極也人之自有其根各各復之而不自知故沌沌沌沌常德不離若彼知之是乃離之也知謂開其知識知識開則日鑿一竅而沌沌死矣故物本無名我若不生分別而無問其名物本無情我若順其常然而無闚其情則物固自復物固自生耳若問之窺之則失其自生自復之理幾何而不以有心毒天下乎抑宗元部豪馳傳意盖本此一部南華始終只說箇無知無為無的道理生出多少議論苟能得其宗旨則雖千言萬語皆是一付印板印將去矣予嘗謂學者卷毋書不如讀在肯一段玄乎妙哉

唐荊川曰此下別起一段議論與上文不相蒙而意實相屬蓋以前面許多說話皆矯世俗

世俗之人皆喜人之同乎己而惡人之異於己也同於己而不欲者以出乎衆為心也夫以出乎衆為心者曷嘗出乎衆哉因

之說人多以為退已就此使說此俗之人喜同己而惡異己也

衆以寧所聞不如衆技衆矣而欲為人之國者此攬乎三王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也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乎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之一而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

世俗之人皆喜夫人之同乎已而惡乎人之異夫已也所以喜於其心以為已之聞見同出乎衆人之不得而議我也既同出乎衆人矣則是已之聞見猶夫人也曷嘗越出于衆哉因衆人之聞見以穩妥自已之聞見則我之不如衆技抑又多矣夫君子之所以高天下之見者決不隨俗以決從違如孔子違衆而拜下孟子不與右師言苟有見于已之是矣曷嘗求同于世俗哉即如今人論治尊仁義悅聖知此三代有道之長也而我又曰絶之棄之大是駭俗又欲曰衆以寧所聞是徒覽三王之利而不見其害者也苟其見猶夫衆焉已矣以衆見而治人之國幾何而不僥倖喪人之國乎其存國也無萬分之一而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知之則又不徇衆見以為是而已之獨見者行矣

林道支曰此段連用二物字上物字虛下物字實物物謂能主張綱紀天是物也

夫有土者有大物也有大物者不可以物物而不物故能物物明乎物物者之非物也豈獨治天下百姓而已哉出入六合遊乎九州獨往獨來是謂獨有獨有之人是之謂至貴

夫有土者有大物也崇高莫大乎富貴而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大試有尚焉者乎雖然特自外物而言之耳不曰有不物之物乎不物之物則道朴是也故有大物謂莫測而為烏中有為所謂觀無天地之友者說此而已即是而觀南華所論有無與吾聖學未始不同但其矯世之譚未免為俗所駭苟能會而通之則不惟不相悖而反相為用矣

孫大役曰此下正言聖人有為中之無為此老識見全自道德中來如揭閣關說急無可讀者不可草草最宜深味

故聖人觀於天而不助成於德而不累出於道而不謀會於仁而不恃薄於義而不積應於禮而不諱接於事而不讓齊於法而不亂恃於民而不輕因於物而不去物者莫足為也而不可不為不明於天者不純於德不通於道者無自而可不明於道者悲夫

此下正言聖人有為中之無為觀于天而不助助長也不助則為而不為矣成於德而不累無心積累故不期高而自高出于道而不謀無心變異則應雖異而一自如會于仁而不恃會如會同之會言同于仁而不居于仁也薄于義而不積薄者逼近之義言近于義而非集于義也應于禮而不諱諱之者拘忌之義言節于礼而不拘於禮也直已行事無心規避故曰接于事而不讓與民書一無心更張故曰齊於法而不亂恃於民而不輕恃即不可不因之義而輕則輕身以徇民矣因於物而不去因即不可不任之意而去則徇物而喪真矣夫物莫可為也而不可以不為者應迹也若以其不可不為也而貪着其事則不明於天之道矣天者自然而已矣自然者為而不為也故不明於天者不純于德泰亦道也道亦德也不純于德則不通于道矣不通于道者安往而不生貪着哉故曰無自而可然所謂道者非謂判然與物相離也正謂周於物而不奇于物焉耳

李楨曰主者天道用乎天之化物則自然居物上也臣者人道斯當所在也君任無為而責百官百官有所司而君不與焉二者俱以不為而自得則君道逸臣道勞勞逸之殊不可同日論之也

何謂道有天道有人道無為而尊者天道也有為而累者人道也主者天道也臣者人道也天道之與人道也相去遠矣不可不察也

到此分明說破道字何謂之道有天道有人道天道者無為而尊者也自然也人道者有為而累者也非自然也累者百為叢挫之義仰吧此法君則無為而尊矣臣則叢為而累矣故主者天道臣者人道天道之與人道相去遠矣不可以不察也讀者宜詳味之

陸西星曰此段言王者法天故玄古之君天下也无為也惟無為也而後謂之天德一有作為則為人道而非天德矣末言大原大哉固亦可以為浮淺之譏世俗之治功中今時君士之病

外篇天地　　莊子

此章中間根極性命之語百世以俟聖人而莫能易郭子有云老莊二子千古凍放豪邁之氣於此亦可見矣

天地雖大其化均也萬物雖多其治一也人卒雖衆其主君也君原於德而成於天故曰玄古之君天下無為也天德而已矣

夫王者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故天高也下萬物散殊自然之化布濩流行天地雖大而其化則均萬物雖多而其治則一治謂主張綱維乎是者然而天地生萬物人君主萬民非德無以出治非天無以成德故曰人卒雖衆其主君也君原于德而成于天所謂天者自然而已矣無為而已矣王者法天故玄古之君天下也無為也惟無為也而後謂之天德一有作為則為人道而非天德矣玄古猶言邃古

以道觀言而天下之君正（此四句最妙而語亦純粹）以道觀分而君臣之義明以道觀能而天下之官治以道汎觀而萬物之應備故通於天地者德也行於萬物者道也上治人者事也能有所藝者技也技兼於事（此等書世傳僅見）事兼於義（子言事以自莊書可極純釋吉言其與老子同）義兼於德德兼於道道兼於天

夫天德即天道也道不能不散而為器故凡天下之有名相者莫非道朴之所散故以道觀言則名正矣以道觀分則上下位而使事之紊明矣以道觀能則大小異職而天下之官治矣以道汎觀則無獨有對而天下之應備矣凡此者皆自然也故門于天地者德也行於萬物者道也德謂性命之真道謂當然之理形而上焉者也上之所以治人者事也人之所以成能者技也形而下焉者也然而無上下也無精粗也二則兼于事矣事則兼於義矣義則兼于德矣德則兼于道矣道則兼于天矣兼者合而一之之義分而兩則道器雖矣此段所論極為精當聖人復起不能易也

郭子玄曰通于一萬事畢此老君西莊告尹喜之言無心得而鬼神服即易所謂天且弗違而况于鬼神乎

故曰古之畜天下者無欲而天下足無為而萬物化淵靜而百姓定記曰通於一而萬事畢無心得而鬼神服夫子曰夫道覆載萬物者也洋洋乎大哉君子不可以不刳心焉無為為之之

[illegible]大哉覆載萬物君子法天以体道不可以刳心焉刳心去其知識之私而後可以入于自然之道也君子明於此十者而天下無遺理矣

謂天無為言之之謂德愛人利物之謂仁不同同之之謂大行不崖異之謂寬有萬不同之謂富故執德之謂紀德成之謂立循於道之謂備不以物挫志之謂完君子明於此十者則韜乎其事心之大也沛乎其為萬物逝也

以下連用二夫子曰述其師之言以狀道体夫道天之所以為命者也故洋洋乎大哉覆載萬物君子法天以体道不可不刳心焉刳心者去其知識之私而後可以入于自然之道也自然之道無為為之則謂天矣天何謂哉默而成之故無為言之之謂德愛人利物則謂之仁不同而同則謂之大行不崖異則無所不容矣是故謂之寬有萬不同則無所不有矣是故謂之富君子執此則可以綱紀萬物是故謂之紀德成則卓乎如有所立是故謂之立循於道則衆善悉有矣是故謂之備不以外物累其心則体其受而全歸是故謂之完君子明于此十者而天下無遺理矣故曰韜乎其事心之大者也執大象天下往故曰沛乎其為萬逝也逝謂往而歸之

焦竑曰此段亦至當不易之論而章法句法奇妙特甚

王利石曰萬物一府則無彼我之分死生同狀則無樂夭之累此為刳心之極致欽

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不利貨財不近貴富不樂壽不哀夭不榮通不醜窮不拘一世之利以為己私分不以王天下為己處顯顯則明萬物一府死生同狀

若然者謂君子若是備此十者之德則內重而見外之輕矣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不利貨財不近貴富至貴者存而難得之貨不貴也不樂壽不哀夭不榮通不醜窮而死生窮通處之一而化齊也不拘一世之利以為己私分不以王天下為己處顯富有四海而不為尊貴尊為天子而不以為顯有天下而不與焉也若天所顯則看之甚明之謂乎此以中庸者則明之明謂光輝發越也

夫子曰夫道淵乎其居也漻乎其清也金石不得無以鳴故金石有聲不考不鳴萬物孰能定之

又述師旨以狀道夫道淵乎其居至無以鳴皆夫子之言下方申而言之淵乎其居漻乎其清語其寂也金石不得無以為語其感也故金石有聲不考不鳴金石本有能聲之理而非聲聲者吾人之天機自然之覺往也即是而觀道俱兩在鳴者是道考者是道孰能定之也

郭子玄曰王德
者以德而王天
下者也事殺以
彼而不求於出
性具不求而知
通神明故其心
之應感而物付
形所謂虛而不
滯動而不出者
雖其辭不同大
以意解之理或
可明

夫王德之人素逝而恥通於事。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故其德廣。其心之出。有物採之。故形非道不生。生非德不明。存形窮生。立德明道。非王德者耶。蕩蕩乎忽然出。勃然動。而萬物存之乎。此謂王德之人。素朴素也逝先往也言率其素履以往常自虛靜若澹寂寞無為未嘗況著於斉為事相之中故曰恥通然雖通於事而事至弦撥物來能應本然之明自不容昧故先事而知若鬼神然蓋其本原之天不受竅鑿自爾精明瑩徹載記所謂清明在躬志氣如神孔子所謂不逆不億而常先覺者其本原立焉耳故曰立之本原而知通於神如是其德廣矣遠矣何者通於事者況著而易障通於神則清通而無象矣故曰其德廣然其所謂通者又皆感之而後應迫之而後起故曰心之出有物採之出謂出以應人採謂求取於己夫王德之人無心于天下而不能不應天下之感顧其誠立明通迥與世人強作解事者別是知生我者道也明我者德也以德為明則明之至矣然道與德又豈有二乎哉原于天則謂之本原也立於己則謂之曰德即通神之知也存其形而能窮其生則本原立矣立其德而明其道則王德廣矣故復讚之曰蕩蕩乎忽然出勃然立而萬物從之蓋信沛乎其為萬物逝也已

視乎冥冥。聽乎無聲。冥冥之中。獨見曉焉。無聲之中。獨聞和焉。故深之又深而能物焉。神之又神而能精焉。故其與萬物接也。至無而供其求。時騁而要其宿。大小長短脩遠。又自立之本原而知通于神透下意來蓋本原者道也道可視乎然冥冥爾不可視也道可聽乎然無聲也不可聽也雖則不可視也而冥冥之中獨見曉焉雖則不可聽也而無聲之中獨聞和焉故此獨見獨聞超夫聞見之外而行夫聞見之中不因有聞見而後有不以泯聞見而遂無深之又深莫可測矣而物物皆能順應神之又神至無方矣而虛虛見精光其接物也若無所予而採取皆能供其求不時騁出而左右皆能逢其原語大也而實小語長也而實短語修遠也而實近道之体如此大小以下六字即中庸費而隱之義但文字奇拔耳又修遠當作遠近或作遠近亦得

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遺其玄珠。

王德以下而王
天下者也集道
以下辭頗類衍
今亦姑以意詳
之詠在不遠

呂吉甫曰此寄
明得真之所由
言用知不足以

[illegible]大珍明與語
夫真念遺象罔
得之明得真者
非用心也象罔
即真也
唐荊川曰莊子
說此一段以見
道非聰明言語
可求只在無心
得之玄珠者道
也知知識離朱
明察也喫詬言
辯也象罔無心
也無心得道止
矣而禪宗更有
上一機關只謂
無心云是尚有
心猶上一重關
此則看他所謂
無無亦無者更
當理會

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喫詬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

堯之師曰許由。許由之師曰齧缺。齧缺之師曰王倪。王倪之師曰被衣。堯問於許由曰。齧缺可以配天乎。吾藉王倪以要之。許由曰。殆哉圾乎天下。齧缺之為人也。聰明睿知。給數以敏。其性過人。而又乃以人受天。彼審乎禁過。而不知過之所由生。與之配天。而彼且乘人而無天。方且本身而異形。方且為緒使。方且為物絯。方且四顧而物應。方且應衆宜。方且與物化而未始有恒。夫何以配天乎。雖然。有族有祖。可以為衆父而不可以為衆父父。治亂之率也。北面之賊也。配天言為君也書曰其配上帝堯蓋欲讓天下而問齧缺於許由圾與岌同圾乎殆乎言危也缺之為人益恃其聰明聖知之資數鑿渾沌是故謂之以人受天何者天賦而天全之謂之天受天賦而人鑿之謂之人受人受者上帝不宜且彼亦知閑邪以立無過之地而不知過之所由生也自有心始有心為善雖善又相與之以配天彼且用其智慧逞其辯才以人而勝天故曰乘人而無天先已而后人故曰本身而異形恒知而急用故曰尊知而火馳從此天下日就多事故曰為緒使民勝束縛不知自如故曰為物絯夫道貴夫能靜而能應四顧而物應非靜而應者也道貴乎無心而應物應衆宜則有心而應者也如是則與物俱化而失其真常人性矣故曰物化而行始有恒此皆有知有為之道又何足以配天乎雖然又下一轉先抑而後揚揚之而復抑看他文字變化之妙有族有祖言族聚者又尊於祖若而人者可以為衆父矣而不可以為衆父父衆父父則祖也老子云無名天地之始有名萬物之母兄即祖也母即衆父也言缺之所為不與道應若置之有為名相之中其才亦能首出故可以為衆父然而去道遠矣故不可以為衆父父又且足以戕定而亂故曰治亂之率也率謂連率若北面之道以插之南面之逆以[illegible]之耳蓋君道無為臣承君之令而致之民果於自用作手其不可也

李卓吾曰與此一段以見聖人不累于物封人三祝可謂至矣而堯皆不欲之卽此不欲之心便是有意卽非自然也故封人數以虞之之道蓋行夫三物之中而脫然無累者

堯觀乎華。華封人曰嘻聖人。請祝聖人。使聖人壽。堯曰辭。使聖人富。堯曰辭。使聖人多男子。堯曰辭。封人曰壽富多男子人之所欲也。女獨不欲何邪。堯曰多男子則多懼。富則多事。壽則多辱。是三者非所以養德也。故辭。封人曰始也我以女為聖人邪。今然君子也。天生萬民必授之職。多男子而授之職則何懼之有。富而使人分之則何事之有。夫聖人鶉居而鷇食。鳥行而無彰。天下有道則與物皆昌。天下無道則脩德就閒。千歲厭世去而上僊。乘彼白雲至於帝鄉。三患莫至身常無殃則何辱之有。

封人蓋古所謂至人玩世而隱于下位者然亦皆寓言耳林疏獨曰鶉無常處鷇仰母哺鳥行虛空逈而無迹皆無心自然之二至人處世之心亦如是耳三患卽釋典所謂三災水火風也

封人去之。堯隨之曰請問。封人曰退矣。

堯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辭為諸侯而耕。禹往見之則耕在野。禹趨就下風立而問焉曰昔堯治天下。吾子立為諸侯。堯授舜。舜授予。而吾子辭為諸侯而耕。敢問其故何也。子高曰昔堯治天下不賞而民勸。不罰而民畏。今子賞罰而民且不仁。德自此衰。刑自此立。後世之亂自此始矣。夫子闔行邪。無落吾事。俋俋乎耕而不顧。闔與盍同落廢也俋俋勇壯貌

陳詳道曰然莊子所以發揮無於初若何哉物者未生而得生得生之難而尤上不資于無下不待於知矣然而自得此生矣又何嘗生于已生以失其自生哉

泰初有無。無有無名。一之所起。有一而未形。物得以生謂之德。未形者有分且然無間謂之命。留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形體保神。各有儀則謂之性。性修反德。德至同於初。同乃虛。虛乃大。合喙鳴。喙鳴合與天地為合。其合緍緍。若愚若昏。是謂玄德。同於大順。此段究極生命根宗而示人以反退歸復之要泰初造化之始初也無名卽老子所謂無名天地之

始蓋老子只說到箇無名而止此老又自無名上推出箇無無者此等說話若教儒者体勘便硬將朱子作証已說非太極之上復有無極矣又安得無始之上復有無﹅一是雖窮辭張之舌亦不能辨看南澤者直雖些去舊日聞見於此箇造化根宗虛心理會有箇有定有箇無有箇無定有箇無﹅者以主張于渙漭之先有自無生無與有對此之一有對彼一無卽彼對無之有已自成箇一了故曰一之所起一既起矣寧無所謂一而未形者乎一而未形卽上所謂無始之無無也此箇無﹅物不得不可以為物德之為言得也故曰物得以生之謂德是夫未形者分陰陽闔闢往來不窮且然無間是則天之所以為命也是故謂之命詩有之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意蓋如此造化之道顯諸仁藏之用動則鼓萬物之出機故曰留動而生物物者動之留寓而成形質者也物既生矣則造化之生理亦隨物而各正動者植者胎者卵者巨者細者有萬不齊其所生之理要皆一成而不可易故曰留動而生物物成生理謂之形有形者有形﹅者而形形者則神之謂也道家謂之元神佛氏謂之元性一也保如保合太和之保保合此神則其視聽言動莫不各有自然之儀則是則所謂性也故曰形体保神各有儀則之謂性故修性者貴反于德反於德則天者全矣德之至則同於初初卽泰初

之初同乃虛者神返于虛也虛則無所不容無所不納故曰虛乃大言修性而同於初其至德若此然而大初無﹅有心於同終涉於有如何可同其要則無心自然盡之矣故合喙而鳴喙鳴而合此𣫍音也胡無而鳴胡為而合哉無心自然而已矣今之人所以不得如𣫍音者緣有心也無心則與天地合德矣與天地合德者緍緍然若愚若昏老子所謂衆人昭昭我獨若昏衆人察察我獨若悶意蓋如此自是則謂之玄德而同于大順矣大順者順其自然而以以已私與之也

修性返德其道如此

潁濱虛曰可不可然不然辯如以求異也離堅白而之辨若懸宇高空使衆路然也以是相易以技相係疲困形体勞怵心神猶獲大被繫猨狙入檻皆以其技能而致患也

夫子問於老聃曰有人治道若相放。可不可。然不然。辯者有言曰離堅白。若縣㝢。若是則可謂聖人乎。老聃曰是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執狸之狗成思。猨狙之便自山林來。丘予告若而所不能聞與而所不能言。凡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衆。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而皆存者盡無。其動止也。其死生也。其廢起也。此

王元澤曰人之與天異者以其有己也已而忘之非天而何謂之入於天此非聖人不能也後而有治在人一句懸前有人治道若相放一句文義甚明

又非其所以也又治在人忘乎物忘乎天其名為忘己忘己之人是之謂入於天夫子指孔子俗道謂之出之道若相放可不可然不然言不尚同於衆也辯者又言曰離堅白若縣寓言不為異說所溺也言衆人之所見雖相似矣而我獨於衆可然之中恐有隨俗習非之病人必求其所謂不可與不然者如孔子所謂衆好之必察焉衆惡之必察焉是則可謂察理之當矣辯者之言曰雖不一矣而我雖折堅白若揭日月矣而懸之宇是則可謂折義之精矣此皆有過人之才智者非聖人而能之乎不知夫子之所謂聖老子之所謂胥易技係也胥技皆無人之在官者易更番直事係謂若肄計功此皆勞心怵形適人之適而不能自適其適者蓋始也以才藝名而終也以才藝累矣又如執狸之犬便捷之猨為人所愛則又係之於之故大以拘縶而愁思猨自山林而就捕焉能適其自然之性哉若果聖人則昏昏默默不見游心於是非同異之間既不以才智自見又焉得以才智自累乎既又名呼夫子而進之以所不能聞與所不能言者凡有首有趾無心無耳者衆蓋有首有趾與體而人矣而無心無耳者衆是無知無聞也如是則雖有形而不能踐其形一凡民耳若有形者與無形無狀者而皆存則是能

劉槩曰又服恭儉所謂忍性以視則其自為處危矣拔出公忠所謂尚賢也其為臺觀多矣知是則吾不能無迹人投迹者矣夫大聖之治天下搖蕩人心使之成教易俗所謂鼓之舞之以

踐其形者也無形無狀則所謂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者也窮發之則不能存矣故有能與形而皆存則是所謂形體保神者也如是之人世所希有故曰盡無然亦豈能獨異於人我但見衆動亦動衆止亦止衆病亦病衆生亦生衆瘵亦瘵衆起亦起雖其所以者未嘗不與人同而其所以者獨與人異所以謂形而上者即所謂無形無狀者也所以則因乎天者也動止死生廢起則因乎物者也治人之事者忘乎物而因忘夫天其名為忘己忘己則入于天矣入于天者無我無人渾然與天為一也然既謂之忘于天矣而又曰入於天者何譬之善相忘于淵而後能入于天矣此謂之聖人也已矣

蔣閭葂見季徹曰魯君謂葂也曰請受教辭不獲命既已告矣未知中否請嘗薦之吾謂魯君曰必服恭儉拔出公忠之屬而無阿私民孰敢不輯季徹局局然笑曰若夫子之言於帝王之德猶螳蜋之怒臂以當車軼則必不勝任矣且若是則其自為處危其觀去声臺多物將往投迹者衆蔣閭葂覤覤然驚曰葂

王冲也其侍曰民不覩見以拔上之迹亦獨志若性之自為不知其所由然若然者德溢若堯舜而不為兵見舜之敎民而惟先之且滓然第之而繼其後我欲同于德而心居心居則無為而為物化矣

季土表曰夫用之所用者乃渾備也斯人欲當渾備而抱一守古大其名曰也子貢聞其說倘然而服之未知

也汝若於夫子之所言矣雖然願先生之言其風也季徹曰大聖之治天下也搖蕩民心使之成教易俗舉滅其賊心而皆進其獨志若性之自為而民不知其所由然若然者豈兄堯舜之教民溟涬然弟之哉欲同乎德而心居矣居謂各得其所安覤與虩同易曰震來覤

註謂蠅虎進退多驚

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搰搰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乎為圃者仰而視之曰奈何曰鑿木為機後重前輕挈水若抽數如泆湯其名為槔為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

說白名之同乎失也此宋子之德未及以為全德子至之述以於斗人若列子之心醉乎季咸也孔子以其皆今而古與道徒世事故知其非且渾沌從知然古抱渾沌之朴而不知同時仕物之為也天五渾沌部不治也若以外而異而偏百所治計借孔子之言以明渾沌之全知此

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為也子貢瞞然慚俯而不對有間為圃者曰子奚為者邪曰孔丘之徒也為圃者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于以蓋衆獨弦哀歌以賣名聲於天下者乎汝方將忘汝神氣墮汝形骸而庶幾乎而身之不能治而何暇治天下乎子往矣無乏吾事圃畦圃之有界限者井即今之塘坳鑿隧所以近水而取甕者丈人抱甕灌畦可謂勞矣而羞為子貢之械槔以機心存焉故也机心存則方寸擾雜而不能由不純故不白也曰如虛室生白之白蓋本体純粹自然光明透徹表裏如一而其神也定否則日見其擾擾而已故曰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猶言神殆神不定者不可以居道故曰道之所不載也夫比機械之心世俗之人以為巧利同然趨之而不知有道者觀之方且以為喪心方且以為害道方且深愧而不肯為宜夫子貢瞞然而慙矣

趙以夫曰獨弦哀歌以賣名聲

言游方之外以……于天下也無所汲汲自處于汲汲也

假修渾沌氏之術假託于白渾沌之術混沌大道也識其一不知其二專一而無二也治其內不治其外游于自然忘夫物也其明白入素明白而歸於

失其所以對也有頃而丈人問以奚為則以孔丘之徒為對蓋將緣飾以自重若曰知師之所為則己之所為不言可知者於是丈人復識之曰子非夫博學以擬聖於于以蓋衆獨弦哀歌高其調以振獨于天下也既識之矣又復數之忘汝神氣墮汝形骸即墮支黜聰之意言泯其機心而不用也庶幾羾於道無乏吾事即無落無事之意

子貢卑陬失色項項然不自得行三十里而後愈其弟子曰向之人何為者邪夫子何故見之變容失色終日不自反邪曰始吾以為天下一人耳不知復有夫人也吾聞之夫子事求可功求成用力少見功多者聖人之道今徒不然執道者德全德全者形全形全者神全神全者聖人之道也托生與民並行而不知其所之汒乎淳備哉功利機巧必忘夫人之心若夫人者非其志不之非其心不為雖以天下譽之得其所謂謷然不顧以天下非之失其所謂儻然不受天下之非譽無益損焉是謂全德之人哉我之謂風波之民

卑陬愧惡之貌項項自失之貌不自反言不能復其常也天下一人蓋指夫子事求可以下數句非夫子之言其在子貢夫子謂性道之无貨殖億中之自意億則以為聖人之道若是非耳吾意不然聖人之道為所當為而無計功謀利之私使其一有求可求成之心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將自為之矣況復計用力成功之多寡哉故予以為是子貢之言也而非夫子之言也今使不然謂令也丈人之道獨不如此何謂執道者德全道者天之所以為命人之所以為德者也執道則天者全而不失其所以為德矣德在內者也形在外者也內全則外不假言故曰德全者形全形神所秉也神形所主也形全則神不假言故曰形全者神全丈人之道蓋全神之道也其生雖與民並民而浮游不知所求倡狂不知所往則與人異皆若爭然白之備乱而所謂功利機巧又忘夫人之心矣機心既忘則非志不之非心不為雖舉天下之不之若匪二天口之口矣而謷然不顧也雖舉天下非之者不理于天下之矣而儻然不受也夫舉天下之非譽而無損益於其中不謂全德之人乎孔而我之謂風波之民風波言易以動也

素無為而返之朴体性抱神以遊于世俗者也汝之學不亦及此固將驚之矣且混沌氏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也其為之也不亦宜乎

林希逸曰明白入素無為復朴体性抱神以遊世俗者其說亦也故與世同波而不自失也遊于世俗而無迹然無迹者故汝驚邪渾沌之術同執能識之可以所識者其迹耳

反於魯以告孔子孔子曰彼假修渾沌氏之術者也識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而不治其外夫明白入素無為復朴體性抱神以遊世俗之間者汝將固驚邪且渾沌之術予與汝何足以識之哉

李士表曰行其所為因而任之行言自為而天下化使物各得其則不化天下四方之民莫不俱至若言其指揮顧盼而民各至其性得其自為故也

諄芒將東之大壑適遇苑風於東海之濱苑風曰子將奚之曰將之大壑曰奚為焉曰夫大壑之為物也注焉而不滿酌焉而不竭吾將遊焉苑風曰夫子無意於橫目之民乎願聞聖治諄芒曰聖治乎官施而不失其宜拔舉而不失其能畢見其情事而行其所為行言自為而天下化手撓顧指四方之民莫不俱至此之謂聖治

觀於大壑夫子浮海之意也故謂之無意于橫目之民橫目二字頗奇官施而不失其宜官無曠職也拔舉而不失其能野無伏賢也畢見情事而行其所為人各舒其情實而人無諱行也行言自為而天下化所言所行自為而已無心為人而天下自化手撓顧指四方之民莫大俱至惟動丕應僕志也聖人之治如是而已

郭子玄曰德人者以下居無思至不知所自從是全德之人如此

願聞德人曰德人者居無思行無慮不藏是非美惡四海之內共利之之為悅共給之之為安怊乎若嬰兒之失其母也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財用有餘而不知其所自來飲食取足而不知其所從自此謂德人之容

德人者全德之人居無思行無慮言動靜無心也不藏是非美惡即所謂不思美不思惡者且與天下共利以為悅共給以為安以身寄託於天下而不知有其身也惟其不知有身故怊乎若嬰兒之失其母而汜汜乎而不知其所依儻乎若行而失其道也而乘乘兮不知其歸也財用飲食餘足而不知其所來者無心於求故人不見其之常若至足也全德之人其狀有如此

二西星曰上神乘光而與形上昇而日

願聞神人曰上神乘光與形滅亡此謂照曠致命盡情天地樂

月之升合東于下也蓋神光以日月而坐于不測之景故能以此

虎無陽曰言二聖俱以亂故治之則征伐之與用師何時與耳求有虞乎其閒也明治則合虞矣復何為有虞氏之治而雖以為君

而萬事銷亡萬物復情此之謂混冥上神者神上升而日月光反乘于下也蓋神人登雲氣挾日月而遊夫不測之景故能如此使其一為軀殻所累則又烏能御景下視虛明洞燭廣漠而無垠乎故曰與形滅亡是謂照曠道家所謂入金石無礙步日月無影者蓋如此何謂致命盡情命者天之所賦情者性之所發致命盡情則中致而和亦致矣是故上下與天地同流而物累為之盡亡也故曰天地樂而萬物銷亡萬物復情是謂混冥者約其情使復歸于性也蓋盡情則發皆中節矣復情則寂然不動而歸于中歸于中則昏昏默默與溟涬者等故曰是謂混溟所謂修混沌之術者於此而已

門無鬼與赤張滿稽觀於武王之師赤張滿稽曰不及有虞氏乎故離此患也門無鬼曰天下均治而有虞氏治之邪其亂而後治之與赤張滿稽曰天下均治之為願而何計以有虞氏為有虞氏之藥瘍也禿而施髢病而求醫孝子操藥以修慈父其

對衆曰天下亂故求虞氏之藥將平治以其色憔然明說天下者亦以為榮也

色燋然聖人羞之夫自有虞而觀周武之師則征伐之不及揖讓也尚矣雖然齊讓論矣故設無鬼滿稽一段議論正與內篇虞不及泰同旨罷之言罷也作去聲讀言周武之德不及虞舜故使天下損罷此補稽蓋欲以推尊虞舜之治而不知虞舜周武皆亂而後治者本其德亦遠但時之所值不同不得專此而薄彼也以故無鬼詰問天下均治而有虞氏之耶抑亂而治之歟蓋天下均治則無容于治凡治之云者對亂而言也有虞氏之世雖無亂形而人心已啓亂萌矣故虞舜徽仁要人而因以得人是亦亂而治之之謂也於是滿稽因無鬼之言而因有所悟言天下均治則人人各足其所願而何為計有虞氏之德而以元后尊之乎分明是亂而求治於有虞也雖然亦治其外焉耳矣故曰有虞之藥瘍也禿而施髢病而求醫孝子操藥心非不善又不若治病不藥之為善此皆亂而後治不若不治而治也

李順曰自其意觀之謂伐殺逆人民可為治人心之世也謂至德之世也

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如野鹿端正而不知以為義相愛而不知以為仁實而不知以為忠當而不知以為信蠢動而相使不以為賜是故行而無迹事而無傳古風氣以上

以其無為故無名無名故行無迹而事無傳詩皆斷民間也哉

脉大段曰世俗之言未定為然之定論也然就世俗之所謂諂諛而加以不肖之名者然未必若是也無定守而一於世俗而終身道人諛人何耶

有虞之不然充舜推賢讓能而至德之世不尚賢不使能倘者上古淳質無事民不求治於君雖有賢能亦無以自見以故不尚不使上如標枝處高而無凌下之心民如野鹿放曠而無拘忌之態端正而已矣不自知其為義也相愛而已矣不自知其為仁也實焉而已矣不自知其為忠當焉而已矣不自知其為信蠢動之類互相役使已矣不自知其為恩行無畔崖故無迹也事無欺僞故無傳也斯世也斯民也何有為於亂而抑何求於治乎哉

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親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子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臣而不知此其必然邪世俗之所謂然而然之所謂善而善之則不謂之道諛之人也然則俗故嚴於親而尊於君邪謂己道人則勃然作色謂己諛人則怫然作色而終身道人也終身諛人也自當情中發出一段奇論與上文自不相蒙言臣子忠孝之盛節只為不諂諛其君親使人不肯于有過故凡有所言也而然之凡有所行也而善之則世俗反以為諛諂之人而思以不肖之名加之其其必然無是異者然而世俗之人又未知其不然也故自我言之人固不可苟同於君親矣尤不可苟同於世俗也今於世俗之所謂然者而然之所謂善者而善之此與不肖之臣子諂諛于君親者何異而世俗之人喜其與已同也更不以導諛之人目之然則世俗之當可類嚴於親而尊于君耶在君親則非之在世俗則不非是于又然之中而又未知其又然也今世俗謂己為不肖之臣子則勃然怫然作色而不肯受乃迺終苟同終身導終身諛人在君親則一言不苟其名於世俗則終身不能改其行世俗因無良見矣君子可容無定守耶

李順曰合譬飾辭一段分明亂賊一時衆說紛紛道之人惠施公孫龍子之事者空設而無實行者欲以自是又適以自惑至不能非不足平生蓋深

合譬飾辭聚衆也是終始本末不相坐垂衣裳設采色動容貌以媚一世而不自謂道諛與夫人之為徒通是非而不自謂衆人愚之至也知其愚者非大愚也知其惑者非大惑也大惑者終身不解大愚者終身不靈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者猶可致

也惑者少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不可得也不亦悲乎合譬者比物醜類作為譬喻之辭以狀人之易曉飾辭者

不欲直遂文於潤色之不以使人之易聽是皆言之有枝葉者故雖足以聚衆而始終本末多不相掩故曰不相坐也之人也垂衣服設采色動容貌高自標致以媚悅一時之學人而不自謂之道諛然亦豈有異於人哉但見與夫人為謏家是亦是衆非亦非初無高出等夷之見一衆人耳而不自謂之衆人且夫久假而不歸烏知其非有耶故欲以愚人而適以自愚誠謂愚之至也已矣知其愚則不為彼所愚故曰非大愚知其惑則不為彼所惑故曰非大惑其知人之不知何非而愚者惑者衆也故大愚則終身不解大惑則終身不惑矣樂毒薰心墨瑑入骨醉其說者敝髮齒而不自悟如彼迷人四方異處今使三人行而一人迷惑猶可致也何者迷者少也

褚伯秀曰以行知命知三人同行迷而不過一人欲致其所適耳猶有可致之理二人惑則惑者勝矣而使勞而不能至也

大聲不入於里耳折楊皇荂則嗑然而笑里巷之俗音是故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至言不出俗言勝也以二缶鍾惑而所適不得矣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其庸可得耶知其不可得也而強之又一惑也故莫若釋之而不推不推誰其比憂

郭子玄曰此段又以樂為喻蓋天皆惑于俗言予雖欲有祈嚮亦不可得矣

大聲即大音也大雅之音非里巷之耳所樂故聞故曰不入若乃折楊皇荂則聞之莫不嗑然而笑蓋折楊皇荂里巷之俗音也以譬高言不入於衆人之心衆人之心惟俗言是好以故至言不出至言之晦借言之勝招之也衆人皆狃於俗言而與之以至言以適於道其不反為大惑者幾希故三人行而二人惑則惑者勝而二缶鍾惑而所適不得亦勢之必然也垂踵請惑而不前坐重其足也以況天下皆惑於俗言予雖欲獨見獨聞以行書發之頭其庸可得耶知其不可得而強人以況行則我又為不知矣不知又一惑也故莫若姑舍是而不推推求也然不推則天下無人矣誰其與我同憂我此者和同之意蓋已知天下無人而又不敢絕望於斯人注生憂世愛人之心畧如此者

厲之人夜半生其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惟恐其似己也百年之木破為犧樽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中比犧樽於溝中

劉須溪曰厲人生子恐其似己人莫不自知也而大愚大惑之人乃至終身不解不靈則不知萬人矣欲人深而得之言思之

之斷則美惡有間矣其於失性一也跖與曾史行義有間矣然其失性均也且夫失性有五一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二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三曰五臭薰鼻困惾中顙四曰五味濁口使口厲爽五曰趣舍滑心使性飛揚此五者皆生之害也而楊墨乃始離跂自以為得非吾所為得也夫得者困可以為得乎則鳩鴞之在於籠也亦可以為得矣

褚西星曰消以全真為貴真性失其餘不足論矣曾史盜跖同名何判不同均失本真者也林道夫曰老子曰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聾五味令人口爽益人之生也性靜而莫之動德深而莫之迁妄境在前靈源自消以至忘其所以生自然之良皆失矣窮之報應若此君子不戒哉此君子所以貴乎道也

百年之木則破為犧樽而文之以采色一則斷於溝中則不免于泥塗同腐與遺美惡固有間矣然語其失性一也失性謂夭於當而失其靈氣以譬曾史盜跖行義之清濁不同然一則徇名一則徇利均失本真蓋道以全真為貴真性失則其餘無足論矣既又自失真之由而枚舉其端曰色曰聲曰臭曰味曰趣舍凡夫之人貪著其事有生之累無過於此故有道者去之彼楊墨者曾不滯於偏性之學而離跂於仁義之間趣舍滑心不以為失而反以為得自我言之直困而已矣可以為得乎哉以困為得則樊籠之鳩鴞抑亦可以為得矣

且夫趣舍聲色以柴其內皮弁鷸冠搢笏紳修以約其外內支盈於柴柵外重纆繳睆睆然在纆繳之中而自以為得則是罪人交臂歷指而虎豹在於囊檻亦可以為得矣柴又有二一者蘊崇二者錯亂

三者梗塞趣舍聲色隨其好惡以為取舍也物之亂性者聲色為最楊墨之為儒雖複辭欺者有間然亦豈能澹然無少芥蒂於其中哉一有之則其蘊崇錯亂與理為梗勢所必至故曰趣舍聲色以柴其內外則皮弁鷸冠搢笏紳修皆儒服也搢執也紳大帶之垂者修者長義約其外言束其身也支拄也盈充塞也言內支盈于聲色之柴柵而外縛束于衣冠之纆繳睆然目視而不敢動若然者不以為困而反自以為得則是罪人之交臂而反縛歷指而受刑與夫猛獸之處囊檻而濡沉者抑亦可以為得矣盡戲謝向儒之甚以為世之下待有其某籍者方責外史說是篇已重宣此義而作亂辭哀之之累乃無於人

無為自然得一畢萬

事埶道德立之本原

知通於神　金口以明　覩之天真　囂缺配天　封人請祝　泰初無二　若昏若愚　孰大成思　若性蕩氏　大人灌哇　入長變杜　混真昭曠　稽彼周師　庳䏨為同　因可謂得

大下逝馬　窮生明道　時乎可棄　尚而之賊　宇高退朝　性命祖根　可否然跡　枝齊林心　匪兄堯舜　尊若遊堅　至德無思　與形斜下　魯猶踉臂　天下大成

道診乎淡　王德成感　獨聞獨曉　光觀黃華　神為辨德　至德同初　堅白離分　大聖之治　而第詩淚　假修渾比　上神乘光　散畢菀論　虞亦瘍匠　失性害技

卷之二終

□□所藏圖書

外篇天道　莊子

孫大授曰此篇至言天帝王之道以天地為宗以道德為主以自然為用以虛靜恬淡寂漠無為為道宗謂之天道為相理俱到有蔚然之文燦然之致蒼然之光學者更當熟讀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闢於帝王之德者其自為也昧然無不靜者矣聖人之靜也非曰靜也善故靜也萬物無足以鐃心者故靜也水靜則明燭鬚眉平中準大匠取法焉水靜猶明而況精神聖人之心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

維天之命穆穆不已是天道運而無所積也故萬物於是乎成焉聖人之德純亦不已故天下歸而海內服焉帝聖二字似有差等以卽子皇帝王霸言之帝卽皇也帝也聖卽王也卽是而觀天地帝王之德一而已矣然而有運焉者必有所以運焉者其極則靜焉立之故明于天地帝王之德者自為之也昧然無不靜者昧者泯湛之義老子云明道若昧蓋六通四闢則明矣明以暗為基故其自為也昧然昧則歸于靜矣聖人之靜也豈以靜也善而故靜之哉萬物無足以撓其心故自靜也靜則定而慧生矣故六通四闢明之至也譬之水焉靜則明燭鬚眉平中準大匠取法焉夫水靜猶明也而況精神聖人之心靜乎是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天地萬物皆準于心則命由我立法由我由道由我行也

王荊石曰虛則無所於滯靜則一而不變恬則安于無知淡則不與物交寂然合氣者聖人無為也第則無有高下道德之至則為以安如此帝王聖人之所休也

夫虛靜恬淡寂漠無為者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至故聖王聖人休也休則虛虛則實實者倫矣虛則靜靜則動動則得矣靜則無為無為也則任事者責矣無為則俞俞俞俞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夫虛靜恬淡寂漠無為者萬物之本也明此以南鄉堯之為君也明此以北面舜之為臣也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聖素王之道也以此退居而閒遊江海山林之士服以此進為而撫世則功大名顯而天下一也虛靜恬淡寂實無為

覆也…則得安…入而形夫…也故曰俞俞者憂患不能處年壽長矣本謂本根言天也萬物皆備虛靜而生故曰為物之本此…本言之…身…

此靜之意義也天地取准焉故曰天地之平語道德者嘗以加此故曰道德之至以故帝王聖人休焉休止也如大學止於至善之止止則心中無物故曰止則虛虛則真空之中妙有生焉故曰虛則實一實萬分而教化者而川流故曰實則倫矣虛則靜靜無為也靜則動而無乎不為故動則得而任事者責矣倫謂紫然有條貫謂責成于已是蓋動靜相生虛實相成天地帝王之德一靜而無為盡之矣無為者能靜能應常應常靜而常俞俞也者愉愉也愉愉則憂患不能入外患不稅以故精神像而年壽長也虛靜以下又復推本而論夫虛寂恬淡寂寞無為者萬物之本也本謂本根言天地萬物皆從虛靜而生明夫此者則命由此立法由此行而以由此行矣是欲明此以南鄉云云

靜而聖動而王無為也而尊樸素而天下莫能與之爭美夫明白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與天和者也所以均調天下與人和者也與人和者謂之人樂與天和者謂之天樂莊子曰吾師乎吾師乎齏萬物而不為戾澤及萬世而不為仁長於上古而不為壽覆載天地雕刻衆形而不為巧此之謂天樂靜而聖內聖之德也動而王外王之業也靜則不動矣而能役使群動故無為而尊朴素則無文矣而至文者出故莫與爭美故明於天地之德者此之謂大本大宗大本者即中庸所謂大本大宗即內篇所謂大宗師也天和與天為徒者也人和與人為徒者也和則樂矣故又謂之天樂人樂然又須知天樂人樂只是箇無為自然又引平日所自言者數句來作印證曰不為戾云云則實未嘗整萬物云云也此之謂無為而自然此謂天樂

張大也…也天甘…即同往…波之…意一心定…為天下之所歸往無鬼責則鬼不累無物累則魂不疲行無怨…者顯物何為…服此…

故曰知天樂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故知天樂者無天怨無人非無物累無鬼責故曰其動也天其靜也地一心定而王天下其鬼不祟其魂不疲一心定而萬物服言以虛靜推於天地通於萬物此之謂天樂天樂者聖人之心以畜天下也知天樂者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與天為徒默與之契非但聞見之知而已

郭子玄曰用天下而有餘閒暇之謂也然後以然求為物用故可得而臣也又其為臣下…徐也失工人…于刻木而有于用斧王…為于親事而有為于用臣臣能事親主能用臣斧能刻木工能用斧各當其能則天理自然非有為也若乃主代臣事則非主矣臣秉主用則非臣矣故各司其任則上下同源而無為之理至矣呂吉甫曰任上者患于不能無為而代臣人之所同使外…術得行其可…暇不得…殖則群才…任而主上閑自而付之天下天下皆得其自為斷乃無為而無不為者也故上下皆光為矣

也是故其生死動靜莫不隨化以舒卷又此和樂之中消消灑灑一塵不掛無怨無非無累無鬼責以為鬼則不祟以為魂則不疲一靜而已矣一定而已矣是故可以王天下而服萬物聖人所以畜養天下之道如是而已此種本門千聖傳心之秘也出世法莫不由此

夫帝王之德以天地為宗以道德為主以無為為常無為也則用天下而有餘有為也則為天下用而不足故古之人貴乎無為也上無為也下亦無為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臣下有為也上亦有為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不主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為天下用此不易之道也此又自無為中翻出簡有為者為臣道之當然然前言明此以北面舜之為臣也則臣亦當無為矣林獻齋以為看莊子不得如此拘泥非是蓋前以心而言之此以分而言之也若臣道雖有所為使無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以主之將日見其擾雜而應事其日繁矣

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辯雖彫萬物不自說能雖窮海內不自為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而萬物育帝王無為而天下功故曰莫神於天莫富於天莫大於帝王故曰帝王之德配天地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群之道也

本在於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三軍五兵之運德之末也賞罰利害五刑之辟教之末也禮法度數刑名比詳治之末也鐘鼓之音羽旄之容樂之末也哭泣衰絰隆殺之服哀之末也此五末者須精神之運心術之動然後從之者也末學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又自有為無為上翻出本末二字蓋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者道之本也自

朴散為器則有為之法緣是以生故詳舉五者皆古法之末務其精神心術之運則王者執之故無為之道要在于主術為之法詳在臣下[illegible]古人有之非帝王之所以先也所以先則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而已矣

君先而臣從父先而子從兄先而弟從長先而少從男先而女從夫先而婦從夫尊卑先後天地之行也故聖人取象焉天尊地卑神明之位也春夏先秋冬後四時之序也萬物化作萌區有狀盛衰之殺變化之流也夫天地至神而有尊卑先後之序而況乎人道乎宗廟尚親朝廷尚尊鄉黨尚齒行事尚賢大道之序也語道而非其序者非其道也語道而非其道者安取道

是故古之明大道

是故古之明大道者先明天而道德次之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仁義已明而分守次之分守已明而形名次之形名已明而因任次之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原省已明而是非次之是非已明而賞罰次之賞罰已明而愚知處宜貴賤履位仁賢不肖襲情必分其能必由其名以此事上以此畜下以此治物以此修身知謀不用必歸其天此之謂太平治之至也

語大道者先明于天則本立于上矣本立而後末學可次第舉也道之大原出于天德則行道而有所得然者故天明而道次之仁義者道德之分老子云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故道德已明而仁義次之朴散為器聖人用之則為官長故分守次之形以成之名以命之故次形名因才任使故次因任原宥也省試也所以別人官之能故次原省原省明矣然後是非定焉故次是非是非明矣然後賞罰加焉故次賞罰賞罰明則愚知得其宜貴賤各履其位而仁賢不肖各襲其情又分其能而不敢自[illegible]其力也又由其名而不敢不責其實也以此事上使下治物修身各安其自然之分而知謀不用以歸于天太平之治也

[illegible]以此[illegible]為臣也則臣道無為矣此又言[illegible]在下[illegible]行于臣者[illegible]其心[illegible]也夫有本[illegible]未[illegible]本[illegible]之理耳[illegible]而順之則[illegible]自行而已[illegible]莊子此篇深[illegible]自然之理所謂知于天而已[illegible]此而言[illegible]父子[illegible]夫婦[illegible]卑之序亦所謂知于人耳[illegible]

子瞻[illegible]于天而不知人[illegible]知人歟 吳[illegible]貧亦天下自然之[illegible]故曰天道之序安取道者言既不知其序又焉有道[illegible]尚親[illegible]次也 [illegible]以夫[illegible]因任[illegible]不可不任者物也卑而不可不因者民也[illegible]用也[illegible]本情終不[illegible]致人体[illegible]物也 林希逸曰因觀

以加此 此段所論諄正無疵九次之亦聖人因大道之降而為之數成所以詳責于下者下者正見非所以先之意

故書曰有形有名形名者古人有之而非所以先也古之語大道者五變而形名可舉九變而賞罰可言也驟而語形名不知其本也驟而語賞罰不知其始也倒道而言迕道而說者人之所治也安能治人驟而語形名賞罰此有知治之具非知治之道可用於天下不足以用天下此之謂辯士一曲之人也禮法數度刑名比詳古人有之此下之所以事上非上之所以畜下也

古之語大道者虛靜恬淡寂寞無為已矣自道有五變其說然後及於形名又九變其說然後及於賞罰故此等有為之法古人有之而非以先也先其本始也非所先者其末學也驟而語之倒而言之迕而說之皆治人者之具非治人者之道也故可用於天下而不足以用天下治人與用天下之道虛寂恬淡寂寞無為而已矣

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敖無告不廢窮民苦死者嘉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以用心也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晝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堯曰然則膠膠擾擾乎子天之合也我人之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為哉天地而已

孔子西藏書於周室子路謀曰由聞周之徵藏史有老聃者免而歸居夫子欲藏書則試往因焉孔子曰善往見老聃而老聃不許於是繙十二經以說老聃中其說曰大謾願聞其要孔子曰要在仁義老聃曰請問仁義人之性邪孔子曰然君子不仁

[illegible]以其所[illegible]之[illegible]任可任之以其所宜為矣故其不容[illegible]者[illegible]原省原省明而後可以分是非是非明而後可以施賞罰 李士表曰自明天至形名而五至賞罰而九皆自然先後有序治人者又順序先明先不為非賞罰也但當不失先後之序耳夫用天下者又大道順序之道[illegible]此事[illegible]

斯乃上之所以畜下也 [illegible]曰無告者所謂窮民不廢者但加恤也與天合德則雖出而靜故曰出寧日月照而四時晝夜[illegible]為而自然也膠膠擾擾則自撓者事 褚伯秀曰此常人所謂仁義也故寄孔老以正之 劉須溪曰夫至仁者無愛而直前世所謂無私

[illegible]者許人[illegible]已此乃妄私非忘私而公也自天地固有常至樹木固有之不容已自足不待于兼愛也本至而愛當義而正斯忘仁義者也常念之則亂甚矣

吳道林曰士子逃亡之人擊鼓而求之是速其亡也既之揭仁義而治天下是速其亂也

則不成。不義則不生。仁義真人之性也。又將奚為矣。老聃曰。請問何謂仁義。孔子曰。中心物愷。兼愛無私。此仁義之情也。老聃曰。意。幾乎後言。夫兼愛不亦迂乎。無私焉。乃私也。夫子若欲使天下無失其牧乎。則天地固有常矣。日月固有明矣。星辰固有列矣。禽獸固有群矣。樹木固有立矣。夫子亦放德而行。循道而趨。已至矣。又何偈偈乎揭仁義。若擊鼓而求亡子焉。意。夫子亂人之性也。

孔子魯人也西往於周欲藏其所著之書於周室以為一代之信史十二經即所藏之書也欲藏周之藏名其史官曰者老聃者免而家居孔子往依焉而聃不許於是繙十二經以說之繙者反覆經旨未盡其說而老子嫌其大謾〻汗謾也因問其要孔子則以仁義當之老子因問仁義性欤論性則虛靜之中湛然寂然一物不著所謂箇裏本来無自却空中誰敢強安名此下所論皆世儒之常談又非孔聖宗旨莊子重言十七待寄孔子以至之耳不仁則不成

成成全也不義則不生孟子云是集義所生者謂發揚生氣也中心物愷言與物同春也兼愛兼仁無私兼義意者其辭後言猶夫言也夫物齊萬不齊物物而兼愛之不惟勢有所不及而有心於愛去道將益遠矣故謂之曰迂必自謂己之無私而一有意必已自成私故曰無私焉乃私也此一句極精極當又複申說夫子必欲使天下無失其養乎則天地萬物固自各順其常各足其性吾惟放德而行循道而趨一以虛靜恬澹寂寞無為主之至矣又胡為偈偈乎兼愛無私行仁義於天下若擊鼓而求亡子者哉亡子逃子也擊古求逃疑古有此俗

李頤曰老子純素反朴示人以真而士成綺求之于道義則淺然不應乃所以使其意消而心卻也知巧神聖自以為脫焉則雖素反朴未始有物也此莊子[illegible]寄筆妙李

士成綺見老子而問曰。吾聞夫子聖人也。吾固不辭遠道而來願見。百舍重研而不敢息。今吾觀子。非聖人也。鼠壤有餘蔬。而妹。不仁也。生熟不盡於前。而積斂無崖。老子漠然不應。士成綺明日復見。曰。昔者吾有刺於子。今吾心正卻矣。何也。老子曰。夫巧知神聖之人。吾自以為脫焉。昔者子呼我牛也而謂之牛。

之亦非悟人

陸西星曰脫過去也呼牛呼馬隨物所名有實故不以彼棄旅心也若受之於心則名實俱累斷所以再受其言也服者從行之謂不以習染自玦故能不變其容以有為〻之則不能恒服矣

呼我馬也而謂之馬。苟有其實。人與之名而不受。再受其殃。吾服也恒服。吾非以服有服。

重研謂足有重皮百舍重研而不敢息求見之心切欺跡之甚志也鼠壤有餘蔬而棄妹歉以妹作財謂棄蔬于陪財之地似覺未安不若直以妹解蓋意妹氏棄蔬於鼠壤老聖之德主於儉嗇故責其暴殄而踈棄之成綺因識其寡恩而不仁生熟不盡於前而責斂無崖亦儉嗇之微驗也老聖漠然不答所以於是成綺明日復請言昔者有識於夫子正以解其請教之端今者正爾卻然退聽安意承教敢問何也老聖言巧智聖神之人當机敏給應答如流吾自以為弗及焉脫之言失也卻不及之意故呼牛應牛呼馬應馬所以不與人忤者蓋以吾又有其實而後人與之名不受而再與之爭則殃之者至矣吾之不應正所以為應也然此亦吾之常服初非作意而為之故曰吾服也常服〻如服膺之服言我常是服此初非有心故曰非以服有服蓋有服則矜持之心勝而不出於自然矣恒服安而服之也非以服有勝非勉強而行之也猶孟子言由仁義行非行仁義意

士成綺鴈行避影。履行遂進而問。修身若何。老子曰。而容崖然。

陸西星曰而容崖曰衝者皆以為不信之徵修其身者又處靜節恬淡退讓搏邪然後慕恃之氣不慚于身以是執著之人躁露日深浮沉死矣冥乎不為老聖所敢也

焦竑曰至人知仁義為道之末禮樂為道之窮能天能人極真守本而神末無有所困故難有世而不足為之累

李士表曰以大小而論道亦坐歸而已矣夫神

而目衝然。而顙頯然。而口闞然。而狀義然。似繫馬而止也。動而持。發也機。察而審。知巧而覩於泰。凡以為不信。邊竟有人焉。其名為竊。夫子曰。夫道於大不終。於小不遺。故萬物備。廣廣乎其無不容也。淵乎其不可測也。形德仁義。神之末也。非至人孰能定之。夫至人有世。不亦大乎。而不足以為之累。天下奮棅而不與之偕。審乎無假。而不與利遷。極物之真。能守其本。故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通乎道。合乎德。退仁義。賓禮樂。至人之心有所定矣。

夫子老子也有物混成先天地生聖人不得已而名之曰道以其無在而無不在也名之曰神以其無假也名之曰眞對末而言名之曰本其定一而已矣夫是道也大包無外細入無倫於大不終於小不遺而萬物備焉凡覆〻乎其有容淵〻乎其莫測中莫無朕之中而萬森森羅也已具其曰形者曰德者曰仁與義者[illegible]

之所惡者外忘外則神靜心之所存者內忘內則心靜矣天地万物外也故外之定之而后神無所困仁義礼樂內也故忘定之而後心有所定

盡無非道也但神之未耳自非聖人其孰能定之蓋至人則有神其至矣神之定者一切外務不足以尚之故有細微之貴而不足為之累操威福之柄而心不與之偕所以者何審乎無假也審乎無假則極物之真而守其本矣是故能外天地遺萬物而神未嘗有所困也明乎所謂累所謂化所謂與之偕者故通于道合於德退仁義而賓礼樂者此謂知本此謂神之定也至人之心其有所定矣

於不定曰然以道之所謂得意糟粕糟言而窮之於以為蒭狗之李者狗筵近心舍本趍末則去道愈遠但當究夫聖人有不亡者存則李者亡而絕否而入傳者當為無傳之傳而天地聖人之心見矣何以古人之糟粕為哉

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有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隨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因貴言傳書世雖貴之哉猶不足貴也為其貴非其貴也故視而可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世人以形色名聲為足以得彼之情夫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世人皆知道之可貴而不知是道也視之不見近而易求今也偶得古人之一書襲而藏之視為秘典以為道載此書吾貴道因貴書也不知書不過語而已語之可貴者意也而意有所終非言語之所能傳則世亦何為乎貴言傳書也哉然則因貴道而貴書因貴書而貴言者貴非其貴者也何者書之言譬則人之形色名聲也謂形也名聲果足以得人之情实乎哉形色名聲果不足以得人之情實也則知老聖所謂知者不言言者不知道果不在于言而人之所可貴者亦又有在矣然世之人豈足以識此乎哉

己言甫云莊子言此欲學者忘言忘書而求不于形色名声之間也夫斲輪事之粗者然疾徐甘苦得於手而甚乎心者雖父子尤不能喻而受之則夫道之為物其傳之難於斲輪甚矣誠不能求之於心而唯書之讀則糟粕之喻非過語也

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敢問公之所讀何言邪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之有說則可無說則死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臣之子亦不能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斲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者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夫

王荊石曰桓公因輪扁而發讀書之非王夢幼以因徐為而起然書之辯也

況此輪扁一喻正見意非言之所能傳疾徐句准林斲意指輪斲而言徐寬也疾緊也寬則甘滑易入而不堅緊則苦澁堅持而不入雖在不寬不緊自有分數存乎其間數猶分寸也莊子之意欲人離口耳黜聞見心領神會而得之意言象數之外則有書無書同歸影響有言無言俱為荃蹄若徒竊古人之緒餘誦其言而忘其味誠糟粕是甘而不免于輪人之所笑矣於是方壺外史重宣此義而作亂辭

帝王之德　上通于天　虛靜恬淡
無為自然　明此南嚮　堯之為君
體本明宗　和天和人　本在于上
末在于下　要歸王君　詳貴臣者
五末非先　九變以舉　先後有序
太平令主　曲士論治　倒道而行
聖臣告君　天德出寧　孔聖藏書
招揭仁義　老氏棄姝　成綺與刺
書貴載道　言豈盡意　桓公讀書
輪扁設譬　古人已徂　糟粕已矣

題以夫曰本篇以天運地処故論擧設問日月風雲流行之故答以六極五常三皇之治依天運而行也救故無為而化民樂自然

郭玄曰率物之近或知其故然至其原以至乎極則無故而自爾也自爾則但當順之順則治逆則凶者假多句変而天性不可違也治成德備監下土天下戴之順其自爾故也

外篇天運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綱維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邪。意者其運轉而不能自止邪。雲者為雨乎。雨者為雲乎。孰隆施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上彷徨。孰噓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敢問何故。

承上篇而言重〻微問造化要人求得一箇運化主宰以立君道之準數孰字甚肴滋味言天運以上地處乎下日月往來爭馳乎其間是誰主張是誰綱維是又誰居然無事雖而行也居無事三字是妙益主張綱維猶涉有為居無事則全漠然而無所為矣其有机緘而不得已耶其運轉而不能自上耶机緘二字最妙此老明知有箇机緘故意詰問此箇机緘直是問客難曉浮此然運則居然無事而化育自成雲者為雨乎雨者為雲乎太空騰擬而為雨注為川澤川澤之氣復蒸於雲升降上下如轉轆轤又未知孰隆施是孰若無事淫樂而勸是陰如蘊陰之陰雲雨者陰陽和氣而成故以為造化之濕樂風起北方一西一東有時而上彷徨四周先言北方者北方地高陽亢而戰故多風呼噓風氣也披拂鼓動之貌天地造化不過日月星辰雨風露雷而已舉數者其餘可推也

巫咸袑曰。來。吾語女。天有六極五常。帝王順之則治。逆之則凶。九洛之事。治成德備。監照下土。天下戴之。此謂上皇。如上細微問巫咸

只以一句答之六極五常即内經所謂五運六氣也所以佐元宰而成歲功者造化得此則高下自奠日月自運風雨露雷自滋自潤而居無事者得以成不言之化帝王法之故九洛之事治成德備鑒照下土天下戴之而成無為之治九洛即洛書九疇五行五事八政五紀之類順之則吉者惠迪吉也如上篇本在于上末在於下要在於主詳在於臣皆順之道而無為自然者也

唐荊川曰世俗皆以愛為仁則虎狼之父子相親何為而不可言仁此若夫至

商大宰蕩問仁於莊子。莊子曰。虎狼仁也。曰。何謂也。莊子曰。父子相親。何謂不仁。曰。請問至仁。莊子曰。至仁無親。大宰曰。蕩聞

之…至人合体而无為豈容心於其間哉

之無親則不愛。不愛則不孝。謂至仁不孝可乎。莊子曰。不然。夫至仁尚矣。孝固不足以言之。此非過孝之言也。不及孝之言也。

問至人而曰至人無親者何以故仁之至者統天下而入於太和元氣之中不見有可愛者有不愛者故曰至人無親蕩也以不愛不孝疑之失其旨矣莊子曉之曰至人尚矣孝不足以盡之也有至人而不及於孝者乎故子之所言非過于孝者之言也乃不及乎孝者之言也蓋至人則過于孝矣至仁之過于孝則知至仁之無親又焉得為不孝乎大抵莊子問答正言若反類如此

孫大將曰譬於浸染要入国時无壁矜不欲口益習使然也

郭子玄曰為仁而至於此則德遺堯舜而不為利澤乃世而莫知是謂与道合体而无為也豈直太息而言仁孝哉

夫南行者至於郢。北面而不見冥山。是何也。則去之遠也。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以愛孝易。而忘親難。忘親易。使親忘我難。使親忘我易。兼忘天下難。兼忘天下易。使天下兼忘我難。夫德遺堯舜而不為也。利澤施於萬世。而天下莫知也。豈直大息而

呂吉甫曰至願名譽并焉修其可願而至于至仁則孝悌八者雖遺之而其名譽固已并於其間矣道不渝言其道无所往而不在也

言仁孝乎哉。夫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故曰。至貴國爵并焉。至富國財并焉。至願名譽并焉。是以道不渝。

言仁不言孝而之郢而北不見冥山之謂也何者背去之遠遠不兩見故至仁則忘孝亦理之所必至者雖然忘之一字豈易言哉故曰以敬孝易以愛孝難敬謂恭敬奉持肅其外貌愛謂和氣悅色本于田衷愛孝易而忘親難〻忘親則不識不知不知帝力之何有蓋熙皞之民而渾沌之德也故以為難忘親易而使親忘我難者親之不能忘我者我以有心感之也今也使親忘我則是我一无心也親亦无心也渾然化而入于無迹矣故猶以為難尤一家也至於忘天下而使天下俱忘我焉則忘盡矣非至人其孰能之哉故德遺堯舜而不為也澤施万世而天下莫知也莫知則蕩〻乎無德而名矣豈直讃歎而言仁孝乎哉夫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此八者皆一節一行之士勉為修飾以役其德者也不足多也故至貴在我則国爵并焉至富在我則国財并焉至願在我則仁義并焉并者兼而有之之意以俞匡仁在我則孝悌凡諸皆非所論又并者屏也凡可屏去者皆有変壊道則貞常不変者也故曰惟道不渝孰淫而并之哉

北門成問於黃帝曰帝張咸池之樂於洞庭之野吾始聞之懼復聞之怠卒聞之而惑蕩蕩默默乃不自得帝曰女殆其然哉吾奏之以人徵之以天行之以禮義建之以大清夫至樂者先應之以人事順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應之以自然然後調理四時太和萬物四時迭起萬物循生一盛一衰文武倫經一清一濁陰陽調和流光其聲蟄蟲始作吾驚之以雷霆其卒無尾其始無首一死一生一僨一起所常無窮而一不可待女故懼也

此段專論古樂之妙奏之以人徵之以天行之以禮義建之以太清四句乃作樂之本旨樂非人不備而五音六律與天地之節候相為表裏故曰奏之以人徵之以天禮以節之則有序象以正之則不亂故曰行之以禮義大清者聲氣之元以之為主則清濁高下由是而取節焉故曰建之以大清夫大樂與天地同和故論至樂者又先應之以人事而順之以天理行之以五德而應之以自然視聽思也董子所謂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天地之和位矣故能調理四時太和萬物匡衡所謂惟天子建中和之極此作樂之本也且夫四時迭起萬物循生故一盛一衰而樂文武倫經象之文也武陰也至于一清一濁高下相濟如陰陽之調和而其聲流動光彩美哉洋洋乎又如蟄虫始振而吾驚之以雷霆其聲訏鼓舞不能自已至其始終相生則如循連環無尾无首一生一死一僨一起所常無窮而一不可待一即一死一生一僨一起之一不可待言變不可執故女聞之也始而懼

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其聲能短能長能柔能剛變化齊一不主故常在谷滿谷在阬滿阬塗郤守神以物為量其聲揮綽其名高明是故鬼神守其幽日月星辰行其紀吾止之於有窮流之於無止子欲慮之而不能知也望之而不能見也逐之而不能及也儻然立于四虛之道倚於槁梧而吟

□□□□論洞庭之張樂明大道之□微奏以陰陽行以禮義天人相因五德之本也調理四時太和萬物宗原也動無方而若窈冥天機停而五官備則通物潛藏觸處以見不可以形聞聲盡而天遊所到无非至和希聲所存元非至樂也

林疑獨曰此段是一片文字有首有尾有腹有脉絡照應盡作意為文也

匡西星曰讀莊子者如觀幻人幻物知其為幻則千法萬法皆從一法而生不復要其歸等矣

鄧子玄曰此一段文字便似張樂洞庭之野無首无尾雖以卒

目知窮乎所欲見力屈乎所欲逐吾既不及已矣形充空虛乃至委蛇女委蛇故怠

吾又奏之以陰陽之和燭之以日月之明則見動靜之相生往來之相禪與造化無不脗合故能長能短類影響之前卻能柔能剛象氣序之勾調變化齊一不主故常在谷滿谷在阬滿阬聲氣洋洋流動充滿無所不屆其甚如此塗郤守神以物為量其聲揮綽其名高明塗郤謂充塞也郤與隙同守神者寧一心志凝然而聽之所以審音律之節奏以物為量量之以管以定鐘律之短長其聲揮綽悠揚發越綽乎其寬也名曰高明之樂能使鬼神安位三辰順軌作樂之極功有如此者吾止之於有窮順之於無止言吾之樂不過順陰陽聲氣之自然故行乎其所當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子欲思之而無所致吾思欲望之而無所容吾見欲逐之而無所履吾影儻然自立于四虛之地倚槁梧而吟知窮乎其所欲見力屈乎其所欲逐所謂蕩蕩默默乃不自得意蓋如此吾既不及已矣言子既追我弗及已矣則其心儻然自失喪其耳忘其目發其形骸身如虛空既故而不以故曰乃至委蛇惟委蛇故怠也大凡是人作為自私非思慮所及者則悵然憮然其狀類此莊子善體物情只此數句形容殆盡妙矣哉妙矣哉

旨而□化之自有條理乃自孔子語太師樂來莊子非沿襲陳言者論樂之一成其妙處自然如此

吾又奏之以無怠之聲調之以自然之命故若混逐叢生林樂而無形布揮而不曳幽昏而無聲動於無方居於窈冥或謂之死或謂之生或謂之實或謂之榮行流散徙不主常聲世疑之稽於聖人聖也者達於情而遂於命也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此之謂天樂無言而心說故有焱氏為之頌曰聽之不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苞裹六極女欲聽之而無接焉故惑也樂也者始於懼懼故祟吾又次之以怠怠故遁卒之於惑惑故愚愚故道道可載而與之俱也

既又奏之以無怠之聲振剔其精神揭而高明調之以自然之命者言樂之節奏乃天然之妙自合如此非有作意而為故若混逐若叢生混逐如禽獸之類叢生如草木之類害樂之無相奪倫如禽獸草木竝生竝育於天地之間而不相害故林林同樂而形迹之相忘布散揮動而牽曳之自泯幽

羅勉道曰天樂者即自然之命也無言而心悅者不可以言語形容而心自悟悅也引有焱氏之頌以見其聲外之妙也汝欲聽之妙處不可接故疑惑也夫惧則精神為之竦栗若有死祟然故曰祟怠則心力疲竭欲棄去之故曰道惑則知識皆迷故曰愚既愚則可以入道可以入道則可與浮載矣因樂之論而及乎道者也

陳詳道曰盛祭之物於將然而則更他然也彼然云者皆絕聖去智之意而無所務知而无至與孔所以卑謂用也仿而不余即民然也所以其情欲之本他散時移世異禮而宜變故因物而無所係焉斯不窮而合物

〻昏〻又若奏聲而天籟之自鳴者故動於無方居於幽冥
或謂之死矣而生者潰焉或謂之實矣而榮者繼焉行流散
徙不主故常節奏之妙匪夷所思要皆自然之命人皆疑之
稽諸聖人以為聖人者達樂之情而順於自然之命者也順
自然之命則如人天機不張而五官皆備元機謂元神重寶
五官皆備言五官之司各效其職此之謂天樂無倶于言而
心悅者也聖人之樂亦復如是故有焱氏為之頌曰聽之不
聞其聲視之不見其形充滿天地包裹六極此神之無在而
無乎不在無為而無不為者不得此者不得謂之天樂〻〻
得此不足謂之天樂如欲聽之耳目故從接也求其然而
不得其所以然故惑故樂始于懼〻則樂之德尊
次以怠〻則樂之德卒于惑〻故愚云云也

孔子西遊於衛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為奚如師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顏淵曰何也師金曰夫芻狗之未陳也盛以篋衍巾以文繡尸祝齋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行者踐其首脊蘇者取而爨之而已將復取而盛以篋衍巾以文繡游居寢臥其下彼不得夢必且數眯焉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聚弟子游居寢臥其下故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是非其夢邪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死生相與鄰是非其眯邪

陳深曰孔子推古以御今非膠之也故緣迹以復于所以迹而已師金恐天下之人溺于緣迹之弊所以始況以芻狗車舟次況以桔槔橘柚終況以猨狙好醜統古今同歸之不可一也

王元澤曰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期于合時宜

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舟車與今蘄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勞而無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且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故夫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故譬三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柤梨橘柚邪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故禮義法度

〻〻而已彼〻〻此或以為然故當應時而變必後皆適也然則禮義當其時而用之則西施過時而不集則醜人也

者應時而變者也今取猨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齕齧挽裂盡去而後慊觀古今之異猶猨狙之異乎周公也故西施病心而矉〔其里〕二字衍 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矉其里二字亦衍 其里之富人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美矉而不知矉之所以美惜乎而夫子其窮哉且夫古今之不相及也尚

矣譬之水則宜舟陸則宜車反而推之則沒世而不行身必夭以古之周道而行今之魯國猶推舟之陸其不利于行也必如是爾不通夫無物之傳是以應物而有窮子不見夫桔槔者乎用之則俯舍之則仰其俯其仰一聽夫人而已無所與焉此之謂無方以故應用無窮而俯仰無罪三皇五帝之適法應時而變何必爲一焉求其同哉亦適治之為貴焉耳猶之柤梨橘柚但可於口味之相反當勿論也今也又由古適又變今俗以求其同豈知猨狙而衣以周公之衣醜人而效西施之矉吾知其情不相宜也而勢必至於相詆也然則夫子之道之窮也非職是之故也而何哉

劉辰翁曰皆寄孔老以明莊子之義

吳傳曰道而可獻以下數句皆以發明道不可傳之意最為希妙非尚以騁辭求勝者

題以夫曰此老聃言政道致用〻合個之其才

孔子行年五十有一而不聞道乃南之沛見老聃老聃曰子來乎吾聞子北方之賢者也子亦得道乎孔子曰未得也老子曰子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度數五年而未得老子曰子又惡乎求之哉曰吾求之於陰陽十有二年而未得老子曰然使道而可獻則人莫不獻之於其君使道而可進則人莫不進之於其親使道而可以告人則人莫不告其兄弟使道而可以與人則人莫不與其子孫

然而不可者無他也中無主而不止外無正而不行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聖人不出由外入者無主於中聖人不隱中無主而不止主謂

於道所有所見之謂居其所而不遷外無正而不行正即正謂有道而正焉之正如曾子真積力久一得夫子印證便唯

林希逸曰名者不可多取多取則爭仁義不可久處久處則弊則覯而多責逍遙則無所不儉苟簡則其求易贍不貸則不費物只如是則凡所采者莫非真也

然應之由中出者不受於外自悟入者也自外入者無主於中自根入者也聖人不出者不出多言以強括直待其自悟而後正之理人不隱者作止語默無非至教訓訓百草頭明明祖師意但耳根入者終不能悟耳

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仁義先王之遽廬也止可一宿而不可以久處覯而多責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以遊逍遙之墟食於苟簡之田立於不貸之圃逍遙無為也苟簡易養也不貸無出也古者謂是采真之遊何謂名公器也不可多取三代而下士皆好名不知名乃天下公共之物不可多取而擅之凡身若夷齊投名于首陽之下比干剖心于淵人之前皆多取之累也仁義者先王之遽廬草舍也言仁義譬之草舍止可暫寓而不可以久處等閒窺覯則必受人之訟責爾如以仁義自見於天下則天下之求我者全責我皆備矣故曰覯而多責是以古之至人假道於仁託宿於義而不留不久處仁道之遽廬而惟遊於逍遙之墟食於苟簡之田立于不貸之圃復自解曰逍遙者無為也苟簡者易養也不貸者無出也養即女子小人難養之養無出謂無出息皆虛靜恬淡寂寞無為之義故古者謂是為采真之遊

李士表曰天下未有以所非自累者而多以所是自累其命者所是所是而以從其命若非立乎不貸之圃也舍之悲若保之不捨不保也無所鑒以窺其所不休者言其知進而不知止則性命喪矣所以為戮天門者開言守故不變則失正矣

為富為是者不能讓祿以顯為是者不能讓名親權者不能與人柄操之則慄舍之則悲而一無所鑒以闚其所不休者是天之戮民也

怨恩取與諫教生殺八者正之器也唯循大變而無所湮者為能用之故曰正者正也其心以為不然者天門不開矣怨恩取與諫教生殺八者王人所用之器和曲之人不得而干之蓋正人利害不干其心而生死無變於己循大變而心無所湮大變謂生死大故心無所湮者毅然當之一刀兩段更無湮滯也以是人而用是器然後不隨境轉而得逍遙之鑒吾其心以為不然者未免有見于外而中無所主故天門不開天門亦自老子天門開闔影來天門者靈府也天門開則蕩蕩而無礙如如自在矣

諸解曰夫淨空之物體不容一物目尚無塵何况吾心乎然而人之至賊皆自然而出一有造作則不足多矣名譽之視又奚足廣乎故借鳴魚為喻言魚相忘江湖喻人相忘道術

褚伯秀曰鵠白烏黑材之自然何所加飾則名譽之觀無所加於人之性亦若是而已

劉辰翁曰見龍言老聃能變化乘雲氣養陰陽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噆膚則通昔不寐矣夫仁義憯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吾子亦放風而動總德而立矣又奚傑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邪夫鵠不日浴而白烏不日黔而黑黑白之朴不足以為辯名譽之觀不足以為廣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不若相忘於江湖

孔子見老聃歸三日不談弟子問曰夫子見老聃亦將何規哉

孔子曰吾乃今於是乎見龍龍合而成體散而成章乘乎雲氣而養乎陰陽予口張而不能嗋予又何規老聃哉規規而正之也散而成章謂神氣卷舒養乎陰陽謂以陰陽三氣自相吐納嗋合也

言其因御無方自然已足也 支道林曰孔子疑若奉孔子之命也 陸西星曰孔子以仁義憯心比播糠眯目故以五帝三王為非聖宜矣子貢又求之于讓爭順逆之間則其進之尤雜者 王利石曰黃帝之治使民心一一純一也堯使民親即親睦九族之親舜使民心競競爭也虞帝尚賢故使民爭爭則和

子貢曰然則人固有尸居而龍見雷聲而淵默發動如天地者乎賜亦可得而觀乎遂以孔子聲見老聃老聃方將倨堂而應微曰予年運而往矣子將何以戒我乎子貢曰夫三皇五帝之治天下不同其係聲名一也而先生獨以為非聖人如何哉老聃曰小子少進子何以謂不同對曰堯授舜舜授禹禹用力而湯用兵文王順紂而不敢逆武王逆紂而不肯順故曰不同老聃曰小子少進予語女三皇五帝之治天下黃帝之治天下使民心一民有其親死不哭而民不非也堯之治天下使民心親民有為其親殺其殺而民不非也舜之治天下使民心競民孕婦十月生子子生五月而能言不至乎孩而知誰則人始有夭

氣未裂機竅早開紋使孕婦十月而生子云云也

矣。禹之治天下，使民心變，人有心而兵有順，殺盜非殺人，自為種而天下耳。是以大駭，儒墨皆起。其作始有倫，而今乎婦女，何言哉。居尸而能見，不見而自章也；雷聲而淵默，常靜也。此非發動如天地，過者化，存者神，而上下與天地同流也，此非老子不足以當之。故子貢聲孔子而往見之，以孔子聲首稱道孔子以為先容，欲弟子通而見之也。老子自謙吾老矣，年馳而事去矣，子將何以教我乎。子貢平日只在祖三皇而宗五帝，熟聞老子卑虞帝王，心切疑之，首舉為問。於是老子差等帝王而論，以見世道愈降愈遠，黃帝以下俱於窮鑿渾沌，非為至治。黃帝之治天下也，使民心一，一謂純一，於時大朴未散，民有親死不哭而民不非者，有駭形而無損心，有旦宅而無情死也。堯治天下，則教民親矣。書曰：親睦九族，下章百姓，是其殺也。民有為親殺其殺而民不非，殺其殺者，情礼獨隆於其親，而其餘皆降殺也。民不非，不以為薄也。舜之治天下也，使民心競，〻争競也。益虞帝尚賢，故能使民争，〻則和氣次裂，咎徵之感，〻能使民婦十月生子，〻生五月而能言，未至於孩而辯誰何，如此開竅太早，是故有夭閼而不長者。禹之治天下也，使民心變，〻謂變其大道為公之心。蓋堯舜官天下而禹獨加之，且于羽之師，有扈之攻，皆在禹時，上行下效，於是人有心而兵有順。有心謂有機械變詐之心；兵有順者，誅其不順以歸于順也。殺人者死，而殺盜者無罪，故曰殺盜非殺人。各私其私，互相驚備，而天下皆然，故曰自為種而天下耳。是以天下之人自机駭異，而儒墨之徒此是彼非，橫議交作，机警之心起于家室，施於男女，早婚少娶，不循人道之常，故曰其作始有倫而今夫婦女。夫婦之大始，古人作始自齊倫序，三十而娶，二十而嫁，幼稚之女本不可責以人道，而今也不然，機警之心，偷薄之俗，不言可知矣，故曰又何言哉。

李荊川曰：子貢本謂老子獨絕三王，故欲同于三皇五帝，今又見老子通毀五帝，上及三皇，則失其所以為説矣。

余語女三皇五帝之治天下，名曰治之，而亂莫甚焉。三皇之知，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其知憯於蠆之尾，鮮規之獸，莫得安其性命之情，而猶自以為聖人，不可恥乎，其無恥也。子貢蹵蹵然立不安。大道無為之世，其政悶悶，其民醇醇，自三皇五帝以智治國，而行察察之政，於是乎上悖日月之明，下睽山川之精，中墮四時之施。老子云：以知治國，國之賊。是以其禍憯於蠆之尾。鮮規之獸，鮮規無考，註云小獸也。蓋亦多知而害物者乎。以不安其性命之情者，而獨自以為聖，不亦可恥之甚乎。所謂性命之情，無為而已矣，自然不已乎。老子絕聖棄知，意蓋如此。

於以天下一□者，先王之陳迹，在所以迹也。書非所以迹者也，其所以迹者，神明所已迹者，蘇也，所出而迹豈履哉。以是而化天下，冝其不用也。郭子玄曰：仲尼見老子，嘆其執迹，則以人合天，未至於俱化。案六經陳迹，而所迹其所以迹，不與化為人，則迹同乎

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孰知其故矣。以奸者七十二君，論先王之道，而明周召之迹，一君無所鉤用，甚矣夫，人之難說也，道之難明邪。老子曰：幸矣，子之不遇治世之君也。夫六經，先王之陳迹也，豈其所以迹哉。今子之所言，猶迹也。夫迹，履之所出，而迹豈履哉。奸干也，鉤如弋取之意。幸矣不遇，言遇則必為彼所哄矣。

夫白鶂之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風化。自類為雌雄，故風化。性不可易，命不可變，時不可止，道不可壅。苟得於道，無自而不可；失焉者，無自而可。孔子不出三月，復見曰：丘得之矣。烏鵲孺，魚傅沫，細要者化，有弟而兄啼。久矣夫，丘不與化為人，不與化為人，安能化人。老子曰：可，丘得之矣。夫以陳迹而干人，冝乎其不遇也，盍亦感之以無迹乎。故引物類為喻，蓋天下有以神相感者，若白鶂以目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是也；有以氣相感者，蟲雄鳴於上風，雌應於下風而風化是也。化謂生子，類自為雌雄而風化者，類物名。山海經云：亶爰之山有獸，如狸，名曰師類；帶山有鳥，其狀如鳳，名曰奇類，皆自雄雌而生。生言風化者，机動于此，神應于彼，不見其迹，莫知其然，若性之不可易，命之不可變，時之不可止，道之不可壅者。苟得此道以為感動之本，又何自而不可。孔迹則烏可以及化。於是孔子不出，靜默三月，因舉所得者以為對，蓋亦化之出于自然者，正與止文互相發明。烏鵲孺孚而生也；魚傅沫者，魚不交，但仰其所吐之沫；有弟而兄啼，母孕弟而兄病也。此皆自然而然，能自然者則與化為人，與化為人則自然能化人矣。此意正與老子同說也。子曰可，丘也得之矣。方壺外史重宣此而作亂辭。

人而体合乎天矣。烏司天行迹，出其所以為迹，精忽為物，遊魂為變，此其所以為化也欤。刘槩曰：孔子不出三月而得之，於斋心服形之際，悟夫烏鵲魚蜂莫不皆生，而其所以生者未嘗同，則知之所不知，其化而已矣。夫丘不與化為人，則為迹而不至于與造物者為人也，又安能化人哉。世之學孔子而不得其所以迹者，其患恒在此。

其在上皇　惟治順天　孰居無事
無為自然　上德不德　至仁忘親
正言若反　匪蕩攸聞　洞庭張樂
北門變志　大武似患　道斯可契
古今水陸　舟車易通　耳陳芻狗
無正不行　道不可傳　無主不止
孔聖其窮　豐非口耳　公器難取
蘧廬暫居　采真之由　逍遙之墟
鶂白烏黑　無失其朴　仁義憒心
大亂乃作　帝降而王　民乃大駭
以知治國　憯於蠆蠆　風流斯神
陳迹非履　與化為人　丘得之矣

王荊石曰上歷叙有方之士而歸重于无方之至人章法文法甚妙

王世貞云昌頭兩兩五湖海上一海

劉槩曰五等之士非大士也但不及至人之無為耳

王道坤曰此數子者所好不同各其所好各之其分亦所以逍遙也然此各自得焉非所不樹於吉使萬物各得其分而不自失者救當付之與所

云門曰腹內多贅辭不及細論

以聖人休

王儒曰聖人心于休焉不役心于取不之間平則不陂易則不踰恬然無一知爻不加物所謂虛靜無為者亦若是而已

褚仁曰此蹵皆贊詞天生于遂天累生于遂物共人同者衆武是爲故无人非同於自得故无鬼責生浮死休

外篇刻意

刻意尚行離世異俗高論怨誹為亢而已矣此山谷之士非世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為修而已矣此平世之士教誨之人遊居學者之所好也語大功立大名禮君臣正上下為治而已矣此朝廷之士尊主彊國之人致功并兼者之所好也就藪澤處閒曠釣魚閒處無為而已矣此江海之士避世之人閒暇者之所好也吹呴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申為壽而已矣此道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若夫不刻意而高無仁義而修無功名而治無江海而閒不道引而壽無不忘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衆美從之此天地之道聖人之德也歷舉五等有方之士而歸重於無方之聖人刻実削也尚高尚也怨憤也誹訕也枯槁赴淵自甘寂寞而投于深山窮谷之中若赴諸淵也為修修之素其身也无不忘無不有即無為而無不為之意澹然無極言無底止也

故曰夫恬惔寂寞虛無無為此天地之平而道德之質也故曰聖人休休焉則平易矣平易則恬惔矣平易恬惔則憂患不能入邪氣不能襲故其德全而神不虧故曰聖人之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靜而與陰同德動而與陽同波不為福先不為禍始感而後應迫而後動不得已而後起去知與故循天之理故無天災無物累無人非無鬼責其生若浮其死若休不思慮不豫謀光矣而不耀信矣而不期其寢不

沉然無所措也

憂其覺無憂其神純粹其魂不罷虛無恬惔乃合天德如天行默然無
容心也如物化然然無所累也與陽同波者波字最妙見動
靜相生波平則水靜感而後應三句正見不為福先不為禍
始去知與故知者先事之謀故者已過之迹去知則無意必
去故則無固我光而不燿〻〻光之露也信而不期〻信之跡
故曰悲樂者德之邪喜怒者道之過好惡者德之失故心不憂
樂德之至也一而不變靜之至也無所於忤虛之極也不與物
交淡之至也無所於逆粹之至也
故曰形勞而不休則弊精用而不已則勞勞則竭水之性不雜
則清莫動則平鬱閉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故曰純粹
而不雜靜一而不變淡而無為動而以天行此養神之道也夫衆
人失之于動而聖人養之以靜固矣然其靜也豈塊然一無
所為哉有能靜能應常應常靜之道焉故以水喻水不雜則
清莫動則平矣使其鬱閉而不流則雖不雜而亦不能清何
者靜中有動動中有靜動靜相生方為合妙此篇學問三家
一旨但言養神則
於道門更切耳
夫有干越之劍者柙而藏之不敢用也寶之至也精神四達並
流無所不及上際於天下蟠於地化育萬物不可為象其名為
同帝純素之道惟神是守守而勿失與神為一一之精通合於
天倫野語有之曰衆人重利廉士重名賢士尚志聖人貴精故
素也者謂其無所與雜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體純素
謂之真人干越吳劍也柙而藏之不可輕用寶之至也況精神
之為用乎是精神也四達並流上際於天下蟠于地
化育萬育而不可為象聖人致中和而天地自位萬物自育
皆精神之訪速也其名為同帝帝即所謂天載周子云無極
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而人生焉其所謂神即無極也其
所謂精即二五也神一而已矣精則散處於五官之府而咸

孫大授曰此數句甚有味太虛之体本自虛无恬淡一有所動俱属妄念六祖教人于不思善不思惡時認取本來面目即此見

郭室曰夫衆人失之于動而至人則養之以靜而聖人則豈一無所為哉此篇與文三家同一旨但道家更切耳

焦弱侯曰柙藏干越之喻謂自之于身輕重何如世人尤管送若此故其立論始于非刻意尚行之習而終于能体純素謂之真人則知刻尚者之為假也明矣

郭子玄曰養生以純素為本純素以守神為先至於與神為一則道之大本既立又何不區區於其末而以刻

聽命于主人故神為主宰精為作用神存則精自固矣故純
素之道莫要于守神守而勿失則我即一一即我更无分別
之〻精上通于天則與天載昭合而無間矣然要知一是箇
甚周子曰一故神守神而至於我即一則無我矣是神也與
精相為依附精亡則神與之俱亡故聖人貴精貴精者無勞
爾形無搖爾精不使之喪失於外矣故素也者謂其不雜於
物也純也者謂其不虧其神也能体純素與樵存而精自固
而真常不壞之体全矣謂之真人不亦冥乎爾時方棄外史
為作

一
乳彝

聖人之德　天地之常　無乎不有
無乎不忘　虛無恬惔　漠然無為
其德乃全　其神不虧　純素之道
守神為急　守而勿失　與一為一
一之精通　合於天倫　能体純素
謂之真人

明時化曰首句反起二世而楊董于恬知交養恬者裘之而不知其然以是而養知非思以求致其明也生而无以知為而不用則真乎安之而不知其然以是而養恬非俗學以求復其初也易之神明者民之恍惚莊子之恬知其實一也

程文熙曰恬即禪家所謂無知者也知即禪家所謂知無者也

林希逸曰混芒而浮澹漠雖有知而无所用則其為知也博矣奈何政失淳和俗趨浮薄離道險德滅質溺心至于世道交喪而不可復也

外篇繕性

繕性於俗俗學以求復其初滑欲於俗俗思以求致其明謂之蔽蒙之民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生而無以知為也謂之以知養恬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夫德和也道理也德無不容仁也道無不理義也義明而物親忠也中心純實而反乎情樂也信行容體而順乎文禮也禮樂偏行則天下亂矣

繕修治也滑汩亂也性非學不明而俗學不可以治性明非思不致而俗思不可以求明謂之俗者對真而言言俗學障性俗思亂明凡為此者謂之蔽蒙之民古之治道者以恬養知此一句最好乃繕性求明之要訣認取知字即本初之元性也儒者謂良知佛氏謂之覺性道家謂之元神可以恬養之而不可以俗學障之俗思亂之恬者無為自然之蒙蓋能以恬養之則一定之中自然生慧日用之間本体瑩然莫非真性之發越統認得性便爲識神已不是性故生而無以知為生即周子所謂神發無以知為者常自混溟韜其光而弗耀也又謂之以知養恬何者用之則不能恬無以知為則恬者常自恬矣即恬之時知在恬即知之時恬在知故曰知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和即德也理即道也德而無所不容於是有仁之名道而無所不理於是有義之名義明而物親則各盡乃心而忠之名所由立矣中心純實而反其清以歸於性則樂之名所由立矣信容体之所行而順其自然之節文則禮之名所由立矣凡此者自和理中出如木之有根華實並敷而不滑詭之偏行若禮樂而偏行則人皆逐末忘本紐于俗學之支離而天下於是乎始亂矣

彼正而蒙己德德則不冒冒則物必失其性也古之人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得澹漠焉當是時也陰陽和靜鬼神不擾四時得節萬物不傷群生不夭人雖有知無所用之此之謂至一當是時也莫之為而常自然

彼正而蒙己德德則不冒此句難解蒙晦其明也冒謂覆之義正如各正性命之正言德乃人人之所同具以恬養之則各正各足己德正以恬養之也如是則我無加人之德無蓋世之善矣

愛雅隆曰世之學聖人之言與其迹者不知吾身有所謂道焉物而不與聖人同處之処則閉其言而驚疑笑訝不足怪也自燧人至唐虞其治化之流澆淳散朴時有異其感不同所謂大道廢有仁義知慧出有詐偽也

呂吉甫曰世與道交相喪然后有山林之聖人深根寧極以期吾身之遇存身所以存道也

褒約曰觀莊子之言似有慨然於時命之不遇蓋世道交喪宜在所哀也

孫大愛曰此段承上說到世道交喪聖人之德隱遂將隱字生下許多意思與孟子所謂性分定大行不加窮居不損意同以論極純無疵

下誰不正者誰我正者我與天下皆相忘于無為自然之數此大道為公之世也故物不失其性佛語如是滅度無量數無邊衆生實無衆生得滅度者亦蒙德而不尚之義也古之人在混芒之中與一世而澹漠焉者用是道也故當其時天地自位萬物自育上恬下熙皆莫之為而常自然

逮德下衰及燧人伏戲始為天下是故順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農黃帝始為天下是故安而不順德又下衰及唐虞始為天下興治化之流澆淳散朴離道以善險德以行然後去性而從於心心與心識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後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滅質博溺心然後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情而復其初由是觀之世喪道矣道喪世矣世與道交相喪也道之人何由興乎世世亦何由興乎道哉道無以興乎世世無以興乎道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其德隱矣隱故不自隱

燧人以下皆不以恬養知而有以知而者以故德衰順而不一不一已失其性矣猶順也再衰則安而不順矣以有阪泉涿鹿之師澆與淳同險德如孔子所謂行去性從心道心微而人心危也心與心識者從心起識日以心可也知不足以定天下而又益之以文博文則滅質博則溺心於是乎始有偏行之禮樂爭逐于末而忘其本是以民始惑亂無以反其性而復其初益至是而世與道交相喪矣道喪故道之人不能興乎世世喪故世以無以興乎道是雖聖人不在山林之中而知此世交喪之世道德則既隱矣隱世隱之矣聖人不自隱也不自隱正欲以興乎世

古之所謂隱士者非伏其身而弗見也非閉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知而不發也時命大謬也當時命而大行乎天下則反一無迹不當時命而大窮乎天下則深根寧極而待此存身之道也

此承上文而論真隱極純正無疵反一無迹恬淡自然不見有為之迹也根極謂性命

陸人傑曰此段承上存身節說來亦見文字相生之妙
余有丁曰道不小行德不小識況然大通自得其樂物安其心而无喪樂之情斯樂之全者也
李士表曰得之寄來无休戚于其間尚何以知軒冕為而其樂全志得有餘乎軒冕之樂者入患不知求耳此豈曾顏所以自全之道也

古之行身者，不以辯飾知，不以知窮天下，不以知窮德，危然處其所而反其性已，又何為哉！道固不小行，德固不小識。小識傷德，小行傷道。故曰：正己而已矣。樂全之謂得志。

古之所謂得志者，非軒冕之謂也，謂其無以易其樂而已矣。今之所謂得志者，軒冕之謂也。軒冕在身，非性命也，物之儻來，寄也。寄之，其來不可圉，其去不可止。故不為軒冕肆志，不為窮約趨俗，其樂彼與此同，故無憂而已矣。今寄去則不樂，由是觀之，雖樂，未嘗不荒也。故曰：喪己於物，失性於俗者，謂之倒置之民。

欸良逅、說下亦見文字相生之妙儻然適然而來也儻來寄之物在人故其來不可禦其去不可留性命之真在我故富貴不與焉而貧賤不可移故此指窮達而言言此樂也窮與達在彼在此無有加損與寄來則樂寄去則不樂者不同見所樂在寄則雖樂而未嘗不荒也孰若此樂之恬淡哉世不知所性之分定而惟儻來者之是慕未免喪己於物失性於俗謂之倒置之民物倒置則全不知本末輕重矣方虛外史為作亂辭

敢衆之民　流兮未央　恬知交養　與世滄滇　離道而善　去性從心　與由何與　深根寧極　小識傷德　得志樂全　喪己於物

搆性求明　以恬養知　和理出焉　遞德下衰　隆德以行　世道交喪　隱不自隱　時命大行　大行道運　軒冕非性　是謂倒置

離支俗學　知復養恬　返我古人　滄淳散朴　民始惑亂　聖德乃隱　存身之道　知不以飾　反一無迹　儻來而寄

呂祖謙曰秋水時至百川灌河則予自外至而未達乎大道之營逕流兩涘渚崖之間不辨牛馬則為道而不出乎所變中與而未至乎无所不見也流至于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則又循理而求得其所居旋面望洋向若則起大道從无窮之地也
孫大授曰夫學道者見欲大而心欲小見大則不以小自安心小則不以大自負海如此之大而海未嘗以自大吾方少存乎見小此望道未見之心聖不自聖之意也知見少則可進于大觀矣
黃直林曰拘于虛則小大之所限篤于時則久近之所拘束於教則方術之所制天下莫不以為道者以此出涯涘而觀大海則脫其拘限而與于无方之見故可以語大理

外篇　秋水

秋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崖之間，不辯牛馬。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為天下之美為盡在己。順流而東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若而歎曰：「野語有之曰：『聞道百，以為莫己若』者，我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弗信；今我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見笑於大方之家。」

夫見之大者則小為自忘故以河伯寓言涇涌也秋水時至百川皆盈灌于黃河猶涇流之大兩涘何中渚岸上谷牛馬水泛溢拍滿兩岸故曰涇流之大而岸遠不復能亦於是河伯欣然自喜而為其大之觀盡在于己及其北至于海東面而望水天混茫洋然一色不見水之自來故曰不見水端乃望洋向若而嘆若海神也聞道百以為莫己若言世之以水自多者聞道僅百耳不及萬分之一豈宜自多世固有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吾始不信而今信之蓋非睹子之難窮則發乎為於己見而長見笑于大方之家矣殆矣下作一句讀更妙孟子曰觀於海者難為水遊于聖人之門者難為言仲尼之聞不少伯夷之義不輕但自大道而論未免高上一層進上一步此真不可與曲士道之惟大方家可也大方又言大道

北海若曰：「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者，束於教也。今爾出於崖涘，觀於大海，乃知爾醜，爾將可與語大理矣。天下之水，莫大於海，萬川歸之，不知何時止而不盈；尾閭泄之，不知何時已而不虛；春秋不變，水旱不知。此其過江河之流，不可為量數。而吾未嘗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於天地之間，猶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方存乎見少，又奚以自多！夫學道者

王守仁曰㖞以存夫見小者蓋以道而觀乎世則天地小矣以天地而視世界則世界又小矣而五帝三王諸人以此自多是與河伯之自多于水也无以異矣

王世貞曰小大之亦各有所拘不可相非也五帝三王仁人任士之所為不出乎一毫物之足哉雖至知不能

矣欲大而心欲小見大則不以小自安小心則不以大自遺海如此之大而海若未始以此自多方且存乎見小此誠道者之心至不自聖之意也知見少則可進于大觀矣

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礨空之在大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大倉乎號物之數謂之萬人處一焉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豪末之在於馬體乎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矣伯夷辭之以為名仲尼語之以為博此其自多也不似爾向之自多於水乎所以存乎見少者蓋以道而觀天地則天地小矣以天地而觀一世界則世界又小計四海之在天地其大澤之礨空乎計中國之在四海之內其太倉之稊米乎礨空水穴稊米稗米言微之甚也號物之有名稱者號數有萬而人處其一窮九州谷食之所生舟車之所至物類有萬而人處其一我處一中之一人耳以我之一對物之萬豈生首於四海之間不猶毫末之在馬體乎知足則豈眇矣而五帝連之三王爭之仁人憂之任士勞之伯夷避之以為名夫子語之以為博是矣足多哉而以之自多乎其與河伯自多於水也何以異

出馬故〻起小大之差將以申明至理之无辨也

焦竑曰河伯欲大天地而小毫末非個識見從自死海若為說一段道理斗箇平闊又自觀其近說古今察盈虛明坦途上体勘將來如是則我身毫末而不足謂之小天地雖大而不足謂之大矣

許慎元曰不若無知至倪對勘於之間是也不若未生歎不

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豪末可乎北海若曰否夫物量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是故大知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無窮證曏今故故遙而不悶掇而不跂知時無止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明乎坦塗故生而不說死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觀之又何知毫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海若為說一遍理夫物量无

如人測之所不也然亦生所知矣於何以自見曰能以無生為生不知為知則於生何累於知何有哉

窮時無止分無常始終無故量謂萬物之大小時謂所值之先後分謂此生之所得夫終始謂死生存亡之變故言物皆一定而各各自足知知者觀於遠近而知量之無窮證乎古今而知時之無止察乎盈虛而知分之無常明於坦塗而知終始之無故何以故觀遠近者以身之所在而觀之身在此則此者近而彼者遠矣身在彼則近又不得為之近矣如是則遠之未始不為近而近亦未始不為遠以譬大小亦是一㨂大亦何足多而小亦何足寡乎故以是而知量之無窮今古者亦以身見在而證之蓋身之所處見在為今過去為古古即見在之過去也今即過去之見在也然而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古不自古何古而非今是以遙而不悶今無常今有時而為古是以掇而勿跂以是而知時之無止蓋人之常情從前望後侍而不得則悶後顧乎前追而勿及則跂故知其無止其忘自息察乎造化之盈虛則盈者造化之自息也而盈何常盈物固不足為之喜虛者造化之自消也而虛不終虛物亦何足為之悲故得亦不喜失亦不悲知分之無常明乎坦塗無有平而不陂無有往而不復則知生者物之出而往也而往者又反其生也何悅之有此者物之來而歸也而來者又伸其死也何禍之有不禍謂其沒吾寧而不崇以是而知終始之不可故故者一定之陳迹也言此生盡

夜來始若環不可守以為常故曰不可故不可故便不以去書疑貳其心故其生也不說其死也不禍夫知物物之各足也而吾自足之知物物之各順也而吾自順之則我即道道即我道無方所我亦無方所道無執情我亦無執情又何天地之為大而毫末之為小乎然而其小焉者何也謂其不知道也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之為妙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之為達然其所不知者作麼指撥未生之時作麼名狀今我以眇然之身而欲窮此至大之域窮而不得宜其迷亂而不自達也不自達則數然而餒其小宜矣故惟知量之無窮時之無止分之無常終始之無故者則其所不知與未知之時其道理亦不外此而得此箇學問又自觀遠近正古今察盈虛明坦途上体勘將來如是則我雖毫末而不足為之小天地雖大而不足為之大故曰何以知毫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此種公案莊子一生真實受用不得草草看過惟莊子與莊子乃能識此妙哉妙哉

李士表曰此一轉又將大小字面換作精粗重入細說向道理上去

河伯曰世之議者曰至精無形至大不可圍是信情乎北海若曰夫自細視大者不盡自大視細者不明夫精小之微也垺大

日自細視大者不盡乎非不可圍也自大視細者然視矣蚊䖟視之而不見直不明耳非无形也

郭呈曰大人以利物為先而不以仁恩自多不為利動而不賤莫利之人皆世大人之行異乎世俗以至僞諂亦不賤之則君子小人亦不同行是小大不足為辨又何爵位戮恥之足為勸懲哉

之殷也。故異便此勢之有也。夫精粗者。期於有形者也。無形者。數之所不能分也。不可圍者。數之所不能窮也。可以言論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論。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信有乎言有是實理乎否也不知自細視大者不盡惟不盡是故謂其不可圍自大視細者不明惟不明是故謂其無形由是觀之大小之勢異便有若然耳然論精論粗皆有形也今精曰无形非無形也但小之微而數有所不能分耳曰不能分不能圍皆可言論也可以言論則不游謂之精矣若夫不可以言論而但可以意致則精矣猶未也若夫不可以言論而又不可以意致則不期精粗焉蓋道無精粗論精粗雖精亦粗矣此與中庸論末章論不顯之德同旨

是故大人之行。不出乎害人。不多仁恩。動不為利。不賤門隸。貨財弗爭。不多辭讓。事焉不借人。不多食乎力。不賤貪污。行殊乎俗。不多辟異。為在從衆。不賤佞諂。世之爵祿不足以為勸。戮恥不足以為辱。知是非之不可為分。細大之不可為倪。聞曰。道人不聞。至德不得。大人無己。約分之至也。蓋大人之心虛靜恬淡無欲無取舍故其行也雖不害人而亦不以仁恩自多其動也雖不為利而亦不以門隸為賤蓋門隸乃執鞭求利人因其可賤而賤之非玄同也雖不積貨而好爭矣而亦不以辭讓為多雖有借人以奉事矣而亦不以食力為貴且人有貪污之行者亦不賤之如上文所止爭財借人之類行殊乎俗則多有辟異之行人皆多之而不以為多為在從衆則多有佞諂之心人皆賤之而不以為賤世世爵之不能為之勸也世戮之不能為之辱也如此不分是非不分細大亦分玄同之德自合如此老子所謂得者同於德失者同於失不可得而親不可得而疎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與此同旨故聞之曰道人不聞有聲聞非道人也至德不得所得非上德也大人無己有我相非大人也此約分之至也約如以約失之之約謂收斂本分不自大也不自大故能成其大

某有丁曰上言大人无貴賤大小一味只同河伯因問物之內之外分明有箇貴賤大小自是一樣道理不知何以於不分別中惡有分別故曰惡至而倪貴賤云云大小海各之云云此箇分別俱為心識胡時代曰此下註五段者循楷白

吳默曰因其所有而有若東有西因其所無而無東則無西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相無則所謂功分定矣而道非功則非有無也注作曰因其所然而然所非而非知堯桀之出乎自是而交相非則所謂趣操者其義已失而道非是非也若然則為道者內忘而休乎天均惡用而倪貴賤小大哉

河伯曰。若物之內。若物之外。惡至而倪貴賤。惡至而倪小大。北海若曰。以道觀之。物無貴賤。以物觀之。自貴而相賤。以俗觀之。貴賤不在己。以差觀之。因其所大而大之。則萬物莫不大。因其所小而小之。則萬物莫不小。知天地之為稊米也。知毫末之為丘山也。則差數覩矣。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以趣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知堯桀之自然而相非。則趣操覩矣。倪緒之兩頭者蓋取以為分別之義此箇分別俱為心識鑿混沌大非所宜以故論大道者去之海若答言以道觀之物本來無貴無賤以物自觀遂為分別故自貴而分賤以俗觀之其貴其賤又不在己如所謂趙孟之所貴趙孟能賤之如是則貴賤未始有定也又以大小之等而言之因其大而我大之則更大矣因其小而我小之則更小矣此處最好體貼人情如人說其人好文字我隨衆喜他則他篇篇句句皆是好的又如說其人不好我隨衆惡他則見他件件事事皆是不好的又如知他的等第原是沒則量的若我不因人之大而大之則雖天地之大我言宇宙在手造化生身則天地將不為稊米乎不因人之小而小之則雖毫末之微我言芥子可納須彌秒高山也則毫末將不為丘山乎如是則物之小大亦未有定也而差數覩矣然則何至而倪貴賤何至而倪小大乎分明是不可得而分也推之而至於有無之殊是非之辨亦復如是以功觀之因其所有而有之則萬物莫不有因其所無而無之則萬物莫不無也又未始有定也彼果有也耶此果無也耶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相無則有無之功分定矣何者東者西家之東而未及東之果為東也西者東家之西而未及西之果為西也使合東而言西則西亦不成西矣舍西而言東則東亦不成東矣故曰相反而不可相無如對無而稱有以有而形無然後有無之名始立若缺其一則何所據而稱有又何所據而稱無故有無功分之不定即此可與知矣然曰定者決定其為不定也又以人之趣向觀之因其所然而然之則萬物莫不然

李士表曰堯舜吟諸人乃設為貴賤无常之論以明貴賤之不可倪

陸西星曰此段又即物理而論何至而倪貴賤何至而分大小師天而無地一段見得倪貴賤分大小皆有方之見而不知無常之變者何以與足故引禪繼答之

因其所非而非之則萬物莫不非而是是非非又有未定也知堯桀之仁暴自然而相非則人之趣操觀矣益正人指邪人為邪〻人亦指正人為邪但以趣操不同而分是非凡此皆于不分之中妄有分别彼勝此負卒無窮已道之所以日喪人心之所以日漓也又孰知是非之不可為分而細大之不可為倪乎

昔者堯舜讓而帝之噲讓而絕湯武爭而王白公爭而滅由是觀之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未可以為常也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騏驥驊騮一日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狌言殊技也鴟鵂夜撮蚤察毫末晝出瞋目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故曰蓋師是而無非師治而無亂乎是未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明矣然且語而不舍非愚則誣也帝王殊禪三代殊繼差其時

焦竑曰前半言貴賤大小之言宏〻昭悉如闈師為莫陣分布列而精神血脈尚未斗串始來之流於雖看眼諸家製〻成篇段統若非史氏為之圓融曲暢此老之意幾不明于千古

□甫曰學者……有物

逆其俗者謂之篡夫當其時順其俗者謂之義之徒默默乎河伯女惡知貴賤之門小大之家言讓美德也在堯舜則為貴而在之噲則為賤矣爭惡名也以白公則為賤而在湯武則為貴矣如是則爭讓之禮堯桀之行貴賤有時不可定以為常又即物理而論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騏驥日馳千里而捕鼠不如狸狌鴟鵂夜撮蚤察毫末而晝不見丘山物有殊器物有殊技物有殊性大有所能小有所拙用於此者或廢於彼何至而倪貴賤何至而倪大小猶之天下無常是之理是於此而或非于彼古今無常治之世理于前而或亂于后若也師其是而無非師其治而無亂乎是不明于天地之理萬物之情者也是猶師天而無地師陰而無陽其不可行也明矣然則倪貴賤分大小孰有方之見而不知無常之變者何以異是且夫貴時耳當其時則貴失其時則賤即帝王之禪繼而觀為篡為義亦禪繼耳豈知一差其時一逆其俗則人以篡夫目之亦何取于禪繼而貴之乎然〻乎河伯惡知貴賤之為一門小大之為一家乎蓋一門一家信乎其不可分也

河伯曰然則我何為乎何不為乎吾辭受趣舍吾終奈何北海

一叚[illegible]則我為不為辭受取舍之[illegible]所從因其[illegible]也故河伯問而河若答之云云皆是寓言[illegible]言道[illegible]分別則未為[illegible]亦不[illegible]自[illegible]之也[illegible]復[illegible]分未始[illegible]賤往反[illegible]孰施者仁之用謝之則[illegible]而不以為仁多少之數豈足計哉反衍則忘貴賤而不累乎名謝

若曰以道觀之何貴何賤是謂反衍無拘而志與道大蹇何少何多是謂謝施無一而行與道參差嚴乎若國之有君其無私德繇繇乎若祭之有社其無私福泛泛乎其若四方之無窮其無所畛域兼懷萬物其孰承翼是謂無方萬物一齊孰短孰長道無終始物有死生不恃其成一虛一滿不位乎其形年不可舉時不可止消息盈虛終則有始是所以語大義之方論萬物之理也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動而不變無時而不移何為乎何不為乎夫固將自化言既如此不生分別則我之辭受取舍將何適從何為乎何不為乎海若答曰以道而觀何者何貴何者為賤蓋有貴有賤皆世諦也曰有貴賤則貴以臨賤賤以承貴相傾相役出入有礙如何浮寬反之於道無貴無賤則自寬矣故曰是謂反衍〻者寬義慎毋以世情作見以拘爾志與道為梗矣故曰無拘而志與道

施則忘少多而不累于利若是而不反其本者未之有也

汪道坤曰自篇首至此凡六問答如風驅濤浪漸近漸激至是而巨浪噴薄

大蹇如此无貴無賤各足其足何所自少何所自多如人榮謝世緣而不施者故曰是謂謝施蓋施則有多有少謝而不施則何多少之足云乎慎毋執一而行與道相背馳也故曰無一而行與道差參然曰無拘曰無一則無方之德也故又為之形容儼乎若國之有君而無私德由〻乎若祭之有社而無私福泛〻乎若四方之無窮而無私畛域無懷萬物翕承翼之而無私係總无私則萬物齊一而長短大小皆非所論矣夫道無終始而物有死生故將自其不變者而觀之若可恃以為常自其變者而觀之則不敢恃乎其常成而位乎其形恃成謂居其成功位形謂守其定位何者四時之序成功者退去而不可追者年也流而不可止者時也天地之化消息盈虛如循環終則有始以是而論則大義之方萬物之理盡在是矣且物之生也若驟若馳無有動而不變者無有時而不移者人居大化之中何所執乎何為而何不為夫亦順其自然之化而已矣

河伯曰然則何貴於道耶北海若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必明於權明於權者不以物害己至德者火弗能熱水弗能

□□不暇頂更必静則波光萬川一碧函天人之息偽盡去中為虛者有類如□□□後之士由人以明天因□以達理察安危謹去就物無能害之□亦未嘗特此而徼倖也天在內所以立我人在外所以應物循在乎天則合乎神而無方不則者也体天者德則屈伸往反要語極則勿失其真其□則反已歸人之真宗矣故可伯心宜体會而無所役間

溺，寒暑弗能害，禽獸弗能賊。非謂其薄之也，言察乎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莫之能害也。故曰：天在內，人在外，德在乎天。如天人之行，本乎天，位乎德，蹢躅而屈伸，反要而語極。承上言順其自化則何物不在自化之中，然則何貴於道而必以道物身也，此一問又甚好。不知惟知道者乃能順化，故守經行權而不失乎己，故曰知道者必達於理，達於理者又明於權，理謂盈虛消息之理，權則所以善其用于不窮者也。夫人莫不有命，而惟順受其正者乃為自化，若推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知之避，與彼立岩墻犯桎梏者，要皆不達權變之人自取禍矣者也。是以聖人無死地，謂明于權而不以物害己也。且如語至德者，與火不能熱，水不能溺，寒暑不能害，禽獸不能賊，豈謂與之相薄而物不能為之害哉。言察乎安危，寧於禍福，謹於去就而莫之能害也。故曰天在內，人在外，在內言主張之者，在外言斡旋之者，德在乎天，天者理而已矣。順乎理而達乎權，則位乎天德矣。

曰：何謂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牛鼻，是謂人。故曰：無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無以得殉名，謹守而勿失，是謂反其真。發出天人二字，見天人相須以有成，又恐不知者以人勝天，加以安排造作之私，急為攻轉急以人滅天無以故滅命，故者有心而為之，有心即非自然，自然之謂命，即天也。無以得殉名，得謂己德，喪於為名者多曰無以者，不以千金珠彈鳥雀也。三句道理甚正，孔孟之謂不過是也。

焦弱侯曰：數段數筆直是精思奇絕，中間噴唾之喻尤非人思慮所及者，卻就風上說出簡用小勝以為大勝，正與聖人雖小能大能衆雖剛者同一刻用，不說心只便文字不較株如半間道花如錯者行之

夔憐蚿，蚿憐蛇，蛇憐風，風憐目，目憐心。夔謂蚿曰：吾以一足跉踔而行，予無如矣。今子之使萬足，獨奈何？蚿曰：不然。子不見夫唾者乎？噴則大者如珠，小者如霧，雜而下者不可勝數也。今予動吾天機，而不知所以然。蚿謂蛇曰：吾以眾足行，而不及子之無足，何也？蛇曰：夫天機之所動，何可易邪？吾安用足哉！蛇謂風曰：予動吾脊脅而行，則有似也。今子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而似無有，何也？風曰：然，予蓬蓬然起於北海，蓬蓬然入於南海也。然而指我則勝我，鰌我亦勝我。雖然，夫折大木，蜚大屋者，唯我能也。故以眾小不勝為大勝也。為大勝者，唯聖人能之。

吳門曰：司馬云夔一足，蚿多足，蛇無足，風無形，目形綴於此，明流于彼，心則質由為神。王倍曰：以足為用則一足不如萬足之多，故夔憐蚿；以足為累則蚿足不以無足之愈，故蚿憐蛇；有有無觀無有為不足，故憐風；蓬蓬矣以有方而不若，故憐目；目可視而已，心則無所不司，故曰於心也。許慎云曰：孔子游匡，匡人圍之，所謂指蹈皆勝我也。及其知非，請辭而退，所謂大勝者也。

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絃歌不輟。子路入見，曰：何夫子之娛也？孔子曰：來，吾語女。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兕虎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無幾何，將甲者進，辭曰：以為陽虎也，故圍之；今非也，請辭而退。[illegible]

施仁曰：時明時命之故，當政寄之求語也。時勢適然者，言無為勞心于窮通之間也。漁夫獵父烈士之勇，情各有所安，聖人則無所不安矣。知命非己制，因無所用其心也。夫安于命者無往而非道，遂矣，故雖匡陳羑里無異于紫極閒堂也。胡時化曰：公孫龍當時之辯者，埳井中亦虫也。

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窮眾口之辯，吾自以為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汒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與？今吾無所開吾喙，敢問其方。公子牟隱机大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埳井之鼃乎？謂東海之鱉曰：吾樂與！吾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則接腋持頤，蹶泥則沒足滅跗；還虷蟹與科斗，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跱埳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鱉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縶矣。於是逡巡而卻，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

埳井之地竦
科斗九年之水
七年之旱信然
人類發大笑莊子
歎仁十年大潦
八年七年乃有
刻之擬深了
也而距小之也
距河也
海若所謂
水若之謂
於是乎測物
莫能窮其
況海所見陰陽
前强說
孺子學行而失
故步蓋以所短
而舍所長也
而求非從死益
也

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為加益
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為加損夫不為頃久推移不以多少
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埳井之鼃聞之適適然驚規
規然自失也且夫知不知是非之境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
猶使蚉負山商蚷馳河也必不勝任矣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
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埳井之鼃與且彼方跐黃泉而登
大皇無南無北奭然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於
大通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直用管窺天用錐
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
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今子不去將

至日是非之
竟言且所自起
淨于是非之所
自是是以說是
然為一而知不
知此說之泥然
無所容其家也
黃泉六極之下
太皇太極之上
無南無北爽然
四解淪于不測
忘夫幽明無方
而入于神也无
東无西知乎玄
冥反乎大通則
會乎沖和出神
而逐于明也要
而言之所謂六
通四關形也空
處是已所竟之
所不能忘言之
所不能論而規

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呿而不合舌舉而不下乃逸而
走
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境內累矣莊
子持竿不顧曰吾聞楚有神龜死已三千歲矣王巾笥而藏之
廟堂之上此龜者寧其死為留骨而貴乎寧其生而曳尾於塗
中乎二大夫曰寧生而曳尾塗中莊子曰往矣吾將曳尾於
塗中 二大夫先為王先容也竟與境同謂以四境累足而治之
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
子恐搜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其名鵷鶵
子知之乎夫鵷鶵發於南海而飛於北海非梧桐不止非練實

不厭天欲不地
之類也
支道林曰神龜
寧曳尾于塗中
鵷鶵並留情于
鶯鳳皆當時之
淡泊保道之不
行也
郭子玄曰莊惠
濠梁之論言物
我之性本同以
形間而不相知
耳會之以性則
其樂彼與此同
即人之所樂而
知魚之樂固无
足怪而觀言辯
之未忘性命之
本者斯為可怪
矣此語非確論

不食非醴泉不飲於是鴟得腐鼠鵷鶵過之仰而視之曰嚇今
子欲以子之梁國而嚇我邪
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莊子曰儵魚出遊從容是魚樂也
惠子曰子非魚安知魚之樂莊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魚之
樂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魚也子之不知魚之樂
全矣莊子曰請循其本子曰女安知魚樂云者既已知吾知之
而我問我知之濠上 此一段甚有辨才子非魚安知魚之樂惠子曰子之與魚陸異處初非族類何所從
而知魚之樂也莊子抑借其言而復之曰子非我也安知我
不知魚之樂耶惠子善辨者也又借其言而轉之曰我固非
子我不知子固矣然我與子尚人類也尚以爾汝形骸之隔
而不相知何況魚為非類乎如是則子之與魚全無相知之
理矣莊子到此方以正對曰請循其本言我今與子反覆辨
論取給于口皆為枝蘗之譚非本論也若循其本論已知子

惠子之齊言亦
所以警世之學
一先生之言而
煖姝自悅者與
異河伯之自多
于水也故以結
於篇之旨云

知我之知魚矣而猶問我者正欲溯所以知魚之故不知
理人情自是可推我居濠之上而適達則濠之下者不言可
知是以不待與魚同類而後能知其樂也蓋莊子善通物情
故一体同觀若此後來者若茂叔之觀窓草子厚之聽驢鳴
皆得此意方壹外史說是篇
已重定此義而作亂辭

百川灌河 伯也自多 觀於北海
既將柰何 大方達觀 天地稊米
人處九州 毫末馬体 至大難窮
至細莫倪 語非所盡 意豈能思
大人無已 知分知時 一体同觀
反衍謝施 無動不變 無時不移
大義之方 何為不為 謹于太誂
察乎安危 晴曠屈伸 達理明權
無人滅天 無故滅命 以小不勝
而成大勝 龍直井蛙 孔非暴虎
莊叟楚龜 惠嚇梁鼠 儵魚出遊
其樂只且 知之濠上 我固非魚

陸西星曰從上說來以物言已透下定來此段乃為天下定箇至樂存身之術自頤然開又說起何可

呂吉甫曰有生為累矣苦多樂以至喪身去就罔知所擇而莫得其所以活身之計何邪莫以人能于憂苦中心生歡雖苦猶思後則其樂將至矣故凡俗之所謂樂者未知其果樂否耶蓋

天下之事成則有虧敗則有變倚伏之機常相倚伏所以舉世陷于哀樂之域而不能自出其能安于性命之情乎故莊之于死樂死者是為至樂至樂也已

真德秀曰子胥因爭以殘形亦因以成名誠有善耶無有邪觀俗之所樂果樂耶不樂耶吾以無為誠樂矣而世俗以為大苦則其向背可知故以至樂無樂則世俗之所樂

至樂外篇

天下有至樂無有哉。有可以活身者無有哉。今奚為奚據。奚避奚處。奚就奚去。奚樂奚惡。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貴壽善也。所樂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聲也。所下者。貧賤夭惡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聲。若不得者。則大憂以懼。其為形也亦愚哉。夫富者。苦身疾作。多積財而不得盡用。其為形也亦外矣。夫貴者。夜以繼日。思慮善否。其為形也亦疏矣。人之生也。與憂俱生。壽者惛惛。久憂不死。何之苦也。其為形也亦遠矣。烈士為天下見善矣。未足以活身。吾未知善之誠善邪。誠不善邪。若以為善矣。不足以活身。以為不善矣。足以活人。故曰。忠諫不聽。蹲循勿爭。故夫子胥爭之以殘其形。不爭名亦不成。誠有善無有哉。今俗之所為。與其所樂。吾又未知樂之果樂邪。果不樂邪。吾觀夫俗之所樂。舉群趣者。誙誙然如將不得已。而皆曰樂者。吾未之樂也。亦未之不樂也。果有樂無有哉。吾以無為誠樂矣。又俗之所大苦也。故曰。至樂無樂。至譽無譽。

二無有哉反詰之辭言決是有也今奚為奚據至詰之詞與屈原卜居說吉孰凶何去何從同一意旨天下所尊者以下言世俗有此四等一句斷殺其為形也亦愚哉為字作去聲讀愚者以勞苦其形也富者數多積而不得盡用身死則財為無用矣其形也不亦外乎貴者日夜思慮善否以求安身固位而天下有可以益身無有哉竟不之思則其為身也不亦疏乎壽者負此眷眷患之心惛惛不死何自苦也而猶有求為引年之術者其形也不亦遠乎烈士殉名節視死如歸以求自現於天下蓋善矣非善之善也故曰忠諫不聽則當逡巡卻步而勿之爭此活身之道也而子胥乃爭之以自殘故夫名不爭不成果有善無有哉於此當自決擇可也今世俗之所趨與吾之所最大異相反吾未知世俗之所趨果樂無有也吾以無為為樂誠樂矣而世俗苦之吾知世俗何哉故曰至樂無樂世俗之所樂真非樂也至譽無譽咄吐之所呼嗔咻吒也

[illegible]可以定天下[illegible]以無為近之[illegible]無為而清[illegible]故萬物皆化人而能無為物豈得不化哉吳儼曰從首至此一片文字從何處剖析倏然為之妙

天下是非果未可定也。雖然。無為可以定是非。至樂活身。惟無為幾存。請嘗試言之。天無為以之清。地無為以之寧。故兩無為相合。萬物皆化。芒乎芴乎。而無從出乎。芴乎芒乎。而無有象乎。萬物職職。皆從無為殖。故曰天地無為也而無不為也。人也孰能得無為哉。

天下只有苦樂二種但于樂者見樂而不見苦將歎是之無有是處將歎非之而彼不自以為非故曰天下是非果未有定也雖然下一轉語無為可以定是非蓋無為則無所於樂而不見其苦矣故至樂活身者惟無為無幾可以自存是無為也天以之清地以之寧獨以之生又要能認得此無是箇甚麼即無名天地之始未始有夫未始有也者故反覆而為之詠若乎芴乎象帝之先而無從出蓋無則真空無象矣芴乎芒乎而無有象乎芒即混芒之芒芴即忽穆之義職職繁殖也天地以無為而生化萬物是天地之無為而無不為也人也天地之心也焉能得無為哉無為則虛靜恬惔而不以苦為樂矣

董份曰莊子之所責則孔子之孫才類氏而其制行則若子桑子夏子張之徒何也蓋人道之弊天下沉于哀樂之邪而溺其大理故救之之道為若此

莊子妻死。惠子弔之。莊子則方箕踞鼓盆而歌。惠子曰。與人居。長子老身。死不哭亦足矣。又鼓盆而歌。不亦甚乎。莊子曰。不然。是其始死也。我獨何能無概然。察其始而本無生。非徒無生也。而本無形。非徒無形也。而本無氣。雜乎芒芴之間。變而有氣。氣變而有形。形變而有生。今又變而之死。是相與為春秋冬夏四時行也。人且偃然寢於巨室。而我噭噭然隨而哭之。自以為不通乎命。故止也。

盆瓦缶也鼓之所以節音無緊就言焉能情不累與世人同其形變而有生卜指如覺運同而言偃

仰也亘室謂天地夫莊子鼓盆自世俗觀之直謂不近人情害義傷教不知此種無情學問究竟性命者緊要得力正在於此一切世人皆以恩愛而生貪著遂有種種無明煩惱不能解脫生死輪迴莫不由此韓退之云特被入肯中頓妻兒利語不休說盡世間兒女態度莊子直為斯人截斷恩愛盡情於生死關頭說个無生法忍教人認取本自無來今亦無去其齊生死幻變無常與寒暑晦明同一代謝何足關情生悲喜古之至人利害不干於心而生死無變于己只是个動得破立得住八風五欲剪紗不動金剛經世尊道我昔為歌利王極惡無道君割截支体於爾時無有我相人相衆生相壽者相以故不生瞋恨方於忍辱波羅密中保有進步吾儒中若曾子易簀子路結纓亦是他問學真實受用自身尚然何況外身而觀化者此處莊子猶為惠子俯就兩句曰當其始死我獨何能無槩然以為不達於命故止也猶為方便說法直恐瞞倒惠子若使二子鉞斧相提直須說箇我尚無我涕從何出請莊子者不於此處著眼何處著眼不於此處認取學問何處尋率問做方重外史急為拈出為莊生立此一段公案莊子死妻令天下萬世人都來証道又却是外史老婆心也諦聽諦聽急為提撕早遲八刻何故無情說法無情受取議商量總不堪

李士表曰髑髏之答皆以人所不樂為己之樂則其樂也豈世俗所可共語哉孫大棱曰此與老子天下大患謂吾有身自吾无身復有何患上援出一段寫言直是醒創若真謂莊子有生死欣厭之心則又痴人說夢矣

支離叔與滑介叔觀於冥伯之丘崑崙之虛黃帝之所休俄而柳生其左肘其意蹶蹶然惡之支離叔曰子惡之乎滑介叔曰亡予何惡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塵垢也死生為晝夜且吾與子觀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惡焉

莊子之楚見空髑髏髐然有形撽以馬棰因而問之曰夫子貪生失理而為此乎將子有亡國之事斧鉞之誅而為此乎將子有不善之行愧遺父母妻子之醜而為此乎將子有凍餒之患而為此乎將子之春秋故及此乎於是語卒援髑髏枕而臥夜半髑髏見夢曰子之談者似辯士諸子所言皆生人之累也死則無此矣子欲聞死之說乎莊子曰然髑髏曰死無君於上無臣於下亦無四時之事從然以天地為春秋雖南面王樂不能過也莊子不信曰吾使司命復生子形為子骨肉肌膚反子父母妻子閭里知識子欲之乎髑髏深矉蹙頞曰吾安能棄南面王樂而復為人間之勞乎

余有丁曰舊說云莊子樂生惡死斯說謬矣然何謂哉所謂者者生死安生死時安死之情況齊則無為當生而憂死乎此莊子之旨也呂祖謙曰好生者以世事為樂起死者以人間為勞壯起死生者可以論其大槩矣汪道坤曰借顏回以譏當時遊說之士郭子玄曰受命自然不可勸戒小囊不能容大稟命定分不可

顏淵東之齊孔子有憂色子貢下席而問曰小子敢問回東之齊夫子有憂色何邪孔子曰善哉女問昔者管子有言丘甚善之曰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夫若是者以為命有所成而形有所適也夫不可損益吾恐回與齊侯言堯舜黃帝之道而重以燧人神農之言彼將內求於己而不得不得則惑人惑人則死人惑則死言人既惑于我之言則將謂我將不利于彼國而罪我者至矣蓋借顏子以尼當時之游士褚布袋也綆井繩也喻齊侯短小之見不足以大道說之

變遷其說其說短綆詎能引深海鳥之鶢鶋亦猶知齊侯之驚異道也人有常然故莫能一事有古今故莫能同名實不越則有條而不塞義理達用則福去而不危呂吉甫曰海鳥之說欲孝者原思而悔出也衛城室交之珠千里捕之珠技夜明書暗之珠性此先聖之所以不一其能不同其事也名止于實則無適實之名義設于

且汝獨不聞邪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於廟奏九韶以為樂具太牢以為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臠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此以己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栖之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鰌鰷隨行列而止委虵而處彼唯人言之惡聞奚以夫譊譊為乎咸池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獸聞之而走魚聞之而下入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魚處水而生人處水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故先聖不一其能不同其事名止於實義設於適是之謂條達而福持

列子行食於道從見百歲髑髏攓蓬而指之曰唯子與女知而

……物之……隨其……之……而木……則不……運乎福祚則……不待矣

林希逸曰天……死未嘗生……以所遇為樂哀養乎果歡乎……養之……在此種有幾……變化機數不可曆計自洋水則為鼃至皆入于機方一氣而萬形有變化而無死生也

陳詳道曰機者氣之動處出于機者生也入于機者死也然天地間只是開闔一氣循環不息……于歡乎何容我順其自化而已矣

未嘗死未嘗生也若果養乎予果歡乎種有幾得水則為㡭得水土之際則為鼃蠙之衣生於陵屯則為陵舄陵舄得鬱棲則為烏足烏足之根為蠐螬其葉為胡蝶胡蝶胥也化而為蟲生於竈下其狀若脫其名為鴝掇鴝掇千日為鳥其名為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為斯彌斯彌為食醯頤輅生乎食醯黃軦生乎九猷瞀芮生乎腐蠸羊奚比乎不箰久竹生青寧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又反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

攝扶也言髑髏從於蓬間之中列子扶其蓬而指之曰惟予與女知之之道乎而固未嘗死也察其本始而亦未嘗生也既未嘗生則不當以養為期既未嘗死又何以戚為樂乎故曰若果以予為樂乎予果以女為歡乎如此悅生惡死皆囂妄念予與若同在大造爐冶中鼠肝蟲臂任其自化衆其化生凡有幾種先自滋化者而言得水為㡭何以故水為五行之初先造物之間變而有氣此氣一動變而有形未先有形假借而後生上文所謂生假借也假而後生生者塵垢也大地塵垢為息所吹浮游水上塵塵相率如絲如縷其名為㡭蓋水苔歟生之先河中多有此狀其在水土之際而岸之菊水浮土氣漸漸凝漸漸厚遂有体質有色沉綠名為鼃蠙之衣是曰青苔漸漸近土生於陵屯化為陵舄陵舄車前草名也多生岸菊又名澤舄其性利水陵舄而得鬱棲化為烏足鬱棲糞壤也烏足亦草名其根化為蠐螬而葉為蝴蝶蝶胥之別名也蓋草化為蟲質多懦弱又生於田夫野竈之家者得火之氣化而為蟲無皮無殼其狀若脫名為鴝掇伏上千日化而為鳥其名乾餘骨此一化自鳥足來者最為強徒而乾餘骨之沫化為斯彌斯彌化為食醯食醯者蠛蠓也喜酸而聚醯故曰食醯食醯雖小而自氣卵中來亦能以形相感多見此蟲相尾而氣于空中故食醯生頤輅頤輅生九猷九猷生黃軦黃軦生瞀芮瞀芮生腐蠸腐蠸相生皆蟲類也或不作遞生說者亦浮大率此蟲無考証註書到此類皆略筆乃知阿難宿世惟頭多聞普室張華虛傳博洽乎此乎不箰久竹羊奚亦草名根如蕪菁疑即葉草中所謂羊蹄根者比合也其根若連於久不生筍之竹則生青寧青寧亦蟲名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又反入於機正見人與萬物本同一氣生長歸復皆出自然此指纖微芽開發此一段要

王元澤曰知止……其……則足有……偽矣守形……故生亡知非……所制則無為……樓于其間……養之而彌夫之養之彌厚……彌至莫……任之性分各自為者……中來……也……若從而任之劉槩曰形非……也世非我也而累在乎物耳以

人謂取天機養乎樂乎可容心哉順其自化可也

達生外篇

達生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以為達命之情者不務生之所無奈何養形必先之以物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有生必先無離形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生之來不能卻其去不能止悲夫世之人以為養形足以存生而養形果不足以存生則世奚足為哉雖不足為而不可不為者其為不免矣夫欲免為形者莫如棄世棄世則無累無累則正平正平則與彼更生更生則幾矣事奚足棄而生奚足遺棄事則形不勞遺生則精不虧夫形全精復與天地為一天地者萬物之父母也合則成体散則成始形精不虧是謂能移精而又精反以相天

言情實也無以為與夫人……莫不知生之養當養而一有徇物之心非養也故惟達生之情者則虛靜恬寂寞無為竟不務其無以為者以為養生之人莫不知命之當安而一有僥倖之心非全也故惟達命之情者則順其自然而不務其知之無可柰何者以俟其至嘗試論之養生必先於養形養形必先於備物或至貴而夭折則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有形則有生生與形不相離也而吾生也有涯則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生也者形之所以為形者也生之來不能卻生之去不可挽悲夫此存若儔今耳世人但謂養形足以存生而養形之果不足以存生也則為奚以備物致養為哉然雖不足為也而有不可不為者在焉不可不為則其為不免矣然有不免於為而洋然於累者乎何者有身則有求有求則有苦故朝夕則思衣食寒暑則思裘葛俯仰則思事畜交際則思往來亦世人之所不免者欲免為形之累則莫如棄世棄世者斷棄世事損之又損而不以己情為念也夫棄世者必虛靜必恬淡必寂寞無為而後與道相應如是則無累如是則正平如是則無累更生如是則幾矣何者世世生生之道故不正不平生而之死地今也無累而正平則一箇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返造

理觀之于斯三者累易遣也累可去則世于我此何有世可棄則我于形也何營不有于世不累于形則達生達命也至矣

呂傳曰列子問至人云云至聲色象貌以下皆詳言至人守氣藏神之真
林希逸曰天地之運万物之變孰非氣和誠能守乎純氣則不窒不熱不慄無足異也凡以至屬而已豈知巧果敢可得與於有形色之為物令所成合則上極下端而無不至散而成章則入于無有而不可見亦以氣而已

便究他不得更得簡治身的道理故曰則更生則事其棄而生奚足迂此一句是問辭後自答云棄事則形不勞遺勞其形故棄其事也迂生則精不虧然猶其精故迂其生也迂生即老子所謂不享其生不益其生之謂精不虧則精復矣形不勞則形全矣天地之所以長久不過形全而精不虧耳常清常寧是形之全也常順常健是精之固也今也精復而形全安不與天爲一乎何者天地與我同本一氣知父母然氣合則聚而成形天之未始不爲人也散則返於無始人又未始不爲天也雖曰成体而虧体者多雖曰成始而返始者鮮矣故惟形精不虧之人乃能入無出有而生變化渝如以大傳薪薪雖盡而火莫之能窮故曰是謂能移能移則與天為一矣精之又精則不惟合天而反以相天

子列子問關尹曰至人潛行不窒〈珍悉反〉蹈〈徒報反〉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請問何以至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知巧果敢之列〈列例音〉居予語女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也物何以相遠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

夫得是而窮之者物焉得而止焉彼將處乎不淫之度而藏乎無端之紀遊乎萬物之所終始壹其性養其氣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夫若是者其天守全其神無郤〈隙音〉物奚自入焉

潛行不窒入金石無凝也溺火不熱焚火不焦也行乎萬物之上乘雲氣扶日月騎虛凌空而遊實自如也蓋至人純守元氣而成身外之身故能如此若但以聲色象貌而言則亦物而已物則不通何以懸絕若此而足以至乎其先乎先即未始有物之先造物之始然正在于此故惟純氣之守者乃能以真真而成出有入無之体用若是色象而已則又何能至是乎兆夫物有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者得而窮之則游而樂焉不形即所謂無聲無臭者無所化則所謂未始有物焉者至人之所守守此而已守之道惟濕乎乎不淫之度而而藏神乎無端之紀以遊夫萬物之所終始壹其性養其氣合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而已遂然樂也處身乎不淫之度者虛安於淡靜莫樂爲常藏此神于淵默之地動靜不離規其介鬼神不能測其機故曰無端之紀即此無端之紀是謂造化之根抵品彙之根紐出入之機莫不由此故曰遊萬

李士表曰觀此譬則本書参同見無隱曰知則小大無不該然混況于墜車非此全于天者斷物之莫能傷也聖人藏乎是所以為長生久視之道
褚伯秀曰此節似類元一意不察上文
劉辰翁曰德生謂天德出則賊生謂六賊相攘機天可常也不可厭也人可慎也不可忽也

之終身壹其性養其氣致虛之極守靜之篤神氣子母抱一無離合其德以通于天合者一而不分之義天者物之所由以造者也德通于天則天者全而神無所郤矣物焉得而窒之火焉得而熱之萬物之上又焉得而慄之也哉

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中是故遻〈音悟〉物而不慴〈慴音〉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況得全於天乎聖人藏於天故莫之能傷也

復讎者不折鏌干雖有忮心者不怨飄瓦是以天下平均故無攻戰之亂無殺戮之刑者由此道也不開人之天而開天之天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不厭其天不忽於人民幾乎以其真

及殺人乎探及者殺人乎復讎不折鏌干畢在人而不在物也忮心不怨飄瓦亦復如是言此者見無心者之不取怨於

世也使人人皆如鏌干飄瓦之無心則天下平矣何有戰攻殺戮之慘乎修道者知無心自然之妙也是以不開人之天而開天之天天者虛靜恬淡明其自然之理也開人之天者妄起知識鑿其混沌之竅也故開天者德生開人者賊生德謂全其天德之真賊謂加以人爲之害天以此理全吾生而吾賊之則自絕于天矣吾得此理以爲生而不能全之則自輕乎人矣不厭乎天不忽乎人將不幾近于天乎

蔡大寶曰知承蜩之道則所謂純氣之守者其用志不分者若是而已
郭子玄曰累二丸而不墜是用守之停若此故承蜩驗失者不過錙銖之間耳累三而不墜所失愈少累五而不墜停審之至乃無所復失耳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痀僂者承蜩〈音條〉猶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邪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丸二而不墜則失者錙〈則其反〉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身也若厥〈音〉株〈音誅〉拘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爲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痀僂丈人之謂乎

身不[illegible]檢軌猶若槁木之枝不動之至也[illegible]視淵若陵也[illegible]以瓦注者巧以[illegible]憚以黃金[illegible]便於所急[illegible]暇也以注視之所要在重則其心愈矜夫欲殊生全內物共德無所矜重乎

顏淵問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邪曰可善游者數能若乃夫沒人則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吾問焉而不吾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善游者數能忘水也若乃夫沒人之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覆却萬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暇以瓦注者巧以鉤注者憚以黃金注者殙（音昏）其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內拙

田開之見周威公威公曰吾聞祝腎（音賢）學生吾子與祝腎遊亦何聞焉田開之曰開之操拔篲（似歲反）以侍門庭亦何聞於夫子威公曰田子無讓寡人願聞之開之曰聞之夫子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者而鞭之威公曰何謂也田開之曰魯有單豹者巖居而水飲不與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縣薄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仲尼曰無入而藏無出而陽柴立其中央三者若得其名必極（拔篲者拔蓮茹之草以為篲謙言已不過防門糞掃之人何得有所聞乎養生如牧羊擇其后者而鞭之言以羊性剛狠悅草不鞭其後則必有迯失之患喻如養生者必須顧首顧尾謹始慮終世世出法莫不如此若徑情直行而無戒備之意隨風披靡而無恬退之守則內傷外奉在所不免故引二子以為不鞭其後之戒）

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卒徒而後敢出

焉不亦知乎人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為之戒者過也（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宴安鴆毒不可懷也其知人不知戒何哉宜民不畏威大威至矣）

祝宗人玄端以臨牢筴（音策）說彘曰汝奚惡死吾將三月豢（音患）汝十日戒三日齊藉白茅加汝肩尻（九羔反）乎彫俎之上則汝為之乎為彘謀曰不如食以糠糟而錯之牢筴之中自為謀則苟生有軒冕之尊死得於腞（音篆）楯（食準反）之上聚僂（力主反）之中則為之為彘謀則去之自為謀則取之所異彘者何也（祝宗人祭祀之官名玄端禮服牢筴豕栅也穀食曰豢豕尾曰尻錯舍寘也腞楯案之有綵文者聚僂筐笞也言使生有富貴之事而死或身被戮辱陳之綵楯之上寘之聚僂之中亦其心焉然上二節皆以為物害己者設所異彘者何也一句結得甚歡美令人有深省處）

又接桓公一來之君田而見鬼而心真有不能繹然若設誤詒而病皇子謂其自傷誠是也然為解之若說無鬼從己見矣又說不在處處皆有鬼物種類使心中所至頭者微以一句挑動之曰見之者殆乎霸于是桓公便與坐談不終日而不知病之與也此[illegible]思分明迎合桓公危也於人是兆以證一時焉得喜而不笑矣維家得一吾得札使形體相照見非真見兆非真兆時歎群[illegible]

桓公田於澤管仲御見鬼焉公撫管仲之手曰仲父（音甫）何見對曰臣無所見公反誒（音熙）詒（音怡）為病數日不出齊士有皇子告敖者曰公則自傷鬼惡能傷公夫忿滀（音旭）之氣散而不反則為不足上而不下則使人善怒下而不上則使人善忘不上不下中身當身則為病桓公曰然則有鬼乎曰有沈有履竈有髻（音詰）戶內之煩壤雷霆處之東北方之下者倍阿鮭（蛙）蠪（音龍二音）躍之西北方之下者則泆陽處之水有罔象丘有峷（音莘）山有夔野有彷徨澤有委蛇公曰請問委蛇之狀何如皇子曰委蛇其大如轂其長如轅紫衣而朱冠其為物也惡聞雷車之聲則捧其首而立見之者殆乎霸桓公辴（音帳）然而笑曰此寡人之所見者也於是正衣冠與之坐不終日而不知病之去也（誒詒倦怠失魂之貌忿滀鬱結也）

一以之人心而成霸業耳豈知九合之功成此一吾外史首注子到此一咲一笑真見英雄數人又長一番見識

唐荊川曰此章言養之以至于全者猶死敵下外見自全乎

孫大段曰此段學法亦妙未審月五矣字

褚伯秀曰呂梁丈人之蹈水行歌其妙在乎從水之道而不為私所以水不能害也人之處能從人之道而不為私人亦樂為之者矣推是理以交物奚往而不全哉

水汚也煩壤戶內糞掃之餘積也雷車皆鬼名也倍阿鮭蠪東北方下之鬼名也蓋鬼性暧昧其在戶內則擇幽暗之所而薄照于地下又至陰之氣瀰漫周匝化為鬼物寄於人間溝竈戶門水丘山澤何地無之亦理之無足異不可謂子不語怪而廢之考郭註諸鬼皆有形狀髻狀如美女而衣赤水倍阿狀如小兒長赤四黑衣赤幘大冠帶劍持戟夫陽豹頭豹尾罔象形如小兒黑色赤爪大耳長臂狀如狗而有角文身五采夔狀如鼓而一足彷徨如蛇兩頭而文五采而委蛇則皇子所言者桓公所見未必是此而歡霸之心則公素所蓄積故一聞此言則輾然而笑嬰然而起長駕遠馭之心常眷眷於委蛇之氣翕然勃然何病不已何祟不消若皇子可謂善解人意者也

紀渻（音省）子為王養鬪雞。十日而問雞已乎。曰未也。方虛憍（音驕）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嚮景。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雞雖有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木雞矣。其德全矣。異雞無敢應者。反走矣。此亦凝神守氣之喻也手言已可用乎虛憍昂頭數視之狀見而欲鬪也猶應嚮景未見而尋鬪也疾視而盛氣雖不鬪而欲鬪之意未忘也又十日而似木雞則神凝而氣全矣故應者反走望風而潰古之立大德養大勇者未始不自神守氣中來而又不可以輕視必須養之又養以待其全後動無不利投承蜩而至于累五養鷄而至于逾月此等話真可印證學問當觀乘所言浮阿釋多羅三藐三菩提動金百千萬億而由他數若乃十二神符方成乘化九年面壁乃證真空聖神之能事豈一朝一夕之所能至哉禪林有云若逐生肉下到底不馨香此不可與躁士道之佩常者可也

孔子觀於呂梁。縣水三十仞。流沫（音末）四十里。黿鼉魚鼈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為有苦而欲死也。使弟子並流而拯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游於塘下。孔子從而問焉。曰吾以子為鬼。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道。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齊俱入。與汨（胡忽）偕出。從水之道而不為私。

曰陵此物無近者痛物而不傷之意斯言也其為涉世之隱也歟

夫道林曰梓人名慶鐻上樂器一名榮杖虎形背有二十七鉏鋙

呂吉甫曰齊之所以凝神者猶知此則外滑未消而欲游乎物之所造者不可得矣

呂吉甫曰見木形與鐻合者然後加手而不從求之推己之天以合物之天此若之所以疑乎神也

王元澤曰內外在我所謂皆然自然而當適乃無虛之適也

焉。此吾之所以蹈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曰。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

梓慶削木為鐻（音據）。鐻成。見者驚猶鬼神。魯侯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以為焉。對曰。臣工人。何術之有。雖然。有一焉。臣將為鐻。未嘗敢以耗氣也。必齊以靜心。齊三日。而不敢懷慶賞爵祿。齊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齊七日。輒然忘吾有四肢形體也。當是時也。無公朝。其巧專而外滑消。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然後成見鐻。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則以天合天。器之所以疑神者。其是與。所成也蓋工人亦知凝守守氣之道而又不敢以輕試必待五日七日墮其支体黜其聰明然後內巧專而外滑消又觀山林有自然象形之木如成鐻然者然後加手取而削之是謂物各付物雖曰加以人為而不知皆出于自然故曰以天合天器之所以凝神者正在于此與上從水之道而不為私亦是一意

東野稷以御見莊公。進退中繩。左右旋中規。莊子以為文弗過也。使之鉤百而反。顏闔遇之。入見曰。稷之馬將敗。公密而不應。少焉。果敗而反。公曰。子何以知之。曰。其馬力竭矣。而猶求焉。故曰敗。中繩言直也中規言圓也文弗過言雖組織之文不過如是使之鉤之圓而驅之以百為度稷蓋承命而驅故敗而無罪求猶責也夫精神為用大矣大用之則竭造父不窮馬力蓋有見也而稷雖善御而以百鉤責馬可乎無敗不可得也

工倕（音垂）旋而蓋規矩。指與物化而不以心稽。故其靈臺一而不桎。此言純熟自然之妙者他論一化字使是聖學所謂從心不踰矩者工倕制器不用規矩只以手遣物上自圓而成規只

林希逸曰樂天知命故不憂窮理盡性夫何疑若休孫之所云其于以命理性

一形者具言成文耳彼踦指與物化全不留心故曰不以心稽雖不以心稽而心亦未嘗不在但而不受其桎耳彼其用志一分則雖熟而亦不能成規矣

忘足屨之適也忘要帶之適也知忘是非心之適也不內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上說一箇化字此又說箇忘字忘則入于化矣故物物非難而忘物為難然非謂其與物相絕而后謂之忘也不離于物而與之相忘則自忘矣故屨適則忘足帶適則忘腰心適則忘是非境適則忘內外適之之時久大矣然而有所適有所不適非適也故始于適而未嘗不適者斷則忘適之適忘適之適而后能入于化矣此是拳問進到極處與前所謂忘與適大足徑庭何者適于足者未必適于要適于順者未必適于逆故惟忘適之適則自无所不適矣

有孫休者踵門而詫敕駕反子扁慶子曰休居鄉不見謂不脩臨難不見謂不勇然而田園不歲遇事君不遇世賓於鄉里逐於州郡則何罪乎天哉休惡遇此命也扁子曰子獨不聞夫至人之自行邪忘其肝膽遺其耳目芒然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事之業是謂為而不恃長而不宰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汙昭昭乎若揭日月而行也汝得全而形軀具而九竅苦弔反無中道夭於聾盲跛蹇而比於人數亦幸矣又何暇乎天之怨哉子往矣孫子出扁子入坐有間仰天而歎弟子問曰先生何為歎乎扁子曰向者休來吾告之以至人之德吾恐其驚而遂至於惑也弟子曰不然孫子之所言是邪先生之所言非邪非固不能惑是孫子所言非邪先生所言是邪彼固惑而來矣又奚罪焉扁子曰不然昔者有鳥止於魯郊魯君說之為具太牢以饗

孫大有曰願矣欲扁子告以至人之行休希退曰人世有為士路皆歷若也扁子苦口則行往半路莫非无土之業所謂出世世間矣何以可待何長可笑耶企元澤曰全生之道非至人豈去知之非至人而與語全生之道足於鳥以養寧九韶其安去无驚於扁子所以慮孫休之惑也夫莊子之作此以竟世俗未悟全生之理也

而世俗未可與語全生之道故終于扁子之所以嘆焉其惡也若莊子者可謂生死共忘者乎

之奏九韶以樂之鳥乃始憂悲眩視不敢飲食此之謂以己養養鳥也若夫以鳥養養鳥者宜棲之深林浮之江湖食之以委蛇則平陸而已矣今休款啓寡聞之民也吾告以至人之德譬之若載鼷音兮以車馬樂鴳音晏以鍾鼓也彼又惡能無驚乎哉

外篇山木

莊子行於山中見大木枝葉盛茂伐木者止其旁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舍於故人之家故人喜命豎子市主反殺鴈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今主人之鴈以不材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若夫乘道德而浮游則不然無譽無訾音紫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為一上一下以和為量浮游乎萬物之祖物物而不物於物則胡可得而累邪此神農黃帝之法則也若夫萬物之貴諸本作情人倫之傳則不然合則離成則毀廉則挫尊則議有為則虧賢則謀不肖則欺胡可得而必乎哉悲夫弟子志之其唯道德之鄉乎此言處世之道正好

與內篇人間世參看言木以不材而見全鴈以不鳴而見殺如此木鴈死生將何所處吾將處乎材與不材之間何謂材與不材之間蓋吾有材而不自見則人既不得以無材棄我而又不得以有材忌我以此混世而求自免是亦似矣雖然非道也故不免於累何者謂其有心也無心則无累矣故惟乘道德而浮游者則不然無譽無訾一龍一蛇與時俱化而無肯專為何以故大道本無物我世人不知妄有分別同我則譽異我則訾是非蜂起而道德因之以日漓故惟乘道德而浮游者不起意見不立人我尚不知其孰為可譽也而何有乎訾故曰無譽无訾今人但知用則為龍不用則蛇耳不知用舍者時耳時無常在孰專為龍乎孰專為蛇乎上下者位也位無常居孰常在上乎孰常在下乎如是則可龍可蛇可上可下自和其光同其塵斯世斯民同遊於混沌之天而未始有名未始有畛故曰遊乎萬物之祖也則所謂無名之始能物物而不物於物者既不物於物矣又焉累於物哉蓋上古有道之君神農黃帝之法則也若今之世則不然人以己身為萬物之貴則貴己而賤物矣自以其道為人倫之傳則以上而臨下矣人我既立意見互起不均不和之變由是而生合則勢大是故有從而離之者成則功高是故有從而毀之者廉則大露是故有從而挫之者尊則專權是故有從而議之者有為則功成是故有從而虧之者賢則多智是故有從而謀之者不肖則愚是故有從而欺之者材則如木不材則如鴈均之乎不失以自免然則材與不材之間求以自免又胡可得而必乎哉悲夫弟子志之其唯道德之鄉乎蓋深悼世道之唯為而欲其歸心于道德也

市南宜僚見魯侯魯侯有憂色市南子曰君有憂色何也魯侯曰吾學先王之道修先君之業吾敬鬼尊賢親而行之無須臾離居然不免於患吾是以憂市南子曰君之除患之術淺矣夫豐狐文豹棲於山林伏於巖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飢渴隱約猶且胥疏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不免於罔羅機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為之災也今魯國獨非君之皮邪吾願君刳音枯形去皮洒心去欲而遊於無人之野南越有邑焉名為建德之國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與而不求其報不知義之所適不知禮之所將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其生可樂其死可葬吾願君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南越建德之國與下大莫皆是寓言其國也虛靜恬淡寂寞无為故其民若此不知藏无私蓄也不求報无人我也不知義无分別也不知禮无往來也猖狂妄行蹈乎大方隨心所欲不踰矩也道者物之所以終始故可樂可葬去國而捐俗則自與道相依捐俗二字最妙俗者世俗有為一切狀也捐之又捐則无為矣君曰彼其道遠而險又有江山我無舟車奈何市南子曰君無

形倨。無留居以為君車。君曰彼其道幽遠而無人吾誰與為鄰
吾無糧我無食安得而至焉。市南子曰少君之費寡君之欲雖
無糧而乃足。君其涉於江而浮於海。望之而不見其崖愈往而
不知其所窮。送君者皆自崖而反君自此遠矣。又為羸弱之夫況溺愛阿不即

解脫者加一鞭策蓋不志學道者直須放步而前百尺竿頭回顧不浮人無車況無糧則飢皆為形骸所累若詠引其形骸寡其嗜欲則出王游行坦然由之而無羨故曰无偶敝爾形无留戀尔居則无車之車行矣少君之私寡君之慾則无粮之粮足矣此便是遊于逍遙之墟食于苟簡之田立于不貸之圃從此涉江浮海所流窮源愈造則愈深愈往則愈遠將立不測而遊于无始進日聰明知慮一時發盡譬彼行之人到崖而反君自此若乎獨行入于寥天去人遠矣去人遠則與道為鄰尚何離索之足患乎

故有人者累。見有於人者憂。故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也。吾願
去君之累除君之憂而獨與道遊於大莫之國。方舟而濟於河
有虛船來觸舟雖有惼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則呼張歙
之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呼邪則必以惡聲隨之向
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也實。人能虛己以遊世其孰能
害之

北宮奢為衛靈公賦斂以為鐘。為壇乎郭門之外三月而成上
下之縣。王子慶忌見而問焉曰子何術之設。奢曰一之間無敢
設也。奢聞之既彫既琢復歸於朴。侗乎其無識。儻乎其怠疑。萃
乎芒乎其送往而迎來。來者勿禁往者勿止。從其彊梁隨其曲
傳因其自窮。故朝夕賦斂而毫毛不挫。而況有大塗者乎欽思之財

而起也則必憤欲之謂君君無道守之謂形與物反心與物化斯寄物以自救也君主少私寡欲則无所不足涉江浮海不見其崖者絕情欲之遠務欲絕則民各反守其分自此遠矣也然獨立于万物之上也

李主表曰雖二者而独立乘道

德以浮物遊物則無物得與化交物相而无然去文皮而无患則其無太莫之国不在遠求而自至若虛船之觸舟不怒以无心待物亦以无心態之也

趙以夫曰鑄鐘大事奉命而斂民財宜速三月而始成其縣則太速矣美故王子欲而問焉則奢曰道一而已若有作為便武之以二矣故曰一之間无敢設也要曲依傳

以鑄鐘宜乎朝受命而夕趨事也乃三月而成上下之縣一何遲乎故王子見疑以為將設何術蓋忍藏仁以要人如所敢謂爭施得衆之意者故北宮謂言吾自一乃心志之外何敢更設他術蓋人之生理本自完具加以彫琢則純朴散矣以此彫琢之術生于其心則害于事發于其事則害于其政矣吾將于既彫既琢之餘而求以歸復之故侗乎其無知而無識也儻乎其若怠而若疑也萃乎芒乎來者勿禁而往者之勿上也從其強梁而不罪其背我者隨其曲傳而不私其附我者因其力之所自盡而不強其所不堪者如是一任物之自然而已無容心焉故朝夕賦而毫毛不挫于吾心不挫則常在而常靜矣夫北宮奢未為知道而其行事乃此矣而況道德之有于身者大塗猶言大道

之人一感其自大用凡自窮者因其自至則受之不挫者不損也大塗者大道也賦斂之事且大況以大道治天下乎

孔子圍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大公任往弔之曰。子幾死乎
曰然。子惡死乎曰然。任曰予嘗言不死之道。東海有鳥焉名曰意
怠。其為鳥也翂翂翂音紛翐翐翐音秩而似無能。引援而飛迫脅而棲。進
不敢為前。退不敢為後。食不敢先嘗。必取其緒。是故其行列不
斥而外人卒不得害。是以免於患。直木先伐。甘井先竭。子其意
者飾知以驚愚。修身以明汙。昭昭乎如揭日月而行。故不免也。
昔吾聞之大成之人曰。自伐者無功。功成者墮。名成者虧。孰能
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道流而不明居。得行而不名處。純純常
常。乃比於狂。削迹捐勢。不為功名。是故無責於人。人亦無責焉。
至人不聞。子何喜哉。孔子曰善哉。辭其交遊。去其弟子。逃於大
澤。衣裘褐。食杼栗。入獸不亂群。入鳥不亂行。鳥獸不惡。而況人
乎

意怠玄鳥也翂翂翐翐不能奮飛之貌引援迫脅而儔人也不斥猶言不多蓋鳥既不大而行復不多故人不得以增弋加之而幸免于患直木先伐甘井先竭言以才自見難不自逃其感者去功與名而還與衆人還推以與人也如是則有而不居矣不居者道也夫道流而不明与今晝夜逝者如斯默以運之而已未嘗自明其為道此道之所以為妙也

林希逸曰論陳蔡之危不若能鴞之知燈燭煙識不知被弹彈之以此皆為材而未尽善故不免乎累也

孫大授曰畏人无好無既孫夫

舒緩又心無係不敢力前后后者常從容中也食又取其然則于隨物而已行列不斥與群居也患害于斥知以奔競未能其才之害也夫然斯小異則又無近矣況去大同則元獨異乎世矣故夫昭昭乃賞之逝也將乎言以延定故因陳蔡以托意

王荊石曰孔子主一世力莊周勝之多矣

休道者居得行而不明處則賤矣得志得志而行名處則
以功名自見自伐之意純純一也常乎常也言純一無心而
乎常其行与物不知所之者因故曰迹也于任削迹者杜曰
歸歟無轍環之迹也指勢者不事王侯無遊說之行也如此
則不為天下立功為万世立名無所求於于人故人亦不責
以脩善責之此至人之行不求聞達張大無迹者之所為也
至人無聞也而子抑何以聞為喜哉于是夫子辭其交遊去
其弟子而逃之大澤之中不與衛自之文而衣裘褐不珍要
口之味而食杼栗不比分別之心而亂鳥獸之群一未虛己
之心与物子食亦食如人食者意同夫鳥獸異類也尚不惡
之況于人乎不惡
人人不惡之矣

孔子問子桑雽曰吾再逐於魯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
圍於陳蔡之間吾犯此數患親交益疏徒友益散何與子桑雽
曰子獨不聞假人之亡與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
曰為其布與赤子之布寡矣為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
之璧負赤子而趨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此以天屬也夫以利
合者迫窮禍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收也夫相收
之與相棄亦遠矣且君子之交淡若水小人之交甘若醴君子
淡以親小人甘以絕彼無故以合者則無故以離孔子曰敬聞
命矣徐行翔佯而歸絕學捐書弟子無挹於前其愛益加進

假一作殷亡謂亡命布泉布也言假人林回出亡捐璧負子
原其初意若謂赤子可市則赤子之布寡于千金若以千金
之璧為累則赤子之累多于金璧今而捐璧負子蓋以天合
者雖離而利合者有時而棄也當其迫窮禍患之狀其勢不
能以兩全則利合者不得專其愛矣以喻弟子之所以相怨
者要皆一時趨交利合之徒是以常則相聚其聚也非天屬
也無故而合耳無故而合者亦無故而離伏何怪乎親交益
疏而徒友之益散乎夫子于是絕學捐書潛去其浮淺
之交不復與弟子處為揖遜于其前虛文去則真意便是
其偽也以天其淡也若水是乎以毛心而愛益加進也

麦道林曰林回棄璧其負赤子而趨者嫉令島吾形擇而情至則知聲天屬而不御外物矣鬼毛隱曰君子之交去利次放興合以親小人之交除利故其利不可常故有時而絕也无故而自合者天屬也合不內則故不足以離之不故而自合者故而離矣其愛益加進者去師之虛故也因形率情故不隨之以利形不假故常全不矯故常迹不求文以待形任朴而直前也因不待物朴素而逃也呂吉甫曰待字无二又形待而不離則已常佇情率而不勞則性常逸所力哉

異曰桑雽又曰舜之將死真冷禹曰汝戒之哉形莫若緣情莫
若率緣則不離率則不勞不離不勞則不求文以待形不求文
以待形固不待物

莊子衣大布而補之正緳係履而過魏王魏王曰何先生之
憊邪莊子曰貧也非憊也士有道德不能行憊也衣弊履穿
貧也非憊也此所謂非遭時也王獨不見夫騰猿乎其得柟梓
豫章也攬蔓其枝而王長其間雖羿蓬蒙不能眄睨也及其得
柘棘枳枸之間也危行側視振動悼慄此筋骨非有加急而不
柔也處勢不便未足以逞其能也今處昏上亂相之間而欲無
憊奚可得邪此比干之見剖心徵也夫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左據槁木右擊槁枝而歌猋
氏之風有其具而無其數有其聲而無宮角木聲與人聲犁然
有當於人之心顏回端拱還目而窺之仲尼恐其廣己而造大
也愛己而造哀也曰回無受天損易無受人益難無始而非卒
也人與天一也夫今之歌者其誰乎

以指枝擊槁木故曰有其具无節奏音響故曰无數犁
闕判也端拱則頭容直矣不能瞠視故轉其精而環視之也
至也廣推廣也言推己而或至于大則推己者品矣愛己而
或至于哀則哀己者過矣于是為焚又人損益始終一貫之
理急為定个歌者之誰誰即齊物論中所謂怒者其誰之誰
能知此誰則知誰為受者誰不受者微求到底將見无有受
者无不受者而在我之天定矣然非顏子不足以語此者

回曰敢問無受天損易仲尼曰飢渴寒暑窮桎不行天地之行
也運物之泄也言與之偕逝之謂也為人臣者不敢去之執臣

若待二人何待乎乳文何求乎於物哉陳深道曰衣大布而補之錦王明如務之非稱雖子言若此而不見容者己以遇世之然元澤曰悲將得地則申其長技故雖古之善射莫之主窮勢不便而筌為之制受形矣此自猜神列項家曰以比干之士此之則見其狀說

陸西星曰猋氏之風猶炎氏之風已曰无己而廣之則是造大愛之則是造哀也无受天損易无受人益難今則天災而已故用廣己以造大邪无始非卒正以待之人與天一要去体斷而已安用愛已以造郭象曰天地之行非人所得止運物之世非人所去聞無受天

□之借題不於以為損而夫之也執臣之道執不敢去而况所以待天乎無死受天損所以易也林疑獨曰爵祿無至命之在外者苟受物所利以為盜盜竊何異於君子四達並至之際以為物之所利非己也吾命有在外者以是不敢受而取之知鷾鴯之畏人而襲人間則天下和與社稷之不可失此所受人益所以難也

之道猶若是而况乎所以待天乎何謂無受人益難仲尼曰始用四達爵祿竝至而不窮之所利乃非已也吾命有在外者也君子不為盜賢人不為竊吾若取之何哉故曰鳥莫知於鷾鴯言意目之所不宜處不給視雖落其實棄之而走其畏人也而襲諸人間社稷存焉爾何謂無始而非卒仲尼曰化其萬物而不知其禪之者焉知其所終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何謂人與天一邪仲尼曰有人天也有天亦天也人之不能有天性也聖人晏然體逝而終矣又借顏回發問逐句而斷其義何謂天損飢渴寒暑窮桎之困皆天所以損我者不知是天地之行而運物之泄也運物謂造物天地行而造物者消息盈虛一損一益反覆相尋唯順化而與之偕逝知及于之聽令于君直易々耳故曰无受天損易何謂人益始用四達始用謂始進也四達謂四達而不將言

又術曰此有天命之性此生生字同人性生而有者皆有文子吾五人所有而與我故至人處之安然不自而已

始而進步便自順利爵祿竝至无有窮已受益如此可謂盛矣不知此外來之益耳與已无干故曰物之所利乃非已也吾命雖有在外者也君子不謂命也苟力不知內外輕重之分而歆羨于儻寄之物非所有而取之其不為盜為竊者幾希君子不為盜也賢者不為竊也而吾安焉取之何哉多取則多患益之未已而禍之者至矣以若所為始異于烏之所以自處者矣烏之輕形莫如鷾鴯即意忘也目所不宜之處則不視口所難食之實則棄之鷾鴯畏人而反襲諸人間之堂上蓋以人周堂上社稷之神居焉神德好生故托諸明神以祈人之不害此鷾鴯存身之知也而人反不如何哉故曰无受人益難何謂无始而非卒蓋卒即始也一氣相禪終始无窮而万化之物莫不由之故或益之而或損之而莊莫知其終也莫知其始也莫知其始是故不可以先知其終是故不可以預待吾何心哉正以待之順其自化而已耳何謂人與天一蓋人亦天也天亦天也天則无人故曰有人天也然而天之所以為天又必有天焉无士者以為之主宰故曰有天亦天也有人有天猶有所謂立人之道立天之道云爾有人天也而人之不生有天則何故考是在性分中有了加損是以不能順其自化從々至于以人而滅天以故而滅命故人不能以有天吾人之李惟晏然体逝而至於亡

郭□秀曰物無大小有所留何有消忘莊子非之于天下故寓言以救者乃翼仲尼戒者所上於整乎三年下痛病其一身也李士表曰叔得深有情而視物之利而從利得文好士守形也不知有虞人之琴是以為罪志身意動與物交即清水所以言莫即濁淵之至人之於清濁

生士非矢逝卵朝若如斯之逝乃造物之所以為卒始者終共逝則何人非大何天非人也而自不受乎外來之損益處

莊周遊乎彫陵之樊覩一異鵲自南方來者翼廣七尺目大運寸感周之顙而集於栗林莊周曰此何鳥哉翼殷不逝目大不覩蹇起然反裳躩九縛反步執彈而留之覩一蟬方得美蔭而忘其身螳螂執翳而搏之見得而忘其形異鵲從而利之見利而忘其真莊周怵然曰噫物固相累二類相召也捐彈而反走虞人逐而誶之力信反莊周反入三月不庭且從而問之夫子何為頃間甚不庭乎莊周曰吾守形而忘身觀於濁水而迷於清淵吾聞諸夫子曰入其俗從其俗今吾遊於彫陵而忘吾身異鵲感吾顙遊於栗林而忘真栗林虞人以吾為戮吾所以不庭也夫物無大小有所逐則有所忘蟬得美蔭而忘其身蟬之忘也螳螂執翳利蟬而不覩異鵲之忘也異鵲從而利之乃至感人之顙不知有虞人之禁又忘也莊子又從而利之挾彈以入栗林而不知有虞人之禁又莊子之忘也是皆足以為累物忘真之戒二類相召者言蟬召螳螂螳螂召鵲今鵲後召我矣莊子于是瞿然有悔三月不庭以寓閉門思過之意因門人之問而告之曰吾為守形之學久矣一旦輕忘其身以彈鵲之故而遭虞人之誶且閱之也入其俗從其俗豈不知栗林之有禁乎見物忘身遂俗犯禁自取辱戮亦固宜焉耳

未嘗實列此也而莊子言其者明虎以遊世如與魏王言者雖足以畏而畏人之畏不可不畏也

趙以夫曰夫欲全其性命終其天年者莫若勿忘其形而形忘則所以自河而所適安有不樂與此陽子所以取逆旅小子之言也夫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者云云是勇□忘其形而惡者□安而兩忘故於世于于梯言之

陽子之宋宿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陽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陽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去安往而不愛哉

劉槩曰文侯師事谿工而論治子方之師人貌而天虛緣而葆真推有不容稱者悉足以便文侯悟所本之非知猶問之累可謂善說師矣一言悟主者矣何足乎此之不立道之不行乎林希逸曰言東郭順子見其人同物任自然無所損物故其不夫士便者引見物也提至方於累耳知全德者以人為累也

外篇田子方

田子方侍坐於魏文侯數稱谿工文侯曰谿工子之師邪子方曰非也無擇之里人也稱道數當故無擇稱之文侯曰然則子無師邪子方曰有曰子之師誰邪子方曰東郭順子文侯曰然則夫子何故未嘗稱之子方曰其為人也真人貌而天虛緣而葆真清而容物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无擇何足以稱之子方出文侯儻然終日不言召前立臣而語之曰遠矣全德之君子始吾以聖知之言仁義之行為至矣吾聞子方之師吾形解而不欲動口鉗其炎反而不欲言吾所學者直土梗耳夫魏直為我累耳

林希逸曰郭項不可容以知物溫伯雪子自當聞道者則古之至貴所以相契若知其數邪

溫伯雪子適齊舍於魯魯人有請見之者溫伯雪子曰不可吾聞中国之君子明乎礼義而陋於知人心吾不欲見也至於齊反舍於魯是人也又請見溫伯雪子曰往也蘄見我今也又蘄見我是必有以振我也出而客入嘆明日見客又入而歎其僕曰每見之客也必入而歎何邪曰吾固告子矣中國之民明乎禮義而陋乎知人心昔之見我者進退一成規一成矩從容一若龍一若虎其諫我也似子其道我也似父是以歎也仲尼見之而不言子路曰吾子欲見溫伯雪子久矣見之而不言何邪仲尼曰若夫人者目擊而道存矣亦不可以容聲矣

子大投曰進退自成規矩無不若委蛇其諫也諫我似子道我以父礼又以教有斯諍也其子之而不言已知其心矣不可以容聲若目擊道存仲尼何容其聲之也

蘇曰大可為也孔不可為也

顏淵問於仲尼曰夫子步亦步夫子趨亦趨夫子馳亦馳夫子奔逸

言而信等語此夫子語神化也而回自不知其所以然故瞠若乎其后也

交通林門指林云直視兒无器而民蹈乎前謂無名器而民猶蹈其前也

范无隱曰日出東入西物莫不比方而獨有目有趾者待是而成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日未嘗有存亡也物有待而死生而所待者未嘗有死生也則吾之所以不言而信不比而周无器而民蹈乎前者以是而已

絕塵而回瞠若乎后矣夫子曰回何謂邪曰夫子步亦步也夫子言亦言也夫子趨亦趨也夫子辯亦辯也夫子馳亦馳也夫子言道回亦言道也及奔逸絕塵而回瞠若乎後者夫子不言而信不比而周無器而民蹈乎前而不知所以然而已矣仲尼曰惡可不察與夫哀莫于心死而人死亦次之日出東方而入于西極萬物莫不比方有目有趾者待是而後成功是出則存是入則亡萬物亦然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吾一受其成形而不化以待盡效物而動日夜無隙而不知其所終薰然其成形知命不能規乎其前丘以是日徂吾終身與汝交一臂而失之可不

陳詳道曰忘之中乃有不忘者存所忘者待者亡不忘者至真也汝把吾之所以說盡忘之則无消之得即為直得而所謂不忘者在此矣

哀與女殆著乎吾所以著也彼已盡矣而女求之以為有是求馬於唐肆也吾服女也甚忘女服吾也亦甚忘雖然女奚患焉雖忘乎故吾吾有不忘者存

察謂審察此心之存否蓋人之有心如天之有日晚出東暮落西几有目有趾者莫不待是以成其功故是出則存；謂動而作也是入則亡亡謂休而息也造化亦云万物莫不有待也而死有待也而生詩謂待个所以云者乃自云之覺性吾人之慧日也自吾一受其成形即為軀殼所累不去化以待盡搆之又損以返于虛感物而動牿之反覆日夜無存而將不知其所終薰然其成形知有命矣而又不去窺乎其前丘丘上之高者規取則之又規乎前丘者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也前修徂逝皆去不忘所待以生之物今也迷頭舍父迷失真宗日夜无虞以瀆于死是終身与汝交一臂而夫之哉可哀矣此哀莫大於心死而身死亦次之者也交臂而失猶言對面不相識也与汝交臂即指有待以生之物且汝待欲著乎吾之所以著者乎汝又指回而言著者顯明之又所以著又指所待以生之物言彼雖顯著于日用之間而其所以著者則虛无之静有不可以色相形声求者故彼已盡矣汝惟不思

化以待詳固求之以為有是求馬于唐肆也肆者市馬處庶者无鋍之㕓求馬于肆是肆而不見馬求道于有而不見道如上之言亦言辯亦辯言道言亦言道是皆以有求于我者至乎睆若于絕塵之后而不可追也言吾常語汝隆其肢体黜其聰明語亦常泰々而服膺矣吾服汝矣甚忘而汝服吾也亦甚忘甚忘之与求有也之相去遠矣世人之學只知狗生孰有說義忘字便菸然者脚反起虛无之咲雖然忘亦何患雖忘乎故吾而吾自有不忘者存盖故吾卽求有之吾而不忘者卽吾所去以生之物也

孔子見老聃老聃新沐方將被髮而乾慹乃牒反然似非人孔子便而待之少焉見曰丘也眩與其信然與向者先生形体掘若槁木似遺物離人而立於獨也老聃曰吾遊心於物之初孔子曰何謂邪曰心困焉而不能知口辟焉而不能言嘗為女議乎其將至陰肅肅至陽赫赫肅肅出乎天赫赫發乎地兩者交通成和而物生焉或為之紀而莫見其形消息滿虛一晦一明日改月化日有所為而莫見其功生有所乎萌死有所乎歸始終相反乎無端而莫知乎其所窮非是也且孰為之宗孔子曰請問遊是老聃曰夫得是至美至樂也得至美而遊乎至樂謂之至人孔子曰願聞其方曰草食之獸不疾易藪水生之蟲不疾易水行小變而不失其常也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則四肢百体將為塵垢而死生終始將為晝夜而莫之能滑古沒反而况得喪禍福之所介乎棄隸者若棄泥塗知身貴於隸也貴在於我而不失於變且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患心已為道者解乎此此疾之言也所以不

惡変易盖以藪无異草澤無異水地則少變而大常存自在而夫人莫不有大常知大常者喜怒哀樂不入共其胸次是大常也天下萬物一焉者也得其一則其常在我矣故四肢百体塵垢也死生終始晝夜也是皆变去不常之物知其有大常在則皆不足以累心以彼易之而不疾而况得失禍福之介然者乎是故棄隸若棄泥塗謂天下之以勢分相為者盖常在我不常在隸常在我則貴不常在隸則萬化而未始有極也夫孰足以動乎心乎為道解此而已解此則得至美而遊至樂天下孰加焉

孔子曰夫子德配天地而猶假諸本作假至言以修心古之君子孰能說焉老聃曰不然夫水之於汋也音酌無為而才自然矣至人之於德也不修而物不能離焉若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夫何修焉孔子出以告顏回曰丘之於道也其猶醯鷄呼西反與微夫子之發吾覆也吾不知天地之大全也

莊子見魯哀公哀公曰魯多儒士少為先生方者莊子曰魯少儒哀公曰舉魯國而儒服何謂少乎莊子曰周聞之儒者冠圜冠者知天時履句屨者知地形緩佩玦古穴反者事至而斷君子有其道者未必為其服也為其服者未必知其道也公固以為不然何不號於國中曰無此道而為此服者其罪死於是哀公號之五日而魯國無敢儒服者獨有一丈夫儒服而立乎公門公卽召而問以國事千轉萬變而不窮莊子曰以魯國而儒者一人耳可謂多乎按莊子與梁惠王同時去魯哀公二十年矣得相見而論儒服此云尔者特寓言耳丈夫卽孔子也

百里奚爵祿不入於心故飯牛而牛肥使秦穆公忘其賤與之

政也有虞氏死生不入於心故足以動人宋元君將畫圖衆史皆至受揖而立舐(食紙反)筆和墨在外者半有一史後至者儃儃(音但)然不趨受揖不立因之舍公使人視之則解衣般礴(音盤礴傍各反)臝(力果反)君曰可矣是真畫者也

文王觀於臧見一丈夫釣而其釣莫釣非持其釣有釣者也常釣也文王欲舉而授之政而恐大臣父兄之弗安也欲終而釋之而不忍百姓之無天也於是旦而屬諸大夫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頾(音髯)乘駁馬而偏朱蹄號曰寓而政於臧丈人庶幾乎民有瘳乎諸大夫蹵然曰先君王也文王曰然則卜之諸大夫曰先君之命王其無它又何卜焉遂迎臧丈人而授之政典法無更偏令無出三年文王觀於國則列士壞植散羣長官者不成德斔(音庾)斛不敢入於四竟(音境下同)列士壞植散羣則尚同也長官者不成德則同務也斔斛不敢入於四竟則諸侯無二心也文王於是焉以為大師北面而問曰政可以及天下乎臧丈人昧然而不應泛然而辭朝令而夜遁終身無聞(臧丈人一太公望也)

連下文釣字文亦奇言此丈人釣矣而其釣也不釣蓋非持其釣而以釣為有事者也常常如此特卒自失而已百姓無天言生民無王也號令之也瘳治之也其無他當述先王之命不可更生他疑也無法無更无變令也偏令無出无專令也懷慎散羣無偏黨也長官不成德不居功也斔斛不入四竟不懷疑也斔與庾同大公之政如此信乎之以及天下矣然有心以及天下非自然也故太公因其問而遁之蓋恐不知順天命之自然而以有心為之則惟德多矣

顏淵問於仲尼曰文王其猶未邪又何以夢為乎仲尼曰默女無言夫文王盡之也而又何論刺焉彼直以循斯須也(回之問亦是至人無夢以有心為夢耶夫子于此有難于為言者但曰文王至德也可輕論耶彼直以循人情于斯須耳蓋循齊以用人乃聖人之大權而下不敢以議上又臣子之盛節也)

林希逸曰德充于內則神滿于外无遠近幽深所在皆明故審安危之机而泊然自存也不能門至分以有得有與而所喪矣莫若王射乎陳碧虛曰含生外物之累无所不至[illegible]之物不生為害而害心自為之累以至于喪生而終不悟也若夫至人之不離于向其

列御寇為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其肘(作九反)上發之適矢復沓方矢復寓當是時猶象人也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嘗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揖御寇而進之御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闚青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今女怵然有恂目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貫鏑也引弓滿鏑射之法也沓重也言前矢適去而后矢復搭搭者方發而后來之矢復寓于弦上如此敏捷如神而徐觀其身則如木偶然故曰象人是則可謂射之射矣而非不射之射者何能以巧用而不以神用也若與登高履危而臨乎百仞之淵則神怯而不三矣蓋以平日不曾講得養神守氣之學一履艱險便自退却不得實用即為死生有變于己而以北宮黝之養勇直到不膚撓目逃處方能勝人故觀伯昏无人登高山履危石下臨百仞之淵逡巡其背一分懸實二分覆虛揖御寇而進之是何等手段自非神王而氣專焉其若是乎哉故知至人上闚青天下潛黃泉揮斥而之八極之外神氣不變非虛之也中有養焉耳嘗觀羸弱之人夜則夢飛墮地則駭汗浹背此便是神氣怯知之徵古之人多以臺樓下所李之淺深若乃緣犀竿頭魚潛水底山頭建塔水面架樓此等工匠有何神氣只緣平日習慣危機便成絕技此個慣習亦是他神在處存氣在此處守若移之他處却又不能所以但為偏術小巧矣列子之射同論至人則雖未嘗歷試諸艱然一神定而萬士畢矣然是定也豈易言哉)

于發還與人无非也特失氣內守不知有高深之可畏死生而不惱象人耳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以此而已

呂惠卿曰叔敖三已而无憂色此又論至命之士離人入天無死為一揮斥八極

肩吾問於孫叔敖曰子三為令尹而不榮華三去之而無憂色吾始也疑子今視子之鼻間栩栩(音許)然子之用心獨奈何孫叔

死生无變於己，而况得喪禍福之介乎。道必至於此，則不然皆外物而非我者

則孫叔敖曰吾何以過人哉吾以其來不可卻也其去不可止也吾以為得失之非我也而無憂色而已矣我何以過人哉且不知其在彼乎其在我乎其在彼邪亡乎我在我邪亡乎彼方將躊躇音疇直略反躇直于反方將四顧何暇知乎人貴人賤哉仲尼聞之曰古之真人知者不得說美人不得濫盜人不得劫伏戲黃帝不得友死生亦大矣而無變乎己況爵祿乎若然者其神經乎大山而無介入乎淵泉而不濡處卑細而不憊音敗充滿天地既以與人己愈有

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夫凡之亡不足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由是觀之則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君子所性雖大行不加焉窮居不損焉凡君見道之言也由是觀之凡已亡矣而不足以喪吾存此凡君固未嘗亡而楚國已不足以喪存楚未亡寧足以存之乎凡固未嘗亡以未嘗存也凡未嘗亡雖亡何害楚未嘗存雖存奚益二乎內外輕重之辨者當不以身外之物為欣戚哉

二十九子三卷終

新鍥翰林三狀元會選二十九子品彙釋評四卷

莊子

外篇知北遊

趣以夫曰至人離形去知墮體黜聰无為而萬物成不言而天下化此種不言之的道同要人直下領悟撥議即差嘀喧那半又使說透天機殊尽玄妙自耳根入者終死受用禪家往往以此勘人一擊粉碎有問知何是云來意者德山痛之往非禍加

知北遊於玄水之上登隱弅音紛之丘而適遭無為謂焉知謂無為謂曰予欲有問乎若何思何慮則知道何處何服則安道何從何道則得道三問而無為謂不答也非不答不知答也知不得問反於白水之南登狐闋苦穴反之上而睹狂屈焉知以之言也問乎狂屈狂屈曰唉烏來反予知之將語若中欲言而忘其所欲言知不得問反於帝宮見黃帝而問焉黃帝曰無思無慮始知道無處無服始安道無從無道始得道知問黃帝曰我與若知之彼與彼不知也其孰是邪黃帝曰彼無為謂真是也狂屈似之我與汝終不近也夫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知與無為謂狂屈皆眩名也道之為物也無名無相無有知者無不知者故不可以思慮知無有安者無不安者故不可以服而安無有得者無不得者故不可以從而得知之所謂無風起浪頭上安頭故無為謂不答此攙正與佛世尊良久外道之問者同昔有外道問佛不問有言不問無言世尊不答外道讚嘆作禮而去何難卻問外道得何道理讚歎而去佛言如良馬見鞭影而行此二句非不答也不知答也此又卻明顯意若老急為提點兩句非不答也不知答也此又卻明顯意若使知答則是墮於疑網落於言詮起於知識生於見解而去道益遠矣北遊者卻不解此復往問於狂屈狂屈謂予知之欲言而忘其所以言此一答雖若近似卻不能使之路絕道斷猶為引太上堂而逐之及見黃帝而問焉則已太光天機矣而知復問三者孰是豈知知者未必為真知而不知者正所以為知邪故黃帝曰彼無為謂直是也狂屈似之我與若終不近也所以老子之言曰知者不言言者不知故聖人行不言之教

於我也曰力德者日損以至於无為則仁義禮

道不可致德不可至仁可為也義可虧也禮相偽也故曰失道

大乃不絕滅 乃乃死力而然 乃則仁義禮 于於非古相合 已乃物則已存 知歛歸其根源 不知不亦難乎 大人則光焰自 物不去葩歸根 于言去之深亦 妙士耳

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首也。故曰：為道者日損，損之又損之，以至於無為，無為而無不為也。今已為物也，欲復歸根，不亦難乎！其易也，其唯大人乎。

此亦老子註。䟽：儒者皆謂學以致道，不知道者无為而常自然，不可致也；儒者皆謂聖人至德，不知德本純純全全，人人具足，有何不至而有至之名，故曰德不可至。道德之下而有仁義，仁能近也，為之可也；義剸適于分別，夫道遠矣，虧之可也；禮則相助為偽而已。故曰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義，失義而后禮。禮者道之華而亂之始也。夫為道者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而已矣，奚取于是而為之也。故曰為道者日損，損之又損以至于无為，則道德幾矣。今已撲散而為器矣，欲復歸根，不亦難乎。歸根故復返于道德，其意也，惟大人大人也損之又損也，無為也。

孫大校曰：神奇臭腐之交化，唯隨聲聽而自生，物其出其入。

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孰知其紀！人之生，氣之聚也；聚則為生，散則為死。若死生為徒，吾又何患！故萬物一也。是其所美者為神奇，其所惡者為臭腐（音府）；臭腐復化為神奇，神奇復化為臭腐。故曰：通天下一氣耳。聖人故貴一。

故人所同也，其物化與不化，令人之所欲也。

王荊石曰：淨名經有菩薩各說不二法門，淨名獨默然也，无言竟以无言，乃至于舍利弗默然，天女不之許也，曰：解說者不內不外不在兩間，言說文字亦不內不外不在兩間，是故无離文字說解脫相也。

知謂黃帝曰：吾問無為謂，無為謂不應我，非不我應，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予問乎若，若知之，奚故不近？黃帝曰：彼其真是也，以其不知也；此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予與若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狂屈聞之，以黃帝為知言。

此即首章之說，義更明白，无勞箋解。

李贄曰：首段言至人原天地之美達萬物之理，故亦以死乃……

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聖人者，原天地之美而達萬物之理，是故至人無為，大聖不作，觀於天地之謂也。今彼神明至精，與彼百化，物已死生方圓，莫

而成妙用

范無隱曰：莊周說性命諸在無為。

知其根也。扁（音篇）然而萬物自古以固存。

凡人有大美則言之，而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而法則議之，而四時有明法則不議；有理則說之，而萬物有成理而不說。大美謂言大功，成法謂節候氣序，成理謂各有成性。不言不議不說者，無為而常自然也。聖人原天地之美，達萬物之理，故亦不說，以无為而成妙用，故曰至人无為，大聖不作。觀於天地而效法焉耳。今彼神明至精，與彼万化之物生死萬變，方員異象，莫有知其根者，但見神奇化為臭腐，臭腐復化神奇，斛然方物而无物之不有，自古固存而无時之不然。所謂萬古此天地，則萬古此造化，則万古此人物，而求其所謂根，則不可得而知，非不可得而知也，冲漠无朕，兆於色相形声之外，夫固无所容吾知也；既無所容吾知矣，則何所容吾言哉，何所容吾說哉。聖人所以行不言之教，成无為之化也者，觀此而已矣。淵乎微哉。

孫大授曰：六合為巨，未離上之本根，蓋本根者道也。以是觀天，則天之所以為天，然可見矣。聖人以之而行不言之教，无為之化也，有以哉。

六合為巨，未離其內；秋毫為小，待之成體。天下莫不浮沉，終身不故；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惽（音昏）然若亡而存，油然不形而神，萬物畜而不知。此之謂本根，可以觀於天矣。

呂吉甫曰：不以形之上者夫變俱化，而心不可其謀，彼化者也。

傾去道曰：摳出兩人對語，以見澤道之妙。

王元澤曰：此皆入道之要，故齧缺聞而心得之也。

齧缺問道乎被衣，被衣曰：若正汝形，一汝視，天和將至；攝汝知，一汝度，神將來舍。德將為汝美，道將為汝居，汝瞳焉如新生之犢而無求其故。言未卒，齧缺睡寐。被衣大悅，行歌而去之，曰：形若槁骸，心若死灰，真其實知，不以故自持。媒媒晦晦，無心而不可與謀。彼何人哉！

正汝形，身不妄動也；一汝視，目不妄視也；如是則專氣致柔而天和將自至矣。攝汝知，不起思慮也；一汝度，以入以度也；如是則心不外馳而神將來舍矣。將見德為汝美，道為汝居，汝於此時瞳瞳焉如新生之犢而不得其心之所之，如此形容有道者無心之狀，長氏所謂如嬰兒之未孩，意蓋如此。故齧缺因被衣之言莫逆于心，無所疑問，直下收聽返觀，凝神內守，不覺相對而睡寐，此景象直是相忘以解無心之甚，故被衣大悅，行歌而去之。真其實知，言此理故質任自然，不循師弟子形套而以故自持。媒媒即昧昧。彼何人哉，乃嘆於道而能若此，嘆之深，美之至也。

陸西星曰：細味此語，不惟可以消人鄙吝之私。

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

以□□乃成空所謂人
劉□其義亦可
想矣
劉須溪曰身委
人也而問于丞
者益歸休汁也
而聽于人□述
是之後明白所
自而始悟已離
於道矣故其託
言如此丞即以
道佐人主者

舜曰吾身非吾有也孰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始銳反)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其所味天地之彊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

委積聚也夫人地火水風四大假合而有此身故曰身非汝有天地之委形陰陽二五交通成和而後始有生氣故曰生亦非汝有天地之委和既生則有性命而二五之妙順則成人故曰性命非汝有天地之委順形匕相禪無有窮盡故孫子非汝有天地之委蛻其行也孰往之其處也孰持之其飯食也孰味之天地之彊陽氣也彊陽即健動之義天地以之而生物者夫舉吾之身而皆非吾之所有則今者幻身復在河漢又胡得而私有夫道邪蓋知身非我有則貪著此身以為有常者妄矣知道非我有則執著此道以為有得者妄矣細味此語不惟可以消人鄙吝之私而佛氏所謂人法雙忘乃成空到者其義亦可想矣

陸西星曰此言
人生一切皆非
我有
郭子玄曰精神
干道流為昭上
至道之謂則究
宏物成生理則
有倫出精其直
到冥形也而万
物以形相生来
往无迹四達皇
皇也入而邀于
此則休夫万物
之奧休彊思達
其用无方天地
萬物之生成莫
非是也
林希逸曰論造
化微上徹下

孔子問於老聃曰今日晏閒敢問至道老聃曰汝齊(音齋)戒疏瀹而心澡(音早)雪而精神掊(普口反)擊而知(音智)夫道窅(烏了反)然難言哉將為汝言其崖略夫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無形精神生於道形本於精而萬物以形相生故九竅(苦弔反)者胎生八竅者卵生其來無迹其往無崖無門無房四達之皇皇也邀於此者四枝彊思慮恂達耳目聰明其用心不勞而應物無方天不得不高地不得不廣日月不得不行萬物不得不昌此其道與

疏瀹而心通其滯也澡雪而精神滌其舊也掊擊而知去其識也窅然深奧之義崖略粗略也夫上天之載无声無臭至無也至虛也而至實形焉故曰昭昭生於冥冥有倫生於无形精神生於道形本生於精何以故无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而人生焉其所謂神即无極之真也其所謂精即二五之精也知精神之生於道則知性之所自出矣知形本之生于精則知命之所由立矣萬物皆以形相禪而生則胎生卵生總為生類既生矣則不能以无死然而其來也不

陳碧虛曰此言
道之應物之
資道而非知而
辨非慧聖人已
斷之益非益而
損非損不之
所保也淵乎
況京知此所有
涅有果實之
內運物之所資
非有不外也由
是而求道焉
所在矣

知何所來其去也不知何所止无門无房而死生來去四達之皇皇也道之物物有如此者人能邀而得之則肢體強健思慮恂達耳目聰明莫非道妙之顯矣是故其用心也不勞而應物也无方道德有於身而符微見於外理之自然无足異者是道也天不得則不高地不得則不廣日月不得則不行万物不得則不昌而況於人乎信乎其不可不邀而得歟

且夫博之不必知辯之不必慧(音惠)聖人以斷之矣若夫益之而不加益損之而不加損者聖人之所保也淵淵乎其若海魏魏乎其終則復始也運量萬物而不匱則君子之道彼其外與萬物皆往資焉而不匱此其道與

今之求道者類博之以知辯之以慧而不知慧之開道之鑿也閑見之多理之障也以故聖人斷之老子曰絕聖棄知蓋斯道之妙不在辨博一言以蓋之曰實實而已雖則實實而實為昭昭之本放出而生萬有收來世益之而不能為之益入而歸於无也衆世損之而不能為之損此則聖人之所保者保知佛語保任此事終不虛也之保淵淵乎若海言其莫測也巍巍乎終則復始言其无端也是道也洋洋乎發育萬物不得君子以為之運量則造化幾乎全功運量者裁成輔相以成物物之利者也是道雖貫乎物之中而又有行乎物之外者故曰君子之道彼其外與若夫資之以生資之以始且宇宙而不見其終窮則天地自然之道物之所以為本根者也此段補出天不人不成意更周匝

吳澄曰中國有
人超出陰陽之
外其要乎天地
之間即且為人
耳將反于其宗
宗者太虛也觀
之人之生者知
喑醷之物耳
劉槩曰此論聖
人應迹
唐荊川曰物以
兩相值道一而
已見道明則入
於一矣故无值

中國有人焉非陰非陽處於天地之間直且為人將反於宗自本觀之生者喑(音陰)醷(音意)物也雖有壽夭(上聲)相去幾何須臾之說也奚足以為堯桀之是非

果蓏(力果反)有理人倫雖難所以相齒聖人遭之而不違過之而不守調而應之德也偶而應之道也帝之所興王之所起也

木實曰果草實曰蓏言果蓏之物雖微細其甲高之相毌大小之相綴亦自有理而不亂人道之大雖與果蓏比論然其所以相齒之序則固未嘗有異故觀果蓏之出於自然則人道從可知矣是以聖人遭之而不違過之而不守遭之而不違

褚伯秀曰人生如駒過隙芒乎惑乎物我入於不明其未嘗生未嘗死故也解弢則弛張莫拘墮袠則卷舒自嗚呼往而知從之言不出乎大冶

者如父子之無所解君臣之無所逃聖人處此亦惟盡此當盡而已然過矣而化未嘗若節以為貞蓋亦順其自然而不加以一毫人為之私常人則貪著其事瞥困拘守不自解脫者抑又多矣調而應之德也調謂調和若爾處之而有以為者也德也偶而應之則無心為之者也道也蓋知其自然而一以無心處之則雖為之而無以為矣帝之所與王之所起世出世法莫不由此

人生天地之間若白駒之過郤（音隙，同隙）忽然而已注然勃然莫不出焉油然漻（音流）然莫不入焉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生物哀之人類悲之解其天弢（音叨）墮其天袠（陳筆反）紛乎宛乎魂魄將往乃身從之乃大歸乎　郤隙古通用白駒隙中之光影也言人生歲月直如隙駒注然勃然出者油然漻然入者出則生也入則死也已化而生又化而死其生也則為生而所哀其生人也則為同類所悲而其哀也悲也死者不得而和也在彼則以為解其天弢而墮其天袠云爾蒙子曰弢囊衣曰袠蓋人之有形骸如物之有弢袠者然一受其成形則為形骸所累解而袠之彼方適然自以為快又如旅人之起家出歸而決歸焉耳天下有歸而不樂者乎而我獨不然從而號之何者哉

李士表曰此言道之至者不在聞見蹟以天曰不形形乃成若形之則返其形矣嗚則不若使然不嘗乃至也明見无聞至乃值然而塞之則无所奔逸故大得也

林希逸曰嗤奴有知而至徼妙猶无知而行生无覺无生而有

不形之形形之不形是人之所同知也非將至之所務也此衆人之所同論也彼至則不論論則不至明見無值辯不若默道不可聞聞不若塞此之謂大得　形者色身也幻相也假合者也不形者法身也實相也无假借也圓覺經云幻身滅故幻心亦滅幻心滅故幻塵亦滅幻塵滅故幻滅亦滅幻滅滅故非幻不滅以是而論亦衆人之所同知然知非將至者之所務何者至則不論論則不至若待擬議商量猶為夢中說夢故道不可見若使將遇而後見猶二也故曰明見无值道不可辯辯則不若默道不可聞聞則不若塞焉塞焉默去見聞办啟之支離則於道得矣

東郭子問於莊子曰所謂道惡乎在莊子曰無所不在東郭子曰期而後可莊子曰在螻蟻曰何其下邪曰在稊稗曰何其愈

形㕛形有形而見者也若是而為道則道不不在可知則道在乎四者乃其甚也以為愈下而復問是不及質矣

孫大猷曰物不者每下愈況則期道愈下愈可愈非是質也而乃必欲逃物以為无非所以為无不在也

王雱石曰周徧咸是言異理一之物寓已言莊至為而漠漠調乎則至矣寥已者資其至寂之

下邪曰在瓦甓（步歷反）曰何其愈甚邪曰在屎溺東郭子不應莊子曰夫子之問也固不及質正獲之問於監市履狶（音喜）也每下愈況

汝唯莫必無乎逃物至道若是大言亦然周徧咸三者異名同實其指一也嘗相與遊乎無何有之宮同合而論無所終窮乎嘗相與無為乎澹而靜乎漠而清乎調而閒乎寥已吾志無往焉而不知其所至去而來不知其所止吾已往來焉而不知其所終彷徨乎馮（音憑）閎大知入焉而不知其所窮　必期也因有問而後可之期故曰汝唯莫必又謂不必指定道在何處則天下豈有逃乎物而得謂之道者乎畢竟道之與器兩不相離故至道若是言亦然周徧與咸三字何畢其指一而已矣終日說玄說妙却與糟粕嘆盧何殊雖然我以其言言道子以其問道宮與

詞也

又道林曰有言有問皆非道无往无來无至无止无始无終乃是道

范无隱曰張子所謂而在故不則盡知此

吕吉甫曰此說

問皆非道也將更與家進上一步遊乎無何有之宮問合而論無所終窮之學乎同合則我既無說子乃無問無為乎澹而靜乎漠而清乎調而閒乎寥遠則吾之志無往也遠則似有所往而實無所往也故不知其所至無往則湛然常在所矣其有去來則適來時也適去順也安其時處其順而不知其所止蓋一有所止則知去而不知來或知來而不知去皆為貪著而非自然故吾已往來焉而不知究竟之何似則是以有為為應迹以無往為自然彷徨乎馮閎之野入於大知之中而不知其所窮所謂與太子遊乎無何有之宮同合而論無所終窮者意蓋如此太知猶言大道也

物物者與物無際而物有際者所謂物際者也不際之際際之不際者也謂盈虛衰殺彼為盈虛非盈虛彼為衰殺非衰殺彼為本末非本末彼為積散非積散也　物物者道也道無在而無不在故與物無際物有際則謂之物故曰物有際者斯謂物際道則不際之際者耳所謂不際之際者然非雖此物而别謂之道也特際之不際者耳所謂盈虛也衰殺也皆有西邊道則謂彼為盈虛而非盈虛彼為衰殺而非衰殺謂彼為本末也而非本末謂彼為

[illegible]道曰起而[illegible]之不足[illegible]杖而笑也自有舌以下皆以狂言為狂而不信也故非若雖澹寂之佯突足與言夫
刘須溪曰模寫得道之際玄之又玄
王元澤曰于道秋毫之末万分未得處一焉指神農也藏其狂言即无所發也於人之論者謂之冥冥人之論道者以其不形无声而但謂之可冥之也

散也而非積散張子所謂所在放不測意蓋指此

妸(音阿)荷甘與神農同學於老龍吉。神農隱几闔戶晝瞑，妸荷甘日中奓(車上声)戶而入曰：老龍死矣。神農隱几擁杖而起，嚗(音剝)然放杖而笑曰：天知予僻陋慢訑(音誕)，故棄予而死，已矣夫。子無所發予之狂言而死矣夫。弇堈弔聞之曰：夫體道者，天下之君子所繫焉。今於道秋毫之端萬分未得處一焉，而猶知藏其狂言而死，又況夫體道者乎。視之無形，聽之無聲，於人之論者，謂之冥冥，所以論道而非道也。奓開也。天者推尊老龍之詞。無所發予之狂言，言無復以大言振我也。稱毫之端萬不得一言，神農未為知道，猶知夫子之藏其狂言。即此藏之一字，便是知者不言。體道者有見於此，是以昏昏收默默，吾之視也而視於無形，返吾之聽也而聽於无声者。與人論道而謂之曰冥冥，直言筌耳。冥冥豈為道耶。蓋道而可以冥冥名，則道又可名矣。

陸西星曰此段大意謂不知乃知，知乃不知。重歸淨到則不知地位而后始為究竟。
郭子玄曰弗知乃知无窮是也，知乃不知无為是也。郭知不知之知則无知而已。夫道不可聞見，言則聞之見，見言言者誰耶。有形形而后有名，知形之若不形，此道所以不當名也。則聞之者不問，見之者不

於是泰清問乎無窮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不知。又問乎無為。無為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有數乎。曰：有。曰：其數若何。無為曰：吾知道之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此吾所以知道之數也。泰清以之言也問乎無始曰：若是，則無窮之弗知與無為之知，孰是而孰非乎。無始曰：不知深矣，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之外矣。於是泰清中而嘆曰：弗知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無始曰：道不可聞，聞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之不形乎。道不當名。無始曰：有問道而應之曰不知道也。雖問道者亦未聞道。道無問，問無應。無問問之，是問窮也；無應應之，是無內也。以無內待問窮，若是者，外不觀乎宇宙，內不觀乎太初，是以不過乎崑崙，不遊乎太虛。光曜問乎無有曰：夫子有乎，其無有乎。光曜不得問而孰視其狀貌，窅(烏了反)然空然，終日視之而不見，聽之而不聞，搏之而不得也。光曜曰：至矣，其孰能至此乎。予能有無矣，而未能無無也。及為無有矣，何從至此哉。能有無矣而未能無無，以道經參之，是所空既無而未到無無，亦無也，所以尚落無之一点。既落于無，無復為有，及其為無所有，則清淨之中著了一物，何從而得窅然空然，不見不聞乎哉。大抵性體真空，加一無字不得，加一無無不得。佛語所謂如剝蕉然，直至層層俱盡而後始為空，到妙哉妙哉。

陳碧虛曰此皆絕學之迹也於無方者

大馬之捶鉤者年八十矣，而不失豪芒。大馬曰：子巧與，有道與。曰：臣有守也。臣之年二十而好捶鉤，於物無視也，非鉤無察也。

[illegible]曰玷捶鉤之徑重而無察苦之差也郭無謂則物來皆應

無用無不用惟道為然
刘槩曰論神之為用以不用為用

是用之者假不用者也，以長得其用，而況乎無不用者乎。物孰不資焉。大馬，大司馬也。鉤，劍名。捶，鍜也。言大司馬之屬有善捶鉤者，老而精絕，無豪芒之失。臣有守也，守即所謂純氣之守。非鉤無察，即所謂唯蜩翼之知。如此用志不分，是啚假不用者以為用之，是以長得其用。蓋用者技也，不用者神也。神則無所不用，況小技乎。萬事萬物莫不資焉。

冉求問於仲尼曰：未有天地可知耶。仲尼曰：可。古猶今也。冉求失問而退，明日復見曰：昔者吾問未有天地可知乎，夫子曰：可。古猶今也。昔者吾昭然，今日吾昧然，敢問何謂也。仲尼曰：昔之昭然也，神者先受之；今之昧然也，且又為不神者求邪。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子孫而有子孫，可乎。冉求未對。仲尼曰：已矣，未應也。未有天地之先，本入則為思慮未起、鬼神莫知之時，本不可以致吾思客吾參者。冉求驟然以是為問，蓋有疑

於為問者而夫子直曰可知蓋亦因今推古而姑以是為証
詠冉求之自悟焉耳蓋今日之今即往日之古未有今而
無古者即是而觀有天地即今也未有天地即古也使其無
古則亦故今不出矣此夫子於難言之中而姑發其可言之
端而冉有未喻也明日復見謂昔也昭然今也昧然敢問何
故想其一問之初路覺有些領悟久則愈思愈塞夫子謂語
其故昔之然昭者是汝初問之時胸中廓然無物方爾虛心
受教神者受之故虛靈之天精覺透露譬之雲破月映頂之
答了言筌添了見解虛靈之天反生理障是為不神者求之
之故為字去落道家原說此神不見思慮神此個不神最能
速障本躰故令昧然既又為狀未有天地之先空相如此前
言猶古也此却分明說出無古無今無始無終無相乎無孫
試將太極圖來參看太極圖中陰陽相對相生靜極而
動，極復靜便是古今始終下五行男女萬事萬物便是子
孫最上一圈空寂無有便是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天地
之先的空相此中若加求索將無作有便不是未有天地之
先所以先儒說說性便已不是性又謂求中於喜怒哀樂
未發之先不得蓋亦有見於此而冉求未對舉竟難悟再加
思索則去之愈遠故夫子已矣
未應矣循言罷了不消對了

不以生生死不以死死生死生有待耶皆有所一體有先天地生者物耶物者非物物出不得先物也猶其有物也猶其有物也無已聖人之愛人也終無已者亦乃取於是者也。承上意逐撰出此段

蓋死生事大吾人真實受用正在於此然雖要知得從來時也適去順也安時而處順死生不能動也今之學老氏者但以生為可求為生孚生稗道於有常之外不知戚為幻戚生為幻生以生生死終未離幻惟知道者以生死為旦暮過去順也死則已耳故不更求所以生者以生其死今之學釋氏者但知生戚滅已戚滅為樂一切捐棄有為之法不知落於頑空淪於斷滅槁木死灰無有是處惟知道者以其知之所知養其知之所不知而不戚生事以死其生所以然者蓋以死生有時吾人則當順以待之當生之時本躰在生不當更作死觀當死之時本躰在死不當更作生想此之謂順化又此死生變化皆為從天形質有先天地而生之物耶故物物者非物自物出者有生有死不得謂之先天地先天地者無生死古今終始之謂也夫天地間之有物也猶人性空中之有物也有物則生生無已即是而觀聖人之愛人無已者亦

褚伯秀曰以后兩節共為一章皆言修身應世之事

[illegible]

[illegible]迎內外之遇物而不傷也曰是知不因境而物者无所不靜不因物而樂者無所不樂

李士表曰自豨韋黃帝有虞湯武至于儒墨衆人以是非办論

相整紛何況今之人乎相整則其下相將矣固則依于固室則深于堂愈降愈甚也傷字正與將字相照

趙以夫曰身立為物所寄知逆旅耳知所遇而知所不遇々則偶物不遇則離物也能々而不知所不能々則為物役不能則役物也

其性空之中悉了愛緣數令輾轉相續不絕
此箇聖人還有意我固必亦大道之所不取

顏淵問乎仲尼曰回嘗聞諸夫子曰無有所將無有所迎回敢問其遊仲尼曰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今之人內化而外不化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安與之相靡必與之莫多

將者承表之義迎者邀致之義皆應物之涉于有迹者回問無將無迎何以得遊此無心之天乎古之人外化而內不化外化者應感無迹也內不化者不與物遷也然亦又有個不化化者存然後能化於知人胸中必有個不淫不移者在然後能輕富貴必有個不愛不懼者在然後能一死生故曰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安化安不化二句是詰辭言安所化乎安所不化乎安與之相靡相順而俱化者乎又與之莫多而一不化乎

豨韋氏之囿黃帝之圃有虞氏之宮湯武之室君子之人若儒墨者師故以是非相𩐈也而況今之人乎聖人處物不傷物不傷物者物亦不能傷也唯無所傷者為能與人相將迎山林與皐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為物逆旅耳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知能能而不能所不能無知無能者固人所不免也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悲哉至言去言至為去為齊知之所知則淺矣

夫人遊乎山林皐壤之間既自欣然而樂矣感今傷昔則又不能無哀所謂情隨事遷感慨係之故曠然怡情之中而又有泫然泣下者有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也吾不能止悲夫何無定情之若此耶遡其生哀生樂之由良以吾身直万物之逆旅万物常在而吾身不常以故其相信而又悲其不能留誠無益孔令人但知今日之遇而不知他日之不遇但知今日之能遊樂而不知他日之不能是不達于無常之說者也夫是無知無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今務免乎人之所不能免者庸可得乎為計日拙為心日勞又自悲已所以至言不落於筌蹄

至為不帝於世故順其自化聽其自然又欲務其知之所知而不能養其所不知則其知亦淺淺矣

雜篇庚桑楚

老聃之役（役猶弟子之役）有庚桑楚者，偏得老聃之道，以北居畏壘之山。其臣之畫然（分別之貌）知者去之，其妾之挈然（慈順之貌）仁者遠之；擁腫（純朴）之與居，鞅掌（[illegible]）之為使。居三年，畏壘大壤。畏壘之民相與言曰：庚桑子之始來，吾洒然異之。今吾日計之而不足，歲計之而有餘。庶幾其聖人乎！子胡不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乎？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弟子異之。庚桑子曰：弟子何異於予？夫春氣發而百草生，正得秋而萬寶成。夫春與秋，豈無得而然哉？天道已行矣。吾聞至人，尸居環堵（丁魯反）之室，而百姓猖狂不知所往。今以畏壘之細民而竊竊焉欲俎豆予于賢人之間，我其杓（音的）之人邪！吾是以不釋於老聃之言。

役執弟子之役者也。庚桑姓，楚名。偏得謂獨得。臣妾指左右之事楚者而言。畫然以經畫為知者也。挈然以度為仁者也。蓋老氏絕仁棄知，故楚其道者一皆遠而去之。擁腫鞅掌，皆朴而無能之貌。壤猶治也。一作大穰，以為歲登者，近之。洒然異之，言見其昀次灑灑有異常人。日計不足歲計有餘者，言其無小利亦無近功，推久則方見其有益也。尸祝社稷，嚴敬之至也。畏壘之民蓋欲尊之為君。庚桑子聞之，南面而不釋然，則以天道春生秋成，有大美而不言，所以得而然者，大道行之也。道則無為而常自然，故天地不尸其功而化自忘焉。至人與道為体，故尸居環堵之室，虛靜恬澹，寂寞無為，而百姓媢妬焉，不知所往。不知所往者，率其性之自然而無方無隅，是乃所以為道也。今以畏壘之細民竊竊焉欲俎豆予於賢人之間，是我又也，為淺夫小人有以自見，故使民尊我敬我若此，吾懼有負於師教。是以不能釋然也。俎豆字自尸祝中來。杓之人以喻偏淺。

弟子曰：不然。夫尋常之溝，巨魚無所還其體，而鯢（五兮反）鰌（音秋）為之制；步仞之丘陵，巨獸無所隱其軀，而孽（魚竭反）狐為之祥。且夫

褚伯秀云：庚桑之於老子，其學深而微，然其未至者，猶有所立也。不居畏壘而民被其德，乃聖賢自物之常。至于衆心欣感，欲推而奉之，則實利之[illegible]者物之[illegible]坐

李士表曰：日損即萬起，隨以大曰[illegible]，有人非見有乎人，存乎千世之后，恃其近耳。然則庚桑之所造乎无而未能無，不為也。

雖功道云：至人尸室環堵而百姓媢狂，不知所往。往任言至人隱處，而人不知其姓名，故猖狂莫知所歸，杓如標，同揭木為標，則人皆見之。

呂吉甫云：老聃以古為精，以物為粗，以有積為不足，虛然獨與

[illegible]之道故藏身不
譎深眇僞道是
舜而不為也夫
以未始有物之
間而分辨堯舜
何異鑿垣殖蓬
既非宜而又无
用準能再物自
然而不收為則
簡易而有功不
然則循簡毀數
米為足以濟世
哉

陸西星曰聖人
之治使民先知
無欲以先舜之
逆溯之不先舉
賢任知來至相
軋相盜則有知
有為之決民注
為其所迷亂之
所由生也

尊賢授能先善與利自古堯舜以然而況畏壘之民乎夫子亦聽矣庚桑子曰小子來夫函車之獸介而離山則不免於罔罟之患吞舟之魚碭而失水則蟻能苦之故鳥獸不厭高魚鼈不厭深夫全其形生之人藏其身也不厭深眇（彌小反）而已矣且夫二子者又何足以稱揚哉是其於辯也將妄鑿垣墻而殖蓬蒿也簡髮而櫛數米而炊竊竊乎又何足以濟世哉舉賢則民相軋（音乙）任知則民相盜之數物者不足以厚民民之於利甚勤子有殺父臣有殺君正晝為盜日中穴阫（音裴）吾語女大亂之本必生於堯舜之間其末存乎千世之後千世之後其必有人與人相食者也

此皆巨魚巨獸以喻如偏小之地大賢不居則小人得以惑從而為非故尊賢授能以善利天下堯舜之世盖已然矣夫

堯舜大聖尚不能以一人治天下而又必假於賢能況畏壘之細民乎今畏壘之尊先生也其亦望治之心有所不能自已若先生盡亦聽之而胡以不擇為哉於是庚桑復即前喻深為譬說言魚獸之形愈大則取禍愈速故函車之獸與吞舟之魚獨行離山則罔羅之湯而失水則蟻螻害之以致深居簡出自托於高深者物之所以自全也況全其形生之人而知反不遠此乎且夫尊賢授能善利天下則堯舜之事大道者又何足稱乎垣墻不可鑿鑿之則渾朴者傷蓬蒿不而植植之則生類者亂堯舜之遠於道也其力若此又如簡髮而櫛數米而炊斗筲之量何示不廣耶故舉賢則民皆以賢相軋矣任知則民當以知相盜矣相軋則相爭相盜則相殘不知以善利先天下而遺以大亂倡天下民之趨利也甚勤況可得而先乎利在子先則後其父利在臣先則後其君於是子有棄父之心臣有殺君之行取天下之所謂名器者而分裂之於日中正晝之間恬不知畏是大亂之本萌於堯舜之時而大壞極弊於千世之後論其勢特隱而未見耳或謂莊老之言過下激亢天下有人與人相食者不觀之衆謀寡強陵弱知罔愚與吮民之膏血者乎則又甚已矣

李士表曰南榮
所見亦猶畏壘民哉

南榮趎（音疇）蹵然正坐曰若趎之年者已長矣將惡乎託業以及此言邪庚桑子曰全汝形抱汝生無使汝思慮營營若此三年則可以及此言也南榮趎曰目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盲者不能自見耳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聾者不能自聞心之與形吾不知其異也而狂者不能自得形之與形亦辟矣而物或間之邪欲相求而不能相得今謂趎曰全汝形抱汝生勿使汝思慮營營趎勉聞道達耳矣庚桑子曰辭盡矣曰奔蜂不能化藿蠋越鷄不能伏鵠卵（力管反）魯鷄固能矣鷄之與鷄其德非不同也有能與不能者其才固有小也今吾才小不足以化子子胡不南見老子

南榮趎庚桑弟子也思乎託業以及此言言我將何所學而能到此乎全女形者謂體其受而不虧抱女生者謂守其性而不離無使女思慮營營者謂去其知識而不鑿如此積久而純乃幾于道故曰三年而後可以及此南

榮一聞其言自恍開悟之機乃復于師曰夫天下無異目也而盲者乃不能見天下無異耳也而聾者乃不能聞天下無異心也而狂者乃不能得今吾之形與人之形可謂相近矣宜其無盲與狂之病乃為物欲所間耶欲求而不相得是則我形性之學遂盡不能無歉焉今夫子教我全形抱生之說勉而聞之道已達于吾耳矣

南榮趎贏糧七日七夜至老子之所老子曰子自楚之所來乎南榮趎曰唯老子曰子何與人偕來之衆也南榮趎懼然顧其後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南榮趎俯而慚仰而歎曰今者吾忘吾答因失吾問老子曰何謂也南榮趎曰不知乎人謂我朱（疑衍）愚知乎反愁我軀不仁則害人仁則反愁我身不義則傷彼義則反愁我已安逃此而可此三言者趎之所患也願因楚而問之老子曰向吾見若眉睫之間吾因以得汝矣今汝又

郭子玄云入門一[illegible]不[illegible]問答俱[illegible][illegible]手[illegible]一[illegible][illegible]何而一[illegible]指乎南榮[illegible]下[illegible]老子[illegible]之
支道林曰道[illegible]日久[illegible]哉老子一[illegible][illegible]失[illegible]也[illegible][illegible]問者多[illegible]

言而信之若規規然若喪父母揭竿而求諸海也女亡人哉惘
惘乎女欲反女情性而無由入可憐哉子何與人偕來之衆言何子與人來歸之衆乎
非謂南榮趎偕衆而來也蓋庚桑楚尊其師凡有疑而未化之
人皆令南趎見老子故老聖因老榮之續來而發是語南榮不
察其旨却謂已未容衆而來故瞿然而顧其後忘吾答失
吾問只此便見南榮負分老子曰子不知吾所謂乎所謂即
指乎日所言絕聖棄知絕仁棄義之語絕知則人謂我愚任
知則反爲身累以至絕人則思至于害人絕義則思至於傷
彼絕之不可不絕不可故答以三言爲患不知絕聖棄知絕
仁棄義則反爲虛靜恬淡之實元爲累又焉得有不知不仁
不義之足患乎趎之苦也若此故老聖見眉睫而知因言而
決爲大慈惘故言女規規然若喪父母揭竿而求諸海其失
所天也若此真忘人哉欲反女情性而無
由入正謂迷頭棄父佛語所謂可憐愍者

南榮趎請入就舍召其所好去其所惡十日自愁復見老子老
子曰汝自洒濯孰哉鬱鬱乎然而其中津津乎猶有惡也夫外

韄音獲韄者不可繁而捉將內韄內韄者不可繆而捉將外韄外內韄
者道德不能持而況放道而行者乎請入就舍假先生之館舍而南榮也召求也求其所
好即欲反其情性之意所惡即指所絕所棄之事十日自愁
者自于其心求得而未得也汝自洒濯孰哉是老子問詞言
子洒濯身心功夫還孰也未但見鬱乎其愁其中津津猶有
惡也鬱而有惡則是胸中尚未洒然直至愁無可愁召無可
召求無可求而后始爲純熟此段細密功夫柰何責以十日
此南榮趎之所以欲速而不達也于是老子因其復見也而
告之曰夫人之學也其要則內外兩忘盡之矣凡人內有所
拒則謂之內韄外有所拒則謂之外韄韄者以皮束物之稱
言人之心貴乎虛靜恬淡一接于物而不能過而不留則牽
于攻取心受外韄而繫矣就此韄韄之中尋求本體其
如物拒于中內者已實故內韄而不開一動于物欲而不能
與化俱徂則思慮營營心受內韄而繆矣就此綢繆縈結之
中尋求本然其如已步于感外韄難斷
故外韄而難解也

南榮趎曰里人有病里人問之病者能言其病然其病病者猶

未病也若趎之聞大道譬猶飲藥以加病也趎願聞衛生之經
而已矣老子曰衛生之經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無卜筮而知
吉凶乎能止乎能已乎能舍諸人而求諸己乎能翛始六反然乎
能侗然乎能兒子乎兒子終日嗥而嗌不嗄和之至也終日握
而手不掜共其德也終日視而目不瞚偏不在外也行不知所
之居不知所爲與物委蛇而同其波是衛生之經已里人問病病者能自言其
狀是其病猶未甚也喻言已能自狀其病尚淺緣此病自十
日自愁上得來所謂無病而炙者若再聞夫子之言愈自驚
疑是猶飲藥而反加病今不敢復進於是夫所願得衛生之
常法而已矣此正佛經所謂頭樂小法者不知衛生之經非
道德不能也故老子難之曰能抱一乎能勿失乎二句即道
德經所謂載營魄抱一能無離乎之意也能無卜筮而知吉
凶乎此箇吉凶即道德經所謂福兮禍所倚禍兮福所伏正
復爲奇善復爲妖者本不待於卜筮而後知若民之迷日固

久矣故以此發問欲其有以自審能止乎知止也能已乎知
足也能舍諸人而求諸己乎急于自治而不暇于及人也能
翛然乎無所累也能侗然乎無所知也能兒子乎專氣致柔能
如嬰兒也此皆返朴還淳之道至如兒子則其德厚矣故以
下遂言兒
子云云

陳詳道曰人心渙然如水知識結後而不能虛猶水凍而爲冰如衛生之經冰解而凍釋矣

南榮趎曰然則是至人之德已乎曰非也是乃所謂冰解凍釋
者夫至人者相與交食乎地而交樂乎天不以人物利害相攖
不相與爲怪不相與爲謀不相與爲事翛然而往侗然而來是
謂衛生之經也至人之德無能所去執著渾然無迹如上數個
能字便是佛經所謂能所道經所執著譬則水
則已解矣冰中間渣滓尚未渾化安得竟到豁然滿
然地位所南榮問是至人之德已乎而老子非己若論至人
則上德下德相與斯世斯人交食乎地交樂乎天但見人食
亦食人樂亦樂食樂皆與人同而不受利害不立謀是不與
謀事翛然而往侗然而來則與人異此衛生之經在至人者
如此而已故之前言則所謂安排而去化乃入于寥天一者

王元美曰至人所以入聖之當而非其至所謂至者亦止於所不知耳見子之不知所之所為而若槁木死灰者是也禍福生於有身有心天地鬼神之所司也人身槁心灰安得而罹之哉

王荊石曰自此至末皆顯言正記妙契疾言者章一節中情微言形之說

林同洪曰能於所不能學能行所不能辯能行不能行不自已

曰然則是至乎曰未也吾固告汝曰能兒子乎兒子動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身若槁木之枝而心若死灰若是者禍亦不至福亦不來禍福無有惡有人災也然則至是乎謂我之學當至是已乎曰夫也言尚未到此吾固告汝曰能兒子乎只鵠爾之形灰爾之心如兒子之解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則禍亦不至福亦不來而人災可免是汝衛生常法此段學問即佛乘中所謂上乘做此心功夫尚有泥滯亦迷之身分所易及者此處材庸齋解皆不消拳

宇泰定者發乎天光發乎天光者人見其人人有脩者乃今有恒有恒者人舍之天助之人之所舍謂之天民天之所助謂之天子學者學其所不能學也行者行其所不能行也辯者辯其所不能辯也知止乎其所不能知至矣若有不即是者天鈞敗之夫人皆有能皆有不能於其所不能者而勉之則人事盡矣故學其所不學則其學也進行其所不行則其行也卓辯其

所不能辨則其辨也精至於知則不又知其所不能知益人知所不能知則天也則人但當以其所知養其所不知斯得為知之盛故止其所不能知止矣不即是者是逆天也又為天鈞敗之敗猶樂也天鈞猶言鴻鈞蓋不即是則故作謑為而僥倖於其所難又者抑又多矣

適足也能力不言之辯也或反此而无有則敗也

郭子玄云靈臺者心也不知所持謂虛而自生不又以有心為溲也求也券外券內之說志憯鏌鎁又使學者知輕重而加決擇

李蕃云此一章謂持心有道

備物以將形藏不虞以生心敬中以達彼若是而萬惡至者皆天也而非人也不足以滑成不可內於靈臺靈臺者有持而不知其所持而不可持者也將之為言奉也言夫備物以奉其身思慮豫防常恐有不測之事而又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宜乎足以自全若是而衆惡交至者則天也而非人之所致正如伯牛之疾顏子之夭皆非人之所能知又何足以滑吾之盛德而內吾之靈臺乎夫靈臺者有持有持猶言有主有主而不知其所持而有所不可持者畢竟無主則虛一有所主則又不能以其所知非其所不知而煩擾障礙皆從此起矣

不見其誠已而發每發而不當業入而不舍每更為失夫人果有諸中

為不知其所以拆之則不復可……矣

林伯秀曰此段極精至至不能但用字深奧句法高妙

而後發諸外故君子脩詞立其誠然后言而有中今也不見其誠已而發但見每發而不當于事理之情實不當于事理之情實則亦妄發而已宜自改悔舍其舊而為其新可也今也業入而不能舍業入謂業已入于不誠不信之中而又屢屢更變以自揜飾不知轉更轉失所謂過而不改是謂過矣恥過作非者往往如是讀莊子者寧不惕歟

為不善乎顯明之中者人得而誅之為不善乎幽閒之中者鬼得而誅之明乎人明乎鬼者然後能獨行

券內者行乎無名券外者志乎期費行乎無名者唯庸有光志乎期費者唯賈人也人見其跂猶之魁然與物窮者物入焉與物且者其身之不能容焉能容人不能容人者無親無親者盡人券內外即老子所謂左右契也蓋券內者藏券于內券外者行券于外主人券藏于內而券之中主人先名焉故曰券內者行乎無名雖則無名而實大聲宏人皆仰之譽則君子之孝專務于內不為名譽而其為道也闇然而日章故曰

行乎無名者唯庸見光券外者則至于求人之賞而已期費則責人之事也盜誇之徒也人見其跂而高也以為魁然不知一賈人耳何足尚哉大抵良賈則深藏若虛盛德則容貌若愚君子之與物也深自儉約不為修大如樂士然是之謂與物窮者然虛則能容謙乃受益故物莫不入焉若與物且漫然而來滔汗然而去在學者則為塗聽道說之人此尚不能自容一身安能容受衆人也夫無容人之量者人將之故无親无親則與物揆絕而盡人之類皆不能與之親矣其病源正在一個務外好高而悅于近利耳可不戒哉

蓬西星云兵莫憯于志以下是言飢微之害蓋人有一念不謹而始終身之爭者其害之心甚訣自此由分之間于皮生死之名實為所志所心之功不可續矣

兵莫憯七次反於志鏌鎁為下寇莫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非陰陽賊之心則使之也

道通其分也其成也毀也所惡乎分者其分也以備所以惡乎備者其有以備故出而不反見其鬼出而得是謂得死滅而有實鬼之一也以有形者象無形者而定矣道者先天道朴朴散則分分則有成有毀

而道未始與之相雖故通其分也通其誠也通其毀也既彙非道矣則當其分也道在於分不足求備於其合也當其成毀不復如是隨其本分而各安於分之所當得斯无惡矣所以惡於分者凡以求備之心累之也所以惡於求備者其有以備之謂也有以備則有見於備而无見於分故分之則憂有見於誠而無見於毀故毀之則悲是皆不知道之無所不通故不能無入而不自得任知道者則以為吾當其毀則安於毀而不必更求其備于誠吾當其分則安於分而不必更求其備於合如人之當其死則安於死而不必更求其備於生故出而不反見其鬼ゝ者出而不反者一意在此而不更向於彼也夫人出而滑是不反之道也人皆謂是死耳豈知死之中而有不死者存故誠而實見之一也一即所謂道者道則實際理也故滅而不滅空而不空蓋雖以鬼論而造化之至理實不外是故以有形者象之無形而人事定矣蓋定則無求備之心而成毀分合一聽其自然而無不安之分者矣

出無本。入無竅。有實而無乎處。有長而無乎本剽。有所出而無竅者有實。有實而無乎處者。宇也。有長而無乎本剽者。宙也。有

乎生。有乎死。有乎出。有乎入。入出而無見其形。是謂天門。言造化

之妙出生出也入死而歸也言造化之顯藏然運於无聲無息之表而不見其迹莫知其然故其出也無本其入也無竅非無本也非無竅也但無方所之可求耳故曰有實而不見其處故將自其變者而觀之亘古亘今有長矣而無乎本剽以其不變者而觀之無門無旁無竅矣而有乎實理有實而無處上下四方一如也有長而無本末往古來今一如也實有乎生實有乎死實有乎出實有乎入幻相實相一如也然而不見其形也而出入生死隸是焉是以謂之天門天則虛無自然而已矣誰能不出此門乎

俯莫由斯道也故下文見意

天門者。無有也。萬物出乎無有。有不能以有為有。必出乎無有。而無有一無有。聖人藏乎是。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惡乎至。有以為未始有物者。至矣。盡矣。弗可以加矣。其次以為有物矣。將以生為喪也。以死為反也。是

之公族楚姓也而周楚人也以此分物有又與切[illegible]奇妙[illegible]史道林曰二者雖異皆歸于道猶同為公族而昭景著氏甲氏著封其賢者非一也

以分已。其次曰始無有。既而有生。生俄而死。以無有為首。以生為體。以死為尻。若羔反 孰知有無死生之一守者。吾與之為友。是三者。雖異。公族也。昭景也。著戴也。甲氏也。著封也。非一也。未始有物

者無死生無終始渾ゝ淪ゝ而已此在太極未分之先其次則言有物有物則方生方死方始方終故以生為喪以死為反喪謂亡失于外反返其真也亦物論未弱喪而不知歸亦是此意蓋至是而渾淪之體判矣故曰是以分已又其次者則言始而無旣既而有生ゝ我而死是以無有為首以有生為体以死為尻ゝ尾也物之終也就知有無死生之一守者吾與之為友是既知其分又知其一旨也三者之言雖次第不同而皆未離于宗譬則楚之公族昭氏也景氏也以戴而著者也甲氏也以封而著者也戴謂人所推戴三氏雖分本之則一公族而已非一也而亦何嘗不一乎

有生黬也。披然曰移是。嘗言移是。非所言也。雖然。不可知者也。臘者之有膍音毗胲。可散而不可散也。觀室者。周於寢廟。又適其

孫大校曰和光同塵大上之治力分物之則非道天下放棄同肌切之窮其世者王制五口不能然破物不而以[illegible]為盆其至而以名實為己爾而以死償之日由曰是其是以致此要本世倘若[illegible]其非死為蜩鳩之同于物我之同而不知有鵬程之展翼者也

偃焉。為是舉移是。請嘗言移是。是以生為本。以知為師。因以乘是非。果有名實。因以己為質。使人以為己節。因以死償節。若然者。以用為知。以不用為愚。以徹為名。以窮為辱。移是。今之人也。是蜩與鸒音學鳩同於同也。

此章卸人之見小而廣以一体同觀之義言有生聚氣耳如釜底烟氣聚而成黬既云聚氣則凡同類者率相似也俾濟要有分別今披然而曰移是非所言也披然解散之貌移即王子居移氣養移体之移謂變其常也夫人自有常耳而嘗言移是豈言之當乎雖然亦有移者則時之所遭人不乎知也取諸其譬如臘祭之有膍胲有可散有不乎散者故以為可移而不可移之喻膍牛之百葉也胲足指曰胲二散字上作上聲讀下作去聲讀其義自明可散謂散置于爲俎之間不乎散謂分散于人也又如室之有廟有寢有偃見室者適而造之則見其移祖于廟移愁于寢移溲于偃ゝゝ屏側也以為有卑高貴賤之分為是舉移是而不知膍胲一体也廟偃一地也今人但見其乎移耳而不見其有不可移者在故嘗言移是非所言也請嘗言移是ゝゝ以有生者為本而以其所知者為師因乘

之以生是非以生為本者謂以已作主知已之貴賤人知已之知則愚人知已之榮則愚人是皆以知為師而果是非者用是因實求名備名責實謂果有名實莫不以已為質而使人皆取節焉以已為質即以有生為本之義質如義以為質之質節準則也直至鐘鳴漏盡以死償節而猶不悟本來之無我人心之移一至于此今人少有得志便謂今非昔比常矜我身位主要使人人承奉于我山林遊戲行尚辟人索居間處尚御冠服得非以死償節之謂乎若然者是以已之用者為知而以人之不用者為愚以已之通者為榮而以人之窮者為辱古之達人不作是觀言務是者今之人也是鋼與鸞鳩同一自足于枋榆之下者也何見之小哉夫世攔與鸞鳩應同又見而我又與之同故曰同其同郝亦甚矣此條不與從前諸老作俯見解

吳儒曰至敬无文大公無私至于道則无皆无不至矣

蹍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驁五報反兄則以嫗大親則已矣故曰至禮有不人至義不物至知不謀至仁無親至信辟金

道以大口此節論字凡許說

徹志之勃解心之謬去德之累達道之塞貴富顯嚴名利六者

不盈于胸中則道塞矣

勃志也容動色理氣意六者謬心也惡欲喜怒哀樂六者累德也去就取予知能六者塞道也此四六者不盪胸中則正正則靜靜則明明則虛虛則無為而無不為也徹々而去之也勃悖亂也謬與繆同塞障礙也君子之志也則當至于道德一有富貴顯嚴名利之心則奪于外誘而吾之志因以亂矣容身相也動舉四肢而言色容色也理言之文也氣則無聲與色而言之意思慮也六者在心則綢繆糾結不能自解故曰心謬德者渾淪之不分之謂淆之以情則穀鑿多矣故足以為德之累道則虛無自然而已然去就取予然知能有之則適足以障道此四六者不盪于胸中則胸中正々如各正性命之正言適得吾躰也正則攻取不得而奪之故正則靜々則定而生慧矣故靜則明々則表裏瑩然透澈渾化而虛矣虛則恬然澹然寂然漠然而一無所為矣然無為也而无不為也万变不足為之攖豈復為四六所累哉

陸西星曰此章論性

道者德之欽也生者德之光也性者生之質也性之動謂之為為之偽謂之失天下莫不尊道而貴德故道者為德之欽隆本泝末人物乃生生則品物咸章而光輝發越矣故生者為德之光有生者有生生者故性者為生之質率性而動則百為出焉故性之動謂之為為而根於性則雖為而實無所為矣加之以人則偽偽則失失即老子所謂失道失德失仁失義之失莊子分明是老子註脚

郎子玄曰此章論知天下彼我是非雖或相反而實未嘗不相順者以道無非我故也

知者接也知者謨也知者之所不知猶睨也動以不得已之謂德動無非我之謂治名相反而實相順也

林疑獨曰羿中有人神人至人聖人此交有全人焉聖人者進變化權工乎天而拙乎人全人則又出其上故工乎天又很乎人也

羿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無已譽聖人工乎天而拙乎人夫工乎天而俍乎人者惟全人能之羿巧於中的而拙乎使人無已譽謂其有以自見也聖人亦然若工於天而又很乎人惟全人能之全人者至人也至人無己至人無名

陸碧虛曰義極微語極怪

唯蟲能蟲唯蟲能天全人惡天惡人之天而況吾天乎人乎孟子所謂良能物有萬不齊皆謂之蟲惟蟲能蟲謂能不失即能其本性也如禽之飛魚之躍獸之鳴馬牛之蹄齧皆能自失

其天性而不失其為蟲故曰惟蟲能蟲惟蟲能天然蟲而謂之能天者進物而言之也人則一天而已況全人乎若全人則不知何者為天何者為人故曰全人惡天且天之未始不為人人亦未始不為天知天人之為一體者自爾不生分別此尚不知人之能天而況天之在我者乎故曰惡人之天而況吾天乎人乎何相與也若使其知我之能天則終有我見斯不得謂之全人矣全人即至人也至人無已

吳齊曰雀適羿必得之威也彼不適者則非威所得以天下為籠則萬物及雖而無所逃況於雀乎唯深之又深而能通天下之志者斯能以天下為籠

一雀適羿羿必得之威也以天下為之籠則雀無所逃是故湯以胞人籠伊尹秦穆公以五羊之皮籠百里奚音庖是故非以其所好籠之而可得者無有也介者拸畫外非譽也胥靡登高而不懼遺死生也

劉槩曰此語奇怪用如何看

夫復謵不餽而忘人忘人因以為天人矣故敬之而不喜侮之而不怒者惟同乎天和者為然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出

為無為則為出於無為矣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心有為也欲當則緣於不能已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

復謂循言服習夫人不能忘情於人然矣始有餽遺不餽而忘人則無人之情矣有人之形無人之情非天人乎無人情者敬而不喜侮而不怒無喜無怒同乎天和天和者自然之沖氣人得之以為生者然非無喜無怒也謂出怒而不怒也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此個不怒乃未發之中在未發之先若常能養得此中然後發而皆中出怒如此出喜可知其有為也亦然故出為無為則為出於無為矣無為非堀然也不得已而應之雖為猶不為也故欲靜則雖平其氣欲神則雖順其心欲有為而得其當則又緣於不得已欲靜二句起下之詞平氣者謂調息而後歸於靜也欲神則順心者心與物忤然後存神而應妙以喻有為而欲當則又緣乎不得已不得已者自然也天也聖人之道類是也

泄冗曰王果言公閱休之為人以抑彭陽之進趨也言已不若夷節之好富貴末又結意

呂吉甫曰此章非為彭陽而發特采公閱休以明清淨無為而人自化也

陳洋道者諫者又假衣、雖有不若衣和而深解也暢者吳欲風、賴於不冷冬至而暢消也慕川有又叙貧於雖門權門媒

利不若恬退者之自貴也以楚王之勢矣當東之寒暍之說而顛冥若波且徽之莊夫得志哉故曰待公閱化盍說之也

王元澤曰並立而化望風而歸使彼父、子、各歸其所光施同天地之德故間忍而不二也曰待公閱休欲其釋楚王而從閱休將以靜泰之風鎮其動心也

劉須溪曰綢繆休混而也休天

雜篇則陽

則陽遊於楚夷節言之於王王未之見夷節歸彭陽見王果曰夫子何不譚我於王王果曰我不若公閱休彭陽曰公閱休奚為者邪曰冬則擉鼈於江夏則休乎山樊有過而問者曰此予宅也夫夷節已不能而況我乎吾又不若夷節夫夷節之為人也無德而有知不自許以之神其交固顛冥乎富貴之地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夫凍者假衣於春暍者反冬乎冷風夫楚王之為人也形尊而嚴其於罪也無赦如虎非佞人至德其孰能撓焉故聖人其窮也使家人忘其貧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卑其為物也與之為娛矣其於人也樂道之通而保己焉故或不言而飲人以和與人並立而使人化父子之宜彼其乎歸居而一間其所施其於人心者若是其遠也故曰待公閱休

彭姓名揚欲因夷節以見楚王弗果見而夷節歸復因王果以求見王果曰我不若公孫若休、楚之賢人也冬則擉鼈於江夏則休乎山樊有過而問之則曰此予宅也言予之所安若此蓋公閱以恬退為事而則陽皆進不已故王果得道其賢意欲使之自悟曰是人也夷節已不能及矣而況于我乎然我不惟讓德閱休抑且難比夷節、、之為人也雖無恬退之德而有于進之知若苟不以氣節自許而與之滑和以神其交則氣味之所薰又將顛倒昏昧於富貴之地非徒無益實相損也故曰非相助以德相助消也夫凍者假衣於春暍者反冬乎冷風言人若凍而無衣則慕於春陽而自煖傷暑而成暍則披于冷風而自寒人有不足之病者非造化不足以移之聖人之化人亦猶是也請言楚王之為人也其自處也嚴而峻其處人也刑而猛非有辦才正德孰能動之

聖人達綢繆周盡一體矣而不知其然性也復命搖作而以天

也命名也

陸西星曰愛人智而久久及於其行而又不逆其所期也其有行也所期所願命然何若
郭子玄曰聖人无愛若鏡耳夫而聖濟乎物故人與之名若人不相告則莫知其愛人也蕩蕩以百姓為芻狗而適合于愛人

為師人則從而命之也此言圣人尽性致命之事聖人以天地萬物為一体故其達綢繆以尽一体之愛者以乎有心而不知其出於天性之自然非有所勉為而為之也夫性根極於命者也尽性則知命矣故圣人復命推作而以大為師推作即動作之義天謂万物而無心聖人師天亦愛周万物而无情是謂天師以天為師則聖人者天之徒也謂聖人為天可也而能以人者因其有形而命之之也其实聖人也天也一也

愛乎知而所行恒無幾時其有止也若之何生而美者人與之鑑不告則不知其美於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可喜也終無已人之好之亦無已性也聖人之愛人也人與之名不告則不知其愛人也若知之若不知之若聞之若不聞之其愛人也終無已人之安之亦無已性也有生而美者不自知其美也人鑑之鑑又為之告知若不知也聞若不聞也然而其美也不以不知不聞而遂失故其可喜也終無已而人之好之也亦无已此皆自然而然故曰性也以喻圣人愛人亦不自知其能愛人也人與之名又為之告而圣人知若不知聞若不聞其愛人也終無已而人之安之也亦無已大抵天下事忌有意所有能所則非自然已此因上文師天之說而緒及之

故古无已若愛人由乎聞知則有時而安哀非性之所安胡去及也
林疑獨曰此言[illegible]

舊國舊都望之暢然雖使丘陵草木之緡入之者十九猶之暢然況見見聞聞者也以十仞之臺縣衆間者也夫人之情莫不喜於得見聞而还舊既故舊国舊都望之無不暢然雖使丘陵高下草木蕃合入之者十忘其九猶之暢然而況見如所見聞如所聞者乎猶若其暢然以十仞之臺而縣衆間者也十仞臺之主高者臺高則無所蔽虧而音声四達衆間即合止視聽望隨以間之間所聞所見若此則一時耳目俾如執當又有異常者矣以況聞知者不若見知者之為真影響形似者不若心領神会之為切也

陳碧虛曰冉相氏以下二十五字為一句以一不化者也一色之之化悠為消

冉相氏得其環中以隨成與物無終無始無幾無時日與物化者一不化者也闔嘗舍之

則陽

吳[illegible]曰衆人與物皆殉果也若之師以為事之宜也圣人身上得行天也若之何乃以合之于殉也須如此解

夫師天而不得師天與物皆殉其以為事也若之何夫聖人未始有天未始有人未始有始未始有物與世偕行而不替所行之備而不洫其合之也若之何夫人皆曰吾復命推作以天為師矣而不師天與物皆殉則其為事也若之何哉蓋師天者无心而順應之謂也殉物者有情而私感之謂也殉物則不得謂之師天矣夫私天者未始有天也既未始有天矣安得有人非唯未始有天抑且未始有始既未始有始矣安得有物是師天者師其未始有物而已矣是之謂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故與世偕行而不替所行之備而不洫替之言廢也洫如老洫之洫言奸而深也所行之備言任汝千變萬化皆是順應而不深洫如此則既不能乎物而人不殉乎物正與天地之心普万物而無心者脗合而无問此聖人之善於師天也若之何其合之哉意則見下

唐荊川曰文理深微宜細求不宜草草
諸伯秀曰此章言聖道者當去其[illegible]併去其名也

湯得其司御門尹登恒為之傅之從師而不囿得其隨成為之司其名之名贏法得其兩見仲尼之盡慮為之傅之容成氏曰

除日無歲無內無外湯武者反之而成聖者也故以湯立數得其司御司御猶言司牧言天以湯為君而又命門尹登恒以主教民之哉此人當是伊尹恒字疑作衛言湯為司御尹登阿衛治之教之一順衆人之所欲而未始合圄以驅人之必從故曰從師而不囿斯亦可謂得其隨成之道者矣其曰為之司御名焉而已湯不須得之也何者之名也贏法也兩見也贏法猶老子所謂餘食贅行蓋以大道無名名相一立則天下皆殉名而求相率而為疣贅之行名則有是非名則有美惡名則有生滅高下相傾長短相形皆自名始天下皆落於兩見之中故曰得其兩見所以仲尼立萬世之教為之尽慮以傳之盡慮者舉天下而入於何思何慮之中無意又因我之地思慮尚無何況名相一尚不立安有兩見所以容成氏有言除日則無歲矣无內無外矣無思慮則無名相矣是謂得其環中師天而不與物殉皆盡虛之道也篇中錯奉成湯與仲尼一則反之之聖一則集大成之聖意亦精到

王荊石曰莊子因齊魏敗盟而斥兵好戰之君明所習之陋陋遂引觸蠻為喻以抄當時所学

魏瑩與田侯牟約田侯牟背之魏瑩怒將使人刺之犀首聞而恥之曰君為萬乘之君也而以匹夫從讐衍請授甲二十萬為

之不見特也

者攻之虜其人民繫其牛馬使其君内熱發於背然後拔其國忌也出走然後抶其背折其脊季子聞而恥之曰築十仞之城城者既十仞矣則又壞之此胥靡之所苦也今兵不起七年矣此王之基也衍亂人不可聽也華子聞而醜之曰善言伐齊者亂人也善言勿伐者亦亂人也謂伐之與不伐亂人也者又亂人也君曰然則若何曰君求其道而已矣

魏使刺齊以萬衆之君共為盜賊之事故犀首恥之而願為之戰攻犀首官名衍其名也忌田忌也而出走言田忌而走也抶擊也抶背折脊銳言沌吭抗背之意魏田非齊敵也而犀首收為諸大之言以故季子恥之恥之者恥其然無實之虛功而壞垂成之實績也故以築城為喻言築城十仞既已成矣而又從而壞之則又貽其苦於胥靡胥靡者城旦舂也今魏已休養七年矣勝兵息民此致王之基而進武之績也而今復壞之何哉故曰衍亂人不可聽也夫季子之言善矣而華子醜之者何謂其猶有攻剌之心而不知求其道也道則無人我無息慈無大小強弱而戰爭攻守之術皆不在所論也

季七長曰此段却明是一目了大可欣可嘆覩以天曰人哉遊心下无窮則壽國若觀若四方上下相通杀自我心之所自起非惟於王與觸蠻无辨通達之国魏梁觸蠻亦无办也知此說則莫大于秋毫大孫大授曰管猶小猶以形気相愛而有声若劍首之吹之則吷吷上耳矣不得有声也今道聖人於大人之前

惠子聞之而見戴晉人戴晉人曰有所謂蝸者君知之乎曰然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君曰噫其虛言與臣請為君實之君以意在四方上下有窮乎君曰無窮曰知遊心於無窮而反於通達之國若存若亡乎君曰然曰通達之中有魏於魏中有梁於梁中有王王與蠻氏有辯乎君曰無辯客出而君惝然若有亡也客出惠子見君曰客大人也聖人不足以當之惠子曰夫吹管也猶有嗃也吹劍首者吷而已矣堯舜人之所譽也道堯舜於戴晉人之前譬猶一吷也王不知道故惑

子以戴晉人見諭之以道夫梁自視者大不自量力故晉人設為極小之喻以擬之蝸蝸牛也蝸牛固小而左右二角之觸蠻則小之又小矣以俗眼觀者無小不大以道眼觀者無大不小天下一蝸也梁国一蠻也吳以辨哉知遊心於無窮而反於通達之国則道之本鄉在是矣於无窮無極无人無我之鄉而忽起觸蠻之鬪何其微哉宜君之惝然若有所失也客出而惠子以大人誦晉人復為設譬吹管者猶有嗃也吹劍首則无声而已矣何故管孔小猶以形氣相擊而有声劍首之環穴之則吷然过矣不得有声也今道聖人于大人之前則聖者將失其為聖安得有声乎哉夫以揖遜之堯舜尚不能以有声而況爭鬪之觸蠻乎大晉人正以小梁国也

刘槩曰昔微生畝嘗以孔子為佞孔子答以非敢佞今於宜僚則自謂為佞人以明用舍行藏此之而極〻若非得已也

孔子之楚舍於蟻丘之漿其鄰有夫妻臣妾登極者子路曰是稯稯音總何為者邪仲尼曰是聖人僕也是自埋於民自藏於畔其聲銷其志無窮其口雖言其心未嘗言方且與世違而心不屑與之俱是陸沉者也是其市南宜僚邪子路請往召之孔子曰

已矣彼知丘之著於己也知丘之適楚也以丘為必使楚王之召己也彼且以丘為佞人也夫若人者其於佞人也羞聞其言而況親見其身乎而何以為存子路往視之其室虛矣

蟻丘於畔謂為君不北面而為臣又不與主人分庭抗礼而為客惟自藏於左右兩畔而供臣妾之役於是命曰埋然藏深言其不自見也陸而沉者言其當見而反隱蓋登極者亦丈人沮溺之徒夫子亦市南宜僚尚之前言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註以僚楚之勇士楚白公將作乱使人召僚〻不應劫之以劍弄丸如故後白公殺令尹子西而難不及僚其人必有以自守而不慕夫人爵之榮者故夫子以之而律是人子路請往召之蓋欲使見夫子以寓汲引之意而夫子則曰已矣彼亦知丘之知彼也往見楚王必將為王召之矣是則以丘為佞有德者之遠佞人也惟恐其影響之不出而況肯我見乎時無以存為而去矣子路往視之則其室已虛〻其室者尊者不而去之也其絶人逃世有如此者夫子何以取焉謂其不自聖不自見而有見於道者也

孫大綬曰封人以治田喻政莊子却借其言以明治身之道

王荊石云鹵莽滅裂以下此是因鹵莽之報盡性滑其天則形神與之俱妙失其天則形神與之俱病理之自然无足異者

長梧封人問子牢曰。君為政焉勿鹵莽。治民焉勿滅裂。昔予為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予來年變齊。深其耕而熟耰之。其禾蘩以滋。予終年厭飧。莊子聞之曰。今人之治其形。理其心。多有似封人之所謂。遁其天。離其性。滅其情。亡其神。以衆為。故鹵莽其性者。欲惡之孽為性。萑葦蒹葭。始萌以扶吾形。尋擢吾性。並潰漏發。不擇所出。漂疽疥癰。內熱溲膏是也。鹵莽土塊大而草根盛也滅裂善類而地膚坼也皆耕耨不善之病來年變齊謂盡易舊歲之法而其報乃倍於常終歲飽食封人蓋以法田喻政莊子却借其言以明治身之道言今之人治其形理其心亦多有似乎封人之所謂遁其天者遁其自然之天也離其性離其無生之性也滅其情者滅其順應之情也亡其神者忘其忍應之神也以衆為言多也故鹵莽其性者克治功昧物欲交雜虛靜之中忽起欲惡欲惡之孽為性萑葦蒹葭始萌以扶吾形尋擢吾性萑葦蒹葭皆蘆屬扶之言助言其性地荒穢衆欲叢生以扶吾形則耳目口鼻充滿色塵尋擢吾性離其本位於是百病交攻是故有潰者漏者發者

孫西星曰此段作為栢矩之言俯矩並齊而游上下求於辜人乃歎其所為盜殺人之罪但所以致此者有由也

陸西星云此說今世之君元人所病而使之病聚人所爭而使之爭欲其不為盜殺不抵于死豈可得也

柏矩學於老聃曰。請之天下游。老聃曰。已矣。天下猶是也。又請之。老聃曰。汝將何始。曰始於齊。至齊。見辜人焉。推而強之。解朝服而幕之。號天而哭之曰。子乎子乎。天下有大菑。子獨先離之。曰莫為盜。莫為殺人。榮辱立。然後覩所病。貨財聚。然後覩所爭。今立人之所病。聚人之所爭。窮困人之身。使無休時。欲無至此。得乎。夫欲窮則病作民窮則盜起治國治身之道則貴靜恬淡寡欲無為均貴之矣栢矩學老聃之道至齊而游重有感於辜人之事為之呼天而哭之曰嗟乎天下自此不復見太平矣夫天下有大菑而子獨先罹之无乃為盜乎我無遷怒人乎哉所以致此有由也榮辱立然後覩所病財貨聚然後覩所爭何以故太古淳質之時民不知有榮辱自聖人立之

唐荊川云古之人君不收用民今則不然蓋方物以下也是不量人之才不恤人之私事又取其成功又求其身於力難盡不及以罪誅又以巧偽欺人則詐也欺而盜也

章服以榮之置之刑辟以辱之於是乎天下之病於榮者有驕恣之失病於辱者惟憂困之苦是民之多病聖人致之也貨財不聚之時飢求飽棄民不知有爭奪自聖人用天之道分地之利以聚貨財於是乎爭地于野爭禄于朝農有饑之心士无推讓之行而民之有爭又聖人致之也故爭而不已又盜盜而不已又殺欲死至此先遇亂源今也立人之所病者聚人之所爭者以累天下之大柄以謂吾可以此而賞罰利益乎天下不知天下之爭皆病者日甚一日以就窮困而無不時欲其不盜不殺庸可得乎信乎虛靜恬淡寂寞无為者之為得也

古之君人者。以得為在民。以失為在己。以正為在民。以枉為在己。故一形有失其形者。退而自責。今則不然。匿為物而愚不識。大為難而罪不敢。重為任而罰不勝。遠其塗而誅不至。民知力竭。則以偽繼之。日出多偽。士民安取不偽。夫力不足則偽。知不足則欺。財不足則盜。盜竊之行。於誰責而可乎。通前總是一意作為栢矩之言

其所由來者難乎

孫大綬曰進而愈深之又深

亦得古之人君又動責己以為民本得也而我悟之使有失民本正也而我驕之使有枉奉天下有一物之失其則者皆退而及諸己如云一夫不獲時予之辜万物有罪在朕躬古之人其不敢罔民有如此者今則不然匿為物而愚不識匿為物者匿其情以為物也物即所謂物采物執之類豈不知其無用但以愚彼不識之人如以黃藥而止兒啼得其喻止便了不論其有用无用也大為難而罪不敢重其任而罰不勝天下有難為之事難勝之任今也曾不量人之才曾不恤人之私竭其忠盡其情為子便欲其孝為臣欲其忠臨敵便欲其死鬪事又欲求其可功又欲求其成如是則天下之人誰敢向前誰能勝任因其不敢不勝而加以罪罰是人之有罪我陷之也

蘧伯玉行年六十而六十化。未嘗不始於是之而卒詘之以非也。未知今之所謂是之非五十九非也。夫聖人之進德也无已蘧伯玉五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知有是非既未化也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則死是非矣是知六十而化則六十者是而五十九年非[illegible]也凡人之行其始未嘗不自以為是詘之以非者蓋是在事初非在悲後今又安知六十之所謂化者非五十九年

上別石曰人生而知非去特其不知不去中方分之一耳之人亦不去大乎知去又豈去此乎物化哉

之非矣自竟其化所竟亦非知何矣竟曰化无可化忘无可忘竟无可竟無〻可无方為室到此段文有拙中之巧莊事子者須要識得

萬物有乎生而莫見乎根有乎出而莫見其門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可不謂大疑乎已乎已乎且無所逃此則所謂然與然乎

萬物有箇无知之始既日無矣則其生也不見其根其出也不見其門非無門无根也但虛寂而有所不可竟耳故人皆尊其知之所知而莫知恃其知之所不知而後知可不謂大疑乎知之所知者如有目則能視如有耳則能聽有日則能言有身則能動人皆尊之而不知有超於形体之外者以主張綱紐乎其間是謂知之所不知是又恃之而後能知也此而不知不尊於此而反尊于彼可不謂大惑乎哉已乎已乎誰能逃此而獨於知乎陰符經云人知其神之神而不知不神之所以神意蓋如此既又自語之云然与而後應之曰然乎始則自番而終則自決此亦莊文之甚奇者

支前林曰大弢伯常騫則以人論狶韋則以天論之以天論則無无謚同非人之所去為也范无隱曰仲尼名一說李延壽之说定呂吉甫曰謚法乱而不損曰灵又德之精明曰灵言衛君所為如此謚之為灵何耶意未足以当其惡也奉御以会言召对公使人扶翼之言有礼也同浴是一事奉御又是一事不必同時太意從人事而

仲尼問於太史大弢伯常騫狶韋曰夫衛靈公飲酒湛樂不聽國家之政田獵畢弋不應諸侯之際其所以為靈公者何邪大弢曰是因是也伯常騫曰夫靈公有妻三人同濫而浴史鰌奉御而進所搏幣而扶翼其慢若彼之甚也見賢人若此其肅也是其所以為靈公也狶韋曰夫靈公也死卜葬於故墓不吉卜葬於沙丘而吉掘之數仞得石槨焉洗而視之有銘焉曰不馮其子靈公奪而埋之夫靈公之為靈也久矣之二人何足以識之

天下有称实之名有前定之名即帝衛灵公之得謚者而观太史太弢以為因是言灵之謚本无意义但同衆人之是者而非之因是与齊物論所謂因是者其意頗同此无实之名也伯常騫又举一端謂於男女濫浴之時而能知有礼賢之敬是人欲横流之中而良知之天猶有覓悟夫是以謂之曰灵此称实之名也稀韋則言公之葬沙丘也有石槨焉洗而讀其銘曰不憑其子靈公奪而埋之則公之得為靈也不特於身沒之後而已預定地下之錄矣此之謂預定之名也

郭子玄曰丘里之言合散此為衆百体五体得名大人合併而公万物殊而道備此大寧之月林太山之木石或同出而異用或異塗而同歸不越乎形氣之分化而至理尽矣原神刪云此段舉則同異而見出以不抗不恒作未事以特妙卯身内端仰異

少知問於大公調曰何謂丘里之言大公調曰丘里者合十姓百名而以為風俗也合異以為同散同以為異今指馬之百體而不得馬而馬係於前者立其百體而謂之馬也故丘山積卑而為高江河合水而為大大人合并而為公是以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由中出者有政而不距四時殊氣天不賜故歲成五官殊職君不私故國治文武大人不賜故德備萬物殊理道不私故無名無名故無為無為而無不為時有終始世有變化禍福淳淳至有所拂者而有所宜自殉殊面有所正者有所差比於大澤百材皆度觀乎大山木石同壇此之謂丘里之言

褒評道曰心各不同是非殊致故有所正亦有所差也然居也無洲德渠將而同以大澤為居衆木石異居而同以大山為壇此可以當丘里之言也

夫天下事物雖有萬殊而理无二致得其理而言之則統之有宗会之有元雖異而不得謂之異矣是之謂丘里之言丘里者合十姓百名已為風俗者也或合異以為同或散同以為異之理同中之異同為異中之同譬之馬相散為百体五為一体之数則其異而立則其同也然而百体无馬立為一体然後稱馬正喻異不見道立而為同方始見道積水成河積土成山異者不同則同者不顯會道之言亦復如是所以大人之言貴乎合併萬事万物總歸一原而後謂之天下之公言公言者丘里而言也夫既合併天下以為公言則自不當有執拒之意所以自外入者有主而不執自内出者有正而不拒何以故自外入者聽言者也自内出者発言者也聽人之言吾心雖有所主而不可執定一已之見立言垂訓吾心雖有取正而不可拒逆他人之意蓋以理無定在有所執之拒之則皆有我見不得合異而帰之同矣故觀諸天四時殊氣於穀者運之天不以為恩也而歲自成五官殊職端拱者主之君不以為私也而国自治大人文以經邦武以戡亂大人不自以為功也而貞順之德備万物殊理而道生之言之不自以為私也故無名無為而無不為此便是不执不拒的樣子所以為

王元本曰有數之物不止于万況无數之數謂道而不取物淳以通之物无私而名字之曰道所謂道可道也

劉須溪曰物理不若知此在若所以公之道名則謂之道不可以為是也

不无名而以名稱之則已有矣乃將淨無死名者化哉

唐荊川云精微可志精微之說

忌也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言到盡處安到至處不過止于物而已惟見道之人不随物之終不原物之始另之死有辦論之所以息也

不可執不可拒者盖以時有數焉世有變化而事有禍福
々焉流行反覆互相倚伏有所拂於彼者而或宜於此若
以我見自為執而拒之則事理之変无窮識如人面千態萬
狀而々各殊有所正者必有所差豈能使之一致同於己哉

少知曰。然則謂之道足乎。大公調曰。不然。今計物之數。不止於萬物。而期曰萬物者。以數之多者號而讀之也。是故天地者。形之大者也。陰陽者。氣之大者也。道者為之公。因其大以號而讀之則可也。已有之矣。乃將得比哉。則若以斯辯。譬猶狗馬。其不及遠矣。

少知曰。四方之內。六合之裏。萬物之所生惡起。大公調曰。陰陽相照相盖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欲惡去就。於是橋起。雌雄片合。於是庸有。安危相易。禍福相生。緩急相摩。聚散以成。此名實之可紀。精之可志也。隨序之相理。橋運之相使。窮則反。終則始。此物之所有。言之所盡。知之所至。極物而已。覩道之人。不隨其所廢。不原其所起。此議之所止。

少知又問萬生之所生從何處起而起於是公調於從起處說起太極既判陰陽延分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泰同化所謂窮神以知化陽往則陰來輪轉出入更卷舒是故有相照者陰陽之精互藏其宅是故有相盖者盖之云言藏也陰取禽受陽主施與是故有相治者四時之氣生尅嗣續循環不窮是故有相代有相生有相殺者此是萬物莫不来此氣机以出入万物既生則万事万化一時同起故生則有情有情則欲惡去就於是橋起雌雄片合於是常有橋起即矣必而起之義片合猶言分合既有情矣則不能无事故安危禍福緩急聚散相益相生以摩以成此名實之手紀而精微之可志者也而皆不外乎陰陽故隨序之相理橋運之相使窮則反終則始造化如此物理亦然故曰此物之所有來氣机以出入者也隨序橋運四字甚觀而義亦精審隨序即循序也循序即有所理而不亂故曰相理橋者有升有降故謂氣運為橋運屈伸相感若或使之故曰相使故論道者言之

郭子玄曰莫為莫有為之者孟子何言之為而為者天也或使或有使之然者孟子曰行或使之二子之說其不同知斯辯者理也淨曰斧以斯之斯而析之則微而至于无倫大而至于不可圍中庸言毛尤有倫上天之載无声无臭至矣所謂莫為或使未免元有物而終有差矣

褚伯秀曰莫為是無家自然性也使之是有家因緣性也若言莫為若物也或使莫為則有言之所自起故曰言之本

王濟曰若以季真接子虛實皆為执滯未見此物循環而已故又超乎言默之表心融而意得

所盡々此而已知之所至亦此而已故曰極物而止然觀道以知々道非实觀道者也故觀道之人不随其所廢不原其所起無道無名相無名相安有廢起分別於上一步識到個未始有始也者此則方為究竟故曰此議之所止

少知曰。季真之莫為。接子之或使。二家之議。孰正於其情。孰偏於其理。大公調曰。鷄鳴狗吠。是人之所知。雖有大知。不能以言讀其所自化。又不能以意其所將為。斯而析之。精至於無倫。大至於不可圍。或之使。莫之為。未免於物。而終以為過。

季真接子二人名莫為或使二人各持之一說也少知問兩家之議孰當於其情孰偏於其理大公調言造化之妙難言哉非若鷄鳴犬吠為人所易知雖有大知不能以言讀其所自化又不能以意見其所將為若將此理精而析之小至於無倫大至於不可圍豈彼二人之說所能盡乎或之使莫之為是論物而非以論道也論物則未免為物所囿而終有失言之過矣

或使則實。莫為則虛。有名有實。是物之居。無名無實。在物之虛。可言可意。言而愈疏。

何故言有過答盖言或使則明々說有個主使之者太說實了言莫為則全是虛無影響但都只說得造化一邊何者造化未嘗使物々自秉氣机以出入耳故說莫為雖或近是但不曾說有個莫為之者說或使又似物々而形之大抵天下无道外之物而道未嘗倚于物也故張子云天地无心而成化定性書云天地之尝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普物即是實無心即是虛合而言之方為精確故有名有实者是物之居也名實統言名相居謂一定而不移若無名無實者在物之虛老子云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此个虛寂即是道之本体万物相生莫不以虛实相乘而互生命是以有无边見類皆失之此个天机捴之不可見聽之不可聞搏之不可得可意可言則愈言之而愈遠矣季真接子之謂也

未生不可忌。已死不可阻。死生非遠也。理不可覩。或之使。莫之為。疑之所假。吾觀之本。其往無窮。吾求之末。其來無止。無窮無止。言之無也。與物同理。或使莫為。言之本也。與物終始。道不可

之道物之極議有所則知可道可名之非真常而非言非默之可載道也明矣

可言可意。不甲無道之為名。所假而行。或使莫為在物一曲。夫胡為於大方。言而足則終日言而盡道。言而不足則終日言而盡物。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非言非默。議其有極。

且物稟氣以出入其出曰生其入曰死其生曰不可禁忌其死曰不可阻遏一生一死只在目前非甚遠也而其理不可覩故曰或使曰莫為皆疑情也一為延之所假是以或失則實或失則虛終落一邊見以我觀之其本也往而无窮其末也來而无止只在一个無窮無止上定將造化全量一段虛无自然万物浮之無之何理故往亦无所窮來亦无所止以是知造化之妙說无則得說莫為或使則不得佃若言莫為或使者其立言之本旨始終要在物上見道不知觀道之人不隨其所靡不緣其所起曾不提起一步只說虛無自然自是无過所以者何道不可有有則沉着于名相又自有上說歸於无則有無俱落邊見故曰道不可有有不可無若究而言之則道尚安不得一字說無先是贅語說道寧非假名況或使莫為在物一邊說者又胡足以與大方乎故言而足則終日言之而所言者不是道言而不足則終日言之而所言不是物足即上文所謂正於其情偏於其理者結意正以答少知兩家之問又恐人落於言筌只在有言无言上理会急補一句道物之極言默不足以載如經以載道之載既不要有言又不要無言然則如何而可在非言非默上自有極處

褚伯秀曰任外者係乎物故不可必在內者由乎我求則得之而世人多務外求求而不得者在至矣故建言以殺其身夫忠孝立身之善行尚不能必其恃之知以任內求於外故也況以外求外者乎由是知性命之內无非道悟之則全性命之外无非物累之者矣

雜篇外物

外物不可必。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死。桀紂亡。人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必信。故伍員流於江。萇弘死於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為碧。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未必愛。故孝己憂而曾參悲。

大意謂外來之禍不唯禍者不能免而善者亦未能免不唯不忠不孝者不能免而忠者孝者亦未能免故均謂之曰外物不可必大抵天下只理數二字在常理則曰積善餘慶積惡餘殃此其所可必者而不知用遺之不偶則有數存焉補此一段正以見吾人當為其所當為而不可必其所難必又閔忠孝之臣子見比干惡來皆紂臣箕子胥吳臣被戮裂以鴟夷之皮沉之於江萇弘周靈王時被放歸蜀刳腸而死蜀人哀之藏其血於地三年化為碧人孝己殷高宗之子遂於後母曾參為父芸瓜誤斷其根大杖毆之故以為有憂悲之事

木與木相摩則然。金與火相守則流。陰陽錯行則天地大絯。於是乎有雷有霆。水中有火。乃焚大槐。有甚憂兩陷而無所逃。螴蜳不得成。心若縣於天地之間。慰暋沈屯。利害相摩。生火甚多。眾人焚和。月固不勝火。於是乎有僓然而道盡。

所以修真体道之人虛靜恬淡寂寞无為五志之火一時俱伏是故有利害不干於心而生死无變於己者而不知道者則不耐世故甚憂兩陷於利害之中无所逃道懷懷螴蜳坐又不安睡又不寧若將此心縣於天地之間鬱暋也遂不自解脫利害相摩生火甚多焚其天和於是乎陰陽之患以其不知外物之不可必而交戰於利害之場故自焚若此故道人养和家人焚和焚者煎熬之意月固不勝火月字下浮奇月者水也水不勝火即醫家所謂一水不勝五火之意文解因古篆文肉字也言血肉之軀不勝焚於是乎有僓然而道盡者衰憊之義道謂生道生道盡則形神與之俱盡矣與上逆為一章發此一段於人有大利欲人體消火自靈恬淡无為之御然後不其天年而不中道天折蓋莊子之仁也佛經法華火宅之喻可與參看

淡所見曰：莊子貸粟，明於生者正於活身而不務有餘。鄒子玄曰：且不說，才竟先作喻起。林希逸曰：監河侯猶作侯，人守河之官也。揚雄東西一尉，南北一侯。

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我將得邑金，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為者耶？對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西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我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生事蕭疎，窮途伏友，仁者當亟賑之，乃復為此紆緩不急之談，友道之薄莫此為甚。筆記於此，見世俗之益偷也。常與，指水而言。波臣二字奇。

陳碧虛曰：言志趣不同，故經世之宜，小大各有所適也。吳侍曰：大氣既若魚巨魚犗長。劉辰翁曰：任氏釣魚，明經世者志於大成而不期近效。唐荊川曰：犗，犍牛也。大魚食之至憚赫千里，言存心遠大者所得雖遲，而驚動天下，天下均被其澤也。後世雖而相告言，得志於天下，傳名於後世，古伊尹太公之徒是也。褚伯秀曰：禮詩者，先王之陳迹也，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故矣儒者乃有用之為

任公子為大鉤巨緇，五十犗以為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鉤，錎沒而下，騖揚而奮鬐，音須白波若山，海水震蕩，聲侔鬼神，憚赫千里。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制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厭若魚者。已而後世輇才諷說之徒，皆驚而相告也。夫揭竿累，趣灌瀆，守鯢鮒，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大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俗，其不可與經於世亦遠矣。

儒以詩禮發冢。大儒臚傳曰：東方作矣，事之何若？小儒曰：未解裙襦，口中有珠。詩固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為？接其鬢，壓其顪，儒以金椎控其頤，徐別其頰，無傷口中珠。此段戲戲世儒無實，得而專以剽竊古人為事者，蓋古人即地下之陳死人也，古人所言即陳人所含之珠也。小儒者，大儒之弟子。自上語下曰臚，言大儒呼小儒而語之曰：東方作矣，相與從事若何。事即暗指發冢之事。小儒言未須解其裙襦，口中有珠在焉，又引詩為證。詩有之曰：青青之麥，生於陵陂，生不布施，死何含珠為。言人生前不知重義，其生於陵陂，此究秋其金珠以為地下含斂，文夫御今若此。以下云云，相與計議取珠之法。

不十六曰：小人之儒，皆先王之言以濟其不義，何以異之。林希逸曰：上之人以聖知治民之，之是以則民之雄者亦以聖知而得之矣。伏羲言于老萊，仲尼以兩忘非譽世患自息，即和光為而民自化之意。遊以夫曰：世六李孔子者足迹而不得其心故。林希逸曰：躊躇安其嚴也。及耶言大子所為尼以致困，乃文之而不假，豈命固當裴耶，毋亡其知略不及耶。盧其耶。孫大耘曰：躊躇欲進之意，不得已而後應也。

老萊子之弟子出薪，遇仲尼，反以告，曰：有人於彼，脩上而趨下，末僂而後耳，視若營四海，不知其誰氏之子。老萊子曰：是丘也。召而來。仲尼至。曰：丘，去汝躬矜與汝容知，音智斯為君子矣。仲尼揖而退，蹙然改容而問曰：業可得進乎？老萊子曰：夫不忍一世之傷而驁萬世之患，抑固窶耶，亡其畧弗及耶？惠以歡為驁，終身之醜，中民之行進焉耳，相引以名，相結以隱。與其譽堯而非桀，不若兩忘而閉其所譽。反無非傷也，動無非邪也。聖人躊躇以興事，以每成功。柰何哉其載焉終矜爾！脩上，上長也；趨下，下促也；末僂，背微僂也。後耳，耳帖腦後也。目若營四海，高目而憂當世之患也。矜，持也。容，動容也。知，思慮也。老萊之數仲尼，即前所謂形去知之意。業可得進，言夫子之道可得而學乎。萊謂夫汝不忍一時之傷，而驁然放心於萬世之患，蓋一時之傷，過於救之，下裒而萬世之禍，財術不明之過也。汝之窮其困然耶，抑其經略有所不及耶？夫以恩惠結人之歡心而驁然自得者，醜行也，中民之行進焉耳，非大道所取也。何者？至人無恩，至人無名，至人無私，若相惠以歡，相引以民，相結以隱，皆中民之行。結以恩，謂以心膠相結。當時之君不忍一世之傷者莫若堯，而坐視一世之傷者莫若桀，人皆知之，往往是堯而非桀，是為大道生是非也。故與其譽堯而非桀，不若兩忘而閉其所譽，豈不以堯桀終有是非，而我不生毀譽，不若憎愛渾然與善惡相忘，然後與道相應。今之人皆曰吾將鼓舞斯世於唐虞之盛，而不知反之無非傷也；皆曰吾將反作乎一世之民，而不知動之無非邪也。何者？為其有為之故也。不若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與天下相安于無事。所為欲為而為之以不為，故時睹以天下事而自見其功。今汝也柰何不忍一世之傷，而以天下之事自任，其矜持費力焉耳。此等說話，儒者真謂其與接輿、沮溺之見同科，然以至理而論，有心做事者亦其做不甚，事不得大成。

王荊石曰此章不為神龜而發為世之用智者而發也

李士表曰龜能見夢而不能逃明則神不自神而不知有不神之神蓋喻持知以脫患不若忘知之无患也

孫大長曰龜見夢以求脫而卒不得脫者龜有數也數定則龜有神智不能移故有所困有所不及者困于數也神智很於有生之前數定于有生之後者乎日日吾无身伕有何患外其身則不困于數矣

朱遹林曰聖匪其內與事而并已言其外以物害情而為則事遠外明則內用相須之理然也

倒以肯見非之

宋元君夜半而夢人被髮闚阿門，曰：予自宰路之淵，予為清江使河伯之所，漁者余且得予。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君曰：漁者有余且乎？左右曰：有。君曰：令余且會朝。明日，余且朝。君曰：漁何得？對曰：且之罔得白龜焉，其圓五尺。君曰：獻若之龜。龜至，君再欲殺之，再欲活之，心疑，卜之，曰：殺龜以卜吉。乃刳龜，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仲尼曰：神龜能見夢於元君，而不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筴，不能避刳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雖有至知，萬人謀之。魚不畏網而畏鵜鶘。去小知而大知明，去善而自善矣。

雖有至知亦須畢萃畔策而後為謀免藏蚩周於則自私自私則有情識有機變人斯畏而避之矣故魚網雖家魚不畏也鵜鶘所食幾何魚反畏之者何網无情而鵜鶘有情也聖人能與天下相安者亦无情順應而已故去小知則大知明去其善則自善今之人見小知以自賢其亦未聞道耶

嬰兒生無石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石疑作所言無留之移人有如此者

惠子謂莊子曰：子言無用。莊子曰：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矣。夫地非不廣且大也，人之所用容足耳。然則廁足而墊之致黃泉，人尚有用乎？惠子曰：無用。莊子曰：然則無用之為用亦明矣。

理之言无可揀擇故碎世壁則塵土是王抑沉櫃則片片皆至寶香頭言之所該者无窮而人之所用者有限以不盡用而遂謂其无用則非矣彼天地亦大矣人之所用天地特何即以求餞而論則容足之外皆為无用以為无用側足而獨之至於黃泉尚有用乎畢竟是无用也故惠子亦曰无用不知也與無用而所以助乎之廷者實多若以為无用而廢之不便也足之外更有餘地則特日見其陝隘而不能用矣此則無用之用浮非天下之大用乎前云只也賤特其所不識亦是此意

芝元照曰此論奇行之不入乎道不能與世不適于至人只言山以名分是放於從俗世則必衫其也道理豈可拘耶只是悄此為至人不留行即木耳不留行者往浮者不三宿桑下益此意

陳驛速曰此言聲欲深則五官皆蔽

王元澤曰六根之塵天徹而神斯能復其本然之天也

莊子曰：人有能遊，且得不遊乎？人而不能遊，且得遊乎？夫流遁之志，決絕之行，噫，其非至知厚德之任與！覆墜而不反，火馳而不顧，雖相與為君臣，時也，易世而無以相賤。故曰至人不留行焉。夫尊古而卑今，學者之流也。且以狶韋氏之流觀今之世，夫孰能不波？唯至人乃能遊於世而不僻，順於人而不失己。彼教不學，承意不彼。

遊即首篇所謂逍遥遊之遊言人之志趣各有不同生而遊者且得不遊乎有生而不能遊者且浮遊乎生而遊者胸次洒洒一塵不掛雖未嘗適迹於有方之外而此心嘗與天地萬物上下同流且浮不遊乎哉不能遊者根塵大重掛世網呂黎所謂持披入省中顛婢子詬剌剌不休雖與之安浮而遊乎哉大抵世緣難斷楙欲易牽流遁之志決絕之行非至知厚德之所任常人不能也夫墮物者詎反不顧火逸者希不顧家若也覆墜而不反火馳而不顧則是其有流遁之志決絕之行者是人也而後可以與遊今之不能若只為於世緣上看透富貴則貪富貴遇功名則慕功名不知雖有南面之尊北面之榮一時相與以為君臣極其際遇而當世之後無以相賤也直等耳貴己而賤人先己而後人例為者我以故至人之行不留於此直將等為浮雲視為儻來有天下而不與焉又學者多尊古而卑今大非也

目徹為明，耳徹為聰，鼻徹為顫，口徹為甘，心徹為知，知徹為德。凡道不欲壅，壅則哽，哽而不止則跈，跈則衆害生。物之有知者恃息，其不殷，非天之罪。天之穿之，日夜無降，人則顧塞其竇。

天日徹於色則不明耳亂于声則不聰鼻奪于香則不諧口甚於味則不其心起於識則不知知有分別非德知也是皆夫人六根所起之六塵又須徹而淨之然後能復其本然之靈覺然六根門題頭頭是障須下發价微字實則一了百當一纍微則

劉須溪曰空者虛靈之處則姑婦可以寬矣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是其蓋心有天行逍遙之處則情欲不相關乎又知人觀大林丘山而若之者得乎日狗次宗慾稽神不勝之故也告吾精神足以勝之使為善以哉

脈脈皆徹矣所以道不欲壅壅則自為外物所塞如人之哽者哽而不已則跈跈則衆害生之跈足蹈泥淖之迹也蹶人之虛靈既為物所壅塞則將陷于物欲之中不能自拔而氣欲交攻其有存焉者寡矣夫物之有生特此生息之運而今之存焉者寡則生息微弱而不盛其不盛非天之罪也天之穿之者日夜無降之顧其塞其竇耳蓋此段靈光人人透露有耳自所有目自明延天所穿日夜無止塞則窒之竇日光自穿人顧自塞其竇乃光明所蔽而不見耳

胞有重閬。心有天遊。室無虛空。則婦姑勃谿。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大林丘山之善於人也。亦神者不勝。此言虛之為用胞人身胎膜也重閬空曠之地所以行氣若人身如此人心亦然故清淨之中一物不著常與太虛相為遊衍故曰心有天遊於空亦然故室有虛室然後長幼尊卑各遂其私各得其所無空虛則姑婦勃谿勃怒爭也谿亦空意況人心而無天遊則六鑿攘奪無寧已六鑿即六賊之竅命字之訓也既為六賊所擾則吾所謂元神者不勝其擾欲求幽靜之地以自安故大林丘山一見即以為善謂其少得以自適耳所以道學之人常須靜養也

虞西星曰此數句皆以物勝其神以賊喪其生

……皆精言

林竹溪曰善養物者守根善養生者守息此至人所以貴天游也

林希逸神人即聖人也變言之

德溢乎名。名溢乎暴。謀稽乎誸。知出乎爭。柴生乎守。官事果乎衆宜。溢者過也名勝則實衰故德溢乎名而名之所以溢者謂其不能自藏而有心於暴白也故溢謀稽於誸誸者急擊之所謂御下弦急則人思以知巧當之故謀用是稽知出乎爭被此爭勝故人各欲知柴生乎守七即守而不化之守執滯於物故柴塞于胸中而與物為梗官事果哉宜果結果也又核實也衆宜謂衆情順便此亦莊子漫語也

春雨日時。草木怒生。銚鎒於是乎始修。草木之到植者過半。而不知其然。日時謂以時日而雨而有陽與又陰者不同草木之勃出而生怒生二字甚奇於是乎農始修銚鎒之蓋草木之到植者過半到植註云謂更生也言草木皆植根於種發條於根而蘖櫱之類太多更不知其所以然者可見萬類只是一氣周流貫徹有所附麗則自然生長知一氣之相神則同氣者可以相求而神仙大藥所謂同類易施功者亦若可識矣

聖人之所以駴天下。神人未嘗過而問焉。賢人所以駴世。聖人未嘗過而問焉。君子所以駴國。賢人未嘗過而問焉。小人所以合時。君子未嘗過而問焉。

劉須溪言其內外各有分高各有等以不可問也

呂吉甫曰演師之化其徒效至於許由之逃其徒至于蹈河有此之弊

演門有親死者。以善毀爵為官師。其黨人毀而死者半。堯與許由天下。許由逃之。湯與務光。務光怒之。紀他聞之。帥弟子而踆踆音存於窾窾音款水。諸侯弔之。三年申徒狄因以踣河。演門地名有親死而哭之哀者上之人以為善毀爵之而為官師其黨慕之毀而死者過半不得爵而反以喪其生則好名之過也若乃許由避堯紀他聞之而踆窾務光赴淵申徒狄因之而自沉何為者哉則二子循之也名也者非聖人之所貴也故至人無名人不得而慕之焉

王新……後世……而味其所以言故予之以筌蹄之喻……言以寓其意

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之言哉。筌魚笱也蹄兔罝也在道則為言說之筌蹄得其意則言說可忘上乘之學不自外入專一自家理會有脫然處則有言無言皆成筌蹄浮是人而與之言庶可以行不言之教矣方壺外史說是篇已為作亂辭

外不可又 王石俱焚 忠遭剖戮
孝亦憂辛 利害相摩 生大實多
甚憂兩陷 以焚其和 任公釣魚
莊生活鮒 大器晚成 而友弗顧
東方作矣 事之何知 蚩彼大儒
竊此含珠 去汝躬矜 與汝容知
非譽而忘 疇財與事 知有所困
神龜則刳 至言無用 畫地以趨
游而不僻 順而不失 心天之游
六鑿不入 道不欲壅 實不欲塞
凡彼有知 恃此生息 春雨日時
草木生之 到植強半 而然莫知
老亦賊休 病以靜補 勞者務之
非佚之所 神不謀聖 聖不問賢
小人所合 君子恥焉 演門善毀
由光宗身 慕名者累 胡死而嗅

消意忘言　　尚魚忘筌　　安得斯人
吾與之言

孫大掄曰大王事與孟子所言者同而意則殊言孟子謂不以其土地以害人此則斷其為棄生之故故不以身外之物而爭騁于利害之場議論卻甚正亦可以革卿大夫得患失之病此

雜篇讓王

堯以天下讓許由許由不受又讓於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以我為天子猶之可也雖然我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夫天下至重也而不以害其生又況他物乎惟無以天下為者可以託天下也幽憂謂心有隱疾此節謂疾總在為物所累上治之方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而已

舜讓天下於子州支伯子州支伯曰予適有幽憂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故天下大器也而不以易生此有道者之所以異乎俗者也已言不以重務而傷吾生此言不以外物而易吾生總重養生上所以為道德之書

舜以天下讓善卷善卷曰予立於宇宙之中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種形足以勞動秋收斂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遙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為哉悲乎子之不知予也遂不受於是去而入深山不知其處

舜以天下讓其友石戶之農石戶之農曰捲捲乎后之為人葆力之士也以舜之德為未至也於是乎負妻戴携子以入於海終身不反也捲捲勤勞之貌葆力謂窮力以養人非以德者故德為未至德則虛靜恬淡寂寞無為而已矣

太王亶父居邠狄人攻之事之以皮幣而不受事之以犬馬而不受事之以珠玉而不受狄人之所求者土地也太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居而殺其子吾不忍也子皆勉居矣為吾臣與為狄人臣奚以異且吾聞之不以其所用養害所養因策筴而去之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夫

〔□〕問人人熟何用虎

大王亶父可謂能尊生矣。能尊生者，雖富貴不以養傷身，雖貧賤不以利累形。今世之人居高官尊爵者，皆重失之，見利輕忘其身，豈不惑哉。

越人三世弒其君，王子搜患之，逃乎丹穴，而越國無君。求王子搜不得，從之丹穴。王子搜不肯出，越人薰之以艾，乘以王輿。王子搜援綏登車，仰天而呼曰：君乎君乎，獨不可以舍我乎。王子搜非惡為君也，惡為君之患也。若王子搜者，可謂不以國傷生矣。

褚伯秀曰大抵以讓王高節自虎辯許由善卷巨于王子搜皆其以尊生不以富貴累其心視天下如敝屣者

此固越人之所欲得為君也。所謂無以天下為者可以託天下

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昭僖侯有憂色。子華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言曰：左手攫之則右手廢，右手攫之則左手廢，然而攫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攫之乎？昭僖侯曰：寡人不攫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今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戚不得也。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眾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可謂知輕重矣。

魯君聞顏闔得道之人也，使人以幣先焉。顏闔守陋閭，苴布之衣而自飯牛。魯君之使者至，顏闔自對之。使者曰：此顏闔之家與？顏闔對曰：此闔之家也。使者致幣，顏闔對曰：恐聽者謬而遺使者罪，不若審之。使者還反審之，復來求之，則不得已。故若顏闔者，真惡富貴也。

呂吉甫云云顏闔可云後來真守的不以利祿累其操視富貴如浮雲者也

故曰：道之真以治身，其緒餘以為國家，其土苴以治天下。由此觀之，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也，非所以完身養生也。今世俗之君子，多危身棄生以殉物，豈不悲哉。此數語莊子自為之詞，常人亦說不出。道者虛靜恬淡寂寞無為，真也。故以其真治身，其緒餘土苴則皆有為之法，故聖人用之以治天下國家。帝王之功，聖人之餘事，所謂糠粃糟粕陶鑄堯舜者，土苴糞草也。

凡聖人之動作也，必察其所以之與其所以為。今且有人於此，以隨侯之珠彈千仞之雀，世必笑之。是何也？則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夫生者豈特隨侯之重哉。所以之，謂心之所往；所以為，謂事之所為。如人意在得雀，則雖以珠彈而不顧世人笑之，而彼不以為非也。其所愛者差也。凡事之得失起于一念，凡微之際，可不審哉。

子列子窮，容貌有饑色。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曰：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為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為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饑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邪？子列子笑而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而殺子陽。

呂吉甫云大王反國說反屠羊各得其本三旌三公也車服各有進別故曰三旌

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走而從於昭王。昭王反國，將賞從者，及屠羊說。屠羊說曰：大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有。王曰：強之。屠羊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伏其誅；大王反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

廖荊川曰茨蓋屋之草也生草亂而不芟之謂甕牖破甕為牖以褐塞之匡坐正坐也縰履也履不著跟曰縰杖藜以藜為杖也希世謂希望世人之聞譽比周謂相與為黨學以為人而教人則曰為己此便是爭聞不真實虎仁義之慝謂假借仁義以文其奸惡也

曰見之屠羊說曰楚國之法必有重賞大功而後得見今臣之知不足以存國而勇不足以死寇吳軍入郢說畏難而避寇非故隨大王也今大王欲廢法毀約而見說此非臣之所以聞天下也王謂司馬子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高子其為我延之以三旌之位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貴於屠羊之肆也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使吾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受也三旌之位諸侯之三卿也屠羊氏亦為小官春秋有羊舌亦其証也

原憲居魯環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戶不完桑以為樞而甕牖二室褐以為塞上漏下濕匡坐而弦子貢乘大馬中紺而表素軒

車不容巷往見原憲原憲華冠縰履杖藜而應門子貢曰嘻先生何病原憲應之曰憲聞之無財謂之貧學而不能行謂之病今憲貧也非病也子貢逡巡而有愧色原憲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學以為人教以為己仁義之慝輿馬之飾憲不忍為也

曾子居衛縕袍無表顏色腫噲手足胼胝三日不舉火十年不製衣正冠而纓絕捉衿而肘見納履而踵決曳縰而歌商頌聲滿天地若出金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故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致道者忘心矣縕袍衣之有絮者無表外破也腫噲虛浮之貌正冠而纓絕言冠之久也捉衿而肘見言袖之短也納履而踵見決履之敝也聲出金石言歌之有節奏也養志者忘形三句甚妙忘形者謂不以養身之故而累其志如此孟子所謂無以小害大賤害貴之意養形者忘利不逐外物以勞其形也道者無心自然之謂故致道者忘心此三句非莊子道不出

丘之得顏回得其矣

孔子謂顏回曰回來家貧居卑胡不仕乎顏回對曰不願仕回有郭外之田五十畝足以給飦粥郭內之田十畝足以為絲麻鼓琴足以自娛所學夫子之道者足以自樂也回不願仕孔子愀然變容曰善哉回之意丘聞之知足者不以利自累也審自得者失之而不懼行脩於內者無位而不怍丘誦之久矣今於回而後見之是丘之得也

中山公子牟謂瞻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闕之下奈何瞻子曰重生重生則利輕中山公子牟曰雖知之未能自勝也

言宮商一奏奏之絲竹聲而光

瞻子曰不能自勝則從神無惡乎不能自勝而強不從者此之謂重傷重傷之人無壽類矣魏牟萬乘之公子也其隱巖穴也難為於布衣之士雖未至乎道可謂有其意矣公子牟身雖隱而此心猶有外慕之私此便是信道之不篤者故瞻子告之以重生蓋知重有生之道則生之外無可慕者而公子牟而知之而不能勝也故瞻子告之曰汝不能勝則從之乎然而之神不善也蓋人有元神有識神思神則虛靜恬淡寂寞無為適本然之性識神則見境生情貪著其事氣質之性是也所以學道之人務須降此識神常使一念不起萬緣皆空而後吾之真性始得否則清淨之中不勝擾雜而神之惡之有所不免矣夫我之元神既不能以勝欲已自惡之又強不從而使之從是謂重被其傷有重傷之人而得長命夭壽者乎子明神受傷之甚故去人而先也莊子既紀其事因言魏牟以公子學道比之書布之士熏習尤深故其勝之也愈難然雖未至于道而已有向道之心矣蓋與之也

孔子窮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顏色甚憊而弦歌

[illegible]一作共首

於室顏回擇菜子路子貢相與言曰夫子再逐於魯削迹於衛
伐樹於宋窮於商周圍於陳蔡殺夫子者無罪藉夫子者無禁
弦歌鼓琴未嘗絕音君子之無恥也若此乎顏回無以應入告
孔子孔子推琴喟然而歎曰由與賜細人也召而來吾語之子
路子貢入子路曰如此者可謂窮矣孔子曰是何言也君子通
於道之謂通窮於道之謂窮今丘抱仁義之道以遭亂世之患
其何窮之為故內省而不窮於道臨難而不失其德天寒既至
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栢之茂也陳蔡之隘於丘其幸乎孔子
削然反琴而弦歌子路扢然執干而舞子貢曰吾不知天之高
也地之下也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通亦樂所樂非窮通也道德
於此則窮通為寒暑風雨之序矣故許由娛於潁陽而共伯得
乎丘首

復言無讓可見之字寓入不若是而已消言不惜辱見

舜以天下讓其友北人無擇北人無擇曰異哉后之為人也居
於畎畝之中而遊堯之門不若是而已又欲以其辱行漫我吾
羞見之因自投於清泠之淵
湯將伐桀因卞隨而謀卞隨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
也湯又因瞀光而謀瞀光曰非吾事也湯曰孰可曰吾不知也
湯曰伊尹何如曰強力忍垢吾不知其他也湯遂與伊尹謀伐
桀克之以讓卞隨卞隨辭曰后之伐桀也謀乎我必以我為賊
也勝桀而讓我又以我為貪也吾生乎亂世而無道之人再來
漫我以其辱行吾不忍數聞也廼自投椆水而死
湯又讓瞀光曰知者謀之武者遂之仁者居之古之道也吾子
胡不立乎瞀光辭曰廢上非義也殺民非仁也人犯其難我享
其利非廉也吾聞之曰非其義者不受其祿無道之世不踐其
土況尊我乎吾不忍久見也廼負石而自沉於廬水

林希逸云莊子方誠至道以遣名利則凡有往所行及倫理生以悼危身殉物之俗則出在所貴見者知此則古忠而意得矣

昔周之興有士二人處於孤竹曰伯夷叔齊二人相謂曰吾聞
西方似有道者試往觀焉至於岐陽武王聞之使叔旦往見之
與之盟曰加富二等就官一列血牲而埋之二人相視而笑曰
嘻異哉此非吾所謂道也昔者神農之有天下也時祀盡敬而
不祈喜其於人也忠信盡治而無求焉樂與政為政樂與治為

[illegible]重於泰山有輕[illegible]為頭之淵无擇隨光夷齊之囚者乎天下后世豈小補哉

治不以人之壞自成也不以人之卑自高也不以遭時自利
也今見殷之亂而遽為政上謀而下行貨阻兵而保威割牲而
盟以為信揚行以說眾殺伐以要利是推亂以易暴也吾聞古
之士遭治世不避其任遇亂世不為苟存今天下闇周德衰其
並乎周以塗吾身也不如避之以絜吾行二子北至於首陽之
山遂餓而死焉若伯夷叔齊也其於富貴也苟可得已則必不
賴高節戾行獨樂其志不仕於世此二子之節也

叔旦周公也加富二等倍其祿也就官一列尊其爵也血牲而埋之與之以河山帶礪之盟也時祀盡敬而不祈喜言盡其敬而無心於邀福其事神心如此忠信盡治而無求言其忠信以出治而不求民之歸我其治民也如此樂與治為治樂與政為政言政治一循其舊章而無心於變更其行也又如此不以人之壞而自成言人幸人國之壞亂而乘之以收功也見殷之亂

而遞為攻是已上謀而下行貨謂上用謀而下則用賄賂

兵而保威謂險阻其甲兵以保固自之威嚴構行以說衆

謂自陳其功德以說衆人之心忘推亂而

易暴謂推尊亂德之周以易暴虐之政

劉青陽曰盜跖為說侮列聖劇夫子盡欺誑世老而失之者世老推智慎德絕去聖智仁義而一純以天道之自然約行之理古德寫佛道但為報佛思冊實說木佛以求余利小兇不知強作解者不識教之旨不為天下萬世之大俱于于故表而出之使知目真跡不得相混

林希逸曰細玩此段描寫盜跖只曲而盡

唐荊川云此言冠枝木之冠蓋木過枝則多鉺節故可以為冠

雜篇盜跖

孔子與柳下季為友。柳下季之弟名曰盜跖。盜跖從卒九千人，橫行天下，侵暴諸侯，穴室樞戶，（穴室謂穿人之屋，樞戶謂啟人之戶樞，安有橫行大盜而為是者者）驅人牛馬，取人婦女，貪得忘親，不顧父母兄弟，不祭先祖。所過之邑，大國守城，小國入保，萬民苦之。孔子謂柳下季曰：夫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父不能詔其子，兄不能教其弟，則無貴父子兄弟之親矣。今先生，世之才士也，弟為盜跖，為天下害，而弗能教也，丘竊為先生羞之。丘請為先生往說之。柳下季曰：先生言為人父者必能詔其子，為人兄者必能教其弟，若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生之辨，將柰之何哉！且跖之為人也，心如涌泉，意如飄風，強足以拒敵，辨足以飾非，順其意則喜，逆其心則怒，易辱人以言。先生必無往。孔子不聽，顏回為馭，子貢為右，往見盜跖。盜跖乃方休卒徒大山之陽，膾人肝而餔之。孔子下車而前，見謁者曰：魯人孔丘，聞將軍高義，敬再拜謁者。謁者入通。盜跖聞之大怒，目如明星，髮上指冠，曰：此夫魯國之巧偽人孔丘非邪？為我告之：爾作言造語，妄稱文武，冠枝木之冠，帶死牛之脅，多辭繆說，不耕而食，不織而衣，搖脣鼓舌，擅生是非，以迷天下之主，使天下學士不返其本，妄作孝悌，而徼倖於封侯富貴者也。子之罪大極重，疾走歸！不然，我將以子肝益晝餔之膳。孔子復通曰：丘得幸於

趨以夫曰此言順吾意則生逆吾意則死即前順其心則喜逆其心則怒

吳道林曰分別上中下三德門如別黑白非巽人不足以語此盜跖其何說之辞

陸西星曰一瀉千里順流而下安可言耶

季願望履幕下謁者復通盜跖曰使前來孔子趨而進避席反走再拜盜跖盜跖大怒兩展其足按劍瞋目聲如乳虎曰丘來前若所言順吾意則生逆吾心則死孔子曰丘聞之凡天下有三德生而長大美好無雙少長貴賤見而皆悅之此上德也知維天地能辨萬物此中德也勇悍果敢聚衆率兵此下德也凡人有此一德者足以南面稱孤矣今將軍兼此三者身長八尺二寸面目有光脣如激丹齒如齊貝音中黃鐘而名曰盜跖丘竊為將軍恥不取焉將軍有意聽臣臣請南使吳越北使齊魯東使宋衛西使晉楚使為將軍造大城數百里立數十萬戶之邑尊將軍為諸侯與天下更始安得不上告天子罷兵休卒收養昆弟共

唐荊川曰可規以利可諫以言二句為下文張本

林疑獨云利大故今子孫無置錐之地而後世絶滅此正不可規以利然以堯舜湯武而歸其罪類况其他乎此悖謬之甚

祭先祖此聖人才士之行而天下之願也盜跖大怒曰丘前來夫可規以利而可諫以言者皆愚陋恒民之謂耳今長大美好人見而說之者此吾父母之遺德也丘雖不吾譽吾獨不自知邪且吾聞之好面譽人者亦好背而毀之今丘告我以大城衆民是欲規我以利而以恒民畜我也安可長久也城之大者莫大於天下矣堯舜有天下子孫無置錐之地湯武立為天子而後世絶滅非以其利大故邪且吾聞之古者禽獸多而人民少於是民皆巢居以避之晝拾橡栗暮栖木上故命之曰有巢氏之民古者民不衣服夏多積薪冬則煬之故命之曰知生之民神農之世臥則居居起則于于民知其母不知其父與麋鹿共

陳季雍曰此以下實四其辨說以訕孔丘之為徒盜且不自知己之非盜一字詒不入語

處耕而食織而衣無有相害之心此至德之隆也然而黃帝不能德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舜作立群臣湯放其主武王殺紂自是之後以強凌弱以衆暴寡湯武以來皆亂人之徒也今子修文武之道掌天下之辯以教後世縫衣淺帶矯言偽行以迷惑天下之主而欲求富貴焉盜莫大於子天下何故不謂子為盜丘而延謂我為盜跖子以甘辭說子路而使從之使子路去其危冠解其長劍而受教於子天下皆曰孔丘能止暴禁非其卒之也子路欲殺衛君而事不成菹於衛東門之上是子教之不至也子自謂才士聖人邪則再逐於魯削迹於衛窮於齊圍於陳蔡不容身於天下子教子路菹此患上無以

鄧子玄曰所援數賢者不承而辭則濃郁勢如奔電倘亦盜跖中之才士者耶

為身下無以為人子之道豈足貴邪世之所高莫若黃帝黃帝尚不能全德而戰涿鹿之野流血百里堯不慈舜不孝禹偏枯湯放其主武王伐紂文王拘羑里此六子者世之所高也孰論之皆以利惑其真而強反其情性其行乃甚可羞也世之所謂賢士伯夷叔齊辭孤竹之君而餓死於首陽之山骨肉不葬鮑焦飾行非世抱木而死申徒狄諫而不聽負石自投於河為魚鱉所食介子推至忠也自割其股以食文公文公後背之子推怒而去抱木而燔死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此四者無異於磔犬流豕操瓢而乞者皆離名輕死不念本養壽命者也世之所謂忠臣者莫若王子比干伍

唐荊川云從人皆不同若跖之笑先取也又按在子重言七十以名大人而此人道者不以先人若盜跖可謂有人道若乎而以之重言其人刑矣故此為不仅而破

子胥。子胥沈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謂忠臣也然卒為天下笑自上觀之至于子胥比干皆不足貴也丘之所以說我者若告我以鬼事則我不能知也若告我以人事者不過此矣皆吾所聞知也今吾告子以人之情目欲視色耳欲聽聲口欲察味志氣欲盈人上壽百歲中壽八十下壽六十除病瘦死喪憂患其中開口而笑者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而已矣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託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驥之馳過隙也不能說其志意養其壽命者皆非通道者也丘之所言皆吾之所棄也亟去走歸無復言之子之道狂狂汲汲詐巧虛偽事也非可以全真也奚足論哉孔子再拜趨走出門上車執轡三失目芒然無見色若死灰據軾低頭不能出氣歸到魯東門外適遇柳下季柳下季曰今者闕然數日不見車馬有行色得微往見跖邪孔子仰天而歎曰然柳下季曰跖得無逆汝意若前乎孔子曰然丘所謂無病而自灸也疾走料虎頭編虎須幾不免虎口哉

劉須溪云抱如抱一之抱言與之相守而不離也二子之滿苟得似不足論而子張所道乎聖人之門其言君此其亦下愚問達之病有未入性者欲

子張問於滿苟得曰盍不為行無行則不信不信則不任不任則不利故觀之名計之利而義真寔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為行不可一日不為乎滿苟得曰無恥者富多信者顯夫名利之大者幾在無恥而信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信真寔也若棄名利反之於心則夫士之為行抱其天乎。滿苟得蓋亦盜跖之徒觀其寓言謂但求苟得以滿其欲者誠此兩子張問答子張之意主乎為名苟得之意主於為利盍不為行言汝何不修行以為名利之媒乎蓋人而無行則不信〻則役上信民之類信則人任不信則人不任之以事矣不任〻則民從伊來利從何得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人事之宜真在是也若棄名與利而反之於心以自審則夫士之為行也豈真有見於義理之當然而不可一日不為者乎分明是為名利而修行也故子張務外故所見若此苟得則以為名利若不在于修行而在于無行往〻見得無恥者致富而多信者取顯多信謂以然諾取信於人故名利之大者其幾率在于無恥而多信故觀之名計之利而信其真在于是也若棄名與利而反之於心以自審則夫士之為行也豈真一沉所為而抱其天乎

李士長云此半篇語點只有所論全然不同真可使人絕倒如行無所為何哉知記此何謂為以為非非乎乎篇者論如言哉

子張曰昔者桀紂貴為天子富有天下今謂臧聚曰汝行如桀紂則有怍色有不服之心者小人所賤也仲尼墨翟窮為匹夫今謂宰相曰子行如仲尼墨翟則變容易色稱不足者士誠貴也故勢為天子未必貴也窮為匹夫未必賤也貴賤之分在行之美惡滿苟得曰小盜者拘大盜者為諸侯諸侯之門義士存焉昔者桓公小白殺兄入嫂而管仲為臣田成子常殺君竊國而孔子受幣論則賤之行則下之則是言行之情悖戰於胸中也不亦拂乎故書曰孰惡孰美成者為首不成者為尾。子張又論人之貴賤不在於位而在於行故藏聚而比之以桀紂則怍宰相而貴之以孔墨則靜可見勢為天子未必貴也窮為匹夫未必其賤也士而能脩其所貴者在我如之何其不貴耶苟得則以言行之貴賤卒無定論即如盜賊之行人之所賤也小盜盜鉤大盜盜國小盜則拘而大盜則為諸侯行之惡者果足賤乎果不足賤乎又大盜之門已義士存焉故小白不義而管仲為之臣田常不仁而孔子受其幣若使衷吾孔子立論以準天下曷嘗不賤二君之所為而考其所行則實臣而下之是聖賢之言行自相悖戰於胸中也行之惡者果足賤乎哉果不足賤乎故書有之曰孰惡孰美成者為首不成者為尾

深甚盧云此節子張又言子不為行將使人道絕滅故成感无

子張曰子不為行將使疏戚無倫貴賤無義長幼無序五紀六

滿苟得以父長幼無序五紀六位失其分別矣紀人道之五倫六位三綱中之六位也有序以為人倫之紀者以且其知聖而舜以下皆聖人苟日有人倫之變不知聖人者為行乎我將不為行乎哉

陳眉公云比干子胥以下皆立節尚行之患此等議論亦迥

子張論大節為之旨似之而非正如俗儒經所謂末法將世說相似殷於此辨將其眼

陳眉公云物莫重乎其身亡莫重乎生今乃同

位將何以為別乎。滿苟得曰。堯殺長子。舜流母弟。疏戚有倫乎。湯放桀。武王殺紂。貴賤有義乎。王季為適。周公殺兄。長幼有序乎。儒者偽辭。墨者兼愛。五紀六位。將有別乎。且子正為名。我正為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於道。吾日與子訟於無約曰。小人殉財。君子殉名。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則異矣。乃至於棄其所為而殉其所不為則一也。故曰。無為小人。反殉而天。無為君子。從天之理。若枉若直。相而天極。面觀四方。與時消息。若是若非。執而圓機。獨成而意。與道徘徊。無轉而行。無成而義。將失而所為。無赴而富。無殉而成。將棄而天。比干剖心。子胥抉眼。忠之禍也。直躬證父。尾生溺死。信之患也。鮑子立乾。申子不自理。廉之害也。孔子不見母。匡子不見父。義之失也。此上世之所傳。下世之所語。以為士者正其言。必其行。故服其殃。離其患也。正猶定也言子之見與我不同子則定於為名我則定於為利名利之實不順於理不監於道終非全偽將與子訟於無約以求其實寓言無約又是箇無約求之人其言曰小人以身殉財君子以身殉名其所以變其情易其性者雖情獨不同然棄其所當為而殉其所不當為則一而已矣故為之言曰無為小人以天而殉人無為君子以人而從天若枉若直以下只是一箇無拘無束之意若枉若直猶云似枉而非枉似直而非直也天極者天然自有之極天然之極非枉非直而兜四方一氣運轉自有消息盈虛之數吾故不論若是若非無而圓機以運之大要獨成而意則從容而自中乎道矣與道徘徊無轉而行不改其操也無成而意不以一節立行也無富而富不遙於富也無成而成不雄其成也天謂與天相合之理以下句解見上

無足問於知和曰。人卒未有不興名就利者。彼富則人歸之。

保化之去重棄尊以求其所為而論安體樂意之道何翅遠也廣苛則休惕者非常者而將非也為若也名利之為而不知富貴之自為也而欲與執者知其不免矣

鄧子玄曰腰吳家袂之士恥行江湖人相忘于道術又何羨乎因恢我

趙以夫曰縱肆者遇聲色則樂驕傲者慕權勢則倖安此人之性也孰不願之動以百姓非為己也不違其度少私寡欲爭四處者謂征伐四

歸則下之。下則貴之矣。夫見下貴者。所以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也。今子獨無意焉。知不足邪。意知而力不能行邪。故推正不忘邪。知和曰。今夫此人以為與己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以為夫絕俗過高之士焉。是專無主正。所以覽古今之時。是非之分也。與俗化世。去至重。棄至尊。以為其所為也。此其所以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慘怛之疾。恬愉之安。不監於體。怵惕之恐。欣歡之喜。不監於心。知為為而不知所以為。是以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不免於患也。無足寓言不知足也知和知大道者也無足言天下之人未有不興名而就利者彼富則人歸之歸則人下之下則人貴之以我之一而人之下我貴我則安體樂意而長生之道亦不外是今子獨無意其亦知有不足耶意者知足以及之而力有不能行也或故推求正理為理束縛而不忘耶知和言此等名利之人自以為與我同時而生同鄉而處者皆不我若我乃絕俗過世之士矣而察其胸中全無主意不過能覽今古之成敗知是非之分別而已此頭無頭學問自口耳聞見中來胸中有甚主張故曰是專無王無主則隨俗治化同流合污以媚於世去其至重至尊之天爵以為其所謂儻然而得之名利以是而論長生安體樂意之道不亦遠乎

無足曰。夫富之於人。無所不利。窮美究勢。至人之所不得逮。賢人之所不能及。俠人之勇力而以為威強。秉人之知謀而以我為明察。因人之德以為賢良。非享國而嚴若君父。且夫聲色滋味權勢之於人。心不待學而樂之。體不待象而安之。夫欲惡避就。固不待師。此人之性也。天下雖非我。孰能辭之。知和曰。知者之為。故動以百姓。不違其度。是以足而不爭。無以為故不求。不足故求之。爭四處而不自以為貪。有餘故辭之。棄天下而不自

方志在安民非利寶貨故不為貪及其功成遂名神位有道亦不自以為廉也王子搜逃乎丹穴須閭歛牛洋將此豈娶名譽哉辭以天下讓善卷善卷耕而不顧此豈與名譽也

以為廉。廉貪之實非以迫外也。反監之度。勢為天子而不以貴驕人。富有天下而不以財戲人。計其患慮其反。以為害於性。故辭而不辭也。非以要名譽也。堯舜為帝而雍。非仁天下也。不以美害生也。善卷許由得帝而不受。非虛辭讓也。不以事害己。此皆就其利辭其害。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之。彼非以興名利也。

極意形容富貴口津土地便不以有道者之言弱矣極勢謂者至焉無所用謀而謀者至焉無所用德而賢良者至焉故力未有享國而嚴若君父且夫聲色貨財與權勢之在人心不待學而自然樂之體不待象而自然安之欲惡去就不待師教而自然知之此性也以此為性正謂賊作于天下雖非我詭能辭之言天下之人雖不似我之貪著然亦未見其有趍然而得辭者知和言知者之所為故動則如以百姓自處不牧自放礼度之外是以常自知足而不爭何者無以為故不求不求故不爭也乃若所求所爭則有之不足故求之爭四處而不自以為貪其爭其求則求其在我者也有餘故辭之兼天下而不自以為廉棄則棄其在外者也夫有餘而棄不足而求廉貪之實非在外也又反而鑒之天理自然之法度雖使勢為天子富有天下直外物耳以儻奇之物而以驕人哉人豈常享哉故寄其運度而慮其反害于性命故辭而不受非以要譽也堯舜不得辭而雍雍揖遜焉非故仁天下也不以美害生也善卷許由可以得帝而不受非虛讓也不以事害己也若此者可謂知利害之原審去就之義而天下稱賢焉則可以有是名而無忝矣然其有之也非以興名譽也聖人不自名而天下之名歸之有所興則非矣

李卓吾云富貴之人乃倦為病亦甚而阨而不知乎易為福有餘為害唯財逆禍慘乎他物而世俗常悟也以括淫惑與之世觀鐘鼓醪醴則張扎道業觀骨梁充盈則動

無足曰。求持其名。苦體絕甘。約養以持生。則亦久病長阨而不足者也。知和曰。平為福。有餘為害者。物莫不然。而財其甚者也。今富人耳營鐘鼓筦籥之聲。口嗛於芻豢醪醴之味。以感其意。遺忘其業。可謂亂矣。侅溺於馮氣。若負重行而上也。可謂苦矣。貪財而取竭。靜居則溺。體澤則馮。可謂疾矣。為欲富就利。故

多鄙吝權勢敗財者溺為身疾樂金不頭者安於我至而安積無故憂畏不釋一旦倘至身旬宜求所積之草盡其當此之時其性已竭貨財已擲思欲反歸於泰上閑終決於半乎能可復得耶

滿若堵耳而不知避。且馮而不舍。可謂辱矣。財積而無用。服膺而不舍。滿心戚醮。求益而不止。可謂憂矣。內則疑劫請之賊。外則畏寇盜之害。內周樓疏。外不敢獨行。可謂畏矣。此六者天下之至害也。皆遺忘而不知察。及其患至。求盡性竭財。單以反一日之無故而不可得也。故觀之名則不見。求之利則不得。繚意絕體而爭此。不亦惑乎。

無足言必待賢知之名苦支體絕甘卑儉約以養其生雖得久長亦如久病一阨而不死者耳生何益此篇識見始終還自安體樂意上來於是知和准諸物理以告無足言九物之理平則能保滿則必溢故平為福有餘為害而財則其尤甚者今富人有此六害而汝不知耳淫於聲口嗛於味言聲則色可知言味則臭可知以是感動其意能使人違其百姓之度忘其本分之業可不謂亂乎氣失其平或咽於上而為恢或洩於下而為溺其行也若負重物而登高山可不謂苦乎貪財以慰無窮之求貪權以竭天下之勢居靜則數洩而溺體澤則馮氣而遊可不謂疾乎積聚多財滿於河堵懸于耳目而不知避焉於心志而不能舍可不謂辱乎滿心戚戚燋悴形神可不謂憂乎居則疑劫盜之至行則防殺傷之禍故內則周其樓疏外則盛其僕從可不謂畏乎富者紀六患則躰亦安得謂之安意亦安得謂之樂乎然且不知警省一旦思至求盡其生理竭其才禍卑求一日之無故不可得也到此之時名又不見利又不得俱懈昭然曾不之鑒繚意絕休而爭此貨禍之物不亦大惑乎哉盜跖篇所設三段膚淺鄙俚至其破巾并之見語貨財之患亦自有可觀者

穆竹陽曰說劍篇類戰國策士之雄譚意趣淺而理道疏識者謂非莊叟所作誠然誠然今但為釋其字義諸其句章俟具眼者擇焉

雜篇說劍

昔趙文王喜劍。劍士夾門而客三千餘人。日夜於前。死傷者歲百餘人。好之不厭。如是三年。國衰諸侯謀之。太子悝患之。募左右曰。孰能說王之意。止劍士者。賜之千金。左右曰。莊子當能。太子乃使人以千金奉莊子。莊子弗受。與使者俱往見太子。曰。太子何以教周。賜周千金。太子曰。聞夫子明聖。謹奉千金以幣從者。夫子弗受。悝尚何敢言。莊子曰。聞太子所欲用周者。欲絕王之喜好也。使臣上說大王而逆王意。下不當太子。則身刑而死。周尚安所事金乎。使臣上說大王。下當太子。趙國何求而不得也。太子曰。然。吾王所見。惟劍士也。莊子曰。諾。周善為劍。太子曰。然。吾王所見劍士。皆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王乃說之。今夫子必儒服而見王。事必大逆。莊子曰。請治劍服。治劍服三日。迺見太子。太子乃與見王。王脫白刃待之。莊子入殿門不趨。見王不拜。王曰。子欲何以教寡人。使太子先。曰。臣聞大王喜劍。故以劍見王。王曰。子之劍何能禁制。曰。臣之劍。十步一人。千里不留行。王大說。曰。天下無敵矣。莊子曰。夫為劍者。開之以虛。示之以利。後之以發。先之以至。願得試之。王曰。夫子休就舍待命。令設劍請夫子。王乃校劍士七日。死傷者六十餘人。得五六人。使奉劍於殿下。乃召莊子。王曰。今日試使士敦劍。莊子曰。望之久矣。王曰。夫子所御杖長短何如。曰。臣之所奉

陳眾[illegible]曰[illegible]謂不[illegible]其[illegible]……[illegible] 許劍大也鋒刃[illegible] 刀也鐔劍口也 鋏劍把也環食 若三環而食也

皆可。然臣有三劍。唯王所用。請先言而後試。王曰。願聞三劍。曰。有天子劍。有諸侯劍。有庶人劍。王曰。天子之劍何如。曰。天子之劍。以燕谿石城為鋒。齊岱為鍔。晉魏為脊。周宋為鐔。韓魏為鋏。包以四夷。裹以四時。繞以渤海。帶以常山。制以五行。寬以刑德。開以陰陽。持以春夏。行以秋冬。此劍直之無前。舉之無上。案之無下。運之無旁。上決浮雲。下絕地紀。此劍一用。匡諸侯。天下服矣。此天子之劍也。文王芒然自失。曰。諸侯之劍何如。曰。諸侯之劍。以智勇士為鋒。以清廉士為鍔。以賢良士為脊。以忠聖士為鐔。以豪傑士為鋏。此劍直之亦無前。舉之亦無上。案之亦無下。運之亦無旁。上法圓天。以順三光。下法方地。以順四時。中知民意。以安四鄉。此劍一用。如雷霆之震也。四封之內。無不賓服。而聽從君命者矣。此諸侯之劍也。王曰。庶人之劍何如。曰。庶人之劍。蓬頭突鬢垂冠。曼胡之纓。短後之衣。瞋目而語難。相擊於前。上斬頸領。下決肝肺。此庶人之劍。無異於鬬雞。一旦命已絕矣。無所用於事。今大王有天子之位。而如庶人之劍。臣竊為大王薄之。王迺牽而上殿。宰人上食。王三環之。莊子曰。大王安坐定氣。劍事已畢奏矣。於是文王不出宮三月。劍士皆服斃其處也。

翁[illegible]陽曰漁父篇論亦醇正但筆力差弱於莊子然非讀莊子熟者亦不能辨此篇教端甚說細諸篇題勝辭旨明白無勞箋解

孫大授曰[illegible]

雜篇漁父

孔子遊乎緇帷之林休坐乎杏壇之上弟子讀書孔子絃歌鼓
琴奏曲未半有漁父者下船而來鬚眉交白被髮揄袂行原以
上距陸而止左手據膝右手持頤以聽曲終而招子貢子路二
人俱對客指曰彼何為者也子路對曰魯之君子也客問其族
子路對曰族孔氏客曰孔氏者何治也子路未應子貢對曰孔
氏者性服忠信身行仁義飾禮樂選人倫上以忠於世主下以
化於齊民將以利天下此孔氏之所治也又問曰有土之君與
子貢曰非也侯王之佐與子貢曰非也客乃笑而還行言曰仁
則仁矣恐不免其身苦心勞形以危其真嗚呼遠哉其分於道

也子貢還報孔子孔子推琴而起曰其聖人與乃下求之至於
澤畔方將杖拏而引其船顧見孔子還鄉而立孔子反走再拜
而進客曰子將何求孔子曰曩者先生有緒言而去丘不肖未
知所謂竊待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以卒相丘也客曰嘻甚矣
子之好學也孔子再拜而起曰丘少而脩學以至於今六十九
歲矣無所得聞至教敢不虛心客曰同類相從同心相應固天
之理也吾請釋吾之所有而經子之所以子之所以者人事也
天子諸侯大夫庶人此四者自正治之美也四者離位而亂莫
大焉官治其職人憂其事乃無所陵故田荒室露衣食不足徵
賦不屬妻妾不和長少無序庶人之憂也能不勝任官事不治

林希逸曰真以治身緒餘土苴以治國家天下非其任而為其[illegible]其分於道也[illegible]八[illegible]四[illegible]見也

[illegible]叙吉曰蒙王[illegible]漁父篇[illegible]其音義[illegible]謂非莊子[illegible]

行不清白群下荒怠功美不有爵祿不持大夫之憂也廷無忠
臣國家昏亂工技不巧貢職不美春秋後倫不順天子諸侯之
憂也陰陽不和寒暑不時以傷庶物諸侯暴亂擅相攘伐以殘
民人禮樂不節財用窮匱人倫不飭百姓淫亂天子有司之憂
也今子既上無君侯有司之勢而下無大臣職士之官而擅飾
禮樂選人倫以化齊民不泰多事乎
且人有八疵事有四患不可不察也非其事而事之謂之摠莫
之顧而進之謂之佞希意道言謂之諂不擇是非而言謂之諛
好言人之惡謂之讒析交離親謂之賊稱譽詐偽以敗惡人謂
之慝不善否兩容頰適偷拔其所欲謂之險此八疵者外以亂

人內以傷身君子不友明君不臣
所謂四患者好經大事變更易常以挂功名謂之叨專知擅事
侵人自用謂之貪見過不更聞諫愈甚謂之狠人同於己則可
不同於己雖善不善謂之矜此四患也能去八疵無行四患而
始可教已
孔子愀然而歎再拜而起曰丘再逐於魯削迹於衛伐樹於宋
圍於陳蔡丘不知所失而離此四謗者何也客悽然變容曰甚
矣子之難悟也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
多走愈疾而影不離身自以為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
處陰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子審仁義之間察同異之

原缺第六十六葉

陳碧虛云非至人不能下人一句指漁父言彼非有大德不能服人下人不精則指自己而言湛于礼義有間我言由也服礼義之效已久而猶未能變乜氣質也

倨傲之容今漁父杖拏逆立而夫子曲要磬折再拜而應無太甚乎門人皆怪夫子矣漁父何以得此乎孔子伏軾而歎曰甚矣由之難化也湛於禮義有間矣而樸鄙之心至今未去進吾語女夫遇長不敬失禮也見賢不尊不仁也彼非至人不能下人下人不精不得其真故長傷身惜哉不仁之於人也禍莫大焉而由獨擅之且道者萬物之所由也庶物失之者死得之者生為事逆之則敗順之則成故道之所在聖人尊之今漁父之於道可謂有矣吾敢不敬乎

唐荆川曰方術道術之為于一方也言天下之治道術者多為其所欲為至此割而叙之而總歸原于一

陸西星云此篇叙文之首須細玩則知方術之多道術之裂也而朴者散而為器矣

劉須溪曰[illegible]君子則[illegible]後仁義之世也[illegible]

[illegible]

李卓吾曰一曲之士見古人全體則一偏之士小能備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illegible]洞即美也自為方自為方術也悲夫以下皆嘆之辭以後各

雜篇天下

天下之治方術者多矣皆以其有為不可加矣古之所謂道術者果惡乎在曰無乎不在曰神何由降明何由出聖有所生王有所成皆原於一不離於宗謂之天人不離於精謂之神人不離於真謂之至人以天為宗以德為本以道為門兆於變化謂之聖人以仁為恩以義為理以禮為行以樂為和薰然慈仁謂之君子以法為分以名為表以參為驗以稽為決其數一二三四是也百官以此相齒以事為常以衣食為主蕃息畜藏老弱孤寡為意皆有以養民之理也古之人其備乎配神明醇天地育萬物和天下澤及百姓明於本數係於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運無乎不在其明而在曆數者舊法世傳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其數散於天下而設於中國者百家之學時或稱而道之天下大亂賢聖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雖然不該不徧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稱神明之容是故內聖外王之道闇而不明鬱而不發天下之人各為其所欲焉以自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學者不幸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道術將為天下裂

不侈於後世不靡於萬物不暉於度數以繩墨自矯而備世之

道術家之異

劉須溪曰道術所以体崇而無定墨子特見其滿世之私述以為宗而謂得一家焉以自好非可與人同也

王元澤曰此道術主澹泊

[illegible]曰[illegible]然以下是非[illegible]之詞

急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說之為之大過已之大順作為非樂命之曰節用生無歌死無服墨子汎愛兼利而非鬬其道不怒又好學而博不異不與先王同毀古之禮樂黃帝有咸池堯有大章舜有大韶禹有大夏湯有大濩文王有辟雍之樂武王周公作武古之喪禮貴賤有儀上下有等天子棺槨七重諸侯五重大夫三重士再重今墨子獨生不歌死無服桐棺三寸而無槨以為法式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固不愛己未敗墨子道雖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是果類乎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憂使人悲其行難為也恐其不可以為聖人之道反天下之心天下不堪墨子雖能獨任奈天下何離於天下其去王也遠矣

夫道術無所不在而天下之人則各鈕於所見於是流為方術之衆多以故不侈不靡不自藻飾以繩墨自矯使自有餘而一時之急有備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蓋道以澹泊為宗以儉嗇為實於是墨翟禽滑釐聞其風而悅之但為之大過已之大順二字受用在此而受病亦在於此已過抑之也順慎古字通用非樂節用墨子書中篇名言墨子著書立教使人生無燕會而不歌死者裸葬而無服泛愛兼利而非鬬爭其為道也不怒其為學也尚同雖同矣而不同於先王毀古先王之所謂禮樂者而獨以儉約為事蓋自黃帝至於武王未始不用樂而墨子則曰生不歌自天子逮于庶人未始不行喪禮而墨子則曰死無服桐棺三寸而無槨故以此教人恐不愛人以此自行故不愛己墨子之道如此故雖不及毀敗其道之非然歌而非歌哭而非哭樂而非樂已非人情不可近矣其生也勤其死也薄其道大觳使人憂悲其行難為也恐其不合於聖人中正之道下順于天下平常之心今使天下不堪墨子雖能獨任奈天下何孰道不逼於天下其去王道也遠矣王道也者平易近民者也

[illegible]

極謂自苦為尺理之法也非其本而守其道所以為墨

呂吉甫曰各守所見則所在死過故散墨之中又相與別也巨子皆未力其所足以成其行者也

孫大授曰寄其事[illegible]其言詞方可決之分斷

備也[illegible]則是為之大過天下不堪其行則非將使後世[illegible]皆自苦以相進而已夫勤儉固墨子所為而墨子之[illegible]其天下之好求之不可得可謂才士也夫

墨子稱道曰昔者禹之湮洪水決江河而通四夷九州也名山三百支川三千小者無數禹親自操橐耜而九雜天下之川腓無胈脛無毛沐甚風櫛疾雨置萬國禹大聖也而形勞天下也如此使後世之墨者多以裘褐為衣以跂蹻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為極曰不能如此非禹之道也不足謂墨相里勤之弟子五侯之徒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誦墨經而倍譎不同相謂別墨以堅白同異之辯相訾以觭偶不仵之辭相應以巨子為聖人皆願為之尸冀得為其後世至今不決墨翟禽滑釐之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世之墨者必自苦以腓無胈脛無毛相進而已矣亂之上也治之下也雖然墨子真天下之好也將求之不得也雖枯槁不舍也才士也夫

墨子稱道又自託於古之聖王曰昔者神禹湮洪水決江河通四夷九州皆親負託操耜糾率庶工雜治天下之川沐甚風櫛疾雨勤苦之甚至於腓無胈脛無毛禹大聖人也而勞形如此況其下者乎故其教意使後世之為墨者皆以裘褐為衣跂蹻為服跂與屐同蹻與屩同木屐曰屐麻屨曰屩日夜不休以此苦為極曰不如此非禹道也非禹之道曰不足以為墨而相里勤之弟子散出於五侯之門者與南方之墨者苦獲已齒鄧陵子之屬俱各誦墨經而其議論左右倍又且其說各各不同故相謂之別墨別墨者謂已所學之別派以堅白同異亦相訾觭偶不仵之辭相應相訾則相反相應則相合巨子之上首弟子也為之尸以之為主也冀得為其後世言人人皆願續其道脈至今不決決猶絕也夫墨子之道雖不同于先王之禮樂而却有同於聖人之勤苦但為之大過已之太甚故曰其意則是其行則非也將使後之墨者以無胈無毛勤苦相進而已是亂之上也治之下也亂之謂矯拂真性雖然矯拂人性而天下却好之性其學術求之惟恐弗得極其枯槁而不能舍墨子能以其教率天下而天下至今宗之不決其一亦可謂豪傑之士也已故曰才士也夫蓋始若抑之而卒則

某云表示華山上下均平[illegible]別宥分別[illegible]令相視[illegible]以其道斷令合調令和二子請得若此者立以為物主也

林希逸曰古之道術在于是矣為人太多為己太少此二子所以不合于世自謂日夜不休以救世人人又不至于高傲乎救世之士而不敢稱則我又[illegible]

滑稽不以飢死為憂其行適至是而止過此則非[illegible]所謂其不閉距也夫道術巳前也结總又引他說為証古文不拘[illegible]也

深乎之也

不累於俗，不飾於物，不苟於人，不忮於衆，願天下之安寧以活民命，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白心，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宋鈃、尹文聞其風而說之，作為華山之冠以自表，接萬物以別宥為始，語心之容，命之曰心之行，以聏合驩，以調海內，請欲置之以為主。見侮不辱，救民之鬬，禁攻寢兵，救世之戰，以此周行天下，上說下教，雖天下不取，強聒而不舍者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強見也。雖然，其為人太多，其自為太少，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足矣，先生恐不得飽，弟子雖飢，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必得活哉，圖傲乎救世之士哉！曰君子不為苛察，不以身假物，以為無

益於天下者明之不如已也，以禁攻寢兵為外，以情欲寡淺為內，其小大精粗，其行適至是而止。

不累於俗不以世俗為累也 不飾於物不以外物自飾也 不苟謂無求於人不忮謂無害於衆常願天下安寧人我之養畢足而止以此自白其心願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益道以損己利人為事以顧宋鈃尹文之徒聞其風而托之作為華山之冠華山上下均平其冠象之廉以自表其接物也以別宥為本別宥者分別善惡嘉善而矜不能也語心之容謂形容此心之廣文則曰心之行以聏合歡以調海內聏者和又言其薰然慈仁與物同春直使天下一家中國一人有能然者請欲置之以為主君是以見侮不辱以救民之鬬禁攻寢兵救將之戰上以說其君下以說其民雖天下不免然強聒而不舍也故曰上下見厭而強見當時物皆亦有不足於二子者故引其言以証之雖是終是為人太多自為太簡今其言曰請欲固置五升之飯以支一日足矣夫五升之飯師不得飽弟子恒飢自奉亦甚薄矣將亦何求於世者而猶不忘天下日夜不休曰我豈必以此五升求活哉所以自貶若此者將以悅天下救世之士得志而驕矜自四者也

[illegible]者之所不知也天大地大其大而有所不去則知万物有所可有所不可其所不偏教則不至唯斋之以道則死遺矣

林希逸曰慎到棄知去己而緣於不得已於清其淤汰若夫其險石之人以是以人之道以是為道之下以頑物且於此不知道與己未

[illegible]而已[illegible]乎未始有是非而知者不言之說至于所為與人反而欲以不衆人見則不免於輐斷而已沱先臣曰于此非知道隨處有聞者[illegible]唯不知道亦未嘗有聞也

公而不黨，易而無私，決然無主，趣物而不兩，不顧於慮，不謀於知，於物無擇，與之俱往，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彭蒙、田駢、慎到聞其風而說之，齊萬物以為首包之而不能辨之，知萬物皆有所可，有所不可，故曰選則不徧，教則不至，道則無遺者矣。是故慎到棄知去己，而緣不得已，泠汰於物，以為道理，曰知不知，將薄知而後鄰傷之者也。謑髁無任，而笑天下之尚賢也；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椎拍輐斷，與物宛轉；舍是與非，苟可以免；不思知慮，不知前後，魏然而已矣。推而後行，曳而後往，若飄風之還，若羽之旋，若磨石之隧，前而無非，動靜無過，未嘗有罪。是何故？夫無知之物，無建己之患，無用知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

以終身無譽。故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無用賢聖，夫塊不失道。豪桀相與笑之曰：慎到之道，非生人之行，而至死人之理，適得怪焉。田駢亦然，學於彭蒙，得不教焉。彭蒙之師曰：古之道人，至於莫之是莫之非而已矣。其風窢然，惡可而言？常反人，不見觀，而不免於輐斷。其所謂道非道，而所言之韙不免於非。彭蒙、田駢、慎到不知道。雖然，槩乎皆嘗有聞者也。

太公而無黨平易而不私決然而死主趣物而不兩決然而死主者言若水之決東而東決西而西更無主宰也趣物者與物同趣不立人我故云不兩不顧不謀言不起知慮於物無擇而與之俱往蓋道有廓然而太公物來而順應故曰古之道術有在于是者彭蒙田駢慎到之徒聞其風而悅之其學以齊萬物為首齊萬物者大小一如不起分別也其曰天能覆之不能載之能載之不能覆之道能包之不能辨之言天地與道皆有所能有所不能乃物者亦道中之一物耳寧無所可與所不可者乎吾人則當

唐荊川曰古之道術本末精粗渾乎不在此云以本為精邈非而已

李士表云雖白符非尚勝自是和尚勝自顯則逐知過分以殆其生故古人不滋毛涯之知守其分內而已故其性全其性全然後能及天下能及天下然後歸之於黙公

隨其材之所宜而用之則天下無棄物若選而擇之則天下之物有不徧者矣故曰選則不徧教則不至若物物各其天性之良能不待於教若使之然則吾之教有所不及者矣故則不至若與之同歸於道則道躰物而未始有遺故大以成大小以成小而無不徧不至之患矣是故順到之學棄智慮去己私緣於不得已而用天下之物泠然汰然無所選擇以為道理當如是而已曰知不知以下數句頗難解細玩則正見棄智之意蓋天下自以分別為智而不知知之間混沌之鑿也一鑿則傷而混沌死矣故人皆曰知而我不以為知若何以故將薄夫知益之後鄰而隣於傷者也詳之言近也謑髁無任而笑天下之尚賢縱脫無行而非天下之大聖謑髁縱脫皆無知無能之貌椎拍輐斷注云割截所用之物與物宛轉若言隨其材質而割斷之使各適也彼舉世有是非而彼從舍之舉世皆師智慮而彼獨棄之舉世皆有軒輊而彼不知先後魏然而已矣魏然不動之之貌而已矣者無他能也推而後行曳而往者不得已而後動之意若風若雨若磨石之隧言其與物宛轉而無心也以是之故得以此全于世而無非動靜自如而無罪何者無知之物無建己之患無用之之累動靜不離於理是以終身無譽於人無譽於人則人亦不得以過情而毀之正乃所以自全也故彼之言常曰至於若無知之物而已矣烏用賢聖為哉

以本為精，以物為粗，以有積為不足，澹然獨與神明居。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聞其風而說之。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一，以濡弱謙下為表，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關尹曰：在己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芴乎若忘，寂乎若清。同焉和，得焉失。未嘗先人而常隨人。老聃曰：知其雄，守其雌，為天下谿；知其白，守其辱，為天下谷。人皆取先，己獨取後，曰受天下之垢。人皆取實，己獨取虛，無藏也故有餘，巋然而有餘。其行身也，徐而不費，無為也而笑巧。人皆求福，己獨曲全，曰苟免於咎。以深為根，以約為紀，曰堅則毀矣。常寬容於物，不削於

陸西星云敘古今道術淵源之所自而以自己承之即孟子終篇之意

郭子玄云莊語猶法言危言論道之日用無常聖言寓言所以遠時也人不喜言之信效稱古昔以為重重言不出愉而去有万言大在下之所依若世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万物敘其言亦然

孫大授云莊生自敘道術曰在書中盡上見得

人，可謂至極。關尹老聃乎，古之博大真人哉！本謂道末謂器雖不相離然不容無

本末精粗之則故以本為精以末粗ゝ既曰粗矣則不無有積其有積者不足之心累之也故曰以有積為不足所以壁有人不積常使胸次洒ゝ一塵不掛淡然獨與神明居蓋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關尹老聃是以聞其風而說之建之以常無有常無有則本也未始有始也主之以太乙太乙即有始也老子曰天下有始以為天下母故此太乙在易則謂之太極二氣五行萬事萬化皆從此生道虛而用之或不盈是故以濡弱謙下為表表謂應事接物見之于外者道之用也以空虛不毀萬物為實實即佛氏所謂實相蓋真空不空故不壞世相而成實若毀壞萬物則斷滅頑空而非所謂道矣又引關尹之言在己無居形物自著居即佛氏所謂住心言己之心一無所住而形ゝ物ゝ莫非己心之所顯發此即是無所住而生其心故其動也若水其靜也若鏡其應也若響芴乎其若往而無所得也寂乎其若清而無所滞也同焉者得之而與之同其同也得焉者失之而不居其得也未嘗先人也而常隨於人濡若謙下而不爭也又引老子之言

寂寞無形，變化無常，死與生與，天地並與，神明往與，芒乎何之，忽乎何適，萬物畢羅，莫足以歸。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莊周聞其風而說之。以謬悠之說，荒唐之言，無端崖之辭，時恣縱而不儻，不以觭見之也。以天下為沈濁，不可與莊語，以卮言為曼衍，以重言為真，以寓言為廣。獨與天地精神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不譴是非，以與世俗處。其書雖瓌瑋而連犿無傷也。其辭雖參差而諔詭可觀。彼其充實不可以已，上與造物者遊，而下與外死生無終始者為友。其於本也，弘大而辟，深閎而肆；其於宗也，可謂調適而上遂矣。雖然，其應於化而解於物也，其理不竭，其來不蛻，芒乎昧乎，未之盡者。上言關老此下遂以自己承之寂寞無形若清虛而無象也變

苟〻是实却非
他人讀與者

化無常言往來而無住也以無相為宗以無往為行萬物一
府生死同狀直與天地並而神明俱芒乎不知其何之忽乎
不知其所適古之道術有在於是者當時西方其典未入中
国而中国自有此種道術若合符節莊叟是以聞其風而悅
之著而為書其謬悠荒唐而無端崖莫非形容寂寞无形变
化無常的道理謬悠言非遠也荒唐言曠大也無端崖言無
終始也又時或放言自恣而不儻同于人然又不欲以𮔂自
見𮔂與奇同謂獨見也見即老子自見自伐之意以天下為
沉濁而不可與莊語天下之人沉溺五濁不以可莊重之語
道之故因之以曼衍順之以連言廣之以寓言莊子之書不
出三者所謂非已之罪也不信已之罪也其精神獨與天地
往來而不敖倪於萬物敖倪即傲倪之意與天地往來者穷
其神知其化直與造化者相為游衍天地无棄物與道為体
者亦無棄物故不傲倪不傲倪則與物為𥳑游者同於得失
者同於失不譴是非而與世俗同處將與斯世斯民相忘於
大順大化而不知玄同之德有如此者又其為書雖瓌瑋而
連犿无傷也瓌瑋奇特之狀連犿相從之貌犿與𥳑同玉篇
牲權也言其書雖若驚世駭俗而却善体物情連瓌宛轉與
物相從而不違也以雖瓌瑋不傷不傷即無𢤱之義其辭旨
抑揚縱奪參差不一而淑稽詭譎之中却有可深思而得之

故俱其曰荒陛
言道術此狹言
多方則所謂方
術
此上表曰惠施
徐擇之曰甚兄
苟列之不詳則
其罪不著然詳
列之而不止則
虞部動而无部
則散一去不回
兼則荒今初列
其事而可否之
再列其事而可
否之三列其事

理此兩句說盡南華非莊叟自道不出彼其充實不可以已
如云胸中若有物積又散出盡乃已將上與造化者游而下
與外死生无終始者為友此等見解常情未易窺測大抵不
出乎老氏所謂道術建之以常無有主之以太乙者主之以
常無有故其於本也弘大而闢深閎而肆主之以太乙故其
於宗也調適而上遂上遂謂達本反始調適者調御閑達
於自然欲為而為之以不為為也林鬳齋只為
本宗二字認行不真以性命之旨殊套注昧

惠施多方。其書五車。其道舛駁。其言也不中。歷物之意曰。至大
無外。謂之大一。至小無内。謂之小一。無厚不可積也。其大千里。
天與地卑。山與澤平。日方中方睨。物方生方死。大同而與小同
異。此之謂小同異。萬物畢同畢異。此之謂大同異。天下之治方術者類皆聞
古人之風以自與起各成一家之學而惠施之學全无師授
不過騰辯恃之口以與天下相持故曰惠施多方則未免誇
者問辨者著書雖滿五車而其道舛駁其言不中當於理者
或寡矣歷〻舉起辨物之意如云至大無外謂之大一至小

而可否之每列
其事于中揷以
兩案所以部物
一〻皆成法也

無内謂之小一今人但知一耳而不知其有大一有小一此
傾足他弦乱之辭又云無厚者不可積也其大可以千里無
厚是指超於形色之表若至微至細木不可稽若形形色色
積而充滿天地則无厚者亦滿天地何啻千里又孰謂無厚
者不可積耶天尊地卑其位定矣而天道下濟是天亦可以
言卑也故天與地卑山高澤深其象陳矣而山上有澤則山
不得名之為高也故曰山與澤平日方中矣若睨而視之則
中者亦可謂之睨萬物方生矣而绝後再甦則生者亦可謂
之死天下有大同與有小同與大同而與小同異者謂之小
同異言非是大同與子小同却是小同異於大同也故謂之
小同異万物畢同畢異者然後謂之大同與大同與謂一氣
混淪為之分為四特以司化權而萬物於中生長敝壞畢同
畢異小同與謂如梅先而李後草夭而木喬惠子之說亦自
有理但支離纏繞你說如此他說如彼畢竟如彼之理不出
如此之中但要伸已
之說以與天下特耳

南方無窮而有窮。今日適越而昔來。連環可解也。我知天下之
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氾愛萬物。天地一體也。惠子以此為

按以夫曰自惠
施多方以下與
列載公孫龍施
難土之辭艳相
孫辯者多屬意
汪洸先醫非其
門人学子論此云

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天地東南匯為巨浸彌漫浩渺
不知其窮故人皆知南方之無窮而不知既謂之方則滞于
有形會有涯際又地不足於東南不足非窮乎今日適越者
路行雖在今日而昔者已有適越之心若以神用而不以形
用是不謂今日適越而昔至乎連環者兩環相連本不可解
然但能相連而不能相合不相合則謂之解可也故曰連環
可解誰為天下之中央越之南燕之北是也夫南北本不可
以言中而天無定躰中無定在如中庭月映分此隣燕越
雖居南北之端而越不見燕〻不見越各以所在而定之方
中故越之南燕之同皆可以為天下之中央此句却是以强
詞傍理而勝之氾愛万物天地一躰也此句却好惠施以此
為大觀於天下觀字作去声
讀示也揚曰大观在上也

卵有毛。雞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為羊。馬有卵。丁子有尾。火不
熱。山出口。輪不蹍地。目不見。指不至。至不絕。龜長於蛇。矩不方。
規不可以為圓。鑿不圍枘。飛鳥之景未嘗動也。鏃矢之疾而

[illegible]也非莊子也也毀人以自全不知者以為疾愛之故兩之而刘辰翁所謂唯亦自以為名也[illegible]

有不行不止之時犬羊皆人所命之名未有此名之先呼犬為羊卵胎亦人所立之名未立此名之謂胎為卵馬亦未嘗不生也故曰馬有卵丁子者蝦也蝦无尾而科斗有尾壯則落尾而為蝦故丁子有尾火不熱寒熱皆人所立之名人謂火為熱而火豈自知其熱乎故曰火不熱山不出口而容谷何以傳聲故曰山出口輪與地而輾輾則不能行故曰輪不轉地目能視物而不能以自視手能指物而不能以自指故自不視指不至而手曰至之佼倆容有窮絕之時使其俱視俱至則不至窮絕矣故曰至不絕龜短於蛇而龜率其龜之性則其長亦與蛇同故曰龜長於蛇短以為方而龜之体不方故言方則不得謂之短言矩則不得謂之方規圓亦然故曰短不方規不可以為圓鑿不圍枘者枘形圓而鑿形方今木工但謂鑿物為鑿耳不知圍枘亦可以鑿名乎故曰鑿不圍枘鳥飛下天景落于地但可謂之鳥動而不可謂之景動何者形也者有待而能者也無鳥則无景〻能自動乎故曰飛鳥之景未嘗動天安於弦則行中於鵠則止无有不行不上者然使不至其地則不得謂之行不貫於的則不得謂之止是鏃矢蜒疾而有不行不止之時矣凡此皆於言語名相間横生種〻聰明意見以求異于人惠子一生搬弄精魂只在於此誠可惜哉

狗非犬黃馬驪牛三白狗黑孤駒未嘗有母一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辯者以此與惠施相應終身無窮桓團公孫龍辯者之徒飾人之心易人之意能勝人之口不能服人之心辯者之囿也惠施日以其知與人之辯特與天下之辯者為怪此其抵也然惠施之口談自以為最賢曰天地其壯乎施存雄而無術一狗可以兩名乎故言犬則犬而已又豈得復以狗名乎故曰狗非犬黃馬驪牛三其形與色而合之三也馬牛者形也驪黃者色也色附於体則一者而析而為三是故有驪馬也黃馬也又有驪黃馬也驪牛也黃牛也又有驪黃牛也白狗黑亦然是皆一物而三形者實也色也虛也虛實相秉其理如此〻處諸家不知何解孤狗未嘗有母何以故馬之有母者曰狗死母者曰孤言狗則不得稱孤矣言孤則不得復為駒矣今曰孤駒是駒未嘗有母矣豈理乎夫一尺之棰日

[illegible]

取其半則萬世用之而以不竭不善用者之於善其用也猶鶉衣之於也此方謂之昧地蓋種有數用若日取其半而更用之則世世常久可以無損壞之虞以況惠施之辯下全用十分道理但將傍些須是以任他左右躲閃轉換不窮而當時辯者如桓團公孫龍之徒以此之故日與惠施相應終身不窮伊其全日道理則一道理屈其辯使窮安有許多強辯惟其不然是以只見終身嘵〻嘵〻徒能飾人之心徒為便者之囿而已辯固言發天下之辯而不能辯也夫惠施日以其知與天下之辯特以相特〻而不下不下則辯為詭諸怪其之說以相勝應其說大抵如此故曰此其抵也然惠施之口謂自以為最賢他人大不賢也視其言曰天地[illegible]我擊節其自負乃此是蓋存雄而無術者[illegible]道也存者非道也故曰無術[illegible]道德矣

南方有畸人焉曰黃繚問天地所以不墜不陷風雨雷霆之故惠施不辭而應不慮而對徧為萬物說說而不休多而無已猶以為寡益之以怪以反人為實而欲以勝人為名是以與衆不適也弱於德強於物其徒隩矣由天下之道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蚉一虻之勞者也其於物也何庸夫充一尚可曰愈貴道幾矣惠施不能以此自寧散於萬物而不厭卒以善辯為名惜乎惠施之才駘蕩而不得逐萬物而不反是窮響以聲形與影競走也悲夫畸人異人也黃繚之問亦邃矣惠子乃不辭而答為之說〻而公他之而不已猶以為不足也而益之以怪益之以怪是他躲閃出脫以欺人耳目之所不及大抵反人以為實勝人以為名是以其說雖長而與衆不協故曰不適夫有德者必有言而惠子之能言未必其有德也徒與物相裁而已故曰弱於德而強於物如是則其於道也亦終為昧惑塞而不能以自明故曰其徒隩矣室西北為漏西南為奧室以為深昧不明之竅夫由天地廣大易簡之道而觀惠施之能其猶一蚉一虻日蔻〻於草芥之下何補於物何益於世充一蚉一虻之類而進之雖大率幾尚可許之以是而曰愈於貴道者豈不殆哉蓋貴道之人自以為言數窮為戒所以

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辯者不善善者不辯惠子不能以斗道家一其心志緘默其言辞以求進於太上忘言之域而独以其精神敝于万物而不厭其煩卒以善辯自以其名惜夫有如是之才而不能澄明駘蕩而不得於心逐物而不反其本將欲止天下之辯欲言愈煩而辯愈起是猶窮響以声而形与影競走也悲夫

新鐫翰林三狀元會選二十九子品彙釋評五卷

從吾　焦竑　校正

青陽　翁正春　參閱

蘭嵎　朱之蕃　圈點

列子

天瑞篇

余有丁曰總是陰陽化生之妙文勢紆徐亦不肯道

劉純仁曰乃能生其生化其化

此即造化是也不能不生不能不化者万物是也此化死化死生故常生常化无時者即常字也

宗贊曰不曰死定名死定迹只下一謂字自是

子列子（載子於姓上者首章或是弟子之所記故也）居鄭圃四十年。人無識者。國君卿大夫眎之猶衆庶也。國不足（年饑）將嫁於衛（自家而出謂之嫁）弟子曰。先生往無反期。弟子敢有所謁。先生將何以教。先生不聞壺丘子林之言乎。子列子笑曰。壺子何言哉。雖然夫子嘗語伯昏瞀人（伯昏瞀人列子之友同學於壺子者）吾側聞之。試以告女（言自受教於壺子者列子之謙者也）其言曰。有生不生（今塊然之形也）（生物而不自生者也）有化不化（今存亡變改也）（化物而不自化者也）不生者能生生。不化者能化化。生者不能不生。化者不能不化。故常生常化。常生常化者。無時不生。無時不化。陰陽爾。四時爾。不生者疑獨。不化者往復。其際不可終（代謝無間形氣轉續其道不終）疑獨。其道不可窮（亦何知其窮與不窮哉直自疑其獨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也）黃帝書曰。谷神不死（此書今已不存夫谷虛而宅有亦如莊子之環中至虛無物故謂谷神本自無生故曰不死）是謂玄牝（處卑而不可得名故謂之玄牝也）玄牝之門。是謂天地之根。綿綿若存。用之不勤。故生物者不生。化物者不化。自生自化。自形自色。自智自力。自消自息。（皆自爾耳豈有尸而為之者哉）謂之生化形色智力消息

張湛曰莊子云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其言自始此書又作倣列簡名字亦只是莊子之意

者非也若有心於生化形色則豈能官天地而府萬物贍群生而不匱乎子列子曰昔者聖人因陰陽以統天地。夫有形者生於無形。則天地安從生。天地無所從生而自然生故曰有太易有太初。有太始有太素此明物之自微至著變化之相因襲也太易者未見氣也易者不窮滯之稱凝寂於太虛之域將何所見耶如易繫之太極老氏之渾成也太初者氣之始也陰陽未判即下句所謂渾淪也太始者形之始也陰陽既判則品物流形也太素者質之始也質性也既為物矣則方員剛柔靜躁沉浮各有其性氣形質具而未相離此直論氣形質不復說太初太易太始為三者宗本於後句別自明之也故曰渾淪渾淪者言萬物相渾淪。而未相離也。視之不見聽之不聞。循之不得。故曰易也易無形埒易變而為一。一變而為七。七變而為九。九變者究也迺復變而為一。一者形變之始也。清輕者上為天濁重者下為

易變而為一氣變而後有太極也有太極而後有陰陽五名故曰一變而為上四陰二與五行共為七數六分太少四老陰之數七五九此陽…

地沖和氣者為人故天地含精萬物化生子列子曰天地無全功聖人無全能萬物無全能故天職生覆地職形載聖職教化物職所宜然則天有所短地有所長聖有所否物有所通何則生覆者不能形載形載者不能教化教化者不能違所宜宜定者不出所位皆有素分不可逆也故天地之道非陰則陽聖人之教非仁則義物之宜非柔則剛此皆隨所宜而不能出所位者也故有生者有生生者有形者有形形者有聲者有聲聲者有色者有色色者有味者有味味者生之所生者死矣而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聲之所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嘗發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味之所味者嘗

有形有聲有色有味者天地間萬物言也生生形形聲聲色色造化也大意只謂雖天地亦不能及造化之用而況人物乎是十分正當之論蘇滄曰此段易理化生不甚皆見其氣鼓舞此主也无為造化也此下物

自奇特精

盧重玄曰生生之者形形者未嘗有…故凡之言自非怪幻寫之說理本如此

盧重玄曰此處便歸到理上

矣而味味者未嘗呈夫亟於一形者皆隨代謝而遷革矣故生者必終而生生物者無變化矣皆無為之職也生化形色聲味等皆無為之宗主也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長能短能圓能方能生能死能暑能涼能浮能沉能宮能商能出能沒能玄能黃能甘能苦能羶能香無知也。無能也。而無不知也。而無不能也此言道以無知無能故無所不知無所不能何曼論夫道語之而無語名之而無名視之而無形聽之而無聲則道之全焉故能昭音聲而出氣物包形神而章光影玄白以之黑素以之白矩以之方規以之圓方得形而此無形得名而此無名也子列子適衛食於道。從者見百歲髑髏攓蓬而指顧謂弟子百豐曰唯予與彼知而未嘗生未嘗死也俱涉變化之塗則予生而彼死推之至極則理無生亦無死也此過養乎此過歡乎遇形則不能不養遇生則不能不歡此過悟之徒非理之實當也種有幾先問變化種數凡有幾條然後明之於下若鼃為鶉得水為㡭

得水土之際則為鼃蠙之衣物根在水土中繼水上視之不見紛之可得如張縣在水中矣楚人謂之鼃蠙之衣音計謂水上之氣相繼而生也生於陵屯則為陵舄陵屯高原也衣猶覆蓋也陵舄得鬱棲則為烏足此隨所生之處而變者也烏足之根為蠐螬此合而相生也其葉為蝴蝶根本也葉散也言烏足為蠐螬之本其末散化為蝴蝶也蝴蝶胥也化而為蟲生竈下其狀若脫脫謂剝皮也其名曰鴝掇蟲名此一形之變異者也鴝掇千日化而為鳥其名曰乾餘骨乾餘骨之沫為斯彌沫猶唾也斯彌為介醯若酒上蠛蠓也下同頤輅一路介醯黃軦生乎九猷九當作久音猷九猷生乎瞀芮小蟲也瞀芮生乎腐蠸音歡謂瓜中黃甲蟲也。此皆死而更生之一形者也羊肝化為地皋馬血之為轉鄰作磷皆鬼火也淮南子云血為燐也音吝也人血之為野火也此皆一形之內自變化也鷂之為鸇鸇之為布穀布穀久

李九我曰胥皆也言物皆化也此以下皆言生生化化之意

李卓吾曰有思幽之国思士不妻思女不夫精氣潛感不假交合而生……

宋景濂云此從緜至於程於人……生之物辟然獸……之旨言其變化无常或以形而變或死而更生終始相生无窮已也

復為鷂也燕之為蛤也田鼠之為鶉也朽瓜之為魚也老韭之為莧也老羭之為猨也（羭牝羊也）魚卵之為蟲（此皆無所因感自然而變者也）亶爰之獸自孕而生曰類（亶音蟬亶爰之山有獸其狀如貍而有髮其名曰類自為牝牡相生也）河澤之鳥視而生曰鶂（此相視而生者也莊子曰白鶂相視眸子不運而風化之也）純雌其名大腰純雄其名穉蜂（穉蜂細腰者取桑蟲祝之使似己子也）思士不妻而感思女不夫而孕后稷生乎巨跡（高辛氏之妃名姜嫄見大人跡好而履之如有人理感已者遂孕因生后稷長而賢乃為堯佐周祖也）伊尹生乎空桑（有莘氏女子採桑得嬰兒于空桑之中故命之曰伊尹而獻其君令庖人養之長而賢為殷湯相）厥昭生乎濕（此因蒸濕而生）醯雞生乎酒（此因酸氣而生）羊奚比乎不筍（此異類而相親比也）久竹生青寧（因於林藪而生）青寧生程程生馬馬生人人入於機萬物皆出於機皆入於機（方形方化而不化者存於不化故謂之機機者群有之始動之所宗故出無入有散有反无靡不由之也）

丘蘂山曰進當為盡此書盡字例多作進也聚則成形散則為終此世之所謂終始也去則散者以形實為始散者以虛漠為始以形……故迭相與為終始而理實死終死始者也

黃帝書曰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無動不生無而生有有形必終者也天地終乎與我偕終（料巨細計修短則與我殊終會歸于終理固无差也）終進乎不知也道終乎本無始進乎本不久有生則復於不生有形則復於無形不生者非本不生者也無形者非本無形者也生者理之必終者也終者不得不終亦如生者之不得不生而欲恆其生畫其終惑於數也（畫忘也）精神者天之分骨骸者地之分屬天清而散屬地濁而聚精神離形各歸其真（天分歸天地分歸地各反其本）故謂之鬼鬼歸也歸其真宅（真宅太虛之域）黃帝曰精神入其門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人自生至終大化有四（其間迁易無時暫停四者蓋舉大較而言者也）嬰孩也少壯也

……分作三截……分作四段莊子曰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逸我以老息我以死亦分作四截

洪方回上寺謂江上小堂巢翡翠苑邊高塚臥麒麟細推物理須行樂何用浮名絆此身便是此意之意

老耄也死亡也其在嬰孩氣專志一和之至也物不傷焉德莫加焉（老子曰含德之厚比於赤子）其在少壯則血氣飄溢欲慮充起物所攻焉德故衰焉（虛方競之地物所不與也）其在老耄則欲慮柔焉體將休焉物莫先焉（休息也已無競心則物不與爭）雖未及嬰孩之全方於少壯間矣其在死亡也則之於息焉反其極矣孔子遊於大山見榮啟期行乎郕（音成魯邑名）之野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孔子問曰先生所以樂何也對曰吾樂甚多天生萬物唯人為貴而吾得為人是一樂也男女之別男尊女卑故以男為貴吾既得為男矣是二樂也人生有不見日月不免襁褓者吾既已行年九十矣是三樂也貧者士之常也死者人之終也處常得終當何憂哉孔子曰善乎

林希逸曰不勤行則遺名譽不競時則无利欲二者不汙於中則百年之壽不期而自獲也

能自寬者也（不能都忘憂樂善其能推理自寬慰者耳）林類年且百歲（書傳無聞蓋古之隱者也）底春被裘拾遺穗於故畦（收刈后田中棄穀拾之也）並歌並進孔子適衛望之於野顧謂弟子曰彼叟可與言者試往訊之子貢請行逆之壠端面之而嘆曰先生曾不悔乎而行歌拾穗林類行不留歌不輟子貢叩之不已乃仰而應曰吾何悔耶子貢曰先生少不勤行長不競時老無妻子死期將至亦有何樂而拾穗行歌乎林類笑曰吾之所以樂人皆有之而反以為憂少不勤行長不競時故能壽若此老無妻子死期將至故樂若此（所謂樂天知命故無憂也）子貢曰壽者人之情死者人之惡子以死為樂何也林類曰死之與生一往一反故死於是者安知不生於彼故吾知其不相若

李達擴曰樂天知命大然以待終焉亡之所以息忠雖憂苦味然而死小人之所以伏

林希逸曰修身慎行常懷兢惕此仁者之所憂貪欲縱肆常无厭足此不仁者之所苦惟死而休息投人之

矣吾又安知榮榮而求生非惑乎亦又安知吾今之死不愈昔之生乎（尋此昔則存亡往復無窮已也）子貢聞之不喻其意還以告夫子夫子曰吾知其可與言果然然彼得之而不盡者也子貢倦於學告仲尼曰願有所息仲尼曰人生無所息子貢曰然則賜息無所乎仲尼曰有焉耳望其壙（音曠墓穴也）睪如也宰如也墳如也鬲如也則知所息矣（見其墳壤異則知息之有所莊子曰死為休息也）子貢曰大哉死乎君子息焉小人伏焉仲尼曰賜汝知之矣人胥知生之樂未知生之苦知老之憊未知老之佚知死之惡未知死之息也（莊子曰大塊載我以形勞我以生佚我以老息我以死耳）晏子曰善哉古之有死也（生死古今所同而獨善古之死者明古之不樂生而惡死也）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死也者德之徼也（徼者滑也）

（徼者歸也言各得其所歸）古者謂死人為歸人夫言死人為歸人則生人為行人矣行而不知歸失家者也一人失家一世非之天下失家莫知非焉有人去鄉土離六親廢家業遊於四方而不歸者何哉則世必謂之為狂蕩之人矣又有人鍾賢世（鍾賢世宜言重形生）矜巧能修名譽誇張於世而不知已者亦何人哉世必以為智謀之士此二者胥失者也（此二者雖行事小異而並不免于弱喪也）而世與一不與一唯聖人知所與知所去（以生死為寤寐者與之溺喪志歸者而去之）或謂子列子曰子奚貴虛列子曰虛者無貴也（凡貴名之所以生又謂去彼而取此是我而非物今有無兩忘萬異冥一故謂之虛虛既虛矣貴子之名將何所生）子列子曰非其名也（事有實著非假名而後得也）莫如靜莫如虛靜也虛也得其居矣取也與也失其所矣事之破

姚寬曰物之有損有盈有成有虧亦密行於天地之間而人不覺死生之往來猶不相接而不已無間隙之可者見川閱水以成川水滔滔而日度世閱人以成世人冉冉以行暮人何世而不新世何人而非故正是此意

列時化曰此二人一以天敗為憂一以天全為喜也未知所以為憂喜也而互慰喻使自解釋因未免於大惑也

𥕢而後有舞仁義者弗能復也（當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乃至敗喪周穆方欲鼓舞仁義以求反性命之極者未之得也）鬻熊（周文王師封於楚著子書二十二篇）曰運轉亡已天地密移疇覺之哉（此則莊子舟壑之義孔子日夜無隙丘以是徂夫萬物與化為体体隨化而遷化不暫停物豈守故故向之形生非今形生俯仰之間已涉萬變氣散形朽非一旦頓至而昧者操又化之留託不停之逝自謂洪化可逃不亦悲乎）故物損於彼者盈於此成於此者虧於彼損盈成虧隨世隨死往來相接間不可省疇覺之哉凡一氣不頓虧亦不覺其成不覺其虧亦如人自世至老貌色智態忘日不異皮膚爪髮隨生隨落非嬰孩時有停而不易也（形色髮膚有精麄者新故相換猶不可識況妙於此者乎）間不可覺俟至後知杞國有人憂天地崩墜身亡所寄廢寢食者又有憂彼之所憂者因往曉之曰天積氣耳亡處亡氣若屈伸

呼吸終日在天中行止奈何憂崩墜乎其人曰天果積氣日月星宿不當墜耶曉之者曰日月星宿亦積氣中之有光耀者（氣亦何所不勝負天地之大猶自安於太虛之域況積氣之有光耀者也）只使墜亦不能有所中傷其人曰奈地壞何曉者曰地積塊耳充塞四虛亡處亡塊若躇步跐蹈（四字皆踐蹈之貌）終日在地上行止奈何憂其壞其人舍然大喜曉之者亦舍然大喜長廬子聞而笑之曰虹蜺也雲霧也風雨也四時也此積氣之成乎天者也山岳也河海也金石也水火也此積形之成乎地者也知積氣知積塊也奚謂不壞（夫渾然未判則天地一氣萬物一体分而為天地散而為萬物此蓋離合之殊異形氣之虛實）夫天地空中之一細物有中之最巨者難終難窮此固然矣難測難識此固然矣憂其壞

者識為大遠言其不壞者亦為未是天地不得不壞則會歸於壞遇其壞時奚為不憂哉子列子聞而笑曰言天地壞者亦謬言天地不壞者亦謬壞與不壞吾所不能知也雖然彼一也此一也故生不知死死不知生來不知去去不知來壞與不壞吾何容心哉生之不知死猶死之不知生故當其成也莫知其毀及其毀也亦何知其成此去來之見驗成敗之明徵而我皆即之情無彼此何處容其心乎舜問乎烝曰道可得而有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孰有之哉據有此身故重發問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天地之委順也生非汝有是天之委蛻也氣自委結而蟬蛻耳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以皆在自天中來非知而為之也天地強陽氣也又胡可得而有邪齊之國氏大富宋之向氏大貧自宋之齊請其術國氏告之曰吾善為盜始吾為盜也一年而給二年而足三年大壤自此以往施以智反延也及州閭向氏大喜喻其為盜之言而不喻其為盜之道遂踰垣鑿室手目所及亡不探也未及時以贓獲罪沒其先居之財向氏以國氏之謬已也往而怨之國氏曰若為盜若何向氏言其狀國氏曰嘻音熙哀痛之声若失為盜之道至此乎今將告若矣吾聞天有時地有利謂春秋冬夏九事出有也吾盜天地之時利雲雨之滂潤山澤之產育以生吾禾殖吾稼築吾垣建吾舍陸盜禽獸水盜魚鱉亡非盜也夫禾稼土木獸禽魚鱉皆天之所生豈吾之所有然吾盜天而亡殃天亡其施我公其心何往而有怨哉夫金玉珍寶穀帛財貨人之

所聚豈天之所與天尚不能與豈人所能聚此亦明其自能自聚若盜之而獲罪孰怨哉人有其財必犯其私所以致咎向氏大惑以為國氏之重罔已也過東郭先生問焉東郭先生曰若一身庸非盜乎盜陰陽之和以成若生載若形況外物而非盜哉若其有盜耶則我身即天地之一物不得私而有之若其無盜耶則外內不得與也誠然天地萬物不相離也認而有之皆惑也國氏之盜公道也故亡殃若之盜私心也故得罪公者對私之名无私者是則公名滅矣今若乃以犯天者為公犯人者為私予理未理有公私者亦盜也直所犯之異耳未為非盜忘公私者亦盜也一身不得不有財物不得不聚復欲讓之非能去而無心者也公公私私天地之德生即天地之一理身即天地之一物今所愛吝天地之間生身耳事無公私理無愛吝者也知天地之德者孰為盜耶孰為不盜耶天地之德何耶自然而已何所歷其公私之名公私之名既廢盜與不盜理無差者也

文逵休曰禀生之真謂之性得性之極謂之和失位理處順則所適常適任情背道則遇物斯而

許愿元曰亦不必便有此因明

黃帝篇

黃帝即位十有五年喜天下戴己養正命娛耳目供鼻口焦然肌本文作安色色皯黣音每諸書無此字昏然五情爽惑役心智未足以養性命祗足以焦形也又十有五年憂天下之不治隨世而憂耳竭聰明進智力營百姓焦然朋色皯黣昏然五情爽惑用德明未足以致治祗足以亂神也黃帝乃喟然讚曰朕之過淫矣淫當作深養一已其患如此治萬物其患如此惟任而不恭縱而不治則性命自全天下自安也於是放萬機舍宮寢去直待徹鐘懸減廚膳退而閒居大庭之館齋心服形心無欲則形自服矣三月不親政事晝寢而夢將明至理不可以情求故寄之於夢聖人無夢也遊於華胥氏之國華胥氏之國在弇州之西台州之北不知斯齊國幾千萬里斯離也齊中也蓋非

……之又如此耳

盧荊川曰：理無生死，故無所樂惡；理無愛惜，故無所親疎；理無逆順，故無所利害也。

陳深虛曰：此寓不有此事，特設言耳。

李九我曰：既不食五谷，豈復有以風飲露乎？然開約之貌不異于物耳。

支道林曰：大人合德陰陽，順序分明，有度災害不生，故道合二儀，契均四時，若日月以道位天者，其鬼不神。

舟車足力之所及，神游而已。其國無師長，自然而已。其民無嗜欲，自然而已。不知樂生，不知惡死，故無夭殤。不知親己，不知疎物，故無愛憎。不知背逆，不知向順，故無利害。都無所愛惜，都無所畏忌。入水不溺，入火不熱。斫撻（音酌。撻，打也）無傷痛，指擿（音倜，搔也）無痟癢（周礼：春時有痟首疾，夏時有痒疥疾）。乘空如履實，寢虛若處牀。雲霧不硋其視，雷霆不亂其聽，美惡不滑其心，山谷不躓其步，神行而已（至順若無物能逆也）。黄帝既寤（亦寄之寐寤耳，聖人無眠覺也），悟然自得，召天老、力牧、太山稽（稽音鷄。漢書云：太山稽，黄帝師也。○三人，黄帝相也），告之曰：朕閒居三月，齋心服形，思有以養身治物之道，弗獲其術（身不可養，物不可治，而精思求之，末可得）。疲而睡，所夢若此。今知至道不可以情求矣。朕知之矣，朕得之矣，而不能以告若矣（不可以情求，則不可以情告矣）。又二十有九年，天下大治，幾若華胥氏之國，而帝登假，百姓號之，二百餘年不輟。列姑射山在海河州（見山海經）。山上有神人焉（疑寂，故称神人），吸風飲露，不食五穀，心如淵泉，形如處女（盖柔虛之極者，其天姿自粹，非养而不衰也）。不偎不愛（不偎不愛，謂或隠或見。山海經曰：北海之隅，其水人居。偎爱，隠偎也。字林：而偎，彷彿見不審者也），仙聖為之臣（仙，寿考之跡；聖，治世之名）。不畏不怒，愿慤為之使（畏，威也。若此，豈有君臣役使之乎？尊卑長短，各得其分，因以而寄雅耳）。不施不惠，而物自足；不聚不斂，而已無愆（愆，本文作褰，去言反。○愆，褰之也）。陰陽常調，日月常明，四時常若（若，順也），風雨常均，字育常時，年穀常豐，而土無札傷，人無夭惡，物無疵厲，鬼無灵響焉。列子師老商氏，友伯高子，進二子之道，乘風而歸（莊子曰：列子御風而行，令然善也，旬五日而後反，盖神人御氣打之也）。尹

支道林曰：是非利害，世間之常理；在心之所念，任口之所言，而無矜吝于胸懷，内外如一，不渝於己而不益，欣其一故，聊寄笑焉。

袁了凡曰：心既無念，口既無言，故能恣其所念，縱其所能，作適窮宗，為世律梁。終日念而非我念，終日言而非我言。若以無念為念，無言為言，未造於極也。所謂無為而無不為者，如斯則彼此之異於何而求師資之義，將何所施，故曰内外尽矣。

生聞之，從列子居數月，不省舍，因間（音閒）請蘄其術者十反，而十不告。尹生懟（音墜，怨也）而請辭，列子又不命。尹生退數月，意不已，又往從之。列子曰：汝何去來之頻？尹生曰：曩章戴有請於子，子不我告，固有憾於子。今復脫然，是以又來。列子曰：曩吾以汝為達（曩，昔也），今汝之鄙至此乎。姬（居也），將告汝所學於夫子者矣。自吾之事夫子友若人也（夫子謂老商，若人謂伯高），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始得夫子一眄而已（实懷利害而不敢言，此怨藏情者也，故眄之而已）。五年之後，心庚念是非，口庚念利害（庚當作更），夫子始一解顏而笑。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更無是非；從口之所言，庚無利害。夫子始一引吾並席而坐（夫心者何？寂然而無意想也。口者何？默然而自吐納也。若順心之極，則無是非；任口之理，則無利害。道契師友，同位比肩，故其宜耳）。九年之後，横（去声，下同）心之所念，横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夫子之為我師，若人之為我友，内外進矣。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無不同也。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隨風東西，猶木葉幹殼，竟不知風乘我耶，我乘風耶（夫眼耳鼻口各有所司，今神凝形廢，無待於外，則視聽不資眼耳，臭味不賴鼻口，故六臟七孔，四肢百節，塊然尸居，同為一物，則形奚所倚，足奚所履，我之乘風，風之乘我，孰能辨也）。今汝居先生之門，曾未浹時，而懟憾者再三。女之片體將氣所不受，汝之一節將地所不載（用其情，有其身，則明骨不能相容，一礼將無所寄，豈二儀之所能覆載）。履虛乘風，其可幾乎？尹生甚怍，屏息良久，不敢復言。列子問關尹（關令尹喜，字公度，著書九篇）曰：至人潛行不空（不空者實）

王鏊曰莊子達生篇亦有此語此是其一宗峯問相傳之語却是一件大條貫

胡時化曰不深度則只在面前至淺近而人不見也无端无始也度法紀統也言此即目前之法而却不知所始也藏聰而不以也如天子以為乃為萬物之終始物之所造也曰造化也

邵寶曰此措粗以明至理之必然也

有也至人動止不以實有為閡者也郭象曰其心虛故能御群實也蹈火不熱行乎萬物之上而不慄何秀曰天下樂推而不厭非吾之自高故不慄者也請問何以至於此關尹曰是純氣之守也非智巧果敢之列魚語女音汝魚當作吾凡有貌象聲色者皆物也上至聖人下至昆虫皆形声之物以形貌相睍則無殊絶者也物與物何以相遠也何秀曰唯無心若獨遠耳夫奚足以至乎先是色而已何秀曰同是形色之一物耳未足以相先也以相先者惟自然也則物之造乎不形而止乎無所化夫得是而窮之者焉得為正焉尋形骸欲窮其終始者亦焉得至極之所乎彼將處乎不深之度即形色而不求其終始若不失自然之証矣深當作淫而藏乎無端之紀至理豈有隱藏也任而不執故冥然無迹端崖不見游乎萬物之所終始乘理而無心者則常與萬物並遊豈得無終始之所乎壹其性養其氣含其德以通乎物之所造氣壹德純者豈但自道而已扎物之所至皆使無閡然後道於辟生焉夫若是者其天守全神無郤郤音隙閑也物奚自入焉自然之分不虧則形神全一憂患奚由而入也夫醉者之墜於車也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神全也乘亦弗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是故遌音忤逆也物而不慴過而不恐也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醉故失其所知耳非自然無心也而況得全於天乎得全於天者自然無心委順至理也聖人藏於天故物莫之能傷也不闕性分之外故曰藏也列禦寇為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盡弦窮鏑措杯水其肘上手停審故杯水不傾發之鏑矢復沓矢去也箭鏑去復往沓方矢復寓箭方去未至的以復寄杯於時言敏捷之妙也當是時也猶象人木偶人形曰象人也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雖盡射之理而不能不以矜物也非不射之射也忘其能雖不射而同乎射也當與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逡巡足二分

真德秀曰神氣不變者志處乎內則神清于內故忘近物深所在皆明故處安危之機而漠然自得也

垂謂足二分心垂在外在外揖禦寇而進之禦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闚青天下潛黃泉揮斥揮斥放縱也八極神氣不變今汝怵然有恂目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不能明至分故有懼而所喪者至矣豈唯射乎范子有子曰子華善養私名遊俠之徒也舉國服之有寵於晉君不仕而居三卿之右目所偏視晉國爵之口所偏肥晉國黜之肥薄也遊其庭者侔於朝子華使其俠客以智鄙相攻彊弱相凌雖傷破於前不用介介用副也稱也意終日夜以此為戲樂國殆成俗禾生子伯范氏之上客出行經坰外坰之郊野外也宿於田更商丘開之舍更當作叟中夜禾生子伯二人於與言子華之名勢能使亡者存存者亡富者貧貧者富商丘開先窘於饑寒潛於牖北聽之因假糧荷畚畚音本簀籠也之子華之門徒皆世族也縞衣乘軒緩步闊遂也廣也視顧見商丘開年老力弱面目黎黑衣冠不檢莫不眲揚越之間凡人相輕侮以為眲無知謂之眲眲耳目不相信也之既而狎侮欺詒攩攩音挺打也挨推也抌抌遠拒也亡所不為商丘開常無慍容而諸客之技單音单盡也憊疲也於戲笑遂與商丘開俱乘高臺於衆中漫言曰有能自投下者賞百金衆皆競應商丘開以為信然遂先投下形若飛鳥一本作飛兒揚猶颺物從風也於地肌骨無䃣音毀范氏之黨以為偶然未詎怪也因復措河曲之淫隈水曲也曰彼中有寶珠泳潛行水中也可得也商丘開復從而泳之既出果得珠焉衆昉昉始也同疑子華昉令豫肉食衣帛之次俄而范氏之藏大火子華曰若能入火

弄顛同前

取錦者從所得多少賞若商丘開往無難色入火往還埃不漫身不焦范氏之黨以爲有道乃共謝之曰吾不知子之有道而誕子（誕欺也）吾不知子之神人而辱子子其愚我也敢問其道商丘開曰吾亡道雖吾之心亦不知所以雖然有一如此試與子言曩子二客之宿吾舍也聞譽范氏之勢能使存者亡亡者存富者貧貧者富吾試之無二心故不遠而來及來以子黨之言皆實也唯恐誠之之不至行之之不及不知形體之所措利害之所存也心一而已物亡迕者如斯而已今昉知子黨之誕我我内藏猜慮外矜觀聽追幸昔日之不焦溺也怛然内熱惕然震悸矣水火豈復可近哉自此之後范氏門徒路遇乞兒馬

[illegible]之人可以感物動天地不止履危險入水火是名言

醫弗敢辱也必下車而揖之宰我聞之以告仲尼仲尼曰汝弗知乎夫至信之人可以感物也動天地感鬼神橫六合而無逆者豈但履危險入水火而已哉商丘開信僞物猶不逆況彼我皆誠哉小子識之周宣王之牧正（養禽獸之長也）有役人梁鴦者能養野禽獸委食於園庭之内雖虎狼鵰鶚之類雜居不相搏噬也至處其術終於其身令毛丘園（姓毛名丘園）傳之梁鴦曰鴦賤役也何術以告爾懼王之謂隱於爾也且一言我養虎之法凡順之則喜逆之則怒此有血氣者之性也然喜怒豈妄發哉皆逆之所犯也夫食虎者不敢以生物與之爲其殺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與之爲其碎之之怒也（恐因其用力之怒）時其饑飽達其怒心虎

此篇辭語多類莊子

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故其殺之逆也然則吾豈敢逆之使怒哉亦不順之使喜也夫喜之復也常喜皆不中也（不處中和勢極則反必然之數）今吾心無逆順者也則鳥獸之視吾猶其儕也故游吾園者不思高林曠澤寢吾庭者不願深山幽谷理使然也顏回問乎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矣津人操舟若神吾問焉曰操舟可學耶曰可能游者可教也善游者數能（其數自能也言其道數必能不懼舟也）乃若夫役人則未嘗見舟而謖操之者也（謖起也向秀曰能驚役之人也）吾問焉而不告敢問何謂也仲尼曰譆（[illegible]同嘆辭也）吾與若玩其文也久矣而未達其實而固且道與能游者可教也輕水也善游者之數能也忘水也（忘則無矜畏之心）迺若夫役人之未嘗見

其然曰見操舟之可學則是玩其文未得其實[illegible]自能則已矣

至其實今且告汝之說也

舟也而謖操之也彼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卻也覆卻萬物方陳乎前而不得入其舍（神明所居故謂之舍）惡往而不暇（所遇皆閒暇也）以瓦摳（摳探也以手藏物探而取之亦曰藏摳）者巧以鉤（鉤銅為之）摳者憚以黃金摳者惛（惛音昏迷惛也）巧一也而有所矜則重外也凡重外者拙内（唯忘内外遺輕重則無巧拙矣）孔子觀於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黿鼉魚鼈之所不能游也見一丈夫游之以為有苦而欲死者也使弟子竝流而承之數百步而出被髮行歌而遊於棠行孔子從而問之曰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黿鼉魚鼈所不能游向吾見子道之（道當為蹈）以為有苦而欲死者使弟子竝流將承子子出而被髮行歌吾以子為鬼也察子則人也請問蹈水有道乎曰亡吾無

坐當作極言出溺也

蹈水之道如此

支道林曰纍三九而不墜用手之停當也故承蜩所失者不過錙銖之間耳所夫在錙銖言所失之小心

支道林曰逢猶大也謂大袂之衣儒服寬而長大修治也言修汝所用仁義之術反于自然之道然後可載此言于身上也心動于內形動于外禽鳥猶覺人理豈可詐也

此都不覺有石火何物而能閡

蹈吾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與齎俱入為汩汩古忽反涌波也洄伏而涌出者汩也偕出齎汩者水迴入涌出之貌從水道而不為私焉。此吾所以道之也。孔子曰何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也。吾生於陵而安於陵。故也故猶素也任其真素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順性之理則物莫之逆也不知吾所以然而然。命也。仲尼適楚。出於林中。有痀僂音縷痀僂背曲疾也者承蜩猶掇拾也之也。仲尼曰。子巧乎。有道耶。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纍垸音丸謂累丸於竿頭也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纍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纍五而不墜。猶掇之也。用手轉審則無所失者也吾處也。若橛株駒橛本或作蹶株駒駒亦枯樹木也吾執臂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為而不得。遺彼故得此也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疑於神。其痀僂丈人之謂乎。丈人曰汝逢衣徒也。亦何知問是乎。脩汝所而後載言其上。海上之人有好漚鳥者。每旦之海上。從漚鳥游。漚鳥之至者百住而不止。其父曰。吾聞漚鳥皆從汝游。汝取來吾玩之。明日之海上。漚鳥舞而不下也。故曰至言去言。至為無為。齊智之所知則淺矣。言為卻妄然後物無疑心限於智之所知則失之遠矣或有疑丈人假為形以護蟬海童任和心而漚游二情相背而同不許物大立言之本各有攸趣似若乖互會歸不異者蓋丈人明乎心虛專一循然外不駭物非自然寘至形同於木石者乎至於海童誠心充於內坦蕩形於外雖未能利害兩忘情忘無消然輕舉異類亦無所多怪此二喻者蓋假近以徵遠借未以明本也趙襄子率徒十萬狩於中山。藉芿在下曰藉草不剪曰芿燔林扇赫百里。有一人從石壁中出。隨烟燼上下。衆謂鬼物。火過。徐行而出。若

王世貞曰此言因心以刳心因智以去智心智之累[illegible]所遣心[illegible]明乎[illegible]用心之所[illegible]者矣

[illegible]曰此言實由文[illegible]以弟彰有道而無[illegible]雄今[illegible]與汝雖深淺不同然但在窮極則無文相發矣彼未盡我道之實也此言至人之唱而有感而後和者也

黃宸曰要識語之至人其動也天其靜也地其行也水流其湛

無所經涉者。襄子怪而留謂宿留而視之之。徐而察之。形色七竅。人也。氣息音聲。人也。問奚道而處石。奚道而入火。其人曰。奚物而謂石。奚物而謂火。襄子曰。而嚮者之所出者石也。而嚮之所涉者火也。其人曰。不知也。不知之極故得如此魏文侯聞之。問子夏曰。彼何人哉。子夏曰。以商所聞夫子之言。和者大同於物。物無得傷閡者。游金石。蹈水火。皆可也。文侯曰。吾子奚不為之。子夏曰。刳心去智。商之之能。雖然。試語之有暇矣。文侯曰。夫子奚不為之。子夏曰。夫子能之而能不為者也。文侯大說。說音悅天下有能之而能不為者有能之而不能不為者有不能而強欲為之者有不為而自能者至於聖人亦何所為亦何所不為亦何所能亦何所不能俯仰同俗升降隨物奇功異迹未嘗暫顯躰中之絕妙處有神巫男曰覡女曰巫顏師古曰巫覡亦通用自齊來處於鄭。命曰季咸。知人死生存亡。禍福壽夭。期以歲月旬日如神。鄭人見之。皆避而走。列子見之而心醉。而歸以告壺丘子曰。始吾以夫子之道為至矣。則又有至焉者矣。壺丘子曰。吾與汝既其文。而未既其實。而固得道與。衆雌而無雄。而又奚卵焉。而以道與世抗。必信矣。故使人得而相汝。無其一方以必信於世故可得而相也嘗試與來。以予示之。明日列子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譆。子之先生死矣。弗活矣。不可以數旬矣。吾見怪焉。濕灰氣如濕灰焉。列子入。涕泣沾衿。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地文。塊然若土也罪乎不誫不止。罪或作萌然不動亦不自止與枯木同其不華死灰均其寂魄此則至人無感之時是殆見吾杜德幾也。德幾不發故曰杜也嘗又與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幸矣。子之先

湯賓尹曰：權輕利薄可充以示于人而皆敬己，是為下大小無所失者

駱日升曰：廢益也，曾無善言以箴藥石乎

李廷机曰：老子之嘆嘆其不可告弟子之言，謂其身之物者遊而無所執，一各一樣執軸

王道坤曰：此九水名，至人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汝流九變治也，紛然若存其極，其寂淡然自逝

生道我以有瘳矣灰然（灰或作全）有生矣吾見杜權矣（有閉而謂之杜權）

列子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天壤（天壤之中覆載之功見矣比地之文不論）

名實不入（任自然而覆載則名利之飾皆為棄物）而機發於踵（機發不旋踵）此為杜

權是殆見吾善者機也（有善於彼彼便見之明季咸之所見者淺矣）嘗又與來明日

又與之見壺子出而謂列子曰子之先生坐不齋（或無坐字大抵無往不平混然一之以管窺天皆莫見其崖故以不齋也）吾無得而相焉試齋將且復相之列子

入告壺子壺子曰向吾示之以太沖莫勝是殆見吾衡氣機也

鯢旋之潘為淵止水之潘為淵（鯢大魚也桓盤桓也潘洄流也此言魚盤桓其水蟠洄而成深泉）流水之潘為淵濫（水湧出也）水之潘為淵沃水之潘為淵氿（音軌水泉從旁流水也）水之潘為淵雍（音擁河出還復入也）水之潘為淵汧（音牽水之流行也）水之潘為淵肥（水所出異為肥也）水之潘為淵是為九淵焉嘗又與

來明日又與之見壺子立未定壺子曰追之列子追之而不及

反以報壺子曰已滅矣已失矣吾不及也壺子曰向吾示之以

未始出吾宗（雖進退同群而不深根寧極也）吾與之虛而猗移（無心以隨變也）不知其

誰何因以為茅靡（靡也伏）因以為波流故逃也（變化頹靡世事波流則相者無所用其心自成之爻者也）然後列子自以為未始學而歸三年不出為其妻爨

食豨如食人（忘貴賤也）於事無親（無適無莫也）彫琢復朴塊然獨以其形

立紛然而封戎（真不散也）壹以是終子列子之齊中道而遇伯昏瞀

人伯昏瞀人曰奚方而反曰吾驚焉惡乎驚吾食於十漿（客舍賣漿之家）而五漿先饋（饋餉也）伯昏瞀人曰若是則汝何為驚已曰夫內

誠不解（外自矜飾內不釋然也）形諜成光（諜動便成光）以外鎮人心（外以矜嚴服物內實不足）不使人輕乎貴老（使人輕而尊長之者由其形諜成光故也）而整其所患（所美形動物則所患亂至也）

夫漿人特為食羹之貨無多餘之贏（所貨者羹介所利者盈餘而已）其為利

也薄其為權也輕而猶若是而況萬乘之主身勞於國而智盡

於事（所以不敢之齊）彼將任我以事而效我以功吾是以驚（推此類則皆輕者也望利薄任重者皆功多）伯昏瞀人曰善哉乎（汝知驚此者是善雖察者也）汝處已人將

保汝矣（汝若默然不自顯懼適齊之與處此皆無所懼苟知此義所在見保矣）無幾何而往則戶

外之屨滿矣（屨歸之眾）伯昏瞀人北面而立敦杖蹙之乎頤立有間

不言而出賓（本作儐也）者以告列子列子提屨徒跣而走暨乎門

問曰先生既來曾不發藥乎曰已矣吾固告汝曰人將保汝果

保汝矣非汝能使人保汝（順乎理以接物則物不保之背理而感物求物不可不得）而汝不

能使人無汝保也（任情而化則無感無求乃不相求）而焉用之感哉（何用汝乃感物如此乎）感豫出異（彼先物施惠不因豫出而異者）且必有感也搖也與汝遊

者莫汝告也彼所小言盡人毒也（小言細巧易以感人故為人毒害也）莫覺莫悟

何相孰也（不能相成濟也）楊朱南之沛老聃西遊於秦邀於郊至梁

而遇老子老子中道仰天而嘆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教也（與至人遊而未能去其矜誇故曰不可教者也）楊朱不答至舍進涫漱脫屨戶外膝而

前曰向者夫子仰天而嘆曰始以汝為可教今不可教弟子欲

請夫子辭行不間是以不敢今夫子間矣請問其過老子曰而

睢睢而盱盱而誰與居（睢盱何所矜誇張若此）大白若辱盛德若不足（不

吳默曰柔可常勝強則不勝此老子之論
胡文煥曰自古以來治世強者視彼不己若之人則又以我先之爲快者以此爲衒則人存之
於我者又映我子我又不勝則危殆矣故曰先不己若者至于若己則殆矣以柔爲尚者視世之人皆出于己之先而我常居其后在我者常弱常无較則何所危殆乎故曰先出于己者无所殆矣
陳若庶曰此一段言虞夏以前之人在德而不

物兢則常虛卑而守約也 楊朱蹵然變容曰敬聞命矣其往也舍者迎將家公執席妻執巾櫛舍者避席煬者避竈厚自藏異則物憚之也其反也舍者與之爭席矣楊朱過宋東之於逆旅逆旅人有妾二人其一人美其一人惡惡者貴而美者賤楊子問其故逆旅小子對曰其美者自美吾不知其美也其惡者自惡吾不知其惡也楊子曰弟子記之行賢而去自賢之行安往而不愛哉天下有常勝之道有不常勝之道常勝之道曰柔不常勝之道曰彊二者亦知而人未之知故上古之言彊先不己若者所勝在己下者耳柔先出於己者不與物兢則物不能加也先不己若者至於若己則殆矣遇敵以危之也先出於己者亡所此勝一身若徒以此任天下若徒謂不勝而自勝不任而自任也子曰欲剛必以柔守之欲彊必以弱保之積於柔必剛積於弱必彊觀其所積以知禍福之鄉彊勝不若己至於若己者剛柔勝出於己者其力不可量老聃曰兵彊則滅木彊則折柔弱者生之徒堅彊者死之徒狀不必童而智童智不必童而狀童聖人取童智而遺童狀衆人近童狀而疏童智狀與我同者近而愛之狀與我異者疏而畏之有七尺之骸手足之異戴髮含齒倚而趣者謂之人而人未必無獸心雖有獸心以狀而見親矣傅翼戴角分牙布爪仰飛伏走謂之禽獸而禽獸未必無人心雖有人心以狀而見疏矣庖犧氏女媧氏神農氏夏后氏蛇身人面牛首虎鼻此有非人之狀而有大聖之

又曰此一段言黃虞以后之人在相而不在德
吳默曰此言籠絡之術不可以

德夏桀殷紂魯桓楚穆狀貌七竅皆同於人而有禽獸之心而衆一守一狀以求至智未可幾也黃帝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帥熊羆狼豹貙虎爲前驅鵰鶡鷹鳶爲旗幟此以力使禽獸者也堯使夔典樂擊石拊石百獸率舞簫韶九成鳳凰來儀此以聲致禽獸者也然則禽獸之心奚爲異人形音與人異而不知接之之道焉聖人無所不知無所不通故得引而使之焉禽獸之智有自與人同者其齊欲攝生亦不假智於人也牝牡相偶母子相親避平依險違寒就溫居則有群行則有列小者居內壯者居外飲則相攜食則鳴群大古之時則與人同處與人竝行帝王之時始驚駭散亂矣逮於末世隱伏逃竄以避患害今東方介氏之國其國人數數解六畜之語者蓋偏知之所得夫禽獸之宗甫絲毛羽之長達蠕動皆鳴呼相聞各有語象該相制於飛異於人但人不能解因調禽獸之聲無有音律足御無以窮理備智則所通萬途因事偏達偶識一隅大古神聖之人備知萬物情態悉解異類音聲會而聚之訓而受之同於人民故先會鬼神魑魅次達八方人民末聚禽獸蟲蛾有足曰蟲無足曰蛾言血氣之類心智不殊遠也神聖知其如此故其所教訓者無所遺逸焉宋有狙公者養狙者同猿猴者謂之狙公也愛狙養之成群能解狙之意狙亦得公之心損其家口充狙之欲俄而匱焉將限其食恐衆狙之不馴於己也先誑之曰與若芧朝三而暮四足乎衆狙皆起而怒俄而曰與若朝三而暮四足乎衆狙皆伏而喜物之以能鄙相籠皆猶

此言勇力不足尚而惠盎足尚也

此也聖人以智籠群愚亦猶狙公之以智籠衆狙也名實不虧
使其喜怒哉紀渻音紀名渻或作渻子為周宣王養鬭鷄十日而問鷄
可鬭已乎曰未也方虛驕而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影嚮
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鷄雖有鳴
者已無變矣彼命敵而我不無志勝負矣望之似木鷄矣其德全矣至全者更不以
血氣之類異鷄無敢應者反走耳德全者非但已無心乃使外物不生也部象曰養之以至於全者猶
無敵於外況自全乎惠盎惠盎惠施之族見宋康王康王蹀足謦欬疾言曰寡人
之所說者勇有力也不說為仁義者也客將何以教寡人惠盎
對曰臣有道於此使人雖勇刺之不入雖有力擊之弗中大王
獨無意邪宋王曰善此寡人之所欲聞也惠盎曰夫刺之不入
擊之不中此猶辱也臣有道於此使人雖有勇弗敢刺雖有力
弗敢擊夫弗敢非無其志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志也夫
無其志也未有愛利之心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
驩然皆欲愛利之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大王獨無
意耶虞卿大夫士民之上故言四累也宋王曰此寡人之所欲得也惠盎對曰
孔墨是已孔丘墨翟無地而為君無官而為長天下丈夫女子
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
四境之內皆得其利矣其賢於孔墨也遠矣宋王無以應惠盎
趨而出宋王謂左右曰辨矣客之以說服寡人也

周穆王

詠唐曰此假說有此人

黃震曰娥媌妖好也靡曼柔弱也

湯約曰清都紫微天帝之所居也博紀云秦穆公疾不知人既寤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遊鈞天廣樂九奏萬舞不類三代之樂

支道林曰假說目不能所耳不能聞甚迷精喪以起下神遊

周穆王名滿昭王子也時西極之國有化人來化幻大也入水火貫金石反
山川移城邑乘虛不墜觸實不硋千變萬化不可窮極既已變
物之形且又應人之慮能使人暗忘其宿所知識穆王敬之若神事之若君
推路寢以居之引三牲以進之選女樂以娛之化人以為王之
宮室卑陋而不可處王之廚饌腥螻而不可饗螻蚶臭也王之嬪御
羶惡而不可親穆王迺為之改築土木之功赭赭音者赤色堊音惡白土
也之色無遺巧焉五府周礼大府掌九貢九賦之貨賄王府掌金玉玩好內府主良貨賄外府主泉藏
膳府主四時食物也為虛而臺始成其高千仞臨終南山名在京兆之上號曰
中天之臺簡鄭衛之處子娥媌靡曼者施芳澤正蛾眉設笄珥
珥音餌瑱也冕上垂王以塞耳衣阿錫曳齊紈粉白黛黑佩玉環雜芷若
芷若香草以滿之奏承雲六瑩九韶晨露以樂之承雲黃帝樂六瑩帝嚳樂九韶舜樂
晨露湯樂日月獻王衣旦旦薦王食言其珍異化人猶不舍然不得已
而臨之居亡幾何謁王同遊王執化人之袪袪衣袖也騰而上者中
天迺止暨及化人之宮化人之宮絡以金銀絡以珠玉出雲雨之
上而不知下之據望之若屯雲焉耳目所觀聽鼻口所納嘗皆非
人間之有王實以為清都紫微鈞天廣樂帝之所居王俯而視
之其宮榭若累塊積蘇蘇樵也焉王自以居數十年不思其國也所以
勸人之慮王化人復謁王同遊所及之處仰不見日月俯不見河海
光影所照王目眩不能得視音響所來王耳亂不能得聽百骸
六藏悸而不凝意迷精喪請化人求還化人移之移推也王若殞

胡時中曰應上所居所游

焦竑曰彼此不可窮極徐疾理亦不問歟以盡學求稍未可測

李廷機曰此咸至君之言故意起遊八極有放浪形骸之外意

虛焉。殞墜也 既寤所坐猶嚮者之處，侍御猶嚮者之人，視其前則酒未清，肴未昲。王問所從來，左右曰：王默存耳。由此穆王自失者三月而復，更問化人。問其形不移之人 化人曰：吾與王神游也，形奚動哉？且曩之所居奚異王之宮？曩之所游奚異王之圃？王閒恒疑蹔亡。彼之與此俱非真物意其常存疑其蹔亡者心之惑也 變化之極，徐疾之間，可盡模哉？王大悅，不恤國事，不樂臣妾，肆意遠游，命駕八駿之乘，右服騧古騧字騮而左綠耳，右驂赤驥而左白渠。史記曰造父為穆王得驥騮赤驥白儀之馬御以遊巡往見西王母樂而忘歸與穆天子傳畧同 主車則造父為御，𥂕音𥂕音泰丙音兩為右。淮南子云鉗且泰丙之御也除轡御棄鞭策高誘云皆古之得道善御者也 次車之乘，右服渠黃而左踰輪，左驂盜驪盜驪即荀子纖離者也而右山子，柏夭主車，參百為

山海經曰流沙之西赤水之合黑水之前有大山名崑崙之丘有人穴處名曰西王母

西王母居崑崙山紀年云穆王十七年西征見西王母賓于昭宮

支道林曰造物者非有心自然之妙耳

御，奔戎為右，馳驅千里，至於巨蒐氏。巨蒐氏乃獻白鵠之血以飲王，具牛馬之湩以洗王之足。湩乳也以已所珍貴獻之至尊 及二乘之人，已飲而行，遂宿於崑崙之阿，赤水之陽。別日升崑崙之丘，以觀黃帝之宮，而封之以詒後世。遂賓於西王母，觴於瑤池之上。西王母為王謠，王和之，其辭哀焉。迺觀日之所入，一日行百里。王乃歎曰：於乎！予一人不盈於德而諧於樂，後世其追數吾過乎！穆王幾神人哉！能窮當身之樂，猶百年乃徂。知世事無常故肆其心也 世以為登假焉。

老成子學幻於尹文先生，三年不告。老成子請其過而求退。尹文先生揖而進之於室，屏左右而與之言曰：昔老聃之徂西也，顧而告予曰：有生之氣，有形之狀，盡幻也。造化之所始，陰陽

王世貞曰假物而為變革者淺從形而推移故難生暫沒

夫人深思一時猶得其道況不忍而自得者乎

天生又由理形又由生未有有生而無理有形而無生生之與形形之與理雖精粗不同而造為

之所變者謂之生，謂之死。窮數達變，因形移易者謂之化，謂之幻。造物者其巧妙，其功深，固難窮難終；因形者其巧顯，其功淺，故隨起隨滅。知幻化之不異生死也，始可與學幻矣。吾與汝亦幻也，奚須學哉？身則是幻而欲學幻則是幻幻相學也 老成子歸，用尹文先生之言，深思三月，遂能存亡自在，憣校四時，冬起雷，夏造冰，飛者走，走者飛。終身不著其術，故世莫傳焉。日用而百姓不知聖人之道也顯奇以駭一世常人之事耳 子列子曰：善為化者，其道密庸，其功同人。取濟世安物而已故其功潛著而人莫知焉 五帝之德，三王之功，未必盡智勇之力，或變化而成，孰測之哉？帝王之功德世為之名非所以為帝王也揖讓干戈果是所假之塗亦奚為而不假幻化哉但駭世之迹聖人不顯焉耳 覺有八徵，夢有六候。徵驗也候占也 奚謂八徵？一曰故，二曰為，

水火用器物…燥則飛鍊雲沙以成冰推此類也陰陽之數極萬物之情狀則附鑄群有與造化同功矣若夫偏執數術以氣質相引俛仰則一出一沒顛眄則飛走易形蓋之末者也

為作 三曰得，四曰喪，五曰哀，六曰樂，七曰生，八曰死。此者八徵，形所接也。奚謂六候？一曰正夢，平居自夢 二曰蘁夢，蘁當為驚愕之愕謂驚愕而夢 三曰思夢，因思念而夢 四曰寤夢，覺時道之而夢 五曰喜夢，因喜悅而夢 六曰懼夢。因恐懼而夢 此六者，神所交也。不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惑其所由然；識感變之所起者，事至則知其所由然。知其所由然，則無所怛。一體之盈虛消息，皆通於天地，應於物類。人與陰陽通氣身與天地並形吉凶往復不得不相關通也 故陰氣壯則夢涉大水，陽氣壯則夢涉大火而燔焫，陰陽俱壯則夢生殺。甚飽則夢與，甚饑則夢取。是以浮虛為疾者則夢揚，以沉實為疾者則夢溺。藉帶而寢則夢蛇，飛鳥銜髮則夢飛。此以物類致感 將陰夢火，將疾夢食，飲酒者憂，歌儛者哭。此皆明其或因事致

胡特化曰此以上皆明夢或因事致感或因情起念理自然也以下言真人无夢

感或造極相反即周禮六夢六義理無妄然 子列子曰神遇為夢形接為事故晝想夜夢神形所遇故神凝者想夢自消信覺不語信夢不達物化之往來者也 夢為鳥而飛於天夢為魚而潜於淵此情化往復也 古之真人其覺自忘其寢不夢幾虛語哉 真人無往不忘乃當不眠何夢之有此亦寓言以明𢘤也 西極之南隅有國焉不知境界之所接名古莽之國陰陽之氣所不交故寒暑亡辨日月之光所不照故晝夜亡辨其民不食不衣而多眠五旬一覺以夢中所為者實覺之所見者忘四海之齊謂中央之國 即今四海之内 跨河南北越岱東西萬有餘里其陰陽之審度故一寒一暑昏明之分察故一晝一夜其民有智有愚萬物滋殖才藝多方有君臣相臨禮法相持其所云為不可稱計一覺一寢

以為覺之所為者實夢之所見者妄東極之北隅有國曰阜落之國其土氣常燠日月餘光之照其土不生嘉苗其民食草根木實不知火食性剛悍彊弱相藉貴勝而不尚義多馳步少休息常覺而不眠周之尹氏大治產其下趣役者侵晨昏而弗息有老役夫筋力竭矣而使之彌勤晝則呻呼 呻呼音申吟下同 而即事夜則昏憊而熟寐精神荒散昔昔 夜夜也 夢為國君居人民之上總一國之事遊燕宮觀恣意所欲其樂無比覺則復役人有慰喻其懃者役夫曰人生百年晝夜各分 分平聲也 吾晝為僕虜苦則苦矣夜為人君其樂無比何所怨哉尹氏心營世事慮鐘家業心形俱疲夜亦昏憊而寐昔昔夢為人僕趨走作役無不為

世貞曰此亦言苦樂夢不甚若勞各適一方則役夫勤于晝而逸于夜尹氏勞于晝而勞于夜理方不兼求足相誇也

也數罵杖撻無不至也眠中啽囈 啽囈音諳詣 呻吟徹旦息焉尹氏病之以訪其友友曰若位足榮身資財有餘勝人遠矣夜夢為僕苦逸之復數之常也 大盛衰相襲樂極哀生故覺之所羨夢或惡焉 若欲覺夢兼之豈可得耶尹氏聞其友言寬其役夫之程減己思慮之事疾並少間鄭人有薪於野者遇駭鹿御 御音迓迎也 而擊之斃之恐人見之也遽而藏諸隍 無水池也 中覆之以蕉不勝其喜俄而遺其所藏之處遂以為夢焉順塗而詠其事傍人有聞者用其言而取之既歸告其室人曰若將是夢見薪者之得鹿耶詎有薪者耶今真得鹿是若之夢真耶夫曰吾據得鹿何用知彼夢我夢耶薪者之歸不厭失鹿其夜真夢藏之之處又夢得之之主爽旦案所

此言惟聖人為能辨覺夢也

夢而尋得之遂訟而爭之歸之士師 掌五禁之法者 士師曰若初真得鹿今據有鹿請二分之以聞鄭君鄭君曰嘻士師將復夢分人鹿乎訪之國相國相曰夢與不夢臣所不能辨也欲辨覺夢唯黃帝孔丘今亡黃帝孔丘孰辨之哉且恂士師之言可也 恂信也言苟因喜怒而迷惑猶不復辨覺夢之虛實況本無覺夢也 宋陽里華子中年病亡朝取而夕亡夕與而朝亡在塗則亡行在室則亡坐今不識先後不識今闔室毒之謁史而卜之弗占謁巫而禱之弗禁謁醫而攻之弗已魯有儒生自媒能治之華子之妻子以居產之半請其方儒生曰此固非卦兆之所占非祈請之所禱非藥石之所攻吾試化其心變其慮庶幾其瘳乎於是試露之而求衣饑之而求食

倪思曰按此理亦當是陽之所發而頤紀顏回者欲許孙當其大以其……

五濂曰天氣顛倒以非常品

朱坤曰吾之君子盛於仁義明足是非故曰迷之郵者也

幽之而求明先奪其攻已之物以試之儒生欣然告其子曰疾可已也然吾之方密傳世不以告人試屏右左獨與居室七日從之莫知其所施為也儒者之多方固非一塗所驗也而積年之疾一朝都除華子既悟迺大怒黜妻罰子操戈逐儒生宋人執而問其以華子曰曩吾忘也蕩蕩然不覺天地之有無今頓識既往數十年來存亡得失哀樂好惡擾擾萬緒起矣吾恐將來之存亡得失哀樂好惡之亂吾心如此也須臾之忘可復得乎子貢聞而怪之以告孔子孔子曰此非汝所及乎顧謂顏回紀之秦人逢氏有子少而惠及壯而有迷罔之疾聞歌以為哭視白以為黑饗香以為朽月令曰其臭朽嘗甘以為苦行非以為是意之所之天地四方水火寒暑無不倒錯者焉楊氏告其父曰魯之君子多術藝將能已乎汝奚不訪焉其父之魯過陳遇老聃因告其子之證老聃曰汝庸知汝子之迷乎今天下之人皆惑於是非昏於利害同疾者多固莫有覺者且一身之迷不足傾一家一家之迷不足傾一鄉一鄉之迷不足傾一國一國之迷不足傾天下天下盡迷孰傾之哉向使天下之人其心盡如汝子汝則反迷矣哀樂聲色臭味是非孰能正之且吾之言未必非迷而況魯之君子迷之郵者焉能解人之迷哉榮汝之糧不若遄歸也此章明是非之理未可全定皆眾寡相傾以成辨爭也燕人生於燕長於楚及老而還本國過晉國者同行誑之指城曰此燕國之城其人愀然變容指社曰此若里之社乃喟然而嘆指舍曰此若先人之廬乃涓然而泣指壠曰此若先人之冢其人哭不自禁同行者啞然大笑曰予昔紿音待若此晉國耳其人大慚及至燕真見燕國之城社真見先人之廬冢悲心更微此章明情有一至哀樂既過則向之所感皆無欺疾者也

仲尼篇

盧重玄曰所以不敢問者將發明至理推起余於大賢然後微言乃宣耳

王世貞曰回不言教宜問故故以激發夫子之言也

王安石曰詩書禮樂治世之具聖人因而用之以救一時之弊耳夫其道則無益于理也

吳高曰此以為樂者將謂下義張本故先有此言耳

朱坤曰都無所樂都無所知則能樂天下之樂

仲尼閒居子貢入侍而有憂色子貢不敢問出告顏回顏回援琴而歌孔子聞之果召回入問曰若奚獨樂回曰夫子奚獨憂孔子曰先言爾志曰吾昔聞之夫子曰樂天知命故不憂回所以樂也孔子愀然有閒曰有是言哉汝之意失矣此吾昔日之言爾請以今言為正也昔日之言因事而興今之所明盡其極也汝徒知樂天知命之無憂未知樂天知命有憂之大也今告若其實修一身任窮達知去來之非我亡變亂於心慮爾之所謂樂天知命之無憂也曩吾修詩書正禮樂將以治天下遺來世非但修一身治魯國而已而魯之君臣日失其序仁義益衰情性益薄此道不行一國與當年其如天下與來世矣吾始知詩書禮樂無救於治亂而未知所以革之之方此樂天知命者之所憂雖然吾得之矣夫樂而知者非古人之謂所樂知也無樂無知是真樂真知故無所不樂無所不知無所不憂無所不為詩書禮樂何棄之有革之何為若欲以詩書易治術者豈救弊之道即而不去為而不恃物自會矣顏回北面拜手曰回亦得之矣出告子貢子貢茫然自失歸家淫思七日不

知天下之知而忘死心者也

回賜之高下于此可見

蘇濬曰此揚回之辭夫聖人照無所察亦無所用廢用之論亦因事而生耳故明仰為彼之世務皆形迹之事耳宜廢而反求諸回治然而不動耳

又曰世之所謂聖者據其迹耳豈知所以聖所以不聖者哉

唐荊川曰孔丘之博學湯武之干戈堯舜之揖讓羲農之簡朴此皆聖人因世應務之麤

許應元曰此非舌識所及故以

癈不食以至骨立昇慎思道忘眠食也顏回重往喻之乃反丘門絃歌誦書終身不輟既悟至理則亡餘事陳大夫聘魯私見叔孫氏叔孫曰吾國有聖人曰非孔丘耶曰是也何以知其聖乎叔孫氏曰吾嘗聞之顏回曰孔丘能廢心而用形陳大夫曰吾國亦有聖人子弗知乎曰聖人孰謂曰老聃之弟子有亢倉子音庚桑名楚者得聃之道能以耳視而目聽魯侯聞之大驚使上卿厚禮而致之亢倉子應聘而至魯侯卑辭請問之亢倉子曰傳之者妄我能視聽不用耳目不能易耳目之用魯侯曰此增異矣其道奈何寡人終願聞之亢倉子曰我體合於心心合於氣氣合於神神合於無其有介然之形唯然之音雖遠在八荒之外近在眉睫之內來干我者我必知之乃不知是我七孔四肢之所覺心腹六臟之所知其自知而已矣魯侯大悅他日以告仲尼仲尼笑而不答商太宰商宋國也宋都商丘故以名焉大宰官名見孔子曰丘聖者歟孔子曰聖則丘何敢然則丘博學多識者也商太宰曰三王聖者歟孔子曰三王善任智勇者聖則丘不知曰五帝聖者歟孔子曰五帝善任仁義者聖則丘弗知曰三皇聖者歟孔子曰三皇善任因時者聖則丘弗知商太宰大駭曰然則孰者為聖孔子動容有間曰西方之人有聖者焉不治而不亂不言而自信不化而自行蕩蕩乎民無能名焉丘疑其為聖弗知真為聖歟真不聖歟商太宰嘿然心計曰孔丘欺我哉子夏問孔子曰顏回之為人

方欺周也

至心不自矜有如此

陳深曰辨而不能訥則易傷怯故勇而不能怯必傷仁強莊而不能同則有違和光之義此皆滯于一方也

楊升庵曰此行也六行從間從容計長短數有四十故正而許之也

朱之蕃曰此見其尸居則自同上不見其接物則若有若非所以驚

胡應化曰大抵無言者有言之宗也無知者有

奚若子曰回之仁賢於丘也曰子貢之為人奚若子曰賜之辯賢於丘也曰子路之為人奚若子曰由之勇賢于丘也曰子張之為人奚若子曰師之莊賢于丘也猶務莊子夏避席而問曰然則四子者何為事夫子曰居吾語汝夫回能仁而不能反反變也賜能辯而不能訥由能勇而不能怯師能莊而不能同兼四子之有以易吾弗許也四子各有一行之極欲使兼而有之求變易吾之道非所許此其所以事吾而不貳也貳疑也子列子既師壺丘子林日損之師友伯昏瞀人乃居南郭從之處者日數而不及來者相尋繼日日新猶不及盡也雖然子列子亦微焉列子亦自不知其數也朝朝相與辯無不聞師徒相與聞於遠近而與南郭子連牆二十年不相謁請相遇於道目若不相見者道存則視瞭也門之徒役以為子列子與南郭子有敵不疑有自楚來者問子列子曰先生與南郭子奚敵子列子曰南郭子貌充心虛耳無聞目無見口無言心無知形無惕往將奚為充猶全也心虛則形全矣故耳不惑聲目不滯色口不擇言心不用知內外冥一則形無震動也雖然試與汝偕往閱弟子四十人同行見南郭子果若欺魄焉而不可與接欺魄土人也顧視子列子形神不相偶而不可與群南郭子俄而指子列子之弟子末行者與言偶在末行非有貴賤之位遇感而應非有心於物也衎衎然若專直而往雄者子列子之徒駭之反舍咸有疑色子列子曰得意者無言進知者亦無言窮理體極故言意兼忘用無言為言亦言無知為知亦知無言與不言無知與不知亦言亦知亦無所不言亦無所不知亦無所言亦無所知如斯而已汝奚妄駭哉子列子

學也。上章云列子乘風之道 三年之後。心不敢念是非。口不敢言利害。得老商一眄而已。五年之後。心更念是非。口更言利害。老商始一解顏而笑。七年之後。從心之所念。更無是非。從口之所言。更無利害。夫子始一引吾竝席而坐。九年之後。橫心之所念。橫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歟。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歟。外內進盡 進音盡 矣。而後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口無不同。心凝形釋。骨肉都融。不覺形之所倚。足之所履。心之所念。言之所藏。如斯而已。則理無所隱矣。初子列子好游。壺丘子曰。禦寇好游。游何所好。列子曰。游之樂所玩無故。人之游也。觀其所見。我之游也。觀其所變。游乎游乎。未有能辨其游者。壺丘子曰。禦寇之游固與人同歟。而曰固與人異歟。凡所見亦恒見其變。玩彼物之無故。不知我亦無故。彼之與我與化俱往 務外游。不如務內觀。外游者求備於物。內觀者取足於身。取足於身。游之至也。求備於物。游之不至也。於是列子終身不出。自以為不知游。既聞至言則廢其游觀不止者非自廢於門庭省也 壺丘子曰。游其至乎。句者謂列子之言游也求閒游之以至故重叙也 至游者不知所適。至觀者不知所眡。物物皆游矣。物物皆觀矣。忘游故能遇物而游 忘觀故能遇物而觀 是我之所謂游。是我之所謂觀也。故曰游其至矣乎。遊其至矣乎。龍叔謂文摯曰。子之術微矣。吾有疾。子能已乎。文摯曰。唯命所聽。然先言子所病之證。龍叔曰。吾鄉譽不以為榮。國毀不以為辱。得而不喜。失而弗憂。視生如死。視富如貧。視人如豕。無生不齊則視萬物皆無好惡貧賤 視吾如人。忘彼我也 處吾之家。如逆旅之舍。不有其家 視吾之鄉。如戎蠻之國。為天下一 凡此眾疾。爵賞不能勸。刑罰不能威。盛衰利害不能易。哀樂不能移。固不可事國君。交親友。御妻子。制僕隸。此奚疾哉。奚方能已之乎。文摯乃命龍叔背明而立。文摯自後向明而望之。既而曰。嘻。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幾聖人也。子心六孔流通。一孔不達。今以聖智為疾者。或由此乎。非吾淺術所能已也。無所由而常生者。道也。由生而生。故雖終而不亡。常也。由生而亡。不幸也。有所由而常死者。亦道也。由死而死。故雖未終而自亡者。亦常。由死而生。幸也。故無用而生謂之道。用道得終謂之常。有所用而死者。亦謂之道。用道而得死者。亦謂之常。季梁之死。楊朱望其門而歌。隨梧之死。楊子撫其尸而哭。隸人之生。隸人之死。眾人且歌。眾人且哭。目將眇者。先睹秋毫。耳將聾者。先聞蚋飛。口將爽者。先辨淄澠。鼻將窒者。先覺焦朽。體將僵者。先亟犇佚。犇佚音奔逸顏淵知東野之御馬將佚也如奔也此人理亦然 心將迷者。先識是非。目耳口鼻身心此六者常得中和之道則不可渝變究極之擊莫不傾盡故物之弊又先始於盈溢然後之于虧缺矣窮上反下極盛反衰自然之數是以聖人居中履和視目之所見聽耳之所聞任骵之所能順心之所適故智周萬物終身全具者也 故物不至者。則不反之。圃澤多賢。東里多才。圃澤之役有伯豐子者。行過東里。遇鄧析。鄧析顧其徒而笑曰。為若舞彼者奚若。世所謂相朝謂為舞弄也 其徒曰。所願知也。知猶聞也 鄧析謂伯豐曰。汝知養養之義乎。受人養而不能自

養者大豕之類也養物而物為我用者人之力也使汝之徒食而飽衣而息執政之功也(俞彼為大豕自以為執政者也)長幼群聚而為牢藉庖厨之物奚異犬豕之畀乎伯豐子不應(非不能任說而不應)伯豐子之從者越次而進曰大夫不聞齊魯之多机乎有善治土木者有善治金革者有善治聲樂者有善治書數者有善治軍旅者有善治宗廟者群才備也而無相位者無能相使者(事立則有所不周藝成則有所不兼巧備而智敏者則不能相君術者也)而位之者無知使之者無能而知之與能為之使焉執政者廼吾之所使子奚矜焉鄧折無以應自其徒而退公儀伯以力聞諸侯堂谿公(公儀堂谿氏也皆周賢士)言之於周宣王王備禮以聘之公儀伯至觀形懦夫也(懦弱也)宣王心惑而疑曰女之力何如公儀伯曰臣之力能折春螽之股堪秋蟬之翼(堪猶勝也)王作色曰吾之力者能裂犀兕之革曳九牛之尾猶憾其弱女折春螽之股堪秋蟬之翼而力聞天下何也公儀伯長息退席曰善哉王之問也臣敢以實對臣之師有商丘子者力無敵于天下而六親不知以未嘗用其力故也臣以死事之乃告臣曰人欲見其所不見視人所不窺欲得其所不得脩人所不為(人每攻其所難我獨為其所易)故學眎者先見輿薪學聽者先聞撞鐘夫有易於內者無難於外於外無難故名不出其一家(道至功玄故其名不彰也)今臣之名聞於諸侯是臣違師之教顯臣之能者也然則臣之名不以負其力者也(猶矜于敵故能致稱)以能用其力者也不猶愈於負

其力者乎(矜能顯用)中山公子牟者魏國之賢公子也好與賢人遊不恤國事而悅趙人公孫龍(公子牟公孫龍似在列子后而今稱之恐後人所增益以廣書義)樂正子輿之徒笑之公孫牟曰子何笑牟之悅公孫龍也子輿曰公孫龍之為人也行無師學無友佞給而不中(才辯而不合理也)漫衍而無家好怪而妄言欲惑人之心屈人之口與韓檀等肄之(韓檀人姓名)公子牟變容曰何子狀公孫龍之過歟請聞其實(不平其言故形於色非狀龍太過故責其實驗也)子輿曰吾笑龍之詒孔穿(孔穿孔子之孫詒欺也)言善射者能令後鏃中前括發發相及矢矢相屬前矢造準而無絕落後矢之括猶銜弦視之若一焉(箭相連屬無絕落處前箭著堋後箭復中前箭而後所湊者猶銜弦視之如一物之相連也)孔穿駭之龍曰此未其妙者逢蒙之弟子曰鴻超怒其妻而怖之引烏號之弓綦衛之箭(綦國之竹晉均曰衛之箭多竹箭)射其目矢來注眸子而眶不睫(睫本作㚔目瞬也)矢隧地而塵不揚是豈智者之言歟公子牟曰智者之言固非愚者之所曉(以此言戲)子輿後鏃中前括鈞後於前矢注眸子而眶不睫盡矢之勢也子何疑焉樂正子輿曰子龍之徒焉得不飾其闕吾又言其尤者龍誑魏王曰有意不心有指不至有物不盡有影不移(夫影因光而生光苟不移則影更生也夫萬物潛變莫不如此而惑者未悟故借喻於影惠子曰飛鳥之影未嘗動也)髮引千鈞白馬非馬孤犢未嘗有母(此義不詳)其負類反倫不可勝言也(負猶背也類同也)公子牟曰子不諭至言而以為尤也尤其在子矣夫無意則心同無指則皆至(忘指故無所不至也)盡物者常有(常有盡物之心物既不盡而心更帶)

郭子玄云既疾也之小又亦至之身以說此郭之段言也

[illegible]而某云大抵[illegible]治于物者則[illegible]名滅矣治名[illegible]滅則存不遂[illegible]物上物不舜在堯下

[illegible]

[illegible]若鏡[illegible]也應而不唱若響也

陳碧虛曰古世又[illegible]以今世為

有也影不移者，說在改也。影改而更生，非向之影。墨子曰：影不移，說在改為也。髮引千鈞，勢至等也。以其至等之故匕不絕，絕則由於不等。白馬非馬，形名離也。離猶分也。白馬論曰：馬者所以命形也，白者所以命色也，非命形也。尋此詳語，如何可改而猶不歷然。孤犢未嘗有母，非孤犢也。此語近于卽不可離。樂正子輿曰：子以公孫龍之鳴皆條也。言左之言無異于鴻。而皆謂其有條貫者也。設令發於餘敫，子亦將承之。公孫牟默然良久，告退曰：請待餘日更謁子論。既忿氣方盛而不可理諭，故遜辭告退也。堯治天下五十年，不知天下治歟不治歟，不知億兆之願戴己歟不願戴己歟。顧問左右，左右不知；問外朝，外朝不知；問在野，在野不知。堯廼微服游於康衢，聞兒童謠曰：立我烝民，莫非爾極。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堯喜問曰：誰教爾為此言？童兒曰：我聞之大夫。問大夫，大夫曰：古詩也。堯還宮，召舜，因禪以天下。功成身退。舜不辭而受之。

關尹喜曰：在己無居，形物其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故其道若物者也。物自違道，道不違物。善若道者，亦不用耳，亦不用目，亦不用力，亦不用心。欲若道而用視聽形智以求之，弗當矣。瞻之在前，忽然在後。用之彌滿六虛，廢之莫知其所。宜豈有前後多少哉？隨所求而應之。亦非有心者所能遠，亦非無心者所能近。唯默而得之，而性成之者得之。知而忘情，能而不為，真知真能也。發無知，何能情？發不能，何能為？理塊也，積塵也，雖無為而非理也。

湯問篇

殷湯問於夏革曰：古初有物乎？夏革曰：古無物，今惡得物？後

若世一則古今如待豫矣設今古入冥今亦無物則不可矣

林疑獨曰既謂之無何彥有外既謂之盡何彥有中所謂無匕極無々極乃真無盡矣

唐荊川曰九州入欲七戒六塵

謂之四海[illegible]北戶西王[illegible]之四荒[illegible]之四極

[illegible]

郭子玄曰陰陽天地之[illegible]了又形体[illegible]也女媧神人故能練五色之精以和陰陽使[illegible]

之人將謂今之無物可乎？殷湯曰：然則物無先後乎？夏革曰：物之終始，初無極已。始或為終，終或為始，惡知其紀？然自物之外，自事之先，朕所不知也。殷湯曰：然則上下八方有極盡乎？革曰：不知也。湯固問。革曰：無則無極，有則有盡，朕何以知之？然無極之外復無無極，無盡之中復無無盡。無極復無無極，無盡復無無盡。或者將謂無極之外更有無極，無盡之中復有無盡，故重明無極復無無極，無盡復無無盡也。朕以是知其無極無盡也，而不知其有盡有極也。湯又問曰：四海之內奚有？革曰：猶齊州也。湯曰：汝奚以實之？革曰：朕東行至營，人民猶是也。問營之東，復猶營也。西行至豳，人民猶是也。問豳之西，復猶豳也。朕以是知四海、四荒、四極之不異是也。故大小相含，無窮極也。含萬物者亦如含天地，含萬物也故不窮，含天地也故無極。朕亦焉知天地之表不有大天地者乎？亦吾所不知也。夫萬物可以理推，不可以氣數，故信其心智所及知而不有知所知之有限若乎屬識也，識其耳目所聞見而不知視聽之有限者徐之也。之於達人，雖心智之所滯，玄悟智外之妙理，豁觀於六之所閡，遠浮物外之寄形。若夫拘情慮于有方之境，猶局步于六合之間者，將謂為載盡於三墳五典，歸藏窮于四海九州，焉知大虛之遼廓，巨細之無限，天地為一宅，萬物為遊塵，皆拘短見於當年，昧然而俱終。故列子闡無內之至言以豁心智之所滯，極無外之宗以開視聽之所閡，使希風者不覺矜伐之自釋，束汝者不知桎梏之自解。故刺所儒業指斥大方，豈真好奇尚異而從為謗大哉？悲夫！惝罔既復識於世論，吾子亦徒以何免之哉。然則天地亦物也。物有不足，故昔者女媧氏練五色石以補其闕，斷鼇之足以立四極。其後共工氏與顓頊爭為帝，怒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故天傾西北，日月星辰就焉；地不滿

林注曰史記云方丈瀛洲蓬萊此三神仙在渤海中[illegible]

東北故百川水潦歸焉湯又問物有巨細乎有修短乎有同異
乎革曰渤海之東不知幾億萬里有大壑焉實維無底之谷其
下無底名曰歸墟八紘九野之水天漢之流莫不注之而無增
無減焉其中有五山焉一曰岱輿二曰員嶠三曰方壺四曰瀛
洲五曰蓬萊其山高下周旋三萬里其頂平處九千里山之
中間相去七萬里以為鄰居焉其上臺觀皆金玉其上禽獸皆
純縞珠玕之樹皆叢生華實皆有滋味食之皆不老不死所居
之人皆仙聖之種一日一夕飛相往來者不可數焉而五山之
根無所連著常隨潮波上下往還不得蹔峙焉仙聖毒之毒病也
訴之於帝帝恐流於西極失群聖之居乃命禺彊與禺同使巨鼇十

[illegible]評　五　卷　列子　廿八

五舉首而戴之迭為三番番更代也六萬歲一交焉五山始峙而
龍伯之國有大人舉足不盈數步而暨五山之所一釣而連六
鼇合負而趣歸其國灼其骨以數焉於是岱輿員嶠二山流于
北極沉於大海仙聖之播遷者巨億計帝憑怒憑大也侵減龍伯
之國使阨侵小龍伯之民使短至伏羲神農時其國人猶數十
丈從中州以東四十萬里得僬僥僬僥短人國名人長一尺五寸東北極
有人名曰諍人東海之外有小人名曰諍人長九寸荊之南有冥靈者冥靈本名也
以五百歲為春五百歲為秋上古有大椿者以八千歲為春八
千歲為秋朽壤之上有菌芝者菌芝糞上之芝也朝生暮死生於朝死於晦春
夏之月有蠓蚋者謂蠛蠓蚊蚋也二小飛蟲也因雨而生見陽而死終髮北

林希逸曰[illegible]湯問巨細修短之說

之北莊子云窮髮有溟海者水黑色謂溟海天池也有魚焉其廣數千里其
長稱焉其名為鯤鯤鯨魚有鳥焉其名為鵬翼若垂天之雲其體
稱焉世豈知有此物哉大禹行而見之伯益知而名之夷堅聞
而志之江浦之間生麼蟲字書云麼小也其名曰焦螟群飛而集於蚊
睫弗相觸也栖宿去來蚊弗覺也離朱子羽方晝拭眥在睛瓦目際也
揚眉而望之弗見其形離朱黃帝時明目人能百步望秋毫之末子羽未聞䚡俞師曠方
夜耳俛首而聽之弗聞其聲唯黃帝與容成子居空峒之上同
齋三月心死形廢所謂心同死灰形若枯木徐以神視神者侵然內照而已不假于耳塊然
見之若嵩山之阿徐以氣聽氣者任其自然而不資外用也砰然聞之若雷霆之
聲吳楚之國有大木焉其名為櫾碧樹而冬生實丹而味酸食

[illegible]評　五　卷　列子　廿九

其皮汁已憤厥之疾氣疾也齊州珍之渡淮而北而化為枳焉鸜
鵒不踰濟貉音鶴似狐善睡獸也踰汶則死矣地氣然也雖然形氣異也
性鈞已無相易已生皆全已分皆足已吾何以識其巨細何以
識其脩短何以識其同異哉萬品萬形萬性萬情各安所適任而不執則性鈞全足不願相易也
豈智所能辨哉太形王屋二山方七百里高萬仞本在冀州之南河
陽之北北山愚公者年且九十面山而居懲山北之塞出入之
迂也聚室而謀曰吾與汝畢力平險指通豫南達於漢陰可乎
雜然相許其妻獻疑曰以君之力曾不能損魁父之丘如太行
王屋何且焉置土石雜曰投諸渤海之尾隱土之北遂率子孫荷
擔者三夫叩石墾壤箕畚畚音本籠也運於渤海之尾鄰人京城氏之

孀妻有遺始齓(男女七歲毀齒謂之齓)跳往助之寒暑易節始一反焉河曲智叟笑而止之(俗謂之智者未必非愚也)曰甚矣汝之不惠以殘年餘力曾不能毀山之一毛其如土石何北山愚公長息曰汝心之固固不可徹曾不若孀妻弱子雖我之死有子存焉子又生孫孫又生子子又有子子又有孫子子孫孫無窮匱也而山不加增何苦而不平河曲智叟亡以應(亡其理而服其志也)操蛇之神聞之懼其不已也告之於帝帝感其誠(感愚公至心也)命夸蛾氏二子(夸蛾氏傳記所未聞蓋神力者也)負二山一厝朔東一厝雍南自此冀之南漢之陰無隴斷焉夸父不量力欲追日影逐之於隅谷之際渴欲得飲赴飲河渭河渭不足將走北飲大澤未至道渴而死棄其杖尸膏肉所浸生鄧林鄧林彌廣數千里焉大禹曰六合之間四海之內照之以日月經之以星辰紀之以四時要之以太歲神靈所生其物其形或夭或壽唯聖人能通其道(聖人順天地之道因萬物之性任其所適通其逆順使群異各得其方壽夭盡其分也)夏革曰然則亦有不待神靈而生不待陰陽而形不待日月而明(夫生者自生形者自形明者自明忽然自爾固無所因假也)不待殺戮而夭不待將迎而壽(自夭者不由禍害自壽者不由接養)不待五穀而食不待繒纊而衣不待舟車而行其道自然(自然者都無所假也)非聖人之所通也(自此以上皆夏革所告殷湯也)禹之治水土也迷而失塗謬之一國(稀絕限之外者非用心之表所寄言迷謬也)濱北海之北不知巨齊州幾千萬里其國名曰終北不知際畔之所齊限無風雨霜露不生鳥獸蟲魚草木之類

札厲疫死也

四方悉平周以喬陟(喬高曲也又云三山裴陟郭璞云重甑也山之重壟也)當國之中有山山名壺領狀若甔甄(甔重直為瓦甔甄瓦謂瓦缾也)頂有口狀若員環名曰滋穴有水湧出名曰神瀵臭過蘭椒味過醪醴一源分為四埒注水下(山下水流曰埒)經營一國亡不悉徧土氣和亡札厲人性婉而從物不競不爭柔心而弱骨不驕不忌長幼儕居不君不臣男女雜游不媒不聘緣水而居不耕不稼土氣溫適不織不衣百年而死不夭不病其民孳阜(息也盛也)亡數有喜樂亡衰老哀苦其俗好聲相攜而迭謠終日不輟音饑惓則飲神瀵力志和平過則醉經旬乃醒沐浴神瀵膚色脂澤香氣經旬乃歇周穆王北遊過其國三年忘歸既反周室慕其國儼然自失不進酒肉不召嬪御者數月乃復管仲勉齊桓公因遊遼口俱之其國幾剋舉隰朋諫曰君舍齊國之廣人民之衆山川之觀殖物之阜禮義之盛章服之美妖靡盈庭忠良滿朝肆咤則徒卒百萬(肆疑作叱)視撝則諸侯從命(視疑作指)亦奚羨於彼而棄齊國之社稷從戎夷之國乎此仲父之耄奈何從之桓公乃止以隰朋之言告管仲仲曰此固非朋之所及也臣恐彼國之不可知之也齊國之富奚恋隰朋之言奚顧南國之人祝(祝者斷絕其髮也漢書云越人斷髮文身以避蛟龍之害一本作被忘損)髮而裸(謂不以衣蔽之也)北國之人鞨(音末方信俗人帕頭是也帕頭採頭也又作鞨又作抹)巾而裘中國之人冠冕而裳九土所資或農或商或田或漁如冬裘夏葛水舟陸車默而得之性而成之越之東有輒

言一漉曰隰明之知極于齊國豈知彼國之巨偉哉故管仲駁之也

蘇濬曰夫方士所資自然而能故吴越之用舟燕胡之乘馬得之于水陸之宜不毀爭於資習

任氏曰沐水者決防決瘀宗夷狄相似如一奉之於水不學之于禹也

沐之國其長子生則鮮而食之謂之宜弟其大父死負其大母而棄之曰鬼妻不可與同居處楚之南有炎（一本作啖）人之國其親戚死㱙（音朽）其肉而棄之然後埋其骨乃成為孝子秦之西有儀渠之國者其親戚死聚柴積而焚之燻則煙上謂之登假然後成為孝子此上以為政下以為俗而未足為異也孔子東遊見兩小兒辯鬭問其故一兒曰我以日始出時去人近而日中時遠也一兒以日初出遠而日中時近也一兒曰日初出大如車蓋及日中則如盤盂此不為遠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兒曰日初出滄滄涼涼（涼微）及其日中如探湯此不為近者熱而遠者涼乎孔子不能決也兩小兒笑曰孰為汝多智乎

此小兒之辨日

孔子不能決也

均天下之至理也連於形物亦然（連屬也屬於器物者亦須平焉）均髮均縣輕重而髮絕髮不均也均也其絕也莫絕人以為不然自有知其然者也詹何（詹何楚人以善釣聞于國）以獨繭絲為綸芒鍼為鉤荊篠為竿剖粒為餌引盈車之魚於百仞之淵汩流之中綸不絕鉤不伸竿不撓楚王聞而異之召問其故詹何曰臣聞先大夫之言蒲且子之弋也弱弓纖繳乘風振之連雙鶬於青雲之際用心專動手均也臣因其事放而學釣五年始盡其道當臣之臨河持竿心無雜慮唯魚之念投綸沈鉤手無輕重物莫能亂魚見臣之鉤餌猶沈埃聚沫吞之不疑所以能以弱制彊以輕致重也楚王曰善魯公扈趙齊嬰二人有疾同請扁鵲治之既同愈謂公扈齊嬰曰汝曩

貫公均於也所以絕髮統輕重則傾有不均髮也

王世貞曰此借鈞弋以起下治國之言

焦竑曰二子易心秉其不識故故合點耳各歸於同耳

之所疾自外而干府臟者固藥石之所已今有偕生之疾與體偕長今為汝攻之何如二人曰願先聞其驗扁鵲謂公扈曰汝志彊而氣弱故足於謀而寡於斷齊嬰志弱而氣彊故少於慮而傷於專（志謂心智氣謂質性智多故多慮性弱故少決也）若換汝之心則均於善矣扁鵲遂飲二人毒酒迷死三日剖胸探心易而置之（剖心易慮又異為同）投以神藥既悟如初（對上迷死三日言）二人辭歸（二人公扈齊嬰也）於是公扈反齊嬰之室而有其妻子妻子弗識齊嬰亦反公扈之室而有其妻子妻子亦弗識二室因相與訟求辨於扁鵲扁鵲辨其所由訟乃止瓠巴鼓琴而鳥舞魚躍（瓠巴古善鼓琴人也）鄭師文聞之棄家從師襄遊柱指鈞絃三年不成章（師文鄭國樂師師襄亦古之善琴也也按指調弦三年不能成曲）師襄曰子可以歸矣師文舍其琴歎曰文非弦之不能鉤非章之不能成文所存者不在弦所志者不在聲內不得於心外不應於器故不敢發手而動弦且小假之（遊弦聲然後能以盡聲弦之用也）以觀其後無幾何復見師襄師襄曰子之琴何如師文曰得之矣（得其琴之）請嘗試之於是當春而叩商弦以召南呂涼風忽至草木成實（得秋氣故成實）及秋而叩角弦以激夾鐘溫風徐迴草木發榮當夏而叩羽弦以召黃鐘霜雪交下川池暴沍（得冬氣故凝陰水凍）及冬而叩徵弦以激蕤賓陽光熾烈堅冰立散（得夏氣故消釋此一時彈琴故緣煩變四時可知且欲並言其所感之卦耳）將終（將終者彈琴之將終也）命宮而總四弦則景風翔慶雲浮甘露降澧泉湧師襄乃撫心高蹈曰微矣子之彈也雖師曠之清

吳贊曰師曠為晉平公奏清徵一奏之有白雲從西北起再奏

交九流至而兩隙之三大之類秦嶽做且至耳鄒先在右出其走平公秘大晉国大旱赤地三年

角鄒衍之吹律（齊人為燕昭王師居稷下號談天衍著書四十九篇又有終始五十六篇北方有地美而寒不生五谷鄒子吹律煖之而示黍滋也）亡以加之彼將挾琴執管而從子之後耳

薛譚學謳於秦青（二人並秦國之善歌者）未窮青之技自謂盡之遂辭歸秦青弗止餞於郊衢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薛譚乃謝求反終身不敢言歸秦青顧謂其友曰昔韓娥東之齊匱糧過（音戈）雍（音邕）門（地名杜預曰齊城門）鬻歌假食既去而餘音繞梁三日不絕左右以其人弗去過逆旅人辱之韓娥因曼聲哀哭（曼猶長引也）一里（一本作十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對三日不食遽而追之娥還復為曼聲長歌一里老幼喜躍抃舞弗能自禁忘向之悲也乃厚賂發之（發猶遣也）故雍門之人至今善歌哭放娥之遺聲

陸西星云六國時有雍門子名周善琴又善哭以琴哭于孟嘗君

伯牙善鼓琴鍾子牙善聽伯牙鼓琴志在高登山鍾子期曰善哉洋洋兮若江河伯牙所念鍾子期必得之伯牙遊於泰山之陰卒逢暴雨止於巖下心悲乃援琴而鼓初為霖雨之操更造崩山之音曲每奏鍾子期輒窮其趣伯牙乃舍琴而歎曰善哉善哉子之聽夫志想象猶吾心也（言心間含與己無異）吾於何逃聲哉（逃藏也鍾期已得其心則無處藏其聲也）

三廷人機曰中道有國獻者上考之人也

周穆王西巡狩越崑崙不至弇山（日入之所）反還未及中國道有獻工人名偃師穆王薦之（薦當作進也）問曰若有何能偃師曰臣唯命所試然臣已有所造願王先觀之穆王曰日以俱來（日謂別日）吾與若俱觀之翌日偃師謁見王王薦之曰若與偕來者何人耶對曰臣之所造能倡者穆王驚視之趣步俯仰信人也巧夫

頷猶搖頭也

穆天子傳云盛姬穆王之美人

鎮其頤則歌合律捧其手則舞應節千變萬化唯意所適王以為實人也與盛姬內御並觀之技將終倡者瞬其目而招王之左右侍妾王大怒立欲誅偃師偃師大懾立剖散倡者以示王皆傅會革木膠漆白黑丹青之所為王諦料之內則肝膽心肺脾腎腸胃外則筋骨支節皮毛齒髮皆假物也而無不畢具者合會復如初見（如向者之始見王也）王試廢其心則口不能言廢其肝則目廢其視廢其腎則足不能步穆王始悅而歎曰人之巧乃可與造化者同功乎詔貳車載之以歸夫班輸之雲梯墨翟之飛鳶自謂能之極也弟子東門賈禽滑釐（滑音骨釐墨翟弟子也）聞偃師之巧以告二子二子終身不敢語藝而時執規矩

陳評道曰生皆以机關相使去其机關之主則不能相制衛所如人有五臟有病皆外應七孔與四肢也

李九我曰班輸作雲梯可以凌虛墨子作木鳶飛三日不集

甘蠅古之善射者彀弓而獸伏鳥下弟子名飛衛學射於甘蠅而巧過其師紀昌者又學射於飛衛飛衛曰爾先學不瞬而后可言射矣紀昌歸偃臥其妻之機下以目承牽挺（牽挺機之）二年之后雖錐末倒眥而不瞬也以告飛衛飛衛曰未也亞學視而後可視小如大視微如著而后告我昌以氂懸虱於牖南面而望之旬日之間浸大也三年之后如車輪焉以覩餘物皆丘山也乃以燕角之弧朔蓬之簳射之貫虱之心而懸不絕以告飛衛飛衛高蹈拊膺曰汝得之矣紀昌既盡衛之術計天下之敵己者一人而已乃謀殺飛衛相遇於野二人交射中路矢鋒相觸而墜於地而塵不揚飛衛之矢先窮紀昌遺一矢既發飛衛以棘刺之端扞

許恩元曰力學射精叙亦皆同無下筆皆寫肯綮處既皆悅近之交也

姚寬曰視虱如輪則餘物稱此而大焉以強弓勁矢貫虱之心言其用手之妙也

楊維楨曰從容造父須學之三年而后成者為其法若調節所和金鍛亦然次學若又先攻其所易然后能成其所難也

盧重玄曰此言造父善御得其要與之齊整在其心協合人馬得此心則馭安矣

描畫善御体

王世貞曰夫行之所踐容足而已足外無餘而人不敢踐者此心不免怵不閑故也心為体閑即進止有常故進疾有不蹉跌書其以非但施之于身乃可行之于物統六轡之頒馬足之甲調之有道不迷

之而無差焉於是二子泣而投兮相拜為途請為父子尅臂以誓不得告術於千人造父之師曰泰豆氏（泰豆氏見諸雜書記）造父之始從習術也執禮甚卑泰豆三年不告造父執禮愈謹乃告之曰古詩言良弓之子必先為箕良冶之子必先為裘汝先觀吾趣（趣行也）趣如吾然後六轡可持六馬可御造父曰唯命所從泰豆乃立木為塗僅可容足計步而置履之而行趣走往還無跌失也造父學之三日盡其巧泰豆歎曰子何其敏也得之捷乎（敏疾也捷速也）凡所御者亦如此也曩汝之行得之於足應之於心推於御也齊輯乎（輯音集說文云輯車與也）轡銜之際而急緩乎脣吻之和正度乎胸臆之中而執節乎掌握之間內得於中心而外合於民志

是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矩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御也得之於銜應之於轡得之於轡應之於手得之於手應之於心則不以目視不以策驅心閑體正六轡不亂而二十四蹄所投無差迴旋進退莫不中節（與和鸞之聲相應也）然後輿輪之外可使無餘轍馬蹄之外可使無餘地未嘗覺山谷之嶮原隰之夷視之一也吾術窮矣汝其識之魏黑卵以暱嫌殺丘邴章（暱嫌私恨）丘邴章之子來丹謀報父之讎丹氣甚猛形甚露計粒而食順風而趨雖怒不能稱兵以報之（常懷氣而体羸虛不能擧兵器也）恥假力於人誓手劍以屠黑卵黑卵悍志絕眾力敵百夫筋骨皮肉非人類也延頸承刃披胸受矢鋩鍔（上音芒下音諤）摧屈而體無痕撻負其材力視來

盧重玄曰敖輸外不待光用之微妙外不外光用之地不可測然也

此言三劍不同如此

支道林曰以其可執可見故言其下者

唐荊川曰錕鋙龍劍也河圖曰及崐取其皮毛瀛洲多積石名為

丹猶雛鷇也（鷇音寇生而須哺曰鷇自食曰雛）來丹之友申他曰子怨黑卵至矣黑卵之易子過矣將奚謀焉來丹垂涕曰願子為我謀申他曰吾聞衛孔周其祖得殷帝之寶劍一童子服之却三軍之衆奚不請焉來丹遂適衛見孔周執僕御之禮請先納妻子後言所欲孔周曰吾有三劍唯子所擇皆不能殺人且先言其狀一曰含光視之不可見運之不知有其所觸也泯然無際經物而物不覺二曰承影將旦昧爽之交日夕昏明之際北面而察之淡淡焉若有物存莫識其狀其所觸也竊竊然有聲經物而物不疾也三曰宵練方晝則見影而不見光（與日月同色也）方夜見光而不見形（言其照夜）其觸物也騞然而過隨過隨合覺疾而不血刃焉此

三寶傳之十三世矣而無施於事（不能害物）匣而藏之未嘗啟封來丹曰雖然吾必請其下者孔周乃歸其妻子與齋七日晏陰之閒跪而授其下劍來丹再拜受之以歸來丹遂執劍從黑卵時黑卵之醉偃於牖下自頸至腰三斬之黑卵不覺來丹以黑卵之死輒而退遇黑卵之子於門擊之三下如投虛黑卵之子方笑曰汝何蚩而三招予來丹知劍之不能殺人也歎而歸黑卵既醒怒其妻曰醉而露我使我嗌（音益喉上也）疾而腰急其子曰疇昔來丹之來遇我於門三招我亦使我体疾而支彊彼其厭我哉周穆王大征西戎西戎獻錕鋙之劍火浣之布（異物志云新調國有火州有木為布名曰火浣）其劍長尺有咫（音止八寸曰咫）練鋼赤刃切玉如泥焉

火浣之布浣之必投於火布則火色垢則布色出火而振之皓然疑乎雪。此周書所云 皇子以為無此物傳之者妄蕭叔曰皇子果於自信果於誣理哉此一章斷後而說切玉及火浣布者明上之所載皆事實之言因此一物無虛妄者

力命篇

焦竑曰命者又玄之則素定之分也雖此事未驗而此理則已然

力謂命曰若之功奚若我哉汝奚功於物而欲比朕力曰壽夭窮達貴賤貧富我力之所能也命曰彭祖之智不出堯舜之上而壽八百顏回之才不出衆人之下而壽十八仲尼之德不出

陳君虞曰吾夫伯之後於位於其堂而排后封于延陵號曰延陵季子

諸侯之下而困於陳蔡殷紂之行不出三仁之上而居君位季札無爵於吳田恒專有齊國夷齊餓於首陽季氏富於展禽若是汝力之所能奈何壽彼而夭此窮聖而達逆賤賢而貴愚貧

二十九子品彙釋 卷五 列子 四八

善而富惡耶力曰若如若言我固無功於物而物若此耶此則若之所制耶命曰既謂之命奈何有制之者耶朕直而推之曲而任之自壽自夭自窮自達自貴自賤自富自貧不知所以然而然者命也

又曰此言萬物皆有命則智力無施

豈可以制也 朕豈能識之哉朕豈能識之哉北宮子謂西門子曰朕與子並世也而人子達並族也而人子敬並貌也而人子愛並言也而人子庸並行也而人子誠並仕也而人子貴並農也而人子富並商也而人子利朕衣則短褐食則粢糲居則蓬室出

又曰衣短褐食粢糲言其貧衣文錦食粱肉言其富

則徒行子衣則文錦食則粱肉居則連欐欐音麗屋棟出則結駟在家熙然有棄朕之心在朝諤然有敖朕之色請謁不相及遨遊不同行固有年矣子自以德過朕耶西門子曰子無以知其實

汝造事而窮予造事而達此厚薄之驗與謂德有厚薄也而皆謂與予並汝之顏厚矣北宮子無以應自失而歸中塗遇東郭先生先生曰汝[illegible]而反偊偊而步有深愧之色耶北宮子言其狀東郭先生曰吾將舍汝之愧與汝更之西門氏而問之曰汝奚辱北宮子之深乎固且言之西門子曰北宮子言世族年貌言行與予並而賤貴貧富與予異予語之曰予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予造事而達此將厚薄之驗歟而皆謂與予並汝之顏厚矣

東郭先生曰汝之言厚薄不過言才德之差吾之言厚薄異于是矣夫北宮子厚於德薄於命汝厚於命薄於德汝之達非智得也北宮子之窮非愚失也皆天也非人也而汝以命厚自矜

二十九子品彙釋 卷五 列子 四九

北宮子以德厚自愧皆不識夫固然之理矣西門子曰先生止矣予不敢復言而開理服北宮子既歸衣其短褐有狐貉之溫進茙菽有稻粱之味庇其蓬室若廣廈之蔭乘其蓽輅若文軒之飾終身逌然自得貌如此不知榮辱之在彼也在我也東郭先生聞之曰北宮子之寐久矣一言而能悟易恒也哉恒並音顛

茙音戎茙菽即胡豆也

也川人 二人相友甚戚同處於齊管夷吾事公子糾鮑叔牙事公子小白齊公族多寵嫡庶並行齊僖公母弟夷仲生二公孫無知僖公愛之令禮秩同於太子也國人懼亂管仲與召忽奉公子糾奔魯糾襄公之次弟鮑叔奉公子小白奔莒小白糾之次弟既而公孫無知作亂襄公立絀無知秩服遂殺襄公而自立國人弑齊無君二公爭入管夷吾與小白戰於莒道射中小白帶鉤

齊告魯曰子糾兄弟勿忍加誅請殺之召忽管

仲仇也請得而甘心之不然將戚與其患之遂殺子糾召忽自殺管仲請囚也

小白既立（小白即桓公也）脅魯殺子糾召忽死之管夷吾被囚鮑叔謂
桓公曰管夷吾能可以治國桓公曰我仇也願殺之鮑叔牙曰
吾聞賢君無私怨且人能為其主亦必能為人君如欲霸王非
夷吾其弗可君必舍之遂召管仲魯歸之齊鮑叔牙郊迎釋其
囚桓公禮之（鮑叔親迎管仲于堂阜而脫其桎梏于齊郊而見桓公也）而位於高國之上鮑
叔牙以身下之（齊之世族）任以國政號曰仲父桓公遂霸管仲嘗
歎曰吾少窮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多自與鮑叔不以我為貪
知我貧也吾嘗為鮑叔謀事而大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
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
不遭時也吾嘗三戰三北吾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

陸西星曰管子交流鮑叔有素所以世稱管鮑之交至今不替也

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恥知我不
羞小節而恥名不顯於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叔也此
世稱管鮑善交者小白善用能者然實無善交實無用能也實
無善交實無用能者非更有善交更有能善能用也（此明理無善交用能）
（非但管鮑桓公而已）召忽非能死不得不死鮑叔非能舉賢不得不舉小
白非能仇不得不用（此皆冥中自相驅使非人理所制也）及管夷吾有病小白問

胡時化曰言病之甚不可伏諱而不言也

之曰仲父之病疾矣可不諱云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
可夷吾曰公誰欲歟小白曰鮑叔牙可曰不可其為人潔廉善士
也其於不已若者不比之人（欲以己善齊物也）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
（不能棄假錄善）使之理國上且鉤乎君下且逆乎民（反引君令其道不弘道不弘則逆）

林希逸曰愧其道之不及聖恥其民之不如己故能無棄人也

（民而不能納）其得罪於君也將弗久矣小白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
則隰朋可（非君然而可也）其為人也上忘而下不叛（居高而自忘則不憂下之離散）愧
其不若黃帝而哀不若己者以德分人謂之聖人（化之使合道而不宰制也）
以財分人謂之賢人（既以已人己愈有）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求備於人）
（則物所不與也）以賢下人者也（與物非降物又歸）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
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然則管夷吾非薄鮑叔也不得不薄非
厚隰朋也不得不厚厚之於始或薄之於終或厚之於始厚薄
之去來弗由我也（皆天理也）鄧析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辭當子產

鄧子玄曰析著竹刑鄧析鄭人也子產[illegible]孫卿[illegible]殺鄧析[illegible]於公八二十年子

執政作竹刑（竹刑簡法）鄭國用之數難子產之治子產屈之子產執
而戮之俄而誅之（此傳云子產誅鄧析左傳云駟顓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子產卒後一十年而鄧析死也）

子產卒定公九年駟顓殺鄧析而用其竹刑則非子產所殺也

然則子產非能用竹刑不得不用鄧析非能屈子產不得不屈
子產非能誅鄧析不得不誅也可以生而生天福也可以死而
死天福也可以死而不死天罰也可以生可以死得生得死有
矣然而生生死死非物非我皆命也智之所無奈何故曰窈然

汪道昆曰自然生耳自然來耳又由人德乎智力故曰天福自然死耳自然窮耳未又由凶虐與愚弱故亦曰天福

無際天道自會漠然無分天道自運天地不能犯（天地雖大不能違自然也）
聖智不能逆（聖神雖妙不能逆時運也）鬼魅不能欺（鬼魅雖妖不能詐其正也）自然者默
之成之（默然無功）平之寧之（平寧無所施為也）將之迎之（功無道喪似若將迎）楊朱之友

林齋曰死生壽夭有命存焉世人不知謂藥之所去愈以致遠知此其生死死故設為楊朱季梁

曰季梁季梁得疾七日大漸其子環而泣之請醫季梁謂楊朱
曰吾子不肖如此之甚汝奚不為我歌以曉之楊朱歌曰天其
弗識人胡能覺匪祐自天弗孽由人我乎汝乎其弗知乎醫乎

與之論臥疾之言

施仁曰死生之分修短之期咸定于死為天理之所制矣但愚衆者之所惑玄達者之所悟也

此正見由于命也

許應元曰天順天理而死亦者則鬼神不能佗人事不能干若迎天意料倚伏死順以求所欲利而避害此方與死寄為巨對用智之精巧者耳未能使吉凶不生禍福盡矣也

巫乎其知之乎其子弗曉終謁三醫一曰矯氏二曰俞氏三曰盧氏診其所疾矯氏謂季梁曰汝寒溫失節虛實失度病由飢飽色欲精慮煩散非天非鬼雖漸可攻也季梁曰衆醫也亟屏之俞氏曰女始則胎氣不足乳湩有餘（湩竹用反）病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弗可已也季梁曰良醫也且食之盧氏曰汝疾不由天亦不由人亦不由鬼稟生受形既有制之者矣亦有知之者藥石其如汝何季梁曰神醫也重貺遣之俄而季梁之疾自瘳生非貴之所能存身非愛之所能厚生亦非賤之所能夭身亦非輕之所能薄故貴之或不生賤之或不死愛之或不厚輕之或不薄此似反也非反也此自生自死自厚自薄或貴之而生或賤之而死或愛之而厚或輕之而薄此似順也非順也此亦自生自死自厚自薄鬻熊語文王老聃語關尹曰天之所惡孰知其故（孰誰也言誰能知天意耶其唯聖人也）言迎天意揣利害不如其已楊布（楊朱弟也）問曰有人於此年兄弟也才兄弟也貌兄弟也而壽夭父子也貴賤父子也名譽父子也愛憎父子也吾惑之楊子曰古之人有言吾嘗試之將以告若不知所以然而然命也（自然之理固不可以智知）今昏昏昧昧紛紛若若隨所為隨所不為日去日來孰能知其故皆命也夫信命者無壽夭信理者亡是非信心者亡順逆信性者亡安危則謂之都亡所信都亡所不信真矣慤矣奚去奚就奚哀奚樂奚為奚不為黃帝之書云至人居若死動若

五　卷　列子　五十一

句句明言非此眞者不能詮此

施仁曰物我亦往物來亦來任物出入故莫有礙

愛約曰此下五段於出此非名宗以形容人情世態亦在子所謂從佚戒歟之類

墨尿音眉默 單至音彈至 嘽咺上昌善 憋懯上音敝 婩斫音研酌 僞保音旁杵 謾諛音瞞委

眠娗音眠筳 諈諉音瞞委

孫應曰世有惑得哉失之言而理實然哉也

又曰禍福豈有內外皆理之玄定者也見其夸起因謂外至見其漸者因謂內成

栖亦不知所以居亦不知所以不居亦不知所以動亦不知所以不動亦不以衆人之觀易其情貌亦不謂衆人之不觀不易其情貌獨往獨來獨出獨入孰能礙之墨尿（音眉方言墨尿江淮之間謂之无賴）（廣雅云墨音日尿作與自此二十人智巧才行兩兩相背而能相與和同終年者各任其真性故也）單至嘽咺（嘽寬）憋懯（音敝數此皆急速之貌）四人相與遊於世胥如（如隨也謂各從其）志也窮年不相知情自以智之深也巧佞愚直婩斫便辟四人相與遊於世胥如志也窮年而不相語術自以巧之微也㤭伓情露（無所隱諱）謇極（音棘極急也謂語急而乞又云疾也息生相背也或作極皆非也）陵誶（誶謂好陵罵人也）四人相與遊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曉悟自以為才之得也眠娗（眠娗欺慢之語也）諈諉勇敢怯疑四人相與遊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謫發（謫謂責其過也發謂發其惡也）自以行無戾也多偶（謂多與人相和諧也偶偕也）自專（謂自相擅不與衆同也）乘權（謂乘用權勢也）隻立（孤特自立）四人相與游於世胥如志也窮年不相顧眄自以時之適也此衆態也其貌不一而咸之於道命所歸也佹佹（姑危反欺之貌）成者俏成也初非成也佹佹敗者俏敗者也初非敗也故迷生於俏（似其以成）（敗而不能亦迷之所由也）俏之際昧然於俏而不昧然（際猶会也言實昧誰分耳）則不駭外禍不喜內福隨時動隨時止智不能知也（動止非我則非智所識也）信命者於彼無二心於彼我而有二者不若掩目塞耳背坂面隍亦不墜仆也故曰死生自命也貧窮自時也怨夭折者不能命者也怨貧窮者不知時者也當死不懼在窮不戚知命安時也其

五　卷　列子　五十三

此明用智計之不如任自然也

呂吉甫云自全者非用心之所能自敗者非行失之所致也

又曰稜當作棧晏子春秋及諸本皆作棧車謂編木為之棧仕限反

按景濬曰甘戲之所使不容已也

李九我曰夫士為无已故情无已也

使多智之人量利害料虛實度人情得亦中亡亦中量與不量料與不料度與不度奚以異唯亡所量亡所不量則全而亡喪亦知全亦非知喪自全也自亡也自喪也齊景公遊於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美哉國乎鬱鬱芊芊芊芊茂盛之貌若何滴滴流蕩貌去此國而死乎使古無死者寡人將去斯而之何史孔梁丘據皆從而泣曰臣賴君之賜疏食惡肉可食駑馬稜車可得而乘也且猶不欲死而況吾君乎晏子獨笑於旁公雪涕而顧晏子曰寡人之游悲孔與據皆從寡人而泣子之獨笑何也晏子對曰使賢者常守之則太公桓公將常守之矣使有勇者而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將常守之矣數君者將守之吾君方將被

蓑笠而立乎畎畝之中唯事之恤行假念死乎行假當作何假則吾君又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其迭處之迭去之至於君也而獨為之流涕是不仁也見不仁之君見諂諛之臣臣見此二者臣之所為獨竊笑也景公慙焉舉觴自罰罰二臣者各二觴焉魏人有東門吳者其子死而不憂其相室曰公之愛子天下無有今子死不憂何也東門吳曰吾嘗無子無子之時不憂今子死乃與嚮無子同臣奚憂焉農赴時商趨利工追術仕逐勢勢使然也然農有水旱商有得失工有成敗仕有遇否命使然也自然冥運也

楊朱篇

楊朱遊於魯舍於孟氏孟氏問曰人而已矣奚以名為曰以名

王世貞曰夫名者因偽以設矣假出以招實揚性而行之有為而為之者豈得見勸受之襲耶

又曰為者不以為名名以生者實名也為名以招利而世莫知者為之乃為名則得利也

[illegible]

者為富既富矣奚不已焉曰為貴既貴矣奚不已焉曰為死既死矣奚為焉曰為子孫名奚益於子孫曰名乃苦其身燋其心乘其名者澤及宗族利兼鄉黨況子孫乎凡為名者必廉廉斯貧為名者必讓讓斯賤曰管仲之相齊也君淫亦淫君奢亦奢言不重美惡於己志合言從道行國霸死之後管氏而已田氏之相齊也君盈則己降君斂則己施民皆歸之因有齊國子孫享之至今不絕若實名貧偽名富曰實無名名無實名者偽而已矣不為則不是以招利昔者堯舜偽以天下讓許由善卷而不失天下享祚百年為實之迹因事而生致偽者由堯舜之迹而聖人無偽也伯夷叔齊實以孤竹讓而終亡其國餓死於首陽之山實偽之辯如此其省也楊朱曰百年壽之

大齊去聲限也得百年者千無一焉設有一者孩抱以逮昏老幾居其半矣夜眠之所弭晝覺之所遺又幾居其半矣痛疾哀苦亡失憂懼又幾居其半矣量十數年之中逌然而自得亡介焉之慮者亦亡一時之中爾則人之生也奚為哉奚樂哉為美厚爾為聲色爾而美厚復不可常厭足聲色不可常玩聞乃復為刑賞之所禁勸名法之所進退遑遑爾競一時之虛譽規死後之餘榮偊偊爾慎耳目之觀聽惜身意之是非徒失當年之至樂不能自肆於一時重囚纍梏梏械也何以異哉异異也古字太古之人知生之暫來知死之暫往故從心而動不違自然所好當身之娛非所去也故不為名所勸為善不近名者從性而游不逆萬物所好死

顧涇陽曰此等文字太露筋骨似非所以垂訓之意

後形終穢亦生死變化未始絕滅也

後之名非所取也故不為形所反為惡不近形者名譽先後年命多少
非所量也楊朱曰萬物所異者生也所同者死也生則有賢愚
貴賤是所異也死則有臭腐消滅是所同也雖然賢愚貴賤非
所能也臭腐消滅亦非所能也故生非所生死非所死賢非所
賢愚非所愚貴非所貴賤非所賤皆自然耳非之所為也然而萬物齊生
齊死齊賢齊愚齊貴齊賤皆同歸於自然耳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聖
亦死凶愚亦死生則堯舜死則腐骨生則桀紂死則腐骨腐骨
一矣孰知其異且趣當生奚遑死後此譏計後者之惑也夫不謀其前不慮其後无懲當
今者德之至也楊朱曰伯夷非亡欲矜清之郵以故餓死守餓至死展季非
亡欲矜貞之郵以故寡宗少宗系也清貞之誤善之若此楊朱曰原

王世貞曰此誣伯夷展季之言亦欲有所以折楊不得不寄青于高勝者耳

憲窶於魯子貢殖於衛窶貧也殖貨殖原憲之窶損生子貢之殖累身
然則窶亦不可殖亦不可其可焉在曰可在樂生可在逸身故
善樂生者不窶善逸身者不殖楊朱曰古語有之生相憐死相
捐此語至矣相憐之道非唯情也勤能使逸饑能使飽寒能使
溫窮能使達也相捐之道非不能哀也不含珠玉不服文錦不
陳犧牲不設明器也晏平仲問養生於管夷吾管夷吾曰肆之
而已勿壅勿閼晏平仲曰其目奈何夷吾曰恣耳之所欲聽恣
目之所欲視恣鼻之所欲向恣口之所欲言恣體之所欲安恣
意之所欲行夫耳之所欲聞者音聲而不得聽謂之閼聽目之
所欲見者美色而不得視謂之閼明鼻之所欲向者椒蘭而不

[illegible]

胡時化曰借管晏拘礼者以至死者長年近斯語所貴也

王鏊曰晏嬰甚若也自以勤省治身勤身法度非生死之分所以本此二子以明治身者惟取其分徐之義也

得謂之閼顫口之所欲道者是非而不得言謂之閼智體之
所欲安者美厚而不得從謂之閼適意之所欲為者放逸而不
得行謂之閼往一日一月一年十年吾所養拘此廢虐之主錄
而不舍戚戚然以至九生百年千年萬年非吾所謂養管夷吾
曰吾既告子養生矣送死奈何晏平仲曰送死略矣將何以告
焉管夷吾曰吾固欲聞之平仲曰既死豈在我哉焚之亦可沈
之亦可瘞之亦可衣薪而棄諸溝壑亦可袞衣繡裳而納諸石
椁亦可惟所遇焉管夷吾顧謂鮑叔黃子曰生死之道吾二人
進之矣子產相鄭專國之政三年善者服其化惡者畏其禁鄭
國以治諸侯憚之而有兄曰公孫朝有弟曰公孫穆朝好酒穆

又曰此言朝之安于酒

又曰此言穆之荒于色

好色朝之室也聚酒麴蘖成封望門百步糟漿之氣逆於人鼻
方其荒於酒也不知世道之安危人理之悔吝室內之有無九
族之親疏存亡之哀樂也雖水火兵刃交於前弗知也穆之後
庭比房數十皆擇稚齒婑媠者以盈之方其耽於色也屏親暱
絕交游逃於後庭以晝足夜三月一出意猶未愜鄉有處子之
娥姣孊稚云好也者又賄而招之媒而逃之弗獲而後已子產日夜
以為戚密造鄧析而謀之曰僑聞治身以及家治家以及國此
言自於近至於遠也僑為國則治矣而家則亂矣其道逆邪將
奚方以救二子子其詔之鄧析曰吾怪之久矣未敢先言子奚
不時其治也喻以性命之重誘以禮義之尊乎子產用鄧析之

李廷机曰此有規諷朝穆耽于酒色之意

言因間以謁其兄弟而告之曰人之所以貴於禽獸者智慮智
慮之所將者禮義禮義則名位至矣若觸情而動耽於嗜慾則
性命危矣子納僑之言則朝自悔而夕食祿矣朝穆曰吾知之
久矣擇之亦久矣（竟事行多端異所好而為之耳）豈待若言而後識之哉凡生
之難遇而死之易及以難遇之生俟易及之死可孰念哉而欲
尊禮義以夸人矯情性以招名吾以此為弗若死矣為欲盡一
生之觀窮當年之樂惟患腹溢而不得恣口之欲力憊而不得
肆情於色不遑憂名聲之醜性命之危也且我以治國之能夸
物欲以說辭亂我之心榮祿喜我之意不亦鄙而可憐哉我又
欲與若別之（別之猶亦也）夫善治外者物未必治而身交苦善治內

姚寬曰不知真人則不昧治國之術間若偶耳此一節懿又大是挾抑試不以君子之言氣然其音欲未見拘束者之累故有迂迂之言者耳

者物未必治而性交逸以若之治外其法可蹔行于一國未合
於人心以我之治內可推之於天下君臣之道息矣吾常欲以
此術而喻之若反以彼術而教我哉子產忙然無以應之他日
以告鄧析曰子與真人居而不知也孰謂子智者乎鄭國之治
偶耳非子之功也衛端木叔者子貢之世也藉其先貲家累万
金不治世故放意所好其生民之所欲為人意之所欲玩者無
不為也無不玩也牆屋臺榭園囿池沼飲食車服聲樂嬪御擬
齊楚之君焉至其情所欲好耳所欲聽目所欲視口所欲嘗雖
殊方偏國非齊土之所產育者無不畢致之猶藩牆之物也及
其遊也雖山川阻險塗逕脩遠無不畢殞之猶人之行咫步也

孫大役曰達于理者知万物之不常財貨之聚散之非我之功也且盡奉养之宜散之非我之施也且明物不常聚若斯人者其名譽所功禮法所拘者

賓客在庭者日百住庖廚之下不絕煙火堂廡之上不絕聲樂
奉養之餘先散之宗族宗族之餘遂散之邑里邑里之餘乃散
之一國行年六十氣幹將衰其家事都散其庫藏珍寶車服妾
媵一年之中盡焉不為子孫留財及其病也無藥石之儲及其
死也無瘞埋之資一國之人受其施者相與賦而藏之反其子
孫之財焉禽骨釐（墨子弟子也）聞之曰端木叔狂人也辱其祖矣段
干生聞之曰端木叔達人也德過其祖矣其所行也其所為也
衆意所驚而誠理所取衛之君子多以禮教自持固未足以得
此人之心也孟孫陽問楊子曰有人於此貴生愛身以蘄不死
可乎曰理無不死以蘄久生可乎曰理無久生生非貴之所能

郭子元曰一三之說與此而已既好其惡成安危知循環之无窮若以為禾刑則莫不之初兵所惟獄者以為智則切已之患不可再經故生弥久而愛弥積也

存身非愛之所能厚且久生奚為（設令九生亦非所願）五情好惡古猶今
也四體安危古猶今也世事苦樂古猶今也變易治亂古猶今
也既聞之矣既見之矣既更之矣百年猶厭其多況久生之苦也
乎孟孫陽曰若然速亡愈於久生則踐鋒（蹈鋒踐一本作蹈）刃入湯火
得所志矣楊子曰不然既生則廢而任之究其所欲以俟於死
（但當肆其情以待終耳）將死則廢而任之究其所之以放於盡（制不在我則無所顧恣也）
無不廢無不任何遽遲速於其間乎楊朱曰伯成子高不以
一毫利物舍國而隱耕大禹不以一身自利一體偏枯古之人
損一毫利天下不與也悉天下奉一身不取也人人不損一毫
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禽子問楊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

范仁曰疑楊子貴身太過故發此問也

虞荊川曰此段譏世之務名於身[illegible]故引數聖人而[illegible]其實[illegible]

[illegible]

一世汝為之乎楊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為之乎楊子弗應禽子出語孟孫陽孟孫陽曰子不達夫子之心吾請言之有侵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為之乎曰為之孟孫陽曰有斷若一節得一國子為之乎禽子默然有閒孟孫陽曰一毛微於肌膚肌膚微於一節省矣然則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一毛固一體萬分中之一物柰何輕之乎禽子曰吾不能所以荅子然則以子之言問老聃關尹則子言當矣聃尹之教貴身而賤物也以吾言問大禹墨翟則吾言當矣禹翟之教忘己而濟物也孟孫陽因顧與其徒說他事楊朱曰天下之美歸之舜禹周孔天下之惡歸之桀紂然而舜耕於河陽陶於雷澤四體不得暫安口腹不得美厚父母之所不愛弟妹之所不親行年三十不告告上曰告發下曰誥而娶及受堯之禪年已長智已衰商均不才禪位於禹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窮毒者也鯀鯀古本反禹父名治水土績用不就殛諸羽山禹纂業事讎惟荒土功子產不字過門不入身體偏枯手足胼胝及受舜禪卑宮室美紱冕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人之憂苦者也武王既終成王幼弱周公攝天子之政邵公不悅四國流言居東三年誅兄放弟僅免其身戚戚然以至于死此天人之危懼者也孔子明帝王之道應時君之聘伐樹於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圍於陳蔡受屈於季氏見辱於陽虎戚戚然以至於死此天民之遑遽者也凡彼四聖者生無一日之歡

[illegible]時化曰楊朱謂四聖雖美之所歸苦以至終同歸于死其說似是然其求身後之名雖是非之辨又歎汲汲希異以圖之特有仲子之囊季札之讓吾視其身以欺世盜名者

[illegible]

死有萬世之名名者固非實之所取也雖稱之弗知雖賞之不知與株塊無以異矣觀形即事勞苦之迹美矣求諸方寸未見不覺弗共心者也將明至理之言又舉善惡之極以相對偶者也桀藉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智足以距群下威足以震海內恣耳目之所娛窮意慮之所為熙熙然以至於死此天民之逸蕩者也紂亦藉累世之資居南面之尊威無不行至無不從肆情於傾宮縱欲於長夜不以禮義自苦熙熙然以至於誅此天民之放縱者也彼二凶也生有從欲之歡死被愚暴之名實者固非名之所與也雖毀之不知雖稱之弗知此與株塊奚以異矣彼四聖雖美之所歸苦以至終同歸於死矣彼二凶雖惡之所歸樂以至終同歸於死矣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梁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而不能治三畝之園而不能芸而言治天下如運諸掌何也對曰君見其牧羊者乎百羊而群使五尺童子荷箠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使堯牽一羊舜荷箠而隨之則不能前矣且臣聞之吞舟之魚不游枝流鴻鵠高飛不集汙池何則其極遠也黃鐘大呂不可從煩奏之舞何則其音疏也將治大者不治細成大功者不成小此之謂矣楊朱曰太古之事滅矣孰誌之哉三皇之事若存若亡五帝之事若覺若夢三王之事或隱或顯億不識一當身之事或聞或見萬不識一目前之事或存或廢千不識一太古至於今日年數固不可勝紀但伏羲以來三十餘萬歲賢愚好醜成敗是非

[illegible]

於百年之後也 亦同川可以[illegible]遂隨性[illegible] 也

矣不治戚但遲速之間耳（以遲速而致惑奔競而不已豈不鄙哉）矜一時之毀譽以焦苦其神形要死後數百年中餘名豈足潤枯骨何生之樂

不務楊朱曰人肖天地之類懷五常之性有生之最靈者人也人者爪牙不足以供守衛肌膚不足以自捍禦趨走不足以逃利害無毛羽以禦寒暑必將資物以為養性任智而不恃力故智之所貴存我為貴力之所賤侵物為賤然身非我有也既生不得不全之物非我有也既有不得不去之身固生之主物亦養之主雖全生身不可有其身雖不去物不可有其物有其物有其身雖橫私天下之身橫私天下之物其唯聖人乎（知身不可私物不可有者唯聖人可也）公天下之身公天下之物其唯至人矣此之謂至至

此四句四事[illegible] 也利關乃天下[illegible] 歎美至情此也

呂祖謙曰人生之有飲食情欲之所由出君臣上下之道以為食而相繼也使無飲食則情欲可感乎矣使無衣食之累則君臣不待以相使矣此天自古以來而有之語 子美曰毛貫[illegible]不分[illegible]民此意[illegible]意似

者也楊朱曰生民之不得休息為四事故一為壽二為名三為位四為貨有此四者畏鬼畏人畏威畏刑此謂之遁人也可殺可活制命在外（全則不係于己）不逆命何羨壽不矜貴何羨名不要勢何羨位不貪富何羨貨此之謂順民也天下無對制命在內（外物不能所制）故語有之曰人不婚宦情欲失半人不衣食君臣道息周諺曰田父可坐殺晨出夜入自以性之恒啜菽茹藿自以味之極肌肉麤厚筋節𦜕急（筋節急也或作權腃上音權下區位切 反䪼筋急貌䪼音區）一朝處以柔毛綈幕薦以粱肉蘭橘心痟體煩內熱生病矣商魯之君與田父侔地則亦不盈一時而憊矣（言何所安習者皆不可卒改易況自然乎）故野人之所安野人之所美謂天下無過者昔者宋國有田夫常衣縕

一子此言人[illegible]皆欲[illegible]知有人世[illegible]之事則人人無不足者[illegible]忘則處皆安此語却有味

程楷曰紛中生紛奇中出奇

黂（縕黂謂分散麻絮衣也韓詩外傳云異色之衣也）僅以過冬暨春東作自曝於日不知天下之有廣廈隩室綿纊狐貉顧謂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獻吾君將有重賞里之富室告之曰昔人有美戎菽甘枲莖芹萍子者對鄉豪稱之鄉豪取而嘗之蜇於口慘於腹（蜇[illegible]痛也）衆哂而怨之其人大慚子此類也陽朱曰豐屋美服厚味姣色有此四者何求於外有此而求外者無厭之性陰陽之蠹也（非但累下身乃侵損正氣）忠不足以安君適足以危身義不足以利物適足以害生安上不由於忠而忠名滅焉利物不由於義而義名絕焉君臣皆安物我兼利古之道也鬻子曰去名者無憂老子曰名者實之賓而悠悠者趨名不已名固不可去名固不可賓邪

李卓吾曰符驗也言事與無方符伏相推言而驗之者耳乎變通之公 胡特化曰物莫能與爭故常語處先此語以壺子答而不躬言列子一淨持後之義因而自釋之壺子又以為

今有名則尊榮無名則卑辱尊榮則逸樂卑辱則憂苦憂苦犯性者也逸樂順性者也斯實之所係矣名胡可去名胡可賓但惡乎守名而累實守名而累實將恤危亡之不救豈徒逸樂憂苦之間哉

說符篇

子列子學於壺丘子林壺丘子林曰子知持後則可言持身矣列子曰願聞持後曰顧若影則知之列子顧而觀影形（後其身而身先）枉而影曲形直則影正然則枉直隨形而不在影屈伸任物而不在我此之謂持後而處先關尹謂子列子曰言美則響美言惡則響惡身長則影長身短則影短名也者響也身也者影也（美惡）

解故不復容列子也

黄震曰言見出則謁入形往則影來明根立之理不異乎斗也而物所未偈故曰先知之耳也

報應響之影嚮理無差焉故曰慎爾言將有和之慎爾行將有隨之所謂出其言善于里應之行乎邇見乎遠是故聖人見出以知入觀往以知來此其所以先知之理也度在身稽在人人愛我我必愛之人惡我我必惡之礼度在身考驗由人愛惡從之物不負已湯武愛天下故王桀紂惡天下故亡此所稽也稽度皆明而不道也譬之出不由門行不由徑也稽度之礼既明而後道不明者則出可以由戶行不從徑也以是求利不亦難乎嘗觀之神農有炎之德稽之虞夏商周之書考諸法士賢人之言所以存亡廢興而非由此道者未之有也自古迄今無不符驗嚴恢曰所為問道者為富問循子今今得珠亦富矣安用道子列子曰桀紂唯重利而輕道是以亡幸哉余未汝語也人而無義唯食而已義者宜也得理之宜者物不能奪也

劉子玄曰韓詩外傳云嚴恢也

呂氏春秋云用試角力也此言人重利而輕道唯食而已爾飽能食而相共角力以求勝也

是雞狗也彊食靡角勝者為制是禽獸也以力求勝非人道也為雞狗禽獸矣而欲人之尊己不可得已豈欲人之尊己道在則自尊已人不尊己則危辱及之矣列子學射中矣請於關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者乎對曰弗知也關尹子曰未可雖中而未知所以中故曰未知也退而習之三年又以報關尹子尹子曰子知子之所以中乎列子曰知之矣關尹子曰可矣守而弗失也守而弗守即心平体正內求諸已得所以中之道非獨射也為國與身亦皆如之故聖人不察存亡而察其所以然列子曰色盛者驕力盛者奮未可以語道也色力是常人所矜也故不班曰語道矣而況行之乎色力既衰方欲言道悟之已晚言之猶未能况而況行之乎故自奮則人莫之告人莫之告則孤而無輔矣賢者任人故年老而不

王逍冲曰射雖中而不知所以中則非中之道身雖存不知所以存則非存之理故夫射者能拙與正而知所以中者與其存也而知所以存者存也

唐荊川曰賢者雖告而不入則有心物之蔽耳目自塞雖其相之

林希逸曰自賢者即上所謂衰而无補知賢則智者為之謀能者為之使物无不舉才則国易治也

衰無不亂故治國之難在於知賢而不在自賢宋人有為其君以玉為楮葉者三年而成鋒殺莖柯毫芒繁澤亂之楮葉中而不可別也此人遂以巧食宋國子列子聞之曰使天之生物三年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寡矣故聖人恃道化而不恃智巧子列子窮容貌有飢色客有言之鄭子陽者曰列御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為不好士乎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為有道者之妻子皆得佚樂今有饑色君遇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也哉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

又曰此明用巧能不足以勝物因道而化則无不同

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一作乱而殺子陽魯施氏有二子其一好學其一好兵好學者以術於齊侯齊侯納之為諸公子之傅好兵者之楚以法干楚王王悅之以為軍正祿富其家爵榮其親施氏之鄰人孟氏同有二子所業亦同而窘於貧羨施氏之有有富有也因從請進趨之方二子以實告孟氏孟氏之一子之秦以術干秦王秦王曰當今諸侯力爭所務兵食而已若用仁義治吾國是滅亡之道遂宮而放之其一子之衛以法干衛王衛侯曰吾弱國也而攝乎大國之間大國吾事之小國吾撫之是求安之道若賴兵權滅亡可待矣若全汝歸之適於他國為吾之患不輕矣遂刖之而還諸魯既反孔氏之孔子叩胸而讓施

好兵之與好學所尚不同

支道林曰应机則是失会則非

不如□□行乖孔氏之術而智不適時則動而失會者矣

蘇濬曰二子之所以窮不以其時與術以其不得隨時之宜

陳深道曰此見盜不可以伺察盡而可以道德化

又曰此正言弭盜之方

氏施氏曰凡得時者昌失時者亡子道與吾同而功與吾異矣失時者也非行之謬也且天下理無常是事無常非先之所用今或棄之今之所棄後或用之此用與不用無定是非也投隙抵時應事無方屬乎智智苟不足一本无不字使若博如孔丘術如呂尚焉往而不窮哉孟氏父子舍然無慍容曰吾知之矣子弗重言晉文公出會欲伐衛公子鋤仰天而笑公問何笑曰臣笑鄰之人有送其妻適私家者道見桑婦悅而與言然顧視其妻亦有招之者矣臣竊笑此也公寤其言乃止引師而還未至而有伐其北鄙者矣夫我之所行人亦行之而欲聘己之志謂物不生心感於彼此之情也晉國苦盜有郄雍者能視盜之貌察其眉睫之間而得其情晉侯使視盜千百無遺一焉晉侯大喜告趙文子曰吾得一人而一國盜為盡矣奚用多為文子曰吾君恃伺察而得盜盜不盡矣且郄雍必不得其死焉俄而群盜謀曰吾所窮者郄雍也遂共盜而殘之殘賊殺之晉侯聞而大駭立召文子而告之曰果如子言郄雍死矣然取盜何方文子曰周諺有言察見淵魚者不祥智料隱匿者有殃此答所以致也且君欲無盜莫若舉賢而任之使教明於上化行於下民有恥心則何盜之為於是用隨會知政而群盜奔秦焉孔子自衛反魯息駕乎河梁而觀焉有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鱉弗能游黿鼉弗能居有一丈夫方將厲之涉水也孔子使人並涯止之曰此懸水三十仞圜流九十里魚鱉弗能游黿鼉

焦竑曰白公楚平公之孫太子建之子也其父為費無極所潛出奔鄭鄭人殺之勝欲令尹子西司馬子期伐鄭許而未行晉伐鄭子西子期救鄭勝怒曰鄭人在此讎不遠遂欲殺子西子期故問孔子孔子知之故不應微言猶密謀也

錢福曰此見勝敵不難而難于持勝所以惧其驕心也

弗能居也意者難可以濟乎丈夫不以錯意遂度而出孔子問之曰巧乎有道術乎所以能入而出者何也丈夫對曰始吾之入也先以忠信及吾之出也又從以忠信忠信錯吾軀於波流而吾不敢用私所以能入而復出者以此也孔子謂弟子曰二三子識之水且猶可以忠信誠身親之而況人乎黃帝篇中已有此章而小不同所明亦無以異故不復釋其義也白公問孔子曰人可與微言乎孔子不應白公問曰若以石投水何如孔子曰人之善沒者能取石之投水則沒喻其微言不可覺故孔子答以善沒者能得之則物不可隱者也曰若以水投水何如孔子曰淄澠之合易牙嘗而知之淄澠為善味者所別也白公曰人固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何為不可唯知言之謂者乎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言言則無微隱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自然之勢自應如此故至言去言理自成物自從夫淺知之所爭者末矣白公不得已遂死於浴室不知言之所謂便作亂故及于難也趙襄子使新稚穆子攻翟穆子襄子家臣新稚狗也翟鮮虞也勝之取左人中人使遽人來謁之遽傳也謁之也襄子方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夫江河之大也不過三日謂潮水有大小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須臾勢盛者必退也今趙氏之德行無所施於積無積德而有重功不可不戒懼也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哉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乎夫憂者所以為昌也喜者所以為亡也勝非其難者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楚吳越皆嘗勝矣然卒取亡焉不達乎持勝

[illegible]不歸者

胡以仁曰公輸般為攻器墨子設守拒卻之公輸般所服而不損知命者不有其能也

此所謂禍福相倚也

也唯有道之主為能持勝孔子之勁能拓國門之關而不肯以力聞墨子為守攻公輸般服而不肯以兵加故善持勝者以強為弱宋人有好仁義者三世不懈家無故黑牛生白犢以問孔子孔子曰此吉祥也以薦上帝居一年其父無故而盲其牛又復生白犢其父又復令其子問孔子其子曰前問之而失明又何問乎父曰聖人之言先迕後合其事未究姑復問之其子又復問孔子孔子曰吉祥也復教以祭其子歸致命其父曰行孔子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無故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民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丁壯者皆乘城而戰死者大半此人以父子有疾皆免及圍解而疾愎俱宋有蘭子者以技干宋元君

穆文熙曰天下之絕倫者不於形骨毛色中求故駑驥雜糅若存若亡難得知也

而使見其技以雙枝長倍其身屬其脛並趨並馳弄七劍迭而躍之五劍常在空中元君大驚立賜金帛又有蘭子又能燕戲者如今之絕到技俠者聞之復以干元君元君大怒曰昔有異技於寡人者謂先偷人技無庸適值寡人有歡心故賜金帛彼必聞此而進復望吾賞拘而擬戮之經月廼放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伯樂對曰良馬可形容筋骨相也良馬者可以形骨取也天下之馬者若滅若亡若失若此者絕塵弭轍臣之子皆下才也可知以良馬不可告以天下之馬也臣有所與共擔纆薪采者有九方皋此其於馬非臣之下也穆公見之使行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之矣在沙丘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牝而

[illegible]曰言其相馬之妙乃知此矣以勝臣千萬而不可量

真德秀曰精內謂天機粗外謂牝牡毛色所見者惟天機也所不見手色牝牡也視所視者不視其所見

黃使人往取之牡而驪穆公不說召伯樂而謂之曰敗矣子所使求馬者色物牝牡尚弗能知又何馬之能知也伯樂喟然太息曰一至於此乎是乃其所以千萬臣而無數者也若皋之所觀天機也天機形骨之表所以使得之于心不顯其見得其精而忘其粗在其內而忘其外見其所見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所不應視者不以至意也若皋之相馬乃有貴乎馬者也言皋之妙術豈止于相馬而已神明所得又有貴于相馬者言其妙也馬至果天下之馬也楚莊王問詹何曰治國柰何詹何對曰臣明於治身而不明於治國也楚莊王曰寡人得奉宗廟社稷願學所以守之詹何曰臣未嘗聞身治而國亂者也又未嘗聞身亂而國治者也故本在身不敢對以末楚王

呂祖謙曰說出相國一段如圖畫

又曰此謀所以避此三怨之方

焦竑曰與之至今不失漢蕭何亦云子孫無令勢家所奪即此類也

曰善孤立丈人謂孫叔敖曰人有三怨子知之乎孫叔敖曰何謂也對曰爵高者人妬之官大者主惡之祿厚者怨逮之孫叔敖曰吾爵益高吾志益下吾官益大吾心益小吾祿益厚吾施益博以是免於三怨可乎孫叔敖疾將死戒其子曰王亟封我矣吾不受也為我死王則封汝汝必無受利地楚越之間有寢丘者此地不利而名甚惡楚人鬼而越人機音幾祥也又音譏信鬼神與機祥可長有者唯此也孫叔敖死王果以美地封其子子辭而不受請寢丘與之至今不失牛缺者上地之大儒也下之邯鄲遇盜於耦沙之中盡取其衣裝車牛步而去視之歡然無憂恡之色盜追而問其故曰君子不以所養害其所往盜曰嘻賢矣夫既

王蓋曰既活人而又追之以非以德報怨之道

黃震曰擊行也如今双陸甚也常相傳莫論云設木而擊之是也

錢福曰凡戲爭能取中皆曰射亦曰投

而相謂曰以彼之賢往見趙君使以我爲又困我不如殺之乃相與追而殺之燕人聞之聚族相戒曰遇盜莫如上地之牛缺也皆受教俄而其弟適秦至關下果遇盜憶其兄之戒因與盜力爭既而不如又追而以卑辭請物盜怒曰吾活汝弘矣而追吾不已迹將著焉既爲盜矣仁將焉在遂殺之又傍害其黨四五人焉虞氏者梁之富人也家充殷盛錢帛無量財貨無訾（訾量也不言可度量也）登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擊博樓上俠客相隨而行樓上博者射明瓊張中反兩㮨魚而笑飛鳶適墜其腐鼠而中之俠客相與言虞氏富樂之日久矣而常有輕易人之志吾不侵犯之而乃辱我以腐鼠此而不報無以立懼於天下請與若

等戮力志率徒屬必滅其家（爲等倫皆許諾至期日之夜聚衆積兵以攻虞氏大滅其家）東方有人焉曰爰旌目將有適也而餓於道狐父之盜曰丘見而下壺飡以餔之爰旌目三餔而後能視曰子何爲者也曰我狐父之人丘也爰旌目曰譆汝非盜邪胡爲而食我吾義不食子之食也兩手據地而歐之不出喀喀然遂伏而死狐父之人則盜矣而食非盜也以人之盜因謂食爲盜而不敢食是失名實者也柱厲叔事莒敖公自爲不知己者居海上夏日則食菱芰冬日則食橡栗莒敖公有難柱厲叔辭其友而往死之其友曰子自以爲不知也故去今往死之是知與不知無辨也柱厲叔曰不然自以爲不知故去今死是果不知我也吾將死之以醜後世之人主不知其臣者

崔[illegible]曰驕奢之致敗不以一[illegible]虞氏[illegible]

黃震曰死一也[illegible]或取義[illegible]人以醜后世仁厲叔[illegible]仁即義耶抑

[illegible]傷勇非真得秀曰此段似戰戰特風害氣習蠢政之說智氏之孫[illegible]柱厉之輩者姚寬曰與死出

也凡知則死之不知則弗死此直道而行者也柱厲叔可謂懟以忘其身者也楊朱曰利出者實及怨往者害來發於此而應於外者唯請是故賢者慎所出（善著則吉應惡積則尚臻）楊子楊子之鄰人亡羊既率其黨又請楊子之豎追之楊子曰嘻亡一羊何追者之衆鄰人曰多岐路既反問獲羊乎曰亡之矣曰奚亡之曰岐路之中又有岐焉吾不知所之所以反也楊子戚然變容不言者移時不笑者竟日門人怪之請曰羊賤畜又非夫子之有而損言笑者何哉楊子不答門人不獲所命弟子孟孫陽出以告心都子心都子他日與孟孫陽偕入而問曰昔有昆弟三人游齊魯之間同師而學進仁義之道而歸其父曰仁義之道

[illegible]者非正也

焦竑曰此章蓋轉語喻以爲問答令禪家參話亦有此風

王陽明曰心不可兩用術不可多岐多岐[illegible]心不[illegible]讀冬[illegible]所爲太息

黃震曰此段[illegible]徇曲說從小以至大位揣以及人[illegible]不辟[illegible]而不聚[illegible]不[illegible]今[illegible]妙說此[illegible]

凌約言曰心都子之問與子貢[illegible]之問語[illegible]同

若何伯曰仁義使我愛身而後名仲曰仁義使我殺身以成名叔曰仁義使我身名並全（既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彼三術相反而同出於儒孰是孰非邪楊子曰人有濱河而居者習於水勇於泅操舟鬻渡利供百口裹糧就學者成徒而溺死者幾半本學泅不學溺而利害如此若以爲孰是孰非心都子嘿然而出孟孫陽讓之曰何吾子問之迂夫子答之僻吾惑愈甚心都子曰大道以多岐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學非本不同非本不一而末異若是唯歸同反一爲亡得喪子長先生之門習先生之道而不達先生之況也哀哉楊朱之弟曰布衣素衣（衣素之衣去声）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緇衣而反其狗不知迎而吠之楊布怒將扑之楊朱曰子

錢福曰仁義同出而異名曰以所遇之時與所爲之士異其所處之地並故也得其初意則理一分殊無爲同歸彼李因反弱者是從知聖之未流遠其初失其本矣

姚寬曰徒未著于里公者其設爲問答探機意於言語之外子貢衛賜之問知夫子不爲衛君子心都子三術之問悟亡羊

鶻曰此在悟者得之不可言傳也

唐荊川曰此篇明己身求至則外物所不接故有外非之交不內求諸己而厚積于人亦彼倘布服異而怪狗之失也

無扑矣子亦猶是也嚮者使汝狗白而往黑而來豈能無怪哉

楊朱曰行善不以為名而名從之名不與利期而利歸之利不與爭期而爭及之故君子必慎為善在智則人與之競在力則人與之爭此自然之勢也未有為名利之術患雖不至者也語有之曰為善無近名豈不信哉

昔人言有知不死之道者燕君使人受之不捷而言者死燕君甚怒其使者將加誅焉幸臣諫曰人所憂者莫急乎死己所重者莫過乎生彼自喪其生安能令君不死也乃不誅有齊子亦欲學其道聞言者之死乃撫膺而恨富子聞而笑之曰夫所欲學不死其人已死而猶恨之是不知所以為學胡子曰富子之言非也凡人有術不能行者有矣能行而無其術者亦有矣衛人有善數者臨死以訣喻其子其子志其言而不能行也他人問之以其父所言告之問者用其言而行其術與其父無差焉若然死者奚為不能言生術哉

真德秀曰此一論甚近人情今世讒此夫有甚眾知孫出湖中之故魚鱉有一日而賣數次者

邯鄲之民以正月之旦獻鳩於簡子簡子大悅厚賞之客問其故簡子曰正旦放生示有恩也客曰民知君之欲放之競而捕之死者眾矣君如欲生之不若禁民勿捕捕而放之恩過不相補矣簡子曰然

又曰同生並類但自貴而自賤

齊田氏祖於庭食客千人中坐有獻魚鴈者田氏視之乃歎曰天之於民厚矣殖五穀生魚鳥以為之用衆客和之如響鮑氏之子年十二預於次進曰不如君言天地萬物並生類也類無貴賤徒以小大智力而相制迭相食非相為而生之人取可食者而食之豈天本為人生之且蚊蚋噆膚虎狼食肉非天本為蚊蚋生人虎狼生肉者哉

王維禎曰此言世情之難又公私之難明喻亦甚矣

齊有貧者常乞於城市城市患其亟也衆莫之與遂適田氏之廄從馬醫作役而假食郭中人戲之曰從馬醫而食不以辱乎乞兒曰天下之辱莫過於乞乞猶不辱豈辱馬醫哉

宋人有游於道得人遺契者歸而藏之密數其齒刻處以齒告鄰人曰吾富可待矣假空名以求實利亦如挑遺棄以求富也

丘濬曰此章從謠言疑心生暗鬼也其得失之徵

人有枯梧樹者其鄰父言枯梧之樹不祥其鄰人遽而伐之鄰人因請以為薪為薪之具其人乃不悅曰鄰人之父徒欲為薪而教吾伐之也與我鄰若此其險豈可哉

人有亡鈇者鈇鉞也意其鄰之子視其行步竊鈇也顏色竊鈇也言語竊鈇也作動態度無為而不竊鈇也俄而扣其谷而得其鈇也日復見其鄰人之子動作態度無似竊鈇者

瞿景淳曰心有所忿懥則不知亦人情也即大學心不在焉視不見聽不聞之意

白公勝慮亂罷朝而立倒杖策錣馬策端有利鋒所以刺不前也上貫頤錣杖未鋒血流至地而弗知也鄭人聞之曰頤之忘將何不忘哉意之所屬者其行足躓株埳頭抵植木而不自知也

胡時化曰此篇議論皆正忠臣與儒書合末后數件設喻俱佳文字亦異于他篇

昔齊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而之市適鬻金者之所因攫其金而去吏捕得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對曰取金之時不見人徒見金惟不見人故攫其金

五卷尾

[library seal]

新鍥翰林三狀元會選二十九子品彙釋評六卷

從吾　焦竑　校正
青陽　翁正春　參閱
蘭嵎　朱之蕃　圈點

荀子

勸學篇

許国曰勸學者見學之在人不可已也全用反喻形

君子曰學不可以已青出之藍而青於藍水水為之而寒於水（此喻人之學則才過其本性）木直中繩輮以為輪其曲中規雖有槁暴不復挺者輮使之然也（輮屈　槁枯　暴乾　挺直也）故木受繩則直金就礪則利君子博學而日參省乎己則己明而行無過矣故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也不聞先王之遺言不知學問之大也吳越夷貊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教使之然也詩曰嗟爾君子無恒安息靖共爾位好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神莫大於化道福莫大於無禍（修身為學則化道故神莫大焉修身則自無禍故福莫長焉）吾嘗終日而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也吾嘗跂而望矣不如登高之博見也登高而招臂非加長也而見者遠順風而呼聲非加疾也而聞者彰假輿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河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南方有鳥焉名曰蒙鳩以羽為巢而編之以髮繫之葦苕風至苕折卵破子死巢非不完也所繫者然也西方有木焉名曰射干莖長四

高以孫曰此喻修身在假於學生非異言與衆同也義論大辭下亦

蘇閩曰人不知學問則百身者猶繫葦苕之

危隧注言射干莖日能終也下言芳者之以韓奇謂能堅矣大風至則常折卯破何也所托然也蘭槐香草也其根是為芷也本草白芷一名曰苉內弘景云所謂蘭槐雖香草浸漬溺中則可惡也

寸生於高山之上而臨百仞之淵木莖非能長也所立者然也蓬生麻中不扶而直蘭槐之根是為芷其漸之滫君子不近庶人不服其質非不美也所漸者然也（蘭槐香草也其根是為芷　漸漬也染也　滫溺也　言蘭槐雖香草浸漬於溺中則可惡也）故君子居必擇鄉遊必就士所以防邪僻而近中正也物類之起必有所始榮辱之來必象其德肉腐出蟲魚枯生蠹怠慢忘身禍災乃作強自取柱柔自取束（凡物強則以為柱而任勞柔則見束而約急皆其自取也）邪穢在身怨之所構（構結也言亦所自取也）施薪若一火就燥也平地若一水就濕也草木疇生禽獸群焉物各從其類也（疇與儔同　類是也）是故質的張而弓矢至焉林木茂而斧斤至焉樹成蔭而衆鳥息焉醯酸而蜹聚焉（有德則慕之者衆）故言有召禍也行有招辱也君子慎其所立乎（禍福如此不可不慎所立　所立即謂學也）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積善成德而神明自得聖心備焉（自得謂自通於神明也）故不積跬步無以至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海騏驥一躍不能十步駑馬十駕（言駑馬十駕引車則一日亦及之此當一躍據下云駑馬十駕則同疑脫一句）功在不舍鍥而舍之朽木不折鍥而不舍金石可鏤（言立功在于不舍　鍥刻也　舍與捨同）螾無爪牙之利筋骨之強上食埃土下飲黃泉用心一也蟹六跪而二螯非蛇蟺之穴無所寄托者用心躁也（跪足也）是故無冥冥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惛惛之事者無赫赫之功行衢道者不至事兩君者不容目不兩視而明耳不兩聽而聰螣蛇無足而飛梧鼠五技而窮（梧鼠當爲鼫鼠傳寫誤以為梧耳　技才能也　言技）

張之象曰易乾卦同声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則各從其類也

積充曰言積學而迷久可成易曰順德積小以高大此之謂也

心經曰用心壹固專一之義

胡煒曰瓠巴所以記攻占者所生草所以能茂生下中而上天也流瀣也春秋時

曰中聲已降一降之後不容彈矣禮所以為典法之大分統類之綱紀此說六經之意

李奎曰以為禽犢以為饋獻之物也

鼫能多而不能如螣蛇專一謂窮五技能飛不能上屋能緣不能窮木能游不能度谷能穴不能掩身能走而又不能先人

詩曰鳲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心如結兮故君子結於一也昔者瓠巴鼓瑟而流魚出聽瓠巴古之善鼓瑟者流魚中流之魚也列子曰瓠巴鼓琴鳥舞魚躍也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伯牙亦古之善鼓琴者故聲無小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玉在山而草木潤淵生珠而崖不枯為善不積邪安有不聞者乎學惡乎始惡乎終曰其數則始乎誦經終乎讀禮其義則始乎為士終乎為聖人真積力久則入學至乎沒而後止也故學數有終若其義則不可須臾舍也舍之則禽獸也故書者政事之紀也詩者中聲之所止也禮者法之大分類之綱紀也故學至乎禮而止矣夫是之謂道德之極禮之敬文也禮有周旋揖讓之敬卑服升級之文也樂之中和也中和謂使人得中和悅也詩書之博也傳謂廣記土風鳥獸草木及政事也春秋之微也微謂褒貶沮勸微而顯志而晦之謂也在天地之間者畢矣君子之學也入乎耳箸乎心布乎四體形乎動靜入乎耳著乎心謂開則志而不忘也布乎四體謂有威儀潤身也形乎動靜謂知所措履也端而言蝡而動一可以為法則端當謂喘蝡微動一皆也或喘而言微蝡動皆可為法則小人之學也入乎耳出乎口口耳之間則四寸耳曷足以美七尺之軀哉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君子之學也以美其身小人之學也以為禽犢故不問而告謂之傲傲諠噪也問一而告二謂之囋囋即讚字謂以言讚助之也傲非也囋非也君子如嚮矣嚮與響同謂應聲也學莫便乎近其人其人謂賢師也禮樂法而不說有大法而不曲說也詩書故而不切詩書但論先王故事而不委曲

李士麟曰散謂不自檢束莊子以不材木為散木

何孟春曰此謂道至而后接之謂

中時行門生言始論層見若出如大作之說口夜明之中目不當以文論也

許國曰禮樂詩書之數習以貫之又擇賢人

切近乎人春秋約而不速文義隱約褒貶難明不能使人速曉其意也方其人之習君子之說則尊以徧矣周於世矣當其習說之時則首尚而徧周於世事矣故曰學莫便乎近其人學之經莫速乎好其人隆禮次之學之大經莫速乎好近賢人若無其人則隆禮為次之上不能好其人下不能隆禮安特將學雜識志順詩書而已耳將原先生本仁義則禮正其經緯蹊徑也言所成所出者在於禮也若挈裘領詘五指而頓之順者不可勝數也言禮亦為人之綱領挈舉也詘與屈同頓挈也順者不可勝數言禮皆順也不道禮憲以詩書為之道言說也憲標表也譬之猶以指測河也猶以戈舂黍也猶以錐飡壺也不可以得之矣故隆禮雖未明法士也不隆禮雖察辯散儒也散謂不自檢束問楛者勿告也謂楛與苦同惡也問楛所問非禮義也告楛者勿問也說楛者勿聽也有爭氣者勿與辯也故必由其道至然後接之非其道則避之道不至則不接故禮恭而後可與言道之方辭順而後可與言道之理色從而後可與言道之致致極也故未可與言而言謂之傲可與言而不與之言謂之隱不觀氣色而言謂之瞽故君子不傲不隱不瞽謹順其身詩曰匪交匪舒天子所予此之謂也倫類不通仁義不一不足謂善學通倫類謂禮法所未該以其等倫比類而通之類而長也一云仁義謂造次不離也術不能亂也學也者固學一之也一出焉一入焉塗巷之人也或善或否其善者少其不善者多桀紂盜跖也全之盡之然後學者也君子知夫不全不粹之不足以為美也故誦數以貫之使習禮樂詩書之數以穿貫之也思索以通之思索謂求其意也為其人以處之為擇賢人而處之也除其害者以持

養之使目非是無欲見也使耳非是無欲聞也使口非是無欲言也使心非是無欲慮也及至其致好之也目好之五色耳好之五聲口好之五味心好之有天下致極也謂不學極恣其欲不可禁也心好之有天下之富是故權利不能傾也群衆不能移也天下不能蕩也生乎由是死乎由是夫是之謂德操生死由於學是乃德之操行德操然後能定能定然後能應能定能應夫是之謂成人内自定而外應物乃為成就之人也天見其明地見其光君子貴其全也見顯也明謂日月光謂水火金玉謂顯其日月之明而地顯其水火金玉之光君子則貴其德之全也

脩身篇

荀道開口脩然自存愀然自省介然自好菑然自惡脩身之大除

致賢由先辨善惡師友之所在而又獨去其谷己者則益也大矣

見善脩然必以自存也脩然整飭貌言見善必自整飭使存於身也見不善愀然必以自省也愀然憂懼貌自省自省其過也善在身又以自好也不善在身也菑然又以自惡也故非我而當者吾師也是我而當者吾友也諂諛我者吾賊也故君子隆師而親友以致惡其賊好善無厭受諫而能誡雖欲無進得乎哉小人反是致亂而惡人之非己也致不肖而欲人之賢己也心如虎狼行如禽獸而又惡人之賊己也諂諛者親諫諍者疏脩正為笑至忠為賊雖欲無滅亡得乎哉詩曰噏噏呰呰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此之謂也扁善之度以治氣養生則後彭祖以脩身自名則配堯禹扁讀為辨君子有扁善之度言君子有辨別善之法即謂礼也言若用礼治氣養生則壽不及於彭祖若以脩身自為名號則配堯禹不朽矣宜於時通利於處窮禮信是也

以礼治

凡用血氣志意知慮由禮則治通不由禮則悖亂提僈提僈舒緩也飲食衣服動靜居處由禮則和節不由禮則觸陷生疾容貌態度進退趨行由禮則雅不由禮則夷固僻違庸衆而野夷倨也故人無禮則不生事無禮則不成國家無禮則不寧詩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此之謂也以善先人者謂之教以善和人者謂之順以不善先人者謂之諂以不善和人者謂之諛是是非非謂之知能辨是為是非為非謂之智也非是是非謂之愚以是為非以非為是謂之愚也傷良曰讒害良曰賊是謂是非謂非曰直竊貨曰盜匿行曰詐易言曰誕趣舍無定謂之無常保利棄義謂之至賊多聞曰博少聞曰淺多見曰閑閑習也能習其事則不迫遽少見曰陋難進曰提提弛緩也易

霍韜曰以礼義脩身便是治氣養心之術不又彭祖也錢啟曰詩曰漸車帷裳言智慮深則近險詐故一之以易良

忘曰漏少而理曰治多而亂曰秏少謂舉其要而有條理謂之治秏者虛竭也凡物多而易盡曰秏也治氣養心之術言以礼脩身是亦治氣養心之術不又如彭祖也血氣剛彊則柔之以調和知慮漸深則一之以易良勇膽猛戾則輔之以道順齊給便利則節之以動止狹隘褊小則廓之以廣大卑濕重遲貪利則抗之以高志卑謂謙下濕亦自卑下如地之下濕然也凡志而不浮欺而不獲高而不墜行而中止皆謂之濕亦謂之過謙恭而無礼者重遲寬緩也去過恭則無威儀寬緩但不及机事貪利則有浮也故皆抗之高志也庸衆駑散則刦之以師友駑謂才下如駑馬者也散不拘檢者也刦奪去也言以師友去其舊性也怠慢僄棄則炤之以禍災僄輕也謂自輕其身也炤之以災禍謂以災禍炤燭使之知懼也愚款端愨則合之以禮樂通之以思索款誠愨也愚款端愨是無潤色故曰合之以礼樂皆脩身之術在攻其所短也凡治氣養心之術莫徑由禮莫要由師莫神一

好（徑捷速也 神、明也 一好謂好善不好惡也）夫是之謂治氣養心之術也。志意脩則驕富貴矣，道義重則輕王公矣，內省則外物輕矣。傳曰：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此之謂也。身勞而心安，為之；利少而義多，為之。事亂君而通，不如事窮君而順焉。（窮君，小國迫脅之君也。言事大國悖亂之君違道而通，不如事小國之君順行其道也）故良農不為水旱不耕，良賈不為折閱不市，（折，損也。閱，賣也。謂損所閱賣之物價也。賈音古）士君子不為貧窮怠乎道。體恭敬而心忠信，術禮義而情愛人，（術，法也）橫行天下，雖困四夷，人莫不貴。（橫行，不順禮而行。困，窮也。言所至皆貴也）勞苦之事則爭先，饒樂之事則能讓，端愨誠信，拘守而詳，（拘守，謂守而勿失。詳，謂審於事也）橫行天下，雖困四夷，人莫不任。體倨固而心執詐，術順墨而精雜汙，（倨，傲也。固，謂鄙固）橫天下，雖達四方，人莫不賤。勞苦之事則偷儒轉脫，饒樂之事則佞兌而不曲，辟違而不愨，（謂辟僻背違，不能端愨）程役而不錄，（程，功役程；錄，檢束也。程及勞役之事，急惰而不檢束。言不必守而詳之也）橫行天下，雖達四方，人莫不棄。行而供冀，非漬淖也；（供，恭也。冀當為敬。凡行自當恭敬，非謂清淖也。於泥淖也，人在泥淖中饒饒然而之也）偶視而先俯，非恐懼也；（偶視，對視執）然夫士欲獨脩其身，（即獨善其身）不以得罪於比俗之人也。夫驥一日而千里，駑馬十駕則亦及之矣。將以窮無窮，逐無極與？其折骨絕筋，終身不可以相及也。將有以止之，則千里雖遠，亦或遲或速，或先或後，胡為乎其不可以相及也？不識步道者，將以窮無窮，逐無極與？意亦有止之與？（遠行）夫堅白、同異、有厚無厚之察，非不察也，然而君子不辯，止之也。（止而不為）倚魁之

馬理曰：借喻剛強快水趨鈍之才，絕偉之識不甚也，濟神奇出塵絕倫。

孫嘉臣曰：文逸如驥，文逐道固。

呂補曰：君子固窮。又曰：君子素其位而行。

行，非不難也，然而君子不行，止之也。（倚魁，謂偏倚魁怪之行。作怪之行）故學曰：遲，彼止而待我，我行而就之，則亦或遲或速，或先或後，胡為乎其不可以同至也？故蹞步而不休，跛鱉千里；累土而不輟，丘山崇成。厭其源，開其瀆，江河可竭。一進一退，一左一右，六驥不致。（言不齊故不能致遠路也）彼人之才性之相縣也，豈若跛鱉之與六驥足哉？然而跛鱉致之，六驥不致，是無他故焉，或為之，或不為之耳。道雖邇，不行不至；事雖小，不為不成。其為人也多暇日者，其出入不遠矣。（出入謂所適道路。齊，無偏頗也）好法而行，士也；篤志而體，君子也；齊明而不竭，聖人也。（至也。不竭，不窮也。成湯齊聖，謂齊淵也）人無法則倀倀然，有法而無志其義則渠渠然，（倀倀，無所適貌。不知所措。渠渠，不寬大之貌。志，識也。不識其義，謂但拘守文字而已）依乎法而又深其類，然後溫溫然。（溫溫，有潤澤之貌。深其類，謂深知統類，舉君子之難故學言之也）禮者，所以正身也；師者，所以正禮也。無禮何以正身？無師吾安知禮之為是也？禮然而然，則是情安禮也；師云而云，則是知若師也。（情安禮，謂若天性所安，不以學也。知若師，言不違師，則與聖人無異，言之效如此）情安禮，知若師，則是聖人也。故非禮，是無法也；非師，是無師也。（非師，以師為不是師）不是師法而好自用，譬之是猶以盲辨色，以聾辨聲也，舍亂妄無為也。故學者禮法也。夫師以身為正儀而貴自安者也。（效師之禮法以為正儀，如性之所安，斯為貴也）詩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此之謂也。（或禮為然）端愨順弟，則可謂善少者矣；（弟與悌同）加好學遜敏焉，則有鈞無上，可以為君子者矣。（既好學又有均平之心，而無上人之意，則可以為君子矣。或曰：有鈞無上四字衍耳）偷儒憚事，無廉恥而

李子彬曰：此言學者有大下已則可以希聖賢，可以配天地，跬步而千里，平地丘山矣。

荀道謂曰：此言師則不可以無禮，而禮不可以無師。

張之象曰：老老謂以老為老而尊敬之也。孟子曰：伯夷太公二老者，天下之大老也。天下之父也，其父歸之，其子焉往。

嗜乎飲食，則可謂惡少者矣。（偷儒亦事，皆謂懦弱怠惰畏勞苦之人也。）加惕悍而不順，險賊而不弟焉，（惕與蕩同，惕悍謂旅蕩兇悍也。）則可謂不詳少者矣，雖陷刑戮可也。老老而壯者歸焉，（老老謂以老為老而尊敬之也。）不窮窮而通者積焉。（窮若則賓而容之，不迫蹙以苛政，謂惠恤鰥寡窮匱也。積，填委也。既然則通者歸亦衆矣。……則鳳凰不至，竭澤涸魚則蛟龍不遊，此同也。）又行乎冥冥而施乎無報，而賢不肖一焉。（行事不求人知，冥冥謂人之不知。施乎無報，謂施不務報，如此則賢不肖同慕而歸之也。）人有此三行，雖有大過，天其不遂乎！（若不幸而有過，天亦祐之矣，此固不宜有大災也。）君子之求利也略，其遠害也早，其避辱也懼，其行道理也勇。君子貧窮而志廣，富貴而體恭，安燕而血氣不惰，勞勌而容貌不枯，怒不過奪，喜不過予。（予，錫予也。）君子貧窮而志廣，隆仁也；富貴而體恭，殺埶也；安燕而血氣不惰，柬理也；（柬與簡同，言柬擇事理所宜而不怠惰也。驕逸，故雖燕安而自不至于怠惰也。）怒不過奪，喜不過予，是法勝私也。（二句謂以公而滅私，故賞罰得中乎理也。）書曰：無有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此言君子之能以公勝私欲也。

高似孫曰：申徒狄恨道不行，發憤而負石自沉於河。荀卿外謂申徒狄能負石投于河，君子所而非之，不從禮義之中。時止則止，時行則行，不必枯槁赴淵也。揚子雲非屈原曰：君子遇時則大行，不遇時則龍蛇沉身也。

不苟篇

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惟其當之為貴。故懷負石而赴河，是行之難為者也，而申徒狄能之；（申徒狄恨道不行，發憤而負石自沉於河。）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山淵平，天地比，（天無實形，地之上空虛者盡皆天也，是天地長親比相隨，無天高地下之殊也。在高山則天亦高，在深淵則天亦下，故曰天地比。地去天遠近皆相似，是山澤平也。）齊秦襲，（襲，合也。秦在西，齊在東，相去甚遠，居以之入之，則鄰國興亦可合為一國也。）入乎耳，出乎口，（未詳所明之意。或曰：人乎一山穀，山皆應，是山聞人而應之，故曰出乎耳出乎口。或山能吐納雲霧，足以有口也。）

何孟春曰：鉤端有須，說故曰難持。

鉤有須，卵有毛，（胎卵之生必有毛羽，雞伏鵠卵，卵不為雞則生類於鵠也。毛氣成毛，羽氣成羽，雖胎卵未生而毛羽之性已著矣，故曰卵有毛也。）是說之難持者也，而惠施、鄧析能之。（鄧析好刑名，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詞，數難子產為政，子產執而殺之。）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盜跖吟口，（吟口，吟詠在口。）名聲若日月，與舜禹俱傳而不息；然而君子不貴者，非禮義之中也。故君子行不貴苟難，說不貴苟察，名不貴苟傳，惟其當之為貴。詩曰：物其有矣，惟其時矣。此之謂也。君子易知而難狎，易懼而難脅，畏患而不避義死，欲利而不為所非，交親而不比，言辯而不辭，蕩蕩乎其有以殊於倍也。君子能亦好，不能亦好；小人能亦醜，不能亦醜。君子能則寬容易直以開道人，不能則恭敬繜絀以畏事人；（繜與撙同，絀與黜同，謂自撙節貶損也。）小人能則倨傲僻違以驕溢人，（溢，滿也。）不能則妒嫉怨誹以傾覆人。故曰：君子能則人榮學焉，不能則人樂告之；小人能則人賤學焉，不能則人羞告之。是君子小人之分也。君子寬而不僈，（僈，不至于刃傷也。）廉而不劌，（廉，棱也。劌，刃傷也。但有廉隅，不至于刃傷也。）辯而不爭，察而不激，寡立而不勝，堅彊而不暴，（雖有立而不能勝，雖堅彊而不凶暴。）柔從而不流，恭敬謹慎而容，（容，不至於孤介也。）夫是之謂至文。詩曰：溫溫恭人，維德之基。此之謂矣。君子崇人之德，揚人之美，非諂諛也；正義直指，舉人之過，非毀疵也；言己之光美，擬於舜禹，參於天地，非夸誕也；與時屈伸，柔從若蒲葦，非懾怯也；（蒲葦所以為席，可卷者也。）剛彊猛毅，靡所不信，非驕暴也；（信讀為伸。）以義變應，知當曲直故也。（以義隨變而應其所，知當如此曲直也。）詩曰：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

許同曰：君子小人之長大較如此。

黄淳明曰莊子天下篇惠施以此為大觀於天下而曉辯者天下之辯者相與樂之卵有毛鷄三足郢有天下犬可以為羊馬有卵丁子有尾云云

君子有之。此言君子之能以義屈伸變應也。君子小人之反也。與小人相反也。君子大心則天而道，小心則畏義而節。天而道謂合於天而順道。知則明通而類，類謂知總類也。愚則端愨而法。法謂守法度也。見由則恭而止，由用也止禮也恭而有禮。見閉則敬而齊，謂閉塞道不行也敬而齊謂自整而不怨。喜則和而理，憂則靜而理，此言憂當靜以理也。通則文而明，謂有文章而彰明也。窮則約而詳。謂隱約而詳明其道也。小人則不然，大心則慢而暴，小心則淫而傾。以抑而事人也。知則攫盜而漸，漸進也謂貪利而不知止者也。愚則毒賊而亂，毒害人而無畏忌也。見由則兌而倨，兌悅也言喜於僥倖而倨傲也。見閉則怨而險，怨怨而險賊也。喜也則輕而翾，輕謂輕能失翾小飛也。憂則挫而懾，通則驕而偏，窮則棄而儑。傳曰君子兩進，小人兩廢，此之謂也。君子治治，非治亂也。曷謂

姜寶曰輕而翾言小人之輕舉輕能知小鳥之翾也

耶？曰：禮義之謂治，非禮義之謂亂。故君子者，治禮義者也，非治非禮義者也。然而國亂將弗治與？曰：國亂而治之者，非案亂而治之之謂也，去亂而被之以治。案據也據亂而治之也。人汙而脩之者，人有汙穢之行將脩為善也。非案汙而脩之之謂也，去汙而易之以脩。故去亂而非治亂也，去汙而非脩汙也。治之為名，猶曰君子為治而不為亂，為脩而不為汙矣。治之名號如此。君子絜其辯而同焉者合矣，絜脩整也謂不煩雜。善其言而類焉者應矣。故馬鳴而馬應之，非知也，其勢也。故新浴者振其衣，新沐者彈其冠，人之情也。其誰能以己之潐潐，受人之掝掝者哉！潐潐明察之貌掝掝當為惑惑謂惛惛也。君子養心莫善於誠，致誠則無他事矣。致極也極其誠則外物不能害矣。唯仁之為守，唯義之為行。誠心守仁則

頤光曰楚詞云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意與此同

顧渟曰所以順命如此者由慎其獨所致也慎其獨謂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至誠不欺故人亦不違也

形，形則神，神則化矣。誠心行義則理，理則明，明則能變矣。變化代興，謂之天德。既生變化則德同於天馴致於善謂之化改其舊質謂之變言始於變終于化也猶天道陰陽運行則為化春生冬落則為變也。天不言而人推高焉，地不言而人推厚焉，四時不言而百姓期焉。天地二句言天地有至德百姓期謂知其時候。夫此有常以至其誠者也。君子至德，嘿然而喻，未施而親，不怒而威。君子有至德所以嘿然不言而人自喻其意。夫此順命以慎其獨者也。善之為道者，不誠則不獨，無至誠則不能慎其獨也。不獨則不形，不能慎其獨故其德亦不能形見於外。不形則雖作於心，見於色，出於言，民猶若未從也，雖從必疑。若如也無至誠雖出令民如未從者雖強使之從亦必至疑。天地為大矣，不誠則不能化萬物；聖人為知矣，不誠則不能化萬民；父子為親矣，不誠則疏；君上為尊矣，不誠則卑。卑謂不為在下所尊。夫誠者，君子之所守也，而政事之本也。唯所居以其類至。所居所止也惟其所止至也。

又曰啖啖并吞之貌事任也謂斷決任事于外也

姜寶曰如此之謂傷國者斷其元氣而未至于亡也

又曰辨理也委曲使合乎理也

愈厭而好新，是傷國。厭足也一占反。不好脩政其所以有，啖啖常欲人之有，是傷國。三邪者在匈中，而又好以權謀傾覆之人斷事其外，若是則權輕名辱，社稷必危，是傷國者也。大國之主也，不隆本行，不敬舊法，而好詐故。故事變也。若是則夫朝廷群臣亦從而成俗不隆禮義而好傾覆也。以不隆義亂而成俗。朝廷群臣之俗若是，則眾庶百姓亦從而成俗不隆禮而好貪利矣。君臣上下之俗莫不若是，則地雖廣，權必輕；人雖眾，兵必弱；刑罰雖繁，令不下通。夫是之謂危國，是傷國者也。儒者為之不然，必將曲辯，朝廷必將隆禮義而審貴賤，若是則士大夫莫不貴

申時行曰節成云制當一九同而則之長曰質劑曰劑皆今之券書也左氏傳曰都質勿攻管鑰也古質要或曰質正也

已補曰此但欲朴而力作不務他能也

節死制者也（節中義制職分）百官則將齊其制度重其官秩若是則百吏莫不畏法而尊繩矣（秩祿也其制以百官必將齊其制度使有付也厚重其秩祿使不貪也）關市譏而不征質律禁止而不偏（質律質劑也可以為法故曰質律也禁止而不偏謂禁止商人不偏聽也周礼小宰聽買賣以質劑鄭司農云質則平市價今之月平是也）如是則商賈莫不敦愨而無詐矣百工將時斬伐佻其期日而利其巧任如是則百工莫不忠信而不楛矣（時斬伐即周礼中冬月斬陽木仲春月斬陰木是也佻謂徙同緩也謂不迫促也巧任巧者之任不迫促則百工自利矣楛謂器用不牢固也晏子春秋曰景公之時晏子請發粟公不許當為路寢之臺令吏重其績遠其塗佻其日而不趋三年臺成而民振欲上悅乎君遊民足乎食彼能亦與此同者也）縣鄙將輕田野之稅省力布之斂罕舉力役無奪農時如是則農夫莫不朴力而寡能矣士大夫務節死制然而兵勁（然而當為然後）百吏畏法循繩然后如國常不亂商賈敦愨無詐則商旅安貨通財而國求給矣百工忠信而不楛則器用巧便而財不匱矣農夫朴力而寡能則上不失天時下不失地利中得人和而百事不廢是之謂政令行風俗美以守則固以征則彊居則有名動則有功此儒之所謂曲辨也

馬理曰所求之物也給足也

[illegible]曰世之論治者又曰變法可以為治不知法者治之具人存則政舉人亡則政息要之法尚法非不存也在是而人非耳

君道篇

有亂君無亂國有治人無治法羿之法非亡也而羿不世中禹之法猶存而夏不世王故法不能獨立類不能自行得其人則存失其人則亡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故有君子則法雖具失先後之施矣不能應事之變足以亂矣不知法之義

顧充曰莊子狀寫籍亦是此意但詞有險易之不同

趙煌曰又論[illegible]

而正法之數者雖博臨事必亂故明主急得其人而闇主急得其勢急得其人則身佚而國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不急得其人而急得其勢則身勞而國亂功廢而名辱社稷必危故君人者勞於索之而休於使之書曰惟文王敬忌一人以擇此之謂也合符節別契券者所以為信也上好權謀則臣下百吏誕詐之人乘是而後欺探籌投鉤者所以為公也上好曲私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偏衡石稱縣者所以為平也上好傾覆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險（至未詳）斗斛敦槩者所以為嘖也上好貪利則臣下百吏乘是而後豐取刻與以無度取於人故械數者治之流也非治之源也君子者治之源也官人守數君子養源源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故上好禮義尚賢使能無貪利之心則下亦將綦辭讓致忠信而謹於臣子矣如是則雖在小民不待合符節別契券而信不待探籌投鉤而公不待衡石稱縣而平不待斗斛敦槩而嘖故賞不用而人勸罰不用而人服有司不勞而事理政令不煩而俗美百姓莫敢不順上之法象上之志而勸上之事而安樂之矣故藉斂忘費事業忘勞寇難忘死城郭不待飾而固兵刃不待陵而勁敵國不待服而詘四海之人不待令而一夫是之謂至平詩曰王猷允塞徐方既來虎乳狗不遠遊不忘其親也小人憂忘其身內忘其親外忘其君則是人也而曾狗彘之不若矣凡鬬者必自以為是而以人為非也

申時行曰自古聖王不刑而化不怒而威其源之[illegible]已無[illegible]為民長故也後世之君不知反[illegible]求信以私[illegible]公以[illegible]以貪利[illegible]身不[illegible]而求民之論也[illegible]

許國曰古已然矣

李堂曰此言闘之忘身忘君忘親者忽非智害而无利爭而无榮

又曰此言反有欲者不同闘者之勇然乃狗彘賈盜小人之勇而非士君子之勇也

已誠是也。人誠非也。則是已君子而人小人也。以君子與小人相賊害也。憂以忘身。內以忘親。上以忘君。豈不過甚矣哉。是人也所謂以狐父之戈钃牛矢也。將以為智耶。則愚莫大焉。將以為利耶。則害莫大焉。將以為榮耶。則辱莫大焉。將以為安耶。則危莫大焉。人之有闘何哉。我欲屬之狂惑疾病耶。則不可。聖王又誅之。（為也）我欲屬之鳥鼠禽獸耶。則不可。其形體又人。而好惡多同。（言其形体則又人也其好惡與人同但好闘為異耳）人之有闘何哉。我甚醜之。（其猶如此何為闘也）有狗彘之勇者。有賈盜之勇者。（狗彘勇于求食賈盜勇于求利賈音古）有小人之勇者。有士君子之勇者。爭飲食。無廉恥。不知是非。不辟死傷。不畏衆彊。恈恈然惟利飲食之見。是狗彘之勇也。（辟讀為避）

說文曰浮陽此言如鯈魾水上就陽也莊子與惠子遊於濠梁之上鯈魚出遊從容是浮陽之義

又曰此言其中雖未及皆然其大分如此

又曰此言榮辱之大分見其中雖未及皆然其大分如此

（恈恈愛欲之貌）為事利。（利為事及利也）爭貨財。無辭讓。果敢而振。猛貪而戾。恈恈然惟利之見。是賈盜之勇也。（振動也戾竹肖亡）輕死而暴。是小人之勇也。義之所在。不傾於權。不顧其利。舉國而與之不為改視。重死持義而不橈。是士君子之勇也。（雖重愛其死而執節持義不橈曲以苟生也儒行曰愛其死以有待也）鯈魾者浮陽之魚也。（鯈魾魚名）胠於沙而思水則無逮矣。挂於患而欲謹則無益矣。（此見人亦猶魚也）自知者不怨人。知命者不怨天。怨人者窮。怨天者無志。（有志之士但自修身過不歸之天故不怨天也）失之己。反之人。豈不亦迂哉。榮辱之大分。安危利害之常體。先義而後利者榮。先利而後義者辱。榮者常通。辱者常窮。通者常制人。窮者常制於人。（受制于人）是榮辱之大分也。材愨者常安利。蕩悍

呂補曰此言安危利害之常体蒸來皆然其大事如此

又曰此言天子之所以取天下諸侯之所以取國家士大夫之所以取田邑官人之所以取祿秩所取不同而其為祭則一

者常危害。（材愨謂材性愿愨蕩悍已群見修身篇）安利者常樂易。危害者常憂險。樂易者常壽長。憂險者常夭折。是安危利害之常體也。夫天生蒸民。有所以取之。（言天生衆民其君臣上下職業皆有取之之道非其道所以敗之也）志意致脩。德行致厚。知慮致明。是天子之所以取天下也。（致極也言如此是乃天子之所以取天下也）致法令舉措時聽斷公。上則能順天子之命。下能保百姓。是諸侯之所以取國家也。志行脩。臨官治。上則能順上。下則能保職。是士大夫之所以取田邑也。脩法則。度量刑辟圖籍。（度丈尺量升斛刑法律之書籍圖謂撰寫土地之形籍謂書其戶口之數）不知其義。謹守其數。慎不敢損益也。（法制所然）父子相傳。以持王公。（言世世傳守則所以保持王公言王公賴之所以為治也）是故三代雖亡。治法猶存。是官人百吏之所以取祿秩也。孝悌

又曰榮辱之分大略如此

又曰此言君子小人同一好榮惡辱好利惡害之心而其所以重道則不同是以君子常榮而無辱小人常辱而無榮

原愨。軥錄疾力。以敦比其事業。而不敢怠傲。是庶人之所以取煖衣飽食。長生久視。以免於刑戮也。（軥與拘同軥錄謂自檢束也疾力者謂速力而作也敦厚也比親也言不敢怠惰也）飾邪說。文姦言。為倚事。（倚事若謂奇異之事）陶誕突盜。（陶當為掏掏之掏乃稱賢之貌突陵突不順也或曰陶當為逃隱匿其情也其義兩通者也）惕悍憍暴。（惕蕩同）以偷生反側於亂世之間。是姦人之所以取危辱死刑也。其慮之不深。其擇之不謹。其定取舍楛僈。是其所以危也。（小人所以危亡由於計慮之失也楛謂不堅固）材性知能。君子小人一也。好榮惡辱。好利惡害。是君子小人之所同也。若其所以求之之道則異矣。小人也者疾為誕而欲人之信己也。疾為詐而欲人之親己也。禽獸之行而欲人之善己也。慮之難知也。行之難安也。持之難立也。成則

許國曰君子注錯之當所以付榮小人注錯之過所以付辱

必得其所好必遇其所惡焉(雖便奸詐得成亦有必禍無福也)故君子者信矣而亦欲人之信己也忠矣而亦欲人之親己也脩正治辨矣而亦欲人之善己也慮之易知也行之易安也持之易立也成則必得其所好必遇其所惡焉是故窮則不隱通則大明身死而名彌白小人莫不延頸舉踵而願曰知慮材性固有以賢人也夫不知其與己無以異也則君子注錯之當而小人注錯之過也(注錯謂所注意錯履也)故孰察小人之知能足以知其有餘可以為君子之所為也譬之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雅正也有美德者謂之雅也)是非知能材性然也是注錯習俗之節異也(習俗謂士風習俗也節謂有理以限制之也)仁義德行常安之術也然而未必不危也汙漫突盜常危之術也然而未必不安也(侵當為優汙字同漫)故曰君子道其常而小人道其怪(道語也怪為非常之事取此以自比也)凡人有所同好饑而欲食寒而欲煖勞而欲息(息安佚也)好利而惡害是人之所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目辨白黑美惡耳辨聲音清濁口辨鹹酸甘苦鼻辨芬芳腥臊(腥臊亦氣之惡者)是又人之所以常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可以為堯舜可以為桀跖可以為工匠可以為農賈此在注錯習俗之所積是又人之所生而有也是無待而然者也是禹桀之所同也為堯禹則常安榮為桀跖亦常危辱為堯禹則常愉佚(說逸也)為工匠農賈則常煩勞然而人多為此而寡為彼何也曰陋也(言人不為彼堯禹而為此桀跖由于

錢谷曰言古之善治天下者知有不順其上者則刑之所以為辱之所加也

雕雕章明之貌

生之固習者也)堯禹者非生而具者也夫起於變故成乎脩之為待盡而後備者也(變故患難事故也)大寇至則使之持危城則必畔遇敵處戰則必北(北敗走也北者乖背之名故以敗走為北也)勞苦煩辱則必犇(犇與奔同)霍焉離耳下反制上(霍焉猶渙焉也離散之貌則上下易位若楚項然)故賞慶刑罰埶詐之為道也傭徒鬻賣之道也不足以合大衆美國家故古之人羞而不道也故厚德音以先之明禮義以道之致忠信以愛之賞賢使能以次之爵服慶賞以申之時其事輕其任(事作業任力役)以調齊長養之如保赤子政令以定風俗以一有離不順其上則百姓莫不咎怨莫不毒孽若祓不祥(毒害也孽妖孽祓除也)然後刑於是起矣是大刑之所加也辱孰大焉將以為利耶則大刑加焉身苟不狂惑戇陋誰睹是而不改也哉然後百姓曉然知脩上之法象上之志而安樂之於是有能化善脩身正行積禮義尊道德(於是衆之中更有能自脩德者)百姓莫不貴敬莫不親譽然後賞於是起矣是高爵豐祿之所加也榮孰大焉將以為害耶則高爵豐祿以持養之(持以養之)生民之屬孰不願也雕雕焉縣貴爵重賞於其前縣明刑大辱於其後雖欲無化得乎哉故民歸之如流水所存者神所為者化(存至也言所至之處畏之如神凡所施為民皆從化之也)而順暴悍勇力之屬為之化而愿(順從也謂好從暴悍勇力之人皆化而愿慤也)旁辟曲私之屬為之化而公(旁偏頗也辟讀為僻)矜糾收繚之屬為之化而調(矜謂夸於身好收謂掠人也繚者也繚謂繚繞言委曲也四者謂鄙陋之人於彼化則調和之者也)夫是之謂大化至一(大化皆化)

茅坤曰此言以德兼人者

也至一極也　詩曰王猷允塞徐方既來此之謂也凡兼人者三術有以德兼人者有以力兼人者有以富兼人者彼貴我名聲美我德行欲為我民故辟門除塗以迎吾入（辟與闢同謂開也）因其民襲其處而百姓皆安（皆安言不騷擾也）立法施令莫不順比（比親附也施令則民親也）是故得地而權彌重兼人而兵俞強是以德兼人者也非貴我名聲也非美我德行也彼畏我威劫我勢（言為我勢所劫也）故民雖有離心不敢有畔慮若是則戎甲俞衆奉養必費（言奉養戎甲必煩費賞也費謂費也）是故得地而權彌輕兼人而兵俞弱是以力兼人者也非貴我名聲也非美我德行也用貧求富用饑求飽虛腹張口來歸我食若是則必發夫掌窌之粟以食之（窌地藏曰窌掌窌主食廩之官）委之財貨以富之立良有司以接之（立溫良之有司以接之懼其畔去也）已朞三年然後民可信也（已過也過一朞之後至于三年然後所歸之民可信）是故得地而權彌輕兼人而國俞貧是以富兼人者也故曰以德兼人者王以力兼人者弱以富兼人者貧古今一也兼并易能也唯堅凝之難焉（凝定也堅固定者也為難）齊能并宋而不能凝也故魏奪之燕能并齊而不能凝也故田單奪之韓之上地方數百里完全富足而趨趙趙不能凝也故秦奪之故能并之而不能凝則必奪不能并之又不能凝其有則必亡能凝之則必能并之矣得之則凝兼并無強（得其地則能定本無有強而不可兼并者也）古者湯以薄武王以滈（薄與亳同滈與鄗同）皆百里之地天下為一諸侯為臣無他故焉能凝之也故凝士以禮凝民以政禮修而士服政平而民安矣是之謂大凝以守則固以征則強令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

非十二子篇

假今之世假今之世謂假如今之勢也或曰假借也今之世謂戰國昏亂之世也世治則姦言無所容故十二子騁說亂世惑衆也以飾邪說文姦言以梟亂天下矞宇嵬瑣矞與譎同謂詭詐也嵬當為傀使天下混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存者有人矣混然謂無分別之說縱情性安恣睢禽獸之行恣睢謂放縱之貌言任性情所為而不知禮義則與禽獸無異故曰禽獸之行不足以合文通治不足合於古之文義而通於治道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它囂魏牟也忍情性綦谿利跂忍謂違矯其性也綦未詳其義利與離同跂遺俗自絜之貌謂離於物而跂足也莊子曰楊墨乃始離跂自以為得若苟以分異人為高苟求分異不同於人以為高行也不足以合大衆明大分既求分則不足合大衆苟立小節故不足明大分大分謂忠孝之大義也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陳仲史鰌也不知壹天下建國家之權稱上功用大儉約而僈差等功用功力也曾不足容辨異縣君臣上下同等則其中不容分別而縣隔君臣矣然而其言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墨翟宋鈃也宋鈃宋人與孟子尹文子彭蒙慎到同時尚法而無法下脩而好作尚上也上則取聽於上下則取從於俗言苟順上下意也終日言成文典反紃察之則倜然無所歸宿紃與循同倜然疏遠貌宿止也雖言成文典若反覆紃察則疏遠無所歸也不可以經國定分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是以欺惑愚衆是慎到田駢也田駢齊人也不法先王不是禮義而好治怪說玩奇辭玩與翫同琦讀為奇異之奇甚察而不惠惠順也辯而無用多事而寡功不可以為治綱紀然而其持之有故其言之成理足以欺惑愚衆是惠施

鄧析也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猶然而材劇志大聞見雜博猶然舒徐貌孔氏曰君子盍猶猶爾劇繁多也案往舊造說謂之五行案前古之事而自造其說謂之五行五行五常謂仁義禮智信是也甚僻違而無類幽隱而無說閉約而無解僻違無類謂僻違類而不知善類也幽隱無說閉約無解謂其言之隱閉結而不能自解案飾其辭而祇敬之曰此真先君子之言也言自敬其辭說先君子孔子也子思唱之孟軻和之世俗之溝猶瞀儒嚾嚾然不知其所非也溝讀為拘拘愚也猶猶不定之貌嚾嚾喧囂之貌遂受而傳之以為仲尼子游為茲厚於後世仲尼子游為此言垂德厚於後世也是則子思孟軻之罪也若夫總方略齊言行一統類而群天下之英傑而告之以太古教之以至順奧窔之間簟之上斂然聖王之文章具焉佛然王世之俗起焉西南隅謂之奧東南隅謂之窔言出堂室之內也斂然聚集之貌佛讀為勃勃然興起貌六說者不能入也十二子者不能親也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在大夫之位則一君不能獨畜一國不能獨容言王者之佐雖在下位非諸侯所能畜一國所能容成名況乎諸侯莫不願以為臣是聖人之不得埶者也仲尼子弓是也一天下財萬物一統一也財與裁同養長生民兼利天下通達之屬莫不服從通達之屬謂舟車所至人力所通者也六說者立息十二子者遷化遷而從化則聖人之得勢者舜禹是也今夫仁人將何務哉上則法舜禹之制下則仲尼子弓之義以務息十二子之說如是則天下之害除仁人之事畢聖王之跡著矣信信信也疑疑亦信也信可信者疑可信者意雖不同皆歸於信貴賢仁也賤不肖亦仁也言而當智也默而當亦

評國曰：其事姦心姦說此三姦之以聖王之所禁示此明法律以為知人之戒

知也。故知默猶知言也。故多言而類，聖人也；少言而法，君子也；言雖多而不沉湎，皆類於禮義，是聖人之節制也；言雖少而法，謂不敢自造言說，所言皆守典法也 多少無法而湎
流然，雖辯，小人也。湎，沉也；流者不復返，沉者不復出 故勞力而不當民務，謂之
姦事；勞知而不律先王，謂之姦心；律，法 辯說譬喻齊給便利而不
順禮義，謂之姦說。此三姦者，聖王之所禁也。知而險，賊而神，為
詐而巧，言無用而辯，辯不惠而察，惠，順也；辯辨不順道理，不聽察也 治之大殃
也。行辟而堅，飾非而好，玩姦而澤，言辯而逆，古之大禁也。逆謂乖於
知而無法，謂恃其異也 勇而無憚，察辯而操僻，淫大而用之，為大
好姦而與眾，好姦而與眾人共之，謂使人同之也 利足而迷，迷，苟求利足而不謂慮 負石
而墜，謂申徒狄負石投河，言好名以至此也，亦利足而迷之類也 是天下之所棄也。兼服天

下之心：高上尊貴不以驕人，聰明聖智不以窮人，齊給速通不
爭先人，剛毅勇敢不以傷人；不知則問，不能則學，雖能必讓，然
後為德。遇君則脩臣下之義，遇鄉則脩長幼之義，遇長則脩子
弟之義，遇友則脩禮節辭讓之義，遇賤而少者則脩告導寬容
之義。無不愛也，無不敬也，無與人爭也，恢然如天地之苞萬
物。如是則賢者貴之，不肖者親之。如是而不服者，則可謂訞怪狡
猾之人矣，訞與妖同 雖則子弟之中，刑及之而宜。妖怪狡猾之人，雖在家人子弟之中，亦宜刑戮及之，況公法乎 詩曰：「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謂伊尹、太臣也
尚有典刑。典刑，謂常法也 曾是莫聽，大命以傾。」大命，謂曆數之命也；傾，覆也 此之謂
也。古之所謂士仕者，厚敦者也，合群者也，士仕，謂士之入仕者也；合，謂和群眾也

評曰：老成人伊尹、周臣之類

又評曰：古今之士大夫不同如此，亦風俗使之然耳

樂富貴者也，樂分施者也，遠罪過者也，務事理者也，羞獨富者
也。歷數古之為仕者如此 今之所謂士仕者，汙漫者也，賊亂者也，恣睢者
也，恣睢，恣之貌 貪利者也，觸抵者也，謂恃權勢而觸人 無禮義而唯權勢之嗜
者也。歷數今之為仕者如此 古之所謂處士者，德盛者也，能靜者也，脩正
者也，知命者也，箸是者也。箸，明也；謂明其是非，不使人疑其是非也 今之所謂處
士者，無能而云能者也，無知而云知者也，利心無足而佯無
欲者也，好利之心不知止足，而作為無欲之狀 行偽險穢而強
高言謹慤者也，偽謂詐偽，險謂險詖，穢謂汙穢也 以不俗為俗，以不合俗人為其俗者也 離縱而跂訾者也。
士君子之所能為不能為：君子能為可貴，不能使人必貴己；能
為可信，不能使人必信己；能為可用，不能使人必用己。可用，謂才能也

故君子不能不恥見汙，見汙，為人所汙穢也 恥不信，不恥不見信；恥不能，
不恥不見用。是以不誘於譽，不恐於誹，誹，謗也；譽不能誘，誹謗不能動 率道而行，
端然正己，不為物傾側，夫是之謂誠君子。誠，實也 詩云：「溫溫
恭人，維德之基。」此之謂也。士君子之容：其冠進，進，謂冠在前也 其衣逢，其容良；逢，大衣也；良，樂易也 儼然，壯然，祺然，蕼然，恢恢然，廣廣然，昭昭
然，蕩蕩然，是父兄之容也。儼然，矜莊之貌；壯然，不可犯之貌 其冠進，其衣逢，其
容愨，謹敬 儉然，恀然，輔然，端然，訾然，洞然，綴綴然，瞀瞀然，是子弟
之容也。儉然，自謙卑之貌；恀然，恃尊大之貌；輔然，相親附之貌；端然，不傾倚之貌 吾語汝學者之嵬
容：說學者為嵬行之形狀 其冠絻，其纓禁緩，其容簡連，絻當為俛，低也；禁緩之義未詳
塡塡然，狄狄然，莫莫然，音新，下同 瞡瞡然，瞿瞿然，盡盡然，盱盱然

錢穀曰：聖人有云曰「求君子求諸己」，其即此之謂乎

呂補曰說文[illegible]亦作[illegible]

許同曰詐朱未明載莒謂桓公弃管仲謀伐莒未發而東郭牙先知之是也并國三十五謂滅譚遂項之數

顧寔臣曰言內忘其奄之怒外忘射鉤之仇

填填然滿足之貌狄讀為趯趯躍之貌莫讀為陌陌靜也不言之貌或動而跳躍或靜而不言舉止無恒也瞡與規同小見之貌[illegible]正視之貌盡盡極視盡物之貌盱盱張目之貌皆謂瞻視不平也酒食聲色之中則瞞瞞然瞑瞑然瞑瞑視不審之貌禮節之中則疾疾然訾訾然勞苦事業之中則儢儢然離離然偷儒而罔無廉恥而忍謑詬是學者之嵬也事業謂作業儢儢不勉強之貌離離不親視之貌偷儒謂苟避事之勞苦也罔謂罔冒不畏人之言也謑詬謂辱罵也上謑字音傒弟佗其冠衶禫其辭弟其冠未詳衶禫為沖淡謂其言之淡[illegible]禹行而舜趨是子張氏之賤儒也言但宗聖人之威儀而已矣正其衣冠齊其顏色嗛然而終日不言是子夏氏之賤儒也嗛與慊同快也謂自得之貌終日不言謂務於沉默也偷儒憚事無廉恥而嗜飲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賤儒也彼君子不然佚而不惰勞而不慢宗原應變曲得其宜如是然後聖人也宗原根本也言根本及應變皆曲得其宜也

仲尼篇

仲尼之門人五尺之豎子言羞稱乎五霸是何也曰然彼誠可羞稱也齊桓五霸之盛者也言盛者猶然況其下乎前事則殺兄而爭國內行則姑姊妹之不嫁者七人閨門之內般樂奢汰以齊之分奉之而不足分半也用齊國賦之半也外事則詐邾襲莒并國三十五行事若是之險汙淫泊也險汙謂事險而行汙也彼固曷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若而不亡迺伯何哉曰於乎夫齊桓公有天下之大節焉夫誰能亡之倓然見管仲之能足以託國也是天下之大知也倓然安然不疑也大知謂能知管仲故稱為大智安忘其怒出忘其仇遂立以為仲父是天下之大決也安猶內也出由外也言桓公於仲內則忘其怒外則忘其射鉤之仇也仲者莫之字也桓公隆禮事之如父故當時號為仲父大決謂斷決之大也立以為仲父而貴戚莫之敢妒也言貴戚之臣莫敢妒嫉於仲也與之高國之位而本朝之臣莫之敢惡也高子國子乃世為齊之上卿者今以高子國子之位與仲也本朝之臣謂故舊勳臣莫之敢惡謂亦莫敢致憑於仲也與之書社三百而富人莫之敢距也貴賤長少臣言之秩秩焉秩秩順序之貌莫不從桓公而貴敬之是天下之大節也諸侯有一節如是則莫之能亡也桓公兼此數節者而盡有之夫又何可亡也其能霸也宜哉非幸也數也仲尼之門人五尺之豎子言羞稱乎五霸何也曰然彼非本政教也非致隆高也致至極也非綦文理也非極有文章條理也非服人心者也陳方畧審勞逸畜積脩鬬而能顛倒其敵者也畜積倉廩修備戰鬬之術而能傾覆其敵也詐心以勝矣彼以讓飾爭依乎仁而蹈利者也為讓所以飾爭非真讓也行仁所以蹈利非真仁也小人之傑也彼固曷足稱乎大君子之門哉彼王者不然致賢而能以救不肖致彊而能以寬弱戰必能殆之而羞與之鬬謂以義服非力爭也委然成文以示之天下委然俯就之貌言俯就人使成文理以示天下也而暴國安自化矣有災繆者然後誅之故聖王之誅也綦省矣文王誅四[illegible]武王誅二武王斬紂與妲己也周公卒業至於成王則安以無誅矣言其化行而刑措也故道豈不行已哉以此言之道豈不行人自不行耳故又曰文王明之也文王載百里地而天下一桀紂舍之厚於有天下之勢而不得以匹夫老故善用之則百里之國足以獨立矣不善用之則楚六千

按之家曰春秋傳管仲曰有天子之二守高國在書社謂以社之戶口書於版圖周禮二十五家為社距敵也書齊之富人莫有敢敵管仲者也愆見桓公之霸在任管仲

高似孫曰荀卿言五伯於時[illegible]羨美之[illegible]明王者之政[illegible]

（其：孟子曰：五霸者，三王之罪人也。）

（書道開曰：臨人，秦人也。楚懷王為秦所制，而子[illegible]先于秦，其子襄任之也。用字深刻。）

里而為讎人役（善用，謂善用道；讎人，秦人也）。故人主不務得道而廣有其勢，是其所以危也。恃寵處位終身不厭之術（論人臣處位可為之術，終身行之之術）：主尊貴之，則恭敬而僔（僔與撙同，卑退也）；主信愛之，則謹愼而嗛（嗛與謙同，不足也，言不敢自滿也）；主專任之，則拘守而詳；主安近之，則愼比而不邪（不回邪）；主疏遠之，則全一而不倍（不以疏遠而懷離二之心）；主損絀之，則恐懼而不怨。貴而不為夸（夸，奢侈也），信而不處謙（謙讀為嫌，得信於上，不處嫌疑間使人疑惑也），任重而不敢專。財利至，則善而不及也，將盡辭讓之義然後受（福事至則和而理，禍事至則靜而理）。富則施廣，貧則用節。可貴可賤也，可富可貧也，可殺而不可姦也，是持寵處位終身不厭之術也。雖在貧窮徒處之勢，亦取象於是矣，夫是之謂吉人（從取從行，或曰獨處也，雖貧賤其所立志亦取法於此也）。詩曰：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此之謂也。求善處大理任大事，擅寵於萬乘之國，必無後患之術，莫若好同之（好賢人，與之同者也），援賢博施，除怨而無妨害人。能耐任之，則愼行此道（耐，忍也。愼獨為順，言有賢能者雖欲用忍而用之，則順己所行之道）；能不耐任，且恐失寵，則莫若早同之，推賢讓能而安隨其後。如是，有寵則必榮，失寵則必無罪。是事君者之寶也，而必無後患之術。故知者之舉事也，滿則慮嗛（嗛，不足也），平則慮險，安則慮危，曲重其豫，猶恐及其禍，是以百舉而不陷也。孔子曰：巧而好度必節，勇而好同必勝，知而好謙必賢。此之謂也。愚者反是：處重擅權，則好專事而妬賢能，抑有功而擠有罪，志驕盈而輕舊怨，以吝嗇而不行施道上，威武為重，招權於下以妨害人，雖欲無危，得乎哉（[illegible]）！（以重其威權，故招權使歸於己）是以位尊則必危，任重則必廢，擅寵則必辱，可期而待也，可炊而僾也（炊與吹同，僾當為偃，言可以氣吹之而使之偃仆）。是何也？則墮之者衆而持之者寡矣。天下之行術：以事君則必通，以為仁則必聖，立隆而勿貳也（仁謂仁人，聖亦通也。以事君則必通達，以仁則必有聖智之名者，在于所立敦厚而專一也。此謂可行天下之順）。然後恭敬以先之，忠信以統之，愼謹以行之，端愨以守之，頓窮則疾力以申重之（以敦重不貳為本，然後輔之以恭敬之屬。頓讀為困頓也。疾加勤力也，困厄之時則尤加勤力而不敢怠惰。申猶再三也）。君雖不知，無怨疾之心；功雖甚大，無伐德之色（伐，矜誇也。色，德之色也）；省求多功，愛敬不勸，如是則常無不順矣（見其所處之皆順）。以事君則必通，以為仁則必聖，夫是之謂天下之行術。少事長，賤事貴，不肖事賢，是天下之通義也。有人也，勢不在人上而羞為人之下，是姦人之心也。志不免乎姦心，行不免乎姦道，而求有君子聖人之名，辟之是猶伏而咶天，救經而引其足也（辟讀為譬，若，與說同。經，縊也）。說必不行矣，俞務而俞遠（俞讀為愈）。故君子時詘則詘，時伸則伸也（詘與屈同，伸讀為伸。時屈則屈，時伸則伸，深得聖人時中之道也）。

（[illegible]開曰：入而若失，喻益遠也，[illegible]引其足[illegible]也。）

儒效

（姜寶曰：此篇載周公仲尼亦詳，[illegible]更究散。）

（顧充曰：左氏傳成鱄對魏獻子曰：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

大儒之效：武王崩，成王幼，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以屬天下，惡天下之倍周也。履天子之籍，聽天下之斷，偃然如固有之，而天下不稱貪焉；殺管叔，虛殷國，而天下不稱戾焉；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而天下不稱偏焉。教誨開導成王

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本親也此數略同

使諭於道不能揜迹於文武（開道謂開通揜迹掩襲也）周公歸周反籍於成王而天下不輟事周然而周公北面而朝之天子也者不可以少當也（不可少頃當此位也）不可以假為也能則天下歸之不能則天下去之是以周公屛成王而及武王以屬天下惡天下之離周也成王冠成人周公歸周反籍焉明不滅主之義也周公無天下矣鄉有天下今無天下非擅也成王鄉無天下今有天下非奪也變勢次序節然也故以枝代主而非越也以弟誅兄而非暴也君臣易位而非不順也因天下之和遂文武之業明枝主之義抑亦變化天下厭然猶一也非聖人莫之能為夫是之謂大儒之效秦昭王問孫卿曰儒無益人之國孫卿曰儒者法先王

隆禮義則退編同並次其不遇之者而亦不忘情因義當適于致萬物養可性之翔

隆禮義謹乎臣子而致貴其上者也（謹乎臣子謂使不敢為非極致也）人主用之則勢在本朝而宜不用則退編百姓而慤必不為悖亂雖窮困凍餧必不以邪道為貪無置錐之地而明於為社稷之大義嗚呼而莫之能應然而通乎財萬物養百姓之經紀（嗚呼嘆辭也）勢在一人上則王公之材也在一人下則社稷之臣國君之寶也雖隱於窮閻漏屋人莫不貴之道誠存也（窮閻乃僻之處閭里門也漏屋敝屋而雨者也）仲尼將為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潰氏踰境而徙（皆魯人家語曰沈猶氏朝飲其羊以詐市人公慎氏妻淫不制慎潰氏奢侈踰法魯之鬻六畜者飾之以儲賈）魯之粥牛馬者不豫賈必蚤正以待之者也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罔不分有親者取多（孟謂孔子闕黨之子弟罔不分均有无于公均之中有父母者取多）

李手勝曰此處亦充无不快

何孟春曰荀得其正不少細生或曰正當為止言止于禮義

申時行曰譎考商同古字商度其德而定其位次不或亦多作譎

（厥多也）孝弟以化之也儒者在本朝則美政在下位則美俗儒之為人下如是矣王曰然則其為人上何如孫卿曰其為人上也廣大矣志意定乎內禮節修乎朝法則度量正乎官忠信愛利形於下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不為也此君義信乎人矣通於四海則天下應之如讙是何也則貴名白而天下治也故近者歌謳而樂之遠者竭蹶而趨之（竭蹶顛倒也遠者顛倒趨之如不及然）四海之內若一家通達之屬莫不服從夫是之謂人師（通達之屬謂舟車所至人迹所通之處也師長也言儒者之功如此故可以為人之師長也）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此之謂也夫其為人下也如彼其為人上也如此何謂其無益於人之國也昭王曰善先王之道仁之隆也比中而行之（先王之道謂儒者之所崇高也以其比類中道而行之不為詭異之說不高不下使賢不肖者皆可及之也）曷謂中曰禮義是也道者非天之道非地之道人之所道也君子之所謂賢者非能徧能人之所能之謂也君子之所謂知者非能徧知人之所知之謂也君子之所謂察者非能徧察人之所察之謂也有所正矣相高下視肥磽序五種君子不如農人相美惡辨貴賤君子不如賈人設規矩陳繩墨便備用君子不如工人不卹是非然不然之情以相薦撙以相恥怍君子不若惠施鄧析若夫譎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使賢不肖皆得其位能不能皆得其官萬物得其宜事變得其應慎墨不得進其談惠施鄧析不敢竄其察言必當理事必當務是然後君子之所

焉理曰僂疾也言雖聖亦不可疾速指陳

姦也凡事行有益於理者立之無益於理者廢之夫是之謂中事
事凡知說有益於理者為之無益於理者舍之夫是之謂中說
事行失中謂之姦事知說失中謂之姦道姦事姦道者治世之
所棄而亂世之所從服也若夫充虛之相施易也堅白同異之
分隔也以堅白異同之言相分別隔易更易也已見上是聰耳之所不能聽也明目之
所不能見也辯士之所不能言也雖有聖人之知未能僂指不
知無害為君子知之無損為小人工匠不知無害為巧君子不
知無害為理王公好之則亂法百姓好之則亂事不狂惑戇陋
之人乃始率其群徒辯其談說明其辟稱老身長子不知惡也
夫是之謂上愚曾不如相雞狗之可以為名也有惠施鄧析之名尚不如相雞

倫以訓曰混然无所知之貌並比也鄉音向效曰力白也向者明白門室之別異猶不能決然所知茂也

狗之名也詩曰為鬼為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
以極反側此之謂也我欲賤而貴愚而智貧而富可乎曰其唯
學乎彼學者行之曰士也敦慕焉君子也知之聖人也上為聖
人下為士君子孰禁我哉鄉也混然塗之人也俄而並乎堯禹
豈不賤而貴矣哉鄉也效門室之辨混然曾不能決也俄而原
仁義分是非圖回天下於掌上而辯白黑豈不愚而知矣哉本鄉
也消知仁義之本圖謀也回轉也圖謀運轉天下之事而如在掌上也鄉也胥靡之人俄而治天
下之大器舉在此豈不貧而富矣哉今有人於此屑然藏千溢
之寶雖行貸而食人謂之富矣彼寶也者衣之不可衣也食之不
可食也賣之不可僂售也僂疾也然而人謂之富何也豈不大富

吳勉曰杅杅然也自足之意

之器誠在此也是杅杅亦富人也豈不貧而富矣哉故君子無
爵而貴無祿而富不言而信不怒而威窮處而榮獨居而樂豈
不至尊至富至重至嚴之情舉積此哉故曰貴名不可以比周
爭也不可以夸誕有也不可以勢重脅也必將成此然後就爭
之則失讓之則至遵道則積夸誕則虛故君子務脩其內而讓
之於外務積德於身而處之以遵道如是則貴名起之如日月天
下應之如雷霆故曰君子隱而顯微而辨讓而勝詩曰鶴鳴於
九皋聲聞於天此之謂也鄙夫反是比周而與俞少鄙爭而名
俞辱煩勞以求安利其身俞危詩曰人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
不讓至於已斯亡此之謂也故能小而事大辟之是猶力之少

霍韜曰引此以明不責己而怨人

張之象曰不亂謂皆當其序不窮謂稱于其職也言當為須分之極也

而任重也舍粹折無適也身不肖而誣賢是猶傴伸而好升高
也指其頂者愈眾故明王謫德而序位所以為不亂也忠臣誠
能然後敢受職所以為不窮也分不亂於上能不窮於下治辨
之極也詩曰平平左右亦是率從是言上下之交不相亂也以
從俗為善以貨財為寶以養生為己至道是民德也行法至堅
不以私欲亂所聞如是則可謂勁士矣行法至堅好脩正其所
聞以矯飾其情性其言多當矣而未諭也其行多當矣而未安

屠隆曰未喻未盡其義未安謂未得安行之也周密謂盡善也

也其知慮多當矣而未周密也上則能大其所隆下則能開導不
己啟發無窮如是則可謂篤厚君子矣脩百姓之法若辨白黑應當
時之變若數一二行禮要節而安之若生四枝要邀也節文也言安于禮節

許国曰炤炤明見之貌 修修整齊之貌 統類綱紀也 言事不那皆也

若身之安四肢 不以造物為也 要時立功之巧 若詔四時 平正和民之善 億萬之衆而博若一人 如是則可謂聖人矣 井井兮其有條理也 嚴嚴兮其能敬己也 分分兮其有終始也 猒猒兮其能長久也 猒足也 生于不足故知足然後能長久 樂樂兮其執道不殆也 炤炤兮其用知之明也 脩脩兮其用統類之行也 綏綏兮其有文章也 綏綏安泰之貌 綏或為蕤 熙熙兮其樂人之臧也 樂貌 熙熙和 隱隱兮其恐人之不當也 憂貌 恐人之行事不當理 此已上論大儒之德 如是則可謂聖人矣 此其道出乎一 曷謂一 曰執神而固 曷謂神 曰盡善挾治之謂神 萬物莫足以傾之之謂固 神固之謂聖人 聖人也者 道之管也 天下之道管是矣 百王之道一是矣 故詩書禮樂之歸是矣 詩言是其志也 書言是其事也 禮言是其行也 樂言是其和也 春秋言是其微也 故風之所以為不逐者 取是以節之也 國風逐流蕩也 風所以有流蕩者 流蕩者取聖人之儒道以節之也 詩序曰 變風發乎情 民之性也 止乎禮義 先王之澤也 小雅之所以為小雅者 取是以文之也 大雅之所以為大雅者 取是以通之也 天下之道畢是矣 鄉是者臧 倍是者亡 鄉是如不臧 倍是而不亡者 自古及今 未嘗聞也 則客有道曰 孔子曰 周公其盛乎 身貴而愈恭 家富而愈儉 勝敵而愈戒 應之曰 是殆非周公之行 非孔子之言也 武王崩 成王幼 周公屏成王而及武王 以屬天下之籍 負扆而坐 戶牖之間謂之扆也 諸侯趨走堂下 當是時也 夫又誰為恭矣哉 兼制天下 立七十一國 姬姓獨居五十三人焉 周之子孫 苟

李登曰 詩大序 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 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 雅者正也 言王政之所由廢興也 政有大小 故有小雅焉 有大雅焉 頌者美盛德之形容 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

不狂惑者 莫不為天下之顯諸侯 孰謂周公儉哉 武王之誅紂也 行之日以兵忌 東面而迎太歲 至氾而汎 至懷而壞 氾水名 懷地名 至共頭而山隧 霍叔懼曰 出三日而五災至 無乃不可乎 周公曰 刳比干而囚箕子 飛廉惡來知政 夫惡有不可焉 遂選馬而進 朝食於戚 暮宿於百泉 厭旦於牧之野 鼓之而紂卒易鄉 遂乘殷人而進誅紂 蓋殺者非周人 因殷人也 故無首虜之獲 無蹈難之賞 周人無立功受賞也 反而定三革 偃五兵 合天下 立聲樂 於是武象起而韶護廢矣 四海之內莫不變心易慮以化順之 故外闔不閉 跨天下而無蘄 當是時也 夫又誰為戒矣哉 造父者 天下之善御者也 無輿馬則無所見其能 羿者天下之善射者也 無弓矢則無所見其巧 大儒者 善調一天下者也 無百里之地則無所見其功 輿固馬選矣 而不能以至遠一日而千里 則非造父也 弓調矢直矣 而不能以射遠中微 則非羿也 用百里之地 而不能以調一天下 制彊暴 則非大儒也 彼大儒者 雖隱於窮閻漏屋 無置錐之地 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 在一大夫之位 則一君不能獨畜 一國不能獨容 成名況乎諸侯 莫不願得以為臣 用百里之地 而千里之國莫能與之爭勝 笞棰暴國 齊一天下 而莫能傾也 是大儒之徵也 其言

許国曰逢大也淺帶博帶也解果也粗法先王之道言不知大体故足以亂世法后王后王以王大跡當時之致而平制度是一也君長引上古不合於時則更亂矣故仲尼脩春秋天周法

類其行有禮其舉事無悔其持險應變曲當與時遷徙與時偃仰千舉萬變其道一也是大儒之稽也其窮也俗儒笑之其通也英傑化之嵬瑣逃之倍十人曰英倍萬人曰傑言英傑之士則慕而化之瑣之人則畏而逃去之邪說畏之衆人愧之通則一天下窮則獨立貴名天不能死地不能埋桀跖之世不能汙非大儒莫之能立仲尼子弓是也故有俗人者有俗儒者有雅儒者有大儒者不學問無正義以富利為隆是俗人者也逢衣淺帶解果其冠略法先王而足亂世繆學雜舉不知法後王而壹制度不知隆禮義而殺詩書其衣冠行偽已同於世俗矣然而不知惡者衣冠即上所謂逢衣淺帶之比行偽謂行偽而堅其言議談說已無異於墨子矣然而明不能別呼先王以欺愚者而求衣

劉尚臣曰億一段大字精神印証尤甚停妥

張之象曰何奇也能持外得則奇物怪變使適為㤰作㤰同

食焉得委積足以揜其口則揚揚如也隨其長子事其便辟舉其上客億然若終身之虜而不能有他志是俗儒者也長子謂君之世子也便辟謂左右小臣親信者也法後王一天下制度隆禮義殺詩書其行已有大法矣然而明不能齊雖有大体其所見之明由未能齊言行使無儼介之意法教之所不及聞見之所未至則知不能類也知之曰知之不知曰不知內不自以誣外不自以欺不自欺人以是尊賢畏法而不敢怠傲是雅儒者也法先王統禮義一制度以淺持博以古持今以一行萬苟仁義之類也雖在鳥獸之中若別黑白倚物怪變所未嘗聞也所未嘗見也卒然起一方則舉統類而應之無所儗㤰張法而度之則晻然若合符節是大儒者也故人主用俗人則萬

奇怪〃者則然而知人所非廣若大儒知其統類故舉以應之無所疑滯恐也

張之象曰言儒中之道百舉而百陷無一可見也

乘之國亡用俗儒則萬乘之國存用雅儒則千乘之國安用大儒則百里之地久而後三年天下如一諸侯為臣用萬乘之國則舉錯而定一朝而伯不聞不若聞之聞之不若見之見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學至行之而止矣行之明也明之謂聖人聖人也者本仁義當是非齊言行不失毫釐無他道而已乎行之矣故聞之而不見雖博必繆見之而不知雖識必妄知之而不行雖敦必困不聞不見則雖當非仁也其道百舉而百陷也故人無師無法而知則必為盜勇則必為賊能則必為亂察則必為怪辯則必為誕人有師有法而知則速通勇則速威能則速成察則速盡辯則速論故有師法者人之大寶也無師

中時行曰精謂言然發惡外所感者也言師法之于人得于外請非天理所受故性不足獨立而治又在因外積而化之

法者人之大殃也人無師法則隆性矣有師法則隆積矣旨也厚性謂恣其本性之欲厚于積習謂化為善也而師法者所得乎情非所受乎性不足以獨立而治性也者吾所不能為也然而可化也情也者非吾所有也然而可為乎注錯習俗所以化性也并一而不二所以成積也習俗移志安久移質并一而不二則通於神明參於天地矣故積土謂之山積水謂之海旦暮積謂之歲至高謂之天至下謂之地宇中六指謂之極塗之人百姓積善而全盡謂之聖人彼求之而後得為之而後成積之而後高盡之而後聖故聖人也者人之所積也人積耨耕而為農夫積斲削而為工匠積販貨而為商賈積禮義而為君子工匠之子莫不繼事而都國

之民安習其服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積靡使然也故人知謹擇注措慎習俗大積靡則為君子矣縱情性而不足問學則為小人矣為君子則常安榮矣為小人則常危辱矣凡人莫不欲安榮而惡危辱故惟君子為能得其所好小人則日徼其所惡詩曰惟此良人弗求弗迪惟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寧為荼毒此之謂也反志不免於曲私而冀人之以己為公也行不免于汙漫而冀人之以己為脩也甚愚陋溝瞀而冀人之以己為知是衆人也志忍私然後能公行忍情性然後能脩知而好問然後能才公脩而才可謂小儒矣志安公行安脩知通統類如是則可謂大儒矣大儒者天子三公也小儒者諸侯大夫士也衆人者工農商賈也禮者人主之所以為群臣寸尺尋丈檢式也人倫盡矣君子言有壇宇行有防表道有一隆累土為壇宇屋邊也防隄表標也言有壇宇謂有折草行有防表謂有標準也一隆謂專于一人不以異端亂也言道德之求不下於安存言志意之求不下於士言道德之求不貳後王道過三代謂之蕩道過三代已前事以久遠則為浩蕩難信之也法貳後王謂之不雅高之下之小之臣之不外是矣是君子之所以騁志意於壇宇宮庭也故諸侯問政不及安存則不告也匹夫問學不及為士則不敎也百家之說不及先王則不聽也夫是之謂君言有壇宇行有防表

高似孫曰高下小大不出此大壇宇防表君子雖騁志意論說不出此壇宇宮庭之內也

王制篇

請問為政曰賢能不待次而舉罷不能不待須而廢元惡不待教而誅中庸民不待政而化分未定也則有昭繆繆讀為穆昭繆子孫言為政者當分有定之時則為之分別使賢者在上不肖居下如昭穆之分別然不問其世族雖王公士大夫之子孫也不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庶人雖庶人之子孫也積文學正身行能屬於禮義則歸之卿相士大夫故姦言姦說姦事姦能遁逃反側之民職而教之須而待之勉之以慶賞懲之以刑罰安職則畜不安職則棄五疾上收而養之材而事之官施而衣食之兼覆無遺才行反是者死無赦夫是之謂天德王者之政也聽政之大分以善至者待之以禮以不善至者待之以刑兩者分別則賢不肖不雜是非不亂賢不肖不雜則英傑至是非不亂則國家治若是名聲日聞天下願令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頭訓人皆願之也凡聽論所聽政也威嚴猛厲而不好假道人則下畏恐而不親周閉而不竭隱閉其情不竭盡也若是則大事殆乎弛小事殆乎遂弛廢也遂因循也和解調通好假道人而無所凝止也則姦言並至嘗試之說鋒起也嘗試之說謂假借事試為之也若是則聽大事煩是又傷之也聽大謂所聽之事煩也傷亦傷政也故去而不議則法之所不至者必廢職而不通則職之所不及者必隊雖舉當其職而不能通明其類則職所不及者又隊隊與墜同故法而議職而通無隱謀無遺善而百事無過非君子莫能故公平者職之衡也中和者聽之繩也聽聽政也衡所以知輕重繩所以辨曲直言君子用公平中和之道故能百事無過中和謂寬猛得中也其有法者以法行其無法者以類舉聽之

黃道周曰此等回人當問當天下為政之要西此求務也

一曰凡所以土是論政之

以流以和戾過則成厲而不親和過則見姦而欺二者皆非所以聽政也

姚鼐曰此等大議論最宜潛玩是有國一代治休

何孟春曰看他承接數語是真先正脉不可無此段

盡也〔比類謂比類〕偏黨而無輕聽之辟之故有良法而亂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亂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傳曰治生乎君子亂生乎小人此之謂也分均則不偏勢齊則不一衆齊則使有天有地而上下有差明王始立而處國有制夫兩貴之不能相事兩賤之不能相使是天數也勢位齊而欲惡同物不能澹則必爭爭則亂亂則窮矣〔物窮竭矣〕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以分之使有貧富貴賤之等足以相兼臨者是養天下之本也〔使物有餘而窮不竭〕書曰惟齊非齊此之謂也馬駭輿則君子不安輿庶人駭政則君子不安政馬駭輿則莫若靜之庶人駭政則莫若惠之選賢舉篤敬興孝弟收孤寡補貧窮如是則庶人安於政矣庶人安政然後君

申時行曰此段似從荀子要語來切精刻之論

子安位傳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此之謂也故君人者欲安則莫若平政愛民矣欲榮則莫若隆禮敬士矣欲立功名則莫若尚賢使能矣是君人者之大節也三節者當則其節莫不當矣三節者不當則其餘雖曲當由將無益也孔子曰大節是也小節非也上君也大節是也小節一出焉一入焉中君也〔謂一得一失也〕大節非也小節雖是也吾無觀其餘矣成侯嗣公聚斂計數之君也〔成侯嗣公皆衛君也〕子產取民者也未及為政也管仲為政者也未及脩禮也故脩禮者王為政者彊取民者安聚斂者亡故王者富民霸者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國富筐篋實府庫〔筐〕筐篋已富府庫已充而百姓貧夫是之謂上溢

許國曰成侯嗣公皆衛君史記衛声公卒子成侯立成侯卒子平侯立平侯卒子嗣君立嗣子曰衛嗣公重如耳愛泄姬而忌其賢因愛重以璧己也乃當遣

□敵以敵如耳巳以偶泄姬曰以之相參也又使過客關市賂之以金後召關市問之有客過而以金汝迴遣之關市大恐以嗣公為明察此皆是計數之類者也

而下漏入不可以守出不可以戰則傾覆滅亡可立而待也故我聚之以亡敵得之以彊聚斂者召寇肥敵亡國危身之道也故明君不蹈也 王奪之人霸奪之與彊奪之地奪之人者臣諸侯奪之與者友諸侯奪之地者敵諸侯臣諸侯者王友諸侯者霸敵諸侯者危用彊者人之城守人之出戰而我以力勝之也則傷人之民必甚矣傷人之民甚則人之民惡我必甚矣人之民惡我甚則日欲與我鬭人之城守人之出戰而我以力勝之則傷吾民必甚矣傷吾民甚則吾民之惡我必甚矣吾民之惡我甚則日不欲為我鬭人之民日欲與我鬭吾民日不欲為我鬭是彊者之所以反弱也地來而民去累多而功少〔累憂累也〕雖守

李贄曰彼以衆恐不在于用力勝人用力勝人不用是傷人之民害子是傷己之民三千殺怨民所無與為親人安為我吾民又不為我鬭則衆叛親離孤獨危也不高遠而亡動矣

者益所以守者損是以大者之所以反削也諸侯莫不懷交接怨而不忘其敵伺彊大之間承彊大之獘此彊大之殆時也〔殆危也〕知彊大者不務彊也〔知彊大之術者不務以力勝也〕慮以王命全其力凝其德〔慮計也以用也其計慮常用王命謂不敢擅侵暴也凝定也凝其德謂不輕舉〕力全則諸侯不能弱也德凝則諸侯不能削也天下無王霸主則常勝矣〔無王霸之王則強國常勝王或衍字〕是知彊道者也彼霸者不然辟田野實倉廩便備用〔倉廩國家之儲備用器用也〕案謹募選閱材伎之士〔案發語謹慎也募招也猶重募也選閱擇練也材伎武藝過人者猶漢之材官也〕然後漸慶賞以先之嚴刑罰以糾之存亡繼絕衛弱禁暴而無兼并之心則諸侯親之矣脩友敵之道以敬接諸侯則諸侯說之矣所以親之者以不并也并之見則諸侯

瞿龢曰詞氣悠揚敘暢通篇所言要不出此說讀再三致味焉哉

戴毅曰荀卿法後王乃是特見論卑而易行

既矣所以說之者以友敵也臣之見則諸侯離矣故明其不并之行信其友敵之道天下無王霸主則常勝矣是知霸道者也閔王毀於五國桓公劫於魯莊無他故焉非其道而慮以王也彼王者不然仁眇天下義眇天下威眇天下眇盡也盡天下皆懷其仁威其義畏其威仁眇天下故天下莫不親也義眇天下故天下莫不貴也威眇天下故天下莫敢敵也以不敵之威輔服人之道故不戰而勝不攻而得甲兵不勞而天下服是知王道者也知此三具者欲王而王欲霸而霸欲彊而彊矣王者之人王者之佐飾動以禮義聽斷以類明振毫末舉措應變而不窮夫是之謂有原是王者之人也王者之制道不過三代法不貳後王謂王道不過夏殷周之事過則人違

雖言法不貳後王謂以當世之王為法不離貳而遠取道過三代謂之蕩法貳後王謂之不雅並已辭上衣服有制宮室有度人徒有數喪祭械用皆有等宜械器也皆有等級各當其宜聲則凡非雅聲者舉廢色則凡非舊文者舉息謂染彩畫績之事也械用則凡非舊器者舉毀舊謂三代故事夫是之謂復古是王者之制也王者之論無德不貴無能不官無功不賞無罪不罰朝無幸位民無幸生尚賢使能而等位不遺不遺言各當其材位等級之位也析愿禁悍而刑罰不過析分異也分其愿慤之民使與悍之民異也悍凶暴也刑罰不過但禁之而已不刑深也百姓曉然皆知夫為善於家而取賞於朝也為不善於幽而蒙刑於顯也夫是之謂定論是王者之論也王者之等賦政事財萬物所以養萬民也田野什一關市幾而不征山

倫以訓曰此乃尊中國稱引聖王遂至治法君子見荀卿學術也

呂補曰師長也言為政知此乃可以長人也師者亦使人法效之

許國曰此已上極言天下之物皆供中國之用

林澤梁以時禁發而不稅相地而衰政相視也衰差也政為之輕重正或讀為征理道之遠近而致貢理條理也貢代上所貢也謂若百里賦納總二百里納銍之類也通流財物粟米無有滯留貨財有無化居不使有滯積也使相歸移也四海之內若一家歸讀為饋移轉也言通商及轉輸相救無不豐足雖四海之廣若一家也故近者不隱其能遠者不疾其勞無幽閒隱僻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夫是之謂人師是王者之法也北海則有走馬吠犬焉然而中國得而畜使之南海則有羽翮齒革曾青丹干焉然而中國得而財之翮羽本齒象革犀兕之革曾青銅之精可繪畫及化黃金者出蜀山越巂丹干丹砂也東海則有紫紶魚鹽焉然而中國得而衣食之西海則有皮革文旄焉然而中國得而用之故澤人足乎木山人足乎魚農夫不斲削不陶冶而足械用

又曰物皆盡其美而為之用也

馬理曰始謂類與一也終謂類與萬也言以此近為治終始不息方无休息則天下得其次序合此則亂韓換新文家餘緒

工賈不耕田而足菽粟故虎豹為猛矣然君子剝而用之故天之所覆地之所載莫不盡其美致其用上以飾賢良下以養百姓而安樂之夫是之謂大神能變通裁制萬物故曰大神也詩曰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此之謂也以類行雜得其統類則不患于雜也以一行萬行于一人則萬人可治也皆謂得其樞要始則終終則始若環之無端也舍是天下以衰矣天地者生之始也禮義者治之始也君子者禮義之始也為之貫之積重之致好之者君子之始也故天地生君子君子理天地君子者天地之參也萬物之摠也民之父母也參與之相參共也成化摠領也無君子則天地不理禮義無統上無君師下無父子夫是之謂至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始則終終則始與

孫鑛曰此乃明君子之禮義之始力之喪祭朝聘之禮所以齊一民各當其道不使爭故

之象曰此段說得理到論精謂有仲明王道述之於大之在此篇

顧海曰反說補上段意交字甚佳最家要訣真

天地同理與萬物同久夫是之謂大本故喪祭朝聘師旅一也（□□）貴賤殺生與奪一也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一也（子□使人一）農農士士工工商商一也（使人一于職業）水火有氣而無生草木有生而無知（生謂滋長）禽獸有知而無義（知謂知識）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故最為天下貴也（亦且者言具中亦且有無義者）力不若牛走不若馬而牛馬為用何也曰人能群彼不能群也（彼謂牛馬不能群也）人何以能群曰分（無分則爭爭則亂）分何以能行曰義故義以分則和（言分義相須也義謂裁斷）和則一一則多力多力則彊彊則勝物故宮室可得而居也故序四時裁萬物兼利天下故他故焉得之分義也故人生不能無群群而無分則爭爭則亂亂則離離則弱弱則不能勝物故宮室不可得而居也不可少頃舍禮義之謂也能以事親謂之孝能以事兄謂之悌能以事上謂之順能以使下謂之君君者善群也群道當則萬物皆得其宜六畜皆得其長群生皆得其命故養長時則六畜育殺生時則草木殖政令時則百姓一賢良服聖王之制也草木榮華滋碩之時則斧斤不入山林不夭其生不絕其長也黿鼉魚鱉鰌鱣孕別之時罔罟毒藥不入澤不夭其生不絕其長也春耕夏耘秋收冬藏四者不失時故五穀不絕而百姓有餘食也汙池淵沼川澤謹其時禁故魚鱉優多而百姓有餘用也斬伐養長不失其時故山林不童而百姓有餘材也聖王之用也上察於天下錯於地塞備天地之間加施萬物之

高以孫曰此知悌友正論故若二段論相聯然可見于此章者猶其紀而去其長可也

孫鑛曰其數段此言有序節要求之順則不之利源關天

言用禮之治化雖神明不大以其至約之治也

上微而明短而長狹而廣神明博大以至約故曰一與一是為人者謂之聖人（一與一動皆一也是則人一為大有力則強如人也）序官（謂王官之法也）宰爵知賓客祭祀饗食犧牲之牢數（宰爵主爵也祭介賓客有爵人也周禮膳夫之屬）司徒知百宗城郭立器之數（司徒之屬百宗謂百族也周禮大司徒之職掌建保土地之圖與民之數立器謂五方器械與制皆有其數不使作者）司馬知師旅甲兵乘白之數（周禮二千五百人為師五百人為旅四邑為丘四丘為甸亦謂之乘以其給田則謂之甲出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白者也）脩憲命審詩商（詩謂四方歌之謂商謂商聲之以采風亦悲哀者也）禁淫聲以時順脩（謂不失其時而順之脩之）使夷俗邪音不敢亂雅大師之事也脩隄梁通溝澮行水潦安水臧以時決塞歲雖凶敗水旱使民有所耘艾司空之事也相高下視肥墝序五種省農功謹蓄藏以時順脩使農夫樸力而寡能治田之事也脩火憲（不使非時焚山澤月令三月無焚山林也）養山林藪澤草木魚鱉百索（百索百物也）以時禁發使國家足用而財物不屈虞師之事也順州里定廛宅養六畜閒樹藝勸教化趨孝悌以時順脩使百姓順命安樂處鄉鄉師之事也論百工審時事辨功苦尚完利便備用使彫琢文采不敢專造於家工師之事也相陰陽占祲兆（占候也祲陰陽相侵之氣）鑽龜陳卦主攘擇五卜知其吉凶妖祥（兆謂龜兆或曰兆人以其卜筮知成之吉凶者也）傴巫跛擊之事也（擊讀為覡男巫古者以廢疾之人主卜筮巫祝之事故曰巫覡）脩采清（采謂采去其穢者謂除道路使清潔也）易道路謹盜賊平

黃道周曰條寫法之命所以示人也

題非曰自上大師之上皆官之上所以貞次農員各有所司

現充曰禳傑不祥擇吉之候其類以為凶謂兆也

高以孫曰平均布也室逆旅之室平其室之法也日不使俗姦人旁今五家為保也

室律以時順脩使賓旅安而貨財通治市之事也析書梁禁侍防淫除邪戮之以五刑使暴悍以變姦邪不作司寇之事也本政教正法則兼聽而時稽之慶賞功勞論其罰賞以時慎循使百姓莫不免盡而衆庶不偷冢家之事也論禮樂正身行廣教化美風俗兼覆而調一之辟公之事也全道德致隆高崇文理一天下振毫末使天下莫不順比從服天王之事也故政事亂則冢宰之罪也國家失俗則辟公之過也天下不一諸侯俗反則天王非其人也具具而王具具而霸具具而存具具而亡用萬乘之國者威強之所以立也名聲之所以美也敵人之所以屈也國之所以安危臧否也制與在此亡乎人王霸安存危殆滅

根海曰故政事亂以下又是轉語另起一意以見亡敗長

亡制與在我亡乎人夫威彊未足以殆隣敵也名聲未足以縣天下也則是國未能獨立也豈渠得免夫累乎天下脅於暴國而黨為吾所不欲於是者日與桀同事同行無害為堯是非功名之所就也非存亡安危之所墮也功名之所就存亡安危之所墮必將於愉殷赤心之所誠以其國為王者之所亦王為危殆滅亡之所亦危殆滅亡殷之日案以中立無有所偏無為縱橫之事偃然案兵無動以觀夫暴國之相卒也案平政教審節奏砥礪百姓為是之日而兵剸天下勁矣案然脩仁義伉隆高正法則選賢良養百姓為是之日而名聲剸天下美矣權者重之兵者勁之名聲者美之夫堯舜者一天下也不能加毫末於

是矣權謀傾覆之人退則賢良知聖之士案自進矣刑政平百姓和國俗節則兵勁城固敵國案自詘矣務本事積財物而勿忘棲遲薛越也是使群臣百姓皆以制度行則財物積國家案自富矣三者体此而天下服暴國之君案自不能用其兵矣何則彼無與至也彼其所與至者必其民也其民之親我歡若父母好我芳若芝蘭反顧其上則若灼黥若仇讎彼人之情性也雖桀跖豈有肯為其所惡賊其所好者哉彼以奪矣故古之人有以一國取天下者非往行之也脩政其所莫不願如是而可以誅暴禁悍矣故周公南征而北國怨曰何獨不來也東征而西國怨曰何獨後我也孰能有與是鬬者與安其國為是者王殷之

之日安以靜兵息民慈愛百姓辟田野實倉廩便備用安謹募選閱材伎之士然後漸賞慶以先之嚴刑罰以防之擇士之知事者使相率貫也是以厭然畜積脩飾而物用之足也兵革器械者彼將日日暴露毀折之中原我今將脩飾之拊循之掩蓋之於府庫貨財粟米者彼將日日棲遲薛越之中野我今將畜積并聚之於倉廩材伎股肱健勇爪牙之士彼將日日挫頓竭之於仇敵我今將來致之并閱之砥礪之於朝廷如是則彼日積敝我日積完彼日積貧我日積富彼日積勞我日積佚君臣上下之間者彼將厲厲焉日日相離疾也我今將頓頓焉日日相親愛也以是待其敝安以其國為是者霸立身則從傭

存危殆滅亡之
田大約不出夫
此文字變化各
極其態
霍韜曰文勢浩
蕩如長江大河
波濤萬狀而斷
段該論步步回
顧之如江淮河
漢各自朝宗至
末歸結抑揚感
慨令人感激
劉鐵夫曰文有起
伏自有規而
詞氣雄壯出世
之文也
論以訓曰一結

俗事行則遵備，故進退貴賤則舉傭士之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則庸寬惠，如是者則安存。立身則輕楛，事行則蠲疑，進退貴賤則舉佞侻之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則好取侵奪，如是者危殆。立身則憍暴，事行則傾覆，進退貴賤則舉幽險詐故之所以接下之人百姓者則好用其死力矣而慢其功勞，好用其籍斂矣而忘其本務，如是者滅亡。此五等者不可不善擇也，王霸安存危殆滅亡之機也。善擇者制人，不善擇者人制之。善擇之者王，不善擇之者亡。夫王者之與亡者，制人之與人制之也，是其為相懸也亦遠矣。

富國篇

不足之患
呂補曰倫類也
並處群居也其
在人之法欲則
以類群居也同
求異道謂或求
為善或求為惡
此人之性也
然今之論

萬物同宇而異體，無宜而有用為人，數也。人倫並處，謂人之倫類並處域中。同求而異道，同欲而異知，生也。皆有可也，知愚同；所可異也，知愚分。勢同而知異，行私而無禍，縱欲而不窮，則民心奮而不可說也。禍患也。窮極也。奮謂起而爭競也。如是則知者未得治也；知者未得治則功名未成也；功名之立由於任智。功名未成則群眾未縣也；有功名者居上。群眾未縣則君臣未立也。既無功名則未有君臣之位也。無君以制臣，無上以制下，天下害生縱欲。無上下相制則天下之害生于各縱其欲也。欲惡同物，欲多而物寡，寡則必爭矣。故百技所成，所以養一人也，而能不能兼技，人不能兼官，離居不相待則窮，群而無分則爭。言不相待遺棄也。窮謂物為物所困也。此言不群則不可，群而無分亦不可也。窮者患也，

馬理曰有功名
者居上無功名
者居下大小後群
衆縣隔若未有
功名則群衆齊
等
顧鼎臣曰同物
謂欲惡男女人
之人欲之有生
之人之大
至于鳥獸亦
同有此情也

爭者禍也。救患除禍則莫若明分使群矣。彊脅弱也，知懼愚也，民下違上，少陵長，不以德為政，如是則老弱有失養之憂而壯者有分爭之禍矣。事業所惡也，功利所好也，職業無分，如是則人有樹事之患而有爭功之禍矣。樹立也。若無分則人人皆欲樹立也。男女之合，夫婦之分，婚姻娉內送逆無禮，如是則人有失合之憂而有爭色之禍矣。失合謂喪其配偶也。故知者為之分也。足国之道，節用裕民而善藏其餘。節用以礼，裕民以攻。彼俗民故多裕餘，民則民富，民富則田肥以易，田肥以易則出實百倍。上以取法焉而下以礼節用之，餘若丘山，不時焚燒，無藏之。夫君子奚患乎無餘？故知節用裕民，則必有仁義聖良之名，而且有富厚丘山之積矣。此無他故焉，生於節用裕民也。不節用裕民則民貧，民貧則田瘠以穢，田瘠以穢則出實不半，上雖好取侵奪，猶將寡獲也，而或以無節用之，則必有貪利糾譑之名，而且有空虛窮乏之實矣。此無他故焉，不知節用裕民也。康誥曰：弘覆乎天，若德裕乃身，此之謂也。禮者，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故天子袾裷衣冕，諸侯玄裷衣冕，大夫裨冕，士皮弁服。德必稱位，位必稱祿，祿必稱用。由士以上則必以禮樂節之，衆庶百姓則必以法數制之。君子用德，小人用利。量地而立国，計利而畜民，度人力而授事，使民必勝事，事必出利，利足以生民，皆使衣食百用出入相揜，揜覆蓋也。出入相揜謂量入為出，使覆蓋不乏絕也。必時藏餘，謂之

不可已也
張之象曰此言
不知節用裕民
則財不足而
藏空矣
唐順之曰自天子
諸侯而下皆不
無礼節之知也

康海曰此處正論法度之文 高似孫曰論先王立等是有關於議論

黃庭堅曰文字開闔親切有味

稱數故自天子通於衆人事無大小多少由是推之故曰朝無幸位民無幸生此之謂也輕田野之稅平關市之征省商賈之數罕興力役無奪農時如是則國富矣夫是之謂以政裕民人之生不能無群群而無分則爭爭則亂亂則窮矣故無分者人之大害也有分者天下之本利也本當為大而人君者所以管分之樞要也樞要樞也故美之者是美天下之本也安之者是安天下之本也貴之者是貴天下之本也古者先王分割而等異之也故使或美或惡或厚或薄或佚或樂或劬或勞非特以為淫泰夸麗之聲將以明仁之文通仁之順也仁謂人也言為此上之不唯以明仁人之文使人雖望自為夸大之聲以通仁人乃群此順從言不違其志也故為之彫琢刻鏤黼黻文章使足以辨貴賤而已不求其觀為之鍾鼓管磬琴瑟竽笙使足以辨吉凶合歡定和而已不求其餘為之宮室臺榭使足以避燥溼養德辨輕重而已不求其外詩曰彫琢其章金玉其相亹亹我王綱紀四方此之謂也若夫重色而衣之重味而食之重財物而制之合天下而君之非特以為淫泰也以為王天下治萬變財萬物養萬民兼制天下者為莫若仁人之善也夫故其知慮足以治之其仁厚足以安之其德音足以化之得之則治失之則亂百姓誠賴其知也故相率而為之勞苦以務佚之以養其知也知讀為智誠美其厚也故為之出死斷亡以覆救之以養其厚也誠美其德也故為之彫琢刻鏤黼黻文章以藩飾之以養

姜寶曰此篇精深辯析四五次不串可讀而轉徙有力此筆力之絕

趙璧曰足補叙

其德故仁人在上百姓貴之如帝親之如父母為之出死斷亡而愉者愉樂也無他故焉其所是焉誠美其所得焉誠大其所利焉誠多是謂可其意也言百姓所得者厚故其親愛之也詩曰我任我輦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此之謂也故曰君子以德小人以力力者德之役也百姓之力待之而後功百姓雖有力待君上所使然後有功也百姓之群待之而後和百姓之財待之而後聚百姓之勢待之而後安百姓之壽待之而後長皆明待君上之德化然後無爭奪相殺父子不得不親兄弟不得不順男女不得不歡少者以長老者以養故曰天地生之聖人成之此之謂也今之世則不然厚刀布之斂以奪之財重田野之稅以奪之食苛關市之征以難其事不然而已矣不唯如此而已有掎挈伺詐權謀傾覆以相顛倒以靡敝之有讀為又掎摭其事挈舉其伺候其罪隙為其亂傾覆反覆也靡渠也敝或曰靡讀為縻縻散也敝盡也百姓曉然皆知其汙漫暴亂而將大危亡也是以臣或弒其君下或殺其上粥其城倍其節而不死其事者無他故焉人主自取之粥其城謂以城降人以為利己倍節背忠節也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此之謂也此皆由上無恩德以下亦傾覆也兼足天下之道在明分掩地表畝掩地謂耕田使也相掩表明也謂明經界使有所也刺草殖穀多糞肥田是農夫衆庶之事也守時力民進事長功和齊百姓使民不偷是將率之事也高者不旱下者不水寒暑和節而五穀以時孰是天下之事也若夫兼而覆之兼而愛之兼而制之歲雖凶敗水旱使百姓無凍餒之患則是聖君賢相之事也

許國曰此言分

張之象曰言將率天下之事正以足下君賢相之事

……子之昭昭然為天下憂不足。夫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非公患之患也），特墨子之私憂過計也。今是土之生五穀也，人善治之，則畝數盆，一歲而再獲之。然後瓜桃棗李一本數以盆鼓，然後葷菜百蔬以澤量（葷辛菜也。蔬與蔬同。以澤量，言滿澤也），然後六畜禽獸一切而剸車，黿鼉魚鱉鰌鱣以時別，一而成群（別謂生育與母分別也），然後飛鳥鳬雁若烟海（海遠望如烟之海，皆言多也），然後昆蟲萬物生其間，可以相食養者不可勝數也。夫天地之生萬物也，固有餘足以食人矣；麻葛繭絲鳥獸之羽毛齒革也，固有餘足以衣人矣。夫有餘不足，非天下之公患也，特墨子之私憂過計也。天下之公患，亂傷之也。胡不嘗試相與求亂之者誰也？我以墨子之非樂也，則使天下亂；墨子之節用也，則使天下貧，非將墮之也，說不免焉（非將墮之）。墨子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天子諸侯），將蹙然衣麤食惡，憂戚而非樂（墨子論說）。若是則瘠，瘠則不足欲，不足欲則賞不行（雖將奉養薄也，奉養薄則不能足其欲，欲既不足則賞何能行，言皆由不顧賞也）。墨子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將少人徒，省官職，上功勞苦，與百姓均事業，齊功勞。若是則不威，不威則賞罰不行。賞不行則賢者不可得而進也，罰不行則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賞罰所以進賢而退不肖）。賢者不可得而進也，不肖者不可得而退也，則能不能不可得而官也。若是則萬物失宜，事變失應，上失天時，下失地利，中失人和，天下敖然，若燒若焦，墨子雖為之衣褐帶索，嚽菽飲水，惡能足之乎？既以伐其本，竭其原，而焦天下矣。故先王聖人為之不然，知夫為人主上者，不美不飾之不足以一民也，不富不厚之不足以管下也，不威不強之不足以禁暴勝悍也。故必將撞大鐘，擊鳴鼓，吹笙竽，彈琴瑟，以塞其耳；必將錭琢刻鏤，黼黻文章，以塞其目；必將芻豢稻粱，五味芬芳，以塞其口。然後眾人徒，備官職，漸慶賞，嚴刑罰，以戒其心。使天下生民之類，皆知己之所願欲之舉在于是也，故其賞行（舉皆也。于是猶言是于。言生民所願欲皆在是于也）；皆知己之所畏恐之舉在於是也，故其罰威。賞行罰威，則賢者可得而進也，不肖者可得而退也，能不能可得而官也。若是則萬物得宜，事變得應，上得天時，下得地利，中得人和，則貨財渾渾如泉源，汸汸如河海，暴暴如丘山，不時焚燒，無所藏之，夫天下何患乎不足也？故儒術誠行，則天下大而富，使而有功，撞鐘擊鼓而和。詩曰：鐘鼓喤喤，管磬瑲瑲，降福穰穰，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此之謂也。故墨術誠行，則天下尚儉而彌貧，非鬬而日爭，勞苦頓萃而愈無功，愀然憂戚非樂而日不和。詩曰：天方薦瘥，喪亂弘多，民言無嘉，憯莫懲嗟。此之謂也。垂事養民，拊循之，唲嘔之，冬日則為之饘粥，夏日則與之瓜麩，以偷取少頃之譽焉，是偷道也。可以少頃得姦民之譽，然而非長久之道也。事必不就，功必不立，是姦治者也。傮然要時務民，進事長功，輕非譽而恬失民，事進矣而百姓疾之，是又不可偷偏也。徙壞墮落，必反無功。故垂事養譽不可，以遂……

訓〻務長於民也
又曰使民順從使民也常讀曰德若禾也詩曰其陰殷〻則僭者也
賁開日自故君民以下其文不許不尽脱誤

功而忘民亦不可皆姦道也。以用也 故古人為之不然使民夏不
能死暍冬不凍寒急不傷力緩不後時事成功立上下俱富而
百姓皆愛其上人歸之如流水親之惟如父母為之出死斷亡
而偷者無他故焉忠信調和均辨之至也故君長民者欲趨時
遂功則和調累解速乎急疾忠信均辨說乎賞慶矣必先脩正
其在我者然後徐責其在我者威乎刑罰三德者上則下應之
如影響。三德謂調和解累忠信均辨正巳而後責人也謂上誠意行之也響讀或曰三德即忠信調和均辨也
雖欲無明達得乎哉書曰乃大明服惟民其勑懋和若有疾安
之謂也故不教而誅則刑繁而邪不勝教而不誅則姦民不懲
誅如不賞則勤厲之民不勸誅賞而不類則下疑俗儉而百姓
不一。不類不以其類謂賞不當功罰不當罪儉當為險〻謂僥倖免罪也不一謂民心二也 故先王明禮
義以一之致忠信以愛之尚賢使能以次之爵服慶賞以申重
之時其事輕其任以調齊之潢然兼覆之養長之如保赤子若
是故姦邪不作盜賊不起而化善者勸勉矣是何邪則其道易
其塞固其政令一其防表明 塞所以充塞民心者固 防防標表明白易識 故曰上一則
下一矣上二則下二矣辟之若草木枝葉必類本此之謂也不
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後利之之利也不愛而用之不如愛而後
用之之功也利而不利也愛而不用也者取天下矣利而後利
之愛而後用之者保社稷也不利而利之不愛而用之者危国
家也观国之治乱臧否至于疆易而端已見矣其候徼支繚

季出曰天地生物自有餘足以衣人食人

中時行日陵僈陵言溺于礼人也謹嚴也言不敬慢易也
王者曰惟人君主道利于民以富民好一不嘗所為一不吝每〻足以食民有天下者可不求及民之術而行之

候徼巡也支繚支分繚繞言委曲巡警也 其竟關之政盡察 竟與境同盡察言苛不察也 是亂
国巳 亂国多盜賊故人欲之政也 入其境其田疇穢都邑路是貪主巳
無城郭墻垣主貪財民貧故力不足路也 觀其朝廷則其貴者不賢觀其官職則其
治者不能觀其便嬖則其信者不慤是闇主巳 便嬖左右小臣寵幸者也信者
不慤所親信者不原慤也王闇故姦人多容也 凡主相臣下百吏之俗其於貨財取與
計數也須孰盡察其禮義節奏也芒軔僈楛是辱国巳 礼义節奏謂行 芒昧也軔柔也亦忽惰之义僈與慢同楛不堅固也辱国言必見陵辱
其耕者樂田其戰士安難其百吏好法其朝廷隆礼其卿相調議是治国巳觀其朝
廷則其貴者賢觀其官職則其治者能觀其便嬖則其信者慤
是明王巳凡主相臣下百吏之俗其於貨財取與計數也寬饒
簡易 不汲〻于貨泉 其於礼義節奏也陵謹盡察是榮国巳賢齊則其
親者先貴能齊則其故者先官 雖寡而至公而又先親故所謂故舊不遺則民不偷 其臣
下百吏汙者皆化而修悍者皆化而愿躁者皆化而慤是明主
之功巳觀国之彊弱貧富有徵驗上不隆礼則兵弱上不愛民
則兵弱巳諾不信則兵弱慶賞不漸則兵弱將率不能則兵弱
上好功則国貧士大夫眾則国貧工商眾則国貧無制數度量
則国貧下貧則上貧下富則上富故田野縣鄙者財之本也垣
窌倉廩者財之末也百姓時和事業得叙者貨之原也等賦府
庫者貨之流也故明主必謹養其和節其流開其源而時斟酌
潢然使天下必有餘而上不憂不足如是則上下俱富交無所

人叙曰徵驗其驗先見與陸

所名別所言之則梁朱布帛曰財錢布也貝曰貨也

高似孫曰竭其源致國之仰使藏亡可以立待此間為國計者

須无曰救備任也此言國家任貧士則天下莫兵膝曆言其國勢先大也

順摟曰此變內之聚則保之國視其可進謀察而動也

馬理曰所使行人往說之者則用文雅禮讓之士

藏之是知國計之極也故禹十年水湯七年旱而天下無菜色者十年之後年穀復熟而積陳有餘 无食菜之色也 是無他故焉知本末源流之謂也故田野荒而倉廩實百姓虛而府庫滿夫是之謂蹶伐其本竭其源而井之其末然而主相不知惡也則其傾覆滅亡可立而待也以國持之而不足以容其身夫是之謂至貧至愚主之極也 以一國扶持之至堅固也而無所容其身者含也 將以求富而喪其國將以求利而危其身古有萬國今有十數焉是無他故焉其所以失之一也 皆以貪失之也 君人者亦可以覺矣 以此自覺悟也 百里之國足以獨立矣 此言无道則雖大至滅亡有國則雖小國以獨立 凡攻人者非以為名則案以為利也不然則忿之也仁人之用國將修志意正身行伉隆高致忠信期文理布衣紃屨之士誠是則雖在窮閭漏屋而王公不能與之爭名 紃條也謂編麻為之粗繩之屨也或讀為穿王公不能與之爭名過王公也 以國載之則天下莫之能隱匿也若是則為名者不攻也 伐有道恐惡名故不攻也 將辟田野實倉廩便備用上下一心三軍同力與之遠舉極戰則不可 遠舉縣軍于遠也極戰苦戰也君恐國欲我如此則不可也 境內之聚也保固視可午其軍取其將若拔蘧 午讀為迕過也休與禮同 彼得之不足以藥傷補敗 藥猶醫也彼雖有所得不足以藥其所傷補其所敗言所獲不如所亡也 彼愛其爪牙畏其仇敵若是則為利者不攻也 愛己之爪牙與畏我為仇敵 將脩小大強弱之義以持慎之禮節將甚文珪璧將甚碩貨賂將甚厚 文謂教事之威儀也珪璧所用聘好之物須大也 所以說之者必將雅文辯慧之君子也彼苟有

顧炎武曰此命否國難湯之法

張之象曰謂不去秩一其民同力以雖非大國也

人意焉夫誰能忿之若是則忿之者不攻也為名者否為利者否為忿者否 否不攻也為于偽反 則國安於盤石壽於旗翼 盤石盤薄大石也旗讀為箕箕二十八宿名言壽也于星也 人皆亂我獨治人皆危我獨安人皆失喪之我獨案起而制之故仁人之用國非特將持其有而已也又將兼人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持國之難易事強暴之國難使強暴之國事我易事之以貨寶則貨寶單而交不結約信盟誓則約定而畔無日 約以定隨即畔之無日言不過言日也 割國之錙銖以賂之則割定而欲無厭 十黍之重為銖八兩為錙此謂以地賂強國割也必不多與故但以錙銖言之也 事之彌煩其侵人愈甚必至於資單國舉然後已雖左堯而右舜未有能以此道得免焉者也辟之是猶使處女嬰寶珠珮寶玉 嬰係也謂頸係珠玉也中寄宿者也 頭戴黃金而過中山之盜也雖為之逢蒙視詘要撓膕君盧屋妾由將不足以免之 逢蒙古之善射者詘與曲同要讀為腰撓曲也膕曲腳也古獲反盧當為廬由與猶同言處女如善射者之視物謂微眇不敢正視也既微視又屈腰撓膕言俯伏畏懼之甚也君廬屋妾謂處女自稱是君廬屋之妾猶言箕帚妾卑下之辭也雖畏懼卑辭如此猶不免其劫奪 故非有一人之道也直將巧繁拜請而畏事之 但乃為煩多拜請以畏事也 則不足以持國安身故明君不道也 恥辱如此雖得免禍亦不以是為持國安身之術故明君不道也 必將脩禮以齊朝正法以齊官平政以齊民然後節奏齊於朝百事齊於官 百事皆有法度 眾庶齊於下 上政均平故民齊下也 如是則近者競親遠方致願上下一心三軍同力名聲足以暴炙之 名聲如日暴炙炎赫也 威強足以捶笞之拱揖指揮而強暴之國莫不趨

使譬之是猶烏獲與焦僥搏也。故曰事彌煩其國雖使價暴

王事我易。此之謂也。總承上文而結言之

新鋟翰林三狀元會選二十九子品彙釋評七卷

高理曰開口便是大議論

顧男臣曰齊湣王為淖齒所殺宋獻宋為齊湣王所滅呂氏春秋云宋康王世云獻國滅之後其自以為謚故為礼下同

張之象曰舉義士舉義法舉義志三者皆安天下之道以故足以成基隆之治

此言

黃道開曰此言仲尼以匹夫而以義顯名

申時行曰此言所以王所以伯

王霸篇

國者天下之制利用也。人主者天下之利勢也。得道以持之則大安也大榮也積美之源也。不得道以持之則大危也大累也。有之不如無之也。及其綦也索為匹夫不可得也。綦謂窮極而發齊湣宋獻是也。故人主天下之利勢也。然而不能自安也。安之者必將道也。故用國者義立而王。信立而霸。權謀立而亡。三者明主之所謹擇也。仁人之所務白也。故挈國以呼禮義而無以害之。挈提國也言提挈一國之人皆使呼召禮義而行言所務皆禮義也無以害之故仁人所務皆以為礼義也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仁者不為也。櫟然扶持心國且若是其固也。櫟然落石貌扶持其心扶持其國不行不義不殺無罪且若是其固也之所與為之者之人則舉義士也。其所與為治政之人則皆用義士如伊尹之徒比者也之所以為布於國家刑法者。則舉義法也。謂若周穆王訓夏贖刑之類也主之所極然帥群臣而首鄉之者。則舉義志也。鄉向也主所極信率群臣歸向之者則皆義之志意故不懷不義之意也如是則下仰上以義矣。是綦定也。綦當為基其然也言以義為本仰魚亮反綦定而國定。国定而天下定。仲尼無置錐之地。誠義乎志意。加義乎身行。著之言語。以義著言語謂論說皆明義也濟之日不隱乎天下。名垂乎後世。以義得濟之日成功之後也言仲尼行義既成之後不隱乎天下謂極昭明天下莫能隱匿之今亦以天下之顯諸侯誠義乎志意。加義乎法則度量。著之以政事。案申重之以賞罰生殺。使襲然終始猶一也。申亦重也既為政當以義又申重以賞罰使相掩襲無間隙終始如一也

[illegible]猶得行曰王者必以義

向里齡曰以下言所以由

許閩曰如此二字謂伯五伯之[illegible]一字一評[illegible]

康海曰非本政教也數句皆言

一如是則夫名聲之部發於天地之閒也豈不如日月雷霆然也部當為剖剖謂發開也仲尼匹夫但著空言猶得不隱乎天下今若以顯諸侯義必如日月雷霆也故曰以國齊義一日而白湯武是也一朝而名聲明白湯武是也湯以亳武以鄗皆百里之地天下為一諸侯為臣通達之屬莫不從服無他故焉以濟義矣是所謂義立而王也非有它道而皆濟于義也德雖未至也義雖未濟也霸者亦有德義但未能齊極盡之耳然而天下之理略奏矣天下之理略條理者略有節奏也刑賞已諾信乎天下矣臣下曉然皆知其可要也要約政令已陳雖覩利敗不欺其民謂若伐原命二日之糧不降而退之比也如是則兵勁城固敵國畏之國一綦明與國信之雖在僻陋之國威動天下五伯是也非本政教也雖有政教未盡脩其本也非致隆高也未有名德如堯舜禹湯之政崇高也非綦文理也言其節雖未極脩貫非服人之心也未得天下歸心鄉方略所向唯任方略不任用仁賢也審勞佚謹畜積脩戰備齺然上下相信而天下莫之敢當齺齒相迎也故齊桓晉文楚莊吳闔閭越勾踐是皆僻陋之國也威動天下彊殆中國無他故焉略信也是所謂信立而霸也雖未能濟義畧取信而行之故能致霸也挈國以呼功利挈提一国之人以呼召功利言所務唯功利役使利貪求之也不務張其義齊其信唯利之求張開也內則不憚詐其民而求小利焉謂若梁伯好士功詐其民言寇將至之比也外則不憚詐其與而求大利焉謂楚靈王以義討陳蔡因遂滅之之比也內不脩正其所以有然常欲人之有有土地貨財也如是則臣下百姓莫不以詐心待其上矣上詐其下下詐其上則是上下析也析離如是則敵

[illegible]霸也畧信知畧地之畧謂非因有之也道伯者之人極膽切

張位曰先詐力而後仁此之謂也

張位曰既不由[illegible]又以不信此

十也

趙志高曰振槁也槁枯葉也言當[illegible]之時雖破敵戮國及桑殺以諸國政方擊枯葉之湯也

國輕之不得人心故輕之也與國疑之權謀日行而國不免危削綦之而亡其極者則滅亡齊閔薛公是也薛公孟嘗君田文齊閔王之相也本閔王為五國所伐皆薛公使然故同言之故用彊齊非以脩禮義也非以本政教也非以一天下也綿綿常以結引馳外為務綿綿不絕貌引讀為靷引軸之物結引謂繫於軸所以引車也齊閔薛公不脩德政但使客引軸於外以權詐為務也故彊南足以破楚史記齊閔王二十三年與秦敗楚於重丘南割楚之淮北也西足以詘秦北足以敗燕史記閔王三十六年為韓魏攻秦至函谷軍中足以舉宋閔王三十八年伐宋宋王死於溫舉謂舉其国而滅之也及以燕趙起而攻之若振槁然閔王四十年燕秦楚三晉敗我於齊西而身死國亡為天下大戮後世言惡則必稽焉稽考閔為龜鏡也是無他故焉唯其不由禮義而由權謀也三者明主之所謹擇也仁人之所務白也善擇者制人不善擇者人制之國者天下之大器也重任也不可不善為擇所而後錯之錯險則危所處也錯讀為措不可不善為擇道然後道之塗薉則塞薉與穢同不可不善為擇道路而道塗穢則塞謂行不通也危塞則亡亡是國之亡彼國錯者非封焉之謂也非受之命土然後為安或曰脩封疆丘城郭之謂也何法之道誰子之與也設問之詞既非封焉之謂問以何法道之求誰人之子為之誰子猶誰人也順子曰藥道術舍度量以求一人之識識天下誰子之識能足焉故道王者之法與王者之人為之則亦王道霸者之法與霸者之人為之則亦霸道亡國之法與亡國之人為之則亦亡亦猶也道者為導同三者明主之所謹擇也而仁人之所務白也故國者重任也不以積持之則不立不以積久之法持之則傾覆也故國者世所以新者也是憚憚非變也憚與嬗同言國者但繼世之主自新耳非積久之法但憚憚然

黃道周曰荀子多重疑前語致叩寧之意欲明主謹擇王伯之由

李九我曰故国乃累世久長之国倘一不擇所置則亡可立待

故不可不慎

黄道開曰此言義理之當持之則王異于伯矣

姜宝曰此以下又歸到任相上見有天下者居主之臣輔之欲曰天下之安危係乎宰相任相不可不慎

李道林曰或誠能之求或親比已者之用也

馮叔吉曰小用巨用若蔡桓外任管仲內任豎刁無一焉而亡若厲王無賢人專任皇甫尹氏即綦小而亡者也

變攺王攺行也（自是改一王則改其所行之事非法變也）故一朝之日也一日之人也然而厭焉（厭然義同）有千歲之故何也（設問之辭一朝一日謂今日事明朝不同一日之人謂今日之人未保明日厭閉藏親言人事之易變如此此何故有厭然深藏千歲不變易之事乎）曰援夫千歲之信法以持之也安與夫千歲之信士爲之也（謂使百世不易可信之士爲政）人無百歲之壽而有千歲之信士何也（又問之）曰以夫千歲之法自持者是乃千歲之信士矣（以礼義自持者則是千歲之士不在壽千歲也能自持則能持国）故與積禮義之君子爲之則王與端誠信全之士爲之則霸與權謀傾覆之人爲之則亡三者明主之所謹擇也仁人之所務白也善擇之者制人不善擇之者人制之彼持國者必不可以獨也（君不可得治也）然則彊國榮辱在於取相身能相能如是者王（謂若湯伊尹文王太公也）身不能恐懼而求能者如是者彊（若燕昭樂毅也）身不能不知恐懼而求能者安唯便僻左右親比已者之用如是者危削（謂若楚襄王左州侯右夏侯之比也）綦之而亡（宋獻之比）國者巨用之則大小用之則小綦大而王綦小而亡小巨分流者存巨用之者先義而後利安不恤親疎不恤貴賤唯誠能之求夫是之謂巨用之小用之者先利而後義安不恤是非不治曲直唯便僻親比已者之用夫是之謂小用之巨用之者若此小用之者若此小巨分流者亦一若此也亦一若此也故曰粹而王駁而霸無一焉而亡此之謂也國無禮則不正禮之所以正國也譬之猶衡之於輕重也猶繩墨之於曲直也猶規矩之於方員也故錯之而人莫能誣也（錯置也衡成懸不可欺以輕重繩墨誠陳不可欺以曲直規矩誠設不可欺以方員者也）詩云如霜雪之將

高陽源曰礼之是以正国如此人君可一日而無礼哉

蘇濬曰既已立論識見精詳不必散碎讀之

李于鱗曰道人情欲而切中是筆力高妙

何春五曰孟云心下口之下味也目之下色也耳之下聲也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分焉君子不信性也

中峰行曰明君濟于治国之中若闇君則荒逐樂而緩治国故憂患不可勝校至于身死国亡可不哀哉

如日月之光明爲之則存不爲之則亡此之謂也國危則無樂君國安則無憂民亂則國危治則國安今君人者急逐樂而緩治國豈不過甚矣哉譬之是猶好聲色而恬無耳目也豈不哀哉（恬安也安然無耳目雖聲色將何用哉）夫人之情目欲綦色耳欲綦聲口欲綦味鼻欲綦臭心欲綦佚（臭氣也凡氣香亦謂之臭綦極也）此五綦者人情之所必不免也養五綦者有具（具謂廣大富厚治辨彊國之道）無具則五綦者不可得而致也萬乘之國可謂廣大富厚矣加有治辯彊固之道焉若是則恬愉無患難矣然後養五綦之具具也故百樂者生於治国者也憂患生於亂國者也急逐樂而緩治國者非知樂者也故明君者必將先治其国然後百樂得其中（得於治國之中樂並音洛）闇君者必將荒逐樂而緩治国故憂患不可勝較也（校計校也）必至於身死國亡然後止也豈不哀哉將以爲樂乃得憂焉將以爲安乃得危焉將以爲福乃得死亡焉豈不哀哉於乎君人者亦宜以察若言矣故治國有道人主有職若夫貫日而治詳一日而曲列之（貫日積日也積日而使條治詳備一日如委曲列之無差錯也）是以所使夫百吏官人爲也不足以是傷游玩安燕之樂（煩碎之事既使百吏官人爲之則不足以此害人君游燕之樂也）若夫論一相以兼率之使臣下百吏莫不宿道鄉方而務（論謂計論選擇之也率循也宿道止於道也鄉方不迷亂也臣下皆以宿道鄉方爲務不敢差註也）是非人主之職也（不論相人主之職不在窮親小事）若是則一天下名配堯禹之主者守至約

許?曰儲子云人主而自察之則日不足矣不給也故先王令己能而因法事必當而政治不足而日有餘上之任勢使然也
中將行曰此言人主必能治人事則與匹夫何以異也

而詳事至佚而功成垂衣裳不下簟席之上而海內之民莫不願得以為帝王夫是之謂至約樂莫大焉人主者以官人為能者也匹夫者以自能為能者也人主得使人為之匹夫則無所移之百畝一守事業窮無所移之也今以一人兼聽天下日有餘而治不足者使人為之也今以一人兼聽天下之大自稱日有餘言兼聽之日有餘也而治不足謂所治之事少而不足言不足治也使人為之故得如此尹子曰堯南撫交阯北懷幽都東西至日之所出入有餘日而不足於治者然也大有天下小有一國必自為之然後可則勞苦耗顇莫甚焉如是則雖臧獲不肯與天子易勢業臧獲奴婢也以是縣天下一四海何故必自為之以是一人之寡縣天下之重一四海之大何故必自為之言力不任之也為之者役夫之道也墨子之說也論德使能而官施之者聖王之道也

趙志高曰墨子摩頂放踵而利天下故必自勞役也王以求[illegible]
二[illegible]相[illegible]先不自用而任人故逸而[illegible]同也

儒之所謹守也傳曰農分田而耕賈分貨而販百工分事而勸士大夫分職而聽聽其政治建國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摠方而議摠領也議其所總統之政自陝以東周公主之自陝以西召公主之三公處於內是總方而議也則天子共己而已矣出若入若天下莫不平均莫不治辨若如此也出若入若謂內外皆如此也謂知論德使能官施之事或曰若順也是百王之所同也而禮法之大分也百里之地可以取天下是不虛其難者在人主之知之也所患人主不知小國可以取天下之道取天下者非負其土地而從之之謂也非謂它國負荷其土地而從我之謂也道足以一人而已矣彼其人苟一則其土地且奚去我而適他故百里之地其等位爵服足以容天下之賢士矣賢士有道德者其官職事業足以容天下之能士矣循其舊法擇其善者而

趙[illegible]曰此論百里之國取天下之道即湯三是也

霍韜曰極忠信明仁義盡天下辭服之人皆來歸如西伯行仁政東海北海之民歸之天下強負而至是也

明用之足以順服好利之民矣擇舊法之善者而明用之謂擇務本厚生之法而用之則民衣食足而好利之民順服也賢士進焉能士官焉好利之民服焉三者具而天下盡無有是其外矣具謂具為用也故百里之地足以竭勢也竭盡也有等位爵服官職事業足以盡天下之勢盡如此致忠信著仁義足以竭人矣致極也著明也言極忠信明仁義足以盡天下之人謂皆來歸也兩者合而天下取諸侯後同者先危兩者合謂能盡勢盡人也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一人之謂也其道足以齊一人故四方歸之矣羿蠭門者善服射者也王良造父者善服馭者也聰明君子者善服人者也人服而勢從之人不服而勢去之故王者已於服人矣王者之功盡此也故人主欲得善射射遠中微則莫若羿蠭門矣射及遠中細微之物欲得善馭及速致遠則莫若王良造父矣

王世貞曰此勞佚[illegible]
人能知人則皆垂拱而責其成何以[illegible]知其實而易者[illegible]

欲調一天下制秦楚則莫若聰明君子矣其用知甚簡其為事不勞而功名致大甚易處而綦可樂也故明君以為寶而愚者以為難明君以任賢為寶愚者以任賢為難也夫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名為聖王兼制人人莫得而制也是人情之所同欲也而王者兼而有是者也重色而衣之重味而食之重財而制之重多也直用反合天下而君之飲食甚厚聲樂甚大臺榭甚高園囿甚廣臣使諸侯一天下是又人情之所同欲也而天子之禮制如是者也禮之與制如此其盛言盡人情之所欲也制度以陳政令以挾官人失要則死公侯失禮則幽要政令之要約也禮記曰各揚其職百官廢職服大刑幽囚也春秋傳曰晉侯執衛侯歸之於京師寘諸深室也四方之國有侈離之德則必滅侈奢侈離乖離皆謂不二法度名聲若日月功績如

中特行司戊因第太子孫謂引利曰秦有食物之心非盡天下之地牢寵內之王也

錢穀曰此謂誠能不可不求

天下之人應之如影嚮是又人情之所同欲也而王者兼
而有是者也故人之情口好味而臭味莫美焉耳好聲而聲樂
莫大焉目好色而文章致繁婦女莫衆焉形體好佚而安重閒
靜莫愉焉（閒隙也或讀為閑）心好利而穀祿莫厚焉合天下之所同願
兼而有之睪牢天下而制之若制子孫（睪牢未詳睪或作畢言盡牢寵天下也新序作宰牢）
人苟不狂惑戇陋其誰能睹是而不樂也哉欲是之主並肩
而存適是之主不世絕千歲而不合何也曰人主不公人臣不
忠也人主則外賢而偏舉人臣則靜職而妬賢是其所以不合
之故也（外賢疎賢也偏舉偏黨而舉所愛）人主胡不廣焉無恤親疏無偏貴賤
惟誠能之求（廣焉猶泰然誠能實能也）若是則人臣輕職業讓賢而安隨其

馬理曰此謂哀……故可哀甚于衢塗也

倫以訓曰如此……

後如是則禹舜還至王業還起（還復也）功一天下名配禹舜物由
有可樂如是其美者乎嗚呼君人者亦可以察若言矣楊朱哭
衢塗曰此夫過舉蹞步而覺跌千里者夫哀哭之亦榮辱安危
存亡之衢也此其為可哀甚於衢塗（衢塗歧路）嗚乎哀哉君人者千
歲而不覺也無國而不有治法無國而不有亂法無國而不有
賢士無國而不有罷士無國而不有愿民無國而不有悍民無
國而不有美俗無國而不有惡俗兩者並行而國在上偏而國
安在下偏而國危（上偏行上事也謂治法多亂法少賢士多罷士少愿民多悍民少之類下偏反是也）上
一而王下一而王（一謂令行之也）故其治法其佐賢其民愿其俗美而
四者齊夫是之謂上一如是則不戰而勝不攻而得甲兵不勞

呂㴶曰不以者言不以加於孤獨鰥寡也四者人所輕賤欲聖王猶重之孝經曰不敢侮于鰥寡而況于士民

康涌曰礼法樞要礼法大分

而天下服故湯以亳武王以鄗皆百里之地也天下為一諸侯
為臣通達之屬莫不從服無他故焉四者齊也桀紂即序於有
天下之勢索為匹夫不可得也（即序於有天下之勢謂就王者之次序為天子）是無他
故焉四者並亡也故百王之法不同若是所歸者一也上莫不致
愛其下而制之以禮上之於下如保赤子政令制度所以接下
之人百姓者有不理者如毫末則雖孤獨鰥寡必不以焉故下
之親上歡如父母可殺而不可使不順君臣上下貴賤長幼至
於庶人莫不以是為隆正（是謂親上也皆以親上為隆正）然後皆內自省以謹
於分（愛敬其上故不敢以下也）是百王之所以同也而禮法之樞要也（是百王之所同用民之道而得民也）
然後農分田而耕賈分貨而販百工分事而勸士

姜寶曰此已上總見治天下者不可無法也

注之家曰人徒謂從役之徒役皆械用器用也皆有等差得其宜也挾以為挾

顧炳臣曰此又言賢相之不可不得能任賢相則无為而治

大夫分職而聽建國諸侯之君分土而守三公總方而議則天
子共已而正矣若出若入天下莫不平均莫不治辨是百王之
所同而禮法之大分也（亦謂致愛其下故皆勸勉餘並已辨上也）若夫貫日而治平
權物而稱用（貫日積日也使條理平正權制物宜使稱於用也）使衣服有制宮室有度
人徒有數喪祭械用皆有等宜以是用挾於萬物尺寸尋丈莫
得不循乎制度數量然後行則是官人使吏之事也不足數於
大君子之前（官人列官人之官使吏所使役之吏閱數也大君子即人君也矣）故君人者立隆
政本朝而當所使要百事者誠仁人也（主百事之要約紘紀者謂相也）則身佚
而國治功大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立隆正本朝而不當
所使要百者非仁人也則身勞而國亂功廢而名辱社稷必危

許□□□□又至成□□伊尹又王用呂尚武王用召公成王用□公以安之見得賢相而王業成矣。

霍韜曰上言得相所以乘制治總朝政者此言用賢又是分理庶務者

呂論曰有謂各當其事不以誠也

馬理曰治国之微在分定百官守分而無越思當事而不僭越百姓安于制度而不敢踰分此便是治国之景象

是人君者之樞機者也（樞機在得賢相人君當為君人）故能當一人而天下取矣當一人而社稷危不能當一人而能當千人百人者說無之有也（倫說之有無此事能當謂能用人之當）既能當一人則身有何勞而為垂衣裳而天下定故湯用伊尹文王用呂尚武王用召公成王用公旦卑者五霸齊桓公閨門之內懸樂奢泰游抗之脩（懸樂奢泰也抗與沈同）於天下不見謂脩（天下不謂之脩飭也）然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為五霸長是亦無故焉知一政於管仲也是君人者之要守也（要守在任賢也）知者易為之興力而功名綦大（智者知任賢之君）舍是而孰足為也（舍是任賢之事何足為也之言其餘皆不足為也）故古之有大功名者必道是者也（道行也必行其任賢之事）喪其國危其身者必反是者也故孔子曰知者之知固以多矣有以守少能無察乎愚者之知固以少矣有以守多能無狂乎此之謂也（守多謂自任主百事者也事傾則任亂也）治國者分已定則主相臣下百吏各謹其所聞不務聽其所不聞（各謹其所聞行而無越也）各謹其所見不務視其所不見所聞所見誠以齊矣則雖幽閒隱辟百姓莫敢不敬分安制以化其上是治国之徵也（幽閒為閒隱辟讀為僻安制謂安於国之制度不敢踰分徵驗也治国之徵驗在分定也）主道治近不治遠治明不治幽治一不治二主能治近則遠者治主能治明則幽者化主能當一則百事正夫兼聽天下日有餘而治不足者如此也是治之極也既能治近又務治遠既能治明又務見幽既能當一又務正百是過者也過猶不及也辟之是猶立直木而求其

顧憲臣曰此見人主之道當如此方伐格言

張之象曰任一相而委之是好要不委人而自治百事是好詳孟子云堯以不得舜為己憂舜以不得禹皋陶為己憂人君當職其要而已

康海曰周礼大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

高似孫曰此俱是王者之法故天道之大者之法于王者之人則主是也乱世以下是亡国之法議論起伏多光焰者莫若此語熟讀特記方盡其妙

影之枉也不能治近又務治遠不能察明又務見幽不能當一又務正百是悖者也（悖惑也）辟之是猶立枉木而求其影之直也故明主好要而闇主好詳（任一相而委之是好要不主好詳）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力不及故荒也）相者論一相陳一法明一指以兼覆之兼炤之以觀其盛者也（論選擇也指歸也一法一指皆謂綱紀也盛讀為成觀其成也）相者論列百官之長要百事之聽（列置於列位也聽治也）以飾朝廷臣下百吏之分（飾使各當分）度其功勞論其慶賞歲終奉其成功以效於君當則可不當則廢（當為成功效致也周礼太宰歲終則令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王廢置）故君人勞於索之而休於使之用国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彊得百姓之譽者榮三得者具而天下歸之三得者亡而天下去之天下歸之之謂王天下去之之謂亡湯武者循其道行其義興天下同利除天下同害天下歸之故厚德音以先之明禮義以道之致忠信以愛之賞賢使能以次之爵服賞慶以申重之時其事輕其任以調齊之潢然兼覆之養長之如保赤子生民則致寬使民則綦理辯政令制度所以接天下之人百姓有非理者如毫末則雖孤獨鰥寡必不加焉是故百姓貴之如帝親之如父母為之出死斷亡而不愉者無他故焉（不愉不偷字剝耳）道德誠明利澤誠厚也亂世不然汙漫突盜以先之權謀傾覆以示之俳優侏儒婦女之請謁以悖之（倡優侏儒短人可戲弄者悖也）使愚詔知使不肖臨賢生民則致貧隘使民則

黃龍翔曰和悦可愛來在此二段

高以孫曰尚上也使小人在上位而作威也

康海曰此以下言操術之不可

姜寶曰此以下言通士公士直士慤士小人之所以異

致労若是故百姓賤之如恇惡之如鬼（玩上面無恇字）日欲司間而相與投籍之去逐之（司間伺其間隙 投擲也 藉踐也）卒有寇難之事又望百姓之為已死不可得也說無以取之焉（說倫之中無以此事為得也）孔子曰審吾所以適人適人之所以來我也此之謂也（適人往與人也 斯慎其與人之道為其復來報我也）傷國者何也曰以小人尚民而威以非所取於民而巧（若兵甲作）賤之類也是傷國之大灾也大國之主也而好見小利是傷國其於聲色臺榭園囿也（誠則以類自至 謂天誠能化萬物 聖人誠能化萬民 父子誠則親 君上誠則然 則尊之也）操之則得之舍之則失之操而得之則輕輕則獨行獨行而不舍則濟矣濟而財盡長遷而不反其初則化矣（既濟則材性日盡長遷不反其初 謂中道不廢也）君子位尊而志恭心小而道大所聽視者近而所聞見者遠是何邪則操術然也（謂以近知遠以今知古 所操之術有如此也）故千人萬人之情一人之情是也（人情不相遠）天地始者今日是也百王之道後王是也（后王當今之王 言后王之道與百王不殊 行堯舜則亦是堯舜）君子審後王之道而倫於百王之前若端拜而議（端玄端朝服也 端拜猶言端拱也）推禮義之統分是非之分總天下之要治海內之衆若使一人故操彌大（約少也 謂得其宗主也）五寸之矩盡天下之方（矩正方之器）故君子不下堂而海內之情舉積此者則操術然也（舉皆也）有通士者有公士者有直士者有慤士者有小人者上則尊君下則愛民物至而應事起而辯若是則可謂通士矣（物有至則能應之 事有疑則能辯之 通者不滯之謂也）不下比以闇上不上同以疾下（闇上掩上之明也 疾與嫉同）分爭於中不以

以不私其有任直道而竭其情也

黃道開曰六生君子所慎

黃道林曰權所以平輕重 孰也猶成熟也

鍾岊臣曰姦人盜富貴之名干富貴之世

顧起元曰薄薄謂磽薄廣大之地 言足則足也 廣大之地側足無

私害之若是則可謂公士矣（謂於事之中有分爭者不以私害之則可謂公正之士也）身之所長上雖不知不以悖君（不怨君而逆悖也）身之所短上雖不知不以取賞（謂受祿不誣）長短不飾以情自竭若是則可謂直士矣庸言必信之庸行必謹之畏法流俗而不敢以其所獨甚（法效也 畏法流移之俗 又不敢以其所獨為是而非過人 謂不敢欲為君子也）若是則可謂慤士矣言無常信行無常貞唯利所在無所不傾若是則可謂小人矣公生明偏生闇端慤生通詐偽生塞誠信生神夸誕生惑此六生者君子慎之而禹桀所以分也欲惡取舍之權（權下事也）見其可欲也則必前後慮其可惡也者見其可利也則必前後慮其可害也者而兼權之孰計之然後定其欲惡取舍如是則常不失陷矣凡人之患偏傷之也（偏謂見其一隅）見其可欲也則不慮其可惡也者見其可利也則不顧其可害也者是以動則必陷為則必辱是偏傷之患也人之所惡者吾亦惡之夫富貴者則類傲之夫貧賤者則求柔之是非仁人之情也姦人將以盜名於世者也險莫大焉故曰盜名不如盜貨田仲史鰌不如盜也（田仲齊人處于於陵不食兄祿辭富貴為人灌園 孫曰於陵仲子 史鰌衛大夫子魚質直也）

榮辱篇

憍泄者人之殃也恭儉者偋五兵也（偋當為屏 屏却也）雖有戈矛之刺不如恭儉之利也（言恭儉者屏去戈兵大故）故與人善言煖於布帛傷人之言深於矛戟故薄薄之地不得履之非地不安也危足無所履者凡在言也

而何者皆由以言之也詩曰和易出言

趙以曰句句約若銘於手

李于鱗曰剸者專同專行謂不度是非好惡專如口公者

何孟春曰此言鬭人為害忘其身忘其親而忘其君

謂磽确廣大之貌危足側足也凡皆也所以廣大之地側足無所容者皆伸言害之也巨塗則讓小塗則
殆。雖欲不謹若云不使也殆近快快而亡者怒也肆其快意而亡由於怒忿也
察察而殘者忮也至明察而見傷殘者由於有忮害之心也豢之而俞瘠者交也交所
以非其道則必患雖豢食弱泰而更瘠故上篇云勞勸而容貌不枯好交也辯而不說者爭也不說不為人所
說也術況直立而不見知者勝也直立謂己直人曲勝謂好勝人也廉而不見貴者
劌也劌傷也刻己太過不得中道故不見貴也勇而不見憚者貪也貪利則委曲求人故雖勇而不
見憚也信而不見敬者好剸行也此小人之務君子之所不為也鬬
者忘其身者也忘其親者也忘其君者也行其少頃之怒而喪
終身之軀然且為之是忘其身也室家立殘親戚不免乎刑戮
然且為之是忘其君也憂忘其身遭憂患刑戮而不能保其身是憂忘其身也內忘

其親上忘其君是刑法之所不赦也聖王之所不畜也乳彘觸
此之謂也請問為人君曰以禮分施均偏而不偏請問為人臣
曰以禮待君忠順而不懈請問為人父曰寬厚而有礼請為人
子曰敬愛而致文請問為人兄曰慈愛而見友請問為人弟曰
敬詘而不悖請問為人夫曰致功而不流致臨而有辯請問為
人妻曰夫有禮則柔從聽侍夫無禮則恐懼而自竦也此道也
偏立而亂俱立而治足以稽矣請問兼能之柰何曰審之禮也
古者先王審禮以方皇周浹於天下動無不當也故君子恭而
不難敬而不鞏貧窮而不約富貴而不驕並遇變應而不窮審
之禮也故君子之於禮敬而安之其於事也徑而不失其於人

申時行曰君子一審礼而恭善交其審己待人事上使下無一不當審礼之明故天德章之如此

張之象曰此言人君之貴上愛人親人不能愛人不能裁則民不我用而奉致死敗亡甚矣愛之不可以已也

也寡怨寬裕而無阿其為身也謹脩飭而不危其應變也齊給
便捷而不惑於天地萬物也務說其所以然而致善用其成其
百官之事伎藝之人也不與之爭能而致善用其功其待上也
順而不懈其使下也均平而不偏其交遊也緣類而有義其居
鄉里也容不容而不亂是故窮則必有名達則必有功仁厚兼
覆天下而不閔明達用天地理万物變而不疑血氣和平志意
廣大行義塞於天地之間仁知之極也夫是之謂聖人審禮也
請問為国曰聞脩身未聞脩國也君者儀也儀正而景正君者
槃也槃員而水圓君者盂也盂方而水方君射則臣決楚莊王
好細腰故朝有餓人故曰聞脩身未聞脩国也君者人之源也

源清則流清源濁則流濁故有社稷者也而不能愛人不能利
人而求之親愛己不可得也人不親不愛而求其為己用為己
死不可得也人不為己用不為己死而求兵之勁城之固不可
得也兵不勁城不固而求敵之不至不可得也敵至而求無危
削滅亡不可得也危削滅亡之情舉積此矣而求安樂是閑難
往生者也往生者不胥時而落故人主欲彊固安樂則莫若反
之民欲附下一民則莫若反之政欲脩政美国則莫若求其人
彼或蓄積而得之者不以世絕彼其人者生乎今之世而志乎
古之道以天下之王公莫好之也然而于時獨好之以天下之
民莫欲之也然而于是獨為之好之者貧為之者窮然而于是

倫以訓曰愛人好士二者不可缺一

荀子曰此以下皆言君道

獨猶將為之也不為少頃輟焉曉然獨明於先王之所以得之所以失之知國之安危臧否若別白黑是其人者也大用之則為天下一諸侯為臣小用之則威行鄰敵縱不能用使無去其疆域則國終身無故故君人者愛人而安好士而榮兩者無一焉而亡詩曰介人維藩大師維垣此之謂也道者何也曰君道也曰能群也群者何也曰善生養人者也善班治人者也善顯設人者也善藩飾人者也善生養人者人親之善班治人者人安之善顯設人者人樂之善藩飾人者人榮之四統者俱而天下歸之夫是之謂能群不能生養人者人不親也不能班治人者人不安也不能顯設人者人不樂也不能藩飾人者人不榮

也時行曰四統俱而天下歸之四統亡而天下去之[illegible]所以班治[illegible]以顯設所以藩飾所以養生之實

也四統者亡而天下去之夫是之謂匹夫故曰道存則國存道亡則國亡省工賈衆農夫禁盜賊除姦邪是所以養生之也天子三公諸侯一相大夫擅官士保職莫不法度而公是所以班治之也論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皆使其人載其事而各得其所宜上賢使之為三公次賢使之為諸侯下賢使之為士大夫是所以顯設之也脩冠弁衣裳黼黻文章雕琢刻鏤皆有等差是所以藩飾之也故由天子至於庶人也莫不騁其能得其志安樂其事是所同也衣煖而食充居安而遊樂事時制明而用足是又所同也若夫重色而成文章重味而珍備是衍也聖王則衍以明辨異上以飾賢良而明貴賤下以飾長幼而明親疎

上在王公之朝下在百姓之家天下曉然皆知其非以為異也將以明分達治而保萬世也故天子諸侯無靡費之用大夫士無流淫之行百吏官人無怠慢之事衆庶百姓無姦怪之俗無盜賊之罪其能以稱義徧矣故曰治則衍及百姓亂則不足及王公此之謂也至道大形隆禮至法則國有常尚賢使能則民知方纂論公察則民不疑賞克罰偷則民不怠兼聽齊明則天下歸之然後明分職序事業材技官能莫不治理則公道達而門塞矣公義明而私事息矣如是則德厚者進而佞說止貪利者退而廉節者起書曰先時者殺無赦不逮時者殺無赦人習其事而固人之百事如耳目鼻口之不可以相借官也職分而民

不探次定而序不亂兼聽齊明而百事不留如是則臣下百吏至于庶人莫不脩己而後敢安正誠能而後敢受職百姓易俗小人變心姦怪之屬莫不反愨夫是之謂正教之極故天子不視而見不聽而聰不慮而知不動而功塊然獨坐而天下從之如一體如四胑之從心夫是之謂大形詩曰溫溫恭人維德之基此之謂也為人主者莫不欲彊而惡弱欲安而惡危欲榮而惡辱是禹桀之所同也要此三欲辟此三惡果何道而便曰在慎取相道莫徑是矣故知而不仁不可仁而不知不可既知且仁是人主之寶也而王霸之佐也不急得不知得而不用不仁無其人而幸有其功愚莫大焉今人主有六患使賢者為之

則與不肖者規之使知者慮之則與愚者論之使脩士行之則與汙邪之人疑之雖欲成立得乎哉譬之是猶立直木而恐其影之枉也惑莫大焉語曰好女之色惡者之孽也公正之士衆人之痤也脩乎道之人汙邪之人也今使汙邪之人論其怨賊而求其無偏得乎哉譬之是猶立枉木而求其影之直也亂莫大焉故古之人為之不然其取人有道其用人有法取人之道參之以禮用人之法禁之以等行義動靜度之以禮知慮取舍稽之以成日月積久校之以功故卑不得以臨尊輕不得以縣重愚不得以謀知是以萬舉不過也故校之以禮而觀其能安敬也與之舉措遷移而觀其能應變也與之安燕而觀其能無

陷也接之以聲色權利忿怒患險而觀其能無離守也彼誠有之與誠無之者若白黑然可詘邪哉故伯樂不可欺以馬而君子不可欺以人此明主之道也人主欲得善射射遠中微者縣貴爵重賞以招致之內不可以阿子弟外不可以隱遠人能中是者取之是豈不必得之之道也哉雖聖人不能易也欲得善馭及速致遠者一日而千里縣貴爵重賞以招致之內不可以阿子弟外不可以隱遠人能致是者取之是豈不必得之之道哉雖聖人不能易也欲治國馭民調一上下將內以城固外以距難治則制人人不能制也亂則危辱滅亡可立而待也然而求卿相輔佐則獨不若是其公也案唯便嬖親比己者之用也豈不過甚

矣哉故有社稷者莫不欲彊俄則弱矣莫不欲安俄則危矣莫不欲存俄則亡矣古有萬國今有數十焉是無他故莫不失之是也故國主有私人以金石珠玉無私人以官職事業是何也曰本不利於所私也彼不能而主使之則是主闇也臣不能而誣能則是臣詐也主闇於上臣詐於下滅亡無日俱害之道也夫文王非無貴戚也非無子弟也非無便辟也倜然乃舉太公於州人而用之豈私之也哉以為親邪則周姬姓也而彼姜姓也以為故邪則未嘗相識也以為好麗邪則夫人行年八十有二齳然而齒墮矣然而用之者文王欲立貴道欲白貴名以惠天下而不可以獨也非是子莫足以舉之故舉是子而用之於是乎

貴道果立貴名果明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周之子孫苟不狂惑者莫不為天下之顯諸侯如是者能愛人也故舉天下之大道立天下之大功然後隱其所愛其下猶足以為天下之顯諸侯故曰唯明主為能愛其所愛闇主則必危其所愛此之謂也牆之外目不見也里之前耳不聞也而人主之守司遠者天下近者境內不可不略知也天下之變境內之事有弛易齵差者矣而人主無由知之則是拘脅蔽塞之端也耳目之明如是其狹也人主之守司如是其廣也其不可以不知也如此其危也然則人主將何以知之曰便嬖左右者人主之所以窺遠收衆之門戶牖嚮也不可不早具也故人主將

有便嬖左右足信者然後可其知惠足使規物其端誠足使定物然後可夫是之謂具人主不能不遊觀安燕之時則不得不有疾病物故之變焉有國者事物之至也如泉原一物不應亂之端也故曰人主不可以獨也卿相輔佐人主之基杖也不可不早具也故人主必將有卿相輔佐足任者然後可其德音足以鎮撫百姓其知慮足以應待萬變然後可夫是之謂國具四鄰諸侯之相與不可以不相接也然而不必相親也故人主必將有足使喻志決疑於遠方者然後可其辯說足以解煩其知慮足以決疑其齊斷足以距難不還秩不反君然而應薄患足以持社稷然後可夫是之謂國具故人主無便嬖左右信者謂之闇無卿相輔佐足任者謂之獨所使於四鄰諸侯者非其人謂之孤孤獨而晻謂之危國雖若存道之人曰亡矣詩曰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此之謂也材人愿拘錄計數纖嗇而無敢遺喪是官人使吏之材也術飭端正尊法敬分而無傾側之心守循業不敢損益可傳世也而不可使侵奪是士大夫官師之材也知隆禮之為尊君也知好士之為美名也知愛人之為安國也知有常法之為一俗也知尚賢使能之為長幼也知務本禁末之為多材也知無與下爭小利之為便於事也知明制度權物用之為不泥也是卿相輔佐之材未及君道能論官此三材者而無失其無失其次是然後人主之道也若是則身佚而國治功太

而名美上可以王下可以霸是人主之要守也主不能論此三材者異紀今爭小察而偏能自古及今未有如此而不亂者也是所謂視乎不可見聽乎不可聞為乎不可成此之謂也

臣道篇

（吳默曰環主象繞其主不使賢臣得用而謀也篡臣者篡奪其君政也）

人臣之論（論人臣之善惡）有態臣者有篡臣者有功臣者有聖臣者（並）內（在下）不使一民外不足使距難百姓不親諸侯不信然而巧敏佞說（音悅）善取寵乎上是態臣者也（以佞媚為容態）上不忠乎君下善取譽乎民不恤公道通朋黨比周以環主圖私為務是篡臣者也

（許國曰民親信士然后立功也）

內足使一民外足使距難民親之士信之上忠乎君下愛百姓而不倦是功臣者也上則能尊君下則能愛民政令教化形下如影（口彡形影則也言施政令教化以制其下如影之隨形動而無不使遠近也）應卒遇變齊給如響（齊疾也給供也應事而至謂之給也變人所遲疑今聖臣應之疾速如響之應聲也〇卒倉忽反）推類接譽以待無方曲成制象是聖臣者也（無方無常也推其比類接其譽言見其本而知其末也待之無方謂不滯於一隅也委曲皆成則法度象言物至而應無非由法不苟而行之也聖無所不通之謂也）

（此明應卒遇變之意）

（陶望齡曰聖臣為上功臣次之篡臣態臣皆其下明主用臣可不慎哉）

故用聖臣者王用功臣者彊用篡臣者危用態臣者亡態臣用則必死篡臣用則必危（此言態臣甚於篡臣者蓋以當時多用佞媚變詐之人深欲戒之故極言之也）功臣用則必榮聖臣用則必尊故齊之蘇秦（蘇秦初相趙後仕燕終死於齊故曰齊之蘇秦）楚之州侯（楚襄王佞臣也史記莊辛諫襄王曰君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載方府之金馳騁雲夢之中不知夫穰侯受令於秦王填澠塞之內而投己於澠塞之外[illegible]）秦之張儀可謂態臣者也韓之張去疾（蓋張良之祖漢書良其先韓人大父開地相昭侯宣惠王）

（[illegible]變能佞媚之臣也）

汪鳴鸞曰以上援古以證聖臣功臣篡臣態臣之異

申時行曰數臣之外又有因於此又人主之所易親信者故又言之以啟人主之不可不去

董謂曰功臣聖臣之外又有忤逆之臣此又人主之所難親信者故又言之以啟人君之不可不用

父平相釐王悼惠王世事韓戰國策韓有張翠納賂於宣太后也趙之奉陽後語蘇秦說趙肅侯肅侯之弟奉陽君為相不悅蘇秦蘇秦乃去之戰國策蘇秦說趙王曰天下之卿相人君莫不高大王之義皆願奉敬陳忠曰久也雖然奉陽君妬大王不得任事是以外客游談之士無敢自盡於前盧藏用云奉陽君名成又案後語奉陽君卒蘇秦乃從燕而來說肅侯命從之事而公子成武靈王時不肯朝服即公子成非奉陽君也猶齊之孟嘗可謂篡臣也。史記曰齊湣王既滅宋益驕欲盡滅孟嘗孟嘗君恐乃如魏魏昭王以為相西合於秦趙與燕共伐破齊後齊襄王立孟嘗中立為諸侯無所屬襄王新立畏孟嘗而與連和是篡臣也晉之咎犯齊之管仲。咎與舅同晉文公之舅狐偃犯之字也楚之孫叔敖可謂功臣矣殷之伊尹周之太公可謂聖臣矣。是人臣之論也。凶吉賢不肖之極也。国之吉凶人君賢不肖極於論臣也必謹志之而慎自為擇取焉足以稽矣。志記也言謹記此四臣之安危而慎自擇取則足以稽考用臣也

從命而利君謂之順從命而不利君謂之諂逆命而利君謂之忠逆命而不利君謂之篡不恤君之榮辱不恤國之臧否偷合苟容以持祿養交而已耳謂之國賊養交謂養其與君交接之不忤犯使怒也或曰養其外交若蘇秦張儀孟嘗君所至為之國相也君有過謀過事將危國家殞社稷之臣也大臣父兄有能進言於君用則可不用則去謂之諫有能進言於君用則可不用則死謂之爭有能比知同力比合也知讀為智率群臣百吏而相與彊君矯君。彊其亮切矯與撟同屈也君雖不安不能不聽遂以解國之大患除國之大害成於尊君安國謂之輔。是事有能抗君之命竊君之重反君之事以安國之危除君之辱功伐足以成國之大利謂之拂。平原君傳抗拒也戰功曰伐左傳捕其伐佛讀為弼弼所以輔正弓弩者也或讀為佛違君之意也謂若信陵君違魏王之命竊其兵符殺晉鄙反君不救趙之事遂破秦而存趙夫輔車相依今趙存則魏安故曰危國之危除君之辱也故諫爭輔拂之人社稷之臣也國君之寶也明君之尊厚也而闇主惑君以為己賊也故明君之所賞闇主之所罰也闇君之所賞明君之所殺也伊尹箕子可謂諫矣比干子胥可謂爭矣平原君之於趙可謂輔矣信陵君之於魏可謂拂矣傳曰從道不從君此之謂也故正義之臣設則朝廷不頗設謂置之於位頗邪也諫爭輔拂之人信則君過不遠信謂見信於君或曰信讀為伸謂行道也爪牙之士施則仇讎不作。爪牙之士勇力之臣也施謂展其材也邊境之臣處則彊垂不喪故明主好同而闇主好獨。獨謂士任其智明主尚賢使能而饗其盛盛謂大業言饗其臣之功業也闇主妬賢畏能而滅其功。滅惡沒也罰其忠賞其賊夫是之謂至闇桀紂所滅也事聖君者有聽從無諫爭聖君無失事中君者有諫爭無諂諛事暴君者有補削無撟拂。其闇削謂補……迫脅於暴國而無所避之則崇其美揚其善違其惡隱其敗言其所長不稱其所短以為成俗謂危行言遜以避害也以為成俗言如此而不变若舊俗然也詩曰國有大命不可以告人妨其躬身此之謂也。逸詩恭敬而遜聽從而敏不敢有私決擇也。敏而成命而速行不敢更私自決斷選擇也不敢有私取與也以順上為志是事聖君之義也但崇命而已忠信而不諛諫爭而不諂矯然剛折端志而無傾側之心。矯彊貌中庸曰和而不流強哉矯剛直面折端志不私曲也是案曰是非案曰非是事中君之義也調而不流柔而不屈寬容而不亂。但調和而不至流面雖柔從而不屈雖寬容而不與為亂也曉然以至道

……以……曰諫爭如伊尹諫太甲比干諫紂

趙孟曰諫爭輔拂之臣有益于人國知此而用與不用在人君之明與不明耳

張位曰中君可上可下亦恒公是也諂諛則遂臣闇君也

倫以訓曰補謂彌縫其闕削謂去除其惡言不彼顛瀆也撟謂屈其性也拂違也撟拂則身害使君有殺賢之名故不為也撟是矯切

行言遜以避害危也以為成俗言如此而不変若舊俗然也

馬理曰但調和而不至流面雖……

而從□不苟曲從而不與為以也事此等君履虎尾矣

而無不調和也。曉然明諭之貌至道無為不爭之道以至道事暴君不能加怒無不調和言皆不違拂也而能化易時關內之是事暴君之義也。關當為開傳寫誤也內與納同言既以中和事之則能化易其暴戾之性時以善道開納之也又日以道開通於君子之心也若馭樸馬。樸馬未調習之馬不可遽驚必須縱緩之事暴君之人亦若此而已若養赤子。赤子嬰兒也未有所知必在順適其性不驚恐也若食餧人。使饑渴於至道如餧人之欲食或曰餧人并與之食則必死令以善道節量與之不使狂惑也莊子曰人惑則死之也故因其懼也而改其過。懼則思德故因其改過也因其憂也而辯其故因其喜也而入其道。所喜之時多所聽納故因以道納之曲德所謂焉。雖憂懼喜怒之殊委曲皆得所謂則化易君性也書曰從命而不拂微諫而不倦為上則明為下則遜。此之謂也。書伊訓也事人而不順者不疾者也疾而不順者不敬者也敬而不順者不忠者也忠而不順者無功者也有功而不順者無德者也故德之為道也傷疾墮功滅苦故君子不為也。傷疾墮功滅苦未詳或恐錯誤耳為或為遠也有大忠者有次忠者有下忠者有國賊者。以德復君而化之大忠也。復報也以德行之事報復於君使自化於善周禮宰夫掌諸臣之復萬夫之逆也以德調君而補之次忠也。謂管救其惡也是以諫非而怒之下忠也。使君有害賢之名故為下忠不恤君之榮辱不恤國之臧否偷合苟容以之持祿養交而已耳國賊也若周公之於成王也可謂大忠矣若管仲之於桓公可謂次忠矣若子胥之於夫差可謂下忠矣若曹觸龍之於紂者可謂賊矣。說苑曰桀貴為天子富有天下其左師觸龍有諂諛不正此云紂未知孰是仁者必敬人凡人非賢則案不肖也人賢而不敬則是禽獸也。禽獸不知敬賢人不肖而不敬則是狎虎也。狎輕侮也言必見害禽獸則亂狎

渴如至道如餧人之欲食或曰餧人并與之食則必死令以善道節量與之不使狂惑也莊子曰人惑則死

頤門曰樸馬未調習之馬不可遽驚至必須縱緩之事暴君之人故重明之赤子嬰兒也未有所知必在順適其性不驚懼也

康海曰義報也以德行義事報自於君使自化於善周禮宰夫掌諸臣之復萬夫之逆也

虎則危災及其身矣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此之謂也故仁者必敬人敬人有道賢者則貴而敬之不肖者則畏而敬之賢者則親而敬之不肖者則疏而敬之其敬一也其情二也若夫忠信端愨而不傷害則無接而不然是仁人之質也。其敬雖異至於忠信端愨不傷害則凡所接物皆然言嘉善而矜不能不以人之不肖逆詐待之而欲傷害之也質禮也忠信以為質端愨以為統禮義以為文。用為文飾倫類以為理。倫人倫類物之種類言推近以知遠以此為條理也喘而言臑而動而一可以為法則。臑與蝡同微言也臑微動也一皆也言一動一息之間皆可以為法則也臑人元反詩曰不僭不賊鮮不為則此之謂也。詩大雅抑之篇言不僭差賊害則少不為人法則矣恭敬禮也調和樂也。調和不爭競也謹慎利也鬬怒害也。故君子安禮樂利謹慎而無鬬怒是百舉不過也小人反是通忠之順權險之平。權因危險之事使至於平也或曰權變也既不可扶持則變其危險使平禍亂之從聲。君雖禍亂應聲而從之也三者非明主莫之能知也。闇君不知所明殺害忠賢而身死國亡也爭然後善戾然後功出死無私致忠而公夫是之謂通忠之順信陵君似之矣。諫爭君然後能善遂戾君然後立功出身死戰不為私事而歸於至忠至公奪然後義殺然後仁上下易位然後貞。奪者不義之名殺者不仁之稱上下易位則非貞也而湯武惡桀之亂天下而奪之是義也不忍蒼生之塗炭而殺之是仁也雖上下易位而使能愚當分歸於正道是貞也功參天地澤被生民夫是之謂權險之平湯武是也過而同情和而無經不恤是非不論曲直偷合苟容迷亂狂生。迷亂其君使生狂也夫是之謂禍亂之從聲飛廉惡來是也傳曰斬而齊枉而順不同而

霍韜曰統綱紀也言已端愨而待物也

馬建曰忠有所塞蹇故通之然而終歸之于順也

商以孫曰信陵君諫魏王請救趙不從遂矯君命破秦而救國以安故似之也

倫以訓曰經常也旦和順上意而無常守蓋道說曰此言

…追知信…者也所以斬之取其齊也以枉曲之取其直也所以不同取其異也

錢穀曰君子聞流言流說則明辨譽謂…事不為隱蔽如此則姦人不敢其謀也

申時行曰引此詩以明自近及遠

高似孫曰文字…議論布…

…國曰本作由…本務也君子者道…

壹。物雖似乖戾，然終歸於理者也。詩曰：受小球大球，為下國綴旒。此之謂也。商頌長發之篇。球，玉也。鄭玄云：綴猶結也，旒，旌旗之垂者。言湯既為天所命，則受小球，謂尺二寸圭；受大球，謂珽也，長三尺，執圭搢珽以與諸侯會同，結定其心，如旌旗之旒，縿著焉。引此以明湯武取天下權險之平，為救下國者也。

致仕篇

衡聽、顯幽、重明、退姦、進良之術。衡，平也。謂不偏聽也。顯幽，謂使幽人明顯不蔽也。重明，謂既明又使明也。書曰德明惟明。能顯幽則重明矣，能退姦則良進矣。朋黨比周之譽，君子不聽；殘賊加累之譖，君子不用；隱忌雍蔽之人，君子不近；貨財禽犢之請，君子不許。凡流言、流說、流事、流謀、流譽、流愬，不官而衡至者，君子慎之。流者，無根源之謂。聞聽而明譽之，定其當而當，然後士其刑賞而還與之。士當為事，行也。言定其當否，既當之後，乃行其刑賞還與之也。如是則姦言、姦說、姦事、姦謀、姦譽、姦愬莫之試也；忠言、忠說、忠事、忠謀、忠譽、忠愬莫不明通，方起以尚盡矣。夫是之謂衡聽、顯幽、重明、退姦、進良之術。川淵深而魚鼈歸之，山林茂而禽獸歸之，刑政平而百姓歸之，禮義備而君子歸之。故禮及身而行脩，義及國而政明，能以禮挾而貴名白，天下願，令行禁止，王者之事畢矣。挾讀為浹，以禮浹洽者。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此之謂也。川淵者，魚龍之居也；山林者，鳥獸之居也；國家者，士民之居也。川淵枯則魚龍去之，山林險則鳥獸去之，國家失政則士民去之。無土則人不安居，無人則土不守，無道法則人不至，無君子則道不舉。故土之與人也，道之與法也者，國家之本作也；君子也者，道法之總要也，不可少頃曠也。

失之則亡

俞…曰得衆則可以動天言人之所欲天必從之矣…美意延年也…誠信則如神物…夫其精魂循…精也…詐偽心勞故…其精魂此四者皆言善惡之應也

姜寶曰…此喻君中人主用明之要

…道開口度其德以叙上下之…考其能以授…任之官…樂伯典禮之比

姜寶曰此…議最宜…

…日中上道法之要…收…道…有…斤之力張之…曰名言…理…曰此倫師

得之則治，失之則亂；得之則安，失之則危；得之則存，失之則亡。故有良法而亂者有之矣，有君子而亂者，自古及今，未嘗聞也。傳曰：治生乎君子，亂生乎小人。此之謂也。得眾動天，美意延年，誠信如神，夸誕逐魂。人主之患，不在乎不言用賢，而在乎誠必用賢。夫言用賢者，口也；卻賢者，行也。無誠行則貪不至也。口行相反，而欲賢者之至、不肖者之退也，不亦難乎！夫耀蟬者，務在明其火，振其樹而已。火不明，雖振其樹，無益也。南方人照蟬取而食之，禮記有蜩范是也。今人主有能明其德，則天下歸之，若蟬之歸明火也。臨事接民而以義，變應寬裕而多容，恭敬以先之，政之始也。多容，廣納也。然後中和察斷以輔之，政之隆也。正之高，高在輔以中和。然後進退誅賞之，政之終也。故一年與之始，三年與之終。夫不教而殺謂之虐，政為之始，寬裕多容，三年政成，然後進退誅賞也。用其終為始，則政令不行，而上下怨疾，亂所以自作也。先賞罰後德化則勸。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即，汝惟曰未有順事。言先教也。程者，物之準也；禮者，節之準也。程以立數，禮以定倫。有程則可以立度量之數，有禮則可以定君臣父子之倫。德以敘位，能以授官。凡節奏欲陵，而生民欲寬；節奏陵而文，生民寬而安。上文下安，功名之極也，不可以加矣。君者，國之隆也；父者，家之隆也。隆猶尊也。隆一而治，二而亂。自古及今，未有二隆爭重而能長久者。師術有四，而博習不與焉。言有四德則可為人師法，不在博習也。尊嚴而憚，可以為師；耆艾而信，可以為師；五十曰艾，六十曰耆。誦說而不陵不犯，可以為師；誦謂誦經，說謂解說，守其誦說，不自陵突解…

傳可為一篇師範 李子材曰師道立則善人多故有四德則師道立可以為人師若記問博習之[illegible]不若參[illegible]而已於聖[illegible]

化行所學知微而論。可以為師。知精微之理而能講論 故師術有四。而博習不與焉。水深則回。回流旋也水深則多旋流也 樹落糞本。謂木葉落糞其根也 弟子通利則思師。思其學於己也 賞不欲僭。刑不欲濫。賞僭則利及小人。刑濫則害及君子。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害善。不若利淫。詩曰無言不讎。無德不報。此之謂也。此言為善則物必報之也

姜宝曰蔽者言不去通明滯于一隅如有遮掩之也

顧充曰荀卿大小與此篇可見迫近也近信而好也言乱人本亦未識以其疾知迷於道故人因其所好而誘之謂及好從則墨氏誘之好力則[illegible]氏誘之

解蔽篇

凡人之患。蔽於一曲。而闇於大理。治則復經。兩疑則惑矣。言治世用礼義則自復經常之正道兩疑謂不知一於正道而疑蔽者為是一本作兩則疑惑矣 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今諸侯異政。百家異說。則必或是或非。或理或亂。亂國之君。亂家之人。此其誠心莫不求正而以自為也。妒繆於道。而人誘其所迨也。私其所積。唯恐聞其惡也。積習 倚其所私。以觀異術。唯恐聞其美也。倚任也或曰偏倚也尤倚觀也言姑於異術 是以與治雖走而是己不輟也。走並馳治謂正道也既私其所習妬繆於道雖與治並馳而自是不輟輟或作離 豈不蔽於一曲而失正求也哉。心不使焉。則白黑在前而目不見。雷鼓在側而耳不聞。況於使者乎。使役也雷鼓大鼓声如雷者白墨在前而目不見雷鼓在側而耳不聞者喻不役心于正道則自无聞見矣況乎役心于異術豈復更聞正道哉 德道之人。有夫德也 亂國之君非之上。亂家之人非之下。豈不哀哉。上下共非故可哀也 數為蔽。數為蔽之端也 欲為蔽。惡為蔽。始為蔽。終為蔽。遠為蔽。近為蔽。深為蔽。淺為蔽。古為蔽。今為蔽。此其所知所好滯於一端故皆為蔽 凡萬物異則莫不相為蔽。此心術之公患也。公共也所好異則相為蔽 昔人君之蔽者。夏桀殷紂是也。桀蔽於妹喜斯觀。而不知關龍逢。以惑其心。而亂其行。妹喜桀妃斯觀未聞韓侍即云斯或當為榭觀夏同姓國喜其君當時為桀佞臣也国語史蘇曰昔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喜女焉韓侍中云有施喜姓同姓也 紂蔽於妲己飛廉。而不知微子啓。以惑其心。而亂其行。妲己紂妃飛廉紂之佞臣惡来之父善走者蔡之相也微子紂之庶兄微国子爵啓其名也 故群臣去忠而事私。百姓怨非而不用。事任也不用不為上用也非或為誹 賢良退處而隱逃。其所

荀子卷七荀子 卅九

李子材曰荀卿見理明心之學

李子材曰此其所知所好之于一端故皆為蔽

申时何曰此下言蔽不解則失解則得

焦竑曰：成湯文武皆不蔽其心者

宋之鶚曰：先王用其不蔽，天下和平，故有鳳凰來儀之福也

以喪九牧之地，而虛宗廟之國也。（九牧，九州之牧。虛讀為墟。）桀死於亭山，（亭山，南巢之山也。）紂縣於赤旆，（史記武王斬紂縣於太白旗，此云赤旆，所傳聞異也。）身不先知，又莫知諫，此蔽塞之禍也。成湯監於夏桀，故正其心而慎治之，是以能長用伊尹而身不失道，此其所以代夏王而受九有也。文王監於殷紂，故正其心而慎治之，是以能長用呂望而身不失道，此其所以代殷王而受九牧也。（九有九牧皆九州也。據有其地則謂之九有，養其民則謂之九牧也。）遠方莫不致其珍，故目視備色，耳聽備聲，口食備味，形居備宮，名受備號，生則天下歌，死則天下哭，夫是之謂至盛。詩曰：鳳凰秋秋，其翼若干，其聲若簫，有鳳有凰，樂帝之心。此不蔽之福也。（詩逸也。爾雅：鶠鳳，其雌凰。秋秋猶蹌蹌，謂舞也。）昔人臣之蔽者，唐鞅、奚齊是也。（唐鞅，宋康王之臣。案戰曰宋康王樂於唐鞅曰不禮奚齊，晉獻公驪姬之子）

九我曰：大臣之蔽，其禍如此

唐鞅蔽於欲權而逐載子，（載讀為戴。不勝使薛居州傅王者，見孟子。或曰戴子，戴驩也。韓子曰：戴驩為宋大宰，夜使人曰：吾聞有數夜乘輜車之李使門者，謹為我司之。使者報曰：不見輜車，見其奉笥而與李史，李史受笥之。戴驩謂齊王曰：大王仁於薛公，大不忍人，據其時伐，是戴驩也。蓋為唐鞅所逐奔齊也。）奚齊蔽於欲國而罪申生，（申生，晉獻公之太子，奚齊之兄，為驪姬所譖，獻公殺之。春秋穀梁傳曰：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之子也，不正其殺太子申生而立之也。）唐鞅戮於宋，奚齊戮於晉。逐賢相而罪孝兄，身為刑戮，然而不知，此蔽塞之禍也。故以貪鄙背叛爭權而不滅亡者，自古及今，未有之也。鮑叔、甯戚、隰朋仁智且不蔽，故能持管仲而名利福祿與周公齊。傳曰：知賢之謂名，輔賢之謂彊，勉之彊之，其福必長。此之謂也。

呂補曰：勉之彊之，言又勉彊于知夫補夫之後，其福長也

此不蔽之福也。昔賓孟之蔽者，亂家是也。（賓孟，周景王之寵臣，立王子朝者。亂家謂亂周之家事，使燕尊之爭位也。）墨子蔽於用而不知文，（欲使上下勤力，股無胈，脛無毛，而不知貴賤等級之文飾也。）宋子蔽於欲而不知得，（宋子以人之情欲寡而不欲多，但任其所欲則自治也。蔽於此說而不知得欲之道也。）慎子蔽於法而不知賢，（慎子本黃老，尚刑名，多明不尚賢、不使去之道，故其說曰：多賢不可以多君，無賢不可以無君。其意但明得其法，雖無賢亦可為治，而不知法待賢而後舉也。）申子蔽於勢而不知知，（申子名不害，河南京縣人，韓昭侯相也。其說但貴得權勢以刑法馭下，而不知權勢待才智然後治，亦與慎子意同。下知音智。）惠子蔽於辭而不知實，（惠子蔽於虛辭而不知實理。虛辭謂若山出口、丁子有毛之類也。）莊子蔽於天而不知人。（天謂無為自然之道。莊子但推治亂於天而不知其在人也。）

袁道猷曰：六子五人者，所蔽之所在各不同，而其所以蔽則一也

崔鴻臣曰：言已上所蔽，皆得道之一偏

故由用謂之道，盡利矣；（由，從也。若由於用，則天下之道無復於仁義，皆盡於求利也。）由俗謂之道，盡嗛也；（俗當為欲。嗛與慊同，快也。言若從人所欲，不以為限節，則天下之道盡於快意也。）由法謂之道，盡數矣；（由法而不由賢，則天下之道盡於術數。）由埶謂之道，盡便矣；（便，宜也。從埶而去智，則不於術立也。）由辭謂之道，盡論矣；（論，辯說也。）由天謂之道，盡因矣。（因任其自然，無復治化也。）此數具者，皆道之一隅也。夫道者，體常而盡變，一隅不足以舉之。曲知之人，觀於道之一隅，而未之能識也。（曲言不通大道也。一隅猶昧，況人道乎。）故以為足而飾之，（謂其知之盡，故其言之成理也。）內以自亂，外以惑內，上以蔽下，下以蔽上，此蔽塞之禍也。孔子仁智且不蔽，故學亂術足以為先王者也。一家得周道，舉而用之，不蔽於成積也。（一家謂應春秋也。周道舉謂刪詩書、定禮樂。成積，舊習也。言其所用不滯於眾人舊習，故去功業如此。）故德與周公齊，名與三王並，此不蔽之福也。聖人知心術之患，見蔽塞之禍，故無欲無惡，無始無終，無近無遠，無博無淺，無古無今，兼陳萬物而中縣衡焉。（不滯於一隅，但當其中而縣衡揣其輕重也。）是故眾異

李于鱗曰：此言道者亂常，是返自天地萬物之文化

何孟春曰：西知一偏大道也，一隅況以大道乎

中特行曰：此下論蔽塞之禍，非為人之教意甚明

臣曰：不滯于一隅，但當其中而一衡滿其輕

[illegible]人心莫不欲得縱恣[illegible]

[illegible]曰疑當一而靜則通于萬物故有形者無不見見則無不論說論說則無不得其宜也

不得相蔽以亂其倫也（倫理）何謂衡曰道（道謂禮義）故心不可不知道心不知道則不可道而可非道人孰欲得恣而守其所不可以禁其所可（人心孰欲得縱恣而肯守其不合意之事以自禁其合意者）以其不可道之心取人則必合於不道人而不知合於道人（各求其類）以其不可道之心與不道人論道人亂之本也（必有嫉夫害善）夫何以知（問何道以知道人也）曰心知道然後可道可道然後能守道以禁非道以其可道之心取人則合於道人而不合於不道之人矣以其可道之心與道人論非道治之要也（心能擇去惡）何患不知故治之要存於知道人何以知道曰心（任心知邪）心何以知曰虛一而靜（主然則可以知道也）心未嘗不臧也然而有所謂虛（臧讀為藏古字通用下意同言心未嘗不包藏言有所謂虛也）心未嘗不滿也然而有所謂一（滿當為兩兩謂同時兼知）心未嘗不動也然而有所謂靜（雖動不使害靜）人生而有知知而有志志也者臧也（在心為藏）然而有所謂虛不以所已臧害所將受謂之虛（見善則遷不滯於積習也）心生而有知知而有異異也者同時兼知之兩也然而有所謂一不以夫一害此一謂之一心臥則夢偷則自行使之則謀（臥寢也自行放縱也使役也言人心有所思寢則必夢偷則必放縱役用必謀慮也）故心未嘗不動也然而有所謂靜不以夢劇亂知謂之靜（夢想象也劇囂煩也言處心有常不蔽於想象囂煩而介而胃以亂其知斯為靜也此皆明不蔽於一端虛受之義也）未得道而求道者謂之虛一而靜作之則將須道者之虛則將事道者之一則盡思道者靜則察（此文未詳或恐脫誤耳或曰此皆論虛一而靜之功也作動也順待也將行也當為須道者虛則將事道者一則盡思道者靜則察其餘事皆行也）知道察知

中時行曰此皆明不蔽于一端虛受之義

倫以訓曰此六者皆由心使也然所以為形之君也

道行體道者（知道察謂思道者靜則察也知道行謂須道則虛則將也休謂不離道也）虛一而靜謂之清明（言無有壅蔽也）萬物莫形而不見莫見而不論莫論而失位（處明一而靜則通於萬物故有形者無不見見則無不能論說論說則無不得其宜）坐於室而見四海處於今而論久遠疏觀萬物而知其情參稽治亂而通其度（疏通也參驗稽考也度制度也）經緯天地而材官萬物制割大理而宇宙裏矣（材當為分官謂不失其裹當為理則或無裁）恢恢廣廣孰知其極睪睪廣廣孰知其德涫涫紛紛孰知其形明參日月大滿八極夫是之謂大人夫惡有蔽矣哉（此皆明虛一而靜則通於神明人莫能測也又安能蔽哉睪讀為皞皞皞廣大貌涫涫沸貌紛紛雜亂貌涫音官又音貫）心者形之君也而神明之主也出令而無所受令（心出令以使百體不為百體所使也）自禁也自使也自奪也自取也自行也自止也故口可劫而使

呂補曰劫道也云言也百體可易劫心不可決所以宜慎擇所好但蔽塞之患也

翁正春曰使形而形不可以使心故心為神明主而為衆形之君故人宜擇所好而毋使衆欲之足以液心可也

許國曰此言農工商賈皆敝于[illegible]

墨云形可劫而使詘申心不可劫而使易意是之則受非之則辭（劫道也云言也百休可易劫心不可劫所以宜慎擇所好恐蔽塞之患也）故曰心容其擇也無禁必自見其物也雜博（容受也言心能容受萬物若其選擇無所禁止則見雜博不精所以貴夫虛一而靜也）其精之至也不貳（其精之至極在一而不貳若雜博則惑矣）詩云采采卷耳不盈頃筐頃筐易滿也卷耳易得也然而不可以貳周行（詩周南卷耳之篇毛公曰采采事采之也卷耳苓耳也頃筐畚屬易盈之器也而思想君子置於周之列位也）故曰心枝則無知傾則不精貳則疑惑以贊稽之萬物可兼知也（枝旁引而樹枝也贊助也稽考也以一端不貳之道助考之則可兼知萬物若博雜則愈不知也）身盡其故則美（故事也盡不貳之事則身美矣）類不可兩也故知者擇一而壹焉（類謂事類皆不可兩故知者精於一道而精一焉故異端不能蔽之也）農精於田而不可以為田師賈精於

曲故不可为師長ミミ

顏內臣曰舜能一於道理委任衆賢而已未嘗躬親以事告人

張之象曰處心之危言能戒懼々々安也養心之微謂養其未萌不使異端乱之也處心之危有形故其榮滿可知養心之微无形故雖榮而未知

虞書有此語而云道經蓋有道之經也孔安国曰危則難安微則難明故戒以精一信執其中引此以明舜之治在于一道不假下隅也

東海曰言此者以喻心不一於道異端所蔽則惑矣此段亦粹

市而不可以為賈師工精於器而不可以為器師有人也不能此三技而可使治三官曰精於道者也精於一道故可以理萬事精於物者也精於物者以物々以物々為物所役若農賈之屬也精於道者兼物々兼物々謂率萬物而無容之也故君子壹於道而以贊稽物壹於道則正以贊稽物則察以正志行察論則萬物官矣在心為志發言謂論官謂各當其任無為差舛也昔者舜之治天下也不以事詔而萬物成處危之其榮側養一之微榮矣而未知一謂心一也危之當為之危々謂不自安戒懼之謂也則謂偏則亦充滿之義微精妙也故道經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今虞書有此謂而云道經蓋有道之經也孔安国曰危則難安微則難明故戒以精一信執其中引此以明舜之治在精於一道不蔽於一隅也危微之幾惟明惟一而後能知之幾萌兆也與機同虞書大禹謨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故人心譬如槃水正錯而勿動則湛濁在下而清明在上湛濁沉泥滓也則足以見鬚眉而察理矣理肌膚之文理微風過之湛濁動乎下清明亂於上則不可以得大形之正也心亦如是矣故導之以理養之以清物莫之傾清冲和之氣也則足以定是非決嫌疑矣小物引之則其正外易其心內傾則不足以決庶理也言此者以喻心不一於道異端所蔽則惑矣故好書者衆矣而倉頡獨傳者一也蒼頡黃帝史官言古亦有好書者不如倉頡一於其道異術不能乱之故独傳好稼者衆矣而后稷獨傳者一也好樂者衆矣而夔獨傳者一也好義者衆矣而舜獨傳者一也倕作弓浮游作矢而羿精於射倕舜之共工世本云夷牟作矢黃帝臣也此云浮游未詳或浮游夷牟之別名或声相近而誤耳言浮游雖作弓矢未必善射如羿之精也弓矢舜已前有之此六倕作弓浮游作矢或者制精之巧也奚仲作車乘杜作乘

許國曰是篇為說曾子曰有人於庭中可以搏鼠鼠則安事與我成歌咏乎言外物誘之思不精故不主於歌咏也

黃道周曰此并議論諸莊周未觀之左足未入而右膝已曠矣

姜宝曰此已下答之辞孟子惡其敗德而出其妻可謂去自遷於修身也

崔允曰既造于精妙之域則寬与理会有未造其極則安於之中尤未至也

趙環曰無欲是无欲斂也圣人不绝欲而有情而不過制者由于精与理会也何必如空石之徒乎

馬而造父精於御自古及今未嘗有兩而能精者也奚仲夏禹時車正黃帝時已有車服故謂之軒轅此云奚仲者亦以制丑世本云相土作乘馬杜与土同乘馬駕車起於相土故曰作乘馬以其作乘馬之法故謂之乘音剩相土契孫也呂氏春秋四乘馬作一駕曾子曰是以庭可以搏鼠惡能與我歌乎空石之中有人焉其名曰觙空石石穴也蓋乃之谷之中名之曰觙々字及事並未詳所出或假設喻耳其為人也善射以好思善射之人處深山空好思即思其射之耳目之欲接則敗其思蚊虻之声聞則挫其精是以闢耳目之欲而遠蚊虻之声閑居靜思則通闢屏除也精々誠也閑居靜思不接外物故去通射之妙也思仁若是可謂微乎言靜思仁如空石之人思射則可謂微乎假設問之辞也孟子惡敗而出妻可謂能自強矣有子惡臥而焠掌可謂能自忍矣未及好也焠灼也惡寢臥而焠其掌若刺股然也未及好也言為未及好思也誤分在下更在一句耳有子焠掌可謂去自忍其身則未及善射好思者也思須之至人則無騰焉用焠掌乎闢耳目之欲可謂能自彊矣未及思也蚊虻之声聞則挫其精可謂危矣未可謂微也闢耳目之欲則可謂能自強矣未及思也十字並衍耳可謂危矣言能自危而戒懼未可謂微也微者精妙之謂也夫微者至人也惟精惟一至人如舜之人至人也何彊何忍何危既造於精妙之域則寬舟理会又何必自強而自忍危也故濁明外景清明內景景光色也濁謂混迹清謂虛白聖人縱其欲兼其情而制焉者理矣夫何彊何忍何危故仁者之行道也無為也聖人之行道也無彊也無為謂任其理之自然而無所造作也无彊謂全无違理強制之萌也仁者之思也恭聖人之思也樂此治心之道也思恭謂乾々夕惕也樂謂性與天道无所不適也凡觀物有疑中心不定則外物不清吾慮不清則未可定然否也冥々而行者見寢石以為伏虎也

李塗曰此言勢亂耳目之主

李子麟曰夏首夏水之首楚詞去過夏首而西浮

何孟春曰痺吟疾也此論極透徹可警世迷

見植林以為後人也冥冥蔽其明也（冥冥夜也）醉者越百步之溝
以為蹞步之澮也（蹞與跬同半步也澮小溝也）俯而出城門以為小之閨也酒亂
其神也（閨小門也）厭目而視者視一以為兩掩耳而聽者聽漠漠而以
為哅哅勢亂其官也（厭指按也一涉反漠無声也哅哅喧声也許容反官司主也言勢亂耳目之所主守）
故從山上望牛者若羊而求羊者不下牽也遠蔽其大也從
山上望木者十仞之木若箸而求箸者不上折也高蔽其長也
水動而影搖人不以定美惡水勢玄也（玄幽深也或讀為眩）瞽者仰視而
不見星人不以定有無用精惑也（精目之明也）有人焉以此時定物
則世之愚者也彼愚者之定物以疑決疑決必不當夫苟不當
安無過乎（以疑決疑慎墨之屬）夏首之南有人焉曰涓蜀梁（夏首夏水之首楚詞）

云過夏首而西浮不見 其為人也愚以善畏（善猶喜也好有所畏也）明
月而宵行俯見其影以為伏鬼也仰視其髮以為立魅也背而
走比至其家失氣而死豈不哀哉（背棄去也失氣謂因懼其氣絕也）凡人之有鬼
也必以其感忽之間疑玄之時正之（感驚動也感忽猶恍惚也玄亦謂深眇難測也以此時）
定其有鬼也 此人之所以無有而有無之時也而已以正事故傷於
溼而擊鼓鼓痺則必有敝鼓喪豚之費而未有俞疾之福也（以正事謂人以此定事也痺吟疾也傷於溼則患痺反擊鼓烹豚以禱神何益於愈疾乎若以此定事則與俗不殊也俞讀為愈）
故雖不在夏首之南則無以異矣（慎墨之蔽亦此是也）凡以知人之性也可
以知物之理也以可知人之性求可知物之理而無所疑止之
則沒世窮年不能徧也其所以貫理焉雖億萬已不足以浹萬

許國曰人所當止于聖人之道及王道不學異術也聖王之道是為至足

湯賓尹曰多能而為非則知非術務是勤知言行者能非為足也

朱之蕃曰不合王制猶有能分是非治曲直乎此又不能也乃反言之辭

林希逸曰析謂析言亂制破名改作者也

物之變而與愚者若一學老身長子而與愚者若一猶不（貫習也浹周也）
知錯夫是之謂妄人（錯置也謂廢捨也身已老子已長大猶不知廢捨無益之事夫是之謂妄人也）
故學也者固學止之也惡乎止之曰止諸至足曷謂至足曰聖
也（或曰聖下更當有王字誤脫耳）聖也者盡倫者也王也者盡制者也（倫物理也制法度也）
兩盡者足以為天下極矣（至足也所以為）故學者以聖為師案以聖
王之制為法法其法以求其統類以務象效其人（統類法之大綱也）嚮是
而務士也類是而幾君子也（幾近也類聖人而近之則為君子）知之聖人也（知聖
王者之道）故有知非以慮是則謂之懼（自知其非以圖類於是則謂之能戒懼也）有勇非
以持是則謂之賊（勇於為非以持制是）察孰非以分是則謂之篡（孰甚也察其非以分為是之心以篡奪之人）多能非以脩蕩是則謂之知（脩飾也蕩動也）辯利非以

言是則謂之詍（辯說利口而務非以言是則謂之詍詍多言也）傳曰天下有二非察
是是察非（衆人為是者而非之以為非者而察之也）謂合王制與不合王制也（非所以是非察非觀其合王制與否也）
天下有不以是為隆正也然而猶有能分是非治
曲直者耶（有不以合王制與不合為隆正者而能分是非治曲直乎）若夫非分是非非治曲
直非辯治亂非治人道雖能之無益於人不能無損於人案治
直將治怪說玩奇辭以相撓滑也案彊鉗而利口厚顏而忍詬
無正而恣睢妄辯而幾利（滑亂也詈彊謂彊人鉗人口也睢恣睢也恣肆也幾近也妄辯謂妄為辯說所近者惟利也）不好辭讓不敬禮節而好相推擠此亂世姦人
之說也則天下之治說者方多然矣（慎墨季惠之屬）傳曰析辭而為察
言物而為辯君子賤之此之謂也

事已……故曰……無益於成亦不能近……也

頤凡臣云或曰往者既不能追也來者不可閔將無所用心也已，辭未詳。或曰恨與邑同，快悵也。言其無他快悵之心，皆明不為異端所蔽也。

為之無益於成也，求之無益於得也，憂戚之無益於幾也，則廣焉能棄之矣。不以自妨，不少頃干之胷中。廣讀為曠，遠也。不以自妨，謂不以無益害有益也。不慕往，不閔來，無邑憐之心。不慕，謂不悅無益之事而往從之也。不閔來，謂不憂閔無益之事而未至之也。當時則動，物至而應，事起而辨，治亂可否，昭然明矣。周而成，泄而敗，明君無之有也。以周密為成，以漏泄為敗，明君無此事也。明君日月之照臨而安，用周密也。宣而成，隱而敗，闇君無之有也。以宣露為成，以隱蔽為敗，闇君亦無此事也。闇君務在隱而不知照臨之功者也。故君人者周則讒言至矣，而直言反矣，小人邇而君子遠矣。詩曰：墨以為明，狐狸其蒼。此言上幽而下險也。逸詩。墨謂蔽塞也。狐狸而蒼，言狐狸之色居然有異，君以蔽為明，則臣下君言其色蒼然無別，猶指鹿為馬者也。幽，暗也。險，詖也。君人者宣則直言至矣，而讒言反矣，君子邇而小人遠矣。反，還也。讒言復歸而不敢出矣。或曰反悟也，言與讒人相悟也。詩云：明明在下，赫赫在上。此言上明而下化也。詩大雅下明之篇，言文王之德明明在下，故赫然著於天地。

正名篇

羅鵠曰：王者成名，如一代左国規模，其有貶也，實尊之親之貴矣，尚功皆是。

王世貞曰：人性善惡，故有又然之理，是所受于天之性也。

趙鄖曰：情雖然，極心擇可否而行，謂之慮也。

後王之成名，刑名從商，爵名從周，文名從禮。商之刑名未聞其詳，康誥曰殷罰有倫，是亦言殷刑之允當也。爵名從周，謂五等諸侯及三百六十官也。文名謂節文威儀，禮節而用之儀礼也。散名之加於萬物者，則從諸夏之成俗曲期。成俗，舊俗方言。曲期，會物之名者也。曲期，謂委曲期會。遠方異俗之鄉，則因之而為通。遠方異俗名之乖異者，則因其所名遂以為通而不改作也。散名之在人者：散名之分散在人者。生之所以然者謂之性。性之和所生，精合感應，不事而自然謂之性。和，陰陽中和之氣。事，任使也。然，人之性，和氣所生，精合感應，不使而自若，言其天性如此也。精合謂耳目之精靈與見聞之物合也。感應謂外物感心而來應也。性之好惡喜

呂補曰：此篇是荀卿極得意之文，徂知獨見之，玄雅詞舉，深發其意之所欲言，皆前人未道，中肯行曰界至。此士事去微名之在人者，後王可因之成就素定之名也，而此者乃为堅白之說，以是為非，斷見世之左者也。

怒哀樂謂之情。人情感物之後，分為此六者，謂之情。情然而心為之擇謂之慮。心慮而能為之動謂之偽。偽，矯也。心有所選擇，去動而行之，則為不拂其本性也。慮積焉，能習焉，而後成謂之為。心雖去動，亦在積久習事，然後能矯其本性也。正利而為謂之事。為正道之利，則謂之事業，謂商農工賈之事。正義而為謂之行。苟非正義，則謂之奸邪之行也。所以知之在人者謂之知，知有所合謂之智。知所以能之在人者謂之能。知所去在人之心，謂之能；能，材去也。能有所合謂之能。能當為耐，古字通也。耐謂堪任其事。性傷謂之病。傷於天性，不得其所。節遇謂之命。節，時也。當時所遇謂之命。命者，知天所命也。是散名之在人者也，是後王之成名也。故王者之制名，名定而實辨，道行而志通，則慎率民而一焉。道謂制名之道。志通，言可宛也。礼記曰：黃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名不率民而一焉，言不敢以異端改作。故析辭擅作名以亂正名，使民疑惑，民多辨

馬理曰：此段紋論精明，文勢如貫，活斬釘削鐵，如老吏斷案，一字不可增減。后主熟此妙訣，下筆自驚世駭俗矣。

頤凡臣曰：有循有作，是王者因革之常。

訟，則謂之大姦，其罪猶為符節度量之罪也。新序曰：子產決鄧析教民之難，約大獄袍衣，小獄鴇袴，民之獻袍衣鴇袴民不可勝數，以非為是，以是為非，鄭國大乱，民口讙，子產患之，於是對鄧析而僇之，民以乃服，是非乃定，安其類也。故其民莫敢為奇辭以亂正名，故其民愨，愨則易使，易使則公。其一人莫敢為奇辭以亂正名，故一於道法而謹於循令矣。如是則迹長矣。迹長功成，治之極也。是謹於守名約之功也。謹，嚴也。約，要也。今聖王沒，名守慢，奇辭起，名實亂，是非之形不明，則雖守法之吏，誦數之儒，亦皆亂也。奇辭亂實，故法吏迷其所守，偏儒疑其所習。若有王者起，必將有循於舊名，有作於新名。然則所為有名，與所緣有同異，與制名之樞要，不可不察也。緣，因也。樞要，大要也。名也，物死名則不分办，故因而有名也。名不可一貫，故因耳目鼻口而制同異。又不可常別，雖万物万殊，有時欲之舉其大綱，故制為名之樞要

康海曰玄深也紐結也若不為分別立名使異物而交相譬喻之則名實深隱紛結不知也

高似孫曰此節承耳目口鼻心異而特重于心議論詳悉有法雅從胸中流出非解者

異形離心万物之形各異則分离人之心言人心知其不同交喻異物名實玄紐玄深也紐結也若不為分別立名使異物而交相譬喻之則名実深隱紛結不知貴賤不明同異不別如是則志必有不喻之患而事必有困廢之禍故知者為之分別制名以指實无名則物淆乱故知者為之分辯制名所以指名実事也上以明貴賤下以辨同異貴賤明同異別如是則志無不喻之患事無困廢之禍此所為有名也然則何緣而以異同設問覆明同異之異曰緣天官凡同類同情者其天官之意物也同故比方之疑似而通是以共其約名以相期也同類情謂若下天物雖白黑小大不同天官意想共同類所以共省約之名以相期会而命之名為制名也形体色理以目異形体形状也色五色也理文理也言万物形体色理以目別異之而制名也声音清濁調竽奇声以耳異清濁宮商之濁調竽謂調和笙竽之声也竽笙類所以導衆楽者也不言草木参而言竽或曰竽八音之首故黄帝使伶倫取竹作竽是竹為音声之始荘子天籟地籟亦其义也奇声万物衆声之異者也甘若鹹淡辛酸奇味以口異奇味衆味之異者也香臭芬鬱腥臊洒酸奇臭以鼻異芬花草之香気也鬱腐臭也礼記曰鳥皫色而沙鳴鬱酒末詳酸気也奇臭衆臭之異者気之臊臭者為臭故香亦謂之臭也疾養滄熱滑鈹輕重以形体異疾痛也養与癢同滄寒也滑与汩同鈹与被同皆壊乱之名鈹當鈹傳寫誤耳与鈹同軽重謂分銖与鈞石也此皆任人形体別異之而立名也説故喜怒哀楽愛悪以心異説讀為脱誤也脱故犹律文故誤也心有徵知徵知則緣耳而知声可也緣目而知形可也緣因也以心去召万物故可以因耳而知声因目而知形為之立名心雖有知不因耳目亦不可也然而徵知必將待天官之當薄其類然後可也天官耳目也當一也即司官司視之意五官簿之而不知心徵之而無説則人莫不然謂之不知此所緣而以同異也五官耳目鼻口心五官能主之而不能也

崔銑曰此言耳目口鼻形体心人各随其所別而制名正見有名之意

許国曰徵召也言心去召万物而知之也

姜宝曰節丶細微作者妙哉

顧充曰玄幻奇恠中有明白易覧處

通琛曰此言自異至于同也謂之共万名従謂之物是同名者也生于都来名也言此者所以別共名同名之意也実名謂有実之名使成言語文辞謂若天地日月之類也不帰易曉之名

李士龍曰以物鳥獸皆是借喻之名共分別非止為鳥獸也

何孟春曰同状異所異状同所是謂同名雖異異名同実萬物萬事皆然其要則一定而不易也

何孟春曰註可借証不可忽也

知心能召而知之若又無説則謂之不知也以其如此故聖人分別因而同異之名使人曉知然後隨而命之既分同異之後然後隨所名而命之此上覆明制名樞要之意也同則同之異則異之同類則同名異則異名單足以喻則單丶不足以喻則兼單物之單名也兼複名也喻曉也謂若止謂共物則謂之馬喻其毛色則謂之白馬黄馬之類也單與兼無所相避則共雖共不為害矣知異實者之異名也故使異實者莫不異名也不可亂也謂知心知之異實者異名則不亂也謂若牛與馬為異実也猶使異實者莫不同名也異実異名亦不可猶乖故猶使異實同一名也或曰異實當為同実言使異実者異名其不可相亂猶使同実者莫不同名也故萬物雖衆有時而欲偏舉之故謂之物物也者太共名也推而共之共則有共至於無共然後正推以共名之理則有共至於無共言自同至於異也起於總謂之物散為萬物是異名者本生於同名者也有時而欲偏舉之故謂之鳥獸鳥獸也者大別名也推而別之別則有別至於無別然後正名無固宜約之以命約定俗成謂之宜異於約則謂之不宜名無固宜言名本無定也約之以命謂立其約而命之若約為天則人皆謂天名無固實約之以命實約定俗成謂之實名実名以名実名名有固善徑易而不拂謂之善名徑疾乎易而不違拂審弗而物有同状而異所者有異状而同所者可別也謂若兩馬状名在一処之類者也謂若老幼異状同是身也皆我之類是也即可別也而為異所者雖可合謂之二實謂兩馬之類名雖可合同謂之馬其実二也状變而實別為異謂之化有化而無別謂之一實状雖變而実可別為異行則謂之化化若改形之名若旧鼠化為鴽之類雖有化而無別異故謂之一實言其実一也此事之所以稽實定數也稽考其實而定一二之数也此制名之樞要也大結束四条後王之成名也不可不察也此三者制名之意后王可因其成名而名之故不可不察也

許□點其所為不由不俯之未□以□之論因說見侮不辱之禍說熟可行身否則能禁也言必不可行也於其所緣同異求□物一質則不可分別故定其名而制之合山淵平之說以高為下以下為高者觀其情調淫□戶否則□其□乎實而□名者也

見侮不辱。（宋子）聖人不愛己。（莊子）殺盜非殺人也。（墨子）此惑於用名以亂名者也。（見侮不辱宋子之言也聖人不愛己未聞其說似莊子之意殺盜非殺人也亦見莊子朱子言見侮不辱則使人不鬭或言聖人不愛己而愛人莊子又云殺盜賊不為殺人之言三者徒取其名不究其實是惑於用名亂正名也）驗之所以為有名而觀其孰行則能禁之矣。山淵平。（莊子）情欲之寡。（宋子）芻豢不加甘。大鍾不樂。（墨子）此惑於用實以亂名者也。（山淵平即莊子云山與澤平也情欲寡即宋子謂人之情欲寡也芻豢不加甘大鍾不加樂墨子之說也古今以山為高以泉為下原其實亦無定但在當時所命耳後世遂從而不改亂名之人既以高下是古人之一言未必物之實也則我以山泉為平奚為不可哉古人情欲多我以為寡芻豢甘大鍾樂我盡以為不然亦可也此惑於本無定以亂古人之舊名也）驗之所緣無以異而觀其孰調則能禁之矣。非而謁楹有牛馬非馬也。（公孫龍）此惑於用名以亂實者也。（非而謁楹有牛未詳所出馬非馬是公孫龍白馬之說也白馬論曰言白所以令色也馬所以命形也色非形形非色故曰白馬非馬也是惑於形色之名而亂白馬之實之也）驗之名約以其所受悖其所辭則能禁之矣。（名約所以名之樞要也以用也悖逆也所受心之所是所辭心之所非也驗其名之大要本以辭之定數今馬非馬之說則不然若用其心之所受者為其所辭者則能禁之）凡邪說辟言之離正道而擅作者無不類於三惑者矣。（辟讀為僻）故明君知其分而不與辨也。

孟子□曰孟子言証正斯□邪慝

瞿□曰民化如神則辨說不及用惟聖王則然聖王沒而天下亂惡生□辨說□□□□□□□□□□名及辨說

夫民易一以道而不可與共。（明君守聖人之名分不必亂名以道一民不與之共事共則民以他歧亂之故老子曰國之利器不可以示民也）故明君臨之以勢道之以道（道達之以正道）申之以命章之以論禁之以刑故其民之化道也如神辨勢惡用矣哉。（申重也章明也謂先聖格言但用此道馭之不必辨明也勢也辨謂說其所以然也）今聖王沒天下亂姦言起君子無勢以臨之無刑以禁之故辨說也實不喻然後命。命不喻然後期。期不喻然說。說不喻然後辨。（命謂以名命之也期會也）

言物之情鉅名命之不喻者則以形狀大小會之使人易曉也謂若白馬但言馬則未喻故更以白會之若是事多會亦不喻者則說其所以然若說亦不喻者則反覆辨之也）故期辨說也者用之大文而王業之始也。名聞而實喻名之用也。（名之用本於易知）累而成文名之麗也。（累名而成文辭所以為之華麗詩書之言皆是也或曰麗之配偶也）用麗俱得謂之知名。（淺而似深俱不失其所則為知名也）名也者所以期累實也。（名名期於累數其實以成言語有名必有實未有無實而有其名者故為累實）曰辭也者兼異實之名以論一意也。（辭者說之言辭兼異實之名謂兼數實之名以成言辭猶若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兼說名以論公即位之一意也）辨說也者不異實名以喻動靜之道也。（動靜是非也辨說者不惟兼異常實之名所以喻是非之至理辨論一意以兩端者也）期命也者辨說之用也。辨說也者心之象道也。（辨說所以為心想象之道故心有明辨說也）心也者道之宰也。（工能成物宰能生物心之於道一然也）道也者治之

呂補曰辭者論一意辨者明兩端也動靜是非也此其分別在明中時行曰期謂委曲為名以會物也期與命所以為辨說之用

經理也。（經常也理條貫也言道為理曰之常法條貫也）心合於道說合於心辭合於說正名而期。質請而喻。辨異而不過。推類而不悖。聽則合文。辨則盡故。正道而辨姦猶引繩以持曲直也。是故邪說不能亂。百家無所竄。（正名而期謂正其名以會物使人不惑也質物之形質請而喻謂若形之白請其名能因而喻知之也辨異而不過謂足以別若形質白謂異物則已不過說也惟同類之物使共其名不使悖也聽則合文辨則盡故謂聽他人之說則取其合文理者自辨說則盡其實也正道謂正名之道持制也竄匿也百家無所隱竄言皆知其姦詐也）有兼聽之明而無奮矜之容有兼覆之厚而無伐德之色說行則天下正說不行則白道而冥窮是聖人之辨說也。（白道明道也冥幽隱也冥窮謂退而窮處）也。詩曰。顒顒卬卬如珪如章。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為綱此之謂也。（詩大雅卷阿之篇顒顒体貌敬順也卬卬志氣高朗之也）辭讓之節得矣長以之

馬理曰言經為說成文為辭謂心能知道說合心辭能成言也

頭尚臣曰此言百家曲說皆載自矜伐故說聖人辨說而覆而無奮矜伐德之色也

泰全曰不以衆人之非而為之動但自正其辭說

泰全曰引此詩以明辨說得其正何恤人之言也

俞以訓曰此君子之言如此

康治同君子之詞來以達其意後可以淑世正[illegible]愚者[illegible]而為[illegible]無[illegible]世亦何類有此詞耶

何孟春曰愚者以茅論亦說雖多而无益于名實也

理順矣。忌諱不稱，祆辭不出。以仁心說，以學心聽，以公心辨。以仁心說謂務於開道不騁辭辨也以學心听謂悚敬而听他人之說不爭辯也以公心辨謂以至公辨他人之說是說非者也不動衆人之非譽，不治觀者之耳目，其所辨說不求苟敢於衆人也不賂貴者之權埶，不為貨賂而移貴者之權勢也不利傳辟者之辭，利謂悅愛之辟讀為僻故能處道而不貳，吐而不奪，利而不流，貴公正而賤鄙爭，是士君子之辨說也。吐而下奪謂吐論而人不能奪利或謂和也詩曰：「長夜漫兮，永思騫兮。大古之不慢兮，禮義之不愆兮，何恤人之言兮？」此之謂也。逸詩也漫謂長長夜貌騫咎也

君子之言，涉然而精，俛然而類，差差然而齊。彼正其名，當其辭，以務白其志義者也。涉然深入貌俛然俯就貌謂俯近於人皆有統類不虛誕也差差不齊貌論例是非若不齊然終歸於齊一也當丁浪反彼名辭也者，志義之使也，足以相通則舍之矣。通謂得其理則舍之即無名故名足以指實，辭足以見極，則舍之矣。極中也本[illegible]外是者謂之訒，是君子之所棄，而愚者拾以為己寶。故愚者之言，芴然而粗，嘖然而不類，誻誻然而沸。芴與忽同忽然無根本貌粗踈也嘖或同與賾同深也誻誻多言也謂愚者之言淺深則無統類矣又言誻誻然沸騰也彼誘其名，眩其辭，而無深於其志義者也。誘誑也但欺誑其名而不正惑其辭而不實人不深明於志義相通之理故窮藉而無極，甚勞而無功，貪而無名。藉踐履也謂踐履而無極之地貪而無名貪雖生而實無名故知者之言也，慮之易知也，行之易安也，知讀為智持之易立也，成則必得其所好，而不遇其所惡焉。而愚者反是。詩曰：「為鬼為蜮，則不可得。有靦面目，視人罔極。作此好歌，以極反側。」此之謂也。詩小雅何人斯之篇毛云蜮短狐也靦姡也鄭云使女為鬼為蜮則女誠不可得見姡然有面目女乃人也人相視無有及時終必與女相見作此歌求女之情女反側於是之之情也

高以孫曰此後更端從起與前不蒙

王錫爵曰凡人之情欲或未可得以有欲之意求之則從其可之者也

姜宝曰上二字入玄而詞氣動蕩

謝允曰此論心當以理為主不任于欲之多少

陸深曰此言欲之多寡以心之中理與否則雖多欲而不害其為多失理則欲雖寡而亦何害矣

王子觀曰不必不能無人其要在節之不至過而求之則如欲從其不為天子亦不盡其所欲否乎

凡語治而待去欲者，無以道欲而困於有欲者也。凡言治待使人盡去欲然後為治則是無道欲之術而反為有欲者之所困凡語治而待寡欲者，無以節欲而困於多欲者也。若待人之寡欲然後治之則是無節欲之術而反為多欲者所困有欲無欲，異類也，生死也，非治亂也。二者異類如生死之殊非治乱所生治乱所生在於道欲則治不道欲則乱也欲之多寡，異類也，情之所也，非治亂也。情之所言人情必然之所也治乱所生在即欲則治不即欲則亂不在欲之多寡欲不待可得而求者從所可欲不待可得而求乎天也求者從所可受乎心也。所受乎天之一欲，制於所受乎天之計。此一節未詳或應脫誤耳或曰當為所受乎天之一欲制於所受乎心之計其餘皆可[illegible]也一欲大凡人之情欲也人之大欲皆制節於所受心之計亦受於天故曰所受也人之所欲生甚矣，人之所惡死甚矣，然而人有從生成死者，非不欲生而欲死也，不可以生而可以死也。故欲過之而動不及，心止之也。動謂作為也言欲過多而所作為不及其欲中心制止之也心之所可中理，則欲雖多，奚傷於治？所可謂心為可也言若心止之而中理欲雖多也奚害於治欲不及而動過之，心使之也。心之所可失理，則欲雖寡，奚止於亂？心使之失理則欲雖寡亦不能止之故理亂在於心之所可，亡於情之所欲。明在心不在欲不求之其所在，而求之其所亡，雖曰我得之，失之矣。所在心也所亡欲也性者，天之就也；情者，性之質也；欲者，情之應也。以欲為可得而求之，情之所必不免也。性者成於天之自然情者性之質欲者又情之所應所以人不免於有欲也以為可而道之，知所必出也。心以欲為可得而道達之智慮必出於此也故雖為守門，欲不可去。天人各有心故雖至賤亦不能去欲也故性之具也，雖為天子，欲不可盡。

孫鑛曰欲不可盡亦不可去也而正之於道則然有節亦不
可此反道中和之道儒者之所守進退亦謂貴賤也道者則可以知所求可以知天下莫之若也
李本曰今人所欲至多猶欲之惡雖至寡猶惡之豈為欲之不可盡而取所惡哉
人之情節欲則各安其分矣而求之從不合斷理而強合去欲寡欲此何異使人離南而北走而欲而取惡不可得之也
翁正春曰凡人意有所取其所欲未嘗全去其所惡未嘗全去皆所不適意也夫權者稱之權所以知輕重者也能權變適時以人論也

（具全也若全其性之所欲雖為天子亦不能盡）欲不可盡可以近盡也（以用也近盡於盡欲也言天子雖不可盡欲若知道則用可近盡而止之不使欲過之者也）欲雖不可去求可節也（雖至賤亦不可去欲若知道則求節欲之道而為之也）所欲雖不可盡求者猶近盡欲雖不可去所求不得慮者欲節求也道者進則近盡退則節求天下莫之若也（道謂中和之道儒者之所守進退亦謂貴賤也道者貴則可以知盡賤則可以知求天下莫及之也）凡人莫不從其所可而去其所不可知道之知莫之若也而不從道者無之有也假之有人而欲南無多而惡北無寡豈為夫南者之不可盡也離南行而北走也哉（有人欲往南而往北也欲南無多謂南雖至多猶欲之也惡北無寡謂北雖至寡猶惡之也言北人欲南而惡北豈為夫南之不可得盡因肯舍南而走北之乎）今人所欲無多所惡無寡豈謂夫欲之不可盡也離得欲之道而取所惡哉（合乎情欲至多猶欲之惡雖至寡猶惡之豈為欲之不可得盡因肯取所惡也哉）故可道而從之奚以損之而亂（可道合道也損減也言若合道則從之奚以損亂而全者也）不可道而離之奚以益之而治（不合道則離之奚以益治而至此明合道雖為有欲之說亦可從之不合道雖為去欲之說亦可離之也）故知論道而已矣小家珍說之所願皆衰矣（知治亂論道而已矣不在於有欲無欲也能知此者則宋墨之徒自珍貴其說願人之去欲寡欲者皆衰）凡人之取也所欲未嘗粹而來也其去也所惡未嘗粹而往也故人無動而不與權俱衡不正則重懸於仰而人以為輕輕懸於俛而人以為重此人所以惑於輕重也（衡若正本之則輕重等而平矣若偏舉之則重懸於俛必然未平也遂以此定輕重是惑也）權不正則禍託於欲而人以為福福託於惡而人以為禍此亦人所以惑於禍福也（權不正謂不知道而偏見如稱之權不正者也禍託於欲謂無德而

命以訓曰此孟子枉尺直尋枉尋直尺之說
呂補曰議論低出入深一層則矩無纖毫差錯荀卿小心文字大半如此
馬理曰心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則神明汨之彼耳目口鼻之間皆昇其視不見聽不聞不知其味理所必然者
顧憲臣曰此皆明理見性之談非特文字之間有矯矯之氣已也
趙從曰心有欲則馳騖無節平淡則閒寫皆安
李于鱗曰聲色臭味之欲最易

祿因以為福不知禍不旋踵也福託於惡謂若有方術因以為禍是先號後笑也言不知道則惑於倚伏之理）道者古今之正權也離道而內自擇則不知禍福之所託易者以一易一人曰無得亦無喪也（易謂以物相易也）以一易兩人曰無喪而有得也以兩易一人曰無得而有喪也計者取所多謀者從所可以兩易一人莫之為明其數也從道而出猶以一易兩也奚喪離道而內自擇是猶以兩易一也奚得（離道則無所得宋墨是也）其累百年之欲易一時之嫌然且為之不明其數也（累積也嫌惡也）有嘗試深觀其隱而難其察者（有嘗試讀而又深隱而難察以下四事觀之則可知也）志輕理而不重物者無之有也（理為道之精微）外重物而不內憂者無之有也行離理而不外危者無之有也外危而不內恐者無之有也心憂恐則口銜芻豢而不知其味耳聽鐘鼓而不知其聲目視黼黻而不知其狀輕煖平簟而體不知其安故嚮萬物之美而不能嗛也假問而嗛之則不能離也（假或有人問之而以為足其意終亦不能離於不足也）故嚮萬物之美而盛憂兼萬物之利而盛害如此者其求物也養生也粥壽也（也皆當為邪問之辭）故欲養其欲而縱其情（縱其情則欲終不可欲也）欲養其性而危其形欲養其樂而攻其心欲養其名而亂其行如此者雖封侯稱君其與盜無以異雖乘軒戴絻與其無足無以異（絻與冕同）夫是之謂以己為物役矣（己為物之役使）心平愉則色不及傭而可以養目（所視之物不及傭佑之人亦可養目）聲不及傭而可以養耳蔬食菜羹而可以養口麤布之衣麤紃之履而可以養體屋室廬庾葭稾蓐尚机筵而

許國曰此等人最不易遇

可以養形。寙草室也更屋如檗瘦者假蓋也以蓋為至業為劇皆貧賤人之屋也尚几進未詳或曰尚言古猶若𥚃尚書之尚也尚几尚質之几筵者也故無萬物之美而可以養樂。無埶列之位而可以養名。埶列權列也名美名也如是而加天下焉其為天下多其和樂少矣是以無貪利之心加以天下之權則為天下必多為己之知樂必少矣夫是之謂重己役物。知道則心平愉心平愉則欲惡有節物不能動故重己而役物皆有常欲已下皆論知道不知道也無稽之言不見之行不聞之謀君子慎之。無稽之言言無考驗者也不見之行不聞之謀謂在幽隱人所不聞見者也當戒慎不可忽也

君子篇

天子無妻告人無匹也。告言也妻者齊也天子尊故無匹也四海之內無客禮告無適也。適讀為敵禮記曰天子無客禮莫敢為主焉君適其臣升自阼階不敢有其室也足能行待相者然後進口能言待官人然後詔。官人掌喉舌之官者不視而見不聽而聰不言而信不慮而知不動而功告至備也。天子也者勢至重形至佚心至愈愈讀為愉志無所詘形無所勞尊無上矣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此之謂也。聖王在上分義行乎下。則士大夫無流淫之行百吏官人無怠慢之事衆庶百姓無姦怪之俗無盜賊之罪莫敢犯大上之禁天下曉然皆知夫盜竊之人不可以為富也皆知夫盜賊之人不可以為壽也皆知夫犯上之禁不可以為安也由其道則人得其所好焉不由其道則必遇其所惡焉。道謂政令是故刑罰綦省而威行如流世曉然皆知夫為姦則雖隱竄逃亡之由不足以免也。故莫不服罪而

支道林曰太上至尊之號也

請。引請刑劓書曰凡人自得罪此之謂也。言人人自得其罪不敢隱也與書康誥義不同或斷章取義歟故刑當罪則威不當罪則侮爵當賢則貴不當賢則賤古者刑不過罪爵不踰德。故殺其父而臣其子。殺其兄而臣其弟。刑罰不怒罪爵賞不踰德公然各以其誠通。善惡公然其忠誠皆得通達是以為善者勸為不善者沮刑罰綦省而威行如流政明而化易如神傳曰一人有慶兆民賴之此之謂也。亂世不然刑罰怒罪爵賞踰德以族論罪以世舉賢故一人有罪而三族皆夷德雖如舜不免刑均是以族論罪也。三族父母妻族也夷滅也均同也謂同被其刑也先祖當賢子孫必顯行雖如桀紂列從必尊此以世舉賢也。以族論罪以世舉賢雖欲無亂得乎哉詩曰百川沸騰山冢崒崩高岸為谷深谷為陵哀今之人胡憯莫懲此之謂也。論法聖王則知所貴矣。論謙法效聖賢以義制事則知所利矣。以義制事則利溥矣論知所貴則知所養矣事知所利則動知所出矣二者是非之本得失之源也故成王之於周公也無所往而不聽知所貴也桓公之於管仲也國事無所往而不用知所利也吳有伍子胥而不能用國至於亡倍道失賢也故尊聖者王貴賢者霸敬賢者存慢賢者亡古今一也。故尚賢使能等貴賤分親疏序長幼此先王之道也故尚賢使能則主尊下安貴賤有等則令行而不流親疏有分則施行而不悖長幼有序則事業捷成而有所休。長幼各任其力故事業速成而亦有所休息之時也故仁者仁此者也。仁愛悅之謂也此謂尚賢使能等貴賤分親疏序長幼也愛憶

流移也

宋之番曰死生仁義忠節而能之則為德備矣

此五者則可以為仁義者分此者也分別此五者使合宜則為義也節者死生此者也為此五者死生為〻名節也忠者敦慎此者也人臣能敦順此五者則為忠也兼此而能之備矣備而不矜一自善也謂之聖一皆也德備而不矜伐於人皆所以自善則謂之聖人夫衆人之心有一善則揚〻如也聖人包容萬物與天地同功何使矜伐為之不矜矣夫故天下不與爭能而致善用其功不矜而推衆力故天下不敢爭能而極善附於衆功矜則有敵故不尊也有而不有也夫故為天下貴矣有能而不自有詩曰淑人君子其儀不忒正是四國此之謂也

成相篇

飛綸曰此篇論君臣治亂之事以自見其意

請成相有能而不自有世之殃愚闇愚闇墮賢良世之殃由於愚闇愚闇既多必墮賢良人主無賢如瞽無相何倀倀倀〻無所見貌請布基慎聖人請陳布基慎讀為順

陶望齡曰此所以尊主安國在崇尚仁義若小諫諍非以忠聞之比則合于上則又禍也

順聖人也愚而自專事不治主忌苟勝群臣莫諫必逢災主猜忌苟欲勝人也論臣過反其施論人臣之過在乎不行施惠尊主安國尚賢義拒諫飾非愚而上同國必禍曷謂罷國多私罷讀為疲謂弱不任事者也所以弱者由於多私用比周還主黨與施延統也遠賢近讒忠臣蔽塞主勢移曷謂賢明君臣明君臣之道則為賢上能尊主愛下民主誠聽之天下為一海內賓

顧鼎臣曰惡來飛廉之子秦之先也史記曰惡來有力飛廉善走父子俱以材力事紂也

主之孽讒人達賢能遁逃國乃蹷孽災也蹷顛覆也愚以重愚闇以重闇成為桀久而愚闇愈甚遂至於桀也世之災妒賢能飛廉知政任惡來卑其志意大其園囿高其臺武王怒師牧野紂卒易鄉啟乃下易鄉迴面前倒戈兵于後啟微子名下降也鄉讀也武王善之封之於宋立其祖立其子孫使祭祀不絕也左傳曰宋祖帝乙也世之衰讒人歸比干見刳箕子累累讀偶書曰釋箕子之囚

巳補曰徙遷也謂不見用遷徙于秦

武王誅之呂尚招麾殷民懷指麾招揮世之禍惡賢士子胥見殺百里徙穆公任之強配五伯六卿施穆公秦穆公任用也伯讀為霸六卿天子之制秦秋時大國亦僭置六卿施言施六卿也世之愚惡大儒逆斥不通孔子拘拘迷世遂大儒不使通也拘謂厄陳也展禽三絀春申道綴基畢輸展禽魯大夫無駭之後名獲字子禽諡曰惠居柳下三絀為士師三見絀也春申楚相黃歇也言春申為李園所殺其儒術政治道德基業盡傾覆委也請牧基賢者思堯在萬世如見之讒人罔極險陂傾側此之疑陂讀為頗疑讀為

劉日孚曰文武謂文王武王也伏戲……

言當疑此人傾險也基必施辨賢罷罷讀為疲文武之道同伏戲由之者治不由者亂何疑為凡成相辨法方至治之極復後王後王當時之主至治在用後王謂當時設教不必拘於古法也慎墨季惠百家之說誠不詳慎慎到墨墨翟或曰季即莊子云季真之莫為者也又曰季子聞而笑之疑則光梁惠王子之惠施同時人也韓侍郎云或曰季梁也列子曰季梁楊朱之友也言四子及百家之說好為異說故不用心詳明之祥或為祥治復一俢之吉君子

李子鈞曰而有勢之上既形一主言既治猶恐則度已以繩從人用世功業又參天地也

執之心如結衆人貳之讒人棄之形是詰衆人則不能復一讒夫則兼棄之但詰問治之形狀言侮慢或曰形當為刑無德化唯刑戮是詰言暴虐也水至平端不傾心術如此象聖人聖人心平如之而有勢直而用抴必參天地無王窮賢良無王者興賢良窮困暴人芻豢仁人糟糠禮樂滅息聖人隱伏墨術行治之經禮與刑君子以脩百姓寧明德慎罰國家既治四海平治之心後勢富為治之道后權勢與富富者則公道行而貨賂息思乃精志之榮好而一之神以成精神相反一而不二為聖人相反謂反覆不離散也治之道美不老君子由之佼以好佼亦好也音絞下以教誨子弟上以事祖考成相竭辭不蹷竭盡也論成相之事雖無頗蹷之辭蹷音厥終君子道之順以達言道之說也辭既不達君子言之必

大鉞曰道亦言……

蔡氏曰為万民求明君所以不私其子

黄氏曰舜任群下無為而理也

黄氏曰請述舜此禹又不私其子

黄氏曰謂擊石拊石百獸率舞此以聞鳥獸

（順而遍達也）宗其賢良辨其妖孽（君子宗成相之辭必依宗其賢良致治辨其妖孽為之害也）請成相，道聖王。堯舜尚賢身辭讓。許由善卷，重義輕利行顯明。（莊子曰堯讓天於許由許由不受又讓于子州支父子州支父曰我適有幽之病方且治之未暇治天下也遂下受舜讓天下為善卷善卷不受遂入深山不知其處也）堯讓賢，以為民，氾利兼愛德施均。辨治上下，貴賤有等明君臣。堯授能，舜遇時，尚賢推德天下治。雖有賢聖，適不遇世孰知之。（蓋以台知）堯不能，舜不辭，（皆歸至公）妻以二女任以士。大人哉舜，南面而立萬物備。舜授禹以天下，尚德推賢不失序。外不避仇，內不阿親賢者予。禹勞心力，堯有德，干戈不用三苗服。舉舜甽畝，任之天下身休息。得后稷，五穀殖；夔為樂正，鳥獸服。契為司徒，民知孝弟尊有德。禹有功，抑下鴻，辟除民害逐共工。

北決九河，通十二渚疏三江。禹敷平天下，躬親為民行勞苦。得益皋陶橫革直成為輔。契玄王，生昭明，居於砥石遷于商。十有四世，乃有天乙是成湯。（天乙湯論舉當身讓卞隨舉牟光）道古賢聖基必張。（道說之賢聖基業必張大）願陳辭，世亂惡善不此治。（不知治此世亂惡善之弊）隱諱疾賢，良由姦詐鮮無災。患難哉阪為，先聖知不用愚者謀。前車已覆，後未知更何覺時。（前車已覆尤不知戒更何覺悟時）不覺悟，不知苦，迷惑失指易上下。忠不上達，蒙揜耳目塞門戶。（不能闢門戶也）門戶塞，大迷惑，悖亂昏莫不終極。是非反易，比周欺上惡正直。正直惡，心無度，邪枉辟回失道途。已無尤人，我獨自美豈獨無故。（故事也不可尤責於人自美其身豈無事已亦）不知戒，後必有恨，（恨悔也）（有事而不知其過也或曰下無獨字）

殺之也湯以伊尹曰史記曰契卒子昭明立昭明卒子相土立相土卒子昌若立昌若卒子曹圉立曹圉卒子冥立冥勤其官而水死冥卒子振立振卒子微立微卒子報丁立報丁卒子報乙立報乙卒子報丙立報丙卒子主壬立主壬卒子主癸立主癸卒子天乙立是為成湯十四世也抑下也謂治水使之下也書曰抑洪水也

曰禹降水之字也

中行曰孰公長公皆厲王之嬖臣未詳其姓名

黄氏曰游食謂不勤于本業食於游手也

後遂過不肯悔。（不肯悔前之非）讒夫多進，反覆言語生詐態。人之態不如備，爭寵嫉賢利惡忌。妒功毀賢，下斂黨與上蔽匿。（斂聚也下聚黨與則上蔽匿也）上壅蔽，失輔勢，（失輔弼之臣則勢不在上）任用讒夫不能制。孰公長父之難，厲王流于彘。（彘地名在河東左傳晉大夫首彘子言孰公長父好和逐使難作厲王流竄于彘）周幽厲所以敗，不聽規諫忠是害。嗟我何人，獨不遇時當亂世。（言古忠良多有遇害何獨我哉自慰勉之辭也）欲衷對，言不從，（忠誠也欲介意以對時君恐言不從而遇禍也）恐為子胥身離凶。進諫不聽，剄而獨鹿棄之江。（獨鹿與屬鏤同本亦或作屬鏤吳王夫差賜子胥之名）觀往事，以自戒，治亂是非亦可識。（識如字亦讀為志）託於成相以喻意。請成相，言治方，（言為治之方術）君論有五約以明。君謹守之，下皆平正國乃昌。（論為君之道有五甚簡約明白謂下所一也君法明二也刑稱律三也言有節四也上通利五也）

臣下職，莫游食，務本節用財無極。事業聽上，莫得相使一民力。（所興事業皆聽于上群下不得擅相役使則民力一也孔記曰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守其職，足衣食，（民不失職則衣食足）厚薄有等明爵服。利往仰上，莫得擅與孰私得。（利之所往皆仰於上莫得擅為賜與則誰敢私得於人乎）君法明，論有常，（君法所以明在言論有常不二也）表儀既設民知方。進退有律，莫得貴賤孰私王。（進人也退人也皆以法律貴賤各以其財孰有私凌于王乎）君法儀，禁不為，（為君之法義在自禁止不為惡）莫不說教名不移。（說音悅）脩之者榮，離之者辱孰他師。（孰敢以他為師言皆歸正道不敢離二也）刑稱陳，守其限，（稱謂當罪陳刑當罪之法施陳則各守其分限）下不得用輕私門。（下不得專用刑法則私門自輕）罪禍有律，莫得輕重威不分。（禍亦罪也）請牧祺，明有基，（祺吉也請牧治吉祥之事在明其基業也）王好論議必善謀。五聽脩領，莫不理續主執持。聽

黄氏曰此一段言生財之道

黄道開口既主正己則民皆從上之教而名器不移也

黄氏曰此一段言用人之道

平叅曰五所折

□之言所也謂……此刑……皆自持……者周不使……而于不也

罷韜曰此一段言用利之道

之經明其請（請當為情，所擬之經在明其情）參五明謹施賞刑，顯者必得，隱者復顯，民反誠（幽隱皆通，則民不詐偽也）。言有節，稽其實（節法度，欲使其言有法及不欺，謂在稽考），信誕以分，賞罰必，不下欺上，皆以情言，明若日。上通利，隱遠至（上通利不壅蔽，則幽隱遐遠者皆至也），觀法不法見不視（所觀之法非法，則雖見不視也），耳目既顯，吏敬法令莫敢恣（已上論君者有五之事也）。君教出行有律（五論之教既出，則民所行有法），吏謹將之無鈹滑（言鈹與披同，滑與汩同，皆不使紛披汩亂也）。下不私請，各以宜舍巧拙（有夫言知方也；請謁舍止也，群下不私謁，各以所宜，不苟求也，如此則事君巧拙之事亦皆宜）。臣謹脩，君制變（臣職在謹脩，君職在制變），公察善惡論不亂，以治天下，後之法之成律貫（法之條貫）。

宥坐篇

頭陀曰：春秋哀公三年，桓公僖公廟災，公羊傳曰此皆毀廟，其言災何？復立也。或曰：三桓之所欲立也。此段所言宥坐之器，張氏家曰此段供載孔子家語

顧海曰：聖言垂之萬代龜鑑

孔子觀於魯桓公之廟，有欹器焉（欹器，傾欹易覆之器）。孔子問於守廟者曰：此為何器？守廟者曰：此蓋為宥坐之器（宥與右同，言人君可置於坐右以為戒也）。孔子曰：吾聞宥坐之器者，虛則欹，中則正，滿則覆。孔子顧謂弟子曰：注水焉。弟子挹水而注之（挹，酌也），中而正，滿而覆，虛而欹。孔子喟然而歎曰：吁！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聰明聖知，守之以愚；功被天下，守之以讓；勇力撫世，守之以怯；富有四海，守之以謙。此所謂挹而損之之道也。孔子為魯相，攝七日而誅少正卯。門人進問曰：夫少正卯，魯之聞人也，夫子為政而始誅之，得無失乎？孔子曰：居，吾語汝其故。人有惡者五，而盜竊不與焉：一曰心達而險，二曰行辟而堅，三曰偽言而

黃道周曰：引此數人以見少正卯之當誅

高以孫曰：上失其道則殺於而勿喜，玩此論發孔子之云理亦有此，然宗祖賓為孔子為魯司絕攝行相事三

辯，四曰記醜而博，五曰順非而澤。此五者有一於人，則不得免於君子之誅，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處足以聚徒成群，言談足以飾邪營衆，彊足以反是獨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誅也。是以湯誅尹諧，文王誅潘正，周公誅管叔，太公誅華仕，管仲誅付里乙，子產誅鄧析史付。此七子者，皆異世同心，不可不誅也。詩曰：憂心悄悄，慍于群小。小人成群，斯足憂也。孔子為魯司寇，有父子訟者，孔子拘之，三月不別（別猶決也，謂不辯別其子之罪），其父請止，孔子舍之。季孫聞之不悅，曰：是老也欺予，語予曰為國家必以孝，今殺一人以戮不孝，又舍之。冉子以告。孔子慨然歎曰：嗚呼！上失之，下殺之，其可乎？不教其民而聽其獄，殺不辜也。三軍大敗，不可

月曾國大治，為脉不能慣男女別於金，則父子相訟之語疑亦後人所撰也。獄犴不治，謂法令不當也。犴亦獄也。詩曰：宜犴宜獄。二字從二犬，象所以守者。犴，胡地野犬之名，亦善守，夫獄故謂之犴也。

斬也；獄犴不治，不可刑也，罪不在民故也。嫚令謹誅，賊也（嫚與慢同；謹，嚴也；賊謂賊害人也）。今有時斂也無時，暴也（言生物有時而斂，無時是陵暴也）；不教而責成功，虐也。已此三者，然後刑可即也。書曰：義刑義殺，勿庸以即，予維曰未有順事。言先教也（康誥，周公命康叔以義刑義殺，勿用以就汝之心，不使任其喜怒也。維刑殺皆以象，猶自謂未有使人可順守之事，故有此者，自責其教之不至也）。故先王既陳之以道，上先服之（服，行也，謂先自行之，然後教人），若不可，尚賢以綦之，若不可，廢不能以單之（綦，極也，謂優寵也；單，盡也，謂黜削）。綦三年而百姓往矣，邪民不從，然後俟之以刑，則民知罪矣。詩曰：尹氏大師，維周之氐，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庳，卑民不述。是以威厲而不試，刑錯而不用，此之謂也（方，抗也；試亦用也，但抗其威而不用；錯，置也，如置之於地不動也）。今之世則不然，亂其

黃貞甫曰：數語灸出衰世底景，燒卻詞采

姜宝曰：此論人取水之意，詞不傷雅，意亦近切

顧允曰：寫水之情態，無一字不妥貼

孫鑛曰：是段許多合舊意思

許國曰：此言万物出入于水，則又辨察似善化之使人去惡就美也

李于鱗曰：百川之水俱流東，是道其常以志形之絕妙

霍韜曰：舊言，平生之言也

教繁其刑，其民迷惑而陷焉，則從而制之，是以刑彌繁而邪不勝。三尺之岸而虛車不能登也，百仞之山任負車登焉，何則？陵遲故也。數仞之牆而民不踰也，百仞之山而豎子馮而游焉，陵遲也。今夫世之陵遲亦久矣，而能使民勿踰焉。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眷焉顧之，潸焉出涕。豈不哀哉？詩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子曰：伊稽首不其有來乎？孔子觀於東海之水，子貢問於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見大水必觀焉，何也？孔子曰：夫水大，徧與諸生而無為也，似德。（諸生謂水能徧生萬物，為其功似上德）其流埤下，裾拘必循其理，似義。（埤讀為卑，裾與倨同，方也，拘讀為鉤，曲也，其流必就卑下，或方或曲必循卑下，似義者循禮也）其洸洸乎不淈盡，似道。（洸讀為洸洸，水至之貌，淈讀為屈，竭也，似道之無窮也）若有決行之，其應佚若聲響，其赴千仞之谷不懼，似勇。（似勇者果於赴難）主量必平，似法。（主讀為注，量謂坑受水之處也，言所經坑坎注必平之，然後以似有法度者均平也）盈不求概，似正。（概是平斛之木也，言水盈滿不待概而自平，而政者不假於刑法之禁）淖約微達，似察。（淖當為綽，約，弱也，綽約，柔弱也，雖至柔弱而浸淫通達于物，似察之見細微也）以出以入，就鮮絜，似善化。其萬折也必東，似志。（萬折，縈曲也，雖東西南北千萬縈折，不當然必歸於東，似有志不可奪者）是故君子見大水必觀焉。孔子曰：吾有恥也，吾有殆也。幼不能彊學，老無以教之，吾恥之。去其故鄉，事君而達，卒遇故人，曾無舊言，吾鄙之。與小人處者，吾殆之。孔子曰：如垤而進，吾與之；如丘而止，吾已矣。今學曾未如肬贅，則具然欲為人師。（肬贅，結肉也。言予曰以生為負贅。縣肬音尤，具然，自滿足之貌也）孔子南適楚，厄

申時行曰：此見子路之不安遇處

申時行曰：此見聖人之文乎為

許國曰：重耳，晉公名，古過曹，曹共公聞其駢脅，使其袒浴而觀之，因大激怒而伯心生

何喬春曰：此后自為一段，難非夫子口吻熟是，明人由困而通

申時行曰：意甚正大，而文却似戰國時氣習

於陳蔡之間，七日不火食，藜羹不糝，弟子皆有饑色。子路進問曰：由聞之，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不善者天報之以禍。今夫子累德積義懷美，行之日久矣，奚居之隱也？孔子曰：由不識，吾語汝。汝以知者為必用耶？王子比干不見剖心乎？汝以忠者為必用耶？伍子胥不磔姑蘇東門外乎？（磔，車裂也。姑蘇，吳都名）夫遇不遇者時也，賢不肖者材也，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多也。由是觀之，不遇世者眾矣，何獨丘哉？夫芷蘭生於深林，非以無人而不芳。君子之學非為通也，為窮而不困也，而意不衰也，知禍福終始而心不惑也。夫賢不肖者材也，為不為者人也，遇不遇者時也，死生者命也。今有其人不遇其時，雖賢其能行乎？苟遇其時，何難之有？故君子博學深謀修身端行，以俟其時。孔子曰：由，居，吾語汝。晉公子重耳霸心生於曹，越王勾踐霸心生於會稽，齊桓公小白霸心生於莒。（小白，齊桓公名，齊亂奔莒，蓋亦為所不容）故居不隱者思不遠，身不佚者志不廣，女庸安知吾不得之桑落之下？（桑落，九月時，夫子當時蓋暴露居此樹下）子貢觀於魯廟之北堂，出而問於孔子曰：鄉者賜觀於太廟之北堂，未既輟，還復瞻九蓋，皆繼耶？（北堂，神主所在也。輟，止也。九堂為北被堂為被侮瞻）彼有說耶？匠過絕耶？（誤耳，蓋音盍，皆繼言皆繼其材木，斷絕相繼也。子貢問北盍皆繼續，彼有說耶？匠過誤而遂接之也）孔子曰：太廟之堂亦嘗有說。（言舊嘗有說，今則無也）官致良工，因麗節文。（致，極也。官謂初造大廟之時，官致其良工，則因隨其木之美麗節文而裁制之）非無良材也，蓋曰貴文也……

呂郁曰內人之疏外人之親謂以疏為內以親為外語曰不比于疏者不亦遠外韓詩外傳作疏內疏而外親

大木不斷絶者所以貴文飾也此蓋明夫子之博識也

法行篇

公輸不能加於繩聖人莫能加於禮禮者衆人法而不知聖人法而知之曾子曰無內人之疏無外人之親也（無禁辭也內人之疏外人之親謂以疏為內以親為外）無身不善而怨人無刑已至而呼天內人之疏外人之親不亦遠乎身不善而怨人不亦反乎刑已至而呼天不亦晚乎詩曰涓涓源水不雝不塞轂既破碎乃大其輻事已敗矣乃重大息其云益乎曾子疾曾元持足曾子曰元志之吾語汝夫魚鱉黿鼉猶以淵為淺而堀其中鷹鳶猶以山為卑而巢其上及其得也必以餌故君子苟能無以利害義則恥辱亦無由至矣子貢問於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貴玉而賤珉者何也為夫玉之少而珉之多耶孔子曰惡賜是何言也夫君子豈多而賤之少而貴之夫玉者君子比德焉温潤而澤仁也縝栗而理知也堅剛而不屈義也廉而不劌行也折而不撓勇也（雖折而不撓屈似勇者也）瑕適並見情也（瑕玉之病也適玉之美擇謂也瑕適並見似不匿其情者也）扣之其聲清越而遠聞其止輟然辭也（扣與叩同以有辭則人樂聽之言必更無辭辭也）故雖有珉之彫彫不若玉之章章（彫彫謂彫飾文采也章章素質明著也）詩云言念君子温其如玉此之謂也曾子曰同遊而不見愛者吾必不仁也（仁者必能使人愛己）交而不見敬者吾必不長也（不長學故為人所輕）臨財而不見信者吾必不信也三者在身曷怨人怨人者窮怨天者無識（不知天命）失之己而反諸人豈不亦迂哉南郭惠子問於子貢曰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夫子弟子也雜謂賢不肖相雜而至）子貢曰君子正身以俟欲來者不距欲去者不止且夫良醫之門多病人檃括之側多枉木是以雜也君子有三恕有君不能事有臣而求其使非恕也（報孝養也詩曰欲報之德）有兄不能敬有弟而求其聽令非恕也士明於此三恕則可以端身矣孔子曰君子有三思而不可不思也少而不學長無能也老而不教死無思也（無門人思其德）有而不施窮無與也（窮之之時無所供托）是故君子少思長則學老思死則教有思窮則施

尹曰君子有三恕

又曰君子有三思

堯問篇

堯問於舜曰我欲致天下為之奈何（欲天下不歸故欲致而取之也）對曰執一無失行微無怠忠信無倦而天下自來執一如天地（天地無變易時也）行微如日月（日月之行人所不見以於細微）忠誠盛於內賁於外形於四海（賁飾）天下其在一隅耶夫有何足致也（夫物在一隅者則可求見也形在於一隅焉足致也）魏武侯謀事而當群臣莫能逮退朝而有喜色吳起進曰亦常有以楚莊王之語聞於左右者乎武侯曰楚莊王之語何如吳起對曰楚莊王謀事而當群臣莫逮退朝而有憂色申公巫臣進問王朝而有憂色何也莊王曰不穀謀事而當群臣莫能逮是以憂也其在中蘬之言也曰諸侯自為得師者王得友者霸得疑者存自為謀而莫己若者亡今以不穀之不肖而群臣莫吾逮吾國幾於亡乎是以憂也楚莊王以憂而君以喜武

[illegible]大也用好自用[illegible]世情許[illegible]君子好以道德[illegible]人故其民歸道此所以下字者

何孟春曰滿堂俱見妙品

許國曰大抵文字須較他無可挑剔此等難他都無辭了

李時行曰古今名言

李奎曰君子一段議論引最警策切當之尤者看周公是人口語真名世見名世之言

董份曰此段述明白詳說其舒有神采

[illegible]曰執贄述寫辭態王周公見術功去前不可不知紹是名言

李時行曰以礼貌之故而厚士至于幾危也周公言我以天下之貴亦不驕士汝今以魯國之小而遂驕人危矣

馬理曰驕之士一字難示施之[illegible]之士亦其

侯逡巡再拜曰天使夫子振寡人之過也伯禽將歸於魯周公謂伯禽之傅曰汝將行盍志而子美德乎對曰其為人寬好自用以慎此三者其美德也已周公曰嗚呼以人惡為美德乎君子好以道德故其民歸道彼其寬也出無辨矣汝又美之彼其好自用是所以窶小也窶無礼也彼伯禽好自用而不詺謂是乃無礼驕人而器局小也君子力如牛不與牛爭力走如馬不與馬爭走知如士不與士爭知彼爭者均者之氣也汝又美之彼其慎也是其所以淺也彼伯禽之慎容不应接士楚所以自使智識淺近也聞之曰無越踰不見士見士問曰無乃不察乎懼其壅蔽故問無乃有不察之事乎不聞即物少至少至則淺彼淺者賤人之道也故女又美之吾語汝我文王之為子武王之為弟成王之為叔父吾於天下不賤矣然而吾所執贄而見者十人還贄而相見者三十人貌執之事者百有餘人执犹待也以礼貌接待之士百餘人也欲言而請畢事者千有餘人謂卑賤之士恐其言之不尽周公先請其畢辞也說苑曰周公賤天子之位七年布衣之士所贄执而師見者十二人窮巷白屋所先見者四十九人時進善百人教士千人朝者萬人也於是吾僅得三士焉以正吾身以定天下吾所以得三士者亡於十人與三十人中乃在百人與千人之中故上士吾薄為之貌下士吾厚為之貌上士忠誠重之故可薄為之貌下士既無挚贄之礼俱失矣士之心故厚為之貌益加恭敬也人皆以我為越踰好士然故士至而後見物見物然後知其是非之所在戒之哉汝其以魯國驕人幾矣夫仰祿之士猶可驕也正身之士不可驕也彼正身之士舍貴而為賤舍富而

周公之言

顧尚臣曰起伏操縱錯落可觀

張之象曰此下自為一段意亦相照應

康海曰此論可為孫叔子行實非虛言也

許國曰宮之奇虞之賢臣諫不從以其族行子馬未詳其姓名也

顧志高曰賢人消否觀其關國之存亡如此

許國曰此一段言孫卿不如孔子也

為貧舍佚而為勞顏色黎黑而不失其所是以天下之紀不息文章不廢也賴守道之士故得綱紀文章尚存語曰繒丘之封人見楚相孫叔敖曰吾聞之也處官久者士妬之祿厚者民怨之位尊者君恨之今相國有此三者而不得罪楚之士民何也孫叔敖曰吾三相楚而心愈卑祿益而施愈博位滋尊而禮愈恭是以不得罪於楚之士民也子貢問於孔子曰賜為人下而未知也孔子曰為人下者其由土也深相之而得甘泉焉相掘也故没反樹之而五穀蕃焉草木殖焉禽獸育焉生則立焉死其入焉多其功而不息為人下者其猶土也昔虞不用宮之奇而晉并之萊不用子馬而齊并之紂刳王子比干而武王得之不親賢用知故身死而國亡也

為說者曰孫卿不如孔子是不然孫卿迫於亂世鰌於嚴刑上則無賢主下遇暴秦禮義不行教化不成仁者絀約天下冥冥行全刺之諸侯大傾當是時也知者不得慮能者不得治賢者不得使故君上蔽而無覩賢人距而不受然則孫卿將懷聖之心蒙佯狂之色視天下以愚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此之謂也是其所以名聲不白徒與不衆光輝不博也今之學者得孫卿之遺言餘教足以為天下法式表儀所存者神所過者化觀其善行孔子弗過世不詳察云非聖人柰何天下不治孫卿不遇時也德若堯禹世少知之方術不用為人所疑其知至明循道正行足以為紀綱嗚呼賢哉宜為帝王天地不知善桀紂殺

賢良比干剖心。孔子拘匡。接輿避世。箕子佯狂。田常為亂。闔閭擅彊為惡得福。善者有殃。今為善者。又不察其實。乃信其名。時世不同。譽何由生。不得為政。功安能成。志修德厚。孰謂不賢乎。

七卷終

新鍥翰林三狀元會選二十九子品彙釋評八卷

從吾 焦竑 校正
青陽 翁正春 閱釋
蘭嵎 朱之蕃 圈點

淮南子

晁氏曰：漢劉安撰。淮南厲王長子也。襲封招致諸儒方士，講論道德，總統仁義，著內書二十一篇，號曰鴻烈。鴻，大也；烈，明也。以為大明道之言也。

也。但其書雜出諸說，[illegible]後不倫，[illegible]其玄妙[illegible]於其宗旨為品彙[illegible]評云。

約而能張以下皆道之性。

焦竑評：淮南一出，一入宇宙千金。觀山以之高，文勢下來如長江大河，不可禦。不細心玩之，如何得其真趣乎。

原道訓（原，本也。本道根真，包裹天地，以歷萬物，故曰原道，因以題篇。）

夫道者。覆天載地。廓四方。（廓，張也。）柝八極。（柝，開也。八極，八方之極。）高不可際。深不可測。（際，至也。）包裹天地。稟授無形。（萬物之未形者，皆生於道，故曰稟授無形也。）源流泉浡。（浡，涌也。）沖而徐盈。（沖，虛也。源泉始出虛，徐流不止，能漸盈滿，以喻於道亦然者也。）混混汩汩。濁而徐清。故植之而塞於天地。橫之而彌於四海。施之無窮而無所朝夕。（植，立也。塞，滿也。施，用也。用之無窮極，無所朝夕盛衰。）舒之幎於六合。卷之不盈於一握。（舒，散也。幎，覆也。六合，天地間也。四方上下為六合。言道散覆六合，不盈一握，言微妙也。）約而能張。幽而能明。（言道之性，能小能大，能幽能明。）弱而能強。柔而能剛。橫四維而含陰陽。紘宇宙而章三光。（紘，綱也。四方上下曰宇，古往今來曰宙。章，明也。日月星三光也。）甚淖而滒。甚纖而微。（淖，亦淖也。夫饘粥多瀋者曰滒。）山以之高。淵以之深。獸以之走。鳥以之飛。日月以之明。星歷以之行。麟以之游。鳳以之翔。（大[illegible]不勤。）泰古二皇。得道之柄。立於中央。（二皇，伏羲、神農也。指說陰陽，故不言三也。）神與化游。以撫四方。（撫，安也。）是故能天運地滯。輪轉而無廢。水流而不止。與萬物終始。風興雲蒸。事無不應。雷聲雨降。並應無窮。鬼出電入。（鬼出，言無形跡也。電入，言其疾也。）龍興鸞集。鈞旋轂轉。周而復匝。（鈞，陶人作瓦器法下……）

〻著一步

王守仁評：此段句句字下有驚天動地之勢，讀之而不覺其妙，是善者與以與文章之觀

茅坤評：太上之道以下一氣相承，有後山珍無之訣

蘇濬評：此篇設論深不可測，而文字足波瀾，馬卯馳騁之流

琱旋已雕已琢，還反於樸。無為為之而合於道，無為言之而通乎德。（言二三之化，无為〻之也，而自合於道；無為言之也，而自通於德。）愉愉無矜而得於和，（恬愉無所好憎也，無矜不有大也。）有萬不同而便於性，（萬事不同，能於便性；性者，性不欺也。）神託於秋毫之末而大宇宙之總。（總，合也。）其德優天地而和陰陽，（優，柔和調也。）節四時而調五行。呴（虛）嫗（煦）覆育萬物群生，（呴，温也；嫗，伍也。）潤於草木，浸於金石。禽獸碩大，毫毛潤澤，羽翼奮也，角觡生也。（奮，壯也；觡猶言骨格也。）獸胎不贕，鳥卵不㱉，（胎不成獸曰贕，卵不成鳥曰㱉；贕音瀆，㱉音段。）父無喪子之憂，兄無哭弟之哀，童子不孤，婦人不孀，虹蜺不出，賊星不行，（賊星，妖星。）含德之所致也。（含，懷也。）夫太上之道，生萬物而不有，（不以為己有也。）成像化而弗宰也。（宰，主也。）跂（吉）行喙（丹）息，蠉（宣）飛蝡（軟）動，（蠉飛貌，蝡動類行也。）待而後生，莫之知德；待之後死，莫之能怨。得以利者不能譽，用而敗者不能非。收聚畜積而不加富，（收斂畜積，國有常賦也；不加富者，為百姓，不以為己有也。）布施稟授而不益貧，（布施稟授，匡困乏，予不足也，以公家之資，故不益貧。）旋縣而不可究，纖而不可勤。（縣猶小也，勤猶盡也。）累之而不高，墮之而不下，益之而不衆，損之而不寡，斲之而不薄，殺之而不殘，鑿之而不深，填之而不淺。忽乎怳（怳）兮，不可為象兮；怳兮忽兮，用不屈兮；（忽怳無形貌，故曰不可為像；屈，竭也。）幽兮冥兮，應無形兮；遂兮洞兮，不虛動兮。（洞，達也。道動有所應，故曰不虛動。）與剛柔卷舒兮，與陰陽俛仰兮。（卷舒，屈伸也；俛仰，升降也。）昔者馮夷大丙之御也，（馮夷、大丙，二人名，古之得道能御陰陽者。）乘雲車，入雲蜺，游微霧，（以雲為馬，游況行也；微霧，天之微氣。）騖怳忽，歷遠彌高以極往，（騖，馳；怳忽，無形之象；往，行也。）經霜雪而無

焦竑評：汪洋之大丈夫，恬然無思慮，正是無為也。天為蓋，地為輿，以四時為馬，陰陽為御，西晉白沖舉之術也。其言沈深不穢，可為達者道

湯賓尹評：前言二皇得道之柄，此又云執要道之柄，〻者何為〻耳已

茅坤評：淮南精好如玉杯繁露之書，見其推測物理根究玄微，大有出人意表者

顧天竣評：淮南之文平〻秀拔

迹，照日光而無景，（景，古影字。）扶搖抮抱羊角而上，（扶搖，動於抱了戾也；扶搖如羊角轉，如曲縈行而上也。）經紀山川，蹈騰崑崙，排閶闔，淪天門，（經行紀通；蹈騰，上也。崑崙山名，在西北，其高萬九千里，河之所出；排，斥；淪，入也；閶闔，天之門也；天門，上帝所居紫微宮門。馮夷大丙之御，其能如此也。）末世之御，雖有輕車良馬，勁策利鍛，（鍛，炳。）不能與之爭先。（策，鞭；勁，強。）（末世之御不能與馮夷大丙爭先也。）是故大丈夫恬然無思，澹然無慮，以天為蓋，以地為輿，四時為馬，陰陽為御，（騶，御也。）乘雲陵霄，與造化者俱。（大丈夫，喻体道者也；造化，道也。）縱志舒節，以馳大區。（區，宅；大宅謂天也。）可以步而步，可以驟而驟。令雨師灑道，使風伯掃塵。（雨師，畢星；風伯，箕星。）電以為鞭策，（電激氣，故以為鞭策。）雷以為車輪，（雷轉氣，故以為車輪。）上游于霄窕之野，下出於無垠之門，（霄窕，無垠，無形狀之貌。）劉覽偏照，復守以全，（劉覽，留連之貌。）經營四隅，還反於樞。（樞，本也；隅，方隅。）故以天為蓋，則無不覆也；以地為輿，則無不載也；四時為馬，則無不使也；陰陽為御，則無不備也。（陰陽次序以成萬物，無所缺也。）是故疾而不搖，遠而不勞，四肢不動，聰明不損，而知八紘九野之形埒者，何也？（八紘，天之八維；九野，八方中央也。）執道要之柄，而游於無窮之地。是故天下之事不可為也，（為，治也。）因其自然而推之；萬物之變不可究也，秉其要歸之趣。夫鏡水之與形接也，不設智故，而方圓曲直弗能逃也。（智故，巧飾也。）是故響不肆應，而景不一設，叫呼仿佛，默然自得。（叫呼仿佛之聲狀。）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而後動，性之害也；物至而神應，知之動也；（物，事也。）知與物接，而好憎生焉。好憎成形，而知誘於外，不能反己，而天理滅矣。故達

汪道評：文字能要入理境，外與物化，熟語玄而又玄。王中評：寅言不卓越淮子，予徐之好尚道子，吾以淮南過之矣。

於道者不以人易天（天性也，不以人事易其天性），外與物化，而內不失其情（言通道之人，雖外貌與物化，內不失其無欲之本情）。至無而供其求，時騁而要其宿（言天時自騁，道要其宿會），小大修短，各有其具，萬物之至，騰踴肴亂，而不失其數（數，度也）。是以處上而民弗重，居前而衆弗害，天下歸之，姦邪畏之，以其無爭於萬物也，故莫敢與之爭。夫臨江而釣，曠日而不能盈羅，雖有鉤箴芒距（距，爪也）、微綸芳餌，加之以詹何、娟嬛之數，猶不能與網罟爭得也（詹何、娟嬛，古善釣人，名數術也）。射者扞烏號之弓，彎綦衛之箭（扞，張也；彎，引也；綦，美箭所出地名；衛，利也。黃帝鑄鼎于荊山鼎湖，得道而仙，乘龍而上，其臣援弓射龍，欲下黃帝，不能也，於是抱弓而號，因名烏號之弓），重之羿、逄蒙子之巧，以要飛鳥，猶不能與羅者競多（要，取；競，逐也）。何則？以所持之小也。張天下以為之籠，因江海以為罟，又何亡魚失鳥之有乎！故矢不若繳，繳不若無形之像（言其大也）。夫釋大道而任小數，無以異於使蟹捕鼠，蟾蠩捕蚤（蟾蠩，除也），不足以禁姦塞邪，亂乃逾滋（以蟹蚓匡上內置穴中，走熱，蚤為穴也；蟾蠩跳行，舒遲，捕蚤不能悉得，故曰不足以禁姦）。昔者夏鯀作三仞之城，諸侯背之，海外有狡心（狡，猾也）。禹知天下之叛也，乃壞城平池，散財物，焚甲兵，施之以德，海外賓伏，四夷納職（職，貢也），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玉，圭也；帛，云繡也）。故機械之心藏於胸中，則純白不粹，神德不全（機械，巧詐也。純白之道不粹，精神專一之德不全也）。在身者不知，何遠之所能懷！是故革堅則兵利，城成則衝生，若以湯沃沸，亂乃逾甚。是故鞭噬狗，策蹏馬，而欲教之，雖伊尹、造父不能化。欲害之心亡於中，則饑虎可尾，何况

吳中評：機械數句語玄而新，諒名消且兩之法，論互錯於不常之旅，益足以書之卯。

確當而嚴

蒼頡之詞能令之明覺，勿不惟文稱三則而深，由王理從征言，衷人能得從，能恭心，心定不務所維為矣。

狗馬之類乎！故體道者逸而不窮，任數者勞而無功。夫峭法刻誅者，非霸王之業也；箠策繁用者，非致遠之術也。離朱之明，察箴末於百步之外（離朱，黃帝臣，明目人也），不能見淵中之魚；師曠之聰，合八風之調，而不能聽十里之外（師曠，晉平公樂師。八風，八方之風也。東方谷風，東南方清風，南方凱風，西南方涼風，西方閶闔風，西北方不周風，北方廣莫風，東北方融風。以八音之器候八方之風。一本以八卦之風聲）。故任一人之能，不足以治三畝之宅也；脩道理之數，因天地之自然，則六合不足均也。是故禹之決瀆也，因水以為師；神農之播穀也，因苗以為教。夫萍樹根於土，鳥排虛而飛，獸蹠實而走（蹠，足也；實，地也），蛟龍水居，虎豹山處，天地之性也。兩木相摩而然，金火相守而流也（然，焚也），員者常轉，窾（科）者主浮，自然之勢也。是故春風至則甘雨降，生育萬物，羽者嫗伏，毛者孕育（嫗伏，以氣剖卵也；孕者，懷胎育生也），草木榮華，鳥獸卵胎，莫見其為者，而功既成矣。秋風下霜，倒生挫傷（草木首地而生，故曰倒生；挫傷者，彫落也），鷹鵰搏鷙，昆蟲蟄藏（什），草木注根，魚鱉湊淵，莫見其為者，滅而無形（形，見也）。木處榛巢，水居窟穴（聚木曰榛），禽獸有芄（芄，蓐也），人民有室，陸處宜牛馬，舟行宜多水，匈奴出穢裘，於越生葛絺（于，發聲；于越，越夷也；葛絺，細葛也），各生所急，以備燥溼，各因所處，以禦寒暑，並得其宜，物便其所。由此觀之，萬物固以自然，聖人又何事焉！九疑之南，陸事寡而水事衆（九疑，山名，在蒼梧，虞舜所葬也），於是民人被髮文身，以像鱗蟲（被，翦也；文身，刻畫其體，為蛟龍之狀，以入水，蛟龍不害也，故曰以像鱗蟲），短綣不絝（褌），以便涉游，短袂攘卷

焦竑評：負勢天地萬物民居之俗，一之前自然之情，聖人所以先所事，所謂無為而合乎道也。

吳中評：惟民俗同也，故聖人因民状，非遠于道者。

焦竑曰淮南宏極物理甚博如形性二句不雕琢而工如天花出色

蘇濬評條說作新雕核襲之文

王鏊評[illegible]

蘇濬評句子諸[illegible]

李卓吾評世人為爭欲所傷如何不反[illegible]

便刺舟因之也（卷，臂也。因水之宜）鴈門之北狄不穀食（不穀食，內酪而已。北狄鮮甲也。弛合便習也）賤長貴壯俗尚氣力人不弛弓馬不解勒便之也故禹之裸國解衣而入衣帶而出因之也（禮俗保國在南方聖人治之不求變俗故曰因之也）今樹者失其陰陽之性則莫不枯槁故橘樹之江北則化而為枳鴝鵒不過濟貈渡汶而死形性不可易勢居不可移也是故達於道者反於清淨（反本也，天本授人清淨之性故曰反）究於物者終於無為（為也，今者不為物為也）以恬養性以漠處神則入於天門所謂天者純粹樸素質直皓白未始有與雜糅者也所謂人者偶䁟（䁟）智故曲巧偽詐所以俛仰於世人而與俗交者故牛岐蹏（蹄）而戴角馬被髦而全足者天也絡馬之口穿牛之鼻者人也循天者與道游者也（循，隨也）隨人者與俗交者也夫井魚不可與語大拘於隘也夏蟲不可與語寒篤於時也曲士不可與語至道拘於俗束於教也故聖人不以人滑天不以欲亂情（天理也，不以人事滑亂其理，不以欲亂其情溺之性也）不謀而當不言而信不慮而得不為而成精通於靈府與造化者為人（為治也）夫善游者溺善騎者墮各以其所好反自為禍是故好事者未嘗不中（中傷也）爭利者未嘗不窮也昔共工之力觸不周之山使地東南傾（共工以水行霸於伏羲神農間，不周山崑崙西北頹坑下也）與高辛爭為帝（高辛帝嚳也）遂潛於淵宗族殘滅繼嗣絕祀越王翳逃山穴越人熏而出之遂不得已（已止也。翳越太子也，賢不欲為王也，於山穴之中越人以火熏出而立之也）由此觀之得在時不在爭治在道不在聖土處

吹參今兒神上下

唐順之評非舜已正南面然後足以為証此文字雖奇特然其實錢然者不可不到也

鍾天峻評此段玄思如麗幽詮王肝肝者何如

解會鍋說言傳之子乎其人矣

貞默前批

李卓吾評論道至此便是自然之若侯得到此看光上法門矣

蘇濬評讀者須行方能有在如貴者以賤為號數句生平力行

下不爭高故安而不危水流下不爭先故疾而不遲昔舜耕於歷山期年而田者爭處墝埆（磽）以封壤肥饒相讓釣於河濱期年而漁者爭處湍瀨以曲隈深潭相予（湍瀨水淺流急少魚之處，曲隈崖岸委曲，深潭回流饒魚之處）當此之時口不設言手不指麾（口不設不信之言，手不指有所麾）執玄德於心而化馳若神（若天也，馳行也）使舜無其志雖口辯而戶說之不能化一人是故不道之道莽乎大哉（道不可道故曰不道之道）夫能理三苗朝羽民（三苗堯時所放渾敦窮奇饕餮之屬，羽民南方羽國之民）徙裸國納肅慎未發號施令而移風易俗者其唯心行者乎（從北也，肅慎在北方者也，納受其朝也）法度刑罰何足以致之也是故聖人內修其本而不外飾其末保其精神偃其智故漠然無為而無不為也（無為無所為也，無不為者因物之為也）澹然無治也而無不治也所謂無為者不先物為也所謂不為者因物之所為（順物之性）所謂無治者不易自然也所謂無不治者因物之相然也（然猶宜也）萬物有所生而獨知守其根百事有所出而獨知守其門（根本也，門禁要也）故窮無窮極無極照物而不眩響應而不乏此之謂天解（眩惑也，天解言能明天意也）故得道者志弱而事強（弱柔也，強無不勝也）心虛而應當（當合也）所謂志弱而事強者柔毳安靜藏於不敢行於不能恬然無慮動不失時與萬物回周旋轉不為先唱感而應之是故貴者必以賤為號（公王侯伯稱孤寡不穀，故曰以賤為號）而高者必以下為基託小以包大在中以制外行柔而剛用弱而強轉化推移得一之道而以少正多（多能也，以寡統眾）所謂其事強者遭變應卒排

[illegible]陰陽者存於於[illegible]無時而為[illegible]矣

焦竑評：若子氏天下之柔馳騁天下之至剛此言是也

王鏊評：淮南子宛論那博而不雜人說于言外了悟得透天下事何所不故乎

患於難，力勝敵無不勝，應化揆時莫能害之。是故欲剛者必以柔守之，欲強者必以弱保之。積於柔則剛，積於弱則強。觀其所積，以知禍福之鄉。強勝不若己者，至於若己者而同；（言強之為）柔勝出於己者，其力不可量。（言柔之為大）故兵強則滅，木強則折，革固則裂，齒堅於舌而先之敝。（兵猶火也，強則盛，盛則衰，故曰則滅，以火喻也）是故柔弱者，生之榦也；而強者，死之徒也。（榦，質；徒，衆也）先唱者，窮之路也；後動者，達之原也。（先者憤憒，故曰窮；后者以謀，故曰達）何以知其然也？凡人中壽七十歲，然而趨舍指湊，（指湊，指所之也，湊所合也，言行止也）日以月悔也，（積日而至于月，則必悔前之非）以至於死。故蘧伯玉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非。何者？先者難為知，而後者易為攻也。先者上高，則後者攀之；先者踰下，則後者蹷之；（蹷，躓也）先者隤陷，則後者以謀；先者敗績，則後者違之。由此觀之，先者則後者之弓矢質的也，（質的，射之準）猶錞之與刃，刃犯難而錞無患者，何也？以其託於後位也。（錞，矛戟之錞。刃，矛戟之刃，在前，故犯難；錞在後，故無患）此俗世庸民之所公見也，而賢智者弗能避也。所謂後者，非謂其底滯而不發，凝竭而不流，（發，動；凝，如脂凝也）貴其周於數而合於時也。（周，調；數，術也。合于時，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夫執道理以耦變，先亦制後，後亦制先。（道，當隨事為變，不必待于先；人事當在後，趍時當居先）是何則？不失其所以制人，人不能制也。時之反側，間不容息，（言時反側之間不容氣息，促之甚也）先之則太過，後之則不逮。夫日回而月周，時不與人游，故聖人不貴尺之璧而重寸之陰，時難得而易失也。禹之趨時也，履遺而

茅坤評：按先后一段議論亦本老氏知雄守雌之旨來

焦竑評：隨時而不失時，其立言本於制生論來

唐順之評：大禹聖人常惜寸陰，今人多玩惜光，寄如何做得欵

曰聖人守清道而抱雌節自是玄言不可易一字

唐順之評：水至柔而其至德之妙不可名言人能以柔靜退守天下事又何難之有悟得宙宇間三分理做得三分事此古語得之矣

茅坤評：相貫通休說水甚妙

許真評：以勢相聯而下如水之瀾不可止息孔子感川流而嘆

直淮南亦有得焉

弗取，冠挂而弗顧，非爭其先也，而爭其得時也。是故聖人守清道而抱雌節，（雌，柔弱也；清，和靜也）因循應變，常後而不先，柔弱以靜，舒安以定。（舒，詳也）攻大磨堅，莫能與之爭。（磨，堅也；攻大磨堅，喻難也）天下之物，莫柔弱於水，然而大不可極，深不可測；脩極於無窮，遠淪於無崖；息耗減益，通於不訾；（訾，量也）上天則為雨露，下地則為潤澤；萬物弗得不生，百事不得不成；大包群生而無好憎，澤及蚑蟯（蚑音跂，蟯音繞；蚑蟯，小蟲行也）而不求報；富贍天下而不既；（既，盡也；贍，足也）德施百姓而不費；行而不可得窮極也，微而不可得把握也；擊之無創，刺之不傷；斬之不斷，焚之不然；淖溺流遁，錯繆相紛而不可靡散；（遁，逸也；錯繆，相紛彼紛相亂也）利貫金石，強濟天下；（水流決石，利也；舟船所載無有重，強也）動溶無形之域，而翱翔忽區之上，（忽怳，無形也；區，上言之也）邅回川谷之間，而滔騰大荒之野；有餘不足，與天地取與，（其飛為雲無所不上也；邅回，猶委曲也）授萬物而無所前後。是故無所私而無所公，靡濫振蕩，與天地鴻洞，（鴻，大也；洞，通也）無所左而無所右，蟠委錯紾，（紾，轉也）與萬物始終，是謂至德。（言水之為德，至德也）夫水所以能成其至德於天下者，以其淖溺潤滑也。（大，故曰至德也）故老聃之言曰：「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堅。出於無有，入於無間。吾是以知無為之有益。」夫無形者，物之大祖也；無音者，聲之大宗也。（無形生有形，故為物大祖也；無音生有音，故為聲大宗也；祖宗皆本也）其子為光，其孫為水，皆生於無形乎！夫光可見而不可握，水可循而不可毀，故有像之類，莫尊於水。出生入死，自無蹠有，自有蹠無，而以衰賤矣。

蘇濬評：又一起一伏，意一正一反，行洒洒，渾浩浩，若彷彿其音影，下筆使有一味動

頭天峻評：無為之有益，有益于生也，又能順其自然，不容尝於思慮，何等光明洞達

茅坤評人心多雜須至為血氣所使如何能一須於進一着便無上乘

二一者道之本也

無根言微眇也

音生於無聲

茅坤曰無形而有形生焉以后文勢起伏不可抵測而無中生有五根插宇宙至理知精余美

王

蘇濬評根究理竅最宜曉悟

焦竑曰圣道一貫工夫李者最難了悟讀者知之過半矣

出生道謂去清淨也入此入死道謂言情欲也聽適也自無形適有形雖其本從自有形適無形不能復淨道家所棄故曰以衰賊也是知清靜者德之至也而柔弱者道之要也虛而恬愉者萬物之用也肅然應感殷然反本則淪於無形矣所謂無形者一之謂也一者道之本所謂一者無匹合於天下者也卓然獨立塊然獨處上通九天下貫九野九天八方中央也九野亦如之員不中規方不中矩大渾而為一葉累而無根無根言微眇也懷囊天地懷囊猶言包括宇宙之謂為道關門穆忞隱閔穆忞隱閔皆無形之貌純德獨存純不雜也布施而不既用之而不勤既盡也勤勞也是故視之不見其形聽之不聞其聲循之不得其身無形而有形生焉無形道也有形萬物也無聲而五音鳴焉無味而五味形焉無色而五色成焉是故有生於無實出於虛天下為之圈則名實同居圈迺也音之數不過五宮商角徵羽而五音之變不可勝聽也味之和不過五甘辛酸鹹苦而五味之化不可勝嘗也色之數不過五赤青白黑黄而五色之變不可勝觀也故音者宮立而五音形矣宮在中央故為之王也形正也味者甘立而五味亭矣亭平也甘中央也色者白立而五色成矣白者所以染之味也故五色可成也道者一立而萬物生矣是故一之理施四海一之解際天地解達也際縱也其全也純兮若樸樸玉在石而未剖者其散也混兮若濁濁而徐清沖而徐盈澹兮其若深淵沖中虛也盈滿也澹定不動之貌汎兮其若浮雲若無而有若亡而存萬物之總皆閱一孔總衆也孔竅也百事之根皆出一門門道之門也其動無形變化若神其後無迹常後而先先道之先也是故至人之治也掩其聰明滅

約其所守則察不煩擾也寡其所求則得易供給

許真評人之七情悉馳於喜怒皆碎德性使某其每關卷到此時嗤想力行之雖根生平徒為經生言而不反身體也

句有味堅

茅坤曰嗜欲不露一段說是理甚是透机令即思水釋

如吐珠璣織錦

以心制情欲即孟子養大体小体不能奪意

其文章依道廢智與民同於公去其誘慕除其嗜欲誘慕崇勢也嗜欲情欲也損其思慮約其所守則察不煩擾也寡其所求則得夫任耳目以聽視者勞形而不明以智慮為治者苦心而無功是故聖人一度循軌一齊也軌法也不變其宜不易其常放準循繩曲因其當夫喜怒者道之邪也道貴平和故喜怒為邪也憂悲者德之失也德尚恬和故以憂悲為大也好憎者心之過也心當專一中為外閉反有所好憎故曰過嗜欲者性之累也性當清淨以奉天數而反嗜欲故為之累人大怒破陰怒者陰氣也積陰相薄故破陰大喜破陽喜者陽氣也積陽相薄故墜陽薄氣發瘖驚怖為狂憂悲多恚病乃成積好憎繁多禍乃相隨故心不憂樂德之至也通而不變靜之至也變更也嗜欲不載虛之至也不載嗜欲于性也無所好憎平之至也不與物散粹之至也粹純也散亂也能此五者則通於神明通於神明者得其內者也是故以中制外百事不廢中心也外情欲也中能得之則外能收之中之得則五藏寧思慮平五藏寧者各得其所思慮平者不忿喜怒筋力勁強耳目聰明疏達而不悖堅強而不鞼鞼音貴折也無所大過而無所不逮處小而不逼處大而不窕在小能小在大能大其魂不躁躁踍也其神不嬈嬈煩擾也言精神定也湫漻寂寞為天下梟湫漻清淨也寂寞恬淡也梟雄也大道坦坦去身不遠求之近者往而復反近謂身也迫則能應感則能動於穆無窮穆美也變無形像言能化也優游委縱如響之與景響應聲景應形登高臨下無失所秉履危行險無忘玄伏玄伏道也能存之此其德不虧萬物紛糅與之轉化以聽天下若背風而馳背風而馳疾易也是謂至德至

焦竑評：淮南之書，命諸子而為一，覌大己而小天下，更有何若，是介其胸懷中，是老莊口授，之氏如扶搖。

唐順之評：不以奢為樂，不以廉為悲，句奇而正，蕭即儉也。下引聖人以終之，文氣流流遠遠，理上勸淂極透。

顧天埈曰：雖遊中和之道，推揚價比金聲。

德則樂矣。古之人有居巖穴而神不遺者，（遺，失也）末世有勢為萬乘而日憂悲者。由此觀之，聖亡乎治人，而在於淂道；樂亡乎富貴，而在於淂和。知大己而小天下，則幾於道矣。（幾，近也。許由、務光是也）所謂樂者，豈必處京臺、章華，（京臺、章華，皆楚之大臺）游雲夢、沙丘，（雲夢，楚澤。沙丘，紂臺名）耳聽九韶、六瑩，（九韶，舜樂。六瑩，顓頊樂）口味煎熬芬芳，馳騁夷道，（夷，平也）釣射鷫鷞之謂樂乎？（鷫鷞，鳥名，長脛綠身，其形似鴈）吾所謂樂者，人得其淂者也。夫得其淂者，不以奢為樂，不以廉為悲，與陰俱閉，與陽俱開。故子夏心戰而臞，得道而肥。（入見先王之道而說之，又出見富貴之樂而說之，二者交爭，故戰而臞也。先王之道勝，無所復思，故肥）聖人不以身役物，不以欲滑和，（滑，汩也。不以身爲物役，不以情欲亂中和之道也）是故其為歡不忻忻，（忻忻，過制）其為悲不惙惙。（[illegible]）萬方百變，消搖而無所定，吾獨慷慨，遺物而與道同出。是故有以自得之也，喬木之下，空穴之中，足以適情；（喬木，上竦少陰之木。空穴，巖穴也）無以自淂也，雖以天下為家，萬民為臣妾，不足以養生也。能至於無樂者，則無不樂；無不樂，則至極樂矣。（言無以自淂之人，猶以此為不足也。至樂，至德之樂。極亦至也）夫建鐘鼓，列管絃，席旃茵，傅旄象，（傅，著。旄，旄牛尾。象，象牙。為飾也）耳聽朝歌北鄙靡靡之樂，（朝歌，紂都。鄙，邑。紂使師涓作鄙邑靡靡之樂）齊靡曼之色，（齊，列也。靡曼，美也）陳酒行觴，夜以繼日，強弩弋高鳥，走犬逐狡兔，此其為樂也，炎炎赫赫，怵然若有所誘慕。解車休馬，罷酒徹樂，而心忽然若有所喪，悵然若有所亡也。是何則？不以內樂外，而以外樂內，樂作而喜，曲終而悲，悲喜轉而相生，精神亂營，（營，惑也）不

焦竑評：人能自淂，何處不樂，中滿君子素位而行，若相背而似。

王懋竑評：談世俗之樂，摧折淂好，人非不人，誰能忘情乎？如告子之強制不動心，亦是一着不可及。

蘇濬曰：此一段說破世情，於情欲之樂者，雖樂而實悲，以自淂人能於道理認真，更何物淂以累之。

蘇中曰：悲喜轉而相生，一句絕妙。察其所以不淂其形之語，又殊精者察之所好。

王世貞云：從外入者四句，說內外最透，下又說破世人肺腑，教人下手用工處，而文亦緊起。

翁正春評：引聾者學問，皆根性，天然之妙，人皆覺此矣，之可法。

茅坤云：心為之物，視馳騁是非之境，數句隱當。

淂須臾平。察其所以，不淂其形，（不淂樂之形也）而日以傷生，失其淂者也。是故內不淂於中，稟授於外而以自飾也，不浸於肌膚，不浹於骨髓，不留於心志，不滯於五臟。故從外入者，無主於中不止；從中出者，無應於外不行。故聽善言便計，雖愚者知說之；稱至德高行，雖不肖者知慕之。說之者衆而用之者鮮，慕之者多而行之者寡。所以然者何也？不能反諸性也。夫內不開於中而強學問者，不入於耳而不著於心，此何以異於聾者之歌也？效人為之而無以自樂也，聲出於口則越而散矣。（效，去聲。不聞也）夫心者，五臟之主也，所以制使四肢，流行血氣，馳騁於是非之境，而出入於百事之門戶者也。是故不淂於心而有經天下之氣，（經，理也）是猶無耳而欲調鐘鼓，無目而欲喜文章也，亦必不勝其任矣。故天下神器不可為也，為者敗之，執者失之。夫許由小天下而不以己易堯者，志遺於天下也。（許由，陽城人，箕山之隱士也。堯以其賢，將禪天下，不肯就）所以然者何也？因天下而為天下也。天下之要，不在於彼而在於我，不在於人而在於身，我身淂則萬物備矣。徹於心術之論，則嗜欲好憎外矣。是故無所喜而無所怒，無所樂而無所苦，萬物玄同也，（玄，天也。玄同，言萬物皆受氣如天也）無非無是，化育玄燿，（燿，明也）生而如死。（言無所欲也）夫天下者亦吾有也，吾亦天下之有也，天下之與我，豈有間哉！夫有天下者，豈必攝權持勢，操殺生之柄，而以行其號令邪？吾所謂有天下者，非謂此也，自淂而已。（自淂，其性也）自淂則天

黃洪憲云：為者敗之，執者失之，宛然老氏之文。

周氏灝筆曰：淮南多本文子，而此入儒墨名法諸家，說於心術之論，則玄而又玄。

孫鑛評：故指我是許由。

高氏子墓曰：淮南之故出乎莊列，此純是莊子玄言。

焦竑云：人心一而已，心有主而不累，則自淂故。

以得是以對塵得是也

掉羽武象武王樂

沼池也濱水涯也

王守仁評：視此段見聖人物詣自足消削處

釋得評說自得處不以形迹性物作滔滔故百言以為亂言而詞流也

茅坤評：聖人不難為人之其不齊民不能初不能免二者惡問耳若天諸性而得道何不樂之有狐氏道人可為夫妙只是他又自不之充

許慎云：士有同志同德至其交投有一合而公定故曰一定之論貞女專靜而

下亦得我矣吾與天下相得則常相有已又焉有不得容其間者乎所謂自得者全其身者也全其身則與道為一矣故雖游於江潯海裔（潯崖也裔邊也）馳要褭建翠蓋（要褭馬名日行萬里翠蓋以翠鳥羽飾蓋也）目視掉羽武象之樂（掉羽武象周武王之樂）耳聽滔朗（胡）奇麗激抮之音（激有激揚抮轉皆曲名也）揚鄭衛之浩樂結激楚之遺風射沼濱之高鳥逐苑囿之走獸此齊民之所以淫泆流湎（齊於凡民故曰齊民）聖人處之不足以營其精神亂其氣志使心怵然失其性情處窮僻之鄉側谿谷之間（側伏也）隱于榛薄之中（聚木曰榛深草曰薄）環堵之室茨之以生茅蓬戶甕牖揉桑為樞（堵長一丈高一丈面環一堵為方一丈故曰環堵言其小也編蓬為戶以破甕蔽牖揉桑條以為戶樞）上漏下溼潤浸北房（浸漬也北房陰寒）雪霜滖灖[illegible]潭苽（觚）蔣（苽蔣者蔣實其米曰彫胡蔣菁樂）逍遙於廣[illegible]而仿洋于山峽之旁（兩山之間為峽）此齊民之所為形植黎累[illegible]不得志也聖人處之不為愁悴怨懟而不失其所以自[illegible]也是何也則內有以通於天機而不以貴賤貧富勞逸失其[illegible]者也故夫烏之啞啞（雅）鵲之唶唶（惜）豈嘗為寒暑燥溼變[illegible]（言體道者不為貴賤貧富勞逸易其志如烏鵲之不為寒暑易其聲）是故夫得道已定而不[illegible]物之推移也非以一時之變化而定吾所以自得也吾所謂[illegible]者性命之情處其所安也夫性命者與形俱出其宗形備而性命成性命成而好憎生矣故士有一定之論女有不易之行（同志交接有一會而交定故曰有一定之論也一無二心故曰有不易之行也）規矩不能方圓[illegible]

此心性有偏依不得更離故曰有不易之行也

孫鑛評：此段之一起一伏下收以楊氏云人將夫道雖能生至火而不為之變前道為是以語之乎

袁宗道評：形神氣分屬極為於形充氣守神之功何常一時斂此處見其迹也

王守仁評：三者不可不慎守今人暴其氣之性字如何解得

茅坤曰：視忽去之一句人知何激道要亦道之不可離故曰可離非道也

袁宗道評：人五形俱為之心神者心之主也神既有主自太見開失其神此是全神保真於生家指言

焦竑評：在於小以下文法甚有理入玄源而詞

能曲直（雖規矩鉤繩以臨此）天地之永登丘不可為修居卑不可為短是故得道者窮而不懾達而不榮處高而不機持盈而不傾新而不朗久而不渝（朗明也渝變也）入火不焦入水不濡是故不待勢而尊不待財而富不待力而強平虛下流與化翱翔（翱翔猶頫仰）若然者藏金於山藏珠於淵（藏金於嶄巖之山藏珠於五湖之淵也以塞貪淫之欲也）不利貨財不貪勢名是故不以康為樂不以慊為悲（康安也慊約也）不以貴為安不以賤為危形神氣志各居其宜以隨天地之所為夫形者生之舍也氣者生之充也神者生之制也一失位則三者傷矣是故聖人使人各處其位守其職而不得相干也故夫形者非其所安也而處之則廢氣不當其所充而用之則泄神非其所宜而行之則昧（昧不明也）此三者不可不慎守也夫舉天下萬物蚑蟯貞蟲（蚑行也蟯蟯動之蟲也貞蟲即細腰之屬也）蝡動蚑作皆知其所喜憎利害者何也以其性之在焉而不離也忽去之則骨肉無倫矣（去之去道也則骨肉離散無倫匹也）今人之所以眭然（攜）能視䁾然（愛）能聽形體能抗而百節可屈伸察能分白黑視醜美而知能別同異明是非者何也氣為之充而神為之使也何以知其然也凡人之志各有所在而神有所繫者其行也足蹪趎埳（埳坎）頭抵植木而不自知也（蹪頓也楚人讀頓為躓）招之而不能見也呼之而不能聞也耳目去之也然而不能應者何也神失其神也（精神失其所守）故在於小則忘於大在於中則忘於外在於上則忘於下在於左則忘於

王敬評云虛者以毫末為宅句微妙无形始之方寸无不照味

翁正春云觀此段信當養心為主文句而真深加悽切

李中梓云人多溺于勢利名位至使神妄想遂棄世事甚至於精傷形而不行適此役人之役徒人之適也亦大可悲夫

皆孔教云此段點醒世人貪昧不羞而何等根著至誠

右無所不充則無所不在（精神無所不充在存也）是故貴虛者以毫末為宅也（虛者情無所念慮也以毫末為宅者言精微也）今夫狂者不能避水火之難而越溝瀆之險者豈無形神氣志哉然而用之異也失其所守之位而離其外內之舍是故舉錯不能當動靜不能中終身運枯形於連嶁列埒之門（運行枯疾之形體也連嶁猶離嶁委曲之類埒不平均也）而蹟蹈於污壑穽陷之中（污壑大壑）雖生俱與人鈞然而不免為人戮笑者何也形神相失也故以神為主者形從而利以形為制者神從而害（神清淨故利形有情欲故害也）貪饕多欲之人漠睧於勢利誘慕於名位（漠睧猶鈍睧不知足也）不冀以過人之智植于高世則精神日耗而彌遠久淫而不還形閉中距則神無由入矣（清淨之性無從還入也）是以天下時有

命人人深察省今廢鍊

吳宗道評令人精神志氣皆由不知養之故聖人利養其神三句世人當知回首矣惜者則很之以下語何等精到

朱之蕃云通篇類養生分言其詞若祭老莊而於知命之旨行未嘗泯李者以悟真篇太之方有究竟

盲妄自失之患此膏燭之類也火逾然而消逾亟夫精神氣志者靜而日充者以壯躁而日耗者以老是故聖人將養其神和弱其氣平夷其形而與道沈浮俛仰恬然則縱之迫則用之其縱之也若委衣其用之也若發機（机弩机關言其疾也）如是則萬物之化無不遇（遇時也）而百事之變無不應

精神訓（精者人之氣神者人之守本其原說其意故曰精神）

古未有天地之時惟像無形（惟思也念天地未成形之時無有形生）窈窈冥冥芒芠（枚）漠閔澒（項）濛鴻（贊）洞（同）莫知其門（皆未成形之氣也芒芠澒濛鴻洞皆无形之象故曰莫知其門也）有二神混生經天營地（二神陰陽之神也混生俱生也）孔乎莫知其所終極滔乎莫知其所止息（孔深貌滔大貌）於是乃別為陰陽離為八

閔翌齡曰靜漠者神明之宅虛無者道之所居故老者以佐命為宗而以竹欲無欲見其竅妙卒歸之致虛守靜以觀其復佛者以虛假為宗亦是情空不落言詮而要歸之不即不離以為究竟法此二氏之所以把世而一物理而全其情神者

極剛柔相成萬物乃形（形雖散也剛柔陰陽也）煩氣為蟲（煩亂也）精氣為人是故精神天之有也而骨骸者地之有也精神入其門而骨骸反其根我尚何存（精神無形故能入天門骨骸有形故反其根歸土也言人死各有所歸而我何由尚存）是故聖人法天順情不拘於俗不誘於人以天為父以地為母陰陽為綱四時為紀天靜以清地定以寧萬物失之者死法之者生夫靜漠者神明之宅也虛無者道之所居也是故或求之於外者失之於內有守之於內者失之於外譬猶本與末也從本引之千枝萬葉莫得不隨也夫精神者所受於天也而形體者所稟於地也故曰一生二二生三三生萬物（一謂道也二曰神明三曰和氣也或說一者元氣也生二者乾坤也二生三三生萬物天地設位陰陽通流萬物乃生）萬物背陰而抱陽沖

孫濂云人身一小天地理亦甚明人弗知保而勞之至于耳目重欲情神馳騖亦自夫其天矣

氣以為和（萬物以背為陰以腹為陽蟲空虛和氣所行為沖故腎豐為陽故心時陰陽與和共生物形君臣以和致太平也）故曰一月而膏（始育如膏）二月而胅（胅）三月而胎四月而肌五月而筋六月而骨七月而成八月而動九月而躁十月而生形體以成五藏乃形是故肺主目（肺象朱雀朱雀火也火乃外景故主目）腎主鼻（腎水也水所以通氣故主鼻）膽主口（膽勇者決所以虛故主口）肝主耳（肝金也金內景故主耳）外為表而內為裏開閉張歙（翕）各有經紀故頭之圓也象天足之方也象地天有四時五行九解（四時春夏秋冬五行金木水火土也九解謂九十為一解一說九解六一之所解合也一說謂八方中央故曰九解）三百六十六日人亦有四支五藏九竅三百六十六節天有風雨寒暑人亦有取與喜怒故膽為雲（膽金也金石雲之所出故為雲）肺為氣（肺火也故為氣）肝為風（肝木也木為風風生故為風）腎

為雨（腎水也，因水故雨ㄟ以作電；腎水也，水為光，故為電）脾為雷，以與天地相參也，而心為之主（心土也，故為四行之主）。是故耳目者日月也，血氣者風雨也。日中有踆烏（踆猶蹲也，謂三足烏），而月中有蟾蜍。日月失其行，薄蝕無光（薄迫也）；風雨非其時，毀折生災；五星失其行，州國受殃（五星熒惑、太白、歲星、辰星、鎮星也，熒化角亢則州國受其殃）。夫天地之道，至紘以大，尚猶節其章光，愛其神明，人之耳目曷能久熏勞而不息乎？精神何能久馳騁而不既乎？是故血氣者，人之華也；而五藏者，人之精也。夫血氣能專於五藏而不外越，則胸腹充而嗜欲省矣；胸腹充而嗜欲省，則耳目清、聽視達矣；耳目清、聽視達，謂之明。五藏能屬於心而無乖，則敦志勝而行不僻矣（敦志勝，言己之敦志勝也。僻，邪也。勝或作[illegible]）；敦志勝而行之不僻，則精神盛而氣不散矣。精神盛而氣不散則理，理則均，均則通，通則神，神則以視無不見，以聽無不聞也，以為無不成也。是故憂患不能入也，而邪氣不能襲。故事有求之於四海之外而不能遇，或守之於形骸之內而不見也。故所求多者所得少，所見大者所知小。夫孔竅者，精神之戶牖也；而氣志者，五藏之使候也。耳目淫於聲色之樂，則五藏搖動而不定矣；五藏搖動而不定，則血氣滔蕩而不休矣；血氣滔蕩而不休，則精神馳騁於外而不守矣（憂情慾，故神不內守）；精神馳騁於外而不守，則禍福之至，雖如丘山，無由識之矣。使耳目精明玄達而無誘慕，氣志虛靜恬愉而省嗜慾，五藏定寧充盈而不泄，精神內守形骸而不外越，則望於往世之前而視於來事之後，猶未足為也，豈直禍福之間哉！故曰：其出彌遠者，其知彌少。以言夫精神之不可使外淫也。是故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五聲嘩耳，使耳不聰；五味亂口，使口爽傷（爽病，病傷滋味也）；趣舍滑心，使行飛揚（滑亂也，飛揚不從軌度也）。此四者，天下之所養性也（性生也），然皆人累也。故曰：嗜欲者，使人之氣越；而好憎者，使人之心勞。弗疾去，則日氣日耗（越失，勞病，耗猶亂也）。夫人之所以不能終其壽命而中道夭於刑戮者，何也？以其生生之厚（言生生之厚者何欲淫溢無[illegible]）。夫惟能無以生為者，則所以修得生也（[illegible]以傷耳目情性，故不終其壽命，中道夭折殞于刑戮之[illegible]。無以生為者，輕利害之卿，除清淨之慾，則長得生矣）。夫天地運而相通，萬物總而為一（總合一同也，万物合同統為一道）。能知一，則無一之不知也；不能知一，則無一之能知也。譬吾處於天下也，亦為一物矣。不識天下之以我備其物與？且惟無我而物無不備者乎？然則我亦物也，物亦物也。物之與物也，有何以相物也（物亦物也，何相名為物也）？雖然，其生我也將以何益？其殺我也將以何損？夫造化者既以我為坏矣（坏），將無所違之矣（言既以我為人，無所離之，諭不求不避也）。吾安知夫刺灸而欲生者之非惑也？又安知夫絞經而求死者之非福也？或者生乃徭役也，而死乃休息也？天下茫茫，孰知之哉！其生我也不強求已（已止也，言不惡生），其殺我也不強求止（言不畏死），欲生而不事（事治[illegible]而不辭，此義所在，隨其天資而安之不極[illegible]，故不辭也，日怡也，[illegible]息也，諭人之不急求生也）。吾生也有七尺之形，吾死也有一棺之土。吾生之

三錫劉評：把精神氣志五藏五分配極是，而文字細密，囊詞有如鶴俘麗序，推有風致。

許慎曰：精神內守以下別入[illegible]

茅坤云：此一主聖人一貫[illegible]

集曰：我一物也，物亦物也，物之與我也，有何以相物也？不了却[illegible]名言名理[illegible]

閔望麟云：死生汲水二節，引證生死之不足喜憎，利害了無關。

唐順之評：悲樂喜怒好憎，感動言，故曰德之邪云。

化於有形之類，猶吾死之淪於無形之中也。然則吾生也物不以益衆，吾死也土不以加厚，吾又安知所喜憎利害其間者乎 不知喜生之利，不知憎死之害，守其正性也 夫造化者之攫援物也 攫援，引也 譬猶陶人之埏埴也，其取之地而已為盆盎也，與其未離於地也無以異，其已成器而破碎漫瀾而復歸其故也，與其為盆盎亦無以異矣 明人不當惡死，死復歸其本生之故耳，猶譬瓦器之破而復反於土也 夫臨江之鄉，居人汲水以浸其園，江水弗憎也；苦洿之家，決洿而注之江，洿水弗樂也。是故其在江也，無以異其浸園也；其在洿也，亦無以異其在江也 道尚空虛貴無形，江水大去不可消，訖易故不憎也；家水小去易水消，訖不消故不樂也。洿水猶洿水也，苦猶疾也。一說各自安其處也 是故聖人因時以安其位，當世而樂其業。

王鏊評：文字如秋水明月之光。

茅坤評：心者形之主，而神者心之寶，此數句世人皆知之，而不能存養收斂恬愉虛靜恬愉之聖人，聖人自是有獨見獨聞處，又獨佛道運轉太玄妙。

夫悲樂者德之邪也，而喜怒者道之過也，好憎者心之累也。故曰其生也天行 似天氣也 其死也物化 與物變化也 靜則與陰俱閉，動則與陽俱開，精神澹然無極，不與物散，而天下自服 極，盡也；散，雜亂貌；自服，服於德也 故心者形之主也，而神者心之寶也，形勞而不休則蹶，精用而不已則竭，是故聖人貴而尊之，不敢越也。夫有夏后氏之璜者，匣匱而藏之，寶之至也 半璧曰璜，玉也 夫精神之可寶也，非直夏后氏之璜也。是故聖人以無應有，必究其理，以虛受實，必窮其節，恬愉虛靜，以終其命，是故無所甚疏，而無所甚親，抱德煬和，以順於天 煬，炙也，向火中炙；和氣以順天道 與道為際，與德為鄰 際，合也；鄰，比也 不為福始，不為禍先，魂魄處其宅，而精神守其根，死生無變於

唐順之評：一團括机，有天空海闊外之意。

吳默評：[illegible]

黃洪憲評：[illegible]

茅坤評：[illegible]

已，故曰至神。所謂真人者，性合於道也。故有而若無，實而若虛，處其一，不知其二，治其內，不識其外 治內，守精神也；不識其外，不好憎也 明白太素，無為復樸，體本抱神，以游於天地之樊 樊音煩，樊，崖也 芒然仿佯於塵垢之外，而消搖於無事之業，浩浩蕩蕩乎，機械之巧弗載於心。是故死生亦大矣，而不為變，雖天地覆育，亦不與之抮抱矣 抮抱猶持著也，言不以天地養育萬物故殘與持著，守其然熟也；次之來也能順之，不與物相雜糅 審乎無瑕，而不與物糅，見其假象，利也 見事之亂，而能守其宗 見事有者止之，不能眩惑，故能守其宗也 若然者，正肝膽，遺耳目 言精神內守也 心志專於內，通達耦於一 一者，道也 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 言志意無所繫 渾然而往，逯然而來 渾，轉行貌；逯謂無所為，忽然往來也 形若槁木，心若死灰 槁木無氣，死灰無熱，諭無為也 忘

許慎評：大澤焚而不能熱，只是心不為物為所動，故視珍寶珠玉如石礫，非心素極其淨明，能体認到此乎。

王世貞評：以下勢若決三江之水，小沒千里之舩，令人惕目奪心。

顧天埈云：精微玄妙，如鈞天廣樂，帝有仙聲，百家諸子，淮南其

其五藏，損其形骸，不學而知，不視而見，不為而成，不治而辯，感而應，迫而動 迫切不得已，然後應動也 不得已而往，如光之燿，如景之放，以道為紃 紃，法也，以道為法也 有待而然 故曰有待而然 抱其太清之本，而無所容與 無所容於情欲也 而物無能營 營，惑也，一曰亂 廓惝而虛，清靖而無思慮。大澤焚而不能熱，河漢涸而不能寒也，大雷毀山而不能驚也，大風晦日而不能傷也 言體道之人閑情守虛，雖是四者之大，不能感也 是故視珍寶珠玉猶石礫也，視至尊窮寵猶行客也，視毛嬙西施猶頬醜也 至尊謂帝王也，故曰窮寵；行客猶行路過客；毛嬙、西施皆古之美人；頬，頭也，方相氏黃金四目衣赭，稱世之頬醜，非生人也，但其像耳，目頬醜，言極醜也 以死生為一化，以萬物為一方 方，類也 同精於太清之本，而遊於忽區之旁 忽區，恍惚無形之區旁也 有精而不使

休息無委曲之隅二句總是寫其無形像之貌

翁正春評此段清虛貞靜蓋無窮筆底工而情思藹着

焦竑評又入理致幻出仙子飛度洞天朗吟縹緲聲耳

有神而不行言不勞其神也契大渾之樸而立至清之中樸也

散之是故其寢不夢其智不萌其魄不抑其魂不騰其魂不騰神內守其宅

智不萌無思念魄陰神魂陽神陰不沈抑陽不飛騰各守其宅也反復終始不知其端緒甘暝

太宵之宅而覺視於昭昭之宇休息於無委曲之隅而游敖於

無形埒之野大宵長夜之中也言其立暝於大道之虛冥視照於無委曲之隅無形埒之野冥冥無形像之貌

居而無容處而無所言其人居無形容可得見也處無常所其動無形其靜無體

無形無体道之容也存而若亡生而若死出入無間役使鬼神言能化人不與鬼也

同形而能使淪於不測入於無間以不同形相嬗也嬗傳也萬物之

之者道也不同道以終始若環莫得其倫倫理也此精神之所能登假

相傳生也於道也假至也上至于道是故真人之所游若吹呴呼吸吐故內新能

苧仲評今人熬形及至夫吹呴呼吸之術不知真人之於道豈特但化其心豈知養形之事已外已耶此段文說有神語人讀淮南文難悟矣

寧坤評生木皆天化物皆道人能守道便不物於物矣

經鳥伸鳧浴蝯躩鴟視虎顧是養形之人也不以滑心

也伸頸伸也養形之人導引其神不足以亂真人之心此真人之道也

滑亂也言此養形者耳不足以亂真人之心此真實養心先括也

使神滔蕩而不失其充日夜無傷而與物為春同日夜論充實也体道人

也無傷無所賊害也則是合而生時於心也若是者合於道生

與物為春言養物也四時生其心也

不干時且人有戒形而無損於心有綴宅而無耗精宅身也戒綴也

害物也

神居其宅則生離其宅則死言入雖死精不耗故曰無耗精夫癩者趨不變狂者形不虧

神將有所遠徙孰暇知其所為癩病癩者形生神生故趨不變

日故曰神故形有摩而形未嘗化者以不化應化千變萬紾任体以存故曰不斷但情神散也

有所遠徙摩病也神變歸於無形故曰未嘗化者復歸於

未始有極化化死也不化者情神化者形也

無形也不化者與天地俱生也夫木之死也青青去之也夫使

木生者豈木也使木生者天也故曰豈木也猶充形者之非形也充形者氣也故曰非

形故生生者未嘗死也其所生則死矣生生者道喻道之人若天氣未嘗死也下所生

者萬化物者未嘗化也其所化則化矣化物者道也道不化故物矣未嘗化也所化者萬物

也萬物有變輕天下則神無累矣細萬物則心不惑矣齊死生

故曰則化則志不懾矣同變化則明不眩矣衆人以為虛言吾將舉類而

實之人主之所以樂為人主者以其窮耳目之欲而適体之便也

今高臺層榭人之所麗也而堯樸桷不斲素題不枅樸采也桷椽也素題

者不加采飾不枅者不施欂櫨枅音雞或作刮珍怪奇味人之所美也而堯糲粢之

飯藜藿之羹粢稷也糲粗也文繡狐白人之所好也而堯布衣揜形鹿

裘御寒養性之具不加厚而增之以任重之憂故舉天下而傳

王世貞評淺喻灼灼然如近世奔走於人於榮貴然一表六合

袁宗道評輕天下數日是昌頭迎下分析文有逸氣不須縱削

之於舜若解重負然非直辭讓誠無以為也此輕天下之具也

禹南省方濟於江黃龍負舟舟中之人五色無主禹乃熙笑而

稱曰我受命於天竭力而勞萬民生寄也死歸也何足以滑和

視龍猶蝘蜓人生不過百年故曰寄死猶沒化不見故曰歸蝘蜓滑亂和適也蝘蜓蜥蜴也或曰守宮蜓音廷

顏色不變龍乃弭耳掉尾而逃禹之視物亦細矣鄭之神巫相

壺子林見其徵告列子列子行泣報壺子徵兆也列子鄭之壺隱士壺子弟子

子持以天壤精神天之有也形骸地之有也死自歸其本故曰持天壤名實不入機發於踵

名爵號之名實幣帛貨財之實不入者心不欲也機喻疾也謂命危殆不旋踵而至猶不恐懼壺子之視死生

亦齊矣子求行年五十有四而病傴僂脊管高于頂腸下迫

頤兩脾在上燭營指天子求楚人也傴僂脊管下竅也高於頂也迫薄至於頤也兩脾頭上也腸肝肉也

禹乃細万物者

聖子乃能齊死生者

子求廷同變化者

許慎云至人倚不拔之柱見游聖人之所為與人迫別莠尚疵子諸人正是此等人

晉孔穀云此方不滿色相船花泡火風骨棱棱矣然浮於位爵祿不足槩志者飛燕鳳穴稚鵰能呆氣象也人及及於名利終日營營亦所謂之不若耳

子在上軀正負也燭陰華營其竅也上指天也燭榮讀曰括撮匍匐自闚於井曰偉哉造化者其以我為此拘拘邪拘拘言拘攣也韻此其視變化亦同矣故覩堯之道乃知天下之輕也觀禹之志廼知天下之細也原壺子之論廼知死生之齊也見子求之行廼知變化之同也夫至人倚不拔之柱行不關之塗倚不可拔擢之柱行於不可閉閉之塗言無不通也稟不竭之府學不死之師無往而不遂無至而不通生不足以挂志死不足以幽神屈伸俛仰抱命而婉轉抱天命而婉轉不離遠也禍福利害千變萬紾紾轉也孰足以患心若此人者抱素守精蟬蛻蛇解游於太清輕舉獨往忽然入冥鳳凰不能與之儷而況斥鷃乎儷偶也斥澤之鷃為雅不能出于頃畝論筋也勢位爵祿何足以槩志也晏子與崔杼盟臨死地而不易其義晏子名嬰崔杼弒齊莊公盟諸侯曰不唯崔慶是從者如此盟晏子曰嬰所不唯忠於君而利社稷者是從所如之殖華將戰而死莒君厚賂而止之不改其行殖杞梁也華華周皆齊士為君戍莒莒人圍之壯其勇力厚賂而止之不可遂戰而死故晏子可迫以仁而不可劫以兵殖華可止以義而不可縣以利縣視也君子義死而不可以富貴留也義為而不可以死亡恐也彼則直為義耳而尚猶不拘於物又況無為者矣堯不以有天下為貴故授舜公子札不以有國為尊故讓位札吳壽夢之少子延州來季子也讓位不受足國春秋賢之諸侯之子稱公子子罕不以玉為富故不受寶子罕宋司城樂喜也宋人或得玉以獻子罕子罕不受獻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為寶故敢獻之子罕曰我以不貪為寶子以玉為寶若以與我是皆喪寶也不如人有其寶稽首告曰小人懷寶不可以越鄉納此以請死子罕置諸其里使玉人為之攻之富而後使復其所務光不以生害義故自投於

言禮又評許由說后古未啻說

淵務光湯時隱士湯伐桀讓天下於務光人謂務光曰湯欲君將歸不義之名於子也于是務光因抱石自投於深淵也由是觀之至貴不待爵至富不待財天下至大矣而以與佗人身至親矣而棄之淵外此其餘無足利矣此之謂無累之人不以天下為貴矣上觀至人之論深原道德之意以下考世俗之行廼足羞也故通許由之意金縢豹韜廢矣金縢豹韜周公太公陰謀圖王天下之書延陵季子不受吳國而訟閒田者慙矣訟閒田者虞芮及桓公蘇信公侯也子罕不利寶玉而爭券契者媿矣務光不汙於世而貪利偷生者悶矣故不觀大義者不知生之不足偷也不聞大言者不知天下之不足利也大義先君觀之雅也大言俗道無欲之言也今夫窮鄙之社也叩盆拊瓴相和而歌自以為樂矣嘗試為之擊建鼓撞巨鐘乃性

許之首出于莊子實言即其事此之則淡于此利有一指之見也

莘坤評道德在我自有一段至富至貴處今之奔走於富貴利達者何不思之其耶

焦竑評此段俱是歷上著述當說文如制錦氣如貫珠

王世貞云以大義大言明出至論之旨令人仍仍不能自得知大真神犀燭水犀照見神妖鬼神

近洪邃云人不知務而輕用其身以馳心于嗜欲之場然以天下之大利左據之而右手則其喉雖愚者猶不肯為彼以之殘其性者愚之下矣

仍仍然知其盆瓴之足羞也仍仍或作聆聆猶聞也藏詩書修文學而不知至論之旨則拊盆叩瓴之徒也夫以天下為者學之建鼓矣建鼓樂之大者尊勢厚利人之所貪也使之左據天下圖而圖國籍也右手刎其喉愚夫不為由此觀之生尊於天下也聖人食足以接氣衣足以蓋形適情不求餘接續蓋覆也餘羨也無天下不虧其性有天下不羨其和羨過也和適也有天下無天下一實也實等也今贛人敖倉予人河水贛賜也敖地名倉者穀藏也饑而餐之渴而飲之其入腹者不過簞食瓢漿則身飽而敖倉不為之減也腹滿而河水為之竭也有之不加飽無之不為之饑與守其篅𥫱有其井一實也篅𥫱受穀器也井家人之汲水也人大怒破陰大喜墜陽說在原道訓大憂內

脩大怖生狂，除穢去累，莫若未始出其宗，乃為大通。清目而不以視，靜耳而不以聽，鉗口而不以言，委心而不以慮，棄聰明而反太素，休精神而棄智，故覺而若昧，以生而若死，（昧晴厭也覺人謂寤為昧論無知也）終則反本未生之時，而與化為一體。（言人之未生時歎同死生）死之與生一體也。今夫繇者揭钁臿，負籠土，（繇役也揭舉也钁斫也臿鏵也籠受土也）盬汗交流，喘息薄喉，（白汗盬如鹽故曰盬汗薄迫也氣衝喉也）當此之時，得休越下則脫然而喜矣。（休蔭也脫舒也言繇人之得小休忍則氣得舒故喜也）巖穴之間非直越下之休也；病疵瘕者，捧心抑腹，膝上叩頭，（抑按也）蜷跼而諦，通夕不寐，當此之時，嚕然得臥，則親戚兄弟歡然而喜。夫脩夜之寧，非直一嚕之樂也。故知宇宙之大，則不可劫以死生；知養生之和，則不可縣以天下；知未生之樂，則不可畏以死；知許由之貴於舜，則不貪物。墻之立不若其偃也，又況不為墻乎；冰之凝不若其釋也，又況不為冰乎。自無蹠有，自有蹠無，（自無蹠有從無形至有形也自有蹠無從有形至無形也）終始無端，莫知其所萌，非通於治內，孰能無好憎。無外之外至大也，無內之內至貴也。（言天下無有垠外而能為之外極大也無內言其小小無內而能為之內道至微妙也）能知大貴，何往而不遂。（大貴謂無內之內也言道至微能出入于無間也故曰至貴）衰世湊學，不知原心反本，直雕琢其性，矯拂其情，以與世交，（本情以合濁俗苟欲名號耳）故目雖欲之，禁之以度；心雖樂之，節之以禮。趨翔周旋，詘節卑拜，肉凝而不食，酒澄而不

此清淨無為而入至道之意。

顧天峻評云：論至道極是，聖人從心所欲便不踰矩，但外遺其形骸，句亦未甚妥。

飲；外束其形，內總其德，鉗陰陽之和，而迫性命之情，故終身為悲人。（悲哀也謂哀世之學）達至道者則不然，理性情，治心術，養以和，持以適，樂道而忘賤，安德而忘貧。性有不欲，無欲而不得；（言其守虛執持不欲）心有不樂，無樂而弗為。（其志正不樂邪淫之樂則無有正樂而不為樂）無益情者不以累德，而便於性者不以滑和。故縱體肆意，而度制可以為天下儀。今夫儒者不本其所以欲，而禁其所欲；不原其所以樂，而閉其所樂，是猶決江河之源，而障之以手也。（障蔽也言不能捧也）夫牧民者猶畜禽獸也，不塞其囿垣，使有野心，係絆其足，以禁其動，而欲脩生壽終，豈可得乎？夫顏回、季路、子夏、冉伯牛，孔子之通學也。然顏淵夭死，季路菹於衛，子夏失明，冉伯牛為厲。此皆迫性拂情，而不得其和也。故子夏見曾子，一臞一肥。曾子問其故，曰：出見富貴之樂而欲之，入見先王之道又說之，兩者心戰，故臞；先王之道勝，故肥。（精神內守無思慮故肥）推此志，非能貪富貴之位，不便侈靡之樂，直宜迫性閉欲，以義自防也。雖情心鬱殪，形性屈竭，猶不得已自強也，（以義自防故情心鬱殪不通形性屈竭也以不得止而自強勉故無能終其天年之也）故莫能終其天年。若夫至人，量腹而食，度形而衣，容身而游，適情而行，餘天下而不貪，委萬物而不利，處大廓之宇，游無極之野，（大廓虛也極盡也）登太皇，馮太一，玩天地於掌握之中，（太皇天也馮依也太一天之形神也玩弄也）夫豈為貧富肥臞哉！故儒者非能使人弗欲，而能止之；（言不能使人無情欲）

焦竑云：至人朝徹而見獨，故能適情，自非至人誰能知之，故知其斜用四句論極確當。

本宗道評議論精毛深入理境。

飛何之也然列者兩般生風

蚦大蛇長數丈

也已雖欲之能以義自止非能使人勿樂而能禁之（言不能使人無樂貴能以禮自禁止之）夫
使天下畏刑而不敢盜豈若能使無有盜心哉越人得髯蛇
以上肴中國得而棄之無用（髯蚦大蛇也其長數丈俗以為上肴）故知其無所用
貪者能辭之不知其無所用廉者不能讓也夫人主之所以殘
亡其國家損棄其社稷身死於人手為天下笑未嘗非為非欲
也夫仇由貪大鐘之賂而亡其國（仇由近晉之狄國也晉智伯欲伐之先路以大鐘仇由之君貪開道來受鐘為和親智伯因是以兵滅取其國也）虞君利垂棘之璧而擒其身獻公
豔驪姬之美而亂四世（晉獻公伐驪戎得驪姬及其娣好色曰美好體曰豔獻公豔其色而嬖之生奚齊其娣生卓子遂為殺太子申生而立奚齊殺奚齊卓子立而殺卓子惠公夷吾懷公圉也故曰亂四世）桓公甘易牙
之和而不以時葬（齊桓公好味易牙蒸其首子而進之遂見信用專任國政專任嫡庶桓公卒五公子爭立六十日而殯蟲流出戶五月不葬）胡王淫女樂之娛而亡上地（胡王西戎之君也秦穆公欲伐戎之先遺女樂以淫其志其臣由余諫不從使秦伐得其上地上地戎地也）使此五君者適情辭
餘以己為度不隨物而動豈有此大患哉故射者非矢不中也
學射者不治矢也御者非轡不行學御者不為轡也知冬日之
箑夏日之裘無用於己則萬物之變為塵埃矣（箑扇也楚人謂扇為箑）
故以湯止沸沸乃不止誠知其本則去火而已矣

茅坤云原道篇餘以己為度又何事乎介其襟胸世主不免世患欲以湯止沸沸乃不止止之之本在于去火人能戒卻心頭火自登太皇焉太一

齊俗訓

（齊一也四宇之風世之眾理皆混其俗令為一道也故曰齊俗）

率性而行謂之道得其天性謂之德性失然後貴仁道失然後
貴義是故仁義立而道德遷矣禮義飾則純樸散矣是非形則
百姓昡矣珠玉尊則天下爭矣凡此四者衰世之造也末世之

湯賓尹云不若太上之道故曰衰世末世

朱之蕃評正見禮義興于衰世

用也夫禮者所以別尊卑異貴賤義者所以合君臣父子兄弟
夫妻朋友之際也今世之為禮者恭敬而忮（忮害也音寘）為義者布
施而德君臣以相非骨肉以生怨則失禮義之本也故構而多
責（構謂以權相交權盡而交疏構構然也）夫水積則生相食之魚土積則生自穴
之獸禮義飾則生偽匿之本夫吹灰而欲無眯涉水而欲無濡
不可得也古者民童蒙不知東西貌不羨乎情而言不溢乎行
其衣致煖而無文其兵戈銖而無刃（楚人謂刃頓為銖）其歌樂而無轉
其哭哀而無聲鑿井而飲耕田而食無所施其美亦不求得親
戚不相毀譽朋友不相怨德及至禮義之生貨財之貴而詐偽
萌興非譽相紛怨德並行於是乃有曾參孝己之美而生盜跖

茅坤評太古之世風渾渾太朴未散至堯舜以後智識日開然禮義雖以治天聖人神而化之

莊蹻之邪故有大路龍旂羽蓋垂緌結駟連騎則（大路天子車也龍旂龍旗）
又有穿窬拊揵抽箕踰備之姦（抽拔也備後垣也）有詭文繁繡弱緆
羅紈（弱緆細布也羅紈穀紈素也）又有菅屩跐踦（此菅茅也跐蹈也踦適也）短褐不完者（人謂袍為短褐大布）故高下之相傾也短修之相形也亦明矣夫蝦蟇為
鶉（鶉鴿也）水蠆為蟌（蟌青蛉也）莣（音務）皆生非其類唯聖人知其化（化其）
視陰入陽從陽入陰（夫胡人見麐（麐麻子也音裴））不知其可以為布也越人見
毳不知其可以為旃也故不通於物者難與言化昔太公望周
公旦受封而相見太公望問周公曰何以治魯周公曰尊尊親
親太公曰魯從此弱矣（尊尊親親仁者弱也）周公問太公曰何以治齊太
公曰舉賢而上功周公曰後世必有劫殺之君（舉賢上功則民競故劫殺其）

典民氣之萱有嫌强其間占居今之世而從古之道足執而不通淮南言化

三世貞云其化視陰入陽行陽入陰此造化之大機也

未世傳作書一部皆此理存焉

王守仁云太公明於知魯周公審於知齊是皆聖人之見始終微言不知聖人當初立國時何不更為救国民

後齊日以大至於霸二十四世而田氏代之（齊臣田氏奪其君位代之）魯日以削至三十二世而亡（魯弑去公室至考烈王滅之）故易曰履霜堅氷至聖人之見終始微言故糟丘生乎象櫡（紂爲長夜之飲積糟成丘者起於象櫡櫡音著）炮烙生乎熱升（炮人進炙於紂熱以爲惡以熱升殺之趙國升可以殺人故起炮烙）子路撜（蒸）溺而受牛謝（撜舉也升出溺人主謝以牛也）孔子曰魯國必好救人於患子贛贖人而不受金於府（魯國之法贖人於他國者受金於府）孔子曰魯國不復贖人矣子路受而勸德子贛讓而止善孔子之明以小知大以近知遠通於論者也由此觀之廉有所在而不可公行也故行齊於俗可隨也事周於能易爲也矜僞以惑世伉行以違衆聖人不以爲民俗廣廈闊屋連闥通房人之所安也鳥入之而憂高山險阻深林叢薄虎豹之所樂也人入之而畏川谷通原積水重泉黿鼉之所便也人入之而死咸池承雲（皆黃帝樂）九韶（舜樂）六英（帝顓頊樂）人之所樂也鳥獸聞之而驚深谿峭岸峻木尋枝猨狖之所樂也人上之而慄形殊性詭所以爲樂者乃所以爲哀所以爲安者乃所以爲危也乃至天地之所覆載日月之所照誋（告）使各便其性安其居處其宜爲其能故愚者有所修智者有所不足柱不可以摘（的）齒筐不可以持屋（筐小簪也）馬不可以服重牛不可以追速鉛（公言）不可以爲刀銅不可以爲弩鐵不可爲舟木不可以爲釜各用之於其所適施之於其所宜即萬物一齊而無由相過夫明鏡便於照形其於以函食不如簞犧牛粹毛宜於廟牲其

其可爲自行之而已雖夏殷之先王而後日子孫又勝之勢亦亦之無知之何者矣猶齊與魯然

樂過于鄙深多矣

吕孔教云此篇以齊俗類爲故雖引宙宇物類之不齊而齊之無由相過矣

於以致雨不若黑蜧（黑蜧神蛇也潛於深淵能興雲雨蜧音戾）由此觀之物無貴賤因其所貴而貴之物無不貴也因其所賤而賤之物無不賤也夫玉璞不厭厚角觿不厭薄（觿角觿所以解結也）漆不厭黑粉不厭白此四者相反也所急則均其用一也今之裘與蓑孰急見雨則裘不用升堂則蓑不御此代爲常者也譬若舟車楯肆窮廬故有所宜也（水宜舟陸地宜車沙地宜肆泥地宜楯草野宜穹廬）故老子曰不上賢者言不致魚於木沉鳥於淵（物各因其宜故不須用賢）故堯之治天下也舜爲司徒契爲司馬禹爲司空后稷爲大田師奚仲爲工其導萬民也水處者漁山處者木谷處者牧陸處者農地宜其事事宜其械械宜其用用宜其人澤皋織罔陵阪耕田得以所有易所無以所工易所拙是故離叛者寡而聽從者衆譬若播棊丸於地員者走澤方者處高各從其所安夫有何上下焉若風之遇簫（簫簫也）忽然感之各以清濁應矣夫猨狖得茂木不舍而穴狟（狟貉也）貉得埵防弗去而緣（埵防陂也）之物莫避其所利而就其所害是故鄰國相望雞狗之音相聞而足迹不接諸侯之境車軌不結千里之外者皆各得其所安故亂國若盛治國若虛亡國若不足存國若有餘虛者非無人也皆守其職也盛者非多人也皆徼於末也有餘者非多財也欲節事寡也不足者非無貨也民躁而費多也故先王之法籍非所作也其所因也其禁誅非所爲也其所守也凡以物治物者不以物以

以下引堯之治天下以物各用宜其用人械宜其用

頓天峻云此段分別治亂存亡之形布列目前昭然見可

入人不易到

一身起處遺失性之惑

見人皆於下所習皆本於所化

故仁義行而道德遷禮文飾而浮樸散有以也

惟聖人不失其性

睦治睦者不以睦以人治人者不以人以君治君者不於君以欲治欲者不於欲以性治性者不於性以德治德者不以德以道原人之性蕪穢而不得清明者物或堁也(堁塵也)羌氐僰翟嬰兒生皆同聲(羌求戎狄南夷僰西炎狄北胡也)及其長也雖重象狄騠(象狄騠譯也)(傳狄騠之語也)不能通其言教俗殊也今三月嬰兒生而從國則不能知其故俗由此觀之衣服禮俗者非人之性也所受於外也夫竹之性浮殘以為牒束而投之水則沈失其體也金之性沈託之於舟上則浮勢有所支也夫素之質白染之以涅則黑縑之性黄染之以丹則赤人之性無邪久湛於俗則易易而忘本合於若性(若性合於也性自若本性也)故日月欲明浮雲蓋之河水欲清沙石

雖未嘗不在蘄人之所見何知耳

王守仁云孔子謂无知而服回此忘行也亦符言之詞

朱之蕃云此見世之不可失故聖人以性平人

濊之人性欲平嗜欲害之惟聖人能遺物而反已夫乘舟而惑者不知東西見斗極則寤矣夫性亦人之斗極也以有自見也則不失物之情無以自見則動而惑營避若隴西之遊愈躁愈沉孔子謂顏回曰吾服汝也忘(孔子謙自謂無知而服回此忘行也)而服汝於我也亦忘雖然汝雖忘乎吾猶有不忘者存孔子知其本也夫縱欲而失性動未嘗正也以治身則危以治國則亂以入軍則破是故不聞道者無以反性故古之聖王能得諸已故令行禁止名傳後世德施四海是故凡將舉事必先平意清神神清意平物乃可正若璽之抑埴(璽印也埴泥也)正與之正(印正而封亦正)傾與之傾故堯之舉舜也決之於目桓公之取甯戚也斷之於耳而已矣為

一度者即性也一者亦性也

是釋術數而耳目其亂必甚矣夫耳目之可以斷也反情性也聽失於誹譽而目淫於采色而欲得事正則難矣夫載哀者聞歌聲而泣載樂者見哭者而笑哀可樂者笑可哀者載使然也是故貴虛(載猶作感虛者心無所載於哀樂也)故水擊則波興氣亂則智昏智昏不可以為政波水不可以為平故聖王執一而勿失萬物之情既矣四夷九州服矣夫一者至貴無失於天下聖人託於無適故民命繫矣為仁者必以哀樂論之為義者必以取予明之目所見不過十里而欲遍照海內之民哀樂弗能給也無天下之委財而欲遍贍萬民利不能足也且喜怒哀樂有感而自然者也故哭之發於口涕之出於目此皆憤於中而形於外者也譬

王世貞云凡事當以誠心為主不在致飾於儀文之末事親事君與朋友處皆是物也

湯賓尹云亦各適其宜各致其治而已

若水之下流煙之上尋也夫有孰推之者故強哭者雖病不哀強親者雖笑不和情發於中而聲應於外故釐負羈之壺餐愈於晉獻公之垂棘趙宣孟之束脯賢於智伯之大鍾(智伯以大鍾賂仇由)故禮豐不足以效愛而誠心可以懷遠故公西華之養親也若與朋友處曾參之養親也若與嚴主烈君其養一也(公西華之養親若與朋友處睦而少敬也烈嚴也曾子事親其敬多)故胡人彈骨越人契臂中國歃血也所由各異其於信一也(胡人之盟約置酒人頭中飲以相詛刻臂出血殺牲歃血相與為信)三苗髽首羌人括領中國冠笄越人鬋髮其於服一也(三苗之國在彭蠡洞庭之野髽以枲束髮也括結也并贊也鬋斷也)帝顓頊之法婦人不辟男子於路者拂之於四達之衢(拂也)故今之國都男女切踦(踦足也)肩摩於道其於俗

祈又礼典無孔又何異

一也。故四夷之禮不同，皆尊其主而愛其親，敬其兄；獫狁之俗相反（獫狁，北狄胡也），皆慈其子而嚴其上。夫鳥飛成行，獸處成群，有孰教之？故魯國服儒者之禮，行孔子之術，地削名卑，不能親近來遠；越王句踐劗髮文身，無皮弁搢笏之服（皮弁，以鹿皮為冠也；搢，插也，插笏於佩也。長三尺，大杼上，終葵首），拘罷拒折之容（拘罷，圓也；拒折，方也），然而勝夫差於五湖，南面而霸天下，泗上十二諸侯皆率九夷以朝。胡貉匈奴之國，縱體拖髮（拖，解也），箕倨反言，而國不亡者，未必無禮也。楚莊王裾衣博袍（裾，褒也；袍，大也），令行乎天下，遂霸諸侯。晉文君大布之衣（大布，粗布也），牂羊之裘，韋以帶劍，威立於海內，豈必鄒魯之禮之謂禮乎？（鄒，孟軻；魯，孔子也）是故入其國者從其俗，入其家者避其諱，不犯禁而入，不

各同其俗，不失其正，皆可

以出

茅坤曰：良孔大事也……[illegible]

逆而進，雖之夷狄徒倮之國（徒倮，不衣也），結軌乎遠方之外，而無所困矣。禮者，實之文也；仁者，恩之效也。故禮因人情而為之節文，而仁發恲以見容（恲，色也）。禮不過實，仁不溢恩也，治世之道也。夫三年之喪，是強人所不及也，而以偽輔情也。三月之服，是絕哀而迫切之性也（三月之服，夏后氏禮）。夫儒墨不原人情之終始，而務以行相反之制，五縗之服（五縗，謂三年服、九月、五月、三月服也）。悲哀抱於情，葬薶稱於養，不強人之所不能為，不絕人之所能已，度量不失於適，誹譽無所由生。古者非不知繁升降槃還之禮也，蹀采齊肆夏之容也（蹀，蹀足；采齊、肆夏，皆樂名也），以為曠日煩民而無所用，故制禮足以佐實喻意而已矣。古者非不能陳鐘鼓，盛筦簫，揚干戚，奮羽旄，以為

孫鑛曰：長禮至人子之報本之處，其見如此，知文帝易三年為日，豈不為後治之累哉

舜頌之曰：近叙以下，文勢浩蕩，不可抵柱，而理切情真

許頓以上言古世大典，未敢議之耳。舜禹葬而且不厚，其禮之至也，不必侈奢之始。至秦漢山積四海之力以修，枯骨竟乃適所以狙，所掘牧者所燒，亦何益矣

費財亂政，制樂足以合歡宣意而已，喜不羨於音。非不能竭國麋民，虛府殫財，含珠鱗施，綸組節束（鱗施，玉匣也；綸，絲也；束，縛也），追送死也，以為窮民絕業而無益於槁骨腐肉也，故葬薶足以收斂蓋藏而已。昔舜葬蒼梧，市不變其肆（舜南巡狩，死於蒼梧，葬於九疑山，不煩市肆之所異），禹葬會稽之山，農不易其畝（禹會諸侯於會稽，葬於山陰，不煩農人之田畝）。明乎死生之分，通乎侈儉之適者也。亂國則不然，言與行相悖，情與貌相反，禮飾以煩，樂優以淫，崇死以害生，久喪以招行，是以風俗濁於世，而誹譽萌於朝。是故廢而不用也。義者，循理而行宜也；禮者，體情制文者也。義者，宜也；禮者，體也。昔有扈氏為義而亡（有扈，夏啟之庶兄，以堯舜與賢，禹獨與子，故伐啟，啟亡之），知義而不知宜也；魯治禮而削，知禮而不知

此列聖因時從俗適宜善體處

體也。有虞氏之祀，其社用土（封土為社），祀中霤，葬成畝（以田畝而葬），其樂咸池、承雲、九韶（舜兼用黃帝樂；九韶，舜所作也），其服尚黃（舜土德也，故尚黃）。夏后氏其社用松（所樹之木，皆取其生地之所宜也），祀戶（春祭先祀戶，木德也），葬牆置翣（翣，棺飾也），其樂夏籥九成、六佾、六列、六英（九成，九時變也；六列，六六為行列也；六英，禹兼用顓頊之樂也），其服尚青（木德，故尚青也）。殷人之禮，其社用石（以石為社主也），祀門（秋祭先門，殷金德也），葬樹松，其樂大濩、晨露（大濩、晨露，湯所作樂），其服尚白（金德，故尚白也）。周人之禮，其社用栗，祀竈（夏祭先竈，周火德也。鄒子曰：五德之次，從所不勝，故虞土、夏木、殷金、周火），葬樹柏，其樂大武、三象、棘下（三象、棘下，武象樂也），其服尚赤（火德，故尚赤也）。禮樂相詭，服制相反，然而皆不失親疏之恩，上下之倫。今握一君之法籍，以非傳代之俗，譬由膠柱而調瑟也。故明主制禮義而為衣，分節行而為帶。衣

芳坤云前所謂自見此從中之

朱之蕃云聖人裁制萬物自有一定不易之理執一以衡之而已觀其精入妙處均自然分造

吳默曰礼文之本於道德者亦則淺也

又曰此聖人因時世而為礼文之言

足以覆形從典墳虛循撓便身體適行步不務於奇麗之容隅
旹之削帶足以結紐收禮束牢連固不亟於爲文句踐短之鞈
故制禮義行至德而不拘於儒墨所謂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
見而已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而已所謂達者非謂知
彼也自知而已是故身者道之所託身得則道得矣道之得也
以視則明以聽則聰以言則公以行則從故聖人財制物也猶
工匠之斲削鑿枘也宰庖之切割分別也曲得其宜而不折傷
拙工則不然大則塞而不入小則窕而不周動於心枝於手而
愈醜乎聖人之斲削物也剖之判之離之散之已淫已失復揆
以一既出其根復歸其門已彫已琢還反於樸合而爲道德離

二十九子品彙釋評　淮南子　卅六

而爲儀表其轉入玄冥其散應無形禮義節行又何以窮至治
之本哉世之明事者多離道德之本曰禮義足以治天下此未
可與言術也所謂禮義者五帝三王之法籍風俗一世之迹也
譬若芻狗土龍之始成芻狗束芻爲狗以謝過求福土龍以請雨文以青黃絹以綺
繡纏以朱絲尸祝袀袨袀純服袨墨齊衣也大夫端冕端冕以送迎之及
其已用之後則壤土草薊而已夫有孰貴之故當舜之時有
苗不服於是舜脩政偃兵執干戚而舞之禹之時天下大雨禹令民
聚土積薪擇丘陵而處之武王伐紂載尸而行尸文王之木主也海內
未定故不爲三年之喪始禹遭洪水之患陂塘之事故朝死而
暮葬此皆聖人之所以應時耦變見形而施宜者也今之脩干

孫鑛曰工匠人制器各分割各有妙如有執存圣人之裁制物也亦如是矣

許慎曰礼與俗變法與時移古以來莫不如是彼執古以泥今者陋矣

袁宗道云術雖不同而其妙處各有執存焉

芳坤云人皆知得其所貴而不知其所以貴如學仙誦子者効其吐吸而不得其養氣處神然帝王五帝者徒守其法籍憲令而已法籍憲令豈足以為治哉

戚而笑钁插钁斫知三年非一日是從牛非馬以徵笑羽也以
此應化無以異於彈一絃而會棘下棘下示名一絃之不可成也夫以一世
之變欲以耦化應時譬猶冬被葛而夏被裘夫一儀不可以百
發儀弩招頻也射百發遠一衣不可以出歲儀必應乎高下衣
必適乎寒暑是故世異則事變時易則俗易故聖人論世而立
法隨時而舉事尚古之王封於泰山禪於梁父七十餘聖法度
不同非務相反也時勢異也是故不法其已成之法而法其所
以爲法所以爲法者與化推移者也故能與化推移爲人者至
貴在焉爾故梁父之歌可隨也其所以歌者不可爲也聖人之
法可觀也其所以作法不可原也辯士言其可聽也其所以言

二十九子品彙釋評　淮南子　卅七

不可形也淳均之劍不可愛也而歐冶之巧可貴也今夫王喬
赤誦子吹嘔呼吸吐故內新遺形去智抱素反真以遊玄眇上
通雲天今欲學其道不得其養氣處神而放其一吐一吸時詘
時伸其不能乘雲升假亦明矣王喬蜀武陽人爲柏人令得道而仙赤誦子上谷人病厲入山
導人輕舉假上也五帝三王經天下紀萬物齊死生同變化抱大聖之
心以鏡萬物之情上與神明爲友下與造化爲人今欲學其道
不得其清明玄聖而守其法籍憲令不能爲治亦明矣故曰得
十利劍不若得歐冶之巧得百走馬不若得伯樂樸玉大者無
形狀道至眇者無度量故天之員也不得規地之方也不得矩
往古來今謂之宙四方上下謂之宇道在其間而莫知其所故

孫月峯云：五帝三王之道至大至遠，道見閎者方可與論之。不必徒守其法，精思會而已焉，是以知之哉。

唐順之云：宇宙間是只一箇道理，人所為各異，而所道莫不累於太一。此段乎聖人同歸殊塗，百慮一致，其相反皆然，其為論亦有一定不易之理存焉。

長，不遠者不可與語大，其智不閎者不可與論至。昔者馮夷得道以潛大川；馮夷，河伯也，華陰潼鄉隄首里人，服八石，得水仙。鉗且得道以處昆侖；鉗且得仙道，身居昆侖也。扁鵲以治病，扁鵲，盧人，姓秦，名越人，趙簡子時人。造父以御馬，羿以之射，倕以之斵。倕，堯時巧工也。所為者各異，而所道者一也。夫稟道以通物者，無以相非也。譬若同陂而溉田，其受水均也。今屠牛而烹其肉，或以為酸，或以為甘，煎熬燎炙，齊味萬方，其本一牛之體。伐楩柟豫樟而剖梨之，剖，判；梨，分也。或為棺槨，或為柱梁，披斷撥檖，披，解也；斷，析理也；撥檖，順也，撥其遂。所用萬方，然一木之樸也。故百家之言，指奏相反，其合道一體也。譬若絲竹金石之會樂同也，其曲家異而不失於體。伯樂、韓風、秦牙、管青，四子皆古善相馬者。所相各異，其知馬一也。故三皇五帝法籍殊方，其得民心鈞也。故湯入夏而用法，武王入殷而行其禮，桀紂之所以亡，而湯武之所以為治。故剞劂，剞劂，銷削。銷，削。鋸陳，非良工不能以制木；鑪橐埵坊設，鑪橐，皆冶具也；坊，土形也。非巧冶不能以治金。屠牛吐一朝解九牛，而刀以剃毛；屠牛吐，齊之大屠。剃，戲髮也。庖丁用刀十九年，而刀如新剖硎。庖丁，齊屠伯也；新剖，始制也；硎，磨刀石。何則？游乎眾虛之間。眾虛之間，剖中理也。若夫規矩鉤繩者，此巧之具也，而非所以巧也。故瑟無絃，雖師文不能以成曲；師文，樂師。徒絃則不能悲。故絃，悲之具也，而非所以為悲也。若夫工匠之為連鐖運開，陰閉眩錯，連鐖，運開相迎也；陰閉，相閉也；眩錯，因而相錯也。入於冥冥之眇，神調之極，游乎心手眾虛之間，而莫與物為際者，父不能以教子，瞽

焦竑云：凡術不同，莫不各有妙。鑪埵引良工巧治諸人以明之。

王守仁云：此言為治，為學，百工不在徒法，可傳而妙不可傳。

許慎曰：古嘗以道理為非。一人之是非，未可定也。莊子曰：此亦一是非，彼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此言符合一矣。

師之放意相物，寫神愈舞，而形乎絃者，兄不能以喻弟。今夫平者準也，直者繩也。若夫不在於繩準之中，可以平治者，此不共之術也。故叩宮而宮應，彈角而角動，此同音之相應也。其於五音無所比，而二十五絃皆應，此不傳之道也。故蕭條者，形之君；蕭條，深靜也。而寂寞者，音之主也。徵音生於寂寞。天下是非無所定，世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謂是與非各異，皆自是而非人。由此觀之，事有合於己者，而未始有是也；有忤於心者，而未始有非也。故求是者，非求道理也，求合於己者也；去非者，非批邪施也，去忤於心者也。施，微曲也。忤於我，未必不合於人也；合於我，未必不非於俗也。至是之是無非，至非之非無是，此真是非也。若夫是於此而非於彼，非於此而是於彼者，此之謂一是一非也。此一是非，隅曲也；夫一是非，宇宙也。天下或有是非，又而非道術者。今吾欲擇是而居之，擇非而去之，不知世之所謂是非者，不是孰是孰非。老子曰：治大國若烹小鮮。為寬裕者，曰勿數撓也；裕，撓。為刻削者，曰致其鹹酸而已矣。晉平公出言而不當，師曠舉琴而撞之，跌衽宮壁。跌衽，至平公左衽中宮壁。左右欲塗之。欲塗師曠所敗壞也。平公曰：舍之，以此為寡人失。孔子聞之曰：平公非不痛其體也，欲來諫者也。韓子聞之曰：韓子，韓非子。群臣失禮而弗誅，是縱過也。有以也夫，平公之不霸也。故賓有見人於宓子者，宓子，子賤也。賓出，宓子曰：子之賓獨有三過：望我而笑，是攓也；攓，慢也。談語而不稱師，是返也；交淺而言深，是亂也。賓曰：

王世貞云：此段又妙說盡物理。是然云：師曠舉琴撞平公，此亦出于人情之外，其不誅諫者耳。

黃洪憲云：合則為腹心，離則為胡越。宓子賤之賓為人所短，亦當委之過去之過，非人之智。

所去斤其功也

賢天嫩云曩日又似死則者人者二人其母不哭曰此子也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孝也其子曰盲出於母則為夫母天若出於嫁則不免為妬婦矣言一也所以者異耳說亦相類

王鏊云所視所視雖異而其窮未始不一釋上惟正身以待物之來而此世之窺我所不論也

望君而笑是公也談語而不稱師是通也交淺而言深是忠也故賓之容一體也或以為君子或以為小人所自視之異也故趣舍合即言忠而益親身疏即謀當而見疑親母為其子治扢（蓋）禿而血流至耳見者以為其愛之至也使在於繼母則過者以為嫉也事之情一也所從觀者異也從城上視牛如羊視羊如豕所居高也闚面於盤水則員於杯則隨面形不變其故有所員有所隨者所自闚之異也今吾雖欲正而待物庸詎知所自闚我者乎若轉化而與世競走譬由逃雨也無之而不濡常欲在於虛則有不能為虛矣（為者失之執者敗之）若夫不為虛而自虛者性自然也此所慕而不能致也故通於道者如車軸不運於己

王守仁云不去自見而狗見聞亦此類也

湯賓尹云此段前言人之才不得相兼以后見人君當隨才委使

王錫爵云引伊尹興土功二事為證伊尹亦可以為世模楷也

而與轂致千里轉無窮之原也不通於道者若迷惑告以東西南北所居聆聆（聆聆意曉解也）一曲而辟（辟[illegible]小辟也）然忽不得復迷惑也故終身隸於人辟若俔（譙）之見風也（俔候風者也世所謂五兩凡候風以雞羽重五兩繫五丈旗）無須臾之間定矣故聖人體道反性不化以待化則幾於免矣（無為以待有為免世誹免也）治世之體易守也其事易為也其禮易行也其責易償也是以人不兼官官不兼事士農工商鄉別州異是故農與農言力士與士言行工與工言巧商與商言數是以士無遺行農無廢功工無苦事商無折貨各安其性不得相干故伊尹之興土功也脩脛者使之跖钁（長脛以蹠插者使入深）強脊者使之負土（任負重）眇者使之準（目不正因令睇）傴者使之塗（傴人塗地因其俯也）

夫人[illegible]易[illegible]可能若[illegible]能之事而求備於一人則人之可用者鮮矣

蘇洵曰人君用一人當隨才當使取長棄短如又求其高不可及之上猶聖者必待任而施世之有事於[illegible]

王守仁云世主用人不知隨才

各有所宜而人性齊矣胡人便於馬越人便於舟異形殊類易事而悖失處而賤得勢而貴聖人總而用之其數一也夫先知遠見達視千里人才之隆也而治世不以責於民（言民不以己求備於下也）博聞強志口辯辭給人智之美也而明主不以求於下敖世輕物不汙於俗士之伉行也而治世不以為民化神機陰閉剞劂無迹人巧之妙也而治世不以為民業故萇弘師曠先知禍福言無遺策而不可與眾同職也公孫龍折辯抗辭別同異離堅白（公孫龍趙人好分析詭異之言以白馬不得合為二雉而為二也）不可以眾同道也北人無擇非舜而自投清冷之淵（北人無擇古隱士非舜非其德之衰）不可以為世儀魯般墨子以木為鳶而飛之三日不集而不可使為工也故高不

[illegible]人良以希牲代之所為甚至所用非所賢所賢非所用皆其所以至者

陶望齡曰道術之可公行與度量之可傳一也

可及者不可以為人量行不可逮者不可以為國俗夫挈輕重不失銖兩聖人弗用而縣之乎銓衡視高下不差尺寸明主弗任而求之乎浣準（浣準水望之平）何則人才不可專用而度量可世傳也故國治可與愚守也而軍制可與權用也夫待騕褭飛兔而駕之則世莫乘車（騕褭良馬飛兔其子褭兔走蓋皆一日萬里也）待西施毛嬙而為配則終身不家矣（西施毛嬙古好女也）然非待古之英俊而人自足者因所有而並用之夫騏驥千里一日而通駑馬十舍旬亦至之（旬十日也）由是觀之人材不足專恃而道術可公行也亂世之法高為量而罪不及重為任而罰不勝危為禁而誅不敢民困於三責則飾智而詐上犯邪而干免（干求也）故雖峭法嚴刑不能禁其姦何

焦竑曰道德與禮義之去若日月室宅之居

者力不足也故諺曰鳥窮則噣（一喙）獸窮則觸人窮則詐此之謂也道德之論譬猶日月也江南河北不能易其指馳騖千里不能易其處趨舍禮俗猶室宅之居也東家謂之西家西家謂之東家雖皋陶爲之理不能定其處故趨舍同誹譽在俗意行鈞窮達在時湯武之累行積善可及也其遭桀紂之世天授也

朱之蕃曰聖人盡道於己而聽之於人

今有湯武之意而無桀紂之時而欲成霸王之業亦不幾矣昔武王執戈秉鉞以伐紂勝殷搢笏杖殳以臨朝（殳木杖也）武王既沒殷民叛之周公踐東宮（東宮太子之宮）履乘石（人君升車有乘石也）攝天子之位負扆而朝諸侯（戶牖之間謂之扆）放蔡叔誅管叔克殷殘商祀文王於明堂七年而致政成王夫武王先武而後文非意變也以應時也周公放兄誅弟非不仁也以匡亂也故事周於世則功成務合於時則名立昔齊桓公合諸侯以乘車退誅於國以斧鉞晉文公合諸侯以革車退行於國以禮義桓公前柔而後剛文公前剛而後柔然而令行乎天下權制諸侯鈞者審於勢之變也

即上文論聖之意

顏闔魯君欲相之（顏闔魯隱士）而不肯使人以幣先焉鑿培而遁之（培屋後牆也）爲天下顯武（楚人謂士爲武）使遇商鞅申不害形及三族又況身乎世多稱古之人而高其行竝世有與同者而弗知貴也非才下時失宜也故六騏驥四駃騠（騏驥駃騠北翟之良馬也）以濟江河不若窾木便者（窾空也）處世然也是故立功之人簡於行而謹於時今世俗之人以功成爲賢以勝患爲智以遭難爲愚以死節爲戇

茅坤云聖賢與事之不同生死各

[illegible]以道殉身[illegible]若以況彼者久之矣

善以爲各致其所極而已王子比干非不知箕子被髮佯狂以免其身也然而樂直行盡忠以死節故不爲也伯夷叔齊非不能受祿任官以致其功也然而樂離世抗行以絕衆故不務也許由善卷非不能撫天下寧海內以德民也然而羞以物滑和故弗受也豫讓要離（豫讓智伯臣要離吳王闔閭臣）非不知樂家室安妻子以偷生也然而樂推誠行必以死主故不留也今從箕子視比干則愚矣從比干視箕子則卑矣從管晏視伯夷則戇矣從伯夷視管晏則貪矣趨舍相非嗜欲相反而各樂其務將誰使正之

[illegible]

王守仁云聖賢操行不同以其自成其是而已若各於此者非[illegible]之心[illegible]夫殷之三仁孔子同謂之仁其心之論

袁宗道云楊子[illegible]公解別用此豈法

曾子曰擊舟水中鳥聞之而高翔魚聞之而淵藏故所趨各異而皆得所便故惠子從車百乘以過孟諸（惠子名施仕爲梁相視車百乘志尚未足孟諸宋澤）莊子見之棄其餘魚（莊子名周蒙人隱而不仕見惠施之不足故棄餘魚）鵜胡飲水數斗而不足（鵜胡汚澤鳥）鱓鮪入口若露而死（鱓鮪魚名）智伯有三晉而欲不贍（三晉智伯兼范中行也贍足也）林類榮啟期衣若縣衰而意不慊（林類榮啟期皆隱士慊恨也）由此觀之則趨行各異何以相非也夫重生者不以利害己立節者見難不苟免貪祿者見利不顧身而好名者非義不苟得此相爲論譬猶冰炭鉤繩也何時而合若以聖人爲之中則兼覆而并之未有可是非者也

湯賓尹云聖人治天下不屑屑伺是非之迹存乎而已

夫飛鳥主巢狐狸主穴巢者巢成而得棲焉穴者穴成而得宿焉趨舍行義亦人之所棲宿也各樂其所安致其所蹠謂之成人（蹠至也）故以道論者總而齊之治國之道上無苛令官無煩治士無僞行工無

茅坤云極治之世渾渾噩噩無

[illegible]刑罰[illegible]不斷是也

此即以道德治者

竹道岩云文子術叙有法道表世之風尚習尚令人慨嘆

袁宗道云澆淳散朴風俗頽[illegible]念下亦世運方之也大要有不將不流于頽者者亦有風會日入于薄者不可一例視之

淫巧其事經而不擾其器完不飾亂世則不然為行者相揭以高（揭高舉）為禮者相矜以偽車輿極於雕琢器用逐於刻鏤求貨者爭難得以為寶詆文者處煩撓以為慧爭為佹辯久積而不決無益於治工為奇器歷之而後成不周於用故神農之法曰丈夫丁壯而不耕天下有受其饑者婦人當年而不織天下有受其寒者故身自耕妻親織以為天下先其導民也不貴難得之貨不器無用之物是故其耕不強無以養生其織不強者無以揜形有餘不足各歸其身衣食饒溢姦邪不生安樂無事而天下均平故孔丘曾參無所施其善孟賁成荊無所行其威（成荊古勇士也）衰世之俗以其智巧詐偽飾眾無用貴遠方之貨珍難得之財不積於養生之具澆天下之淳（澆薄也淳厚也）析天下之樸牿服馬牛以為牢滑亂萬民以清為濁性命飛揚皆亂以營貞信漫（漫）失其情性於是迺有翡翠犀象黼黻文章以亂其目芻豢黍稻荊吳芬馨（馨音）以嚂其口（荊吳國也芬珍味嚂貪求也）鐘鼓管簫絲竹金石以淫其耳趨舍行義禮節謗議以營其心於是百姓糜沸豪亂暮行逐利煩挐澆淺（澆淺薄也既薄尚澆也）法與義相非行與利相反雖十管仲弗能治也且富人則車輿衣纂錦（纂錦馬飾）馬飾傅旄象帷幕茵席綺繡條組青黃相錯不可為象貧人則夏被褐帶索含菽飲水以充腸以支暑熱冬則羊裘解札（解札敗解也）短褐不掩形而煬竈口（煬炙也）故其為編戶齊民無以異然貧富之相去也猶人君與僕

蘇濬曰守正脩理之君子之所當然而饑寒之患豈所計哉然奸邪之徒往往藉口以為資不知守道之君子有斷然獨見處

蘇濬曰淮南一書世間詭異瓌奇之事其說叙怪其文以物事之新無所不搜大較飾之於消散此段文字無大[illegible]

習孔習云此論治道最精深

楊道賓云借物理來喻言言中窾

王道坤云此篇與說小同聚妙潤含臨池採用

黃汝亨曰契刻桅舩弦板墜劍于中流也

慮不足以論之夫乘奇技偽邪施者自足乎一世之間守正脩理不苟得者不免乎饑寒之患而欲民之去末反本由是發其原而壅其流也夫雕琢鏤刻傷農事者也錦繡纂組害女工者也農事廢女工傷則饑之本而寒之原也夫饑寒並至能不犯法干誅者古今之未聞也故仕鄙在時不在行利害在命不在智夫敗軍之卒勇武遁逃將不能止也勝軍之陳怯者死行懼不能走也故江河決沉一鄉父子兄弟相遺而走爭升陵阪上高丘輕足先升不能相顧也世樂志平見鄰國之人溺尚猶哀之又況親戚乎故身安則恩及鄰國志為之滅身危則忘其親戚而人不能解也游者不能拯溺手足有所急也灼者不能救火身體有所痛也夫民有餘則讓不足則爭讓則禮義生爭則暴亂起扣門求水莫不與者所饒足也林中不賣薪湖上不鬻魚所有餘也故物豐則欲省求贍則爭止秦王之時或人菹子利不足也（菹殺之）劉氏持政獨夫收孫財有餘也（劉氏謂漢也）故世治則小人守政而利不能誘也世亂則君子為姦而法弗能禁也

說林訓（木叢生曰林說萬物承阜也若林之聚矣故曰說林）

以一世之度制治天下譬猶客之乘舟中流遺其劍遽契其舟桅（契刻也桅舩弦板也墜劍於中流刻下舩弦言識其於此下失劍也桅音氾）暮薄而求之其不知物類亦甚矣（刻桅日暮薄岸而求劍於其所下故曰不知物類也）夫隨一隅之迹而不知因天地以游惑莫大焉雖時有所合然而不足貴也譬若旱歲之

王愔曰說山說林一篇所以為佳者詞不對而意了然

楊維禎曰此論新髮無人能有所為而用之為

土龍疾疫之芻靈是為帝者也土龍以求雨芻狗以求福時見貴也曹氏之裂布蛷求者貴之然非夏后氏之璜曹人名命為曹今俗間以始織布繫著其勞謂之曹布燒以傅蛷瘡則愈故蛷者貴之半壁曰璜璜以發衆國家之寶故曰然非夏后氏之璜也無古無今無始無終未有天地而生天地至深微廣大矣言其深微廣大故能生天地也足以蹍者淺矣然待所不蹍而行蹍履也待所蹍而行者則不得行故曰待所不蹍而後行智所知者褊矣然待所不知而後明褊狹也不知所知以成名矣游者以足蹶以手抗不得其數愈蹶愈敗愈益也敗猶沒也及其能游者非手足者矣鳥飛反鄉兔走歸窟狐死首丘寒將翔水各哀其所生寒將水鳥哀猶愛也毋貽盲者鏡毋予躄者履毋賞越人章甫非其用也章甫冠越人椎固百病不能自椓椓目見百步之外不能自見其眦

蘇濬曰狗彘肥則享之故近其死鳳凰非聖王之君不能致故曰莫之能致此宇宙常理

狗彘不擇甂甌而食偷肥其體而顧近其死偷人能有所為而不能自為也偷取也顧反也肥則享之故近其死也鳳凰高翔千仞之上故莫之能致非聖君不致也月照天下蝕於詹諸詹諸月中蝦蟆食月故曰食於詹諸騰蛇游霧而殆於蝍蛆蝍蛆蜈蚣也殆猶畏也騰蛇不敢動故曰殆於蝍蛆也烏力勝日而服於鵻禮能有脩短也烏在日中而見故曰勝日服猶畏也鵻禮小鳥也秦人謂之祝祝鵻鳴人舍者鴻鳥皆畏之故曰能有修短也莫壽於殤子而彭祖為夭矣殤子生而死者歸殤子夫所寄歸所上故曰以為壽彭祖蓋楚先壽八百歲不早歸故曰以為夭論語曰竊比於我彭祖也一說彭祖蓋黃帝時學僊者言不如殤子早歸神明矣短綆不可以汲深器小不可以盛大非其任也怒出於不怒為出於不為不怒乃是怒不為是為也視於無形則得其所見矣聽於無聲則得其所聞矣至味不慊至言不聞至樂不笑

王世貞曰此即老子上德無為

雜 玄妙

之穴

至音不叫大匠不斲大豆不具大勇不鬥快則深中不斲不自斲制豆籩豆之器大勇人仁義之不復鬥之得道而德從之矣譬若黃鍾之比宮大簇之比商無更調焉更改也以冠鉒者全以金鉒者跂以玉鉒者發鉒者提馬錐家謂之投以金者步除跂者刺跂走發者疾也是故所重者在外則內為之掘掘所重謂金與玉掘不安詳也逐獸者目不見太山見獸而已嗜慾在外則明所蔽矣蔽者見利不見其害聽有音之音者聾聽無音之音者聰不聾不聰與神明通卜者操龜筮者端策以問於數安所問之哉策四十九策可以占吉凶可以問於數數卜筮者也舞者舉節坐者不期而拚皆如一所極同也日出湯谷入於虞淵莫知其動須臾之間俛人之頸俛猶人突也人莫欲學御龍而皆欲學御馬莫欲學治鬼而皆欲學治人急所用也解門以為薪塞井以為臼人之從事或時相似或有也相似似于愚水火相憎鏏在其間五味以和鏏小鼎一曰鼎無耳為鏏受水而火炊之故曰在其間骨肉相愛讒賊間之而父子相危楚平王晉獻公之類夫所以養而害所養譬猶削足而適履殺頭而便冠所以養喻養人之物所養喻身殺頭頭大冠小不相宜削殺其頭以便冠也昌羊去蚤虱而來蚙窮昌羊昌蒲蚙窮蟲名入耳之蟲也除小害而致大賊故小快而害大利牆之壞也不若無也然逾屋之覆牆壞更為土歸於本故曰逾屋之覆也璧瑗成器礛諸之功礛諸治玉之石一讀曰廉鏌邪斷割砥礪之力狡兔得而獵犬烹高飛盡而強弩藏喻不復用也騏驥致千里而不飛無糗糧之資而不饑失火而遇雨失火則不幸遇雨則幸也故禍中有福也鬻棺者欲民之疾病也畜粟者

王三餘曰父子相愛晉獻公之所以代所有人猶以為口實

朱之蕃云以理勝故其微如此

袁份曰設機待機動則得鼠泛釣浮杭動則得魚雀者

許云我任我輦比物理機動感之妙

湯賓尹云則物各得其偏論人有能有不能也

欲歲之饑荒也水靜則平平則清清則見物之形弗能匿也故
可以為正(匿猶逃也)川竭而谷虛(虛無水也)丘夷而淵塞(夷平塞滿也)脣竭而
齒寒河水之深其壤在山(言非一朝一夕)釣之縞也一端以為冠一端
以為絲冠則戴致之絲則蹇履之知已者不可誘以物明於死
生者不可劫以危故善游者不可懼以涉親莫親於骨肉節族
之屬連也(骨肉謂一人之身故曰節族之連也)心失其志乃反自害(言心失制度則自害身也)
況疏遠乎聖人之與道猶葵之與日也雖不能與終始哉其鄉
之誠也宮池涔則溢旱則涸江水之原淵泉不能竭蓋非橑不
能蔽日輪非輻不能追疾然而橑輻未足恃也金勝木者非以
一刃殘林也土勝水者非以一墣塞江也躄者見虎而不走非
勇勢不便也傾者易覆也倚者易軵(軵推也)幾易助也濕易雨也
(幾近也)設鼠者機動釣魚者泛杭任動者車鳴也(動發也發則得鼠泛釣浮杭動則得魚任若輦也詩云我任我輦)
狗能立而不能行蛇牀似蘪蕪而不能芳(蛇牀臭蘪蕪香)謂許由無德烏獲無力莫不醜於色(醜猶怒也一曰愧也)人莫不
奮於其所不足以兔之走使犬如馬則逮日歸風(言其疾也)及其為
馬則又不能走矣冬有雷電夏有霜雪然而寒暑之勢不易小
變不足以防大節黃帝生陰陽(黃帝古天神也始造人之時化生陰陽也)上駢生耳
目桑林生臂手(上駢桑林皆神名)此女媧所以七十化也(女媧王天下者也七十變造化此言造化治世非一人之功也)
終日必有聖之事百發之中必有羿逄蒙之
巧然而世不與也其守節非也(非皆非其真也)號斑顱亦骨也而世不與

許應元曰舌之與齒三句亦能勝剛之譬

王世貞曰淮南叙事錯雜然物理助破一言一句皆得其顏乃彼的之言

姚寬曰連引物類博而不煩通而有條

施仁曰錯引物理言言中竅所謂雜而不越者訓時化假譬取象與類博形案之妙竅若百事百物之窾要者說林一言

灼必問吉凶於龜者以其歷歲久矣近敖倉者不為之多飯臨
江河者不為之多飲期滿腹而已蘭芝以芳未嘗見霜鼓造辟
兵壽盡五月之望(鼓造盖謂梟一曰蝦蟇今世人五月望作梟羹亦作蝦蟇羹言物不當為用也)舌之
與齒孰先礱也(礱摩盡也)錞之與刃孰先弊也繩之與矢孰先直也
今鱓之與蛇蠶之與蠋狀相類而愛憎異(人愛鱓與蠶畏蛇與蠋故曰異也)晉
以垂棘之璧得虞虢驪戎以美女亡晉國(美女驪姬也亡猶亂也)聾者
不謌無以自樂盲者不觀無以接物(接猶見也)觀射者遺其藝觀書
者忘其愛意有所在則忘其所守古之所為不可更則推車至
今無蟬匷(蟬匷車類)使但吹竽使氐厭竅雖中節而不可聽(但古不知吹人)
無其君形者也(君官主也)與死者同病難為良醫與亡國
同道難與為謀為客治飯而自藜藿名尊於實也(尊重享仁義之名重於治實也)
乳狗之噬虎也伏雞之搏狸也恩之所加不量其力使景
曲者形也(形曲則影曲也)使響濁者聲也(聲濁則響濁也)情泄者中易測(不閉其情欲發泄於外故其中心易測度知也)
華不時者不可食也(華實非其時令八九月令人病痾之類故不食也)(食令人多言不可聽用也)
踰越者或以舟或以車雖異路所極一也(極亦至也)
佳人不同體美人不同面而皆說於目梨橘棗栗(互文耳也)
不同味而皆調於口人有盜而富者富者未必盜有廉而貧者
貧者未必廉蔐苗類絮而不可為絮(蔐荻秀也楚人謂之蔐即所謂蘆花絮也)
不類布而可以為布出林者不得直道行險者不得履繩
羿之所以射遠中微者非弓矢也造父之所以追速致遠者

鄭寶曰此言即小可以知大來壁多標榜百家而文法錯綜旋游好

楊文照曰物理曲盡其妙非胸中丘壑筆下能然者不能措詞

王維隆曰此言小有害者大有所虧句句曲盡物情

非嚮衝也海內其所出故能大（霤雨出于海內復歸溝瀆入故曰內其所出）輪復其所過故能遠（其所過轉不止也）羊肉不慕蟻蟻慕於羊肉羊肉羶也醯酸不慕蚋蚋慕於醯酸嘗一臠肉而知一鑊之味懸羽與炭而知燥濕之氣以小見大以近喻遠十頃之陂可以灌四十頃（水高）而一頃之陂可以灌四頃大小之衰然（衰差也）明月之光可以遠望而不可以細書甚霧之朝可以細書而不可以遠望尋常之外畫者謹毛而失貌（謹悉微留意於小則失其大貌）射者儀小而遺大（儀望小處）而射之故能中帝各有宜治鼠穴而壞里閭潰小皰（報）而發痤疽（皰面氣也痤疽癰也）若珠之有纇玉之有瑕置之而全去之而虧（置其纇瑕也）榛巢者處林茂安也窟穴者託埵防便也（埵坊高處防隄也）王子慶忌足躡麋鹿手搏兕虎置之冥室之中不能搏龜鼈勢不便也湯放其主而有榮名崔杼弒其君而被大謗所以為之則同其所以為之則異呂望使老者奮（呂望鼓刀釣魚年七十始學讀書九十為文王作師佐武王伐紂成王封之于齊故老者奮）項託使嬰兒矜（項託年七歲窮難孔子而為之師故使小人之矜自驕）以類相慕（慕之而自矜勵也）使葉落者風搖之使水濁者魚撓之虎豹之文來射（虎豹以有文章也）猨狖之捷來乍（猨狖仰鼻而長尾乍暫疾以其捷來使擊而取之）射取之行一棊不足以見智彈一弦不足以見悲三寸之管而無當（當猶底也）天下弗能滿十石而有塞百斗而足矣以篙測江篙終而以水為測惑矣（篙擿船以篙投江篙沒因以江水為盡故曰惑也）漁者走淵木者走山所急者存也朝之市則走過市則步所求者亡也豹裘而雜不若狐裘之粹

吳默曰為則同而其為則異順逆之道也

陶望齡曰援引形容最妙

呂祖謙曰思而見之于夢于而思親天性固然遺腹子獨思之若自初不見其像故也此人情之危切者

白璧有考不得為寶（考瑕汚也）言至純之難也戰兵死之鬼憎神巫（兵死之鬼善行病人巫能祝劾殺之憎畏也）盜賊之醜吠狗（醜猶惡也）無鄉之社易為黍肉無國之稷易為求福（無祀不祀于神而卒祀之故易為黍肉為求福也）鼈無耳而目不可以瞥精於明也（不可瞥瞥之則見也）瞽無目而耳不可以察精于聰也（不可以察察之則聞也）遺腹子不思其父無貌於心也（不知父貌）不夢見像無形於目也（不見父像）蝮蛇不可為足虎豹不可使緣木（蝮蛇有毒螫人不可為足虎甚猛獸不可使能緣木）馬不食脂桑扈不啄粟非廉也（桑扈青雀馬不瘯脂）秦通崤塞而魏築城也（魏徙都大梁聞秦通崤塞欲來東兼之故築城以安備也）饑馬在廄寂然無聲投芻其旁爭心乃生引弓而射非弦不能發矢（引張也發遣也）弦之為射百分之一也道德可常權不可常故遁關不可復亡犴（寒）不可再（遁逃也獄囚以權變出關塞野行亡逃不可復由其入故曰權不可常也）環可以喻員不可以輪條可以為繶（繶亦緣也繶條絛也）不必以紃（紃亦繶也紃音巡）日月不並出狐不二雄神龍不匹猛獸不群鷙鳥不雙循繩而斲則不過懸衡而量則不差（衡秤也）植表而望則不惑損年則嫌于弟益年則疑於兄不如循其理若其當（理道也當猶實也）人不見龍之飛舉而能高者風雨奉之（奉助也）蠹眾則木折隙大則牆壞懸垂之類有時而墜（墜墮也）枝格之屬有時而弛（弛落也）當凍而不死者不失其適（死乃為失適又死故曰不失其適也）當暑而不暍者不亡其適（亡亦失之）未嘗適亡其適（亡無也言不求適之適）湯沐具而蟣虱相弔大廈成而燕雀相賀（廈屋也）憂樂別也柳下惠見飴曰可以養老盜跖見飴曰可以黏

真德秀曰此亦可謂長於兌宇宙物情措詞調遣纖悉畢備皆人道云欲知物理百態難說山一篇之不

凌約言曰援引錯綜續之歷之如

沙省尹曰物數各有相成之理

牡見物同而用之異。牡門戶也。蠶食而不飲，二十二日而化；蟬飲而不食，三十日而蛻；蜉蝣不食不飲，三日而死。人食礜石而死，蠶食之而不饑。礜石出陰山，一曰能殺鼠。魚食巴菽而死，鼠食之而肥。巴菽，巴豆。類不可必推。恐名類不可必推。瓦以火成，不可以得火；竹以水生，不可以得水。瓦得火則破，竹得水浸則死。揚堁而欲弭塵，被裘而以翣，豈若適衣而已哉。堁，土塵也，楚人謂之堁。翣，扇也。檮竹有火，弗鑽不燃；土中有水，弗掘無泉。蠬象之病，人之寶也。蠬，大蛤，中有珠；象牙還以自疾，故人得以為寶。人之病，將有誰寶之者乎。病人之利，欲為人寶之。為酒人之利而不酤則竭，為車人之利而不僦則不達。握火提人，反先之熱。介之人物，思自守者不欲使酒人車人得利，不酤不僦而先自灼，先不達，猶以火援人，熱自熱爛也。鄰之母死，往哭之；妻死而不泣，有所劫以然也。爀於情色，故曰有所劫迫之然，如是也。西方之倮國，鳥獸弗辟，與為一也。言同也。倮國在西南方。一膊炭熯，膊，一搏梃也。掇之則爛指；萬石俱熯，去之十步而不死。同氣異積。大勇小勇有似於此。今有六尺之廣，卧而越之，下材弗難；植而踰之，上材弗易。勢施異也。百梅足以為百酸，一梅不足以為一人和。喻眾能濟少，少不能有所成也。有以飾死者而禁天下之食，有以車為敗者而禁天下之乘，則悖矣。申生雖孝，晉不絕繩；子胥自沉，吳不斷水。釣者靜之，罧者扣舟，罩者抑之，罣者舉之，為之異，得魚一也。罧者以柴積水中以取魚。扣，擊也。魚聞擊舟聲，藏柴下，壅而取之也。見象牙乃知其大於牛，見虎尾而知其大於狸。一節見而百節知也。吳伐越至會稽，獲骨節專車，見一節大，餘節不得小，故曰百節知。小國不鬭於大國之間，畏見嫌也。兩鹿不鬭於伏兕

吳默曰人之世情不同故其俗尚亦異

王守仁曰今望則人積柴縛處漁從之為漁也

王世貞曰言見大而知小者之

袁宗道云言能者因事以成功

之旁。畏見食也。佐祭者得嘗，救鬭者得傷。蔭不祥之木，為雷電所撲。榮木影撲者擊也。或謂冢，或謂隴，或謂笠，或謂簦。簦，頭虱與空木之瑟，名同實異也。頭中虱，空木瑟，其名同，其實則異也。日月欲明而浮雲蓋之，蘭芝欲脩而秋風敗之。虎有子不能搏攫者輒殺之，為墮武也。墮，廢也。武，威也。龜紐之璽，賢者以為佩。龜紐之璽，衣印也。紐，係佩服也。土壤布在田，能者以為富。能動者，猶拯溺。予拯溺者金玉，不若尋常之纆索。金玉雖寶，非拯溺之具，故曰不如尋常之纆索。視書上有酒者下必有肉，上有年者下必有月，以類而取之。蒙塵而眯，固其理也。為其不出戶而堁之也。為不出戶而塵堁眯。屠者羹藿，為車者步行，陶者用缺盆，匠人處狹廬，為之非其道。為者不得用，用者弗肯為。為者不得用，以利動也；用者不肯為，以富寵也。轂立三十輻，各盡其力，不得相害。使一輻獨入，眾輻皆棄，豈能致千里哉。夜行者掩目而前其手，涉水者解其馬載之舟，事有所宜而有所不施。橘柚有鄉，萑葦有叢，獸同足者相從遊，鳥同翼者相從翔。以類聚也。日中之潦流入於海，附耳之言聞於千里也。附，近也。近耳之言，謂竊語聞於千里，千里知之。語曰：欲人不知，莫如不為。蘇秦步，曰何故；趨，曰何趨。馳有為則議，多事固苛。蘇秦為多事之人，故見譏見苛也。皮將弗覩，毛將何顧。畏首畏尾，身凡有幾。畏始畏終，中生不畏，凡有幾何，言常畏也。欲觀九州之土，足無千里之行；心無政教之原，而欲為萬民之上，則難。無其術，故曰難。的的者獲，提提者射。的的，明也，為眾所見，故獲。提提，安也，若自晦不飛，獸不走，提提安時，故為人所射。故大白若辱，大德若不足。若辱，自同于眾人；若不足，若失若虛之貌。未嘗稼穡，粟滿倉；未嘗桑蠶，絲滿囊。

汪贊尹曰為者不得用以利動用者不肯為以富寵凡人情莫不知此

王世貞曰成在之机捷為彩

許慎石曰：人之智多惑於有所蔽也

得之不以道，用之必橫。海不受流胔，慼 太上不上小人。背有日皆有 不義之徒流入海，海神蕩而出之，故曰不受。太山，東嶽者也，王者所封，神虎不令汙亂，小人濁上其上者也。 旁光不升俎，旁光，胞也；俎，頭之實，惟髀昴，肖髀而腸，腸不濟升也。 駮不入牲，牧牲以純色也。 中夏用箑，快之，至冬而不知去；褰衣涉水，至陵而不知下，未可以應變。有山無林，有谷無風，有石無金。林生於山，山未必皆有林；風出於谷，谷未必皆有風；金生於石，石未必皆有金。喻聖人出眾人，眾人未必皆聖賢也。 滿堂之坐，視鉤各異，於環帶一也。滿堂生人，視其鉤各異形，鉤與環帶一法也。 獻公之賢，欺於驪姬；類雖異，所用者同。驪姬殺申生也。 叔孫之智，欺於豎牛。三日不食而飢死也。 故鄭詹入魯，春秋曰：「佞人來，佞人來。」鄭詹，鄭文公大夫，以齊桓公卒，不使鄭伯朝齊，而使朝於楚，齊人執之，自齊逃至魯，魯謂之佞人。 君子有酒，鄙人鼓缶，雖不見好，亦不見醜。醉惡也。 人性便絲衣帛，或射之，則被鎧

積德秀曰：用人如治器之善也。習孔數曰：用人當其才，自然各適於用而不相妨，此隨材器使

甲，為其所不便以得所便。便，利也。 輻之入轂，各值其鑿，不得相通，猶人臣各守其職，不得相干。干，亂也。 嘗被甲而免射者，被而入水；嘗抱壺而度水者，抱而蒙火，可謂不知類矣。君子之居民上，若以腐索御奔馬；若蹍薄冰，蛟在其下；若入林而遇乳虎。言常驚懼恐也。 善用人者，若蚈之足，眾而不相害；若唇之與齒，堅柔相摩而不相敗。摩，近；敗，毀也。 化不治於民，民不附。 清醠之美，始於耒耜；醠，清酒也。 黼黻之美，在於杼軸。白與黑為黼，青與赤為黻，皆文衣也。 布之新不知紵，紵之弊不如布，或善為新，或惡為故。善猶宜也。 靨輔在頰則好，在顙則醜。靨輔，頰上窐也；窐者在頰則好，在顙則醜也。 繡以為裳則宜，以為冠則譏。譏，非之也。 馬齒非牛蹏，檀根非椅枝，故見其一本而萬物知。知猶別也。 石生而堅，蘭生而芳，

[illegible]曰：不濟其[illegible]真知亦先所用

少自其所生者，天無忿。質性也，明猶盛也。 扶之與提，謝之與讓，故之與先，諾之與已也，相去千里。汙準而粉其顙，腐鼠在壇，燒燒：人謂中庭為壇。 薰於宮，入水而憎濡，懷臭而求芳，雖善者弗能為工。工，巧也；善，或作再。 再生者不穫華，大旱者不待時落。不待時落，秋時而零落也。 毋曰不幸，甑終不墮井；抽簪招燐，有何為驚。燐，血精，似野火，招之應聲而至，血灑汙人，以簪招則不至，故曰何驚。 使人無度河，可；中河使無度，不可。見虎一文，不知其武；一見騏驥一毛，不知善走。水蠆為蟌，蟌，青蜓也。 孑孑為蟁，孑孑結，蟨水上，到岐蟲。 兔齧為螚。兔齧在其心中，化為螚，蟲名，螚音那。 物之所為，出於不意，弗知者驚，知者不怪。銅英青，金英黃，玉英白，黂燭膏燭澤也。燭光猶澤，光明有明候也。 以微知明，以外知內。象肉之味不知於口，

吳默曰：言成事者，皆出於不意，斯為得之

吳默曰：此言事物有先兆而見

鬼神之貌不著於目，捕景之說不形於心。皆所不嘗見之。 冬冰可折，夏木可結，時難得而易失。木方茂盛，終日采而不知；秋風下霜，一夕而殫。殫，盡也。 病熱而強之餐，救暍而飲之寒，救經而引其索，拯溺而授之石，欲急救之，反為惡。惡猶害也。 雖欲謹亡馬，不發戶轔。言馬亡不可發戶限而求。轔，戶限也，楚人謂之轔，音鄰。 雖欲豫就酒，不懷蓐。孟賁探鼠穴，鼠不死，必噬其指，失其勢。孟賁，勇士，為探鼠於穴，故曰失其勢。 山雲蒸，柱礎潤；礎，柱下石。 伏苓掘，兔絲死。伏苓，兔絲所生者，伏苓亡，故兔絲死也。 一家失熛，百家皆燒；熛，火也。 讒夫陰謀，百姓暴骸。粟得水濕而熱，甑得火而液。水中有火，火中有水。疾雷破石，陰陽相薄。湯沐之於河，有益不多；流潦注海，雖不能益，猶愈於已。已，止也。 一目之羅，不可以得鳥；無餌之釣，不可以得魚；遇

肯物之?曰：歎句肯天机之然而然者物物，形異質而天機之動一也。

熊?曰：鶴壽二句見循短各得其志，亦是莊子大覺一般。

湯賓尹云：引銜成數詞意味。

士無禮不可以得賢。兎絲無根而生，蛇無足而行，魚無耳而聽，蟬無口而鳴，有然之者也。（然，如是也）鶴壽千歲，以極其游；蜉蝣朝生而暮死，而盡其樂。（循短各得其志）紂醢梅伯，文王與諸侯構之。（構，謀也）桀辜諫者，湯使人哭之。（哭，猶吊也）狂馬不觸木，猘（制）狗不自投於河，雖聾蟲而不自陷，又況人乎！（聾，無知也）愛熊而食之鹽，愛獺而飲之酒，雖欲養之，非其道。（熊食鹽而死，獺飲酒而敗，故曰非其道也）心所說，毁舟為杕；心所欲，毁鐘為鐸。（鐸，大鈴，金口木舌為木鐸，金舌為金鐸；杕，舟尾也）管子以小辱成大榮，（管仲相子糾不能死，為魯所囚，是其辱；卒相桓公以至霸，是其大榮也）蘇秦以百誕成一誠。（誠，信也）質的張而弓矢集，林木茂而斧斤入，非或召之，形勢所致者也。待利而後拯溺人，亦必以利溺人矣。（利溺人者，利人之溺，得其利也）舟能沉能浮，愚者不加足。（舟船能載浮物，愚者不敢加足，畏其沉也）騏驥驅之不進，引之不止，人君不以取道里。刺我行者，欲與我交；訾我貨者，欲與我市。（非刺譽毁也）以水和水不可食，一弦之瑟不可聽。（以其失和，故不可聽；刺，無所用也）駿馬以抑死，直士以正窮。賢者擯於朝，美女擯於宮。（擯，棄也）行者思於道，而居者夢於牀，慈母吟於巷，適子懷於荊。（精相往來也）赤肉懸則烏鵲集，鷹隼鷙則眾鳥散，物之散聚交感以然。食其食者不毁其器，食其實者不折其枝，塞其源者竭，背其本者枯。畫不暢運，環不解，其解之不以解。（暢，達也；不得達至也，交止也）（解連環，言不可解則得解也）臨河而羨魚，不如歸家織網。明月之珠，螷之病而我之利；虎爪象牙，禽獸之利而我之害。易道良馬，使人欲馳；飲酒而樂，使人欲謌。是

蘇濬評：言言析味，句句談真，總此物理和寸字。

朱之蕃曰：說到補切處，令人一讀一擊節，非句句身目心領目前之所猜到。

蕭良有曰：此言物之聚散交感之理。

楊?然曰：何剝誤之甚，而句句自為之文，可為終本根之學。

鍾惺曰：此是的確議論。

蕭良有曰：借詞立意，自古未有道此者。

吳默曰：絕似戰國策語。

唐順之曰：得之於賈生語來。

而行之，故謂斷；非而行之，必謂之亂。（斷，猶治也）矢疾不過二里也，步之遲，百舍不休，千里可致。聖人處於陰，眾人處於陽；聖人行於水，眾人行於霜。（水有形而不可毁，故聖人行之；無迹，霜雪履有迹，故眾人行之也）異音者不可聽以一律，異形者不可合於一體。（合，同也）農夫勞而君子養焉，（君子，國君，養以化澤[illegible]休之）愚者言而智者擇焉。（擇可用者而用之也）捨茂林而集於枯，不弋鵠而弋烏，難與有圖。（圖，謀也，言其愚也）寅丘無壑，泉源不溥。（言深小涂。水名寅，寅之丘無大壑，故泉流不溥漙也）尋常之谿，灌千頃之澤。（言有源也）見之明白，處之如玉石；見之暗晦，必留其謀。（玉之與石，言可別也；闇晦不明，留猶思謀也）以天下之大，託於一人之才，譬若懸千鈞之重於木之一枝。負子而登牆，謂之不祥，為其一人隕而兩人傷。（負，抱也；隕，墜也）善舉事者，若乘舟而悲謌，一人唱而千人和。（言能得眾人之心也）不能耕而欲黍粱，不能織而喜采裳，無事而求其功，難矣。有榮華者，必有憔悴；有羅紈者，必有麻蒯。（言有成必有衰也）鳥有沸波者，河伯為之不潮，畏其誠也。（大鳥鶤也，翔水上，扇魚令出，沸波攫而食之，故河伯深藏於淵，畏其精誠，為不見）故一夫出死，千乘不輕。（主術篇曰：兵莫憯於志，莫邪為下。言匹夫志意出死必戰，故雖大國兵車千乘不輕之也）蝮蛇螫人，傅以和堇則愈，（和堇，野葛，毒藥）物故有重而害反為利者。聖人之處亂世，若夏暴而待暮。（夏日中甚熱暴，暮涼時，言聖人居亂世忍以待涼）桑榆之間，逾易忍也。（言亂世將盡也。日在西方桑榆間，將夕，故曰易忍）水雖平，必有波；衡雖正，必有差；尺寸雖齊，必有詭。（詭，不同也）非規矩不能定方圓，非準繩不能正曲直。用規矩準繩者，亦有規矩準繩焉。舟覆乃見善游，馬奔乃見良御。（善游，[illegible]覆舟不

高子昇曰：淮南鴻烈，有淮安王劉安以文辨致天下方術之士，會粹諸子，又旁搜異聞以成之，故其文雜出而根究物理。

黃洪憲曰此書雖云拙寫物態知是許多奇幽

顧天峻曰淮南一書形況儘是劉安手裁然非力致天下之事何由羅致宇宙物情如此之盡

王鏊曰敘物情中而又法有道

（良御馬奔車所欲見之）嚼而無味者，弗能內於喉；視而無形者，不能思於心。（形象無形於目，不能思之於心。）兕虎在於後，隨侯之珠在於前，弗及掇者，先避患而後就利。（隨國在漢東，姬姓之後，出遊於野，見大蛇斷在地，隨侯令醫以藥傅斷蛇，蛇得愈，去後銜大珠報之，蓋明月之珠，因號隨侯之珠，世以為寶也。）逐鹿者不顧兔，決千金之貨不爭銖兩之價。（言在大不顧小。）弓先調而後求勁，馬先馴而後求良，（勁，強也。馴，擾也。）人先信而後求能。（人非信不立也。）陶人棄索，車人掇之；屠者棄銷，而鍛者拾之：所緩急異也。百星之明，不如一月之光；十牖畢開，不若一戶之明。矢之於十步貫兕甲，及其極，不能入魯縞。（言勢極也。）太山之高，背而弗見；秋毫之末，視之可察。山生金，反自刻；木生蠹，反自食；人生事，反自賊。（賊，敗也，害也。物自然也。）巧冶不能鑄木，工匠不能斲金者，形性然也。白玉不雕，美珠不文，質有餘也。（性自然，不復飾。）故跬步不休，跛鱉千里；（跬，備尺也。）累積不輟，可成丘阜；（輟，止也。）城成於土，木直於下，非有事焉，所緣使然。凡用人之道，若以燧取火，疏之則弗得，（疏猶遠也。）數之則弗中，（數猶疾也。）正在疏數之間。（得其節，火乃生。）從朝視夕者移，從枉準直者虧。聖人之偶物也，若以鏡視形，曲得其情。（偶猶適也。）楊子見逵路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道九達曰逵。）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為其可以黃可以黑。（練，白也。）趨舍之相合，猶金石之一調，相去千歲，合一音也。（金曰鐘，石曰磬，雖久不變，故曰相去千歲合一音也。）鳥不干防者，雖近弗射；（鳥竊之者，蜀是也。）其當道，雖遠弗釋。（當道為作防害者，故曰不釋也。）酤酒而酸，買肉而臭，然酤酒買肉不離屠沽之家，故求物必於近之者。

王儒曰此段因物鏡物之旨[illegible]楊墨之哭泣寓意最微即就物上辭之楊墨之心乃不曰矣

[illegible]曰探入人情一軸取嘗之法

茅坤曰思取物理如探囊取物隨取隨見隨現題真

施仁曰狀其情字字若金讀者當深[illegible]其意

以詐應詐，以譎應譎，若披蓑而救火，毀瀆而止水，乃愈益多。西施毛嬙，狀貌不可同，世稱其好美鈞也。堯舜禹湯，法籍殊類，得民心一也。聖人者，隨時而舉事，因資而立功。涔則具擢對，旱則脩土龍。（擢對，貯水器也。土龍，致雨物也。）臨菑之女，織紈而思行者，為之悖戾。（臨菑，齊都。悖戾，惡也。）室有美貌，繒為之纂繹。（有感，故纂繹不密緻也。）徵羽之操，不入鄙人之耳；（徵羽，正音，小人不知，不入其耳。）軫和切適，舉坐而善。（軫，轉也，轉其和，更作急調，微楚之音，非正樂，故舉坐而善之也。）過府而負手者，希不有盜心。（府，藏貨所生也。）故侮人之鬼者，過社而搖其枝。（侮猶病也。）晉陽處父伐楚以救江，故解捽者不在於捌移，在於批伉。（批，擊也。伉，推擊共要也。伉音沉。）木大者根擢，山高者基扶，蹠巨者志遠，體大者節疏。狂者傷人，莫之怨也；嬰兒詈老，莫之疾也：賊心亡也。（賊，害也。言忘害。）尾生之信，不如隨牛之誕，（尾生効信於婦人，信之失。隨牛，弦高，矯君命為誕，以存國，故不如隨牛之誕也。）而又況一不信者乎。（一猶常也。況常不為信、不為誕乎。）憂父之疾者子，治之者醫；進獻者祝，治祭者庖。（庖，宰也。）

新鋟翰林三狀元會選二十九子品彙釋評九卷

徐吾　焦竑　校正

青陽　翁正春　參閱

蘭嵎　朱之蕃　圈點

呂氏春秋

本生

湯賓尹曰治紀正月亦春秋要時冠周月意也首原順時養性之本後言天和神全之道君人者宜一一置之座右

始生之者。人地養成之人者也始初也能養天之所生而勿攖之謂天子。攖猶戾也天子之動也。以全天爲故者也。全猶順也天性也故事也此官之所自立也。官王也自從也立官者。以全生也。生性也今世之惑主主謂王也多官而反以害生則失所爲立之矣。妄立官數任不肖人執政故以害生也失其所

顧以天曰以物喻性得之于孟子之論

譬之若修兵者。以備寇也。今修兵而反以自攻則亦失所爲修之矣爲立官之法也若秦築長城以備患不知長城之所以自亡也亦失其所爲修兵之法也夫水之性清。土者扫之故不得清。扫讀曰骨汩濁也人之性壽。物者扫之故不得壽。物者貨賄所以扫亂也亂之使夭折也物也者。所以養性也。非所以性養也。以養人也世人貪欲過制者多所以取猶故曰非所以性養也今世之人惑者。多以性養物。天無爲以養物者不以身役物有爲者則以物役身則不知輕重也。輕喻物重喻身不知輕重。則重者爲輕。輕者爲重矣。若此則每動無不敗。以此爲君悖。以此爲臣亂。以此爲子狂。三者國有一焉無幸必亡。假令有幸且猶危危病者也今有聲於此。耳聽之必慊。慊快也已聽之則使人聾。必弗聽。以故不當聽也有色於此。目視之必慊。已視之則使人盲。必弗視。以言故不當視也

馮叔吉曰鼻味聲色之性乃有伐性之物此叫論詳之

裘某曰聲色滋味所以養性然欲過制則反以性養物則反以身役物故不便取偏聖人不以於性則離而夫之輕重之分較然也

有味於此。口食之必慊。已食之則使人瘖。必弗食。以瘖故不當食也是故聖人之於聲色滋味也。利於性則取之。害於性則舍之。此全性之道也。老子曰五聲亂耳使耳不聰五色亂目使目不明五味實口使口爽傷也世之貴富者。其於聲色滋味也多惑者。惑眩日夜求幸而得之則遁焉。遁流遁不能自禁也遁焉性惡得不傷。惡安也傷病也萬人操弓共射其一招。招無不中。招埻的也衆人所見會中弓射之故曰無不中也萬物章章。以害一生。生無不傷。章章明美以便一生。生無不長。便利也利其生性故生長久也故聖人之制萬物也。以全其天也。天身也天全則神和矣。目明矣。耳聰矣。鼻臭矣。口敏矣。三百六十節皆通利矣。若此人者。不言而信。天不言四時行焉是其法不言而信不謀而當。詩云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故不謀而當合詩本實不慮而得。精通乎天

云剝石曰天生者欲長生夕形又是善其欲也不沮欲也欲使物亂于物故曰害之又爲不能至於極長生之道也

卻不然此卻守益曰此下是天和神全之妙精之所感天而天爲地可上可下驕不惛者行乎淪無所虧闕故曰然

地。神覆乎宇宙。宇謂屋宇之內言其德皆覆被也其於物無不受也。無不裹也。受猶承也裹猶囊也若天地然。其德如天無不覆如地無不載故曰若天地然也上爲天子而不驕。下爲匹夫而不惛。驕常戰戰栗栗也故堯戒曰戰戰栗栗日慎一日惛讀憂悶之悶義亦然也此之謂全德之人。其德行升降無所虧闕故曰全貴富而不知道。適足以爲患。不知持盈止足之道以至破亡故曰適足以爲患也不如貧賤。貧賤之致物也難。無勢不能致情欲之物故曰難也雖欲過之奚由。於禮無爲於身無闕故曰雖欲過之奚由也出則以車。入則以輦。務以自佚。人引車曰輦出門乘車入門用輦此驕佚之務也命之曰招蹷之機。招至也蹷機門內之位也乘輦于宮中遊翔至於蹷機故曰務以自佚也詩云不遠伊邇薄送我畿此不過蹷之謂肥肉厚酒。務以相彊。命之曰爛腸之食。論語曰肉雖多不使勝食氣又曰不爲酒困老子曰五味使口爽傷故謂之爛腸之食也靡曼皓齒。鄭衛之音。務以自樂。命之曰伐性之斧

鄧子玄曰高而不驕可以守貴滿而不溢可以守富惟不知持盈止足之道者故至于一亡也

不務也。皓齒，詩所謂齒如瓠犀者也。鄭國淫辟，男女私會于溱洧之上，有絢盼之樂，芍藥之和。昔者殷紂使樂師作朝歌北鄙靡靡之樂，以為淫亂。武王伐紂，樂師抱其樂器自投濮水之中。暨衛靈公北朝於晉，宿於濮上，夜聞水中有琴瑟之音，延師涓以寫其音。靈公至晉，晉平公作樂，公曰：寡人得新聲，請以樂君。遂使涓作之，平公大說。師曠止之曰：此亡國之音也。紂之大師以此音自投於濮水，得此聲必於濮水之上，地在衛，因曰鄭衛之音。以其淫辟滅亡，故曰伐性之斧者也。

三患者，貴富之所致也。故古之人有不肯貴富者矣，由重生故也。古之人謂堯時方回、善綣，舜時皋陶，周時伯夷，漢時四皓，皆不尚富貴，皆高位賢疾頗，故曰重生故也。非夸以名也，為其實也。夸，虛也。非以為輕富貴求虛名也，以為其可以全生保性之實也。則此論之不可不察也。論此上句貴賤禍福不可不察也。

朱之蕃曰：中敘之語，而詞氣尤雅健高古，為萬世文字之祖。

重己

倕，至巧也。人不愛倕之指，而愛己之指，有之利故也。倕，堯之巧工也。雖巧無益於己，故不愛之也。己指雖不如倕指巧也，然猶自為用，故言有之利故也。人不愛昆山之玉、江漢之珠，而愛己之一蒼璧小璣，有之利故也。昆山之玉，燔以爐炭，三日三夜，色澤不變，玉之美者也。江漢有夜光之明珠，珠之美者也。璣，珠之不圓者曰璣。皆喻不好迫而愛己者，有之為己用，得其利故也。蒼璧與小璣有之利故也，故曰利我亦大矣。今吾生之為我有，而利我亦大矣。吾亦我有，有我身也，天下之利有我，如我之愛也。論其貴賤，爵為天子，不足以比焉。論其所貴所賤，人雖尊為天子，不足以比己之所賤。論其輕重，富有天下，不可以易之。論其所輕富而所重，人雖富有天下之財，不肯以己易之。論其安危，一曙失之，終身不復得。貧賤所以安也，富貴所以危也。曙，明日也。言一日失其所以安，終身不能復得之也。此三者，有道者之所慎也。有道者無為，不尚此三者，故有道者之所慎。有慎之而反害之者，不達乎性命之情也。守慎無為，輕貴重身，當時行則行，時止則止，而反有害之者，故曰不達乎性命之情者也。不達乎性命之情，慎之何益？雖慎之猶見害，故曰何益。是師者之愛子也，不免乎枕之以糠；師，瞽師，目無見者也。故枕子以糠，糠其吾眯子目，非利之者也。是聾者之養嬰兒也，方雷而窺之于堂，有殊弗知慎者。聾者不聞雷之聲，不頻須臾之間謝，故而反徐步窺兒於堂，故曰有殊弗知慎者也。殊猶甚也。夫弗知慎者，是死生存亡可不可，未始有別也。言不能別知也。未始有別者，其所謂是未嘗是，其所謂非未嘗非。己之所是，眾人之所非也，故曰未嘗是；己之所非，眾人之所是也，故曰未嘗非。是其所謂非，非其所謂是，此之謂大惑。是非己之所是，非己之所非，而以其不同于己者也，故謂之大惑。若此人者，天之所禍也。論答也。以此治身，必死必殃；以此治國，必殘必亡。以其天之所禍也，不死不亡者，未之有也。

馬伯吉曰：先以倕人引起此意，亦最為高古。

楊升菴曰：以蒼璧起語，極見宛然無窮意。

諸伯秀曰：文論從輕下意，心思之最巧者。

王元美曰：故撫乃無日枕子以糠，愛其子日非利之也。瞽者不聞雷之聲，反徐步窺兒于堂，此人之大惑，弗知慎者，極懇切逼真。

（眉批）……如此能不可，則古所謂一字千金，人不能變易者，正以此耳。

（眉批）吳默曰：一轉折說到人主上，見風雲變態之妙。

故曰：夫死殃殘亡，非自至也，惑召之也。（召，致也。惑致之也。）以壽長至常亦然。（必亡。亦以仁義召之也。）故有道者不察所召，而察其召之者，（所召，仁與義也。推行仁義，壽長自至，故曰不我所召也。召之者，不行仁義，殘亡應仁之三，故曰察其召之也。）則其至不可禁矣。（非已其與也，勃焉桀紂罪人其亡也，忽焉皆己自召之，何可禁術。）此論不可不熟。（熟猶知也。）使烏獲疾引牛尾，尾絕力勯，而牛不可行，逆也。（烏獲，秦武王力士也，能擧千鈞。勯讀曰單。）使五尺豎子引其棬，而牛恣所以之，順也。（恣，從也；之，至也。）世之人主貴人，（人主謂王者諸侯也。貴人謂公卿大夫也。）無賢不肖，莫不欲長生久視，（視，活也。）而日逆其生，欲之何益？（五者貴人用行淫佟縱欲，甚悖反天道，不順生道，曰所施行無不倒逆其生，雖欲長生，若烏獲多力倒引牛尾，尾不能行，故曰欲之何益也。）凡生長也，順之也；使生不順者，欲也。（欲，情欲也。）故聖人必先適欲。（適猶節也。）室大則多陰，臺高則多陽，多陰則蹷，（蹷，逆寒疾也。）多陽則痿，（痿，躄不能行也。）此陰陽不適之患也。（患，害也。）是故先王不處大室，（為蹷疾也。）不為高臺，（為痿疾也。）味不衆珍，（為傷胃也。）衣不燀熱。（燀讀曰亶。燀熱，厚也。）燀熱則理塞，（理塞，脈理閉結也。）理塞則氣不達；（達，通也。）味衆珍則胃充，（充，滿也。）胃充則中大鞔，（鞔讀曰懣，不勝食氣為懣病也。肥肉厚酒，爛腸之食，此之謂也。）中大鞔而氣不達，（不達，閉也。）以此長生可得乎？（言不得也。）昔先聖王之為苑囿園池也，足以觀望勞形而已矣；（大曰苑，小曰囿。詩云：王在靈囿。樹菓曰園。詩曰：園有樹桃。有水曰池。可以遊觀娛志，故曰足以勞形而已。）其為宮室臺榭也，足以辟燥濕而已矣；（宮，廟也；室，寢也。爾雅曰：宮謂之室，室謂之宮。積土四方而高曰臺，有臺曰榭。燥謂陽炎，濕謂雨露，故曰足以備之而已。）其為輿馬衣裘也，足以逸身煖骸而已矣；（逸，安也。）其為飲食酏醴也，足以適味充虛而已矣；（酏讀如詩虵虵碩言之虵。周禮漿人掌王之六飲，水、漿、醴、涼、醫、酏也。又酒正二曰醴齊。醴者以蘗與黍相體，不以麴也，濁而甜耳。）其為聲色音樂也，足以安性自娛而已矣。（聲，五音宮商角徵羽也；色，青黃赤白黑也。）五者，聖王之所以養性也，非好儉而惡費也，節乎性也。（節猶和也，和適其情性而已，不適制也。）

（眉批）王元澤曰：原先王之要道，見人君之所留法。

（眉批）申時行曰：五者之物，足以養性，聖主未嘗廢之，但適其情性而已。不處大室，不為高臺，味不衆珍，衣不燀熱，節乎性也。

（眉批）……曰……者無不……只一句合入……者蓋……也。

孫鑛曰經云絜矩平天下之道推己及人即公心也此一篇之大

支道林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故曰天下之天下又不阿一人者方可為天下主

呂吉甫曰治天下付之自然一無容心此謂大公

又曰萬物被其澤而不知其然乃語乎公

汪鳴鸞曰引桓公用公而伯以私而敗

汪鳴鸞曰叙問答處文法變化妙旣備椎絕高古可法

貴公

昔先聖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則天下平矣(平和也)平得於公(得猶出也)嘗試觀於上志(上志古記也)有得天下者衆矣其得之以公其失之必以偏(偏私不正也)凡主之立也生於公(生性也)故洪範曰無偏無黨王道蕩蕩(蕩蕩平易也詩云魯道有蕩)無偏無頗遵王之義(義法也)無或作好遵王之道(或有也好私好也公平於曲惠也)無或作惡遵王之路(惡作威也)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之天下也(書曰皇天無親惟德是輔故曰天下之天下也)陰陽之和不長一類甘露時雨不私一物(私猶異也)萬民之主不阿一人(阿亦私也)伯禽將行請所以治魯(伯禽周公子也成王封之於魯詩云俾侯于魯)周公曰利而勿利也(務在利民勿自利也)荊人有遺弓者而不肯索(遺失也)曰荊人遺之荊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聞之曰去其荊而可矣(言人遺之而已何必荊人也)老聃聞之曰去其人而可矣故老聃則至公矣(公正也言天下得之而已何必人故曰至公)天地大矣生而弗子成而弗有(天大地大生育民人不以為己子成遂萬物不以為己有也)萬物皆被其澤得其利而莫知其所由始(由從也萬物皆稟天地之澤而得其利若堯時父老無繇役之勞擊壤於里陌自以為當然故曰莫知其所從始也)此三皇五帝之德也(三皇五帝德大能法天地民人被其澤而得其利亦不知其所從始也老子云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此之謂也)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之病矣(病困)漬甚國人弗諱(漬亦病也按公羊傳曰大漬者何大漬也國人弗諱言死生不可諱也)寡人將誰屬國(屬託也)管仲對曰昔者臣竭力盡智猶未足以知之也(未足以知人也)今病在於朝夕之中臣奚能言(奚何也)桓公曰此大事也願

呂吉甫云總叙上意而斷其當公極凱切

湯賓尹曰結語參古百尺竿頭更進一步有無限意味

仲父之教寡人也(教猶告也)管仲敬諾曰公誰欲相(言欲誰為相)公曰鮑叔牙(叔牙鮑叔名)管仲對曰不可夷吾善鮑叔牙(夷吾管仲名善猶和也)鮑叔牙之為人也清廉潔直視不己若者不比於人(比方也)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念人之過必忘人之功不可為伯者之相也)勿已則隰朋其可乎隰朋之為人也上志而下求(志上世賢人而學之也求猶問也論語曰孔文子不恥下問是以謂之文也)醜不若黃帝而哀不己若者(自醜其德不如黃帝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鄉昔人也哀不如己者教育訓誨使與己齊也)其於國也有不聞也(不求聞其善也志在利國而已矣)其於物也有不知也(物事也非其職事不求知之也)其於人也有不見也(務在濟民不求見之孝經曰非家至而見之也此總說隰朋所行)勿已乎則隰朋可也(言可用也)夫相大官也處大官者不欲小察(察苛也)不欲小智(智則好智小事以目務伐也)故曰大匠不斲(但規模範而已不復自斲削也)大庖不豆(但調和五味使神人享之而已不復自列簋籩豆也)大勇不鬭(大勇之人折衝千里而能服遠不復自鬭也)大兵不寇(寇害也若武王之伐紂揚除窮無啟之民不寇害之也)桓公行公去私惡(於人之過無所念無所私也故曰去私也)用管子而為五伯長(長上也)行私阿所愛用豎刀而蟲出於戶(豎刀易牙之徒不正道長其死也國亂民擾五子爭立無主喪六十日乃殯至使蟲流出戶也)人之少也愚其長也智故智而用私不若愚而用公(用私以敗用公則濟)日醉而飾服(飾讀曰敕禮喪飲酒食肉而日醉於飲整喪紀云無目欲視青黃無耳欲聽宮商)私利而立公貪戾而求王舜弗能為(舜猶不能為而況凡人乎)

陳洋道曰……精絕至今……餘采猶能……人口
諸伯秀曰解脫書莊出來故超乎……不……開壇火氣
吳蔚曰知一則應物以下俱是能反諸己之效
王元澤曰知道之言非文人語也

論人

主道約，君守近。近者守之於身也 太上反諸己，其次求諸人。其索之彌遠者，其推之彌疏；疏猶遠也 其求之彌彊者，失之彌遠。何謂反諸己也？適耳目，節嗜欲，釋智謀，釋亦去也 去巧故，巧故偽詐也 而游意乎無窮之次，次舍也 事心乎自然之塗，事治也 自然無為 塗道也 若此則無以害其天矣。天身也 無以害其天則知精，精明也 精微也 知精則知神，知神之謂得一。凡彼萬形，得一後成。天道生萬物 萬物得一乃後成也 故知一，則應物變化，闊大淵深，不可測也；測盡也 極也 德行昭美，比於日月，不可息也；息滅也 豪士時之，遠方來賓，不可塞也；塞遏也 意氣宣通，無所束縛，不可收也。收守也 故知知一，則復歸於樸，樸本也 嗜欲易足，取養節薄，不可得也；不可得使多欲厚自養也 一曰若此人者不可得 離世自樂，中情潔白，不可量也；雖世不群 量行也 威不能懼，嚴不能恐，不可服也。不可無威 得威力服 故知知一，則可動作當務，與時周旋，不可極也；極窮也 舉錯以數，取與遵理，不可惑也；惑眩 言無遺者，集肌膚，不可革也；遺失也 孝經曰言滿天下無口過 此之謂也 讒人困窮，賢者遂興，不可匿也。匿猶任也 故知知一，則若天地然，則何事之不勝？勝猶任也 何物之不應？應當也 譬之若街反諸己，則車輕馬利，致遠復食而不倦。倦罷 昔上世之亡主，以罪為在人，在一作存 故日殺僇而不止，以至於亡而不悟。亡主若桀紂者也 己罪為任他人 故多殺僇 是不自覺知也 三代之興王，以罪為在己，興亡之道也而 故日功而不衰，以至於王。三代禹湯文王也 日行其政 人之功不衰倦 以至於王有天下也 何謂求諸人？人同類而

人不感若己無知人之明抗求之于人則巧言偽詞之徒不至于惑主心者幾何人耶
陶望齡曰觀季充教文侯卜相只此一樣文体通達也
閔如霖曰……
陳洋道曰八觀六驗六戚四隱眼目俱前人未嘗道出自創特見
王荊石曰……
有許多致……馮叔吉逃而一……猶絕精奇異

智殊，殊異 賢不肖異，皆巧言辯辭以自防禦，防禦悦也 此不肖主之所以亂也。凡論人，通則觀其所禮，通達也 孟子云達則兼善天下 故觀其所賓禮者也 貴則觀其所進，進薦也 堯薦舜 舜薦禹 傳曰善進善 不善蔑由至矣 故曰觀其所進也 富則觀其所養，聽則觀其所行，養則善賢也 行則行仁也 故觀之也 止則觀其所好，好則好義 習則觀其所言，好則言道 窮則觀其所不受，不受非其類 賤則觀其所不為。不為諂諛 喜之以驗其守，守謂守也 樂之以驗其僻，僻邪 怒之以驗其節，節性 懼之以驗其特，特獨也 惟獨不恐 哀之以驗其人，人可哀不心之也 苦之以驗其志，鑽堅攻難 不成不止 故曰以驗其志也 八觀六驗，此賢主之所以論人也。論猶論量也 論人者又必以六戚四隱。六戚六親也 四隱相隱而揚長蔽短 何謂六戚？父母兄弟妻子。何謂四隱？交友故舊邑里門郭。內則用六親四隱，外則用八觀六驗，人之情偽貪鄙美惡無所失矣。知之 譬之若逃雨汙，無之而非是，皆是雨也 此先聖王之所以知人也。

汲後山後人勤学父云大而不知学無物與比倫若比於草木草有云木有脩若比于谷飲禽有萬飲有浩比於益土壤藏五谷土營

入此云耳可以聞不學其聞不若聾二宗之言迫切但少寬然是前激之論也

林希元曰學只是達天性謂性之外不可添一物吾儒正學卻是如此

卯守益曰下引數子明為學之有益渭孔孟正脉

褚伯秀曰說周之學如此去聖浸遠詞亦懸切

尊師

神農師悉諸（悉姓諸名也）黃帝師大撓（大撓作甲子）帝顓頊師伯夷父帝嚳師伯招帝堯師子州支父（一作友）帝舜師許由禹師大成贄湯師小臣（小臣謂伊尹）文王武王師呂望周公旦齊桓公師管夷吾晉文公師咎犯隨會（咎犯狐偃也隨會范武子）秦穆公師百里奚公孫枝（百里奚故虞臣也公孫枝大夫）楚莊王師孫叔敖沈尹巫（沈縣大夫）吳王闔閭師伍子胥文之儀（文氏之儀名）越王句踐師范蠡大夫種（范蠡字少伯楚人也大夫種姓文字禽楚之鄒人）此十聖人六賢者未有不尊師者也今尊不至於帝智不至於聖而欲無尊師奚由至哉（至於道）此五帝之所以絕三代之所以滅（言五帝三代之後不復重道尊師故所以絕滅）且天生人也而使其耳可以聞不學其聞不若聾（聾無所聞也）使其目可以見不學其見不若盲（盲無所見）使其口可以言不學其言不若爽（爽病無所別也）使其心可以知不學其知不若狂（闇行妄發之謂狂）故凡學非能益也達天性也能全天之所生而勿敗之是謂善學（敗數也）子張魯之鄙家也（鄙小家）顏涿聚梁父之大盜也學於孔子段干木晉國之大駔也（駔驁也）學於子夏（子夏孔子弟子卜商之字）高何縣子石齊國之暴者也指於鄉曲（其為鄉曲所作也）學於子墨子（墨子翟）索盧參東方之鉅狡也（鉅大狡猾）學於禽滑黎（禽滑黎墨子弟子一作禽滑）此六者刑戮死辱之人也今非徒免於刑戮死辱也由此為天下名士顯人以終其壽（壽年也）王公大人從而禮之此得之於學也（學以致之無晃禮也故曰得之）凡學必務進業心則無營

呂吉甫曰此段知尊敬人下手用功處緩之處述句法高極此荀卿而情采過之

劉暌曰尊師不在虛文上如耕子之自身傳不習乎之意此論學務進業一段但是守其師說不習所學致求諸云所以尊師下句便有着益

疾（營惑）誦習（誦疾力）謹司聞（司候）觀驩愉問書意（觀師懽悅以問書意）順耳目不逆志（不逆于道）退思慮求所謂（思慮所求是所謂而行之）時辨說以論道（辨道之）不苟辨（不肯苟辨反是為非）必中法（言中法制）得之無矜（矜自大）失之無慚（無慚怯）必反其本（本謂本性也）生則謹養謹養之道養心為貴（貴尚也）死則敬祭敬祭之術時節為務（時一作節四時之節）此所以尊師也治唐圃疾灌寖（唐池呂圃也）務種樹（樹稼也）織葩屨結罝網捆蒲葦之田野力耕耘事五穀（事治也）如山林入川澤（如往也川澤有水故言入也）取魚鱉求禽獸此所以尊師也視輿馬慎（一作順）駕御（一作御）適衣服務輕煖臨飲食必蠲絜（絜字一作潔蠲讀曰圭也）善調和務甘肥必恭敬和顏色審辭令疾趨翔必嚴肅此所以尊師也君子之學也說義必稱師以論道聽從必盡力以光明（論師說明）聽從不盡力命之曰背（背叛之）說義不稱師命之曰叛（背戾也叛渙也言學者聽從不盡其力說義不稱其師猶臣叛君民背國）背叛之人賢主弗內之於朝（明君賢）君子不與交友（不與背叛之人為交友）故教也者義之大者也學也者知之盛者也義之大者莫大於利人利人莫大於教（以仁義之利教然後知故曰莫大於教也）知之盛者莫大於成身成身莫大於學（成身遂為君子以致之故曰莫大於學）身成則為人子弗使而孝矣為人臣弗令而忠矣為人君弗彊而平矣有大勢可以為天下正矣（正者正天下也）故子貢問孔子曰後世將何以稱夫子孔子曰吾何足以稱哉勿已者則好學而不厭好教而不倦其惟此耶天子入太學祭先聖則齒嘗為師者弗臣所以見敬學與尊師也

侈樂

湯賓尹曰大樂以和民尚治之際皆係之故樂之作而民情之[illegible]

人莫不以其生生而不知其所以生（以用）人莫不以其知知而不知其所以知知其所以知之謂知道不知其所以知之謂棄寶棄寶者必離其咎（寶重也咎殃也咎一作苦）世之人主多以珠玉戈劍為寶愈多而民愈怨國人愈危身愈危累（老子曰多藏厚亡故曰愈危累）則失寶之情矣（情實也）亂世之樂與此同（同於危累）為木革之聲則若雷為金石之聲則若霆為絲竹歌舞之聲則若譟（譟叫）以此駭心氣動耳目搖蕩生則可矣（生性也）以此為樂則不樂（不樂不和）故樂愈侈而民愈鬱國愈亂主愈卑則亦失樂之情矣凡古聖王之所為貴樂者為其樂也夏桀殷紂作為侈樂大鼓鍾磬管簫之音以鉅為美（鉅大）以衆為觀俶詭殊瑰（俶始也詭作詭異瑰奇）耳所未嘗聞目所未嘗見務以相過不用度量（不用樂之法則故曰務相過）宋之衰也作為千鍾（鍾律名）齊之衰也作為大呂（大呂陰呂十二月也）楚之衰也作為巫音（女曰巫）侈則侈矣自有道者觀之則失樂之情失樂之情其樂不樂（非正樂故曰不樂也）樂不樂者其民必怨其生必傷（怨悲傷病）其生之與樂也若冰之與炎反以自兵（兵災也）此生乎不知樂之情而以侈為務故也樂之有情譬之若肌膚形體之有情性也有情性則必有性養矣寒溫勞逸饑飽此六者非適也（適中適也）凡養也者瞻非適而以之適者也能以久處其適則生長矣（長久生也）生也者其身固靜或而後知或使之也遂而不返（返還）制乎嗜欲

制乎嗜欲無窮則必失其天矣（天身）且夫嗜欲無窮則必有貪鄙悖亂之心淫佚姦詐之事矣故彊者劫弱衆者暴寡勇者凌怯壯者慠幼從此生矣（從數生也）

古樂

[illegible]曰[illegible]以心之[illegible]聲音不[illegible]之歌所以有正有淫之不同

朱之蕃曰：原古制樂之所無，為民之戒，見樂以致治之本，非娛心志也

所由來者尚也（尚，久也）。必不可廢。有節有侈，有正有淫矣（節，適也。侈，大也。正，雅也。淫，亂也）。賢者以昌，不肖者以亡（昌，盛也。亡，滅也）。昔古朱襄氏之治天下也（朱襄氏，古天子，炎帝之別號），多風而陽氣畜積，萬物散解，果實不成（解，落也。有核曰果），故士達作為五弦瑟，以來陰氣，以定群生（士達，朱襄氏之臣）。昔葛天氏之樂，三人操牛尾，投足以歌八闋（葛天氏，古帝名。投足，猶蹀足。闋，終也）：一曰載民，二曰玄鳥，三曰遂草木，四曰奮五穀，五曰敬天常，六曰達帝功，七曰依地德，八曰總萬物之極（一作禽獸之極。上皆樂之八篇名也）。昔陶唐氏之始，陰多滯伏而湛積（陶唐氏，堯之號），水道壅塞，不行其原（故有洪水之災），（一作陽道壅塞不行其次）民氣鬱閼而滯著（閼讀曰遏，止之遏），筋骨瑟縮不達，故作為舞以宣導之（宣，通也）。昔黃帝令伶倫作為律（伶倫，黃帝臣）。伶倫自大夏之西（大夏，西方之山），乃之阮隃之陰（阮隃，山名。山北曰陰），取竹於嶰谿之谷，以生空竅厚鈞者，斷兩節間（竹生谿谷者，取其厚鈞，斷兩節間以為律管），其長三寸九分而吹之，以為黃鐘之宮（斷竹長三寸九分，吹之音中黃鐘之宮），吹曰舍少。次制十二筒（六律六宮各有管，故曰十二筒，今成舍矣），以之阮隃之下，聽鳳皇之鳴，以別十二律。其雄鳴為六，雌鳴亦六，以比黃鐘之宮，適合（合，和諧）。黃鐘之宮皆可以生之，故曰黃鐘之宮，律呂之本（法鳳之雌雄，故律有陰陽，上下相生，故曰黃鐘之宮皆可以生之）。黃帝又命伶倫與榮將（一作榮猨）鑄十二鐘，以和五音，以施英韶，以仲春之月，乙卯之日，日在奎，始奏之，命之曰咸池（奏十二鐘樂，名之為咸池）。帝顓頊生自若水，實處空桑（空桑，處居），乃登為帝。惟天

其旅曰：黃鐘為聲氣之元，故十二律皆生於此

汪鳴鸞曰：歷敘古帝王作樂之始，井然有條，而又法變幻可喜，亦惜觀不見重複

之合，正風乃行（惟天之合，德與天合，風化也），其音若熙熙凄凄鏘鏘。帝顓頊好其音，乃令飛龍作效八風之音（八風，八卦之風），命之曰承雲，以祭上帝（上帝，昊天上帝）。乃令鱓先為樂倡（倡，始也），鱓乃偃浸，以其尾鼓其腹（鼓膜），其音英英（英英，和盛貌）。帝嚳命咸黑作為聲（一作歌），歌九招、六列、六英。有倕作為鼙鼓鐘磬吹苓管壎篪鞀椎鐘。帝嚳乃令人抃（以兩手相擊曰抃），或鼓鼙，擊鐘磬，吹苓展管篪。因令鳳鳥天翟舞之。帝嚳大喜，乃以康帝德（康，安）。帝堯立，乃命質（一作部）為樂。質乃效山林谿谷之音以歌（質嘗為夔），乃以麋輅置缶而鼓之，乃拊石擊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致舞百獸。瞽叟乃拌五弦之瑟（拌，分），作以為十五弦之瑟。命之曰大章，以祭上帝。舜立，仰延乃拌瞽叟之所為瑟，益之八弦，以為二十三弦之瑟。帝舜乃令質修九招、六列、六英，以明帝德（招、列、英皆樂名也，帝嚳舜）。禹立，勤勞天下，日夜不懈（懈，勤），通大川，決壅塞，鑿龍門，降通漻水以導河（決壅塞，故鑿龍門，降大漻流），疏三江五湖，注之東海，以利黔首。於是命皋陶作為夏籥九成，以招其功（九成，九變。招，明）。殷湯即位，夏為無道，暴虐萬民，侵削諸侯，不用軌度，天下患之。湯於是率六州以討桀罪（一作誅），功名大成，黔首安寧。湯乃命伊尹作為大護，歌晨露，脩九招、六列，以見其善（大護、晨露、九招、六列皆樂名，美善也）。周文王處岐，諸侯去殷三淫而翼文王（文王，古公亶父之孫，王季歷之子也。古公避獯鬻之難，邑於岐。謂岐山之陽有周地，及受命，因為天子號也。淫，過。翼，佐。三淫，謂剖比干之心，斷材士之股，刳孕婦之胎者，故諸侯去之而佐文王也）。散宜生曰：殷可伐也。文王弗許（散宜生，文王四臣之一也。論語曰：文王為西伯，三分

陶望齡曰：孔子云循樂精語，盡美矣，未盡善。以其備歷代之完音而加以至神之精神，太和元氣浮乎此也

袁黃曰：成湯代暴而民其功，湯之大樂其盛也，而於干戈以除大亂，故曰猶有慚德

翁正春曰：周公制禮作樂而致化大行，故敘樂以黃帝以迄于周公，見樂之所由來者久矣

吳默曰故樂二句總收一篇之意該括無遺

天下夜其二以服事殷故弗許周公旦乃作詩曰文王在上於昭於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以繩文王之德武王即位以六師伐殷六師未至以銳兵克之於牧野未至殷都而勝紂於牧野歸乃薦俘馘于京太室乃命周公為作大武大武周樂成王立紂民反反叛王命周公踐伐之踐往商人服象為虐於東夷象獸名也周公遂以師逐之至於江南乃為三象以嘉其德故樂之所由來者尚矣非獨為一世之所造也

潘洙曰樂所以昭德觀至治必先審樂此一篇之主意此下歷叙人君脩德之事乃為制樂之本議論有根據執議最能發人明决

制樂

欲觀至樂必於至治至樂至和之樂至治至德之治其治厚者其樂治厚其治薄者其樂治薄亂世則慢以樂矣今室閉戶牖動天地一室也故成湯之時有穀生於庭昏而生比旦其大拱書叙云伊陟相太戊亳有祥桑穀共生於朝太戊太甲之孫太康之子也號為中宗兩手曰拱湯生仲丁仲丁生太甲太甲生太康太康生太戊九五君矣此云湯之時不亦謬乎由此觀之據成陽市門無敵讐損一字首則畏不常之孰耳故楊子云恨不及其時牢散其金而歸也其吏請卜其故灼龜曰卜湯退卜者曰吾聞祥者福之先者也見祥而為不善則福不至妖者禍之先者也見妖而為善則禍不至為善則禍無從至也於是早朝晏退問疾弔喪務鎮撫百姓三日而穀止止或作亡故禍兮福之所倚福兮禍之所伏聖人所獨見衆人焉知其極極猶終

田大年曰文王之事無可稽考但其說文王因天變而修人事猶獨其敬天勤民一役心事而戰兢惕厲之至意死如日觀得左氏料缺也

周文王立國八年歲六月文王寢疾五日而地動東西南北不出國郊邑外曰郊百吏皆請曰臣聞地之動為人主也今王寢疾五日而地動四面不出周郊群臣皆恐曰請移之文王曰若何其移之也對曰興事動衆以增國城其可以移之乎文王曰不可夫天之見妖也以罰有罪也我必有罪故天以此罰我也今故興事動衆以增國城是重吾罪也重猶益也移咎於他人是益吾罪故曰不可不可文王曰昌也請改行重善以移之其可以免乎於是謹其禮秩皮革以交諸侯飭其辭令飭讀如勅飭正其辭令也幣帛以禮豪士幣圭璧帛玄纁也財陪百人曰豪也頒其爵列等級田疇以賞群臣賞一作賚無幾何疾乃止止除也文王即位八年而地動已動之後四十三年

田大年曰收二句有關捷最為

閔景賢曰文法頓挫古雅周匝最善於敘事者

孫鑛曰歲害數句次公一段為民之心懇懇之至

陳詳道曰奇峰叠見睹之令人不暇應接

於文王立國五十一年而終。此文王之所以止殃翦妖也。

宋景公之時，熒惑在心。景公元公佐之子欒。熒惑，五星之一，火之精也。心，東方宿，宋之分野。公懼，召子韋而問焉，曰：「熒惑在心，何也？」子韋，宋之太史，能占術變者，故問之。子韋曰：「熒惑者，天罰也。心者，宋之分野也。禍當於君。雖然，可移於宰相。」公曰：「宰相所與治國家也，而移死焉，不祥。」祥，吉。子韋曰：「可移於民。」公曰：「民死，寡人將誰為君乎？寧獨死。」傳曰：后非衆無以守邑，故曰將誰為君乎。子韋曰：「可移於歲。」公曰：「歲害則民飢，穀不熟為飢也。民飢必死。為人君而殺其民以自活也，其誰以我為君乎？傳曰：衆非元后何戴，故曰其誰以我為君。是寡人之命固盡已，子無復言矣。」子韋還走，北面載拜曰：「臣敢賀君。天之處高而聽卑，君有至德之言三，天必三賞君。今夕熒惑其徙三舍，君延年二十一歲。」公曰：「子何以知之？」對曰：「有三善言，必有三賞，熒惑有三徙舍，舍行七星，星宿也。星一徙當一年，三七二十一，臣故曰君延年二十一歲矣。以德優星也，徙三舍，司其理也。生有命，不可益矣，而延年二十一歲，誠無間。臣請伏於陛下以伺候之。熒惑不徙，臣請死。」公曰：「可。」是夕熒惑果徙三舍。

鄒斗玄曰此段慨時傷世令人觸目傷心

王維楨曰亂政亟行與民相離黔首無所控告賢主秀士如湯之于伊尹武王之于太公也治亂之本也民相與悲而合之必矣其加之深也其君而其民可見矣

湯叔吉曰秦以戰伐而成功故此論善攻伐而少救守

王荊石曰句法文法逕逕奇崛讀說尤暢

振亂

當今之世濁甚矣，濁，亂也。君肆害，不可禁衛，故亂甚。黔首之苦不可以加矣。民之苦毒不可復增加。天子既絕，賢者廢伏，絕若三代之末作教畫也。賢者不見用，故廢伏。世主恣行，與民相離，黔首無所告愬。世主，亂主也。亂政亟行，與民相離，黔首懷怨，無所控告。世有賢主秀士，宜察此論也，則其兵為義矣。賢主，治主也。秀士，治士也。宜察恣行之主與民相離悲而合之也，必舉兵誅之，誅其君，弔其民，故曰其兵為之義也。天下之民，且死者也而生，且行，民也，治主之章救其民，故曰將生也。且辱者也而榮，榮，光明也。且苦者也而逸。民見弔恤，安逸。世主恣行，遺恣行之君中。則中人將逃其君，去其親，又況於不肖者乎？中人之人將逃而去之，不能顧其親戚也。又況下愚不肖之人，能保守其君而不逃去其親者也。故義兵至，則世主不能有其民矣，人親不能禁其子矣。世主暴亂若桀紂者也，民去之而歸湯武，故不能有其有也，其親不能禁止其子。

凡為天下之民長也，慮莫知長有道而息無道，賞有義而罰不義。今之世學者多非乎攻伐，非攻伐而取救守，取救守，則鄉之所謂長有道而息無道，賞有義而罰不義之術不行矣。天下之長民，其利害在察此論也。攻伐之與救守一實也，攻伐欲陷人，救守與完人，其實一也。而取舍人異。攻伐欲破人，救守欲全人，故取舍人異。以辨說去之，終無所定論。固不知悖也，知而欺心誣也。論說事情，固不知之，是悖為惑；知之而自欺其心，是為誣。誣悖之士，雖辨無用矣。辨無所能施，故謂之無用。是非其所取而取其所非也。是利之而反害之也，安之而反危之也。民以為安而安之以禮義也，危之乃危亡之道也，故曰安之反危也。為天下之長患，致黔首之大害者，若說為深。為說者是者，為天下之患，為黔首之害，深而大也。夫以利天下之民為心者，不可

楮伯秀曰收伐攻無道禁不義意極含蓄委婉可見

鄧子玄曰結處語有情

以不熟察此論也（論猶別也）夫攻伐之事未有不攻無道而罰不義也攻無道而伐不義則福莫大焉黔首利莫厚焉（厚重也）禁之者是息有道而伐有義也是窮湯武之事而遂桀紂之過也（禁止也遂猶長也）凡人之所以惡為無道不義者為其罰也（惡猶畏也）所以蘄有道行有義者為其賞也（蘄讀曰祈或作勤）今無道不義存存者賞之也而有道行一窮窮者罰之也（雖存幸耳賞之非也雖窮不幸耳罰之非也）賞不善而罰善欲民之治也不亦難乎（治整也）故亂天下害黔首者若論為大（論若是者賞所當罰罰所當賞者也凡以亂天下而害黔首最為大也）

李高靈曰首之論士之議兵公要于義理後兵之興也叙民之生話其一段愛民之意見於言表而詞語亦蒼古精明足稱史學上乘

閔游藝曰兵至于郊民信[illegible]惡其君[illegible]賊[illegible]以[illegible]之[illegible]兵

翁正春曰此言仁義之兵除民之害順天之道意詞俱見奇絕如入春園色色可愛

懷寵

凡君子之說也非苟辯也士之議也非苟語也必中理然後說（理）必當義然後議（義）（議言）故說義而王公大人益好理矣士民黔首益行義矣（一命為士民士民之論為士者也）義理之道彰則暴慢姦詐侵奪之術息也（彰明息滅）暴慢姦詐之與義理反也其執不俱勝不兩立故兵入於敵之境（境壤）則民知所庇矣（庇依蔭也）黔首知不死矣（知義兵救民之命不殺害）至於國邑之郊不虐五穀不掘墳墓不伐樹木不燒積聚不焚室屋不取六畜得民虜奉而題歸之（奉送也）以彰好惡（好其民惡其君也傳曰其君是惡其民何罪此之謂也）信與民期以奪敵資（以信與民期不逆之也資用也）（敢以暴虐用其民故以言義牽其民也）若此而猶有憂恨冒疾遂福不聽者雖行武為亦可矣先發聲出號（號令）曰兵之來也以救民之死（死命）子之在上無道据傲（子謂所伐國之君）荒怠貪戾虐衆恣睢自用也辟遠聖制謷醜先王排訾舊典上不順天（順承）下不惠民（惠愛）徵斂無期求索無厭（厭其慶）罪殺不辜慶賞不當若此者天之所誅也人之所讎也不當為君今兵之來也將以誅不當為君者也以除民之讎而順天（一作民）之道也民有逆天之道衛人之讎者身死家戮不赦（衛猶護助也救無道之君則身死家戮不赦）有能以家聽者祿之以家（以一家祿）之以里聽者祿之以里（里生閭也周礼五家為比五比為閭閭三十五家）以鄉聽者祿之以鄉（周禮二千五百家為州五州為鄉鄉萬二千五百家）以邑聽者祿之以邑（周礼八家為井四井為邑邑四十二家也此鄉邑皆不從周礼）以國聽者祿之以國（國都也周礼二千五百家為縣四縣為都）

湯賓尹曰如武王伐商大賚而百姓人樂逸民之頌莫此自是以後列國相爭士也而戕民生此道鮮矣而呂氏猶知此所謂不可以人廢言也

呂上占甫曰結語得立論本旨人君志于戰伐者當三復於斯語

然則國初剪家也故克其國不及其民（克將及罪）獨誅所誅而已矣（所誅君也）舉其秀士（秀一本作秀）而封侯之（秀士儁士）選其賢良而尊顯之（按其上位）求其孤寡而振恤之（無子曰孤無夫曰寡振恤矜恤）見其長老而敬禮之（年尊高也）益其祿加其級（祿食級等）論其罪人而救出之（論循理）分府庫之金散倉廩之粟（金錢也可以為田器皆布散以與人民）以鎮撫其眾不私其財問其叢社大祠民之所不欲廢者而復興之（興之舉其祀）曲加其祀禮是以賢者榮其名而長老說其禮民懷其德（懷安也）今有人於此能生死一人（生活也）則天下必爭事之矣（事此一人）義兵之生一人亦多矣人孰不說故義兵至則鄰國之民歸之若流水（民歸之若流水不可壅禦也）誅國之民望之若父母（所誅望之民猶望義兵之至若望其父母）行地滋遠得民滋眾（滋眾多也孟子曰百姓簞食壺漿以迎其王師奚為後予共之謂也）兵不接刃而民服若化（若被其化）

王鳴盛曰此篇專論人君精神通乎民心而民心應焉提出影響首以譬喻提起正意下雅引以證之反覆論詳悉委曲令人今尚

蘇濬曰日月之照而萬物逆之人德施而萬民化其理一也

支道安曰引喻的確通暢直貫意見出人

王元澤曰以前俱是叙事詞氣安委曲從容措伯奇曰通段是論精神之感精誠于此而旗見乎彼

精通

人或謂兎絲無根兎絲非無根也其根不屬也伏苓是（屬連也淮南子曰下有伏苓上有兎絲一名女羅詩曰蔦與女羅施于松上）慈石召鐵或引之也（石鐵之母也以有慈石故能引其子石之不慈者亦不能引也）樹相近而靡或軵之也聖人南面而立以愛利民為心（心在利民）號令未出而天下皆延頸舉踵矣則精通乎民也（天下皆延頸企踵然而望之不違其也其精誠能通洞於民使之然也）夫賊害於人人亦然（為賊害人故人亦延頸舉踵質跡而去之不違安坐也故曰人亦然）今夫攻者砥厲五兵侈衣美食發且有日矣所被攻者不樂非或聞之也神者先告也（非聞攻也神先告之令其志意愁戚不樂）身在乎秦所親愛在於齊死而志氣不安精或往來也（淮南記曰慈母在於燕適子念於荊言精相往來者也）德也者萬民之宰也月也者群陰之本也月望則蚌蛤實群陰盈（月十五日盈滿西方與日相望也蚌蛤陰物隨月盛其中皆實滿也）月晦則蚌蛤虛群陰虧（蚌蛤虛隨月虧而不盈滿也）夫月形乎天而群陰化乎淵（形見也群陰蚌蛤也隨月盛衰虛實也）聖人形德乎己而四荒咸飭乎仁（四表荒裔之民法聖人之德皆飭正其仁義化使之然）養由基射先中石矢乃飲羽誠乎先也（飲羽矢至羽誠以為真先也）伯樂學相馬所見無非馬者誠乎馬也（伯樂善相馬秦穆公之臣也所見無非馬者觀之也）宋之庖丁好解牛所見無非死牛者三年而不見生牛用刀十九年刃若新劘研順其理誠乎牛也鍾子期夜聞擊磬者而悲（鍾姓也子期名也楚人鍾儀之族也）使人召而問之曰子何擊磬之悲也答曰臣之父不幸而殺人不得生臣之母得生而為公家為酒臣之身得生而為公家

以此其日到此 斯悟有大乎乎 有大力量 申時行曰收拾 娛偶仁兵修政 柔節發且有自 失所提攻皆不 亲非或聞之也 伸若先告也自 在乎恭所觀愛 在下扣兒而生 家不必情式推 來也況子子父 母一体而分者 其兩精之相得 至于悲動顏色 何足怪乎 陳后山曰收結 洋精切 評

繫磬。臣不覩臣之母三年矣。昔為舍氏覩臣之母，量所以贖之則無有，量度而身固公家之財也，是故悲也。鍾子期嘆嗟曰：悲夫悲夫！心非臂也，臂非椎非石也，悲存乎心而木石應之。故君子誠乎此而論乎彼，感乎己而發乎人，豈必彊說乎哉？周有申喜者，亡其母，聞乞人歌於門下而悲之，動於顏色，謂門者內乞人之歌者，自覺而問焉，曰：何故而乞？與之語，蓋其母也。故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也，一體而兩分，同氣而異息，若草莽之有華實也，若樹木之有根心也，雖異處而相通，隱志相及，痛疾相救，憂思相感（感動），生則相歡，死則相哀，此之謂骨肉之親。神出於忠（神性）而應乎心，兩精相得，豈待言哉。

王世貞曰首揭辨信勇法四者人要當務之字方一失其道必至於亂天下蓋言其所以當務文法有起有收文法錯綜有致文字之精者

姜寶曰即盜亦言有道以起下人君當務之道文法抑揚可則

白本有曰曰之段言辨之無當不知無辨

許國曰通段俱是就事未直斷之意不如無信一句是斷法秦秋斷法如此下段亦然

當務

辨而不當論，信而不當理，勇而不當義，法而不當務，惑而乘驥也（四者辨信勇法也惑而乘驥），狂而操吳干將也（失其道吳干將利劍也狂而操之必殺害人故曰亂天下者必此四者也），大亂天下者，必此四者也。所貴辨者，為其由所論也；所貴信者，為其遵所理也；所貴勇者，為其行義也；所貴法者，為其當務也。跖之徒（跖大盜之人徒其弟子）問於跖曰：盜有道乎？跖曰：奚啻其有道也！夫妄意關內（意度也）中藏，聖也（以外知內幾於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時，智也；分均，仁也。不通此五者而能成大盜者，天下無有（無有成大盜者）。備說非六王、五伯（備具也說道也非非六王五伯也六王謂堯舜禹湯文武也五伯齊桓晉文宋襄楚莊秦繆也），以為堯有不慈之名（堯以天下與舜不與子丹朱而反禪故曰有不慈之名），舜有不孝之行（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舜娶妻不告而娶故曰有不孝之行也），禹有淫湎之意（禹甘旨酒而飲之故曰有淫湎之意），湯武有放殺之事（成湯放桀於南巢周武殺紂於宣室故曰有放殺之事），五伯有暴亂之謀（五伯爭國皆向相殺以大兼小故曰有暴亂之謀）。世皆譽之，人皆諱之，惑也（世稱六王之聖五伯之賢而人諱其放殺暴亂之謀論語曰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此之謂也）。故死而操金椎以葬，曰：下見六王五伯，將敲其頭矣（敲音殼擊也辨說六王五伯之闕亦欲見敲其頭辨如此不若無辨也）。辨若此，不如無辨。楚有直躬者，其父竊羊而謁之上（謁告也上君也論語曰葉公告孔子曰吾黨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證之是也），上執而將誅之。直躬者請代之。將誅矣，告吏曰：父竊羊而謁之，不亦信乎？父誅而代之，不亦孝乎？信且孝而誅之，國將有不誅者乎（言濫刑以是誰能免之故曰國將有不誅者乎）？荊王聞之，乃不誅也。

貴直聞曰：引齊好無氣之勇而至於死，見勇而不當義，不如無勇。

尚似孫曰：引此言紂無道而紂此法，卒至於亡，用法不如無法。

孔子聞之曰：異哉直躬之為信也。一父而載取名焉。故直躬之信不若無信。父為子隱，子為父隱，直在其中矣。信而證父，故曰不若無信也。齊之好勇者，其一人居東郭，其一人居西郭，卒然相遇於塗，曰：姑相飲乎。觴數行，觴，酹也。曰：姑求肉乎。一人曰：子肉也，我肉也，尚胡革求肉而為革，更也。於是具染而已，染，豉醬也。因抽刀而相啖，至死而止。勇若此，不若無勇。傳曰：酒以成禮，弗繼以淫。勇而相啖無禮之甚，故曰不若無勇。紂之同母三人，其長曰微子啓，其次曰仲衍，其次曰受德。受德乃紂也，甚少矣。少，小也。紂母之生微子啓與中衍也，尚為妾。已而為妻而生紂。紂之父、紂之母欲置微子啓以為太子，太史據法而爭之曰：有妻之子而不可置妾之子。紂故為後。置，立也。用法若此，不若無法。太子所以繼世撫[illegible]化下也，法當以[illegible]，紂為淫虐以亂天子，故曰不若無法也。

[illegible]當辨善惡[illegible]

[illegible]曰文字之工而[illegible]己也

陳詳道曰：說[illegible]當將戰攻求利之事而斷制稍雅

郭守益曰：[illegible]收謝照應此乃呂氏之最細密處

吳儀曰：[illegible]切有味

邵子玄曰：聽人言曰能辨其善不善，先自己之明於中道之說理入毫芒處

王維楨曰：[illegible]出愈見精神奇思，源源不竭

聽言

聽言不可不察，不察則善不善不分。善不善不分，亂莫大焉。三代分善不善，故王。今天下彌衰，聖王之道廢絕。一作人。世主多盛其歡，一作樂。觀，大其鍾鼓，侈其臺榭苑囿，以奪人財；輕用民死，以行其忿；老弱凍餒，夭瘠壯狡，汔盡窮屈，加以死虜；攻無罪之國以索地，誅不辜之民以求利，而欲宗廟之安也，社稷之不危也，不亦難乎？今人曰：某氏多貨，其室培濕，守狗死，其勢可穴也。則必非之矣。曰：某國饑，其城郭庳，其守具寡，可襲而篡之。則不非之，乃不知類矣。周書曰：往者不可及，來者不可待，賢明其世，謂之天子。故當今之世，有能分善不善者，其王不難矣。善不善本於義，不以愛。愛利之為道大矣。夫流於海者，行之旬月，見似人者而喜矣；及其朞年也，見其所嘗見物於中國者而喜矣。夫去人滋久，而思人滋深歟？亂世之民，其去聖王亦久矣，其願見之，日夜無間，故賢主秀士之欲憂黔首者，不可不務也。務，勉也。功先名，事先功，言先事。不知事，惡能聽言？不知情，惡能當言？安能使其言當合于事乎？其與人穀言也，其有辯乎，其無辯乎？穀，善言。辯，別也。造父始習於大豆，蠭門始習於甘蠅。習，學也。大豆、甘蠅，善御射人姓名。御大豆，射甘蠅，而不徒人以為性者也。專學不徒，以得深術。不徒之所以致遠追急也，所以除害禁暴也。專學大豆、甘蠅之法而不徒之，故御得以致遠追急，射而發中，可以除害禁暴也。凡人亦必有所習其心，然後能聽說。不習其心，習之於學問。不學而能

人各持士其言多故不可不察此見人君所以四士言論之弊召斯而得之

聽說者。古今無有也。解在乎白圭之非惠子也。白圭周人也惠子惠施仕魏 公孫龍之說燕昭王以偃兵及應空洛之遇也。孔穿之議公孫龍。翟翦之難惠子之法。此四士者之議皆多故矣。不可不獨論

士荊石曰說語凡一二處精神命脈俱見於此有今吾者哉

鄧子玄曰數語為文宗之祖理到者精百雅奎綠當與同葉並觀

卯守孟曰此一段見越王知伍之弱之机先出而后伸吳夫差不知所以卒亡見

袁了凡曰吳之與越並請對已之內以肥敵也乃自弱之道使吳能聽子胥之諫何至于身虜國危之禍也

長攻

凡治亂存亡安危彊弱。必有其遇。然後可成。各一則不設。遇猶遭也 各有一亂不能相治傳曰以亂平亂何治之有故不殺攻戰相征伐也 故桀紂雖不肖。其亡遇湯武也。遇湯武天也。非桀紂之不肖也。湯武雖賢。其王遇桀紂也。遇桀紂天也。非湯武之賢也。若桀紂不遇湯武。未必亡也。桀紂不亡。雖不肖辱未至於此。至於此滅亡也 若使湯武不遇桀紂。未必王也。湯武不王。雖賢顯未至於此。顯榮此天下 故人主有大功。不聞不肖。功名揜也 亡國之主。不聞賢。亂亡揜也 譬之若良農。辨土地之宜。謹耕耨之事。未必收也。然而收者必此人也。收田耕耨始也故曰必此人也 始在於遇時。而遇時雨天也。非良農所能為也。越國大饑。穀不熟 王恐。召范蠡而問之。范蠡曰。王何患焉。今之饑。此越之福。而吳之禍也。夫吳國甚富。而財有餘。王年少。智寡材輕。好須臾之名。不思後患。其王吳王夫差也 王若重幣卑辭以請糴於吳。則食可得也。王越王句踐也 食得。其卒越必有吳。而王何患焉。得其糴於必得其國王何憂焉 越王曰善。乃使人請食於吳。吳王將與之。伍子胥進諫曰。不可與也。夫吳之與越。接土鄰境。道易人通。仇讎敵戰之國也。非吳喪越。越必喪吳。若燕秦齊晉。山處陸居。豈能踰五湖九江。越十七阨。以有吳哉。踰度也越歷也阨險難也 故曰非吳喪越。越必喪吳。今將輸之粟。與之食。是長吾讎而養吾仇也。財匱而民恐。悔無及也。不若勿與而攻之。固其數也。數術 此昔吾先王之所以霸。先王謂闔閭 且夫饑。代事也

（郤子平曰：息、蔡二小國也，其勢相為唇齒。蔡侯自為之，為楚所罝，息亡而蔡隨之，可痛哉。）

間也，代耍也。猶淵之與阪，誰國無有。吳王曰：不然。（吳王夫差）吾聞之，義兵不攻服，仁者食饑餓。今服而攻之，非義兵也；饑而不食，非仁禮也。不仁不義，雖得十越，吾不為也。遂與之食，不出三年而吳亦饑。使人請食與越，越王弗與，乃攻之，夫差為擒。（夫差，吳王也。擒為越所獲。）楚王欲取息與蔡，（楚王，文王也。息、蔡，二國也。）乃先佯善蔡侯而與之謀曰：吾欲得息，奈何？蔡侯曰：息夫人，吾妻之姨也。（蔡侯，昭侯也。妻之女弟為姨。傳曰：吾姨也。妹之謂也。）吾請為饗息侯與其妻者，而與王俱，因而（一作呂）襲之。楚王曰：諾。於是與蔡侯以饗禮入於息，因與俱，遂取息。旋舍於蔡，又取蔡。（不勞師徒而得之，故曰取。傳曰易也。）趙簡子病，召太子而告之曰：我死，已葬，服衰而上夏屋之山以望。（趙簡子，晉大夫趙景子成之子鞅也。太子，趙無恤襄子也。服衰，謂朞年勿服三年也。夏屋，山，代之南山也。遂望歎，令取代也。）太子敬諾。簡子死，已葬，服衰，召大臣而告之曰：願登夏屋以望。大臣皆諫曰：登夏屋以望，是遊也。服衰以遊，不可。襄子曰：此先君之命也，寡人弗敢廢。群臣敬諾。襄子上於夏屋以望代俗，（俗，行也。）其樂甚美，於是襄子曰：先君必以此教之也。及（一作反）歸，慮所以取代，乃先善之。代君好色，請以其姊妻之。代君許諾。弟姊已往，所以善代者乃萬故。（善，好也。襄子所以好于代非一事，故言萬故也。）馬郡宜馬，代君以善馬奉襄子。（傳曰：冀州之北土，馬之所生也，故謂代為馬郡也。故代君以馬奉襄子也。）襄子謁於代君而請觴之，馬郡盡。（謁，告也。觴，饗也。襄子告代君而請飲之酒，醉而殺之，盡取其國也，故曰馬郡盡也。）先令舞者置兵其羽中，數百人。（羽，舞者所執持也。置兵其中，不欲代君覺之也。）先具大金斗。代君至，酒酣，（金斗，酒斗也。金以殺人，酣飲酒合樂之時。）反斗而擊之，一成，腦塗地。（一成，一下也。首碎，故腦塗地也。）舞者操兵以鬬，盡殺其從者，因以代君之車迎其妻。其妻遙聞之狀，磨笄以自刺，故趙氏至今有刺笄之證（山一作），與反斗之號。此三君者，其有所自而得之，不備遵理。（三君，越王句踐、楚文王、趙襄子也。自，從也。遵，循也。理，道也。）然而後世稱之，有功故也。有功於此而無其失，雖王可也。（此三君有功名，假令無其闕失，雖為王可也。）

（沈維禎曰：先子活命以有此取也。）

（馮叔吉曰：欲取而先善之，逆者子所謂將欲取之，必先與之之術也。）

（有道竇曰：鄭武公欲伐胡，先以其女妻之，問於群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其思曰：胡可伐。武公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乃戮之。胡人聞之，以鄭為親己，遂不設備，鄭襲取之，與此同。）

（黃震曰數語字字的切但是不可移易之句）
（楊仁曰儒識格論愈讀而愈可喜）
（邢子友曰引此以明小忠大忠之賊）
（楊維楨曰此一段明小利大利之殘援引切當凡數叙詳明）

權勳

利不可兩忠不可兼（兼并也）不去小利則大利不得不去小忠則大忠不至（至猶致也）故小利大利之殘也（殘害也）小忠大忠之賊也聖人去小取大昔荊龔王與晉厲公戰于鄢陵荊師敗龔王傷（晉大夫呂錡射龔王中其目故曰傷）臨戰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陽穀操黍酒而進之（酒器受三升曰黍）子反叱曰訾退酒也豎陽穀對曰非酒也子反曰亟退卻也豎陽穀又對曰非酒也子反受而飲之子反之為人也嗜酒甘而不能絕于口以醉（絕止也）戰既罷龔王欲復戰而謀使召司馬子反子反辭以心疾龔王駕而往視之入幄中（幄帳也）聞酒臭而還曰今日之戰不穀親傷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又若此是忘荊國之社稷而不恤吾衆也不穀無與復戰矣於是罷師去之斬司馬子反以為戮故豎陽穀之進酒也非以醉子反也其心以忠也（忠愛也）而適足以殺之故曰小忠大忠之賊也昔者晉獻公使荀息假道於虞以伐虢荀息曰請以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以賂虞公而求假道焉必可得也（垂棘美璧所出之地因以為名也屈產之乘邑所生四馬曰乘今河東北屈駿馬者是也）獻公曰夫垂棘之璧吾先君之寶也屈產之乘寡人之駿也若受吾幣而不吾假道將奈何荀息曰不然彼若不吾假道必不吾受也（吾一作敵也）若受我而假我道是猶取之內府而藏之外府也猶取之內皁而著之外皁也（皁櫪也）若奚患焉（患猶難也）獻公許之乃使荀息以屈產之乘為庭實（庭中之實）而加以垂棘之璧以假道于虞而伐虢虞公濫於寶與馬而欲許之宮之奇諫曰不可許也虞之與虢也若車之有輔也車依輔輔亦依車虞虢之勢是也（車牙也輔頰也車軸相依憑得以近喻也）先人有言曰脣竭而齒寒（竭亡也）夫虢之不亡也恃虞虞之不亡也亦恃虢也若假之道則虢朝亡而虞夕從之矣奈何其假之道也虞公弗聽而假之道荀息伐虢克之還反伐虞又克之荀息操璧牽馬而報（報白也）獻公喜曰璧則猶是也馬齒亦薄長矣故曰小利大利之殘也（殘害也）

（邢子友曰國家大利也寶馬小利也虞公貪其小而亡國家焉矣哉）
（袁了凡曰大鐘小利也國家大利也去小取大厹繇胡不知之乃貪心之所使也雖有赤章枝之忠諫何益焉）
（呂春曰然後擒析處如游龍蛇鳳翻之飄乎）

中山之國有厹繇者智伯欲攻之而無道也（厹繇國之近晉者也或作仇首智伯晉大夫智襄子瑤也）為鑄大鐘方車二軌以遺之厹繇之君將斬岸堙谿以迎鐘赤章蔓枝諫曰詩云唯則定國我胡則以得是於智伯（赤章蔓枝厹繇之臣也）夫智伯之為人也貪而無信必欲攻我而無道也故為大鐘方車二軌以遺君君因斬岸堙谿以迎鐘師必隨之弗聽有頃諫之君曰大國為權而子逆之不祥子釋之（釋置也）赤章蔓枝曰為人臣不忠貞罪也忠貞不用遠身可也斷轂而行（山中道狹故斷車轂而行去）至衛七日而厹繇亡（智伯滅之也）欲鐘之心勝也欲鐘之心勝則安厹繇之說塞矣（塞不行也）凡聽說所勝不可不審也故太上先勝（先猶上也）昌國君將五國之兵以攻齊（昌國君樂毅也為燕昭王將伐齊五國謂燕秦韓魏趙也）齊使觸子將以迎天下之兵於濟上（濟水名）齊王欲戰使人赴觸子恥而訾之曰不戰必剗若類掘若壟（剗滅也若汝也壟冢也言不堪敵而戰克獲燕君必剗滅汝種類乎掘汝先人之冢也）觸子苦之欲

呂惰曰此言齊王貪一金之小利而弗給卒至於失國而喪失大利……

欲齊寅之敗於是以天下兵戰戰合擊金而卻（一作退）之卒北（北一作敗）也天下兵乘之（乘猶勝也）觸子因以一乘去莫知其所不聞其聲（……）問達子又率其餘卒（達子齊人也帥將也）以軍於秦周無以賞使人請金於齊王（軍屯也秦周齊城門名也請金將以賞有功也）齊王怒曰若殘豎子之類也（殘賊豎子謂達子也）惡能給若金（惡安也給與也）與燕人戰大敗達子死齊王走莒燕人逐北入國（相與爭金於美唐甚多）此貪於小利以失大利者也

楊昉曰因字直貫到底是一段骨子

許国曰此一篇大意言人君為當因民心首說喻接引以起當因之意文執最為玲瓏令人爽快

貴因

三代所寶莫如因因則無敵禹通三江五湖決伊闕溝迴陸注之東海因水之力也（迴通也）舜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國（周禮四井為邑邑方二里也四縣為都都方二十二里也邑有封都有成然則邑小都大傳曰都城過百雉國之害也成國成十乘之國也）而堯授之禪位因人之心也（授之禪位與之天下也人皆喜之故曰因人之心也）湯武以千乘伐夏商因民之欲也（詩曰衆皆所好鮮其不濟湯武是也衆皆所惡鮮其不敗桀紂是也）如秦者立而至有車也（立猶行也車行陸而至也）適越者坐而至有舟也（適之也）秦越遠塗也竫立安坐而至者因其械也（竫正也械……也）

孝宣曰把禹舜湯武齊起以為武王身上因字……

……三段……見詳而有休

王荊石曰文法……

武王使人候殷反報岐周曰殷其亂矣武王曰其亂焉至對曰讒慝勝良（讒……也慝惡也而皆進用之忠良黜遠之故曰勝良也）武王曰尚未也又復往反報曰其亂加矣武王曰焉至對曰賢者出走矣（……）武王曰尚未也又往反報曰其亂甚矣武王曰焉至對曰百姓不敢誹怨矣（言百姓畏紂無道刑戮之皆閉口無誹怨之言）武王曰嘻遽告太公（遽疾也）太公對曰讒慝勝良命曰戮（戮暴也）賢者出走命曰崩（崩壞也）百姓不敢誹怨命曰刑勝（傳曰厲王虐國人謗王王使衛巫監謗者得則殺之乃不敢言而道路以目刑勝也）其亂至矣不可以駕矣（駕加也）故選車三百虎賁三千朝要甲子之期而紂為禽（朝早朝也與諸侯要期甲子之日也）則武王固知其無與為敵也因其所用何敵之有矣武王至鮪水殷使膠鬲候周師武王見之膠鬲曰西伯將何之無欺我也武王曰不子欺將之殷也膠鬲曰曷至（曷何也言以何日來至殷也）武王曰將以甲子至殷郊子以是報

汝弘相曰句法許以義乎叙事而有休者

井六善曰因之一字論斷有激尾可謂明白張

矣報也膠鬲行天雨日夜不休行猶還也不休止降雨天地和同也武王所以克紂也武
王疾行不輟輟止也軍師皆諫曰卒病請休之休息也武王曰吾已
令膠鬲以甲子之期報其主矣今甲子不至是令膠鬲不信矣膠
鬲不信也其主必殺之吾疾行以救膠鬲之死也武王果以甲
子至殷郊殷已先陳矣至殷因戰大克之此武王之義也人為
人之所欲已為人之所惡先陳何益人謂武王也人之所欲天必從之順天誅也已謂紂
也人之所惡天必壞之所壞不可支故曰先陳何益適令武王不耕而穫不耕而穫不戰而克也故孫子
曰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此之謂也武王入殷聞殷有長者武王往見之而
問殷之所以亡長者對曰王欲知之請以日中為期武王與周
公旦明日早要期則弗得也武王怪之周公曰吾已知之矣此

共拔引論例俱是史事無一浮泛處

許國曰末以湯武因民而王桀紂不因民而亡多亦亡收繳上言有數箭警人時君人意思

君子也取不能其主有以其惡告王不忍為也若夫期而不當
言而不信此殷之所以亡也已以此告王矣夫審天者察列星
而知四時因也一本此字下有動作因曰十一字推曆者視月行而知
晦朔因也禹之裸國裸入衣出一本作入衣出否因也墨子見荊王錦
衣吹笙因也墨子好儉非樂錦與笙非其所服也而為之因荊王之所欲也孔子道一作導彌子
瑕見釐夫人因也彌子瑕衛靈公之幸臣也孔子因之欲見靈公夫人南子論語云子見南子子路不悅或
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是也此釐夫人未之聞或云為謚謚法小心畏忌曰釐南子則淫佚與宋朝通太子蒯聵
于野野人歌之曰既定爾婁豬盍歸我艾豭推此言之不淫謚為釐明矣湯武遭亂世臨苦民揚其
義成其功因也故因則功專則拙因則成功故曰功專則敗故曰拙因者無敵
因之欲導以義故無與之敵者湯武是也國雖大民雖眾何益民雖眾多不能使之亡故曰何益桀紂是也

□□□士言登天下也出識者亦不世有

袁許道曰得士則昌失士則亡人君不知得士之術與無賢同

故六国破王相隨而王伯之君不二觀也無惑

已 劉辰翁曰論治國在乎用賢極是確論

穆昉曰日慎一日業業自放

然也 何孟春曰[illegible]

觀世

天下雖有有道之士國猶少千里而有一士比肩也累世而有
一聖人繼踵也士與聖人之所自來若此其難也而治必待之
治奚由至淮南記曰欲治之君不世出可與治之臣不萬一以不萬一待不世出何由遇哉故曰治奚由至雖
幸而有未必知也未必知其為賢也不知則與無賢同不知其賢而不用之故不治則
與無賢同也此治世之所以短而亂世之所以長也短少長多也故王者
不四霸者不六亡國相望囚主相及言不得士則無此之患無士
因之患也此周之所封四百餘建封服國八百餘今無存者矣雖存皆
嘗亡矣賢主知其若此也故曰慎一日以終其世沒世為世譬之若
登山登山者處已高矣右左視尚巍巍焉山在其上賢者之所

公旦成王攝天子近制礼作樂身朝諸侯[illegible]之士七十家[illegible]

天下[illegible] 周公之化若此而求賢礼士之以如此其急可謂慎一日以終其世者矣

萬道開曰有道之士不與者[illegible]齊民何傳任為賢君所以[illegible]高奉遠引也表了九曰以太公望之賢縲失之而文王得之

與處有似於此身已賢矣行已高矣左右視尚盡賢於己故周
公旦曰吾不如者吾不與處累我者也與我齊者吾不與處無
益我者也齊等也等則不能勝己故曰無益我者也惟賢者必與賢于己者處賢者
之可得與處也禮之也主賢世治則賢者在上上位也主不肖世亂
則賢者在下今周室既滅天下既廢亂莫大於無天子無天子
則彊者勝弱眾者暴寡以兵相剗剗滅不得休息而佞進佞諂者進而用也
今之世當之矣今謂衰周無天子之世故曰當之故欲求有道之士則於
江海之上山谷之中僻遠幽閒之所若此則幸於得之矣太公
釣於滋泉遭紂之世也故文王得之文王千乘也紂天子也天
子失之而千乘得之知之與不知也紂不知太公賢故失之也諸眾齊民不

[illegible]死不使不待禮而令令亦使者夫有道之士必禮必知然後其可盡也可盡謂而用也晏子之晉見反裘負芻息於塗者以為君子也一晏子齊大夫晏平仲也使人問焉曰曷為而至此對曰齊人累之名為越石父累之累然有罪晏子曰嘻遽解左驂以贖之載而與歸至舍弗辭而入越石父怒請絕晏子使人應之曰嬰未嘗得交一作友也今免子於患吾於子猶未邪也越石父曰吾聞君子屈乎不已知者而伸乎已知者吾是以請絕也晏子迺出見之曰嚮也見客之容而已今也見客之志嬰聞察實者不留聲實功實也言欲察人之功實不復留觀行者不譏辭欲觀人之至行不譏刺之以辭嬰可以辭而無棄乎辭謝也謝不敏而可以弗棄也越石父曰夫子禮之敢不敬從晏子遂以為客客敬俗人有功則德德則驕今晏子功免人於阨矣而反屈下之其去俗亦遠矣此令功之道也子列子窮容貌有饑色子列子禦寇體道人也著書八篇在莊子前莊子稱之也客有言之於鄭子陽者子陽鄭相一曰鄭君曰子列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國而窮君無乃為不好士乎鄭子陽令官遺之粟數十秉子列子出見使者再拜而辭使者去子列子入其妻望而拊心焉聞為有道者妻子皆得逸樂今妻子有饑色矣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又弗受也豈非命也哉子列子笑一作嘆而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也至已而罪我也有罪且以人言此吾所以不受也其卒民果作難殺子陽子陽嚴猛刑無所赦家人有折弓者畏誅因國人逐猘狗之亂而殺子陽也受人之養

王維禎曰致密

馮叔吉曰叙事只此下見……子之令功詞語斷案

而不死其難則不義死其難則死無道也死無道逆也子列子除不義去逆也豈不遠哉且方有饑寒之患矣而猶不苟取先見其化也先見其化而已動遠乎性命之情也孔子曰貧觀其所取此之謂也

離謂

劉辰翁曰此說流言之為害則中主不免見疑故国以亂亦至于亡

吳汝綸曰衆口熏天猶言滔天也見不根之言人主不可不審悉

九

陳繼道曰市井舞文之兇後之此戲者類是

劉辰翁曰此見鄧析之詐辨故著之以戒天下之為人臣者

何孟春曰以溺溺水之死者喻傷忠臣最為善喻

許國曰以上論傷忠臣者有似于溺水此又引數十之死不得其正皆忠臣而為人所傷害

言者以諭意也言意相離凶也亂國之俗甚多流言而不顧其實務以相毀務以相譽（一本作巧辯）成黨衆口熏天（熏感動也）賢不肖不分以此治國賢主猶惑之也（惑疑 分別）又況乎不肖者乎惑者之患不自以為惑故惑惑之中有曉焉冥冥之中有昭焉亡國之主不自以為惑故與桀紂幽厲皆也然有亡者國無二道矣鄭國多相縣以書者子產令無縣書鄧析致之子產令無致書鄧析倚之令無窮則鄧析應之亦無窮矣是可不可無辨也（辨別）可不可無辨而以賞罰其罰愈疾其亂愈疾此為國之禁也（為治禁法）故辨而不當理則偽（偽巧也）知而不當理則詐詐偽之民先王之所誅也理也者是非之宗也（宗本也）洧水甚大鄭之富人有溺者人得其死者富人請贖之其人求金甚多以告鄧析鄧析曰安之人必莫之賣矣得死者患之以告鄧析鄧析又答之曰安之此必無所更買矣夫傷忠臣者有似於此也夫無功不得民則以其無功不得民傷之有功得民則又以其有功得民傷之（此說辨所以車裂而死）人主之無度者無以知此豈不悲哉比干萇弘以此死（以世詭辨反白為黑而主不知故死）箕子商容以此窮（箕子紂之庶父也商容紂時賢人老子所從學者也旦主不知故窮）周公召公以此疑（以管蔡流言故疑也論語曰雖有周親不如仁人此之謂也）范蠡子胥以此流（放流）死生存亡安危從此生矣（此謂辨無理若鄧）子產治鄭鄧析務難之與民之有獄者約大獄一衣小獄襦袴（一作褲 丁同）

歐陽海曰此一段見人臣當為君死難故人之所以折齊人據理立談以大義言也齊人之詞窮矣立身之大節一節可見

穆坊曰義臣與国亂然不北

鄒守益曰此一節見巧辨不若遲鈍意淳于髡所謂辨士者然一辨雖工不能又從于王至于從橫兩失則言訥訥若不出口者見及此矣

民之獻衣襦袴而學訟者不可勝數以非為是以是為非是非無度而可與不可日（一作因）變所欲勝因勝所欲罪因罪鄭國大亂民口讙譁子產患之於是殺鄧析而戮之民心乃服是非乃定法律乃行今世之人多欲治其國而莫之誅鄧析之類（有如鄧析者無能誅）此所以欲治而愈亂也齊有事人者所事有難而弗死也遇故人於塗故人曰固不死乎對曰然凡事人以為利也死不利故不死故人曰子尚可以見人乎對曰子以死為顧可以見人乎（顧反）是者數傳不死於其君長大不義也其辭猶不可服辭之不足以斷事也明矣夫辭者意之表也鑒其表而棄其意悖（悖惑）故古之人得其意則舍其言矣聽言者以言觀意也聽言而意不可知其與橋言無擇（擇猶異 橋戾也）齊人有淳于髡者以從說魏王魏王辨之（關東六國為從也魏王以為辨遠）約車十乘將使之荊辭而行有以橫說魏王魏王乃止其行（關西為橫兒以合關東從為未足復說欲連關西之橫王多其言故綴不使行之也）失從之意又失橫之事夫其多能不若寡能其有辨不若無辨著僅而戴其指先王有以見大巧之不可為也（倕堯之巧工也以巧鬬天下周家鑄鼎著倕于鼎使自齧其指明不當大巧為也一說周鑄鼎象百物技巧絕殊假令倕見之則自齚其指不能復為故言大巧之不可為也）

應言

何匡泰曰言為心之聲心明乎義理而時辭危若華自足以吞服人心戰國策士之談皆以推辯為長而不本於義理是以發言縱逞不足以壓服衆心

李于鱗曰此一段揣時摩勢測度翻抑而立言辨論推見至隱可為游說之宗

沿皆尹曰此二段因人之言逆探其意而折服之正孟子所謂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餂之也

許国曰孟卯說從秦之勢以圖其先先以地賂秦以致秦使之求已以言誘君而致曰王之用

白圭謂魏王曰市丘之鼎以烹雞多洎之則淡而不可食（市丘魏邑）（鼎大鼎不宜烹小也能知五味也肉汁曰洎淡者洎多無味故不可食之也）少洎之則焦而不熟（焦燒）然而視之蟜焉美無所可用（蟜讀如蟜蟜之蟜蟜鼎好貌）惠子之言有似於此（但此鼎好而不可用）惠子聞之曰不然使三軍饑而居鼎旁適為之甑則莫之此鼎矣白圭聞之曰無所可用者意者徒加其甑邪白圭之論自悖其少魏王太甚以惠子之言蟜焉美無所可用是魏王以言無所可用者為仲父也是以言無所用者為美也

公孫龍說燕王以偃兵（龍魏人也昭王燕王噲之子也偃止也）昭王曰甚善寡人願與客計之公孫龍曰竊意大王之弗為也王曰何故公孫龍曰日者大王欲破齊諸天下之士其欲破齊者大王盡養之知齊之險阻要塞君臣之際者大王盡養之雖知而弗欲破者大王猶若弗養其卒果破齊以為功今大王曰我甚取偃兵諸侯之士在大王之本朝者盡善用兵者也臣是以知大王之弗為也王無以應

司馬喜難墨者師於中山王前以非攻（司馬喜趙之相國也）曰先王之所術非攻夫墨者師曰然（然如是）曰今王興兵而攻燕先生將非王乎墨者師對曰然則相國是攻之乎司馬喜曰然墨者師曰今趙興兵而攻中山相國將是之乎司馬喜無以應

路說謂周頗曰公不受趙天下必從周頗曰固欲天下之從也天下從則秦利也路說應之曰然則公欲秦之利乎周頗曰欲之路說曰公欲之則胡不為從矣

甘泉曰無足論而觀公之迭喜遂怒其即是起賈之威乎但公乎

焦竑曰收上三而斷孟卯之非詞氣義正推見至隱秦狄誅心之法也

何孟春曰又生一段議論反覆詳明曲折緊密不可揣摩

魏令孟卯割絳汾安邑之地以與秦王王喜令起賈為孟卯求司徒於魏王魏王不說應起賈曰卯寡人之臣也寡人寧以臧為司徒無用卯（臧亦魏臣）願大王之更以他人詔之也（詔告）起賈出遇孟卯於廷曰公之事何如起賈曰公甚賤於公之主（公之主甚賤公）公之主曰寧用臧為司徒無用公（公謂孟卯）孟卯入見謂魏王曰秦客何言王曰求以汝為司徒孟卯曰王應之謂何王曰寧以臧無用卯也孟卯太息曰宜矣王之制於秦也王何疑秦之善臣也以絳汾安邑令負牛書與秦猶乃之（乃一作之）善牛也（言王使負牛持絳汾安邑之書致文於秦秦猶善牛也）卯雖不肖獨不如牛乎且王令三將軍為臣先曰視卯如身（身王身）是重臣也令二輕臣也（二疑也臣見疑則不重矣）令臣責（責臣令秦）卯雖賢固能乎（言不能也）居三日魏王乃聽起賈（聽起賈言用卯為司徒）凡人主之與其大官也為有益也今割國之錙錘矣而因得大官（割分也錙錘喻兩也謂分割絳安邑而得大官大官司徒也）且何地以給之（給足）大官人臣之所欲也孟卯令秦得其所欲（所欲田邑）秦亦令孟卯得其所欲（所欲司徒）責以償矣尚有何責魏雖彊猶不能責無責又況于弱魏王之令乎孟卯為司徒以棄其責則拙也

秦王立地宜陽令許綰誕魏王（誕詐也許綰秦臣也秦實未為帝也詐魏王言帝欲入朝）魏王將入秦魏敬謂王曰以河內孰與梁重王曰梁重又曰梁孰與身重王曰身重又曰若使秦求河內則王將與之乎王曰弗與也魏敬曰河內三論之下也（三論謂河內與梁及身也）身三論

之上也。秦索其下而王弗聽，索其上而王聽之，其禍不取也。王曰：甚善。（甚）然乃輟行

袁了凡曰：此節見用民當以人賞罰輔之，而行者，視下云云可見。蓋索其心也，又得其心而後民為我用。

王荊石曰：此正推戰國不以道用民之由，見得人君能以義，民則可以得，可以得國以戰則勝，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何為而不成，信和義之效矣。

鄒守益曰：以種麥種稷起用民有種，見人君當審其種而後可以用民，則民知種麥者得麥之得，亦猶陽貨之得。

王維楨曰：此言治之紀綱莫大于賞罰，賞罰當則用足以用民，不當則逆而民不為之用。

用民

凡用民，太上以義，其次以賞罰。其義則不足死，賞罰則不足去就，若是而能用其民者，古今無有。民無常用也，無常不用也，唯得其道為可。可用也。闔廬之用兵也不過三萬，闔廬，吳王光也。吳起之用兵也不過五萬。吳起，衛人，為楚將。萬乘之國，其為三萬五萬尚多。今外之則不可以拒敵，內之則不可以守國，其民非不可用也，不得所以用之也。不得所以用之，國雖大，勢雖便，卒雖衆，何益？不知用之，何益於不能以禦敵也。古者多有天下而亡者矣，其民不為用也。自古以來有天下者多，而多無道，民不為之用，故滅亡。用民之論不可不熟。劍不徒斷，車不自行，或使之也。夫種麥而得麥，種稷而得稷，人不怪也。用民亦有種，不審其種而祈民之用，惑莫大焉。祈，求。當禹之時，天下萬國，至於湯而三千餘國，今無存者矣，皆不能用其民也。民之不用，賞罰不充也。當賞不賞，當罰不罰，則民不懷不威，故不為之用也。湯武因夏商之民也，得所以用之也。管商亦因齊秦之民也，得所以用之也。管，管仲；商，商鞅。民之用也有故，故，事也。得其故，民無所不用。民有紀有綱，壹引其紀，萬目皆起；壹引其綱，萬目皆張。為民紀綱者何也？欲也惡也。何欲何惡？欲榮利，惡辱害。辱害所以為罰充也，榮利所以為賞實也。賞罰皆有充實，則民無不用矣。無不可用也。闔廬試其民於五湖，劍皆加於肩，地流血，幾不可止。試用習肆之也。句踐試其民於寢宮，民爭入水火，死者千餘矣，遽擊金而卻之。卻，退也。卻一作退。賞罰有充也。

吳因倫曰此言同民欲同民惡正所謂眞利而民猶不可用支離復引論拼隋明覈毅

許闿曰此以造父能用其馬不在于用其威而在于却得其道喻人君之治民不在于恃其威而在于能

主威其勢形之哀觀切有味

何孟曰想擊所會當無窮甚之令人臨省

不為勇者與（一作與）懼者變（莫邪良劔也不為勇者利怯者鈍也）勇者以工懼者以拙能與不能也夙沙之民自攻其君而歸神農（夙沙大庭氏之末世也其君無道故自攻之）密須之民自縛其主而與文王（詩云密人不共敢距大邦此之謂也）湯武非徒能用其民也又能用非已之民能用非已之民國雖小卒雖少（一作年 雖少）功名猶可立（立成也）古昔多由布衣定一世者矣（終一人之身為世）皆能用非其有也用非其有之心不可察之本三代之道無二以信為管（管准法也）宋人有取道者其馬不進倒而投之谿水（倒拔也 拔棄也）又復取道其馬不進又倒而投之谿水如此者三雖造父之所以威馬不過此矣不得造父之道而徒得其威無益於御（無益于不知御之道）人主之不肖者有似於此不得其道而徒多其威威愈多民愈不用（民不為之用）亡國之主多以多威使其民矣故威不可無有而不足專恃譬之若鹽之於味凡鹽之用有所託也不適則敗託而不可食威亦然必有所託然後可行（行之也）惡乎託託於愛利愛利之心諭威乃可行威甚則愛利之心息愛利之心息而徒疾行威身必咎矣（咎一作凶）此殷夏之所以絕也君利勢也次官也處次官執利勢不可而不察於此夫不禁而禁者其唯而見此論邪

湯賓尹曰此篇論施仁者要當其時蒙民之利除民之害乃施仁之要大識論大識見非淺生可到

王世貞曰文法轉折轉輕快抑揚重輕最為其宜

劉槩曰墨子聞攻宋而急往救之可謂能愛人之急正是其要處

馮叔吉曰一段一收束針線最密全無一滲漏處

愛類

仁於他物不仁於人不得為仁不仁於他物獨仁於人猶若為仁仁也者仁乎其類者也故仁人之於民也可以便之無不行也（便利也行為也）神農之教曰（神農炎帝也）士有當年而不耕者則天下或受其饑矣（當其丁壯之年故不耕植則穀不豐故有受其饑者矣）女有當年而不績者則天下或受其寒矣（詩云不績其麻布也衣服不供有受其寒者）故身親耕妻親織所以見致民利也（農之身也）賢人之不遠海內之路而時往來乎王公之朝非以要利也（要徼也）以民為務故也（以利民為務）人主有能以民為務者則天下歸之矣王也者非必堅甲利兵選卒練士也非必隳人之城郭殺人之士民也上世之王者衆矣而事皆不同其當世之急憂民之利除民之害同（同等也）公輸般為高雲梯欲以攻宋（公輸魯般之號也在楚為楚王設攻宋之具也）墨子聞之自魯往裂裳裹足日夜不休十日十夜而至於郢（郢楚都也）見荊王曰臣北方之鄙人也（鄙小也）聞大王將攻宋信有之乎王曰然墨子曰必得宋乃攻之乎亡其不得宋且不義猶攻之乎（猶尚也）王曰必（一作既）不得宋且有不義則曷為攻之墨子甚善臣以宋必不可得（臣以為攻宋必不可得也）王曰公輸般天下之巧工也已為攻宋之械矣（械器也）墨子曰請令公輸般試攻之臣請試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備九攻之墨子九卻之不能入（入猶下也）故荊輟不攻宋墨子能以術禦荊免宋之難者此之謂也聖王通士不出於

高仁以禹平水土而萬世永賴，施仁之至也。引此以見利民者當廣其施也。

利民者無有。言皆欲利民也 昔上古龍門未開，呂梁未發，龍門在左馮翊夏陽之北，呂梁在彭城呂縣，大石在水中，禹決而通之，號曰呂梁，發，通也 河出孟門，大溢逆流，孟門呂梁未通，河水稸積其深，乃出於孟門山之上，大溢逆流，無有涯畔也 無有丘陵沃衍平原高阜，盡皆滅之，名曰鴻水。鴻水，大水也 禹於是疏河決江，為彭蠡之障，彭蠡，澤在豫章 障，隄防也 乾東土，所活者千八百國。乾，燥也。禹致群臣于會稽，執玉帛者萬國，此曰千八百國，言但謂被水災之國耳。言使民得居燥土，不溺死，故曰活之也 此禹之功也。功，治水之功也 勤勞為民，無若乎禹者矣。事功曰勞。其治水鑿龍門，闢伊闕，決江疏河，其勤苦無如禹者也

王維楨曰：設喻最刺切，足以發人胸次。

匡章謂惠子曰：公之學去尊，去尊，棄尊位也 今又王齊王，何其到也？今王齊王，居其尊位，謂之到也 惠子曰：今有人於此，欲必擊其愛子之頭，石可以代之。擊愛子頭，石可以代之也 匡章曰：公取之代乎？其不與？言公取石以代子頭乎？其不與邪 施取代之。子頭所重也，石所輕也。擊其所輕，以免其所重，豈不可哉？言其可也 匡章曰：齊王之所以用兵而不休，攻擊人而不止者，其故何也？為何等故也 惠子曰：大者可以王，其次可以霸也。今可以王齊王而壽黔首之命，免民之死，是以石代愛子頭也，何為不為？言何為不用兵 民寒則欲溫，暑則欲水，燥則欲濕，濕則欲燥。寒暑燥濕相反，其於利民一也。利民豈一道哉？當其時而已矣。冬寒欲溫，夏暑欲涼，故曰當其時而已矣

陳仁錫曰：以寒暑燥濕喻人情之所欲，最明易。末以當其時結收，轉大有照應有情。

劉須溪曰：兩設喻，總提下博物辨智者之似，通見人主當審其似之分。文字精切而當。

疑似

使人大迷惑者，必物之相似也。玉人之所患，患石之似玉者；相劍者之所患，患劍之似吳干者；吳干，吳之干將者也 賢主之所患，患人之博聞辯言而似通者。通，達也 亡國之主似智，亡國之臣似忠。相似之物，此愚者之所大惑，而聖人之所加慮也。慮則知之也 故墨子見岐道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言乖別也 周宅酆鎬，近戎人，與諸侯約：為高葆禱於王路，置鼓其上，遠近相聞。即戎寇至，傳鼓相告，諸侯之兵皆至救天子。戎寇當至，幽王擊鼓，諸侯之兵皆至，褒姒大說，喜之。幽王欲褒姒之笑也，因數擊鼓，諸侯之兵數至而無寇。至於後戎寇真至，幽王擊鼓，諸侯兵不至。幽王之身乃死於麗山之下，為天下笑。此夫以無寇失真寇者也。賢者有小惡以致大惡。惡積足以滅身，故曰以致大惡也 褒姒之敗，乃令幽王好小說以致周滅，詩云：赫赫宗周，褒姒滅之也 故形骸相離，三公九卿出走。此褒姒之所用死，而平王所以東徙也。平王，幽王之大子宜臼也。東徙於洛邑，今河南縣也 秦襄、晉文之所以勞王勞而賜地也。秦襄公，秦仲之孫，莊公之子也。幽王為犬戎所殺，平王東徙，襄公將兵有功，受周故地酆鎬，列為諸侯。晉文侯，仇之子也。傳曰：平王東遷，晉鄭焉依，此之謂也 梁伯有黎丘部，有奇鬼焉，喜效人之子姪昆弟之狀。邑丈人有之市而醉歸者，黎丘之鬼效其子之狀，扶而道苦之。丈人歸，酒醒而誚其子，誚，讓 曰：吾為汝父也，豈謂不慈哉？我醉，汝道苦我，何故？其子泣而觸地曰：孽矣！無此事也。昔也往責於東邑人，可問也。其父信之，曰：譆！是必夫奇鬼也，我固嘗聞之

楊升菴曰今之人惑於疑似善惡其而為似者亂者也原其本心豈欲殺其子哉忍天之惑也

申時行曰設此術以見世主或顛倒不察卒而害其良臣

之矣覈三端反飲於市欲遇而刺殺之明旦之市而醉其真子恐其父之不能反也（反還也）遂逝迎之（逝往也）丈人望其真子援劍而刺之丈人智惑於似其子者而殺於真子夫惑於似士者而失於真士此黎丘丈人之智也疑似之迹不可不察察之必於其人也舜為御堯為左禹為右入於澤而問牧童入於水而問漁師奚故也其知之審也夫人子之相似者其母常識之知之審也

直諫

郭守益曰古叔人臣極言而[illegible]之利惟賢主知存極言則國以存不然則危下詳引言以證之

楊慎曰鮑叔之言居安思危可謂極言矣而桓公說之此其所以為五伯之首

言極則怒（極盡也人能受逆耳之盡言者少故怒之）怒則說者危非賢者孰肯犯危而非賢者也將以要利矣（要求也）要利之人犯危何益故不肖主無賢者無賢則不聞極言不聞極言則姦人比周百邪悉起（起興也）若此則無以有保此國之存也主之安也必有以也（詩云何其久也必有以也此之謂也）不知所以雖存必亡雖安必危（書曰於安思危此之謂也）所以不可不論也（論猶知也）齊桓公管仲鮑叔甯戚相與飲酒酣（酣樂也）桓公謂鮑叔曰何不起為壽鮑叔奉杯而進曰使公毋忘出奔在於莒也（桓公遭公孫無知殺襄子之亂也出奔莒毋忘之者欲令其在上不驕也）使管仲毋忘束縛而在於魯也（不死公子糾之難出奔於魯魯人束縛之以歸於齊）使甯戚毋忘其飯牛而居於車下（甯戚衛人也為商旅宿於齊郭門之外桓公夜出郊迎客甯戚於其車下飯牛疾商歌桓公知其賢舉以為大夫也）桓公避席再拜曰寡人與大夫能皆毋忘夫子之言則齊國之社稷幸於不殆矣（避席下席也殆危也）當此時也桓公可與言極言矣可與言極言故可與為霸荊文王（文王武王之子）得茹黃之狗宛路之矰（矰弋缺短矢）以畋於雲夢（畋獵也雲夢楚澤在南郡華容也）三月不反得丹之姬淫期年不聽朝（淫惑也朝正也）葆申曰先王卜以臣為葆吉今王得茹黃之狗宛路之矰畋三月不反得丹之姬淫期年不聽朝（葆太葆官也申名也）王之罪當笞王曰不穀免衣襁褓而齒於諸侯（襁褓縷格繩絡小兒補也齒列也）願請變更而無笞葆申曰臣承先王之令不敢廢也王不受笞是廢先王之令也臣寧抵罪於王毋抵罪於先王王曰

王維禎曰葆申能善極諫以啟荊文之失荊文能聽言受笞以此葆申之諫所以為荊文之所以[illegible]也可曰之賢君

高似孫曰以二言之功一句收繳而意極金之極於策玩之甚窮意味

敬諾。子席王伏葆申束細荊五十跪而加之於背。如此者再謂王起矣。王曰有笞之名一也遂致之（遂痛致之）申曰臣聞君子恥之小人痛之恥之不變痛之何益葆申趣出自流於淵請死罪文王曰。此不穀之過也葆申何罪。王乃變更召葆申殺茹黃之狗析宛路之矰放丹之姬後荊國兼國三十九。令荊國廣大至於此者葆申之力也極言之功也

王維禎曰人君一身人之投其欲者甚衆以善言進者則明以誠言後者則昏在君慎之所好欲私耐塞此論淂其旨矣全于引翁更為瑞切

陳深曰宋王為左右所壅因怒而誅殺自是滅不亡

呂涛曰宋人以先者以其言而被戮後者以枉言而致富宋王之壅塞如此哉氏之所以亡也

壅塞一

亡國之王。不可以直言不可以直言則過無道聞（不可以直言謂諫正也則其過成以無道遠聞人皆聞之）而善無自至矣無自至則壅（善自從也傳曰言進善善亦莫由至矣）故曰秦穆公時戎彊大秦穆公遺之女樂二八與良宰焉戎王大喜以其故數飲食日夜不休左右有言秦寇之至者因扞弓而射之（寇兵也扞引也）秦寇果至戎王醉而臥於樽下卒生縛而擒之未擒則不可知（不知將見擒也）已擒則又不知（醉不自知也一本作既擒則無及也）雖善說者猶若此何哉（言說無如之何）齊攻宋（齊湣王攻宋滅之也）宋王使人候齊寇之所至也（候視也）使者還曰齊寇近矣國人恐矣左右皆謂宋王曰此所謂肉自至蠹者也以宋之彊齊兵之弱惡能如此（言宋強勝齊兵之弱安能來至此也）宋王因怒而詘殺之（詘枉也無罪而殺之曰枉）又使人往視齊寇使者報如前。宋王又怒詘殺之如此者三其後又使人往視齊寇近矣國人恐矣使者遇其兄曰國危甚矣若將安適（適之也）其弟曰為兄視齊寇不意其近而國人恐如此也今又私患鄉之先視齊寇者皆以寇之近也報而死今也報其情死（以齊寇至之情實告宋王必誅死也）不報其情又恐死（不以寇至之情報而設辭齊寇至殺人又恐死）將若何其兄曰。如報其情有且先夫死者死先夫亡者亡於是報於王曰殊不知齊寇之所在國人甚安王大喜左右皆曰鄉之死者宜矣。王多賜之金。寇至王自投車上馳而走此人淂以富於他國夫登山而視牛。若羊視羊若豚。牛之性不若羊羊之性不

蓋了九日不可賞罰之主不自知不自量

王荊石曰宣王不自知二事切諸世矣

劉辰翁曰前敘宣王自輕好名而不知其實末敘人君若不自知則左右前後群而阿主之好者何況王直退而不用邪佞群而成風國之亂可立俟矣

若豚（性衛性也若猶如也）所自視之勢過也。而因怒于牛羊之小也。此狂夫之大者。狂而以行賞罰。此戴氏之所以絶也（戴氏子罕戴公子孫也別為樂氏偉曰宋之樂其與宋升降乎宋國衰子罕後子孫亦衰賞罰失中故曰此戴氏之所以絕也一本戴氏作收世）齊王欲以淳于髡傳太子。髡辭曰。臣不肖。不足以當此大任也。王不若擇國之長者而使之。齊王曰。子無辭也。寡人豈責子之令太子必如寡人也哉。寡人固生而有之也。子為寡人令太子如堯乎。其如舜也。凡說之行也。道不智聽智。從自非受是也。今自以賢過（一作遠）於堯舜。彼且胡可以開說哉。說必不入。不聞存君（不納忠言之說辭不危亡故曰不聞存君也）齊宣王好射（好善）說人之謂己能用彊弓也（示有力也）其嘗所用不過三石。以示左右。左右皆試引之。中關而止（閞謂閞弓說正半而止也）皆曰。此不下九石。非王其孰能用是（言九石之弓獨王用之）宣王之情（情實也）所用不過三石。而終身自以為用九石。豈不悲哉（傷其自輕而不知其實）非直士其孰能不阿主。世之直士。其寡不勝眾數也（數道數也）故亂國之主。患存乎用三石為九石也（力不足而自以為有餘也其功德其治理皆亦如之也）

陸敬輿曰人君之治猶天也夫無為也四時五行司其令而成功歸君無為也而公卿百官分其職而直道之要之任賢使能本於虛君之心而虛取其非有如己有之此論淨其旨矣蔡氏從之故武通達固其旨也

褚伯秀曰引管兵功令人公聽說於其肯率宰臣令人惡僕不戰

馮敘吉曰人主之國家猶宮室也賢才之能猶巧匠也王道德刑政猶準繩規矩也今宮室而任巧匠至成則曰王之宮室不曰匠之功治國家而任賢能至功成則曰王之化不曰賢能之功此喻親切有味

分職

先王用非其有。如己有之。通乎君道者也（桀紂有天下非湯武之有也而湯武有之此之類也故曰通乎君道者也）夫君也者。處虛素服而無智。故能使眾智也。智反無能。故能使眾能也。能執無為。故能使眾為也。無智無能無為。此君之所執也（君執一以為化之也）人主之所惑者則不然。以其智彊智。以其能彊能。以其為彊為。此處人臣之職也。處人臣之職而欲無壅塞。雖舜不能為（若此雖堯舜之聖不能無壅塞也）武王之佐五人（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高蘇公忿生也）武王之於五人者之事無能也。然皆曰。取天下者武王也。故武王取非其有。如己有之。通乎君道也。通乎君道則能令智者謀矣。能令勇者怒矣。能令辨者語矣。夫馬者伯樂相之。造父御之（伯樂善相馬秦穆公臣造父姓飛廉之子善御周穆王）賢主乘之。一日千里。無御相之勞而有其功。則知所乘矣（功也故曰知樂也）今召客者酒酣（召請也飲酒合樂為酣）歌舞鼓瑟吹竽。明日不拜樂己者而拜主人（拜謝也樂己者謂倡優也）主人使之也。先王之立功名有似於此（有似於主人使之也者）使眾能與眾賢。功名大立於世。不予佐之者而予其主。其主使之也。譬之若為宮室必任巧匠。奚故（何故也）曰。匠不巧則宮室不善。夫國重物也。其不善也。豈特宮室哉（特猶直也）巧匠為宮室。為圓必以規。為方必以矩。為平直必以準繩。功已就（就成也）不知規矩繩墨而賞巧匠之宮室已成。不知巧匠而皆曰。善此某君某王之宮室也。此不可不察也（猶知也）

郭嵩燾曰此二段言湯武以其地公天下而為王白公貪土地而專於公私之辨如此

人主之不通主道者則不然自為人則不能任賢者則惡之與不肖者議之此功名之所以傷（傷敗也）國家之所以危（危亡也）棗棘之有裘狐之有也食棘之棗衣狐之皮先王固用非其有而已有之湯武一日而盡有夏商之民盡有夏商之地盡有夏商之財以其民安而天下莫敢之危以其地封而天下莫敢不說以其財賞而天下皆競（競進也）無費乎郼與岐周而天下稱大仁稱大義通乎用非其有（通達也）白公勝得荊國（殺令尹子西司馬子期而得荊國也）不能以其府庫分人七日石乞曰患至矣（石乞白公臣也）不能分人則焚之毋令人以害我白公又不能（不能焚之也）九日葉公入乃發太府之貨予衆（葉公楚葉縣大夫沈諸梁子高也）出高庫之兵以賦民（賦予也）因攻之

楊渭賓曰宛春善諫靈公納之而罷役靈公能用非其有而已有之可謂知君道矣

王維禎曰君天王而以我受乃

十有九日而白公死國非其有也而欲有之可謂至貪矣不能為人又不能自為可謂至愚矣譬白公之嗇若梟之愛其子也（梟愛養其子子長而食其母也白公愛荊國之財而殺其身也）衛靈公天寒鑿池（靈公衛襄公之子）宛春諫曰天寒起役恐傷民（傷病也）公曰天寒乎宛春曰公衣狐裘坐熊席陬隅有竈是以不寒今民衣弊不補履決不組君則不寒矣民則寒矣公曰善令罷役左右以諫曰君鑿池不知天之寒也而春也知之以春之知之也而令罷之福將歸於春也而怨將歸於君公曰不然夫春也魯國之匹夫也而我舉之（舉用也）夫民未有見焉（未見其德）今將令民以此見之曰春也有善於寡人有也春之善非寡人之善歟靈公之論宛春可謂知君道矣君者

一篇之大旨至此收歇之末歸於自反為治之至符旨

固無任而以職受任工拙下也賞罰法也君奚事哉若是則受賞者無德而抵誅者無怨矣人自反而已此治之至也（抵當也）

務大

嘗試觀於上志（上志古記也）三王之佐其名無不榮者（榮顯也）其實無不安者功大故也（實猶終也）俗主之佐其欲名實也與三王之佐同（同等也）其名無不辱者其實無不危者無功故也（無大功故也）皆患其身不貴於其國也而不患其主之不貴於天下也此所以欲榮而逾辱也（逾益也）欲安而逾危也孔子曰燕爵爭善處於一屋之下母子相哺也區區焉相樂也（區區得志貌也）自以為安矣竈突決上棟焚燕爵顏色不變是何也不知禍之將及之也不亦愚乎為人臣而免於燕爵之智者寡矣夫為人臣者進其爵祿富貴父子兄弟相與比周於一國區區焉相樂也而以危其社稷其為竈突近矣而終不知也其與燕爵之智不異故曰天下大亂無有安國一國盡亂無有安家一家盡亂無有安身此之謂也故細之安（細小也）必待大大之安必待小（言相須也）細大賤貴交相為贊（交更也贊助也）然後皆得其樂（樂也）薄疑說衛嗣君以王術（嗣君衛平侯之子秦貶其號曰君）嗣君曰所有者千乘也願以受教（衛君國之賦兵車千乘耳王術萬乘故願以受教也）薄疑對曰烏獲舉千鈞又況一斤（千鈞三萬斤也喻衛君烏獲之力臣奉一斤言其易也）杜赫以安天下說周昭文君（杜赫周人杜伯之後也周昭文君周分為二東周君也）昭文君謂杜赫曰願學所以安周（以用也）杜赫對曰臣之所言者不可則不能安周矣臣之所言者可則周自安矣（所言安天下行仁與義也）此所謂以弗安而安者也（當昭文君時人不安行仁義而仁義不行也然仁義必安之本也故曰以弗安而安者也）鄭君問於被瞻曰聞先王之義不死君不亡君信有之乎（鄭君穆公也被瞻事鄭文公故穆公即位問瞻所行之義信不乎）被瞻對曰有之夫言不聽道不行則固不事君也若言聽道行又何死亡哉（言從臣之言使道無道臣不能正乃死亡耳）故被瞻之不死亡也賢乎其死亡者也（被瞻不死不亡也言所道行不死不亡者也故曰賢乎死亡者也）昔有舜欲服海外而不成既足以成帝矣禹欲帝而不成既足以王海內矣湯武欲繼禹而不成既足以王通達矣五伯欲繼湯武而不成既足以為諸侯長矣孔墨欲行大道於世而不成既足以成顯榮矣夫大義之不成既有成已故務事大。

倪衍曰此亦為初見秦之詞隨門低抗故其文連斷嗾悱感悱惻

陳深曰存韓說難撰擇之上乃不為家傳戶誦之也有以夫

史樹曰即聖賢之事見遇之為難

新鐫翰林三狀元會選二十九子品彙釋評十卷

從吾 焦竑 校正

青陽 翁正春 參閱

蘭嵎 朱之蕃 圈點

韓非子

難言

臣非非難言也所以難言者言順比滑⋯⋯為華而不實（言順於慎叶於班洋詳之纚纚有編次也）敦祗恭厚鯁固⋯⋯為拙而不倫（淳厚淳相使勁宏密則古拙之言而難於理窟也）多言繁稱連類比物⋯⋯見以為虛而無用（繁縟詞說橫引評證則空泛之言而難於理矣用也）總微說約徑省而不飾則見以為劌而不辯（長於綱領以為提徑則難於明辯也）激急親近探知人情則見以為譖而不讓（品隲太刻無少隱諱則讒妄之言而難於推遜也）閎大廣博妙遠不測則見以為夸而無用（高談闊議玄遠之言而小實際之難也）家計小談以具數言則見以為陋（碎摘累黍之言一末保其八方則鄙言也）言而近世辭不悖逆則見以為貪生而諛上（言諂俗卑之言而無骨節則諛媚）言而遠俗詭躁人間則見以為誕（炫奇而說以眩人世則支誕之言而非大雅之難也）捷敏辯給繁於文采則見以為史（多聞習事浩瀚而無長策之難也）殊釋文學以質信言則見以為鄙（則史而之言而無識）時稱詩書道法往古則見以為誦（閑古隨俗之諺文襍而拙謂鄙之難也）（折動稱據述之言而非誦勸古事之迂儒也）此臣非之所以難言而重患也故度量雖正未必聽也義理

研全未必用也大王若以此不信則小者以為毀訾誹謗大者患禍災害死亡及其身故子胥善謀而吳戮之（子胥伍員也楚人奔吳報父讎後為吳所殺）仲尼善說而匡圍之（於匡）管夷吾實賢而魯囚之（管仲本小白人因之）故此三大夫豈不賢哉而三君不明也上古有湯至聖也伊尹至智也夫至智說至聖（以言說湯）然且七十說而不受身執鼎俎為庖宰昵近習親而湯乃僅知其賢而用之（伊尹）故曰以至智說至聖未必至而⋯說湯是也（以滿要湯）以智說愚必不聽文王說紂是也故文王說紂而紂囚之翼侯炙鬼侯腊比干剖心梅伯醢（紂王寵愛妲己日聽國政作炮烙之刑以銅柱加於炭火之上灌以膏油使罪人緣之足滑墮火中與妲己觀之民不堪苦王子比干力諫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遂殺之剖視其心翼侯鬼侯梅伯亦進諫之并殺之為醢文王聞而嘆之紂知召文王囚於羑里）夷吾束縛（春秋時公子糾與齊侯戰於乾時我師敗績鮑叔帥師來言曰管仲讎也君請受而甘心焉召忽死之仲請囚之）而曹羈奔陳（曹羈曹公子也戌侵曹羈諫曹伯不聽奔於陳也）伯里子道乞（以百里奚傳賣以五羊之皮）傅說轉鬻孫子臏腳於魏（戰國時孫臏與龐涓俱學兵法涓疾臏能以法刑斷其兩足）吳起大泣於岸門痛西河之為秦或校解於是公叔座言國器反為悖公孫鞅奔秦（商君衛庶孽名鞅姓公孫氏少事相公叔座座知其賢未及進會病魏惠王往視之曰問後代之人座舉鞅以對王默然座曰王即不聽用鞅必殺之毋令出境惠王曰公叔病甚悲乎欲令寡人以國聽公孫鞅也豈不悖哉公叔既死鞅聞秦孝公下令求賢乃遂西入秦）關逢龍斬（見桀為之殺）萇弘分胣（周大夫名萇弘初劉氏范氏世為婚姻萇弘事劉公故周人與范氏晉人以讓周周人殺萇弘而裂其）尹子穽於棘司馬子期死而浮於

傳曰⋯⋯

江閉呼嗥射（甫朮有辠射而殺之）宓子賤西門豹不鬭而死人手董安于死而陳於市（董安于趙簡子家臣也魯定公十三年簡子殺邯鄲午午之子稷以邯鄲叛與荀寅士吉射作亂功趙氏之宮簡子奔晉陽晉人圍之時安于力戰之死而陳于市也）宰予不免於田常范雎折脅於魏（范雎者魏人也欲事魏王家貧無資先事魏大夫須賈賈使於齊雎從之留數月齊襄王聞雎辯口乃使人賜金十斤及牛酒雎不受賈知之大怒以告魏相使舍人笞擊雎折脅摺齒）此十數人者皆世之仁賢忠良有道術之士也不幸而遇悖亂闇惑之主而死然則雖賢聖不能逃死亡避戮辱者何也則愚者難說也故君子不少也且至言忤於耳而倒於心（至言未可以易曉嚮君世主一聽聞之必不入耳且倒置而未可也）非賢聖莫能聽願大王熟察之也

王錫爵曰用此黃半女成一性齊而不齊之齊也斟甚

二柄

明主之所導制其臣者二柄而已矣（導引也言道所以引喻其臣而制斷之也）二柄者刑德也何謂刑德殺戮之謂刑慶賞之謂德為人臣者畏誅罰而利慶賞故人主自用其刑德則群臣畏其威而歸其利矣故世之姦臣則不然所惡則能得之其主而罪之（姦臣所惡則巧詐媚惑其主得其威而罪也）所愛則能得之其主而賞之（姦臣所愛亦以巧詐媚惑其主得之恩而賞之）今人主非使賞罰之威利出於己也聽其臣而行其賞罰則一國之人皆畏其臣而易其君（臣用罰則民畏臣而輕君）歸其臣而去其君矣（臣用賞則民歸臣而去其君）此人主失刑德之患也夫虎之所以能服狗者爪牙也使虎釋其爪牙而使狗用之則虎反服狗矣人主者以刑德制臣者也今君人者釋其刑德而使臣用之則君反制於

臣矣（反為臣所制也）故田常上請爵祿而行之群臣（請爵祿而與群臣所以樹私德於群臣）下大斗斛而施於百姓（於下而用大斗斛以施百姓所以樹私恩於衆庶也）此簡公失德而田常用之也故簡公見弒子罕謂宋君曰夫慶賞賜予者民之所喜也君自行之殺戮刑罰者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於是宋君失刑而子罕用之故宋君見劫田常徒用德（謂不兼刑也）而簡公弒子罕徒用刑（謂不兼德也）而宋君劫故今世為人臣者兼刑德而用之則是世主之危甚於簡公宋君也故劫殺擁蔽之主非失刑德而使臣用之而不危亡者則未嘗有也

反者曰二君徒刑之失

總結上文

人主將欲禁姦則審合刑名者言不異事也（言名也事刑也言事以相考則合不）為人臣者陳事而言君以其言授之事專以其事責其功功當其事事當其言則賞功不當其事事不當其言則罰故群臣其言大而功小者則罰非罰小功也罰功不當名也群臣其言小而功大者亦罰非不說於大功也以為不當名也害甚於有大功故罰（功大不當名之害甚於大功亦所以為罰）昔者韓昭侯醉而寢典冠者見君之寒也故加衣於君之上覺寢而說（寢寐而覺）問左右曰誰加衣者左右對曰典冠君因兼罪典衣與典冠其罪典衣以為失其事也其罪典冠以為越其職也非不惡寒也以為侵官之害甚於寒故明主之畜臣臣不得越官而有功不得陳言而不當越官則死不當則罪守業其官所言者貞也（守業以當官守貞以當言）則群臣不得朋黨相為矣人主明能任賢則臣將乘於

人臣任法不當可知立功但當守法

得道曰事書以傳其言切其情悉

陳深曰此言君好之情則臣得售賢

楊道賓曰好惡人君之情故以好惡結言之

何犿曰法度繩墨之文有架柱有眼目有把總有收拾有照應節勒齊正句調章妥誰謂古文無紀律

翁正春曰自古重人任事國家未有不危亡者現今亦擅為敗句乃知邪臣害國又至不可救藥為君闇主又何那熱若亦獨何心哉

賢以刼其君。賢者必多才術故能乘賢以刼君也妄舉則事沮不勝。妄舉謂不賢則其事必沮而不勝沮敗也故人主好賢則群臣飾行以要君欲則是群臣之情不效飾行則偽外故其內情不效效顯也群臣之情不效則人主無以異其臣矣莫不飾行故真偽不分也故越王好勇而民多輕死楚靈王好細腰而國中多餓人。齊桓公妬外而好內故豎刁自宮以治內桓公好味易牙因君之欲以侵其君者也其卒子噲以亂死子噲燕王名也桓公蟲流出尸而不葬此其故何也人君以情借臣之患也謂見好惡之情則臣得以為利若以情借臣求利者也患所以生人臣之情非必能愛其君也為重利之故也今人主不掩其情不匿其端而使人臣有緣以侵其主緣其好惡之情得以侵主則群臣為子之田常不難矣故曰去好去惡群臣見素。君無好惡則臣無因為偽其誠素自見群臣見素則大君不蔽矣

孤憤言法術之士既無黨與孤獨而已故其材用終不見明下生既以抱玉而長號韓公伯之疾謀而內憤

智術之士必遠見而明察不明察不能燭私能法之士必強毅而勁直不勁直不能矯姦人臣循令而從事案法而治官非謂重人也重人也者無令而擅為虧法以利私耗國以便家力能得其君此所謂重人也擅為虧法違理而動其力尚能得君從己況其餘乎此謂重人也言其貴賤國人所共重之也智術之士明察聽用且燭重人之陰情智術之士既明且察今見聽用能燭見重人之陰情能法之士勁直聽用且矯重人之姦行故智術能法之士用則貴重之臣必在繩之外矣言必見削除也是智法之士與當塗之人不可兩存之仇也既不可兩存所以見仇也當塗之人擅事要則

楊道賓曰智法之士與當塗之人不可兩立從古已之益智法之士明察而灼邪勁直而矯奸身等臣退則重人退而不敢動矣

史繼偕曰當塗之人用國將月非人君當將智法之臣而用之乃有方正不吝邪曲者公者當塗之恣縱要百官壅蔽於下人主孤立於上

外內為之用矣外謂百官也內謂君之左右也皆與當塗之人為用也是以諸侯不因則事不應故敵國為之訟鄰國諸侯或來求事不因當塗者其求事不應故重人有事敵國為之訟說百官不因則業不進故群臣為之用郎中不因則不得近主故左右為之匿郎中為郎居中則君之左右之人也既因重人而得近主故為之匿非也學士不因則養祿薄禮卑故學士為之談也談者謂為重人延譽此四助者邪臣之所以自飾也重人不能忠主而進其仇法術之士也重人所仇者人主不能越四助而燭察其臣臣亦謂法術之臣也故人主愈弊而大臣愈重凡當塗者之於人主也希不信愛也又且習故重人得主信愛者又用事既久乃慣習故舊也若夫即主心同好惡固其所自進也官爵貴重朋黨又眾而一國為之訟訟即說也重人舉錯當說主心而同其好惡已自進百官爵重之朋黨眾及其有事一國為之訟說

非說淆黑白甚究无惑

翁正春曰分別邪正互進之勢而歸究正人上易退上立說絕削不煩而中肯窾无吾不到允為萬代格言

楊道賓曰智法之臣操五不勝之勢以與當塗之人抗身寡而不危乎宋其宗不知戮非之既而斯臣畏了

則君無得而誅之則法術之士欲干上者非有所信愛之親習故之澤也又將以法術之言矯人主阿辟之心是與人主相反也處世卑賤無黨孤特夫以疏遠與近愛信爭近愛信謂重人是也其數不勝也以新旅與習故爭其數不勝也以反主意與同好爭重人與君同好其數不勝也以輕賤與貴重爭其數不勝也以一口與一國爭重人與一國為朋黨其數不勝也法術之士操五不勝之勢以歲數而又不得見所經時歲已至於數又不得見君當塗之人乘五勝之資而旦暮獨說於前法術之士既不得見當塗之人獨訟而稱說故法術之士奚道得進而人主奚時得悟乎法術之士既不得進則人主何從而悟乎故資必不勝而勢不兩存法術之士焉得不危法術之士既資必不可勝之數而又與重人勢不兩存則法術之士必危而見陷其

[illegible]之不敢理明然矣

蘇[illegible]重人之[illegible]

[illegible]乎日非為良[illegible]恨矣

可以罪過誣者公法而誅之法術之士有過失可誣罔者重人則舉以為罪而誅之其不可被以罪過者以私劍而窮之若無過失可誣者則使刺客以見刺之以窮其命也是明法術而逆主上者不僇於吏誅必死於私劍矣朋黨比周以弊主言曲以便私者必信於重人矣故其可以功伐借者以官爵貴之彼有功伐重人借為己用則以官爵貴其人也其可借以美名者以外權重之彼雖有功伐可使近者咸重之是以弊主上而趨於私門者不顯於官爵必重於外權矣也超向今人主不合參驗而行誅謂於法術之士不恭驗以知其真偽即行誅不待見功而爵祿重人所雖未見功先與之爵祿也故法術之士安能蒙死亡而進其說姦邪之臣安肯乘利而退其身故主上愈卑私門益尊夫越雖國富兵強中國之主皆知無益於己也曰非吾所得也越国為異国即敵國也今有國者雖地廣人眾然而人主壅蔽大臣專權是國為越也大臣專国常有謀君之心即已国還為越国故同是国為越也智不類越而不知不類其國不察其類者也縱臣專權國変成越是不自知己國即與越国類於越国故也人主所以謂齊亡非地城亡也呂氏弗制而田氏用之所以謂晉亡者亦非地與城亡也姬氏不制而六卿專之也今大臣執柄獨斷而上弗知收是人主不明也不知收取其柄而自執之令臣於上獨斷此主之不明也今與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與亡國同事者不可存也謂秦也今襲跡於齊晉欲國安存不可得也秦重也凡法術之難行也不獨萬乘千乘亦然人主之左右不必智也人主於人有所智而聽之因與左右論其言是與愚人論智也人主之左右不必賢也

陳深曰臣国之政[illegible]人主莫不欲鑒前代興亡善敗之機乃忽忽然所以危亡而不知所以安存宜田氏復見於后而六卿不絕於世也

黃道周曰萬乘有重人千乘亦有左右此言見

陳深曰正人指邪人為邪人亦指正人為邪人主不先定人[illegible]君子之行與左右便辟者[illegible]使說邪者[illegible]良不甚[illegible]聽之不聰必也

[illegible]

人主於人有所賢而禮之因與左右論其行是與不肖論賢也智者決策於愚人賢士程行於不肖則賢智之士羞而人主之論悖矣人臣之欲得官者其脩士且以精絜固身脩士謂脩身精絜之士但其智士且以治辯進業智者謂智謀之士也其脩士不能以貨賂事人既脩身故不以貨事人也恃其精絜而更不能以枉法為治既精潔故不能枉法為治則脩智之士不事左右不聽請謁矣左右謂近習之士不肯聽貨賂請謁人主之左右行非伯夷也求索不得貨賂不至則精辯之功息而毀誣之言起矣精謂脩士精潔也班謂智士辯班也治亂之功制於近習亂治謂智士材班精絜之行決於毀譽則脩智之吏廢而人主之明塞矣既修智之士能治於亂也脩智之士能於人主之聰明今既廢而不用則主明自塞矣不以功伐決智行當以功伐決智行而[illegible]日伐也功不以參伍審罪過當罪過當參伍之參北驗也伍偶合也而聽左右近習之言近習之人既皆小人同氣相求同声相應故所親者無能之人所愛者愚汚之人既親愛必用之在廷舉之處官之矣乎則無能之士在廷而愚汚之吏處官矣萬乘之患大臣太重千乘之患左右太信此人主之公患也公正也正當以此當患也且人臣有大罪人主有大失臣主之利與相異者也何以明之哉曰主利在有能而任官臣利在無能而得事主利在有勞而爵祿臣利在無功而富貴主利在豪傑使能豪傑之人有材能然後使之矣臣利在朋黨用私是以國地削而私家富主上卑而大臣重故主失勢而臣得國主更稱蕃臣君臣易位故主稱蕃臣於其臣而相室剖符相室家臣也剖符言得擅授人官爵之剖符也此人臣之所以譎主便私也譎詐也以詐誤於主也故當世

[illegible]用非所[illegible]

翁正春曰此段俱為奸邪之臣而發危詞激論可為寒心蓋非當重人奸臣之時中心條切故分別詳而且盡

黄鞏朔曰非論當塗之故為非愚而不知患必汙而不避奸此與醒用當而使之悟自古未有重人用黨而國治者亦有國乱而重人之用黨能免於患者非此論可謂格言

之重臣主壅勢而得固寵者十無二三是謂行詐以移主意下中但有二三故曰十無二三也是其故何也人臣之罪大也臣有大罪者其行欺主也其罪當死亡也智士者遠見而畏於死亡必不從重人矣賢士者修廉而羞與姦臣欺其主必不從重臣矣是當塗者之徒屬非愚而不知患者必汙而不避姦者也重人所為必不軌故智士恐與同之禍修士恥與之欺主莫有從之遊者同惡相濟故與之為徒屬者必汙惡之人也大臣挾愚汙之人上與之欺主下與之收利侵漁言侵百姓若漁者之取魚也朋黨比周相與阿黨為比忠信為周也此周者言以阿黨之人為忠信并親也一口惑主敗法以亂士民番同是非故曰一口使國家危削主上勞辱此大罪也臣有大罪而主弗禁此大失也使其主有大失於上臣大罪於下索國之不亡者不可得也

申時行曰此言傳理之患然歷代人主皆然儲子亦有為而法

備內

人主之患在於信人信人則制於人人臣之於其君非有骨肉之親也縛於勢而不得不事也制於勢分以義合者也故為人臣者窺覘其君心也無須臾之休而人主怠傲處其上此世所以有劫君弒主也為人主而大信其子則姦臣得乘於子以成其私故李兌傳趙王而餓主父見前為人主而大信其妻則姦臣得乘於妻以成其私故優施傳麗姬殺申生而立奚齊見前夫以妻之近與子之親而猶不可信則其餘無可信者也且萬乘之主千乘之君后妃夫人適子為太子者或有欲其君之蚤死者何以知其然夫妻者非有骨肉之恩也愛則親不愛則疏語曰其母好者其

許國曰此與孟子擇術之意同

子抱愛其母者必愛其子然則其為之反也其母惡者其子釋見惡於母者其子必釋其然丈夫年五十而好色未解也婦人年三十而美色衰矣以衰美之婦人事好色之丈夫則身見疏賤而子疑不為後言已身見疏則其子之不貴將有廢立之斷此后妃夫人之所以冀其君之死者也冀君之死其子之得立也唯母為后而子為主則令無不行禁無不止男女之樂不減於先君而擅萬乘不疑此鴆毒扼昧之所以用也扼昧謂揞中絞縊也故桃左春秋曰人主之疾死者不能處半人主弗知則亂多資故曰利君死者衆以君死為利則人主危故王良愛馬古善御者資於馬則愛馬越王勾踐愛人句踐欲報仇而傾身下士為戰與馳醫善吮人之傷含人之血非骨肉之親也利所加也非有骨肉之愛感情貪利故也故輿人成輿則欲人之富貴愛富貴者乘輿故也匠人成棺則欲人之夭死也非輿人仁而匠人賊也人不貴則輿不售人不死則棺不買情非憎人也利在人之死也故后妃夫人太子之黨成而欲君之死也君不死則勢不重情非憎君也利在君之死也故人主不可不加心於利己死者故日月暈圍於外其賊在內日月暈乃陰陽之氣昏而內被傷也備其所憎禍在所愛言人主之當防備者在己所憎之人而亡之兆又在親近所愛之人也是故明王不舉不參之事不食非常之食遠聽而近視以審內外之失省同異之言察其非不同之言以知朋黨之分偶參伍之驗謂參驗論以責陳言之實執後以應前執後之所行以應前之所言按法以治衆衆端以參觀衆事之端相參而觀士無幸賞賞無踰行殺必當罪不赦則姦

楊道賓曰按看句全未論父子夫妻骨肉之間詞雖張切乃人事之変聖賢所不道此段取其章法句法字法但奇肆放特錄之

[illegible]

而無所容其私矣（姦邪即有罪者無敢則姦邪何所容）徭役多則民苦民苦則勢起權勢起則復除重（挾勢之人得為民復除重役也）復除重則貴人富苦民以富貴人起勢以藉（藉假借也）人臣非天下長利也故曰徭役少則民安民安則下無重權則權勢滅權勢滅則德在上矣今夫水之勝火亦明矣然則釜鬵間之水煎沸竭盡其上而火得熾盛焚其下水失其所以勝者矣今夫治之禁姦又明於此然守法之臣為釜鬵之行（借權勢之重從威以暴虐乎下）則法獨明於胸中而已失其所以禁姦者矣上古之傳言春秋所記犯法為逆以成大姦者未嘗不從尊貴之臣也然而法令之所以備刑罰之所以誅常於卑賤是以其民絕望無所告愬（民之冤苦無所告愬）大臣比周（相與為黨）蔽上為一陰相善而陽相惡以示無私（內心腹為一而相善外形迹假相惡以示無私）相為耳目以候主隙人主掩蔽（人主之聰明為奸邪所掩蔽）無道得聞有主名而無實臣專法而行之周天子是也偏借其權勢則上下易位矣此言人臣之不可借權勢也

觀行

古之人目短於自見（短不足也）故以鏡觀面智短於自知故以道正己故鏡無見疵之罪道無明過之怨目失鏡則無以正鬚眉身失道則無以知迷惑西門豹之性急故佩韋以緩己（西門豹將為鄴令其性躁急一矜則失卒難全詐佩韋以自緩佩韋也）董安于之心緩故佩弦以自急（董安于簡子家臣也常端委韠帶以隨宰人未見失之于緩故佩弦以自警弦弓弦也緩則弛急則警策故佩其不可不急也）

[illegible]

故以餘補不足以長續短之謂明主

天下有信數三一曰智有所不能立（任人）二曰力有所不能舉（任得）三曰彊有所不能勝（任法）故雖有堯之智（堯智如神）而無衆人之助大功不立有烏獲之勁（烏獲古之勇士也力能舉千鈞）而不得人助不能自舉有賁育之彊（賁孟賁也育夏育也皆古之勇士力能拔牛角）而無法術不得長生故世有不可得事有不可成故烏獲輕千鈞而重其身非其身重於千鈞也勢不便也離朱（離朱即孟子所謂離婁古之明目者）易百步而難眉睫非百步近而眉睫遠也道不可也故明主不窮烏獲以其不能自舉不困離朱以其不能自見因可勢求易道故用力寡而功名立時有滿虛事有利害物有生死人主為三者發喜怒之色（為三者而發喜怒則時怫事逆物失）則金石之士離心焉（金石之士[illegible]）聖賢之撲淺深矣故明主觀人不使人觀己明於堯不能獨成烏獲不能自舉賁育之不能自勝以法術則觀行之道畢矣

內儲說上

衛靈公之時彌子瑕有寵專於衛國侏儒有見公者曰臣之夢踐矣公曰何夢對曰夢見竈為見公也公怒曰吾聞見人主者夢見日奚為見寡人而夢見竈對曰夫日兼燭天下一物不能當也（言一物不能蔽日之光也）人君兼燭一國人一人不能擁也（擁蔽也一人不能蔽君之明）故將見人主者夢見日夫竈一人煬焉則後人無從見矣（一人[illegible]）

陳明卿曰此是誑諱後人多祖此

中峯沈曰魯哀世莫其實季氏世叔其政至于哀公則歸公室已四世矣魯之群臣非當之有甚無所廢若不過為季氏留孫門之便而已矣當為國惡也

楊道賓曰說載錯綜與不同而歸結處出下一

（蔽罩之光故後人不見之煬然也）今或者一人有煬君者乎（此說引乎擁蔽君之明也）則臣雖夢見竈不亦可乎

魯哀公問於孔子曰鄙諺曰莫衆而迷（舉事不與衆謀者必迷惑）今寡人舉事與群臣慮之而國愈亂其故何也孔子對曰明主之問臣一人知之一人不知也（一人知之一人不知則得再三詳議）如是者明主在上群臣直議於下今群臣無不一辭同軌乎季孫者舉魯國盡化為一（舉國既化為一則安得論其是非也為一故問之無益）君雖問境內之人猶不免於亂也（境內之人亦與季孫一辭）

一曰晏嬰子聘魯哀公問曰語曰莫三人而迷（不三人謀必迷）（三人謀必知迷惑也）今寡人與一國慮之魯不免於亂何也晏子曰古之所謂莫三人而迷者一人失之二人得之三人足以為衆矣故曰莫三人而迷今魯國之群臣以千百數一言於季氏之私人數非不衆所言者一人也安得三哉

劉辰翁曰此兩段明宗上之論義了八曰張儀欲伐齊荊此是強戰國強之事不足為惠施欲以齊荊偃兵亦宋趣說下兵能兵之見亮未聞有一定成說能傾人之聽者至於言之不可以王亡半為言亦利只見此旨之為太子所不道也

張儀欲以秦韓與魏之勢伐齊荊而惠施欲以齊荊偃兵（以齊荊為偃兵則秦韓不敢加兵故其可偃也）二人爭之群臣左右皆為張子言而以攻齊荊為利而莫為惠子言王果聽張子而以惠子言為不可攻齊荊事已定惠子入見王言曰先生毋言矣攻齊之事果利矣一國盡以為（為然）惠子因說不可不察也夫齊荊之事也誠利一國盡以為利是何智者之衆也攻齊荊之事誠不利一國盡以為利何愚者之衆也凡謀者疑也（後有疑然）疑也者誠以為可者半以為不可者半（君誠有疑則半可半不可）今一國盡以為可是王亡半也（無疑之致人故亡其半）劫主者固亡其半者也（無人致疑則大盜得恣其謀遇成難高成其纂殺者無人敢救）也

中峯沈曰敘事用左傳不如左之簡明

中峯泉曰用此結語為吃斷

楊伯秀曰敘段言爭亡甚嶄而無安用

叔孫相魯貴而主斷其所愛者曰豎牛亦擅用叔孫之令叔孫有子曰壬豎牛妬而欲殺之因與壬遊於魯君所魯君賜之玉環壬拜受之而不敢佩使豎牛請之叔孫豎牛欺之曰吾已為爾請之矣使爾佩之壬因佩之豎牛因謂叔孫何不見壬於君乎叔孫曰孺子何足見也豎牛曰壬固已數見於君矣君賜之玉環壬已佩之矣叔孫召壬見之而果佩之叔孫怒而殺壬壬兄曰丙豎牛又妬而欲殺之叔孫為丙鑄鐘鐘成丙不敢擊使豎牛請之叔孫豎牛不為請又欺之曰吾已為爾請之矣使爾擊之丙因擊之叔孫聞之曰丙不請而擅擊鐘怒而逐之丙出走齊居一年豎牛為謝叔孫叔孫使豎牛召之又不召而報之曰吾已召之矣丙怒甚不肯來叔孫大怒使人殺之二子已死叔孫有病豎牛因獨養之而去左右不內人曰叔孫不欲聞人聲因不食而餓殺叔孫已死豎牛因不發喪也徙其府庫重寶空之而奔齊夫聽所信之言而子父為人僇此不參之患也

外儲說左上

宓子賤治單父有若見之曰子何臞也宓子曰君不知賤不肖使治單父官事急心憂之故臞也有若曰昔者舜鼓五絃歌南風之詩而天下治（詩曰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今以單父之細也治之

王制百司外而是精神所以為文勢其要關

王維楨曰媍女齊折二喩美其文而述其虛亦借喩形王之法

使昭曰先王之道聖人之言不出可平簡天下皆主為而以[illegible]聖人之聽其言用之以為直道以亂道不學為喜罪所棄如此文遂珠若何哉

而處治天下將奈何乎故有術而御之身坐於廟堂之上有處女子之色無害於治言致治有道則優游於廟堂之上如處女之嬌亦自得亦無損于治無行而御之身雖瘁臞猶未有益言致治無道則身雖勞瘁憂懼亦無益也楚人有賣其珠於鄭者為木蘭之櫃為櫃以藏其珠薰以桂椒之櫝綴以珠玉飾以玫瑰美石似玉也輯以羽翠鄭人買其櫝而還其珠此可謂善賣櫝矣未可謂善鬻珠也今世之談也皆道辯說文辭之言人主覽其文而忘有用忘其實用也墨子之說傳先王之道論聖人之言以宣告人若辯其辭則恐人懷其文忘其直以文害用也此與楚人鬻珠秦伯嫁女同類故其言多不辯兒說宋人善辯者也善於辯說而辯論也持白馬非馬也及齊稷下之辯者

呂吉甫曰虛辭誰人不從君子當審言實

張之象曰射術虛設則易試之則誰

郭子章曰人臣虛談以奔上聽言則正實用則當人主不察而受其欺士有虛名之榮國無實效之治也矣

乘白馬而過關則顧白馬之賦故籍之虛辭則能勝一國考實按形不能謾於一人夫新砥礪殺矢㲉弩而射雖冥而妄發不知射之道而妄發矢也其端未嘗不中秋毫也言細微也然而莫能復其處不可謂善射無常儀的也設五寸之的引十步之遠非羿逢蒙不能必全者羿蒙古之善射者有常儀的也有度難而無度易也有常儀的則羿逢蒙以五寸為巧言至小而難中也無常儀的則以妄發而中秋毫為拙故無度而應之則辯士繁說設度而特之言法度順手理義也雖知者猶畏失也不敢妄言今人主聽說不應之以度而說其辯不度之以功而譽其行此人主所以長欺而說者所以長養也辯說不顧忠而長其偽也客有教燕王為不死之道者延年長生之術也王使人學

人主若口人主好人所惑至以迷昏昧尚之學者多是此類

馬理曰畫莢喩

顧以夫日出時照視而不可以觀如今之皮燈然照無用

吳㑹曰此以至對照出正意

之所使學者未及學而客死王大怒誅之王不知客之欺己而誅學者之晚也夫信不然之物而誅無罪之臣不然無理也物人也言人可以不死此乃無道之人而信之又誅未及學者無罪也不察之患也且人所急無如其身不能自使其無死安能使王長生哉急愛也言人莫急於愛身既不能免死安能使之長生鄭人有相與爭年者論虛其一人曰我與黃帝之兄同年訟交口相非也此而不決以後息者為勝耳客有為周君畫莢者三年而成君觀之與髹莢者同狀亦黑色言不明也周君大怒畫莢者曰築十版之牆鑿八尺之牖而以日始出時加之其上而觀以日始出時加其上日光照之則明周君為之望見其狀盡成龍蛇禽獸車馬萬物之狀備具周君大悅畫莢之功非不微難也然其用與素髹莢同言終歸無用

表了九日此段總上兩喩作斷案

陳后山曰愈多愈煩愈重復愈有味愈不厭[illegible]在曲折

孫鑛曰一篇關鍵在此

范且虞慶言皆文辯辭勝而反事之情不求事之情實人主說而不禁此所以敗也夫不謀治強之功而艷乎辯說文麗之聲是却有術之士有智術之士而任壞屋折弓也皆虛辭無用之人故人主之於國事也皆不達乎匠之搆屋張弓也然而士窮乎士有智術者窮無所施也范且虞慶者為虛辭其無用而勝實事其無易而窮也人主多無用之辯而少無易之言此所以亂也今世之為范且虞慶者不輟而人主說之不止是貴敗折之類而以知術之人為工匠也不得施其技巧故屋壞弓折知治之人知治道之人也不得行其方術故國亂而主危

[illegible]
孫□曰此段無一字□之
陳深道曰父子喻相為則相怨庸客喻自為則相和二喻皆人情切事理快人全不逗泄
□仲秀曰擬功用情於父子庸客以利以功利其意曰民
鄒守益曰此段無左氏少典
袁黃曰子產之對如右其者春秋左氏引此只敘簡公之賢觀不出子產上□□
劉須溪曰此段即簡公所稱之□□治□

夫嬰兒相與戲也以塵為飯以塗為羹以木為胾（胾切肉也）然至日晚必歸餟者飯塗羹可以戲而不可食也夫稱上古之傳頌辯而不慤（慤誠實也）道先王仁義而不能正國者此亦可以戲而不可以為治也夫慕仁義而弱亂者三晉也（魏趙韓共分晉地為諸侯故曰三晉）不慕而治強者秦也（純任詐力而不慕仁義最能併六國而治強）然而未帝者治未畢也

人為嬰兒也父母養之簡（簡怨望也養之簡即不辭之意）子長而怨子盛壯成人其供養薄父母怒而誚之子父至親也而或譙或怨者皆挾相為而不周於為己也夫買庸而播耕者（買庸力作者也用之耕田以播百穀）主人費家而美食調布而求易錢者非愛庸客也曰如是耕者且深耨者熟耘也庸客致力而疾耘耕者盡巧而正畦陌畤者非愛主人也（庸客為此非田主也）曰如是羹且美錢布且易云也此其養功力有父子之澤也而心調於用者皆挾自為心也故人行事施予以利之為心則越人易和以害之為心則父子離且怨（越人異類而心有以利之則可以和也父子骨肉而心有以害之則離且怨也）

鄭簡公謂子產曰國小迫於荊周之間（荊晉二大國也）今城郭不完兵甲不備不可以待不虞子產曰臣閉其外也已遠矣（外睦四鄰則無侵陵之患故曰閉之遠）而守其內也已固矣（內修政事而有自強之策故曰內守固）雖小國猶不危之也君其勿憂（不憂其患也）是以沒簡公身無患子產相鄭簡公謂子產曰飲酒不樂也俎豆不大鐘鼓竽瑟不鳴寡人之事不一（國之常務者不一事）國家不定百姓不治耕戰不輯睦亦子之罪（之）

□入
以大曰中有柢本之言
王荊石曰此言人主躬戰伐非仁義之名而自斃
許海岳曰此言必躬必親之病
張洪陽曰經曰夫不明分而躬親蒞下且為齊景公之下走楚昭王之睡臥也

（不修相臣之過也）子有職（職所事也）寡人亦有職各守其職子產退而為政五年國無盜賊道不拾遺桃棗蔭於街者莫有援也錐刀遺道三日可反三年不變民無飢也

宋襄公與楚人戰於涿谷上宋人既成列矣（成列軍陣已齊整也）楚人未及濟右司馬購強趨而諫曰楚人衆而宋人寡請使楚人半涉未成列而擊之必敗（涉河未濟而軍未成擊之必敗）襄公曰寡人聞君子曰不重傷（射創不重傷）不擒二毛（擒敵不二也）不推人於險不迫人於阨不鼓不成列（兩軍未成列不擊鼓以進戰）今楚未濟而擊之害義（非義之所在也）請使楚人畢涉成陣而后鼓進之右司馬曰君不愛宋民腹心不完將為義耳公曰不反列且行法右司馬反列楚人已成列撰陣矣公乃鼓之宋人大敗公傷股三日而死此乃慕自親仁義之禍（名為宋公慕仁義之名而實受其禍也）夫必恃人主之自躬親而後民聽從是則將令人主耕以為上（躬親耕田以為上）服戰鴈行也（服習於戰而從行陣之列）民乃肯耕戰則人主不泰危乎而人臣不泰安乎

齊景公遊少海傳騎從中來謁曰嬰疾甚且死恐公後之（[illegible]）景公遽起（歸國而無事慢逝也）傳騎又至景公曰趨駕（急駕車而行之也）煩且之乘使騶子韓樞御之行數百步以騶為不疾奪轡代之御（景公以騶子之御為行之不速乃奪轡而代之御）可數百步以馬為不進盡釋車而走以煩且之良而騶子韓樞之巧而以為不如下走也

魏昭王欲與官事（欲親與理百官之事）謂孟嘗君曰寡人欲與官事君曰王欲與官事則

二十九子品彙釋評　卷　韓非子

何不試習讀法（讀法之類刑政之類）昭王讀法十餘簡而睡臥矣王曰寡人不能讀此法夫不躬親其勢柄而欲為人臣所宜為者也睡不亦宜乎（人主必躬親然後而為人臣之所為則心勞矣睡不亦宜乎）

外儲說右下

造父御四馬馳驟周旋而恣欲於馬（恣意所欲馬必隨之也）恣欲於馬者擅轡策之制也（以轡策專制之故馬不逆也）然馬驚於出彘而造父不能禁制者非轡策之嚴不足也威分於出彘也（彘亦令馬畏故曰威分）王子於期為駙駕轡策不用而擇欲於馬擅芻水之利也（擇馬之所欲水之利馬之所欲）然馬過於圃池而駙馬敗者非芻水之利不足也德分於圃池也（見圃池馬走過之故也）故王良造父天下之善御者也然而使王良操左革而叱咤之（革車也叱咤謂[illegible]之謂）使造父操右革而鞭笞之馬不能行十里共故也（王良造父共駕以見共能也）田連成竅（二人古善琴者）天下善鼓琴者也然而田連鼓上成竅擫下而不能成曲亦共故也（二人共琴）夫以王良造父之巧共轡而御不能使馬（巧無所施也）人主安能與其臣共權以為治（權歸於臣而不分斷能成治共權安能以為治）以田連成竅之巧共琴而不能成曲人主又安能與其臣共勢以成功乎（上兩喻下以正意[illegible]文之妙）

一曰造父為齊王駙駕渴馬服成（令馬忍渴百日服習之故成也）效駕圃中渴馬見圃池去車走池駕敗王子於期為趙簡子取道爭千里之表其始發也彘伏溝中王子於期齊轡策進之彘突出於溝中馬驚駕敗

簡公在上位罰重而誅嚴厚賦斂而殺戮民田成恒設慈愛明寬厚簡公以齊民為渴馬（民疲其虐猶馬之渴也）不以恩加民而田成恒以仁厚為圃池也（以仁濟物如圃池也）

一曰造父為齊王駙駕以渴服馬（令馬忍渴使之服習）百日而服成服成請效駕齊王王曰效駕於圃中造父驅車入圃馬見圃池而走（馬渴見池而欲之）造父不能禁造父以渴服馬久矣今馬見池駻而走雖造父不能治今簡公之法禁其衆久矣（猶造父以渴服馬）而田成恒利之是田成恒傾圃池而示渴民也

一曰王子於期為宋君為千里之逐已駕察手吻文且發矣驅而前之輪中繩（中繩法度也）引而卻之馬掩迹拊而發之彘逸出於竇中馬退而却不能進前也馬駻而走趨不能正也

一曰司城子罕謂宋君曰慶賞賜予者民之所好也君自行之誅罰殺戮者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於是戮細民而誅大臣君曰與子罕議之居期年民知殺生之命制於子罕也故一國歸焉故子罕劫宋君而奪其政法不能禁也故曰子罕為出彘而田成常為圃池也今令王良造父共車人操一邊轡而入門閭駕必敗而道不至也令田連成竅共琴人撫一絃而揮則音必敗曲不遂矣

秦昭王有病百姓里買牛而家為王禱公孫述出見之入賀王曰百姓里皆買牛為王禱王使人問之果有之王曰訾之人二甲（訾罰也）夫非令而擅禱是愛寡人也（非令而民擅禱是私愛而無法度也）夫愛

太史公曰韓子引繩墨明是非極於少恩正此類

寡人寡人亦且改法而心與之相循者（改法度而心循夫民之私愛）是法不立。不立乱亡之道也。不如人罰二甲而復與為治。一曰秦襄王病百姓為之祷。病愈殺牛塞祷。郎中閻遏公孫衍出見之曰非社臘之時也（臘日祭社以報成物之功古礼也）奚自殺牛而祠社。怪而問之。百姓曰人主病為之祷。今病愈殺牛塞祷。閻遏公孫衍說見王拜賀曰過堯舜矣（言其得民心過於堯舜）王驚曰何謂也。對曰堯舜其民未至為之祷也。今王病而民以牛祷病愈殺牛塞祷故臣竊以王為過堯舜也。王因使人問之何里為之。訾其里正與伍老屯二甲（亦閻遏公孫衍媿不敢言）居數月王飲酒酣樂閻遏公孫衍謂王曰前時臣竊以王為過堯舜非直敢諛也堯舜病且其民未至為之祷也今王病而民以牛祷病愈殺牛塞祷今乃訾其里正與伍老（一里有正一伍有老以統率之）屯二田臣竊怪之王曰子何故不知於此彼民之所以為我用者非以吾愛之為我用者也以吾勢之為我用者也（言非以吾之有恩為我用以吾勢以威之為吾用也）吾釋勢與民相收若是吾適不愛而民因不為我用也故遂絕愛道也。

世貞曰此人情不可以為世主

公孫儀相魯而嗜魚一國盡爭買魚而獻之公孫儀不受其弟諫曰夫子嗜魚而不受者何也對曰夫唯嗜魚故不受也夫即受魚必有下人之色（既受魚則必屈己以狗人而有下人之色）將枉於法（狗乎人必枉於法也）枉於法則免於相雖嗜魚此不必能自給致我魚我又不能自給（給取足也）魚即無受魚而不免於相雖嗜魚我能

吳儀曰凡毀甚由折凡為吏者可自勉於廉

長自給魚此如已之自為也（此二句即公儀休之事而斷明為政者當求諸已而不可狗人）

難勢

傅奕曰此言賢人必待勢而后行反自言特以有感慨於岩之勢

郭子玄曰好文字游心騷全在文機流動貢此文者使

慎子曰飛龍乘雲騰蛇遊霧（言蛇龍之変化上必資雲霧以此資人必待勢而後行也）雲罷霧霽而龍蛇與螾螘同矣則失其所乘也（螾螘勢虫也無所藉則神化之物與凡庸等者失勢故也）賢人而詘於不肖者則權輕位卑也不肖而能服於賢者則權重位尊也堯為匹夫不能治三人（此言賢人屈于不肖位卑也）而桀為天子能亂天下（此言不肖服乎賢者位尊也）吾以此知勢位之足恃而賢智之不足慕也夫弩弱而矢高者激於風也（喻勢位之足恃）身不肖而令行者得助於衆也堯教於隸屬而民不聽至於南面而王天下令則行禁則止由此觀之賢智未足以服衆而勢位足以詘賢者也（上慎子語）

楊升庵曰以言勢必待賢人而後用勢下轉換妙

馮迎曰雖然二字妙

應慎子曰飛龍乘雲騰蛇遊霧（此言勢必待賢人而后能用）吾不以龍蛇為不託於雲霧之勢也（此言賢人必特勢而能用也）雖然夫擇賢而專任勢足以為治乎則吾未得見也（一轉起下斷案）夫有雲霧之勢而能乘遊之者龍蛇之材美之也（此言推賢者足以乘勢而行也）今雲盛而螾弗能乘也霧醲而螘不能遊也夫有盛雲醲霧之勢而不能乘遊者螾螘之材薄也今桀紂南面而王天下以天子之威為之雲霧而天下不免乎大亂者桀紂之材薄也（言桀紂不肖有其勢斯乱天下也）且其人以堯之勢治天下也其勢何以異桀之勢亂天下者也夫勢者非能必使賢者用已而不肖者不用已也賢者用之則天下治（賢者得勢位則能致治）不

三新石曰慎子論在得勢非盡之在任賢之所樂為賢人之所樂小人為亂之則自矣

王荊石曰：皆前人所未道，妙哉妙哉。

[illegible]曰：辨難而[illegible]，婉曲反覆，浸淫[illegible]入，而[illegible]道，如此妙哉。

呂吉甫曰：提出喻中字眼。

又道林曰：伏[illegible]，文勢如此，[illegible]亦是先秦之文如此。

康海曰：一句結，如千鈞。

肖者用之則天下亂。人之情性，賢者寡而不肖者衆，而以威勢之利濟亂世之不肖人，則是以勢亂天下者多矣（不肖者得勢，自恃勢而亂天），以勢治天下者寡矣。夫勢者，便治而利亂者也。故周書曰：「毋為虎傅翼，將飛入邑，擇人而食之。」（虎本猛物，而付之翼，則勢壽人無所不至矣。）夫乘不肖人於勢，是為虎傅翼也（不肖人本惡，而乘之以勢，則為虎之付翼也）。桀紂為高臺深池以盡民力，為炮烙以傷民性，桀紂得乘四行者，南面之威為之翼也（喻中字也）。使桀紂為匹夫，未始一行而身在刑戮矣。勢者，養虎狼之心而成暴亂之事者也，此天下之大患也（勢位非為亂之資，顧人之賢不肖何如，此一偏之論也）。勢之於治亂，本末有位也，而語專言勢之足以治天下者，則其智之所至者淺矣。夫良馬固車，使臧獲御之則為人笑，王良御之而日取千里（以馬喻勢位，臧獲、王良喻人之賢不肖）。車馬非異也，或至乎千里，或為人笑，則巧拙相去遠矣。今以國位為車，以勢為馬（提出喻中字眼），以號令為轡，以刑罰為鞭策，使堯舜御之則天下治（應王良句意），桀紂御之則天下亂（應臧獲句意），則賢不肖相去遠矣。夫欲追速致遠，不知任王良；欲進利除害，不知任賢能：則不知慮之患也。夫堯舜亦治民之王良也（只收一句，總結前意）。

復應之曰（復設難以辨論之）：其人以勢為足恃以治官，客曰「必待賢乃治」，則不然矣（此下一亦勢必待賢而用之非）。夫勢者，名一而變無數者也。勢必於自然，則無為言於勢矣。吾所為言勢者，言人之所設也（此言勢兼治亂而言，人之治天下者也）。今曰堯舜得勢而治，桀紂得勢而亂，吾非以堯

王元美曰：設喻透切，直使辨者[illegible]辭。

陳后山曰：此喻轉換不言有勢，則中主亦可以致之，不特賢聖。

林希元曰：段段可[illegible]，不[illegible]浮漫。

[illegible]曰：[illegible]

閔侯[illegible]

李士表曰：末[illegible]要歸于法，遂使中主守之，抱法處勢可以無亂。

吳傳[illegible]曰：[illegible]

徐伯秀曰：[illegible]句法文勢[illegible]，須撲其無[illegible]之勢，不可[illegible]，奇哉。

桀為不然也。雖然，非一人之所得設也（一轉折，又委婉）。夫堯舜生而在上位，雖有十桀紂不能亂者，則勢治也（言勢治而人不能使之治）。故曰：勢治者則不可亂，而勢亂者則不可治也。此自然之勢也，非人之所得設也（一句收，結前意）。若吾所言，謂人之所得勢也而已矣，賢何事焉？何以明其然也（又一轉折，過下，設喻以辨之）？客曰：人有鬻矛與楯者，譽其楯之堅，物莫能陷也（楯，干也，所以蔽身）。俄而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物無不陷也。人應之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應也。以為不可陷之楯與無不陷之矛，為名不可兩立也（[illegible]）。（利必陷于楯，言楯之堅不[illegible]，利于守，其名不可兩立也。）夫賢之為勢不可禁，而勢之為道為無不禁，以不可禁之勢與無不禁之道（上喻，提出應此），此矛楯之說也。夫賢之不相容亦明矣（又一轉折，以辨論）。且夫堯舜桀紂千世而一出，是比肩隨踵而生也。世之治者不絕於中，吾所以為言勢者，中也。中者（中者，中主也），上不及堯舜，下亦不為桀紂，抱法處勢則治（處以處勢位，則無不治），背法去世則亂（言中主也）。今廢世背法而待堯舜，堯舜至乃治，是千世亂而一治也（言廢世背法，雖堯舜之聖亦不能治，況于不肖）。抱法處世而待桀紂，桀紂至乃亂，是千世治而一亂也（言抱法處世，雖不肖亦治，況賢聖乎）。且夫治千而亂一，與治一而亂千也，是猶乘驥駬而分馳也，相去亦遠矣（總收上意，抑一句）。夫棄隱栝之法，去度量之數，使奚仲為車，不能成一輪。無慶賞之勸，刑罰之威（言慶賞刑威，隱括度量也），釋勢委法，堯舜戶說而人辯之，不能治三家。夫勢之足用亦明矣，而曰

必待賢則亦不然矣。且夫百日不食以待粱肉，餓者不活。今待堯舜之賢乃治當世之民（謂今世也），是猶待粱肉而救餓之說也。夫曰良馬固車，臧獲御之則為人笑，王良御之則日取千里，吾不以為然矣。待越人之善海遊者以救中國之溺人，越人善遊矣，而溺者不濟矣。夫待古之王良以馭今之馬，亦猶越人救溺之說也，不可亦明矣（喻古今之勢不同法術之用也）。夫良馬固車，五十里而一致，使中手御之，追速致遠，可以及也，而千里可日致也，何必待古之王良乎（言有法制則可制治）。且御非使王良也，則必使臧獲敗之；治非使堯舜也，則必使桀紂亂之（四句意作一句讀句長字不減者因詘為二）。此味非飴蜜也（飴蜜甚粱肉美味之意），必苦菜亭歷也（苦菜亭歷惡草也）。此則積辯累辭，離理失術，兩末之議也，奚可以難夫道理之言乎哉？客議未及此論也。

六反

畏死遠難，降北之民也（降未戰而請降也北戰敗而走也），而世尊之曰貴生之士。學道立方，離法之民也（方類也私學共道而各立其方類離法非法度所能制法外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文學之士。遊居厚養，牟食之民也（牟食之民即飲食之民也），而世尊之曰有能之士。語曲牟知，偽詐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辯智之士。行劍攻殺，暴憿之民也（嘗試也法而試死也以身犯），而世尊之曰任譽之士。此六民者，世之所譽也。赴險殉誠（以身而從曰殉誠心誠也），死節之民，而世少之曰（少之不足之意也）失計之民也。寡聞從令，全法之民也，而世

支道林曰一正一反二柱相形到末

何孟春曰通篇分節雖多只是一上父字立柱彼士李之論[illegible]名實失行九至刻至奇之文

孫子九曰兩箇並敘只是一段叫文章超勝

少之曰樸陋之民也。力作而食，生利之民也（耕田而食財利之所由生也），而世少之曰寡能之民也。嘉厚純粹，整穀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愚戇之民也。重命畏事（重上之命令而畏事），尊上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怯懾之民也。挫賊遏姦（挫賊遏姦也），明上之民也，而世少之曰諂讒之民也（諂讒[illegible]）。此六民者，世之所毀也。姦偽無益之民六，而世譽之如彼；耕戰有益之民六，而世毀之如此。此之謂六反（言所不當譽而譽所不當毀而毀謂之反也）。布衣循私利而譽之，世主聽虛聲而禮之，禮之所在，利必加焉（[illegible]）。百姓循私害而訾之，世主壅於俗而賤之，賤之所在，害必加焉（既賤惡之必有罰戮之及何害）。故名賞在乎私惡當罪之民，而毀害在乎公善宜賞之士，索

楊慎曰撼收所以補足上意

王荆石曰[illegible]

國之富強，不可得也（賞罰失宜則人必不服求國之治強決不可得）。古者有諺曰：為政猶沐也，雖有棄髮，必為之。愛棄髮之費而忘長髮之利，不知權者也。夫彈痤者痛，飲藥者苦，為苦憊之故不彈痤飲藥，則身不活，病不已矣。

今上下之接，無子父之澤，而欲以行義禁下（無法而以道義相禁），則交必有郄矣（郄間隙也）。且父母之於子也，產男則相賀，產女則殺之。此俱出父母之懷衽，然男子受賀，女子殺之者，慮其後便，計之長利也。故父母之於子也，猶用計算之心以相待也，而況無父子之澤乎（言君臣以義合非父子以恩合也）。

高似孫曰警妙篆妙

許孚遠曰懸法而民不犯之喻

鄧守益曰此皆以情欲論事而不要諸人性之本害亂人也

鄧子玄曰愛不如威之喻文辭雖妄刻消寡恩宜慎用之

王維楨曰聖人之于治也審於法禁法禁明著則官法必于賞罰賞罰不阿則民用官官治則[illegible]

今學者之說人主也皆求利之心出相愛之道所言者皆欲君愛民之道是求人主之過父母之親也此不熟於論恩詐而誣也故明主不受也明主能察其治安而不受也聖人之治也審於法禁立法制以示之趣立禁令以示之戒也法禁明著則官治必於賞罰賞罰不阿賞當功罰當罪不可所私也則民用官官治則國富國富則兵強而霸王之業成矣霸王者人主之大利也人主挾大利以聽治故其任官者當能其賞罰無私因能而任之官而賞功罰罪也使士民明焉盡力致死則功伐可立而爵祿可致爵祿致而富貴之業成矣富貴者人臣之大利也人臣挾大利以從事故其行危至死其力盡而不望此謂君不仁臣不忠則不可以霸王矣此二句總結上而斷夫姦必知則備有能知人之姦偽則有備而奸不得入之必誅則止不知則肆不誅則行夫陳輕貨於幽隱雖曾史可疑也喻奸偽萌于隱微人之所難知也懸百金於市雖大盜不取也不知則曾史可疑於幽谷必知則大盜不取懸金於市故明主之治國也眾其守而重其罪使民以法禁而不以廉止廉恥人固有義禮之心也母之愛子也倍父父令之行於子者十母吏之於民無愛無如父母之愛也令之行於民也萬父母法令之行民皆從之如父母之行于子又其萬之倍也父母積愛而令窮吏威嚴而民聽從嚴愛之筴亦可決矣可見愛則令不行不如畏嚴而民畏也且父母之所以求於子也動作則欲其安利也行身則欲其遠罪也言父母所求于子求其安所易從也君上之於民也有難則用其死安平則盡其力言君之求於臣求其所難為也親以厚愛關子於安利而不聽君

[illegible]

以無愛利求民之死力而令行明主知之故不養恩愛之心而增威嚴之勢言不用恩愛而發法禁也故母厚愛處子多敗推愛也推行父薄愛教笞子多善用嚴也喻官用威則法行於民若用恩則法施而民玩今家人之治產也相忍以饑寒相強以勞苦雖犯軍旅之難饑饉之患溫衣美食者必是家也言窮困則勇於為而衣食自足也相憐以衣食相惠以佚樂天饑歲荒嫁妻賣子者必是家也言佚豫則怠惰而飢寒切身也故法之為道前苦而長利法行也苦而難後而后長享其利仁之為道偷樂而後窮聖人權其輕重出其大利故用法之相忍而棄仁人之相憐也言仁法[illegible]學者之言皆曰輕刑此亂亡之術也凡賞罰之必者勸禁也賞厚則所欲之得也疾罰重則所惡之禁也急夫欲利者必惡害害者利之反也非利即害故曰相反也反於所欲焉得無惡欲治者必惡亂亂者治之反也非治即亂固治之反也是故欲治甚者其賞必厚矣其惡亂甚者其罰必重矣今取於輕刑者其惡亂不甚也其欲治又不甚也此非特無術也又乃無行無賞罰之法廢之術也是故決賢不肖愚知之分在賞罰之輕重且夫重刑者非為罪人也刑寡而懼衆明主之法揆也治賊非治所揆也治所揆也者是治死人也刑盜非治所刑也治所刑也者是治胥靡也故曰重一姦之罪而止境內之邪禁一奸人而重加其罪而四境皆知懼所禁而正其邪心此所以為治也重罰者盜賊也而悼懼者良民也欲治者奚疑於重刑若夫厚賞者非獨賞功也賞罰而勸衆又勸一國

申[illegible]曰刑者所以懲姦而勸衆非止為一罪人也

許國曰此駁輕刑足民之說

王元澤曰此發明輕刑之弊

林希元曰此喻財足之後尤不可去刑

受賞者甘利（甘，嗜也。悅于利也），未賞者慕業。是報一人之功而勸境內之衆也，欲治者何疑於厚賞。今不知治者皆曰（又一段，雖見重刑乃可止姦）：重刑傷民，輕刑可以止姦，何必於重哉。此不察於治者也。夫以重止者（以重刑而止姦邪），未必以輕止也；以輕止者，必以重止矣。是以上設重刑者而姦盡止，姦盡止，則此奚傷於民也（姦盡止，于民何傷也）。所謂重刑者，姦之所利者細，而上之所加焉者大也。民不以小利加大罪，故姦必止也。所謂輕刑者，姦之所利者大，上之所加焉者小也。民慕其利而傲其罪（民慕其利之大，于罪之小則輕忽之），故姦不止也。故先聖有諺曰：不躓於山，而躓於垤（躓，蹶也）。山者大，故人順之；垤微小，故人易之也。今輕刑罰，民必易之。犯而不誅，是驅國而棄

之也；犯而誅之，是為民設陷也（設陷阱，欺民不見而罪之也）。是故輕罪者，民之垤也（垤以忽心視之，故輕犯也）。是以輕罪之為民道也，非亂國也，則設民陷也，此則可謂傷民矣。

今學者皆道書筴之頌語，不察當世之實事，曰（又設難以攻之，是民者不可不重刑）：上不愛民，賦斂常重，則用不足而下恐上，故天下大亂。此以為足其財用以加愛焉，雖輕刑罰（加愛于民，而刑不用曰輕），可以治也。此言不然矣。凡人之取重賞罰，固已足之之後也。雖財用足而厚愛之，然而輕刑，猶之亂也（以下又以治家設喻）。夫當家之愛子，財貨足用，財貨足用則輕用，輕用則侈泰（言侈泰亂之基）；親愛之則不忍，不忍則驕恣。侈泰則家貧，驕恣則行暴（行暴非重刑不足以禁之，見民足亦不可去刑）。此雖財

[illegible]曰此備駁輕刑足民之說

申時行曰用財足則隳於用力上治懦則肆於為非

李道林曰當家之愛子財貨足用則輕用輕用則侈泰親愛之則不忍不忍則驕恣侈泰則家貧驕恣則行暴此雖財足而愛厚輕利之患也

呂吉甫曰此喻[illegible]

閔如霖曰[illegible]

足而愛厚，輕利之患也。凡人之生也，財用足則隳於用力，上治懦則肆於為非（上治柔弱不振，則民忽之而易于為非）。財用足而力作者，神農也；上治懦而行脩者，曾、史也。夫民之不及神農、曾、史亦明矣。（人心不古，非重刑不足以治之。）老聃有言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夫以殆辱之故而不求於足之外者，老聃也。今以為足民而可以治，是以民為皆如老聃也。故桀貴在天子而不足於尊，富有四海之內而不足於寶（寶猶重也）。君人者雖足民，不能足使為天子，而桀未必以為天子為足也（卽桀不足于天子，喻人心不知足），則雖足民，何可以為治也。故明主之治國也（此正說治民之道），適其時事以致財物（勤事以時，則財物有所出也），論其稅賦以均貧富，厚其爵祿以盡賢能，重其刑罰以禁姦邪，使

民以力得富，以事致貴，以過受罪，以功致賞，而不念慈惠之賜（慈惠之賜，私恩小利也），此帝王之政也。

人皆寐，則盲者不知；皆嘿，則喑者不知。覺而使之視，問而使之對，則喑盲者窮矣（盲者無所視，喑者不能言也）。不聽其言也，則無術者不知（無術無知識也，猶喑者不能言也）；不任其身也，則不肖者不知（不肖無能，猶盲者不能視之）。聽其言而求其當，任其身而責其功，則無術不肖者窮矣。夫欲得力士而聽其自言，雖庸人與烏獲不可別也；授之以鼎俎，則罷健效矣（授之鼎俎而試其力，則強弱見矣）。故官職者，能士之鼎俎也，任之以事而愚智分矣（任以事而試其能，則人之愚智見矣）。故無術者得於不用，不肖者得於不任。言不用而自文以為辯（言不見用也），身不任而自飾以高（[illegible]）

也。而自飾以為高世。主炫其辯、濫其高而尊貴之。是不須視而定明也、不待對而定辯也。喑盲者不得矣。明主聽其言必責其用、觀其行必求其功。然則虛舊之學不談、矜誣之行不飾矣。

八說

為故人行私(為有故舊而行一己之私愛)謂之不棄。以公財分施謂之仁人。輕祿重身(以爵祿為重不肯輕身以求仕)謂之君子。枉法曲親謂之有行。棄官寵交謂之有俠。(俠猶狹也)離世遁上(離世不出遁上之爵祿)謂之高傲。交爭逆令謂之剛材。行惠取衆(行私恩小惠以求得衆民之心)謂之得民。不棄者吏有姦也。仁人者公財損也。君子者民難使也。(輕祿不仕則民不為之使也)有行者法制毀也。有俠者官職曠也。(事遊俠則官職不得其人)高傲者民不事也。剛材者令不行也。得民者君上孤也。(民心則君之民也下得民孤立于上也)此八者匹夫之私譽、人主之大敗也。(此皆飾偽以取虛名以敗國家之事也)反此八者匹夫之私毀、人主之公利也。人主不察社稷之利害、而用匹夫之私譽、索國之無危亂、不可得矣。

任人以事、存亡治亂之機也。(此一句是總下評言之)無術以任人、無所任而不敗。人君之所任、非辯智則脩潔也。(非口辯才智者則脩行清潔也)任人者使有勢也。(任人而使在勢位)智士未必信也、為多其智、因惑其信也。(用[illegible]其智起人疑惑而不信也)以智士之計、處乘勢之資、而為其私急、(狥私而急一己之欲)則君必欺焉。為智者之不可信也、故任脩士者使斷事也。脩士者未必智、為潔其身因惑其智。(為潔清其身而不用其智)以愚人之所惛處治事之官而為其所然、(愚惛者不足以任事使處治事之官而任其所為)則事必亂矣。

故無術以用人、任智則君欺、(任用智者則君受其欺)任脩則君事亂。(任脩潔者則不足理事而君事亂)此無術之患也。明君之道、賤德義貴法術。倒言而詭使、(倒言反復也詭謫不正也)察聽無門戶、(人莫能測也)故智者不得詐欺、計功而行賞、程能而授事、察端而觀失、(察人心術之微而知其失)有過者罪、有能者得。故愚者不任事、智者不敢欺、愚者不得斷、則事無失矣。(愚者不斷事則不敗)

察士然後能知之、不可以為令、(察人之事然後知人之賢否不可以詔智也)夫民不盡察、賢者然後能行之、不可以為法、夫民不盡賢。楊朱墨翟、天下之所察也、(謂其為智而能察也)千世亂而卒不決、雖察而不可以為官職之令。鮑焦華角天下之所賢也、鮑焦木枯(立死若木之枯也)華角赴河、雖賢不可以為耕戰之士。故人主之察、智士盡其辯焉。(智士能察而用之則智者自盡其能)人主之所尊、能士盡其行焉。(尊賢者待之則智者得行其說)也。今世主察無用之辯、尊遠功之行、索國之富強、不可得也。搏習辯智如孔墨、孔墨不耕耨、則國何得焉。修孝寡欲如曾史、曾史不戰攻、則國何利焉。匹夫有私便、人主有公利。不作而養足、不仕而名顯、(不事耕作而足其養不出事而声名顯)此私便也。息文學而明法度、塞私便而一功勞、(塞止匹夫之私便而惟重人之有功有勞者)此公利也。錯法以道民也、而又貴文學、則民之所師法也疑。(置法道民而貴文學則人不信矣)賞

功以勸民也，而文尊行修，則民之產利也惰。夫貴文學以疑法，尊行修以貳功，索國之富強，不可得也。（人主不敦樸前慾見可急功利而尊虛名）搢笏干戚，不適有方鐵銛；（言國君畏當分循也，言搢笏之議、干戚之舞，與夫方循鐵銛不稱適也）登降周旋，不逮日中奏百；狸首射侯，不當強弩趨發；干城距衝，不若堙穴伏櫜。古人亟於德，中世逐於智，當今爭於力。古者寡事而備簡，樸陋而不盡，故有珧銚而推車者。（珧音遙，蜃屬；銚音挑，耨刈削之器也，以蜃為銚，即推輪也，上古樸質而耨也）古者人寡而相親，物多而輕利易讓，故有揖讓而傳天下者。然則行揖讓，高慈惠，而道仁厚，皆推政也。處多事之時，用寡事之器，非智者之備也；當大爭之世，而循揖讓之軌，非古聖人之治也。故智者不乘推車，聖人不行推政也。（言聖人之治因時立法行通權之道也）

法所以制事，事所以名功也。法立而有難，（法立而有難所難行者）權其難而事成，則立之；事成而有害，權其害而功多，則為之。（權其害其功多害少則為之）無難之法，無害之功，天下無有也。（言立法有難易者利害乃其成也）是以拔千丈之都，敗十萬之衆，死傷者軍之乘，（乘謂其半也）甲兵折挫，士卒死傷，而賀戰勝得地者，出其小害計其大利也。（死傷者其害小，得地者大利也）夫沐者有棄髮，除者傷血肉，為人見其難，因釋其業，是無術之事也。（偷利多害少，人見其害而棄之，是無術也）先聖有言曰：「規有摩而水有波，（學者旋而成圓也）我欲更之，無柰之何。」此通權之言也。是以說有必立而曠于實者，言有辭拙而急于用者。故聖人不求無害之言，而務無易之事。（無害之言其說不實，無易之事不急于用也）

人之不事衡石者，非貞廉而遠利也，石不能為人多少，衡不能為人輕重，求索不能得，（求輕重多少於衡石之外則不可得）故人不事也。明主之國，官不敢枉法，吏不敢為私，利貨賂不行，是境內之事盡如衡石也。此其臣有姦者必知，知者必誅。（以衡喻意甚妙）是以有道之主，不求清潔之吏，而務必知之術也。（則臣之姦者必知，如無所容也）

慈母之於弱子也，愛不可為前。（不可先以愛養之也）然而弱子有僻行，（邪行）使之隨師；有惡病，使之事醫。不隨師則陷於刑，不事醫則疑於死。慈母雖愛，無益於振刑救死，則存子者非愛也。（存子者不在乎愛也）子母之性，愛也；臣主之權，筴也。母不能以愛存家，君安能以愛持國？（引起人君稍愛於國不加嚴刑意）明主者通於富強，則可以得欲矣。故謹於聽治，富強之法也。明其法禁，察其謀計。法明則內無變亂之患，（法明則國之紀綱不紊，故無亂）計得則外無死虜之禍。（謀計得則國勢強固而無禍害）故存國者非仁義也。仁者，慈惠而輕財者也；暴者，心毅而易誅者也。（心剛強而輕于誅殺也）慈惠則不忍，輕財則好與；心毅則憎心見於下，（心剛則下有不順者必憎惡之）易誅則妄殺加於人。不忍則罰多宥赦，好與則賞多無功。憎心見則下怨其上，（下被其憎者必起怨心）妄誅則民將背叛。故仁人在位，下肆而輕犯禁法，偷幸而望於上；暴人在位，則法令妄而臣主乖，民怨而亂心生。（總收上意而兩言仁暴之別）故曰：仁暴者，皆亡國者也。（結一句有力）

不能具美食而勸餓人飯，不能為活餓者也；（不能為餓者得活計也）不能

王荊石曰破末富士之必談

王元澤曰言法立則簡易斷訟簡盡精語

孫月峰曰言法若是他術明白

申時行曰獨斷之論

汪南溟曰論法福不自己出則人不畏利不行連前意同

辟草生粟而勸貸施賞賜不能為富民者也（不辟草生粟非開財之源何以能富）今學者之言也不務本作而好末事道虛惠以說民此勸飯之說勸飯之說明主不受也（此意上喻甚是妙）書約而弟子辯法省而民訟簡（二句言法立則簡易）是以聖人之書必著論明主之法必詳事盡思慮揣得失智者之所難也（言人之得失雖智者不易知）無思無慮挈前言而責後功愚者之所易也（言愚者無智慮易以從法也）明主慮愚者之所易以責智者之所難故智慮力勞不用而國治也

酸甘鹹淡不以口斷而決於宰尹（宰君庖者也）則廚人輕君而重於宰尹矣（以其權籍於宰尹也）上下清濁不以耳斷而決於樂正（正樂官之長也）則瞽工輕君而重於樂正矣治國是非不以術斷而決于寵人（言左右寵幸之臣也）則臣下輕君而重於寵人矣人主不親觀聽而制斷在下托食於國者也（言若無位而寄食于國者也）

使人不衣不食而不飢不寒又不惡死則無事上之意意欲不宰於君則不可使也（言民之欲不主于君則不可得而使也）今生殺之柄在大臣而主令得行者未嘗有也（權在人臣則君之命令而民不從）虎豹必不用其爪牙而與鼷鼠同威萬金之家必不用其富厚而與監門同資有土之君說人不能利惡人不能害（權不由己則不能作威福以好惡人）索人欲畏重己不可得也

人臣肆意陳欲曰俠人主肆意陳欲曰亂人臣輕上曰驕人主

褚伯秀曰通篇條畫五蠹之害至尾方說出名目來

呂吉甫曰上古之世數到殷周又直說到今世見堯舜之道不可行於夏商世變代更已然則欲行古道於今將乎擬非古法不足循知循鄉法後王之論是也

陳詳道曰循古法則滯而不通

輕下曰暴行理同實下以受譽上以得非人臣大得人主大亡明主之國有貴臣無重臣貴臣者尊爵而官大也重臣者言聽而力多者也（重臣者權臣即前所云重人者也）明主之國遷官襲級官爵受功故有貴臣言不度行而有偽必誅故無重臣也

五蠹

上古（上古太古也）之世人（人是稟天地之氣生而靈於萬物者男人之總名）民（民百姓無職位之稱）少而禽獸眾人民不勝（少不敵多故不勝也）禽獸蟲蛇（蟲總稱蛇也虺為蝮蛇黃黑色毒最烈虺形短而扁毒亦甚最大者為蟒蛇皆不得而相侵也）有聖人作構木為巢以避群害（合木而架之以為棲身之巢使群害）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曰有巢氏民食果蓏（木實蓏生蔓）蚌蛤（蚌蛤蜊有血月汁也）腥臊（腥死而臊乾而無）惡臭（惡色臭也）而傷害腹胃（氣脫也）民多疾病

有聖人作鑽燧取火以化腥臊（燧取火之木也鑽燧取火如春取榆柳之火夏取棗杏之火秋取柞楢之火冬取槐檀之火以資烹調熟化腥臊也）而民悅之使王天下號之曰燧人氏

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鯀（禹父）禹決瀆（瀆謂江瀆源公河瀆靈源公淮瀆長源公濟瀆清源公四瀆也中國所瀆發源東海其功者大故稱瀆也決而排之使歸行海）近古之世桀紂暴亂而湯武征伐今有構木鑽燧於夏后氏之世者必為鯀禹笑矣有決瀆於殷周之世者必為湯武笑矣然則今有美堯舜湯武禹之道於當今之世者必為新聖笑矣（新聖后世之聖人也）是以聖人不期修古（修長也修古太古也）不法常行（在扶世急也期於太古之法不法常行之事惟因其勢之所趨而為之備順時而權變也）論世之事因為之備（作聖聰明之盡也）宋人有耕田者田中有株兔走觸株折頸而死因釋其耒而守株冀復得兔兔不可復

溥而身為宋國笑矣（引喻形容甚妙）今欲以先王之政治當世之民皆守株之類也古者丈夫不耕草木之實足食也婦人不織禽獸之皮足衣也不事力而養足人民少而財有餘故民不爭是以厚賞不行重罰不用而民自治今人有五子不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孫（此非說話皆切事情）是以人民衆而貨財寡事力勞而供養薄故民爭雖倍賞累罰而不免於亂堯之王天下也茅茨不翦采椽不斲糲粢之食藜藿之羹冬日麑裘夏日葛衣雖監門（賤役）之服養不虧於此矣禹之王天下也身執耒（耕耒）臿（起土者）以為民先（倡而行之以為民先也）股無胈脛不生毛雖臣虜之勞不苦於此矣以是言之夫古之讓天下者是去監門之養而離臣虜之勞也故傳天下而不足多也（言古帝王之以天下相授受者不足為貴而共稱之也）今之縣令一日身死子孫累世絜駕（言累世乘軒不徒行也）故人重之是以人之於讓也輕辭古之天子（輕易也）難去今之縣令者薄厚之實異也夫山居而谷汲者膢臘而相遺以水（谷水難得故節相遺以水也）澤居苦水者買庸而決竇（澤者苦水故買人功利決竇也）故饑歲之春幼弟不饟（幼弟可惜猶不饟之也）穰歲之秋疏客必食非疏骨肉愛過客也多少之實異也是以古之易財非仁也財多也今之爭奪非鄙也財寡也輕辭天子非高也勢薄也重爭土橐非下也權重也故聖人議多少論薄厚為之政故罰薄不為慈誅嚴不為戾稱俗而行也故事因於世而備適於事古者大王處豐鎬之

間地方百里行仁義而懷西戎（事也以皮幣犬馬珠玉也）遂王天下徐偃王處漢東地方五百里行仁義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國荊文王恐其害己也舉兵伐徐遂滅之故文王行仁義而王天下偃王行仁義而喪其國是仁義用於古不用於今也故曰世異則事異（證以前意）當舜之時有苗不服禹將伐之舜曰不可上德不厚而行武非道也乃修教三年執干戚舞有苗乃服（虞舜之時修禮樂也）共工之戰鐵銛距者及乎敵鎧甲不堅者傷乎體（共工禹之時斷干戈）是干戚用於古不用於今也故曰事異則備變上古競於道德中世逐於智謀當今爭於氣力（三句說破古今之勢事）齊將攻魯魯使子貢說之齊人曰子言非不辯也吾所欲者土地也非斯言所謂也（言非辭所能說而止也）遂舉兵伐魯去門十里以為界故偃王仁義而徐亡子貢辯智而魯削以是言之夫仁義辯智非所以持國也去偃王之仁息子貢之智循徐魯之力（謂使徐魯皆務強其兵力也）使敵萬乘則齊荊之欲不得行於二國矣夫古今異俗新故異備如欲以寬緩之政治急世之民（亂世也）猶無轡策而御駻馬此不知之患也（不能逆宜不知時務之患也）今儒墨皆稱先王兼愛天下則視民如父母何以明其然也曰司寇（秋官刑部也）行刑君為之不舉樂聞死刑之報君為之流涕此所舉先王也（此上之寬緩世所稱道之也）夫以君臣為如父子則必治推是言之是無亂父子也人之情性莫先於父母皆見愛而未必治也雖厚愛矣

張洪陽曰欲去仁義而存刑罰皆憤世之詞

宋之華曰以仁義不如威勢一篇之中兄不教波而於書坑儒禍於此

夫子奔門以仁義不如威勢

孫后山曰論最迫切韓子刑名之說此其最勝矣

王元美曰以寬緩之政治急世之民猶無轡策而御悍馬

[illegible]

奚遽不亂今先王之愛民不過父母之愛子子未必不亂也則民奚遽治哉且夫以法行刑而君為之流涕此以效仁非以為治也（效古之行仁而不可以治天下也）夫垂泣不欲刑者仁也然而不可不刑者法也先王勝其法不聽其泣（以法勝民不為乎聽泣之仁慈）則仁之不可以為治亦明矣且民者固服於勢寡能懷於義（言民惟畏上之威而不懷上之義也）仲尼天下聖人也修行明道以游海內海內說其仁美其義而為服役者七十人蓋貴仁者寡能義者難也故以天下之大而為服役者七十人而為仁義者一人魯哀公下主也（即庸君之意）南面君國境內之民莫敢不臣民者固服於勢勢誠易以服人故仲尼反為臣而哀公顧為君仲尼非懷其義服其勢也（人君之勢不得不畏服也）故以義則仲尼不服於哀公乘勢則哀公臣仲尼今學者之說人主也不乘必勝之勢（刑法以威民民必畏服故曰必勝）而務行仁義則可以王是求人主之必及仲尼而以世之凡民皆如列徒（列徒則七十子諸）此必不得之數也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為改鄉人譙之（譙勸也）弗為動師長教之弗為變（變其惡也）夫以父母之愛鄉人之行師長之智三美加焉而終不動其脛毛不改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姦人然後恐懼變其節易其行矣（[illegible]）故父母之愛不足以教子必待州部之嚴刑者民固驕於愛聽於威矣故十仞之城樓季弗能踰者峭也（峭峻也險阻也）千仞之山跛牂易牧者夷也（夷平也）故明主峭其法而嚴其刑也布帛尋常庸人

[illegible]李斯數[illegible]二世

李吉甫曰循此而行亦可致小治韓未能致大本非大成

郭子玄曰此說當世法禁之弊極切時弊

毛維楨曰[illegible]

如須溪曰以前說儒俠此又添出俠來

長子九曰一篇數下滿言胸中[illegible]

[illegible]

不釋鑠金百溢盜跖不掇（金銷爍雖多盜跖而不掇）不必害則不釋尋常必害則手不掇百溢（掇百金必有害也故不掇）故明主必其誅也是以賞莫如厚而信（信必賞之也）使民利之罰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固（法專一而堅固必行）使民知之故主施賞不遷行誅無赦譽輔（輔助也）其賞（賞之所不及也）毀隨其罰則賢不肖俱盡其力矣今則不然（當時之弊）其有功也爵之而卑其士官也以其耕作也賞之而少其家業也以其不收也（不見用也）外之而高其輕世也以其犯禁也罪之而多其有勇也毀譽賞罰之所加者相與悖繆也故法禁壞而民愈亂今兄弟被侵必攻者廉也（世俗之可廉之人）知友被辱隨仇者貞也廉貞之行成而君上之法犯矣人主尊貞廉之行而忘犯禁之罪故民程於勇而吏不能勝也（多其有勇則民皆習于勇而法不能治也）不事力而衣食則謂之能不戰功而尊則謂之賢賢能之行成而兵弱而地荒矣（不戰則兵弱不耕則地荒也）人主說賢能之行而忘兵弱地荒之禍則私行立而公利滅矣儒以文亂法（以虛文亂人主之法）俠以武犯禁而人主兼禮之此所以亂也夫離法者罪而諸先生（諸先生謂後儒之為先王也）以文學取犯禁者誅而群俠以私劍養故法之所非（皆法儒俠）君之所取（之所不容者）吏之所誅上之所養也法趣上下四相反也而無所定雖有十黃帝不能治也故行仁義者非所譽（不足以致害也）譽之則害功工文學者非所用用之則亂法楚之有直躬（直身而行無私曲也）其父竊羊而謁之吏令尹曰殺之以為直於君（本君之去也）而

黃學曰二段皆剖不可以私行害公法說得痛切

夷道林曰荆氏去黃老之法不尚賢清靜無為君臣自正韓非之論該綜繩準法制無私而名實相稱以自補于黃老

曲於父，報而罪之。以是觀之，夫君之直臣，父之暴子也。（証父以罰之為直臣以父視之為暴子也）魯人從君戰，三戰三北。仲尼問其故，對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養也。仲尼以為孝，舉而上之。（舉而加以上位）以是觀之，夫父之孝子，君之背臣也。（言孝子養父而不盡力于君則背于君也）故令尹誅而楚姦不上聞，仲尼賞而魯民易降北。上下之利，若是其異也。（提拔上二段而斷其利之異也）而人主兼舉匹夫之行，而求致社稷之福，必不幾矣。古者蒼頡之作書也，（又自蒼頡制字說起乃無中生有妙妙）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謂之公，公私之相背也，乃蒼頡固已知之矣。今以為同利者，不察之患也。然則為匹夫計者，莫如修行義而習文學。行義脩則見信，見信則受事，（見信于上則必任用而受以事也）文學習則為明師，為明師則顯榮，此匹夫之美也。然則無功而受事，無爵而顯榮，為有政如此，則國必亂，主必危矣。故不相容之事，不兩立也。斬敵者受賞，而高慈惠之行；（所斬敵國公利也而人高人慈惠之行）拔城者受爵祿，而信廉愛之說；堅甲厲兵以備難，而美薦紳之飾；富國以農，距敵恃卒，而貴文學之士；廢敬上畏法之民，而養遊俠私劍（私劍刺客也）之屬。舉行如此，治強不可得也。國平養儒俠，難至用介士，（二句總論其要）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是故服事者簡其業，而游學者日眾，是世之所以亂也。且世之所謂賢者，貞信之行也；所謂智者，微妙之言也。（深求隱微言人之所不言也）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難知也。今為眾人法，而以上智之所難知，則民無從識之矣。故糟糠不飽者不務粱

甲時行曰國平養儒俠難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

□□曰民之私行用之公利並重則相反也

鄒守益曰此舉儒俠起戰國遊俠之風尤盛太史公亟稱之

樓昉曰微妙之言今讀之有奇

肉，（粱肉膏粱肥肉也不務粱肉蓋言肌者易為食也）短褐不完者不待文繡。（繡衣也）夫治世之事，急者不得，則緩者非所務也。今所治之政，民間之事，夫婦所明知者不用，（日用庸行夫婦所知則知不用之也）而慕上知之論，則其於治反矣。故微妙之言，非民務也。若夫賢良貞信之行者，必將貴不欺之士；貴不欺之士者，亦無不欺之術也。（心無所欺則無偽妄之行也）布衣相與交，無富厚以相利，無威勢以相懼也，故求不欺之士。今人主處制人之勢，有一國之厚，重賞嚴誅，得操其柄，以修明術之所燭，雖有田常、子罕之臣，（田常宋之子罕皆弒逆臣也）不敢欺也，奚待於不欺之士？今貞信之士不盈於十，而境內之官以百數，必任貞信之士，則人不足官。（官多則貞信之士寡）人不足官，則治者寡而亂者眾矣。故明主之道，一法而不求智，（整頓其法而不求察察之智）固術而不慕信，（慎固其術而不慕硜硜之信）故法不敗，而群臣無姦詐矣。今人主之於言也，說其辯而不求其當焉；（悅其言之辯論而不求其理之當也）其用於行也，美其聲而不責其功焉。（美其聲聞而不責其實效）是以天下之眾，其談言者務為辯而不周於用，故舉先王言仁義者盈廷，而政不免於亂；（言者盈廷而無視實用故不免於亂）行身者競於為高而不合於功，故智士退處巖穴，歸祿不受，（智仁夫士也退處巖穴隱遁也歸祿辭祿也不受不以為受而取之也）而兵不免於弱，政不免於亂，此其何也？民之所譽，上之所禮，（因民之譽而尊禮之）亂國之術也。今境內之民皆言治，藏商（商鞅）管（管仲）之法者家有之，而國愈貧，言耕者眾，執耒者寡也。境內皆言兵，藏孫（孫武）吳（吳起）之書者家有之

何孟春曰當時世主喜說士之情如此

袁了凡曰深論士風訓切時弊如隔垣而洞五臟

馮叔吉曰復句迫真而微切

陳后山曰百□說□可同□

□□世數□□有此安能動人

王荆石曰語甚激切

而兵愈弱。言戰者多被甲者少也。故明主用其力。不聽其言。賞其功。必禁無用。故民盡死力以從其上。夫耕之用力也勞。而民為之者曰可得以富也。（言可因耕得富雖勞不憚也）戰之事也危。而民為之者曰可得以貴也。（言因戰而得貴雖危不避也）今修文學者習言談。則無耕之勞而有富之實。無戰之危而有貴之尊。則人孰不為也。（人皆習於文學言談而耕戰之寡也）是以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事智者衆則法敗。用力者寡則國貧。此世之所以亂也。故明主之国無書簡之文。（從後烟李斯而為焚書之李）以法為教。無先王之語。（後李斯為先儒之條）以吏為師。無私劍之捍。以斬首為勇。是境內之民。其言談者必軌於法。動作者歸之於功。為勇者盡之於軍。是故無事則國富。有事則兵強。此

趙志高曰以前說許多言談之事而後卒歸于從衡

之謂王資。（王業所資以興者也）既畜王資而承敵國之釁。（釁隙也）超五帝侔三王者。必此法也。今則不然。士民縱恣於內。言談者為勢於外。外內稱惡以待強敵。不亦殆乎。故群臣之言外事者。非有分於從衡之黨。則有仇讎之患。而借力於國也。從者（蘇秦合六國以攻秦）合衆強以攻一弱也。而衡者（張儀連六國以事秦）事一強以攻衆弱也。皆非所以持國也。（持扶持也持國安邦定國也）今人臣之言衡者。皆曰不事大則遇敵受禍矣。事大未必有實。則舉圖（獻本國之版圖也）而委。效璽而請兵矣。（上璽而請援兵也）獻圖則地削。效璽則名卑。地削則國削。名卑則政亂矣。事大為衡。未見其利也。而亡地亂政矣。人臣之言從者。皆曰不救小而伐大。則失天下。失天下則國危。國危而主卑。救小

大旦言衡不見其利

朱之蕃曰見說從橫之害

成必□□□起兵而敵大矣。救小未必能存。而交大未必有疏。有疏則為強國制矣。出兵則軍敗。退守則城拔。救小為從。未見其利。而亡地敗軍矣。是故事強則以外權市官於內。救小則以內重求利於外。國利未立。封土厚祿至矣。主上雖卑。人臣尊矣。國地雖削。私家富矣。（人臣以地事強國則受厚祿而私家富矣）事成則以權長重。事敗則以富退處。人主之於其聽說也。於其臣事未成則爵祿已尊矣。事敗而弗誅。則游說之士。孰不矰繳之說（所以取鳥者以生絲係矢而射流而取之也喻人臣以假托之言探取其君之意也）而徼倖其後。故破國亡主。以聽言談者之浮說。此其故何也。是人君不明乎公私之利。不察當否之言。而誅罰不必其後也。皆曰外事（外事強國也）大可以王。小可以安。夫

賓尹曰此言強之策可強

王者能攻人者也。而安則不可攻也。強則能攻人者也。治則不可攻也。治強不可責於外。內政之修也。今不行法術於內。而事智於外。則不至於治強矣。鄙諺曰長袖善舞。多錢善賈。此言多資之易為工也。故治強易為謀。弱亂難為計。（弱難必危難施為計也）故用於秦者。十變而謀希失。（言所資者大易成功也）用於燕者。一變而計希得。非用於秦者必智。用於燕者必愚也。蓋亂之資異也。（以秦之治而燕之亂所資之勢易也）故周去秦為從。朞年而舉。（衛不期年而東周滅）衛離魏為衡。半歲而亡。是周滅於從。衛亡于衡也。使周衛緩其從衡之計。而嚴其境內之治。明其法禁。必其賞罰。（賞罰之必信也）盡其地力以多其積。致其民死以堅其城守。天下得其地則其利少。攻其國則其傷大

萬乘之國，莫敢自頓於堅城之下，而使強敵裁其弊也，此必不亡之術也。舍不必亡之術而道必滅之事，道由也由從滅之事也治國者之過也。智困於內，而政亂於外，則亡不可振也。民之故計，皆就安利如辟危窮。今為之攻戰，進則死於敵，退則死於誅，則危矣。棄私家之事而必汗馬之勞，勳臣以馬上得功故曰汗馬之勞家困而上弗論，則窮矣。窮危之所在也，民安得勿避？故事私門而完解舍，解舍宮舍古者設官分職以治事不可無處故內置官舍外列百師府莫不各有所治之地也完則遠戰，遠戰則安。行貨賂而襲當塗者，處要地有權勢者也則求得，求得則私安，私安則利之所在，安得勿就？是以公民少而私人眾矣。夫明王治國之政，使其商工游食之民少而民卑，以寡趣本務而趨末作。今

許國曰民之所戰求得者因之賞罰不以而公法不行也

楊慎曰明民是王說治到之政及轉政之害

世近習之請行，又說近習之弊則官爵可買，官爵可買，則工商不卑也矣。商上有財得以買官則不卑矣姦財貨賈得用於市，則商人不少矣。聚斂倍農而不貴耕戰之士，則耿介之士寡，而高價之民多矣。是故亂國之俗，其學者則稱先王之道以籍仁義，以稱先王之道以籍托于仁義盛容服而飾辯說，以疑當世之法，而貳人主之心。其言古者，為設詐稱，借於外力，以成其私，而遺社稷之利。此從言之士有害于國家也其帶劍者，聚徒屬，立節操，以顯其名，而犯五官之禁。司天監置立春夏秋冬中五官北與土有害於國也其近御者，積於私門，盡貨賂，而用重人之謁，退汗馬之勞。其商工之民，修治苦窳之器，聚沸靡之財，謂濫費之財蓄積待時，而侔農夫之利。此五者，邦之蠹也。蠹害也人主不除此五蠹之民，

孫道林曰強國之道在于農戰以農戰在於賤末作所使我貨財買得以藉貨賂而參官爵

范無隱曰此評五蠹之實

卯守吾曰學者稱先王之道假於言詞而不當於實用此等之人為王道之蠹

稍付秀曰到此方說五蠹名目

呂吉甫曰五蠹之政之事有五也

養耿介之士，則海內雖有破亡之國，削滅之朝，亦勿怪矣。反言意叔

上意

顯學

世之顯學，顯學之士積學而有功者也韓文所謂世之能學大名顯當世者是也儒墨也。儒之所至，至極也謂造詣之不可及也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自孔子之死也，有子張之儒，有子思之儒，有顏氏之儒，有孟氏之儒，有漆雕氏之儒，有仲良氏之儒，有孫氏之儒，有樂正氏之儒。自墨子之死也，有相里氏之墨，有相夫氏之墨，有鄧陵氏之墨。故孔墨之後，儒分為八，墨離為三，取舍相反不同，而皆自謂真孔墨。孔墨不可復生，將誰使定之學乎？言古事無定不可行也孔子墨子俱道堯舜，而取舍不同，皆自謂真堯舜。堯舜不復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乎？言空談無徵不可用也殷周七百餘歲，虞夏二千餘歲，而不能定儒墨之真。今乃欲審堯舜之道於三千歲之前，意者其不可必乎！無參驗而必之者，遇也。古事湮矣無所考據信而必其成迹者自用之愚也弗能必而據之者，誣也。不能考變而信用之而取據于他者歸誰之誣也故明據先王，必定堯舜者，非愚則誣也。明據先王而不能必非誣而何必定堯舜而無參驗非愚而何愚誣之學，雜反之行，明主弗受也。弗受謂不見用於世也墨者之葬也，冬日冬服，夏日夏服，桐棺三寸，服喪三月，世主以為儉而禮之。禮者尊而用之也儒者破家而葬，破家謂傾家貲也服喪三年，大毀扶杖，大毀謂哀痛之極形存而立也世主以為孝而禮之。夫是墨子之儉，將非孔子之侈也；墨者以薄為道見儒者之孝則非其侈侈者侈也是

劉槩曰通言古學不足據空言不足信

鄧子玄曰先秦之文明白暢達渾論有如此篇者漸趨家使氏遂則奇怪百出矣

王元澤曰寬則寵名譽之人

姜寶曰曲折往復引喻設譬盡事情宇宙精神非胸襟闊達國事透徹如此不可下筆

吳停曰：此非斥當世之主，皆以是人主不明于公私之利，不察當否之言，故有此患。

孔子之孝，將非墨子之戾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是墨子之儉，則非其戾，戾者狠也）今孝戾侈儉俱在儒墨，而上兼禮之。漆雕之議，不色撓，不目逃，（其識論正大，不被屈于人也）行曲則違於臧獲，（行反而曲，則臧獲之下賤得以違之）行直則怒於諸侯，（行直則諸侯之尊貴可以震怒之）世主以為廉而禮之。宋榮子之議，設不鬭爭，（和以處衆也）取不隨仇，（不念舊惡也）不羞囹圄，（寰伍豈榮之人）見侮不辱，（犯而不校也）世主以為寬而禮之。夫是漆雕之廉，將非宋榮之恕也；（漆雕之徒剛毅，則宋榮之寬則非其恕也）是宋榮之寬，將非漆雕之暴也。（大凡漆雕之徒廉則將非其恕矣）今寬廉恕暴俱在二子，人主兼而禮之。自愚誣之學、雜反之辭爭，（爭如爭道而馳之爭）而人主俱聽之，故海內之士，言無定術，行無常儀。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時而至，雜反之學不兩立而治。今兼聽雜學繆行同異之辭，安得無亂乎？（物類且然，而況人主）聽行如此，其於治人又必然矣。（聽雜繆之詞，則邪足以勝正，勢必至於亂矣。不辨其雜謬而措之治人，又必到置矣）今世之學士語治者，多曰：「與貧窮地以實無資。」（其推有以周貧乏也）今夫與人相善也，無豐年旁入之利，而獨以完給者，非力則儉也。（無豐年之可以多給，無富人之可以旁資，而獨能生殖，當由自給者，非力作則節儉也）與人相善也，無饑饉疾疚禍罪之殃，獨以貧窮者，非侈則墮也。（侈則百耑，墮則俱漁）侈而墮者貧，而力而儉者富。（而家日貧窮不足於用者，非日侈而墮者，後則必其家與其業也）今上徵斂於富人以布施於貧家，是奪力儉而與侈墮也，而欲索民之疾作而節用，不可得也。今有人於此，義不入危城，（危邦不入）不處軍旅，（亂邦不居）不以天下大利易其脛一毛，（不以天下動其心）世主必從而

王推積曰：設此民間一段，見事論理近人情。

申時行曰：此段總上，後段所云所養非所用、所用非所養，二句俱是切確議論。

閔如霖曰：明主責實事，去無用，不道仁義者，故不聽學者之言。

禮之，貴其智而高其行，（於不入不處而貴其見識之，於不利天下而高其廉介之行）以為輕物重生之士也。夫上所以陳良田大宅，設爵祿，所以易民死命也。今上尊貴輕物重生之士，而索民之出死而重殉上事，不可得也。藏書策，習談論，聚徒役，服文學而議說，世主必從而禮之，曰：「敬賢士，先王之道也。」夫吏之所稅，耕者也；（國之賦稅出於耕也）而上之所養，學士也。耕者則重稅，學士則多賞，而索民之疾作而少言談，不可得也。立節參明，（參明不群）執操不侵，（堅守自守）怨言過於耳，必隨之以劍，（有怨必報）世主必從而禮之，以為自好之士。夫斬首之勞不賞，而家鬭之勇尊顯，而索民之疾戰距敵而無私鬭，不可得也。國平則養儒俠，難至則用介士。（介冑勇敢之士也）所養者非所用，所用者非所養，此所以亂也。（此四句一篇之大主意）且夫人主之聽於學也，若是其言，宜布之官而用其身；（是其言之當理而用之）若非其言，宜去其身而息其端。今以為是也而弗布於官，以為非也而不息其端，是而不用，非而不息，亂亡之道也。澹臺子羽，君子之容也，仲尼幾而取之，與處久（相與處久）而行不稱其貌。宰予之辭，雅而文也，仲尼幾而取之，與處久而智不充其辯。故孔子曰：「以容取人乎，失之子羽；以言取人乎，失之宰予。」故以仲尼之智而有失實之聲。今之新辯濫乎宰予，而世主之聽眩乎仲尼，為悅其言，因任其身，則焉得無失乎？是以魏任孟卯之辯，而有華下之患；（魏以為將，王秦攻魏，敗於華下）趙任馬服之辯，而有長平之禍。（趙用趙括為將，為秦所敗，君子之言遂為秦）

劉須溪曰：賞罰欲名之人，迨則用介冑，所養非所用，一語主急出失政。

劉須溪曰：此段所以相反。

何孟春曰：引此言空談不可用。

王鳳翔曰：世儒者之說人主，不言今之所以為治，而語已治之功，不審官法之事，不察姦邪之情，而皆道上古之傳譽、先王之成功，儒者飾辭曰聽吾言則可以霸王，人主不察而任之。

其所必至矣

趙懋曰賭屋言至於效驗之俗

虞淳熙曰韓子言得法之妙處明足非且俱始從以思事欲於道德之意

馬理曰論言精無實用

錢福曰此段二喻如操力鉤

白起所破坑卒於長平 此二者任辯之失也夫視鍛錫而察青黃區冶不
能以必劍（言須區冶善則不能以必成）水擊鵠鴈陸斷駒馬則臧獲不疑鈍
利發齒吻形容伯樂不能以必馬授車就駕而觀其末塗則臧
獲不疑駑良觀容服聽辭言（指上子羽宰予而言）仲尼不能以必士試之
官職課其功伐則庸人不疑於愚智故明主之吏宰相必起於
州部（[illegible]）猛將必發於卒伍夫有功者必賞則爵祿厚而愈勸
遷官襲級則官職大而愈治夫爵祿大而官職治王之道也磐
石千里不可謂富象人（木偶人也）百萬不可謂強石非不大數非不
衆也而不可謂富強者磐不生粟象人不可使距敵也今商官
技藝之士亦不耕而食是地不墾與磐石一貫也（與磐同粟無所出國不富

也）儒俠毋軍勞顯而榮者則民不使與象人同事也（徒有空言無實用國
不富）夫禍知磐石象人而不知禍商官儒俠為不墾之地不使
也）之民不知事類者也故敵國之君王雖說吾義吾弗入貢而臣（
言義不足以服民也）關內之侯雖非吾行吾必使執禽而朝（言威足以服人也）是
故力多則人朝力寡則朝於人（見臣服於人也）故明君務力夫嚴家無
悍虜而慈母有敗子（言慈仁不足以禁暴也）吾以此知威勢之可以禁暴
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亂也夫聖人之治國不恃人之為吾善也
而用其不得為非也恃人之為吾善也（奉吾之法而為善也）境內不什數
用人不得為非一國可使齊為治也用衆而舍寡故不務德而
務法夫必恃自直之箭百世無矢恃自圜之木千世無輪矣自

林希逸曰李斯當時此以蜀二世

吳默曰思不如威之前

芸

王荊石曰論仁義性生不可學而能

湯賓尹曰論仁義必取譽之論國之存如此

許國曰論古王說不可用

直之箭自圜之木百世無有一然而世皆乘車射禽者何也隱
栝之道用也雖有不恃隱栝而有自直之箭自圜之木良工弗
貴也何則乘者非一人射者非一發也不恃賞罰而恃自善之
民（賞罰不用而恃民之自為善也）明主弗貴也何則國法不可失而所治非一
人也故有術之君不隨適然之善（適然謂偶然也）而行必然之道今或
謂人曰使子必智而壽則世必以為狂夫智性也壽命也（身出於命
資之致而自至）性命者非所學於人也而以人之所不能為說人（性命人之
所不能為也以智壽之說求於人）此世之所以謂之為狂也謂之不能然則是
諭也夫諭性也以仁義教人是以智與壽說也有度之主弗受
也故善毛嬙西施之美無益吾面用脂澤粉黛則倍其初言先

王之仁義無益於治明吾法度必吾賞罰者亦國之脂澤粉黛
也故明主急其助而緩其頌（賞罰法度治之助也明主必急之而緩其誦譽之類）故不道
仁義今巫祝之祝人曰使若千秋萬歲千秋萬歲之聲括耳而
一日之壽無徵於人此人所以簡巫祝也今世儒者之說人主
不言今之所以為治（今之所為治賞罰法度也）而語已治之功不審官法之
事不察姦邪之情而皆道上古之傳譽先王之成功儒者飾辭
曰聽吾言則可以霸王此說者之巫祝（言皆虛誕無實用也）有度之主不
受也故明主舉實事去無用不道仁義者故不聽學者之言今
不知治者必曰得民之心欲得民之心而可以為治則是伊尹
管仲無所用也（伊管雖賢無所用其致治之術也）將聽民而已矣民智之不可

李于表曰此猶民智不及不可與議也

袁了凡曰韓子論治因任務修明其法制執勢以御其臣下皆因強姦以求人主賢

用。承上意以接下起喻意猶嬰兒之心也。夫嬰兒不剔首則腹痛首病不治則腹痛也不搨痤則寖益。謂癰也癰成而潰之故癰也剔首搨痤必一人抱之。慈母治之。然猶啼呼不止。嬰兒子不知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也。腹痛者小苦而去疾乃大利也今上急耕田墾草以厚產也。而以上為酷。殘暴而不仁也脩刑重罰以為禁邪也。而以上為嚴。法度嚴而嚴供也徵賦錢粟以實倉庫。且以救饑饉備軍旅也。而以上為貪。境內。古者境內為境農際以講武事閱士事并力疾鬭所以禽虜也。而以上為暴。此四者所以治安也。而民不知悅也。夫求聖通聖哲通明也之士者。為民知之不足師用。昔禹決江濬河。而民聚瓦石。聚以擊禹也子產開畝樹桑。鄭人謗訾。禹利天下。子產存鄭。皆以受謗。夫民智之不足用亦明矣。故舉士而求賢智。為政而期適民。順民之所欲也皆亂之端而與為治也。

二十九子品彙釋評　卷十　韓非子　二十五

能法正師出必以法為行制之兵制不外此則士之耳目莫知所循而亂和不紊矣

眞西山曰宋祖使太不成禾下殺前部軍從步爭取不十卒百餘人叩頭請以盡死力太祖曰汝等皆畏箭之士以備明旗吾不誅太尉其餘汝等於陣觸之下

聰鳴鼓先登非多力國士不能也

舒芬曰古者教兵什伍長夫之長夫長千夫長百夫長可命一將之者三軍之司命國家安危所係也

孫武曰必死與必生不侔故一人奮死可以當十十可以當百百可以當千千可以當萬萬可以取天下矣

制談

尉繚子

凡兵制必先定。制先定則士不亂。士不亂則刑乃明。金鼓所指。則百人盡鬭。陷行亂陳。則千人盡鬭。覆軍殺將。則萬人齊刃。天下莫能當其戰矣。古者士有什伍。車有偏列。鼓鳴旗麾。先登者未嘗非多力國士也。先死者亦未嘗非多力國士也。損敵一人而損我百人。此資敵而傷我甚焉。世將不能禁。征役分軍而逃歸。或臨戰自北而逃傷甚焉。世將不能禁。殺人於百步之外者。弓矢也。殺人於五十步之內者。矛戟也。將已鼓而士卒相囂。拗矢折矛。抱戟利後發。戰有此數者。內自敗也。世將不能禁。士失什伍。車失偏列。奇兵捐將而走。大眾亦走。世將不能禁。夫將能禁此四者。則高山陵之。深水絕之。堅陳犯之。不能禁此四者。猶亡舟楫絕江河。不可得也。民非樂死而惡生也。號令明。法制審。故能使之前。明賞於前。決罰於後。是以發能中利。動則有功。令百人一卒。千人一司馬。萬人一將。以少誅眾。以弱誅強。試聽臣言其術。足使三軍之眾。誅一人無失刑。父不敢舍子。子不敢舍父。況國人乎。一人仗劍擊於市。萬人無不避之者。臣謂非一人之獨勇。萬人皆不肖也。何則。必死與必生。固不侔也。聽臣之術。足使三軍之眾為一死賊。莫當其前。莫隨其後。而能獨出獨入焉。獨出獨入者。王霸之兵也。有提十萬衆而天下莫當者誰。曰桓公也。有提七萬之眾。而天下莫當者誰。曰吳起也。有提三

二十九子品彙釋評　卷十　尉繚子　二十一

周拱辰曰王翦伐楚非六十萬衆不可白起伐趙亦用二十萬趙乃以四十萬敗於長平

楊升菴曰便器用是一戰之矢之類養其精銳武勇是多力固士之將兵法器械不利以予敵士不武勇以其予敵二者兵家之為要也

萬之衆，而天下莫當者誰？曰武子也。今天下諸國士所率無不及二十萬之衆者，然不能濟功名者，不明乎禁舍開塞也。明其制，一人勝之，則十人亦以勝之也；十人勝之，則百千萬人亦以勝之也。故曰：便吾器用，養吾武勇，發之如鳥擊，如赴千仞之谿。今國被患者，以重幣出聘，以愛子出質，以地界出割，得天下助卒，名為十萬，其實不過數萬爾。其兵來者，無不謂其將曰：無為人下，先戰。其實不可得而戰也。量吾境內之民，無伍莫能正矣。經制十萬之衆，而王以能使之衣吾衣，食吾食，戰不勝，守不固者，非吾民之罪，內自致也。天下諸國助我戰，猶良驥騄耳之駛，彼駑馬鬐興角逐，何能紹吾氣哉？吾用天下之用為用，吾制天下之制為制，修吾號令，明吾刑賞，使天下非農無所得食，非戰無所得爵，使民揚臂爭出農戰，而天下無敵矣。故曰：發號出令，信行國內。民言有可以勝敵者，毋許其空言，必試其能戰也。視人之地而有之，分人之民而畜之，必能內有其賢者也。不能內有其賢，而欲有天下，必覆軍殺將。如此，雖戰勝而國益弱，得地而國益貧，由國中之制弊矣。

袁宗道曰此論用兵任自強自強之道在農戰農則富積多而軍旅之費有所出戰則服習練而拔外之際不能收區區於諸國之助不足恃亦也

鄒子玄曰道勝是不戰而屈人之兵如諸葛亮分兵屯田懿宣王司馬懿不交巾幗之辱是也

戰威

凡兵有以道勝，有以威勝，有以力勝。講武料敵，使敵之氣失而師散，雖形全而不為之用，此道勝也。審法制，明賞罰，便器用，使民心有必戰之心，此威勝也。破軍殺將，乘闉發機，潰衆奪地，成功乃返，此力勝也。王侯知此，所以三勝者畢矣。夫將之所以戰者民也，民之所以戰者氣也。氣實則鬭，氣奪則走。刑未加，兵未接，而所以奪敵者五：一曰廟勝之論，二曰受命之論，三曰踰垠之論，四曰深溝高壘之論，五曰舉陳加刑之論。此五者，先料敵而後動，是以擊虛奪之也。善用兵者，能奪人而不奪於人。奪者心之機也；令者，一衆心也。衆不審則數變，數變則令雖出，衆不信矣。故令之法，小過無更，小疑無申。故上無疑令，則衆不二聽；動無疑事，則衆不二志。未有不信其心而能得其力者也；未有不得其力而能致其死戰者也。故國必有禮信親愛之義，則可以飢易飽；國必有孝慈廉恥之俗，則可以死易生。古人率民必先禮信而後爵祿，先廉恥而後刑罰，先親愛而後律其身。故戰者必本乎率身以勵衆士，如心之使四支也。志不勵則士不死節，士不死節則衆不戰。勵士之道，民之生不可不厚也。爵列之等，死喪之親，民之所營不可不顯也。必也因民所生而制之，因民所營而顯之，田祿之實，飲食之親，鄉里相勸，死喪相救，兵役相從，此民之所以勵也。使什伍如親戚，卒伯如朋友，止如堵牆，動如風雨，車不結轍，士不旋踵，此本戰之道也。地所以養民也，城所以守地也，戰所以守城也。故務耕者民不飢，務守者地不危，務戰者城不圍。三者先王之本務也，本務者兵最急。故先王專於兵有五焉：委積不多則事不行，賞祿不厚則民不勸，武士

[illegible]孫子以戰之[illegible]吳起孫武諸人皆能之

王維楨曰令貴專一貴信故士心一而易於遵守有所掎而不敢二若數變更則上多疑令士心不固矣

王慎中曰士數變易則失其業事工數變易則失其業民令數變易則疑其衆心衆心疑武士隨勢乎進退

[illegible]難矣

魏禧曰孟氏告梁惠王以致王不過省刑薄斂壯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此以禮信親愛立說知此根本要務之論不可以諸子棄之

羅大經曰三代以下用兵俱如此又必有堅城能戰以是施其略耶

郭芬曰兵之務最簡上五者然五者足以盡其原

蔡芳曰前[illegible]士心可以[illegible]兵務苦役[illegible]兵之要多矣[illegible]以保守和用兵一[illegible]收此以勵以神[illegible]敵制勝何往不可

不選則衆不强備用不便則力不壯刑賞不中則衆不畏務此五者靜能守其所固動能成其所欲夫以居攻出則居欲重陣欲堅發欲畢鬬欲齊王國富民霸國富士僅存之國富大夫亡國富倉府所謂上滿下漏患無所救故曰舉賢任能不時日而事利明法審令不卜筮而獲吉貴功養勞不禱祠而得福又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聖人所貴人事而已夫勤勞之師將必先己暑不張蓋寒不重衣險必下步軍井成而後飲軍食熟而後食軍壘成而後舍勞佚必以身同之如此師雖久而不老不弊

鄧以[illegible]曰是起用兵與士卒分勞苦同將[illegible]出卒其[illegible]救[illegible]神為士卒尚自[illegible]右有能之將能使士卒用命將三軍若將一人者處置得宜有以服其心故也

攻權

楊道賓曰此篇立義皆詞出真尉子十三篇相以兵見[illegible]不可以

兵以靜勝國以專勝力分者弱心疑者背夫力弱故進退不豪縱敵不禽將吏士卒動靜一身心既疑背則計決而不動動決而不禁異口虛言將無修容卒無常試發攻必衄是謂疾陵之兵無足與鬬將帥者心也群下者支節也其心動以誠則支節必力其心動以疑則支節必背夫將不心制卒不節動雖勝幸勝也非攻權也夫民無兩畏也畏我侮敵畏敵侮我見侮者敗立威者勝凡將能其道者吏畏其將也吏畏其將者民畏其吏也民畏其吏者敵畏其民也是故知勝敗之道者必先知畏侮之權夫不愛說其心者不我用也不嚴畏其心者不我舉也愛在下順威在上立愛故不二威故不犯

林希元曰將帥為心士卒為支節且同法所[illegible]對伏其[illegible]為[illegible]不勝之論

葉[illegible]曰士卒畏敵故動輒降北善戰者能使士卒用命畏我而不畏敵故以戰則勝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也

守權

鄧守[illegible]曰兵有守[illegible]為客守者為主客[illegible]用兵者[illegible]則不可勝守則不可下故以守權立論

凡守者進不郭圉退不停障以禦戰非善者也豪傑雄俊堅甲利兵勁弩强矢盡在郭中乃收窖廩毀瘠而入保令客氣十百倍而主之氣不半焉敵攻者傷之甚也然而世將弗能知夫守者不失險者也守法城一丈十人守之工食不與焉出者不守守者不出一而當十十而當百百而當千千而當萬故為城郭者非特費於民聚土壤也誠為守也千丈之城則萬人守之池深而廣城堅而厚士民備薪食給弩堅矢强矛戟稱之此守法也攻者不下十餘萬之衆其有必救之軍者則有必守之城無必救之軍者則無必守之城若彼城堅而救誠則愚夫惷婦無不蔽城盡資血城者期年之城守餘於攻者救餘於守者若彼城堅而救不誠則愚夫惷婦無不守陴而泣下此人之常情也遂發其窖廩救撫則亦不能止矣必鼓其豪傑雄俊堅甲利兵勁弩强矢者并於前么麽毀瘠者并於後十萬之軍頓於城下救必開之守必出之出據要塞但救其後無絕其糧道中外相應此救而示之不誠示之不誠則倒敵而待之者也後其壯前其老彼敵無前守不得而止矣此守權之謂也

[illegible]曰[illegible]

蘭[illegible]曰守[illegible]法勢所必至[illegible]而史守[illegible]城之狀莫不如此今人[illegible]

羅大[illegible]曰此又於不可守之中求一生活之計[illegible]者是[illegible]

武議

[illegible]曰兵者所以誅[illegible]故有無道之國[illegible]民[illegible]兵

凡兵不攻無過之城不殺無罪之人夫殺人之父兄利人之貨財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盜也故兵者所以誅暴亂禁不義也兵

之所加者。農不離其田業。賈不離其肆宅。士大夫不離其官府。由其武議在于一人。故兵不血刃而天下親焉。凡誅者所以明武也。殺一人而三軍震者殺之。殺一人而萬人喜者殺之。殺之貴大。賞之貴小。當殺勢雖貴重必殺之。是刑上究也。賞及牛童馬圉者。是賞下流也。夫能刑上究賞下流。此將之武也。故人主重將。夫將提鼓揮枹。臨難決戰。接兵角刃。鼓之而當。則賞功立名。鼓之而不當。則身死國亡。是存亡安危在于枹端。奈何無重將也。太公望年七十。屠牛朝歌。賣食盟津。過七十餘而主不聽。人人謂之狂夫也。及遇文王。則提三萬之衆。一戰而天下定。非武議安得此合也。故曰良馬有策。遠道可致。賢士有合。大道可明。武王伐紂。師渡盟津。右旄左鉞。死士三百。戰士三萬。紂之陳億萬。飛廉惡來。身先戟斧。陳開百里。武王不罷士民。兵不血刃而克商誅紂。無祥異也。人事修不修而然也。今世將考孤虛。占咸池。合龜兆。視吉凶。觀星辰風雲之變。欲以成勝立功。臣以為難。夫將者。上不制于天。下不制于地。中不制于人。故兵者凶器也。爭者逆德也。將者死官也。故不得已而用之。無天于上。無地于下。無主于後。無敵于前。一人之兵。如虎如狼。如風如雨。如雷如霆。震震冥冥。天下皆驚。勝兵似水。夫水至柔弱者也。然所觸丘陵必為之崩。無異也。性專而觸成也。今以莫邪之利。犀兕之堅。三軍之衆。有所奇正。則天下莫當其戰矣。故曰舉賢用能。不時日而事利。明法審令。不卜筮而獲吉。貴功養勞。不禱祠而得福。又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古之聖人謹人事而已。吳起與秦戰。舍不平隴畝。樸樕蓋之。以蔽霜露。如此何也。不自高人故也。乞人之死不索尊。竭人之力不責禮。故古者甲冑之士不拜。示人無已煩也。夫煩人而欲乞其死。竭其力。自古至今。未嘗聞矣。將受命之日忘其家。張軍宿野忘其親。援枹而鼓忘其身。吳起臨戰。左右進劍。起曰。將專主旗鼓爾。臨難決疑。揮兵指刃。此將事也。一劍之任。非將事也。三軍成行。一舍而後成三舍。三舍之餘。如決川源。望敵在前。因其所長而用之。敵白者堊之。赤者赭之。吳起與秦戰未合。一夫不勝其勇。前獲兩首而還。吳起立斬之。軍吏諫曰。此材士也。不可斬。起曰。材士則是也。非吾令也。斬之。

將理

凡將理官也。萬物之主也。不私于一人。夫能無私于一人。故萬物至而制之。萬物至而命之。君子不宛因于五步之外。雖鉤矢射之。弗追也。故善審因之情。不無勤倚。古人何得而今人何失耶。耕有不終畝。織有日斷機。而奈何飢寒。蓋古治之行。今治之止也。夫謂治者。使民無私也。民無私則天下為一家。而無私耕私織。共寒其寒。共飢其飢。故如有子十人不加一飯。有子一人不損一飯。焉有喧呼酖酒以敗善類乎。民相輕佻。則欲心與爭

也有由矣

閔如霖曰：有盛世順治氣象，見人君當令人治本

馮叔吉曰：此段愈加卓越，能切當，為古今名言

傅少岩曰：歸本返源之論

湯道宮曰：治語括起前意

奪之患起矣。橫生於一夫，則民私飯有儲食，私用有儲財。民一犯禁，而拘以刑治，烏有以為人上也。善政執其制，使民無私。為下不敢私，則無為非者矣。反本緣理，出乎一道，則欲心去，爭奪止，囹圄空，野充粟多，安民懷遠，外無天下之難，內無暴亂之事，治之至也。野物不為犧牲，雜學不為通儒。今說者曰：百里之海，不能飲一夫；三尺之泉，足止三軍渴。臣謂欲生於無度，邪生於無禁。太上神化，其次因物，其下在於無奪民時，無損民財。夫禁必以武而成，賞必以文而成。

林希元曰：黃帝之刑德，非時日之所謂形德術家多借語之

黃鳳翔曰：指人事以勝時日，此論極當，即孟子所謂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之說，可謂知所輕重

陳后山曰：欲多逮繫，則冤多濫及，宜得以省。聯入其間，遂使附會，因治成風，奸人非行，良民被累，禍之除可言耶

天官

梁惠王問尉繚子曰：黃帝刑德，可以百勝，有之乎？尉繚子對曰：刑以伐之，德以守之，非所謂天官時日陰陽向背也。黃帝者，人事而已矣。今有城東西攻不能取者，城高池深，兵器備具，財穀多積，豪士一謀者也。待鑿楚而因之，情可畢矣。咨人之旨，均人之務。東人之指，而訊囚之情，雖國士有不勝其酷而自誣矣。今世諺云：千金不死，百金不刑。試聽臣之言，行臣之術，雖有堯舜之智，不能關一言；雖有萬金，不能用一銖。今夫決獄，小圄不下十數，中圄不下百數，大圄不下千數。十人聯百人之事，百人聯千人之事，千人聯萬人之事。所聯之者，親戚兄弟也，其次婚姻也，其次知識故人也。是農無不離田業，賈無不離肆宅，士大夫無不離官府。如此關聯良民，皆囚之情也。兵法曰：十萬之師出日費千金。今良民十萬而聯於囹圄，上不能省，臣以為危也。

羅大經曰：民之衣務在于耕織，男耕女織，各盡其業，各衣食足，則衣服度不至奢侈成風矣。為淫巧奇技以相高，民始有飢寒之患，故曰：雕文刻鏤傷農事也，錦繡纂組害女工也。農事傷則飢之本，女工害則寒之原，飢寒並至，雖而不為暴亂者，未之有也。

治本

凡治人者何？曰：非五穀無以充腹，非絲麻無以蓋形。故充腹有粒，蓋形有縷。夫在耘耨，妻在機杼，民無二事，則有儲蓄。男無雕文刻鏤之事，女無繡飾纂組之作。木器液，金器腥，聖人飲於土，食於土，故埏埴以為器，天下無費。今也金木之性不寒，而衣繡飾；馬牛之性，食草飲水，而給菽粟。是治失其本，而宜設之制也。春夏夫出於南畝，秋冬女練於布帛，則民不困。今短褐不蔽形，糟糠不充腹，失其治也。古者土無肥墝，人若城下池淺守弱，則取之矣。由是觀之，天官時日不若人事也。按天官曰：背水陳為絕向阪陳為廢軍。武王伐紂，背濟水向山阪而陳，以二萬二千五百人擊紂之億萬而滅商，豈紂不得天官之陳哉？楚將公子心與齊人戰，時有彗星出，柄在齊。柄所在勝，不可以擊。公子心曰：彗星何知？以彗鬪者，固倒而勝焉。明日與齊戰，大破之。黃帝曰：先神先鬼，先稽我智，謂之天官，人事而已。

袁了凡曰：武王伐紂，兵寡，兵不戰足以勝人，蓋係於陣之合天官與否也

王維楨曰：末把黃帝來收結回護有力

新鍥翰林三狀元會選二十九子品彙釋評十二卷

從吾 焦竑 校正

青陽 翁正春 參閱

蘭嵎 朱之蕃 圈點

洪興祖曰：古人引離騷未有言經者，蓋後世之士祖述其詞，尊之為經耳，非屈原意也。

王守仁云：離騷有薦之言，其於詩文自是竹之逸，草木魚之類數別為一類，不可假借，余取其間但深至者，其思沉者則於詩文無所不為耳。

弇州：人以為文令人多四循，且日玩兩交之，沈吟歔欷，又三復之，涕淚俱下，情事欲絕。

屈子

離騷經 凡二千四百二十四字

離騷經者，屈原之所作也。屈原與楚同姓，仕於懷王，為三閭大夫。三閭之職，掌王族三姓，曰昭、屈、景。屈原序其譜屬，率其賢良，以厲國士。入則與王圖議政事，決定嫌疑；出則監察群下，應對諸侯。謀行職修，王甚珍之。同列大夫上官靳尚妒害其能，共譖毀之，王乃疏屈原。屈原執履忠貞而被讒衺，憂心煩亂，不知所愬，乃作離騷經。離，別也；騷，愁也；經，徑也。言已放逐離別，中心愁思，猶陳直徑以風諫君也。故上述唐虞三后之制，下序桀紂羿澆之敗，冀君覺悟，反於正道而還已也。是時秦昭王使張儀譎詐懷王，令絕齊交；又使誘楚，請與俱會武關，遂脅與俱歸，拘留不遣，卒客死於秦。其子襄王復用讒言，遷屈原於江南。屈原放在山野，復作九章，援天引聖，以自證明，終不見省，不忍以清白久居濁世，遂赴汨淵自沉而死。離騷之文，依詩取興，引類譬諭，故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靈脩美人以媲於君，宓妃佚女以譬賢臣，虬龍鸞鳳以託君子，飄風雲霓以為小

劉知幾曰：作者自敘，其流出於中古乎？屈平離騷經，其首章上陳氏族，下列祖考，先述厥生，次顯名字，自敘發跡，實基於此。降及司馬相如，始以自敘為傳。

[illegible]

鍾惺曰：叟歌曰[illegible]

洪興祖曰：名平字原，正則靈均，各釋其義[illegible]

洪興祖曰：屈原名平字原，平者正之則也，原者地之善而均平者也。[illegible]

洪興祖曰：屈原有以美人喻君者，[illegible]

人。其詞溫而雅，其義皎而朗。凡百君子，莫不慕其清高，嘉其文采，哀其不遇，而閔其志焉。

帝高陽之苗裔兮，高陽，顓頊有天下之號也。帝繫曰：顓頊娶於騰隍氏女而生老僮，是為楚先。屈原自道本與君共祖，俱出顓頊，胤末之子孫，是恩深而義厚也。朕皇考曰伯庸。皇，美也。父死稱考。屈原言我父伯庸，體有美德，以忠輔楚，世有令名，以及於己。攝提貞于孟陬兮，太歲在寅曰攝提格。孟，始也。貞，正也。于，於也。正月為陬。惟庚寅吾以降。寅，日也。皇覽揆余于初度兮，父伯庸觀我始生年時，度其日月，皆合天地之正中，故賜我以美善之名也。肇錫余以嘉名。言名余曰正則兮，正，平也。則，法也。言正平可法則者莫過於天，養物均調者莫神於地。高平曰原，故父伯庸名我為平以法天，字我為原以法地。言己上之能安君，下之能養民也。字余曰靈均。紛吾既有此內美兮，又重之以修能。言己之美氣，又重有絕遠之能，與眾異也。扈江離與辟芷兮，扈，被也。江離、芷，皆香草名也。紉秋蘭以為佩。紉，索也。蘭，香草也。佩，飾也。言己修身清潔，乃取江離辟芷以為衣，被服芬香，紉索秋蘭以為佩飾。汨余若將弗及兮，恐年歲之不吾與。言我念年命汨然流去，如不及，又恐年歲忽過而老耄也。朝搴阰之木蘭兮，阰，山名。搴，取也。夕攬洲之宿莽。水中可居者曰洲。草冬生不死者，楚人名曰宿莽。言己旦起陞山采木蘭，上事太陽，承天度；夕入洲澤采取宿莽，下奉太陰，順地數也。動以神祇自勅誨也。木蘭去皮不死，宿莽遇冬不枯，以喻讒人雖欲困己，己受天性，終不可變易也。日月忽其不淹兮，春與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遲暮。不撫壯而棄穢兮，何不改乎此度也。謂懷王也。年德盛壯之時，修明教，棄遠讒佞，無令害賢，改此惑誤之度，修先王之法也。乘騏驥以馳騁兮，來吾道夫先路。言己如得任賢智，則可成於治矣。願君任用賢臣，為君先行導至千里也。昔三后之純粹兮，固眾芳之所在。眾芳，群賢也。雜申椒與菌桂兮，

萬頃曰按校全書
何縱而功也然
此兮以出從其然我
子否孝為正孝言

其芳小重之乃香蘭薰也豈維紉夫蕙茝蕙茝皆香草也以喻賢者言禹湯文王雖有聖德猶雜用衆賢以致於治非獨索蕙茝任一人也彼堯舜之耿介兮既遵道而得路言堯舜所以能有光大之稱者以循用天地之道舉賢任能使得萬事之正何桀紂之昌披兮夫唯捷徑以窘步言桀紂愚惑違背天道施行惶遽衣不及帶欲涉邪徑急疾為治故身觸陷阱至於滅亡以法戒君也惟黨人之偷樂兮路幽昧以險隘言己念彼讒人相與朋黨嫉妒忠直苟且偷樂不知君道不明國將傾危以及其身也豈余身之憚殃兮恐皇輿之敗績忽奔走以先後兮及前王之踵武言己急欲奔走先後以輔翼君者冀及先王之德繼續其迹而廣其基業也荃不揆余之中情兮荃香草以諭君也反信讒而齌怒言懷王不察我忠信之情反信讒言而疾怒己也余固知謇謇之為患兮忍而不能舍也指九天以為正兮夫惟靈脩之故也靈脩謂懷王也言己將陳忠策內慮之心上指九天以告語神明使平正之

又見其怨誹而不亂夫
洪興祖曰此下有
曰黃昏以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
二句一本有
此二句王逸無注至下文羌內
恕己以量人始釋羌義疑此
後人所增耳
𤰞音畝
滋音茲

之唯用懷王之故也曰黃昏以為期兮羌中道而改路初既與余成言兮言懷王始信任己與我平議國政後用讒言中道悔恨隱匿其情而有他志也後悔遁而有他余既不難夫離別兮傷靈脩之數化化變也言我竭忠見過非難與君別離也傷念君信用讒言志數變易無常操也余既滋蘭之九畹兮又樹蕙之百畝言己雖見放流猶種蒔衆香脩行仁義勤身勉力朝暮不倦也畦留夷與揭車兮留夷揭車皆香草也雜杜衡與芳芷杜衡芳芷皆香草名也言己積累衆善以自潔飾復植留夷杜衡雜以芳芷芬香益暢德行彌盛也冀枝葉之峻茂兮願竢時乎吾將刈言己種植衆芳幸其枝葉茂長實核成熟願待天時吾將穫取收藏而饗其功以言君亦宜蓄養衆賢以時進用而待仰其治也雖萎絕其亦何傷兮哀衆芳之蕪穢言己所種衆芳草當刈未刈蚤有霜雪枝葉雖萎病絕落何能傷於我乎哀惜衆芳摧折枝葉蕪穢而不成也以言己脩行忠信冀君任用而遂斥棄則使衆賢志士失其所也衆皆競進以貪婪兮憑不厭乎求

洪興祖曰屈原
說于桑下以下其
下彭咸之遺則鉏
殷賢大夫也
彭咸以其言不聽
遂投水而死此注
君子非小之于
王逸不取也
鄧騫曰彭咸
之所倚
之所遺其知之
子之心

王世貞云此言
小人之嫉妒已
不能與之同朝
共事也

四
嫭音戶
茝音止

羌內恕己以量人兮各興心而嫉妒言在位之臣內以其志恕度他人謂皆貪婪也各生嫉妒之心忽馳騖以追逐兮非余心之所急言衆人所以馳騖惶遽者爭追逐權貴求財利也故非我心之所急務老冉冉其將至兮恐脩名之不立言人年命冉冉而行我之衰老將以來至恐脩名之不立之恐修行建德而功不成名不立也朝飲木蘭之墜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言己旦飲香木之墜露以正陽之津液暮食秋菊之落華吞正陰之精蘂動以香潔自潤澤也苟余情其信姱以練要兮長顑頷亦何傷言己飲食清潔誠欲使我形貌信而美好中心簡練而合於道要雖長顑頷飢而不飽亦無所傷病也擥木根以結茝兮貫薜荔之落蘂擥持也根本也言己施行常擥持根本又貫薜荔香草之實執持忠信不為華飾之行也矯菌桂以紉蕙兮索胡繩之纚纚胡繩香草也言己行雖據根本猶復矯直菌桂芬香之性紉索胡繩令之澤好以善自約束終無懈倦也謇吾法夫前脩兮非世俗之所服言我忠信謇謇者乃上法前世遠賢固非今時俗人之所服行也雖不周於今之人兮周合也願依彭咸之遺則言己所行忠信雖不合於今之世人願依彭咸遺則彭咸殷賢大夫也諫其君不聽自投水而死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言己雖有絕遠之智姱好之姿然為讒人所鞿羈而係累矣故朝諫謇於君夕暮而身廢棄也余雖好脩姱以鞿羈兮謇朝誶而夕替既替余以蕙纕兮又申之以攬茝言君所以廢棄己者以余帶佩衆香行以忠正之故也然猶復重引芳茝以自結束執志彌篤也亦余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怨靈脩之浩蕩兮終不察夫民心言己所以怨恨於懷王者以用心浩蕩驕敖放恣無有思慮終不察省萬民善惡之心故朱紫相亂國將傾危也衆女嫉余之蛾眉兮謠諑謂余以善淫言衆女嫉妒蛾眉美好之人譖而毀之謂之美而淫不可信也猶衆臣嫉妒忠正言已淫邪不可任用也固時俗之工巧兮偭規矩而改錯偭背也圓曰規

洪興祖曰：騷云知恭姱之妨節兮，何必揚不之姱前此不及班五於何借之以為不可物已窮之意大治咨論澤日抑心迎近者而以升何引

方曰矩。改，更也。錯，置也。言今世之士才知強巧，背去規矩，更造方圓，必不堅固，敗材木也。以言佞臣巧於言語，背違先聖之法，以意亂造，必亂政治，危君國也。背繩墨以追曲兮，競周容以為度。言人臣不修仁義之直，背忠直，隨從枉佞，苟合于世，以求容媚，以為常法，身必傾危而被刑戮也。忳鬱邑余侘傺兮，吾獨窮困乎此時也。言我所以忳忳而自念，中心鬱悒，悵然住立而失志者，以不能隨從世俗，屈求容媚，故獨為時人所窮困。寧溘死而流亡兮，余不忍為此態也。抑淫之能。鷙鳥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言忠正之士執分守節，前古固然，比干、伯夷是也。何方圜之能周兮，夫孰異道而相安。言忠佞不相為用。屈心而抑志兮，忍尤而攘詬。伏清白以死直兮，固前聖之所厚。悔相道之不察兮，延佇乎吾將反。延，長也。佇，立貌也。言自悔恨相視事君之道不明審，察若比干伏節死義，故長立而望，將欲還反，終己之志也。

夫差曰：言始能不從而輕犯……世忠不知回車反道而遠去以脩吾初服也

回朕車以復路兮，及行迷之未遠。同姓無相去之義，故屈原遵道行義，欲還歸之也。步余馬於蘭皋兮，馳椒丘且焉止息。土高四墮曰椒丘。言己欲還，則徐步我之馬於芳澤之中，以觀聽懷王之，馳高丘而止息，以須君命也。進不入以離尤兮，退將復修吾初服。言己誠欲遂進，竭其忠誠，君不肯納，恐重遇禍，故將去修吾初始清潔之服也。製芰荷以為衣兮，集芙蓉以為裳。言己進不見納，猶復製裁芰荷，集合芙蓉以為衣裳，被服愈潔，修善益明也。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高余冠之岌岌兮，長余佩之陸離。陸離，猶參差，眾貌也。言己懷德不用，復高我之冠，長我之佩，尊其威儀，整其服飾，以異于眾人之服。芳與澤其雜糅兮，唯昭質其猶未虧。言我外有芬芳之德，內有玉澤之質，二美雜會，在于己所，謂其道行則兼善天下也，不用則獨善其身也。忽反顧以遊目兮，將往觀乎四荒。言己欲進忠信以輔君，而不見省，故忽然反顧而去，將遂遊目反觀四遠之外，以求賢君也。佩繽紛其繁飾兮，芳菲菲其彌章。言己雖欲之四方荒遠，整飭儀容，佩玉繽紛而眾盛也，忠信勤勤而愈明，終不以遠故解其行。民生各有所樂兮，余獨

[illegible]孔敘云：言雖欲遠去而猶未能忘返，志斯世，復周遊四方，冀一遇賢君也。

朱熹曰：悔相道以下乃上文伏清白以死直之意而下文女須詈予也

洪興祖曰：觀女須之意，蓋欲原為寧武子之愚，不欲為史魚之直耳，非責其不能為上官靳尚也，而王逸謂女須以不與眾合不承君意，異矣。

箕子……

好脩以為常。雖體解吾猶未變兮，豈余心之可懲。女須之嬋媛兮，女須，屈原姊也。嬋媛，猶牽引也。申申其詈余。申申，重也。言女須見己施行不與眾合，以見流放，故來牽引數怒，重詈我也。曰：鮌婞直以亡身兮，曰，女須詞也。鮌，堯臣也。帝繫曰：顓頊後五世而生鮌。婞，狠也。終然殀乎羽之野。女須比屈原於鮌，不承君意，亦將遇害也。汝何博謇而好修兮，紛獨有此姱節。女須數諫屈原何為獨博采往古，好修謇謇，有此姱異之節，不與眾同而見憎惡於世也。薋菉葹以盈室兮，薋、菉、葹三者皆惡草，以喻讒佞盈滿於側者也。判獨離而不服。言己為讒佞之行滿於朝廷而獲富貴，汝獨服蘭蕙，守忠直，判然離別，不與眾同，故斥棄也。眾不可戶說兮，孰云察余之中情。世並舉而好朋兮，夫何煢獨而不予聽。世俗之人皆行佞偽，相與朋黨，忠直之士孤煢特獨，何肯聽用我言而納受之也。依前聖以節中兮，喟憑心而歷茲。言己所言皆依前聖之法，節其中和，喟然舒憤懣之心，歷數前世成敗之道，而為作此詞也。濟沅湘

陳深曰：以下舌……重華之詞也

敶古陳字

朱熹曰：此為羿浞之故，所言皆羿以後事也

唐順之云：太康……以後皆……自傷生不逢時，不遇賢君而信……悉君也

以南征兮，就重華而敶詞。重華，舜名也。帝繫曰：瞽叟生重華，是為帝舜，葬於九疑山，在于沅湘之南。言己依聖王法而行，不容於世，故欲渡沅湘之水，南行就舜敶詞，自說稽疑聖帝，冀聞要說以自開悟也。啟九辯與九歌兮，啟，禹子也。九辯、九歌，禹樂也。言禹平治水土以有天下，啟能承先志，纘敘其業，育養品類，故九州之物皆可辯數，九功之德皆有序次而可歌也。夏康娛以自縱，太康也。不顧難以圖後兮，五子用失乎家巷。言夏王太康不遵禹啟之樂，而更作淫聲，放縱情欲以娛樂，不顧患難，不謀後世，卒以失國，兄弟五人皆居于閭巷，失尊位也。羿淫遊以佚畋兮，又好射夫封狐。固亂流其鮮終兮，浞又貪夫厥家。浞，寒浞，羿相也。婦謂之家。言羿因夏衰亂，代之為政，娛樂田獵，不恤民事，信任寒浞，使為國相。浞行媚於內，施賂於外，樹之詐慝，而專其權勢。羿田將歸，使家臣逢蒙射而殺之，貪取其家以為妻也。澆身被服強圉兮，縱欲殺而不忍。強圉，多力也。縱，放也。言浞取羿妻而生澆，彊梁多力，縱放其情，不忍其慾，以殺夏后相。日康娛以自忘兮，厥首用夫顛隕。言澆既滅殺夏后相，安居無憂，日作淫樂，忘其過惡

王應麟曰周中興以後遂亡指王又子居以娛君之淫而猶曰世王益厲子以夏羿之兆亦為式之為義其甚不極謂之不明也太史公列傳曰王之不明豈足福哉此非屈子之意

阽音鹽

枘音芮

辛為相子少康所誅其頭顛隕而墜地夏桀之常違兮。乃遂焉而逢殃。后辛之菹醢兮。殷宗用之不長。言紂為無道殺比干醢梅伯武王伐黃鉞行天伐殷宗遂絕不得長久也湯禹儼而祇敬兮周論道而莫差舉賢才而授能兮。修繩墨而不頗皇天無私阿兮覽民德焉錯輔錯置也輔佐也言皇天神明無所私阿觀萬民之中有道德者因置以為君使賢能輔佐以成其志也故桀紂為無道傳與湯紂以淫亂傳與文王也夫維聖哲以茂行兮。苟得用此下土苟誠也下土謂天下也言天下之所立者獨有聖明之君茂盛德之行故得用此天下而為萬民之主也瞻前而顧後兮。相觀民之計極言前觀湯武之所以興顧視桀紂之所以亡足以觀察萬民忠佞之謀窮其真為也夫孰非義而可用兮。孰非善而可服阽余身而危死節兮覽余初其猶未悔不悔不量鑿而正枘兮固前脩以菹醢言工不量度其鑿而方正其枘則物不固而木破矣臣不度君賢愚竭其忠信則被罪過而身殆矣自前世脩名之人以獲菹醢龍逄梅伯是也

曾音增

戒巽祖曰之巳所以陳詞今重華者以吾得中正之道耿耿甚明故也又離騷云吾號江潭之汎濫兮將折衷乎重華舒中情之煩惑兮恐重華之不樂余與巴重華與沅江而致不出按閒而上也陳得川經涉山川役使百神望舒飛廉雷師豐隆言神靈為之驅役以見懷傷

曾歔欷余鬱邑兮哀朕時之不當言我累息而懼鬱邑而哀也自哀生不當舉賢之時而值菹醢之時攬茹蕙以掩涕兮霑余襟之浪浪跪敷衽以陳辭兮。耿吾既得此中正言己上睹禹湯文王修德以興下見羿澆桀紂行惡以亡中知龍逄比干執履忠直身以菹醢乃長跪而布衽俛首自念仰訴於天則中心曉明得此中正之道精合真人神與化游故設乘雲駕龍周歷天下以慰己情緩憂思也駟玉虬以乘鷖兮溘埃風余上征溘猶掩也埃塵也言我設在行遊將乘玉虬駕鳳車掩塵埃而上征去離世俗遠群小也朝發軔於蒼梧兮蒼梧舜之所葬也夕余至乎縣圃縣圃神山也言己朝發帝舜之居夕至縣圃之山受道聖王而登神明之山欲少留此靈瑣兮靈以喻君瑣門鏤也日忽忽其將暮言己誠欲少留於君之省閤以須政教日又忽忽去時將欲暮年歲且盡言己衰老也吾令羲和弭節兮羲和日御也望崦嵫而勿迫崦嵫日所入山也言我恐日暮年老道德不施欲令日御按節徐行望日所入山且勿附近冀及盛時遇賢路曼曼其

張鳳翼曰以上望舒飛廉雷師帝師但言神靈為之擁護耳初無善惡之分也惟注牽合以君鈕風雲霓為小人然則是何之言飄風自南至子之云左人之之望所望之衆小人非

之必

令平聲

嵫音咨

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言天地廣大其路曼曼遠而且長不可卒遍吾方上下左右以求索賢人與己合志也飲余馬於咸池兮咸池日浴處也總余轡乎扶桑總結也扶桑日所拂木也折若木以拂日兮若木在崑崙西極其華照下地拂擊也一云蔽也聊逍遙以相羊言己總結日轡恐不能過年時卒過故復轉之西極折取若木以拂擊日使之還去且相羊而遊以待君命也前望舒使先驅兮望舒月御也月體光明以喻臣清白也後飛廉使奔屬飛廉風伯也風為號令以喻君命言己使清白之臣如望舒先驅求賢使風伯奉君命於后以告百姓鸞皇為余先戒兮鸞俊鳥也皇雌鳳也以喻仁智之士也雷師告余以未具雷為諸侯以興于君言己使仁智之士如鸞皇先戒百官將往適道而雷師怠惰告我嚴裝未具吾令鳳鳥飛騰兮。繼之以日夜。飄風屯其相離兮。飄風為飄風無常之風以興邪惡之衆率雲霓而來御雲霓惡氣也以喻佞人御迎也言己使鳳鳥往求同志之士欲與共事君反見邪惡之人相與屯聚謀離比又遇佞人相率來迎欲使我變節以隨之也紛總總其離

閬音浪

緤音薛

劉次莊曰閬風君子言其處于溷濁時問之中而芬郁烈之不可掩故楚辭云

此復托言求神女虙妃

詒音怡

合兮。斑陸離其上下。言己遊觀天下但見俗人競為讒佞杳杳相聚作離作合上下之義斑然散亂而不可知也吾令帝閽開關兮倚閶闔而望予閶闔天門也言己求賢不得疾讒惡佞將上訴天帝使閽人開關又倚天門望而距我故使我不得入也時曖曖其將罷兮結幽蘭以延佇。言時闇昧無有明君周行罷極而不遇賢士故結芳草長立有還意世溷濁而不分兮好蔽美而嫉妒朝吾將濟於白水兮白水出崑崙之山飲之則不死登閬風而緤馬閬風山名也在崑崙之上言己見中國溷濁則欲渡白水登神山東繫馬而留止也白水潔淨閬風清明言己修清白之行不懈也忽反顧以流涕兮哀高丘之無女楚有高丘之山女以喻臣言己雖去意不能已猶復顧念楚國無有賢臣心為之悲而流涕也溘吾遊此春宮兮。折瓊枝以繼佩言己至於青帝之舍觀萬物始生皆出於仁義復折瓊枝以續佩守仁行義志彌固也及榮華之未落兮。相下女之可詒相視也詒遺也言己既修行仁義冀得同志願及年德盛時顏貌未老視天下賢人將持玉帛而聘

遺之與俱事君也　吾令豐隆乘雲兮豐隆雷師　求宓妃之所在宓妃神女以諭隱士也　我令雷師豐隆乘雲周行求隱士清潔若宓妃者欲與并心力也　解佩纕佩帶也　以結言兮　吾令蹇脩以為理蹇脩伏羲氏之臣也理分吾述禮意也言己既見宓妃則解我佩帶之玉結言語使古賢蹇脩而為謀理也伏羲時敦朴故使其臣也　紛緫緫其離合兮　忽緯繣其難遷緯繣乖戾遷徙也　言蹇脩既持其佩帶通言語人復相聚也或令其意一合一離遂以乖戾而見距絕言所居深僻難遷徙也　夕歸次於窮石兮　朝濯髮乎洧盤言宓妃體好清潔暮即歸舍窮石之室朝沐洧盤之水遁世隱居而不肯仕也　保厥美以驕傲兮　日康娛以淫遊言宓妃用志高遠保守美德驕傲侮慢日自娛樂以遊戲無有事君之意也　雖信美而無禮兮　來違棄而改求言宓妃雖信有美德驕傲無禮不可與共事君來復相棄而更求賢良也　覽相觀於四極兮　周流乎天余乃下言我乃復往觀視四極周流求賢然後乃來下也　望瑤臺之偃蹇兮　見有娀之佚女有娀國名佚美也謂帝嚳之妃契母簡狄也配聖帝生賢子以諭貞賢也言己望見瑤臺高峻睹有娀氏美女思得與共事君也　吾令鴆為媒兮　鴆告余以不好　雄鳩之鳴逝兮　余猶惡其佻巧　心猶豫而狐疑兮　欲自適而不可言己令鴆為媒其心讒賊以善為惡又使雄鳩銜命而往其多言無實故中心狐疑猶豫意欲自往禮又不可女當須媒士必待介也　鳳皇既受詒兮　恐高辛之先我高辛帝嚳有天下號也帝嚳次妃有娀氏之女生契言己既得賢智之士若鳳皇受禮遺將行恐帝嚳已先我得簡狄也　欲遠集而無所止兮　聊浮遊以逍遙　及少康之未家兮　留有虞之二姚少康夏后相之子也有虞國名姚姓舜後也昔寒浞使澆殺夏后相少康逃奔有虞虞因妻以二女而邑於綸有田一成有衆一旅能布其德以收夏衆遂誅滅澆復禹之舊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言己欲求賢人宓妃則不肯見求簡狄又後高辛幸若少康留二姚以成功業又不歎遂之遠也　理弱而媒拙兮　恐導言之不固言己欲效少康留而不去又恐媒人弱鈍故遭言于君不能堅固復使回移也

世溷濁而嫉賢兮　好蔽善而稱惡　閨中既邃遠兮　哲王又不寤言閨宮殿之中其間深遠忠言難通指語不達自明智之王不能覺悟善惡之情　懷朕情而不發兮　余焉能忍與此終古言我懷忠信之情不得發用安能久與此闇亂之君終古而居乎意欲復而去也　索藑茅以筳篿兮　命靈氛為余占之靈氛古明占吉凶者也言己欲去則無所集欲止又不見用憂懣不知所從乃取神草竹筳結而折之以卜吉凶使明知靈氛占其吉凶也　曰兩美其必合兮　孰信修而慕之言以忠臣而事明君兩美必合楚國誰能信明善惡修行忠直欲相慕及者乎己宜以時去也　思九州之博大兮　豈唯是其有女言我思念天下博大豈獨楚國有君臣而可止乎　曰勉遠逝而無狐疑兮　孰求美而釋女　何所獨無芳草兮　爾何懷乎故宇言何所獨無賢芳之君何必思故居而不去也此皆靈氛之詞也　世幽昧以眩曜兮　孰云察余之善惡言當世之人居皆闇昧惑亂不知善惡誰當察我之善精而用己乎是難去之意也　民好惡其不同兮　惟此黨人其獨異言天下萬民所好惡其性不同此楚國尤獨異也　戶服艾以盈要兮　謂幽蘭其不可佩言楚國戶內滿其要帶以為芬芳反謂幽蘭臭惡為不可佩也以言君親愛佞讒憎遠忠直賢良而不肯近之也　覽察草木其猶未得兮　豈珵美之能當珵美玉也言時人無能知臧否觀衆草尚不能別其香臭豈當知玉之美惡乎　蘇糞壤以充幃兮　謂申椒其不芳言近小人而遠君子者也　欲從靈氛之吉占兮　心猶豫而狐疑　巫咸將夕降兮　懷椒糈而要之椒香物所以降神糈精米所以享神言巫咸將夕從天上來下願懷椒糈要之使筮者占茲吉之事也　百神翳其備降兮　九疑繽其並迎言巫咸得己椒糈則將百神蔽日來下九疑之神紛然並迎我知己之志也　皇剡剡其揚靈兮　告余以吉故皇皇天也剡剡光貌告我當去就吉善也　曰勉陞降以上下兮　求榘矱之所同言當自勉強上求明君下索賢臣與己合法度者因與同志共為治也　湯禹嚴而求合兮

咎古皐字 繇音陶 調叶音同 媒音枚

鵜音題 鴂音決

薆音愛

此下皆倚易自況

洪興祖曰上謂以蕭蘭不可佩以蕭蘭之別于文也謂申椒其不芳以申椒之

摯咎繇而能調 言湯禹至聖猶敬承天道求其匹合得伊尹咎繇乃能調和陰陽而安天下也 苟中情其好修兮又何必用夫行媒 言誠能中心常好善則精感神明賢君自舉用之不必須左右薦達也

說操築於傅巖兮武丁用而不疑 呂望之鼓刀兮遭周文而得舉 甯戚之謳歌兮齊桓聞以該輔 及年歲之未晏兮時亦猶其未央 言己所以汲汲欲輔佐君者冀及年未晏晚以成德化也然年時亦尚未盡冀若之賢之遭遇也 恐鵜鴂之先鳴兮使夫百草為之不芳 以諭讒言先至使忠直之士蒙罪過也 何瓊佩之偃蹇兮衆薆然而蔽之 言我佩瓊玉懷美德偃蹇而盛衆人薆然而蔽之傷不得施用也 惟此黨人之不諒兮恐嫉妒而折之 時繽紛以變易兮又何可以淹留 蘭芷變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為茅 言君子更為小人忠信更為佞偽也 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為此蕭艾也 言往日明智之士今皆佯愚狂惑不顧已矣 豈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 言士民所以變曲者以其上不好用忠信之人害其善志之故也 余以蘭為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 言我以司馬子蘭懷王之弟應薦賢達能可怙而進不意內無誠信之實但有長大之貌浮華而已 委厥美以從俗兮苟得列乎衆芳 言子蘭棄其美質正直之性隨俗諂佞苟欲列于大賢之位無進賢之心也 椒專佞以慢慆兮樧又欲充夫佩幃 言子椒為楚大夫處蘭芷之位而行淫慢佞諛之志又欲援引面從不賢之類使居親近無有憂國之心責之也 既干進而務入兮又何芳之能祗 言子蘭子椒苟欲自進求入於君身得爵祿而已復何能敬愛賢人而舉用之也 固時俗之從流兮又孰能無變化 言時世俗人隨從上化若水之流二子復以諂諛之行衆人誰有不變節而從之者乎 覽椒蘭其若茲兮又況揭車與江離 言觀子蘭變志若此況朝廷衆臣而不為佞媚以容其身也 惟茲佩之可貴兮委厥美而歷茲 言己內行忠正外佩衆香此誠可貴重不意所君棄其至美而逢此咎也 芳菲菲而難和調度以自

娛兮聊浮遊而求女 言我願不見用猶和調己之行度執守忠貞以自娛樂且徐浮遊以求同志也 及余飾之方壯兮周流觀乎上下 言我願及年德方壯之時周流四方觀君臣之賢欲往就之也 靈氛既告余以吉占兮歷吉日乎吾將行 折瓊枝以為羞兮精瓊爢以為粻 言我將行折取瓊枝以為脯腊精鑿玉屑以為糧食飲食香潔冀以延年壽也 為余駕飛龍兮雜瑤象以為車 言我駕飛龍乘明智之獸象玉之車文章雜錯以言己德似龍玉而世莫之識也 何離心之可同兮吾將遠逝以自疏 言賢愚異心何可合同 邅吾道夫崑崙兮路修遠以周流 言己設去楚國遠行乃轉至崑崙神明之山其路長遠周流天下以求其同志也 揚雲霓之晻藹兮鳴玉鸞之啾啾 言己從崑崙將遂陞天披雲霓之蔽群鳴玉鸞之啾啾而有節度 朝發軔於天津兮夕余至乎西極 言己朝發天之東津萬物所生夕至地之西極萬物所成動順陰陽之道且亟疾也 鳳皇翼其承旂兮高翱翔之翼翼 言己動順天道則鳳皇來隨我車敬承旂旗高飛翱翔翼翼而和嘉忠正懷有德也 忽吾行此流沙兮遵赤水而容與 言我乃遊戲行忽然過此流沙遂循赤水而遊戲行雖遠方動以潔清自洒飾也 麾蛟龍以梁津兮詔西皇使涉予 言我乃麾蛟龍以橋西海使少皞來渡我動與神獸聖帝相接言能渡萬民之厄也 路修遠以多艱兮騰衆車使徑待 崑崙之路險阻艱難非人所能由故令衆車先過使從邪徑以相待也以言己所行高眇衆莫能及也 路不周以左轉兮指西海以為期 不周山名言己使語衆車我所行之道當過不周者道不合於世也左轉者言君行左乖不與己之同志也 屯余車其千乘兮齊玉軑而並馳 言乃屯陳我車前後千乘皆有玉軑以玉為車轄並馳左右言從己者衆皆有玉德宜輔千君也 駕八龍之蜿蜿兮載雲旗之委蛇 言己乘八龍神智之獸其狀蜿蜿又載雲旗委委而長也駕八龍者言己德如龍可制御八方也載雲旗者言己德如雲雨能潤施於萬物也 抑志而弭節兮神高馳之邈邈 言己雖乘雲龍猶自抑案弭節徐行高抗志行邈邈而遠莫能及 奏九歌而

王臣指外京也高此行而終無詣可而之下而李文子度已心仁之至而義之書也

楚辭章

洪興祖曰離騷有亂有重亂者總理一賦之終重者情志未申更作賦也

而舞韶兮。九歌禹樂也九韶舜樂也聊假日以婾樂。言已德高智明宜輔焉以致太平奏九德之歌九韶之舞而不過其時故日遊戲婾樂而已也陟陞皇之赫戲兮忽臨睨夫舊鄉。舊鄉楚國也言已雖涉崑崙過不周山渡西海舞九韶陞大庭據光曜不足以解憂猶復顧視楚國愁且悲也僕夫悲余馬懷兮僕御也懷思也蜷局顧而不行。蜷局詰屈不行貌屈原設去世離俗周天下意不忘舊鄉忽望見楚國僕御悲感我馬思歸蜷局詰屈而不肯行此終志不去以詞自見以義自明也亂曰。亂理也所以發理詞指總撮其要也屈原舒詞憤懣極意陳詞或去或留文采紛華然後總括一言以明所趣之意也已矣哉國無人莫我知兮。已矣哉絕望之詞也無人謂無賢人也易曰窺其戶闃其無人屈原言已矣我獨懷德不見用者以楚國無有賢人知我忠信之故自傷之詞又何懷乎故都。言衆人無有知已已復何為思故鄉念楚國也既莫足與為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言時世之君無道不足與共行美德施善政者故我將自沈汨淵從彭咸而居處也

朱熹曰漁父蓋亦當時隱遁之士或曰亦原之設詞耳

黃方曰此與孔子和而不同之言何異

何孟春曰昔者紂為長夜之飲七日七夜失日厭糟不知甲子問於左右莫知使問箕子箕子謂其私人曰為天下主而一國皆失日天下危矣一國不知而我知之我其危矣亦辭以醉箕子非夫漁父所謂聖人者歟此箕子所謂俳佯者歟

漁父

屈原既放遊於江潭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大夫與。何故至於斯。屈原曰。舉世皆濁衆貪鄙也我獨清。已忠良也衆人皆醉我獨醒。廉自守也是以見放。棄草野也漁父曰。聖人不凝滯於物。不困辱其身也而能與世推移。隨俗方圓世人皆濁。何不淈其泥。同其風也而揚其波。與沉浮也衆人皆醉。何不餔其糟。從其俗也而歠其醨。食其祿也何故深思高舉。自令放為。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拂塵坌也新浴者必振衣。去塵穢也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蒙垢塵也寧赴湘流。自沉淵也葬于江魚之腹中。又安能以浩浩之白。而蒙世俗之塵埃乎。漁父莞爾而笑。鼓枻而去。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喻世昭明可以濯吾纓。沐浴升朝廷也滄浪之水濁兮。喻世昏闇可以濯吾足。宜隱遁也遂去不復與言。合道真也

朱曰此篇全用賦體無他寄託其言明切最為易曉而其言作忠造怨遭讒畏罪之意曲盡彼此之情狀為君臣者皆不可以不察

此音於 悠許紀反

惜誦

惜誦此章言己忠信事君可質於明神而為讒邪所蔽進退不可惟博采眾善自處而已

惜誦以致愍兮惜貪也言己貪忠信之道可以安君論之於心誦之於口至於身以疲病而不忘發憤以抒情抒渫也言己身雖疲病猶發憤懣作此辭賦陳列其利害渫己情思以風諫君也所作忠而言之兮指蒼天以為正令五帝以折中兮五帝謂五方神也言己復命五方之帝分明言是與非也戒六神與嚮服六神謂六宗之神也言願令六宗之神對聽己言事可行與否也俾山川以備御兮俾使也御作也命咎繇使聽直咎繇聖人也言己願復令山川之神備列而處使御知己志又使聖人咎繇聽我之言忠直與否也天神照照人心違人情故恐天動以聖神自證明也竭忠誠以事君兮反離羣而贅肬忘儇媚以背眾兮待明君其知之言與行其可迹兮情與貌其不變言己吐口陳辭言與行合誠可循迹情貌相副內外若一終不變易也故相臣莫若君兮所以證之而不遠言君相臣動作應對察言觀行則知其善惡所證驗之迹近取諸身而不遠也吾誼先君而後身兮羌眾人之所仇言在位之人身營私為家己獨先君後身其義相反故為眾人所仇也專惟君而無他兮又眾兆之所讎言己專心思欲竭忠情以安于君無有他志不與眾同趣為所怨讎欲殺己也壹心而不豫兮羌不可保專壹忠信以事君雖為眾人所惡志不猶豫顧君心不可保知易傾移也疾親君而無他兮有招禍之道思君其莫我忠兮忽忘身之賤貧言己憂國念君忽忘身之賤貧猶願自竭事君而不貳兮迷不知寵之門言己事君竭盡信誠無有二心而不見用意中迷惑不知得寵遇之門戶當何由之也忠何罪以遇罰兮亦非余心之所志行不羣以巔越兮又眾兆之所咍言己行度不合於俗身以顛隕又為人之所笑也紛逢尤以離謗兮謇不可釋言己遇亂君而被罪過終不可復解釋而說也情沈抑而不達兮又蔽而莫之白心鬱邑余侘傺兮侘傺住也楚人謂失志悵然又莫察余之中情固煩言不可結而詒兮願陳志而無路言己積思累日其言煩多不可結續以遺於君欲見君陳己志無道路也退靜默而莫余知兮進號呼又莫吾聞申侘傺之煩惑兮言眾人無知己重侘傺悵然失意之情思念君惑亂故中悶瞀之忳忳憂心煩悶忳忳然無所舒也昔余夢登天兮魂中道而無杭吾使厲神占之兮曰有志極而無旁言厲神為屈原占之曰人夢登天無以渡猶欲事君而無其路也但有勞極心志終無輔佐終危獨以離異兮言己行忠直身終危殆與眾人異之故也曰君可思而不可恃故眾口其鑠金兮初若是而逢殆懲於羹者而吹齏兮何不變此志也懲羹熱恐而吹之易敗後也欲釋階而登天兮人欲上天而釋其階知其無由登也以言我事君而釋忠信亦知終無以自通也猶有曩之態也言欲使己變節而從佞諂者欲釋階登天之態也言己所不能履行眾駭遽以離心兮又何以為此伴也言見眾人易移意中驚駭遽離己心獨行忠直身無伴侶特立於世也同極而異路兮言眾人同欲極志事君願忠佞之行異道殊趣也又何以為此援也晉申生之孝子兮父信讒而不好行婞直而不豫兮鮌功用而不就鮌堯臣也言鮌行婞很勁直自恣用不知厭足故殛之羽山治水功用不成也屈原發行忠直終不回曲猶鯀婞很終遭罪罰也吾聞作忠以造怨兮忽謂之過言九折臂而成醫兮吾今而知其信然言人九折臂更歷方藥則成良醫乃自知其疾吾被放棄乃信知讒佞為忠直之害也矰弋機而在上兮罻羅張而在下上有矰繳飛射之機下有張施之網飛鳥走獸動而遇害諭君法繁多復百姓動觸刑罪也設張辟以娛君兮願側身而無所言君法繁多復設張峻法以娛樂君欲側身竄首無所藏匿也欲儃佪以干傺兮恐重患而離尤言己意欲低佪留待於君悵然立住其善意恐終不用恐重得患禍遭罪過也欲高飛而遠集兮君罔謂汝何之欲橫奔而失路兮堅志而不忍言己意欲變節易操橫行失道而從佞偽心堅於石不忍為也

隥音登

釋音逸 忳音屯

洪興祖曰申生之孝子不免於父于以戕賊積用勿成殛于羽山既不能以自比者申生之用心蓋矣而不見知于君父其事有相似者鮌以婞直亡身知剛而不知義亦孫子之所戒也

婞音倖

揚曰上則繒弋下則張網歎中則重患歎高遠則恐君而可數期何遠而可哉

矰音增 辟音闢

胖音畔

背膴胖合以交痛兮，心鬱結而紆軫。言不忍變心易行，則憂思鬱結，胸背分裂，心中交引而隱痛也。擣木蘭以矯蕙兮，糳申椒以爲糧。已雖被放逐，而猶居山澤，修重香草，蘭蕙和糅精也，衆芳爲糧食，飲有節，修善不倦也。播江離與滋菊兮，願春日以爲糗芳。言己亦種江離，蒔香菊，采之爲糧，以供春日之食也。恐情質之不信兮，故重著以自明。言我修善不懈，恐君不深照己之情，故復重深陳飲食，絜以自著明也。矯茲媚以私處兮，願曾思而遠身。言己舉此衆善，可以事君，則願私居遠處，惟重思而察之也。

洪興祖曰此章涉江湘衆郢渚入平辭衆書溆之中而不敢自于人也

璐音路

朱熹曰此章多以余吾並稱評其文意余平而吾係也

張之象曰屈原楚而曰哀南夷之莫吾知是以楚俗為夷也陰邪之類皆害君子甚于夷矣

張之象曰長句中間以短句

榜音謗

溆音序

儃音蟬

霰音線

涉江 此章言己佩服殊異，抗志高遠，國無人知之者，徘徊江之上，歎小人在位，君子遇害也。

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言己少好奇偉之服，履忠直之行，至老不懈。帶長鋏之陸離兮，冠切雲之崔嵬。言己內修忠信之志，外帶長利之劍，戴崔嵬之冠，其高切青雲也。被明月兮珮寶璐。在背曰被。寶璐，美玉。言背被明月之珠，腰佩美玉，佩寶衆俗行，度清白也。世溷濁而莫余知兮，吾方高馳而不顧。駕青虬兮驂白螭，虬螭，神獸，宜於駕乘，以喻賢人。清白宜可信任也。吾與重華遊兮瑤之圃。重華，舜名。瑤，玉也。圃，園也。言己想侍虞舜遊玉園，猶言遇聖帝升清朝也。登崑崙兮食玉英，猶言坐明堂受爵位。與天地兮同壽，與日月兮同光。哀南夷之莫吾知兮，屈原怨毒楚俗疾害忠貞，乃曰哀哉南夷無知我賢也。旦余濟乎江湘。言己放去以明旦之時，始去遂渡江湘之水。言明旦者，紀時明，刺君不明。乘鄂渚而反顧兮，欸秋冬之緒風。言登鄂渚高岸，遙望楚國，嚮秋冬北風，愁而長歎，心中憂思也。步余馬兮山皋，邸余車兮方林。言我馬強壯，行於山皋，無所驅馳；我車堅牢，舍於方林，無所載任也。以言己才德方壯，誠可任用，舍於草野，亦無所施也。乘舲船余上沅兮，齊吳榜以擊汰。舲船，船有牕牖者。言己始去，乘舲船而上沅水，相之水士卒齊舉大櫂而擊水波，自傷去朝堂之上而入湖海之中也。船容與而不進兮，淹回水而凝滯。言士衆雖同力引櫂，船猶不進，隨水回流，使己疑惑有還意也。朝發枉陼兮，夕宿辰陽。言己乃從枉陼宿辰陽，自傷去國益遠。苟余心之端直兮，雖僻遠之何傷。入溆浦余儃佪兮，迷不知吾之所如。言己思念楚國，雖循江水，涯岸猶迷惑，不知所之也。深林杳以冥冥兮，乃猨狖之所居。非賢士之道徑。山峻高以蔽日兮，下幽晦以多雨。言山峻高以障日月者，謂君暗也；下幽晦以多雨者，群下專擅施恩也。霰雪紛其無垠兮，雲霏霏而承宇。霰雪紛紛其無垠者，殘賊之政害賢人也。雲霏霏而承宇者，佞人並進而滿盈朝廷也。哀吾生之無樂兮，幽獨處乎山中。吾不能變心而從俗兮，固將愁苦而

接輿髡首兮，桑扈臝行。楚狂接輿也。髡，剔也。首，頭也。自刑身体，避世佯狂也。桑扈，隱士也。去衣裸裎，効夷狄也。言屈原自傷不容于世，引此隱者以自慰也。忠不用兮，賢不必以。伍子逢殃兮，諫令伐越，夫差不聽，遂賜劍以自殺，後越竟滅吴，故言逢殃。比干菹醢。與前世而皆然兮，吾又何怨乎今之人。余將董道而不豫兮，言已緇見先賢執忠被害，猶正身直行不猶豫狐疑也。固將重昏而終身。昏，亂也。言已不逢明君，思慮交錯，以將重亂以終年命也。亂曰：鸞鳥鳳皇，日以遠兮。鸞鳳，俊鳥也，有聖德，君則來，無德則去，以興賢臣難進易退也。燕雀烏鵲，巢堂壇兮。燕雀烏鵲，多口妄鳴，以喻讒佞。言楚王愚闇，不親仁賢而近讒佞也。露申辛夷，死林薄兮。言重積辛夷，露而暴之，使死林薄之中，猶言取賢明君子棄之山野，使之顛墜也。腥臊並御，芳不得薄兮。腥臊，臭也。御，用也。薄，附也。言不識味者並甘臭惡，不知人者信任讒佞，故忠信之士不得附近而放也。陰陽易位，時不當兮。言楚王惑蔽，權臣將代君與之易位。自傷不遇明時而當闇世。懷信侘傺，忽乎吾將行兮。立忠恩居道，將遂遠行[illegible]

固

哀郢此章言已雖被放，心在楚國，徘徊而不忍去，蔽于讒諂，思見君而不得，故太史公讀哀郢而悲其志也。

皇天之不純命兮，何百姓之震愆。言皇天不純一其德，則萬民震動[illegible]大傷人君不純，百姓震動[illegible]民離散而相失兮，方仲春而東遷。言懷王不明，信用讒言，故逐己，正以仲春陰陽會[illegible]非徒我東行，與室家相失也。去故鄉而就遠兮，遵江夏以流亡。出國門而軫懷兮，甲之鼂吾以行。鼂，旦也。言已始出郢門，心痛而思，始去以甲日之旦而行，紀時日清明者，刺君不[illegible]發郢都而去閭兮，怊荒忽之焉極。言已始發郢都，去我閭里，愁思荒忽，安有窮極。楫齊揚以容與兮，哀見君而不再得。言已去乘船，士卒齊舉楫[illegible]容與[illegible]望長楸而太息兮，楸音秋。言已自傷被放去，而不忘君也。涕淫淫其若霰。顧望楚都，見其大道長樹，悲而太息，涕下淫淫如雨霰也。過夏首而西浮兮，夏首，夏水口也。船流為浮也。顧龍門而不見。龍門，楚東門也。心嬋媛而傷懷兮，嬋媛猶牽引也。眇不知其所蹠。眇，遠也。蹠，踐也。遠視眇然，足不知所當踐也。順風波以從流兮，焉洋洋而為客。洋洋，無所歸也。言己憂不知所踐，則聽船順風，遂洋洋遠客而無所歸也。凌陽侯之氾濫兮，陽侯，大波之神。忽翱翔之焉薄。言已遂復乘大波而遊，忽然無所止薄也。心絓結而不解兮，思蹇產而不釋。蹇產，詰屈也。言已乘船蹈波，愁而恐懼，則心肝懸結，思念詰屈，而不可解釋也。將運舟而下浮兮，上洞庭而下江。去終古之所居兮，遠離其宅舍也。今逍遙而來東。羌靈魂之欲歸兮，精神夢遊，還故居也。何須臾而忘反。背夏浦而西思兮，背，去也。念郢都也。哀故都之日遠。登大墳以遠望兮，水中高者為墳。想見君居闕與廟朝也。聊以舒吾憂心。哀州土之平樂兮，悲江介之遺風。意欲[illegible]閭道安[illegible]當陵陽之焉至兮，淼南渡之焉如。淼，望也，無所適也。曾不知夏之為丘兮，懷王信用讒佞，國將危亡，宮殿當為丘墟也。孰兩東門之可蕪。言郢城兩東門，非先王所作耶，何可使道蕪而[illegible]

汋音綽 諶音忱

朱熹曰此章形容邪佞之行最為精切則知佞人之所以為又信此語與孔經之行言實相終別也

洪興祖曰説云狐死正丘首仁也原予之言狐死必首丘以非其罪而自安其亦仁人之用心歟

無蹊心不怡之長久兮，憂與愁其相接。惟郢路之遼遠兮，江與夏之不可涉。忽若去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復。放且九歲，君不賁也。慘鬱鬱而不開兮，蹇侘傺而含慼。悵然住立，內結毒也。外承歡之汋約兮，諶荏弱而難持。言佞人承君歡顏，好其詞言，令汋約然，小人誠難扶持之也。忠湛湛而願進兮，妒被離而鄣之。言己心性直身而欲願進，讒人妒害加被離析，彰而蔽之。堯舜之抗行兮，瞭杳杳而薄天。衆讒人之嫉妒兮，被以不慈之偽名。憎慍惀之修美兮，惡也。好夫人之忼慨。衆踥蹀而日進兮，美超遠而逾邁。此皆詳於九辯之中。亂曰：曼余目以流觀兮，冀壹反之何時。鳥飛反故鄉兮，狐死必首丘。念舊居也。信非吾罪而棄逐兮，我以忠信而被過也。何日夜而忘之。晝夜念君不遠離也。

王守仁曰此下諸篇用字用句先後多不能辨

王逸曰……也非子虛憍而……言……以……作怒也

抽思

心鬱鬱之憂思兮，獨永歎乎增傷。思蹇產之不釋兮，以中詰屈如連環也。曼遭夜之方長。憂不能寐，時難曉也。悲秋風之動容兮，言風起而草木之類搖動，君令下而百姓之化行也。何回極之浮浮。懷王為回邪之政，不合道也，則其化流行，群下皆化也。數惟蓀之多怒兮，蓀，香草也，以喻君。傷余心之慢慢。慢慢，痛貌也。言惟思君行無數其過，又多忿怒，無辜受罰，故我心慢慢而傷也。願搖起而橫奔兮，言己見君妄怒，無辜受罰，則欲搖動而行去。覽民尤以自鎮。尤，過也；鎮，止也。言己覽觀衆民多無過惡，而被刑非獨己身，故自鎮止而慰己也。結微情以陳詞兮，矯以遺夫美人。美人，謂懷王。昔君與我誠言兮，曰黃昏以為期。羌中道而回畔兮，信用讒人，更狐疑也。反既有此他志。憍吾以其美好兮，陳列好色以示我也。覽余以其修姱。握持寶玩以侮余也。與余言而不信兮，蓋為余而造怒。責其非職，語橫暴也。願承閒而自察兮，自解說也。心震悼而不敢。悲夷猶而冀進兮，猶豫，意欲進也。心怛傷之憺憺。肝膽破裂，血凝滯也。茲歷情以陳辭兮，蓀詳聾而不聞。君耳不聽，若風過也。固切人之不媚兮，衆果以我為患。承迎群佞，具增惡也。初吾所陳之耿著兮，論說政治，道明白也。豈至今其庸亡。文辭尚在，可求索也。何毒藥之謇謇兮，忠信不美，如毒藥也。願蓀美之可完。想君德化可興復也。望三五以為像兮，三王五伯，可修法也。指彭咸以為儀。彭咸貫清白，我式之也。夫何極而不至兮，盡心修業，獲官爵也。故遠聞而難虧。功名休清，長不滅也。善不由外來兮，名不可以虛作。孰無施而有報兮，以言上不慈施，則下不竭其力。孰不實而有穫。空穗滿田，無所得也。君不發誠信，則臣下偽惑也。少歌曰：小吟謳謠，以樂志也。與美人抽怨兮，為君陳道，援恨意也。并日夜而無正。君性不端，晝夜謬也。憍吾以其美好兮，示我身也。

表宗道曰切人不媚之……切之人不能飲媚君識未然而衆已病之……已也

朱熹曰書不由外來四語明白親切雖可聖者言不過如此可但以詞賦道之

洪興祖曰此章言少歌有倡有……之以……之不足……故……而……

原缺第二十三葉

洪興祖曰此章言已雖放逐不以困易其行小人蔽賢群起而攻之舉世之人無知我者思古人而不得見伏節死義而已太史公曰乃作懷沙之賦遂自投汨羅以死原所以死見于此章故太史公獨載之

柳與撫同

方，圜語

鬱結紆軫長於心離慜遂不在此声而

從其詞旨為

寤文序者像前若也詩云矇瞍奏工矇明也言持立異之文居於幽冥之處則矇瞍以為不明也

睇音弟　笯音奴　鶩音木

姚曰德高者不合于衆行異者不合於俗故為犬之所吠衆人之所訕也

懷沙

陶陶孟夏兮，草木莽莽。言孟夏四月純陽用事，草木之類莫不莽莽。傷懷永哀兮，汩徂南土。言已見草木盛長，已獨汩然放流，往居江南之上，僻遠之處，故心傷而長悲思也。眴兮杳杳，孔靜幽默。言江南澤深，視之冥冥，野甚清淨，默無人聲。鬱結紆軫兮，離慜而長鞠。言心中鬱結紆曲而痛，身疾病而不能自全也。撫情效志兮，俛屈以自抑。刓方以為圜兮，常度未替。言人刓削方木欲以為圜，其常法度尚未廢也。以言讒諛人謫逐放己，欲使改行，亦終守正而不易也。易初本迪兮，君子所鄙。言人遭世遇變，易初行遠離常道，賢人君子之所恥，不忍為也。章畫志墨兮，前圖未改。言工明於所畫，夜念其繩墨，修前人之法，不易其道，則曲木直而惡木好也。以言人遵先聖之法度，修其仁義不易其行，則德譽興而榮名立者也。內厚質正兮，大人所盛。巧倕不斵兮，孰察其撥正。玄文處幽兮，矇瞍謂之不章。言持賢智者居於山谷，則世人愚以為不賢也。離婁微睇兮，瞽以為無明。離婁古明目者也。言賢者遭用，俗人侮之以為無明也。變白以為黑兮，倒上以為下。鳳皇在笯兮，雞鶩翔舞。言聖人困厄。同糅玉石兮，一槩而相量。忠佞不異。夫惟黨人鄙固兮，羌不知余之所臧。莫照我之善意也。任重載盛兮，陷滯而不濟。言己才力盛壯，可任重載，而放棄陷沒沉滯，不得成其本意。懷瑾握瑜兮，窮不知所示。抱寶窮困而無所語也。邑犬群吠兮，吠所怪也。言俗人群聚毀賢智者，亦以其行度異，故群而謗也。非俊疑傑兮，固庸態也。眾人所謗非傑異之士，斯庸夫惡態之人也。文質疏內兮，眾不知余之異采。言能文質內以，眾人不知我有異藝之文采。材朴委積兮，莫知余之所有。條直為材，壯大為朴也。重仁襲義兮，謹厚以為豐。言眾人雖不同己，猶復重累仁義，典義術行謹善以自廣大也。重華不可遻兮，孰知余之從容。言聖碎重華不可逢遇，誰得知我舉動欲行忠信也。古固

胡時化曰此言湯禹不可得則上已留連之心改其怨忿抑心以自強也

郭宏曰抗志於沉者其文也而本末沉者文以後之事也聞之孫鑛之詞外則然

馮觀曰屈子懷沙持九章之一耳史遷作史獨採此篇以為屈原絕命之詞而此篇至此而欲示耳其曰知死不可讓兮願勿愛兮何其志之大而詞之悲也

有不並兮，豈知其故也。言往古之世忠佞之臣不可俱並。湯禹久遠兮，邈不可慕也。懲違改忿兮，抑心而自強。離慜而不遷兮，願志之有像。言己自勉修身，雖遭病心終不徙，行流於後世為人所法也。進路北次兮，日昧昧其將暮。言己思念楚國，願將君命進道北行以次舍，上冀遂還歸，日又將暮不可去也。舒憂娛哀兮，限之以大故。大故死也。亂曰：浩浩沅湘兮，分流汩兮。脩路幽蔽兮，道遠忽兮。言雖在湖澤之中，幽深蔽闇，道路甚遠且久長也。曾唫恒悲兮，永歎慨兮。世既莫吾知兮，人心不可謂兮。懷情抱質兮，獨無匹兮。言己懷質抱忠信之情，不與眾同，故孤煢獨行，無有雙匹也。伯樂既沒兮，驥將焉程兮。言騏驥不遇伯樂，則無所程量其才力也。以言賢臣不遇明君，則亦無所施其智能也。人生有命兮，各有所錯兮。言各有所錯安，其志或安於忠信，或安於詐偽，其性不同。定心廣志，余何畏懼兮。言己既安於忠信，廣我志意，當復何懼乎。謂威不能動，法不能迫也。曾傷爰哀，永歎喟兮。言曾所以重傷於，歎息自恨，懷道不施用也。世溷不吾知，心不可謂兮。知死不可讓，願勿愛兮。言人知命將終，可以建忠伏節死義，願勿辭讓而自愛惜也。明以告君子兮，吾將以為類兮。言己將執忠死節，故以此明白告諸君子，宜以我為法度也。

思美人

思美人兮，懷王也 擥涕而竚眙。涕交橫也 媒絕路阻兮，言不可結而詒。秘密之語難傳送也 蹇蹇之煩冤兮，忠謀盤紆，氣盈胸也 陷滯而不發。申旦以舒中情兮，志沉菀而莫達。思念沉積，不得通也 願寄言於浮雲兮，遇豐隆而不將。雲師徑逝，不我聽也 因歸鳥而致辭兮，羌迅高而難當。高辛之靈盛兮，遭玄鳥而致詒。帝嚳之德，神靈也 嚳妃吞燕卵以生契也，言設與合神靈之祥，如而生契於先，惟有賢仁為化三入出京，亦得天地正氣而自生，自傷不遭聖主而遇亂世也 欲變節以從俗兮，媿易初而屈志。獨歷年而離愍兮，羌馮心猶未化。懷道守節，不易性也 寧隱閔而壽考兮，懷智佯愚，終年命也 何變易之可為。知前轍之不遂兮，此干子將蒙禍患也 未改此度。車既覆而馬顛兮，車覆者國將危也，馬顛仆者所任非人 蹇獨懷此異路。遭逢張雅，思忠臣也 勒騏驥而更駕兮，舉用才德，任俊賢也 造父為我操之。御民以道，須明君也 遷逡次而勿驅兮，使臣以禮，得中和也 聊假日以須時。期月考功，知德化也 指嶓冢之西隈兮，與纁黃以為期。待閒靜時與賢謀也，纁黃蓋黃昏時 開春發歲兮，白日出之悠悠。君政溫仁，體光明也 吾將蕩志而愉樂兮，遵江夏以娛憂。擥大薄之芳茝兮，之為佩也 搴長洲之宿莽。采取香草，用飾己也 惜吾不及古人兮，生後殷湯周文王也 吾誰與玩此芳草。竭節盡忠厚也 解萹薄與雜菜兮，備以為交佩。言己解折萹蓄雜以香菜，合而佩之，言修飾也 佩繽紛以繚轉兮，德行純美，能絕異也 遂萎絕而離異。終以放斥而見棄也 吾且儃佪以娛憂兮，觀南人之變態。覽察世俗易改化也 竊快在中心兮，揚厥憑而不俟。思慎懣舒，無所待也 芳與澤其雜糅兮，羌芳華自中出。生含天姿，不外出也，不假美於外物也

紛郁郁其遠承兮，法度文辭行四海也 滿內而外揚。修善於身，名譽起也 情與質信可保兮，言行相副，無表裏也 羌居蔽而聞章。雖在山澤，名宣布也 令薜荔以為理兮，憚舉趾而緣木。憚難也，誠難指欲升高，事遺穢也 因芙蓉而為媒兮，憚褰裳而濡足。又恐汙沉被垢濁也，欲下求從風俗也 登高吾不說兮，事上得位，吾不好也 入下吾不能。隨俗求顯，非所樂也 固朕形之不服兮，我性婞直，不承抗也 然容與而狐疑。廣遂前畫兮，狐疑仁義，弘大道也 未改此度也。命則處幽吾將罷兮，願及白日之未暮也。獨煢煢而南行兮，思彭咸之故也。

洪興祖曰：此章言己初見信任，楚國幾於治矣，而懷王不知君子小人之情狀，以忠為邪，以僭為信，卒見放逐，無以自明也。

[illegible]

惜往日

惜往日之曾信兮，受命詔以昭詩。君告屈原明典文也。奉先功以照下兮，承宣祖業以示民也。明法度之嫌疑。草創憲度，定眾難也。國富強而法立兮，屬貞臣而日娭。委政忠良而遊息也。祕密事之載心兮，天災地變，乃存念也。雖過失猶弗治。臣有過差，猶赦寬也。心純厖而不泄兮，素性敦厚，慎語言也。遭讒人而嫉之。遭遇靳尚及上官也。君含怒而待臣兮，不清澂其然否。蔽晦君之聰明兮，虛惑誤又以欺。弗參驗以考實兮，遠遷臣而弗思。信讒諛之溷濁兮，盛氣志而過之。何貞臣之無辠兮，被離謗而見尤。慚光景之誠信兮，質性謹厚，貌純愨也。身幽隱而備之。雖處草野，行彌篤也。臨沅湘之玄淵兮，遂自忍而沉流。遂赴深水，自害賊也。卒沒身而絕名兮，惜壅君之不昭。懷王壅蔽，不覺悟也。君無度而弗察兮，使芳草為藪幽。賢人放竄，棄草野也。焉舒情而抽信兮，安所展思，披悲營也。恬死亡而不聊。獨鄣壅而蔽隱兮，遠放陽在高士。使貞臣而無由。歇竭忠節，蔽其道也。聞百里之為虜兮，伊尹烹於庖廚。呂望屠於朝歌兮，甯戚歌而飯牛。不逢湯武與桓繆兮，世孰云而知之。吳信讒而弗味兮，嚭讒阿諛，弗如察也。子胥死而後憂。覺為越國所誅滅也。介子忠而立枯兮，介子，介子推也。文君寤而追求。文君，即晉文公也。昔文公被驪姬之譖，出奔齊楚，介子推從行，道乏糧，割股肉以食文公。文公得國，賞諸從行者，失忘子推，子推遂逃介山隱。文公覺寤，追而求之，子推遂不肯出。文公因燒其山，子推抱樹燒而死，故言枯也。封介山而為之禁兮，報大德之優游。言文公遂以介山之民封子推，使祭祀之，又禁民不得有言燒死，以報其德，使優游其魂也。思久故之親身兮，因縞素而哭之。言文公思子推親自割其身，恩義在篤，因為變服，悲而哭之也。或忠信而死節兮，仇牧荀息與梅伯也。或訑謾而不疑。張儀詐欺，不能誅也。弗省察而按實兮，聽讒人之虛辭。芳與澤其雜糅兮，孰申旦而別之。世無明智，或賢愚也。何芳草之蚤殀兮，賢臣被讒，命不久也。微霜降而下戒。殺戮利害，死有時也。諒不聰明而蔽壅兮，君智淺短，無所照也。使讒諛而日得。佞人位高，家富饒也。自前世之嫉賢兮，憎惡忠直，若仇怨也。謂蕙若其不可佩。賤棄仁智，言難用也。妒佳冶之芬芳兮，嫉害美善之婉容也。嫫母姣而自好。醜媼自飾以粉黛也。雖有西施之美容兮，讒妒入以自代。眾惡推遠，不附近也。願陳情以白行兮，得罪過之不意。讒妒橫意，無宿戒也。情冤見之日明兮，行度清白，皎如素也。如列宿之錯置。星天羅布，有度數也。乘騏驥而馳騁兮，如駕駑而長驅也。無轡銜而自載。不能制御，乘車將仆。乘氾泭以下流兮，無舟楫而自備。身將沉沒而危殆也。背法度而心治兮，背棄繩墨，用思意也。辟與此其無異。若乘船車無轡楫也。寧溘死而流亡兮，恐禍殃之有再。辜及父母與親屬也。不畢辭而赴淵兮，惜壅君之不識。哀上愚蔽，心不照也。

訑音移　謾音瞞

[illegible]

洪興祖曰美伯夷之有是德故曰頌管子稱若有四頌說者云婆娑也陳為圓之形若徠古來字

長沙道曰屈原見橘根深堅固終不可徙則專一己志守忠信也

曾音層 摶音團

洪興祖曰自此以下申前意以明己志

橘頌

后皇嘉樹橘徠服兮。言皇天后土生美橘樹，異於衆木，來服習南土，便其性也。屈原自喻才德如橘樹，亦異於衆也。受命不遷生南國兮。南國謂江南也。言橘受命於江南，不可移徙，種於北地則化而為枳也。屈原自比志節如橘，亦不可移徙也。深固難徙更壹志兮。綠葉素榮紛其可喜兮。以言己行清白可信任也。曾枝剡棘圓果摶兮。言橘枝重累，又有利棘，以象武也；其實圓摶，又以象文也。以喻己有文武，能方圓也。青黃雜糅文章爛兮。言橘葉青，其實黃，雜糅俱盛，爛然而明。言己敏達道德，亦爛然有文章也。精色內白類可任兮。言橘實青黃，其色精明，內懷素白，以喻賢者亦然，外有精明之貌，內有素白之志，故可任而用之也。紛縕宜脩姱而不醜兮。言橘類紛縕而盛，如人宜有脩飾，形容盡好，無有醜惡也。嗟爾幼志有以異兮。言嗟乎衆臣，汝少小之人，其志易徙，有異於橘也。獨立不遷豈不可喜兮。屈原言己之行度獨立堅固，不可遷徙，誠可喜也。深固難徙廓其無求兮。蘇世獨立橫而不流兮。言屈原自知為讒佞所害，心中覺寤，然不可變節，猶行忠直，橫立自持，不隨俗人也。閉心自慎終不失過兮。不敢有過失也。秉德無私參天地兮。願歲并謝與長友兮。言己願與橘同心并志，歲月雖去，年且衰老，長為朋友，不相遠離也。淑離不淫梗其有理兮。言己雖設與橘離別，猶善持己行，梗然堅強，終不淫惑而失義也。年歲雖少可師長兮。言己年雖幼少，言有法則，行有節度，誠可師用，長老而事之。行比伯夷置以為像兮。屈原亦自以修飾潔白之行，不容於世，將餓餒而終，故曰以伯夷為法也。

胡特化曰異執也言己執履忠正行無私阿故參配天地通之神明使知之

洪興祖曰言回風動蕙芳草先不得久以言讒人亦別離忠直使得罪過也故己見之必死而傷痛也

五臣云因回風之倡而成彭咸之志

王逸曰王聚然張其辭而歎之則知其辭則從之其文章而譬之也喻小人進而賢人退避隱去

悲回風

悲回風之搖蕙兮。回風謂之飄風。飄風回邪，以興讒人。心冤結而內傷。物有微而隕性兮。言芳草為物，其性微眇，易以隕落。聲有隱而先倡。言讒言隱匿，其人倡君為惡，則忠使忒亂也。夫何彭咸之造思兮。暨志介而不忘。言己念古世彭咸，欲與齊志節，不能忘也。萬變其情豈可蓋兮。讒人長於巧詐，情態萬變，轉易其辭，先後反覆，則知其詐也。孰虛偽之可長。言讒人虛造言，其行邪偽，不可久長，必遇害也。鳥獸鳴以號群兮。言鳥獸群鳴相呼，則芳草合其生以相比合也。言己之行以不暢也。草苴比而不芳。魚葺鱗以自別兮。蛟龍隱其文章。言讒人口衆多，蔽君之耳，亦可令忠直之士失其本志者也。故荼薺不同畝兮。枯草荼苦，不同畝而俱生，以言其言佞人用事，忠恐其口舌，則賢者亦伏匿深藏也。蘭茝幽而獨芳。以其賢人雖居深山，不失其忠正之行也。惟佳人之永都兮。佳人謂懷襄王也。更統世而自貺。言己念懷王長居郢都，世世相承，不任賢者，以其位父子相承。眇遠志之所及兮。言己常眇然高志，執行忠正，與上及先賢也。憐浮雲之相羊。言己放棄，若浮雲之氣，東西無所據依也。介眇志之所惑兮。介節。言己能守耿介之節，以自感愚，不用於世也。竊賦詩之所明。言己守高眇之節，不用於世，則鋪陳其忠，自訂盟也。惟佳人之獨懷兮。折芳椒以自處。已獨念懷王，雖見放逐，猶折香草以自飾，脩行善終，不怠也。增歔欷之嗟嗟兮。獨隱伏而思慮。言己思念懷王，悲歎歔欷，猶隱伏思道德也。涕泣交而淒淒兮。思不眠以至曙。曙，明。終長夜之曼曼兮。掩此哀而不去。寤從容以周流兮。聊逍遙以自恃。傷太息之愍憐兮。氣於邑而不可止。糺思心以為纕兮。纕，結也。膺，胷也。結，胷者。編愁苦以為膺。言動以憂愁自絛結也。折若木以蔽光兮。光謂日光。隨飄風之所仍。言己願折若木以蔽日，使之隨留回，隨小而遊戲也。

髣髴而不見兮心踊躍其若湯言己欲隨衆群卜有其形貌髣髴其情志不可得知故中心沸然若湯也撫珮衽以案志兮整飾衣裳自寬慰也超惘惘而遂行失志惶遽而直逝也歲忽忽其若頹兮年歲轉去而流沒也時亦冉冉而將至春秋更到與老會也薠蘅槁而節離兮齒隨落也紛己年長芳以歇而不比志意已盡知慮閉也憐思心之不可懲兮志不忘也復信被害證此言之不可聊明己之詞不空設也寧逝死而流亡兮不忍此心之常愁孤子唫而抆淚兮自哀煢獨心悲愁也放子出而不還孰能思而不隱兮有隱憂也昭彭咸之所聞觀見先賢之法則也登石巒以遠望兮嶮巇路眇眇之默默道僻陋也入景響之無應兮山穴在聞省想而不可得愁鬱鬱之無快兮居戚戚而不解心鞿羈而不開兮所聽係結難解釋也氣繚轉而自締穆眇眇之無垠兮天地合

卌二

莽芒芒之無儀無垠形也草木彌望容貌盛也聲有隱而相感兮鳴號相物有純而不可為松柏冬生稟氣純也藐蔓蔓之不可量兮入極道理難筭計也縹綿綿之不可紆細微之思難斷絕也愁悄悄之常悲兮翩冥冥之不可娛幽冥心不樂也凌大波而流風兮意欲隨水而自退也託彭咸之所居從古賢俊自沉沒也上高巖之峭岸兮處雌蜺之標顛託乘風氣遊天際也據青冥而攄虹兮已至玄冥舒光耀也遂儵忽而捫天所至高邈不可逮也吸湛露之浮涼兮漱凝霜之雰雰雰雰霜貌也言己雖昇青冥猶餐食霜露之精以自潔淨也依風穴以自息兮伏聽天命之後忽傾寤以嬋媛心覺自傷又痛惻也馮崑崙以瞰霧兮遂虜神仙觀濁亂之氣也隱岷山以清江隱伏也岷山江所出也尚書曰岷山導江言己雖遊戲猶依神山而止欲清滌邪惡若也憚涌湍之礚礚兮憚難涌湍危害也以興讒賊危害賢也聽波聲之洶洶水滑而波

俗人言也欲愍清邪惡伏為讒人所危借人所誘訕也紛容容之無經兮言己欲隨衆則無經緯於世人罔芒芒之無紀又欲罔然茫茫與衆同志則無以立紀綱垂號謚也軋洋洋之無從兮言欲軋傷己心彷徉立功則其消無從至也馳委移之焉止極欲長驅無所及也漂翻翻其上下兮登山入水周六合也翼遙遙其左右雖遠念君在旁側也氾潏潏其前後兮思如流水遊楚國也伴張弛之信期言己悲君國而衆人俱共毀己言內無誠信不可以期之也觀炎氣之相仍兮窺煙液之所積悲霜雪之俱下兮聽潮水之相擊言己上觀炎陽烟液之氣下視霜雪江潮之流憂思在心無所告也借光景以往來兮施黃棘之枉策言己願借神光電景飛注往來施黃棘之刺以為馬策言其利用急疾也求介子之所存兮見伯夷之放迹心調度而弗去兮刻著志之無適言己思慕子推伯夷清白之行勉心自勵無復所適也曰吾怨往昔之所冀兮悼來者之逖逖古以卹事君而逢世人見浮江淮而入海兮從子胥而自適望大河之洲渚兮悲申徒之抗迹申徒狄也遭遇闇君遁世離俗自擁石赴河故言抗迹也驟諫君而不聽兮任重石之何益言己數諫君而不見聽雖欲自任以重石愛身無益於分也心絓結而不解兮思蹇產而不釋蹇產猶詰屈言己乘水而波乃愁而恐懼則心懸蟲結詰不可解也

卌三

遠遊章

悲時俗之迫阨兮，哀衆嫉妬。願輕舉而遠遊。質菲薄而無因兮，質性鄙陋，無所因也。焉託乘而上浮？將何引援而升雲也。遭沉濁而汙穢兮，逢遇闇主觸讒諛也。獨鬱結其誰語。夜炯炯而不寐兮，憂以愁戚目不眠也。魂營營而至曙。精魂怔忪不寐，故至曙也。惟天地之無窮兮，哀人生之長勤。思慮憂患。往者余弗及兮，三皇五帝不可逮也。來者吾不聞。後雖有聖，我身不見也。步徙倚而遙思兮，怊惝怳而乖懷。悵失望而志乖錯也。意荒忽而流蕩兮，心愁悽而增悲。神儵忽而不反兮，魂靈遠逝。形枯槁而獨留。精神四離也。內惟省以端操兮，修身正己，專一也。求正氣之所由。治心術也。漠虛靜以恬愉兮，澹無為而自得。聞赤松之清塵兮，想聽真人之斷美也。願承風乎遺則。

貴其人之休德兮，珍瑋道士壽無窮極。美往世之登仙。羨門子喬古登真也。與化去而不見兮，名聲著而日延。奇傅說之託辰星兮，傅說武丁之相。傳說死後其精著於房尾也。羨韓衆之得一。喻古先聖獲道純也。形穆穆以浸遠兮，離人群而遁逸。因氣變而遂曾舉兮，乘風蹈霧升皇庭也。忽神奔而鬼怪。時髣髴以遙見兮，託貌雲氣象其形也。精皎皎以往來。神靈照耀往來倏忽如星。絕氛埃而淑尤兮，超越垢穢過先祖也。淑善也，尤過也，言行道術善所以過先祖也。終不反其故都。去背舊都遂登仙也。免衆患而不懼兮，得離群小脫艱難也。世莫知其所如。自此以上皆美仙人超世離俗免脫患難，屈原思慕其道以自慰緩，然猶思復至志意悵然自傷放逐，恐命不延頓舍不暇也。恐天時之代序兮，春秋迭更年老暮也。耀靈曄而西征。

微霜降而下淪兮，悼芳草之先零。聊仿佯而逍遙兮，永歷年而無成。誰可與玩斯遺芳兮，晨向風而舒情。高陽邈以遠兮，余將焉所程。安取法度，循我身也。重曰：春秋忽其不淹兮，四時運轉往若流也。奚久留此故居。軒轅不可攀援兮，皇帝以往難攀引也。軒轅皇帝也，始作車服天下號之為軒轅氏也。吾將從王喬以娛戲。上從真人與娛戲也。餐六氣而飲沆瀣兮，漱正陽而含朝霞。保神明之清澄兮，精氣入而麤穢除。順凱風以從遊兮，至南巢而壹息。見王子而宿之兮，審壹氣之和德。究問元精之要也。曰道可受兮，不可傳。其小無內兮，其大無垠。無滑而魂兮，彼將自然。

壹氣孔神兮，專己心也。於中夜存。恒在身也。虛以待之兮，無為之先。見彼閑情欲也。庶類以成兮，衆法陳也。此德之門。仙路徑也。聞至貴而遂徂兮，忽乎吾將行。周視萬宇，涉四遠也。仍羽人於丹丘兮，因就衆仙於明光也。丹丘晝夜常明也。九懷曰夕宿乎明光，明即丹丘也。山海經言有羽人之國不死之民，或曰人得道身生羽毛也。留不死之舊鄉。遂居蓬萊處崑崙也。朝濯髮於湯谷兮，湯谷日出。夕晞余身兮九陽。九陽謂天地之涯也。吸飛泉之微液兮，含吮玄澤之肥潤也。懷琬琰之華英。咀嚼玉英以養神也。玉色頩以脕顏兮，面目光澤以鮮好也。精醇粹而始壯。我靈強健而茂盛也。質銷鑠以汋約兮，身體癯瘦柔弱善也。神要眇以淫放。魂魄漂然而遠征也。嘉南州之炎德兮，美太陽氣和正也。麗桂樹之冬榮。元氣溫煖不隕零也。山蕭條而無獸兮，野寂寞其無人。林澤空虛罕有人也。載營魄而登霞兮，抱我靈魂而上升也。霞謂朝霞也。

楚辭注春曰重陽 昔積陽為天天有九重故曰重陽 清都列子以為帝之所居也 於微閭北東比曰幽州其山鎮曰醫無閭

河伯 東神自古以來 著德立功者也

赤黃氣也擥浮雲而上征命天閽其開關兮告帝衛臣戒紫門也排閶闔而望予立排天門而須我也召豐隆使先導兮呼語雲師使清路也問太微之所居傳訪天庭在何處也集重陽入帝宮兮造旬始而觀清都遂至天皇之所居旬始皇天名也朝發軔於太儀兮旦早趨駕於天庭太儀天之帝庭肖威儀之所處也夕始臨乎於微閭至暮東方之王山也爾雅曰東方之美者有醫無閭之珣玗琪焉屯余車之萬乘兮百神侍從無不有也紛溶與而並馳車騎充葺而競馳也駕八龍之婉婉兮載雲旗之逶蛇建雄虹之采旄兮係綴蝃蝀文采分錯五色雜而炫燿服偃蹇以低昂兮驂馬而鳴驂也驂連蜷以驕驁超逾顛狂騎膠葛以雜亂兮參差駢錯而從橫也斑漫衍而方行繽紛容裔以竝升也撰余轡而正策兮我欲遠驅睹何從也吾將過乎句芒就少陽神於東方也歷太皓以右轉兮遂過庖犧而諮訪也甲乙其帝太皓其神句芒太皓姑

蓐收曰西方庚辛其帝少皞其神蓐收西皇即少昊也離騷亦曰召西皇使涉予如西皇所居於海津也

祝堯曰此篇純託神仙以起興舉天地有神以自比而實非比原之作此實以遭時遇及承於不聞方悵悲焉因所以而君不悟思欲求仙不能以觀國事終又何如爾故其辭悱惻哀怜激烈之詞有非復詩人忠厚之意大

區吕以吹以漁制立庖廚天下号為庖犧也前飛廉以啟路風伯先導以開徑也陽杲杲其未光兮日耀旭暾旦欲明也陵天地以徑度超越乾坤之體也風伯為余先驅兮飛廉奔馳而前也氛埃辟而清涼掃除霧靄與埃塵也鳳凰翼其承旂兮遇蓐收乎西皇遇少陰神於海津也擥彗星以為旍兮引援孛光以警身也舉斗柄以為麾持握招搖東指也叛陸離其上下兮依隸叛散以別分也遊驚霧之流波涉蹈氛云浮澂清也時曖曃其曭莽兮日月晻曃而無光也召玄武而奔屬呼太陰神使承衛也後文昌使掌行兮顓命中宮勑百官也天有三宮謂紫宮太微文昌也故言中宮也選署眾神以並轂悉召群靈皆侍從也路曼曼其修遠兮天道蕩蕩長無窮也徐弭節而高厲按心抑意徐從容也左雨師使徑待兮右雷公以為衛欲度世以忘歸兮意恣睢以担撟縱心肆志所願高也內欣欣而自美兮忠心說喜聊媮娛以自

猶言為門 楚辭之新者莫不祖此 司馬相如大人賦尤多襲之 非相如所可擬也

王世貞曰古之者莫過于屈原至遠遊數語而微露其體

許巫元曰相如大人賦此之訴量也但爭於句字之間

樂涉青雲以汎濫游兮忽臨睨夫舊鄉僕夫懷余心悲兮思念楚國哀懷王也邊馬顧而不行眷戀御也思故舊以想像兮長太息而掩涕惘然增歎泣沾裳也屈原謂情身念道君遇仙人託與俱遊周歷五方升天乘云役使千百姓而非所樂猶思楚國念故轄欲明忠信以寧國家精誠之至德義之厚也汜容與而遐舉兮進退俯仰款徙去也聊抑志而自弭且自微安也而驅騁也指炎神而直馳兮將候祝融以諮謀也南方丙丁其帝炎帝其神祝融吾將往乎南疑過衡山而觀九疑也覽方外之荒忽兮遂究率土窮海隅也沛罔象而自浮水與天合物漾流也祝融戒而蹕御兮南神止我令且征也騰告鸞鳥迎宓妃洛神使侍余也張咸池奏承雲兮思樂黃帝與唐堯咸池堯樂也承云即黃帝樂也屈原祝融止已即時還車將即中土乃使仁賢若鸞鳳之人因迎貞女如洛水之神使達已於聖君得若黃帝堯者欲與建德成化制礼作樂以安黎庶也二女御九韶歌美堯二女助成化韶舜樂名也九成九奏舜遺值於堯要以二女以治天下內之

洪興祖音

余有丁曰屈原之事蓋聖賢之變者使遇孔子當與三仁同稱

雄仁曰離騷九章皆託遊天地之間以泄憤懣卒從彭咸之所居以畢其志至此章獨不然初曰長太息而掩涕思故國也終曰與泰初而為鄰則世莫知其所如矣

大堯任賢以戢則胤僚師百官維持於宗以位所當失子乃作韶樂鐘鼓鏗鏘九奏乃成屈原自美不值於堯而遭濁世見棄逐也使湘靈鼓瑟兮百川之神皆謡歌也令海若舞馮夷河海之神咸相和也海若神名也馮夷水仙人淮南言馮夷得道以潛于大川也玄螭蟲象並出進兮見睹神獸樂進也蛟象罔象也皆水中神也形蟉虯而逶蛇形體屈蛇相衛受也雌蜺便娟以增撓兮神女周旋侍左右也鸞鳥軒翥而翔飛鶤鶴玄鶴翼舞也音樂博衍無終極兮五音安舒慘惟有窮也焉乃逝以徘徊遂往周流究九野也舒并節以馳騖兮縱舍御者而長驅也逴絕垠乎寒門過寒門北極之內軼迅風於清源兮過至於清源之藏府也從顓頊乎增冰過觀黑帝之邑宇也歷玄冥以邪徑兮遂從幽都略崝鑿也乘間維以反顧攀持天綱以休息也召黔嬴而見之兮問造化為余先乎平路開道導我入道德經營四荒兮周遍入極周流六漠一旋天市上至列缺兮窺天間隙降望大壑視海

陡後下崢嶸而無地兮偏幽遠也上寥廓而無天恍惚無形也視儵忽而無見兮目瞑眩也聽惝怳而無聞耳無聲也超無為以至清兮登天庭也與太初而為鄰與道并也

天問章

天問者屈原之所作也何不言問天天尊不可問故曰天問也屈原放逐憂心愁悴彷徨山澤經歷陵陸嗟號昊旻仰天歎息見楚有先王之廟及公卿祠堂圖畫天地山川神靈琦瑋僪佹及古賢聖怪物行事周流罷倦休息其下仰見圖畫因書其壁呵而問之以泄憤懣舒瀉愁思楚人哀惜屈原因共論述故其文義不次序云爾

蔣冀卿 反 洪興祖曰合焉 考三合以定同夜清濁晦明 何炎吹合交錯誰主極知之

屈子曰遂古之初誰傳道之言往古太始之元虛廓無形神物未生誰傳道此也上下未形何由考之言天地未分溷沌无垠誰能考定而知之也冥昭瞢闇誰能極之言日月晝夜清濁晦明誰能極知之馮翼惟象何以識之言天地既分陰陽運轉馮馮翼翼何以識知其形像乎

而文引穀梁傳云獨陰不生獨陽不生獨天不生三合然後生說以為天地人非也梁穀梁云古人稱万物負陰而抱陽沖氣以為和然則傳所謂天者名其沖和之功而神理所由會云爾之和萬物之美者不可以素則濟其用不濟以亂故分其名故其祇之載地祇之天人生人之表知乎天資於于二氣故又曰上天不生之三合而形神生理

明明闇闇惟時何為言純陰純陽一晦一明誰造為之乎陰陽三合何本何化謂天地人三合成德其本始何化所生乎圜則九重孰營度之言天圜而九重誰營度而知之乎惟茲何功孰初作之言此天有九重誰功力始作之也斡維焉繫天極焉加言天晝夜轉旋寧有維綱繫綴其際極安所加乎八柱何當東南何虧言天有八山為柱皆何當值東南不足誰虧缺之也九天之際安放安屬九天東方皞天東南方陽天南方赤天西南方朱天西方成天西北方幽天北方玄天東北方變天中央鈞天隅隈多有誰知其數言天地廣大隅隈眾多寧有知其數乎天何所沓十二焉分言天與地合會何所十二辰誰所分別乎日月安屬列星安陳言日月眾星安所繫屬誰陳列也出自湯谷次于蒙汜言日出東方湯谷之中暮入西極蒙水之涯也自明及晦所行幾里言日平旦而出至暮而止所行凡幾何里乎夜光何德死則又育夜光月也育生也言月何德居於天地死而復生也厥利維何而顧菟在腹言

中有菟何所貪利居月之腹而顧望乎　女岐無合夫焉取九子　女岐神女無夫而生九子也　伯強何處惠氣安在　伯強大厲疫鬼也所至傷人惠氣和氣也陰陽調和則惠氣行不和則厲鬼興此二者言當何所在乎　何闔而晦何開而明　言天何所闔閉而晦冥何所開發而明曉乎　角宿未旦曜靈安藏　言東方未明旦之時日安所藏其精光乎　不任汩鴻師何以尚之　言鯀才不任治鴻水衆人何以舉之乎　僉答何憂何不課而行之　言衆人舉鯀治水堯知其不能衆人曰何憂哉何不先試之也　鴟龜曳銜鯀何聽焉　言鯀治水績用不成堯乃放殺之羽山飛鳥水蟲曳銜而食之鯀何復能不聽之乎　永遏在羽山夫何三年不施　言堯長放鯀於羽山絶在不毛之地三年不舍其罪也　伯禹腹鯀夫何以變化　言鯀愚很愎而生禹禹少見其為何以能變化而成至德也　纂就前緒遂成考功　言禹能纂代鯀之遺業而成考父之功也　何續初繼業而厥謀不同　禹何能治續鯀業而謀慮不同也　洪泉極深何以寘之　言洪水淵泉極深大禹何用寘塞而平之乎　地方九則何以墳之　謂九州之地凡有九品禹何以能分別之乎　應龍何畫河海何歷　言河海所出至遠應龍過歷遊之而無所不窮也或曰禹治洪水時有神龍以尾畫地導水徑所當決者因而治之也　鯀何所營禹何所成　言鯀治洪水何所營度禹何所成就　康回馮怒地何故以東南傾　言共工與顓頊爭為帝不得怒而觸不周之山天維絶天柱折故東南傾也　九州何錯川谷何洿　言九州錯厠禹何所分別之川谷於地何以獨洿深乎　東流不溢孰知其故　言百川東流不知滿溢誰有知其故也　東西南北其脩孰多　言天地東西南北誰為長乎　南北順隋其衍幾何　言南北狹長其廣差幾何乎　崑崙縣圃其尻安在　言崑崙縣圃乃上通於天也　增城九重其高幾里　言崑崙之山九重其高萬二千里也　四方之門其誰從焉　言天地四方各有一門其誰從之上下也　西北闢啓何氣通焉　言天西北之門每常開啓豈元氣之所通　日安不到燭龍何照　言天之西北有幽冥无日之國有龍銜燭而照之也　羲和之未揚若華何光　言日未出之時若木何能有明赤之光華乎　何所冬暖何所夏寒　言地之氣何所有冬溫而夏寒也　焉有石林何獸能言　言天下何所有石木之林林中有獸能言者乎禮記曰猩猩能言不離禽獸也　焉有虯龍負熊以遊　言寧有無角之龍負熊獸以遊戲者乎　雄虺九首儵忽焉在　言有雄虺一身九頭速及電光皆何所在乎　何所不死長人何守　括地象曰有不死之國長人長狄春秋云防風氏也禹會諸侯防風氏後至於是使守封禺之山也　靡蓱九衢枲華安居　言寧有萍草生於水中無根乃蔓衍於九交之道又有枲麻垂草華榮何所有此物乎　一蛇吞象厥大何如　言南方有靈蛇吞象三年然後出其骨　黑水玄趾三危安在　玄趾三危皆山名也在西方黑水出崑崙山　延年不死壽何所止　言仙人稟命不死其壽獨何所窮止也　鯪魚何所鬿堆何處　言鯪魚鯉也有四足出南方鬿堆奇獸也　羿焉彃日烏焉解羽　言堯時十日並出草木焦枯堯令羿仰射十日中其九日日中九烏皆死墮其羽翼　禹之力獻功降省下土四方　言禹以勤力獻進其功堯因使省治下土四方也　焉得彼塗山女而通之於台桑　言禹治水道娶塗山氏之女而通夫婦之道於台桑之地　閔妃匹合厥身是繼　言禹所以憂無妃匹者欲為身立繼嗣也　胡維嗜不同味而快鼂飽　言禹治水道娶者憂无繼嗣耳何特與衆人同嗜欲苟欲快一朝之情乎故以辛酉日娶甲子日去而有啓也　啓代益作后卒然離蠥　言禹以天下禪與益益避啓於箕山之陽天下皆去益而歸啓以為君益卒不得立故曰遭憂也　何啓惟憂而能拘是達　言啓憂思道德而通其拘隔者也　皆歸射鞠而無害厥躬　言有扈氏所行皆歸於窮惡故啓誅之有扈氏叛啓啓率六師以伐之也　何后益作革而禹播降　言啓所以能變化更益而為君者以禹平治水土播降百穀使民得下種百穀故思歸啓也　啓棘賓商九辯九歌　言啓能修明禹業陳列宮商之音備其禮樂也　何勤子屠母而死分竟墜　言禹剖副母背而生其母之身分散竟墜何以能有聖德憂勞天下乎　帝降夷羿革孽夏民　言羿弑夏家居天子之位荒淫田獵變更夏道為萬民憂患　胡羿射

[illegible]曰此[illegible]何河伯[illegible]者何人乎乃羿射羿非有窮羿也

楊慎曰文字以依此為創指鑿剖汙殺怪[illegible]說然寒僻之為高品

河伯而妻彼雒嬪 言河伯化為白龍遊於水旁，羿見射之，眇其左目。河伯上訴天帝曰為我殺羿。天帝曰爾何故得見射。河伯曰我時化為白龍出遊。天帝曰使汝深守神靈，羿何從得犯也。汝今為蟲獸，當為人所射，固其宜也，羿何罪歟。羿又夢與雒水神宓妃交接者也

馮珧利決，封豨是射 言羿不遁道德而挾弓射韝捕神獸以快其情也

何獻蒸肉之膏，而后帝不若 言羿獵射封豨，以其肉膏祭天帝，天帝猶不順羿之所為也

浞娶純狐，眩妻爰謀 言浞娶於純狐氏女，眩惑愛之，遂與浞謀殺羿也

何羿之射革，而交吞揆之 言羿好射獵，不恤政事法度，浞交接國中，布恩施德而吞滅之也

阻窮西征，巖何越焉 言堯放鯀羽山，西行度越岑巖之險，因墮死也

化而為黃熊，巫何活焉 言鯀死後化為黃熊，入於羽淵，豈巫醫所能復生活也

咸播秬黍，莆雚是營 言禹平治水土，萬民皆得耕種黑黍於雚蒲之地，盡為良田也

何由并投，而鯀疾脩盈 言堯不惡鯀而戮殺之，則禹不得興，民何得投種五穀乎，乃知鯀惡長滿天下也

白蜺嬰茀，胡為此堂 言此有蜺茀氣逶移相嬰，何為此堂乎，蓋屈原所見祠堂也

柳子曰嫛怪而陵給或演之左伯負骨帝尚崇之言尤伯一釣而負六鼇之實帝憑怒而汙滅之也

安得夫良藥，不能固臧 言崔文子學仙於王子僑，子僑化為白蜺而嬰茀，持藥與崔文子，崔文子驚怪，引戈擊蜺中之，因墮其藥，俯而視之，王子僑之尸也，故言得藥不善也

天式從橫，陽離爰死 言天法有善陰陽從橫之道，人失陽氣則死也

大鳥何鳴，夫焉喪厥體 言崔文子取王子之尸，置之室中，覆之以弊篚，須臾則化為大鳥而鳴，開而視之，翻飛而去，文子焉能亡子僑之身乎，言仙人不可殺也

蓱號起雨，何以興之 言雨師號呼則雲起而雨下，獨何以興之乎

撰體協脅，鹿何膺之 言天撰十二神鹿，一身八足兩頭，獨何膺受此形體乎

鼇戴山抃，何以安之 鼇，大龜也。擊手曰抃。列仙傳曰有巨靈之鼇，背負蓬萊之山而抃舞，戲滄海之中，獨何以安之乎

釋舟陵行，何以遷之 言龜所以能負山若舟船者，以其在水中也，使龜釋水而陵行，則何能遷徙山也

惟澆在戶，何求於嫂 言澆無義，淫泆其嫂，往至其戶，佯有所求，因與淫亂也

何少康逐犬，而顛隕厥首 言夏少康因田獵放犬逐獸，遂襲殺澆而斷其頭

女歧縫裳，而館同爰止 言女歧與澆淫泆，為之縫裳，於是共舍而宿止也

何顛易厥首，而親以逢殆 言少康夜襲得女歧頭，以為澆，因斷之，故言易首，為遇危殆也

湯謀易旅，何以厚之 言湯欲變易夏衆，使之從己，獨何以厚待之乎

覆舟斟尋，何道取之 言少康滅斟尋氏，奄若覆舟，獨以何道取之乎

契苦豚

桀伐蒙山，何所得焉 言夏桀征伐蒙山之國，而得妹嬉也

妹嬉何肆，湯何殛焉 言桀得妹嬉，肆其情意，故湯放之南巢也

舜閔在家，父何以鱞 言舜為布衣，憂閔其家，其父頑母嚚，不為娶婦，乃至於鱞也

蒙古堂字

堯不姚告，二女何親 言堯不告舜父母而妻之也，令告之則不聽，堯女當何所親附乎

厥萌在初，何所意焉 言賢者預見施行萌牙之端，而知其存亡善惡所終，非虛意也

璜臺十成，誰所極焉 紂作象箸而箕子歎，預知象箸又有玉盃，又盛熊蹯豹胎，如此又崇廣宮室，紂果作玉臺十重，糟丘酒池，以至於亡者也

登立為帝，孰道尚之 言伏羲始作八卦，脩行道德，萬民登以為帝，誰開道而尊尚之也

女媧有體，孰制匠之 言女媧人頭蛇身，一日七十化，其體如此，誰所制匠而圖之乎

舜服厥弟，終然為害 言舜弟象施行無道，舜猶服而事之，然象終欲害舜也

何肆犬體，而厥身不危敗 言象無道，肆其犬豕之心，燒廩寘井，欲以殺舜，然終不能危殆舜身也

吳獲迄古，南嶽是止 言古公亶父之時，而遇太伯陰讓避王季，辭之南嶽之[illegible]遂止而不還也

孰期去斯，得兩男子 昔古公有少子曰王季，而生聖子文王，古公欲立王季，令天命至文王，長子太伯及弟仲雍去之而之吳，吳立以為君，誰與期會而得兩男子，兩男子者是謂太伯仲雍二人也

緣鵠飾玉，后帝是饗 言伊尹始仕，因緣烹鵠鳥之羹，修飾玉鼎以事於湯，湯賢之，遂以為相也

何承謀夏桀，終以滅喪 言湯遂承用伊尹之謀而伐夏桀，終以滅亡也

帝乃降觀，下逢伊摯 言湯出觀風俗，乃憂下民，博選於衆，而逢伊尹，舉以為相也

何條放致罰，而黎服大說 言湯行天下之罰，以誅於桀，放之鳴條之野，天下衆民大喜悅也

簡狄在臺，嚳何宜，玄鳥致貽，女何喜 言簡狄侍帝嚳於臺上，有飛燕墮遺其卵，喜而吞之，因生契也

該秉季德，厥父是臧 言湯能包持先人之末德，脩其祖父之善業，故天祐之以為民主也

胡終弊於有扈，牧夫牛羊 有扈，澆國名也

干協時舞，何以懷之 言夏后相

□□□□□篇所問雖誕怪異然亦理之可推者之可鑒者尚有之

既失天下，少康幼小，復能求得時務，調和百姓，使之歸已，何以懷來之也。**平脅曼膚，何以肥之。**言紂為無道，諸侯背畔，天下乖離，當懷憂癯瘦，而反形體曼澤，獨何以能平脅肥盛乎。**有扈牧豎，云何而逢。**言有扈氏本牧豎之人耳。**擊牀先出，其命何從。**言啓攻有扈之時，親於其牀上擊而殺之，其先人失國之原何所從出乎。**恒秉季德，焉得夫朴牛。**言湯常能秉持契之末德，修而弘之，天嘉其志，出田獵得大牛之瑞也。**何往營班祿，不但還來。**言湯往田獵，不但驅馳往來也。**昏微遵迹，有狄不寧。**言大有□闇微之道，為淫泆夷狄之行，不可以安其身也。**何繁鳥萃棘，負子肆情。眩弟並淫，危害厥兄。**眩，惑也。厥，其也。言象為舜弟，眩惑其父母，並為淫泆之惡，欲其危害舜者也。**何變化以作詐，後嗣而逢長。**言象欲殺舜，變化其態，內作姦詐，使舜治廩，從下焚之，令舜浚井，從上寘之，終不能害舜。舜為天子，封象於有鼻，而後嗣之子孫長為諸侯。**成湯東巡，有莘爰極。**言湯東巡狩，至有莘國，以為婚姻也。**何乞彼小臣，而吉妃是得。**言湯東巡行，從有莘氏乞匄伊尹，因得吉善之妃，以為內輔也。**水濱之木，得彼小子。**小子謂伊尹。**夫何惡之，媵有莘之婦。**媵，送也。**湯出重泉，夫何辠尤。**言桀拘湯于重泉而復出之，夫何用罪法之不審者也。**不勝心伐帝，夫誰使挑之。**言湯不勝眾人之心，以伐桀，而誰使桀先挑之也。**會鼂爭盟，何踐吾期。**言武王將伐紂，紂使膠鬲視武王師，膠鬲問曰：欲以何日至殷？武王曰：以甲子日。膠鬲還報紂。會天大雨，道難行，武王晝夜行。或諫曰：雨甚，軍士苦之，請且休息。武王曰：吾許膠鬲以甲子日至殷，今報紂矣，吾甲子日不到，紂必殺之。吾故不敢休息，欲救賢者之死也。遂以甲子日朝誅紂，不失期也。**蒼鳥群飛，孰使萃之。**言武王伐紂，將帥勇猛如鷹鳥，群飛誰使武王集聚之者乎。**列擊紂躬，叔旦不嘉。**言武王始至孟津，八百諸侯不期而到，皆曰紂可伐。**何親揆發足，周之命以咨嗟。**言周公於孟津揆度天命，兄遂師而歸，當此之時，周之命令已行天下，百姓咨嗟而歎之。**授殷天下，其位安施。**言天始受殷家以天下，其王位安所施用乎，善者湯也。**反成乃亡，其罪伊何。**言王位已成，反覆亡之，其罪惟何乎，罪者紂也。**爭遣伐器，何以行之。**言武王伐紂，發遣干戈攻伐之器，爭先在前，獨何以行之乎。**並驅擊翼，何以將之。**言武王三軍人人樂戰，並載驅馳，赴敵爭先，前歌後舞，鳧噪讙呼，奮擊其翼，獨何以將率之。**昭后成遊，南土爰底。**言昭王背成王之制而出遊，南至於楚，人沈之而遂不還也。**厥利惟何，逢彼白雉。**言昭王南遊，何欲以利於楚乎。**穆王巧梅，夫何為周流。**言穆王乃巧於辭令，貪好攻伐，遠征犬戎，得四白狼四白鹿，自是後夷狄不至，諸侯不朝，穆王乃更巧詞周流而往說之，欲以懷來也。**環理天下，夫何索求。**言王者當修道德來四方，穆王何為乃周旋天下而求索之也。**妖夫曳衒，何號於市。**昔周幽王前世有童謠曰：檿弧箕服，實亡周國。後有夫婦賣是器，以為妖怪，執而曳戮之於市也。**周幽誰誅，焉得夫褒姒。**以昔夏后氏之衰也，有二神龍止於夏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布幣請而告之，龍亡而漦在，櫝而藏之，夏亡傳殷，殷亡傳周，比三代莫敢發也。

幽王相與小人之□□于相攻身不得□與見殺於褒姒□□然身殺□之也

天命反側，何罰何佑。言天道神明降與人之命，反側無常，善者佑之，惡者罰之。**齊桓九會，卒然身殺。**言齊桓公任管仲，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任豎刁易牙，子孫相殺，蟲流出戶，一人之身，一善一惡，天命無常，佑罰之不處也。**彼王紂之躬，孰使亂惑。**惑，妲己也。**何惡輔弼，讒諂是服。**言紂惡輔弼，不用忠直之言，而事用讒諂之人者也。**比干何逆，而抑沈之。**比干聖人，紂諸父也，諫紂，紂怒乃殺之，剖其心也。**雷開阿順，而賜封之金。**言雷開阿順於紂，紂乃賜之金玉而封之也。**何聖人之一德，卒其異方。**言文王仁聖，能純一其德，則天下異方終皆歸之也。**梅伯受醢，箕子佯狂。**梅伯忠直而數諫紂，紂乃殺之，菹醢其身，箕子見之，則被髮佯狂也。**稷維元子，帝何竺之。**言后稷之母姜嫄出見大人之迹，怪而履之，遂有娠而生后稷，后稷生而仁賢，天帝獨何以厚之乎。**投之於冰上，鳥何燠之。**言姜嫄以后稷無父而生，棄之於冰上，有鳥以翼覆薦溫之，以為神，乃取而養之。**何馮弓挾矢，殊能將之。**言后稷長大，持大強弓，挾箭矢，桀然有殊異將相之才也。**既驚帝切激，何逢長之。**言武王能奉承后稷之業，致天罰，加誅於紂，切激而數其過，何逢後世繼嗣之長也。**伯昌號衰，秉鞭作牧。**言紂號令既衰，文王執鞭持政，為雍州之牧也。**何令徹彼岐社，命有殷國。**言武王既誅紂，令壞邠岐之社，言已受天命而有殷國，徙以為天下太社也。**遷藏**

就岐何能依言太王始與百姓徙其宅岐求就岐下何能使其民依倚而隨之也殷有惑婦何所譏言妲己惑誤於紂不可復諫譏也受賜茲醢西伯上告言紂醢梅伯以賜諸侯文王受之以祭告語於上天也何親就上帝罰殷之命以不救言天帝親致紂之罪罰故殷之命不可復救也師望在肆昌何志言太公在市肆而屠文王何以志知之也鼓刀揚聲后何喜言呂望鼓刀在列肆文王親往問之呂望對下屠屠牛上屠屠國文王喜載與俱歸也武發殺殷何所悒言武王發欲誅殺紂何所悒悒而不能久忍也載尸集戰何所急言武王伐紂載文王木主稱太子發急欲奉行天誅為民除害也伯林雉經維夫何故言太子申生為后驪姬所譖遂雉經而自殺也何感天抑墜夫誰畏懼言驪姬讒殺申生其冤感天又譖逐群公子當復誰畏懼也皇天集命惟何戒之言皇天集祿命而與王者王者何不常畏慎而戒懼也受禮天下又使至代之言王者既已修行禮義受天之命而有天下矣初湯臣摯後茲承輔言湯初舉伊尹以為凡臣耳何卒官湯尊食宗緒言伊尹佐湯命終為天子尊其先祖以王者禮樂祭祀緒業流於子孫勳闔夢生少離散亡言吳王闔廬祖父壽夢卒太子王僚立闔廬諸樊之長子也恐不得為王少離散亡放在外乃使專諸刺王僚代為吳王子孫世盛以伍子胥為將大有功勳也何壯武厲能流厥嚴言闔廬少小雖亡何能壯大厲其勇武流其威嚴也彭鏗斟雉帝何饗言彭鏗好和滋味善斟雉羹能事帝堯帝堯美而饗食之受壽永多夫何久長言彭祖進雉羹於堯堯饗食之以壽考彭祖至八百歲猶自悔不壽恨枕高而垂遠也中央共牧后何怒言中央之州有岐首之蛇爭共食牧草之實自相啄嚙以喻夷狄相與忿爭君上何故當怒之乎蠭蛾微命力何固言蠭蟻有螫毒之蟲受天命負力堅固屈原以喻蠻夷自相寇害固其常也驚女采薇鹿何祐言昔者有女子采薇菜有所驚而走因獲得鹿其家遂昌熾蒙天祐之也北至回水萃何喜言女子驚而北走至於回水之上止而得鹿遂有福喜也兄有噬犬弟何欲言秦伯有噬犬弟鍼欲請之易之以百兩卒無祿言秦伯不肯與弟鍼鍼以百兩金易之而又不聽因逐鍼而奪其爵祿

洪興祖曰薄暮日欲晚也喻年將老也雷電喻君暴怒也歸何憂若自寬之詞

洪興祖曰前勳作師夫何長先言楚雖有功其後伐楚非長久之策也楚平王時事出於微往事以諷耳

洪興祖曰環王與秦戰為秦所敗以其六師入秦地此故欲荊勳作師吳光爭國之事諷之

也薄暮雷電歸何憂言屈原書壁所問略訖日暮欲去時天大雨雷電思念復至自解曰歸何憂乎厥嚴不奉帝何求言楚王惑信讒佞其威嚴當日墮不可復奉成雖從天帝求福神無如之何伏匿穴處爰何云言吾將退於江濱伏匿穴處耳當復何言乎荊勳作師夫何長先言初楚邊邑處女與吳邊邑處女爭采桑境上相傷二家怒而相攻於是楚為此興師攻滅吳之邊邑而怒始有功時屈原又諫言我先為不直恐不可長久也悟過改更我又何言言欲使楚王覺悟引過自與以謝於吳不從其言遂相攻伐言禍起於細微也吳光爭國久余是勝言吳楚相伐至於闔廬之時吳兵入郢都昭王出奔故曰吳光爭國久余是勝我也何環穿自閭社丘陵爰出子文言子文之母鄖公之女旋穿閭社通於丘陵以淫而生子文棄之夢中有虎乳之以為神異乃取收養焉楚人謂乳為穀謂虎為於菟故名鬬穀於菟字子文長而有賢人之才也吾告堵敖以不長屈原放時告語堵敖曰楚國將衰不復能久長也何試上自予忠名彌彰言我何敢嘗試君上自號於忠君之名以顯彰後世乎

[illegible]

屈原卜居

屈原既放三年，(遠出郢都，竄山林也)不得復見，(道路遮遠，時在險也)竭知盡忠，而蔽障於讒，(遇讒佞也)心煩慮亂，不知所從。(決所宜也)乃往見太卜鄭詹尹曰：余有所疑，願因先生決之。(斷吉凶也)詹尹乃端策拂龜，(整儀容也)曰：君將何以教之？屈原曰：吾寧悃悃款款，(志純一也)朴以忠乎？(竭誠信也)將送往勞來，(逢俗也)斯無窮乎？(不困貧也)寧誅鋤草茅，(刈蒿茅也)以力耕乎？(種稼穡也)將遊大人，以成名乎？寧正言不諱，以危身乎？將從俗富貴，以媮生乎？寧超然高舉，以保真乎？將哫訾栗斯，(承顏色也)喔咿儒兒，(強笑貌也)以事婦人乎？(諂婦為也)寧廉潔正直，以自清乎？(脩絜白也)將突梯滑稽，(轉隨俗也)如脂如韋，(柔詭曲也)以絜楹乎？(順滑澤也)寧昂昂若千里之駒乎？(志行高也)將泛泛若水中之鳧乎？(遊戲也)與波上下，(隨浮沉也)偷以全吾軀乎？寧與騏驥亢軛乎？(匹沖天也)將隨駑馬之迹乎？(安徐步也)寧與黃鵠比翼乎？(飛雲端也)將與雞鶩爭食乎？(豕豬棘也)此孰吉孰凶？何去何從？世溷濁而不清，(貨賂行也)蟬翼為重，(近佞讒也)千鈞為輕；(遠忠良也)黃鐘毀棄，(身窮困也)瓦釜雷鳴；(群言進也)讒人高張，(居朝堂也)賢士無名。(用也)吁嗟默默兮，誰知吾之廉貞？(不別賢也)詹尹乃釋策而謝，(愚不能明者也)曰：夫尺有所短，(騏驥不騁中庭者也)寸有所長；(雖鵜知時而鳴)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明，數有所不逮，(天不可計量也)神有所不通。(日不能夜光也)用君之心，行君之意。龜策誠不能知此事。(不能決之也)

王世貞曰：卜居漁父便是赤壁諸公作俑，作法于涼，今人求槪

沈括曰：吉日兮辰良，蓋相錯互文，則語勢矯健，如杜子美詩曰：紅豆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云云。韓與依吟兮秋鶴與飛用此体也。

朱熹曰：此篇言其竭誠盡禮以事神，而願神之欣悅安寧，以寄人臣盡忠竭力，愛君無已之意，所謂全篇之比也。

張鳳翼曰：蕙肴蒸兮蘭藉，奠桂酒兮椒漿，當曰蒸蕙肴兮藉蘭，奠桂酒兮椒漿，互用之謂之蹉對。

九歌

吉日兮辰良，(日謂甲乙，辰謂寅卯)穆將愉兮上皇。(穆，敬也。愉，樂也。上皇謂東皇大一也。言己將脩祭祀，必擇良吉之日，齋戒恭敬，以宴樂天神也)撫長劍兮玉珥，(撫，持也。玉珥謂劍鐔也。劍者所以威不軌、衛有德，故撫持之也)璆鏘鳴兮琳琅。(璆琳琅，皆美玉名也。爾雅曰：有璆琳琅玕焉。鏘，佩聲也。詩云：佩玉鏘鏘。言己供神有道，乃使靈巫常持好劍以辟邪，要垂衆佩，周旋而舞，動鳴五玉，鏘鏘而和，且有節度也。或曰：糾鏘鳴兮琳琅。糾，錯也。琳琅，聲也。謂帶劍佩衆多，糾錯而鳴，其聲琳琅也)瑤席兮玉瑱，(瑤，石之次玉者也。詩云：報之以瓊瑤)盍將把兮瓊芳。(盍，何不也。把，持也。瓊，玉枝也。言己脩飾清潔，以瑤玉為席，美玉為瑱，靈巫何持乎？乃復把玉枝以為香也)蕙肴蒸兮蘭藉，(蕙肴，以蕙草蒸肉也。藉，所以藉飯食也。易曰：藉用白茅)奠桂酒兮椒漿。(桂酒，切桂置酒中也。椒漿，以椒置漿中也。言己供待彌敬，乃以蕙草蒸肴，芳蘭為藉，進桂酒椒漿，以備五味也)揚枹兮拊鼓，(揚，舉也。枹，擊鼓槌也。拊，擊也)疏緩節兮安歌，(疏，希也。言肴膳酒醴既具，不敢寧處，親舉枹擊鼓，使靈巫緩節而舞，徐歌)陳竽瑟兮浩倡。(陳，列也。浩，大也。言己又陳列竽瑟，大倡作樂，以自竭盡也，以樂神意也)靈偃蹇兮姣服，(靈謂巫也。偃蹇，舞貌。姣，好也。服，飾也)芳菲菲兮滿堂。(菲菲，芳貌。言乃使姣好之巫，被服盛飾，舉足奮袂，偃蹇而舞，芳菲菲盈滿堂室也)五音紛兮繁會，(五音，宮商角徵羽也。紛，盛貌。繁，衆也)君欣欣兮樂康。(欣欣，喜貌。康，安也。言己動作衆樂，合會五音，紛然盛美，神以歡欣，猒飽喜樂，則身蒙慶祐，家受作福也。屈原以為神不形，見其難事易失，然人竭心盡禮，則歆其祀而惠以祉，自傷履行忠信以事於君，不見信用，而身放逐以危殆也)

劉次莊曰[illegible] 不知沐者今[illegible] 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 人曰[illegible] 今我池[illegible] [illegible]

雲中君

浴蘭湯兮沐芳華，采衣兮若英。言已將脩饗祭以事雲神，乃使靈巫先浴蘭湯，沐香芷，衣五采華衣，飾以杜若之英，以自潔清也。靈連蜷兮既畱，靈，巫也。楚人名巫為靈子。連蜷，巫迎神導引貌也。既，已也。畱，止也。爛昭昭兮未央。言巫執事肅敬，奉迎導引，顏貌矜莊，形體連蜷，神則歡喜，必畱而止，見其光容爛然昭明，長無極已也。蹇將憺兮壽宮，蹇，詞也。憺，安也。壽宮，供神之處也。祀祭皆欲得壽，故名為壽宮也。言雲神既至於壽宮，歆饗酒食，憺然安樂，無有去意也。與日月兮齊光。齊，同也。光，明也。言雲神豐盛，位尊高，乃與日月同光明也。夫雲興而日月闇，雲藏而日月明，故言齊光也。龍駕兮帝服，龍駕，言雲神駕龍也。故易曰雲從龍。帝，謂五方之帝也。服，飾也。言天尊雲神，使之乘龍，衣青黃五采之色，與五方帝同服也。聊翱遊兮周章。聊，且也。周章，猶周流也。言雲神居無常處，動則翱翔，周流往來，且遊戲也。靈皇皇兮既降，靈，謂雲神也。皇皇，美貌。降，下也。猋遠舉兮雲中。猋，去疾貌。雲中，雲神所居也。言雲神往來急疾，飲食既飽，猋然遠舉，復還其處也。覽冀州兮有餘，覽，望也。兩河之間曰冀州。餘，猶他方也。言雲神所在高遠，乃望於冀州，尚復見他方也。橫四海兮焉窮。窮，極也。言雲神出入奄忽，須臾之間，橫行四海，焉有窮極者也。思夫君兮太息，君，謂雲神也。極勞心兮忡忡。忡忡，憂心貌。屈原見雲一動千里，周徧四海，想得隨從，觀望四方，以忘己憂，思而念之，終不可得，故太息而歎，心中極勞而忡忡也。或曰：君，謂懷王也。屈原陳序雲神，文義略訖，愁思復至，哀念懷王暗昧不明，則太息增歎，心每忡忡而不能已也。

祝堯曰此篇亦賦而比也然其中有比之比有興而比之叛

張鳳翼曰此篇託以下皆指湘君而言思切之詞也僞託以為屈原自叙亦誤

拍音博

桡音饒 涔音岑

朱熹曰此篇求以求神而不答比事君之不合而往推至輕絕久別以事比求神而不答也

張鳳翼曰佳擢以言勤勞者以咲神也

枻音曳 汁音泄

湘君

君不行兮夷猶，言湘君所在，左沅湘，右大江，苞洞庭之波，方數百里，群鳥所集，魚鼈所聚，土地肥饒，又有險阻，故其神常安，不肯遊蕩，既設祭祀，使巫請呼之，尚復猶豫也。蹇誰畱兮中洲。蹇，詞也。畱，待也。洲，中也。水中可居曰洲也。堯以二女妻舜，有苗不服，舜往征之，二女從而不反，道死於沅湘之中，因為湘夫人也。所畱，蓋謂此堯之二女也。美要眇兮宜修，言二女之貌要眇而好，又宜修飾也。沛吾乘兮桂舟。言已欲祭在湘之中，猶乘桂木之船，沛然而行，常香淨也。令沅湘兮無波，沅湘，水名。使江水兮安流。言已乘船，常恐危殆，願湘君令沅湘無波涌，使江水順徑徐流，則得安也。望夫君兮未來，君，謂湘君。吹參差兮誰思。言己供脩祭祀，瞻望於君，而未肯來，則吹簫作樂，誠欲樂君，當復誰思念也。駕飛龍兮北征，征，行也。屈原思神略畢，意念楚國，願駕飛龍北行，亟還歸故居也。邅吾道兮洞庭。邅，轉也。洞庭，太湖也。言已欲乘龍而歸，不敢隨從大道，願轉江湖之側，委曲之徑，欲急至也。薜荔拍兮蕙綢，薜荔，香草也。拍，搏壁也。綢，縛束也。詩曰綢繆束楚也。蓀橈兮蘭旌。言已歸家，則以薜荔拍飾而壁，蕙草縛屋，乘船則以蓀為楫櫂，蘭為旌旗，動以香潔自脩飾也。望涔陽兮極浦，涔陽，江碕名，近附郢。極，遠也。浦，水涯也。橫大江兮揚靈。揚靈，精誠也。屈原思念楚國，願乘輕舟，上望江之遠浦，下附郢之碕，以泄憂思，橫渡大江，揚己精誠，冀能感悟懷王，使己還也。揚靈兮未極，女嬋媛兮為余太息。言己遠揚精誠，雖欲自竭盡，終無從達，故女須牽引而責數之，為己太息悲毒，欲使屈原改性易行，隨風俗也。橫流涕兮潺湲，言外欲變節，而意不能，內自悲傷，涕泣橫流也。隱思君兮陫側，言己雖見放棄，隱伏山野，猶從側陋之中思念君也。桂櫂兮蘭枻，櫂，楫也。枻，船旁板也。斲冰兮積雪。言己乘船遭天盛寒，舉其櫂楫，斲斫水凍，紛然委積而似雪，言己勤苦也。采薜荔兮水中，搴芙蓉兮木末。言己執忠信之行以事於君，其志不行，猶入池涉水而求薜荔，登山緣木而采芙蓉，故不可得之也。心不同兮媒勞，言婚姻所好，心意不同，則媒人疲勞而無功也。屈原自喻行與君異，終不可合，亦疲勞而已也。恩不甚兮輕絕。言人交接，初淺恩不甚篤，則相與離絕也。言己與君同姓共

洪興祖曰捐玦遺佩以詒湘君與騷經解佩纕以結言同意皆求賢也

捐音沿　澧音礼古本作下

祖無離絕之義也石瀨兮淺淺瀨湍也淺淺流疾貌飛龍兮翩翩屈原憂愁隱退川水見石瀨淺淺疾流而下將有所至仰見飛龍翩翩而上將有所登自傷棄在山野終無所登至也交不忠兮怨長言已執發忠信雖獲罪過不敢怨恨於衆人也期不信兮告余以不閒言君當與己期欵共為治後以讒言之故更告我以不閒暇遂以疏遠己也鼂騁騖兮江皋言己願及鼂明己年盛時任重馳驅以行道德也夕弭節兮北渚言日夕將暮已已衰老所情安意終志草澤也鳥次兮屋上次舍也再宿曰信過信為次也水周兮堂下言己所居在湖澤之中衆鳥舍止我之屋上流水周旋己之堂下自傷與鳥獸魚鱉同為伍也捐余玦兮江中玦玉佩也先王所以命臣之瑞故與環即還與玦即去也遺余佩兮澧浦言己雖見放逐常思念君設欲遠去猶捐玦佩置於水涯冀君求己示有還意采芳洲兮杜若芳洲香草叢生水中之處將以遺兮下女言己願往於芬芳絕異之洲采取杜若以與貞正之人思與同志終不變更也旹不可兮再得言日不再中年不再盛也聊逍遙兮容與逍遙遊戲也詩曰狐裘逍遙言天時不再至人年不再盛己既年老矣不遇於時聊且逍遙而遊容與而戲以待天命之至也

楊慎曰此篇情意悲痛與前篇同正妃為君則次妃降稱夫人所謂元有正兮礼有差也公子兮不敢言其湘夫平乃所以為相思之至也

湘夫人

帝子降兮北渚言堯二女娥皇女英隨舜不反墮於湘水之渚因為湘夫人目眇眇兮愁余言堯二女儀德美好眇然絕異又佩帝舜而乃沒命水中屈原自傷不遭值堯舜而遇闇君亦將沈身湘流故曰愁我也嫋嫋兮秋風嫋嫋秋風搖木貌也洞庭波兮木葉下言秋風疾則草木搖湘水波而樹葉落矣登白薠兮騁望薠草秋生今南方湖澤皆有之騁平也與佳期兮夕張言己願以始秋薠草初生望平之時修設祭具夕早灑掃張施帷帳與夫人期歆享之也鳥何萃兮薠中萃衆罾何為兮木上夫鳥當集木巔而言草中罾當在水中而言木上以喻所願不得失其所也沅有芷兮澧有蘭言沅水之中有盛茂之茝澧水之外有芬芳之蘭異於衆草以興湘夫人美好亦異於衆人也思公子兮未敢言言己想若舜之遇二女雖死猶思其神以不敢達言者上當須介女當須媒也荒忽兮遠望觀流水兮潺湲言鬼神恍惚往來無形近而視之彷彿若存遠而望之但見川水流而潺湲也麋何食兮庭中

澨音誓　匊古掬字　椒音今　葯音約　橑音潦　繚音了　廡音武

蛟何為兮水裔言小人宜在山野而升朝廷賢者當居尊官而為僕隸者也朝馳余馬兮江皋夕濟兮西澨言自傷驅馳出湘潭之辭不聞佳人兮召予將騰駕兮偕逝屈原幽居草澤思神念鬼與湘夫人有命召呼則願命駕騰馳而往不待侶偶築室兮水中葺之兮荷蓋屈原困於世願築室水中託附神明而居處也蓀壁兮紫壇以蓀草飾室壁累紫貝為室壇匊芳椒兮成堂布香椒於堂上桂棟兮蘭橑以桂木為屋棟以木蘭為榱也辛夷楣兮葯房辛夷香草以作戶楣罔薜荔兮為帷言結薜荔為帷帳擗蕙櫋兮既張以所擊擗櫋屋白玉兮為鎮以白玉鎮坐席也疏石蘭兮為芳芷葺兮荷屋繚之兮杜衡合百草兮實庭合百草之花以實庭中建芳馨兮廡門屈原生遭濁世憂思困極意欲隨從鬼神築室水中與湘夫人比鄰而處然猶積聚衆芳而以為殿堂修飾彌盛行善彌高者也九嶷繽兮並迎靈之來兮如雲言舜使九嶷之山神繽然來迎二女則百神侍送衆多如雲也捐余袂兮江中遺余

褋音牒　洪興祖曰不可

已矣不可水汭猶與共逍遙

袂兮醴浦屈原設託湘夫人共隣而處舜復迎之而去窮困無所依故欲捐棄衣物裸身而行將適九夷也搴汀洲兮杜若將以遺兮遠者言已雖欲之九夷絕域之外猶求高賢之士平洲香草以遺之與共脩道德也時不可兮驟得驟數聊逍遙兮容與

洪曰祖曰自此以下屈原陳己之志于司命也

阬音剛

朱熹曰此以神既去而思之如雲中君平章之意也

大司命

廣開兮天門紛吾乘兮玄雲言天尊重司命將出遊戲則為大開禁使乘玄雲而行令飄兮先驅使涷雨兮灑塵言司命爵位尊高出則風伯雨師先驅為戒除也君回翔兮以下言司命行有節度雖乘風雨然徐回運而來下而已矣踰空桑兮從女言備履忠貞之行而身放棄將總神明陳己之冤結故欲踰空桑之山而要司命也紛總總兮九州何壽夭兮在予言普天之下九州之民誠甚眾多其壽考夭折皆自施行所致天誅加之不在於我也高飛兮安翔言司命執持天政不以人言易其則安徐飛高翔而行乘清氣兮御陰陽言司命常乘天清明之氣御持万民死生之命也吾與君兮齋速導帝之兮九阬言已願修飭急疾齋戒侍從於君導迎天帝出入九州之山與清潔已精也靈衣兮披披玉佩兮陸離言已得依隨司命被服神衣披披而長玉佩眾多陸離而壹陰兮壹陽眾莫知兮余所為言已得佩神俱行出陰入陽一晦一明眾人無緣知我所為也為一作作折疏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言已雖出陰入陽涉歷殊方猶思離居隱士將折神麻采玉華以遺與之明己行度如玉不以苦樂易其志也老冉冉兮既極不寖近兮愈疏言己行忠信從少至老命將窮矣而君猶疑之不稍親近而日以疏遠者也乘龍兮轔轔車轔轔詩云有高駝兮沖天言已雖見疏遠執志彌堅想乘龍轔轔然而有節度也結桂枝兮延佇羌愈思兮愁人言已乘龍沖天非心所樂猶結木為誓長立而望想念楚國愁且思也愁人兮奈何願若今兮無虧言已愁思安可奈何乎願身行善常若於今所無虧欠也固人命兮有當孰離合兮可為言人受命而當有生富貴貧賤者是天祿也已獨放逐離別不復會合不可為思者也

少司命

秋蘭兮麋蕪，羅生兮堂下。言已供神之室空閑而清淨，衆香之草又環其堂下，羅列而生，誠司命君所宜幸集也。綠葉兮素枝，芳菲菲兮襲予。言芳草茂盛，吐葉重華，芳香菲菲，上及我也。夫人兮自有美子，蓀何以兮愁苦。言天下萬命人人自有子孫，司命獨與我提其年命而用思愁苦。秋蘭兮青青，綠葉兮紫莖。言已事神堂設重植芳草，莖葉五色，芳香盈物也。滿堂兮美人，忽獨與余兮目成。言萬民衆多，美人並會，盈滿于堂，而司命獨與我睨而相望，成為親親也。入不言兮出不辭。言神往來奄忽，入不語，言出不訣辭，其志難知。乘回風兮載雲旗。言司命之去，乘回風，載雲旗，形貌不可得見。悲莫悲兮生別離。屈原思神畢，憂愁復出，乃長嘆曰：人居世間，悲哀莫痛於妻子生離別，傷己當知也。樂莫樂兮新相知。言天下之樂莫大於男女始相知之時也。荷衣兮蕙帶，儵而來兮忽而逝。言司命被服香淨，往來奄忽，難當值也。夕宿兮帝郊，君誰須兮雲之際。言司命之去，暮宿於天帝之郊，誰待於雲之際乎。與女遊兮九河，衝風至兮水揚波。與女沐兮咸池，晞女髮兮陽之阿。言已願託司命俱沐咸池，乾髮陽阿，齋戒絜己，冀蒙天祐也。望美人兮未來，臨風怳兮浩歌。言已思望司命而未肯來，臨疾風而大歌，冀神聞之而來至也。孔蓋兮翠旍。言司命以孔雀之翅為車蓋，翡翠之羽為旌旗，言殊飾也。登九天兮撫彗星。言司命乃陞九天之上，撫持彗星，欲掃除邪惡，輔仁賢也。竦長劍兮擁幼艾。言司命執持長劍以誅絕凶惡，擁護萬民長少，各使得其命也。荃獨宜兮為民正。言司命執心公方，無所阿私，善者祐之，惡者誅之，故宜為萬民之平正也。

洪興祖曰：周禮大宗伯以槱燎祀司中司命，疏引星傳云三台上台司命為大尉。文昌宮第四曰司命，然則有兩司命也。

東君

暾將出兮東方。謂日始出東方。照吾檻兮扶桑。言東方有扶桑之木，其高萬仞，日下浴於湯谷，上拂其扶桑，爰始而登，照耀四方。日以扶桑為舍檻，故曰照吾檻兮扶桑也。撫余馬兮安驅，夜皎皎兮既明。言日既陞天，運轉而西，將過太陰，徐撫其馬，安驅而行，雖幽昧之夜，猶皎皎而自明也。駕龍輈兮乘雷，載雲旗兮委蛇。言日以龍為車轅，乘雷而行，以雲為旌旗，委蛇而長。長太息兮將上，心低佪兮顧懷。言日將去扶桑，上而升天，則徘徊太息，顧念其君也。羌聲色兮娛人，觀者憺兮忘歸。言日色光明，照耀四方之人，觀見之莫不娛樂，憺然意安而忘歸也。縆瑟兮交鼓，交鼓，對擊鼓也。簫鐘兮瑤簴，鳴篪兮吹竽。言已願供修香美，張施琴瑟，吹鳴篪竽，列備衆樂，以樂大神也。思靈保兮賢姱。言已思得賢好之巫，使與日神相保樂也。翾飛兮翠曾。言巫舞工巧，身體翾然，若飛以翠鳥之舉也。展詩兮會舞，應律兮合節。言乃復舒展詩曲，作為雅頌詩之樂，合會六律，以應舞節。靈之來兮蔽日。日神悅喜，於是來下，從其官屬，蔽日而至也。青雲衣兮白霓裳。言日神來下，青雲為上衣，白霓為下裳，日出東入西方，故用其方色以為飾也。舉長矢兮射天狼。天狼星名，以喻貪殘。日為王者，王者受命，又誅貪殘，故曰舉長矢射天狼，言君當誅惡也。操余弧兮反淪降。言日誅惡已復，循道而退，下入太陰之中，不伐其功也。援北斗兮酌桂漿。言誅惡既畢，故引北斗，酌酒漿以爵命賢能，進有德也。撰余轡兮高駝翔，杳冥冥兮以東行。言日過太陰，不見其光，出杳杳，入冥冥，直東行而復出。或曰：日月五星皆東行也。

行音杭

河伯

與女遊兮九河。河為四瀆長其位視大夫屈原亦楚大夫欲以官相友故曰女也九河徒駭太史馬頰覆鬴胡蘇簡絜鉤盤鬲津也衝風起兮水橫波。屈原設意與河伯友俱遊九河之中想衆神祐及遇隧風大波涌起所託無所也乘水車兮荷蓋。駕兩龍兮驂螭。言河伯以水為車驂駕螭龍而游戲也登崑崙兮四望。心飛揚兮浩蕩。言己設與河比俱遊西北登崑崙之山其遠万里周望四方心意飛揚志欲陞天思念浩蕩而無所據也日將暮兮悵忘歸。言崑崙山之中多奇怪珠玉之樹觀而視之不知日暮言己心悅志樂忽忘反歸也惟極浦兮寤懷。言己心復徐惟念河之極浦江之遠碕則中心覺寤而復愁思也魚鱗屋兮龍堂。紫貝闕兮朱宮。言河伯所居以魚鱗蓋屋堂朱畫蛟龍之文紫貝作闕朱丹其宮形容異制甚鮮好也靈何為兮水中。言河伯之屋脩好如是何為居水中而沈沒也乘白黿兮逐文魚。言河伯遊戲遠出而乘龍近出而乘黿又從鯉魚者也與女遊兮河之渚。流澌紛兮將來下。言屈原願與河伯久游河之渚而澌紛然相隨來下水為汙濁故欲去也或曰流澌鮮者屈原自比子交手兮東行。言屈原與河伯別子宜東行還於九河之居我亦欲歸者也送美人兮南浦。言願河伯送己南至江之涯屈楚國也波滔滔兮來迎。魚鱗鱗兮媵予。言江神聞己將歸亦使波滔〃來迎河伯遣魚鱗〃侍從而送我也

[illegible]切音緰　澌音斯　[illegible]

二十九子品彙　[illegible]

山鬼

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女羅。言山鬼彷彿若人見於山之阿被薜荔之衣以兎絲為帶薜荔兎絲皆無根緣物而生山鬼亦奄忽無形故衣之以為飾也既含睇兮又宜笑。言山鬼之體貌含眇美容目盼然又好口齒而宜笑也子慕予兮善窈窕。言山鬼之貌既以姱麗亦復慕我有善行好姱是以故來見其容也乘赤豹兮從文貍。辛夷車兮結桂旗。言山鬼出入乘赤豹從文貍結桂與辛夷以為車旗言其香潔也被石蘭兮帶杜衡。折芳馨兮遺所思。言山鬼脩飾衆香以崇其善屈原履行清潔以厲其身神人同好故折香馨相遺以同其志也余處幽篁兮終不見天。言山鬼所處乃在幽林之內終不見天地所以來出歸有德也或曰幽篁竹林也路險難兮獨後來。言山鬼所處既深其路阻險又難故來晚暮後諸神也表獨立兮山之上。言山鬼後到特立於山之上而自異也雲容容兮而在下。杳冥冥兮羌晝晦。言山鬼所在至高邈雲出其下雖曰晝猶晦暝也東風飄兮神靈雨。言東風飄然而起則神靈應之而雨以喻陽相感風雨相和屈原自傷獨無與和者也留靈脩兮憺忘歸。歲既晏兮孰華予。言己宿留懷王冀其還己心中憺然安而忘歸年歲晚暮將欲罷老誰當復令我榮華也采三秀兮於山間。石磊磊兮葛蔓蔓。言己欲服芝之草以延年壽周旋山間采而求之終不能得但見山石磊〃葛草蔓〃或曰三秀〃才之士隱處者也言石葛蔓喻所在深也怨公子兮悵忘歸。言己所以怨公子椒者以其知己忠信而不肯達故我悵然失志而忘歸也君思我兮不得閒。言懷王時思念我顧不肯以閒暇之日歸己謀議也山中人兮芳杜若。飲石泉兮蔭松柏。言己雖居在山中無人之處猶取杜若以為芳飲石泉之水蔭松柏之木飲食居處動以香潔自修飾君思我兮然疑作。言懷王有思我時然讒言妄作故令狐疑也雷填填兮雨冥冥。猨啾啾兮狖夜鳴。風颯颯兮木蕭蕭。言己在深山之中遭雷電暴雨猨狖號呼風木搖動以言恐懼失其所也思公子兮徒離憂。言己怨子椒不見達故遂去而憂愁也

二十九子品彙　[illegible]

殪音翳 霾音埋 縶音執 枹音孚

國殤

操吳戈兮被犀甲，車錯轂兮短兵接。短兵，刀劍也。旌蔽日兮敵若雲，言兵士競旗，旌旗蔽日，敵多人衆來若雲也。矢交墜兮士爭先。言兩軍相射，流矢交墜，壯夫奮怒，爭先在前也。凌余陣兮躐余行，言敵家來侵凌我也，躐我行伍也。左驂殪兮右刃傷。言己所乘左驂馬死，右騑馬被刀瘡也。霾兩輪兮縶四馬，言己馬雖死傷，更霾車兩輪，絆四馬，終不反顧，示必死也。援玉枹兮擊鳴鼓。言己愈自厲，怒執枹，鼓氣益盛。天時墜兮威靈怒，言己戰鬬適遭天時命當墜落，雖身死亡，而威神怒，精不畏惮也。嚴殺盡兮棄原壄。言壯士尽其死命，則骸骨棄於原壄而不土葬也。出不入兮往不反，言壯士一出必死，不復顧入，一往不復還反也。平原忽兮路超遠。言身棄平原山野之中，去家道甚遠也。帶長劍兮挾秦弓，言身雖死，猶帶劍持弓，示不舍武也。首身離兮心不懲。言己雖死，頭足分離，而心終不懲恐也。誠既勇兮又以武，終剛強兮不可凌。言國殤之性，誠以勇猛剛強之氣，不可凌犯也。身既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為鬼雄。言國殤既死之後，精神強壯，魂魄武毅，長為百鬼之雄傑也。

共祀祖曰禮魂，謂以禮善終者。

禮魂

盛禮兮會鼓，言祠祀九神，皆先齋王成其禮，敬乃傳歌作樂，急疾擊鼓，以稱神意也。傳芭兮代舞，言芭，巫所持香草名也。代，更也。言祠祀作樂而歌，巫持芭而舞，訖以復傳與他人更用之也。姱女倡兮容與。言好女先倡而舞，則進退容與而有節度也。春蘭兮秋菊，長無絕兮終古。言春祠以蘭，秋祠以菊，為芬芳長相繼承，無絕於終古之道也。

上一卷終

[library seal]

新鍥翰林三狀元會選二十九子品彙釋林卷之十

[library seal]

從吾　焦竑　校正

青陽　翁正春　參閱

蘭嵎　朱之蕃　圈點

楊子法言

學行篇

王守仁曰：揚一善之所斷，皆丝品也。衆味萃至列諸肆，而惟上所惧焉。

天降生民，倥侗顓蒙，恣于情性，聰明不開，訓諸理。理猶道也，言大民惷闇，故教諸道以開明之。譔學行。譔，述也，譔撰學行。學行之上也，學者所以為道表，則後世學之上也。言之次也，辭解疵發或謨訓，學之次也。教人又其次也。咸無焉，為衆人。或曰：人羨久生，將以學焉，可謂好學已乎？曰：未之學也。學不羨。如不學，羨久生，豈然？

仲尼行學朝聞夕死，楊子好學不羨久生。

天之道不在仲尼乎？仲尼駕說者也，不在茲儒乎？駕後為學哉也，仲尼乘行而贊述之，駕說者也。其道豈不在茲大儒者乎？如將復駕其所說，則莫若使諸儒金口而木舌。或曰：學無益也，如質何？質猶性也，言性有能否，不由於學，故為無益。曰：未之思矣。夫有刀者礱諸，有玉者錯諸，不礱不錯，焉攸用？礱而錯諸，質在其中矣。學而臻道，質性愈全。否則輟。不學則盡其天質而止，輟矣，不能復進益光大也。螟蛉之子殪而逢蜾蠃，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矣。速哉，七十子之肖仲尼也。肖，類也。蜾蠃遇螟蛉而受化，久乃變成蜂，七十子之類仲尼，又速於是。學以治之，治其性。思以精之，精於道。朋友以磨之，名譽以崇之，揚名。不倦以終之，立身自強不息。可謂好學也已矣。孔子習周公者也，顏淵習孔子者也。羿、逢蒙分其弓，良捨其策，般投其斧而習諸，孰曰非也？言孔不習周，顏不習孔，亦猶夫羿棄弓，良失策，般斷斧而

…至於…而時習之謂其非之

金川山曰借問顏淵不學亦成人耶楊孔子而鑄之乃成德於聖人化之物為黃金何以異乎

習之也誰曰非乎賁非乎或曰此名也（周孔之名）彼名也（羿逢蒙良般之名）處一焉而已矣（或人見揚子并論周孔良般疑其名等如一故揚答以下文）曰川有瀆山有嶽高而且大者衆人所不能踰也（或人問般羿周孔之名如一楊以川有瀆山有嶽而對之是謂般羿之徒猶川周孔之道猶岳瀆自然小大不同高低有異矣故下篇亦云仲尼之道猶四瀆也）或問世言鑄金金可鑄歟曰吾聞覿君子者問鑄人不問鑄金或曰人可鑄歟曰孔子鑄顏淵矣或人踧爾曰旨哉問鑄金得鑄人（踧爾驚貌旨美也書於問鑄金而得鑄人冨莫大焉利莫重焉）學者所以修性也視聽言貌思性所有也學則正否則邪師哉師哉桐子之命也（桐洞也桐子洞然未有所知之時制命於師也再言之者歎為人師制人善惡之命不可不明慎也）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也模不模範不範為不少一鬨之市不勝異意焉（鬨音哄賣買者諠譁異而何謂鬨也）一卷之書不勝異說焉一鬨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物價）習乎習（欲習貫之務人也）以習非之勝是也（非謂異端之術）況習是之勝非也（者）於戲學者審其是而已矣或曰焉知是而習之曰視日月而知衆星之蔑也（蔑微也）仰聖人而知衆說之小也學之為王者事其已久矣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其已久矣或問進（進於道）曰水或曰為其不舍晝夜歟曰有是哉滿而後漸者其水乎（水滿坎而后進人學博而后仕）或問鴻漸曰非其往不往非其居不居漸猶水也（鴻避寒而就温學者去非而從是然鴻之飛也不決起上必以漸而置高學者亦自近小而至遠大猶水之深而后進也）請問木漸曰止於下而漸於上者其木也哉亦猶水而已矣（木根不動而枝葉進長學者正心修身而家齊國治然木之木非朝夕而成聖人之德非造次而立亦猶水之漸而後…）

陳后山曰南方之俗以雜冠為美羌戎之俗以焚尸為榮安於所習不知其非習小道者亦類於此

趙…曰本根不動而枝葉進長學者正心修身而家齊國治然…之木非朝…

纂圖互註揚子法言 卷一 二

久…德…必先而立亦猶水之漸而後進也

堯學於君疇舜學於務成昭禹學於西王國湯學於威子伯文王學於時子思武王學於郭叔周公學於…曾子問曰吾聞諸老聃學礼也昭公十七年傳曰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郯子紀官也樂記曰…萇弘…君疇…史…

（人之進也）吾未見好斧藻其德若斧藻其楶者歟（斧藻猶刻桷丹楹之節楶柱也）鳥獸觸其情者也（無別）衆人則異乎（衆人有礼義之別所以異乎觸情）賢人則異衆人矣聖人則異賢人矣禮義之作有以矣乎（聖人制作礼義使人自別於鳥獸豈強為之）人而不學雖無憂如禽何學者所以求為君子也求而不得者有矣夫未有不求而得之者也睎驥之馬亦驥之乘也睎顏之人亦顏之徒也或曰顏徒易乎睎之則是曰昔顏嘗睎夫子矣正考甫嘗睎尹吉甫矣公子奚斯嘗睎正考甫矣（正考父商頌孟姜睎祀之事而魯大夫公子奚斯能作閟公之廟亦睎詩之叙也而魯頌美之曰松桷有舃路寢孔碩新廟奕奕奚斯所作）如不欲睎則已矣如欲睎孰禦焉或曰書與經同（書猶論語孝經爾雅荀孟之類經謂五經也言此等書其道與經所同否）而世不尚（漢文帝以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皆置博士後罷傳記博士獨立五經博士列學科而已論語爾雅荀孟之類未也所以故禁世不尚）治之可乎曰可（揚以道雖世不尚亦可治而學之）或人啞爾笑曰須以發策決科（須以決科經試今徒治經之書而不見策用故笑之）曰大人之學為道也小人之學為利也子為道乎為利乎（或人謂可以決科之經則治之是為利而非為道也故楊以君子小人正之）或曰耕不穫獵不饗耕獵乎（或人以書不得祿利而治之譬猶耕獵不得穫饗亦耕獵乎）曰耕道而得道獵德而得德是穫饗也（耕穫如此利莫大焉）吾不覩參辰之相比也是以君子貴遷善遷善也者聖人之徒歟百川學海而至於海丘陵學山而不至于山是故惡夫畫也頻頻之黨甚於鸒斯亦賊夫糧食而已矣（鸒斯鳥又小而多群言頻頻之黨也之人甚於鸒斯群徒賊夫稻粱而已矣人之不學飽食終日與鸒…用心徒耗糧食）何以異於野鳥朋而不心面朋也友而不心面友也或謂…

正考甫宋宣公之上卿尹吉甫周宣王之卿上尹吉甫深於詩辭作大雅崧高烝民之詩以美宣王正考甫宜之亦深得商頌十二篇以頌湯之後昭公七年傳曰及正考又佐戴武宣

參辰二星名晉…傳曰公子…

……故君子不苟乃過業之法也
顏子樂道故曰內以人樂物故曰外理微精入

治產不如丹圭之富。白圭周人也名丹字圭 曰吾聞先生相與言則以仁與義市井相與言則以財與利如其富如其富如其義或曰先生生無以養死無以葬如之何曰以其所以養養之至也以其所以葬葬之至也養不必豐葬不必厚各順其宜惟義所在 或曰猗頓之富以為孝子不亦至乎顏其餒矣曰彼以其粗顏以其精彼以其回顏以其貞顏其劣乎顏其劣乎或曰使我紆朱懷金其樂不可量也曰紆朱懷金之樂不如顏氏子之樂顏氏子之樂也內紆朱懷金之樂也外或曰請問屢空之內曰顏不孔雖得天下不足以為樂然亦有苦乎曰顏苦孔子之卓也或人瞿然曰茲苦也祇其所以為樂也歟曰有教立道無心仲尼有學術業無心顏淵或曰立道仲尼不可為思矣術業顏淵不可為力矣或人以孔顏之道不可以思力庶之故對以下文為可學也 曰未之思也孰御焉。

……也辨其異端而尋其……矣
許國曰相如作大人賦武帝有飄飄然有凌雲之志迺後致勸言不正也文字彫篆刻
閑如森曰足言善辭令足容盛有德則有文章無德則無悅偽

吾道篇

降周迄孔成于王道然後誕正章乖離自仲尼之後詭誕之章作而乖離於道 諸子圖徽綺靡荒唐雕刻詭誕俱謂之文人各矜尚而不知其正者正之 或問吾子少而好賦初子雲好辭賦嘗倣相如以為式 曰然童子雕蟲篆刻俄而曰壯夫不為也 或曰賦可以諷乎言賦將以諷之迺歸於正 曰諷則已不已吾恐不免於勸也諷之必推類而言極麗靡之辭然後諷之以正如其不已乃復成勸言不正也 或曰霧縠之組麗時人以為富如女工之 曰女工之蠹矣霧縠雖靡麗蠹害女工辭賦雖巧或亂聖典 劍客論曰劍可以愛身言擊劍可以衛護愛身賦可以諷諭勸人者也 曰狴犴使人多禮乎 或問景差唐勒宋玉枚乘之賦也益乎景差唐勒宋玉楚大夫枚乘漢都尉善賦 曰必也淫皆誇誕過實 淫則奈何曰詩人之賦麗以則正法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奢侈相勝靡麗越不歸於正也 如孔子之門用賦也則賈誼升堂相如入室矣如其不用何升堂入室以聖人之道藝又志賈誼賦七篇相如賦二十九篇 或問蒼蠅紅紫蒼蠅間乎白黑紅紫似朱而非朱 曰明視問鄭衛之似似樂似雅 曰聰聽蒼蠅變白黑紅紫亂正色鄭衛以雅音皆人所難辨惟聰聽者辨之不惑也 或曰朱曠不世如之何離朱善視師曠善聽今不世有如之何視聽哉 曰亦精之而已矣不必朱曠亦專精而已矣 或問交五聲十二律也或雅或鄭何也曰中正則雅多哇則鄭 請問本曰黃鍾以生之中正以平之確乎鄭衛不能入也黃鍾為律本聖人為道本諸子猶鄭衛也學道者稽諸聖人既以中正確然守故奇僻之論何從而入哉 或曰女有色書亦有色乎曰有女惡華丹之亂窈窕也書惡淫辭之淈法度也淈亂也淫遷逝猶 浮滄海而知江河之惡沱也況枯澤乎沱[illegible]……卑也介小也

家了凡曰不雅請訶所渠弄于……百二川……

郭□曰□□中泥牧山者所以□也湜多乘水困濟宜小舊韓詩云江有沱論江水大沱水小和六此故止水別於耳

李宣曰易革九五大人虎變其文炳也上六君子豹變其文蔚也

言三者皆有文章顧其質不同耳若能變更其質去故取此訓偲焉

卻守益曰不姦姦者以盡受人不詐詐者以正教人

申特行曰綠衣非正色紵絮非純錦雖多不益於寒用猶多辭小說不益於正

水捨舟航而濟乎瀆者末矣。捨五經而濟乎道者末矣。棄常珍也而視乎異饌者。惡覩其識道也。山徑之蹊不可勝由矣。向牆之戶不可勝入矣。蹊徑也言山中邑小之徑不可勝由矣向牆之戶不可勝入矣猶諸子之言不可勝好矣曰。惡由入。曰孔氏。孔氏者戶也。正門曰子戶乎。曰戶哉戶哉。吾獨有不戶者矣。子亦由孔氏之戶乎曰戶哉戶哉吾獨有不由諸子之戶哉或問學蒼頡史篇。多知奇難之字故欲學之曰史乎史乎。愈於妄闕也。刺蒼頡亦史類故勝於學諸子之妄不學之闕也或曰有人焉。自姓孔而字仲尼。入其門。升其堂。伏其几。襲其裳。則可謂仲尼乎。曰其文是也。其質非也。故問質曰羊質而虎皮。見草而說。見豺而戰。忘其皮之虎也。聖人虎別。其文炳也。君子豹別。其文蔚也。辨人貍別。則其文萃也。辯別之人文次之其文叢萃也貍變則豹。豹變則虎。君子睎聖人亦聖之徒好書而不要諸仲尼。書肆也。賣書而肆不能計義好說而不見諸仲尼。說鈴也。鈴以諭小聲猶小說不合大雅君子言也無擇。聽也無淫。非法不言非正不聽擇則亂。淫則辟。何所擇乎何所淫乎言有可擇則亂聽有淫侈則邪辟述正道而稍邪哆者有矣。哆脣下垂貌亦謂其言不正也猶辭賦本欲諷以正道而其辭乃邪哆矣未有述邪侈而稍正也。未有專述邪哆之能而歸於正道孔子之道。其較且易也。言較然易知或曰。童而習之。白紛如也。言皓首猶亂何其較且易。曰謂其不姦姦。不詐詐也。如姦姦而詐詐。雖有耳目。焉得而正諸。姦姦者以姦欺姦詐詐者以詐欺詐如此則學者雖有耳目安得而正之也多聞則守之約。多見則守之以卓。寡聞則無約也。寡見無卓也。綠衣三百。色如之何矣。紵絮三千。寒如之何矣。君子之道有四易。簡而易

呂吉甫曰孟子辭楊墨之文公下楊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當時楊墨之言盈天下惜先聖之道距楊墨放淫辭邪說者不得作

用也。要而易守也。炳而易見也。法而易言也。震風凌雨然後知夏屋之為帡幪也。帡幪也虐政虐世然後知聖人之為郛郭也。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後之塞路者有矣。若韓莊申商之類竊自比於孟子。或曰。人各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將誰使正之。曰萬物紛錯則懸諸天。眾言淆亂則折諸聖。或曰惡覩乎聖而折諸。曰在則人。亡則書。五經其統一也。

林希光曰孔子云中人以下不可以語上也上智與下愚不移後考全人之言則是人有上中下三品矣

林㪍方曰吾道之本不諸身者也修則克矣故次之以道混雜也荀子以為人性惡孟子以為人性善揚子以為人性善惡混

修身篇

事有本貞（凡事有本有貞貞正道也）陳施于意動不克咸本諸身（陳布也施行也言正道之事當在己意自布行之而勿求備於人克能也咸感也者陳施其意治化天下動而不能感人者蓋由外逐物感內無本貞不能正己以正物故當先本諸身者也）擇修身（內充至理而行止外處皆成律度）修身以為弓。矯思以為矢。（矯思猶正思也）立義以為的。奠而後發。發必中矣。（事得其宜之謂義言修身及思定而後發與中道之宜奠者定也）人之性也善惡混。修其善則為善人。修其惡則為惡人。氣也者所以適善惡之馬也與。（志之所行則氣隨之言不可不養以適正也乘而之善則為忠為乘而之惡則為慢為暴也）或曰。孔子之事多矣。不用則亦勤且憂乎。（孔子以天下不治為己任其事多矣然後不見用于世則徒勤且憂乎）曰。聖人樂天知命。樂天則不勤。知命則不憂。或問銘。（盤銘或湯之盤銘）曰。銘哉銘哉。有意於慎也。聖人之辭可為也。使人信之所不可為也。（聖人之辭先王之言故可為也人有善惡好惡不同必使皆信所不可為也）是以君子彊學而力行。珍其貨而後市。修其身而後交。善其謀而後動。成道也。君子之所慎。言禮書。（謹言無口過慎禮無失儀言禮是慎慎之為書）上交不諂。下交不驕。則可以有為矣。或曰。君子自守。奚其交。曰。天地交。萬物生。人道交。功勳成。奚其守。（天地之交以道人道之交以理但當順天人之道理而無所逆也）好大而不為。大不大矣。好高而不為。高不高矣。仰天庭而知天下之居卑也哉。公儀子董仲舒之才之邵也。（邵高也公儀子為魯相頗識於室道去之園有葵拔之不與民爭利也董仲舒為江都相下帷三年不窺園以二君才德高矣）使見善不明。用心不剛。儔克爾。（儔誰也誰能知此舍利而取義也）

珍貨價必善修身交必因其善動必有所以成道也

驕諂言規聖道然後知道之淺小

舒分曰譬如一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故將聖道然後知諸子之淺小

仁而居宅可以以身處如道路

或問仁義禮智信之用。曰。仁宅也。義路也。禮服也。智燭也。信

可以安行仁的本服可以表儀智如燈燭可以照燭信符節可以可以致誠

符也。處宅由路。正服明燭。執符。君子不動。動斯得矣。有意哉。（謂於道）孟子曰。夫有意而不至者有矣。未有無意而至者也。（孟子無此語）或問治己。曰。治己以仲尼。（言當以仲尼之道治修其己）或曰。治己以仲尼。仲尼奚寡。（若人人治己以仲尼則仲尼宜多也）曰。率馬以驥。不亦可乎。（治己以道當以仲尼材當以駿馬具道率馬以驥之材可也）或曰。田圃田者莠喬喬。思遠人者心忉忉。（圃讀為甫喬讀為驕或人以仲尼之道遠且大力不及也譬田大田而少功徒使莠驕驕而盛思遠人而不見徒使心忉忉而勞詩曰無田甫田維莠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曰。日有光。月有明。三年不目日。視必盲。三年不目月。精必矇。（言仲尼道存則可學之否則盲瞽矣夫日月幾三年則一差變故五年而再閏言三者舉成數也夫道不可須臾而離其身目不可造次而失其見以三年日月之遠而心目不能易則道去矣）熒魂曠枯。糟莩曠沈。擿埴索塗。冥行而已矣。（熒光也熒魂神光精華精之白也故本精作糟白讀當為精言以三年日目之熒光也熒魂神光久曠則枯木精久曠則沈於是以杖擿地而求路須冥然有矣莩者葭之白皮薄也）或問何如斯謂之人。曰。取四重。去四輕。則可謂之人。曰。何謂四重。曰。重言。重行。重貌。重好。言重則有法。行重則有德。貌重則有威。好重則有觀。敢問四輕。曰。言輕則招憂。行輕則招辜。貌輕則招辱。好輕則招淫。禮多儀。或曰。日昃不食肉。肉必乾。日昃不飲酒。酒必酸。賓主百拜而酒三行。不已華乎。曰。實無華則野。華無實則賈。華實副則禮。山雌之肥。其意得乎。（言山梁雌雉所以能肥如是者以其飲啄遊處得意也喻君子之樂道亦然）或曰。回之簞瓢。臞如之何。（臞瘠也）曰。明明在上。百官牛羊。亦山雌也。闇闇在上。簞瓢捽茹。亦山雌也。何其臞。（捽謂以手捽茹也）千鈞之輕。烏獲力也。簞瓢之樂。顏氏德也。

邵宝曰言仲尼道存則可學之否則狂愚矣日月光明則可見否則盲瞽矣夫日月幾三年則一差五年而再閏者舉成數也夫道不可須臾而離其身目不可造次而失其見以三年日月之遠而心目不能易則道去矣遂至熒枯莩沈冥行而已矣

此喻人學於聖人然後能見道猶目之資於日月然後能視也或修身而不由聖人則為棄人矣視物而不見日月則為盲目矣

邦有道富且貴樂也邦無道富

日然牛也何明礼

犧者疲勞也楊子以為人欲為己子則不可與礼文若欲為鮮人則何必礼文

王涯中曰上智生而知之作道所智極深所以非常人所能逮

也。或問犁牛之鞟與玄騂之鞟有以異乎。犁牛雜色之牛玄黑也騂赤也鞟皮之無皮也或問犧牛有不純之色與黑赤之色犢牛也豈有異乎 曰同。言其為一牛也 然則何以不犁也。言既為牛之同而宗廟何取玄騂而不用犁也 曰將致孝乎鬼神不敢以其犁也。如刲羊刺豕罷賓犒師惡在犁不犁也。有德者好問聖人。或曰魯人鮮德奚其好問仲尼也。曰魯未能好問仲尼故也。有德者好問聖人則好行之今魯人雖問之而不能用 如其好問仲尼則魯作東周矣。天下有三檢。眾人用家檢家人自以為去 賢人用國檢聖人用天下檢。天下有三門由於情欲入自禽門由於禮義入自人門由於獨智入自聖門。或問士何如斯可以禔身。禔安 曰其為中也弘深中者心志也弘深敦重也 其為外也肅括則可以禔身矣。外威儀也肅敬也括法也 君子微慎厥德悔吝不至何元憞之有。微纖也悔吝小疵也元憞大惡也 上士之耳訓乎德下士之耳訓乎己。上士好德聞而戒之下是已聞而誡之訓誡也 言不慙行不恥者孔子憚焉。

揚子 十一

問道篇

芒芒大道昔在聖考過則失中不及則不至不可姦罔。謂問道者 世以虛無恬淡為道之本而求乎洪荒爽曠之理不知天也聖人貴乎大中自然之道 或問道曰道也者通也無不通也。無不通言道之施也 或曰可以適它歟。佗猶和也曲也訓既云聖人之道無不通亦可以通邪曲之方乎 曰適堯舜文王者為正道非堯舜文王者為它道君子正而不它。或問道曰道若塗若川車航混混不捨晝夜。車之由塗航之由川混混往來交通 或曰焉得直道而由諸。塗川皆形曲也其亦因形而取譬 曰塗雖曲而通諸夏則由諸川雖曲而通諸海則由諸。或曰事雖曲而通諸聖則由諸乎。上既答以川塗雖曲可通諸夏諸川而或人不諭復問曲事可通聖道乎今正無谷文者彼其問之失而不對之也夫聖人無不正也安有曲學而能逹之 道德仁義禮譬諸身乎。夫道以導之道達也有道則行斯達矣 德以得之有德則斷得矣 仁以人之有仁則以人之 義以宜之有義則士得其宜 禮以體之有禮則身保於禮 天也五者人之天性 合則渾四體合則渾成 離則散一人而兼統四體者其身全乎。五美備則混為聖人 一人兼統者德備如身全 或問德表。問德之所然為天下之表 曰莫知作上作下。言民日用而不知 請問莫知。曰行禮於彼而民得於此奚其知。君自行禮於上而民承化乎下矣而不知 或曰孰若無禮而德。曰禮體也人而無禮焉以為德。或問天。曰吾於天歟見無為之為矣。天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 或問彫刻眾形者匪天歟。曰以其不彫刻也如物刻而彫之焉得力而給諸。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耳。老子以道為其所道德為其所德雖然聖人未嘗不言道也故有取耳 及搥提仁義絕滅禮學吾無取焉耳。老子絕學蓋言至理之極以明無為之本斯乃聖人所同于云豈異哉夫能

揚子 十二

之爲教也

述旨然後可與適道悠悠之徒既非所述方崇經世之訓是故無取焉所若不得已之爲教也吾焉開明哉惟聖人爲可以開明佗則苓苓當爲蒙字之誤也言開吾道之蔽以爲之明者惟聖人不佗則愈蒙閉天佗指花列之頓大哉聖人言之至也開之廓然見四海閉之閛然不睹墻之裏聖人之言似於水火或問水火曰水測之而益深窮之而益遠火用之而彌明宿之而彌壯允治天下不待禮文與五教則吾以黃帝堯舜爲疣贅或曰太上無法而治法非所以爲治也或以太上無法爲之自化疑分之制無益於道曰鴻荒之世聖人惡之惡其與禽獸同是以法始乎伏羲而成乎堯匪伏匪堯禮義哨哨聖人不取也哨哨多言貌禮所謂猩猩鸚鵡能言夫羲堯之上道若鳥獸徒然多言尔故聖人不取或問八荒之禮禮也樂也孰是言八荒之俗各有禮樂人是其所習果誰爲是曰殽之以中國殽日也中國之

何孟春曰五常之政所加五

五谷桑麻之政六所養以王圭之法則土深正日景以求天地之中則爲中國矣

有餘曰皆不足曰皆言天也之理人物之性皆生於自然不可強變智者能知其所以然則因而濟之耳特其智巧詭用所不用益所不

制五百里甸服五百里侯服五百里要服五百里荒服或曰孰爲中國曰五政之所加七賦之所養中於天地者爲中國五政五常之政也七賦五穀桑麻也中爲天地者王圭測景居度均也過此而往人也哉八荒之外聖人以禽獸畜之聖人之治天下也礙諸以禮樂無則禽異則貉吾見諸子之小禮樂也不見聖人之大禮樂也孰有書不由筆言不由舌吾見天常爲帝王之筆舌也天常即禮樂也言治天下而不用禮樂猶無筆而書無舌而言也智也者知也夫智用不用益不益則不贅虧矣深知器械舟車宮室之爲則禮由已舟車宮室皆聖人因物可任制而用之任而行之苟有得聖人之心雖先王未之有可以兼施也故曰由己或問大聲曰非雷非霆隱隱欲欲久而愈盈尸諸聖尸主也雷霆之聲聞當時聖人之言侍無窮或問道有因無因乎曰可則因否則革革與因雖異隨時而適道理也故先王

許芥曰人以爲太古以下如絕禮樂以塗塞人之耳目全不見不聞使之純

之辛世相反而其道一也或問無爲曰奚爲哉所以有爲者救時之失耳時不失道又何爲乎哉在昔虞夏襲堯之爵行堯之道法度彰禮樂著垂拱而視天民之阜也無爲矣阜厚也垂衣拱手是天民之厚盛可爲者紹桀之後纂紂之餘法度廢禮樂虧安坐而視天民之死無爲哉紹桀者成湯也纂紂者周武也當時之時湯武不可安坐視天下民之死而欲無爲所謂可則因否則革矣應變順時故迹不同致理而言皆非爲或曰太古塗民耳目惟其見也聞也見則難蔽聞則難塞太古未作禮樂是塗塞人之耳目使其純愚老子曰古之治非以明民將以愚之故欲捉仁義絕滅禮學曰天之肇降生民使其目見耳聞是以視之禮聽之樂因其耳目而節之如視不禮聽不樂雖有民焉得而塗諸聖人所以能使其民者以有禮樂也若皆去之則民將散亂而不可制雖欲取其耳目而塗之安可得哉或問新敝問政數之隆殺如衣之新敝曰新則襲之敝則損益之或問太

王守仁曰言太古之民歸於上也猶嬰兒之慕母駒犢之從乳安用禮此下方論狙詐

狙詐兵法權謀家流也

袁了凡曰古曾採爲治世之旅反亂世之所從

古德懷不禮懷道德尚德而薄禮故言太古之人未有禮惟懷德耳嬰兒慕駒犢從焉以禮焉安也言太古之民歸於上也猶嬰兒之慕母駒犢之從乳安用禮曰嬰犢乎言今若古禮人皆嬰犢矣可乎嬰犢母懷不父懷禽獸知有母而不知有父母懷愛也父懷敬也獨母而不父未若父母之懿也懿美也兼乎愛敬而後盡其美善狙詐之家狙猴也宋有狙公者愛狙養之成群有朝三暮四朝四暮三之言以籠之故莊子曰聖人以智籠群愚亦猶狙公以智籠衆狙也狙詐之家猶云巧詐之家揚子黑世尚詐欺排斥之以爲之言曰狙詐之計不戰而屈人兵堯舜也霑項漸襟堯舜乎權謀之家不戰而屈人兵謂之堯舜至于汗血之霑項漸襟亦可謂堯舜乎漸漬也衒玉而賈石者其狙詐乎或問狙詐與亡孰愈亡無曰亡愈無愈於有或曰子將六師則誰使言無詐爲愈則子將六師無狙詐之以待使誰也以卑將必尚詐勝也曰御得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狙詐咸作敵故有天下者

申不害行曰申不害韓非之術不先教化專任刑法至於殘害至親傷恩薄厚不仁之至

叶有氏不得礼教而加之刑名不亦可乎

大者礼樂小者刑名

言莊可取數同之間然能不乖於成王之命[illegible]

寡御而已矣。或問威震諸侯須於征歟，狙詐之力也。如其亡，曰威震諸侯須狙詐可也。未若威震諸侯而不須狙詐也。或曰無狙詐，何以征之乎。曰縱不得不征，不有司馬法乎，何必狙詐乎。周官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若不得不征當得是法何必狙詐哉 申韓之術不仁之至矣。申不害韓非之術不先教化專任刑法至于殘害至親傷恩薄厚不仁之至 若何牛羊之用人也。若牛羊用人，則狐狸螻螾不膢臘也歟。膢臘之祭也之則狐狸取百獸故狐狸至是死矣螻螾蚯蚓也螾小蟲也 或曰刀不利，筆不銛，而獨加諸砥，不亦可乎。砥磨石也精曰砥粗曰礪 曰人砥則秦尚矣。嚴刑殘民亦猶刀之劉而以人為砥酷之具也秦之嚴刑難復尚矣 或曰刑名非道也，何自然矣。若以刑名為非道則何以能崇民使自然而化 曰何必刑名，圍棊擊劍反自眩刑，亦皆自然也。圍棊欲以智巧盛人有時而自盛擊劍欲以指人有時而自害刑名欲以制人亦有時而自制是亦自然者也 由其大者作正道，由其小者作姦道。或曰申韓之法非法歟。曰法者謂唐虞成周之法也。如申韓，如申韓，莊周申韓不乖寡聖人而漸諸篇，則顏氏之子，閔氏之孫其如台。以言數子之才而不乖寡聖人之術漸染其心於篇籍之中以訓則顏閔不能尚之台我也 或曰莊周有取乎。曰少欲。鄒衍有取乎。曰自持。衍之書十餘萬言然要其歸必止乎仁義節儉礼與其奢也寧儉是儀以節儉自持可取 至周罔君臣之義，衍無知於天地之間，雖鄰不覿也。罔無也夫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禮不定而周本乎老子絕礼學之意而罔情性不離失用禮樂以天地為一指萬物為一馬是無君臣之義也所謂中國在於天下乃八十一分居其一分作怪迂之變是無知於天地之間也雖與覿鄰亦不欲見之矣

疏仁曰天之有神為造化之主人之神為道之宗其神一也

林希逸曰天王道易仲尼之潛心顏淵不及[illegible]

卲宏曰天之精粹故萬物出於類易曰剛健中正純粹精也

舒芬曰惟聖知龍惟龍知聖不知聖既不知龍[illegible]

王慎中曰天然若聖人也言仲尼之後或道非聖而有應時造書以救世而明自道若其殺亦[illegible]

楊子法言

問神篇

既論乎道可窮之神故次之問道

神心惚恍，經緯萬方，事繫諸道德仁義禮。神惚恍而無端以經緯萬方而並有綿起事係於聖人之道聖人之道德仁義礼而言之也 或問神。曰心。神謂精神知已之請神言存乎心而已 請閑之。曰潛天而天，潛地而地。心潛於天則知天心潛於地則知地 天地神明不測者也。心之潛也猶將測之，況於人乎，況於事倫乎。敢問潛心于聖。曰昔仲尼潛心於文王矣，達之。達道也文王演易仲尼得其道而潛之顏淵亦已盡得其道而潛之 顏淵亦潛心於仲尼矣，未達一間耳。神在所潛而已矣。天神天明，照知四方。天精天粹，萬物作類。人心其神矣乎。操則存，舍則亡。能常操而存者，其惟聖人乎。聖人存神索至，聖人如天常存其神也所以存神道無不至 成天下之大順，致天下之大利，和同天人之際，使之無間者也。龍蟠于泥，蚖其肆矣。蚖蜴也形似龍而無角猶蛇而有足一云毒蛇也四足也言龍未飛則與蚖同區也蚖音元四者四志以陵之也 蚖哉蚖哉，惡覩龍之志也歟。聖人四習也曰習見而狎玩之存表與眾人同則眾人豈知聖人之志歟 或曰龍必欲飛天乎。曰時飛則飛，時潛則潛。既飛且潛，食不妄，形不妄。其不可得而制也歟。欲食則不妄有形而不可制也 曰聖人不制，則何為乎羑里。文王聖人也何以制乎羑里紂囚文王於羑里也 曰龍以不制為龍，聖人以不手為聖人。手者拘之為 或曰經可損益歟。曰易始八卦，而文王六十四，其益可知也。詩書禮春秋，或因或作，而成於仲尼乎。其益可知也。因舊文作序刪削定筆削一皆成於仲尼也 故夫道非天然，應時而造者，損益可知也。天然謂道德仁義應時而造謂礼樂刑政也 或曰易損

其一。雖惷知闕焉。易損其一，音消。大衍之數虛其一，此雖惷愚之人皆知闕之。至書之不備過半矣，而習者不知。言易之六十四若損其一，雖愚人可以知其闕者。至書百篇，遺存者二十九篇，得古文又七十六篇，共亡過半者，莫知其義。惜乎書序之不如易也。易之虛一者非損也，失之蓋若法然也。若夫過半者，經秦火焚墜之也，或人不知其義，以為易損一而尚可推，書失多而不能知，故揚子答之以下文。曰：彼數也，可數焉故也。言彼損一者蓋著數之法，可推數而用故也。如書序，雖孔子亦末如之何也。如書首尖失墜之，與易不同，雖孔子無如之何，言不敢强而補之。曰序存則雖愚有所不失，數亡則雖聖有所

昔之說書者序以百，而酒誥之篇俄空焉，今亡失。秦文書，漢興采集之。酒誥之篇內有差脫亡，猶俄而空之，今斬亡。虞夏之書渾渾爾，渾渾猶淳淳也。商書灝灝爾，灝灝猶浩浩也。周書噩噩爾，噩噩猶言諤諤也，謂其明正也。下周者其書譙乎。下周者，秦言酷。

或問：聖人之經不可使易知歟？憚五經之難解也。曰：不可。天俄而可度，則其覆物也淺矣；地俄而可測，則其載物也薄矣。大哉天地之為萬物郭，五經之為衆說郛。或問：聖人之備事，不能昭若日月乎？何後世之闇闇也？曰：瞽曠能默，瞽曠不能齊不齊之耳；狄牙能喊，狄牙不能齊不齊之口。喊，嘗也。瞽曠之和雅，能使默而聽；若不聾之耳，狄牙之芬美，能使我而稱之者，必待狄牙之口。識之者必有瞽曠之耳，不能齊食者不齊之口，猶聖人立言，能使服而行者，必須賢哲之人，不能齊學者不齊之心也。瞽曠，師曠也，知樂者也；狄牙，易牙也，知味者也。君子之言，幽必有驗乎明，遠必有驗乎近，大必有驗乎小，微必有驗乎著。無驗而言之謂妄。君子妄乎？不妄。言雖出深遠大而不可考驗於今者，所謂無稽之言也。言不能達其心，書不能達其言，難矣哉！惟聖人得言之解，得書之體。白日以照之，江河以滌之，浩浩乎其莫之禦也。有所發明，如白日所照；有所蕩滌，如江河所滌。

面相之，辭相適，面對之時以辭相通也。捈中心之所欲，通諸人之嚍嚍者，莫如言。嚍嚍猶憤悶也，衆人善惡之聲。彌綸天下之事，記久明遠，著古昔之㖧㖧，傳千里之忞忞者，莫如書。㖧音昏，不見。忞忞，心所不了。故言，心聲也；書，心畫也。聲畫形，君子小人見矣。觀書斷可識也。聲畫者，君子小人之所以動情乎？君子所動情者道，小人所動情者利，各見其言書矣。聖人之辭渾渾若川。渾渾若大川之流。順則便，逆則否者，其惟川乎？順之則便，逆之則不行。或曰：仲尼聖者歟？何不能居世也？曹范蔡之不若。曰：聖人者范蔡乎？若范蔡，其如聖何？仲尼若為范蔡之行，則亦為小人，安得為聖。或曰：淮南太史公者，其多知歟？曷其雜也？曰：雜乎雜！亦以為雜，疵其不純。人病以多知為雜，惟聖人為不雜。書不經非書也，言不經非言也。言書不經，多多贅矣。贅疣乃身之疵者也。夫書與言不由於經典，為道之疵亦多多矣。或曰：述而不作，玄何以作？曰：其事則述，其書則作。育而不苗者，吾家之童烏乎！童烏，子雲之子也。仲尼悼顏淵苗而不秀，子雲傷童烏育而不苗。九齡而與我玄文。顏淵弱冠而與仲尼言易，童烏九齡而與揚子論玄文。或曰：玄何為？曰：為仁義而作。為仁義。曰：孰不為仁？孰不為義？贅者立言，語不為仁義何必多。曰：勿雜而已矣。純則巧為，奸和生；雜則引之以天數，備之以人事，終歸仁義，不雜而已矣。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今玄撰之，故曰為仁義。夫玄與易判然，且天一至地十，易之道也；三摹九測，玄道也。玄之道易，不亦非乎？曰：玄之道，易非準易之道也。易書也，易準天地，自天一至地十，天地之道備矣。玄何為作？易之書准天地，玄之書准曆數，錄以為准易也。曆數者，天之道也，自一至九，陽數之極也，若類之為易則非矣。或問經之艱易。曰：存亡。或人不諭。曰：其人存則易，若孔子在，三千之徒並受其業。亡則艱。若七十子喪而大義乖。延陵季子之於樂也，其庶矣乎！如樂弛，雖

徐五叔曰當孔子之世周室衰微詩書禮樂缺然自先王之則廢一而不作故孔子從之於追以術其對詩書而定禮樂贊易而修春秋作五經門人又與聞然[illegible]在是矣何須更作書哉故所以述而不作者以此也非不當作之也當孔子之時則不然六經皆更聖人之所定漢興已久諸為諸儒訂正故然吾亦可述而退身斧鉞以作太玄則何以明其道哉

札末如之何矣。（末無也。若其声詩皆已亡，雖札亦不能知也。）如周之禮樂庶事之備也，每可以為不難矣。（禮樂皆得用天子禮在魯。）如秦之禮樂庶事之不備也，每可以為難矣。（秦燔滅文章以愚黔首，禮樂弛廢，雖季子何由知之。）衣而不裳，未知其可也；（有上無下，猶有君而無臣。）裳而不知，未知其可也。衣裳其順矣乎。（上衣下裳，大順之道。）或問文。曰：訓。（言如五經可垂訓者。）問武。曰：克。（克能言克定禍亂者。）未達。（不諭。）曰：事得其序之謂訓，（訓順也。）勝己之私之謂克。為之而行，動之而光者，其德乎。或曰：知德者鮮，何其光？（知德者蓋寡，安得有光。）曰：我知為之，不我知亦為之，厥光大矣。（所謂大人用之不為善惡改，常日月用之不為賢愚易光。）必我知而為之，光亦小矣。（君子之不欺闇室，慎之獨，何必知之。）或曰：君子病沒世而無名，盍勢諸名卿，可幾矣。（盍何不也。勢親也。名卿親執政者也。言何不與之合勢以近名乎。此蓋傚王孫賈勸仲尼寧媚於竈。）曰：君子德名為幾。（君子所冀者德成而名顯耳。）梁齊趙楚之君非不富且貴也，惡乎成名。（梁孝王武、齊懷王閎、趙敬肅王彭祖、楚孝王囂，非不富且貴也，咸不修德而何有成名。）谷口鄭子真不屈其志而耕乎巖石之下，名震于京師。豈其卿？豈其卿？（子真隱居以德有名，豈其附勢於名卿哉。河平二年王鳳聘鄭子真，言君平皆不屈。雲陽宮記：漢鄭朴字子真。）或問人。曰：難知也。（人之難知久矣，堯舜之聖而雖任人，莊周亦曰厚貌深情。）曰：焉難。（難未論所以。）又問曰：太山之與蟻垤，江河之與行潦，非難也。大聖之與大佞，難也。（物形外顯，人神內藏，外顯易察，內藏難明。大聖之道廣若天地，世莫能辨，故周公未免於流言，仲尼猶疑於東家者也。大佞之巧變若影響，人罕察識，故明亥終入趙高之奸，德宗不吳盧杞之邪，人主宜慎之。）嗚呼！能參以（似作以）以者，（嗚呼人之難知也，若能以其以者則無難矣。）為無難矣。或問鄒莊子有取乎？曰：德則取，愆則否。何謂德愆？曰：言天地人經，德也。否，愆也。（鄒衍抑淫侈以歸節儉，莊周矯浮造以返真靜，其言合于天地人之常道，此所謂德，否則皆過言也。）愆君子不出諸口。

揚子曰人異[illegible]所以[illegible]其身[illegible]子之[illegible]身[illegible]

亦有謂矣

焉理曰易云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法夫天若也如是則天亦勞可爾之有

孟子慨子雲遊於聖人之門而不出同入室孟子不言易而子雲言易是以謂之失易者也

法之所宗仁義之所本孟子言其教故曰摭我華不言其易故曰不食我實

此言諸儒之所以見坑於秦者亦以聖讀庸行好橫議以非聖故秦人深疾之并其書焚之若使秦之法遂行於世則聖人之道絕矣

神明篇

明哲煌煌，旁燭無疆，遜于不虞，遜，順；虞，度也。遜，順乎不虞之非理 以保天命。謀

問明。或問明。曰：微。或曰：微何其明也？曰：微而見之，明其誖也。誖，亂 聰明其至矣乎？不聰，實無耳也；不明，實無目也。敢問天聰明。曰：眩眩乎！惟天為聰，惟天為明。夫能高其目而下其耳者，匪天也夫。目高則無所不照，耳下則無所不聞。言人高其目則睹德業之經、聖人之道；下其耳則聽芻蕘之言、負薪之說 或問小。每知之可謂師乎？曰：是何師歟！天下小事為不少矣，每知之，是謂師乎？師之貴也，知大知也。小知之師亦淺矣。孟子疾過我門而不入我室。或曰：亦有疾乎？問揚子亦有所惡乎 曰：摭我華而不食我實。或謂仲尼事彌其年，蓋天勞諸病矣乎？仲尼彌年行教，蓋天勞之，其病夫 曰：天非獨勞仲尼，亦自勞也。天病乎哉？天樂天，行無窮，所以運 聖樂聖。所以歷聘不暇息 或問鳥有鳳，獸有麟，鳥獸皆可鳳麟乎？言鳥獸不可為鳳麟，猶庸人不可為聖 曰：群鳥之於鳳也，群獸之於麟也，形性。形殊性別 豈群人之為聖乎？聖人與人皆人也，形性無殊，何為不可世及 或曰：甚矣聖道無益於庸也。聖讀而庸行，盍去諸？聖道不益於庸愚之人，讀其書而庸其行，何不去之乎 曰：甚矣子之不達也！聖讀而庸行，猶有聞焉，去之阬也。言讀之尚有聞聖人之道者，去之則雖無所行，復無所聞矣。阬，伏陷也。言聖人之道陷矣 坑秦者非斯乎？投諸火。或問：人何尚？曰：尚智。曰：多以智殺身者，何其尚？曰：昔乎皋陶以其智為帝謨，殺身者遠矣。謨，謀也。皋陶為士，與帝謀其治道，何殺身之有 箕子以其智為武王陳洪範，殺身者遠矣。洪，大也；範，法也。周武王既殺紂，以箕子歸，作洪範，言天地之大法，後封於朝鮮，何殺身之有 仲尼

[illegible]

門言君子[illegible]

高以孫曰雷風非不烈不能動聾聵聖教非不服不能化頑嚚

陳后山曰龍[illegible]

聖人也，或劣諸子貢。子貢辭而精之，然後廓如也。於戲！嗚呼 觀書者違子貢，雖多亦何以為慎哉。子貢謂若老聃之徒，不知聖人之道，雖知而不可從。從而非之，此觀書者所宜慎也 成湯丕承也，文武淵懿也。或問丕承。曰：由小致大，不亦丕乎？也 革夏以天，不亦承乎？丕承也 淵懿。周文王 曰：重易六爻，不亦淵乎？淵，深也。夫易極深研幾 浸以光大，不亦懿乎？浸，漸也。懿，美也。言三分天下有其二，漸也。洪廣前烈，至武王卒成大勳，光大也 或問命。世稱修短曰命 曰：命者，天之命也，非人為也。人為不為命。請問人為。曰：可以存亡，可以死生，非命也。命不可避也。或曰：顏氏之子，冉氏之孫。顏淵、冉伯牛非不知修人事，而顏淵早夭，伯牛惡疾 曰：以其無避也。天命不可以避也 若立巖牆之下，動而徵病，行而招死，命乎命乎？何也 吉人凶其吉，凶人吉其凶。辰乎辰！日月所會謂之辰 曷來之遲，去之速也。君子兢諸。進德修業，欲及時也 諄言敗俗，諄，邪也，妄言也。謂妄言不知而作，惑亂後生，故敗俗也 諄好敗則，妄好非聖之書，敗先王之法 姑息敗德。姑息，苟容取安也。宜安為德 君子謹於言，慎於好，亟於時。吾不見震風之能動聾聵也。雷非不烈，不能動聾聵；聖教非不服，不能化頑民。帝堯在上，不能化四凶 或問君子在治。曰：若鳳。在亂。曰：若鳳。或不諭。曰：未之思也。曰：治則見，亂則隱。鴻飛冥冥，弋人何慕焉？鷦明遴集，食其絜者矣。遴集者，類集群游，擇其所也。鷦明非竹實之絜不食 鳳鳥蹌蹌，匪堯之庭。蹌蹌者，步趨之威儀也。言其降步于堯之庭，非堯之庭則不降。君子非道德之祿不居 亨龍潛升，其貞利乎？言龍之所以能亨者，豈非以其有正利之德乎 或曰：龍何以貞利而亨？曰：時未可而潛，不亦貞乎？可而升，不亦利乎？潛升在己，用之以時，不亦亨乎？或問活身。曰：明哲。或曰：童蒙則活，何

則□中清矣

詢常巷言二枝乃以位先堯挺舜之貞也庶以堯禪舜之重為存則必不輕授天下於由矣

邵學曰由夷之事長終有册

王子仁曰逃上傳其讓天下於許由上逃之巢累日滋久以至相傳稱巢父瀝耳莫辨其為不亦宜乎逸士傳曰堯讓天下於許由而逃之巢父聞而洗耳於河濱

揚道衍曰韓非知說之難竟不免死於秦卒如其言何相反耶司馬遷曰余獨悲韓子為說難而不能自脫耳

乃明哲乎。曰君子所貴亦曰用明保慎其身也。如庸行翳路，衝衝而活，君子不貴也。（庸愚也翳蔽也衝衝多也言庸愚翳路衝衝多而活者此所謂罔之生也幸而免君子不貴）楚兩龔之潔，清矣乎。蜀莊沉冥，（蜀莊字君平蜀人也晦迹不似故曰沉冥）蜀莊之才之珍也。不作苟見，不治苟得。（言諸內而晦諸外不苟狗名而求利）人，幽而不改其操，雖隨和何以加諸。擧兹以旃，不亦寶乎。（言擧此諸德以論之莊亦寶也）（何隨和之有）吾珍莊也，居難為也。（吾所以重莊以其居身之道人難能也）或問堯將讓天下於許由，由恥。由即夷矣，何躁欲之有。（許由伯夷無欲之至既不可啓亦不可利）有諸。曰好大者為之也。顧由無求於世而已矣。允哲堯儃之，重則不輕於由矣。好大累克巢父灑耳，不亦宜乎。（累克猶累日也好大言而）靈場之威，宜夜矣乎。（靈坑鬼神之威施於暮夜則見棄久之說施於庸常則見信場猶靈坑也）朱鳥翾翾，歸其肆矣。或曰奚取於朱鳥哉。曰時來則來，時往則往。（其取春來秋往隨時宜也）能來能往者，朱鳥之謂歟。或問韓非作說難之書，而卒死乎說難，敢問何反也。曰說難蓋其所以死乎。曰何也。君子以禮動，以義止，合則進，否則退，確乎不憂其不合也。夫說人而憂其不合，則亦無所不至矣。（無所不至宜其死也）或曰說之不合非憂邪。曰說不由道，憂也。（不由道而不合為非乎）由道而不合，非憂也。或問哲。曰旁明厥思。（旁廣厥其也言凡所思慮廣明悟而歸諸正者之謂哲）問行。曰旁通厥德。（言於德廣能通達而貫諸道者之謂行）

德皆也論民返之道則皆焉

言學先王之道者所在滿于師門不為不少

許國曰美善也由仲尼夾谷之会齊侯去齊從盟好之会

頤充曰班固云安其所習毀所不見此以自蔽此學者之大患

鄧芬曰五經有力捨五經皆小說也

寡見篇

假言周于天地，（假遠也周徧也）贊于神明，幽弘橫廣，絕于邇言。（言幽深弘大之間横廣量之制皆絕上去近未始涉諸正）吾寡見人之好假者也。邇文之視，邇言之聽，假則偭焉。（誤寡見迷聖人遐遠之言以悟淺近之惑）或曰曷若茲之甚也。先生之道滿門。曰不得已也，得已則已矣。（時而策試選補故學不獲已也如得已則各至其所）得已而不已者，寡哉。（夫以策試而後學者為官也不為己也已矣所至言得已而不已者為己之學也內為官之學也外之與內由南之與北相去甚遠是以假其少也）好盡其心於聖人之道者，君子也。人亦有好盡其心矣，未必聖人之道也。多聞見而識乎正道者，至識也。多聞見而識乎邪道者，迷識也。如賢人謀之美也，詘人而從道。如小人謀之不美也，詘道以從人。或問五經有辯乎。曰惟五經為辯。說天者莫辯乎易，說事者莫辯乎書，說體者莫辯乎禮。舍斯，辯亦小矣。春木之芚兮，援我手之鶉兮。（春木芚然而生譬若孔氏啓導人心有以援手而進）去之五百歲，其人若存兮。（去仲尼雖沒而其人如在）或曰譊譊者天下皆訟也，奚其存。（今之學者譊譊然爭訟其道之是非也何謂若存譊譊爭）曰曼是為也。天下之亡聖也久矣。（曼猶不也亡猶去也久矣不是為猶徒是為也）呱呱之子，各識其親。譊譊之學，各習其師。（言譊譊者從是為天下雖去聖之遠然其道尚存安能亂哉）精而精之，是在其中矣。或曰良玉不彫，美言不文，何謂也。曰玉不彫，璵璠不作器。言不文，典謨不作經。或問司馬子長有言曰五經不如老子之約也，當年不能極其變，終身不能究其業。曰若是則周公惑，孔子賊。（如是言則周孔非惑則賊矣）古者之學耕

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棲會稽之山。吳王追而圍之。句踐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膝行頓首。請與妻為臣妾。吳王聽太宰嚭之言遂許之。卒赦越。罷兵而歸。言嚭初 又終斃吳。句踐後用范蠡計諫不從二臣盡彊諫而死此吹 賢皆不足。吳王於姑蘇之山吳王使公孫雄肉袒膝行請成於越句踐欲許之范蠡以為不可吳王夫差遂自殺 至蠡策種而遁。肥矣哉。美蠡功成

邵也。言三子之從師與名臣若以賢者謀之供不足以為也

卒恨於此降陵為善 或問陳勝吳廣。曰亂。栗亂之人 曰不若是則秦不亡。曰亡秦乎。恐秦未亡而先亡矣。夫有千越之劍者匣而藏之不敢用是資之至也況乃輕用其身而要乎非命之運不足為福先適足以為禍始 或問六國並其已久矣。一病一瘳。迄始皇三載而咸。時激地保人事乎。言因時可取以激之乎保地勢以全之乎修人事以呼 曰具。問三事 請問事。問三事之目 曰孝公以下。彊兵力農。以蠶食六國事也。以戰國之時不修農政秦自孝公用商鞅變法修刑務耕織勸戰開定賞罰於是遂彊而蠶食六國修人事之效也

二十九子品彙釋評 十八 十二卷楊子 廿四

錢福曰論六國折秦

鄒忠曰根問報三也言秦自襄公始為諸侯由孝公以來益強至於皇六世卒泰二國而并天下蓋非一朝一夕之故何根區曾無益以制之

保。問地 曰東溝大河。南阻高山。西采雍梁。北鹵涇垠。便則申。否則蟠。保也。激。問時 曰始皇方斧將相。方刃六國。方木將相。方肉激也。始皇欲兼諸侯方如斧而諸侯方如刃而諸侯將相方如木秦之將相明弱方如肉故始皇所以能兼天下 或問秦伯列為侯衛。在外侯服羅衛天子 卒吞天下。而赧曾無以制乎。曰天子制公侯伯子男也。庸節。庸用也言天子用禮節以制馭五等諸侯各有其節 節莫差於僭。言五等之禮各有序不可僭禮之差失者莫大於僭 僭莫僭於祭。僭之大者莫大於祭 祭莫重於地。地莫重於天。既盜土地又盜祭天 則襄文宣靈其兆也。秦以四公以秦者周之久非一朝一夕 昔者襄公始僭西畤以祭白帝。文宣靈宗興鄜密上下用事四帝。而天王不匡。反致文胙。是以四彊之內各以其力來侵。摧肌及骨。赧獨何以制秦乎。周自幽王下衰加之嬴秦累世

太史公曰秦雜戎狄之俗先暴戾後仁義位在藩臣而臚於郊祀君子懼焉是則制秦何御

林希元曰孔子以十年與齊景公為夾谷之會孔子攝相事景公懼遂歸所侵魯鄆讙龜陰之田

真儒。故敵於天下。安得削浩浩之海。濟樓航之力也。航人無楫如航何。曰否。弁艦之車沉流之艦可乎 或曰焉用智。夫智者貴能辯患救難今有患難不能辯救故曰焉用智 曰用智於未奔沉。大寒而後索衣裘。不亦晚乎。某國者其如乘航乎。航安則人斯安矣。患以厚下。民忘其死。忠以衛上。君念其賞。自後者人先之。自下者人高之。誠哉是言也。或曰弘羊榷利而國用足。盍榷諸。曰譬諸父子。為人父而榷其子。縱利如子何。卜式之云。天亦匡乎。匡正也弘羊榷利卜式曰使請烹弘羊天乃大雨式之所云不亦天正

王惟儉曰有若飢十二之論揣子此榷利之例

或曰。因秦之法清而行之。亦可以致平乎。曰譬諸琴瑟。鄭衛調。俾夔因之。亦不可以致蕭韶矣。秦毀滅禮義專作刑法譬如琴瑟作鄭衛之調而使夔因之以鼓之不能致正聲矣言慘酷之法不可以致和平也晁錯曰秦法令煩慘刑罰暴酷夔曰蕭韶九成鳳凰來儀

何孟春曰數句律餘之斷例

二十九子品彙釋評 十八 十二卷楊子 廿五

非其時而望以失其燠非其正道而以刑法行之治久不可以至矣言秦治之時之利非秦治也

或問處秦之世。抱周之書。益乎。曰舜世寒。貉狐不亦燠乎。或曰炎之以火。沃之以湯。燠亦燠矣。曰燠亦燠乎。曰燠哉燠哉。時亦有寒者矣。秦其秦之無道也 非其時而望之。亦不可以至矣。秦之有司負秦之法度。秦之法度秦以刑罰必斷為本而秦之有司乃以慘酷為能是負其法度矣 秦之法度負聖人之法度。秦弘違天地之道。而天地違秦亦弘矣。言地以生育為本秦以殺戮為本是為天地亦大矣秦故以萬世之君天也止以二世戚也是違秦亦大矣

黃鳳翔曰天行天也天行於天聖有出沒皆不常然故聖人之出沒猶天道之不息所以測天乃天者也

申時行曰聖人詘身以行道須曰子見南子又曰人其亡也而往拜之

聖人擬天下而參諸身此揚子自上論聖人之生有以合天地之化遂與之言

此或難揚子以有魯二生知道不行而不往於是則仲尼之歷聘為非耶按通制漢儀得徐暐之義而楊独許此二生者蓋善其惡孫叔之面諛而將來儀曰欲自明揚之意不徐乘以作也

此了乃曰以後俱論孔子夫子所習者是彼所習者不正故當

五百篇

聖人聰明淵懿，繼天測靈，冠乎群倫，經諸範。範猶制度也言聖人之生冠于群品經緯以制度而為天下利 譔五百。言麟鳳不常出聖人不常生或如三辰之並照或如一天之代運能任其道則擩與可量哉 或問五百歲而聖人出，有諸？曰：堯舜禹君臣也而出，文武周公父子也而處，湯孔子數百歲而生。因往以推來，雖千一不可知也。聖人有以擬天地而參諸身乎？或問聖人有詘乎？詘與屈同 曰：有。曰：焉詘乎？曰：仲尼於南子所不欲見也，於陽貨所不欲敬也。見所不見，敬所不敬，不詘如何？或曰：衛靈公問陳，則何以不詘？不詘謂不順從靈公而對以俎豆之事 曰：詘身將以信道也。如詘道而信身，雖天下不可為也。此言見南子陽虎是身也雖詘之可矣於道何損對靈公是道也將詘之何雖得天下不當為矣故孔子曰君子之行已可以詘則詘可以伸則伸揚子之仕於莽亦斯之謂者歟 聖人重其道而輕其祿，眾人輕其道而重其祿。聖人曰：於道行歟？眾人曰：於祿殖歟？ 昔者齊魯有大臣，史失其名。曰：如何其大也？曰：叔孫通欲制君臣之儀，徵先生於齊魯，所不能致者二人。叔孫通為漢高起朝儀召魯諸生三十餘人魯有兩生不肯行曰通欲起禮樂禮樂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吾不忍為公所為不合古吾不行公往矣毋汙我通笑曰若真鄙儒也不知時變遂固二史皆口皆有兩生而易謂齊魯豈其接近而言哉 曰：若是，則仲尼之開跡諸侯也，非耶？開謂開布其跡於國侯之國 曰：仲尼開跡，將以自用也。欲行其道制禮法也 如委己而從之，雖有規矩準繩，焉得而用之？規矩準繩猶制度也言委己而從之則雖有制度不得專而用之故二人所以不至也知孔子則不然 或問孔子之時，諸侯有知其聖者歟？曰：知之。曰：知之則曷為不用？曰：不能。曰：知聖

鄭玄夫子所順者近彼所順者非道故當逆之夫子所劣者是彼所劣者非故當強之夫子所能者德彼所能者不德故當指之

呂云亦門也當以正而當以千聖人貴以道而留以教化倫敘矣利以乃世非矣而何

施仁曰孔子相魯齊人歸女樂政遂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容璣文馬三十駟以遺魯君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忘于政事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遂行而師己送之曰夫子則非罪也孔子曰吾歌可乎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聊以卒歲師已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告桓子曰夫子罪我以群婢故也

而不能用也，可得聞乎？曰：用之則宜從之。用其人當從其道 從之則棄其所習，習謂故常所安 逆其所順，順謂情志所欲 彊其所劣，劣謂彼所難能 捐其所能。夫子所習者正彼所習者不正故當棄之夫子所順者非道故當逆之夫子所劣者非彼所劣者是故當彊之夫子所能者德彼所能者德故當指之 衝衝如也。心相逆之貌 非天下之至德，孰能用之？或問：孔子知其道之不用也，則載而惡乎之？載道術何所之也 曰：之後世君子。曰：賈如是，不亦鈍乎？言當貨以迂後富道俟將來是遲鈍 曰：眾人愈利而後鈍，聖人愈鈍而後利。關百聖而不慙，關猶言管也摠要也天下之道皆是矣而百王之法一是 蔽天地而不恥。閉猶塞也言道塞天地而無所愧 能言之類，莫能加也。貴無敵，富無倫，利孰大焉？或曰：孔子之道不可小歟？曰：小則敗聖，如何？曰：若是則何為去乎？言不見用則已何必去魯去衛之為乎 曰：愛日。曰：愛日而去，何也？曰：由群婢之故也。不聽正諫而不用，噫者吾於觀庸邪？無為飽食安坐而厭觀也。由此觀之，夫子之日亦愛矣。或曰：君子愛日乎？曰：君子仕則欲行其義，居則欲彰其道，事不厭，教不倦，焉得日？或問其有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秦已繼周矣，不待夏禮而治者，其不驗乎？曰：聖人之言天也，天妄乎？聖人之言天意也聖言不驗天或妄乎無妄也 繼周者未欲泰平也。妄忘也天以未欲天下太平而忘乎命聖人以繼周故秦非正統偶因其尺得之者也 如欲太平也，舍之而用它道，亦無由至矣。它道謂邪道指秦政也言天如欲天下之平則捨秦而用聖人矣用聖人則秦之邪道亦無由至矣 赫赫乎日出之光，群目之用也；渾渾乎聖人之道，群心之用也。群目非日光無以辨色群心非聖道無以表正渾渾者廣大渾通之貌 或問天地簡易，而聖人法之，何

陳后山曰臣之欲瑞不應災異有虛元德而已聖人知其然務任修德言在星乎德之降盛也後現星元不順然後現星之隆盛亦見德而已

五經之支離。嫌雜 曰支離。蓋其所以為簡易也。已簡已易。焉支離。或曰聖人無益於庸也。庸用也老子有絶聖棄智之言故曰無益於用執漢尚黃老而史遷班固之徒各称老子之妙而詆數聖人故以或人問難多此類 曰世人之益者倉廩也。取之如單而盡有非 仲尼神明也。小以成小。大以成大。雖山川丘陵草木鳥獸。裕如也。如不用也。神明亦末如之何矣。聖人之道神明之道浮其小大各有所成況知背之而不用亦循草木鳥獸折之齒之哉不浮逐其生雖神明亦無如之何 或問聖人占天乎。曰占天地。若此則史也何異。曰史以天占人。聖人以人占天。或問星有甘石何如。諸侯之史齊有甘德魏有石申皆掌著天文各論而驗其巫咸甘石之說後代所宗 曰在德不在星。德隆則晷星。星隆則晷德也。晷視也星之妖瑞不盡災應有德無德而已聖人知其然務在修德豈在星乎德之隆盛然後星無不順現星之隆盛亦現德而已 或問大人。曰無事於小為大。賢者志大之謂 請問小。曰事非禮義為小。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瓏瓏其聲者。其質玉乎。王之瓏瓏其声亦猶君子清令其德音 聖人矢口而成言。肆筆而成書。言可聞而不可殫。書可觀而不可盡。周之人多行。秦之人多病。行有之也。病曼之也。行有之者周有德也病曼之者秦無道也 周之士也貴。秦之士也賤。周之士也肆。秦之士也拘。月未望則載魄于西。既望則終魄于東。光消蝕於西而漸東盡 其遡於日乎。遡向也夫月行遲一歲而周天月之行終始皆向日也 彤弓盧矢。不為有矣。周之衰諸侯沼軾肆弓矢然後專征伐故平王東遷晉文侯有安定之功遂賜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百旅矢千也此言秦之士賤而拘頗失君臣之道則安所用於而待賜於今彤旅弓矢哉故曰不為有矣 聆聽前世。清視在下。鑒莫近於斯矣。聆所也前世謂周秦也下謂士庶也言後之為君者力聽周秦之所以興明視臣庶之行病拘肆則為鑑之道無近於

穀始也魄光也載魄于西者光始出于西而漸東滿

上言周秦之士故因論日月之分以明君臣之肖豈然而秦不然何

性者天然生知也強者切己以至也雖小已見功業所成其一也

言弓之一弛一張而不失其良者以有檢束之也人之一動一靜而不失其善者以有制禮之也

此矣。或問何如動而見畏。曰畏人。何如動而見侮。曰侮人。偶補門惟人 夫見畏與見侮。無不由己。或問禮難以彊世。曰難故彊世。若社君子之所好而世俗之所難也以其難故彊之使過者俯而就之不及者跂而及之 如夷俟倨肆羈角之哺。果而隨之。奚其彊。夷俟倨肆皆驕倨之謂也羈角猶總角也書曰貴不期驕而驕自至是夷俟倨肆不學而能人所易也總角之童哺隨其果亦易之也設若禮道不難如驕惰之易則安用彊教於世乎哉 或性或彊。及其名一也。見弓之張兮。弛而不失其良兮。或曰何謂也。曰撿之而已矣。川有防。器有範。見禮教之至也。經營然後知幹楨之克立也。莊楊蕩而不法。墨晏儉而廢禮。申韓險而無化。鄒衍迂而不信。聖人之材天地也。次山陵川泉。次鳥獸草木也。

斬川山曰圣人之妙動則先知及之五百

張之象曰周公旦攝政三監管蔡商及奄之四國叛周公東征二年而歸四國既定于是從王命也東山二章言其思也詩云不可畏也伊可懷也召公聽所以于小棠之下周人思其人美其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其思矣

先知篇

立教鼓衆，動化天下，莫尚於中和。中和之發，在哲民情。謨先知。（聖人達于事機吉凶先見，故能成天下之化）先知其幾於神乎。敢問先知。曰：不知。（以其不知者神悟則先知，非問之所及）知其道者，其知是忽眇緜作炳。（忽輕也，眇細也，緜遠也，炳明也。此言先知之道臨事則悟，如明月之視忽輕眇細緜遠之物，皆炳然而見也）先甲一日易，後甲一日難。或問何以治國。曰：立政。曰：何以立政。曰：政之本身也，身立則政立矣。或問為政有幾。（幾要也）曰：思斁。（政善則人思慕之，政惡則人厭苦之）或問思斁。曰：昔在周公，征于東方，四國是王。召伯述職，蔽芾甘棠，其思矣。夫齊桓公欲徑陳，陳不果內，執袁濤塗，其斁矣。夫楚伐（蹤美而御師不整，故不敢令徑）嗚呼，從政者審其思斁而已矣。或問何思何斁。曰：老人老，孤人孤，病者養，死者葬，男子畝，婦人桑之謂思。若汙人老，屈人孤，病者獨，死者逋，田畝荒，杼柚空之謂斁。為政日新。或人敢問日新。曰：使之利其仁，樂其義。（使民以仁為利，以義為樂，則勸於進矣）厲之以名，引之以美。（以美名而勵勸之，以美善而引導之，則喜於行矣）使之陶陶然之謂日新。（如是則民欣欣然無怠，非日新而何）或問民所勤。（勤，勤勞）曰：民有三勤。曰：何哉所謂三勤。曰：政善而吏惡，一勤也；吏善而政惡，二勤也；政吏駢惡，三勤也。禽獸食人之食，土木衣人之帛，農人不足於晝，織人不足於夜之謂惡政也。聖人文質者也。（因人材質刻而畫之，文而藻之）車服以彰之，（車服等差加彰貴賤）藻色以明之，（藻色輕重顯明尊卑）聲音以揚之，（歌於管弦詠其德美）詩書以光之。（載其功德光照后世）籩豆不陳，玉帛不分，琴瑟不鏗，鐘鼓不眩，

祝堯曰大綱謂大道也禪位于舜禹孟子所謂天与賢則与賢也

楊防曰礼樂征伐当由天子所出而春秋之時天子微弱齊桓晉文尊命征討於其所月皆尊王室故春秋公羊傳文曰不予而實予之存於公正也

礼樂征伐当由天子所出而春秋之時天子微弱齊桓晉文尊命征討然其所為皆尊王室故春秋公羊傳之實不予而實予之存於公正也

則無以見聖人矣。（言礼存故得觀聖人聽鍾鼓之聲也，聽此聲相同隱陶皆聲也，此皆謂質野文而已矣）或曰：以往聖人之法治將來，譬猶膠柱而調瑟，有諸？曰：有之。曰：聖人之法未嘗不關盛衰焉。昔者堯有天下，舉大綱，命舜禹；夏殷周屬其子，不膠者卓矣。唐虞象刑惟明，（法度彰矣）夏后肉辟三千，不膠者卓矣。（二帝三王）堯親九族，協和萬國；湯武桓桓，征伐四克。由是言之，不膠者卓矣。禮樂征伐自天子所出，春秋之時，齊晉實予，不膠者卓矣。（好於存公，不恤私也）或曰：人君不可不學律令。曰：君子為國，張其綱紀，謹其教化。導之以仁，則下不相賊；蒞之以廉，則下不相盜；臨之以正，則下不相詐；修之以禮義，則下多相讓。此君子所當學也。如有犯法，則司獄在。或曰：或亂。（患其紊亂）曰：綱紀。（提其綱，正其紀，則有條而不紊）曰：惡在於綱紀。曰：大作綱，小作紀。（天子為四方之綱，諸侯為一國之紀，納大夫士各紀其職，亂何自生）如綱不綱，紀不紀，雖有羅網，惡得一日而正諸？或曰：齊得夷吾而霸，仲尼曰小器。請問大器。曰：大器其猶規矩準繩乎？先自治而後治人之謂大器。或曰：正國何先？曰：躬工人績。（躬，身也；工，官也。言先正身以臨百官，以乃考察其人，考其勳績也）或曰：為政先殺後教。曰：嗚呼！天先秋而後春乎？將先春而後秋乎？吾見玄駒之步，雉之晨雊也，化其可以已矣哉！民可使覿德，不可使覿刑。覿德則純，覿刑則亂。象龍之致雨也，難矣哉！（言盡繪刻木以為龍而求致雨，則不可得也）曰：龍乎龍乎！（雖非真龍，而真龍而後致雨，明君而後道化行也）或問政核。（核實也，問為政之實）曰：真偽。（用真人，遠偽佞也）真偽則政核。

善々明則眞人顯惡々著則佞僞人退眞僞審則政事將核也如其不眞僞不僞則政事不核鼓舞萬物者其雷風乎鼓舞萬民者其號令乎雷不一風不再天陶成天下之化使人有士君子之器者也故不遁于世不離于群遁離者是聖人乎長沮桀溺之徒君子所不與雖之不才其卵矣卵謂坏而不化君之不才其民野矣野有村而無礼或曰載使子草律載設也曰吾不如弘恭弘恭與石顯皆以坐法腐刑爲中尚書漢宣元朝專律令時詭劾以中傷人草劾也草奏曰吾不如陳湯陳湯字子公漢成帝朝王鳳奏以爲從事中郎莫府事一皆決湯明法令常受人金錢作草奏卒以此敗曰何爲曰必也律不犯奏不剡言當以純德化之使不犯律不剡奏也甄陶天下者其在和乎剛則甈柔則壞甈燥也壞慢也言未和也夫陶者失剛柔之和則不成器爲政失寬猛之中則不成治龍之潛亢不獲其中矣是以過中則惕不

及中則躍其近於中矣聖人之道譬猶日之中矣不及則未過則昃日昃明盡言將昧也什一天下之正也多則桀寡則貉井田之田田也肉刑之刑刑也田也者與衆田之刑也者與衆棄之法無限則庶人田侯田處侯宅食侯食服侯服人亦多不足矣爲國不迪其法而望其效譬諸筭乎夫美者不運筭不能定其數治國者不陥法度不能制庶

重黎篇

仲尼以來國君將相卿士名臣參差不齊一概諸聖或邪或正皆下齊等故敘論其要一以聖人之道槩論之譔重黎論古今君臣行事得失或問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今何僚也司主也僚官也少皞氏衰九黎亂德帝顓頊命重黎主天地也曰近羲近和堯有羲和之官孰重孰黎曰羲近重和近黎羲主陽和主陰故云耳或問黃帝終始曰託也假黃帝也昔者姒氏治水土而巫步多禹姒氏禹也治水土涉山川病足故行跛也扁鵲盧人也而醫多盧夫欲讎僞者必假眞讎匹也欲以僞匹眞必以眞使人信之禹乎盧乎終始乎言皆非也於是撫書而嘆曰淺矣規子之談也王莽置羲和之官故此章寄微言以譏重黎之問而此句明言眞僞之分也或問渾天曰落下閎營之鮮于妄人度之耿中丞象之幾乎幾乎莫之能違也幾近也落下閎爲武帝經營之鮮于妄人又爲武帝筭度之

耿中丞名壽昌爲言帝考象之言乎近其理矣談天者無能違也請問蓋天欲知蓋天之事也曰蓋哉蓋哉應難未幾也或問趙世多神何也曰神怪茫茫若在若亡聖人曼云或問子胥種蠡孰賢田子胥吳臣文種范蠡越臣問此三人孰賢曰胥也俾吳作亂謂進專諸於闔閭使弒僚破楚入郢郢楚都也鞭尸籍館吳兵入郢子胥求昭王既不得乃掘楚平墓出其尸鞭五百然後已籍館舍室也各舍楚君大夫之室皆不由德謂俾吳作亂至籍館皆志在自報其仇非用德者也謀越諫齊不式式用也不能去三諫不從於礼可去卒眼之夫差伐越越棲會稽請委國爲臣子胥諫曰吳不取越越必取吳又曰伐越必有吳無越越無吳不改是矣吳將伐齊又諫曰吳疲於外越必襲吳不聽遂伐齊反役夫差殺之將死曰吾其亡矣以吾眼置吳東門以觀越之滅吳種蠡不彊諫而山棲責其不彊諫於未敗俾其君詘社稷之靈而童僕越三年勾至使句踐棲於會稽夫差日夜勒兵將以報越欲先吳未至往伐之范蠡諫之爲吳所敗聞吳王未河而勾踐不聽遂與師吳王聞之發植兵擊越敗之夫椒越王

[illegible]年東行郡縣上鄒嶧山刻石頌秦功德封太山禪梁父而天下咸一也

錢福曰此修辭之精神

乃以餘兵五千人保棲會稽之山吳王追而圍之勾踐乃令大夫種行成於吳膝行頓首請與妻為臣妾吳王聽太宰嚭之言遂許之卒赦越罷兵而歸言蠡初諫不從二臣盡彊諫而先此敗 又終弊吳。果大敗吳勾踐後用范蠡計遂復棲吳王於姑蘇之山吳王使公孫雄肉袒膝行請成於越勾踐欲許之范蠡以為不可吳王夫差遂自殺 賢皆不足邵也。言三子之從師無名焉若以賢者議之俱不足以高也 至蠡策種而遁，肥矣哉。美蠡功成身退於此最為善 或問陳勝吳廣。曰：亂。暴亂之人 曰：不若是則秦不亡。曰：亡秦乎？恐秦未亡而先亡矣。夫有千越之劍者匣而藏之不敢用是貴之至也況乃輕用其身而要乎非命之運不足為福先適足以為禍始 或問六國並，其已久矣。一病一瘳，迄始皇三載而咸，時激、地保、人事乎？言因時可取以激之乎保地勢以全之乎修人事以得之乎 曰：具。具備有三事 請問事。問三事之目 曰：孝公以下，彊兵力農，以蠶食六國，事也。戰國之時不修農政秦自孝公用商鞅變法修刑務耕勸戰閉定賞罰於是遂彊而蠶食六國修人事之效也

錢福曰論六國所係

郇玄曰赧周赧王也言秦自襄公始於諸侯由孝公以來益強至始皇六世卒吞二周而并天下蓋非一朝一夕之故何赧王曾無以制之

太史公曰秦雜戎狄之俗先暴戾後仁義位在藩臣而臚於郊祀君子懼焉如是則制公侯伯子男之礼何節

保。問地保 曰：東溝大河，南阻高山，西采雍、梁，北鹵涇垠，便則申，否則蟠，保也。激。問時激 曰：始皇方斧，將相方刀，六國方木，將相方肉，激也。始皇欲斷喪諸侯方如斧而諸侯愚昧方如木秦之將相明銳於功利方如刀而諸侯將相弱方如肉故始皇所以能兼天下乘其適時也 或問：秦伯列為侯衛，在外侯望羅衛天子 卒吞天下，而赧曾無以制乎？曰：天子制公、侯、伯、子、男也，庸節。庸用也言天子用礼節以制馭五等諸侯各有其序 節莫差於僭。言五等之礼各有序不可僭礼之差失者莫大於僭 僭莫僭於祭。僭之大者是祭祀 祭莫重於地，地莫重於天。既盜土地又盜祭天 則襄、文、宣、靈其兆也。始於四公以來者周之衰非一朝一夕 昔者襄公始僭，西畤以祭白帝；文、宣、靈宗，興鄜、密、上、下，用事四帝，而天王不匡，反致文、武胙。是以四疆之內各以兵力來侵，攘肌及骨，而赧獨何以制秦乎？周自厲王下衰加之嬴秦累世

[illegible]年[illegible]所紀子嬰立四十六日而項羽號西楚伯王故云十五年而楚

申時行曰項羽自立為西楚伯王王梁楚地九

強恭至始皇卒滅之所謂大綱將頓於一繩可倚豈赧王可制乎 或問嬴政二十六載，嬴秦姓政始皇名 天下擅秦。秦十五載而楚，楚五載而漢，五十載之際而天下三擅，天邪？人邪？曰：具。天數人事相符然 周建子弟，列名城，班五爵，流之十二，周封子弟之國十五人姬姓之國四十人班五等諸侯之爵槃乎周末諸侯流於十二國當是之時高祖無尺土之階雖欲擅漢其可得乎 當時雖欲漢，得乎？六國蚩蚩，為嬴弱姬，卒之屏營，嬴擅其政，故天下擅秦。屏營猶彷徨失據之貌言六國相與陵據為秦所弱使周室適足為秦開兼并之資終自失秦得專制天下 秦失其猷，罷侯置守，守失其微，天下孤睽。猷道也言秦之失道罷諸侯之制分為三十六郡以置守尉無防衛之援天下遂至孤獨睽乖也 項氏暴強，改宰侯王，言楚既亡是時項羽兵最盛欲專命改制諸侯王也 故天下擅楚。擅楚之月，有漢創業山南，山南漢中也 發跡三秦，三秦雍翟塞也 追項山東，故天下擅漢，天也。

即都彭城更立沛公為漢王王巴蜀漢中四十一縣都南鄭三分關中立秦三將為王于是各就國漢王至南鄭上卒皆思東歸故韓信因陳楚可圖三秦易并之計遂東擊定三秦追羽至江東自專天下由是項事兼之

曰：兼才尚權，右計左數，動謹於時，人也。兼用其才尚其權變右上也左下也言秦楚漢之興敗雖用其才良或專其權變或上其奇策或下其奇數皆謹於時然所取之異故一亡一興此乃人事也 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或問楚敗垓下，方死，曰天也，諒乎？曰：漢屈群策，群策屈群力；楚憞群策而自屈其力。屈人者克，自屈者負，天曷故焉？或問：秦、楚既為天典命矣，秦縊灞上，楚分江西，興廢何速也？秦縊謂沛公十月至灞上子嬰係頸以組而降也故謂之縊楚分為江西分敗也羽與江東子弟與兵卒敗於垓下以江東言之故謂之西也 曰：天胙光德而隕明忒。昔在有熊、高陽、高辛、唐、虞、三代，咸有顯德，故天胙之，為神明主，且著在天庭，天庭謂天帝之庭咸皆帝錄之象 是生民之願也。厥饗國久長。若秦、楚強閱震撲，胎藉三正，播其虐於黎苗。閱鬩也撲猶言擊也胎始也藉狼藉也三正天地人也胎藉猶言徹擾也黎苗九黎

按范正謂如戰之克也假若義帝如初擔立而使劉漢救趙南略項羽得救河北二方爭戰一離一合設使秦尚得以閱中待之如何

黎三苗也布其虐甚於九黎之亂德三苗之不恭子弟且欲喪之況於民乎況於鬼神乎廢未速也或問仲尼大聖則天曷不胙曰無土然則舜禹有土乎曰舜以堯作土禹以舜作土或問聖人表裏曰威儀文辭表也德行忠信裏也或問義帝初矯義帝楚懷王之孫也胡亥二年沛公與項羽共立為楚懷王至漢元年項羽遂尊之為義帝實不用其命故云初矯劉龕南陽劉高祖龕取也項救河北二方分崩一離一合設秦得人如何曰人無為秦也喪其靈久矣天下叛秦秦喪其社稷之靈久矣韓信黥布皆劍立南面稱孤卒窮時戮無乃勿乎卒盡也言當是之時韓信方為漢黥布方為楚其鋒鋩如劫之力而秦欲再起而亦孤以盡窮時戮無乃不可乎或曰勿則無名如何言不然則為秦臣者無功名如何曰名者謂令名也忠不終而躬逆焉攸令令善也焉安也言所謂名者宣言善名也當此之時欲效其忠以為善且忠未盡而身死

淺說曰淳于越齊人為秦博士諫始皇曰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為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此問越之道如何而揚以為佞曲天下何以救哉此問越之道如何而揚以為佞曲言有技有曲也

見害為之逆矣安可謂善哉或問淳于越曰佞曲淳于越齊人為秦博士諫始皇曰殷周之王千餘歲封子弟功臣自為倚轉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六卿之臣無輔佛何以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此問越之道如何而揚以為佞曲言有技有曲也請問問技曲之自曰始皇方虎挒而梟磔虎挒梟磔言暴也噬士猶腊肉也越與亢眉終無撓辭可謂技矣噬士猶腊肉言酷也與起也當是時始皇暴酷如此而越敢亢其眉以言封建之事其辭無撓可謂有才技也仕無妄之國食無妄之粟分無妄之撓自令之問而不違可謂曲矣或問茅焦歷井幹之死使始皇奉虛左之乘始皇在咸陽每暴虐咸陽宮諫者輒殺於井幹闕下茅焦歷井幹之上而諫始皇即駕爽執轡虛左親迎其母秦生欲安項咸陽不能移又亨之秦生說使都咸陽既不能又為羽所亨殺也或者未辨歟項羽致東遂下邳秦生說羽既不能移又為羽所亨殺也未辨者言韓生未能善辨後其都咸陽以免其殺曰生捨其木侯而謂人木侯亨不亦

頊充曰天才自然蓋其神心無假祖父

宜乎生謂韓生也按項羽既叛乎嬰燒其宮室收寶貨婦女而東韓生說羽曰關中阻山帶河四塞之地肥饒可都以霸項羽見秦皆以燒殘又懷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衣錦夜行韓生曰人謂楚人沐猴而冠果然羽聞之乃斬韓生此言項羽之暴久矣韓生說之都咸陽既不能移即當自引咳謂人為沐猴羽亦宜矣焦逆訐而順守之雖辨劘虎牙矣言茅焦所諫皆逆其意而訐其事所守皆順母后之大義至順之理雖辨則辨矣譬之摩虎牙也無位而廷諫殆危之道也或問甘羅之悟呂不韋張辟彊之覺平勃皆以十二齡戊良乎甘羅甘茂孫也以謂張唐相燕又先報趙事悟呂不韋辟彊張良之子也以孝惠崩呂太后哭不哀事覺陳平周勃皆十二歲甘羅戊張良為之祖父使之然乎曰才也戊良不必父祖或問酈食其說陳留下敖倉說齊罷歷下軍何辨也韓信襲齊以身脂鼎何訥也曰夫辨也者自辨也如辨人幾矣食其說沛公以陳留又晉天下之劉又頭收取滎陽據敖倉之粟又說齊王田廣七十餘城已下矣而韓信為蒯通所說忌其掌載之功遂乃夜渡兵平原襲齊是使齊

司主也術音抵辨其鍵功鍵蓋能也管者所主在礼見有礼則從之小人所主在戲見戲則而入乎此言蒯欺聖皆不忠欲乎何所用其忠乎

里烹食其責已乃烹之當是之時非食其之不能辨勢之然也何哉夫蒯與之和後暴之兵安使廣之不疑哉今揚之意言子之所謂辨者當以正諫之道自辨其身如仲尼之於衰周衰戰國者夫以辨說人則猶商君應侯之徒矣不亦危哉或問蒯通抵韓信不能下又狂之蒯通說韓信使三分天下鼎足而立信不從蒯通乃佯狂曰方遭信閉如其抵諶信孔背漢遂蒯通說不聽懼恐乃佯狂為巫祇擠也謂其談說君擠排使之忠高祖若門戶之閉無戲隙也曰戲可抵乎戲戲也言若設戲隙之詐謀以動之其可抵乎曰賢者司禮小人司戲況拊鍵乎或問李斯盡忠胡亥極刑忠乎曰思以晉客秦嘗欲逐諸侯之客斯上書以為不可秦聽之是其盡忠至作相李斯先上蔡人也宜矣而二世夷其三族此果忠乎始以逐客上書諫晉之以至丞相言其信重用狂人之言從浮大海立趙高之邪說廢沙丘之正阿意督責焉用忠始皇信妖言東遊浮滄海斯為宰相也不能諫止而從行及始皇崩於沙丘斯納趙高之計廢扶蘇而立胡亥胡亥既立縱暴斯諫之而見怒恐誅乃作督責

此言霍光數事之迹

之旨以阿二世之意。霍　或人以斯非忠。曰始元之初，武帝以光
此皆事皆非忠直。謂周霍光忠乎。行周公之
事輔少主。昭帝既立，始元六年詔群國舉賢良文學之
士議罷群國推郡開鹽鐵，於是利復流下，庶人休息。擁少帝
之微。昭帝立年八歲，政事一。推燕上官之鋒。始立之明年，燕刺王旦、上官桀等謀
央光非周，曰誰昭立宣。王旦上官桀等誅
又皆誅。處興廢之分。昭帝立十三年而崩，無嗣，光乃議迎昌邑王賀，賀立二十七日，行淫亂一千七百二十，光
廢之。
堂堂乎忠，難矣哉。堂堂，勇貌，言此皆霍光忠
事也，於社稷之事人所難能。至顯不忠矣。顯，光
之夫人名也，使守于御醫殺許皇后，因勸光納少女成君為
後，及光死後語泄，上始聞之，後奪霍禹等印綬，終至棄市。或
問：馮唐面文帝，得廉頗、李牧不能用也，諒乎？馮唐為郎中，帝曰陛下雖有
頗、李牧不能用也。信文帝不能用乎？曰：彼將有激也。親屈帝尊，以信亞夫之軍，至
頗牧，曷不用哉？唐知雲中守魏尚擊匈奴有功，以激文帝；二子說入細柳，信亞夫之軍，豈不能用頗牧哉。
德。用士則聞之人。於德又何如？曰：罪不孥，宮不女。出官人嫁之，令無怨曠。館不新，仍舊制也。

沈括曰唐知雲中守魏尚坐事以激文帝……入細柳信亞夫之軍豈不能用頗牧哉

陵不墳。塋於伯陵，因山不起墳。或問交。曰：仁。惟仁人之交，不以利勢而以德義。問餘、耳。
當灌。曰：凶終。竇嬰、灌夫之交，雖不變其初，然以朋黨比，隨於人戮，亦不足責也，君子羨之與比。或問信。
曰：不食其言。孔安國曰：食盡其言為不實。請人。曰：晉荀息。僖公九年傳曰：初，獻公使荀息傅
奚齊。公疾，召之曰：以是藐諸孤，辱在大夫，其若之何？稽首而對曰：臣竭其股肱之力，加之以忠貞，其濟，君之靈也；不濟，則以死繼之。
及里克殺奚齊、卓子，荀息死之。趙程嬰、公孫杵臼。晉景公二年，大夫屠岸賈殺趙朔、趙同、趙括、趙嬰，
皆滅其族。朔妻成公姊也，有遺腹，走公宮匿。程嬰、杵臼不死，
乃保趙孤於宮中。景公卒，與韓厥謀立之，即趙武也。予雲
信之人，攝司馬遷而言也。
……
秦大夫鑿穆公之側。秦大夫子車氏奄息、仲行、鍼虎，皆秦之良也。穆公卒，以從死。
……
曠之側，以死之。詩曰：臨其穴。是也。左傳孔之曰：孔穆公也。至三

張耳陳餘之交……
此段言守不食言之德

良則不食。問義。既聞諸侯之信。曰：事得其宜之謂義。義者得死
其言者也。又問於義。誅將生之宜也。
不得死生之宜，首非義也。若程嬰、杵臼，豈乎信。或問：季布忍焉？
義也。秦晉大夫止可謂喜言之信，論義則未也。
可為。季布，楚人也。項籍使將兵，數窘漢王，項羽滅。曰：能者為之。
高祖購求千金，因匿，乃為奴，賣與魯朱家。
明哲不為也。言能忍辱為奴，生者乃為之。或曰：當布之急，雖明哲知之何？曰：明
哲不終項仕，如終焉，攸避。言明哲者見於未萌，觀項羽嗜殺矣，如終仕之，則必及於仕之，乃非明哲矣。
也，安可避乎？或問賢。曰：為人所不能。請人。曰：顏淵、黔婁、四皓、韋
是則當其急
玄成。顏淵簞瓢不改其樂，黔婁守正不邪，死而無衾，四皓白首，高尚其事，韋玄成漢丞相賢之少子，讓爵佯狂。
故以問長者。曰：藺相如申秦而屈廉頗，欒布之不塗，朱家之不
識況。相如伸理於秦王，屈意於廉
德，直不疑之不校，韓安國之通使。頗。欒布為梁大夫，奉使行，高
祖誅梁王彭越，布使還，報命首下，哭而同歎之也。朱家以季布
有陀，見滕公，解其急也，而不使布知，又終身不復見布。直不
疑嘗與鄰三人同室，一人有金，一人急歸，誤持金去，主意不疑。
不疑買金償之，其後誤持者還金，主乃明之。又人謗其盜嫂，
而云無兄，亦不自明也。韓安國，梁孝王之內史，時景帝疑
梁王六疆，安國稱病去官，陰往長安，因長公主以解王事。或
問臣之自得。曰：揚子恐人以不諭，舉其人以明之。石太僕之對，金將軍之謹，張衛將
軍之善，慎而大夫之不伐善。丞相石慶嘗為太僕，時上問車中
馬幾，慶以策數之，舉對曰六。
四。金將軍日磾，為人謹慎。張衛將軍名安世，為人周密重慎。丞
相邴吉，宣帝少時以巫蠱事嘗在獄中，吉嘗救護，又養視有恩，
絕口終不言，官至御史大夫。乳
母述之，然後乃知，封博陽侯。請問臣之自失。曰：李貳師之執
二，田祈連之濫帥，韓馮翊之愬蕭，趙京兆之犯魏，廣
邑。立昌邑王為太子，心不端，武帝疑之，遂降匈奴。祈連將
田廣明，為宣帝擊匈奴不利。貳師，婦人也。韓馮翊名延壽，愬御
史大夫蕭望之與廣漢為奸，而發其廉也。趙京兆名廣漢，或問
漢疑魏丞相夫人殺侍婢，圖而無實，反履其罪也。
庸。曰：托。歆。揚王孫裸葬以矯世。揚王孫，武時人，學黃老之術。
所侯曰：蓋聞古之聖王緣人情

按季布而為奴乃至乃鉗為奴可謂能忍如此

卯宋曰不疑嘗為郎三人同室一人有金一人急歸誤持金去主意不疑買金償之其後誤持者至乃金主

明之又人謗其盜嫂而云無兄亦不自明也

施仁曰韓馮翊名延壽御史大夫蕭望之……

王守仁曰孔子云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弟子各有所成聖人之與者

不忍其親故為制禮今則越之各 曰矯世以禮倮乎 若用過乎儉者以保全將以矯世也倮厚葬也言君子矯世多以禮乎當以倮乎 如矯世則葛溝尚矣 手若欲為厚其以矯世則莫若效古葛溝者為尚矣 或問周官 曰立事 可謂立事矣制三百六十官 左氏 曰品藻 左氏何以至為品藻是非而聖人之褒貶彰 太史遷 曰實錄 不虛美不隱惡矣○品第是非謗其事

淵騫篇

仲尼之後迄于漢道 迄至也 德行顏閔股肱蕭曹爰及名將尊卑之條稱述品藻 論漢道以仲尼之後蕭曹名將以德行顏閔所以為品藻也 譔顏騫之道聖人豈不大哉賢哲所許各有差品非無次序 或問淵騫之徒惡乎在 曰在寢 或曰顏騫曷不寢 淵騫亦有文章者世何為不寢 曰攀龍鱗附鳳翼巽以揚之 勃勃乎其不可及乎 如其寢如其寢 七十子之於仲尼也日聞所不聞見所不見 文章亦不足為矣 言非止淵騫也至于七十二子皆日有所聞有所以學為賢哲君子也淵騫所以文章何足可為哉文章謂若卜商序詩曾參孝經之類史記曰孔子以曾參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

此言淵閔許聖人而師之從游攀龍鱗附鳳翼以揚之勃勃不可及也如何其寢如何其寢言其道無不能也

君子絕德 小人絕力 或問絕德 曰舜以孝禹以功皋陶以謨非絕德耶 絕力者何 秦悼武烏獲任鄙扛鼎抃牛非絕力耶 秦悼武王好戲力士有力百斤任鄙烏獲孟說皆至大官王與孟說舉鼎絕臏而死抃牛亦多力也呂氏春秋曰迷擒推移大儀高誘云桀多力能推移大儀因以為號 或問勇 曰軻也 曰何軻也 曰軻也者謂孟軻也 若荊軻君子盜諸 荊軻衛人也為燕太子刺秦王以君子之道類之則大盜耳 請問孟軻之勇 曰勇於義而果於德不以貧富貴賤死生動其心於勇也其庶乎 或人之問勇猶衛靈公之問陳也仲尼答以俎豆子雲應以德義 魯仲連蕩而不制 魯仲連齊人不肯仕宦好持高節於趙會軍為邯鄲魏使新垣衍說趙王令尊秦昭王為帝而仲連非之垣衍不敢復言帝秦

此言孟軻養浩然之氣者

秦將聞之為卻軍五十里遂引而去於是平原君欲封魯連魯連遂辭而去終身不復見 蕩猶浪也制猶檢也言仲連蹊浪於時而不能整肅於官事也 藺相如制而不傷 或問鄒陽 曰未信而分疑 抗辭免罿幾矣哉 鄒陽事漢景帝弟梁孝王為羊勝公孫詭所疾而譖之孝王怒下陽吏將殺之陽從獄中上書孝王立出之卒為上客 未信而分疑者言未為梁王所信方為其所疑雖能分解以免困亦危者矣

弇州山人曰信陵君魏無忌魏安釐王異母弟也平原君趙勝趙之諸公子趙惠文王弟也孟嘗君田文齊威王孫也春申君黃歇楚人也問有益於國乎

或問信陵平原孟嘗春申益乎 信陵君魏無忌魏安釐王弟也平原君趙勝趙惠文王弟也孟嘗君田文齊威王孫也春申君黃歇楚人也問有益於國乎 曰上失其政姦臣竊國命何其益乎 當此四君之時皆有益於其國而揚子譏之者蓋論上失其政故辨明之 樗里子之智也 使知國如知葬 則吾以疾為蓍龜 樗里子名疾秦惠王之弟有滑稽多智秦人號曰智囊將卒葬於渭南章臺之東曰後百歲當有天子之宮夾我墓至漢興長樂宮在其東未央宮在其西言使其知國家之安危亦如知葬則其神智如蓍龜 周之頑根以成周而西傾 京謂之宗周即西周也至幽王以犬戎亂平王東遷于洛即周公所營之王城是謂成周亦曰東周也秦都咸陽在西而赧王為秦所滅故曰西傾

秦之惠文昭襄以西山而東并 周顯王四十四年秦惠文始稱王至昭襄王五十一年乃滅周時秦都雍州西山在焉而東滅周故曰東并本紀曰文王卒葬西山 孰愈 問西傾東并誰優 曰周也羊 秦也狼 周衰弱如羊秦強暴如狼 然則狼愈歟 曰羊狼一也 或問蒙恬忠而被誅 忠奚可為也 曰壍山堙谷起臨洮擊遼水 力不足而死有餘 忠不足相也 或問呂不韋其智矣乎 以人易貨 呂不韋陽翟大賈人也秦子楚質於趙不韋曰此奇貨可居故曰人易貨 曰誰謂不韋智者歟 以國易宗 不韋不由道用貨財而佞於華陽夫人以取顯位終乃家屬徙蜀飲鴆而死是徼取國權以易宗族 呂不韋之盜 穿窬之雄乎 穿窬也者 吾見擔石矣 未見雒陽也 穿窬者伺隙竊而得之不過一擔石而不韋伺人顏色而取之雒陽之封是其雄也子楚立是為莊襄王以不韋為丞相封為文信侯食河南雒陽十萬戶

司馬光謂蒙恬所謂秦築長城亭障塹山堙谷通直道固輕百姓力矣夫秦之初滅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傷者未瘳而恬為名將不以此時強諫振百姓之急養老存孤務修眾庶之和而阿意興功此其兄弟遇誅不亦宜乎今揚言……見始末

楊子曰白起伐趙圍其將趙括於長平既殺趙括敗卒四十萬人降起乃與詐而盡坑殺之故揚以為不仁

呂祖謙曰三十所不書者惜其殺不由義也非義之義子不為斷案作末一句評

品仲華力說按曰當何如軻

荊軻前如一劍秦兵迫於后不失

嚴仲子求聶政俠累相俠累有卻仲子求政政以母在不許後聶政刺殺俠累因自皮面抉眼自屠出腸遂以死韓取其屍暴於市購問莫知誰之姊嫈曰吾奈何畏歿身之誅終滅賢弟之名乃抱屍而哭曰是軹深井里所謂聶政者也乃自殺屍旁[redacted]知姊之忠烈故其死非人所能及也

將白起不仁奚用為也長平之戰四十萬人死蚩尤之亂不過於此矣原野厭人之肉川谷流人之血將不仁奚用為白起事秦為武安君前後伐韓魏斬殺甚多昭王四十七年與王齕伐趙圍其將趙括於長平既殺趙括軍敗卒四十萬人降起乃挾詐而盡坑殺之故楊以為不仁翦翦問王翦曰始皇方獵六國而翦牙欸言翦之助惡也牙欸謂切齒而怒也欸怒声太史公曰王翦為秦將夷六國或問要離非義者歟不以家辭國要離吳人棄家而為國殺其有家曰離也火妻灰子以求反於慶忌實蛛蝥之靡也焉可謂之義也吳王闔閭欲殺王子慶忌要離詐以罪亡令吳王燔其妻子而楊其灰走見慶忌以劍刺之蛛蝥如蜘蛛之螫毒於人而靡死也政也為嚴氏政軹深井里人也問其豪乎犯韓刺相俠累曼面為姊實壯士之靡也焉可為豪哉皮面抉眼而死也焉可謂之義也軻也問荊軻為丹奉於期之首燕督亢之圖入不測之秦實刺客之靡也燕太子丹以荊軻為上卿飲以報秦先是秦將樊於期得罪亡入燕太子丹受而舍之秦購樊於期首金千斤邑萬家荊軻謂太子丹曰誠得樊將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以獻秦王王必悅見臣臣乃得以報矣於是說樊於期於期遂自刎荊軻乃與秦舞陽盛於期首函封之及求天下之利匕首與燕督亢之地圖至秦秦王聞之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荊軻奉於期首而秦舞陽奉地圖秦王發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右手持匕首揕之秦王驚自引而起軻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踞以罵秦王左右既前殺軻矣焉可謂之義也三士所死皆非君親之難也非義之義君子不為也或問儀秦學乎鬼谷術而習乎縱橫言安中國者各十餘年是夫曰詐人也聖人惡諸曰孔子讀而儀秦行何如也欲讀仲尼之書而行蘇張之辯曰甚矣鳳鳴而鷙翰鳳鳴謂孔讀也鷙翰謂秦儀行也曰然則子貢不為歟子貢存魯亂齊破吳彊晉伯越者其言與上皆不合蓋六國遊說之士托為之辭太史公不加考覈因而記之楊子亦據太史公書發此語曰亂而不解子貢恥諸說而不富貴儀秦恥諸或曰儀秦其才矣

任音王雅讀如字佞者口才也皋陶謨曰知人安民惟帝其難之能哲而惠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楊子言雖儀之徒能以巧言令色為人其才亦不在人下矣

此言秦世方崇服貂狐一襲之衣亦可以禦寒而迎煥佐秦世之酷拘礼義之教亦可以斷迴政治

行人所不能也

乎跡不蹈已跡不蹈已者蹈踐也言儀秦之才卓然超絕自然不踐循前人之跡曰昔在任人帝而難之亦才矣才不才非吾徒之才也元凱之才也儀秦之才非之車沉沉之航可乎言治國及修身者知其奔舟覆敗欲救之曰否或曰焉用智曰用智於未奔沉大寒而後索衣裘不亦晚乎者貴能解患欲難也今有患難不能解救故曰焉用智秉國者其如秉航乎航安則人斯安矣惠以厚下民忘其死忠以衛上君念其賞自後者人先之自下者人高之誠哉是言也或曰弘羊榷利而國用足盍榷諸曰譬諸父子為人父而榷其子縱利如子何卜式之云天亦匡乎匡正也時大旱卜式曰弘羊天乃大雨成之所云不亦天正之乎或曰因秦之法清而和之亦可以致平乎曰譬諸琴瑟鄭衛調俾夔因之亦不可以致簫韶矣秦嚴峻 如象之在刑法譬如琴瑟作鄭衛之調而使夔因以鼓之不能致正声矣言修酷之法不可以致和平也或問處秦之世抱周之書益乎李斯上言請史官非秦記者皆燒之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故特獨存其周易而已此抱周書者蓋易也言人存居秦之世獨抱周之易可益乎曰舉世寒貂狐不亦燠乎言貂狐一裘於休寒獨燠不能救天下之寒周易一經於是獨存不能勝天下之暴或曰炎之以火沃之以湯燠亦燠矣何必貂狐之為燠若用湯火亦燠矣猶言何必周書之為治若用刑法亦可治矣曰燠哉時亦有寒者矣嘆其秦之無道也時亦有寒者謂四皓隱居士子避地斯皆清涼其身不燠秦之湯火非其時而望之君子所不貴

言辭婁敬陸賈婁敬說高祖都關中陸賈說尉佗為漢臣又作新語高祖善之執正王陵申屠嘉呂后欲王諸呂陵執意不從免陵乃得文帝寵任鄧通至使慢礼嘉折之折節周昌汲黯守儒轅固生以治詩孝景帝時為博士竇太后好老子書召轅固問老子書固曰此是家人言耳因而為書表申公公以秉周申公以治詩孝景帝時為博士行園公綺里季夏黃公角里先生

胡守益曰郅都寧成張揚杜周之流錯詩外傳云無為虎傳翼以澤人而食以端史稅而附若者言氏甚最為可

王大傅父之以病免申公以詩經為訓及趙綰王臧謂太子挾立明堂以朝諸侯不能就其事乃言師申公於是天子使之束帛加璧安車駟馬迎申公以為太中大夫舍魯邸議明堂事竇太后不說儒術得綰臧之過申公亦疾免災異董相夏侯勝京房。董仲舒夏侯勝京房皆善推陰陽知災異或問蕭曹曰蕭也規曹也隨。蕭何規畫於前曹參奉隨於後如一不失滕灌樊酈曰俠介。滕公灌嬰樊噲酈商此四人前後輔佐高帝叔孫通曰槧人也。叔孫通秦博士避二世之亂過高祖起兵從之天下既定還復從儒生上敬歎袁盎曰忠不足而談有餘。袁盎既殺鼂錯忠不足也諫遷淮南王是談有餘也鼂錯曰愚。書策削諸侯王七國既反令盎得行其說智而不能自明朝服斬於東市酷吏曰虎哉虎哉角而翼者也。以此酷吏猶虎而角翼者言甚之甚也貨殖曰蚊曰血國三千。使捋疏飲水褐博沒齒然也。楊既以蚊貶貨殖或以是言難之也云天下之民有血者三千國非貨殖則將使其飯疏食飲水被褐終年骨而已乎言衣食僅給而不能富庶也今以下無答文者蓋楊其不論而強見難故不對之也三千國者昔禹會塗山執玉帛者萬國於商周之世已漸并之矣故至漢但可三千而已舉大較也褐博者孟子云褐寬博謂獨夫之被褐者沒終也齒年也或問循吏曰吏也。鄭子產公儀休孫叔敖之徒游俠曰竊國靈也。靈命也朱家田仲郭解劇孟原涉之徒佞幸曰不料而已。料度也夫佞幸者日以寵進位非才升憑乎城社卒蹈机穽亦不度者也或問近世社稷之臣曰若張子房之智陳平之無誤絳侯勃之果霍將軍之勇終之以禮樂則可謂社稷之臣矣或問公孫弘董仲舒孰邇。邇近也欲知此二人用心誰近聖人之道曰仲舒欲為不可得弘容而已矣。仲舒欲施禮樂之事而武帝外之故不可得也或問近世名卿曰若張廷尉之平雋京兆之見尹扶風之潔王子貢之介王子貢名遵成帝時大治任公正誅鋤豪強不避貴戚斯名卿矣將既問名卿次問名將曰若絳侯之守周亞夫也謂守細柳長平冠軍之征伐長平侯衛青冠軍侯霍去病俱征伐匈奴立功博陸之持重可謂名將矣

祝充曰王子貢名遵成帝時人治伏公正誅勁豪強不避貴

袁希元曰朔學尚詼諧戲我強周之計數萬言又有封泰山責和氏璧及皇太子生禖屏風殿上說詆諸侯存蓋于要惡其雜而不取之也

請問古欲知古之良將曰鼓之以道德征之以仁義荀卿曰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輿尸血刃皆所不為也。張騫蘇武之奉使也執節沒身不屈王命雖古之膚使其猶劣諸膚美也世稱東方生之盛也言不純師行不純表其流風遺書蔑如也表則也蔑絕也謂朔之言行不純一於聖人之師則如談諧射覆隱語之類也故宗聖之風立教之書絕而不傳或曰隱者也或見揚之短朔故問以為世稱朔吏隱者也曰昔之隱者吾聞其語矣又聞其行矣昔之隱者文王拘於羑里而重易六爻箕子隱於殷朝而為周陳洪範接輿之在楚而歌鳳兮或曰隱道多端曰固也固實也言隱道實多端故陳之于下聖言聖行不逢其時聖人隱也賢言賢行不逢其時賢者隱也談言談行不逢其時談者隱也有文而不遇者儒行曰言談者仁之文也昔者箕子之忝其身也狂接輿之被其髮也欲去而恐罹害者也

揚子曰隱詭百出數爲而無不可以及是

箕子之洪範接輿之歌鳳也哉彼之隱者猶為行道之致而干於時如楚狂輿子共而隱以避問東方生名過實者何害曰應諧不窮正諫穢德應諧似優不窮似哲正諫似直穢德似隱問名曰詼達化比曰非夷齊而是柳下惠戒其子以尚容首陽為拙柱下為工飽食安步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逢其滑稽之雄乎非夷齊是柳下惠戒其子以尚同依隱玩世飽食安坐以仕易農此滑稽之雄者也或問柳下惠非朝隱者歟曰君子謂之不恭古者高餓顯下祿隱妄譽仁之賊也妄毀義之賊也仁以襃善義以毀惡而妄以毀譽加仁是賊傷仁義者也賊仁近鄉原賊義近鄉訕或問子蜀人也請人曰有李仲元者人也蜀有嚴君平然君平已顯仲元未聞其為人也如何曰不屈其志不累其身曰是夷惠之徒歟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間也如

汪括曰陳士折如董羽肅美甲又帳者閣如蔡曰言朔非表猶而尚取容依約其隱玩美於世但滑稽之雄者而已可所此我句法斷案有力

楊卿原謂所至之鄉狗衆隨俗求媚於人者即所謂所至之鄉足誘以德人

為哭口者

按王貢力學孝弟已而名著後乃豈以遇仲尼乎

是則奚名之不彰也曰無仲尼則西山之餓夫與東國之絀臣惡夫聞餓夫夷齊絀臣柳下惠也曰王陽貢禹遇仲尼乎王吉字子陽事宣帝為諫議大夫貢禹字少翁二人為友世稱王陽在位貢禹彈冠言其取舍同也元帝即位遣使徵貢禹與吉吉於道病卒禹後為御史大夫此言李仲元不遇仲尼則名不彰而王陽貢禹之顯豈遇仲尼乎曰明星皓皓華藻之力也歟星雖皓皓有華藻然非能自擢也必藉諸天而後天下見之曰若是則奚為不自高言仲尼不仕曰皓皓者已也引而高之者天也星麗天而後天下見王陽貢禹時王所揚而後名顯也仲尼雖有賢德而時不高之故不彰子欲自高邪君子行德俟命而已仲元世之師也見其貌者肅如也聞其言者愀如也愀然變動貌觀其行者穆如也但聞以德詘人矣未聞以德詘於人也仲元畏人也或曰育賁曰育賁也人畏其力而侮其德請條請條問其目也曰非正不視非正不聽非正不言非正不行夫能正其視聽言行者昔吾師之所畏也所畏謂言不慚行不愧孔子憚焉如視不視聽不聽言不言行不行雖有育賁其猶侮諸

此言星之明非由華藻之故以其居高故為人所瞻仰王貢之名所以彰者有位於朝故也

君子篇

君子純終領聞蠢迪檢押蠢動也迪當訓為蹈檢押之蹈檢押猶法度也言動必蹈履於法度旁開聖則開通也君子立言旁通聖人之法譔君子己擇而行之區品彰矣或問君子言則成文動則成德何以也問君子何以能然曰以其弸中而彪外也般之揮斤羿之激矢君子不言言必有中也不行行必有稱也或問君子之柔剛曰君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水性則仁故柔金性則剛故剛或問航不漿衝不薄有諸航不施漿衝車不載薄曰有之或曰大器

張之象曰君子之立言宜通聖人之法

汪言般輸之揮斤羿之激矢以況君子之言行必有所中[illegible]

獨不周於小乎言有大志者不顧小節曰斯械也君子不械械器也械施於用君子明道無施不可或問孟子知言之要知德之奧曰非苟知之亦允蹈之或曰小子諸子孟子非諸子乎曰諸子者以其知異於孔子者也以其小知立異於孔子之道孟子異乎不異道同仲尼也或曰荀卿非數家之書侻也非數也數家諸子也侻脫也至於子思孟軻詭哉乖詭曰吾於荀卿歟見同門而異戶也言荀卿亦述孔子之道而所見不能無小異惟聖人為不異牛玄騂白睟而角其升諸廟乎是以君子全德色純曰睟宗廟之牛貴純黑亦白三色各純睟而角握中禮則可升諸廟矣所以君子亦貴純全其德今荀卿學聖人之道而非孔孟亦不粹矣或問君子似玉曰純淪溫潤柔而堅玩而廉隊乎其不可形也猶淪澤也玩猶珍也廉稜也隊手猶言墜之如隊似不可形狀也或問仲尼之術周而不泰大而

馬理曰公孫丑上篇知言此加一名將孟子而出來更失據

按孔孟子思孟軻孔子之孫五世之思也荀子有非十二子之言亦為非子思孟軻此言非[illegible]荀卿[illegible]不當非軻

不小用之猶牛鼠也使牛捕鼠雖大無施曰仲尼之道猶四瀆也經營中國終入大海它人之道者西北之流也綱紀夷貉或入于沱或淪于漢淮南說之用不如太史公之用也太史公聖人將有取焉淮南鮮取焉爾太史公貫錄猶如舊史舊文聖人將有取以正褒貶淮南劉安之書雜而不純少有可採必也儒乎聖道於是乎在乍出乍入淮南也出乍入內篇論道外篇雜說乍不純者也文麗用寡長卿也司馬相如文雖麗施用則少多愛不忍子長也史記叙事但美其長而不貶其短故曰多愛仲尼多愛愛義也子長多愛愛奇也仲尼多愛為仁史遷稱管仲為直遂伯王為君子之類亦多愛之而為之或曰甚矣傳書之不果也或人既閱淮南子長之言愛可稱而雜故問之而為問也言甚矣彼所記之書不果純於聖人之道也曰不果則不果矣言今人之不果純於聖人之道者可導而果之如淮南子長皆已沒矣其書皆已行矣安可填而果之我誠為不果純矣人以巫鼓

部笠曰西北之流水經夷貉而不返或謂沱漢亦入江與漢其源小也書曰嶓冢導漾東流為漢又曰岷山導江東別為沱諸子之道雖有小用而非正不可以致遠

楊升庵曰古者詩三千餘篇孔子刪定取其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一十一篇而已是以繁蕪也子長史記至於滑稽日者貨殖之類皆不

汲冢奇也少人以甚矣淮南長子之傳言不求全於聖人之旨也

此言六子皆學於孔子而未達其本原故雖各有所得而未能及其變通

林希元曰仲尼之於春用之則揖伊士輔天公歷女與衆播貽則欲之而行

生同貧富皆莊生

巫左道者也 言彼之書非徒不果純於聖人而已今大行於世徒使人學之得其雜說如左道之巫以說舞其惑子衆者也知淮南遊仙金化之說鼓動末俗使其學之非左道而何也 或問聖人之言炳若丹青有諸 曰吁是何言歟丹青初則炳久則渝渝乎哉 所青初則炳然久則渝變聖人之言久而益明 或曰聖人之道若天天則有常矣奚聖人之多變也 天有一定之高有常也聖人無可無不可多變也 曰聖人固多變 聖人之道兼常隨時應物無定如天之陰陽五行變化無 子游子夏得其書矣未得其所以書也宰我子貢得其言矣未得其所以言也顏淵閔子得其行矣未得其所以行也聖人之書言行天也天其少變乎 此論六子偏孟子所謂子張子游子夏得聖人之一體顏閔具體而微之謂也夫天多變然後有成聖多變然後有序天變隱於萬化而難知故曰天則有常聖變布於五經而可見故曰聖人固多變夫天之高也及其變則二氣推移四時更迭三辰運行萬物生殖不為少也 或曰聖人自恣歟何言之多端也 或人聞多變之語不達其旨趣恐聖人恣意而言故云多端 曰子未覩禹之行水乎一東一北行之無礙也君子之行獨無礙乎如何直往也 高者水之礙故避之則水避礙則通於海君子避礙則通于理 流固者聖之礙故避之則行 君子好人之好而忘己之好小人好己之好而忘人之好 或曰子於天下則誰與 與何等人 曰與夫進者乎 或曰貪夫位也慕夫祿也何其與 曰此貪也非進也夫進也者進於道慕於德殷之以仁義進而進退而退日孳孳而不知倦者也 倦怠也 或曰進進則聞命矣請問退 曰昔乎顏淵以退為進天下鮮儷焉 或曰若此則何小於必退也 若然則必退於進者何故小之 曰必進易儷也 必退易儷也 進以禮退以義難儷也 或曰人有齊死生同貧富等貴賤何如 曰

諸侯之名或人以為問

汎括曰知天地之變陰陽之數而不知其所以變所以數是不通於聖人之旨君子之道名曰技藝

神仙者謂之可化鍊氣而升天

是名生也其實則將死不久而死矣故曰實死

此言忠臣孝子汲汲於事君事父何暇之有此言顏冉之命自短耳若加之殘賊則斯命亦不能保也

作此者其有懼乎 世謂有憂患不可避故作此論以自寬 信死生齊貧富同貴賤等則吾以聖人為囂囂 人好生惡死君貧樂富重貴輕賤乃其常情聖人因之以設勸沮立政教若信然齊等則聖人號令典誥徒囂囂然須吾耳 通天地人曰儒 陰陽剛柔仁義之道始於太極成於五行主於人是謂通之故名曰儒 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 至神運於六子皆於聖 人必先作然後人名之先求然後人與之 作為善惡而人以善惡名之自求禍福而人以禍福與之 人必其自愛也然後人愛之人必其自敬也然後人敬諸自愛仁之至也自敬禮之至也未有不自愛敬而人愛敬之者也 或問龍龜鴻鵠不亦壽乎 曰壽 曰人可壽乎 曰物以其性人以其仁 龍龜鴻鵠性自壽耳人則為仁然後能保其壽孔子曰仁者壽 或問人言仙者有諸乎 曰吁吾聞伏羲神農歿黃帝堯舜殂落而死文王畢孔子魯城之北獨子愛其死乎非人之所及也仙亦無益子之彙矣 彙類也仙者皆有虛名而無益於事 或曰聖人不師仙厥術異也聖人之於天下恥一物之不知仙人之於天下恥一日之不生 曰生乎生乎名生而實死也 或曰世無仙則焉得斯語 曰語乎者非囂囂也歟惟囂囂能使無為有 囂囂然方士之虛語耳多則能使無為有也 或問仙之實 曰無以為也 言無以為其實 有與無非問也問也者忠孝之問也 謂之有謂之無皆不當問 言惟問忠孝之士耳 忠臣孝子偟乎不偟 偟暇也 或問壽可益乎 曰德 惟修德可以益壽 曰回牛之行德矣曷壽之不益也 曰德故爾 顏冉有德故為壽 聖以不朽為壽 如回之殘牛之賊也焉得爾 言假令顏冉有不朽之行之殘賊則安得不朽之壽如是哉 曰殘賊或壽 曰彼妄也君子不妄 殘賊之人妄生於世爾豈有不朽之壽哉君子不妄生者也

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終，自然之道也。君子忘人，况已乎？小人欺已，况人乎？（豈哉於人曰忠）

孝至篇

孝莫大於寧親，寧親莫大於寧神，寧神莫大於四表之歡心。（奉寧也。孝始於寧親，終於天下之歡心，其道甚大）譔孝至。（夫學所以開明也，故為其始；孝所以敦本也，故為其終。動天地，感鬼神者，莫遠乎孝乎）

孝至矣乎！一言而該，聖人不加焉。（一言而孝該百行，聖人無以加之）

父母，子之天地與？（天懸象，地載形；父受氣，母化成）無天何生？無地何形？天地裕於萬物乎？萬物裕於天地乎？（裕，足也。言萬物取足於天地，天地不取足於萬物也）曰：裕父母之裕，不裕矣。（天母雖為子天地，然伏其報與天地異也。故親以生育之恩饒裕其子，則子也以孝養之德施裕於親。若夫但樂生育之裕，不能全孝養之裕，則不為裕矣。故曰裕父母之裕不裕矣，以別萬物之於天地也）

事父母自知不足者，其舜乎！不可得而久者，事親之謂也。（父母之年不可不知）孝子愛日。孝子有祭乎？有齊乎？（祭嚴齊敬，孝子之事）夫能存亡形、屬荒絕者，惟齊乎！故孝子之於齊，見父母之存也。（見其所處、所笑、所語、所樂、所嗜，所謂思而見之）是以祭不賓。人而不祭，豺獺乎！或曰：死生盡禮，可謂能子乎？（此問吞不）曰：石奮、石建，父子之美也。無是父，無是子；無是子，無是父。（萬石君石奮以子建皆至二千石，駟孝行謹，官至二千石）或曰：必也兩乎？（言人必須父子孝謹方為美乎）曰：無堯無子，舜無父，不如堯父舜子也。（與堯之無子，舜之無父，若使堯為父而舜為子）……必兩也。……有含斂縕絮而致滋美其親，將以求……以為偽，何如也？……曰：假儒衣書服而讀之，三月不歸，孰曰非儒

也。（言設有人假儒衣而讀之，三月不歸，而歸誰曰非乎？亦可以為儒也。如彼之自薄而厚於親，豈乎不搬，則亦可為孝矣。三月者時變也，一天時且變而已不變，是可為偽矣）或曰：何以處偽？曰：有人則作之，無人則輟之，之謂偽。觀人者，審其作輟而已矣。不為名之名，其至矣乎！為名之名，其次矣。或問忠言嘉謨。曰：言合稷、契之謂忠，謨合皋陶之謂嘉。或曰：邵如之何？曰：亦勗之而已。庳則秦、儀、蹻、斯，亦忠嘉矣。（庳，下也。此所以微言將相者）堯、舜之道皇兮，夏、殷、周之道將兮，而以延其光兮。（二帝三王光延至今）或曰：何謂也？曰：堯、舜以其讓，夏以其功，殷、周以其伐。或曰：食如蚳，衣如華，朱輪駟馬，金朱煌煌，無已泰乎？（謂富貴者如此，無泰後）曰：由其德，舜、禹受天下不為泰。不由其德，五兩之綸，半通之銅，亦泰矣。（綸，青絲綬也。五兩之綸，半通之銅，皆有秩嗇夫之印綬，印綬之微者也。言不由其德而佩，猶為泰矣，況治天乎）

天下之通道五，所以行之者一。（五謂仁義禮智信也。一勉而修之，則五者可企矣）曰：力有扛洪鼎、揭華旗，智德亦有之乎？曰：百人矣。（使百人乃效之矣）德諧頑嚚，讓萬國，（諧，和也。頑嚚，舜父母。讓萬國，禹也）知情天地，形不測，百人乎？（此子云慨力而尚德，焉知天地之情其形不可測，豈百人可敵乎）

或問君。曰：明光。問臣。曰：若禔。（若，順；禔，安也。言君如明光，臣若順安也）敢問何謂也？曰：君子在上，則明而光其下；在下，則順而正其上。（明而光其下，堯之為君也；順而安其上，舜之為臣也。王莽之事漢則反是矣）或曰：聖人事異乎？（言聖人亦以異為事乎）曰：聖人德之為事，異亞之。（見異修德，則其次也）故常修德者，本也；見異而修德者，末也。本末不修而存者，未之有也。天地之得斯民也，斯民之得一人也，一人之得心也。（德本故育生斯民，得濟生之業是一人，故係之一人，一人之得）

姓…為…以…人…之道不弱於…之後者…知之俊者出秀謂材秀進德行使頭出於衆秀之人者也

王守仁曰齊桓公會諸侯于召陵…知…因而求盟桓公退兵召陵與之盟以亂楚

張海曰此言漢世威德之遠…支南並大今…日南三万里大夏西東兵中華一萬二千里東鞮北女未詳

舒芬曰泰和之百官皆如麟鳳之時係係然行象師師然然蓋中時行曰訟訟其至也北夷被語說北夷…我金犀…珍之膳以

統御天下者以百姓之心為心吾聞諸傳老則戒之在得年彌高而德彌邵者邵矣也是孔子之徒歟或問德有始而無終與有終而無始也孰寧曰寧先病而後瘳乎寧先瘳而後病乎或問大曰小問遠曰邇未達曰天下為大治之在道不亦小乎〔道至微妙故曰小也〕四海為遠治之在心不亦邇乎或問俊哲洪秀曰知哲聖人之謂俊秀穎德行之謂洪君子動則擬諸事事則擬諸禮〔擬度也動則度其事之可否事則度其於禮為是為非〕或問群言之長群行之宗曰群言之長德言也群行之宗德行也或問泰和曰其在唐虞成周乎觀書及詩溫溫乎其和可知也周康之時頌聲作乎下關雎作乎上習治也〔習治見治世之事〕齊桓之時縕而春秋美邵陵習亂也〔齊桓之霸亦亂也言習亂下陵上替而春秋美邵陵之會能服楚也亦謂習見亂世之事〕故習治則傷始亂也習亂則好始治漢德其可謂允懷矣〔漢之有德信能懷遠服人〕黃支之南大夏之西東鞮北女來貢其珍漢德其可謂允懷矣世鮮焉芒芒聖德遠人咸慕上也武義璜璜兵征四方次也〔宗夷猶言夷族也泰動也言四夷之族猾亂中夏動而犯我邊疆而犯主人又表師焉無禦戎之次也〕麟之儀儀鳳之師師其至矣乎〔言…世泰和麟儀儀而馴鳳師師而多德之至也〕螭虎桓桓鷹隼䎃䎃未至也〔未合至德〕或曰訟訟北夷被我純繢帶我金犀珍膳寧餬不亦享乎曰昔在高文武實為兵主今稽首來臣稱為北藩是為宗廟之神社稷之靈也可不享乎〔高祖困乎平城文帝不堪搢紳之恥孝武雖與畧實為兵主矣至宣帝時呼韓邪來臣稱北藩禦此勇蓋漢神靈之祐豈可不享之哉〕龍堆以西大漢以北鳥夷獸夷郡勞王師

…不…南…呼…藩…漢…之…飾服太官御食之類

倫以訓曰粲然明盛晏然以和

披載事也天運行不息是其勞也成造化之事是其功也

漢家不為也〔皆在荒服之外不為郡縣之使勞王師而郡縣之漢家不為也〕若朱厓之絕捐之之力也〔朱厓東海水中郡元帝時背叛不臣議者欲征之賈捐之以為無異禽獸也棄之不足惜不係不損成元帝德〕否則介鱗易我衣裳〔否不也言不然則介鱗之之類易我衣裳之民也〕君人者務在殷民阜財明道信義致帝者之用天地之化使粒食之民粲也晏也〔粲然明盛晏然以和〕享于鬼神不亦饗乎〔民神之主也民之豈阜則神饗其祀也〕天道勞功〔勤勞然後有功〕或問勞功曰日一日勞考載〔日一日猶日月也考成也載歲也周以復始以成其歲故曰功〕曰功曰於事則逸於道則勞〔於事則逸無功可名於道則勞運轉机衡〕周公以來未有漢公之懿也勤勞則過於阿衡〔漢公王莽也自周公以來未有如王莽而謂之美也惟是折節力行勤勞之事則欲不止于阿衡明其篡也〕漢興二百一十載而中天其庶矣乎〔子雲雖學極陰陽然亦不當逆知漢祚方半也夫中天者猶中興也蓋子雲觀莽之強篡而立復見晝知是天下思漢德未已知赤氏之運未去必有中興而王者言庶幾乎近也故後十餘光武果定豈非驗乎〕辟廱以本之校學以教之禮樂以容之輿服以表之復其井刑勉人役唐矣夫〔勉當為免字之誤也言後之中興者能修漢之辟廱學校禮樂輿服之未修者能復井田之未復者能措刑辟之未措者以是而化天下復免人事遇之役則唐堯之治矣夫孔子刪書始于唐堯而子雲法言以是終之蓋百王之表則也〕

陳后山曰通篇議論國之所以不治在於不用賢尚賢則治不尚賢則亂此非議論則其備不能易也

[illegible]曰大人之務見於此下文更詳言所論

呂補曰章法甚高

馬叔吉曰下但是尚賢之效尚其以近親趣爭勸為義務尚賢之風有以使之彼國家之富人民之衆刑政之治皆其效之所必至矣

楊道賓曰又推至遠鄙郊外乃見推極其效

墨子

尚賢

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為政於國家者皆欲國家之富人民之衆刑政之治然而不得富而得貧不得衆而得寡不得治而得亂則是本失其所欲得其所惡是其故何也子墨子言曰是在王公大人為政於國家者不能以尚賢事能為政也是故國有賢良之士衆則國家之治厚賢良之士寡則國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務將在於衆賢而已曰然則衆賢之術將奈何哉子墨子言曰譬若欲衆其國之善射御之士者必將富之貴之敬之譽之然後國之善射御之士將可得而衆也況又有賢良之士厚乎德行辯乎言談博乎道術者乎此固國家之珍而社稷之佐也亦必且富之貴之敬之譽之然後國之良士亦將可得而衆也是故古者聖王之為政也言曰不義不富不義不貴不義不親不義不近是以國之富貴人聞之皆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富貴也今上舉義不辟貧賤然則我不可不為義親者聞之亦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親也今上舉義不辟疏然則我不可不為義近者聞之亦退而謀曰始我所恃者近也今上舉義不辟遠然則我不可不為義遠者聞之亦退而謀曰我始以遠為無恃今上舉義不辟遠然則我不可不為義逮至遠鄙郊外之臣門庭庶子國中之衆四鄙之萌人聞之皆競為義是其故

王陸沖曰一物一術字眼甚工

袁了凡曰用人之門以務欲尚賢使能此能出其門而以他道進耶

何良俊曰此見古者尚賢之公

[illegible]曰引堯舜禹湯文用賢以明之是直敘中有文采

高似孫曰文法錯綜

呂補曰有收拾斷結而意味悠揚

張之象曰歸結正本上有收煞

許國曰開頭立意便自高遠

何也曰上之所以使下者一物也下之所以事上者一術也譬之富者有高牆深宮牆立既謹上為鑿一門有盜人入闔其自入而求之盜其無自出是其故何也則上得要也故古者聖王之為政列德而尚賢雖在農與工肆之人有能則舉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祿任之以事斷予之令曰爵位不高則民弗敬蓄祿不厚則民不信政令不斷則民不畏舉三者授之賢者非為賢賜也欲其事之成故當是時以德就列以官服事以勞殿賞量功而分祿故官無常貴而民無終賤有能則舉之無能則下之舉公義辟私怨此若言之謂也故古者堯舉舜於報澤之陽授之政天下平禹舉益於陰方之中授之政九州成湯舉伊尹之庖廚之中授之政其謀得文王舉閎夭泰顛於罝罔之中授之政西土服故當是時雖在於厚祿尊位之臣莫不敬懼而施雖在農與工肆之人莫不競勸而尚意故士者所以為輔相承嗣也故得士則謀不困體不勞名立而功業彰而惡不生則由得士也是故子墨子言曰得意賢士不可不舉不得意賢士不可不舉尚欲祖述堯舜禹湯之道將不可不以尚賢夫尚賢者政之本也

兼愛

聖人以治天下為事者也必知亂之所自起焉能治之不知亂之所自起則不能治譬之如醫之攻人之疾者然必知疾之所

[illegible]曰[illegible]非若後世儒者之相駁也

姜宝曰詞既緻正意又根存父[illegible]按論似若道門內說法特把兼愛立个眼目未入門墻者不无駭听

[illegible]時行曰先[illegible]則[illegible]未嘗不[illegible]云[illegible]法於末季衰

[illegible]務[illegible]其師說以[illegible]宗非二師之道本然也

舒芳曰知此[illegible]是[illegible]家

林希元曰墨家說到[illegible]天下一[illegible]一晉

馮叔吉曰說君臣父子說來死可破除

[illegible]防曰一篇主結在末一句

自起焉。能攻之。不知疾之所自起則弗能攻。治亂者何獨不然。聖人以治天下為事者也。不可不察亂之所自起。當察亂何自起。起不相愛。臣子之不孝君父。所謂亂也。子自愛不愛父。故虧父而自利。弟自愛不愛兄。故虧兄而自利。臣自愛不愛君。故虧君而自利。此所謂亂也。雖父之不慈子。兄之不慈弟。君之不慈臣。此亦天下之所謂亂也。父自愛也不愛子。故虧子而自利。兄自愛也不愛弟。故虧弟而自利。君自愛也不愛臣。故虧臣而自利。是何也。皆起不相愛。雖至天下之為盜賊者亦然。盜愛其室不愛其異室。故竊異室以利其室。賊愛其身不愛人。故賊人以利其身。此何也。皆起不相愛。雖至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亦然。大夫各愛家不愛異家。故亂異家以利家。諸侯各愛異國不愛異國。故攻異國以利其國。天下之亂物具此而已矣。察此何自起。故起不相愛。若使天下兼相愛人若愛其身。惡施不孝。猶有不慈者乎。視子弟與臣若其身。惡施不慈。不慈不孝亡。猶有盜賊乎。故視人之室若其室。誰竊。視人身若其身。誰賊。故盜賊有亡。猶有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乎。視人家若其家。誰亂。視人國若其國。誰攻。故大夫之相亂家。諸侯之相攻國者有亡。若使天下兼相愛。國與國不相攻。家與家不相亂。盜賊無有。君臣父子皆能慈孝。若此則天下治。故聖人以治天下為事者。惡得不禁惡而勸愛。故天下兼相愛則治。相惡則亂。故子墨子曰。不可以不勸愛人者此也

陳石山曰直在源頭上挖如江之帆山浪之發家皆從此發下來

楊道賓曰三段逝下作陳衆害之所自後方推本不原其法甚佳

唐海曰把衆害之本原推究出來作个入門關口

姜宝曰眼目[illegible]分兩[illegible]重[illegible]字一边

楊防曰人生一別公則利害所在不我形骸之至於惡人賊人[illegible]能兼以易別則視人由已[illegible]不生[illegible]非復古初之一大机会耶

兼愛下

子墨子言曰。仁人之事者。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然當今之時。天下之害孰為大。曰若大國之攻小國也。大家之亂小家也。強之劫弱。衆之暴寡。詐之謀愚。貴之敖賤。此天下之害也。與為人君者之不惠也。臣者之不忠也。父者之不慈也。子者之不孝也。此又天下之害也。與今之賤人。執其兵刃毒藥水火以交相虧賊。此又天下之害也。姑嘗本原。衆害之所自。此胡自生。此自愛人利人生與。即非曰非然也。必曰從惡人賊人生。分名乎天下。惡人而賊人者。兼與別與。即必別也。然即之交別者。果生天下之大害者與。是故別非也。子墨子曰。非人者必有以易之。若非人而無以易之。譬之猶以火救水也。其說將必無可焉。是故子墨子曰。兼以易別。然即兼之可以易別之故何也。曰藉為人之國若為其國。夫誰獨舉其國以攻人之國者哉。為彼者由為己也。為人之都若為其都。夫誰獨舉其都以伐人之都者哉。為彼由為己也。為人之家若為其家。夫誰獨舉其家以亂人之家者哉。為彼由為己也。然即國都不相攻伐。人家不相亂賊。此天下之害與。天下之利與。即必曰天下之利也。姑嘗本原衆利之所自生。此胡自生。此自惡人賊人生與。即必曰非然也。必曰從愛人利人生。分名乎天下。愛人而利人者。別與兼與。即

王愼中曰此段許多說話機括有可見

何孟春曰論辯之上須設令人來攻擊辨護方能了自家的緒明白

必曰兼也然即之交兼者果生天下之大利者與是故子墨子
曰兼是也且鄉吾本言曰仁人之事者必務求興天下之利除
天下之害今吾本原兼之所生天下之大利者也吾本原別之
所生天下之大害者也是故子墨子曰別非而兼是者出乎若
方也今吾將正求與天下之利而取之以兼為政是以聰耳明
目相為視聽乎是以股肱必強相為動宰乎而有道肆相教誨
是以老而無妻子者有所侍養以終其壽幼弱孤童之無父母
者有所放依以長其身今唯毋以兼為正即若其利也不識天
下之士所以皆聞兼而非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
之言猶未止也曰即善矣雖然豈可用哉子墨子曰用而不可

呂吉甫曰設為二士之言發明本意

雖我亦將非之且焉有善而不可用者姑嘗兩而進之誰以為
二士使其一士者執別使其一士者執兼是故別士之言曰吾
豈能為吾友之身若為吾身為吾友之親若為吾親是故退睹
其友饑即不食寒即不衣疾病不侍養死喪不葬埋別士之言
若此行若此兼士之言不然行亦不然曰吾聞為高士於天下
者必為其友之身若為其身為其友之親若為其親然後可以
為高士於天下是故退睹其友饑則食之寒則衣之疾病侍養
之死喪葬埋之兼士之言若此行若此若之二士者言相非而
行相反與當使若二士者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猶合符
節也無言而不行也然即敢問今有平原廣野於此被甲嬰冑

將往戰死生之權未可識也又有君大夫之遠使於巴越齊荊
往來及否未及否未可識也然即將家室奉承親戚提挈妻子
而寄託之不識於兼之有是乎於別之有是乎我以為當其於
此也天下無愚夫愚婦雖非兼之人必寄託之於兼之有是也
言而非兼擇即此言行拂也不識天下之士所以皆聞兼而非
之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猶未止也曰意可
以擇士而不可以擇君乎姑嘗兩而進之誰以為二君使其一君
者執兼使其一君者執別是故別君之言曰吾惡能為吾萬民
之身若為吾身此泰非天下之情也人之生乎地之無幾何也
譬之猶駟馳而過隙也是故退睹其萬民饑即不食寒即不衣
疾病不侍養死喪不葬埋別君之言若此行若此兼君之言不
然行亦不然曰吾聞為明君於天下者必先萬民之身後為其
身然後可以為明君於天下是故退睹其萬民饑即食之寒即衣
之疾病侍養之死喪葬埋之兼君之言若此行若此然即交若
之二君者言相非行相反與常使若二君者言必信行必果使
言行之合猶合符節也無言而不行也然即敢問今歲有癘疫
萬民多有勤苦凍餒轉死溝壑中者既已衆矣不識將擇之二
君者將何從也我以為當其於此也天下無愚夫愚婦雖非兼
君必從兼君是也言而非兼擇即此言行拂也不識天下所以
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士非兼者之言猶未

不收開口說來

姜寶曰：篇中許多設難，許多辨難，按其首尾，又若一氣呵成，何等呼吸照應，斷續脈絡。

歐后山曰：又進一層，援古證今，綿綿延延，自是實事實理。

鄒守益曰：仲尼論正人，即此有論說，俱有聖

止也。曰兼即仁矣義矣。雖然，豈可為哉？吾譬兼之不可為也，猶挈太山以越江河也。故兼者直願之也，夫豈可為之物哉？子墨子曰：夫挈太山以超江河，自古及今，生民而來，未嘗有也。若夫兼相愛交相利，此自先聖六王者親行之。何知先聖六王之親行之也？子墨子曰：吾非與之並世同時，親聞其聲見其色也。以其所書於竹帛，鏤於金石，琢於槃盂，傳遺後世子孫者知之。泰誓曰：文王若日若月，乍照光于四方于西土。即此言文王之兼愛天下之博大也，譬之日月兼照天下之無有私也。即此文王兼也。且不唯泰誓為然，雖禹誓即亦猶是也。禹曰：濟濟有衆，咸聽朕言，蠢茲有苗，用天之罰，若予既率爾群對諸群，以征有苗。

帝明王作人宗，王以此盡之，不獨墨子為之。

楊慎曰：將說起周說，把誓命湯說俱照管，亦見章法。

申時行曰：通上到此凡五六轉，折開架整，波瀾潤飾，議論辨以散，更而不散，復以斷，經而不斷，續以論，若逸請

禹之征有苗也，非以求重富貴、干福祿、樂耳目也，以求興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即此禹兼也。且不唯禹誓為然，雖湯說即亦猶是也。湯曰：今天大旱，即當朕身履，未知得罪于上下。有善不敢蔽，有罪不敢赦。萬方有罪，即當朕身；朕身有罪，無及萬方。即此言湯貴為天子，富有天下，然且不憚以身為犧牲，以祠說于上帝鬼神。即此湯兼也。且不唯誓命與湯說為然，周詩即亦猶是也。周詩曰：王道蕩蕩，不偏不黨；王道平平，不黨不偏。君子所履，小人所視。即此文武兼也。不識天下之人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然而天下之非兼者之言猶未止，曰：意不忠親之利而害為孝乎？子墨子曰：姑嘗本原之孝子之為親度者，吾不

此不二於此。

王守仁曰：此下又即愛利其親之由發出，抗慨之辭，使所若唉。

張九仁曰：此詳設論，卻是儒家見。

評：縱之姿，百出，而意方

陸海曰：推本之深，真乃而不窮。

弇州山人曰：又進一層，以至難形容，至易

識孝子之為親度者，亦欲人愛利其親與？意欲人之惡賊其親與？以說觀之，即欲人之愛利其親也。然即吾惡先從事即得此？若我先從事乎愛利人之親，然後人報我愛利吾親乎？意我先從事乎惡賊人之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乎？即必吾先從事乎愛利人之親，然後人報我以愛利吾親也。然即之交孝子者，果不得已乎，毋先從事愛利人之親者與？意以天下之孝子為偶而不足以為正乎？姑嘗本原之先王之所書，大雅之所道曰：無言而不讎，無德而不報。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即此言愛人者必見愛也，而惡人者必見惡也。不識天下之士所以皆聞兼而非之者，其故何也？意以為難而不可為邪？嘗有難此而可為者。

袁了凡曰：下歷引事之難，非若人所難之上，今故也。至於兼愛，則因人情之所勿為、所欲為之難，勿之情既不相如，治亂之故又甚懸絕，但息此而不兼之何耶？

呂楠曰：每一小段末句為其難為也，是收習處。

昔荊靈王好小腰，當靈王之身，荊國之士飯不踰乎一，固據而後興，扶垣而後行。故約食為其難為也，然後為而靈王說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即求以鄉其上也。昔者越王勾踐好勇，教其士臣三年，以其知為未足以知之也，焚舟失火，鼓而進之，其士偃前列伏水火而死有不可勝數也。當此之時，不鼓而退也，越國之士可謂顫矣。故焚身為其難為也，然後為之越王說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即求以鄉其上也。昔者晉文公好苴服，當文公之時，晉國之士，大布之衣，牂羊之裘，練帛之冠，且苴之屨，入見文公，出以踐之朝。故苴服為其難為也，然後為而文公說之，未踰於世而民可移也，即求以鄉其上也。是故約食焚

王公大人[illegible]……后乃相去更支見有力

閔如若曰推原至此，疑以横衆數陳，曲盡人情之妙

馬理曰此下總收作个歸結

舒芬曰總要之文，兼說文字……而意實相承

冊宜服此天下之至難為也然後為而上說之未逾於世而民可移也何故也即求以鄉其上也今若夫兼相[illegible]此其有利且易為也不可勝計也我以為則無有上說之者而已矣苟有上說之者勸之以賞譽威之以刑罰我以為人之於就兼相愛交相利也譬之猶火之就上水之就下也不可防止於天下故兼者聖人之道也王公大人之所以安也萬民衣食之所以足也故君子莫若審兼而務行之為人君必惠為人臣必忠為人父必慈為人子必孝為人兄必友為人弟必悌故君子莫若欲為惠君忠臣慈父孝子友兄悌弟當若兼之不可不行也此聖王之道而萬民之大利也

黃鳳翔曰詞甚懇切有憂世深時之想

郎守益曰此段句法浮如平波靜瀨中忽挑起高浪

貴義

子墨子自魯即齊過故人謂子墨子曰今天下莫為義子獨自苦而為義子不若已子墨子曰今有人於此有子十人一人耕而九人處則耕者不可以不益急矣何故則食者衆而耕者寡也今天下莫為義則子如勸我者也何故止我

邵寶曰此論甚是，與子和同之旨一般議論

顧鳴臣曰借景響寫他甚妙

[illegible]

魯問

魯陽文君謂子墨子曰有語我以忠臣者令之俯則俯令之仰則仰處則靜呼則應可謂忠臣乎子墨子曰令之俯則俯令之仰則仰是似景也處則靜呼則應是似響也君將何得於景與響哉若以翟之所謂忠臣者上有過則微之以諫己有善則訪之上而無敢以告外匡其邪而入其善上而無下比以美善在上而怨仇在下安樂在上而憂慼在臣此翟之[illegible]也

林希元曰此篇妙品，諸家皆載，至今傳其事相羽

公輸

公輸般為楚造雲梯之械成將以攻宋子墨子聞之起於齊行十日十夜而至於郢見公輸般公輸般曰夫子何命焉為子墨子曰北方有侮臣願藉子殺之公輸般不說子墨子曰請獻十金公輸般曰吾義固不殺人子墨子起再拜曰請說之吾從北方聞子為梯將以攻宋宋何罪之有荊國有餘於地而不足於民殺所不足而爭所有餘不可謂智宋無罪而攻之不可謂仁知而不爭不可謂忠爭而不得不可謂強義不殺少而殺衆不

可謂知類公輸般服子墨子曰然乎不已乎公輸般曰不可吾既已言之王矣子墨子曰胡不見我於王公輸般曰諾子墨子見王曰今有人於此舍其文軒鄰有敝轝而欲竊之舍其錦繡鄰有短褐而欲竊之舍其粱肉鄰有糟糠而欲竊之此為何若人王曰必為竊疾矣子墨子曰荊之地方五千里此猶文軒之與敝轝也荊有雲夢犀兕麋鹿滿之江漢之魚鱉黿鼉為天下富宋所為無雉兔狐貍者也此猶粱肉之與糟糠也荊有長松文梓楩柟豫章宋無長木此猶錦繡之與短褐也臣以三事之攻宋也為與此同類王曰善哉雖然公輸般為[illegible]必取宋於是見公輸般子墨子解帶為城以牒為械公輸般九設攻

許回曰戰國策士之雄口吻俱是類此

陳后山曰當時諸國弱肉強食互相吞并墨子輕千里十夜之力來說於楚使而攻宋之謀沮[illegible]

趙理曰敘事[illegible]而不露

王旗中曰此一結却於敘事之外另取一節來用筆清歷筆底自活是理勝文

城之机變。墨子九距之。公輸般之攻械盡。墨子之守圉有餘。公輸般詘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子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吾不言。楚王問其故。墨子曰。公輸子之意不過欲殺臣。殺臣宋莫能守。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釐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王曰。善哉。吾請無攻宋矣。子墨子歸過宋。天雨。庇其閭中。守閭者不内也。故曰。治於神者。衆人不知其功。爭於明者。衆人知之。

申時行曰今人水戰尚沿此法

張之象曰首一段平此但是叙事至此筆底精神

昔者楚人與越人舟戰於江。楚人順流而進。迎流而退。見利而進。見不利則其退難。越人迎流而進。順流而退。見利進。見不利則其退速。越人因此若執。亟敗楚人。公輸子自魯南遊楚焉。始為舟戰之器。作為鉤強之備。退者鉤之。進者強之。量其鉤強之長。而制為之兵。楚之兵節。越之兵不節。楚人因此若執。亟敗越人。公輸子善其巧。以語子墨子曰。我舟戰有鉤強。不知子之義亦有鉤強乎。子墨子曰。我義之鉤強。賢於子舟戰之鉤強。我鉤強我。鉤之以愛。揣之以恭。弗鉤以愛則不親。弗揣以恭則速狎。狎而不親則速離。故交相愛。交相恭。猶若相利也。今子鉤而止人。人亦鉤而止子。子強而距人。人亦強而距子。交相鉤。交相強。猶若相害也。故我義之鉤強。賢子舟戰之鉤強。公輸子削竹木以為鵲。成而飛之。三日不下。公輸子自以為至巧。子墨子謂公輸子曰。子之為鵲也。不如翟之為車轄。須臾劉三寸之木。而任五十石之重。故所為巧。利於人謂之巧。不利於人謂之拙。

公輸子謂子墨子曰。吾未得見之時。我欲得宋。自我得見之後。予我宋而不義。我不為。子墨子曰。翟之未得見之時也。子欲得宋。自翟得見子之後。予子宋而不義。子弗為。是我予子宋也。子務為義。翟又將予子天下。

十二卷終

新刻翰林三狀元會選二十九子品彙釋評十三卷

從吾　焦竑
青陽　翁正春　參閱
蘭嵎　朱之蕃　圈點

鶡冠子上

博選第一

（楊道賓曰：王鈇王法也。倘云三人勦此篇奇品。瞿汝稷曰：戰國策即楊亦有此言，則此書當在國策前。王慎中曰：今乎奇懸筆力排俊。高似孫曰：首篇論用人之道，上先賢。張之象曰：把當世求說有不求奇而奇虎而又字適下有一瀉千里之勢。姜寶曰：茲篇倒死一語。）

王鈇非一世之器者，厚德隆俊也。（王鈇，法制也。賈子曰：權執法制，人主之斤斧。夫專任法制）不以厚德將之，而欲以拊久難矣。道凡四稽：一曰天，二曰地，三曰人，四曰命。（命者）所以權人。有五至：一曰伯己，（百於己者）二曰什己，（十於己者）三曰若己，（與己）四曰厮役，（事我者也）五曰徒隸。（又其下者）所謂天者，物理情者也。（道無所治）所謂地者，常弗去者也。（道無所住，有之者）以有之者以稽於天，所以爾也。（教者地事也，治者天事也）所謂人者，惡死樂生者也。（指於地所以爾也，運者天道也，虎者也道也）所謂命者，靡不在君者也。（莫不賴之之謂命）君也者，端神明者也。（尊也）（無為而）神明者，以人為本者也。（因人則逸，任己則勞）人者以賢聖為本者也。賢聖者以博選為本者也。（舜發於畎畝，傅說舉於版築，膠鬲舉於魚鹽，管夷吾舉於士，孫叔敖舉於海，百里奚舉於市，然則選士之）踏豈可不博哉。博選者，以五至為本者也。故北面而事之，則伯己者至。（北面事之，所謂承之者也）先趨而後息，先問而後默，則什己者至。（先人而趨，後人而息，先人而問，後人而默，雖亦降己與乎承之者也，是以伯己者什己者來）人趨己趨，則若己者至。（人己起趨之憑）凡據杖指麾而使，則厮役者至。（坐則……尚為）樂嗟苦咄，則徒隸之人至矣。（一作者也。樂之苦咄之，不禮甚矣，苟非無恥之人，豈肯為）

（甲……曰：又眞……方化……此段深入物理，中帝……情……若鈇……）

故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亡主與徒處。故德萬人（一作人）者謂之雋，（雋者知哲之謂也）德千人者謂之豪，（此以……制而）德百（一作德）人者謂之英。（此以章之英制名也。毛詩傳曰：万人曰……，千人曰英。今此五人曰茂，十人曰選，百人曰俊，千人曰英，蓋萬可考。合人物志曰：獸之特者為雄，草之秀者為英。韓信是雄，張良是英，此言近之）德音者，所謂聲也。未聞音出而過其聲者也。音者有知，富者有財。信符者有身。（無知也，故賤無財也，故貧所有者特天地之委形而已，總括百骸謂之身，象像見謂之形）不合事舉不成，（一本云：事不成）不死不生，不斷不成。（常騎兩可之地，豈足以就其斷）計功而償，權德而言，王鈇在此，孰能使營。

子了凡曰人主一日萬機為要不問要則迷哉流亂如在沙塗之內東西南北不知所向事之是非得失謬昧顛倒不過達空名以為九歲之主而已

許孫曰議論雖切有力為虎入不忍開

呂吉甫曰君子之所易虎小人之所難君子之所難虎又小人之所易

著希第二

道有稽。以道為決也 德有據。以德為驗 人主不聞要故。作句 先而無以。無以下一見也 道與德館而無以命也。義不當揉而無以更也。壞鷄鯊兄之類是也楷正也九斗以不問要而已然則人主豈可以不知務扒放飯流歠而問無齒決亦無益於事 若是置之，雖安非定也。言幸安也夫抱火厝之積薪之下而寢卧其上雖未及然後亦必遲而已矣 端倚有位，名號弗去。言其遠道遠矣所存者名號而已 故希人者無悖其情，希世者無繆其賓。方是之時俯而徇仰以阿世者至矣 文禮之野與禽獸同，則言語之暴與蠻禹雖有莞乳行列之儀而以人文格之野心攻矣又况無黍雁之性者而奈何同之也哉 夷同。謂舌者也蠻夷鴃 夫君子者易親而難狎，畏禍而難劫。鮑義雖劫也 故嗜利而不為非。誰然後取 時動而不苟作。不得已而後起 體雖安之而弗敢處，

馬理曰猶敕出君子規模一家一動靜不可苟有苟略涉不可企及虎

張之象曰此皆言乱世之君如

趙環曰賢人之虎亂世如此於不虞以保天命倫語云邦無道危行言孫

陳海曰亂世尚隱然亦有身虎之

然後禮生。君子克己復礼蓋克此而已 心雖欲之而弗敢信。信猶任也君子言猶任讒蓋克此而已 然後義生。一作立也 夫義節欲而治禮，反情而辨者也。故君子弗徑情而行也。夫亂世者以麄知為造意。造意謂大智之所能知哉 豈以中險為道。司戕也 以利為情。若不相與同惡，則不能相親；相與同惡，則有相憎。小人雖近如此 說者言仁則以為誣，訓於義則以為夸。平心而直告之，則有弗信。利令智昏不可與明如此 故賢者之於亂世也，絕䘵而無由通，異類而無以告。苦乎哉。蓋傷之也 賢人之潛亂世也，上有隨君，下無直辭。君有驕行，民多諱言。故人乖其誠，能士隱。上音責 心雖不說，弗敢不譽。楊雄美新是已此非可以不有也夫雄如此而義不能絕墨者則以有足故也魯人曰柳下惠固可吾固不可孔子善之然則無雄亦已感矣之道浮沉濁世飯甑阿上而欲自比於雄 事業雖弗

其地而不得遇者守自免禍要如此

譽，不敢不力。此次慎之所勉者也雖非放於雷之義亦其所遇不得不爾也 趨舍雖不合，不敢弗從。夫任我者皆彼之所不能易則雖眷所不眷力所不力從所不從亦處世之道也 故觀乎人之眾亂世也者一作 其慎勿。慎勿一作順勿 以為定情也。

刑不曰之法言特玄之又玄

夜行第三

天文也地理也月刑也陰以刻制日德也陽以昭蘇四時檢也明法不識度數節也天地之節有度數存焉陰陽氣也五行業也五材也在地成形故曰業五政道也五辰也在天成象故曰道五音調也声成文變成方謂之音斯謂之調五聲故也五声同音而異在齊而齊言居音而首語斯是之謂故五味事也賞罰約也賞所以約之使赴功罰所以約之使避咎此皆有驗有所以然者隨而不見其後迎而不見其首其所以然者道無首尾而欲從跡其所為譬如術風逐之無前從之無後此雖類乎恍然不能定也又況陽之派乎成功遂事莫知其狀夫孰知之圖弗能載名弗能舉夫巧者不能盡則辨者亦不能言矣強為之說曰芴乎芒乎中有象乎芒乎芴乎中有物乎芒者似有芴者似無窅乎冥乎中有精乎致信究情夫道有情有信非若斷空雖無形而非理也要在致而究之復反無

貌貌且無之況於形乎鬼見一本作鬼不能見不能為人業露則不神[illegible]功立事哉故善為人業者微矣妙矣雖鬼不能窺其密也故聖人貴夜行

道開口中序量而不可濫是天行不已而乎上豈可開之日月四時運行不忒聖人合德於天地其設施行置因革損益亦有一定不易之法在

天則第四

聖王者有聽決疑之道能屏讒權實逆淫辭楊墨之屬絕流語[illegible]之弱去無用若龍之技刻楮之巧雖號高妙無所用之杜絕朋黨之門[illegible]然患其上比比然忠不樹嫉妬之人不得著明常蔽非君子術數之士莫得當前故邪弗能奸禍不能中彼天地之以無極者以守度量而不可濫此況邪弗能奸禍不能中之義日不踰辰日月所會為辰月宿其列言宿其辰之次也當名服事當其之名服其之事當斗之名服斗之事其他放此星守弗去各止分域弦望晦朔終始相巡一作逡夫日陟降而成晦朔月虧盈而成弦望反覆相尋之如轉磨引鋸豈有終窮哉踰年累歲年取禾之一熟而歲驗兩穩用不縵縵縵或作漫縵縵廣成之貌此天之所柄以臨斗一作計者也言斗臨制四方運乎四時終古不成而天道如上所謂更以臨之中參成位一本作伍

馮叙吉曰大易者父母宗祖所為所行而不法天何以代天而與民物之任

一本作五言參天地而成位乎其中四氣為政四時法前張後極張南方之星也極北方之星也或言極張或言互相挾焉左角一作魯右鉞一作越角東方之星也參伐一曰鈇鉞鉞西方之星也九文循理以省官衆小大畢舉此言不遺也先無怨讎之患後無毀名敗行之咎故其威上際下交交元作校其澤四被而不鬲東漸西被朔南暨焉沛然莫之能禦也天之不違以不離一所謂趨物而不兩也天若離一反還為物大所以異乎萬物者抱一而已字解曰一而大者天也二而小者物不創不作與天地合德常有方物之自然而不敢為也天不創而萬物化地不作而萬物育節璽相信如月應日月循運而進退月應日以生先信之至也此聖人之所以宜世也知足以滑正略足以恬禍此[illegible]強足以拒敵辨足以[illegible]非之國之不可安亡國之不可存也此謂之所以不可救也故天道先貴覆者天道能覆覆者而已如其自絕天不可如何地道先貴載者地道能載載者而[illegible]

申特行曰天道載持傾覆若亡國之主暴虐殖結怨下民自絕於天天其如之何

侯呣曰左氏云天之苦民甚矣肯其肆一人於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故聖人一舉一動必法天命畏民者有以也夫

論以訓曰此又是一轉意思千万世不朽之論見矣

如其自棄雖地不可如何 人道先貴事者 御下 李曰子不聽父之詔弟不受兄之教雖今先王之辭冠奈之何哉

酒保先貴食者 酒保貨酒者也此貴戴者人貴事者之況也此中天貴養者待也 領或作頒

氣時也 四時各領一方之氣 生殺法也 循度以斷天之節也 物之終道故循度以間之性命自然之節也

剸地而守之分民而部之 守或作止此聖人法天之節循度以斷之故地各有守民各有部

寒者得衣饑者得食冤者得理勞者得息聖人之所期也 夫裁衣而知擇其工裁國而知索其人此固世之所公哉 一作或譬之製錦而使入學裁者未之有也

同而後可以見天 天道一而不二故自其同者視之 異而後可以見人 人道二而不一故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 變而後可以見時 常運而不停 化而後可以見道 庚桑子曰越雞不能伏鵠卵魯雞固能矣然則道之貴 等級 臨利而後可以見信臨財而後可以見仁臨難而後可以見勇 見矣

二十九子品彙釋評 卷 鶡冠子 七

見勇 驟縮勁風然後可以別草木之貞 臨事而後可以見術數之士 九皇之制 春秋緯云人皇兄弟九人分治天下九皇之號豈緣是歟 主不虛王臣不虛貴 王備倫矣 階級 尊卑名號 言卑尊其之位無虛授也名號也 自君吏民 各君吏民 次者無國 治人使之 麗歷錄 歷錄文章之貌言更歷麗恭華如此毛詩傳曰歷錄也 副所以付授 非特受封之臣不虛貴賤級雖無國者亦搢所以付教 與天人參相結連 天人貫可解也 鉤考之具不備 故也 是鉤考督責之術也言惟無督責之術而以道相化故能如坎真矣然其智至於耽錫者伯衆之罷也雖然九皇之制亦當其… 是故曰燒之劙之列之雜之馬之亂十二三矣夫馬之性 言耳夫太王王無法而治安有受封之制哉 歸遺其所 下之所造 造之言至也 上之可蔽 斯其離人情而亡天節 者也 緩則怠 急則困 見間 一作閒 則以奇相御 人之情 恆物之情發也方其 則急急之則困故昔賢聽之而成左寐徐也間娛 雖有奇計安得而抵之哉天節見上故於此具論人情

聖人 子 133—640

卻守益曰治天下者於民化於故治之法以為改定金規矩而為方員必有一段精誠溢於政表此便是聖主之治

縱以八極 信焉而弗信 天之則也 八極八方之極四中四角也淮南子曰八埏之外有八紘八紘之外有八極夫八極有之而以所不至更若無疆故曰信焉而弗信也雖然以照實觀之八方上下無盡亦無極故曰天之則也 差謬間 言不可合 此鑒之道同是堯舜同首其樂桀紂而紂不可合 平不中律 小失声音則雖平不中律矣夫千里之失謬於毫釐由此乎誤在須臾是故君子慎其小也 月望而晨 月毀於天 珠蛤蠃蚌虛於深渚 水岐成渚 上下同離也 言同氣相附雖而無間雖然物潛於深渚與月盛衰更知淮南子曰月至而蠃蚌解月死而蠃蚌膲 未令而知其為 未使而知其往 上不加務而民自盡 此化之期也 使而不往 禁而不止 上下乖謬者 其道不相得 上統下撫者 遠眾之慝也 陰陽不接者 其理無從相及也 算不相當者 人不應上也 符節亡此 曷曾可合也 為而無害 成而不敗 一人唱而萬人和 如

二十九子品彙釋評 卷 鶡冠子 八

體之從心 此政之期也 蓋毋錦杜 一作綿 杜恣動者 其要在一也 毋錦杜而撩幅供動者其要在杜故也故明主必要以侶万以錦綸杜故謂之錦杜爾雅曰素錦綸杜 未見不得其詐而能除其疾也 文武交用而不得事實者 法令放而無以梟之謂也 梟斬刑也此言法令不行小人敢為負猜而然忌憚也雖然恭以苛察相高其弊徒文具耳而至于土崩更甚乎無法者無惻怛之實故也內足觀之內無至誠惻怛之衷以一切從事於法則將以考其也適足以起偽術以務治也適足以招亂 以舍此而按之彼者 曷曾可得也 南適而北轅矣 言易而如言難 言之不作 一作誰 為之也 故父不能得之於子 而君弗能得之於臣 雖有居言以行之 父子之間如此況卑賤乎 已見天之所以信於物矣 無妄天之道也 未見人之所信於物也 不能 一作捐 物任勢者天也 万物盡無捐物任勢 因任而已 任勢故莫能宰而不天 一本作得先之在古者道之理也損物任勢故莫能宰而不天其道如上故莫能宰之而莫不天焉

王須中曰法度之必準非攻木毀之而不明則民之亡目何所指而下足何所措入重臣之僭且何記而試其後國是有處者

夫物固曲可改人可使言苟為物矣無以有已如此以明天之不可博從也法章物而不奉教
自許者天之道也天法種種差別稽之天道豈待已哉姑以應世而已甚不自足也以為奉教
陳忠之臣未足恃也此其勢必至於有法也故法者曲制之制曲為官庸主月
也官各守之以簡主用舉善不以窅窅不以潛特客人之善必著見而後置之拾過不以冥
冥不以隱匿拾人之過必發而後發之拾或作捨決此句法之所貴也若磬磨不用
賜物雖訟有不效者矣言慶賞者所以勸能勸不勝罰不能必不可若砥然而賞不用
之材而貴有於無王上下有間於是設防知蔽並起帛雖卒有不效者矣斗斛
弃與十斛而竊之為之權衡以稱之則弃與權衡而竊之以為之斗斛以量之則故政在私家而弗能取大夫或在重人
掉權而弗能止賞加無功而弗能奪法廢不奉而弗能立罰行
於非其人而弗能絕者不與其民之故也與民共之而上下以道相雜豈容至此哉

觀光曰此又陷直教上見政教俱不可廢獨民曰善政民畏之善教民愛之善政得民財善教得民心此之謂

屋漏知之在下夫使百姓釋己而以上為心者教之所期也八
船漏知之在上極之舉不能勝對故可壅塞也所謂充障者四通六關豈能公
極之舉不能勝者故可壅塞也極之字而不誅贊明哉湯之間
己乘是昔者有道之取政非於耳目也八極之外心恍惚俯仰之間而無
能開精之外目不能見故聖夫耳之主聽目之主明一葉蔽目
人之政恃道而不恃耳目不見太山兩豆塞耳不聞雷霆障寸之間小物足以障之何足恃哉道開而否未
之開也此明道之足恃也天道開者聽者不誡然其視雷霆不
而聽之若齊魏之開親能否之見遺不掇非人情也言無是也此申之況為信情修
循生非其天誅逆夫人僇一本作逆不勝任也天之人僇不畏天禍人殃而將為
以備生此如戴拉之蟻以宪小何足以堪其任也為成求得者事之所期也一作也成功
則天而得之不得曰有命者無所期焉是道也非事也為之以明道之要也民之所未安聖人不強行

為少孫曰先王之德政任當乎而方啟百代不民故可以為后世法若是公先日而民無預身上不治又何取

民之所未厭聖人不強去唯民知極弗之代也伐一作夫因人而不自任若天
越而代之大司徒曰使民興者出使長之使民興能入使治之此聖王授也民實知極聖人豈侵
彼一作授所以守制也
被教苦故民行薄而始雖未至乎我失之本故爭於末而爭於濡魚忘江湖
人有分於處虎有分於地各有分域地有分於天下鄣有天有分於
時天秦天早寒楚天早熱之類時有分於數春乘木數秋乘金數之類數有分於度取數多者
度有分於一一者度數之原隨所分而勢天居高而耳卑
者促數寡者此之謂也天體蓋高而其耳更卑者月普見衆水天居高而耳卑
者此之謂也精神之運普編萬物故也故聖王天時人之地之
雅無牧能因用一作無功多王蓋取諸此夫文貫三為尊君卑臣非計親也任
賢使能非與處也虎故舊也言不以私水火不相入天之制也
水大以譬恩義蓋古之治天下之公義
方其中大義也私恩不得干猶之水火隔相濟而不相入也

然凡此人道而已若夫天道明不能照者所謂密朱表道弗能
則又不在此域也故下文云
得也規不能包者力弗能挈也夫天地雖廣之而不得若舟壑夜半負之而去而真體常住非
絜自知慧出一作使王化為環玦者是政反為滑也璞王熟不能
之慧作惠之環玦半環也禮論曰絕人以玦反絕以環夫熟為毀
不因民不能成俗嚴疾過也田不因地形不能成穀稍宜下也秉宜上也為化
不因民不能成俗嚴疾過也書怒遷也四者已仍非師術也言此
四者或過或適雖離而凍離大道一也豈足以據師之席哉列子曰仍而有之皆或也形畜本作畜一作畜而
亂益者勢不相牧收一作也牧形無以牧夫勢無以德與身存亡
者未可以取法也息者豈係其身之存亡哉此萬世之法也而至今味矣不
昔宥世者未有離天無天字人而能善與國者也國與或作為善與
天不人不因人不天不成而有於先王之盛名未有非士之所
天人則其身之不能治況與國乎

河上公曰有方民之司命所作以為

之□□□□□ 此反結語剖

立者也。引而高之者天也。過生於上，罪死於下，濁世之所以為俗也。一人乎一人乎，命之所極也。此嘆辭也。言命至君而極矣。今昭昭如此，可不惜哉。蓋痛之弥深，其辭益發，詩人之義也。

袁了凡曰：此篇即天道太始之氣，統一不二，聖人則時法天，與天合無間，天也，聖人也，一而已矣。

王維禎曰：數行緊而不雜，玄而不迷，達天人之奧者。

周如砥曰：法字是篇眼目，綫綫相因，俱爲玄妙。

黃主□曰：此言聖人法天立政。天有春夏秋冬四時，聖人立政有與之相參，法之爲者，故曰聖人之治一天而已。

□金曰：大人與日月合明，與四時合序，此云日月不足以言明，文法又變換更好。

環流第五

有一而有氣，一者元氣之始。有氣而有意，意者沖氣所生。有意而有圖，可以象矣。有圖而有名，可以言矣。有名而有形，有形而有事，有事而有約。八者具矣，渾淪未離，所謂混沌者也。約決而時生，時生或作時立。決之為言判也。時立而物生。混沌開矣，於是四時行焉，萬物生焉。故氣相加而為時，約相加而為期，期相加而為功，功相加而為得失，得失相加而為吉凶，萬物相加而為勝敗。莫不發於氣，氣所以發之。通於道，道所以通之。約於事，知道已而則蕩。正於時，知事而已則差。離於名，或作雜。離之雜，名雖如附。成於法者也。法之在此者謂之近，其出化彼謂之遠，近而至故謂之神，神明之在道者為神，神之在器者為明。遠而反故謂之明。老子所謂逝曰遠，遠曰反。明者在此，其光照彼，照或作昭。其事形此，其功成彼，詩曰：執柯伐柯，其則不遠。蓋言此矣。夫為組者，總紕於此，成文於彼，言其動於近，行於遠也。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政乎。執此法以衛民，豈有不化哉。于進之述告至矣。從此化彼者法也。生法者我也，成法者彼也。彼非我無所成，我非彼無所收。生法者日在而不厭者也。精神之運，隨日以新。生成在己，謂之聖人。我玄同。聖人盛德之至。惟聖人究道之情，唯道之法，非真混沌，孰能如此。公政以明。斗柄東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斗柄運於上，事立於下；斗柄指一方，四塞俱成。或作皆。此道之用法也。古之聖人不下席而天下治，類如世之枯槁者，昧此以此。黃帝肌色涅丹，肌膚若水。堯者用此道也，而斷然而堯舜如腊，此墨子之道也。故日月不足以言明，四時不足以言功。言其功與功更在四時日月之上。一為之法，以成其業，故莫不道。民一之法立而萬物皆來屬，以出於一，故萬物不能二也。法貴如言，言者不[illegible]

陳石山曰此等議論前後字字錯綜剖切無遺肯綮
林希元曰從法字上跟一命字來數語情態甚是宇宙一大道理
楊道賓曰從古未有此論分明他與兵亂兵能為之說
鄒守益曰此篇文勢有許多轉然意思直貫每轉未嘗
袁黃曰意思勉文言言有味

言者萬物之宗也。是者法之所與親也，非者法之所與離也。是與法親，故強；非與法離，故亡。法不如言，故亂其宗。故生法者命也，生於法者亦命也。命也莫非命者，自然者也。莫能使之然，亦莫能使之不然，謂之自然命之所立，賢不必得，不肖不必失。命曰彭祖之智不出堯舜之上而壽八百，顏淵之才不出衆人之下而年十八，仲尼之德不出諸侯之下而困於陳蔡，殷紂之行不出三仁之上而居君位，蓋言此命也命者挈己之文一作父者也。夫身在草莽而身之浮榮之上者命也，然而俯仰百年恍然如處晨夕也，非其世故有一日之命，有一年之命，有一時之命，有終身之命。終身之命，無時成者也，故命無所不在，無所不施或作絕，無所不及。言無適而無有命也時或後而得之命也，既有時有命，時者天之運，命者天之分。南華曰：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通久矣而不得，時也引其聲合之名，其得時者成，命日調；引其聲合之

何孟春曰禮義法度應時而變時命不停法亦隨而味者
舒芬曰提引取類切實而真

名，其失時者精神俱亡，命曰乖。夫類其里一也，而醜人效之更增其陋時命者，唯聖人而後能決之。南華曰：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臨大難而不懼者，聖人之勇也夫先王之道備然，而世有困君，或作君困其失之謂者也。時命不停，法亦隨故而變而旅者膠柱刻舟，守先王之迹，捨其道，雖備而抵牾窮，此依枕卧溺約而更以遺嚮，豈易但也哉故所謂道者，無己者也。無已无已作已無所謂德者，能得人者也。夫已亦不道德之法，萬物取業。所謂賢而不遺者也無形有分，名曰大孰，或作教不知其誰之子也故東西南北之道踹，一作端然其為分等也。南華曰：知東西之相反而不可以相無，則功分定矣陰陽不同氣，然其為和同也；酸鹹甘苦之味相反，然其為善均也；五色不同采，然其為好齊也；五聲不同均，南華曰：相梨橘柚，其味相反，而皆可於口然其可喜一也。凡此五者，以譬先王之道不齊於同而齊於治故物無非類者，動靜無

非氣者。是故有人將，一本作一人將一人之將得一人氣吉；有家將，一家之將得一家氣吉；有國將，將一國者得一國氣吉。古人有言，我就傳也，錢多則氣豪而勝，資少則心怯而餒。然則將之吉凶在氣。兵法曰：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其將凶者反此。故同之謂一，異之謂道，相勝之謂執，吉凶之謂成敗。一本夫字上有故字賢者萬舉而一失，不肖者萬舉而一得，其冀善一也。然則其所以為者不可一也。知一之不可一也，故貴道。異之謂道，空之謂一，一空一不同空之謂一，無不備之謂道，萬物莫不備立之謂氣，通之謂類。氣之害人者謂之不適，一作不味之害人者謂之毒。夫社，社一作天，社或作天、杜不刺，則不成霧。或作霧氣刺之為言猶曰逆也。此言以凶之社氣之不受大陽，故無以成霧，蓋大社不屋而壇以受霜露之氣，然後霧生焉。正言社與霧者，社以中立之義，霧以申通之謂類之義氣故相利相害也。太公謂曰：陰陽相照相蓋相治，四時相代相生相殺四類故相成相敗也。夏者春之類，冬者秋之類，他皆放此積往生跂，或作跂工以為師。跂，跛倚也。師，如師巫之師。巫步多跛，故以為師。楊子曰：昔者姒氏治水土，而巫步多禹；扁鵲，盧人也，而醫多盧積毒成藥，工以為醫。此言藥之所起而醫生焉。蓋天下之惡多緣故而生，故大盜貨仁義以竊國，小儒借詩禮而發冢，故曰為知者史不為桀紂之嚆矢也美惡相飾，命曰復周；物極則反，命曰環流。

趙璞曰反然一句健結了此文章之機括

馮舒曰引天地以寒溫之交不可勝紀以與起人君當虛於用人

馬理曰三城之宅一人不能治況天下之事至頗至多不容援治遲以共天位天職事不就乎債敗者未之有也

道端第六

天者萬物所以得立也（萬物待是而後存者天也）地者萬物所以得安也（天道也地母道也）故天定之地處之時發之物受之聖人象之夫寒溫之變非一精之所化也（五精化氣然後寒暑成焉）天下之事非一人之所能獨知也海水廣大非獨仰一川之流也（堯十年九潦而水不為加湯八年七旱而水不為加損是豈仰一川之體哉）是以明主之治世也急於求人弗獨為也（與人共之）與天與地（亦與天地共之）建立四維（禮義廉恥謂之四維）以輔國政鉤繩相布銜橛相制參偶其備立位乃固經（元作緩）氣有常理以天地動逆天時不祥有崇事不仕賢無功必敗出究其道入窮其變張軍衛外禍反在內（所謂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而在蕭牆之內也）所備甚遠賊在所愛是以先

王置士也舉賢任能無阿於世仁人居左（春以生之象仁）忠臣居前（南方者見之象忠）義臣居右（秋以成之象義）聖人居後（北方秘密之象聖）左法仁則春生殖前法忠則夏功立右法義則穡成熟後法聖則冬閉藏先王用之高而不墜安而不亡此萬物之本剽天地之門戶（本剽門戶云者以結左仁右義前忠後聖而春生夏立秋熟冬閉藏之義也）道德之益也此四大夫（或無大夫字）者君之所取於外也君者天也（左右前後共法四時故君象天也）天不開門戶使下相害也（東不法仁西不法義南不法忠北不法聖則天之門戶塞矣）進賢受上賞則下不相蔽（修文殿御覽引鶡冠子曰進賢者受上賞則下不蔽善為賊者賞之不多而民喜罰之不多而民畏此謂進既仕之賢者也）不待事人賢士顯不蔽之功（信雖非事人賢士而進之受賞則任事之臣勤矣故下文云）則任事之人莫不盡忠（[illegible]曰中為忠二之則為忠）鄉曲慕義（邦國欣慕所可知矣）化

許國曰仁義忠信之德人君雖兼而有之然其要在知人任人而不宜自操也用人則操術用則小矣右記之也

黃鳳翔曰八者隨才器使之大衛要無所而不要曰仲叔圉治賓旅祝鮀治宗廟王孫賈治軍旅刑當其才所係匪細

楊道賓曰春秋時鄭以小國介居大國之間取為術小護國者數矣子產有辭鄭國賴之別正言直行之臣其福我子孫黎民其有既耶

坐自端（半句不暴矯之象禮也故彼雖暴義而成之化坐自端化坐自端言恭己正南面而已）此其道之所致德之所成也本出一人故謂之天莫不受命不可為名故謂之神（妙萬物而為言也）至神之極見之不忒（忒二再或幹此道者豈有他哉）匈乎不惑務正一國（災變之至無所恒或姑以天下之理考正吾國之失而已豈曰天之有其變也以我為有其事而致也哉）一國之刑具在於身（刑於寡妻至於兄以御於家邦）以身老（考）世（一作以救於世）正以錯國服義行仁以一王業夫仁者君之操也義者君之行也忠者君之政也信者君之教也聖人者君之師傅也君道知人臣術知事故臨貨分財使仁犯患應難使勇受言結辭使辯慮事定計使智理民處平使謙賓奏贊見使禮（賓奏言擯贊見記曰禮有擯詔樂有相步溫之至也）用民獲眾使賢出封越境適絕國使信制天地

御諸侯使聖（因任之道此其大略也嘗試論之古之明王興盛而用天下也蓋特使仁使勇使辯使智使謙使禮使賢使信使聖哉雖天刑人僇之餘尚無棄者也故戚施直鎛蘧篨蒙瞍侏儒扶盧矇瞍修身聾者司火恥者督繩劓者抱關刖者囿囂宿跛躃以賓商士夫如是故上無遺事下無棄才三代之所以安且久者用此道也雖然知所使仁而不知其仁有大小知所使智而不知其智有遠近未可也故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而不可以為滕薛大夫雍也可使南面赤者可使與賓客言也求也百乘之家可使為之宰也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由是觀之則此書所云亦因任之大凡而已莊子曰因任已明而原省次之因任原此然後可以原省故下文云）夫仁人之功善與不爭下不怨上辯士之功釋怨解難智士之功事至而治難至而應忠臣之功正言直行矯拂王過義臣之功存亡繼絕救弱誅暴信臣之功正不易言貞謙之功廢私立公（韓非子曰自營為私背私為公）禮臣之功尊君卑臣賢士之功敵國憚之四境不侵聖人之功定制於冥

王慎中曰此後歷叙用人之說俱是欲動人主使之急於求賢

求至欲得言聽行從近親遠附明達四通（由是而上至於實）內
有快度（保以為驗所謂道驗者是也）然後有以（一本無然後有以二字）量人（無節於內觀物弗之察矣）
富者觀其所予足以知仁貴者觀其所舉足以知忠觀其大祥
（或作伴亦或作祥）長不讓少貴不讓賤足以知禮達（或作達）觀其所不行。
足以禮義受官治任觀其去就足以知智迫之不懼足以知勇。
口利辭巧足以知辨使之不隱足以知信貧者觀其所不取足
以知廉賤者觀其所不為足以知賢測深觀天足以知聖（原本省因任）
（之要在於知人而知人在於有以觀之孔子曰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廋哉故此又凡論之）第不失次。
理不相外。（一本作奸一本作擊）近塞遠閉備元變成（元者備之所以不困成者變之所以不勝）
明事知分度數獨行無道之君任用么麼（么麼一作幻麼細人俊雄之反）動
即煩濁有道之君任用俊雄動則明白二者先定素立白參（白與）
（參一本作七一本作參）一明起（白參於下明起於上參垂覽也）氣榮相宰。（君臣同體之異曰榮言氣不言血言榮不言衛）
上合其符下稽其實時君（一作貧生期待時而發夫賢士之居邑里也合哉而相偽也雖同而殊知時曰時君元作時门）
遇人有德。（一作隱）君子至門不言而信萬民附
親遇人暴驕萬民流離上下相疑復而如環（一作不環）日夜相悅讒
者弗受言者危身無從問過故大臣偽而不忠是以為人君親
其民如子者弗召自來（靈莫之致是矣）故曰有光卒於美名不施而貫（一作）
弗受（或作愛）而以親卒於不祥夫長者之事其君也調而和（一作知）
之士於純也（一作厚士如切士行收之士）引而化之天下好（或作如）之其道日
從故卒必昌夫小人之事其君也務閉其明塞其聽乘其威以

灼熱人（侍上故成作人矣與）天日惡之其崇日凶故卒必敗禍及族人此（逆順利害）
君臣之變治亂之分興壞之關梁國家之閱也（閱猶監）逆（或作道）順利害
由此出生凡可無學而能者唯息與食也故先王傳（或作博）道（或作述）先
（一作先生）以相效為也賢君循成法後世久長隋君不從當世滅亡
（尚之法猶存而夏不世王者猶是故也）

近迭第七

龐子問鶡冠子曰聖人之道何先鶡冠子曰先人龐子曰人道何先鶡冠子曰先兵龐子曰何以舍天而先人乎鶡冠子曰天高而難知有福不可請有禍不可避法天則戾地廣大深厚多利（一作則）而鮮威（天尊而不親地親而不尊）法地則辱時舉錯代更無一法時則二三者不可以立化樹俗故聖人弗法龐子曰陰陽何若鶡冠子曰神靈威明與天合（神之精明曰靈）句萌動作與地俱（蟲生曰句）陰陽寒暑與時至三者聖人存則治亡則亂是故先人富則驕貴則嬴兵者百歲不一用然不可一日忘也是故人道先兵龐子曰先兵奈何鶡冠子曰兵者禮義忠信也龐子曰願聞兵義鶡冠子曰失道故敢以賤逆貴不義故敢以小侵大龐子曰用之柰何鶡冠子曰行枉則禁反正則舍是故不殺降人（甚不繫伏況於人乎主）道所高莫貴約束詩地夫信聖王弗據倍言負約各將有故龐子曰弟子聞之曰地大者國實民衆者兵強兵強者先得意於天下今以所見合（一本作含）所不見蓋殆（一本作係一本作治）不然今大國之兵反詘而辭窮禁不止令不行之故何也（今使為之禁使勿為也）鶡冠子曰欲知來者察往欲知古者察今擇人而用之者王用人而擇之者亡逆節之所生不肖侵賢命曰凌（下凌上也）百姓不敢言命曰勝（上勝下也）今者所問子慎所言天地大國富民衆兵強曰足士有餘力而不能以先得志於天下者其君不賢而行驕溢也（已亢為）

張之象曰道法紛循之人方能為天下主瞻觀上古雖世並天之聖莫不如此

（已滿為溢）不賢則不能無為而不可與致為（孟子曰人有不為也然後可以有為）輕敵輕敵則與所私謀其所不知為（句）使非其任力欲取勝於非其敵不計終身之患樂須臾之說是故國君被過聽之謗醜於天下而謀臣負濫（監）首之責於敵國敵國乃責則却（卻以辭卻之去）則說者羞其弱（以辭卻之則說而責之者羞其弱矣其勢必至於用兵）萬賤之直不能撓下賁之曲（其在下者又無以屈之）國被伸（神或作創）創（川神浚大）其毀則戰（其創之毀則戰）戰則是使元元之民往死邪臣之失利（音窠）也過生於上罪死於下讎既外結諸侯畜其罪則（或作責）危覆社稷世主懾懼寒心孤立不伐（伐或作代下有威字）此人二國之難不解君立不復悔（或作晦）褒（衆）動過謀從計易濫（監一作）首不足蓋以累重（滿為謀首其過重矣而一人之手豈足以障天）下之（日哉）滅門殘疾族（夷滅門周官所謂屋誅）公謝天下以讓敵國不然則戰道不絕國創不息（謂之仲創以此故也）大（或作天）乎哉夫弗知之害（以言弗知之害大矣）悲乎哉其禍之所極（以言其禍之悲也）此倚貴離道少人自有之咎也（已多己少人）是故師未發軔而兵可迭也（近迭名篇蓋取諸此）今大國之君不聞先聖之道而易事群臣無明佐之大數而有滑正之碎（或作無）智反義而行之逆德以將之兵詘而辭窮（一作問辟字）令不行禁不止又奚足怪（或作恠）哉龐子曰何若滑正之智鶡冠子曰法度無以噫意為模（噫一本作遂意請為噫彼小心之噫）聖人按數循法尚有不全是故人不百其法者不能為天下主今無數而自因無法而自備循無上聖之（或作聖人）撿而斷於已明（斷以獨見之明）人事雖備將尚何以復百

陸佃曰此篇法言當道法者乃一段根日

柔丁九曰鴻家既判天地自然生出神聖之人忞只主張以制利立法為天下主不從甲子李宮李事已也

已之身乎。夫自己者覺獨彼有之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形體保神而衆祉悉備嫌今言之其身蓋有千万於己者然而所知讒止一二而卒於氐設無聞者不能復之而已主知不明。以責或作貴為道以意為法。牵或作牢或作罕時誑一作詎或作拒世過下蔽上使事兩乖兩失之矣養非長失以靜為擾以安為危百姓家困人怨禍孰大焉若此者北走之日。軍敗日比后知命亡投死之地久矣乃今知之龎子曰。以人事百法一本法字在書下字柰何。鶡冠子曰。蒼頡作法蒼頡黃帝之史初見鳥獸蹏迒之跡始造書契書從甲子日始於甲辰始於子成史李官成史蓋以獄成告於王者李官士師也蒼頡不道然非蒼頡文墨不起蒼頡造書不道士史然而文墨之萌由是起矣此百世之端也縱法之載於圖者其於以前心達意揚道之所謂乃誂或作娆居曼曼作受之十分一耳。此言使無文墨而欲以其法畫之於圖豈能盡其意之詳哉蓋自後世觀之書以趣便篆不如隷隷不如草則圖之鈍於應務可知矣故曰彌綸天下之事記久明遠著名之傳傳念念名莫如書冶冶目所不見念念心所不了故知百法者桀雄也若隔無形。將然未有者知萬人也此俊德也非特傑桀而已故其知與人隔此三境而起萬人之十也將然不如無形無形不如未有取譬言之若太易者未有也而太初無形渾淪則將然矣無萬人之智者。智不能棲世學之上。龎子曰。得奉嚴教受業有間或作聞矣。退而師謀言弟子愈愁。

何孟春曰句遊而有味人

度萬第八

呂補曰以聖意參天地形神之正以法令參四時之正此天文地理人事之紀大數所代

陸佃曰天雖積氣地雖積形然天地之所以然知不在形氣上

黃道一曰易乾為君道坤為臣道乾知大始坤作成物乎此其互相見為君敬不君道為臣敬不臣道法天地以立極可也

陳后山曰轉下反言是正議論

龎子曰問鶡冠子曰聖與神謀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道與人成子曰苟非其人道不虛行願聞度神慮成之要柰何鶡冠子曰天者神也地者形也地濕而火生焉至陽赫赫出乎地天燥而水生焉至陰肅肅出乎天法猛形頹則神濕形與法神濕陰也神濕則天不生水音〇聲倒則形燥聲與音陽也形燥則地不生火。水火不生則陰陽無以成氣度量無以成制。五勝無以成埶一作執〇五勝五行之勝萬物無以成類百業俱絕萬生皆困。濟濟混混孰知其故天人同文地人同理天文地理與人同焉賢不肖殊能。故上聖不可亂也譬如堯舜共工驩兜歎與為惡則誅之類下愚不可辨也譬如桀紂龍逢比干歎與為善則誅之類陰陽者氣之正也天地者形神神字一無之正也。聖人者德之正也。法令者四時之正也季春行冬令則某季秋行夏令則擾故一義失此。萬或亂彼所失甚少。所敗甚衆所謂天者非是蒼蒼之氣之謂天也。所謂地者非是膊膊之土之謂地也膊形將地所謂天者。言其然物而無勝者也言天者君道也可天下之物而莫之勝也所謂地者言其均物而不可亂者也言地者臣道也平天下之物而莫之亂也音者其謀也為謀雜聲者其事也。布散為事音者天之三光也。三光雜比於上聲者地之五官也五官布散於下形神調則生理修形不病燥神不病溫則生理備矣夫生生而倍其本則德或作德專已夫偏養其本至於過理而不及會通之適則自為太多其總夫乎物矣豈足語衛生之經哉曰善養生者若牧羊然視其後而鞭之〇一本元缺一本字或作鞭鞭之知或作如者一知無道上亂天文下戚地理天人同文地人同理於此見矣中絕人和。治漸終始言其治終始不而已失中道

以……亦然……見象雖卻有超世之見讀之翁有頓覺

倫以訓曰字字挂點到毛无一解語

呂補曰就实理上布勢委巧章不可及

也故聽而無聞視而無見天下之事壞於冥冥白晝而闇日中見斗之義有義而失謚人之所有失謚而或責人所無必人所不及誅遠其途而相使於既而不盡其愛名相蕩精白爲黑法於虛名而變乱事實黑或爲墨墨亦黑也詩曰孤狸而蒼墨以爲明動靜組轉與物轉施如組使之神絕復逆逆復有報乎上也言其神色毋人經氣不類形離正名書曰有形有名形也者物於千里之外此名也名也者命此者也經氣失常故形不麗名五氣失端四時不成陰陽並毘四時不至聚者之和不成過生於上罪死於下有世將極驅馳索禍其驅車就之於禍也若開門逃福其於福也若開門避之賢良爲笑愚者爲國天咎先見盜或作盜一作蓄害並雜人執兆生孰知其極見形而已昧於在理見日月者不爲明聞雷霆者不爲聰事至而議義或作者不能使變無生不能消之於未萌故善度變者觀本本足則盡不足則德必薄兵必老其孰能以褊才爲褒德或作懷寡德博義者哉其文巧武果而姦不止者生於本不足也言非少文不武之罪故主有二政臣有二制臣弗用主不能使臣必死主弗能止是以聖王獨見故主官以授長者在內則正義在外則固守用法則平法人本無害以端天地令出一或無一字原多門挂矣散無方化萬物者令也守一道制萬物者化也法也者守內者也法者守於分域之內令也者出制者也令者所以行法夫法不敢是是出於義變而不可常法者所以趣變令不傷理王出於理一而不可變令者所以守法故君子得而尊小人得而謹胥或作胥靡得以全神備於心道備於形備天地之數備神明之容人以成則士以成法則或作王以爲繩以爲繩墨列削或作時第氣以授當名故法錯而陰陽調

袁了凡曰旧有此論俱是正論

鳳凰者鶉火之禽或無鶉火之禽玄枵之獸字陽之精也傳曰鳳凰者鶉也鶉火南星之次也麒麟者玄枵之獸陰之精也北曰麒麟者其牡也玄枵北星之次也麒似麟而無角萬民者德之精也德能致之或作駿其精畢至龐子曰致之奈何鶡冠子曰天地陰陽取稽於身故布五正以司五明五正見下五明未詳謂名尸氣皇名尸神明名尸賢聖名尸后二名尸公伯十變九道未詳闕也稽從身始五音六律稽從身出大禹以聲為律以身為度所謂取稽於身者耶五五二十五以理天下其倍之五五五六六三十六以為歲式歲之式六六其律六六也一積旬二十有六一氣由神生道由神成稅氣之謂虎蛇虛之謂道而神也者有而非氣也無而非道者也非氣而氣以之生也非道而道以之成也唯聖人能正其音調其聲故其德上及太清太清天也下及太寧太寧地也中及萬靈膏露降白丹發醴泉出醴泉其味如醴可以養老朱草生朱草可以染絳以別尊卑衆祥具而至傳曰王者睦和陰陽休氣充塞符瑞並臻德至天則斗極明日月光甘露降德至地則嘉禾生蓂莢起秬鬯出德至文表則景星見五緯順軌德至草木則朱草生木連理德至鳥獸則鳳凰翔鸞鳥舞麒麟臻白虎到白雉降白鹿見白鳥下德至山陵則景雲出芝實茂陵出異丹阜出蓮蒲山出器車澤出神馬德至淵泉則黃龍見醴泉湧河出龍圖洛出龜書江水大貝海出明珠德至八方則祥風至嘉氣時鍾律調音度施四夷化越裳貢故萬口云或作帝制神化衆祥備至則外帝內神之道具矣景星光潤景星者德星也其狀無常常出於有道之國而月光則見所以助月照民夜績也文則寢天下之兵武則天下之兵莫能當莫能當無之兵一本云武則天下遠之近顯乎隱大乎小衆乎少莫不從微始故得之所成不可勝形失之所敗不可勝名從是往生或作者子弗能勝問吾亦弗勝言凡問之要欲近知而遠見以一度萬也無欲之君不可與舉此言何謂也若予所學則人君之患正在多欲此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曰我

昔有吳谷者不以為然就諸侯別開陰伏每因其不然以作而抑其說然至於无好者蓋不得而罷也若屯芳欲之君安使得之以得以售術得鶡冠言道未流乃至於此不已甚乎

先攻其邪心也故曰內史多憝而外施仁義奈何欲效唐虞之治乎南華曰欲順則平氣欲神則靜心欲當則緣於不得已亦此鶡冠異矣

賢人不用弗能使國利此其要也。龎子曰。敢問五正。鶡冠子曰。有神化。有官治。有教治。有因治。有事治(或作爭)。龎子曰。願聞其形。鶡冠子曰。神化者於未有。官治者道於本。教治者脩諸已。因治者不變俗。事治者矯(或作撟)之於末。龎子曰。願聞其事。鶡冠子曰。神化者定天地。豫(或作象)四時。(其體當如此)拔(或作援)陰陽。移異著(其跡變如此傳曰古之真人提挈天地把握陰陽)正流並生萬物無害萬類成(或作咸)全名尸氣皇(氣母蓋近是乎伏羲氏得之以襲氣母)官治者師陰陽(陽陰王事之本)應將然(神化者於未有故作此一等)地寧天澄衆美歸焉。名尸神明。教治者置(或作署)四時。(春誦夏弦秋學禮冬讀書之類因時順氣於功易也)事功順道(術而事功仰以順道)名尸賢聖。因治者招(或作祈)賢聖而道心術。敬事生和。名尸后王。事治者招仁聖而道知焉。(不能招賢聖而招仁不能道心術而道知聖也者天道也賢也者地道也仁也者人道也)哲精牧神(皆急救也牧驅制也)分官成章。(精神勞矣而不能普遍於是又備官焉)教苦遠利(雖教苦而利遠)法制生焉(萬物擾擾自此起矣)法者使去私就公(法者將以有所法也非以有所取也)同知壹誠有同由者矣。非行私而使人合同者也。故至治者弗由而名尸公伯。(公如公侯之公伯如伯王之伯)

休希元日日月星辰四時之循天代謝有一定不易之常理也天之所為有天地以至如今文不如此

陳處義曰此是常理諸書議論甚多但此篇說得好

鬼谷子曰誠信明因一先天則是子分明

王鈇第九

龎子問鶡冠子曰。泰上成鳩(一作雎)之道。一族用之萬八千歲(傳曰天地初立天皇一曰天靈其治万八千歲然則成鳩蓋天皇之別號也)有天下兵強世不可奪(天地初立豈容已有兵哉此言亦荃蹄)與天地存久絕無倫(无倫細之至也南華曰寓言十九重言十七中庸曰毛猶有倫)齊殊異之物(齊鵬鷃之大小等鳧鶴之長短)不足以命其相去之不同也(言其懸如此)世莫不言樹俗立化彼獨何道之行以至於此。鶡冠子曰。彼成鳩氏天(句)故莫能增其高尊其靈。龎子曰。何若而莫能增其高尊其靈(九此叩其所以)鶡冠子曰。天者誠其日德也。日(或无日字)誠出誠入。南北有極(冬日至而北夏日至而南)故莫弗以為法則(取中於日德)天者信其月刑也。月信死信生。終則有始(朔而後兔生望而後兔死)故莫弗以為政(取正於月刑)天者明星其稽也(明星大星也二十八舍之類)列(或作削)星不亂(小星不見其陵犯)各以序行。故小大莫弗以章。天者因其時則也。四時當名。代(或作伐)而不干(或作干彼謝此代而无侵越)故莫弗以為必然。天者一法其(或无其字)同也。前後左右古今自如(奈河把人之憂其崩墜也)故莫弗以為常。天誠信明因一(誠誠其日德信信其月刑明明其時因因其則一一法其同)不為衆父易一。故莫能與爭先(南華曰一而不可不易者道也先或為尭)易一非一(一不足以周之)故不可尊增。成鳩得一。故莫不仰制焉(所謂侯王得一為天下貞者也)龎子曰。願聞其制。鶡冠子曰。成鳩之制與神明體正。神明者。下究而上際(沉以窮乎下浮以際乎上)克嗇萬物而不可猒者也。周泊(或作汨或作沉)偏照(照無外也偏無裏也)反與天地總。故能為天下計(狂而不返豈能與民同吉凶之患哉)明於

丁□以此下至□□不仰制生一段別難大意

蚤識逢臼或作遠臼不惑存亡之祥安危之稽龐子曰願聞其稽鶡冠子曰置下不安句上不可以載累其足是或作也其最高而不植局者未之有也此言安危之情言其置下尚危雖欲累於上難矣人況又任其上者乎則其所立豈有不為我累足猶也植立也局曲也辨於人情究物為物或作之理稱於天地稱之為言量也磔置不殆或作治或作俗審於山川而運動舉錯有檢檢押也生萬無害為之父母無所躝躒仁於取予備於教道數以為人道以為已要於言語言互曰言問難曰語信於約束已諾不專反諾為已孔曰與其有諾責也寧有已怨喜怒不增不喜此予怒不過奪其兵不武樹以為俗其化出此龐子曰願聞其人情物理所以嗇萬物與天地總與神明體正之道鶡冠子曰成鳩氏之道未有離天曲日術者天曲者明而易循或作循也日術者要而易行也天曲若五家為伍五鄰為里之類日術若家里用提句長用旬鄉師用節之類此法起于周之末造而日成鳩用之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然則此書寓言多矣龐子曰願聞天曲日術鶡冠子曰其制邑或作己理都使矔習者五家為伍伍為之長十伍為里里置有司四里為扁扁當為甸後皆放此扁為之長十扁為鄉鄉置師五鄉為縣縣有嗇夫治焉十縣為郡有大夫守焉命曰官屬郡大夫退修或皆作循其屬縣嗇夫退循其鄉鄉師退循其扁扁長退循其里里有司退修其伍伍長退修其家事相斥正居處相察出入相司司猶伺也父與父言義子與子言孝與或為為長者言善少者言敬旦夕相薰鄉以此慈孝或作力之務若有所移徙去就家與家相受人與人相付亡人姦物無所穿竄此其人情物理也伍人有勿或作

楊慎曰願聞天曲以下因上成鳩之道未有離天曲日術句生出一段議論

頤充曰承後□節無□近

物一本無伍人有或四字故不奉上令有餘不足居處之狀此言有餘不足居處之狀無救輒違上令當告有司而不輒以告里有司謂之亂家其罪伍長以同同坐伍人之罪里中有不敬長慈少出等異不聽父兄之教有所受聞不悉以告為長謂之亂里其罪有司而貳其家其人為首其家為二二猶副也若今從坐扁不以時循或作循行教誨受聞不悉以告鄉師謂之亂扁其罪扁長而二其家鄉不以時循行教誨一二教之曰誨受聞不悉以告縣嗇夫謂之亂鄉其罪鄉師而貳其家縣嗇夫不以時循行教誨受聞不悉以告郡善者不顯命曰蔽明見惡而隱命曰下比謂之亂縣其誅嗇夫無赦不言貳其家者罪之尚貳其家則誅可知者矣郡大夫不以時用行教誨受聞雖實或作實有所遺脫不悉以教柱國謂之亂郡其誅郡大夫無赦柱國不政使下情不上聞上情不下究謂之綵或作綠或作蹊政也綵急其誅柱國滅門殘疾令尹不宜或作宣時合或作令地合地之德害百姓者謂之亂天下其軫令尹以狗柱國楚之寵官令尹若相國矣楚懷王使柱國昭陽將兵攻齊陳軫問楚國之法破軍殺將者何以貴之昭陽曰其官為柱國封上執圭軫曰其有貴於此乎曰令尹軫車裂也周官曰環軫或作斬此其所以嗇物也天用四時地用五行天子執一以居一作守中央參於兩間調以五音正以六律紀以度數宰以刑德從本至末第以甲乙天始於元帝始於朔元以氣以方言之天運始於玄元地履始於玄朔四時始於歷王者教授人時實始於歷故家里用提提如日也公羊傳曰提月者僅逮此月晦日也扁長用旬鄉師用節節鑿若節氣之類縣嗇夫用月郡大夫用氣分所至二分二至之類柱國用六律里五日報扁扁用七

日報鄉用句鄉十五日報縣用節縣三十日報郡用郡四十日報柱
國用氣也柱國六十日以聞天子用律天子七十二日遣使此用五行分王
之數蓋一歲之運五行各王七十二日勉有功罰不如句此所以與天地總下情
六十日上聞上惠七十二日一下究此天曲日術也故不肖者
不失其賤而賢者不失其明上享或作序其福祿而百事理行畔
者不利天下晏然雖陰有欲者無所乘其隙也故莫能撓其強是以能治淌而不
溢使溢不增之縮大或作天而不芒不損之使芒芒之為言小也天子申甲或作正使
者敢易言尊益區域或無域字使利遝下菽上使者変言賞義借譽尊益區字則其敝至
於遝下敝上其刑斬笞無赦諸吏教苦德薄侵暴百姓輒罷毋使汙
官亂治不奉令犯法其罪加民播惡於衆利而不取利運而不取次

申時行曰自古皇帝繼天立極天下莫不仰制以尊卑成鶡子來論泥且汗漫所以為諸子之

疑取次或作敗次故四方從之唯恐後至是以運天或作運大而維張子
曰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地廣而德章天下安樂故年子昌屬各以一時典
最上賢不如令尹令尹以聞壹再削職一本作則職三則典或作不赦
台不渝官使史李不誤公市為平生者不喜非生之死者不怨非故
殺之人得所欲國無變故著賞有功德及三世或作各伏或作狀甚暴
不得創謚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不能改也創成為制事從一二終古不勃彼計為
善於鄉不如為善於里為善於里不如為善於家是以為善者
可得舉為惡者可得誅或作誅莫敢道一旦之善皆以終身為期
無失次故化立而世無邪化立俗成少則同儕或作齊長則同
友遊遨同品祭祀同福死生同愛禍災同憂居處同樂安居曰處行

作同和吊賀同雜哭泣同哀驩足以相助偵諜或作諜足以相上
偵探也諜閒諜也安平相馴軍旅相保夜戰則足以相信晝戰則足以
相配或作視入以禁暴出正無道是以其兵能橫行誅伐而莫之
敢禦故其刑設而不用不爭而權重車甲不陳而天下無敵矣
一本作天下無道敬矣失道則賤敢逆貴不義則小敢侵大成鳩既見上
世之嗣失道亡功倍或作信本成德之則故為之不朽或作朽或作株一又
之國定位牢或作牢祭或作然不能保其宗廟則祭不牢矣不能保其邦家則位不定使鬼神
壹曰或作日增規不圓益矩不方此言法度至足無欠無餘規不可增矩不可益非特使人信之法
雖有諸鬼神而無疑也蓋聖人之譬諸身乎增之則贅割之則虧矣夫以效末傳之子孫唯此
可持唯此可將孫之末裔立可持行可將唯此而已效猶示也讀如效羊之效言以示子將者養吉

釋者不祥墠以全犧純謂之犧完謂之牷正以齋明齊或作天或作文卑謂之齋不昧謂之
明齊明者蓋祭祀之正也犧牷則以為副而已礼曰去廟為墠去墠為單今此獨言墠者於墠如此則由墠而上可知者
也四時享之祀以家王子孫所謂祀以家王祭祀不輟以為神享禮靈之符藏
之宗廟以璽正諸或作諸侯為之信符藏之宗廟而以其璽正之以明後世所當守也又故其後
世之保教也全句耳目不營用心不分不見物而遷揹或作猾私
去毒捐己之私去人之毒鈎一本鈞作鈞此字上有每字於內哲或作哲以及之也智足固於所
守仁足以守之更始逾新久而逾新周而更始上元為紀共承嘉惠相高不改
壹昭穆湯不先帮文武不先窋稷傳公失昊矣具或作其招士疑先結之後入弗
解先入者定矣故後入之事弗能解也此知極之至也極知紀極之至龐子曰頤聞所以
不改更始逾新之道鶡冠子曰成鳩所謂得王鈇之傳者也

不曰以子王鈇之傳

子曰何謂王鈇鶡冠子曰王鈇者非一世之器也以死遂生（生或作殺）從中制外之教也後世（或作世後）成至孫一靈羽（靈或作虛 羽或作理 虛羽理）符日循（或作循）功弗敢（或作先 敢字）敗（有者銖工 弗敢敗也）奉業究制執正（材理）守內挫弗敢廢（廢皆挫 弗收廢也）挫樓制與早（蘇本作樓制與早 早疑或早為早）以新續故四時執効應鋼不駿后得入廟惑爽（或作制）不嗣（或作嗣）謂之焚（或作婪 土火甚多其和焚矣 列子曰焦然肥色奸豔脊尖五情爽惑）祖命冒世（冒世 德之世 世如）礼嗣弗引奉常弗內（官也 典宗廟之禮 弗引弗引于廟 弗內弗內于廟 秦常更曰太常）礼靈不食祀（非其鬼不祭 食祀）家王不舉祭天將降皇神不享（家王攸而祭之則獲罪于天 皇神雖將知）（不享皇神 昊天上帝）此所以不改更始逾新之道也故主無異意（人君或不嗣襲）（其罪在上所云則繼其後者執田荃新豈敢取異之乱）民心不從與天合則（句）萬年一范

（范如笵 范形之范）則近者親其善遠者慕其德而無已是以其教不厭其用不弊故能疇合四海以為一家而夷貉萬國皆以時朝服致績（績或作績）而莫敢效增（增或作）免（此言夷貉萬國皆以朝服致貢而不敢取曾亦不敢法言曰地我紺續帶我金 舉此之謂也）聞者傳譯來歸其義（又其遠者）莫能易其俗移其教（孟子所謂用夏變夷 未聞變于夷者也）故其威立而不犯流遠而不廢此素帝（或作）之法（帝者天號 王者人稱 皇者天人之總 美大之名 之素皇內帝則且其至者也 蓋至人神矣 由是而在下則玄聖外王之道也 由是而在上則素王內帝之法也）成鳩之所枋以超等（枋柄也）世世不可奪者也功日益月長故能與天地存久此所以與神明體正之術也不待士史（或作史）蒼頡作書故後世能云其咎（士李 太古也）（无法而治 不立古史 不造書契而至德玄同 使由之者不知 知之者不言 名尚何言其咎也 執傳曰蒼頡作書鬼夜哭天雨）

王鈇發明帝王鈇精上文成鳩之道與神明體正句何等爽快

（東方見之時 至德衰矣）未聞不與德究（究字下或有謂字）而能以為善者也龐子曰如是古今之道同邪鶡冠子曰古者亦我而使之久衆者亦我而使之衆耳何比異哉彼類善則萬世之忌（類猶衆也）道惡則禍及其身尚（或作有）奚怪焉龐子曰以今之事觀古之道舟車相通衣服同采言語相知畫地守之不能相犯殊君異長不能相使逆言過耳兵甲相李（或作李 官之李 李者如字 始者）百父母子（或作）且（其）未易（領或作頃 令于至百不易 言父母領矣）方若所言未有離中國之正也（離 以上所附也 言方若疇合四海以為一家之言似違中國之正遠矣）兵第之業（第里 第也）域不出著（著土者也）居不遷埴（毁墻曰埴）而曰成鳩氏周闔四海為一家夷貉（或作貂 作第 却）萬國皆不來朝其果情（一本情下有可字 一本情作成）乎（此言立里之間其業之異如此 又況四海夷貉之遠乎）

鶡冠子曰虎（或作唐）狼殺（或作收）人（或作下）烏蒼從上蟻蛾（一作蟻）從下聚之（蒼蒼 鳥也 蒼蒼 龟也）六者異類然同時俱至者何也所欲同也由是觀之有人之名則同人之情耳何故不可乎（此言四海之情同 以為一家 无不可者）天度數之而行在一不少在萬不衆同如林木積如倉粟斗石以陳升委無失也（委亦米之數也 積其數未詳 闕也 傳曰少曰委 多曰積 礼曰日出入三積）列（或作）制地分民亦尚一也耳（耳或作元字）百父（或作交）母子何能增減殊君異長又何出入若能正一萬国同極德至（或至下有制字）四海又奚足闔也龐子曰果必信然陰陽消散三百六十日各反（或作及）其故天地踦踦奚足以疑（踦踦 彼觀孟子所謂天之高也 星辰之遠也 苟求其故 千歲之日至可坐而至也）聖人高大內揣深淺近之理（異或作）使鬼神一失（一失 失其與也 此言聖人理有以備之）

王進禎曰物至異類欲同則必況人同情相投相理何有曰海天路之異閩之稱以此之治俱是如此

王禎中曰此推原天地陰陽之理有不知人不過因而保之以立政故名之以天壤俱敝也此不易之論

繼昭日休明然道上說亦同為治同上先古至下元世生

不復息矣運而不停與或作為天地相敝敝天地而不弊至今尚在以鈺面逢行疑宜乎哉成鳩之萬八千歲也伸以治國皆可以長久此廣成子之所以十二百年而成鳩氏之所以万八千歲也故曰得夫道者天地之母績而終身廣成子之謂天矣成鳩氏天故莫生憎其高尊其盡者矣

此道者何辨誰氏所用之国而天下利耳用之則足安辨誰何

泰鴻第十

此云大鴻太乙道之所自始也而至者臣與神明合為一

泰一者泰一天皇大帝也執大同之制制或作利泰一無所不同故曰執大同之制楚人忌予禾能忘正疑孔子曰惜調泰鴻之氣泰一含元氣者故曰調泰鴻之氣正執其末大也泰鴻蒙元氣也泰鴻元氣之始也神明之位者也南華所謂天尊地卑神明之位故九皇受傳受教于傳以索其然之所生傳謂之得天之解或作天然之解不與法傳不求法說傳謂之得天地之始生也天傳謂之道得道之常曰常不妄傳謂之聖人聖人之道與神明相得故曰道德德首州此者也郄始窮初郄者開也有初然後有始列子曰太易者未見氣也太初者氣之始也太始者形之始也太素者質之始也太一至矣其地蓋如太素太易之間故曰郄始窮初得齊之所出帝出乎震齊乎巽而太一者郄始窮初得齊之所出故能北辨而南與万物相見九星殊制而政莫不效焉故曰泰一泰一元適而非一也故九皇殊制而不能二也焉

味之藩天鴻問太一鄭曰是曰天地人事三者以生議論

泰皇問泰一曰天地人事三者孰急泰皇蓋九皇之長也泰一曰爰精養神內端者所以希天內直者與天為徒天也者神明之所根也醇化四時陶埏無形刻鏤未萌自然也夫道物刻而雕之離文將或作特然者也天土也剡金曰鏤木曰刻凡此亦皆自然也天道造始而雕華雕也地卑終之故其言如此地者承天之演備載以寿者也吾將

湯有云天地人事三者雖此位数不同而逆行不悖乃物咸而四時定也

敬神明之極天地人事三者復一也立置臣義此將從起休用故同天人之實使之無問故先所謂四則四則即上所云傳謂之得天之解傳常立君臣之義所謂四則謂之得天地之所始傳謂之得道之常傳謂之聖人散以八風東風曰明庶風西方曰閶闔風西南曰涼風東北曰融風之類散謂散上四則也皆放此揆以六合揆言總之六合之內也事以四時寫以八極寫言放之八極之外也照以三光牧或作收以刑德調以五音正以六律分以度數表以五色改以二氣亭之以溫亭之以寒者致以南北南北謂日月受以明

郭守益曰只是選了或三極之道盡於此矣

又曰言言造極妙陶之術要矣

董至曰此已言聖人與神皇參德其功立其法正也

曆或作曆謂日月星辰曰信出信入南北有極度之稽也此申致以剏曆之義冬至日在牽牛夏至有在東片其長短有度月信死信生進退有常數之稽也此申齊以晦望之義二五而盈三五而缺其損益有數列星不亂其行代而以或作不干位之稽也此中也或作受以明歷之五五位二十八舍各有常次天明三以定一又見下文則萬物莫不盡矣以三時生長一時煞刑四時而定天地盡矣此言方其生長則三不後於一其收刑則一不後於三以明三極之道莫知其孰急也夫物之始也傾傾傾或作傾傾不正之貌至其有也錄錄錄錄之未能拔於凡流故曰錄錄至其成形端端王王端端王王錄錄傾傾之反勿或作勿物損勿益少幼隨足各隨其性而足無事於光以從師俗從作以從於師俗以從於信毋易天生毋散天樸自若則清動之則濁人心譬如槃水莫動則平不撓則清微風前過之則不可以神澤大形之正矣神聖戢承翼之位承翼之位蓋天位也後曰承左右曰翼也以

神皇合德五精之所謂之神則神皇蓋昊天也后按圖正端以至無極兩治崇或作四致兩致上下祭也四致普遍四方也間以正上或作息上所云前緣起或無所不周可謂至矣然所動息則靜語息則嘿然之地常離此衰然之地也歸時離氣以盛禹業借如五行之地也離附也取譬言之所道各適五方而大昊司春少昊司秋者所以歸時散氣以成萬業者也一來一往視衡低昂衡其往來彼而低仰視車之衡所以同乎人也禮曰國君綏視大夫衡視日執天子之器則上衡國君則平衡大夫綏之之曰衡如權衡又之衡惟低仰應物而已五官六府分之有道無鉤無繩渾沌不何所或容其心也哉分曲者不以鉤直者不以繩而渾沌全矣故曰擢六律塞師之耳散五采膠離朱之目毀絕鉤繩攞工倕之指而天下人始含其樸矣大象不成事無經法精神相薄乃傷百族生其死而渾沌判矣則精神相戰百族為之不寧此明渾沌不可判也蓋南華曰上悖日月之明下爍山川之神蓋謂是乎偷氣相細或作時後功可立盜陰陽之和以識其形而死以相時先定其利待物自至不迎末次

王荊石曰此言經之分天地陰者君臣合德方位調而六律正

陳翠虛曰以五音正五位而分任之詞戲然不亂

以法物至輒合法者天地之正器也用法不正玄德不成亂天所謂之經逆物之情玄天弗成也上聖者與天地接句結六交或作連而不解者也六述六合也老子曰善結者無繩約而不可解是故有道南面執政以衛神明左右前後靜視或無待守中央此言君無為也而臣亦無為開原流洋洋洋乎有洋洋也今海之精微往來傾傾繩繩內持以維外紐以綱經或作行以理執執或作紀以終始同一殊職繇之使同立為明官五范五范五音也四方各以類相從味或作味玄生巴春夏之華秋冬玄音聲相衛衛平也東方者萬物立上爲或作東方生物固揭立上為止猶初也故調以徵南方者萬華羽爲故調以羽西方者萬物成畢焉故調以商北方者萬物錄藏焉故調以角徵爲南方而今言於東方者蓋調東方而已非謂東方也下皆放此中央者太一之位此一

王維楨曰此上言分任五方此太一司天之度以下又言以天子治之

天地之中明若太一之坐而其一百神仰制焉故調以宮道以爲先夫道至矣而更推以爲先記曰夫禮必本於太一分而為天地轉而為陰陽舉載神明華天上揚或作華物天上疑此染章之名蓋若皇華折楊也本出黃鍾所始為萬物唯隆以木華物天下盡木也使居東方主春以火照物天下盡火也使居南方主夏以金割物天下盡金也使居西方主秋以水沉物天下盡水也使居北方主冬土為大都天下盡土也使居中央守地天下盡人也以天子為正此言太一司天而分任五方又以天子治之調其氣調其五行之氣木蘊金清之類和其味水鹹火苦之類聽其聲大集金殺之類正其形木方土圓之類迭往觀今天下一致未不異古往不異今卻而觀之則其業可循近迭篇曰味未嘗異故業可循循或作也令兵可迭也蓋首尾易西或作向口春夏先秋冬後其方各有向焉何可異也地理離經之天前卻自迭

其和也

首…其向則地理亦失其經奪愛令亂奪其所欲而亂蓋天乘於上地理雖於下則人其有不亂者乎上

賊天文理不可知也天文賊矣地理安可知也故曰文理相明者也神明失矣或作徒

文或作父理者相明者也。味者相度者也。藻華者相成者也數

曰藻對實曰華藻文也藻如草之藻華如木之華聚者我而聚之故可以一范請也請如

請蓋之請蓋衆者自我而千萬則其一之亦在我矣請以一范無不可者順愛之政殊類相木或作通

列子曰虎之與人異類而媚養己者順也逆愛之政同類相亡傳曰焉知父子不為豺狼故聖人

以天為父建地為母范或作危者非務使云必同知一期或作明以

使一人也汜錯之天地之間而人人彼其知言或作人人彼其聖人蓋知一和此一期

以使一人而惟是心焉汜錯之天地之間而人人彼其和也非務使之又同故曰一人之情千萬人之情是也和也者。

無形而有味者也無形而有味和者道也蓋道同和者人也同與和道相容或作容

者義也與道相容者義也蓋義不相容不義則道不道則仁義者所樂同。或作自名或作右

也能同或作因所樂無形。內政此言能同仁義之樂則政法有而其空內之蓋所謂真空者

無不繫有故也故聖知神方調於無形。而物莫不從天受藻華以神明

之根者也。天受道之英華以生神明則子輕清者上為天重濁者下為地曰地受時或作溽以為

萬物原者也此言受天之神時以產萬物神聖詳或作祥理或無詳理二字舉要契其於理作惡

雖制命之柄此言制命之柄或無離字老子所謂魚不可脫於淵利器不可以示人飲散華精以慰

地貴或作貴天者也此言神聖契而有以制命則蕃物而不為戾謝以慰地責天可也皆者老子上

五帝通及三皇而西域之學有曷佛罵祖者豈近是乎調味章色正聲以定天地人事三

者畢此矣其道如止所謂則天地人事豈有出於此乎

泰錄第十一

人論泰鴻之內出觀神明之外定制泰一之衷衷之言中也所出入為先無

以為物稽入而論泰鴻之內出而觀神明之外定而制泰一之衷使物取稽焉天有九鴻陰道記曰望三

辰如粟米視八鴻若紫帶說者以為八鴻八方之名鴻之大也然則九鴻蓋九圜與地有九州此即鄒子所謂九州

蓋非鴻別者也泰一之道九星之傳。請成於泰始之末泰一之道至矣故上篇云九星見不

受傳以索其然之所生而今此又言其傳當請成於泰始蓋非泰始莫足以知焉其曰末者言順下風而請者也

或無不字詳事於名理之外此言泝見其事之眾而已更當稽其會歸故下文云范無形嘗無

味以要名理之所會范者味之正也范者形也正知夜然其正之正蓋形受教於味若也

味者氣之父母也氣不足補之以精精不足補之以味精或作情微者天地之始。或作

所治也。言形言味而又言此者蓋將要名理之所會文當致此三者也不或無不字見形䜌而天下歸

矣焉的或也名尸神明者大道是或作正也。夫錯行合意扶義本仁

或作收積順之所成先聖之所生也行其道者有其名為其事者

有其功。此言仁義之治故行其道者有其名為其事者有其功若夫聖人無名神人無功乘於道德故游乎萬物之上

則豈拘於仁義之域哉故下文云故天地成於元或作元氣萬物成於天地元氣大

也太虛含天地天地含萬物故其言如此神聖乘或作乘於道德南華所謂無譽無訾一龍一蛇者也以

究其理或云萬物秉於聖秉於道德究其聖以究天地萬物之理若上聖皇天者。先聖之

所倚威立有命也堯舜三代誥命皆必稱天者蓋以倚威立命而已若夫致治之自則豈可以取賴於天哉

故致治之自在己者也。招高者高招庳者庳此言如我招之如何未有顛

圓於管晏之界而可以招堯舜之高者也故成形而不繼者度也未離己而在彼者

以如狎鷗者心動於內則鷗鳥舞也而不下此求諸己而在彼者也陳禮立節萬世不易天地之

謂方榮也謂之者說也

高似孫曰天文地理乃神明之法而聖人者所以微精揆神明者也

位也分物紀名文聖明別神聖之𤸃也上天寫也上方錯函或作

聖方以習則帶圓而神則通神聖之齊也象說名物成功遂意隱彰不相離

神聖之教也故流分而神生流分謂水也大一生水物為精精聚而後神從之動悉

而明生明見而形成形成而功存故文者所以分物也理者所

以紀或作名也名也天地者同事而異域者也地域六合之上下無規圓者

天之文也無矩方者地之理也天循文以動地循理以作者也

二端或作聖端者神之法也神明之法如是而已神聖之人后或作合先天地而

尊者也後天地生然知天地之始先天地亡然知天地之終道

包之故能知度之其道圖乎天地之外故知度之義能度之尊重焉故能改動或作遠

動字之長陰陽移寒暑敏數或作明焉故能制斷之精神者物之貴大者也

頤光曰惟神明之所以為聖人神化之極

陸佃曰此見聖人氣合于神神合于元本以元功成功此神聖之所以絕衆也

精神之外皆其諸餘土苴者也內聖者或作聖內精神之原也外王者即其諸餘宜則內聖者精神之以

莫貴焉故雖不仰制者所以衛精擢神致氣也精氣專致精神故專敬

其辭如此者秀拔者辭幽則不洩簡或作簡則不煩不煩則精明達明太則昏濁

大用則濁故能役賢能使神明元為也故能天下而有餘用百化隨而變終如從

而祿祿祿也暇神明者積微精全粹之所成也聖道神方或作方要之

極也于此而極矣要其合歸至帝制神化治之期也以有加己矣至矣盡矣不可故師元或

字師為君而學為臣教者為君學者為臣上賢為天子以賢為三公高為諸

侯高者以為諸侯易姓而王不以祖或作禮籍為君者歎同一善之安也

堯授舜受授尚用此道也彼天地動作於胸中然後事成於外萬物出入焉

然後然或作同生物無害聖人心外无法而氣合于神神合于元天地之万物之多動作出入反在胸中則事

中射行曰此以天地陰陽之數令環象于神明之效而此顯于至人之始

豈有下閩閩四時引移陰陽怨沒澄物無天下以為自然自然謂性

豈有成哉自然是也此神聖之所以絕衆也子貢曰仲尼天也不可階而升也聖原神文有驗

而不可見者也有情有性无為無形故过人可見絕人未遠也南華曰有行者至于

郢北面而不見冥山是何也則去之遠矣神明所以類合者也故神明錮結其紘紘者紘

取譬于柱而錮結云者類類生成用一不窮或作形謂神化不窮神明一也此

以明充庖盈之患也小以成小大以成大至至千小川鳥獸草木如裕也影則隨形響則明或作應聲故形聲者

天地之師也或曰師也隨而應之四時之功陰陽不能獨為也聖王者不

失本末故神明終始焉始輔相導陰陽四時之功幷令八風三光之變經

或作源氣不常之故執不詔請或作諸都或作部理焉都之為言總也讀如都鄙之都

此言人謀聖人故陰陽失利認而請之使經理焉雖然大亂之本實始于此與桑楚所以不釋老明之言故下文云故

許國曰聖人者法天地正陰陽執大道之形以上致教順之上或主于宗廟而社稷

神遂臣威明上變光者稱所謂日月之明上疾徐緩急中動氣老稱所謂中隨四時之施

依傷毀禍下在地或作徽所謂下在地下燥山川之精老稱故天地陰陽之受命取

象於神明之効既已見矣其道可以無如上所謂聖人之治亦已見矣故下文云雖去道天

者氣之所總出也所謂虹霓也霜露也風也楨氣之成乎天之也地者理之必然或作

然也元可先不可者天道之必也也地道則取必焉故聖人者出之於天其道常出于天收之

於地不前出于地也在燥溼若陰陽陽或無陽字者柱燥溼以法義與時遷焉

或無陰字溼若陰者以法義柱燥若陽者以法義柱溼度亡云神溼則天不生水形燥則地不生火三者聖人或元

人字存則治亡則亂者天失其文地失其理也以是文或作知先靈

先靈王之靈先王百神者上德執大道凡此者物之長也及乃或作至乎

祖籍之世代繼之君身雖不賢然南面稱寡猶不果亡者其能

郭守若曰有道之士一句又若收束完緻

交教乎有道之士者也。不然而能守宗廟存國家者。未之有也。

湯若升曰江非於德矣但知古者術意用兵於此者以後世則失之矣

劉望齡曰此數人者又非不學而事兵也

世兵第十二

道有度數故神明可交（或作効）也。（易曰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物有相勝故水火可用也。東西南北故形名可信也。（有方矣然後形名者為）五帝在前三皇在後。上德已衰矣是知伏起黃帝百戰（百戰之敬未盡聞也五與炎帝戰於阪泉之野三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七十二戰其大略也）蚩尤七十二（或云無一字）堯伐有唐（傳云佐帝摯受禪於唐二十而登帝位今此云堯伐有唐未詳闕也伐或作代）禹服（或作伐）有苗天不變其常。地不易其則陰陽不亂其氣。生死不俛其位三光不改其用。神明不徒其法（善用兵者其道知此）得失不兩張成敗不兩立所謂賢不肖者。古今一也。君子不惰真人不怠（怠然後解〻然後惰我君子言惰真人言怠三月不辭）無見久貧賤則據簡之伊尹酒保（保保傭保也）太公屠牛（傳曰太公少貧賣漿屠牛賣肉值天涼肉值天熱而肉敗）管子作革。（或作草）百里奚官奴（百里奚虞人也虞亡晉虜之以媵穆姬而飯牛于秦豈此所謂官奴者乎）海內荒亂立為世師。莫不天地善謀日月不息偭成四時精習象神。（南華曰鯖成見者驚猶鬼神豈謂是乎）孰謂能之（言非不學而能也）素成其用先知其故（所謂始乎故長乎性成乎命）湯能以七十里放桀武王以百里伐紂。知一不煩（知一則簡）千方萬曲。所雜齊同（皆之有以）（故不能易也）勝道不一。（制勝之道夫豈一端而已）知者計全（戰必勝攻必取）明將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欲踰至德之美者其慮不與俗同。（徇信則病瀟欲喻至德之美難矣）欲驗九天之高者行不徑（或作經）請（安可以問塗而至也）（九天其見鴉烈眞經盡苦南方曰朱天北方曰玄天中央曰鈞天之類）是以忠臣不先其身而後其君。寒心孤立懸命將軍。野戰則國弊民罷城守則食人析骸

焦竑曰□□□□刑主出刑計□然後可兵識不易也

王荊石曰此段從魯仲連遺燕將書脫化來詞更雅簡

或作大体謂易子而食析骸而炊 計失其國則主困為天下笑持國計者可以無詳乎因有過計有嘗貢 或有試嘗欸失之昧過計失之細事也 試貴取中而已明此斷嘗也 是以曹沫為魯將與齊三戰而亡地千里使曹子計不顧後刎頸而死則不免為敗軍擒將非勇也國削名滅非智也身死君危非忠也夫死人之事者不能續人之壽故退與魯君計桓公合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劫桓公壇位之上顏色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旦而反天下震動四鄰驚駭名傳後世扶杖於小愧者大功不成故曹子去忿悁之心立終身之功棄細忿之愧立累世之名故曹子為知時魯君為知人劇辛為燕將與趙戰軍敗劇辛自剄燕以失五城自賊以為禍門身死以危其君名實俱滅是謂失此不還人之計也 言其計蓋無後之作 非過材之斷也 此言賢者誠重其死雖然曹沫之事適遇管仲不欲虧一小信而以彰信於諸侯故卒成其名也若夫李陵之降欲以報漢而卒喪其身可能而之上用為恥焉則沫之幸致豈可以自常抑則誅又罰者之事也至於王於之人誠信素明則將無與魯地而誅沫矣何足貴乎 夫得道者務無大失凡人者務有小善小善積多惡數多惡則不 不 則多難 或云多惡則多難無則不下五字 多難則濁濁則無知多欲則不博不博則多憂多憂則濁濁則無知欲惡者知之所昏也夫強不能賭者 僭之賭言尊 是劇辛能絕而燕王不知人也昔善戰者舉兵相從陳以五行戰以五音指天極與神同方類類生成用一不窮明者為法微者是行齊過進退 齊不過也 參之天地出實觸虛 吳奔東南亞夫使備西北蓋知此矣 擒將破軍發如鏃 或作鍭 失動如雷

唐荊川曰善戰者付天則地得其道應其時而善用之則教之矣

湯賓尹曰用兵任識形勢若以時論為禍福及覆為安得則利失則敗時不可不失也

趨疾擣虛殷若壞墻 殷擊也 執急節短 孫子兵法曰其節短 用不縵避我所死就吾所生趨吾所時援 或作授 吾所勝故士不折北兵不困窮得此道者驅用市人乘流以逝 或作遊 與道翱翔授取錮據 或作祿 堅守呼吸鎮 一作推或作慎 移 鎮不移也 與時更為一先一後音律相奏 或作奉 一右一左道無不可受數於天定位於地成名於人彼時之至安可復還 或作復還至也復反復也還曰還也 安可控摶 控引也持摶也復還言不可控摶言不可止 天地不倚錯以待能度教相使陰陽相攻死生相攝氣生相滅虛實相因得失浮 或作浮相浮縣而言夫相浮縣無定也 兵以勢勝 兵法曰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者勢也 時不常使蚤晚絀贏反相殖生變化無窮何可勝言水激則旱矢激則遠精神回薄振蕩相轉遲速有命 有命一作言命息又作正息 必中三五合散消息孰識其時至人遺物獨動 或作獨或作不遺獨動 與道俱縱驅委命與時往來盛衰死生孰識其期儼然至湛孰知其尤禍乎福之所倚福乎禍之所伏禍與福如糾纆 此言禍福相為表裏孰知糾纆索綱纆索也三合曰糾 渾沌錯紛其狀若一交解形狀孰知其則芴芒無貌 貌或為根 唯聖人而後決其意 或作能決其意 斡流遷徙固無休息 小休曰息 終則有始孰知其極一目之羅不可以得雀 太康故也 籠中之鳥空窺不出 太公故也 眾人唯唯安定禍福憂喜聚門吉凶同域 人君者在堂吉者在門 失反為得成反為敗吳大兵強夫差以困越棲會稽句踐霸世遂人大觀乃見其可 可或作循 椭枋一術奚足以游 循讀如循枋讀如方循之方之方天下之事百出累以百術應之而今循方一術則豈足游於變通之會哉

□□□曰句踐亦順時得天之士

馮叔吉曰收束上意完宗文法老筆

往古來今事孰無郵。郵過也行者過之乃郵 舜有不孝。堯有不慈。
文王桎梏。管仲拘囚。故軌無限。限或作限 孰煙得之。此言大均擋物也軌無根
皆在煙之煙而孰煙得之 至深無私。泛泛乎若不繫之舟。任之而已 能者以濟。不
能者以覆。天不可與謀。地不可與慮。聖人捐物。從理與眾人
域域。域域狹之貌 迫於嗜欲。小知之趨。好惡自懼。今者比權自貴矜
容。一本自矜容下云徇名無自求死列士以下兩句詩曰垂帶悸兮是也 列士徇名。貪夫徇財。以身
逐物。至博不給。給或作結統之無要則繁博乃更不給何則至道當約也 知時何益。不悔不
曰徇 宵繫。繫或作繫 俗賢爭於時。知也者爭之器也 名也者相軋也 細故褁。一本褁作褁 褁作齓也
妥之以疑。爭成訟得。又奚足矜。此言如意與千言萬說爭賞罰
何。此六句理盡於上而彼之繁言出累千萬猶賞此乎 勾踐不官。臣於吳 二國不定。文王
不幽。姜里 武王不正。或作武王不靚正 管仲不羞辱名。不與大貴功。不
能與三王鉦而備矣

王迎齋曰上世德成故民不相欺役不相臣主而无為未世德衰則民相欺而相為者敗治亂

備知第十三

天高而可知。地大而可宰。萬物安知人情。安取伯夷叔齊。能無
盜而不能使人不意已。橫逆豈可必哉 申徒狄殺之未也 以為世溷濁
不可居。故負石自投於河。不知水中之亂有逾甚者。德之盛。山
無徑跡。澤無橋梁。不相往來。舟車不通。何者。其民猶赤子也。老子
曰含德之厚比於赤子 男曰赤子女曰嬰兒 有知者不以相欺役也。有力者不以相
臣主也。是以鳥鵲之巢可俯而窺也。麋鹿群居可從而係也。鳥鵲
性猶懼麋鹿性驚 決故此主言之 至世之衰。父子相圖。兄弟相疑。夫父子天性兄弟天倫
信者足非自外至故曝世人之足則辭以脫俱兄則以擅大親
而已矣今德下衰而至于父子相猜兄弟相窬者豈其性固異與
千古也抑蓋 治之之過也 何者。其化薄而出於相以有為也。此言不能相與相為於天
故其弊至此。鄭象曰天體天地冥變化者雖手足異任五藏殊
官未嘗相與而百節同斯相與於無相與也未嘗相為而表裏
俱濟斯相為於無相為也若乃役其心志以恤手足運其手
服肚以營五藏則相營愈篤而內外愈困矣蓋知此也耳 是
故為者敗之。治者亂之。敗則備。備也 亂則阿。阿則理廢。備則義
不立。堯傳舜以天下。故好義者以為堯智。其好利者以為堯愚
湯武放弒利其子。好義者以為無道。此言何謂也若子所行而則惟好義者以為有道
好利之人以為賢為。為或無為字 彼世不傳賢。故有放君。君好備阿。故
有弒主。夫放弒之所存。亡國之所在。吾未見便樂。或作見其便樂 而安
處之者也。夫處危以妄安。循哀以損樂。是故國有無服之喪。無
軍之兵。可以先見也。是故其子逃。逃過也非謂逃而去之也孔子曰微子去之箕子為之奴
而褁牧。宋世家曰南宮万殺湣公於蒙澤大夫裘牧聞之以兵造公門万牧牧齒著門而即其事也 商容

陶望齡曰堯傳天下于舜非賢湯武放弒其君非君道皆歎者之失也

抅而寒叔哭（蹇叔秦臣也穆公欲襲鄭蹇叔哭之）昔之登高者下人代之悷（或作懼慄）佈也（佈）手足為之汗出（佈故為之汗濡）而上人（人字疑無）乃始搏折枝而趍拂水（言傍觀者為之驚懼而登高之人雖危莫知焉乃始搏而折枝趍而操木）止之者僇（止之使勿亦者覆受僇焉凡此以況處危忘安而諫者蒙僇之義）是故天下寒心而人主孤立今世之處側者皆亂臣也其智足以使主不逹其言足以滑政其用[莫]足以和齊於利害昔湯用伊尹周用太公秦用百里（百里奚也）楚用申麃（申包胥）齊用管子此數大夫之所以高世者皆亡國之忠臣所以死也（此言古之人其才一也或以高世由亦或之以死者所过之君異者也）是觀之非其智能難與也乃其時命者不可及也（此言伊呂申管之才人非莫及也而貫衆之徒李以叔屠無其時命故者而）唯無知是（無其時命）時有所至而求（或作表臣故雖時有所至而上又或作表有君求焉）時有所至而辭（有時無君故雖時有所至而下辭焉）命有所至而闓（或作闕闓猶求也）賢不必得時也不肖不必失命也是故賢者守時而不肖者守命（守命猶委命也）今世非無舜之行也不得時之故也非無湯武之事也知伊尹有任責百里奚管仲惡來得辛紂之利而不知武王之伐之也比干子胥好忠諫而知其主之煞之也費仲惡來者可謂知心矣而不知事比干子胥者可謂知事矣而不知心聖人者必兩備而後能究一世

（王維[?]曰諸人得門與君知此視豈衆何知耶然豈衆之惡故厚若亦時命使然也）

（顏[?]曰此正賢者守時不肖者守命也比干子胥費仲惡來均未盡其道又知聖人而後可）

兵政第十四

龐子問鶡冠子曰用兵之法天之地之人之賞以勸戰罰以必衆（或作衆恐）五者已圖然九夷用之而勝不必者其故何也（得其戰矣未得其所以戰也故九夷用之而不必勝語曰以善御者不盡馬之措此之謂也故曰大汗馳亦馳夫子趨亦趨夫子奔逸絕塵而回瞠若夫其從其近汔乎）鶡冠子曰物有生（生猶化也）故金木水火未用而相制（此言前期而勝也）子獨不見夫閉關乎立而倚之則婦人揭之（或作摘之上）小而措之則不擇性而能舉其中若操其端則雖選士不能絕地關尚一身輕重異之者勢使之然也夫以關言之則物有而勢在矣九夷用之而勝不必者其不逹物生者也（生言不逹物變化故叛敗比素問曰物生之謂化物極之謂變）昔逹物生者五尚一也耳龐子曰以五為一柰何鶡冠子曰天不能以早為晚地不能以高為下人不能以男為女賞不能勸不勝任（金帛在前不能使惡者）罰不能必不（疑衍）可（斧鉞在後不能畏暗者）龐子曰取功柰何鶡冠子曰天不能使人人不能使天因（或作因）物之然而窮達存焉之二也在權在勢在權故生財有過富在勢故用兵有過勝財之生也力於之地順之於天兵之勝也順之於道合之於人其弗知者以逆為順以患為利以逆為順故其財貧以患為利故其兵稽昔之知時者與道證（或作登）弗知者危神明道之所亡（或作亡）神明之敗何物可以留其創（留猶止也使其創不伸曰留）故曰道乎道乎（或作道乎）與神明相保乎龐子曰何如而相保鶡冠子曰賢生聖（賢上聖）聖生道道生法法生神

（申時行曰九夷不達變化之妙故其敗也）

（張之象曰取功之道在神明神明者知變化不測之妙也）

（孫守益曰法生神神生明二句）

一陰一陽之謂道制而用之謂之法利用出入民咸用之謂之神神生明神下生明神明者正之末偏生闇公生明誠信生神故曰正之末也末或無末字受之本是故相保

學問第十五

龐子問鶡冠子曰聖人之問服師也服事也亦有終始乎抑其拾或作拾下同誦記辭闔棺而止乎鶡冠子曰始於初問終於九道若不聞九道之解拾誦記辭闔棺而止以何定乎此言非獨白紛如也雖至闔棺而止尚不足以定之也故所貴乎問學者豈誦說之云乎在乎得書之体得言之解龐子曰何謂九道鶡冠子曰一曰道德二曰陰陽三曰法令四曰天官五曰神徵六曰伎藝七曰人情八曰械器九曰處兵龐子曰願聞九道之事鶡冠子曰道德者操行所以為素也素如獻素之素道德操行之本故曰素也陰陽者分數所以觀氣變也周官保章氏云以星土以雲物以十有二歲以十有二風占天地之災祥法令者主道治亂国之命也天官者表儀祥兆下之應也此言學問之序道德已明而陰陽次之陰陽已明而法令次之三者備矣然後可以言治矣天官冢宰是已百官取擬故曰表儀造始而已故曰祥兆此以靜唱彼以動和故曰下之應也神徵者風采光景所以序怪也其氣發越所以上為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伎藝者如勝同任或作住所以出無獨異也周官六德則異之以智仁聖義忠和六藝則同之以禮樂射御書數人情者小大愚知賢不肖雄俊豪英相萬也械器者假乘焉或作馬世用國備也處兵者威柄所持立不敗或作取之地也九道形心謂之有靈形者見也后能見變而命之物至未名物或曰奇見異聞為變列子曰因其為行而見之仰盍知而名之蓋亦此類也因其所為而定之若心無形靈或作虛辭或有雖搏捆搏捆猶叩採也不知所之彼心為主或作至則內將使外內無巧驗精不足以揆物近則推不足以驗物近則不及遠則不至龐子曰闕字或有曹禮樂仁義忠信願聞其合於數

陳深曰把此段來議論而入玄深却似幻似幻人說幻幻語

羅大經曰結意稍嫌

鶡冠子曰所謂禮者不犯者也所謂樂者無菑（菑或作訾）者也所謂仁者同好者也所謂義者同惡者也所謂忠者久愈親者也所謂信者無二響者也聖人以此六者（或無者字）卦世得失逆順之經（卦猶卦也）夫離道非數不可以究緒端不要元法不可以劊心體（劊猶割也劊為明又曰割治其支體驗其聽明又曰去道棄仁義天地君子不可以不割心焉）表術（或無表字）衷原（術業之術）（未知原要之道之行）雖淺不窮中虛外博雖博必虛龐子再拜曰有問戒哉雖毋知是其（或無其字）材乃從師學孰能此天下至道而世主廢之何哉鶡冠子曰不提生於弗器（器或作若）貴賤生於無所用中河失船一壺千金（壺瓠也佩之可以濟涉南人謂之腰舟）貴賤無常時使物然常知善善昭繆不易一揆至今不知善善故有身死國亡絕祀滅宗細人之壽義則自況（此言細人且爾也況於己乎其義當以自況）

陳深曰伊尹太公諸人蓋以善醫名者其道自不同

世賢第十六

卓襄王問龐煖曰夫君人者亦有為其國乎（卓當為悼此道悼襄王也孟堅孝成王卒子偃立是為悼襄王襄王三年龐煖將攻燕擒其將劇辛）龐煖曰王獨不聞俞跗之為醫乎已成必治鬼神避之楚王臨朝為隨兵故若堯之任人也不用親戚而必使能其治病也不任所愛必使舊醫（語曰老醫少卜蓋老醫更病多矣堯）楚王聞傳暮𧫒在身（𧫒蓋病也）必待俞跗（俞跗蓋非楚人此亦寓言傳曰上古之時醫有俞跗治病不以湯液醴酒鑱石撟引案扤毒熨而割皮解肌訣脈結筋搦髓腦浣腸胃練精易形此雖已成所以必治而鬼神避之也）襄王曰善龐煖曰王其忌乎昔伊尹醫殷太公醫周武王百里醫秦申麃醫郢（郢楚都）原季醫晉（國語曰晉文公使原季為卿）范蠡醫越管仲醫齊而五國霸其善一也然道不同數卓襄王曰願聞其數煖曰王獨不聞魏文王之問扁鵲耶（扁鵲勃海鄭人也姓秦氏名越人）曰子昆弟三人其孰最善為醫扁鵲曰長兄最善中兄次之扁鵲最為下魏文侯曰可得聞邪扁鵲曰長兄於病視神未有形而除之（此神醫也為之於未有周官曰疾醫以五氣五聲五色視其死生兩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九藏之動夫昧於在神而以五氣五聲五色視其生更以參兩驗之亦已麤矣然周官言此而已者蓋中材之法也豈附世有哉）故名不出於家（名在門內而已老子曰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中兄治病其在毫毛（此明醫也治之於未亂所謂造形而悟者也）故名不出於閭（其閭里知之矣）若扁鵲者鑱血脈投毒藥副肌膚間而名出聞於諸侯（其所能愈淺其所聞愈遠）魏文侯曰善使管子行醫術以扁鵲之道曰桓公幾能成其霸乎（管仲佐桓公常在其細故能以其君霸蓋桓公實怒少姬南襲蔡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實北征山戎而管仲因

而令燕條召公之政方是之時諸侯莫或知焉此其治毫毛者也　凡此者不病病或云不病至於病而治之不亦晚乎疾甚曰病　治之無名或云治無名　使或作便之無形夫病之形名者醫此扁鵲之所以死也　至功之成其或作六　下謂之自然針艾之功無所欲賴故其味常謂之自然　故良醫化之拙醫敗之雖幸不死創伸推之於治此擊壞之民所以不知堯舜之治也　股維雖幸也　卓襄王曰善寡人雖不能無創孰能加秋毫寡人之上哉無我管仲者出焉

許國曰此下許多玄曲議論只是足以為思

天權第十七

挈天地而能或無能字遊者南華所謂旁日月挾宇宙者類此　謂之還或作環又名常住真際而不還於名之人區區外慕逐物喪已常為造化不逐於名　明照光照不能照已之明是也雖朱方畫比百步之外明有而不能近視其睫則逐物不反靈下人者雖明照如月光照如日而不能照已之明何足貶哉　獨化終始隨能序致或作故獨　六字宙無封謂之皇天地無封無畛域也華曰四海之外無盡猶郊州也東行至昔人民猶是也問昔之東復猶昔也西行至幽人民猶是也問幽之西復猶幽也　浮懸天地之明四時之運轉移日月孰若　委命相萬謂之時且然無間謂之命四時之運委之而已然而未數金飲大奕火烈聲如目耳鼻口皆有所用不能相通　通而萬謂之道道故有塞有通　連萬物領天地天地下有建報重九明五　宇合膊膊一作博或為宇宙二字　同根命曰宇宙闔天之謂宇闢宇之謂宙二者相須而立故曰合膊

同知宇故無不容也有實而無乎處者宇也知宇故無不容　知宙故無不足也有長而無本剽者宙也知宙故無不足　知德故無不安也知德故所受於天者不擇而安之　知道故無不聽也知道故所適於地者不辭而聽之　知物故無不然也因其所然而然之萬物莫不然　知一而不知道故未能裹也不能視已之明故曰未能裹也　昔行不知所如往而求者則又惑所之是以亡也蓋昔之亡羊者曰歧之中又有歧焉吾不知所之是以反也列子曰大道以多歧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　索所不知求之象者則必弗得象者意之筌蹄夫索所不知求之言意之表豈足以得其神哉論人曰公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爾輪扁子之意蓋將啟蒙解惑使人致一而求道於言意之表故有此言而下文云　故人者莫不蔽於其所不見鬲於其所不聞塞於其所不開誅於其所不能制於其所不勝世俗之衆籠乎此五也而不通此未見而有形危机雖未兆兆而理已有焉　故曰有無軍之兵

□□山曰半點諸磃尚能為之□

陸以曰諸子多有此論是根理要矣

鄭克曰此一段閑論從反一字生來要乃步驟之爲

有無服之喪人之輕死生之故也人之輕安危之故也以故是以知之夫蛟蟲墜乎千仞之谿法谷曰谿乃始翱翔而成其容容或作客成其翱翔之容鳥飛曰翱布翼不動翔牛馬墜焉碎碎或作体而無形由是觀之則大者不便重者創深此言貴富之賊其患大矣老子曰奈何萬乘之主而以身輕天下兵者涉死而取生陵危而取安是故言而然道而當當或為富道而當一位道真富言而然然後道而當道循行也故一蚋嗜膚不寐至旦半糠入目四方弗治所謂蔽者豈必障於帷幬隱於帷薄哉蚋曰蚋幬一作帳周乎弗見之謂蔽昔齊人有欲金者請旦之市攫人之金以為取金之時徒見金不見人嗜欲之亂人心如此豈必四周有物障之哉故病視而目弗見疾聽而耳弗聞蒙蒙或無字故知能與其所聞見俱盡句禹禹或位高故莫務行事與其任力俱終句塞故四發上統上統或作上統而不結

許劭曰至道成於德存乎其人他人却不能無成無為二句幹旋得最有意見

申時行曰若植表按法求之期而至望而得經他紛然則錯一舊亂也不將

黃鳳翔曰迷者觀於之人知行道首向北不知所向望而無表以後歸路甚有意也

而消亡夫道者必有應而後至後至一作後合觀之於易見矣事者必有德而後成夫知德事之所成成之所得而後曰我能成之成無為成之於無為得無來得之於無來夫德至矣故妙須心解而君不能得之臣子不能獻之父則得之在我而已其來豈有自哉詳詳或作祥察無道何由然哉迷往以觀今是以知其來能彼三表而望者不惑按法而割者不疑固言有以希之也夫望而無表割無法其惑之屬邪所謂惑者非無日月之明四時之序星辰之行也因乎反茲而一之惑也茲或作慈所謂惑者反之而已豈必無也哉列子云天地四方水火寒暑無不倒錯者蓋類是也惑故疾視愈亂悖而易方疾視即上所謂病視四方故書曰瞽被病目見空中華蓋空本無華由妄見故侍猶篤也易方南華所謂天地四方易位是也蓋疾視至於天地四方易位則其病之篤者也非獨日視昏華而已兵有符而道有驗驗蓋弗迷者循之必豫

翁正春曰善戰者以明勝因隱者以明之夫隱者尤知之難知此則戰安可不以明爲

其慮必豫定否則惑矣下因地利制以五行左木右金前火後水中土營軍陳士不失其宜五度既正左木右金前火後水中土是也無事不舉招搖在上招搖斗之柄端主指者繕者作下禮云行前朱雀而後玄武左青龍而右白虎招搖在上急繕其怒即此是也繕猶繕也蓋兵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故善戰者常繕其怒使再不至于衰三不至於竭此黃帝之所以百戰而兵不敗也取法於四時求生求或作象象四時求象猶言象四時也春用蒼龍夏用赤鳥秋用白虎冬用玄武天地已得何物不可舉理之所君謂之地神之所形謂之天知天故能一舉而四致並起而獨成鳥乘隨駒蜚垂軵軵或作軵未詳故昔善討者非以求利求利一作求勝將以明數數一作明勝昔善戰者非以求勝將以明勝獨不見夫隱者乎設使知之其知之者屈已知之矣若其弗知者雖師而說尚不曉也

揚道賓曰先王服師之道在乎戰勝攻取而戰勝攻取之道在乎無方之傳故物而不窮也

隱者韜藏故其難知如此此善戰者所以必至於明勝也非乎夫蔽象高塞之人未敗而崩未死而禽設兵取國武之美也不動取國文之華或為也士孟武人不益文二句其實一也文是以不同一者甚或作寡愛武事刻悍失之少恩不可勝論耳者可以聽調聲而不能為調聲目者可以視異形而不能為異形口者可以道神明而不能為神明凡此以明師匠能與人規矩而不能與人巧也故下文云故先王之服師術者呼往迷者不返呼之使勿往也歷越踰俗軼倫越群知略之見遠驗人求絕紹遠難之在前者能當之難之在後者能章之章如章往察來之章要領天下而無疏疏之為言失也則則或作遠明乎敵國之制不為敵人所至戰勝攻取之道應物而不窮以一宰萬而不總總提要而已如每事而總之焉得力而給諸類類生之耀耀或作翟名之所在朝廷稽名之所

黃鳳翔曰：夫兵者以天勝，以地維，以人成，三者用兵要道。

許國曰：即五行五音之論而言，兵者貴知此矣。

申時行曰：此言不以四行連而亦補之。

在也。傳曰：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究賢（或作能）之變，蓋萷猶之元（元或作無，蕭谷也，于謂之循蕭以殺人，循以衛己，如此則知兵矣）。謂之無方之傳（無究，或之字從戈從中，蓋兵之道如此而已），則彖乎變通之會矣。南華曰：今斷行周於陸也，勞而無功，彼未知夫無方之傳，應物而不窮者也。者乎無封之宙，制事內不能究其形者，用兵外不能克其功（不得於內，斷不於外矣）。彼兵者，有天、有人、有地（天時、地利、人和），兵極人（盡兵之事，則人道竭矣）。可成於極地（或作極地），人極乃地（地極天，乃天），天有勝（天時有勝），地有維（地利有維），人有成（人和有成）。故善用兵者，慎（慎子之所慎者，戰）以天勝，以地維，以人成。三者明白，何設不可圖？所謂天者，非以無驗有勝（天事窈冥，無所用質，然而不可勝），非以日勢之長而萬物之所受服者邪（日勢行五休也）。彼天生物而不物者，其原陰陽也。四時生長收藏而不失序者（南華曰：春夏先，秋冬後），神明之序也。其權音也（解於角徵商之間），音在乎不可傳者，其功矣也（以非槽柏，故不可傳也）。故所肆學兵，必先天權，陳以五行，戰以五音，左倍宮角，右挾商羽，（句）徵君為隨（徵在其後），以贄（或作轄）無素之衆也（信曰：信非得素附循士大夫，所謂歐市人而戰之也。其執非置之死地，人人自為戰，單尚得而用之，所蓋知此矣）。陸（或作陸）溺溺人（其陸溺陸沉也，蓋以奇用兵，其陰謀赤地，能與風波），故能往來，實決（不水能致風，破則破雜，如川之流，可使之竭也。蜀下曰：厭其源，開其竇，江湖可竭）。獨金而不連（偏任金德，陸於殺伐，不以四行連而補之，故其弊如下所云），絕道之紀，亂天下之文，干音之調，逆（或作違）物之情，天之不綱（或作細），其咎燥（或作慘），凶（燥凶，凶旱也，四時之和不成，故其咎凶。咎，老子曰：凶存凶年，蓋言其也）。欲無亂逢，謹司天英。天英（或無下天英二字），各兵三軍，無貫夫不英而貫，孰有其物（言無足也。凡物之生，英而不實者有矣，未有不英而實者也）。常聖博古今……

何分曰：未若處形，若三者皆有幾見者乎。

一日者，天地之所從而聞耳（或作耳目，此皆真聖三萬歲而能一），然則天地與我為一矣。五行不能宰，五音不能制，雖遺陰陽可也，而為不在此哉？則豈能發陰陽之術哉？故下文云：故天權神曲五音術兵逸言曰（天權神曲五音術兵逸，言疑若兵法一書之名），章以禍福（禍福上或有斯字），若合符節。凡事者生於慮，成於務，失於驁。

能天第十八

原聖心之作情隱微而後起（或作以。情如情天地之情，言聖人盡天下之情然後應物）散無方而求（或作水）監焉（道中備故求監焉）軼玄眇而後無（軼軼如軼倫之軼，言聖人超之）天下之理然後忘物杭澄幽而思謹焉（道中備故思謹焉）截六際而不絞（情隱微而求監）

軼玄眇而思謹此道之所以人而不溺小而不迫也故能截六際而不絞六際六合也絞者迫切之辭截言以此為界蓋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觀乎孰莫（或作寂孰莫猶無何也）聽乎無聞壺乎無僚論乎寥寞湛不亂紛故大而立乎太清往無與俱獨往來無與偕（獨來希備寡屬食於荀簡之田故云希備遊於寂寞之鄉故云寡屬）孤而不伴（未窮）設對所以無疵（深雪）之至保然獨至（保猶安也所謂不行而至者是）傳未有之將然見於未萌領無首之即次（和而不召）度十五而用事（或作度十十）而肝事往來量往來（或作來力）而廢興（已往者廢方來者興）因動靜而結生（元作笠結猶昔也生猶華也）能天地而舉措（能天能地）自然形也不可改也奇耦數也不可增減也成敗兆也非而長也（而如也長女也長民之長）故其得道以立者地能立之其得道以仆（或作卬）者地弗能立也其得道以安者地能安之其得道以危者地弗能安也其得道以生者天能生之其得道以死者天弗能生也其得道以存者天能存之其得道以亡者天弗能存也彼安危執也存亡理也何可責於天道鬼神奚與（直而推之由而任之自安自危自存自亡天道豈容有責而鬼神亦奚與哉）一者（或作日）德之賢也（未離乎數）聖者賢之愛也（愛猶慕也）道者聖之所吏也（吏猶任也）至之所得也（不離於真謂之至人故道者聖人之所吏至人之所得也）以至（或作聖）圖（或作國）弗能載名弗能舉口不

可以致其意貌不可以致其狀若道之象門力是也（道猶言也賢不肯愚知由焉出入而弗異也）道者開物者也（能使之由而已）非齊物者也（不能齊之）故聖道焉道非聖也（夫聖人者道之主也故聖道也而道非聖也）道者通物者也聖者序物者也是以有先王之道而無道之先王（此申聖道也道非聖也之義）故聖人者後天地而生而知天地之始先天地而亡而知天地之終力不若天地而知天地之任氣不若陰陽而能為之經不若萬物多而能為之正不若眾美麗而能舉善指過焉不若道德富而能為之崇（易曰崇高莫大乎富貴高者貴也崇者富也）不若神明照而能為之主（或作王）不若鬼神潛而能效其靈不若金石固而能制其勁不若方員治而能陳其形昔之得道以立至今不亡者

馬理曰此章文章一章一篇下有許多當義無一字一句不經思天地間有數不可多見也

四時太山是也其得道以危至今不安者苓（或作苓）塸（或作甄）谿（苓知零落之塸塸塞也）槖木降風（槖葉落之降猶下也）是也其得道以生至今不亡者日月星辰是也其得道以亡至今不可存者苓槖遇霜朝露遺日是也故聖人者取之於執而弗索於察執者其尊而在已者也察者其散而之物者也物乎物芬芬份份（雜亂之貌）孰不從一出（皆出於一）至一易（至一而易）故定審於人觀變於物口者所以抒心誠意也或不能俞受（或作究曉俞受宗教也）然（言然）揚其所謂或過其實故異者相非道異者相戾彼辭者革（或作庇）物者也（詖辭蓋若告子之類）聖人無之故曰革物者也聖人知其所離淫辭者因物者也（淫辭蓋若墨子兼愛之類）聖人有之故曰因物者也聖人知其所合詐辭者沮物者也（詐猶抑也）聖人知其

所飾。又從而為之辭遁辭者請物者也責之曰命之矣聖人知其所盍盍借旨也正辭者惠物者也不誠不遷不和不遁謂之正辭聖人知其所立言者能效或作劾其所可知也。莫能道其所不及能微妙之會意不到見於言乎明論論或為外內後能定人表裏俱通而後乎以印証一在而不可見道在而不可專。切譬量淵其深不測復淩乎沫澹波而不竭涵沫溢派並淡之能竭彼雖至人能以其精神修其耳目整飾其身或作飾其身作若合符節。小大曲制。無所遺失遠近邪直無所不及是以德萬人者謂之俊德千人者謂之豪德百人者謂之英故聖者言之凡也一本凡也下云而察人聖者之功也北所以虛傳章文品能未立上下異奏賢不如尊卑之術也合百家為聖人欲曰言之凡也凡𠃊雖要之辭

黃門曰兵術用計謀因人事以敎兵者皆至步反與之問武武王問不越此也

王荊石曰此載充之最下者之楚三家無疑但用

陳眉庭曰不戰而勝此晏嬰敵之兵之之上者也若百戰而勝此襄王之所以亡者也

武靈王第十九

武靈王問龐煥或作煖曰。武靈趙武靈也龐煥蓋煖之兄寡人聞虛語流傳曰。百戰而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勝善之善者也願聞其解龐煥曰。工者貴無與爭工者善也故太上用計謀其次因人事其下戰克用謀計者熒惑敵國之主使變更淫淫作俗使為淫侈所移奢泰驕恣而無聖人之數愛人而與無功而爵未勞而賞喜則釋罪怒則妄殺法民而自慎或作填而民以為慎刑民少人而自至狄人而以為至自繁無用嗜或作著龜占專任卜筮而已高義下或作不合意內之人所謂因人事者。結幣帛用貨財閉近人之復其口。以賂賈其近臣使順其口使其所謂是者。盡非也所謂非者盡是也離君之際。用忠臣之路言離之所謂戰克者其國已素破兵從而攻之。因句踐用此或作因陽用此元句踐二字而吳國亡。楚因此而陳蔡舉靈王八年使棄疾滅陳十一年使棄疾定蔡因為陳蔡三家用此而智氏亡或作殘三家晉趙魏也韓用此而東分晉頃公十二年韓宣子與趙魏共分祁氏羊舌氏十縣東分其罰是乎今世之言兵也皆強大者必勝小弱者必滅是則小國之君無霸王者而萬乘之主無破亡也。昔夏廣而湯狹殷大而周小越弱而吳強此所謂不戰而勝善之善者也此陰經之法陰經黃帝之書也夜行之道天武之類也今或僵尸百萬流血千里而勝未決也以為工計之每已不若是故聖人昭然獨思或作淨思忻然獨喜若夫耳聞金鼓之聲而希功目見旌旗或作祀旗之色而希陳手握兵刃之枋而希戰枋柄也出進合鬬而希勝是襄王

之所破亡也。武盃慨然嘆曰：存亡在身，微乎哉！福之所生，寡人聞此，日月有以自觀。昔克德者不詭命，得要者其言不衆。

陸子

無為

金有丁曰：此篇言舜周公无為而天下治，秦人法煩而天下亂，治為治當尚寬，行以秦為鑒。

王倩曰：舜恭己无為而民治足矣，周公相武王克商定鼎，輔成王居東，流言虽有，聖來朝，丕人之捻數之難，有後另矣。

夫道莫大於無為，行莫大於謹敬。何以言之？昔虞舜治天下，彈五絃之琴，歌南風之詩，寂若無治國之音，漠若無憂民之心，然天下治。周公制作禮樂，郊天地，望山川，師旅不設，刑格法懸，而四海之內，奉供來臻，越裳之君，重譯來朝，故無為也，乃無為也。秦始皇帝設為車裂之誅，以斂姦邪；築長城於戎境，以備胡越；征大吞小，威震天下；將帥橫行，以服外國；蒙恬討亂於外，李斯治國於內，事逾煩天下逾亂，法逾滋而姦逾熾，兵馬益設而敵人逾多。秦非不欲為治，然失之者，乃舉措暴衆而用刑太極故也。是以君子尚寬舒以苞身，行中和以統遠，民畏其威而從其化，懷其德而歸其境，美其治而不敢違其政，民不罰而畏罪，不賞而歡悅，漸漬於道德，被服於中和之所致也。夫法令者所以誅惡，非所以勸善，故曾閔之孝，夷齊之廉，豈畏死而為之哉？教化之所致也。故曰：堯舜之民可比屋而封，桀紂之民可比屋而誅者，教化使然也。故近河之地溼，近山之土燥，以類相及也。故山川出雲雨，丘阜生（缺一字）氣，四瀆東流，百川無不從，小者從大，少者從多。夫王者之身，南面之君，臣姓之所取法（缺二字），舉措動作，不可失法則也。

矣所曰：秦欲治之心与舜周而異，其舊治偏与舜同，異其一治一乱，判若霄壤也。

汪道坤曰：以下説君子身上說規漸岀將意思。

熊□初詞氣溫怦，詳瀟曰：治法令之不如教化，語是格言。

沂丕元曰：民可使為善，可使為惡，故堯舜桀紂之民與化者，教之所漸使然。

瞿景純曰：帽結王者身上有一字直畏意。

辨惑

王鏊曰先把有若米作个主丘君子見此等人寧無身以伸道不肯阿意以荷人后方說到邪佞易惑上血脈相則情神一氣

丘濬曰此篇說忠佞求分決邪易惑任人主加〻

王維禎曰小人和佞之態讒諛成王見和容正以爲國即明察之主亦有伏危在乎別得為柔

昔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對曰盍徹乎盍損上而歸之於下則忤於耳而不合於意遂逆而不用也此所謂正其行而不苟合於世也有若豈不知阿哀公之意為益國之義哉夫君子直道而行知必屈辱而不避也故行不敢苟合言不為苟容雖無功於世而名足稱也雖言不用於國家而舉措之言可法也故殊於世俗則身孤於士衆夫邪曲之相銜枉橈之相借缺一字直故不得容其間諂佞之相扶讒口之相譽無高而不可上無深而不可往者何以黨輩衆多而辭語諧合夫衆口之毀譽浮石沉木群邪所抑以直為曲視之不察以白為墨夫曲直之異形白墨之異色乃天下之易見也然自謬也或

閭者其忠佞不分白黑混淆何而不至乎

穗仁曰高欲專秦政指鹿為馬問左右以默試言馬高因附中言鹿者以法自古對臣敵主如高者猶夫二世指義之禍已成于指鹿之日子聚義之三樣充尤不足以喻其罪乎

胡待化曰上段言好究蔽君此言正直雖信然故曰以曾子之夫毋之信尚至于投杼尚夫

不能分明其是非者衆邪誤之矣至於秦二世之時趙高駕鹿而從行王曰丞相何為駕鹿高曰馬也王曰丞相誤也以鹿為馬高曰陛下以臣言不然願問群臣臣半言鹿半言馬當此之時秦王不能自信其目而從邪臣之說夫馬鹿之異形衆人所知也然不能令別是非也況於闇昧之事乎易曰二人同心其義斷金群黨合意以傾一君孰不移哉昔人有與曾子同姓亦名參有人告其母參殺人母織如故有人復來告如是者三曾子母乃投杼踰垣而去曾子之母非不知子不殺人也言之者衆夫流言之並至雖真聖不敢自安況凡人乎故邪臣之蔽賢猶浮雲之障日月也非得神靈之化罷雲霽翳令歸山海然後

[illegible]皆子[illegible]佶乎[illegible]夫士哉所因其所矣

呂祖謙曰大有慨世之意而文字澹乎致則繳之法非獨[illegible]不未公此等文字

史維登曰未章則未如之何然[illegible]曰剛此[illegible]其筆力益願

乃得覩其光明暴天下之濡濕照四方之晦冥今上無明王聖主下無貞正諸侯誅鉏奸臣賊子之黨解釋凝滯紕繆之結然後忠良方直之人則得容於世而施於政故孔子遭君闇臣亂衆邪在位政道隔於王家仁義閉於公門故作公立之歌傷無權力於世大化絕而不通道德施而不用故曰無如之何者吾末如之何也已矣夫道言因權而立德因勢而行不在其位者則無以齊其政不操其柄者則無以制其剛詩云有斧有柯言何以治之也

慎微

真德秀曰体製闊大意深悠哲

孔子曰道之不行也言人不能行之故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

直以义理上斷反躬始尽

湯約曰此篇專言神仙之不可求不如建功立業

黃震曰即湯武以美高祖又謂神仙之不可求

錢福曰推尊湯武理足詞正而氣不可折學者不可及往

焜思曰推建功立業為得道于眨剝仙人但詆人情上体貼既例他

之則藏惟我與爾有是夫顏淵道施於世而莫之用猶人不能懷仁行義分別纖微忖度天地乃苦身勞形入深山求神僊棄二親捐骨肉絕五穀廢詩書背天地之寶求不死之道非所以通世防非者也若湯武之君伊呂之佐因天時而行罰順陰陽而運動上瞻天文下察人心以寡服衆以弱制強革車三百甲卒三千征敵破衆以報大讐討逆亂之君絕煩濁之原天下和平家給人足疋夫行仁商賈行信齊天地致鬼神河出圖洛出書因是之道寄之天地之間豈非古之所謂得道者哉夫播布革亂毛髮登高山食木實視之無游優之容聽之無仁義之辭忽忽若狂痴推之不往引之不來當世不蒙其功後代不見其

才君傾而不扶國危而不持寂寞而無聲諂言而獨襟可謂避
世非謂懷道者也

資質

質美者以通為貴才良者以顯為能何以言之夫梗柟豫章天
下之名木生於深山之中産於溪谷之傍立則為太山衆木之
宗仆則為萬世之用浮於山水之流出於冥冥之野因河江之
道而達於京師之下因於斧斤之功舒其文彩之好精捍直理
密緻博通蟲蝎不能穿水溢不能傷在高柔軟入地堅彊無膏
澤而光潤生不刻畫而文章成上為帝王之御物下則賜公卿
庶賤不得以備器械閉絕以關梁及隘於山阪之阻隔於九坑
之隄仆於嵬崔之山頓於宥冥之溪樹蒙蘢蔓延而無間石崔
嵬斬岩而不開廣者無舟車之通狹者無步擔之蹊商賈所不
至工匠所不窺知者所不見見者所不知功棄而德亡腐朽而
枯傷轉於百仞之壑暢然而獨彊當斯之時不如道傍之枯楊
累累结屈委曲不同然生於大都之廣地近於大匠之名工則
材器制斷規矩度量賢者補朽短者續長大者治鐏小者治觴
飾以丹漆斁以明光上備太牢春秋禮庠褒以文彩立禮矜莊
冠帶正容對酒行觴卿士列位布陳宮堂望之者目眩近之者
鼻芳故事閑之則絕次之則通抑之則沉興之則揚處地楩柟
賤於枯楊德美非不相絕也才力非不相懸也彼則枯槁而遠

棄此則為宗廟之器者通與不通亦如是也夫窮澤之民抱犂
唱耰之士或懷不羈之才身有堯舜禹皋之美綱紀存乎身萬
世之術藏於心然身不用於世者缺二之通故也夫公卿之子
弟貴戚之黨炎雖無過人之才然在尊位之重者輔助者彊飾
之者巧雖不逆也昔扁鵲居宋得罪於宋君出亡之衛衛人有
病將死者扁鵲至其家欲為治之病者之父謂扁鵲曰吾子病
甚篤將為迎良醫治非子所能治也退而不用乃使靈巫求福
請命對扁鵲而呪病者卒死靈巫不能治也夫扁鵲天下之良
醫而不能與靈巫爭用者知與不知也故事求遠而失近廣藏
而狹棄斯之謂也昔宮之奇為虞公畫計欲辭晉獻公璧馬之
賂而不假之夏陽之道豈非金石之計哉然虞公不聽者惑於
珍怪之寶也鮑丘之德行非不高於李斯趙高也然隱伏於蒿
廬之下而不録於世利口之臣害之也凡人莫不知善之為善
惡之為惡莫不知學問之有益於己戲怠之無益於事也然而
為之者情欲放溢而人不能勝其志也人君莫不知求賢以自
助近賢以自輔然賢聖或隱於田里而不預國家之事者乃觀
所之臣不明於下則閉塞之訊歸於君則忠賢之士棄於野忠
賢之士棄於野則佞臣之黨存於朝佞臣之黨存於朝則下不
忠於君下不忠於君則上不明於下上不明於下是故天子所
以傾覆也

凌稚隆曰此書立功成名任得民在治身不任威武及抱方輯正論便有氣力
楊文然曰前段總之於下許北汶源而以論其國政民生大體無一点壁倚氣
真德秀曰精言可誦
黃約曰清溫新笑長於不倦
黃震曰有盛治氣象
錢福曰文字通徹不動如流走經真大方家手段
余有丁曰悲前綴道者宗婦之句
王偁曰及等道管上極有力四君不尚德而尚威力之議論明德不可輕後
茅坤曰作文叙事雖下議論此叙事詳理
吳與曰四君之成俱載左氏傳善言之刑之失可為明鑑

至德

天欲建國彊威辟（同）地服遠者必得之於民欲立功興譽名流光顯榮華者必取之於身故據萬乘之國持百姓之命苞山澤之饒主士衆之力而功不在於身名不顯於世者乃統理之非也天地之性萬物之類𠊱（音閡，豈也）道者衆歸之恃形者民畏之歸之則附其側畏之則去其域故設刑者不厭輕為德者不厭重行罰者不患薄布賞者不患厚所以親近而致疏遠也夫形重者（精言）則身勞事衆者則心煩心煩者則刑罰縱橫而無所立身勞者則百端迴邪而無所就是以君子之為治也塊然若無事寂然若無聲官府若無吏亭落若無民閭里不訟于巷老幼不愁於庭近者無所議遠者無所聽驛無夜行之吏鄉閭無夜召之征犬不夜吠烏不夜鳴老者息於堂丁壯者耕耘於田在朝者忠於君在家者孝於親於是賞善罰惡而潤色之興辟雍庠序而教誨之然後賢愚異議廉鄙異科長幼異節上下有差强弱相扶大小相懷尊卑相承鴈行相隨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豈恃堅甲利兵深刑刻法朝夕切切而後行哉昔晉厲齊莊楚靈宋襄秉大國之權杖衆民之威軍師橫出陵轢諸侯外驕敵國內克百姓鄰國之讐結於外臣下之怨積於內而欲建金石之功終傳不絕之嗜豈不難哉故宋襄死於泓水之戰三君弒於臣子之手皆輕用師而尚威力以至於斯故春秋重而書之

汪道昆曰正意結在言外
蘇濬曰此言忠誠為一首成名二三語可事務策須乳集如大鵬展翼天風迅疾一息万里倍文人之巨手也
楊維楨曰論蘇張以二三斷附陶仰揚見筆力到家
丘濬曰此段可為熟繫斷案
王鏊曰管仲以專一式
羅洪先曰說管仲相業視切詳明前者不及不討救
董份曰歸結蘇張入服管仲之意筆勢縱橫可駭亦高
許應元曰把一字收拾得尽更有精采
鄒守益曰通篇一直說而且閑雅特如脉絡之珠天地間有數文字
胡時化曰文勢曾措詞有法

嗟嘆而傷之是三君皆彊其盛而失國急其刑而自賊斯乃去事之戒來事之師也

懷慮

懷其慮者不可以立計持兩端者不可以定威故治外者必調內平斂者必正近綱（缺一字）天下勞神八極者則憂不存於家養氣治性思通精神延壽命者則志不（缺一字）於外據土子民治國治衆者不可以圖利治產業則教化不行而政令不從蘇秦張儀身尊於位名顯於世相六國事六君威震山東橫說諸侯國異辭人異意欲合弱而制彊持橫而御縱內無堅計身無定名功業不平中道而廢身死於凡人之手為天下所笑者乃由辭語不一而情欲放佚故也故管仲相桓公詘節事君專心一意身無境外之交心無欹斜之慮正其國而制天下尊其君而匡諸侯權衡於海內化流於諸夏失道者誅秉義者顯舉一事而天下從出一政以繩百姓持一槩以等萬民所以同一治而明一統也

天世人不學詩書行仁義（缺一字）聖人之道極經藝之深乃論不驗之語學不然之事圖天地之形說災變之異（缺二字）王之法異聖人之意惑學者之心移衆人之志指天畫地是非世事動人以邪變驚人以奇怪聽之者若神視之者如異然猶不可以濟於厄而度其身故事不生於法度道不本於天地可言而不可

王貞世曰首二句意思在此乃一篇命脉

行也可聽而不可傳也故物之所可非道之所宜道之所宜非物之所可故氣感之符清潔明光情素之表恬暢和良調務者固安靜者祥志定心平血脉乃彊故欲理之君閉利門積德之家必無災殃利絶而道著武讓而德興斯乃持久之道常行之法也

術事

善言古者合之於今能術遠者考之於近故說事者上陳五帝之功而思之於身下列桀紂之敗而戒之於已則德可以配日月行可以合神靈登高及遠達幽洞冥聽之無聲視之無形世俗以為自古而傳之為重以今之作者為輕淡於所見甘於所聞惑於外貌失於中情聖人貴寬而世人賤衆五穀養性而棄之地珠玉無用而寶之於身故舜棄黄金於嶄嵓之山禹捐珠玉於五湖之淵將以杜淫邪之欲絶琦瑋之情道近不必出於久遠取其至要而有成春秋上不及五帝下不至三王述齊桓晉文之小善魯之十二公至今之為政足以知成敗之效何必於三王故古人之所行者亦與今世同立事者不離道德調弦者不失宮商故良馬非獨騏驥利劍非惟干將美女非獨西施忠臣非獨呂望今有馬而無王良之御有劍而無砥礪之功有女而無芳澤之飾有士而不遭文王道術蓄積而不舒美玉韞匵而深藏故懷道者須世抱璞者待工道為智者說馬為御者

良賢為聖者用辨為智者通書為曉者傳事為見者明故制事者因其則服藥者因其良書不必起仲尼之門藥不必出扁鵲之方合之者善可以為法因世而權行故性藏於人則氣達於天纖微造大下學上達事以類相從聲以音相應道唱而德和仁立而義興王者行之於朝匹夫行之於田治末者求其本端影者正其形養其根者則枝葉茂志氣調者即道冲故求遠者不可失於近治影者不可忘其容上明而下清君聖而臣忠或覩遠而失近或道塞而路窮夫進取者不可不顧難謀事者不可不盡忠故形立則德散俊用則忠亡

輔政

天居高者自處不可以不安履危者任杖不可以不固自處不安則墜任杖不固則仆是以聖人居高處上則以仁義為巢乘危履傾則以賢聖為杖故高而不墜危而不仆者堯以仁義為巢舜以禹稷契為杖故高而益安動而益固處高之安乘危謀之敬德配天地光被四表功垂於無窮名傳於不朽蓋自處得其巢任杖得其材也秦以刑罰為巢故有覆巢破卵之患以趙高李斯為杖故有傾仆跌躓之禍何哉所任非也故杖聖者帝杖賢者王杖仁者霸杖義者彊杖讒者滅杖賊者亡故懷剛者久而缺持柔者久而長躁疾者為厥速遲重者為常存尚勇者為悔近溫厚者行寬舒懷促急者必有所厭柔懦者制綱強

[illegible]

小慧者不以禦大小辯者不可以說衆商賈巧為販賣之利而
屈為貞良邪臣好為詐偽自媚飾非而不能為公方藏其端巧
逃其事功故智者之所短不如愚者之所長文公種米曾子駕
羊相士不熟信邪失方察察者有所不見恢恢者何所不容

明誡

董份曰發端數語是大議論中有文章之体

天持天地之政操四海之綱周旋不可以失度動作不可以離
道謬誤出於口則亂及萬里之外況刑及無罪於獄而殺及無
辜於市乎故世衰道亡非天之所為也乃國君者有所取之也
惡政生於惡氣惡氣生於災異蝮蟲之類隨氣而生虹蜺之屬
因政而見治道失於下則天文度於上惡政流於民則蟲災生
於地賢君智〻知隨變而改緣類而試思之聖人之理恩及昆
虫澤及草木乘天氣隨寒暑而動者莫不延頸而望治傾耳而
聽化聖人察物而无所遺失上及日月星辰下至鳥獸草木六
鷁之退飛五石之所隕所以不失纖微至於鸜鵒來冬多麋十
有二月李梅實十月殞霜不殺菽言寒暑之氣失其節也鳥獸
草木尚欲各得其所綱之以法紀之以數而況於人乎聖人承
天之明正日月之行錄星辰之度因天地之利等高下之宜設
山川之便平四海分九州同好惡一風俗易曰天垂象見吉凶
聖人則之天出善道聖人得之言御占圖曆之變下衰風化之
失以匡衰盛紀物定世無不可行之政無不可治之民故曰則
天之明因地之利觀天之化推演萬事之類散見於彌漫之間
調之以寒暑之節養之以四時之氣同之以風雨之化故絕國
異俗莫不知慕樂則歌哀則哭蓋聖人之教所齊一也夫善道
存於身無遠而不至惡行著於身無遠而不去周公躬行禮義
郊祀后稷越裳奉貢重譯而臻麟鳳草木緣化而應殷紂逆道
子棄骨肉而亡行善則鳥獸悅行惡則臣子怨是以明者可以
致遠否者可以觀近故春秋書衛侯之弟鱄出奔晉書鱄絕骨
肉之親棄大夫之位越先人之境附他人之域窮涉寒饑織屨
而食不明之效也

思務

夫長於變者不可窮以詐通於道者不可驚以怪審於辭者不
可惑以言達於義者不可動以利是以君子廣思而博聽進退
循法動作合度聞見欲衆而采擇欲詳學問欲博行義欲數見
邪乃知其直觀花乃知其實目不淫炫耀之色耳不亂阿比之
聲是故語之以晉楚之富而志不回談之以喬松之壽而行不
易然後能一其道而定其操安其身而見其功凡人則不然目
放於富貴之榮耳亂於不死之道故多棄其所長而求其所短
得其所亡而失其所有是以吳王夫差知度艾陵之可勝而不
悟句踐將以破亡也故或見一利而喪萬機求一福而見萬禍
夫學者通於神靈之變化曉於天地之開闔人事之弛張性命

之短長言貴賤之所在貧賤之所亡則手足不勞而耳目不亂患慮不誤計策不誤上計是非於天文其次定狐疑於世務廢興有所據轉移有所守故道可成事可法也昔舜禹因盛而治世孔子處衰而作功聖人不空出賢者不虛生故聖人不必同道而皆合好者不必同色而皆美醜者不必同狀而皆惡天地之數性命之象也萬端異路千法異形聖人因其勢而調之使小大不得相踰方圓不得相干分之以度紀之以節星不晝見日不夜照雷不冬發霜不夏降臣不奪君陰不侵陽盛夏不暑隆冬不霜黑氣逆日晝星揚光

新鍥翰林三狀元會選二十九子品彙釋評十四卷

從吾　焦竑　校正
青陽　翁正春　參閱
蘭嵎　朱之蕃　圈點

管子

牧民篇　國頌

凡有地牧民者務在四時（四時者所以生萬物者也）守在倉廩（倉廩者人之天也）國多財則遠者來地辟舉則民留處（舉盡也言地盡闢則人留而安居處也）倉廩實則知禮節衣食足則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服行也上行禮度則六親各得其所故能固）四維張則君令行故省刑之要在禁文巧（文巧者刑罰所由生）守國之度在飾四維順民之經在明鬼神祗山川敬宗廟恭祖舊（謂恭承先祖之舊法）不務天時則財不生不務地利則倉廩不盈野蕪曠則民乃菅（菅當為姦）上無量則民乃妄文巧不禁則民乃淫不璋兩原則刑乃繁（璋當為障明也兩原謂妄之原淫之原不禁文巧也能明此法刑簡）不明鬼神則陋民不悟（不悟鬼神有尊卑之異也）不祗山川則威令不聞（言能登封降禪祗祀山川則威令不聞）不敬宗廟則民乃上校（校效也君無所尊人亦效之）不恭祖舊則孝悌不備四維不張國乃滅亡

四維

國有四維一維絕則傾二維絕則危三維絕則覆四維絕則滅傾可正也危可安也覆可起也滅不可復錯也何謂四維一曰

真德秀曰政莫先于得民故牧民之道在順民心

蘇轍曰出于四者反乎兩者此見民相施相報之理去民所惡以養其好是竊所之處樂民之樂君之憂憂君之憂也勢所必至矣

黃震曰管子此論殊為正當

錢福曰管子之術雖與商鞅申韓同而詞論近理較為可行

茅坤曰此予為取可為政之寶前聞民心此句紀妙

禮二曰義三曰廉四曰恥禮不踰節義不自進（自進謂不由薦舉也）廉不自蔽惡（隱蔽其惡非貞廉也）恥不從枉（詭隨邪枉之人）故不踰節則上位安不自進則民無巧詐不蔽惡則行自全不從枉則邪事不生

四順

政之所興在順民心政之所廢在逆民心民惡憂勞我佚樂之民惡貧賤我富貴之民惡危墜我存安之民惡滅絶我生育之能佚樂之則民為之憂勞（君於卒乘能佚樂人及其危人必謂之憂勞下三順皆然）能富貴之則民為之貧賤能存安之則民為之危墜能生育之則民為之滅絶故刑罰不足以畏其意殺戮不足以服其心（畏意服心在於順其所欲不在刑罰殺戮）故刑罰繁而意不恐則令不行矣殺戮衆而心不服則上位危矣故從其四欲則遠者自親行其四惡則近者叛之故知予之為取者政之寶也（謂與之生全取其死難也）

作者七曰七法篇翁洞瑋析如懸七法叙事习通之法下一精一析曲盡其術

王道坤曰此篇七反七正七轉說之學來又以七不可結束之其形曰一氣遂下有波瀾萬里之勢

黃贊曰歸結正天下上七法之蔡泌曰是王此王濟一管子明於正之下之分再懼止乎伯者

蓋七法在形勢理分七法眼目所載惟數惟心之一字較為近理條皆而伯之術不足務也

余有丁曰則象法化九字治國強兵勝敵正大下皆在其中唐時有彈琴童子歐三十六字一字一義第頗類此

王世貞曰此設如萬里山海珍寶怪異其在而四類閉鎖扃規矩繩墨無縁蠹是此作傑扎書哉

七法

言是而不能立言非而不能廢（謂之是不能立其人而用之謂之非不能廢其人而退之）有功而不能賞有罪而不能誅若是而能治民者未之有也是必立非必廢有功必賞有罪必誅若是安治矣未也是何也曰形勢器械未具猶之不治也刑勢器械具四者備治矣不能治其民而能彊其兵者未之有也能治其民矣而不明于為兵之數猶之不可不能彊其兵而能必勝敵國者未之有也能彊其兵而不明于勝敵國之理猶之不勝也兵不必勝敵國而能正天下者未之有也兵必勝敵國矣而不明正天下之分猶之不可。故曰治民有器為兵有數勝敵國有理正天下有分（言數理分即下之七法也）則象法化決塞心術計數（此七法之目也）根天地之氣寒暑之和水土之性人民鳥獸草木之生物雖不甚多皆均有焉而未嘗變也謂之則義也名也時也似也類也比也狀也謂之象尺寸也繩墨也規矩也衡石也斗斛也角量也謂之法漸也順也靡也久也服也習也謂之化（漸謂革物當以漸也順謂物順教而風靡也久也服也習也謂人習服教命之久）予奪也險易也利害也難易也開閉也殺生也謂之決塞實也誠也厚也施也度也恕也謂之心術剛柔也輕重也大小也實虛也遠近也多少也謂之計數不明於則而欲出號令猶立朝夕於運均之上檐竿而欲定其末不明於象而欲論材審用猶絶長以為短續短以為長不明於法而欲治民一衆猶左書

而右息之（息上也左挈為書右手從上之則無暇成書矣）不明於化而欲變俗易教猶朝揉輪而夕欲乘車不明於決塞而歐衆移民猶使水逆流不明於心術而欲行令於人猶倍招而必拘之（物有倍技而招之者必拘以禮施之令其感服今反拘備之則彼愈叛矣）不明於計數而欲舉大事猶無舟檝而欲經於水險也故曰錯儀畫制不知則不可論材審用不知象不可和民益衆不知法不可變俗易教不知化不可歐衆移民不知決塞不可布令必行不知心術不可舉事必成不知計數不可。

四傷百匿

百匿傷上威（百匿百官也言百官皆匿府為私則上威傷）姦吏傷官法姦民傷俗教賊盜傷國衆（盜賊之人常欲損敗於物也）威傷則重在下（君威傷則臣又尊重）法傷則貨上流教傷則從令者不輯衆傷則百姓不安其居重在下則令不行貨上流則官徒毀（官皆賄不以德進但以貨成故官徒毀也）從令者不輯則百事無功百姓不安其居則輕民處而重民散（輕民謂為盜者用盜致富故處重民謂務農者為盜破產故散）則地不辟地不辟則六畜不育六畜不育則國貧而用不足國貧而用不足則兵弱而士不厲（奮也）兵弱而士不厲則戰不勝而守不固戰不勝而守不固則國不安矣故曰常令不審則百匿勝官爵不審則姦吏勝符籍不審則盜賊勝國之四經敗人君泄見危（法四者為政之經四者既敗則君泄其事君泄其事則其位危矣）人君泄則言實之士不進言實之士不進則國之情偽不竭于上（下皆隱實言虛則是國情不竭于上）世主所貴者寶也所親者戚也所愛者民也所重者爵祿也亡君則不然致所貴非寶也致所親非戚也致所重非爵祿也故不為重寶虧其命故曰令貴為寶不為愛親危其社稷故曰社稷戚於親不為愛人枉其法故曰法愛於人不為重祿爵分其威故曰威重於爵祿不通此四者則反於無有故曰治人如治水潦養人如養六畜用人如用草木（位之用之[illegible]之則[illegible]）居身論道行理則群臣服教百吏嚴斷莫敢開私焉論功計勞未嘗失法律也便辟左右大族尊

貴大臣不得增其功焉。疏遠卑賤隱不知之人不忘其勞。故有罪者不怨上，愛賞者無貪心，則列陳之士皆輕其死而安難，以要上事。本兵之極也。

右六親五法

以家為鄉，鄉不可為也。以鄉為國，國不可為也。以國為天下，天下不可為也。以家為家，以鄉為鄉，以國為國，以天下為天下。毋曰不同生，遠者不聽。毋曰不同鄉，遠者不行。毋曰不同國，遠者不從。如地如天，何私何親。如月如日，唯君之節。御民之轡，在上之所貴。道民之門，在上之所先。召民之路，在上之所好惡。故君求之則臣得之，君嗜之則臣食之，君好之則臣服之，君惡之則臣匿之。毋蔽汝惡，毋異汝度，賢者將不汝助。言室滿室，言堂滿堂，是謂聖王。城郭溝渠不足以固守，兵甲彊力不足以應敵，博地多財不足以有眾，惟有道者能備患於未形也，故禍不萌。

申師行曰此下即管子自解夫註用解以為直捷

形勢

山高而不崩則祈羊至矣，淵深而不涸則沈玉極矣。極至也山不崩川不涸興雨之祥故羊玉而祈祭之羊以祭故曰祈羊天不變其常，地不易其則，春秋冬夏不更其節，古今一也。蛟龍得水而神可立也，虎豹得幽而威可載也。至德處盛位天下可平載行也風雨無鄉而怨怒不及也。鄉方也既無所嚮無從而怨貴有以行令，賤有以忘卑，壽夭貧富無徒歸也。皆有理術作焉銜命者君之尊也，受辭者名之運也。言受君之辭以出命則名必運運行也上無事則民

自試。試用也抱蜀不言而廟堂既修。抱持也蜀祠器也君人但抱祠器以身率道雖復靜然不言廟堂之政既以修理矣鴻鵠鏘鏘，惟民歌之。感德化也濟濟多士，殷民化之，紂之失也。成紂之失故化文王飛蓬之問，不在所賓；燕雀之集，道行不顧。因風動徙無定喻二三之君問明王所不賓敬燕雀翔集事之常細也故行道之人忽而不顧謂小事非大人之所宜知也犧牷圭璧不足以饗鬼神。鬼神享德不在圭璧主功有素，寶幣奚為。主能立功可謂有素則諸侯不敢爭寶帛何所為乎羿之道非射也，造父之術非馭也，奚仲之巧非斲削也。召遠者使無為焉，親近者言無事焉。唯夜行者獨有也。遠使無為所以優遠方也親於近者貴於恩厚不在於虛言夜行謂陰行其德則人不與之爭故獨有之也平原之隰，奚有於高？言平隰之澤雖有小封不成於高人有大失小善不成其美大山之隈，奚有於深？隈下深也既大矣雖有小隈不成為深人有高行雖有小過非不肖也訾讆之人，勿與任大。譕臣者可以遠舉。言行莫先謂之譕能有大言行者可與圖國之遠也顧憂者可與致道。顧憂謂忠事勤臣也其計也速而憂在近者，往而勿召也。舉長者可遠見也。裁大者眾之所比也。能裁斷大事眾必比之美人之懷，定服而勿厭也。必得之事，不足賴也。必諾之言，不足信也。小謹者不大立，訾食者不肥體。有無棄之言者，必參於天地也。言無可棄動為法則若天地之無不容載故曰參天也墜岸三仞，人之所大難也，而猿猱飲焉。故曰伐於好事[?]之禍也。猿猱過墜岸而能飲喻[?]者違道而能息也不行其野，不違其馬。識道之性不違馬而自得能予而無取者，天地之配也。怠倦者不及，無廣者疑神。神者在內，不及者在門，在內者將假，在門者將待。將假謂神將借已也待謂須自偶以待曙戒勿怠，後穉逢殃。朝忘其事，夕失其功

王翀石曰必得之事二句尖字非甚解自明

陳季虎曰道往莫來道來莫往謂人爲上所好

功邪氣入內正色乃衰君不君則臣不臣父不父則子不子上失其位則下踰其節上下不和令乃不行衣冠不正則賓者不肅進退無儀則政令不行且懷且威則君道備矣莫樂之則莫哀之（常能樂人又其有難人必哀之也）莫生之則莫死之（常能生人及其有危人必死之）往者不至來者不極道之所言者一也而用之者異有聞道而好為家者一家之人也（雖聞道但好理家此但一家之人耳言無廣遠）有聞道而好為鄉者一鄉之人也有聞道而好為國者一國之人也有聞道而好為天下者天下之人也有聞道而好定萬物者天下之配也道往者其人莫來道來者其人莫往道之所設身之化也持滿者與天安危者與人失天之度雖滿必涸上下不和雖安必危欲王天下而失天之道天下不可得而王也得天之道其事若自然失天之道雖立不安其道既得莫知其為之其功既成莫知其釋之藏之無形天之道也疑今者察之古不知來者視之往萬事之生也異趣而同歸古今一也生棟覆屋怨怒不及弱子下瓦慈母操箠（言人以生棟造舍雖至覆屋但自咎而已不敢怨及他人至弱子下瓦所損不多慈母便操箠而怒之皆人主過由己作雖大而吞聲過由他人雖小而報怨也）天道之極遠者自親人事之起親造怨萬物之於人也無私近也無私遠也（動物則有識而不知植物則有生而無識故於人也無私遠近）巧者有餘而拙者不足其功順天者天助之其功逆天者天違之天之所助雖小必大天之所違雖成必敗順天者有其功逆天者懷其凶不可復振也烏鳥之狡雖善不親（不親）

太上不商王者之言

猜不重之結雖固必解道之用也貴其重也毋與不可毋彊不能毋告不知與不可彊不能告不知謂之勞而無功見與之交幾於不親（見謂不忘而恃之也與親與也）見哀之役幾於不結見施之德幾於不報四方所歸心行者也獨王之國勞而多禍（獨王謂無四鄰之援）獨國之君卑而不威自媒之女醜而不信未之見而親焉可以往矣久而不忘焉可以來矣（未見而親之必無悠故可往矣）日月不明天不易也山高而不見地不易也（日月無不明假令不明是天有氛氣而不易也山高無不見假令不見是地多險阻不平易也）言而不可復者君不言也行而不可再者君不行也凡言而不可復行而不可再者有國者之大禁也

大匡

萬乘之國，兵不可以無主；土地博大，野不可以無吏；百姓殷衆，官不可以無長；操民之命，朝不可以無政。地博而國貧者，野不辟也；民衆而兵弱者，民無取也。故末產不禁則野不辟，賞罰不信則民無取。野不辟，民無取，外不可以應敵，內不可以固守。故曰：有萬乘之號，而無萬乘之用，而求權之無輕，不可得也。地辟而國貧者，舟輿飾，臺榭廣也。賞罰信而兵弱者，輕用衆，使民勞也。舟車飾，臺榭廣，則賦斂厚矣；輕用衆，使民勞，則民力竭矣。賦斂厚則下怨上矣，民力竭則令不行矣。下怨上，令不行，而求敵之勿謀己，不可得也。欲為天下者，必重用其國；欲為國者，必重用其民；欲為其民者，必重用其民力。無以畜之，則往者不可止也；無以牧之，則處而不可使也。遠人至而不去，則有以畜之也；民衆而可一，則有以牧之也。往者，民散也；處者，民聚也。

凡牧民者，以其所積者食之，不可不審也。其積多者其食多，其積寡者其食寡，無積者不食。或有積而不食者，則民離上；有積多而食寡者，則民不力；有積寡而食多者，則民多詐；有無積而徒食者，則民偷幸。故離上、不力、多詐、偷幸，舉事不成，應敵不用。故曰：察能授官，班祿賜予，使民之機也。古文不占字此類可見

上地方八十里，萬室之國一，千室之都四；中地方百里，萬室之國一，千室之都四；下地方百二十里，萬室之國一，千室之都四。以上地方八十里，以下地方百二十里，通於地方百里。此言均地一

為兵之數：存乎聚財，而財無敵；存謂專立意存之，若無財，士不能敵也。存乎論工，而工無敵；工者，所以造器用者也。存乎制器，而器無敵；器謂兵器。存乎選士，而士無敵；存乎政教，而政教無敵；政教謂中號令。存乎服習，而服習無敵；服，便也，謂便習武藝。存乎徧知天下，而徧知天下無敵；徧知天下，謂徧知其地形險易、主將工拙、士卒勇怯。存乎明於機數，而明於機數無敵。發內而動外，為近而成遠，不疾而速，不行而至，見其端緒，不知其所以為，有數存焉於其間，故曰機數也。故兵未出境而無敵者八。是以欲正天下，財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所謂貨財。財蓋天下，而工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工蓋天下，而器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財雖蓋天下，而工與器不能蓋，則無以正天下。器蓋天下，而士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士蓋天下，而教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教蓋天下，而習不蓋天下，不能正天下；習蓋天下，而不徧知天下，不能正天下；徧知天下，而不明於機數，不能正天下。一紛紅結其妙。故明於機數者，用兵之勢也。

（眉批）有此休／吳汝綸曰上四項俱提此只說闢地強兵／國之事二者其最急，設官長立朝政，總之為此兩件／丘濬曰民無取者，無所取信也／丘濬曰德用則財富，致散則民散，財匱必多取，民疲則生怨，此必至之勢也／趙用賢曰生衆為疾，必食寡用／所方能富國，若用度奢侈，地雖闢猶未闢也；強兵之道在愛民，以力輕用疲民，賞罰雖信，民力竭矣，豈非不兩之疲哉／丘濬曰積字作功績看，此段總是說能授官因功食祿論／倪思曰治國牧民之道，此段亦是大節目／王世貞曰地方視地而建國都，此其常也，地肥則可必百里磽

（眉批）姚鼐曰八者皆是為兵之數，一件不可或闕／施仁曰師行糧食，財不可暫乏；太公言械不利、兵不信訓練不精、不知兵數／王世貞曰機數結來甚妙

鍾惺曰重疊說浪如江河飲出其千萬言亦若沛有餘其凡作大文字做此必世事熟練學識才華涌溢若本无著書強作波瀾亦不足貴

呂祖謙曰管仲相齊順百姓之美匡救國家之惡令君臣百姓相親見其著如知其行事矣

洪邁曰此為第三篇上言其政此言其得民之

故在上法伏於之則民為之必若一段字有休

唐稚隆曰太史謂桓公至矣於仲不勉之至王乃私伯予以王道非桓公所能亦非管仲所後也牧民一書以順民心為主而論之成亦不易矣

十一經

錯國於不傾之地，積於不涸之倉，（涸竭也）藏於不竭之府，下令於流水之原，使民於不爭之官，明必死之路，開必得之門，不為不可成，不求不可得，不處不可久，不行不可復。錯國於不傾之地者，授有德也。積於不涸之倉者，務五穀也。藏於不竭之府者，養桑麻育六畜也。下令於流水之原者，令順民心也。使民於不爭之官者，使各為其所長也。（各長其所長則順而悅故不爭也）明必死之路者，嚴刑罰也。開必得之門者，信慶賞也。不為不可成者，量民力也。不求不可得者，不彊民以其所惡也。不處不可久者，不偷取一世也。（謂所處可必也使百代常行）不可不可復者，不欺其民也。（復重事不可再也）授有德則國安，務五穀則食足，養桑麻育六畜則民富，令順民心則威令行，使民各為其所長則用備，嚴刑罰則民遠邪，信慶賞則民輕難，量民力則事無不成，不彊民以其所惡則詐偽不生，不偷取一世則民無怨心，不欺其民則下親其上。

鍾惺曰此兩句法似奇然本自雅讀之精光當自動

余有丁曰二段法王者正天下共之不以身先如何行得故曰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此公自信然後能行法之道定必加焉

王維曰上條頗作治句此鶴切

人主不周密又值□可不密此兩作一段說論

茅替曰王直之士奸佞言于君君不周密小人得以讒害之故曰君不則夫近王直之士失人主孤立于上官知黨于下災禍始進之局乎

于世貞曰此所謂法上精于法者

法法

不法法則事毋常，（不以法法，故事無常）法不法則令不行。（雖設法不以法之正，故行不宜）令而不行，則令不法也；法而不行，則脩令者不審也；（令所以行法，既不行，則以修令者未審之故也）審而不行，則賞罰輕也；重而不行，則賞罰不信也；信而不行，則不以身先之也。故曰：禁勝於身，則令行於民矣。（身從禁也）聞賢而不舉，殆；（聞其不舉，不若不聞，所以有殆）聞善而不索，殆；見能而不使，殆；親人而不固，殆；同謀而離，殆；危人而不能，殆；（欲危人而不能，不若不危）廢人而復起，殆；（既廢更起，或發其宿憾）可而不為，殆；（可為而不為，多生後悔）足而不施，殆；（足而不施，必生怨）幾而不密，殆。（幾事不密則害成）人主不周密，則正言直行之士危；（所謂君不密則失臣）正言直行之士危，則人主孤而毋內；（自入也）人主孤而毋內，則人臣黨而成群；（策謀）使人主孤而毋內，人臣黨而成群者，此非人臣之罪也，人主之過也。民毋重罪，過不大也；民毋大過，上毋赦也。上赦小過，則民多重罪，積之所生也。故曰：赦出則民不敬，惠行則過日益。惠赦加於民，而囹圄雖實，殺僇雖繁，姦不勝矣。故曰：邪莫如蚤禁之。（毋使滋蔓）赦過遺善，則民不勵。有過不赦，有善不遺，勵民之道，於此乎用之矣。故曰：明君者事斷者也。

君有三欲於民，三欲不節，則上位危。三欲者何也？一曰求，二曰禁，三曰令。求必欲得，禁必欲止，令必欲行。求多者其得寡，禁多者其止寡，（法令滋章，盜賊多有）令多者其行寡。求而不得則威

汪□□曰：唯此故當□字作用者，相為自家求出說而其旨矣。

日損。禁而不止則刑罰侮（慢也，犯也）。令而不行則下凌上。故未有能多求而多得者也。未有能多禁而多止者也。未有能多令而多行者也。故曰上苛則下不聽。下不聽而強以刑罰，則為人上者衆謀矣。為人上而衆謀之，雖欲毋危不可得也

號令已出又易之。禮義已行又止之。度量已制又遷之。刑法已錯又移之。如是則慶賞雖重，民不勸。殺戮雖繁，民不畏也。故曰上無固植，下有疑心。國無常經，民力必竭。數也（數，理也）

明君在上位，毋敢立私議自貴者（立私議者，必自恃為貴也）。國無怪嚴，毋雜俗，毋異禮。士毋私議（國不作奇怪，則嚴肅而無雜俗，有常禮，士皆公議）。倨傲易令，錯儀畫制，作議者盡誅。故強者折，銳者挫，堅者破。引之以繩墨，繩之以

吳鳴曰：赦人之福，良善之害。故國無赦數，只而民不安，下有吉

誅僇。故萬民之心皆服而從上。推之而往，引之而來。彼下有立其私議，貴分爭而退者，則令自此不行矣（立議分爭，退而不誅，從此之後，令不復行）。故曰私議立則主道卑矣。況主倨傲易令，錯儀畫制，變易風俗，詭服殊誅猶立（立私說尚能卑上，況倨傲而尤有立者）。上不行君令，下不合於鄉里，變更自為國之成俗者，命之曰不牧之民。不牧之民，繩之外也。繩之外誅。使賢者食於能，鬬士食於功。賢者食於能則上尊而民從。鬬士食於功則卒輕患而傲敵。二者設於國則天下治而主安矣

凡赦者，小利而大害者也（苟悅衆心，故曰小利。人玩習而易犯法，故大害）。故久而不勝其禍。毋赦者，小害而大利者也。故久而不勝其福……

□……行下其妙……洪武當制三務者不立廟，鑒于此

委縣（必致，佚佚）。毋赦者，痤雎之礦石也（痤，癤也。雎疑即疽字。礦石所以療痤疽也）。太上以制制度。其次失而能追之。雖有過亦不甚矣

明君制宗廟，足以設賓禮，不求其美。為宮室臺榭，足以避燥溼寒暑，不求其大。為雕文刻鏤，足以辨貴賤，不求其觀。故農夫不失其時，百工不失其功，商無廢利，民無游日，財無砥墆（墆，久積也）。故曰儉其道乎

許國曰：實愛不可無，姑息之愛不可有。王維禎曰：法不假借而一以公行之，下未有不為用者。

計上之所以愛民者，為用之愛之也。為愛民之故，不難毀法虧令，則是失所謂愛民矣。夫以愛民用民，則民之不用明矣（廢法用人）。人不善用民者，軒冕不下儗，而斧鉞不上因（不以下有私寵，妄以軒冕有所許擬；不因上有私感，妄以斧鉞有所誅僇也）。如是則賢者勸而暴人止。賢者勸而暴人

許應元曰：臣子弒君父之柄，若其原始于漸，故趙高指鹿為馬而啟竊秦權，牽有望夷之禍。操之旁落，可畏也哉。

吳鳴曰：從古來有此議論，直凡之指言。……沖曰：左右……

止，則功名立其後矣。蹈白刃，受矢石，入水火，以聽上令。上令盡行，禁盡止。引而使之，民不敢轉其力（轉循，展轉推避也）。推而戰之，民不敢愛其死

凡人君之所以為君者，勢也。故人君失勢，則臣制之矣。勢在下則君制於臣矣。勢在上則臣制於君矣。故君臣之易位，勢在下也。在臣期年，臣不忠，君不能奪也（臣得勢期年，君雖知其不忠而不能奪）。在子期年，子雖不孝，父不能奪也。故春秋之記，臣有弒其君，子有弒其父者矣。故曰堂上遠於百里，堂下遠於千里，門廷遠於萬里。今步者一日，百里之情通矣。堂上有事，十日而君不聞，此所謂遠於百里也。步者十日，千里之情通矣。堂下有事，一月而君不□……

在於[illegible]之見也君能去壅蔽使下情得上達上情得下通何有千里萬里
劉辰翁曰古明君明照万里之外海內之民情世態無不周知者非一人之耳目能勝從兆之衆四海之遠也去其蔽絶浸壅之我而已人去不知其本欲以一人之聰而曰無窮之好欲也是塞本而求末也難矣

此所謂遠于千里也步者百日萬里之情通泉門廷有事期年而君不聞此所謂遠于萬里也故請入而不出謂之滅臣有請告既入而不出此則左右不為通于下其事遂消滅也出而不入謂之絶其事既出而不入此則左右不為通于上其事遂斷絶也入而不至謂之浸其事既入不得至于君此則左右侵君事故也出而道止謂之壅其事既出中道而止此則左右侵君事故也滅絶侵壅之君者非杜其門而守其戶也為政之有所不行也故曰令重于寶社稷先于親法重于民威權貴于爵祿故不為重寶輕號令不為親戚後社稷不為愛民枉法律不爵祿分威權故曰勢非所以予人也政者正也正者所以止過而逮不及也過與不及也皆非正也非正則傷国一也故勇而不義傷兵仁而不法傷正故君之敗

王世貞曰爵祿君所以馭下君私焉則我臣進臣註欺則前當用其原起于君心之私愛為之也然則用人之道君心之公私也其人原大本矣
楊文熙曰標非六讀濟有此稱引辞來[illegible]証[illegible]如不信試觀之某人是也

也生于不義法之侵也生于不正

凡民從上也不從口之所言從情之所好者也上好勇則民輕死上好仁則民輕財故上之所好民必甚焉是以有道之君行法修制先民服也服行也先自行法以率人釣名之人無賢士焉釣利之君無王主焉賢人之行其身也忘其有名也王主之行其道也忘其成功也明君不以祿爵私所愛忠臣不誣能以干爵祿君不私國臣不誣能行此道者雖未大治正民之經也今以誣能之臣事私國之君而能濟功名者古今無之誣能之人易知也臣度之先王者舜之有天下也禹為司空契為司徒皋陶為李理字后稷為田此四士者天下之賢人也猶尚精一德謂各精一事

王荊石曰猛毅之君恭畏之論非已懦弱之君無威之論是已

以事其君今誣能之人服事任官皆四賢之能自此觀之功名之不立亦易知也

猛毅之君不免于外難懦弱之君不免于內亂猛毅之君者輕誅輕誅之流道正者不安輕誅則害正故道正之士不安道正者不安則材能之臣去亡矣彼智者知吾情偽為敵謀我則外難自是至矣故曰猛毅之君不免于外難懦弱之君重誅重誅之過行邪者不革行邪者久而不革則群臣比周群臣比周則蔽惡揚美蔽惡揚美則內亂自是起故曰懦弱之君不免于內亂明君不為親戚危其社稷社稷戚于親不為君欲變其令令尊于君不為重寶分其威威貴于宝不為愛民虧其法法愛于民

兵法

明一者皇察道者帝通德者王謀得兵勝者霸一者氣質未分至一者也德者道由以成者也夫皇帝王道隨世立名者也其決一也所謀必得用兵必勝故伯故夫兵雖非備道至德也然而所以輔王成霸今代之用兵者不然不知兵權者也權者所以知輕重故舉兵之日而境內貧行師十萬日費千金戰不必勝勝則多死雖令得勝死者已多得地而國敗雖復得地既貧且死所以国敗此四者用兵之禍也四禍其國而無不危矣大度之書曰大度法度之書舉兵之日而境內不貧戰而必勝勝而不死得地而國不為敗此為四者若何舉兵之日而境內不貧者計數得也戰而必勝者法度審也勝而不死者教器備利而敵不敢校也得地而國不敗者因其民也

因其利則號制有發也（號令制度因彼而發）教器備利則有制也（法度審器而識勝）敵定宗廟遂男女（宗廟定則人安則男女遂）官四分（既定且分官以守之）則有守也計數得則有明也治衆有數勝敵有理察數而知理審器而識勝敵定宗廟遂男女官四分則內治民發知敵則獨行有蓄積則久而不匱器械巧則伐而不費賞罰明則勇士勸

三官不謬五教不亂九章著明則危危而無害窮窮而無難（危窮皆重有其事也）故能致遠以數（任其載也謂今之仗裝也）縱強以制三官一曰鼓鼓所以任也所以起也所以進也二曰金金所以坐也所以退也所以免也三曰旗旗所以立兵也所以利兵也所以偃兵也此之謂三官有三令而兵法治也五教一曰教其目以形色之旗（五色之旗各有所當如春尚青夏尚赤之類）二曰教其身以號令之數（謂坐起之數）三曰教其足以進退之度四曰教其手以長短之利（長兵短兵各有所利遠則長近則短也）五曰教其心以賞罰之誠（命賞畏罰士乃自勵）五教各習而士負以勇矣九章一曰舉日章則晝行二曰舉月章則夜行三曰舉龍章則行水四曰舉虎章則行林五曰舉鳥章則行陂六曰舉蛇章則行澤七曰舉鵲章則行陸八曰舉狼章則行山九曰舉韓章則載食而駕（韓輜也謂韓其章而舉之則載其所食而駕行矣）九章既定而動靜不過三官五教九章始乎無端卒乎無窮（皆出於不意使其不測）始乎無端者道也卒乎無窮者德也道不可量德不可數也不可量則衆強不能圖不可數則偽詐不敢嚮兩者備施則動靜有功

徑乎不知（徑謂卒然直指敵不及知）發乎不意徑乎不知故莫之能禦也發乎不意故莫之能應也故全勝而無害因便而教准利而行（因便准利）教無常行無常（故无常）兩者備施動乃有功器成教施追亡逐遁若飄風刺擊若雷電散之無方聚之不可計進無所疑退無所匱凌山阬不待鉤梯（皆山故也）歷水谷不須舟檝習水徑于絕地（孤絕之地）攻于恃固獨出獨入而莫之能止畜之以道則民和養之以德則民合和合故能諧諧故能輯輯以悉莫之能傷

無守也故能守勝（無守謂不守一數故能常守其勝也）數戰則士罷數勝則君驕夫以驕君使罷民則國安得無危故至善不戰（以德服之）其次一之

破大勝強（推勝不以勝為勝故能破大勝強）一之至也亂之不以變（設計變）乘之不以詭勝之不以詐一之實也近則用實遠則用號大不可量強不可度氣不可極德不可測一之源也衆若時雨寡若飄風一之終也（用衆貴詳審故若時雨之漸用寡貴机速故若飄風之卒皆以一為本故能終致此道）利適器之至也（兵刃利而適者其器得宜之至）用敵教之盡也（士卒用命而敵者則教練之盡）不能致器者不能利適不能盡教者不能用敵不能用敵者窮不能致器者困遠用兵者則可以必勝（兵遠用所以絕其反顧之心故必勝）出入異塗則傷其敵（行坐而夫道故為敵所傷）深入危之則士自修（深則敵國其地又危所謂置之死地也故士自修以求生）士自修則同心同力○善者之為兵也使敵若據虛（居常虛）若搏景（擊之所獲無）無設無形焉無不可以成也（無形可以）

所向皆無故不可以成功也 無形無爲焉無可以化也 无形可以攝無計所以為所在皆無故不可以化 无迹可狥也 此之謂道矣若無而存若後而先威不足以命之 尋詰者道之謂善用兵者体道以為变化故若亡者而乃存若後者而乃先今以威武命之去之遠矣

[illegible]大匡三篇雖涉後人紀述然管仲相桓之迹嘅于此矣故錄之

大匡

齊僖公生公子諸兒公子糾公子小白使鮑叔傅小白鮑叔辭稱疾不出管仲與召忽往見之曰何故不出鮑叔曰先人有言曰知子莫若父知臣莫若君今君知臣不肖也是以使賤臣傅小白也賤臣知棄矣召忽曰子固辭毋出吾權任子以死亡必免子 任保也君若有疑我當保子以疾因至於死亡此可以免子之身 鮑叔曰子如是何不免之有乎 言必免也 管子曰不可持宗廟社稷者不讓事不廣閒 社稷宗廟至重故不可辭難事而廣求閒安 將有國者未可知也 於三公子未可的知其人 子其出乎召忽曰不可吾三人者之於齊國也譬之猶鼎之有足也去一焉則必不立矣 言三人不可異其出處 吾觀小白必不爲後矣管仲曰不然也夫國人憎惡糾之母以及糾之身而憐小白之無母也諸兒長而賤事未可知也夫所以定齊國者非此二公子者將無已也 二公子謂諸兒子糾言二子既不定齊國而又不立小白即是將更無所用謂小白必得立矣 小白之爲人無小智惕而有大慮 言雖無小智能惕惧而有大慮 非夷吾莫容小白 小白既無小智必乖迕于俗人故非夷吾莫能容 天不幸降禍加殃於齊糾雖得立事將不濟非子定社稷其將誰也 糾既不濟次在小白輔小白而定社稷者非子而誰子謂召忽 召忽曰百歲之後吾君卜世犯吾君命而廢所立奪糾也雖得天下吾不生也兄與我齊國之政也受君令而不改奉所立而不濟是吾義也 召忽稱管仲為兄與我齊國之政謂使我知政也今受君令而立子糾不改其所奉實有所立不濟而死是為臣之義 管仲曰夷吾之爲君臣也 言已立君臣之義與召忽異 將承君命

奉社稷以持宗廟豈死一糾哉夷吾之所死者社稷破宗廟滅祭祀絕則夷吾死之非此三者則夷吾生夷吾生則齊國利夷吾死則齊國不利鮑叔曰然則奈何管子曰子出奉令則可鮑叔許諾乃出奉令遂傅小白鮑叔謂管仲曰何行（問其事君當作何行）管仲曰為人臣者不盡力于君則不親信（不與君親信）不親信則言不聽言不聽則社稷不定夫事君者無二心鮑叔許諾僖公之母弟夷仲年生公孫無知有寵于僖公衣服禮秩如適（言無知之寵與適子同）僖公卒以諸兒長得為君是為襄公襄公立後絀無知無知怒公令連稱管至父戍葵丘曰瓜時而往及瓜時而來期戍公問不至請代不許故二人因公孫無知以作亂魯桓公夫人文姜齊女也公將如齊與夫人偕行（公謂桓公）申俞諫曰不可女有家男有室毋相瀆也謂之有禮公不聽遂以文姜會齊侯于濼文姜通于齊侯桓公聞責文姜文姜告齊侯齊侯怒饗公使公子彭生乘魯侯脅之（乘謂扶公上車拉其脅而殺之）公薨于車豎曼曰（齊大夫）賢者死忠以振疑百姓寓焉（振救也賢者死于忠義以救當時之疑故百姓有所托焉寓寄托也）智者究理而長慮身得免焉（身得免亡）今彭生二于君（不以正道輔君而從之于昏）無盡言而諛行以戲我君使我君失親戚之禮命（無盡言謂不忠諫）（公通其妹故曰失親戚之禮命）又力成吾君之禍（指拉殺事）以構二國之怨彭生其得免乎禍理屬焉夫君以怒遂禍不畏惡親聞容昏生無醜也（君而通妹是謂惡親不畏此事遠聞而忍容之然此昏惑之生不識其類故曰昏生無醜也）豈及彭生而能

（申俞魯大夫也）

止之哉魯君見誅必以彭生為說二月魯人告齊曰寡君畏君之威不敢寧居來修舊好禮成而不反無所歸死請以彭生除之齊人為殺彭生以謝于魯五月襄公田于貝丘見豕彘從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公子彭生安敢見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懼墜于車下傷足亡屨反誅屨于徒人費不得也誅費鞭之見血費走而出遇賊于門脅而束之費袒而示之背賊信之使費先入伏公而出鬬死于門中石之紛如死于階下孟陽代君寢于床賊殺之曰非君也不類見公之足于戶下遂殺公而立公孫無知也鮑叔牙奉公子小白奔莒管夷吾召忽奉公子糾奔魯九年公孫無知虐于雍廩雍廩殺無知也桓公自莒先入魯人伐齊納公子糾戰于乾時管仲射桓公中鉤魯師敗績桓公踐位于是劫魯使魯人殺公子糾（劫謂以兵脅之）桓公問于鮑叔曰將何以定社稷鮑叔曰管仲與召忽則社稷定矣公曰夷吾與召忽吾賊也鮑叔乃告公其故圖（故圖謂管仲始謀令鮑叔傅小白將立之故）公曰然則可得乎鮑叔曰若亟召則可得也不亟則不得也夫魯施伯知夷吾為人之有慧也其謀必將令魯致政于夷吾夷吾受之則彼知能弱齊矣夷吾不受彼知其將反于齊也必將殺之公曰然則夷吾將受魯之政乎其否也鮑叔對曰不受夫夷吾之不死糾也為欲定齊國之社稷也今受魯之政是弱齊也夷吾之事君無二心雖知死必不受也公曰其于我也曾若是

十九子品彙釋評　卷十四　管子　二十三

乎（魯則也則能無二心若是乎）鮑叔對曰非為君也為先君也其於君不如
親糾也（言管仲親糾多于小白）糾之不死而況君乎君若欲定齊之社稷
則亟迎之公曰恐不及奈何鮑叔曰夫施伯之為人也敏而多
畏（多畏則易與深）公若先反恐注怨焉必不殺也（若先反管仲而施伯殺之齊必注怨故不敢殺）
公曰諾施伯進對魯君曰管仲有急其事不濟今在魯君其
致魯之政焉若受之則齊可溺也若不受則殺之殺之以說於
齊也與同怒尚賢而已君曰諾魯未及致政而齊之使至曰夷
吾於召忽寡人之賊也今在魯寡人願生得若不得也是君與
寡人賊比也魯君問施伯施伯曰君與之臣聞齊君惕而亟驕
雖得賢必能用之乎及齊君之能用之也管子之事濟夫夫管

呂祖謙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又曰豈若匹夫匹婦之為諒也自經於溝瀆而人莫之知也人發明一言為萬世法則忽死仲生宜有定論矣不知夫子與仲者以其功若就理而論則召忽死較為正洪邁曰此段並管仲召忽其蘇吳維陰曰召忽之死也四句言

仲天下之大聖也今彼反齊天下皆鄉之豈獨魯乎今若殺之
此鮑叔之友也鮑叔因此以作難君必不能待也不如與之魯
君乃遂束縛管仲與召忽管仲謂召忽曰子懼乎召忽曰何懼
乎吾不蚤死將胥有所定也（胥待也）今既定矣（謂小白以定齊）令子相齊
之左必令忽相齊之右雖然殺君而用吾身是再辱我也子為生
臣忽為死臣（生則定社稷死則顯忠義）忽也知得萬乘之政而死公子糾可
謂有死臣矣子生而霸諸侯公子糾可謂有生臣矣死者成行
生者成名名不兩立（既成生名不可又成死名）行不虛至（必致身受命乃謂之行也）子其
勉之死生有分矣乃行入齊境自刎而死管仲遂入君子聞之
曰召忽之死也賢其生也（召忽之生不能伯諸侯）管仲之生也賢其死也

（管仲之死不成九合之功）
管仲至桓公問曰社稷可定乎管仲對曰君霸王社稷定君不
霸王社稷不定公曰吾不敢至於此其大也定社稷而已管仲
又請君曰不能管仲辭于君曰君免臣于死臣之幸也然臣之
不死糾也為欲定社稷也社稷不定臣祿齊國之政而不死糾
也臣不敢（既不死糾空食齊政之祿而不定社稷臣則不敢言自致死）乃走至門公召管仲
管仲反公汗出曰勿已其霸乎管仲再拜稽首而起曰今日君
成霸臣貪承命趨立于相位乃令五官行事異日公告管仲曰
欲以諸侯之間無事也小修兵革管仲曰不可百姓病公先與
百姓而藏其兵與其厚於兵不若厚於人（人厚兵自強）齊國之社稷

王世貞曰管仲識見卓越與後人言富強甚殊故取勝道事亦自不朽

未定公未始于人而始于兵外不親于諸侯內不親于民公曰
諾政未能有行也二年桓公弥亂（不必行夷吾之言故弥亂）又告管仲曰欲
欲繕兵管仲又曰不可果于兵桓公與夫人飲船中夫人蕩船
而懼公怒而出之宋受而嫁之蔡侯明年公怒告管仲曰欲
伐宋管仲曰不可臣聞內政不修外舉事不濟公不聽果伐宋
諸侯興兵而救宋大敗齊師公怒歸告管仲曰請修兵革吾士
不練吾兵不實諸侯故敢救吾讎內修兵革管仲曰不可齊國
危矣內奪民用外勸于勇外亂之本也（修兵則用奪）外犯諸侯民多
怨也為義之士不入齊國（君為不義故義士不歸）安得無危鮑叔曰公必
用夷吾之言公不聽乃令四封之內修兵關市之征侈之公乃

一說謂聖斷之也

陶望齡曰：此數語與仁者之言也，桓公不能從之，則其敗于魯也固宜

遂用以勇受祿（士勇則與之以祿）。鮑叔謂管仲曰：異日者公許子霸，今國彌亂，子將何如？管仲曰：吾君惕，其智多誨（智多則可試誨之），姑少胥其自及也（待其自能及道）。鮑叔曰：比其自及也，國無闕亡乎？管仲曰：未也。國中之政，夷吾尚微為之，亂乎尚可以待。外諸侯之佐，既無有吾二人者，未有敢犯我也（言無如我二人，故未敢犯）。明年，朝之爭祿相刺，裚領而刎頸者不絕。鮑叔謂管仲曰：國死者衆矣，毋乃害乎？管仲曰：安得已然，此皆其貪民也（爭祿自殘，亦貪人未能自為害也）。夷吾之所患者，諸侯之為義者莫肯仕，此夷吾之所患也。若夫死者，吾安得而愛之（貪人自相殺，傷不足惜也）。公又內修兵三年，桓公將伐魯，曰：魯與寡人近（謂國相隣也），於是其救宋也，寡人且誅焉。管仲曰：不可。臣聞有土之君，不勤于兵，不忌其辱，不輔其過，則社稷安。勤于兵，忌于辱，輔其過，則社稷危。公不聽，興師伐魯，造于長勺。魯莊公興師逆之，大敗之。桓公曰：吾兵猶尚少，吾參圍之，安能圍我（吾以三敗之兵圍之，則何能圍我）。四年，修兵，同甲十萬（同謂完堅齊等也），車五千乘。謂管仲曰：吾士既練，吾兵既多，寡人欲服魯。管仲喟然嘆曰：齊國危矣。君不兢於德而兢於兵，天下之國帶甲十萬者不鮮矣，吾欲發小兵以服大兵（欲以齊國服諸侯而致伯王），內失吾衆（謂數搖動之則衆疲），而諸侯設備（數見侵伐，故設備），吾人設詐（力不足則詐以繼之），國欲無危，得已乎？公不聽，果伐魯。魯不敢戰，去國五十里而為之關（更立國界而為之關）。魯請比於關內，以從於齊，齊亦無復侵魯（服請從後於齊，供其欲求，比於齊之關內）。桓

公許諾。魯人請盟曰：魯小國也，固不帶劍，今而帶劍，是交兵聞於諸侯（若以交兵聞於諸侯），君不如已（不如已而不盟也）。請去兵。桓公曰：諾。乃令從者毋以兵。管仲曰：不可。諸加忌于君，君如是以退可（忌，退也。諸侯欲以結盟致怨于君，今請不盟，從此即退可也）。君果弱魯君，諸侯又加貪于君（若果弱魯君，諸侯又以貪名君）。後有事，小國彌堅，大國設備，非齊國之利也。桓公不聽。管仲又諫曰：君必不去魯，胡不用兵？曹劌之為人也，堅強以忌，不可以約取也（不可以明取信）。桓公不聽，果與之遇。莊公自懷劍，曹劌亦懷劍，踐壇。莊公抽劍其懷曰：魯之境去國五十里，亦無不死而已。左揕桓公，右自承曰：均之死也，戮死于君前（言齊之迫魯境亦死，今殺君亦死）。管仲走君，曹劌抽劍當兩階之間，曰：二君將改圖，無有進者（言齊魯二君將改先者之所為，當無有進）。管仲曰：君與地，以汶為境。桓公許諾，以汶為境而歸。桓公歸而修于政，不修于兵革，自圉辟人，以過弭師（既不修其兵革，故出入自圉辟其人，以先者之過，故弭息其師）。五年，宋伐杞。桓公謂管仲與鮑叔曰：夫宋，寡人固欲伐之，無若諸侯何（無若諸侯救宋何）。夫杞，明王之後也。今宋伐之，予欲救之，其可乎？管仲對曰：不可。臣聞內政之不修，外舉義不信。君將外舉義以行先之（以內行先之），則諸侯可令附。桓公曰：於此不救，後無以伐宋（言無辭以伐）。管仲曰：諸侯之君不貪于土。貪于土必勤于兵，勤于兵必病于民，民病則多詐。夫詐密而後動者勝，詐則不信于民。夫不信于民則亂，內動則危于身。是以古之人聞先王之道者，不兢于兵。桓公曰：然則奚

孫觀曰令年楚伐緣陵而明年刑遂以以狄人告則信威未之也

若管仲對曰以臣則否以臣之意則不與君同而令人以重幣使之以重幣使宋令罷杞兵使之而不可君受而封之受杞告命而建封之桓公問鮑叔曰奚若鮑叔曰公行夷吾之言公乃命曹孫宿使于宋宋不聽果伐杞桓公築緣陵以封之緣陵杞城予車百乘甲一千謂予杞明年狄人伐刑刑君出致于齊致命于齊以告急桓公築夷儀以封之予車百乘卒千人明年狄人伐衛衛君出致于虛虛地桓公且封之隰朋賓胥無諫曰不可三國所以亡者絕以小小國之亡理則然矣不當封也今君繫封亡國國盡若何亡國之車盡于封亡國其君之柯桓公問管仲曰奚若管仲曰君有行之名安得有其實既有行封之名則當盡國而為之安得有其當實乎君其行也公又問鮑叔鮑叔曰君行夷吾之言桓公築楚丘以封之與

呂補曰令齊四句言狂重而報輕也

車三百乘甲五千既以封衛明年桓公問管仲將何行管仲對曰公修內政而勸民可以信於諸矣公許諾乃輕稅地關市之征為賦祿之制既已謂已上事管仲又請曰問病臣臣有病者君當存問之願賞而無罰五年諸侯可令傳公曰諾既行之管仲又請曰諸侯之禮請諸侯交聘之禮令齊以豹皮往小侯以鹿皮報齊以馬往小侯以大報桓公許諾行之管仲又請賞于國以及諸侯君曰諾行之管仲賞於國中君賞於諸侯諸侯有行事善者以重幣賀之從列士以下有善者衣裳賀之謂齊之列士管仲自以衣裳賀之凡諸侯之臣有諫其君而善者以璽問之以信其言桓公以璽問之以信驗其所諫之言為善公既行之又問管仲曰何行管仲曰隰朋聰明徙給可令為東國齊東

之國令賓胥無堅強以良可以為西土衛國之教危傳以利其謂隰朋明理賓胥無教既高危且相傳以利謂以利成俗公子開方之為人也慧以給不能久而樂始可游于衛其人性輕率不能持久使此人游于衛誘動之令歸于齊魯邑之教好迎而訓于禮禮者所以飾說故曰好迎季友之為人也恭以精博于糧小臣佐公子舉博聞而知禮糧字當佐禮字多小信可游于魯楚國之教巧文以利不好立大義而好立小信蒙孫博于教而文巧于辭不好立大義而好結小信可游于楚小侯既服大侯既附夫如是則始可以施政矣君曰諾乃游公子開方于衛游季友于魯游蒙孫于楚五年諸侯附狄人伐謂入伐齊桓公告諸侯曰請救伐諸侯許諾大侯車二百乘卒二千人小侯車百乘卒千人諸侯皆許諾齊車千乘卒先致

孫濤曰孤竹國名斬孤者伐其國之君也

緣陵先者使卒戍緣陵今有狄雖故致之戰于後故敗狄後故地名其車甲與貨小侯受之謂敗狄所得車甲及貨盡與小侯大侯近者以其縣分之不踐其國近大侯則以所縣分之終不踐其國以畏之北州侯莫來謂不來救齊北州謂北之州即幽州營州等桓公遇南州侯于召陵謂伐楚盟于召陵也曰狄而無道犯天子令以伐小國小國齊自謂以天子之故敬天之命令以救伐言諸侯必敬順天命救齊伐狄北州侯莫至上不聽天子令下無禮諸侯寡人請誅于北州之侯諸侯許諾桓公乃北伐令支令支國名下鳧之山斬孤竹遇山戎顧問管仲曰將何行管仲對曰君教諸侯為民聚食諸侯之兵不足者君助之發如此則始可以加政矣既使足食足兵然后可以加之政桓公乃告諸侯必足三年之食安有三年食然后可安以其餘脩兵革兵革不足引

其事告齊，齊助之發。(諸侯之兵不足，當列其事之狀以告齊，齊當發卒以助之也) 既行之。公又問管仲曰：何行？管仲對曰：君會其君臣父子。(會，謂考合其君臣父子之宜) 則可以加政矣。公曰：會之道奈何？曰：諸侯毋專立妾以為妻，毋專殺大臣，無國勞，毋專予祿。(於國無勞者，不得專予祿) 士庶人毋專棄妻，毋曲提。(所謂毋障谷是也) 毋貯粟，毋禁林。(山澤之利與人共之) 行此卒歲，則始可以罰矣。君乃布之于諸侯，諸侯許諾，受而行之。卒歲，吳人伐穀。(穀，齊之下都，后以封管仲) 桓公告諸侯未遍，諸侯之師竭至，以待桓公。桓公以車千乘會諸侯于境，都師未至，吳人逃。(齊都之師) 諸侯皆罷。桓公歸，問管仲曰：將何行？管仲曰：可以加政矣。(諸侯服從如此，故可以加之政) 曰：適子不聞孝，不聞愛其弟，不聞敬老國良，(其老者國之賢良) 三者無一焉，可誅也。諸侯之臣及國事，三年不聞善，可罰也。君有過而大夫不諫，士庶人有善而大夫不進，可罰也。桓公受而行之，近侯莫不請事。兵車之會六，(與兵有所伐) 乘車之會三，(謂結好息民之會) 弛關市之征，五十而取一，(取其貨賄五十之一) 賦祿以粟，案田而稅，(案知其壞肥磽而稅之) 二歲而稅一，(率二歲而稅一) 上年什取三，中年什取二，下年什取一，歲饑不稅，歲饑弛而稅。(饑皆志下同)

桓公使鮑叔識君臣之有善者，安子識不仕與耕者之有善者，高子識工賈之有善者。國子為李，隰朋為東國，賓胥無為西土，弗鄭為宅。(修除宮室) 凡仕者近宮，(凡公事職務故近宮) 不仕與耕者近門，(當出入田野故近門) 工賈近市。三十里置遽委焉，有司職之。從諸侯欲通，吏從行者，令一人為負以車，(其利徒行而來者，遽之有司當令一人以車為負載其行裝) 若宿者，令人養其馬，食其委，客與有司別契，(別契，分別其契以知真偽也) 至國八契，費義數而不當，有罪。凡庶人欲通，鄉吏不通，七日囚。(庶人有所陳訴通于君，鄉吏師后不通事經七日者，則囚其吏，勸勉其所以也) 出欲通，吏不通，五日囚。貴人子欲通，吏不通，三日囚。(出謂欲適他國也)

令鮑叔進大夫，勸國家，(外進大夫，令之勉營國家之事) 得之成而不悔，為上舉；(得此大夫成功允當無有可悔如此者舉善之上) 從政治為次；野為原，又多不發，起訟不驕，次之。(所進大夫有能勸免農人開闢荒野皆為原田，又教之和調不相數發，雖有起而訟者，莫不恭格不為驕傲) 令晏子進貴人之子，出不仕，處不華，而友有少長，為上舉；得二為次，得一為下。士處靖，(卑敬貌) 敬老與貴，交不失禮，行此三者為上舉；得二為次，得一為下。耕者農農用力，(勤而不惰) 應於父兄，(孝且義) 事賢多。(稱善而從故無夏) 行此三者為上舉，得二為次，得一為下。令高子進工賈，應於父兄，事長養老，承事敬，行此三者為上舉；得二為次，得一為下。令國子以情斷獄。三大夫既已選舉，使縣行之。管仲進而舉言上而見之於君。管仲告鮑叔曰：勸國家不得成而悔，從政不治，不能原野，又多而發訟驕，凡三者有罪無赦。告晏子曰：貴人子處華，(處華則多逸佚) 下交，(謂以貴賤人使交居下然上友有少長) 好飲食，(嗜欲深則道情薄然上不仕) 行此三者有罪無赦。士出入無常，不敬老而營富，行此三者有罪無赦。耕者出入不應於父兄，用力不農，不事賢，行此三者有罪無赦。告國子曰：工賈出入不應父兄，承事

不敬而遠老治危危傾險也行此三者有罪無赦君謂國子凡貴賤之義入與父俱出與師俱上與君俱凡三者遇賊不死不知賊則無赦言人于此三者所在當致死所謂事三如一今賊將害此三者遇之而不能死有賊而又不知則不臣不子故無赦斷獄情與義易義與祿易凡斷獄者所以止罪和止罪和者所以與禮義今犯罪者非以爭解易義則以奸偽易祿也易祿可無斂有可無赦

許應元曰霸業不出仁義德其不取之說 鄧宝曰權字是一篇主意 焦竑曰諸侯不務修德以求多人惟欲以兵力爭天下此伯王之所以不世出也微用天下之權者皆當所馭此謀神矣 胡時化曰人為邦本不論伯與王未有失人而可以集事者劉韶曰當很難險阻之際曰濟大事者必以人為主是今人皆弄吾何常苦三分天下漢後少延施之曰其大計存也以下乃王者明于大數所以得人之由自古聖帝明王莫不至霸者不由此用天下之權皆以收之明效

霸言

霸王之形象天則地謂象天明則地義化人易代謂變教化移風俗創制天下等列諸侯賓屬四夷賓禮四夷以恩屬之時匡天下時一匡正之大國小之曲國正之強國弱之重國輕之亂國并之并其所以兼之暴王殘之其人之為暴者則殘滅之僇其罪卑其列于國僇其首罪卑其次列維其民然後王之維持其人衆夫豐國之謂霸自豐其國兼正之國謂之王兼正他國夫歆用天下之權者必先布德諸侯是故先王有所取有所與有所詘有所信然後能用天下之權夫兵幸于權權幸于地兵幸在于有權權幸在于有得地幸猶勝也故諸侯之得地利者權從之失地利者權去之夫爭天下者必先爭人人惟邦本明大數者得人審小計者失人得天下之衆者王得其半者霸是故聖王卑禮以下天下之賢而王之均分以鈞天下之衆而臣之故貴為天子富有天下而伐不謂貪者其大計存也得地內分可以臣以地自利彼于我何貪此其大計也以天下之財利天下之人以天下之財還用天下之人以明威之振我無所威則更可以明威權也振所謂惠而不貴者也合天下之權以遂德之行權總則德遂德遂則親成也結諸侯之親合天之權自今在己以好佞之罪刑天下之心所謂殺一而勸百因天下之威以廣明王之伐明天下所欲亡而亡之則明主之伐自廣攻逆亂之國賞有功之勞賞加一人而天下勸罰加一人而天下畏封聖賢之德明一人之行而百姓定矣故曰明一人行而百姓定夫明王之所輕者馬其所重者政與軍若失主不然輕予人政

[illegible]

而輕予人馬，輕予人軍，而重予人主書門之營，而輕四境之守，所以削也。

夫權者，神聖之所資也；獨明者，天下之制器也；獨斷者，微密之營壘也。此二者，聖人之所則也。聖人畏微，而愚人畏明；聖人之憎惡也內，愚人之憎惡也外。（聖人能知吉凶之先見，故曰畏微；愚人遇火方知熱，履冰方知寒，故曰畏明。聖人知之尚奸謀，故曰憎內；愚人其在顯方懼，故曰憎外。）聖人能輔時，不能違時。（時未輔成其事，不能違時而立功。不有桀紂之暴，則無湯武之功矣。）知者善謀，不如當時。精時者，日少而功多。夫謀無主則困，事無備則廢。是以聖王務具其備，而慎守其時。以備待時，以時興事，時至而舉兵，絕堅而攻國，（其兵堅利，故能攻。）破大而制地，（又）大本而小標，（小故難崩。）近而攻遠，（所全之地近，故能攻遠而有歸，若高光之有關中、河內也。）以大牽小，以強使弱，以衆致寡，德利百姓，威振天下，令行諸侯而不拂，近無不服，遠無不聽。夫輕重強弱之形，諸侯合則強，孤則弱。驥之材，而百馬伐之，驥必罷矣。強最一代，而天下共之，國必弱矣。強國得之也以收小，其失之也以恃強；小國得之也以制節，其失之也以離強。（雖強則失節。）夫國小大有謀，強弱有形，服近而強遠，（謂用兵威遠。）王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負海攻負海，（謂以蠻夷攻蠻夷，負海以為固，故曰負海。）中國之形也；折節事彊以避罪，小國之形也。夫國大而政小者，國從其政；（政小故國從其政。）國小而政大者，國益大。大而不為者，復小；（大而不為，則日損，故復小。）強而不理者，復弱；（強而不達）

[illegible]

衆而不理者，復寡；（則紀綱亂。）貴而無理者，復淺也；（小故位等。）重而凌節者，復輕；（驕反長也。）富而驕肆者，復貧。（財竭也。）故觀國者觀君，觀軍者觀將，觀備者觀野。（野有障塞。）其君如明而非明也，（外明而內暗。）其將如賢而非賢也，（外賢而內愚。）其人如耕者而非耕也，（雖耕而鹵莽。）三守既失，國非其國也。地大而不為，命曰土滿；（謂土廣而功狹。）人衆而不理，命曰人滿；（謂人多而攻少。）兵威而不止，命曰武滿。（所謂亢之為言，知進而不知退。）三滿而不止，國非其國也。夫無土而欲富者憂，無德而欲王者危，施薄而求厚者孤。夫上夾而下直，（直，包裹也。上既狹，故為狹所包。）國小而都大者弒。善攻者料衆以攻衆，料食以攻食，料備以攻備。以衆攻衆，衆存不攻；以食攻食，食存不攻；以備攻備，備存不攻。釋實而攻虛，釋堅而攻脆，釋難而攻易。夫搏國不在敦古，（在于合今之宜，得衆也。）理世不在善攻，（在于權宜。）霸王不在成曲，（在于全大体。）舉失而國危，刑過而權倒，（刑罰過理，則柄權倒錯。）謀易而禍反，（謀事數易，禍必反來。）計得而強信，功得而名從，權重而令行，固其數。（數猶理也。）夫先王之爭天下也以方心，（方即正之義。）其立之也以整齊，（整而齊之。）其理之也以平易。先王之伐也，伐逆不伐順，伐險不伐易，伐過不伐及，（伐其大過也。）四封之內以正使之，諸侯之內以權致之。近而不服者，以地患之；（侵削其地，則自服。）遠而不聽者，以刑危之；（以兵師征之。）一而伐之，武也；（守一不移，兵師伐之，此其武也。）服而舍之，文也；（既服舍之，以德此其文也。）文武

鍾惺曰：千萬世不朽之論。

黃震曰：三守三滿[illegible]

[illegible]

且備德也。惟文武諸功可以備其德
主尊臣卑。上威下敬。令行人服。理之至也。使天下兩天子。天下
不可理也。一國而兩君。一國不可理也。一家而兩父。一家不可
理也。凡此所謂兩推父爭亂之本 夫令不高不行。不摶不听。摶專也君不能專命則國不听
堯舜之人。非生而理也。化之而理 桀紂之人。非生而亂也。教之而亂 故理
亂在上也。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為本。本理則國安。本亂則國
危。故上明則下敬。政平則人安。士教利則兵勝敵。使能則百事
理。親仁則上不危。任賢則諸侯服
夫明王為天下正理也。按彊助弱。按抑也 圉暴止貪。存亡定危。繼
絕世。此天下之所載也。諸侯之所與也。百姓之所利也。是故天
下王之。桀備為王

楊維楨曰此篇凡六十四問而耕田一事則問之人問之士問之鄉子弟義問政莫急于重農問雖煩不厭也

蘇濬曰此數條問頗纖細而於貴之稽核國二者最重

汪道昆曰曾子問問礼天問問氣化此問國政皆希世奇文

葉贊曰上弟九問版科兵審財觀風土者立國之要最切所急其昌曰常究覆則濫刑精政績則廢事盡未及優也棄人死所以錄皆國攻之偏廢處

問第 謂為國所當察問者
凡立朝廷。問有本紀。所問之事必有根本綱紀 爵授有德。則大臣興義。祿予
有功。則士輕死。節上帥士以人之所載。則上下和。上帥其士所為者皆人之所載仰故上下和 授事以能。則人上功。事有能然後得故人上功 審刑當罪。則人不
易訟。易亦也所刑皆當其罪故人其交相訟 無亂社稷宗廟。則人有所宗。社稷宗廟各得其正則人知所宗 無遺老忘親。則大臣不怨。大臣非國老則勳戚也 舉知人急。則
衆不亂。行此道也。急謂困惟也衆困難之事以示人則人不復行此道 國有常經。人知終
始。此霸王之術也。然後問事。事先大功。先問大功則勞臣悅 政自小始。為政先小始微而至著 問死事之孤。其未有田宅者有乎。孤謂先王事之子孫 問少壯
而未勝甲兵者幾何人。知其數則須有所準 問死事之寡。其餼廩何如。問
國之有功大者。何官之吏也。問何官之吏欲知其材之所當 問州之大夫也。何
里之士也。其問何州里欲知其風俗所好尚 今吏亦何以明之矣。問吏所明欲知其優賞厚薄 問
刑論有常。以刑不可改也。今其事之久留也何若。罪既論定當奉而行之此不可改易者也今乃久留其事將如之何 五官有度制。官都其有常斷。今事
之稽也何待。官都謂總攝諸司者也五官既各有制度官都復自有常斷今乃稽其事而不行將何待乎 問
獨夫寡婦孤寡疾病者。幾何人也。知其人數當有所廩餼 問國之棄人。何
族之子弟也。棄人謂有過不齒之四裔者問知其俗欲有所收也 問鄉之良家。其所收養
者幾何人矣。良家謂善營生以致富者收養謂其人不能自存其家全活之知其所養之數欲有所復除也 問
邑之貧人債而食者幾何家。謂從富者出息以供食知其家數欲有所矜免也 問理園
圃而食者幾何家。人之開田而耕者幾何家。士之身耕者幾何

問鄉之貧人何族之別也知從何族而別戍從公族當何之所淑恤也問宗子之收昆弟者以貧從昆弟者幾何家以貧故從昆弟以長養者典之從者各有幾家也餘子仕而有田邑今入者幾何人謂入其稅者子弟以孝聞于鄉里者幾何人餘子父母存不養而出離者幾何人出離謂文仕分居者士之有田而不使者幾何人吏惡何事不使謂不用其吏不惡此者當懲何事士之有田而不耕者幾何人身何事既不耕此身為何事人君臣有位而未有田者幾何人外人之來從而未有田宅者幾何家國子弟之游于外者幾何人貧士之受責于大夫者幾何人貧士無資而被大夫責者官賤行書身士仕同以家臣自代者幾何人其人居官乃賤自行文書身任士職輒以家臣自代亦須知其官承吏無田餼而徒理者幾何人承吏謂攝官無餼而空理事群臣有位事官大夫者幾何人群臣自有位事乃在官于大夫外人來游在大夫之家者幾何人外人謂外國人鄉子弟力田為人率者幾何人既自力田又能率人國子弟之無上事衣食不節率子弟不田弋獵者幾何人既無上事乃率子弟不田農但弋獵男女不整齊亂鄉子弟者有乎謂不以礼交也問人之貸粟米有別券者幾何家別券分謂契也問國之伏利其可應人之急者幾何所也伏利謂利隱蔽不見者銅銀山及溝瀆可決灌溉者人之所害于鄉里者何物也人之為害者害何物問士之有田宅身在陳列者幾何人餘子之勝甲兵有行伍者幾何人問男女有巧伎能利備用者幾何人能利備器之用處女操工事者幾何人冗國所開口而食者幾何人言其不農但有開口仰食問一民有幾年之食也問兵車之計幾何乘也牽家馬軶家車

者幾何乘牽家馬言直有馬軶家車言直有車相配以成乘處士修行足以教人可使帥眾涖百姓者幾何人士之急難可使幾何人謂士之可以急難使者工之巧出足以利軍伍處可以修城郭補守備者幾何人其人既有技巧出用則能利軍處城則可脩城補備也城粟軍糧其可以行幾何年也行猶經也城粟謂守城之粟軍糧謂出軍之糧二者可經幾年吏之急難可使者幾何人大夫疏器謂疏飾畫甲兵兵車旌旗鼓饒帷幕帥車之載幾何乘載謂其車蓋疏藏器疏畫而可以藏者弓弩之張弓弩之可以張者衣夾鋏鋏兩刃鈹也衣夾謂其衣也鉤弦之造鉤弦所以挽弦戈戟之緊謂堅彊者其厲若何其淬厲可用何如其宜修而不修者故何視視比也其器物宜修者於故物何比而造修之官出器處器之具宜起而未起者何待出器謂可出用之器貯器謂貯庫而為備者起謂其材所經日月可起用者也鄉師車輜造修之具其繕何若輜謂車之有防蔽可重載者工尹伐材用毋於三時群材乃植而造器定冬完良備用必足工尹工官之長三時謂春夏秋此時木方生植不堅故不可伐材其伐材必冬也人有餘兵詭陳之行以慎國常方戰有餘兵不用且詭陳而陳之以為行伍當慎而所命則遵國之常令也其簡稽帥馬牛之肥膌其老而死者皆舉之軍之統帥常時檢選稽考之以知其能否而有黜陟至于馬牛肥膌及老而死者皆奉之以知其數其就山藪林澤食薦者幾何薦草之美者出入死生之會幾何會謂合其數若夫城郭之厚薄溝壑之淺深門閭之尊卑宜修而不修者幾何發察也君又察知之守備之伍器物不失其具淫雨而各有處藏器物任雨不敗又致腐敗故當有藏處問兵官之吏國之豪士其急難足以先後者幾何人官吏國豪有急難可令之先後者當知其數夫兵數者危物也不時而勝不義而

材官鬼士官事可用者不知其救臨難赴敵何所恃以先後其使耶

楊文然曰伯尚之要在于強兵一不備則制于人兵匠吹俯治人民協和士爱人而不能利擅人而不能害不制于人亦不能制人也

秀陽秀云篇中有許多問不能悉本篇其尤者評之以見例

將未為福也。失謀而敗國之危也。慎謀乃保國。問所以教選人者何事。問執官都者其位事幾何年矣。執官都之職者問其官位及執事建立之年數所辟草萊有益于家邑者幾何矣。所封表以益人之生利者何物也。謂其事業最可以益人者遂封表以示之問之是何物也所築城郭修墻閉塞通道阨關。深防溝。以益人之地守者何所也。墻閉謂築墻於所懸閉難通道路而為防衛者絕塞之阨空關之處亦當絕之此守地者所以省其功費曰益曰守所捕盜賊除人幾何矣○關者諸侯之陬隧也。謂取隧之道而外財之門戶也。地國之財因之而出明道以重告之。當明道路之令再重而告之征於關者勿征於市。征於市者勿征於關。虛車勿索。徒負勿入。以來遠人。問於邊吏曰。小惑害信。小怒傷義。邊信傷德。邊人失信故傷德厚和構四國以順貌德。敦厚而和於以構結四國四國之來皆以宗信故曰以順貌德后卿四極。既結四國然後向四極而撫安之令守法之官日行日行邊郵度必明先經常。其巡行之時必明其制度無得失于常經

王世貞曰民德之則懷威之則畏德與威兩不可廢

君臣下

是故國之所以為國者。民體以為國。貴賤成礼乃為國君之所以為君者。賞罰以為君。無賞罰則君不足貴致賞則匱。致罰則虐。罰而無節則虐財匱而令虐。所以失其民也。是故明君審居處之教。而民可使。人從教故可使居治。戰勝。守固者也。夫賞重則上不給也。賞重則費用多故不給罰虐則下不信也。令虐則人無所措手足故不足天下道其道則至。君得明道則天下至不道其道則不至也。夫水波而上。盡其搖而復下。其勢固然者也。言水波湧而上既盡其勢還復搖動歸下而止此自然之勢喻人懷德而來畏威不去者也故德之以懷也。威之以畏也。則天歸之矣。德侵則君危。君得見侵不危何待論侵則有功者危。論議侵理則功過不明令侵則官危。令侵則法不行刑侵則百姓危。刑侵則無辜受戮而明君者審禁淫侵者也。上無淫侵之論。則下無異幸之心矣。

呂祖謙曰此段詳述姦邪之說危以激發人主主歸[?]之論洪迈曰翻上通前力為洗笑凌稚隆曰墻耳伏寇然代然之君明則寇滅耳聽君惰則食[?]比党[?]側之狀首非一一而去之其[?]起皆武[?]曰君若不修德舟中之人皆敵國乎以君不明左右前後[?]非伏寇[?]互相終也

古者有二言。墻有耳。伏寇在側。墻有耳者。微謀外泄之謂也。伏寇在側者。沈疑得民之道也。微謀之泄也。狡婦襲主之請而資游慝也。襲入也謂狡婦妖蠱人主逐行請說從外資游說謂奸慝沈疑之得民也者。前貴而後賤者為之驅也。所驅役之人前得貴寵今忽淪賤然賤者必怨貴常伺君以與禍故謂之伏寇明君在上。便僻不能食其意。刑罰亟近也。刑罰數也大臣不能侵其勢。比黨者誅明也。刑罰明也為人君者能遠讒諂。廢比黨。淫悖行食之徒。得食游食無爵列于朝者。此止詐拘姦厚國存身之道也。先其君以善者。侵其賞而奪之實也。先君行善則是侵君之賞奪君之富實也先其

假設文熙曰衰說滔辭以究在上之物微若待時利罰詐明也夫矣

君以惡者侵其刑而奪之威者也。訛言於外者。脅其君者也。假說妖妄之言以惑衆 鬱令而不出者。幽其君者也。鬱塞也君之令而不出行者將欲幽君也 以人役上 人謂百姓百姓勞其身供之上役也 以力役明 明謂臣勤力役用其明而理職位 以刑役心。刑法也君則役心以出法制也 此物之理也。心道進退 心則變量可不故進退也 而刑道滔赶 滔謂充也赶謂逡巡曲也諺法有當不故有合成也一什赶走也 進退者主制。君心進退所以主為制令 滔赶者主勞。主勞者方。主制者圓。圓者運。運者通。通則和 圓而不滯必運而無滯通者必暢故和也 方者執。執者固。固則信 方謂臣道也方而有常執而不合則固固而不姿則信也 君以利和 君道和則利也 臣以節信 臣則守節 則上下無邪矣。故曰。君人者制仁。臣人者守信。此言上下之禮也。君之在國都也。若心之在身体也。道德定於上。則百姓化於下矣。戒心形于內 戒謹之心成形于內 則容貌動於外矣。

陳夢庭曰據法物情得中其曲

朱有丁曰此論胡按繩墨不走然詞說無歸于商子相比入世傳之為中規則以刑名目之有以也夫

君人者上注。臣人者下注。上注者紀天時。務民力。上注謂注意于上天故紀要天時務全人力也 下注者發地利。足財用也。下注謂注意于下地故發與地利足于財用也 故能飾大義。審節上以禮神明。下以義輔佐者。所用輔佐皆得其宜 明君之道。能據法而不阿。上以匡主之過。下以振民之病者。忠臣之所行也。明主在上。忠臣佐之。則齊民以政刑。牽於衣食之利 君明臣忠則國理國理則人重生故人皆以養其利而不牽於衣食之利 故願而易使。愚而易塞 塞止也易用法也 君子食於道。小人食於力。分民 食道力不同故曰分民 威無勢也。無所立 又有勢然後有所立 事無為。無所生 以有為然後有所生 若此則國平而姦省矣 君子小人既食於道力邪惡之人復無所立生故國平而姦省

王偉曰以論欲求世教勉力光錄其意不述

黃曰此段論治体明職守律令堵式無出此者

民之制於上。猶草木之制於時也。故民迂則流之。人太迂曲行則通流之 民流通則迂之。人太流蕩則迂曲之 決之則行。塞之則止。雖有明君。能決之。又塞之。決之則君子行於禮。塞之則小人篤於農。君子行於禮則上尊而民順。小人篤於農則財厚而備足 四肢六道。身之体也 四肢謂手足六道謂上有四竅下有二竅也 四正五官。國之体也 四正謂君臣父子五官謂五刑之官也 四肢不通。六道不達曰失。四正不正。五官曰亂

明男女之別。昭嫌疑之節。所以防其姦也。是以中外不亂。邪慝不生。婦言不及宮中之事。而諸臣子弟無宮中之交。此先王所以明。明立寵設。不以逐子傷義 明立正嫡設其貴寵子不令逐而奪之故不傷義 禮私愛驩。勢不並倫。爵位雖尊。禮無不行。選之以衣服。旌之以章旗。所以重其威也。兄弟無間郄。讒人不敢作矣 列六庶子為兄者雖有才有寵不以逐嫡子而傷義故禮愛隆而不敢並嫡子爵位尊而亦事嫡子也且以車旗服色旌別之皆所以重其威而遠間和 國之所以亂者四。其所以亡者二。內有疑妻之妾。此宮亂也。庶有疑嫡之子。此家亂也。朝有疑相之臣。此國亂也。任官無能。此衆亂也。四者無別 無別謂妾疑嫡庶等不分別也 主失其体。群官朋黨。以懷其私。則失族矣 國亡則宗族隨之故曰失族也 國之幾臣。陰約閉謀以相待也。則失援矣 為國之幾臣下陰為要結其所謀者閉而不泄以此相待人必懷疑而不相親矣 失族於內。失援於外。此二世也。故妻必定。子必正。相必直立以聽。官必中信以敬。故曰。有宮中之亂。有兄弟之亂。有大臣之亂。有中民之亂

許國曰言人臣樹子但仲尼推招揭之

中民謂百吏之長有小人之亂五者一位則為人上者危矣言中亂曰妬紛積妬紛紛然兄弟亂曰黨偏黨偏則強大臣亂曰稱述各稱述其心德之安而不相讓中民亂曰𧩙諍謂以智詐害恐諍質小民亂曰財匱賦稅重則財匱故亂財匱生薄財不供則禮義息𧩙諍生慢不重諍質而智詐恐害之此其慢也稱述生偏妬紛生變此三者或生篡君弑主能為大變也故正名稽疑刑殺亟近則內定矣正名稽嫡庶之疑不正者之黨救取其偏近者而刑殺之則黨偏妬紛之變息故內定順大臣以功順中民以行順小民以務順用其務資則國豐矣三者各稱其所順故國豐也審天時天時各有宜物地生以輯民力禁淫務繡文刻鏤之類勸農功以職其無事無事者皆令得職則小民治矣上稽之以數謂上欲有所徵發必考其定數以命之也下什伍以徵既得其定數下其什伍名以徵之也近其罪伏以固其意日期將近尚有不共者則加之罪以權伏之者以固供者之意鄉樹之師以遂其學每鄉又立之師以遂之也官之以其能及年而舉則士反行矣本才能者授之以官既有年矣則舉其功過而察之則皆反其行之矣稱德度功勸其所能若稽之以衆風若任以社稷之任既稱其德又度其功則其材能不可不知矣既知其能順而考之或使之治衆以立風化其財能充高者或授之以社稷之任也若此則士反於情矣有能必任之以故士反于情也

小稱

管子曰身不善之患毋患人莫己知言但患身不善耳丹青在山民知而取之美珠在淵民知而取之是以我有過為而民無過命我有過為人必知而名之毋術過而遭命者民之觀也察矣不可遁逃以為不善故我有善則立譽我我有過則立毀我當民之毀譽也則莫歸問於家矣人既毀與則已之善惡審矣故不復問家問家則左右佞媚者善掩其過而飾其非也故先王畏民之知毀譽必當其過善故畏之操名從人無不強也謂君自行善待名使之近善故強也操名去人無不弱也是持名去人君既行惡則人雖有天子諸侯民皆操名而去之則捐其地而走矣故棄其地而走也過惡日人共畏之故先王畏民明王懼聲以感耳人以惡聲懼己耳聞而感則心不敢念非懼氣以感目人以惡氣懼己目見而感則以此二者有天下矣可毋慎乎匠人有以感斤欘故繩可得料也羿有以感弓矢故彀可得中也造父有以感轡筴故遬獸可及遠道可致感謂射御操皮者也皆謂得其妙有感於心者天下者無常亂無常治不善人在則亂善人在則治在於既善所以感之也既盡也天下所以理在於君人內外盡善感之於人脩恭遜敬愛辭讓除怨無爭以相逆也逆人則不失於人矣嘗試多怨爭利相為不遜則不得其身身尚不得況於人乎大哉恭遜敬愛之道吉事可以入祭凶事可以居喪大以理天下而不益也小以治一人而不損也嘗試往之中國諸夏蠻夷之國以及禽獸昆蟲皆待此而為治亂澤之身則榮去之身則辱審行之身毋怠雖夷貉之民可化而使之愛

去之身。雖兄弟父母可化而使之惡。

桓公管仲鮑叔牙甯戚四人飲。飲酣，桓公謂鮑叔牙曰：闔不起為寡人壽乎？鮑叔牙奉杯而起曰：使公毋忘出如莒時也，使管子毋忘束縛在魯也，使甯戚毋忘飯車下也。桓公辟席再拜曰：寡人與二大夫能無忘夫子之言，則國之社稷必不危矣。

[illegible]

四稱

桓公問於管子曰：寡人幼弱惛愚，不通諸侯四鄰之義，仲父不當盡語我昔者有道之君乎？吾亦鑒焉。管子對曰：夷吾之所能與所不能，盡在君所矣，君胡有辱令？桓公又問曰：仲父，寡人幼弱惛愚，不通四鄰諸侯之義，仲父不當盡告我昔者有道之君乎？吾亦鑒焉。管子對曰：夷吾聞之於徐伯曰：昔者有道之君，敬其山川宗廟社稷，及至先故之大臣，收聚以忠而大富之。（先故之臣，謂祖考時舊臣也。今以忠成收聚而賙恤之，令其大富。）固其武臣，宣用其力。聖人在前，貞廉在側，競稱於義，上下皆飾。刑正明察，四時不貣。民亦不憂，五穀蕃殖。外內均和，諸侯臣伏，國家安寧，不用兵革。受其幣帛，以懷其德，昭受其令，以為法式。（[illegible]有德其或以致令來者則[illegible]之以為法式。）此亦可謂昔者有道之君也。桓公曰：善哉！桓公曰：仲父既已語我昔者有道之君矣，不當盡語我昔者無道之君乎？吾亦鑒焉。管子對曰：今若君之美好而宣通也，既官職美道，又何以聞惡為？（言君既美好宣通，官又合于美道，循而行之，自可為理，何須聞于惡事乎？以此抑桓公，欲觀其意也。）桓公曰：是何言耶？以繪緣繪，吾何以知其美也？以素緣素，吾何以知其善也？仲父已語我其善，而不語我其惡，吾豈知善之為善也？管子對曰：夷吾聞之於徐伯曰：昔者無道之君，大其宮室，高其臺榭，良臣不使，讒賊是舍。（舍，止也。謂止讒賊于其旁，與之近也。）有家不治，借人為圖。（自不能理其家，借他人圖也。）政令不善，墨墨若夜。（言昏惛之甚。）辟若野獸，無

所朝處野獸各恣意為生不相統屬故無朝處也不循天道不鑒四方有家不治辟
若生狂狂惑者失其性不分善惡也衆所怨詛希不滅亡進其諛優繁其鐘
鼓流於博塞戲其工瞽誅其良臣敖其婦女佳與婦女為敖縱獠獵畢
弋暴遇諸父暴遇諸父以凶恭也馳騁無度戲樂笑語式政既輮刑罰
則烈法式之政既以輮曲則烈至于刑罰惟亦酷烈內削其民以為攻伐又以削生為伐功辟猶
漏釜豈能無竭漏釜則江海不能滿此亦可謂昔者無道之君矣桓公曰
善哉仲父已既語我昔者有道之君與昔者無道之君
矣仲父不當盡語我昔者有道之臣乎吾以鑒焉管子對曰夷
吾聞之徐伯曰昔者有道之臣委質為臣不賓事左右賓敬也君
知則仕不知則已若有事必圖國家徧其發揮良臣皆私其所有必能於國家
及其發又皆徧之也循其祖德辨其順逆推育賢人讒慝不作事君有義
使下有禮貴賤相親若兄若弟忠於國家上下得體居處則思
義語言則謀謨動作則事居國則富處軍則克臨難據事雖死
不悔近君為拂遠君為踈義以與交廉以與處臨官則治酒食
則慈佐辭不謗其君不毀其辭君若有過進諫不疑君若有憂
則臣服之服行此亦可謂昔者有道之臣矣桓公曰善哉桓公
曰仲父既以語我昔者有道之臣矣不當盡語我昔者無道之
臣乎吾亦鑒焉管子對曰夷吾聞之於徐伯曰昔者無道之臣
委質為臣賓事左右執說以進不蘄亡已遂進不退所謂知進而不知退
假寵鬻貴假因也因君之寵心能鬻其貴尊其貨賄卑其爵位求又能貴其貨賄但卑其爵位

而已進曰輔之退曰不可進謂君則言己能為輔弼退而私議則曰君不可輔以敗其君皆
曰非我由斷之人不肖故君有敗乃更推𢾺於君云此非我不仁群處以攻賢者小人所忌者君
子故其群處常有陷賢之見見賢若貨其見賢人無恭敬之心反欲規利若求貨然見賤若過其見
賤人無矜恤之心然不顧若行者之過貪而貨賄競於酒食不與善人唯其所事
人有曲而事己與之交也倨敖不恭不友善士讒賊與鬭不弥人爭其人見爭則恣
令鬭無弥人之心唯趣人詔人有制命不問可不則向而順之言其接諛湛湎於酒行義不
從順從也不循先故變易國常擅創于令迷惑其君生奪之政生殺
奪政死於死乎保貴寵矜懼寵而矜誇者則保依而貴重遷損善士善士則迂改而損棄之捕
援貨人其所捕追而援引者佳財貨之人入則乘等出則黨駢其貨賄之人與之同國則同乘
而出至其出也又用黨而駢並貨賄相入酒食相親俱亂其君君若有過各奉
其身奉身自潔推過于君也此亦謂昔者無道之臣桓公曰善哉

侈靡

問曰古之時與今之時同乎曰同其人同乎不同乎曰不同
而今浼古質而今浮可與政其誅 言今雖不同古可為政誅其不恣以復古 俈堯之時混吾之
美在下其道非獨出人也 俈帝俈也言二帝之時比至可封美俱在下其能若此非有出人之進脩
古而已混同也 山不童而用贍澤不弊而養足 山無草木曰童弊竭也 耕以自養
以其餘應良天子故平 以其自養之餘應天子之食故天下平有時而賦曰良 牛馬之牧
不相及 各自足不相及 人民之俗不相知 人至老死不相往來故不相知 不出百里
而來足 行者不出百里而來者所求足 故卿而不理靜也 雖立公卿不理其事以人靜故 其獄
一踦腓一踦屨而當死 諸侯犯罪者令著一隻屨以恥之可以當死刑 今周公斷指滿
稽斷首滿稽斷足滿稽而死民不服非人性也敝也 今周公之刑法雖詳
有斷指之罪有斷首之罪斷足之罪充滿之獄使不致枉濫雖善而民猶不服蓋謂古人法簡而治今人法詳不治也
地重人載毀敝而養不足事末作而民興之 載生也今也判地重則人之生植穀物者則從而毀壞弊盡之所以養有不足入既惰於本業故競起而事末作 是以下名而上實也 謂下但有其名之名不得自用而實皆歸於上也
聖人者省諸本而游諸樂 聖人察人之本之於富壽之域則俈堯以前為然也 大昏也博夜也 大昏謂甚昏昧也博夜後夜也謂長不明也所以甚言今人之昏昧也
問曰興時化若何 謂度時興化其理若何 莫善於侈靡 侈靡謂珠玉之屬也賢氏以為珠玉者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時共貴之若將不重則強者守之以招人故度時與化莫若重珠玉以為侈靡 故天子藏
珠玉諸侯藏金石大夫畜狗馬百姓藏布帛不然則強者能守
之智者能收之賤所貴而貴所賤不然鰥寡獨老不與得焉均
之始也

翁正春曰管子首誠貴珠玉曰权珠玉政以貴賤未使衣人大循不待操其粟米之權耳

用貧與富何如而可曰甚富不可使 甚富則驕 甚貧不知恥 甚貧則濫 水
平而不流無源則遫竭 平而不流謂水也停水無源則遫竭 雲平而雨不甚無委
雲雨則遫已 平雲少雨又無委雲以助之其雨必遫止上二事為下比例 政平而無威則不
行愛而無親則流 但行泛愛無所偏親則其愛流浸賢都不盡力 親左有用無用則辟
之若相為有兆怨 雖曰當有所親而用親之理許左則有為用者不為用者將猶言有中不中此但為怨
而已 親之上短下長無度而用則危本不稱 或復上得短而下得長其役用之不無益也以度如此者或能儀然以敗國故曰危本不稱也
請問用之若何 用政 何如必辨於天地之道然後功用可以殖 天地有時
早恩威之方故明之然後可以立功名 辨於地利而民可富通於侈靡而士可戚
貴珠玉以賞士 君親自好事強以立斷 強立其志以斷是非 仁以好任 所謂仁也以使用人

許國曰此今日藏石之言

君壽以政年 君所以壽考由為政以順年之四時令也 百姓不夭厲 厲疾也 六畜遮育
五穀遮熟 遮猶熟也 然後民力可得用 人俱富而力全可用也
好戰之君上甲兵甲兵之本必先於田宅今吾君戰則請行民
之所重飲食者也侈樂者也民之所願也足其所欲贍其所願
則能用之耳 君之於人必足其願然後可用 今使衣皮而冠角食野草飲野
水孰能用之傷心者不可以致功 謂富者奢靡而有餘貧而不足則傷心矣傷心則
無恥而有目故不能致功
丹沙之穴不塞則商賈不處 穆丹穴而求利故不處也 富者靡之貧者為之
富者所以得成此侈靡則重貧者而為之也 此百姓之怠生百振而食非獨自為也
百姓既為富者所藥則息於作業故能生此富者之靡當成成此侈靡亦以百姓振起之故也豈富者能自為乎 為之畜

化用（今欲為此畜貧富之法，當變化富者之用也）其臣者予奪之（謂臣富者今欲化之使貧，或先少與而後多奪之也）使而輟之（既使之多所貴用然成其功）徒以而富之（或空言其利而今得富且取其物之）父繫而伏之（或加父罪而繫之子必伏而破產以贖父也）予虛爵而驕之（或空與爵名而無其位以驕此人今有所貴用也）收其春秋之時而消之（當者既貯物以射春秋之利，令則官自收而消也）有集礼我而居之（或有貴用財物禮於我，若此者順其意而居之）時舉其強者以譽之（當而又強則也之佐者，或令其有所統率）而可使服事（服行必強者辯，服事之必成者）辯以辯辭（其有辯明者則令辯繁辭者）智以招請（富而多智則使招來而請謁也）廉以摽人（清廉則使為人摽式）不能使之而流徙，此謂國亡之鄣（鄣總不能使任上之六者乃流移而狀之斷亡國之節也）

為國者反民性，然後以與民戚。民欲佚而教以勞（勞致於新墾）民欲生而教以死（死致於寇難）勞教定而國富（勤勞則致富也）死教定而威行（死則敢當其難，故威行也）聖人者陰陽理（言法陰陽之理）故平外而險中（外則合陰陽於外，內則險於內）（○險只是調度驅率之意，非設詐以愚之民）

公曰：國門則塞，百姓誰敢敖，胡以備之（請國有至國門以塞百姓，譽衛而誰敢敖者）擇天下之所宥（請不為天下之所疾者）擇鬼之所當（謂為神福助者）擇人天之所戴（謂為人所戴仰者）而亟付其身，此所以安之也（德之大者付其身而任之，使有寇賊無如我何）

請問為邊若何（問所以防禦邊境）對曰：天邊日變，不可以常知觀也（兩國交爭，寇敵伺隙，日有變，當應幾而動，故不可以常知）民未始變而是變，是為自亂（機未發且當循常而伺之，今人利之，當變而輒為變，此謂先時也，更為其亂）請問諸邊而參其亂，任之

以事因其謀（諸變則因變也，謂於驗知其變之然後以事任之，因其所謀而用之，此已上公問之辭也）方百里之地，樹表相望者，丈夫走禍，婦人備食（謂百里之國自都至邊境，每於高險之處樹立其表，使遞相望，其有寇賊之禍，丈夫則走而奔命，婦人則備食以給之也）內外相備（以外拒寇，以內備以給外，故曰相備也）春秋一日，敗曰千金，稱本而動（春秋種獲尤為農要，此二時而有戰，曰經一日敗費千金，故為國者必當稱本而動也）候人不可重也，唯交上能必於邊之辭（候人謂偵候之未人國者，候人入國或伺我匿實，現我動靜，不可使重之，唯有能與上交必定邊境之辭，至國不易者，其可重也）行人可不有私，不有私所以為內因也（行人使人也，若可而可惟不有私耳，無私則竟或故能為國內成事者也）使能者有主矣，而內事（使人出境必有所主，其所主者欲成內國之事）

君子者勉於紀人者也（君子者為民之紀，故但察人不為人所亂）非見紀者也。故輕者輕，重者重，前後不慈（輕謂臣人，重謂君也，凡君臣所以能相慈者，輕能事重，重能制輕，然後慈之心油然矣，今輕自任輕，重自任重，或前或後不相交接，否之謂也，何慈之有乎）凡輕者操實也（臣須君食故必操實也）以輕則可使（輕而操實則可使也）重不可起輕（重無實則輕不可起用）重有齊重以為國（重者不限所以為國）輕以為死（輕以道使輕可以致此）毋全祿，貧國而用不足（欲全其祿不以與下，則賢去而人散，故國愈貧而用愈不足也）毋全賞，好德惡亡使常（雖曰好德，全賞而不與，雖曰惡亡而使者乃常人，若此者敗亡之道）如以予人財者，不如無奪時；如以予人食者，不如無奪其事（不奪其事則各安其業，食無不足也）比前之於前易也，水鼎之汨也（蓋因之事先其未然而杜塞之，則甚易，猶水之在鼎以烹之食事亦不難也）人聚之壤地之美也（由是地美故人聚之也）人死之君江胡之大

也人所以為君致死者則君豈求珠貝者不令也若之於人求（也君水之大無不容納故也所謂擇若之於人求）珠貝之為也人必大而不令之逐神而遠熱交解者不處九遺利若之於人也使教之若逐神長之若遠熱其逐神者交解祭祀不敢留處其遠熱也雖有兄弟之親亦遺利而去君之尊滅莫與大誰敢窺覬之哉夫事左謂人君行事不得正中國之人觀危國過君而弋其能者豈不幾於危社主哉中國謂得義禮之中國也弋取也中國之人見危國過君不能用賢道為己用如此則過君之社主近於危也

魚鼈之不食咡者不出其淵樹木之勝霜雪者不聽於天霜雪不能終是不聽於天也士能自治者不從聖人自理者則有餘不以聖人而求之也不方之政不可以為國不方之政謂邪也曲靜之言不可以為道靜謀也節時於政與時往矣九為節度當合於時所施政教與時俱往不動以為道齊以為

行守正不動以為道齊肅然以此為行也避世之道不可以進取苟避世則安明藏用若無所能故不可進取陽者進謀幾者應感顯明其事欲進而於謀幾理之動雖應所感也夫陰陽進退滿虛奪餘滿補不足聖人善識滿虛之所在故奪有餘者補於不足以通政事以贍民常或滿與虛為人均平故能通達政事贍足於人使修常道地之變氣應其所出謂地見災變之氣應其所出之處則設法以禳之水之變氣應之以精受之以禳水見災變之氣則當應之以精誠其詳不殂當改之者順穀其有所防備之也天之變氣應之以正天見災變之氣唯守正以應之

許慶元曰此論天地五行之數[illegible]從反不可知其變[illegible]陰陽故曰五行一陰陽也補上餘意

九變

[illegible]

凡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德其上者有數以至焉或守或戰至死不敢恃之以德於上則有數存焉故能至此也曰大者親戚墳墓之所在也田宅富厚足居也不然則州縣鄉黨與宗族足懷樂也不然則上之教訓習俗慈愛之於民也厚無所往而得之君之恩厚皆在於人無所他往故得人之致死不然則山林澤谷之利足生也不然則地形險阻易守而難攻也不然則罰嚴而可畏也不然則賞明而足勸也不然則有深怨於敵人也不然則有厚功於上也功厚則祿多故亦自為戰而不得於居此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德其上者也今恃不信之人而求以智用不守之民而欲以固將不戰之卒而幸以勝此兵之三闇也

區言

任法

聖君任法而不任智，任數而不任說，任公而不任私，任大道而不任小物。小物，小事。然後身佚而天下治。失君則不然，舍法而任智，故民舍事而好譽。舍數而任說，故民舍實而好言。舍公而好私，故民離法而妄行。舍大道而任小物，故上勞煩，百姓迷惑，而國家不治。

昔者堯之治天下也，猶埴之在埏也，埏，和也。埴，音植。唯陶之所以為。猶金之在鑪，恣冶之所以鑄。其民引之而來，推之而往，使之而成，禁之而止。故堯之治也，善民法禁之令而已矣。黃帝之治天下也，其民不引而來，不推而往，不使而成，不禁而止。此黃帝而來則堯有為而黃帝無為。故黃帝之治也，置法而不變，使民安其法者也。

夫法者上之所以一民使下也，私者下之所以侵法亂主也。故聖君置儀設法而固守之，然故諶杵習士閒識博學之人不可亂也，杵所以毀碎于物者也。謂姦詐之人為託于諶以毀君法。習士，謂習法之閒識，謂多聞廣識。君子法堅，故此等莫能亂。眾強富貴私勇者不能侵也，信近親愛者不能離也，離，猶迸也。珍怪奇物不能惑也，萬物百事非在法之中者不能動也。物，此珍怪[illegible]。法為[illegible]。故法者天下之至道也，道無越於法也。聖君之實用也。用法為[illegible]。藉人以其所操，命曰奪柄；藉人以其所處，命曰失位。奪柄失位而求令之行，不可得也。法不平，令不全，是亦奪柄失位之道也。

洪範曰法若天下之所望而人主之[illegible]也法不法[illegible]非所以為治[illegible]朝令而久改始行而終[illegible]之中[illegible]於法分[illegible]於[illegible]之外也[illegible]罪[illegible]其[illegible]家[illegible]成風從上[illegible]而於至矣治祖[illegible]曰刑一

[illegible]遊起後救[illegible]於行福非于入逸祖述此意倪思曰君雖其皆爲有道亦知法之不可廢妄於誅法從私非貴臣挾寵則財臣貨賂或為姦告耳言巧色所移心一四谷于此自然伸法不浮宋神曰君一身其深誦好佞之彼環左右伺室殺不可勝數乾非清心寡慾以防未前之欲彼声色巧佞紛然投所者何限故五者欲禁之耳

法不平令不全則柄位不可得而保。故有為枉法，有為毀令，此聖君之所以自禁也。故貴不能威，富不能祿，賤不能事，近不能親，美不能淫也。植固而不動，奇邪乃恐。所立堅則不可動，有奇邪則敗亡旋及，故恐。奇革而邪化，令往而民移。君之奇邪能有革化，則令往而人已移心而從善也。聖君一度量，置儀法，如天地之堅，如列星之固，如日月之明，如四時之信，故令往而民從。而失君則不然，法立而還廢之，令出而後反之，枉法而從私，毀令而不全，是貴能威之，富能祿之，賤能事之，近能親之，美能淫之也。此五者不禁於身，君身不能自禁。是以群臣百姓人挾其私而幸其主。妄希非分之恩。彼幸而得之，則主日侵；臣得不當得之恩，則主日見侵。彼幸而不得，則怨日產。臣不得所幸，怨毒日生。夫日侵而產怨，此失君之所慎也。

凡為主而不得用其法，不適其意，顧臣而行，凡有所行，不敢專，顧其臣而為之。離法而聽貴臣，此所謂貴而威之也。言貴臣能威於君也。富人用金玉事主而來也，主離法而聽之，此所謂富而祿之也。賤人以服約卑敬悲色告愬其主，主因離法而聽之，此所謂賤而事之也。言賤人善諂君所之。近者以偏近親愛有求其主，主因離法而聽之，此所謂近而親之也。美者以功言令色請其主，主因離法而聽之，此所謂美而淫。言美有能以言色淫動於君，故君亦所之。有私視也，故有不見也；有私聽也，故有不聞也；有私慮也，故有不知也。凡私則不周，故有不見聞知也。夫私者壅蔽失位之道也。上舍公法而

[illegible]以□□□□之道□人□私各□□□託一之政非如金石行此之令信如四時檄此之公無私如天地故役之制之民不忍不畏莫不服心以仰上德者法之所在王者非有絲毫已意側其間故也

所私說，於群臣百姓，皆設私立方以教於國。方謂異術也。群黨比周以立其私，請謁任舉以亂公法，人用其心以幸於上。上無度量以禁之，是以私說日益，而公法日損，國之不治，從此產矣。

明法

所謂治國者，主道明也。所謂亂國者，臣術勝也。臣道明則公法明故治臣術勝則私事立故亂

夫尊君卑臣，非計親也，以勢勝也。百官職，非惠也，刑罰必也。

群臣之不敢欺主者，非盡愛主也，以畏主之威勢也。百姓之爭用，非以愛主也，以畏主之法令也。故明主操必勝之數，以治必用之民；處必尊之勢，以制必服之臣。故令行禁止，主尊而臣卑。故君臣共道則亂。臣行君事故曰共道 專受則失。

夫國有四亡：令求不出謂之滅，求不出令則下無所稟故滅 出而道留謂之擁；下情求不上通謂之塞，求不上通則與君隔絕 下情上而道止謂之侵。下情上通由道為左右所止此則臣侵上事 故夫滅侵塞擁之所生，從法之不立也。

是故先王之治國也，不淫意於法之外，不為惠於法之內也。動無非法者，所以禁過而外私也。

按式法而驗行矣。非法度不留意焉，故曰不淫意於法之外。

舍公法成私惠，明主不為也，故曰不為惠於法之內。[illegible]

者非不能奪富者財也，然而不敢者，法不使也。強者非不能暴弱也，然而不敢者，是法誅也。故按之以法，則姦不生，誅之以刑，則禍不起。

威不兩錯，政不二門。以法治國，則舉錯而已。臣行君威為兩錯舉錯謂以法[illegible]國則如牢而置之無不行也

[illegible]人曰以權衡尋丈為法度之術

是故有法度之制者不可巧以詐偽有權衡之稱者不可欺以輕重有尋丈之數者不可差以長短

民以法與吏相距下以法與上從事故詐偽之人不可欺其主嫉妒之人不得用其賊心詭諛之人不得施其巧千里之外不敢擅為非○權衡者所以起輕重之數也然而人不事者非心惡利也權不能為之多少其數而衡不能為之輕重其量也人知事權衡之無益故不事也 尺寸尋丈者所以得長短之情也故以尺寸量短長則萬舉而萬不失矣是故尺寸之度雖富貴強不為益長雖貧賤卑辱不為損短公平而無所偏故姦詐之人不能欺也

黨衆日增之今人亦然

今主釋法以譽進能則臣離上而下比周以黨舉官則民務交而不求用矣是故官之失其治也是主以譽為賞以毀為罰也然則喜賞惡罰之人離公道而行私術矣比周以相為庸是前公是之事皆匿而不行忘主死交以進其譽故交衆者譽多外內朋黨雖有大奸其蔽主多矣是以忠臣死于非罪而邪臣起于非功所死者非罪所起者非功也則為人臣者重私而輕公矣十至私人之門不一至于庭君庭也百慮其家不一圖國屬數臣為屬數之數雖衆非以尊君也百官雖具非以任國也此之謂国無人國無人者非朝臣之衰也家與家務於相益不務尊君也大臣務相于而不任國小臣持祿養交不以官為事故官失其能官各失其能則與衆亂人

同矣

姦臣之欺其主也積漸積微使主迷惑而不自知也上則相為候望於主下則買重於民譽其黨而使主尊之毀不善者而使主廢之其所利害者主聽而行之如此則群臣皆忘主而趨私交矣

凡所謂忠臣者務明法術日夜佐主明於度數之理以治天下者也姦邪之臣知法術明之必治也治則姦臣困而法術之士顯是故邪之所務事者使主無明主無悟而已得所欲也故方正之臣得用則奸邪之臣困傷矣是方正之與奸邪不兩進之勢也姦臣在主之側者不能勿惡也惟惡之則必候主間而日夜危之人主不察而用其言則忠臣無罪而困死姦臣無功而富國

是以先王之治國也使法擇人不自舉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故能而不可蔽匿謂富材之人敗而不可飾也譽者不能進而誹者不能退也然則君臣之間明別分明賢不肖明別則易治也主雖不身下為而守法為之可也不必身為其事但守法則治自為之不勞身也

明主之擇賢人也言勇者試之以軍言智者試之以官試于官而有功者則舉之試于官而事治者則用之故以戰功之事逆勇怯以官職之治定愚智故勇怯愚智之見也如白黑之分案其言而求其實任其身而課其功專任法而不自舉焉所謂以

法擇人也。明主之治也，明分職而課功勞，有功者賞，亂治者誅，
誅賞之所加，各得其宜，而主不自與焉。故曰：使法量功，不自度
也。如此則士上通而莫之能妒，不肖者困廢而莫之能舉，故能
不可蔽，敗不可飾。

楊維楨曰：已意保功者，能為是言。

正世

古之欲正世調天下者，必先觀國政，料事務，察民俗，本治亂之
所生，知得失之所在，然後從事。故法可立而治可行。夫萬民不
和，國家不安，失非在上，則過在下。今使人君行逆不修，逆誅殺
不以理，重賦斂，得民財，急使令，罷民力，使令急故人力疲也財竭則不能
無侵奪，力罷則不能無墮倪，倪，傲也，謂被墮而傲縱也民已侵奪墮倪，因以
法隨而誅之，則是誅罰重而亂愈起。夫民勞困若不足，則簡禁
而輕罪，如此則失在上。失在上而上不變，則萬民無所託其命。
今人主輕刑政，寬百姓，薄賦斂，緩使令，然民淫躁行私而不從
制，飾智任詐，負力而爭，則是過在下。過在下人君不廉而變[illegible]
也，則暴人不勝，邪亂不止。暴人不勝，邪亂不止，則君人者勢傷
而威日衰矣。故為人君者，莫貴於勝。所謂勝者，法立令行之謂
勝。法立令行，故群臣奉法守職，百官有常法，不繁匿，萬民敦慤，
反本而儉力。謂慤而勤力也故賞必足以使，謂使人從善也威必足以勝，謂勝
合姦邪也然後下從。

王世貞曰：此治道深中後世之弊，聖人復起，恐不能易矣。

事莫急於當務，每事當其務則理也治莫貴於得齊。齊謂無非人也制民急則民
迫，民迫則窘，窘則民失其所葆；葆謂所恃為生者也緩則縱，縱則淫，淫則
行私，行私則離公，離公則難用。故治之所以不立者，齊不得也。
齊不得則難治，謂上有非人也故治民之齊，不可不察也。聖人者，明
於治亂之道，習於人事之終始者也。其治人民也，期於利民而

鄧宣曰治國在於富民富民在於務農古今不易之論
焦竑曰民輕法易犯敢為亂而不足者分明是為飢寒所迫所以未有飽煖安逸之民其心於犯法犯誅以其身者若不足怕者
胡時化曰專論務農重穀一片文字
陸仁曰連如貫珠散如浮雲斷而不斷是為絕品
姚寬曰秦商子開宗張本之書俱祖此術第流于苛刻耳
王世貞曰洪祖之王在擬粟救倉廩採之與亦也田許下務農教桑節[illegible]治國為然
[illegible]

止。（至於利人則上而勿哩也）故其位齊也。不慕古，不留今，與時變，與俗化。

治國

凡治國之道，必先富民。民富則易治也，民貧則難治也。奚以知其然也？民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敬上畏罪，敬上畏罪則易治也。民貧則危鄉輕家，（危謂不安其所居）危鄉輕家則敢陵上犯禁，陵上犯禁則難治也。故治國常富，而亂國常貧。是以善為國者，必先富民，然後治之。昔者七十九代之君，法制不一，號令不同，然俱王天下者，何也？必國富而粟多也。夫富國多粟生於農，故先王貴之。凡為國之急者，必先禁末作文巧，末作文巧禁，則民無所游食，民無所游食，則必農。民事農則田墾，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國富者兵彊，兵彊者戰勝，戰勝者地廣。是以先王知眾民、彊兵、廣地、富國之必生於粟也，（也皆收於）故禁末作，止奇巧，而利農事。今為末作奇巧者，一日作而五日食，（言取一日之利可共五日之食）農夫終歲之作，不足以自食也。然則民舍本事而事末作，舍本事而事末作，則田荒而國貧矣。凡農者月不足而歲有餘者也，而上徵暴急無時，（謂徭稅不以時）則民倍貸以給上之徵矣。（倍貸謂貸一還二）耕耨者有時，而澤不必足，（雨澤不足）則民倍貸以取庸矣。（澤不足則歲凶富者倍貸而貧不能還其倍價者則計所倍而取庸矣）秋糴以五，春糶以束，是又倍貸也。（時謂富者以五糴之至春出糶便收其束矣此亦倍貸之類也束十疋也）故以上之徵而倍取於民者四，（謂無時之徵一也澤不足二秋糴春糶之三也下關市府庫之以徵四也）關市之租，府庫之徵，粟什

[illegible]
洪頤煊曰說苑農夫之害而舉法
倍稱之息
呂祖謙曰借取于民皆可乃結中不結于苟而察于四者之中亦苛
說思曰土深兼則所收倍蓰宜當而不富者非也利不義也非人力不分也故巧末作者將方之後月月必
序利之故終年勞勤而不得一穫其所滿者令无錢至于粥子
[illegible]

一，廝輿之事，此四時亦當一倍貸矣。（言人供關市府庫之徵亦用粟之什一計四時常有所用故亦當一倍貸之）夫以一民養四主，（四主謂四倍貸也）故逃徙者刑而上不能止者，粟少而民無積也。常山之東，河汝之間，蚤生而晚殺，五穀之所蕃孰也，四種而五穫，（四種謂四時皆種五穫謂五穀皆宜而有所穫）中年畝二石，一夫為粟二百石。今也倉廩虛而民無積，農夫以粥子者，上無術以均之也。故先王使農士商工四民交能易作，終歲之利無道相過也。（道從也四人均能故无從相過）是以民作一而得均。民作一則田墾，姦巧不生。田墾則粟多，粟多則國富。姦巧不生則民治。富而治，此王之道也。不生粟之國亡，粟生而死者霸，（霸者或不能廣積粟故人有不生而致死）粟生而不死者王。（王者積粟既多故人其生无伏致死者也）粟也者，民之所歸也；粟也者，財之所歸也；粟也者，地之所歸也。（有粟則人歸之）（積粟既多或有入地歸降者也）粟多則天下之物盡至矣。故舜一徙成邑，二徙成都，參徙成國。舜非嚴刑罰重禁令，而民歸之矣，去者必害，（謂背舜而去者）從者必利也。先王者善為民除害興利，故天下之民歸之。所謂興利者，利農事也；所謂除害者，禁害農事也。農事勝則入粟多，入粟多則國富，國富則安鄉重家，安鄉重家則雖變俗易習，敺眾移民，至於殺之，而民不惡也。此務粟之功也。

秦有丁曰：字字說精神正氣，故精者為精也。孟子曰吾善養吾浩然之氣，是也。此氣名最妙。

王係曰：可法。長短排列，精神不見，書畫之病。

安寶曰：此篇是理數字，文字非善養氣者不能解。

內業

凡物之精，此則為生（精謂神之至靈者也，得此則為生），下生五穀，上為列星，流於天地之間，謂之鬼神；藏於胸中，謂之聖人。是故民氣（謂精氣者則人氣），杲乎如登於天（杲，明也），杳乎如入於淵，淖乎如在於海（淖，女教反），卒乎如在於己（人有氣則存，故如在於己也）。是故此氣也，不可止以力，而可安以德（以德靜心，念德氣自來也）；不可呼以聲，而可迎以音（調其宮商使之克諧，氣自來也）。敬守勿失，是謂成德（不失氣則德自成），德成而智出（德成智自生也），萬物果得（以智安物，物皆得所也）。凡心之刑（刑，法也，謂得安心之法也），自充自盈（充盈謂無不足），自生自成（凡此皆得安心法故也）。其所以失之，必以憂樂喜怒欲利（此六者過常以亂於心則失矣）。能去憂樂喜怒欲利，心乃反濟（若能去六者，則心反其所而能濟成也）。彼心之情，利安以寧（安寧者心之所利也），勿煩勿亂，和乃自成（心若無煩亂則和自成）。折折乎如在於側（折折，明貌，言心明察近如在側），忽忽乎如將不得（忽忽然而不得），渺渺乎如窮無極（渺渺，微遠貌，言心之微遠如欲窮之則無其極）。此稽不遠，日用其德（常以此考心，不遠之則日有所用也）。夫道者，所以充形也（形自內而處者皆道），而人不能固（人不能固守其處，反以利欲塞也）。其往不復，其來不舍（有既利欲之心，則道生而不復，雖其有來，無處可舍）。謀乎莫聞其音（今謀欲尋于道則不聞其音），卒乎乃在於心（道至於極則近于心）；冥冥乎不見其形（尋之神至虛道至靜乎），淫淫乎與我俱生（淫淫，增進貌，有生則有道，故曰與我俱生）。不見其形，不聞其聲，而序其成，謂之道（雖無形聲，常依序而成，故謂之道）。凡道無所，善心安愛（言道無他舍，唯愛心安也）。心靜氣理，道乃可止（若靜心則氣自理，調理故道來止）。彼道不遠，民得以產（人得之以生，則道在人，故不遠也）；彼道不離，民因以知（人既因道而知，則道常在而不離）。是故卒乎其如可與索（似可物，唯忽然可索），眇眇乎其如窮無所（及欲窮之，則眇眇然無所）。彼道之情，惡音與聲（聲音者所以亂道，故惡之），修心靜音，道乃可得。道也者，口之所不能言也，目之所不能視也，耳之所不能聽也，所以修心而正形也（雖不可以言語視聽，用之修心則外形自正也）。人之所失以死，所得以生也；事之所失以敗，所得以成也。凡道無根無莖，無葉無榮（道非如卉木而有根莖花葉也），萬物以生，萬物以成，命之曰道（無根莖而能生，無花葉而能成，則陰陽不測者也，故命之曰道）。天主正（天之正也），地主平（地之平也），人主安靜（人之安靜也）。春秋冬夏，天之時也（平分四時，均生萬物，無為而無不為）。山陵川谷，地之枝也（為地之枝榮也）。喜怒取予，人之謀也（四者謀之用也）。是故聖人與時變而不化（時自變耳，聖本不化），從物而不移（物遷而聖本不移）。能正能靜，然後能定（必正靜然後定也）。定心在中，耳目聰明，四肢堅固（心定乎中則耳目自聰明，四肢自堅固），可以為精舍（心者精之所舍）。精也者，氣之精者也（氣之尤精者謂之精）。氣道乃生（氣得道能有生），生乃思（有生則有思），思乃知（思則知生也），知乃止矣（知成則理足，故止也）。凡心之形，過知失生（安心之法，智過其度則失其主也）。一物能化謂之神，一事能變謂之智（一謂無心也，謂無心於物事而物事自變化，以為神智也）。化不易氣，變不易智，惟執一之君子能為此乎（執一故能不易其氣智也）。執一不失，能君萬物（無心者主也）。君子使物，不為物使（無心故能使物，而物不能使也），得一之理。治心在於中（心自治則言治），治言出於口，治事加於人，然則天下治矣。一言得而天下服，一言定

言所以聖人之心靜中抑則之總思慮牢而物不能亂常人不知先立其大以物亂官以官亂心養神明之舍皆物欲雜擾填塞天府入官排然死作於身為悲入亡無忒也 汪道中曰心之官則思一往一來而不能思其心已大其官了非有精想寧念之勿精神之舍已不守其故宅矣 說公曰心之中以有心者更去

而天下聽，公之謂也。理心之謂

形不正，德不來；中不靜，心不治。正形攝德，天仁地義，則淫然而自至。言欲正形攝德，但能則天之仁、法地之義，則德淫然自至。淫，進貌。神明之極，照乎知萬物。照知者神明之理。中義守不惑，若常守中則無差惑。不以物亂官，貪物則官亂。不以官亂心，貪官則心亂也。是謂中得。能忘官則中心自得也。

敬除其舍，精將自來。精想思之，除謂有想思之。寧念治之，寧靜思念則心自治。嚴容畏敬，精將至定。但能嚴敬則精至而定也。得之而勿捨，耳目不淫，心無他圖。既得精守之而勿捨，則耳目不淫，心無他慮也。正心在中，萬物得度。心在中而正則無過差，故萬物得度也。道滿天下，普在民所，民不能知也。言人皆有道但不去自知耳。精存自生，其外安榮。精存于中則自然長生，至於外形靜而榮茂也。內藏以為泉原。內藏精于中則無窮竭，若水之泉。浩然和平，以為氣淵。言精既浩然和平，則能生氣，故為氣淵。淵之不涸，四乃固。涸主氣之淵不有竭，涸故四体固也。水之不竭，九竅遂通。精之泉不竭，故九竅通也。乃能窮天地，被四海。体固竅通故得壽，畢天地，德被四海。中無惑意，外無邪菑。邪菑生于惑意，故內無惑意則邪菑自銷也。心全于中，形全于外，中全則外完。不逢天菑，不遇人害，天菑人害去，福不全者也。謂之聖人。人能正靜，皮膚裕寬，耳目聰明，節信而骨強。但能正靜則皮膚自然寬，耳目自聰明，筋骨自申強。乃能戴大圜，天也。而履大方，地也。鑒於太清，道也。視於大明。日月也。敬慎無忒，日新其德，徧知天下，窮於四極，敬發其充，謂道充也。是謂內得。得於道故內得。然而不反，此生之忒。忒，差也。言不反守道則生有差謬。凡道必周必密，周密則不泄。必寬必舒，寬舒則博而容。必堅必固，堅固則不匡止解。守

則守中循正心之致草和然則則守淳曰句句自足突理培之洒之動人 王蔡曰校寫精氣之成句法德奇記可愛 丘濬曰心為物引精神營亂不过喪乎之生而已至人官與心淨其治要横而至于窮天也故四海故精誠所感已畢事本之細而不敢體道時无天佑人合 凡邪 郭宗曰分別理欲之判齊人迷途求自得欲

何以曰精誠言不判之與 胡時化曰以言或若淺以志識若深孔子云速之流行置于速動而傳命此以屬詩於之不

善勿舍，勿舍則善自成。逐淫澤薄，克逐淫邪，律澤浮薄。既知其極，反於道德。知極反德，則常道自隆。全心在中，不可蔽匿，有諸內必形于外之。和於形容，容貌也。心和見於膚色。內暢者体澤。善氣迎人，親於弟兄；惡氣迎人，害於戎兵。不言之聲，疾於雷鼓。謂全心以德感物者也。德者不疾而速，不崇朝而通天下，故疾於雷鼓也。心氣之形，明於日月，察於父母。全心之氣發形于外，則無不燿，无不知，若日月父母也。賞不足以勸善，罪賞乃善，非本為善。形不足以懲過，畏刑非本無過。意氣得而天下服，若不畏賞不畏刑，此誠善也，故天下服。心意定而天下聽。心意定則理明，故天下聽也。摶氣如神，萬物備存。摶謂結聚也，結聚純氣則无所不變化，故如神而物皆備存矣。能摶乎？能一乎？摶則一也。能無卜筮而知吉凶乎？吉凶在於逆順，故不須卜筮而知也。能止乎？能已乎？謂止而求諸己也。能勿求諸人而得之己乎？求人者惑，自得者明。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求己者必須自思慮也。思之而不通，鬼神將通之。若思之而不通，則或致鬼神為通之也。非鬼神之力也，精氣之極也。言今能致思者，非鬼神自見其力，蓋由思之不已，精氣之極也。四体既正，血氣既靜，一意摶心，耳目不[illegible]，遠若近。言既体正氣靜，意心摶，耳目之用不淫，過事雖遠大，可以近速而成也。思索生知，既近而遇思索，其知自生。慢易生憂，慢易必致禍，故生憂。暴傲生怨，傲虐傷害必多，故生怨也。憂鬱生疾，憂恚鬱塞不通暢，故生疾也。疾困乃死。謂既疾而困而死。思之而不捨，內困外薄，思欲不捨，則五藏困於內，形骸迫於外也。不蚤為圖，生將巽舍。既已內困外迫，尚不圖之如此，則生將巽遁其舍而至於死也。論治在心，此以長壽。和之精類雖可知見，但能平而正，則狀恍于胸中，論其道理又不離心，以此則可以益壽而長壽也。忿怒之失度，乃謂之圖。若忿怒過度則節之，當圖而去之。節其五欲，去

其二凶。（喜怒过度皆去為害故曰二凶）不喜不怒平正擅胸。（不喜不怒可謂和也故能平且正独擅于胸中也）凡人之生也必以平正所以失之以喜怒憂患是故止怒莫若詩。去憂莫若樂。節樂莫若礼。守礼莫若敬。守敬莫若靜。內靜外敬能反其性。性將大定。凡人之生也必以其歡。憂則

而怒則失端。憂悲喜怒道乃無處。（憂怒則害道故道无所處）愛欲靜之。遇亂正之。（謂若愛慾則當靜之遇亂則當正之）勿引勿推。福將自歸。（而勿推任平而性福則自歸）彼道自來可藉與謀。（藉因也因其自來而与之謀則憩動而理盡）靜則得之。躁則失之。靈氣在心。一來一逝。（靜則來躁則逝）其細無內。其大無外。所以失之以躁為害。心能執靜道將自定。得道之人理丞而屯泄。胸中無敗。（謂腠理丞達也聚泄散故胸中無敗）節欲之道萬物不害。

從吾　焦　竑　校正
青陽　翁正春　參閱
蘭嵎　朱之番　圈點

晏子

諫上

晏子曰此諫也后行組此以諫泰始是者頭克曰臣諫不能使君必諫非其能諫之從彼諫以死諫天敵晏子之……之論耳

楊慎曰此正諫也其言極有短處初言公德婦人次言会忘先烈次言垂駕史非未言子羨不可誅……

景公飲酒七日七夜不止。弦章諫曰。君欲飲酒七日七夜。章願君之廢酒也。不然。章賜死。晏子入見。公曰。章諫吾曰。願君之廢酒也。不然。章賜死。如是而聽之。則臣為制也。不聽。又愛其死。晏子曰。幸矣章遇也。今章遇桀紂者。章死久矣。于是公遂廢酒。

翟王子羨臣（又）於景公以重駕。公觀之而不說也。嬖人嬰子欲觀之。公曰。及晏子寢病也。居囿中臺上以觀之。嬰子說之。因為之請曰。厚祿之。公許諾。晏子起病而見公。公曰。翟王子羨之駕。寡人甚說之。請使之示乎。晏子曰。駕御之事臣無職焉。公曰。寡人一樂之。是欲祿之以萬鍾。其足乎。對曰。昔衛士東野之駕也。公說之。嬰子不說。公曰不說。遂不觀。今翟王子羨之駕也。公不說。嬰子說。公因說之。為請。公許之。則是婦人為制也。且不樂治人而樂治馬。不厚祿賢人而厚祿御夫。昔者先君桓公之地狹於今。修法治。廣政教。以霸諸侯。今君一諸侯無能親也。歲凶年饑。道途死者相望也。君不此憂恥。而惟圖耳目之（樂不修）先君之

功烈而惟飾駕御之伎則公不顧民而亡國從子且詩曰載驂載駟君子所誠夫駕八固非制也今又重此其為非制也不滋甚乎且君苟美樂之國必衆為之田獵則不便道行致遠則不可然而用馬數倍此非御下之道也淫於耳目不當民務此聖王之所禁也君苟美樂之諸侯必或效我君无聖德之以被諸侯而易之以僻此非所以子民彰名致遠親鄰國之道也且賢良廢滅孤寡不振而聽嬖妾以祿御夫以蓄怨與民為讎之道也詩曰哲夫成城哲婦傾城今君不思成城之求而惟傾城之務國之亡日至矣君其圖之公曰善遂不復觀乃罷歸翟王子羨而疏嬖嬰子

景公疥且瘧期年不已召會譴梁丘據晏子而問焉曰寡人之病病矣使史固與祝佗巡山川宗廟犧牲珪璧莫不備具數其常多先君桓公桓公一則寡人再病不已滋甚予欲殺二子者以說于上帝其可乎會譴梁丘據曰可晏子不對公曰晏子何如晏子曰君以祝為有益乎公曰然若以為有益則詛亦有損也君疏輔而遠拂忠臣擁塞諫言不出臣聞之近臣嘿遠臣瘖衆口鑠金今自聊攝以東姑尤以西者此其人民衆矣百姓之咎怨誹謗詛君于上帝者多矣一國詛兩人祝雖善祝者不能勝也且夫祝直言情則謗吾君也隱匿過則欺上帝也上帝神則不可欺上帝不神祝亦無益願君察之也不然刑死無辜商

所以威也公曰善解于晏加冠命會譴毋治齊國之政梁丘據毋治賓客之事兼屬之乎晏子晏子辭不得命受相退把政改月而君病悛公曰昔吾先君桓公以管子為有力邑狐與穀以共宗廟之鮮賜其忠臣則是多忠臣者子今忠臣也寡人請賜子州款辭曰管子有一美嬰不如也有一惡嬰不忍為也其宗廟之養鮮也終辭而不受

景公遊於麥丘問其封人曰年幾何矣對曰鄙人之年八十五矣公曰壽哉子其祝我封人曰使君之年長於胡宜國家公曰善哉子其復之封曰使君無得罪于民公曰誠有鄙民得罪於君則可安有 得罪于民者乎晏子諫曰君過矣彼疏者有罪戚者治之賤有罪貴者治之君得罪于民誰將治之敢問桀紂君誅乎民誅乎公曰寡人固也于是賜封人麥丘以為邑

楚巫微導裔款以見景公侍坐三日景公說之楚巫曰公明神主之帝王之君也公即位有七年矣事未大濟者明主未至也請致五帝以明君德景公再拜稽首楚巫曰請巡國郊以觀帝位至于牛山而不敢登曰五帝之位在於國南請齋而后登之公命百官供齋具于楚巫之所裔款視事晏子聞之而見於公曰公令楚巫齋牛山乎公曰然致五帝以明寡人之德神將降福于寡人其有所濟乎晏子曰君之言過矣古之王者德厚足以安世行廣足以容衆諸侯戴之以為君長百姓歸之以為父

向□□□不閑有
祥祀以邀福者
□□不□楚巫之言
於帝王之君一
恃巫之力耳皆
也甚矣
齊國曰此霸正
屏楚巫之妄與
諫何切不涉浮
漫
李奎曰君非上
聖多為相說鬼
神所式驗齊侯
為之補拂耳知
王且受辱於□
賜而不諫天□
之失以愚猶其
禳福曰鬼為我
但患后世多有

此說
論以訓曰旱之
為害□天所以
譴告人君使之
惕身修行並祈
祀靈山河水所
能免乎湯禱桑
林六事自責俱
史天雨景公出
野暴露亦三日
而雨天果感耶
迷耶崇在高山
廣水是耶非耶
□□曰清峨□
□□然生死浮
□公寄焉也何
□甚哉

毋是故天地四時和而不失星辰日月順而不亂德厚行廣配天象昔然後為帝王之君神明之主古者不慢行而繁祭不輕身而恃巫今政亂而行僻而求五帝之明德也棄賢而用巫而求帝王之在身也夫民不苟德福不苟降君之帝王不亦難乎惜乎君位之高所論之卑也公曰裔款以楚巫命寡人曰試嘗見而觀焉寡人見而說之信其道行其言今夫子譏之請逐楚巫而拘裔款晏子曰楚巫不可出公曰何故對曰楚巫出諸侯必或受之公信之以過於內不知出以易諸侯于外不仁請東楚巫而拘裔款公曰諾故曰送楚巫于東而拘裔款于國也

齊大旱逾昔景公召群臣問曰天不雨久矣民且有饑色吾使人卜云祟在高山廣水寡人欲少賦斂以祠靈山可乎群臣莫對晏子進曰不可祠此無益也夫靈山固以石為身以草木為髮天久不雨髮將焦身將熱彼獨不欲雨乎祠之無益公曰不然吾欲祠河伯可乎晏子曰不可河伯以水為國以魚鼈為民天久不雨泉將下百川竭國將亡民將滅矣彼獨不欲雨乎祠之何益景公曰今為之柰何晏子曰君誠避宮殿暴露與靈山河伯共憂其幸而雨乎于是景公出野居暴露三日天果大雨民盡得種時景公曰善哉晏子之言可無用乎其維有德

景公遊于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若何滂滂去此而死乎艾孔梁丘據皆從而泣晏子獨笑于旁公刷而顧晏子曰寡人今

張之象曰樂生
愛死觸目興悲
是生死理上勘
不破晏子正色
立談直指出生
死乃賢愚進旅
不惟可以辭七
惑而世欲進此
使入死生不二
之門矣
袁□曰此論切
諫知死生之理
二諫知和同之
分三諫知天人
之應
高以孫曰此段
即前段之意而
之來故有生有
死自古渾暴之
君是不救敗所
求命以從其欲
至於祈祠伏樂
以安長生皆由
生死之理不明
故也
黃道開曰晏子
和同之辨左氏
更詳
袁宏曰成湯六
事自責而大旱
而太戊側身修
行而桑穀枯人
事可以消天譴
也匿之之禳何
能為耶
鄒□曰集連凡
規先畏其齊不
得為太公桓公
之齊也宜哉

日游悲孔與據皆從寡人而涕泣子之獨笑何也晏子對曰使賢者常守之則太公桓公常守之矣使勇者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常守之矣數君者將守之則吾君安得此位而立焉以其迭處之迭去之至於君也而獨為之流涕是不仁也不仁之君見一諂諛之臣見二此臣之所以獨竊笑也

景公出遊於公阜北面睹齊國曰嗚呼使古而無死何如晏子曰昔者上帝以人之沒為善仁者息焉不仁者伏焉若使古而無死丁公太公將有齊國桓襄文武將皆相之君將戴笠衣褐執銚耨以蹲行畎畝之中孰暇患死公忿然作色不悅無幾何而梁丘據御六馬而來公曰是誰也晏子曰據也公曰何如曰大暑而疾馳甚者馬死薄者馬傷非據孰敢為之公曰據與我和者夫晏子曰此所謂同也所謂和者君甘則臣酸君淡則臣鹹今據也甘君亦甘所謂同也安得為和公忿然作色不悅無幾何日暮公西面望睹彗星召伯常騫使禳去之晏子曰不可此天教也日月之氣風雨不時彗星之出天為民之亂見之故詔之妖祥以戒不敬今君若設文而受諫謁聖賢人雖不去彗星將自亡今君嗜酒而并于樂政不飾而寬于小人近讒好優惡文而疏聖賢人何暇在彗茀又將見矣公忿然作色不說及晏子卒公出背而立曰嗚呼昔者從夫子而游公阜夫子一日而三責我今誰責寡人哉

子于蜍曰景公恐之臣晏子直之君即心與四支析之妙為親切

何孟春曰十有八日而不返景公之荒于田也甚矣公不在國故晏子遠遊以國重責之五子不過口敏[illegible]過諸非而已晏子只說心四支上善詞諷諫晏子齊其詞以為周聊

申時行曰只說心四支之進說句句忠懇和納的自觸之義可為良箴

景公畋于署梁十有八日而不返晏子自國往見公比至衣冠
不正不革衣冠望遊而馳公望見晏子下而急帶曰夫子何為
遽國家無有故乎晏子對曰不亦急也雖然嬰願有復也國人
皆以君為安野而不安國好獸而惡民毋乃不可乎公曰何哉
吾為夫婦獄訟之不正乎則泰士子牛存矣為社稷宗廟之不
享乎則泰祝子游存矣為諸侯賓客莫之應乎則行人子羽存
矣為田野之不辟倉庫之不實則申田存焉為國家之有餘不
足聘乎則吾子存矣寡人之有五子猶心之有四肢心有四肢故心得佚
焉今寡人有五子故寡人得佚焉豈不可哉晏子對曰嬰聞之
與君言異若乃心之有四支而心得佚焉可得令四支無心十
有八日不亦久乎公于是罷畋而歸

許國曰此說極去動人聽后段手東方朔往往祖此以動主聽

李涂曰公之怒不可解非馬之獄不可救晏子乃以不解解之俾君无[illegible]怨氏自釋[illegible]樂所全者不很一洪水馬矣

霍韜曰知此以數其得實以救君之罪所謂得其所以救者可為諫法

景公使圉人養所愛馬暴死公怒令人操刀解養馬者是時晏
子侍前左右執刀而進晏子止而問於公曰堯舜支解人從何
躬始公矍然曰從寡人始遂不支解公曰以屬獄晏子曰此不
知其罪而死臣為君數之使知其罪然後致之獄公曰可晏子
數之曰爾罪有三公使汝養馬而殺之當死罪一也又殺公之
所最善馬當死罪二也使公以一馬之故而殺人百姓聞之必
怨吾君諸侯聞之必輕吾國汝殺公馬使怨積於百姓兵弱於
鄰國汝罪當死三也今以屬獄公喟然嘆曰夫子釋之夫子釋
之勿傷吾仁也

諫下

呂祖謙曰梁父吟二桃殺三士即此

何以謂曰勇力之士上貝乎知所從所公孫接三子不過宜用之晏子乃不用[illegible]以二桃[illegible]

呂柟曰公子之豪小人尚勇尚勇則爭爭則殺勝所以至於斗請計功食桃晏子之於三士智矣哉

公孫接田開彊古冶子事景公以勇力博虎聞晏子過而趨三
子者不起晏子入見公曰臣聞明君之蓄勇力之士也上有君
臣之義下有長率之倫內可以禁暴外可以威敵上利其功下
服其勇故尊其位重其祿今君之蓄勇力之士也上無君臣之
義下無長率之倫內不以禁暴外不以威敵此危國之器也不
若去之公曰三子者搏之恐不得刺之恐不中也晏子曰此皆
力攻勍敵之人也無長幼之禮因請公使人少餽之二桃曰三
子何不計功而食桃公孫接仰天而嘆曰晏子智人也夫使公
之計吾功者不受桃是無勇也士衆而桃寡何不計功而食桃

馬理曰凡事持一事心多至于亂則勇力之獲出乎人情之外者孔三子托仁以勇以死直欲子死中求生自君子死死之天現之待時鶴相殺之勇耳

顧憲臣曰三子之死上非其勇臣矣后出於爭[illegible]人之心志耶

矣接一搏猏而再搏乳虎若接之功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
援桃而起田開彊曰吾仗兵而卻三軍者再若開彊之功亦可
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古冶子曰吾嘗從君濟於河
黿銜左驂以入砥柱之流當是時也冶少不能游潛行逆流百
步順流九里得黿而殺之左操驂尾右挈黿頭鶴躍而出津人
皆曰河伯也若冶視之則大黿之首若冶之功亦可以食桃而
無與人同矣二子何不反桃抽劍而起公孫接田開彊曰吾勇
不子若功不子逮而取桃不讓是貪也然而不死無勇也皆反
其桃挈領而死古冶子曰二子死之冶獨生之不仁恥人以言而
夸其聲不義恨乎所行不死無勇雖然二子同桃而節冶專桃

而宜亦反其桃挈領而死使者復曰已死矣公矜之以服薨之以士禮焉

婁約曰社即今况图也社鼠如左右使宗壅蔽爲死肥貌貴臣憂辱朝上世者将人主之势而為奸謀不軌人臣下故同有仲氣下上伐謗止也与之如文帝之劉通介相待以啟召而欲殺之亦不可多见

問上

景公問於晏子曰治國何患晏子對曰患乎社鼠公曰何謂也對曰夫社束木而塗之鼠因往託焉熏之則恐燒其木灌之則恐敗其塗此鼠所以不可得殺者以社故也夫國亦有焉人主左右是也內則蔽善惡於君上外則賣權重於百姓不誅之則為亂誅之則為人主所案據腹而有之此亦國之社鼠也人有酤酒者為器甚潔清置表甚長而酒酸不售問之里人其故里人云公狗之猛人挈器而入且酤公酒狗迎而噬之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夫國亦有猛狗用事者是也有道術之士欲干萬乘之主而用事者迎而齕之此亦國之猛狗也左右為社鼠用事者為猛狗主安得無壅國安得無患乎

何淡濤曰猛狗如秦之趙高宋之梁冀晉之司馬昭唐之來俊渴安祿山是矣中材有曰社鼠猛狗二者為國之害云之之權非人臣所可去者

景公問於晏子曰忠臣之事君也何若晏子對曰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公不悅曰君裂地而封之疏爵而貴之君有難不死出亡不送可謂忠乎對曰言而見用終身無難臣奚死焉謀而見從終身不出臣奚送焉若言不用有難而死之是妄死也謀而不從出亡而送之是詐偽也故忠臣也者能納善於君不能與君陷於難

許國曰崔杼弒齊君人謂晏子殺死之晏子曰獨吾君也哉吾乎晏子曰獨非罪也哉人有君而人弒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死之君子不以及晏子皆分明若合言不用出士從故也

問下

平齋曰詞無而晚將說晏子甚有

晏子使魯見昭公昭公悅曰天下以子大夫語寡人者衆矣今得見而羨乎所聞請私而無為罪寡人聞大國之君蓋回曲之君也曷為以子大夫之行事回曲之君乎晏子逡循對曰嬰不肖嬰之族又不若嬰待嬰而祀先者五百家故嬰不敢擇君晏子出

霍韜曰昭公之論晏子可謂知人卒至于失国出奔誠威儀丞而辨論工若昭于所不取也

昭公語人曰晏子仁人也反亡君安危國而不私利焉僇崔杼之尸滅賊亂之徒不獲名焉使齊外無諸侯之憂內無國家之患不伐功焉鍖然不滿退託於族晏子可謂仁人矣

錢福曰人臣事君守身之道君子當以晏子爲法

叔向問晏子曰齊國之德衰矣今子何若晏子對曰嬰聞事明君者竭心力以沒其身行不逮則退不以誣持祿事惰君者優游其身以沒其世力不能則去不以諛持危且嬰聞君子之事君也進不失忠退不失行不苟合以隱忠可謂不失忠不持利以傷廉可謂不失行叔向曰善哉詩有之曰進退維谷其此之謂與

論以訓曰持危以諛則危者愈危君子于斯時審于去就之分可也

呂補曰詞不短而縣忠臣之言

焦竑曰醇而不驚也允家眾矣

梁丘據問晏子曰子事三君君不同心而子俱順焉仁人固多心乎晏子對曰嬰聞之順愛不懈可以使百姓彊暴不忠不可以使一人一心可以事百君三心不可以事一君仲尼聞之曰小子識之晏子以一心事百君者也

襍上

張之象曰此即亡以貴以何之說帯情自力不則去不以

晏子為莊公臣言大用每朝賜爵益邑俄而不用每朝致邑與爵爵邑盡退朝而乘嘳然而歎終而笑其僕曰何歎笑相從數

此將危之也

張洪曰此與左傳相同章法句法極妙

高似孫曰崔杼弑莊公變臣三人皆從死春秋不以死節暐之謂三人從君于昏死不足以償其死故也晏子曰君為己死而為己亡非其私暱誰敢任之是矣

也。晏子曰：吾嘆也，哀吾君不免於難；吾笑也，喜吾自得也。吾亦無死矣。崔杼果弑莊公，晏子立崔杼之門，從者曰：死乎？晏子曰：獨吾君也乎哉？吾死也。曰：行乎？曰：獨吾罪也乎哉？吾亡也。曰：歸乎？曰：吾君死，安歸？君民者，豈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豈為其口實？社稷是養。故君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若君為己死而為己亡，非其私暱，孰能任之？且人有君而弑之，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將庸何歸？門啟而入，崔子曰：子何不死？子何不死？晏子曰：禍始，吾不在也；禍終，吾不知也。吾何為死？且吾聞之，以亡為行者，不足以存君；以死為義者，不足以立功。嬰豈其婢子也哉？其縊而從之也。遂袒免，坐枕君尸而哭，興，三踊而

晏定曰叙崔慶發亂劫盟之狀生死如畫

顧充曰孔以紙手四横而入華之崇可為切齒痛心

楊慎曰弑君之賊人人得而誅之崔杼欲結盟以拜衛其如天討何

李手歸曰晏子之不死也一髮耳吾子謂晏子危矣

何孟春曰晏子則反以君食

出。人謂崔子必殺之，崔子曰：民之望也，舍之得民。

崔杼既弑莊公而立景公，杼與慶封相之，劫諸將軍大夫及顯士庶人於太宮之坎上，令無得不盟者。為壇三仞，埳其下，以甲千列環其內外，盟者皆脫劍而入。維晏子不肯，崔杼許之。有敢不盟者，戟拘其頸，劍承其心，令自盟曰：不與崔慶而與公室者，受其不祥。言不疾，指不至血者死。所殺七人。次及晏子，晏子奉桮血，仰天歎曰：嗚呼！崔子為無道而弑其君，不與公室而與崔慶者，受此不祥。俛而飲血。崔杼謂晏子曰：子變子言，則齊國吾與子共之；子不變子言，戟既在脰，劍既在心，維子圖之也。晏子曰：劫吾以刃而失其志，非勇也；回吾以利而倍其君，非義也。崔

國不華則戕任怛劫挫心典其叛君食切牢一死以留君臣之義晏子于此分明知所處死宜以死生二其心耶

申時行曰氣度優然

子獨不為夫詩乎？詩云：莫莫葛藟，施于條枚；愷悌君子，求福不回。今嬰且可以回而求福乎？曲刃鉤之，直兵推之，嬰不革矣。崔杼將殺之，或曰：不可！子以子之君無道而殺之，今其臣有道之士也，又從而殺之，不可以為教矣。崔子遂舍之。晏子曰：若大夫為大不仁，而為小仁，焉有中乎！趨出，授綏而乘。其僕將馳，晏子撫其手曰：徐之！疾不必生，徐不必死，鹿生於野，命縣於廚，嬰命有繫矣。按之成節而後去。詩云：彼己之子，舍命不渝。晏子之謂也。

許國曰景公田顧十七日不返夜飲移於臣家皆是亡行所以不亡者晏子之力也

景公飲酒，夜移于晏子，前驅款門曰：君至！晏子被玄端，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微有事乎？君何為非時而夜辱？公

李塗曰君有事故非時得于臣家晏子典穰苴以此對君不謀而行俱是近于理非取辦應之頃也

霍韜曰晏子玄端穰苴操戟守不忘所事致君命也視據瑟竽而行歌豈不猶長松之下蔓草乎

王論以訓曰君臣斷案按語

吳補曰叙事簡潔

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晏子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司馬穰苴之家。前驅款門曰：君至！穰苴介冑操戟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兵乎？大臣得微有叛者乎？君何為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石之聲，願與將軍樂之。穰苴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梁丘據之家。前驅款門曰：君至！梁丘據左操瑟，右挈竽，行歌而出。公曰：樂哉！今夕吾飲也。微彼二子者，何以治吾國？微此一臣者，何以樂吾身？君子曰：賢聖之君皆有益友，無偷樂之臣，景公弗能及，故兩用之，僅得不亡。

晉平公欲伐齊，使范昭往觀焉。景公觴之，飲酒酣，范昭曰：請君

周煙曰二子以一言卻齊共所謂銷盜于未形消又于先事旨

顧冲曰薛讓與樂范昭之用意其欲晏子與太師規之若素

張之象曰尊俎之間折衝萬里可見賢人之所係甚矣

高以孫曰以地與魯此景公之好名處

黄道開曰史載子叔昭伯善于詞命觀不受命數詞雖客揖遜持之以理可謂不辱君命詩交鄰之道者

趙瑆曰他理又人情來說委曲詳盡令人心服俱頗可謂忠告道者矣

之兼鐏公曰酌寡人之鐏進之於客范昭已飲晏子曰徹鐏更之鐏觶具矣范昭佯醉不悅而起舞謂太師曰能為我調成周之樂乎吾為子舞之太師曰冥臣不習范昭趨而出景公謂晏子曰晉大國也使人來將觀吾政今子怒大國之使者將柰何晏子曰夫范昭之為人也非陋而不知禮也且欲試吾君臣故絕之也景公謂太師曰子何以不為客調成周之樂乎太師對曰夫成周之樂天子之樂也調之必天子舞之今范昭人臣欲舞天子之樂臣故不為也范昭歸以報平公曰齊未可伐也臣欲試其君而晏子識之臣欲犯其禮而太師知之仲尼聞曰夫不出於尊俎之間而知千里之外其晏子之謂也可謂折衝矣而太師其與焉

景公予魯君地山陰數百社使晏子致之魯使子叔昭伯受地不盡受也晏子曰寡君獻地忠廉也曷為不盡受子叔昭伯曰臣受命於君曰諸侯相見交讓爭處其卑禮之文也交委多爭受少行之實也禮成文於前行成章於後交之所以長久也且吾聞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吾是以不盡受也晏子歸報公公喜笑曰魯君猶若是乎晏子曰臣聞大國貪於名小國貪于實此諸侯之公患也今魯處卑而不貪乎尊辭實而不貪矣多行廉不為苟得道義不為苟合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以全其交君之道義殊于世俗國免于公患公曰寡人說魯君故

李贄曰極有識見

何孟春曰語可爰侶左氏

中肘行曰景公加其能悔于后晏子諫其當遵于先其規諷之意溢于言外吾晏子者可謂善因事納海者矣

許国曰晏子此語老成深切之言后世人主不

知先覆救木水两敵杜往匕戰心宰之梅如晋君者宜問晏子之論能不惻然

參錄曰修之于己資之于人此贈言之大致也觀穀曰士須友以成德習俗移人須矣若不免致借蘭之湛以為喻

倫以訓曰圣門之教多術而擇交一事無日不諄諄言及之晏子亦當時之亞有故言之甚合

予之地今行果若此吾將使人賀之晏子曰不君以驩予之地而賀其辭則交不親而地不為德矣公曰善於是重魯之幣毋比諸侯厚其禮毋比賓客君子於魯而後明行廉辭地之可為重名也

魯昭公棄國走齊齊公問焉曰君何年之少而棄國之蚤奚道至於此乎昭公對曰吾少之時人多愛我者吾體不能親人多諫我者吾志不能用是則內無拂而外無輔輔拂無一人諂諛我者甚衆譬之猶秋蓬也孤其根而美枝葉秋風一至根且拔矣景公辯其言以語晏子曰使是人反其國豈不為古之賢君乎晏子對曰不然夫愚者多悔不肖者自賢溺者不問墜迷者不問路溺而後問墜迷而後問路譬之猶臨難而遽鑄兵噎而遽掘井雖速亦無及已

曾子將行晏子送之曰君子贈人以軒不若以言吾請以言乎以軒乎曾子曰請以言晏子曰今夫車輪山之直木也良匠揉之其圓中規雖有槁暴不復嬴矣故君子慎隱揉和氏之璧井里之困也良工修之則為存國之寶故君子慎所修今夫蘭本三年而成湛之苦酒則君子不近庶人不佩湛之麋醢而賈匹馬矣非蘭本美也所湛然也願子之必求所湛嬰聞之君子居必擇居游必就士擇居所以求士求士所以辟患也嬰聞汩常移質習俗移性不可不慎也

晏子之晉，至中牟，睹弊冠反裘負芻息於塗側者，以為君子也。使人問焉，曰：子何為者也？對曰：我越石父者也。晏子曰：何為至此？曰：吾為人臣僕于中牟，見使將歸。晏子曰：何為之僕？對曰：不免凍餓之切，吾身是以為僕也。晏子曰：為僕幾何？對曰：三年矣。晏子曰：可得贖乎？對曰：可。遂解左驂以贈之，因載而與之俱歸。至舍，不辭而入。越石父怒而請絕。晏子使人應之曰：吾未嘗得交夫子也。子為僕三年，吾乃今日睹而贖之，吾於子尚未可乎？子何絕我之暴也。越石父對之曰：臣聞之，士者詘乎不知己，而申乎知己。故君子不以功輕人之身，不為彼功詘身之理。吾三年為人臣僕，而莫吾知也。今子贖我，吾以子為知我矣。嚮者子

乘不我辭也，吾以子為忘；今又不辭而入，是與臣我者同矣。我猶且為臣，請鬻於世。晏子出見之曰：嚮者見客之容，而今也見客之意。嬰聞之，省行者不引其過，察實者不譏其辭，嬰可以辭而無棄乎？嬰誠革之。迺令糞灑改席，尊醮而禮之。越石父曰：吾聞之，至恭不修途，尊禮不受擯。夫子禮之，僕不敢當也。晏子遂以為上客。君子曰：俗人之有功則德，德則驕。晏子有功，免人於厄，而反詘下之，其去俗亦遠矣。此全功之道也。

晏子為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間而闚其夫。其夫為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

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迺為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為大夫。

燕之游士有泯子午者，南見晏子於齊，言有文章，術有條理，巨可以補國，細可以益晏子者三百篇。睹晏子，恐慎而不能言。晏子假之以悲色，開之以禮顏，然後能盡其復也。客退，晏子直席而坐，廢朝移晷。左側者曰：嚮者燕客侍，夫子胡為憂也？晏子曰：燕，萬乘之國也；齊，千里之途也。泯子午以萬乘之國為不足說，以千里之途為不足遠，則是千萬人之上也。且猶不能殫其言於我，況乎齊人之懷善而死者乎？吾所以不得睹者，豈不多矣，然吾失此，何之有也。

晏子居晏桓子之喪，麤衰斬，苴絰帶杖，菅屨，食粥，居倚廬，寢苫，枕草。其家老曰：非大夫喪父之禮也。晏子曰：唯卿為大夫。曾子以聞孔子。孔子曰：晏子可謂能遠害矣。不以己之是駮人之非，遜辭以避咎，義也夫。

襍下

景公病水，卧十數日，夜夢與二日鬬，不勝。晏子朝，公曰：夕者夢與二日鬬，而寡人不勝。我其死乎？晏子對曰：請召占夢者。出於閨，使人以車迎占夢者。至，曰：曷為見召？晏子曰：夜者公夢二日與公鬬，不勝。公曰：寡人死乎？故請君占夢，是何為也？占夢者曰

請反其書。晏子曰毋反書。公所病者陰也。日者陽也。一陰不勝二陽。故病將已。以是對。占夢者入。公曰寡人夢與二日鬬而不勝。寡人死乎。占夢者對曰公之所病陰也。日者陽也。一陰不勝二陽。公病將已。居三日公病大愈。公且賜占夢者。占夢者曰此非臣之力。晏子教臣也。公召晏子且賜之。晏子曰占夢以占之言對。故有益也。使臣言之則不信矣。此占夢之力也。臣無功焉。公兩賜之曰晏子不奪人之功。以占夢者不蔽人之能

晏子使吳。吳王謂行人曰吾聞晏嬰蓋北方辨於辭。習於禮者也。命儐者曰客見則稱天子請見。明日晏子有事。行人曰天子請見。晏子蹵然。行人又曰天子請見。晏子蹵然。又曰天子請見。晏子蹵然者王曰臣受命弊邑之君。將使於吳王之所。以不敏而迷惑。入於天子之朝。敢問吳王惡乎存。然後吳王曰夫差請見。見之以諸侯之禮

晏子使楚。以晏子短。楚人為小門於大門之側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狗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從此門入。儐者更道從大門。入見楚王。王曰齊無人耶。晏子對曰臨淄三百閭。張袂成陰。揮汗成雨。比肩繼踵而在。何為無人。王曰然則子何為使乎。晏子曰齊命使各有所主。其賢者使使賢王。不肖者使使不肖王。嬰最不肖。故直使楚矣

晏子將至楚。楚聞之。謂左右曰晏嬰齊之習辭者也。今方來。吾

欲辱之。何以也。左右曰為其來也。臣請縛一人過王而行。王曰何為者也。對曰齊人也。王曰何坐。曰坐盜。晏子至楚。王賜晏子酒。酒酣。吏二縛一人詣王。王曰縛者曷為者也。對曰齊人也。坐盜。王視晏子曰齊人固善盜乎。晏子避席對曰嬰聞之。橘生淮南則為橘。生於淮北則為枳。葉徒相似。其實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異也。今民生長於齊不盜。入楚則盜。得無楚之水土使民善盜耶。王笑曰聖人非所與嬉也。寡人反取病焉。景公使晏子於楚。楚王進橘置削。晏子不剖而並食之。楚王曰當去剖。晏子對曰臣聞之。賜人主前者。瓜桃不削。橘柚不剖。今者萬乘無教令。臣故不敢剖。不然臣非不知也

景公飲酒。田桓子侍。望見晏子而復於公曰請浮晏子。公曰何故也。無宇對曰晏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駑馬以朝。是隱君之賜也。公曰諾。晏子坐。酌者奉觴進之曰君命浮晏子。晏子曰何故也。田桓子曰君賜之卿位以尊其身。寵之百万以富其家。群臣其爵莫尊於子。祿莫重於子。今子衣緇布之衣。麋鹿之裘。棧軫之車。而駕駑馬以朝。是則隱君之賜也。故浮子。晏子避席曰請飲而後辭乎。其辭而後飲乎。公曰辭然後飲。晏子曰君之賜卿位以尊其身。嬰非敢為顯受也。為行君令也。寵以百萬以富其家。嬰非敢為富受也。為通君賜也。臣聞古之賢君有受厚賜而不顧其國族則過之。臨事守職不勝其任則過之

先生取此篇絕妙讀方知其佳

李登曰晏子陳說不爭多如此

鍾惺曰首尾俱在隱君賜一句是在答之根苗處

論以訓曰以欲字生出一段議論甚妙

呂倫曰晏子辭邑分明從出于至誠非辭之以為名者

馬理曰意與公孫辭意相同

君之內隸臣之父兄若有離散在於野鄙此臣之罪也君之內隸臣之所職若內播之在於四方此臣之罪也兵革之不完戰車之不修此臣之罪也若夫弊車駑馬以朝意者非臣之罪乎且臣以君之賜父之黨無不乘車者母之黨無不足於衣食者妻之黨無凍餒者國之閒士待臣而後舉火者數百家如此者為彰君賜乎為隱君賜乎公曰善為我浮無宇也

慶氏亡分其邑與晏子邶殿其鄙六十晏子弗受子尾曰富者人之所欲也何獨弗欲晏子曰慶氏之邑足欲故亡吾邑不足欲也益之以邶殿乃足欲足欲亡無日矣在外不得宰吾一邑不受邶殿非惡富也恐失富也且夫富如布帛之有幅焉為之

頭既臣曰此等至言足為貪得者利之戒知止不辱知足不殆其是之謂矣

頭光曰景公之候田氏之貪故晏子矯之以儉與

歷海曰齊丁景公之世日吹事

頭欽曰重晏子曾與叔向於計隱痛之分於使者一食不飽其苦節儉約與景公之閑而侈召而改其奢況與其千金市租之賜乎三致三辭晏子之心切矣

制度使無遷也夫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使無黜慢謂之幅利利過則為敗吾不敢貪多所謂幅也

晏子方食景公使使者至分食食之使者不飽晏子亦不飽使者反言之公公曰嘻晏子之家若是其貧也寡人不知是寡人之過也使吏致千金與市租請以奉賓客晏子辭三致之終再拜而辭曰嬰之家不貧以君之賜澤及三族延及交遊以振百姓君之賜也厚矣嬰之家不貧也嬰聞之夫厚取之君而施之民是臣代君君民也忠臣不為也厚取之君而不施於民是為筐篋之藏也仁人不為也進取於君退得罪於士身死而財遷於他人是為宰藏也智者不為也十總之布一豆之食足於

何者曰管仲三匡九合之勳功過于晏子書社不辭而受仲處之當也晏子之不受而辭亦有所指其辭受晏不可同日論者指管仲之受為一失晏子之權宜之辭切以不不也

中免矣景公謂晏子曰昔吾先君桓公以書社五百封管仲不辭而受子辭之何也晏子曰臣聞之聖人千慮必有一失愚人千慮必有一得意者管仲之失而嬰之得者耶故再拜而不敢受命

馬理曰王道難行此一篇綱領

○文中子敘述言王道故言數不之述知其

文中子

王道篇

子（文中子也）曰：甚矣王道難行也。吾家頃銅川六世矣（上黨有銅鞮縣），未嘗不篤於斯（斯文），然亦未嘗得宣其用（不進），退而咸有述焉，則以志其道也（志記）。蓋先王之述曰時變論六篇，其言化俗推移之理竭矣。江州府君之述曰五經決錄五篇，其言聖賢制述之意備矣。晉陽穆公之述曰政大論八篇，其言帝王之道著矣。同州府君之述曰政小論八篇，其言王霸之業盡矣。安康獻公之述曰皇極讜義九篇（讜音黨），其言三才之去就深矣。銅川府君之述曰興衰要論七篇，其言六代之得失明矣（自先王至銅川文中子世家言之備矣時變論至興衰要論今皆亡六代晉宋後魏北齊後周隋也）。余小子獲覩成訓勤九載矣（大業九年自長安居著六經至九年功畢），服先人之義，稽仲尼之心，天人之事，帝王之道，昭昭乎。

許國曰此言欲倣春秋詩書等皆欲以見志也

子謂董常曰：吾欲修元經，稽諸史論，不足徵也（元經春秋異名也），吾得皇極讜義焉（去就適中推衍褒貶）。吾欲續書，考諸集記，不足徵也，吾得時變論焉（化俗推移以正風雅）。吾欲續書，按諸載錄，不足徵也，吾得政大論焉（王言大道其制明白）。董常曰：夫子之得，蓋其志焉（非以文体）。子曰：然。

華坤曰此篇說聖人述史三皆有來歷且以帝王之制係于書興衰之由係于詩邪正之跡係于春秋聖人述而分之故得載言載事載得失皆史也觀史所以不朽知聖人之功于是為大

子謂薛收曰：昔聖人述史三焉（薛收字伯褒隋為史道衡之子皆聖謂孔子）。其述書也，帝王之制備矣，故索焉而皆獲；其述詩也，興衰之由顯，故究焉而皆得；其述春秋也，邪正之跡明，故考焉而皆當。此三者同出於史而不可雜也，故聖人分焉（載言載事明得失皆史職也職不同故分）。

文中子曰：吾視遷固而下，述作何其紛紛乎！帝王之道其暗而不明乎！天人之意其否而不交乎！制理者參而不一乎！陳事者亂而無緒乎！子不豫，聞江都有變（大業十三年煬帝在江都宇文化及弒逆），泫然而興曰：生民厭亂久矣（自漢末亂至隋），天其或者將啟堯舜之運，吾不與焉，命也。

文中子曰：道之不勝時久矣，吾將若之何？董常曰：夫子自秦歸晉，宅居汾陽，然後三才五常各得其所。

薛收曰：敢問續書之始於漢何也？子曰：六國之弊，亡秦之酷，吾不忍聞也，又焉取皇綱乎（六國燕王嘉魏王假……秦稱皇之名無綱紀之實）？漢之統天下也，其除殘穢，與民更始，而興其視聽乎。

薛收曰：敢問續詩之備六代何也？子曰：其以仲尼三百始終於周乎？收曰：然。子曰：余安敢望仲尼，然至興衰之際，未嘗不再三焉，故具六代始終，所以告也（六代註見上）。

文中子曰：天下無賞罰三百載矣（自晉惠帝永平元年至隋開皇十年凡三百載），元經可得不興乎？薛收曰：始於晉惠何也？子曰：昔者明王在上，賞罰其有差乎！元經褒貶，所以代賞罰者也，其以天下無王而賞罰不明乎。薛收曰：然則春秋之始周平、魯隱，其志亦若斯乎？子曰：其然乎。而人莫之知也。薛收曰：今乃知天下之治，聖人斯在上矣；天下之亂，聖人斯在下矣。聖人達而賞罰行，聖人窮而褒貶作。皇極所以復建，而斯文不喪也（春秋元經行不息……）。

[illegible]

無禮無樂無文三者大備于道所以不亡

深乎再拜而出以告董生曰仲尼沒文在兹乎文中子曰阜哉周孔之道其神之所為乎順之則吉逆之則凶（易中神在）子述元經皇始之事歎焉門人未達叔恬曰（王凝字叔恬子之弟也為御史彈侯君集為長孫無忌所怨出為太原令王氏家譜稱大原府君）夫子之歎蓋歎命矣書云天命不于常惟歸乃有德戎狄之德黎民懷之三才其捨諸（後魏德被黎民亦天地命之也人其捨之也乎）子聞之曰凝爾知命哉子在長安楊素蘇夔李德林皆請見（楊素字處道式帝時為司徒蘇夔字伯尼善鍾律隋崇多從夔義李德林字公輔佑命常侍書為議同所自負二人知文中子對來請謂見）子與之言而有憂色門人問子子曰素與吾言終日言政而不及化夔與吾言終日言聲而不及雅德林與吾言終日言文而不及理是天下無文也王道從何而興乎吾所以憂也（禮壞樂崩文喪天下可憂）門人退子援琴鼓蕩之什（蕩人周室大壞之詩也天下蕩善網文章）門人皆霑襟焉（哀隋將亡）

王荊石曰此言汝子各有所長家伯各得其偏而未協于中和故下言禮樂未備

劉際曰風化夫歸三綱之首也吟味性情五常之本也

王元澤曰賁吾也歌祿所則知衛風歌淫靡則知秦虎歌大伽賤辭宜乎宜乎曰吾以知鄭

天地篇

子曰圓者動方者靜其見天地之心乎 子曰智者樂其存物之所為乎（物之所從以後而利之故樂）仁者壽其忘我之所為乎（將自化故壽）我志厥物力子曰義也清而莊（非義節末見清潔而端莊也）靖也惠而斷（李靖本名藥師其舅擒虎伏其善論兵惠物而重斷）威也和而博（賀威字文蔚兄也和谷而博識）收也曠而肅（薛收体曠而志肅）瓊也明而毅（賈瓊字通明而果毅）淹也誠而厲（杜淹字執禮隋隱太白山誠慤而厲）玄齡志而密（房喬字玄齡隋彥謙之子也志精而用密）徵也直而遂（魏徵字玄成直道而遂行）大雅深而弘（溫大雅自彥弘量深而寬弘）叔達簡而正（陳叔達字子聰陳宣帝之幼子也簡靜而正）若逢其時不減卿相然禮樂則未備（溫彥博皆為僕射或為中正玄齡為司空徵為太師大雅叔達皆為尚書是皆為內史令淹為御史大夫卿相也然各有一德而未成全才故曰禮樂未備）或曰董常何人也子曰其動也權其靜也至其顏氏之流乎叔恬曰山濤為吏部拔賢進善時無知者身歿之後天子出其奏于朝然後知群才皆濤所進如何子曰盛矣（山濤字巨源為吏部曲選十餘年天下稱為得士然使非吏非隱是家而已）曰仁乎子曰吾不知也李密見子而論兵子曰禮信仁義則吾論之孤虛詐力吾不與也李伯藥見子而論詩子不答伯藥退謂薛收曰吾上陳應劉下述沈謝（魏應瑒劉公幹梁沈約謝靈運）分四聲八病（四聲韻起自沈約八病未詳）剛柔清濁各有端序（語從為剛語娓為柔肩虛則清肩實則濁）則音若壞虎而夫子不應我豈未達歟薛收曰吾聞諸夫子矣言曰明三綱下達五常於是徵存亡辨得失故小人歌之以貢其俗君子賦之以見其志聖人采之以觀其變今子營營馳

……曰此一……詩有稀……化見馳……流之非曰天……可加焉白可凡

則乎末海是夫子之所痛也不答則有由矣子曰學者博誦云乎哉必也貫乎道文者苟作云乎哉必也濟乎義内史薛公見子於長安退謂子收曰河圖洛書盡在是矣汝往事之無失也子曰士有耕衣鮮食而樂道者吾未之見也子謂魏徵曰汝與凝皆天下之直人也徵也遂凝也挺 遂果行也 挺謂挺持 若並行於時則有不撓 不撓曲 周舍爲遂 遂行挺持 子謂李靖曰凝也若容於時則王法不撓矣李靖問任智何如子曰仁以爲己任小人任智而背仁爲賊 盗亦 有君子之道君子任智而背仁爲亂 攻其端 竇害也 薛收問仲長子光何人也子曰天人也收曰何謂天人子曰耿然小乎所以屬於人曠哉天乎獨能成其天 以形言之則人 以道言之則天 禮曰安則久久則天 賈瓊問君子之道子

邠守益曰至矣……近王至俗近伯推王道於天下則可謂君子

許国曰国以民爲本何以守位曰人以民之爲……易一人之命……有見于此夫

曰必先恕乎曰敢問恕之說子曰爲人子者以其父之心爲心爲人弟者以其兄之心爲心推而達之于天下斯可矣子曰君子之學進於道小人之學進於利楚難作使使召子子不往謂使者曰爲我謝楚公 楊公感襲封楚國公舉兵黎陽叛故曰難作 天下崩亂非至公至誠不能苟安非其道無爲禍先李密問王霸之略子曰不以天下易一人之命李密出謂賈瓊曰亂天下者必是夫也幸災而念禍爱強而願勝神明不與也子居家雖孩孺必狎 不感 其使人也雖童僕必儉容 不侵也 子曰吾未見知命者也子曰不就利不違害不強交不苟合 四者惟義所在 惟有道者能之子躬耕或問曰不亦勞乎子曰一夫不耕或受其饑且庶人之職也亡職者罪

……此見……可無也……而何以供……祀必資家耶

……曰此告……之禮見存……家之有無不資于學也

無所逃 不仕即農 四民何逃 天地之間吾得逃乎子與家人登場歲不過焉后以奉祭祀冠婚賓客之酒也成禮則止子之室酒不絕 用有節 不 薛方士問葬子曰貧者斂手足富者具棺槨封域之制無廢也不居良田 妨農也 古者不以死傷生不以厚爲禮陳叔達問事鬼神之道子曰敬而遠之問祭子曰何獨祭也亦有祀焉有祭焉有享焉三者不同先聖人所以接三才之奥也達茲三者之說則無不至矣叔達俛其首子曰王猛有君子之德三焉其事上密其接下也溫其臨事也斷 猛字景略爲苻堅相議啟而言……然溫矣先黜户素然後舉晉斷矣 或問蘇綽子曰俊人也曰其道何如子曰行於戰國可以強行於太平則亂矣 蘇綽字令綽後周文帝時爲尚書掌机密長於算術爲之

爲長吉曰晉尚虛言至南朝淫靡左道反雅天下淫亂隨經……迨今文乃正

學厚于周法非正 迨效云太平則亂 俯其質重故曰厚人 問牛弘子曰厚人也 牛弘字里仁隋文時作……宜勅而口不敢言時 子觀田魏徵杜淹董常至子曰各言志徵曰願事明王進思盡忠退思補過淹曰願執明王之法使天下無冤人常曰願聖人之道行於時 權其動 常也無事於出處 其靜 子曰大哉吾與常也 可與權可與至其道入世命矣 子在長安曰歸來乎今之好異輕進者率然而作無所取焉子在絳 絳州 程元者因薛收而來 元門人 未見子與之言六經元退謂收曰夫子載造禮樂一匡皇極微夫子吾其失道左見矣 晉尚虛言至南朝淫靡左道矣推天下誰亂續經也遣從文乃正 子曰蓋有慕名而作者吾不爲也 失實 虛名 叔恬曰文中子之教興其當隋之季世皇家之未造乎將敗者吾傷其不得用 隋 將興者吾其

隋伯秀曰此一不敢恃興之國亦將敗之国不同故一以貫之

其不得用得為意示在內

呂蒲曰歎見二帝三王而不可得思致兩漢此不得已而及思其次也

陳后山曰孔棠王于漢得判奪漢雖道破不及三代

其不得見，興其志，動其言，徵其事，以眷生為心乎。時門人千數至卿相者十餘人盖蒼生受賜多矣 文中子曰：二帝三王，吾不得而見也，捨兩漢將安之乎。之往也 大哉七制之主，其以仁義公恕統天下乎。仁若文帝去肉刑義若武帝殺鉤弋防後族之亂公若明帝不許館陶求郎恕若章帝赦楚王徒者是也 其役簡，其刑清，君子樂其道，小人懷其生，四百年間天下無二志，其有以結人心乎。終之以禮樂，則三王之舉也。禮樂者王道得則興漢雅斷道故不及三代

子曰：王道之駁久矣，禮樂可以不興乎。大義之蕪甚矣，詩書可以不續乎。

子曰：唐虞之道直以大，故以揖讓終焉，必也有聖人承之，何必定法。以聖承聖何法之有 其道甚闊，不可格於後。後若無聖安能若及 夏商之道直以簡，故以放弒終焉，必也有聖人扶之，何必在我。我謂我所 其道亦曠，不可制于下。下有姦臣則無君之心雖制矣 如有用我者，吾其為周公所為乎。可以承則承可以扶則扶此周公之為

申持行曰周公為政仲尼作述萬世而下莫以加矣

唐荊川曰按道生錢不證理而未出無思故以思小或妙以靜上二文益治之義

子晏居，董常、竇威侍，子曰：吾視千載以上，聖人在上者，未有若周公焉，其道則一而經制大備，後之為政者有所持循矣。吾視千載而下，未有若仲尼焉，其道則一而述作大明，後之修文者有所折中矣。千載而下，有申周公之事者，吾不得而見也。時異事殊 千載而下，有紹尼之業者，吾不得而捨也。當仁

子曰：常也其殆坐忘乎。顏子坐忘遺照 靜不證理而足用焉。靜則本性也本性則不待外徵物理而後徵也 思則或妙。妙謂機微也知幾則神神妙萬物不思而得忘是也

李靖問聖人之道，子曰：無所由，亦不至於彼。門人曰：徵也。或曰：未也。門人惑，子曰：徵也去此矣，而未至於彼。已離於此未見於彼

何孟春曰程元資不及董大較如此

許國曰此猶顏回三月不違仁其餘日月至焉而已矣

陳道詳曰才有餘而道不足王以為人之知此

或問彼之說。子曰：彼，道之方也。至上哲之性達者無方未達者述故設以方使趨于彼也 必也其志乎。時至彼然後見道方未為達者也猶一隅以知三隅是也 董常聞之，悅。知道自至于門人不達。若防羅尚未知彼安能無至故不達 董常曰：夫子之道，與物而來，與物而去。薛收曰：大哉夫子之道，一而已矣。子謂程元曰：收與董常何如？程元曰：不敢企常，常也遺道德。遺猶忘也 元也志仁義。子曰：常則然矣，而汝於仁義未數數然也，其於彼有所至乎。由專至一所故也

子曰：董常時有虛焉，虛謂中也雖未能不思而得然思則或妙慮必時中 其餘則動靜慮矣。其餘程薛房魏等類非時中然會其有動靜則慮之耳

子曰：孝哉薛收，行無負於幽明。收父道衡非罪見殺收遁於首陽山以免此行全幽明矣 子於是日弔祭，則終日不笑。

或問王隱。子曰：敏人也，其器明，其才富，其學贍。或問其道。子曰：述作多而經制淺，其道不足稱也。

焦竑曰范甯序穀梁武子為谷梁作辭謂左氏失巫公羊失俗谷梁失短皆詰正于道耳

閔家曰孔安國以今文易為隸書科斗尚書以今文易之劉歆別得古本奏立古文尚書

子謂陳壽有志於史，依大義而削異端。謂范甯有志於春秋，徵聖經而詰眾傳。子曰：使陳壽不美於史，遷、固之罪也。史記雜黃者之道仕班雄之詞漢書又襲紀傳愈加文飾是史學之罪也 使范甯不盡美於春秋，歆、向之罪也。劉向好穀梁劉歆好左氏各守一家而不能貫聖經之本是歆向之罪也 裴晞曰：何謂也？子曰：史之失，自遷、固始也，記繁而志寡。但務廣記而不原聖人教化之誌 春秋之失，自歆、向始也，棄經而任傳。但爭穀梁傳而不原聖人權衡法

子曰：蓋九師興而易道微。淮南王聘九人明易者撰道訓二十篇號九師易 三傳作而春秋散。公羊高穀梁赤左丘明皆孔子門人 賈瓊曰：何謂也？子曰：白黑相渝，能無微乎？是非相擾，能無散乎？故齊、韓、毛、鄭，詩之末也；大戴、小戴，禮之衰也；書殘於古今，詩失於齊魯。汝知之乎？賈瓊曰

陳評：[illegible]所傳有限，所以無私。然問公師，大下仲尼得之，仲尼問當世，仲淹自得之。神出其道下，後由師明道。孟子曰：君子之深造之以道也，欲其自得之；自得之則居之安，居之安則取之左右逢其源。於此可無師而得之，不由師也。

然則無師無傳可乎？子曰：神而明之，存乎其人；苟非其人，道不虛行，必也傳。又不可廢也。言無師不得也 子請叔恬曰：汝不為續詩乎？則其視七代損益終懣然也。七代註見上篇 子謂續詩：可以諷，可以達，可以蕩，可以獨處；出則悌，入則孝；多見治亂之情。文中子曰：吾師也，詞達而已矣。或問揚雄、張衡，子曰：古之振奇人也，其思苦，其言艱。揚雄作太玄經及蒼頡訓纂，沉默靜思，好學奇字；張衡作渾天及地動儀，如揚雄之學，大抵好奇，言艱苦 曰：其道何如？子曰：清矣。子曰：過而不文，犯而不較，有功而不伐，君子人哉。子曰：我未見謗而喜、聞譽而懼者。子曰：富觀其所與，貧觀其所取，達觀其所好，窮觀其所為，可也。四者可以知人，不須多察 或問魏孝文，子曰：可與興化。後魏元氏名宏，始都洛陽，修文物制度，大和詔用，帝自為之，可與興文化矣

[illegible]光曰：知仁未見處俗語甚婉[illegible]倍而病

銅川夫人好藥，子之母 子始述方。收述，非事親不暇為也 芮城府君重陰陽，子之兄也，為芮城令，陝西縣名 子始著歷日，且曰：吾恐所見者或費日也。聖人與天地合德，安在推步陰陽？以事兄之心，始著星曆，日忌門人恂忌妄言災戒，故特云但費日而已 子謂薛知仁善處俗，以芮城之子妻之。子曰：內難而能正其志，銅川府君以之。子曰：吾於天下無去也，無就也，惟道之從。

湯賓尹曰：無私無偏，正心，王道，事君使人，化人與禮樂之大要也

陳[illegible]山曰：不事王侯，高尚其志，文中子有焉。又曰：此一段寫不仕之志，使守其言，報乎其色，所樂在此，有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之氣象

[illegible]行曰：素志既不仕，又勸人君正身以統天下，事君之忠，保身之智，兩得之矣

[illegible]曰：按光字子孟，光佐武治，盡周公利成王，同以賜光，光[illegible]忠，輔之昭帝崩，立昌邑王，賀有罪二千餘，光廢之而立宣帝

事君篇

房玄齡問事君之道，子曰：無私。問使人之道，曰：無偏。敢問化人之道，子曰：正其心。問禮樂，子曰：王道盛則禮樂從而興焉，非爾所及也。或問楊素，子曰：作福作威玉食，不知其他也。房玄齡問郡縣之治，子曰：宗周列國八百餘年，皇漢雜建四百餘載，魏晉已降，滅亡不暇，吾不知其用也。明周漢之永，魏晉之促，其用可知矣 楊素使謂子曰：盍仕乎？子曰：疏屬之南，汾水之北，有先人之敝廬在，可以避風雨，有田可以具饘粥，彈琴著書，講道勸義，自樂也。願君侯正身以統天下，時和歲豐，則通也受賜多矣，不願仕也。子曰：古之為政者，先德而後刑，故其人悅以恕；今之為政者，任刑而棄德，故其人怨以詐。子曰：古之從仕者養人，今之從仕者養己。子曰：善矣乎，文宣之俟也。姚義曰：何謂克終？子曰：有楊遵彥者，實國之命。楊愔字遵彥，文宣時為尚書，本史稱國命一人而已 視民如傷，奚為不終？言有賢臣故不亡 竇威好議禮，子曰：威也賢乎哉！我則不敢。北山丈人謂文中子曰：何謂遑遑者無急歟？子曰：非敢急，傷急也。子曰：吾不度不執不常不遂。房玄齡曰：書云霍光廢帝舉帝，何謂也？子曰：何必霍光，古之大臣廢昏舉明，所以康天下也。子遊河間之渚，河上丈人曰：何居乎斯人也？丈人無名氏，居音姬，發語之端 心若醉六經，目若營四海，何居乎斯人也？文中子去之。薛收曰：何人也？子曰：隱者也。收曰：盍從之乎？許子去之 子曰：吾與彼不相從久矣。吾吾道也，吾道自仲尼與荷蓧丈人已來

生元溪曰此發明說牧守之不可委以易以堯舜仲尼來証他強前人非孔子之以是返述必共月之已可耶

褒年曰牧易新使不閒民數千新之使然苟若可者任司以成緒司所用良民且祿然張之反矣無定民之說猶未苦也

不相從也故曰久矣至人相從乎。以問至人無名遠從隱乎子曰。否也。子在河上曰。滔滔乎。昔吾頓止焉而不可得也今吾得之止乎。子見牧守屢易曰。堯舜三代考績仲尼三年有成今旬月而易吾不知其道殖情行秦苟且之政薛收曰如何。子曰。三代之興邦家有社稷焉諸侯稱邦卿大夫稱家立社稷世奉其祀兩漢之盛牧守有子孫焉不如是之亟也無定主而責之以忠無定民而責之以化雖曰能之末由也已賀若弼請射於子發必中。弼字伯輔平陳有武功為總管隋生宴突厥人而使命之射一發中的命弼射一發亦中的子曰。美哉乎藝也古君子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而後藝可游也弼不悅而退子謂門人曰矜而愎難乎免於今之世矣子謂荀悅史乎史乎。者謂陸機文乎文乎。作文皆思過半矣。子謂文士

朱之蕃曰此數人者或以致或以怡或以怒或以怨或以傲或以矜或以淫或以怪或以捷或以約則謂之能文子可乎

之行可見。謝靈運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則謹沈休文小人哉其文冶君子則典鮑昭江淹古之狷者也其文急以怨吳筠孔珪古之狂者也其文怪以怒謝莊王融古之纖人也其文碎徐陵庾信古之夸人也其文誕問孝綽兄弟子曰鄙人也其文淫或問湘東王兄弟子曰貪人也其文繁謝朓淺人也其文捷江總詭人也其文虛皆古之不利人也或喪身或亡國子謂顏延之王儉任昉有君子之心焉其文約以則尚書召子仕隋尚書者召天下吏子使姚義往辭焉曰必不得已署我於蜀蜀乖避遠以藏用或曰僻子曰吾得從嚴楊游泳以卒世何患乎僻子曰吾惡乎佞者必也愚乎愚者不妄動吾惡乎豪者必也恪乎恪者不妄敝恪音各子曰達人哉

王荆石曰論古史今史古文今文俱有識見即聖人復生猶及史闕文之意然是漢古今之不祔及

山濤也多正而少怪達求或曰王戎賢乎子曰戎而賢天下無不賢矣子陳思王可謂達理者也以天下讓時人莫之知也者猶字子建魏祖欲立之太子植不自彫礪飲酒悔迹兄文帝矯情自飾以求為嗣人不知子建讓兄耳子曰君子哉思王也其文深以典房玄齡問史子曰古之史也辯道今之史也耀文問文子曰古之文也約以達今之文也繁以塞薛收問續詩子曰有四名焉有五志焉何謂四名一曰化天子所以風天下也二曰政蕃臣所以移其俗也三曰頌以成功告於神明也四曰歎續變風變雅以陳誨立誠於家也國異政家殊俗詩人哀之歎之所以吟詠于家諷刺其上使達此變以懷旧俗也凡此四者或勉焉或美焉或傷焉或惡焉或誡焉是謂五志子謂叔恬曰汝為春秋元經乎春秋元經于王道

許國曰此言權衡曲直繩墨等是折衷以歸于中之意

焦竑曰此言列國之風變傷而不怨郡縣之政疾怨而不傷

是輕重之權衡曲直之繩墨也失則無所取衷矣子謂續詩之有化其猶先王之有雅乎續詩之有政其猶列國之有風乎子曰郡縣之政其異列國之風乎列國之風深以固其人篤曰我君不卒求我也其上下相安乎曰者假列國之人為言也我君謂天子也言天子封建列國本求治也上安其下則下亦安其上故曰相安及其變也勞而散其人盖傷君恩之薄也而不敢怨郡縣之政悅以幸其人慕曰我君不卒撫我也其臣主屢遷乎此假郡縣之人為言也言我君不終執吾民使善政不久居而屢易之乎及其變也苛而迫其人盖怨吏心之酷也而無所傷焉雖有善政未及行也魏徵曰敢問列國之風變傷而不怨郡縣之政駭怨而不傷何謂也子曰傷而不怨則不曰猶吾君乎民君本國諸侯亦猶諸侯君天子也吾濟

鄭子玄曰叔達可與言政本於京自新者以觀其后屬所謂道以德懸以施其府曾子告陽膚為上師哀矜之意

逃□□何敢怨怨而不傷則不曰彼下矣彼謂卻强長下而猶法也言終皆去吾將賊去。又何傷。故曰三代之末尚有仁義存焉謂微有存六代之季。仁義盡矣。牧守無子孫故何則導人者非其路。不以正路使人由之子曰度風變雅作而王澤竭矣。變化交政作而帝制衰矣。子曰言取而行遠溫彥博惡之。面譽而背毀魏徵惡之。子曰愛生而敗仁者其下愚之行歟。殺身而成仁者其中人之行歟。遊仲尼之門未有不治中者也。陳叔達為絳州守下捕賊之令曰無急也請自新者原之以觀其後。子聞之曰陳守可與言政矣。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苟非君子焉能固窮。道之以德懸之以政。且觀其後不亦善乎。薛收問恩不害義儉不傷禮如何。子曰此文景尚病其難

許国曰自新以觀其后真善于化民者扎區文中子以可言政與之

王維楨曰持己以赤接人以恭□周以德三善□矣

作也。大辟肉刑害於義。義象秋也天不以人損之可也。刑不遽則損衣弋綈傷乎禮。禮象夏也君不以小害甲當陽之氣中焉可也。不偏則中雖然以文景之心為之可也。不可措於後。本心在愛民節用不意其害義傷禮措後必措中道子曰古之事君也以道。不可則止。今之事君也以佞。無所不至。子曰吾於讚易也述而不敢論。吾於禮樂也論而不敢辯。論法而已不敢办與哀之極吾於詩書也辨而不敢議。辨治乱之道不敢議其得失之由或問其故。子曰有可有不可。聖人立言或微而顯或盡而章或曲而中或肆而隱各有典訣不可槩窺是故有可以述可以論則論办議皆然曰夫子有可有不可乎。子曰可不可天下之所存也。我則存之者也。六經天下之公言也故我續而存之者耳非自可否也子閒居儼然。其動也徐若有所慮。其行也方若有所畏。其接長者恭恭然而不

□□□此文中子門人記其閒居之容衣服之制如此

其接幼者溫溫然如有就。子之服儉以絜。無文物焉。長則綺羅也錦繡不入於室。曰君子非黃白不御。黃白取自然綵色婦人則有青碧。染之易者子宴賓無貳饌。不重肴食必去生。味必適。果菜非其時不食。曰非天道也。非其土不食。曰非地道也。鄉人有窮有喪者曰爾於我乎取。無擾爾鄉里鄉黨為也。我則不厭。鄉人有喪子必先往。匍匐救之反必後。未忘長子之言應而不倡。問則應不倡始倡必有大端。言入所不及則倡之子之鄉無爭者。或問人善。子知其善則稱之。不善則曰未嘗與久也。子濟大川有風則止。不登高不履危。不乘悍。悍馬旱馬不奔馭。鄉人有水土之役則具畚鍾以往。曰吾非從大夫也。畚草器鍾亦器非大夫則役行銅川府君之喪。父喪勺飲不入口者三日。營墓具曰

又曰塋礼之從古制如此

又曰□□不向見如此

非儉也。吾家有制焉。棺槨無飾。衣衾而舉。帷車而載。飾謂漆錦也衾唯二者皆從儉也塗車芻靈則不從。五世矣。礼曰塗車芻靈自古有之夫子謂芻靈者善謂通者不仁乃不始于用人乎既葬之。曰自仲尼以來未嘗無誌也。於是立墳高四尺不樹焉。子之他鄉。舍人之家出入必告。既而曰奚適而無禀。言人動有所禀萬春鄉社子必與執事翼如也。芮城府君起家為御史。將行謂文中子曰何以贈我。子曰清而無介。清搖則介直而無執。直甚則執曰何加乎。子曰太和為之表。清而外和至心為之內。直而內至行之以恭。守之以道。恭外道內退而謂董常曰大厦將傾非一木所能支也。子曰婚娶而論財夷虜之道也。君子不入其鄉。古者男女之族各擇德焉。不以財為禮。子之族婚嫁必具六禮。曰斯道也今士

許正春曰大抵古者之財其信醇㬥其飲食服用尚儉其仕經利祿向謝訪湯名宜文中子之反古云

矣。三綱之首不可廢。吾從古。子曰。惡衣薄食。少思寡慾。今人以為詐。我則好詐焉。不為誇衒。若愚似鄙。今人以為恥。我則不恥也。子曰。古之仕也。以行其道。今之仕也。以逞其欲。難矣乎。子曰。更而登仕。勞而進官。非古。其泰之餘酷乎。古者士登乎仕。祿以報勞。官以授德。子曰。美哉。公旦之為周也。外不屑天下之謗。而私其迹。曰必使我子孫相承。而宗祀不絕也。（不屑不介意也）內實達天下之道。而公其心。曰必使我君臣相安。而禍亂不作。深乎深乎。安家者所以寧天下也。存我者所以厚蒼生也。故遷都之義曰。洛邑之地。四達而平。使有德易以興。無德易以衰。元功作五斗先生傳。（王績字元功。通之弟也。不遇時則縱酒。一飲五斗。自作五斗先生傳以見志）子曰。爾忘天下乎。縱心敗倫。吾不與也。（言未能忘天下。責其敗人倫之法）

陳道評曰周公斷誅管蔡曲而當也武王若伯會從而恕也曲而當于理窮矣私而恕于性盡矣理則性性則天天則命此所以為恕

揚道者曰談名理不窮其變失或失于介或失放道不道則介此不足當不執則放故曰有餘

焦竑曰語有云以身教者從以言教者訟以言化者盜賊之所以興以心化者盜賊之所以息

周公篇

子謂周公之道。曲而當。私而恕。（當丁浪反）其窮理盡性以至於命乎。（曲而當于理窮矣。私而恕于性盡矣。理則性。性則天。天則命。此所以為聖人矣）子曰。聖人之道。其昌也潛。其弊也寖。（潛沒也。寖漸也）亹亹焉若寒暑。進退物莫不從之。而不知其由也。（言其化行之微。民從之藏諸用。則民不知）溫彥博問嵇康阮籍何人也。子曰。古之名理者。而不能窮也。（談名理不窮其變。或失於介。或失於放）曰。何謂也。子曰。道不足而器有餘。（道不足則介。故曰不足器。不執則固。故曰有餘也）曰。敢問道器。子曰。通變之謂道。（可以變則變）執方之謂器。（可以方則方）曰。劉靈何人也。子曰。古之閉關人也。（閉關。劉靈字伯倫。性澹理不交遊。以酒樂。常攜壺使人荷鍤隨行。曰死則埋我。所以藏身也。此世人所不能窺其閫域）曰。可乎。曰。兼忘天下。不亦可乎。（一身可忘也。天下可兼忘）子曰。道足乎。曰。足則吾不知也。（靈亦放而已。非中道也）陳守謂薛生曰。吾行令於郡縣而盜不止。夫子居於鄉里而爭者息。何也。（陳守叔達也。薛生收也。夫子謂文中子）薛生曰。此以言化。彼以心化。（行令示法。行道感人）陳守曰。吾過矣。退而靜居。（思行其道）三月。盜賊出境。子聞之曰。收善言。叔達善聽。二子同志。房玄齡問曰。田疇何人也。子曰。古之義人也。（田疇字子泰。幽州牧劉虞使人奉使于天子。回。虞為公孫瓚所害。疇哭虞墓而去。魏祖徵封。疇不受。此節義人也）子歆武德之舞。勞而決。其發謀動慮。經天下乎。（漢高祖廟奏武德舞。狀干戈。謂昭勤勞決取以經營天下也）昭德之舞。閑而泰。其和神定氣。綏天下乎。（漢文帝廟奏昭德舞。狀修文物以綏安天下）太原府君曰。何如。子曰。或決而成之。或泰而守之。吾不知其變也。噫。武德則功存焉。不如昭德之也。（凡帝道有成之者。有守之者。樂舞象為其變。在文武相須）

崔浩曰九流一儒家二道家三陰陽四法家五名家六墨家七從橫家八雜家九農家

善也。功立一時而已德必常守于萬世 大武之未盡善久矣。其時乎。其時乎。武王革明一時之所為故樂所以未盡善 子謂史談善述九流。司馬談為太史故曰史談 知其不可廢而知其各有弊也。安得長者言之哉。遷謂九流其道猶五方殊俗在政治者因而利之豈有偏之故不廢而同歸于儒矣長者言則道無不容無不通也不廢則容之有弊則排之非真儒通變不能及此 子曰。通其變天下無弊法。法何常之有法弊則革 執其方天下無善教。偏執一隅故無善教 子曰。存乎其人。人謂真儒 子曰。安得圓機之事與之共言九流哉。圓無執張機發又中 安得皇極之主與之共敘九疇哉。九疇一五行二五事三八政四五紀五皇極六三德七稽疑八庶徵九福極皇極居九數之中當主位也 杜淹問崔浩何人也。子曰。迫人也。執小道亂大經。崔浩字伯淵好星曆及真君長生之術盡小道不知通儒之道 程元曰。敢問豳風何也。子曰。變風也。豳風為邠周始興之地也變風自鄁至王黍離 元曰。周公之

宋之番曰夷王下堂而見諸侯周始衰微國風遂變不復推正矣

鄭守志曰管仲相齊以成伯業王猛輔秦以安中原

際亦有變風也。子曰。君臣相誚其能正乎。成王聽流言之說非正風也 成王終疑則風遂變矣。儻金縢未開則終疑周公 非周公至誠孰能卒之哉。發乎情是至誠也正乎禮義是卒正之也 元曰。豳居變風之末何也。刪詩何以豳在列國之後 子曰。夷王已下變風不復正矣。夫子蓋傷之者也。傷周 故終之以豳風。變之可正也。唯周公能之。故繫之以正。周已變而以豳正之者周公也 歌豳曰周之本也。七月陳王業后稷公劉之本 嗚呼。非周公孰知其艱哉。王業艱難 變而克正，危而克扶，始終不失其本，其惟周公乎。繫之豳遠矣哉。周公之詩不繫周而繫豳者正其本用意遠也 子曰。齊桓尊王室而諸侯服。惟管仲知之。管仲自夷吾相桓公伯諸侯之力也故又曰知之 苻秦舉天號而中元靜。惟王猛知之。前秦苻堅得天下三分之二故曰中原靜也亦其相王猛之力 或曰。苻秦逆。借號是逆東晉在而堅 子曰。

楊道宥曰此見命貴公而不貴位公則天下諸侯順之私則天下諸侯抗之其大勢不过如此

晉制命者之罪也。晉不能命方伯使征不庭也 苻秦何逆。上順下違曰逆亂下抗非逆也 在下 昔周制至公之命。成王命周公五侯九伯汝實征之是至公也 故齊桓仲不得文而背也。故上順 晉制至私之命。惠帝以後賄賂大行天下謂之互市 故苻秦王猛不得而事也。晉東遷中國無主秦乃抗號 其應天順命安國濟民乎。是故武王不敢逆天命背人心而事紂，齊桓不敢逆天命背人心而黜周。故曰晉之罪也。苻堅何逆。三十餘年中國士民東西南北自遠而至，猛之力也。子曰。苻堅之有臣，其王猛之所為乎。見王猛知秦有臣 業 元魏之有主，其孝文之所為乎。觀孝文治其知魏有主 中國之道不墜，孝文之力也。都洛陽興文物 太原府君曰。溫子昇何人也。子曰。險人也，智小謀大，永安之事，同川府君常切齒焉，則有由矣。溫子昇字鵬舉學魏國文

王維楨曰煬帝大業八年征遼二百万衆並陷九年又征之山東始乱十年又征天下遂亡益贊于禹曰惟德動民無遠不屆禹乃班師振旅大何有苗格漢宣帝使趙充國擊匈奴魏相諫曰臣聞濟天兵者為驕兵兵驕則滅非但人事乃天道也

翰性沉靜而厭煩亂後與元瑾謀逆永安莊帝手號也特魏國大亂切齒未詳 子讀三祖上事。曰。勤哉而不補也。見同川府君勤三事績也 無謂魏周無人，吾家適不用耳。魏帝宅洛入關依宇文泰泰字黑獺號稱周 子之家廟。又東南向自穆公始也。曰。未忘先人之國。穆公虬自宋奔魏是由坐向東南 遼東之役，子聞之曰。禍自此始矣。天子不見伯益讚禹之詞，公卿不用魏帝諷宣之一。王孝逸謂子曰。天下皆爭利棄義，吾獨若之何。利己曰利利物曰義 子曰。舍其所爭，取其所棄，不亦君子乎。子謂賈瓊王孝逸凌敬曰。諸生何樂。賈瓊曰。樂閒居。退靜 子曰。靜以思道可矣。王孝逸曰。樂聞過。思益 子曰。過而屢聞益矣。凌敬曰。樂聞善人。好賢 子曰。多賢不亦樂乎。子薛收遊於館陶。魏有館陶縣 適與魏徵歸，告子曰。徵頗冊之雅也。徵

漢高歌曰安得猛士兮守四方此心不忘武備而在維伯也漢武歌曰歡樂極兮哀情多此悔其前過忘利哀樂之君也

循子之家言六經踰月不出及去謂薛收曰明王不出而夫子
生是三才也疇屬布衣也（道通天地理通皇極）劉炫見子談六經唱其端
終日不竭（炫字伯光開皇中表之典參校然好自矜伐為執政所憎著五經正名十二卷行于世）子曰何
其多也炫曰先儒異同不可不述也（註傳異同）子曰一以貫之可矣
爾以仲尼為多學而識之耶（天下何思何慮殊途而同歸百慮而一致此仲尼之旨也）炫退
子謂門人曰榮華其言小成其道難矣哉（惟入尼父之門故曰難矣乎云）賈瓊
敢問礼樂之本子曰無邪（礼樂本乎情情無邪則敬恭而氣和恭礼也和樂也）瓊退子
曰賢哉儒也以礼樂為問（貴其子聖道）子曰大風安不忘危其霸心
之存乎秋風樂極哀來其悔心之萌乎子曰詩書盛而秦世滅
非仲尼之罪也（秦不用詩書故滅）虛玄長而晉室亂非老莊之罪也（老莊

存太古之教非適時之典晉賢蕩然故亂）齊戒脩而梁亡非釋迦之罪也（老氏本空寂之法非
化俗之才梁主惑焉故亡）易不云乎苟非其人道不虛行（聖人非不知太古之法空寂之性然
而應物致理必有致焉晉賢蕩梁主惑非圣人之制也故虛行者爾）或問佛子曰聖人也（圣人之寂滅者）
曰其教何如曰西方之教也中国則泥（泥猶溺也泥去声）軒車不可以
適越冠冕不可以之胡古之道也（越舟而不車胡髮而不冠夷不乱華古之道也）或問
宇文儉子曰君子儒也疏通知遠其書之所深乎（儉事跡未見）銅川
府君重之豈徒然哉（父之友）子遊太樂（樂署）聞龍舟五更之曲（煬帝
將遊江都宮作此曲）瞿然而歸曰靡靡樂也（紂作靡靡之樂亡国之音也）作之邦国焉
不可以遊矣子謂姚義盍官乎（仕官）義曰捨道干祿義則未暇
（言偽仕人皆無道）子曰誠哉（此信有）或問荀彧荀攸子曰皆賢者也曰生

先乎之言曰西方化外之国非中国礼義之俗可晉故軒車不可以適越冠冕不可以之胡借喻夷之難化也

荀攸曰彧字文若佐魏但有功彧[illegible]

死何如（彧死攸主戚乙大夙）子曰生以救時死以明道荀氏

陳此齋云播炙剝於激馬之性酷於吉黄鶴衣之嚴言法之不可奇也大都此意

湯若尹曰申徒狄赴海之流安可以聖人仁士律之

韓子（名嬰博通典故尤長於詩著韓詩外傳今士大夫多宗之摘其引傳及數詞奚羅者九條）

傳曰水濁則魚喁（乱貌）令苛則民乱城峭（直聳）則崩岸峭則陂故吳起削刑而車裂（吳起治斉厥刑卒為斉誅）商鞅峻法而支解（商君臨渭論囚渭水為之赤後為秦君之所誅）治國者譬若乎張琴然大弦急則小絃絶矣（漢章帝朝陳寵上書言為政猶張琴瑟）故急轡御者非千里之御也（御馬貴寬策之）有聲之聲不過百里無聲之聲延及四海（列子曰無声之樂乃謂至楽）故祿過其功者削名過其實者損情行合名禍福不虛至矣

申徒狄非其世將自投於河崔嘉聞而止之曰吾聞聖人仁士之於天地之間也民之父母也今為儒雅之故不救弱人可乎申徒狄曰不然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而亡天下吳殺子胥陳殺泄治而滅其國（四君皆以諫誅身卒亡其國）故亡國殘家非無聖智也不用故也遂抱石而沉於河君子聞之曰廉矣如仁與智則吾未之見也

四大年曰夫既以申徒狄為之聖人此又云之而未仁意何

謝枋得曰此與申徒狄投河意同比干聖賢中正之道

鮑焦衣敝膚見（音現）挈畚（音本草器也）持蔬遇子貢於道子貢曰吾子何以至於此也鮑焦曰天下之遺德教者眾矣吾何以不至於此吾聞之世不已知而行之不已者爽行也（詩云女也不爽士二其行）上不已用而干之不止者是毀廉行爽毀廉然且弗舍惑於利者也子貢曰吾聞之非其世者不生其利汙其君者不履其土非其世而持其蔬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誰有之哉鮑焦曰嗚呼吾聞賢者重進而輕退廉者易愧而輕死於是棄其蔬而立

翁正春曰此亦所謂嫠婦不恤其緯而憂宗周之隕者

槁於洛水之上君子聞之曰廉夫剛哉夫山銳則不高水徑則不深行磽者德不厚志與天地擬者其為人不祥（謝云太剛則折）鮑焦可謂不祥矣

魯監門之女嬰相從績中夜而泣涕其偶曰何為而泣也嬰曰吾聞衛世子不肖所以泣也其偶曰衛世子不肖諸侯之憂也子曷為泣之嬰曰吾聞之異乎子之言也昔者宋之桓司馬得罪於宋君出於魯其馬佚而蹍（音展）吾園而食吾園之葵（葵菜名）是歲吾聞園人亡利之半（引宋一事見貽園人之憂）越王勾踐起兵而攻吳諸侯畏其威魯往獻女吾姊與焉兄往視之道畏而死越兵威者吳也兄死者我也（又引越一事見貽己之憂以下方証己憂衛世子意）由是觀之禍與福相及也今衛世子甚不肖好兵吾男弟三人能無憂乎詩曰大夫跋涉我心則憂是非類與乎

呂祖謙曰此用世史椿抗

楊維楨曰樊姬進賢之諫令尹推賢其賢於人远矣豈周姜脫簪待罪而發一轍

楚莊王聽朝罷晏樊姬下堂迎之曰何罷之晏也得無飢倦乎莊王曰今日聽忠賢之言不知飢倦也樊姬曰王之所謂忠賢者諸侯之客與中國之士與莊王曰則沈令尹也樊姬掩口而笑王曰姬之所笑何也姬曰妾得於王尚湯沐執巾櫛（櫛音則大牙圓為質於秦將逃歸謂嬴氏曰與子歸乎嬴氏對曰為君使婢子侍執巾節以固子也）振衽席（戰國策曰為君拂拭席者三年）十有一年矣然妾未嘗不遣人之梁鄭之間求美人而進之於王與妾同列者十人賢於妾者二人妾豈不欲擅王之寵哉不敢私願蔽眾美欲王之多見則娛今沈令尹相楚數年矣未嘗

王世貞曰論及時用賢一旦之敗然後悔何补乎則無及矣

呂祖謙曰焦喉切身陸指于治兩之外難矣

見進賢退不肖也。又焉得為忠賢乎。莊王曰朝以樊姬之言告沈令尹。遊席而進孫叔敖。孫叔敖治楚三年。而楚國霸。楚史援筆而書之於策曰。楚之霸。樊姬之力也。

高牆豐上激下。未必崩也。降雨興流潦至。則崩必先矣。草木根荄淺。未必撅也。（詩云枝葉未有壞本實先撥撥撅也）飄風興暴雨墜。則撅必先矣。君子居是邦也。不崇仁義。尊賢臣。以理萬物。未必亡也。一旦有非常之變。諸侯交爭。人趨車馳。迫然禍至。乃始憂愁乾喉焦唇。（利害切身之謂出漢史）仰天而嘆。庶幾乎望其安也。不亦晚乎。孔子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後。嗟乎。雖悔無及矣。

天霜雪雨露。殺生萬物者也。天無事焉。猶之貴天也。執法厭文

吳鳴曰人君用賢皆當可其近則賢始為国家用矣

楊慎曰貴天二字亦奇想至仲來入

王偉曰晏子不從崔杼之命雖仁者之勇歟

治官治民者。有司也。君無事焉。猶之尊君也。夫闢土殖穀者。后稷也。（后稷教民播五穀）決江流河者。禹也。（伯禹治水）聽訟執中者。皋陶也。（舜之刑官明刑）然而聖君者堯也。（歸功於君）故有道以御之。身雖無能也。必使能者為己用也。無道以御之。彼雖多能。猶將無益於存亡矣。

崔杼殺莊公。合士大夫盟。盟者皆脫劍而入。言不疾。指血至者死。（插血訂盟）所殺者十餘人。次及晏子。晏子奉杯血。仰天而嘆曰。惡乎崔杼將為無道而殺其君。於是盟者皆視之。崔杼謂晏子曰。子與我。吾將與子分國。子不與我。殺子。直兵將推之。曲兵將鉤之。（直兵刀劍之類曲兵戟之類）吾願子之圖之也。晏子曰。留以利而倍其君。非仁也。劫以刃而失其志者。非勇也。詩曰。莫莫葛藟。延于條枚。愷悌

焦竑曰山林藪澤之言雖能站不知左氏所云為社稷死則死之為社稷亡則亡之義王而必直也

王偉曰田饒去魯入燕與介之推入山同其高然推不能則之子思之子悔之于後其何及矣

君子求福不回。（言其德不回邪）嬰其可回矣。直兵推之。曲兵鉤之。嬰不之革也。崔杼曰。舍晏子。晏子起而出。授綏而乘。其僕馳。晏子撫其手曰。麋鹿在山林。其命在庖廚。命有所懸。安在疾驅。安行成節。然後去之。詩曰。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己之子。舍命不渝。晏子之謂也。

田饒事魯哀公而不見察。田饒謂魯哀公曰。臣將去君。黃鵠舉矣。（高飛遠去喻）哀公曰。何謂也。曰。君獨不見夫雞乎。（以雞喻己）首戴冠者。文也。足搏距者。武也。敵在前敢鬥者。勇也。得食相告。仁也。守夜不失時。信也。雞有此五德。（指文武勇仁信）君猶日瀹（音約）而食之者何也。則以其所從來者近也。（喻己在魯意）夫黃鵠一舉千里。止君園池。食君

傅遜曰根晏老之術其言可釋世教

魚鱉。啄君黍粱。無此五者。君猶貴之。以其所從來者遠矣。（喻己之燕意）臣將去君。黃鵠舉矣。哀公曰。止。吾將書子言也。田饒曰。臣聞食其食者。不毀其器。（言藉其食也）陰其樹者。不折其枝。（言蒙其附也）有臣不用。何書其言。遂去之燕。燕立以為相。三年。燕政大平。國無盜賊。哀公喟然太息。為之避寢三月。減損上服。曰。不慎其前而悔其後。何可復得。

夫治氣養心之術。血氣剛強。則務之以調和。（氣剛者以和柔之）知慮潛深。則一之以易諒。（多智者以戒之）勇毅以果。則輔之以道術。（勇者有道以制之）齊給便捷。則安之以靜退。（佞捷如安靜）卑攝貪利。則抗之以高志。（志高則不溺於卑利）容眾好散。則劫之以師友。（聚之以師友則不至於散）怠慢摽棄。則慰

王世貞曰好一二字皆心之旨

呂□曰以医喻人主亦神聖工巧之法與七發同意文更類切要矣

之以禍災（語之以禍災則不至於亂）愿愨端慤則合之以仁，節之以禮樂（質朴而又文）。凡治氣養心之術，莫徑由禮（所重任禮），莫優得師，莫神一好（其一心志）。好一則摶，摶則精，精則神，神則化。是以君子務結心乎一也。

人主之疾十有二發（十二種之疾），非有賢醫莫能治也。何謂十二發？痿（痿者四支疲也）、蹶（蹶者逆也）、逆（逆者胸脹）、脹（腹脹）、滿（五臟滿）、支（四支不調）、膈（胃膈而不通）、肓（神肓眩）、煩、喘（氣煩喘不定）、痺（手足痺外受風寒疾）、風，此之曰十二發。賢醫治之何？曰：省事輕刑則痿不作（無痿疲之疾），無使小民飢寒則蹶不作（無蹶之疾），無令財貨上流則逆不作（無逆之疾），無令倉廩積腐則脹不作（無腹脹之疾），無使府庫充實則滿不作（無飽滿之疾），無使群臣縱恣則支不作（無支之疾），無使下情不相通則膈不作（無膈之疾），上材下恤則肓不作（無肓之疾），無淫令奉行則煩不作（無煩亂之疾），不使下怨則喘不作（無喘之疾），無使賢才伏匿則痺不作（手足不至痿痺），無使百姓歌吟誹謗則風不作（無風疾之疾）。夫重臣群下者，人主之腹心支體也。腹心支體無疾，則人主無疾矣。故非有賢醫莫能治也。人皆有此十二疾，而不用賢醫，則國非其國也。

張洪陽曰上医醫國其次醫人信矣

王荊石曰學教相成之机詞亦精核

劍雖利，不厲不斷（干將雖利，非淬礪不銛。厲，礪石也）；材雖美，不學不高（美材必資學而高）。雖有旨酒嘉肴，不嘗不知其旨（旨，美也，必嘗而後知其美）；雖有善道，不學不達其功。故學然後知不足，教然後知不究。不足故自愧而勉，不究故盡師而熟。由此觀之，則教學相長也。

楊維禎曰桓公庭燎九九足以拒至此傳為書生設□又故大也

胡將化曰微者亦至大者辭休郭隗說燕昭王正仿此体

李贄曰公儀子以無私而成其私老氏因身保位之術

齊桓公設庭燎（庭燎，大燭也，同勲氏掌之），為便人欲造見者，期年而士不至。於是東野有以九九見者（九九，小技也，即善算之士）。桓公使戲之曰：九九足以見乎？鄙人曰：臣聞君設庭燎以待士，期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君天下之賢君也，四方之士皆自以不及君，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耳，而君猶禮之，況賢於九九者乎？夫太山不讓礫石，江海不辭小流，所以成其大也。詩曰：先民有言，詢于芻蕘，博謀也。桓公曰：善。乃因禮之。期月，四方之士相導而至矣。

公儀休相魯而嗜魚（食者所欲，任魚也），一國人獻魚而不受（公儀即之）。其弟諫曰：嗜魚不受何也？曰：夫欲嗜魚，故不受也（明無受魚之私）。受魚而失位（以私受），則不能自給魚；無受而不免於相，長自給於魚（魚可常給）。此明於魚為己者也。故老子曰：後其身而身先（以身在所後而身可先人），外其身而身存（以身為外而護之），非以其無私乎？故能成其私（無私卻成其私）。此無私之謂也。

楊慎曰句法透逸可愛

周公踐天子之位七年（特負成王以朝），布衣之士所贄而師者十人（周公禮所交見者），十二人（周公與之為友），窮巷白屋先見者（貧寒之士）四十九人，時進善百人（以善言進者），教士千人（教武士），宮朝者萬人（在宮朝內外者）。成王封伯禽於周（魯），周公誡之曰：往矣，子無以魯國驕士（言無以此驕士）。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也，又相天下（言其至尊），吾於天下亦不輕矣（言其尊貴也）。然一沐三握髮，一飯三吐哺（言一沐於三次握其髮，一食而三吐其哺以延賢士），猶恐失天下之士。吾聞

蘇洵曰夫人驕則自溺謙則受益周公封之初戒子極緒詳於謙德一語肯乎至宜來之

汝南周尹曰〔眉批〕

翁正春曰謙之一字持身明訓

德行寬裕守之以恭者榮(以恭持身)土地廣大守之以儉者安(儉以守土)祿位尊盛守之以卑者貴(卑以守位)人衆兵強守之以畏者勝(畏以臨敵)聰明睿智守之以愚者哲(藏智於愚)博聞強記守之以淺者智(以淺藏巧)夫此六者皆謙德也(總批)夫貴為天子富有四海由此德也不謙而失天下亡其身者桀紂是也(以桀紂為鑒戒)可不慎歟故易有一道大足以守天下中足以守其國家近足以守其身謙之謂也(易之一道是也)夫天道虧盈而益謙(盈者虧損之謙者益之)地道變盈而流謙(盈則變謙則流)鬼神害盈而福謙(盈者受害謙者受福)人道惡盈而好謙是以衣成則必缺衽宮成則必缺隅屋成則必加拙(皆盈則必缺示不自盈之意)示不成者天道然也易曰謙亨君子有終吉(處謙則亨可以獲元吉)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敬與日俱升)誡之哉其無以魯國驕士也(驕自句)

有大忠者有次忠者有下忠者有國賊者以道覆君而化之(以道反覆啓告化君令之默化)是謂大忠也(忠之大者)以德調君而輔之(以德成就其君而輔成伯業)是謂次忠也(忠之次者)以諫非君而怨之(指摘君過致君怨怒)是謂下忠也(忠之下者)不恤乎公道之達義(假公濟私)偷合苟同(近君依附)以持祿養者(保位固寵)是謂國賊也(賊害之甚者)昔周公之於成王可謂大忠也(周公負成王以道進卿風陳無逸反覆以告之)管仲之於桓公可謂次忠也(管仲相桓成一匡九合之績)子胥之於夫差可謂下忠也(子胥諫夫差逐觸其怒賜屬鏤而浮之江)曹觸龍之於紂可謂國賊也(觸龍日逢迎声色狗馬之歡為持祿保寵之計)皆人臣之所為也吉凶賢不肖之效也

袁了凡曰盤石愚民其喻…之可不思何以…用之不以尺寸而況…能統御諸侯…無用險驅市人而戰…誰上耶〔眉批〕

王元深曰古者治兵本于禮禮之尹以為固也為天下堅甲利兵高城深池嚴令繁刑皆不足為固是推仁為禮用之本

黃道周曰嚴令煩刑不足為威者

許國曰正由其道則行王公由之以一天下者此也

今有堅甲利兵不足以施敵破虜弓良矢調不足以射遠中微與無兵等耳(雖有兵亦無所用也)有民不足強用嚴敵將無民等耳(雖有民亦云…)故盤石千里非不廣也不為有地愚民百萬非不衆也不為有民禮者治辯之極強國之本也威行之道也功名之總也王公由之所以一天下也不由之所以隕社稷也是故堅甲利兵不足以為武高城深池不足以為固嚴令繁刑不足以為威由其道則行不由其道則廢昔楚人蛟革犀兕以為甲堅如金石宛如鉅蛇慘如蜂蠆輕利剽疾卒如飄風然兵殆於垂沙唐子死莊蹻起楚分為三四者豈無堅甲利兵也哉所以統之非其道故也(一段言堅甲利兵)汝淮以為險江漢以為池緣之以方城限之以鄧林然秦師至於鄢郢(音焉郢楚地名)舉若振槁然(史記云勢若摧枯振槁)是豈無固塞限險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二段言高城深池)紂殺比干而囚箕子為炮烙之刑殺戮無時群下愁怨皆莫冀其命然周師至而令不行乎左右而豈其無嚴令繁刑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三段言嚴令繁刑)若夫明道而均分之誠愛而時使之則下之應上如影響矣有不由命然後俟之以刑刑一人而天下服下不非其上知罪在己也是以刑罰競消而威行如流者無他由是道故也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如是則近者謳歌之遠者赴趨之幽閒僻陋之國莫不趨使而安樂之若赤子之歸慈母者何也仁刑義立教誠愛深禮樂交通故也

孫月峯曰排斥十子之言倡明聖道以一世俗此荀子之有關世教者

夫當世之愚飾邪說(以己之說飾世俗)文姦言(以己之說言文當世)以亂天下欺惑衆愚使混然不知是非治亂之所從者則是范雎魏牟田文莊周慎到田駢墨翟宋研鄧析惠施之徒也(皆飾邪說文姦言者)此十子者皆順非而澤(以非為是者)聞見雜博然而不師上古不法先王按往舊造說自為工(自工其說)道無所遇(不合於道)而人相從(而合於人)故曰十子者之工說說不足合大道美風俗治綱紀然其持之各有故言之皆有理(人皆所見言以近理)足以欺惑衆愚交亂樸鄙則是十子之罪也若夫總方略(綱正亂)一統類(比群生)齊言行(端言行)群天下之英傑告之以大道(明吾道)教之以至順(以一之教齊之以順德之行)隩要之間(一室之內有隩)衽席之上簡然聖王之文具(法先王之道)沛然平世之俗起(一世之俗)

申時行曰斗象要道之論

焦竑曰此即陳其本以勝之

六說者不能入也(有工其說者不得亂其是非)十子者不能親也無置錐之地(貧無立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爭名則是聖人之未得志者也仲尼是也舜禹是也仁人將何務哉上法舜禹之制(彼說不攻自息矣)如是者仁人之事畢矣天下之害除矣(不至欺惑愚衆以亂天下)聖人之迹著矣(聖人之道大明于万世者此也)

毛偉曰荀子雖排宗朱明大正見古雅

而苟異姓之韓循大羊也(人與異類之別猶大羊之形類)與之於人猶死之藥也安舊侈質習貫易性而然也(舊侈注曰小成若天性習貫成自然)夫狂者自敝忘其非狃奉也飯土而忘其非狃飯也然則楚之狂者楚言齊之狂者齊言習使然也(君子楚則楚君子齊則齊)夫習之於人微而著深而固是暢於筋骨(如筋骨之浹洽)貞於膠漆(如膠漆之不可離)是以君子務為學也詩

王鏊曰山林之處澤世之有德行才業意不彰於世者

曰既見君子德音孔膠

孔子見客ㄥ太顏淵曰客仁也孔子曰恨兮其心頹兮其口仁則吾不知也(言者德之表也)顏淵蹙然變色曰良玉度尺(玉可以尺計)雖有千仞之土不能掩其光(即蘊之至深光不可掩)良珠度寸(珠可以寸計)雖有百仞之水不能掩其瑩(即蘊之深淵其瑩不可掩)夫形體也色心也閔ㄥ乎其薄也苟有溫良在中則眉睫之矣(有美必彰於外)疵瑕在中則眉睫不能匿之(有此必見)詩曰鼓鐘于宮聲聞于外(言有諸中必形諸外也)

王世貞曰先以御射引起大儒而後從分儒之品與人君用

造父天下之善御者矣(周穆王馭八駿日行千里以造父為御)無車馬則無所見其能(藉車馬以顯其能)羿天下之善射者也(有窮后羿精於射法)無弓矢則無所見其巧(藉弓矢以顯其技)彼大儒者調一天下者也無百里之地則無所見其功(藉有百里以展其才)夫車固馬選而不能以致千里者則非造父也(非真造父也)弓調矢直而不能射遠中微者則非羿也(非真羿)用百里之地而不能調一天下制四夷者則非大儒也(非真儒)彼大儒者雖隱於窮閻漏屋無置錐之地而王公不能與爭名矣用百里之地則千里國不能與之爭勝矣箠笞(音垂笞秦始皇嚴刑峻法以鞭笞天下)暴國以齊天下莫之能傾是大儒之徵其言有類(言有倫類可考)其行有禮(行中矩度)其舉事無悔(所行合于心)其持險應變曲當(咸當於理)與時遷徙與世偃仰千舉萬變其道一也是大儒之稽也故有俗人者有俗儒者有雅儒者有大儒者耳不聞學行無正義迷迷

劉之綸其文錯綜變化漢文之不易得者

孫月峯曰以下條分儒者品類可見大儒之可用

張洪陽曰歸結人君用儒大有斷

然以富利為隆。（惟知富利為隆厚）是俗人也。逢衣博帶。（逢大也博寬也）略法先王而足亂世術，謬學雜舉，其衣冠言行為已同于世俗，而不知為惡也。言談議說已無異于老墨，而不知分。（不辨黑白）是俗儒者也。（俗世儒不達于時者所為也）法先王（遵先王之道）一制度（守成）言行有大法，而明不能濟法教之所不及，聞見之所未至，知之為知之，不知為不知。內不自誣，外不誣人，以是尊賢敬法而不敢怠傲，是雅儒者也。（雅儒不矯世以誣俗者所為也）法先王，依禮義，以淺持博，以一行萬。（以一貫萬）苟有仁義之類，雖鳥獸若別黑白，奇物變怪所未嘗聞見，卒然起一方，則舉統類以應之，無所疑怍，張法而度之，奄然如合節符。是大儒者也。（大儒則博古通今隨應變俗者也）故人主用俗人，則萬乘之

王荊石曰物興衰有時其道不可窮反本為長大意大史筆句

張洪陽曰轉詞迺遠樂必悲

國亡；用俗儒，則萬乘之國存；用雅儒，則千里之國安；用大儒，則百里之地久，而三年天下諸侯為臣；用萬乘之國，則舉錯定于一朝之間。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文王亦可謂大儒已矣。夫五色雖明有時而渝，（色雖鮮明有時而改）豐茂之木有時而落。（木雖茂盛有時剝落）物有盛衰，不得自若。（物之盛衰不能盡于吾意）故三王之道，周則復始，窮則反本，非務本而已，將以止惡扶微，（道足止邪扶微）紬繹渝非，調和陰陽，順萬物之宜也。（道足以調燮和）登高臨深，遠見之樂，臺榭不若丘山所見高也。（以丘山高于臺榭所見高故謂）遠見平原高望，悅觀之樂，沼池不如川澤所見博也。（以川澤博于池沼故謂博也）勞心苦思，縱欲極好，靡以傷情，毀名損壽，悲夫傷哉。

胡時化曰人主識賢須人明目聰以周知也

朱贊曰爵有可為師為友者至人主說則天下失存亡之機在人主所用耳

君之反於是道而愁百姓。（反此道徒數適以斂百姓而致之愁怨而已）傳曰：天子居廣廈（大廈也）之下，帷帳之內，（坐帷帳中也上帷下帳）不窺見弘漢武旃茵之上，睨烏視不出閫奧，（足不越步視不越戶庭）然而知天下者，（周知四方）以其賢左右也。（得賢人以為左右）故獨視不若與衆視之明也，獨聽不若與衆聽之聰也，獨慮不若與衆慮之工也。故明王使賢臣輻輳並進，（賢臣趨闕下如輻輳然）所以通中正而致隱居之士。智如泉源，（言智不竭）可以為表儀者，人師也。（行可為人之師表）智可以砥砺，（砥砺石也言智一隅）行可以為輔弼者，人友也。（為人主輔佐之友）據法守職，（守職業）奉法度而不敢為非者，人吏也。（奉行君之法吏）當前快意，一呼再諾者，（一呼應諾不暇者）人隸也。（為人賤役而已）故上主以師為佐，危亡之主

楊道賓曰人主用賢在同志者

蘇濬曰古之得失足為今之鑑人主安可不求得賢以昌其國

（用得其人）以隸為佐。（用非其人）語曰：淵廣者其魚大，主明者其臣慧，相觀而志合，必由其中。故同明相見，（明同而見亦同）同音相聞，（音同而聞亦同）同志相從，非賢者莫能用賢。（以此志同也）故輔弼左右所任使者，有存亡之機，得失之要也，（用得其人則存用失其人則亡）可無慎乎。（亦甚可畏）昔者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殷王，紂以殷亡。故無常安之國，（國不能常安而無危）宜治之民。（民不能宜治而不亂）得賢則昌，不肖則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夫明鏡者，所以照形也。（鏡所以照形）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古足為今之鑒）夫知惡往古之所以危亡，（如桀紂之危亡其國）而不務襲行其所以安存者，（如禹湯之安存其國）則無以異乎卻行而求逮於前人也。（行者卻步而求及於前人得乎）鄙語曰：不知為吏，視已成事。或曰：前車覆而後

〔眉批〕汪瑗曰盈把之木四句語意足
〔眉批〕翁正春曰首二段言人主所致士術明其礼义則賢才附而天下治

車不誠。是以後車覆也。故夏之所以亡者。而殷為之。殷之所以亡者而周為之。故殷可以鑒於夏。而周可以鑒於殷。詩曰。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傳曰。驕溢之君寡忠（志驕者忠言之士不留）。口惠之人鮮信（尚口之人鮮誠信）。故盈把之木（僅一手所握之小者）無合拱之枝（兩手所圍之大者。言小木無大枝也）。榮澤之水無吞舟之魚（淺水安望有大魚。漢賈誼賦云。彼尋常之汙瀆兮。豈容吞舟之魚）。根淺則枝葉短。本絕則枝葉枯。詩曰。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禍福自己出也。

水淵深廣則龍魚生之（水深可以致魚龍）。山林茂盛則禽獸歸之（材木茂可以致禽獸）。禮義脩明則君子懷之（禮義明可以致君子）。故禮及身而行脩（禮可以脩身）。禮止而王者之事畢矣。

〔眉批〕袁了凡曰用一假字一段又一段以諭人君假賢以治用國必昌
〔眉批〕王元澤曰此三段亦見傳才

藍有青而絲假之青而藍（荀子曰。青出於藍而青於藍。染使然也。言假之使青）。地有黃而絲假之黃於地（假之使黃）。藍青地黃猶可假也。仁義之士不可假乎哉。東海之魚名曰鰈（即比目魚。出東海朝鮮國）。比目而行。不相得不能達。北方有獸名曰婁。更食而更視。不相得不能飽。南方有鳥名曰鶼（即比翼鳥。出南方三佛齊國）。比翼而飛。不相得不能舉。西方有獸名曰蟨（音厥。出西番。亦斥鹵古之國有之）。前足鼠。後足兔。得甘草必銜以遺蛩蛩距虛（蛩蛩距虛集聚而声。虛性竟緩）。其性非能蛩蛩距虛。將為假之故也。夫鳥獸魚猶相假。而況萬乘之主而獨不知假此天下英雄俊士與之為伍。則豈不病哉（萬乘之主不假英雄俊士以治其國則不至病國）。故曰。以明扶明。則升于天。以明扶闇。則歸其人。兩瞽相扶。不傷牆木（即牆木在前不能為之傷）。不

〔眉批〕黃道開曰多欲之戒言見道而...
〔眉批〕許國曰与礼九九同為君者礼士至于三往五往何恭士不遂附哉

陷井穽（亦不至陷于井穽）。則其幸也。詩曰。惟彼順征。以巾指闇行也。不（順理之君所行反其常）

福生於無為（無所為而為福自至）。而患生於多欲（惟多欲則憂患生）。知足然後富從之（不自明富而自富）。德宜君人。然後貴從之（有德可以享其富貴）。故貴爵而賤德者。雖為天子不尊矣（主貴爵而賤德勢便不尊）。貪物而不知止者。雖有天下不富也。夫土地之生不益。山澤之出有盡。懷不富之心（不知止）。而求不益之物。挾百倍之欲。而求有盡之財。是桀紂之所以失其位也（患生於多欲故也）。詩曰。大風有隧。貪人敗類。

齊桓公見小臣（微賤之臣。即如九九之類）。三往不得見。左右曰。夫小臣。國之賤臣也。君三往而不得見。其可已矣（言不必求見）。桓公曰。惡。是何言

〔眉批〕郭子玄曰此二句則夫子傲爵祿吾欲傲白王手同意
〔眉批〕申時行曰此段攻擊處俱見推倩係与孟子大意同而詞勝之

也。吾聞之。布衣之士不欲富貴。不輕身於萬乘之君（言輕富貴者不屈於王侯）。萬乘之君不好仁義。不輕身於布衣之士（不好仁義者不下於布衣之賤）。縱夫子不欲富貴可也。吾不好仁義不可也（二句見大關鍵）。五往而得見也。天下諸侯聞之。謂桓公猶下布衣之士。而況國君乎。於是相率而朝。靡有不至（四方諸侯歸之）。桓公之所以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者。此也。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

孟子說（音稅）齊宣王而不說（音悅）。淳于髡侍。孟子曰。今日說公之君。公之君不說。意者其未知善之為善乎（不知善之為美）。淳于髡曰。夫子亦誠無善耳（即無賢意）。昔者瓠巴鼓瑟而潛魚出聽（游魚聞瑟而出）。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六馬聞琴而味其馬）。馬猶知善之為善（一物之微猶知音樂之善）。而況

詞謂經解

陳望陵曰虎強國貴有其道不徒割所欲以賂之也

張位曰此言事強暴之國難

呂祖謙曰此即內治修遠人服意

何孟春曰此言使強暴之國事我易

君人者也吾未知善之為善句 孟子曰夫電雷之起也破竹折木震驚三天下賈山傳云雷霆之所擊無不摧折者而不能使聾者卒有聞耳聾者不聞雷霆之音日月之照徧照天下日月之明容光必照而不能使盲者卒有見無目者不見日月之明今公之君若此也即聾者盲者意安能知善淳于髡曰不然昔者揖封善歌而齊人好歌杞梁之妻悲哭而人稱詠數無細而不聞行無而不形形即有諸內必形諸外意夫子為賢居魯而魯國之削何也孟子曰不用賢削何有也吞舟之魚不居潛澤淺澤不能容吞舟之大魚度量之士不居汙世汙濁之世豈能容度量之士乎夫蘖冬至必彫吾亦時矣慨時不遇事強暴之國難使強暴之國事我易一章大主意在此二句事之以貨寶則貨單盡也而交不結約契盟誓則約定而反無日無日之約盟則國割國之強乘以之騎以厚則割定而欲無厭彼之欲未易足事之彌順其侵之愈甚事彼益恭順彼益侵侮必致寶單國舉而後已言必至寶盡國舉以與之雖左堯右舜未有能以此道免者也即聖王難以免其侵故非有聖人之道特以巧敏拜請畏事之則不足以持國安身矣故明君不道也必修禮以齊朝讓為國之意正法以齊官平政以齊下正法度則政刑然後禮義節奏齊乎朝朝治法則度量正乎官百官治忠信愛利平乎下下民治行一不義殺一無罪而得天下不為也心正故近者競親近附而遠者願至遠悅上下一心三軍同力名聲足以薰炙之名聲彼於強國威強足以齊一之威力足以弱強國則拱揖指麾而強暴之國莫不趨使如赤子歸慈母者何也仁形義立教誠愛深故曰事我意也

曰一誠所起所不為誠主動物信哉

鄒守益曰始言不好士終言所好非真士得毋失主失也

姜寶曰前論隱生後論隱生皆若也

故詩曰王猶允塞徐方既來言王之謀猶允固徐方之人自為之來庭勇士一呼而三軍皆避士之誠也表一誠足以動三軍昔者楚熊渠子夜行寢石以為伏虎見石誤以為虎彎弓而射之沒金飲羽矢穿其半至金而及羽下世知其為石石為之開而況人乎夫倡而不和動而不僨中心有不全者矣夫降席而匡天下者即不越几席而天下治意求之已也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先王之所以拱揖指麾而四海來賓來歸於我誠德之至也色以形于外也晉平公游於河而樂曰安得賢士與之樂此也思賢士共此樂船人盍胥跪而對曰主君亦不好士耳夫珠出於江海玉出於昆山無足而至者漢書云珠玉無脛而走天府猶主君之好也士有足而不至者蓋主君無好士之意耳無患乎無士也平公曰吾食客門左千人門右千人朝食不足夕收市賦夕收市租以濟朝之用暮食不足朝收市賦朝收市租以餉暮吾可謂不好士乎言如此養士尚不足稱好士盍胥對曰夫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音革即鳥羽也爾背上之毛腹下之毳[illegible]毛益一把飛不為加高損一把飛不為加下今君之食客門左門右各千人亦有六翮在其中矣將皆背上之毛腹下之毳耶恐皆無益於世用者詩曰謀夫孔多是用不集齊有隱士東郭先生梁石君當曹相國為齊相也客謂隱生曰夫東郭先生梁石君世之賢也隱於深山終不詘節詘音屈身下志以求仕者也吾聞先生得謁曹相國願先生為先當為之先容於曹相國臣

孫佑秀曰旁引曲證亦有法

楊慎曰東薀請火四句甚奇

楊琰曰以娶婦喻用舍辭進亦大意與陳於同

王偁曰匿生以一言悟曹相國於引薦

陳深曰語長奇譎足為利口者戒

里毋相善婦見疑盜肉其姑去之恨而告於里毋其歸告於里毋里毋曰安行安行緩行也詩云示之今令姑呼之言今姑呼汝還即束薀請火束草為薀去婦家去婦之家曰謂其姑言吾犬爭肉相殺請火治之即訊訴姑意姑乞火乃直使追去去婦還之感悟其言取不去婦即故里毋非談說之士束薀請火非還婦之道也然物有所感託物而言事有可適因事而說何不為之先何不為東郭先生先容匿生恐不及然請盡力為東郭先生梁石君束薀請火於是乃見曹相國曰臣之里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終身不嫁者則自為娶將何娶焉言欲娶婦擇何者娶之相国曰吾亦其終身不嫁者耳取其節也匿生曰齊有隱士東郭先生梁石君世之賢士也隱於深山終不詘身下志以求仕相國娶婦欲娶其不嫁者取臣獨不取其不仕之臣耶以東郭先生可用也於是曹相國因匿生束帛安車聘幣安車以迎賓也迎東郭先生梁石君厚客之

傳曰鳥之美羽勾喙者長喙善鳥畏之魚之侈口垂腴者魚畏之人之利口贍辭者說佞口是也人畏之是以君子避三端避文士之筆端筆能譏人避武士之鋒端鋒能殺傷人避辯士舌端舌能殆人詩曰我友敬矣讒言其興

孔子困於陳蔡之間即三經之席七日不食藜羹不糁弟子有飢色讀書習禮樂不休子路進諫曰為善者天報之以福為不善天報之以賊今夫子積德累仁為善久矣意者當遺行乎奚居之隱也即愠見之意孔子曰由來汝小人也未講而論也居吾語

王世貞曰此四段做太忠世之戒

女子以知者為無罪乎則王子比干何為剖心而死比干諫紂不聽遂剖其心而死子以義者為聽乎則伍子胥何為抉目而懸吳東門子以廉者為用乎則伯夷叔齊何為餓於首陽之山子以忠者為用乎則鮑叔何為而不相兼公子高終身不仕鮑焦抱木而立子推登山而燔故君子博學深謀不遇時者眾也豈獨丘哉不肖者材也遇不遇者時也今無有時賢安所用哉故虞舜耕於歷山之陽立為天子其遇堯也傅說負土而版築以為大夫其遇武丁也伊尹故有莘氏僮也負鼎操俎調五味而立為相史記伊尹為有莘氏媵臣負鼎俎以滋味說湯其遇湯也呂望行年五十賣食棘津年七十屠而朝歌太公未遇賣漿於市屠牛而朝歌九十乃為天子師則遇文王管夷吾束縛自檻車以為仲父管仲囚於檻車桓公舉之為相尊為仲父則遇齊桓公也百里奚自賣五羊之皮為秦伯牧牛舉為大夫則遇秦繆公也虞丘於天下以為令尹讓於叔敖則遇楚莊王也伍子胥前功多後戮死見通紀非知有盛衰也前遇闔閭後遇夫差也闔閭夫差皆吳王也夫驥罷鹽車此非無形容也莫知之也使驥不得伯樂伯樂善相馬也安得千里之足造父造父周穆王時人善御者亦無千里之手矣夫蘭芷香草也生於茂林之中深山之間人莫見之故不芬夫學者非為通也為窮而不困憂而志不衰先知禍福之始而心無惑焉故聖人隱居深念獨聞獨見夫舜亦賢聖矣南面而治天下惟其遇堯也使舜居桀紂之世能自免於刑戮之中則為善矣亦何

張洪陽曰此段正態賢不肖者但遇不遇者耳

子剡石曰古人一日養三公不換此條章法句法俱高

位之有（此言時之遇也）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當此之時豈關龍逢無知而王子比干不慧乎哉（言由時之不遇也）此皆不遇時也故君子務學修身行而須其時者也子無惑焉詩曰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

曾子曰往而不可還者親也至而不可加者年也是故孝子欲養而親不待也木欲直而時不待也是故椎牛而祭墓不如雞豚逮存親也（言既沒而祭不若親存而以小物至養也）故吾嘗仕齊為吏祿不過鍾釜（六斗四升曰釜之祿意）尚猶欣欣而喜者非以為多也樂其逮親也（以親在可以及一日之養故也）既沒之後吾嘗南遊於楚得尊官焉（高官厚祿）堂高九仞榱題三圍（榱角也題其頭也言宮室之後）轉轂百乘（車駟之乘）猶北鄉而泣涕者非為賤也悲不逮吾親也（以親不在雖欲養而不得）故家貧親老者不擇官而仕（為祿仕也）若夫信（伸同）其志約其者非孝（倘志得少伸而顧念養其親非孝子乎）

紂殺王子比干（比干諫紂不聽遂殺之而剖其心）箕子被髮佯狂（因箕子為奴箕子遂佯狂受辱）陳靈公殺泄冶（靈公淫於夏姬泄冶諫不聽而殺之）鄧元去陳以族從自此之後殷并於周（武王伐紂而殷亡）陳亡於楚（陳後為楚所滅）以其殺比干泄冶而失箕子鄧元也（由不用此四賢故也）燕昭王得郭隗鄒衍樂毅是以魏趙興兵而攻齊棲於莒燕之地計衆不與齊均也然所以信燕至於此者由得士也（由能用此三人故也）故無常安之國無宜治之民得賢者昌失賢者亡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明鏡者所以照形也往古者所以知今也知惡古之所以危亡而不務襲跡其所以

楊維禎曰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君人安可不以得賢為急哉鑒陳殷之所以失燕昭之所以以得未有得之不益于國者也

胡府化曰以府半數初貴入可謂明目張膽議論田需對宣王之言大率類此

堆東跌

安存則未有以異乎却步而求逮前人也太公知之故舉微子之後而封比干之墓（武王克商之後崇德象賢釋箕子囚封微子於宋封比干墓）夫聖人之於賢者之後尚如是厚也而況當世之賢者也（況當世有賢者弃而不用）

詩曰昊天大憮予慎無辜

宋王因其左右見楚襄王襄王待之無以異乃謀其友曰吾當往因地而生不因地而辛女因媒而嫁不因媒而親子之事王未耳何然於我宋王曰不然昔者齊有狡兔盡一日而走五百里使之瞻見指注雖良狗猶不及狡兔之塵若攝纓而縱紲之瞻見指注與詩曰將安將樂弃予作遺

宋燕相齊見逐（得罪齊王）罷歸之舍召門尉陳饒二十六人曰諸大夫有能與我赴諸侯者乎（言有能為此赴難）陳饒等皆伏而不對宋燕曰悲乎哉何士大夫易得而難用也饒曰君弗能用也則有不平之心是失之已而責諸人也（徒知責人而不責己）宋燕曰夫失諸己而責諸人者何陳饒曰三斗之稷不足於士（士之食不得饜飽）而君鴈鶩有餘粟（君所畜養鴈鶩皆有餘食）是君之一過也（過在不能推祿以待士）果園梨粟後宮婦人以相提擲（果園梨栗後君有餘）士曾不得一嘗是君之二過也（過在不能推餘食以待賢）綾紈綺縠靡麗而堂從而獘（後宮綾紈綺縠而棄獘）士曾不得以為緣（士求得寸為緣不得）是君之三過也（過在不能以衣以待賢）且夫財者君之所輕也死者士之所重也君不能行君之所輕而欲使士致其所重（使之赴諸侯）猶譬鉛刀不能畜（鉛刀不能一割）而干將用之（干將良劍名言輕）

士而平時歆重用之於一旦不亦難乎宋燕面有慚色逡巡避席曰是燕之過也

景按曰此深明於理道者也

傳曰善為政者循性情之宜順陰陽之序通本末之理合天人之際如是則天氣奉養而生物豐美矣不知為政者使情厭性使陰乘陽使末逆本使人詭天氣鞠而不信鬱而不宣如是則災害生怪異起群生皆傷而年穀不熟是以其動傷德其靜亡救故緩者事之急者不知日反理而欲以為治詩曰廢為殘賊莫知其尤

魏文侯之時子質仕而獲罪焉去而北游以獲罪而去謂簡主曰從今已後吾不復樹德於人矣簡主曰何以也質曰吾所樹堂上

之士半吾所樹朝廷之大夫半吾所樹邊境之人亦半今堂上之士恐懼也我以法邊境之人劫我以兵戈兵之屬是以不樹德於人也以是之故上不樹德於人句正應吾不復樹德於人句簡主曰子之言過也差矣夫春樹桃李夏得陰其下秋得食其實春樹蒺藜夏不可採其葉秋得其刺焉由此觀之在所樹也德於人可見當慎所樹今子所樹非其人也故君子先擇而後種也詩曰無將大車惟塵冥冥

楊道賓曰樹非其人宜疾得旋曲工致

正直者順道而行順理而言公平無私不為安肆志不為危激行昔衛獻公出走反國及郊將班邑而從者而後入太史柳莊曰如皆守社稷則孰負羈縶音執而從如皆從則孰守社稷君反國而有私也無乃不可乎於是不班也柳莊正矣

蔡虛臺曰觀三子之所願而聖賢之分量大小別矣

孔子遊於景山之上子路子貢顏淵從孔子曰君子登高必賦小子願者何言其願丘將啟汝子路曰由願奮長戟盪三軍乳虎在後仇敵在前蠡躍蛟奮進救兩國之患此由之所願者孔子曰勇士哉子貢曰兩國構難壯士列陣塵埃漲天賜不持一尺之兵戈戟之屬言不用甲兵之具一斗之糧解兩國之難用賜者存不用賜者亡孔子曰辯士哉顏回不願孔子曰回何不願顏淵曰二子已願故不敢願孔子曰不同意各有事焉回其願丘將啟汝顏淵曰願得小國而相之主以道制臣以德化君臣同心外內相應列國諸侯從義嚮風壯者趨而進老者扶而至教行乎百姓德施乎四蠻莫不釋兵輻輳乎四門天下咸獲永寧蝖音萱飛蠕音而動咸

呂翼尹曰顏子王佐之才故開口便見有道氣象

若其性進賢使能各任其事於是君綏于上和於下垂拱無為動作中道從容得禮言仁義者賞言戰鬬者死則由何進而救賜何難之解孔子曰聖士哉大夫出小人匿聖者起賢者伏回與執政則由賜焉施其能哉詩曰雨雪瀌瀌見晛曰消

翁正春曰此係名理名言可為養氣保生者之戒

人之所以好富貴安榮為人所稱譽者為身也惡貧賤危辱為人所謗毀亦為身也然身何貴也莫貴於氣人得氣則生失氣則死其氣非金帛珠玉也不可求於人也非繒布五穀也不可糴買而得也此句即死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意在吾身不可不慎也可見人當養氣以保身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黃帝即位施惠承天一道脩德惟仁是行宇內和平未見鳳凰

袁了凡曰：黃帝致鳳之事，少涉不經，然叢說所傳，而以儀春秋成而麟至，則黃帝得鳳，所注得徐積祥，或不誣也。

惟恐其衆，威儀乃合，天老而問之曰：鳳象何如？天老對曰：夫鳳象，鴻前麟後，蛇頸而魚尾，龍文而龜身，燕頷而鷄喙，戴德負仁，抱中挾義，小音金，大音鼓，延頸奮翼，五彩備明，舉動八風，氣應時雨，食有質，飲有儀，往即文始，來即嘉成，惟鳳為能通天祉，應地靈，律五音（宮商角徵羽也），覽九德。天下有道，得鳳象之一則鳳過之，得鳳象之二則鳳翔之，得鳳象之三則鳳集之，得鳳象之四則鳳春秋下之，得鳳象之五則鳳終身居之。黃帝曰：於戲允哉（信天老之言為然）！朕何敢與焉。於是黃帝乃服黃衣，戴黃冕，致齋于宮，鳳乃蔽日而至。黃帝降于東階，西面再拜稽首曰：皇天降祉，不敢不承命。鳳乃止帝東國，集帝梧桐，食帝竹實，沒身不去。詩

王陽明曰：播寫此德至治，足垂人君炯戒。

曰：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集爰止。

夫賢君之治也，溫良而和（有溫良和易之度），寬容而愛（有寬容愛人之德），刑清而省（刑清而不苛），喜賞而惡罰，移風崇教（變風俗，崇教化），生而不殺（好生不好殺），布惠施恩，仁不偏與（大同不偏），不奪民力，役不踰時（古者用民之力，歲不過三日），百姓得耕，家有收聚（有蓄積），民無凍餒，食無腐敗，士不造無用（不作無益害有益），雕文不粥于肆（奇巧之物不賣于市），斧斤以時入山林，國無佚士（聖世無逸民），皆用於世，黎庶歡樂，衍盈方外，遠人歸義，重譯執贄（遠人來貢），故得風雨不烈（陰陽不愆其度也）。小雅曰：有渰萋萋，興雲祁祁，以是知太平無飄風暴雨明矣。

貫道關曰：此順起叢氏行除周八者可驗。

齊景公使人為弓，三年乃成，得弓而射，不穿三札，景公怒，將殺

許國曰：以弓問答，主心得技法矣。

弓人。弓人之妻往見景公曰：蔡人之子，弓人之妻也（自陳為蔡人之子，乃弓人之妻。弓人之妻二句何等妙）。此弓者，太山之南烏號之柘（柘樹枝長而烏集其上，將飛，枝彈烏，烏乃號呼，以柘為弓，因名烏號），騂夫之用（燕之牛角可為弓之幹），荊麋之筋，河魚之膠也。四物者，天下之練材也（四物俱可以成弓），不宜穿札之少如此。且妾聞奚公之車不能獨走（奚公使王良為御），莫邪雖利（干將一莫邪，莫邪者干將之妻也，鑄鐵未流，干將夫妻乃斷髮剪指投爐，乃流，遂為劍，陽干將，陰莫邪），不能獨斷，必有以動之。夫射之道，在手若附枝，掌若握卵，四指如斷短杖，左右發之，左右不知，此蓋射之道。景公以為儀而射之，穿七札，蔡人之夫立出矣。

得射法門

齊有得罪於景公者，景公大怒，縛置之殿下，召左右肢解之，敢諫者誅（有來諫沮者，殺之肢解，分其肢體，以沃誅死）。晏子左手持頭，右手磨刀，

郭子玄曰：此數語若無限精神在內，仍東方滑稽之法。

仰而問曰：古者明王聖主，其肢解人，不審從何肢始（問於景公，其肢解人從何處起）也（言解從何處起，此二語見對破處）？景公離席曰：縱之，罪在寡人（縱之，言釋之勿殺）。

申時行曰：一言悟主，善于諷諫者矣。

傳曰：居處齊則色姝，飲食齊則氣珍，言語齊則信聽，思齊則成，志齊則盈。五者齊，斯神居之。詩曰：既知和平，依我磬聲。

呂祖謙曰：此養神之真訣。

魏文侯問狐卷子曰：父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子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兄賢足恃乎？對曰：不足。弟賢足恃乎？對曰：不足。臣賢足恃乎？對曰：不足。文侯勃然變色而怒曰：寡人問此五者於子，一一以為不足者，何也？對曰：父賢不過堯，而丹朱放；子賢不過舜，而瞽瞍頑；兄賢不過舜，而象傲（正見兄賢不足恃）；弟賢不過周公，而管蔡誅（正見弟賢不足恃）；臣賢不過湯武，而桀紂伐（正見臣賢不足恃）。矜人者不至

何孟春曰：此見為人不自勉而恃人聲勢者之戒。

呂吉甫曰田師托智于老馬亦招致賢人之術

鄒守益曰齊莊之避螳螂楚莊之避怒蛙其能鼓勇士之氣則此英君制敵人群之術也

恃人者不久君欲治從身始人何可恃乎詩曰自求伊祜

昔者田子方出見老馬於道喟然有志焉以問於御者曰此何馬也曰故公家畜也舊時田子方所用也罷音疲而不為用今筋力羸弱故不用故出放也田子方曰少盡其力而老去其身仁者不為也束帛而贖之令人贖田窮士聞之知所歸心矣以老馬且不遺其舊況賢人乎

齊莊公出獵有螳螂舉足將搏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蟲也御曰此是螳螂也其為蟲知進而不知退不量力而輕就敵莊公曰以為人必為天下勇士矣於是迴車避之而勇士歸之莊公避螳螂而勇士歸其知激勸之道歟

有萬於此架巢於葭葦之顛天喟然而風則葭折而巢壞何也其所托者弱也以所托乃葭葦之微稷蜂不攻而社鼠不薰非以稷蜂社鼠之神其所托者善也以所托在稷與社也故聖人求賢者以輔夫吞舟之魚大矣蕩而失水則為螻蟻所制若之螻蟻能失其輔也

姜寶曰孔子稱文王之操即數百世而為其人之貌此倚則子期之見亦大類是

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方鼓琴志在山鍾子期曰善哉鼓琴巍巍乎如太山其音高志在流水鍾子期曰善哉鼓琴洋洋乎若江河其音大鍾子期死伯牙擗絃絕琴終身不復鼓以為世無足與鼓琴也以知音者少非獨琴如此賢者亦有之苟非其時苟不遇明時賢君則賢者將奚由得遂其功哉

脩身不可不慎也奢恣侈則行虧人多奢恣者則行虧缺說毀行則害成肆其讒諂多至害人患生於忿怒一朝之忿至於忘身及親禍起於纖微纖細微隙多至不

林希逸曰此禍為不測当深念之殷而語更可人

陳后山曰孝雉之說即曾子十步一啄百步一飲不祈畜乎樊中神雖王不善也

禍兆汙辱難湔灑人至汚名辱行欲洗脫則難敗失不復追一失敗追救不深念愿後悔何益徼幸者伐性之斧也嗜慾者逐禍之馬也貪慾多至於胃禍謾誕者趨禍之路也言足招禍毀於人者困窮之舍也毀人足以害己是故君子不徼幸節嗜欲務忠信無毀於一人則名聲尚尊尊大稱為君子矣

戴晉生弊衣冠而見梁王梁王曰前日寡人以上大夫之祿要先生先生不留今過寡人耶戴晉生欣然而笑仰而永嘆曰嗟乎由此觀之君曾不足與遊也君不見大澤中雉乎有文彩善鬬五步一啄音啄終日乃飽言飲啄之時羽毛悅澤光照於日月言毛羽之美奮翼爭鳴聲響於陵澤者言飛鳴自適何彼樂其志也自適所志而樂得其所也援置

焦竑曰恒世律志之心與顏閔諸人同類共趣

之囷倉中置之囷倉之處常啄粱粟不旦時而飽雖不待終日然不若自飽其欲為得然猶羽毛憔悴志氣益下低頭不鳴飛鳥不得自適其適夫食豈不善哉彼不得其志故也為人所畜而神不王故也今臣不遠千里而從君遊者豈食不足竊慕君之道耳以君能有道能好士耳臣始以君為好士天下無雙乃今見君不好士明矣辭而去終不復往

楚莊使使賫黃金百斤聘北郭先生先生曰臣有箕帚之使自稱妻曰其帚婦人所事者晉處士孤兒女曰芳將嫁之究乃刻削為箕帚訓之也願入計之與其妻謀即謂婦人曰楚欲以我為相今日相見結駟列騎食方丈於前今日得相即可以享富貴如何婦人曰夫子以織屨為食織屨為業以共食食粥毚屨無怵惕之憂者何哉與物無治也今如結駟列騎所安不過容膝食

王信曰斗即天子不得臣諸侯不得友志何尚也

方丈於前所甘不過一肉以容膝之安一肉之味而殉楚國之憂其可乎於是遂不應聘與婦去之

陳碧虛曰借鳳凰以喻賢士遭類末王之對

夫鳳凰之初起也翾翾十步之雀喔咿而笑之（鳳凰未具羽時為燕雀所笑）及其升而高一訟一信（音申即一上一下意）展而雲間藩木之雀（即藩籬之鷄小鳥也）超然自知不及遠矣士褐衣縕著未嘗完也（衣之賤也）糯藿之食未嘗飽也（食之賤也）世俗之士即以為羞耳（世俗人羞其貧賤）及其出則安百議（凡百慶議之未定者賴以安定）用則延民命（能福庇民民命賴以安）世俗之士超然自知不及遠矣

王世貞曰猿使以口辨得免其華且榮甚則甚五（白歲則為攖言中）矣利口之足以道鴻為攖所答而死人也

傳曰齊使〻獻鴻於楚鴻渴使者道飲鴻攖昝潰失（攖即猿類猿常[illegible]）使者遂之楚曰齊使臣獻鴻〻渴道飲攖昝潰失臣敢亡（敢逃亡而去）為失兩君之使不通欲拔劍而死（欲自刎而死）人將以吾君賤士貴鴻也攖昝在此願以汙事楚王賢其言辯其詞因留而賜之終身以為上客（一言之吝遂用其人）故使者必矜文辭（言語有章）喻誠信（以誠信喻人）明氣志解結申屈（能解釋其結因屈申伸）然後可使也（方可稱士之職）楚丘先生披蓑帶索往見孟嘗君孟嘗君曰先生老矣春秋高矣多遺忘矣（言其年高邁而事多遺忘）何以教文（孟嘗君名）楚丘先生曰惡君謂我老惡君謂我老意者將使我投石超距乎（漢耳延壽為羽林投石拔距絕于倫等投石以石投人也超距者人連坐相如地以為堅能超而取之也）追車赴馬乎（追力能遂驅騁馬）逐麋鹿搏豹虎乎（廣陵王胥有勇嘗空拳搏虎豹）吾則死矣（此三者力所不能）何暇哉將使我深計遠謀乎（出謀畫以定國計）以定猶豫而決嫌疑乎（出斷神明）

三巧曰烟波縹緲有先秦之氣象

楊維楨曰精須諫諍之臣何代無之所貴乎君人者納諫之功不少也

（定國是）出正辭而當諸侯乎（善言詞以應對諸侯）吾乃始壯耳（此三人所優不暇其為）何老之有孟嘗君赧然汗出至踵曰文過矣文過矣

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昔殷王紂殘賊百姓絕逆天道至斮朝涉（冬月見朝涉水謂其脛奈寒斮而視之）刳孕婦脯鬼侯醢梅（音梅）伯然所以不忘者以其有箕子比干之故微子去之（而適）箕子執因為奴（箕子文得不所因被髮佯狂為奴）比干諫而死（比干盡言極諫紂剖比干觀其心）然後周加兵而誅絕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吳王夫差為無道至驅一市之民以葬闔閭然所以不亡者有伍子胥之故也胥以死越王勾踐欲伐之范蠡諫曰子胥之計策尚未忘於吳王之腹心也子胥死後三年越乃能攻之大夫有

胡邦化曰國家以諍臣存亡諍臣之係乎國計不重歟君人者可以惕然思矣

爭臣三人雖不道不失其家季氏為無道僭天子舞八佾旅泰山以雍徹孔子曰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然而不亡者以冉有季路為宰臣也故曰有諤諤爭臣者其國昌有默默諛臣者其國亡詩曰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言大王咨嗟痛殷商無輔弼諫爭之臣而亡天下矣

楚莊王將興師伐晉告士大夫曰敢諫者死無赦孫叔敖曰臣聞畏鞭箠之嚴而不敢諫其父非孝子也懼斧鉞之誅而不敢諫其君非忠臣也於是遂進諫曰臣園中有榆其上有蟬〻方奮翼悲鳴欲飲清露不知螳螂之在後曲其頸欲攫而食之也螳螂方欲食蟬而不知黃雀之在後舉其頸欲啄而

胡道濱曰吳越春秋戰國策俱有此譬諭乃激切而後進諫

[illegible]尹曰晏子一言足令平公動也可謂善諫者矣

鄒守益曰晏子昔日尚布帛則一言而君刑令賀火則齊侯知藏於百姓仁人之言固利溥哉

雀方欲食螳蜋不知童挾彈丸在下迎而欲彈之童子方欲彈黃雀不知前有深坑後有窟也此皆言前之利而不顧後害者也非獨昆蟲衆庶若此也人主亦然君今知貪彼之土而樂其士卒國不怠而晉國以寧孫叔敖之力也

晉平公之時藏寶之臺燒士大夫聞皆趨車馳馬救火三日三夜乃勝之（三日三夜始得火滅）公子晏子獨束帛而賀曰甚善矣（言其臺之燒為善）平公勃色作色曰珠玉之所藏也國之重寶也而天火之士大夫皆趨車而救子獨束帛而賀何也有說則生無說則死（有說以解之則得生無詞以解則誅死加焉）公子晏子曰何敢無說臣聞之王者藏於天下（王者以天下為藏寶之所）諸侯藏於百姓（藏寶於民間）商賈藏於篋匱（若滿賈以篋匱為藏）今百姓之於外短褐不蔽形（民不得食）糠糟不充口（民不得食）虛而賦斂無已（民間已空虛尚歛民無已）取火半而藏之臺（所儲者民之財）是以天火之且臣聞之昔者桀殘賊海內賦歛無度萬民甚苦是以湯誅之為天下戮笑今皇天降災於藏臺是君之福也（正天之福吾君也）而不知變悟亦恐君之為隣國笑矣公曰善自今以往請藏於百姓之間

新鍥翰林三狀元會選二十九子品彙釋評十六卷

從吾　焦竑　校正

青陽　翁正春　參閱

蘭嵎　朱之蕃　圈點

關尹子

一宇篇

王頎中曰人之所以言者思若道然道之妙至精至粹无声无臭卻以言以思求者則无道則天也命也神也玄也不可名言不可致思而万事万物錯綜变化渾淪磅礴无所不在无所不有此非優聖智迷鬼神其孰知之

呂祖謙曰以言道者人己之分唯忘形骸指得失則道在我

關尹子曰非有道不可言不可言即道非有道不可思不可思即道天物怒流人事錯錯然若若乎回也戛戛乎闘也勿勿乎似是而非也而爭之而介之而覘之而嘖之而去之而要之言之如吹影思之如鏤塵聖智造迷鬼神不識惟不可為不可致不可測不可分故曰天曰命曰神曰玄合曰道曰無一物非天無一物非命無一物非神無一物非玄物既如此人豈不然人皆可曰天人皆可曰神人皆可致命通玄不可彼天此非天彼神此非神彼命此非命彼玄此非玄是以善吾道者即一物中知天盡神致命造玄學之徇異名析同實得之契同實忘異名者也

曰道無人聖人不見甲是道乙非道道無我聖人不見己進道己退道以不有道故不無道以不得道故不失道

曰一陶能作萬器終無有一器能作陶者能害陶者一道能作萬物終無有一物能作道者能害道者

湯賓尹曰道不可名言不可致思若妄意論度求之行徑是妄之中又一妄者也

曰道茫茫而無知乎，心儻儻而無羈乎，物迭迭而無非乎。電之逸乎，沙之飛乎。聖人以知心一物一道一，三者又合為一，不以一格不一，不以不一害一。（此二句真足玄言）

曰以盆為沼，以石為島，魚環游之，不知其幾千萬里而不窮也。夫何故？水無源無歸。聖人之道本首末無尾，所以應物不窮。

曰無愛道，愛者水也；無觀道，觀者火也；無逐道，逐者木也；無言道，言者金也；無思道，思者土也。惟聖人不離本情而登大道，心既未萌，道亦假之。

曰道終不可得，彼可得者名德，不名道；道終不可行，彼可行者名行，不名道。聖人以可得可行者，所以善吾生；以不可得不可行者，所以善吾死。

馬理曰聖人雖勤力不息實不思不勉身道得求若徒以勤成固執議之淺之乎觀聖人矣

曰一情冥為聖人，一情善為賢人，一情惡為小人。一情冥者，自有之無，不可得而示；一情善惡者，自有起有，不可得而秘。一情善惡為有知，惟動靜有之；一情冥者為無知，溥天之下，斯道無不在。

曰勿以聖人力行不怠，則曰道以勤成；勿以聖人堅守不易，則曰道以執得。聖人力行，猶之發矢，因彼而行，我不自行；聖人堅守，猶之握矢，因彼而守，我不自守。

曰若以言行學識求道，互相展轉，無有得時。知言如泉鳴，知行如禽飛，知學如擷影，知識如計夢，一息不存，道將來契。

仁源曰此灼之火因借以明道此物非道也此莊子曰指窮於為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釋氏所謂一了百了是也

曰一灼之火，能燒萬物，物亡而火何存？一息之道，能冥萬物，物亡而道何在？

曰人生在世，有生一日死者，有生十年死者，有生百年死者。一日死者，如一息得道；十年死者，如歷久得道。（要補百年二句看）彼未死者，雖動作昭智，止名為生，不名為死；彼未契道者，雖動作昭智，止名為事，不名為道。

何寬曰言所不可以言行所不以言行求所道于物適有以溺矣

曰不知吾道無言無行，而即有言有行者求道，忽遇異物，橫執為道，殊不知舍源求流，無時得源，舍本就末，無時得本。

曰習射習御習琴習弈，終無一事可以一息得者，唯道無形無方，故可得之於一息。

汪道坤曰孔子遇温伯雪子於塗目擊而道存矣可示者安得而報以兩眼而笑

曰兩人射相遇則巧拙見，兩人弈相遇則勝負見，兩人道相遇則無可示。（道具于心無窮盡無方体無形迹之可見顏子嘆曰仰之弥高鑽之弥堅瞻之在前忽然在後）無可示者，無巧無拙，無勝無負。

王整曰万物同歸于道惟道夫運万物大哉道也合之于己不見其有餘分之於物不見其不足

曰吾道如海，有億萬金投之不見，有億萬石投之不見，有億萬汙穢投之不見；能運小蝦小魚，能運大鯤大鯨；合眾水而受之，不為有餘；散眾水而分之，不為不足。

曰吾道如處暗，夫處明者不見暗中一物，而處暗者能見明中區事。

曰小人之權歸於惡，君子之權歸於善，聖人之權歸於無所得，惟無所得，所以為道。

呂知常曰以道利于萬物而即物不可以尽道

曰吾道如劍以刃割物即利以手握刃即傷

曰籩不問豆豆不答籩瓦不問石石不答瓦道亦不失問答

欸一氣往來道何在

曰仰道者跂知道者驕知道之事不知道之道是以聖人不

望道而歎不恃道而豐不借道於聖不貫道於愚

二柱 柱者道満天地天地非道不立故謂之曰柱二者建也所以建天地者也

錢倜曰此言道一而已當之為天為陰為地為之行在人為之情性任体道者了而悟之耳

關尹子曰若碗若盂若瓶若壺若甕若盎皆能建天地兆龜數

蓍破瓦文石皆能告吉凶是知天地萬物成理一物包焉物

皆包之各不相借以我之精合彼之精兩精相搏而神應之一

雌一雄卵生一牡一牝胎生形者彼之精理者彼之神愛者我

之精觀者我之神愛為水觀為火愛執而觀因之為木觀存而

愛攝之為金先想乎一元之氣具乎一物執愛之以合彼之形

冥觀之以合彼之理則象存焉一運之象周乎太空自中而升

為天自中而降為地無有升而不降無有降而不升升者為火

降者為水欲升而不能升者為木欲降而不能降者為金木之

為物鑽之得火絞之得水金之為物擊之得火鎔之得水金木

者水火之交也水為精為天火為神為地木為魂為人金為魄

為物運而不已者為時包而有在者為方惟土始終之有解之

者有示之者

王植中曰此言天地万有不齊要之莫非此道也

關尹子曰天下之人蓋不可以億兆計人人之夢各異夜夜之

夢各異有天有地有人有物皆思成之蓋可以塵計安知今之

天地非有思者乎

劉純仁曰此言有感以通天地物我非有異也

曰心應棗肝應榆我通天地將陰夢水將晴夢火天地通我

與天地似契似離純純各歸

汪道坤曰人徒見有形色數方

曰天地雖大有色有形有數有方吾有非色非形非數非方

[illegible]知形色矜方不天而
者大〻去地
地工〻去死
亦

陳眉山曰天之不已地之厚德萃徒生成則殊山水流峙而已耶

明時氏曰形而下者為器形而上者為道之綱也

天〻地〻者存
曰夢中鑑中水中皆有天地存焉欲夢夢天地者寢不寐欲鑑鑑天地者形不照欲水水天地者盎不汲彼之有無在此不在彼是以君子聖人不夢天地不識
曰天非自天有為天者地非自地有為地者譬如屋宇舟車待人而成彼不自成知彼有待知此無待上不見天下不知地内不見我外不見人
曰有時者氣彼非氣者未嘗有晝夜有方者形彼非形者未嘗有南北何謂非氣氣〻之所自生者如搖箑得風彼未搖時非風之氣彼已搖時即名為氣何謂非形形〻之所自生者如鑽木得火彼未鑽時非火之形彼已鑽時即名為形

某坤曰大抵天地間兩之為兩儀二之為陰陽四之為四時五之為五行万之為万物其所以上之則一也

曰寒暑温涼之變如瓦石之類置之火則熱置之水則寒呵之即温吹之即寒特因外物有去有來而彼瓦石實無去無來譬如水中之影有去有來所謂水者實無去無來
曰衣搖空得風氣呵物得水水〻注水即鳴石擊石即光知此說者風雨雷電皆可為之蓋風雨雷電皆緣氣而生而氣緣心生猶如内想大火久之覺熱内想大水久之覺寒知此說者天地之德皆可同之

呂祖謙曰[illegible]吉凶莫非道之自然知道者[illegible]之石[illegible]彼[illegible]子

曰五雲之變可以卜當年之豐歉八風之朝可以卜當時之吉凶是故休咎災祥一氣之運耳渾人我同天地而彼私智認而

之所共戴以其私配其害公不流于私智者

巳之
曰處胎中者必知中者亦人亦物天地雖大彼固不知計天地者是皆我區識譬如手不觸刃〻不傷人
曰天地寓萬物寓我寓道寓苟離于寓道亦不立

三極者 極者尊聖人也聖人未生道在天地聖人既生道在聖人故不名聖人而曰聖曰極

抑之曰此是无己而我因物自然而順應之妙

關尹子曰聖人之治天下不私賢愚故因人之賢而賢之因人之愚而愚之不私是非故因事之是而是之因事之非而非之知古今之大同故或先古或先今知内外之大同故或先内或先外天下之物無得以累之故本之以謙天下之物無得以外之故含之以虛天下之物無得以難之故行之以易天下之物無得以窒之故變之以權以此中天下可以制禮以此和天下可以制樂以此公天下可以理財以此周天下可以禦侮以此因天下可以立法以此觀天下可以制器聖人不以一己治天下而以天下治天下天下歸功於聖人聖人任功於天下所以

王慎中曰議論迎致卻不涉迹

呂柟曰無虛易權四字非聖人不共知非聖人不能行

李贄曰制禮作樂等事只是因天下之自然而推行之无所施而不可

堯舜禹湯之治天下天下皆曰自然

曰天無不覆有生有殺而天無愛惡日無不照有妍有醜而日無厚薄

林希元曰此言天地无私以喻聖人之无私

曰聖人之道天命非聖人能自道聖人之德時符非聖人能自德聖人之事人為非聖人能自事是以聖人不有道不有德不有事

焦竑曰此聖人无我即老子曰為无為事无事此之謂也

曰聖人知我無我故同之以仁知事無我故權之以義知心無我故戒之以禮知識無我故照之以智知言無我故守之以信

曰聖人之道或以仁為仁或以義為仁或以禮以智以信為仁仁義禮智信各兼五者聖人一之不膠天下名之不得

曰勿以行觀聖人道無跡勿以言觀聖人道無言勿以能觀聖人道無為勿以貌觀聖人道無形

王世貞曰子欲无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即此旨也

曰行雖至卓不離高下言雖至公不離是非能雖至神不離巧拙貌雖至殊不離妍醜聖人假此以示天下天下冥此乃見聖人

蘇濬曰理一而分殊此者未始不同

曰聖人師蜂立君臣師蜘蛛立網罟師拱鼠制禮師戰蟻置兵衆人師賢人賢人師聖人聖人師萬物惟聖人同物所以無我

董芬曰老子所謂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曰聖人曰道觀天地人物皆吾道倡和之始終之青黃之卵翼之不愛道不棄物不尊君子不賤小人賢人曰物物物不同旦旦去之旦旦與之短之長之直之方之是為物易也殊不知聖人鄙雜厠別分居所以為人不以此為己

林希元曰老子曰聖人无常心以百姓心為心文始之言蓋出於此至於賢人則不免有意矣故曰物

易此語甚奇

曰聖人之於衆人飲食衣服同也屋宇舟車同也富貴貧賤同也衆人每同於聖人聖人每同於衆人彼仰其高侈其大者其然乎其不然乎

吴坤曰聖人何嘗異于人哉人之視聖人者異耳文始此言亦孟子道性善意也

曰魚欲異群魚捨水躍岸即死虎欲異群虎捨山入市即擒聖人不異衆人物不能拘爾

曰道無作以道應世者是事非道道無方以道寓物者是物非道聖人竟不能出道以示人

王元澤曰道無語言無以示人孟子所謂引而不發躍如也

曰如鐘鐘然如鍾鼓然聖人之言則然如車車然如車舟然聖人之行則然惟莫能名所以退天下之言惟莫能知所以奪天

楊慎曰老子曰善行无轍迹善言无瑕讁又曰夫惟不名故

吳道林曰言適者如引鋸然事有歸宿聖人則不必言而以心

王世貞曰聖人道自若人道方和其光同其塵知其雄守其雌即此意也

馬叔吉曰聖人與物相通時而不知所窮大聖若狂大智若愚狀意也

何非曰得道之人可以參天地育萬物自有神風化乎哉

海岳曰聖人之心渾然天成物我較計之念俱無

下之知

曰鄉蛆食蛇，蛇食蛙，蛙食鄉蛆，互相食也。聖人之言亦然。言有無之弊，又言非有非無之弊，又言去非有非無之弊。言之如引鋸然，惟善聖者不留一言

曰若龍若蛟若蛇若龜若魚若蛤，龍皆能之。蛟蛟而已，不能為龍，亦不能為蛇為龜為魚為蛤。聖人龍之，賢人蛟之

曰在己無居，形物自著，其動若水，其靜若鏡，其應若響。芒乎若亡，寂乎若清，同焉者和，得焉者失，未嘗先人而嘗隨人

曰渾乎洋乎游太初乎，時金已，時玉已，時糞已，時土已，時翔物，時逐物，時山物，時淵物，端乎權乎狂乎愚乎

曰人之善琴者，有悲心則聲淒淒然，有思心則聲遲遲然，有怨心則聲回回然，有慕心則聲裴裴然。所以悲思怨慕者，非手非竹非絲非桐，得之心，符之手，得之手，符之物。人之有道者莫不中道

曰聖人以有言有為有思者，所以同乎人；以未嘗言未嘗為未嘗思者，所以異乎人

曰利害心愈明則親不睦，賢愚心愈明則友不交，是非心愈明則事不成，好醜之心愈明則物不契。是以聖人渾之

曰世之愚拙者妄援聖人之愚拙自解，殊不知聖人時愚時明，時拙時巧

張伯秀曰以賢師聖者賢人而求道則非聖人不能也

楊道貞曰趨上趨下俱之不拘方之見通乎上下則聖人矣

劉熙曰四字一字可盡一物

呂吉甫曰聖人爲無體物無方所以變化不窮

張之象曰聖人體物來而應之

于中刻原无一物

曰以聖師聖者賢人，以賢師聖者聖人。蓋以聖師聖者徇迹而忘道，以賢師聖者反迹而合道

曰賢人趨上而不見下，衆人趨下而不見上，聖人通乎上下，惟其宜之，豈曰離賢人衆人，別有聖人也哉

曰天下之理，夫者倡，婦者隨，牡者馳，牝者逐，雄者鳴，雌者應。是以聖人制言行，而賢人拘之

曰聖人道雖虎變，事則鱉行；道雖絲紛，事則棊布

曰所謂聖人之道者，胡然孑孑爾，胡然徹徹爾，胡然堂堂爾，胡然臧臧爾，惟其能徧偶萬物而無一物，故能貴萬物

曰雲之卷舒，禽之飛翔，皆在虛空中，所以變化不窮。聖人之道則然

四符何者精神魂魄也人之一心不外此四者道行乎中則精神魂魄皆合于身矣故曰符

林希[illegible]曰[illegible]物[illegible]物之所[illegible]物之喻[illegible]精巧

關尹子曰水可折可合精無人也火因冬因薪神無我也故耳蔽前後皆可聞無人智崇無人一奇無人膏凋秋物無人黑不可變無人北壽無人皆精也即齒牙成言無我礼卑無我二偶無我夏因春物無我赤可變無我南天無我皆神也以精無人故米去穀則精存以神無我故鬼憑物則神見全精者忘是非忘得失在此者非彼抱神者時晦明時強弱在彼者非此

馬叔吉曰精神一定万物皆應延也洞古經曰入于无間不死不生與天地為一

曰精神水火也五行互生滅之其來無首其往無尾則吾之精一滴無存亡爾吾之神一欻無起滅爾惟無我無人無首無尾所以與天地冥

卯守孟曰魂也木也魄也精也魄以載魂則為衆人魂以載魄則為聖人

曰精者水魄者金神者火魂者木精主水魄主金金生水故精者魄藏之神主火魂主木木生火故神者魂藏之惟火之為物能鎔金而銷之能燔木而燒之所以冥魂魄惟精在天為寒在地為水在人為精神在天為熱在地為火在人為神魂在天為燥在地為金在人為魄魂在天為風在地為木在人為魂惟以我之精合天地萬物之精譬如萬水可合為一水以我之神合天地萬物之神譬如萬火可合為一火以我之魄合天地萬物之魄譬如金之為物可合異金而鎔之為一金以我之魂合天地萬物之魂譬如木之為物可接異木而生之為一木則天地萬物皆吾精吾神吾魄吾魂何者死何者生

呂吉甫曰玄覽之士内不為[illegible]所載外不為魄所使以我之精神合天地万物之精神是之謂抱一是之謂全精抱神

[illegible]

[illegible]五行之運因精有魂因魂有神因神有意因意有魄因魄有精五行回環不已所以我之偽心流轉造化幾億萬歲未有窮極然核芽相生不知其幾萬株天地雖大不能芽空中之核雌卵相生不知其幾萬禽陰陽雖妙不能卵無雄之雌惟其來於我者皆攝之以一息則變物為我無物非我所謂五行者孰能變之

黃[illegible]曰[illegible]以一息乃体[illegible]中要語

劉[illegible]曰衆人從[illegible]形役于[illegible]則天君大然曰休彼[illegible]是也

曰衆人以魄攝魂者金有餘而木不足也聖人以魂運魄者木有餘則金不足也蓋魄之藏魂俱之魂之游魄因之魂晝寓目魄夜舍肝寓目能見舍肝能夢見者魂無分別析之者分別析之曰天地者魂狃習也夢者魄無分別析之者分別析之曰彼我者魂狃習也火生土故神生意土生金故意生魄神之所動不名神名意意之所動不名意名魄惟聖人知我無我知物無物皆因思慮計之而有是萬物之來我皆對之以性而不以心性者心未萌也無心則無意矣蓋無火則無土無意則無魄矣蓋無土則無金一者不存五者皆虛既能渾天地萬物以為魂斯能渾天地萬物以為魄凡造化所妙皆吾魂凡造化所有皆吾魄則無一物可役我者

林希一曰聖人去以无心應物而不以物累心

楊道虔曰聖人去以魂攝魄下民以魄載魂

曰鬼云為魂鬼白為魄於文則然鬼者人死所變云者風風者木白者氣氣者金風散故輕清輕清者上天金堅故重濁重濁者入地輕清者魄從魂升重濁者魂從魄降有以仁升者為木

支道林曰天有五行人有五性善用之則為佐不善用之則為賊理本相契

星佐有以義升者為金星佐有以禮升者為火星佐有以智升者為水星佐有以信升者為土星佐有以不仁者木賊之不義沉者金賊之不禮沉者火賊之不智沉者水賊之不信沉者土賊之魂魄半之則在人間升魂為貴降魄為賤靈魂為賢厲魄為愚輕魂為明重魄為暗揚魂為羽鈍魄為毛明魂為神幽魄為鬼其形其居其識其好皆以五行契之惟五行之數參差不一所以萬物之多盈天地間猶未已也以五事歸五行以五行作五蟲可勝言哉譬猶兆龜數蓍至誠自契五行應之誠苟不至兆之數之無一應者聖人假物以游世五行不遊不對

呂吉甫曰五形具而後為人稱神以五形之主

曰五者具有魂魂者識目者精色者誠見之者為魂耳目口鼻

全精抱神則吾精吾神常固常明於五形何消耗

心之類在此生者愛為精為彼生父本觀為神為彼生母本愛觀雖殊皆同識生彼生生本在彼生者一為父故受氣于父氣為水二為母故受血於母血為火有父有母彼生生矣惟其愛之無識如鎖之交觀之無識如灯之照吾識不萌吾生何有

何作曰桴鼓皆喻奇思幻人

曰如桴如鼓鼓之形者我之有也鼓之聲者我之感也桴已往矣餘聲尚在終亦不存而已矣鼓之形如我之精鼓之聲如我之神其聲者猶之魂魄知夫倏往倏來則五行之氣而我何有焉

褚伯秀曰人心一念一轉一物物種種而生所謂心生

曰夫果之有核必待水火土三者具矣然後相生不窮三者不具如大旱大潦大塊皆不足以生物夫精水神火意土三者本

性滅故也

不交惟人以根合之故能於中橫見有事猶如術祝者能於至無中見多有事

曰魂者木也木根於冬水而華於夏火故人之魂藏於夜精而見於晝神合乎精故所見我獨蓋精未嘗有人合乎神故所見人同蓋神未嘗有我

姜宣曰論道入幻幻實實人巧奪天

曰知夫此身如夢中身隨情所見者可以飛神作我而游太清知夫此物如夢中物隨情所見者可以凝精作物而駕八荒是道也能見精神而久生能忘精神而超生吸氣以養精如金生水吸風以養神如木生火所以假外以延精神漱水以養精精之所以不窮摩火以養神神之所以不窮所以假內以延精神

王元澤曰把五行來說當為鬼論

若夫忘精神而超生者吾嘗言之矣

曰人勤於禮者神不外馳可以集神人勤於智者精不外移可以攝精仁則陽而明可以輕魂義則陰而冥可以御魄

曰蜣蜋轉丸丸成而精思之而有蠕白者存丸中俄去殼而蟬彼蜣不思彼蠕奚白

支道林曰蒙以莊子幻宮優雄常玄也之奇者

曰庖人羹蟹遺一足機上蟹已羹而遺足尚動是生死者一氣聚散耳不生不死而人橫計曰生死曰有死立者有死坐者有死卧者有死病者有死藥者等死無甲乙之殊若知道之士不見生故不見死

曰人之厭生死超生死者皆是大患也譬如化人若有厭生死

何升曰世人起惡若衆惑馳騖於情識衆生哀不識其形神本有以無之告之者

心起生死心正名為妖不名為道

曰計生死者或曰死已有或曰死已無或曰死已亦有亦無或曰死已不有不無或曰當喜者或曰當懼者或曰當任者或曰當超者愈變識情馳騖不已殊不知我之生死如馬之手牛之翼本無有從無無譬如水土雖犯水火不能燒之不能溺之

蕭應叟曰人心本無一物於物于物則物隨心而生種種不滅心亦隨之而供壞矣惟聖人能以心應物不以物動心

五鑑篇 鑑者心也心本無物隨物而應不倚照之照物妍媸在彼而不在此乎以鑑明心識本体矣

關尹子曰心蔽吉凶者靈鬼攝之心蔽男女者淫鬼攝之心蔽幽憂者沉鬼攝之心蔽放逸者狂鬼攝之心蔽盟詛者奇鬼攝之心蔽藥餌者物鬼攝之如是之鬼或以陰為身或以幽為身或以風為身或以氣為身或以土偶為身或以彩畫為身或以老畜為身或以敗器為身彼以其精此以其精兩精相搏則神應之為鬼所攝者或解奇事或解異事或解瑞事其人傲然不曰鬼於躬惟曰道於躬久之或死木或死金或死繩或死井惟聖人能神神而不神於神役萬物而執其機可以會之可以散之可以禦之日應萬物其心寂然

龐居士曰聖人之心能斂能散斂則会万有于一息散則散一息于万有初不待一之虛之靜之也

曰無一心五識並馳心不可一無虛心五行皆具心不可虛無靜心萬化密移心不可靜借能一則二偶之借能虛則實備之借能靜則動搖之惟聖人能斂萬有於一息無有一物可役吾之明徹散一息於萬有無有一物可間吾之云為

火指心也

曰火千年俄可滅識千年俄可去

支道林曰心思因意不猶舟流因水車行因牛乎

曰流者舟也所以流之者是水非舟運者車也所以運之者是牛非車思者心也所以思之者是意非心不知所以然而然惟不知所以然而然故其來無從其往無在其來無從其往無在故能與天地本原不古不今

褚伯秀曰不著于物而亦着于

曰知心無物則知物無物知物無物則知道無物知道無物故

[illegible]

不許異絶之行不驚微妙之言

曰物我交心生兩木摩火生不可謂之在我不可謂之在彼不可謂之非我不可謂之非彼執而彼我之則愚曰無恃爾所謂利害是非爾所謂利害是非者果得利害是非之乎聖人方且不識不知而况於爾

[illegible]

曰夜之所變或長於夜心無時生於齊者心之所見皆齊國也既而之宋之楚之晋之梁心之所存各異心無方曰善弓者師弓不師羿善舟者師舟不師奡善心者師心不師聖

[illegible]

曰是非好醜成敗盈虚造物者運矣皆因私識執之而有於是以無遣之猶存以非有非無遣之猶存無曰莫莫爾無曰渾渾爾猶存譬猶昔游再到記憶宛然此不可忘不可遣善去識者變識為智變識為智之說汝知之乎曰想如思鬼心慄思盗心怖曰識如認黍為稷認玉為石者浮游罔象無所底止譬覩奇物生奇物想生奇物識此想此識根不在我譬如今日今日而已至於来日想識殊未可卜及至来日紛紛想識皆緣有生曰想曰識譬如犀牛望月月形入角特因識生始有月形而彼真月初不在角胸中之天地萬物亦然知此說者而外不見物内不見情

[illegible]

曰物生於土終變於土事生於意終變於意知夫惟意則俄是之俄非之俄善之俄悪之意有變心無変意有覺心無覺惟我心則意者塵往来爾事者欻起滅爾吾心有大常者存焉

[illegible]

曰情生於心心生於性情波也性水也心流也来於我者如石火頃以性受之則心不生物浮浮然

[illegible]

曰賢愚真偽有識者有不識者彼雖有賢愚彼雖有真偽而謂之賢愚真偽者係我之識知夫皆識所成故雖真者亦偽之

[illegible]

曰心感物不生心生情物交心不生物生識物尚非真何况於識識尚非真何况於情而彼妄人於至無中執以為有於至變中執以為常一情認之積為萬情萬情認之積為萬物物来無窮我心有際故我之良心受制於情我之本情受制於物可使之去可使之来而彼去来初不在我造化役之固無休息殊不知天地雖大能役有形而不能役無形陰陽雖妙能役有氣而不能役無氣心之所之則氣從之氣之所之則形應之猶如太虚於一炁中變成萬物而彼一炁不名太虚我之一心能變為氣能變為形而我之心無氣無形知夫我之一心無氣無形則天地陰陽不能役之

[illegible]

曰人之平日目忽見非常之物者皆精有所結而使之然人之病日目忽見非常之物者皆心有所歉而使之然苟知吾心能於無中示有則知吾心能於有中示無但不信之自然不神或曰厥識既昏孰能不信我應之曰如捕蛇師心不怖蛇彼雖聳蛇而不怖畏故黄帝曰道無鬼神獨往獨来

高以孫曰一念不生萬緣俱寂何有於傷

黃道開曰以彼揆彼此全人忘我之學也

劉守益曰不着虛根不若智障可守忘物可以求我忘我忘無所忘是名至道

曰我思慮。曰亦有使之者。非我也命也。苟知惟命。內不見我。外不見心

曰譬如兩目能見天地萬物。暫時回光。一時不見

曰目視雕琢者明愈傷。耳聞交響者聰愈傷。心思玄妙者心愈傷

曰勿以我心揆彼。當以彼心揆彼。知此說者。可以周事。可以行德。可以貫道。可以交人。可以忘我

曰天下之理。小不制而至於大。大不制而至於不可制。故能制一情者。可以成德。能忘一情者。可以契道

六七篇 七者食也非食無以養生非五行無以養性此則文始之言之妙也

關尹子曰。世之人以我思異彼思。彼思異我思。分人我者。殊不知夢中人亦我思異彼思。彼思異我思。孰為我。孰為人。世之人以我痛異彼痛。彼痛異我痛。分人我者。殊不知夢中人亦我痛異彼痛。彼痛異我痛。孰為我。孰為人。爪髮不痛。手足不思。亦我也。豈可以思痛異之。世之人以獨見者為夢。同見者為覺。殊不知精之所結。亦有一人獨見於晝者。神之所合。亦有兩人同夢於夜者。二者皆我精神。孰為夢。孰為覺。世之人以暫見者為夢。久見者為覺。殊不知暫之所見者。陰陽之炁。久之所見者。亦陰陽之炁。二者皆我陰陽。孰為夢。孰為覺

王元澤曰世人不能逃陰陽五行者以心有所思而役于事物也聖人徹其物以心以情此其所以心同造化也

馮叔吉曰心尼所思則進至條者不見以入于心一承于事則情常亦生為心亂

呂吉甫曰至清者至濁者形乎清此濁者氣夫以至濁之形執可分可合可延可隱而況于炁

曰好仁者多夢松柏桃李。好義者多夢兵刃金鐵。好禮者多夢簠簋籩豆。好智者多夢江湖川澤。好信者。多夢山岳原野。役于五行。未有不然者。然夢中。或聞其事。或思其事。夢亦隨變。五行不可拘。聖人御物以心。攝心以性。則心同造化。五行亦不可拘

曰汝見蛇首人身者。牛臂魚鱗者。鬼形禽翼者。汝勿怪。此怪不及夢。夢怪不及覺。有耳有目有手有臂。怪尤矣。大言不能言。大智不能思

曰有人問於我曰。爾何族何氏。何名何字。何食何衣。何友何僕。何琴何書。何古何今。我時默然不對一字。或人扣之不已。我不得已而應之曰。尚自不見我。將何為我所。曰形可分可合可延

……欲吾之准其然而已

黄道開曰不見而見不聞而聞不形而形不味而味天地万物可為我我可為天地万物

可隱。一夫一婦。可生二子。形可分。一夫一婦。二人成一子。形可合。食巨勝則壽。形可延。夜無月火。人不見我。形可隱。以一炁生萬物。猶弃髮可換。所以分形。以一炁合萬物。猶破唇可補。所以合形。以神存炁。以炁存形。所以延形。合形于神。合神於無。所以隱形。汝欲知之乎。汝欲知之乎

曰無有一物不可見。則無一物非吾之見。無有一物不可聞。則無一物非吾之聞。五物可以養形。無一物非吾之形。五味可以養氣。無一物非吾之氣。是故吾之形氣天地萬物

曰耕夫習牛則獷。獵夫習虎則勇。漁夫習水則沉。戰夫習馬則健。萬物可為我。我之一身。內變蟯蛔。外烝蝨蚤。瘕則龜魚。瘻則鼠蟥。我可為萬物

馮叔吉曰一人逐逐於塵之各不若鍛鍜之自適其適

揚道賓曰逐于外者固非執于內者亦妄是以圣人皆偽之

史道林曰人身一五行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其宅五行……

曰我之為我。如灰中金。而不若礦砂之金。破礦得金。淘沙得金。揚灰終身。無得金者

曰一蜂至微。亦能游觀乎天地。一鰕至微。亦能放肆乎大海

曰土偶之成也。有貴有賤。有士有女。其質土。其壞土。人哉

曰目自觀。目無色。耳自聽。耳無聲。舌自嘗。舌無味。心自揆。心無物。衆人逐於外。賢人執於內。聖人皆偽之

曰我身五行之炁。而五行之炁。其性一物。借如一所。可以取水。可以取火。可以生木。可以凝金。可以變土。其性含攝。元無差殊。故羽蟲盛者。毛蟲不育。毛蟲盛者。鱗蟲不育。知五行互用者。可

閻如舜曰心憶忘飢等言止以忘止妄之語也知其妄而以五行勝之則妄心伏矣

高以孫曰執無我于木石者過此言可以正之矣

以忘我

曰枯龜無我。能見大知。磁石無我。能見大力。鐘鼓無我。能見大音。舟車無我。能見遠行。故我一身。雖有智有力。有音有行。未嘗有我

曰蜮射影能斃我。知夫無知者亦我。則溥天之下。我無不在

曰心憶者猶忘飢。心忿者猶忘寒。心養者猶忘病。心激者猶忘痛。苟吸炁以養其和。孰能飢之。存神以滋其煖。孰能寒之。養五藏以五行。則無傷也。孰能病之。歸五藏於五行。孰則痛之

曰人無以無知無為者為無我。雖有知有為。不害其為無我。譬如火也。躁動不停。未嘗有我

天人曰低無事與道無人

七釜篇釜者化也物得釜則化人得道則化

關尹子曰道本至無以事歸道者得之一息事本至有以道運事者周之百為得道之尊者可以輔世得道之獨者可以立我知道非時之所能拘者能以一日為百年能以百年為一日知道非方之所能礙者能以一里為百里能以百里為一里知道無氣能運有氣者可以召風雨知道無形能變有形者可以易禽獸得道之清者物莫能累身輕矣可以騎鳳鶴得道之渾者物莫能溺身冥矣可以席蛟鯨有即無無即有知此道者可以制鬼神實即虛虛即實知此道者可以入金石上即下下即上知此道者可以侍星辰古即今今即古知此道者可以卜龜筮人即我我即人知此道者可以窺他人之肺肝物即我我即物知此道者可以成腹中之龍虎知象由心變以此觀心可以成女嬰知炁由此心生以此吸神可以成爐冶以此勝物虎豹可伏以此同物水火可入惟有道之士能為之亦能能之而不為之

曰人之力有可以奪天地造化者如冬起雷夏造冰死屍能行枯木能華豆中攝鬼杯中釣魚畫門可開土鬼可語皆純炁所為故能化萬物今之情情不停亦炁所為而炁之為物有合有散我之所以行炁者本未嘗合亦未嘗散有合者生有散者死彼未嘗合未嘗散有無生無死客有去來邦常自若

林希元曰心有所主閑則雖欲不大其常

曰有誦咒者有事神者有墨字者有變卦者皆可以役神御炁變化萬物惟不誠之人難於自信而易於信物故假此為之苟知惟誠有不待彼而然者

曰人之一呼一吸日行四十萬里化可謂速矣惟聖人不存不變曰青鸞子千歲而千歲化桃子五仕而心五化聖人實事去物豈不欲建立於世哉有形數者惟化之不可知也

曰萬物變遷雖互隱見炁一而已惟聖人知一而不化曰瓜之生髮之長榮衛之行無頃刻止衆人皆見之於微賢人見之於微而不能任化聖人任化所以無化

曰室中有常見聞矣既而之門之鄰之里之黨既而之郊之山之川見聞各異好惡隨之和競從之得失成之是以聖人動止有戒

曰譬如大海變化億萬蛟魚水一而已我之與物蓊然蔚然在大化中性一而已知夫性一者無人無我無死無生

曰天下之理是或化為非非或化為是恩或化為讎讎或化為恩是以聖人居常慮變

曰人之少也當佩乎父兄之教人之壯也當達乎朋友之箴人之老也當警乎少壯之說萬化雖移不能厄我

曰天下之理輕者易化重者難化譬如風雷須臾變滅金玉之性歷久不渝人之輕明者能與造化俱化而不留殆有未嘗化

者存

曰二幼相好。及其壯也。相遇則不相識。二壯相好。及其老也。相遇則不相識。如雀鴿鷹鳩之化。無古無今

[illegible]

八籌篇以籌者物也

關尹子曰。古之善揲蓍灼龜者。能於今中示古。古中示今。高中示下。下中示高。小中示大。大中示小。一中示多。多中示一。人中示物。物中示人。我中示彼。彼中示我。是道也。其來無今。其往無古。其高無蓋。其低無載。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其外無物。其內無人。其近無我。其遠無彼。不可析。不可合。不可喻。不可思。惟其渾淪。所以為道

張道開曰天下之道非万非一非一非万何物何我何我何物可喻不可執者執之者敗

曰水潜。故蘊為五精。火飛。故達為五臭。木茂。故華為五色。金堅。故實為五聲。土和。故滋為五味。其常五。其變不可計。其物五。其雜不可計。然則萬物在天地間。不可執謂之萬。不可執謂之五。不可執謂之一。不可執謂之非萬。不可執謂之非五。不可執謂之非一。或合之。或離之。以此必形。以此必數。以此必氣。徒自勞爾。物不知我。我不知物

王錫爵曰心何嘗有物亦根動而七情出如五行之相尅相生何可勝數

曰即吾心中可作萬物。蓋心有所之。則愛從之。愛從之。則精從之。蓋心有所結。先凝為水。心慕物涎出。心悲物淚出。心愧物汗出。無暫而不久。無久而不變。水生木。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相攻相尅。不可勝數。嬰兒姹女。金樓絳宮。青蛟白虎。寶鼎紅爐。皆此物。有非此物存者

劉宗周曰萬物生生化化即繼天地聖人不能係留惟諧於道而已

曰鳥獸俄呦呦。俄旬旬。俄逃逃。草木俄茁茁。俄停停。俄蕭蕭。天地不能留。聖人不能繫。有運者存焉爾。有之在彼。無之在此。鼓

閔如霖曰執之便成有我不執之使為無我學者入賢聖之別也

不拵則不鳴偶之在彼寄之在此拵不手則不擊

曰均一物也衆人惑其名見物不見道賢人析其理見道不見物聖人合其天不見道不見物一道皆道不執之即道執之則是物也

曰知物之偽者不必去物譬如見土牛木馬雖情存牛馬之名而心忘牛馬之實

九藥篇 藥者雜治也

關尹子曰勿輕小事小隙沈舟勿輕小物小蟲毒身勿輕小人小人賊國能周小事然後能成大事能積小物然後能成大物能善小人然後能契大人天無可必者人無可必者事惟去者雜人則我在我惟可即可未有當繁簡可當成毀可當勤惰可

曰智之極者知智果不足以周物故愚辯之極者知辯果不足以喻物故訥勇之極者知勇果不足以勝物故怯

曰天地萬物無一物是吾之物物非我物不得不應我非我不得不養雖應物未嘗有物雖養我未嘗有我勿曰外物然後外我勿曰外形然後外心道一而已不可序進

王元澤曰衆人有所見聞則有見聞然聖人有所見聞則忘其見聞

曰諦毫末者不見天地之大審小音者不聞雷霆之聲見大者亦不見小見邇者亦不見遠聞大者亦不聞小聞邇者亦不聞遠聖人無所見故能無不見無所聞故能無不聞

曰目之所見不知其幾何或愛金或愛玉是執一色為目也耳之所聞不知其幾何或愛鐘或愛鼓是執一聲為耳也惟聖人不慕之不拒之不處之

曰善今者可以行古善末者可以立本

曰狡勝賊能捕賊勇勝虎能捕虎克己乃能成己能勝物乃能利物能忘道乃能有道

高似孫曰聖人異於人處不過因物理之自然而會之非有加也

曰函堅則物必毀之剛斯折矣刀利則物必摧之銳斯挫矣威
鳳以難見為神是以聖人以深為根走麝以遯香不捕是以聖
人以約為紀
曰瓶存二竅以水實之倒瀉閉一則水不下蓋不升則不降井
雖千仞汲之水上蓋不降則不升是以聖人不先物
曰人之有失雖已受害於已失之後久之竊議於未失之前惟
其不恃已聰明而兼人之聰明惟其無私而無天下之私終身
行之可以不失
曰古今之俗不同東西南北之俗又不同至於一家一身之善
又不同吾豈執一豫格後世哉惟隨時同俗先機後事捐忿塞

欲簡物恕人權其輕重而為之自然合神不測契道無方
曰有道交者有德交者有事交者道交者父子也出於是非賢
愚之外故久德交者則有是非賢愚矣或合或離事交者合則
離也
曰勿以拙陋曰道之質當樂敏捷勿以愚暗曰道之晦當樂輕
明勿以傲易曰道之高當樂和同勿以汗漫曰道之廣當樂要
急勿以幽憂曰道之寂當樂悅豫古人之言學之多弊不可以
不救也
曰不可非世是已不可卑人尊已不可以輕忽道已不可以訕
謗德已不可以鄙猥才已

卿云六曰通時從俗用乎其人之所長抑是合道之自然而已

曰困天下之智者不在智而在愚窮天下之辯者不在辯而在
訥伏天下之勇者不在勇而在怯
曰天不能冬蓮春菊是以聖人不違時地不能洛橘汶貉是以
聖人不違俗聖人不能使手步足握是以聖人不違我所長聖
人不能使魚飛鳥馳是以聖人不違人所長夫如是者可動可
止可晦可明惟不可拘所以為道
曰少言者不為人所忌少行者不為人所短少智者不為人所
勞少能者不為人所役
曰操之以誠行之以簡待之以恕應之以默吾道不窮曰謀之
於事斷之於理作之於人成之於天事師於今理師於古事同

湯賓尹曰[illegible]採物之道不外乎此

於人道獨於已
曰金玉難捐土石易捨學道之士遇微言妙行慎勿執之是可
為而不可執若執之者腹心之疾無藥可療
曰人不明於急務而從事于多務他務許務者窮困災厄及之
殊不知道無不在不可舍此就彼
曰天下之理捨親就疎捨本就末捨賢就愚捨近就遠可暫而
已久則害生
曰昔之論道者或曰凝寂或曰邃深或曰澄徹或曰空同或曰
晦冥慎勿遇此而生怖退天下至理竟非言意苟知非言非意
在彼微意之上乃契吾說

呂吉甫曰古人有言為者敗之執者失之此文甚言之微意也

林希逸曰論道若不一而執滯則在吾心無不也有宜者亦自可之而已

曰聖人大言金玉小言桔梗芣苢用之當桔梗芣苢生之不當金玉斃之

曰言某事者甲言利乙言害丙言或利或害丁言俱利俱害必居一於此矣喻道者不言

曰事有在事言有理道無在道言無理知言無理則言〻皆道不知言無理雖執至言為梗為翳

曰不信愚人易不信賢人難不信賢人易不信聖人難不信一聖人易不信千聖人難夫不信千聖人者外不見人內不見我上不見道天不見事

曰聖人言蒙〻所以使人聾聖人言冥〻所以使人盲聖人言沉〻所以使人瘖惟聾則不聞聲惟盲則不見色惟瘖則不音言不聞聲者不聞道不聞事不聞我不見色者不見道不見事不見我不音言者不言道不言事不言我

曰人徒知偽得之中有真失殊不知真得之中有真失徒知偽是之中有真非殊不知真是之中有真非

曰言道者如言夢夫言夢者曰如此金玉如此器皿如此禽獸言者能言之不能取而與之聽者能聞之不能受而得之惟善聽者不泥不辯

曰圓爾道方爾德平爾行銳爾事

[illegible]……故曰不言

顧充曰圣人之言粗迹也执圣言以求道者其去道愈遠不拘拘于見聞是謂得道妙在轉解詞無理與

王元澤曰文始之欲人自得乎道也莊子有言曰丘也與汝皆夢也予謂汝夢亦夢也文始之言夢蓋如此

譚子

道化

道之委也虛化神〻化氣〻化形〻生而萬物所以塞也道之用也形化氣〻化神〻化虛〻明而萬物所以通也是以古聖人窮通塞之端得造化之源忘形以養氣忘氣以養神忘神以養虛〻實相通是謂大同故藏之為元精用之為萬靈含之為太一放之為太清是以坎離消長於一身風雲發泄於七竅真氣薰蒸而時無寒暑純陽流注而民無死生是之謂神化之道者也

蛇雀

蛇化為龜雀化為蛤彼忽然忘曲屈之狀而得蹣（盤跚蘇干切）跚之質此倏然失飛鳴之態而得介甲之體斯不能加其功繩不能定其象何化之速也且夫當空團塊見塊而不見空粉塊求空見空而不見塊形妨而人自妨之物無滯而人自滯之甚可悲哉

老楓

老楓化為羽人朽麥化為蝴蝶自無情而之有情也賢女化為貞石山蚯化為百合自有情而之無情也是故木土金石皆有情性精魂魄無所不至神無所不通氣無所不類訛為彼訛為我訛為有識訛為無識萬物一物也萬神一神也斯道之至矣

耳目

王元澤曰不識不知渾沌之域

[illegible]由耳目物引精神去故此[illegible]說

目所不見。設明鏡而見之。耳所不聞。設虛神而聞之。精神在我。視聽在彼。跰（切音由）趾可以割。脂吻可以補。則是耳目可以妄設。形容可以偽置。既假又假。既惑又惑。所以知魂魄魅我。血氣醉我。七竅囚我。五根役我。惟神之有形。由形之有疵。苟無其疵。何所不可

呂祖謂曰九轉丹成火候已足

鉛丹

術有大鍊鉛丹以代穀食者。其必然也。然歲豐則能飽。歲儉則能飢。是非丹之恩。蓋由人之誠也。則是我本不飢而自飢之。我本不飽而自飽之。飢者大忘。飽者大幻。蓋不齊其道也。故人能一有無。一生死。一性情。一內外。則可以蛻五行。脫三光。何患乎一日百食。何慮乎百日而一食

唐順之曰以為形影互照傳神

形影

以一鏡照形。以餘鏡照影。鏡鏡相照。影影相傳。不變冠劔之狀。不奪黼黻之色。是形也。與影無殊。是影也。與形無異。乃知形以非實。影以非虛。無實無虛。可與道俱

蟄藏

物有蟄於蟄藏者。或可以禦大寒。或可以去大飢。或可以萬歲不死。以其心冥冥兮無所知。神怡怡兮無所之。氣熙熙兮無所之。萬慮不能惑。求死不可得。是以大人體物知身。體身知神。體神知真。是謂吉人之津

[illegible]曰心苗發欲万景俱新

梟雞

梟夜明而晝昏。雞晝明而夜昏。其異同也如是。或謂梟為異。則謂雞為同。或謂雞為異。則謂梟為同。孰梟雞之異。晝夜乎。晝夜之異。梟雞乎。孰晝夜之同。梟雞乎。梟雞之同。晝夜乎。夫耳中聲我。[illegible]閉目中花我。自見我之晝夜。彼之晝夜。則是晝不得謂之明。夜不得謂之昏。能齊昏明者。其為大人乎

陳[illegible]曰[illegible]情狀須令循[illegible]妮嫫[illegible]之思

四鏡

小人常有四鏡。一名圭。一名珠。一名砥。一名盂。圭視者大。珠視者小。砥視者正。盂視者倒。觀彼之器。察我之形。由是無大小。無短長。無妍醜。無美惡。所以知形氣諂我。精魄賊我。奸臣其我。禮義尊我。是故心不得為之君王。不得為之主。[illegible]之[illegible]虎絕儉不可鄰。清淨不可侮。然後可以[illegible]容虞而齊二五

林希元曰道遙外物何人乃尔

射虎

射似虎者見虎而不見石。斬暴蛟者見蛟而不見水。是知萬物可以虛我。身可以無。以我之無。合彼之虛。自然可以隱。可以顯。可以死。可以生。而無所拘。夫空中之塵若飛雪而目未嘗見。穴中之蟻若牛鬪而耳未嘗聞。況非見聞者乎

[illegible]以貴口啟上[illegible]下得其[illegible]矣

龍虎

龍化虎變。可以蹈虛空。虛空非無也。可以貫金石。金石非有也。有無相通。物我相同。其生非始。其死非終。知此道者。形不可得

鶻神不可得逝

支道林曰神游於太虛雲表從若無人

游雲

游雲無質，故五色含焉；明鏡無瑕，故萬物象焉。謂水之含天也，以天之含水也。夫百步之外，鏡則見人，人不見影，斯為驗也。是知太虛之中無所不有，萬耀之內無所不見。而世人且知心仰寥廓，而不知跡處虛空；寥廓無所間，神明且不遠。是以君子常正其心，常儼其容，則可以游泳於寥廓，交友於神明，而無咎也。

朱之蕃曰此段語意快捷歸于至理

噦嚥

有言臭腐之狀，則輒有所噦；聞珍羞之名，則妄有所嚥。臭腐了然虛，珍羞了然無，而噦不能止，嚥不能已。有懼菽藿若蟒蟒者，有愛鮑魚若鳳膏者。知此理者，可以齊奢儉，外榮辱，黜是非，忘福禍。

董份曰所佛老天無極意旨

正一

世人皆知苑蒩可以剖鱉，而不知朱草可以剖人。小人由是知神可以分，氣可以泮，形可以散。散而為萬，不謂之不足；聚而為一，不謂之有餘。若狂風飄髮，魂魄夢飛，蝦蛤斷首，尾皆動。夫何故？太虛一虛也，太神一神也，太氣一氣也，太形一形也。命之則四，根之則一。守之不得，舍之不失，是謂正一。

天地

天地盜太虛，生人蟲；盜天地，生蟦虷。虷盜人，蟲生蠐虷。虷者，腸中之蟲也。噂我精氣，鑠我魂魄，盜我滋味，而有其生。有以見我之必死，所以知天之必頹。天其頹乎？我將安有？我其死乎？蠐虷安守？所謂奸臣盜國，國破則家亡；蠹蟲蝕木，木盡則身死。是以大人錄精氣，藏魂魄，薄滋味，禁嗜欲，外富貴，雖天地老而我不傾，蠐虷死而我長生，奸臣去而國太平。

[illegible]比諭中有真意

稚子

稚子弄影，不知為影所弄；狂夫侮像，不知為像所侮。化家者不知為家所化，化國者不知為國所化，化天下者不知為天下所化。三皇，有道者也，不知其道化為五帝之德；五帝，有德者也，不知其德化為三王之仁義；三王，有仁義者也，不知其仁義化為秦漢之戰爭。醉者負醉，疥者療疥，其勢彌顛，其病彌篤，而無反者也。

王道開曰命意和平世亦使之悠也

死生

虛化神，神化氣，氣化血，血化形，形化嬰，嬰化童，童化少，少化壯，壯化老，老化死，死復化為虛，虛復化為神，神復化為氣，氣復化為物。化化不間，由循環之無窮。夫萬物非欲生，不得不生；萬物非欲死，不得不死。達此理者，虛而乳之，神可以不化，形可以不生者乎。

[illegible]曰自有入无神化難論

爪髮

爪髮者，我之形。何爪可割而無害，髮可截而無痛，滎衛所不

王中□曰□□人之□而□□人善□其心真是魂論

劉槩曰神同形異人生以炁神為主見譚子之論而嗟嘆可知

至也則是我本無害而筋骨為之害我本無痛而血肉為之病所以知喜怒非我作哀樂非我動我為形所昧形為我所愛達此理者可以出生死之外

神道

太上者虛無之神也天地者陰陽之神也人蟲者血肉之神也其同者神其異者形是故形不靈而氣靈語不靈而聲靈覺不靈而夢靈生不靈而死靈水至清而結冰不清神至明而結形不明冰泮返清形散返明能知真死者可以游太上之京

神交

卿守益曰譚子見神交氣交已見步驟而伸其和同便可消兵之勢何等回旋

牝牡之道龜龜相顧神交也鶴鶴相唳氣交也蓋由情愛相接所以神氣可交也是故大人大其道以合天地廓其心以符至真融其氣以生萬物和其神以接兆民我心熙熙民心怡怡心怡怡兮不知其所思形惚惚兮不知其所為若一氣之和合若一神之混同若一聲之哀樂若一形之窮通安用旌旗安用金鼓安用賞罰安用行伍斯可以將天下之兵滅天下之敵是謂神交之道也

大含

馮□吉曰虛則生炁炁不□蓋由太虛有天之名谷白虎化而□□矣

虛化神神化氣氣化形形氣相乘而成聲耳非聽也而聲自投之谷非應響也而響自滿之耳小竅也谷大竅也山澤小谷也天地大谷也一竅鳴萬竅皆鳴一谷聞萬谷皆聞聲導氣氣導神神道虛虛含神

術化　　　　譚子

雲龍

王□曰雲龍風虎所化誠大

雲龍風虎得道之神氣者也神猶母也氣猶子也以神召氣以母召子孰敢不至也夫蕩穢者以召五帝之氣苟召不至穢何以蕩伏魁者以役五星之精苟役不至魁何以伏小人由是知陰陽可以作風雲可以會山陵可以拔江海可以發然用之於外不如守之於內然後用之於外則無所不可

猛虎

曜宗師曰言猛虎以喻人心之□

陳未□形容威人形容神可謂究其止用

猛虎行草木偃毒蟲怒土石揭威之所發氣之所搏頑嚚為之作小人由是知鐵可使之飛山河可使之移萬物可使之相隨夫神全則威大精全則氣雄萬惑不能溺萬物可以役是故一人所以能敵萬人者非弓力之技蓋威之至也一人所以能悅萬人者非言笑之惠蓋和之至也

用神

陳后山曰神為主形為役形神□□之分自別

蟲之無足蛇能屈曲蛭能掬蹙蝸牛能蓄縮小人所以見其機由是得其師可以坐馭萬里而不驟是故足行者有所不達翼飛者有所未至目視者有所不見耳聽者有所不聞夫何故彼知形而不知神此知神而不知形以形用神則亡以神用形則康

魍魎

李宝曰魍魎巫祭之喻以悟精神其大槩

魍魎術巫祭言禍福事。每來則飲食言語皆神，每去則飲食言語皆人。不知魍魎之附祭也，不知巫祭之附魍魎也。小人由是知心可以交氣，可以動神，可以奪魄，可以錄形，為神之宮，神為形之容。以是論之，何所不可。

虛無

高似孫曰虛无之數以用神老莊所之神不可測聖人不言以惑人

鬼之神可以御龍之變，可以役蛇虺，可以不能螫，戈矛可以不能擊。唯無心者火不能燒，水不能溺，兵刃不能加，天命不能死。其何故？志於樂者猶忘飢，志於憂者猶忘痛，志於虛無者可以忘死生。

胡夫

顧鴻臣曰天地人物尚且漸變則可以一日而不與君子相感哉

胡夫而越婦，其子髯面而蛙切；越夫而胡婦，其子擲鼻而昂首。梨接桃本強者其實毛，梅接杏而本強者其實耳。以陰孕陽，以柔孕剛，以曲孕直，以短孕長，以大孕小，以貟孕方，以水孕火，以丹孕黃。小人由是知可以為金石，可以為珠玉，可以為異類，可以怪狀。斯造化之道也。

陰陽

林希逸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而俾道存於其間

陰陽相搏，不根而生芝菌；燥濕相育，不母而生蛹蠐。是故世人體陰陽而根之，斅燥濕而母之，無不濟者。小人由是知陶鍊五行，水火之道也；流行無窮，水之道也；八卦環轉，天地之道也；神物乃生變化之道也。是以君子體物而知身，體身而知道。夫天人之道幽且微，則不知其孰是孰非。

海魚

呂惠卿曰始言未於頴鎔終言晋於陰陽

海魚有以蝦為目者，人皆笑之，殊不知古人以囊螢為燈者，又不知晝非日之光則不能馳，夜非燭之明則有所欺。觀傀儡之假而不自疑，嗟朋友之逝而不自悲。賢與愚莫知，唯抱純白養太玄者不入其機。

磵松

褚伯秀曰有操者磵松可知

磵松所以能凌霜者，藏正氣也；美玉所以能犯火者，蓄至精也。是以大人晝運靈旗，夜錄神芝，竟所不竟，思所不思，可以冬御風而不寒，夏御火而不熱。故君子藏正氣者可以遠鬼神、伏妖佞，蓄至精者可以福生靈、保富壽。夫何為多少之故也。

動靜

黄洪憲曰五行即五內二曜即兩眸言人心自有天地

動靜相磨所以化火也，燥濕相蒸所以化水也，水火相勃所以化雲也，湯盎投井所以化雹也，飲水雨日所以化虹蜺也。小人由是知陰陽可以召，五行可以役，天地可以別構，日月可以我作，有聞以將以為誕。夫民之形也，頭圓而足方，上動而下靜，五行運于內，二曜明于外，斯亦別構之道也。

聲氣

操琴瑟之音，則修然而閒；奏鄭衛之音，則樂然而逸；聽[illegible]之

閔如霖曰君音之道與天地通此子所以重樂教

音則非背翳濩大森声上掘鼓鼙之音則鴻毛頭踊其感激之道也如是以其和也召陰陽化融風生萬物也其不和也作陰氣化厲風辱萬物也氣由聲也聲由氣也氣動則聲發聲發則氣振氣振則風行而萬物變化也是以風雲可以命霜雹可以致鳳凰可以歌熊羆可以舞神明可以友用樂之術也其大

帝師

敏君曰虛則能受故巾无不受帝王之師自虛中來耳

銳非求鑑於物而物自投之聲非求飽於氣而氣自失之是故鼻以虛受臭耳以虛受聲目以虛受色舌以虛受味所以心同幽冥則物無不受神同虛無則事無不知是以大人奪其機藏其微羽符至怪陰液(液一作陽)其奇可以守國可以救時可以坐為帝王之師

琥珀

楊道賓曰陽避洞乘大人自有妙術不奇腐腐惟形花術

琥珀不能呼腐芥丹砂不能入燥金磁石不能取焦鐵元氣不能烝陶炉所以大人善用五行之精善奪萬物之靈食天人之祿駕風(風一作馬)馬之策其道也在忘其形求其情

德化　譚子

五帝

馮叔吉曰以五帝而許之[illegible]

儒有講五帝之道者分之為五事屬之為五行散之為五色化之為五聲俯之為五嶽仰之為五星物之為五金斂之為五靈配之為五味感之為五[illegible]以聽之者瞌瞌鳴之術太虛如鼓

溫宗尹曰以五常作用總歸仲尼其音滾滾不窮其言明明可听

鼃之浮滄溟莫見其鴻濛之涯莫測其浩渺之程日暮途遠無不倒行殊不知五常之道一也忘其名則得其理忘其理則得其情然後牧之以清泊棲之以杳冥明此乳神氣符乳心靈若水投水不分其清若火投火不間其使是謂奪五行之英盜五常之精聚之則一芥可包散之則萬機齊亨其用事也如酌醴以投器其應物也如懸鏡以鑑形於是乎變變為萬象化之為萬生通之為陰陽虛之為神明所以運帝王之籌策代天地之權衡則仲尼其人也

飛蛾

王世貞曰行止有時不宜先恋此可以上人之不見幾者

天下賢愚營營然若飛蛾之投夜燭蒼蠅之觸曉窗知往而不知返知進而不知退但知避害而就利不知聚利而就害夫賢於人而不賢於身何賢之謂也博於物而不博於己何博之謂也是以大人利害俱忘何往不臧

弓矢

黃鳳翔曰善于禁者有決外之奸此即幸民施奇之意治天下何以以富強為事

天子作弓矢以威天下天下盜弓矢以侮天子君子作禮樂以防小人小人盜禮樂以僣天子有國者好聚斂蓄粟帛具甲兵以禦盜賊盜賊擅甲兵踞(踞一作據)粟帛以奪其國或曰安危德也又曰興亡數也苟德可以恃何必廣粟帛乎苟數可以憑又何必廣甲兵乎

聰明

郭正曰聰明不可自恃故言更有深味

無所不能者有大不能無所不知者有大不知忘弓矢然後知射之道忘策轡然後知馭之道忘絃匏然後知樂之道忘智慮然後知大人之道是以天下之主道德出於人理國之主仁義出於人亡國之主聰明出於人

凌約言曰飛鳥依人人自悅則君子貴善不貴照也

黃雀

黃雀之為物也日遊於庭日親於人而常畏之而人常撓之玄鳥之為物也時遊於戶時親於人而不畏人而人不撓之彼行促促此行伴伴彼鳴啾啾此鳴嘐嘐彼視瞿瞿此視汪汪彼心戚戚此心堂堂是故疑人者為人所疑防人者為人所防君子之道仁與義中與正何憂何害

按文此一段君子量同天地天下出其範圍天之命直以題仁智夫

籠猿

籠中之猿踴躍萬變不能出於籠匣中之虎狂怒萬變不能出於匣小人之機智慮萬變不能出於大人之道夫大人之道如地之負如天之函無日不怨無人不欺怨不私怨欺不私欺然後萬物知其所歸

張之象曰常行之道貴用有術拙于用人巧于用身者而言乃治國之要旨也

常道

仁義者常行之道行之不得其術以至於亡國忠信者常用之道用之不得其術以至於獲罪廉潔者常守之道守之不得其術以至於暴財辯者常御之道御之不得其術以至於雁禍蓋拙在用於人巧在用於身使民親稼則怨誠民輕食則怨矣餌

者魚之嗜黐者蟓之慕以餌設魚魚必懼以黐投蟓蟓必去由不得化之道

何孟春曰君子與物交知感喜所以自處其道彼感喜者由所見未大耳

感喜

感父之慈非孝也喜君之寵非忠也感始於不感喜始於不喜多感必多怨多喜必多怒感喜在心由物之有毒由蓬之藏火不可不慮是以君子之賞罰之不當礼之不下親之不知疎之不疑奔之不得何感喜之有

劉純仁曰醫可察脉內可觀外君子持身何容修飾為

太醫

太醫之道脉和而實者為君子之道也撓而浮者為小人之道也太卜之道策平而慢者為君子吉之道也曲而利者為小人凶之道也以是論之天下之理一也是故觀其國則知其臣觀其臣則知其君則知其興亡臣可以擇君而仕君可以擇臣而任夫揖讓可作操靜不可作衣冠可詐而形器不可詐言語可文而聲音不可文

王應麟曰此知不勝正之說

讒語

藏於人者謂之機奇於人者謂之謀殊不知道德之機眾人所知仁義之謀眾人所偶是故有賞罰之教則邪道進有親疎之分則小人入夫棄金於市盜不敢取詢政於朝讒不敢語天下之至公者

刻畫

王世貞曰……功如淮陰之流，立法者罹于法如商鞅之流，刻薄之言，君子有光意也

畫者不敢易於圖像，苟易之必有咎；刻者不敢侮於木偶，苟侮之必貽禍。始製作於我，又要敬於我，又貴禍於我。是故張機者用於機，設險者死於險，建功者辱於功，立法者罹于法。動一毀則百毀相會，舉一事則萬事有害。所以機貴乎明，險貴乎平，功貴乎無狀，法貴乎無象。能出刻畫者，可以名之為大家。

王世貞曰激勸必待有功宋璟抑𡙇……以是此意

恩賞

侯者人所貴，金者人所重。衆人封公而得侯者不美，衆人分玉而得金者不樂。是故賞不可妄行，恩不可妄施。其當也由為爭奪之漸，其不當也即為亂亡之基。故我自卑則賞不能大，我自儉則恩不可奇。歷覩亂亡之史，皆驕奢恩賞之所以為也。

王宗仁曰養民貴當其誠不然雨露澤物招怨乎祈祀大事東昏招謗乎

養民

民不怨火而怨使之禁火，民不怨盜而怨使之防盜。是故濟民不如不濟，愛民不如不愛。天垂有雨露，所以招其怨；神受享祀，所以招其謗。夫禁民火不如禁心火，防人盜不如防我盜。其養民也如是夫。

仁化　　　譚子

洪興祖曰民俗之漓由信不足故由道而推極乎信使天下以還淳

得一

渾然無為之謂道，道能自守之謂德，德生萬物之謂仁，仁救安危之謂義，義有去就之謂禮，禮有變通之謂智，智有誠實之謂信。通而用之之謂聖。道虛無也，無以自守，故授之以德；德清淨也，無以自用，故受之以仁；仁用萬物，萬物生必有安危，故授之以義；義濟安拔危，必有藏否，故授之以禮；禮秉規持範，必有疑滯，故授之以智；智通則多變，故授之以信；信者成萬物之道者也。

劉緒仁曰始則五常相濟終則五常相伐可見學道者道泯性若亦道世亦循環之運大抵然也

五行

道德者天地也，五常者五行也。仁發生也，故君於木；義救難之謂也，故君於金；禮明白之謂也，故君於火；智變通之謂也，故君於水；信愨然之謂也，故君於土。仁不足則義濟之，金伐木也；義不足則禮濟之，火伐金也；禮不足則智濟之，水伐火也；智不足則信濟之，土伐水也。始則五常相濟之業，終則五常相伐之道，斯大化之往也。

楊慎曰畋漁之俞誠當然末數語尤奇動人惻然之悲見此而不惻者非人也

畋漁

夫禽獸之於人也何異？有巢穴之居，有夫婦之配，有父子之性，有生死之情。烏反哺，仁也；隼憫胎，義也；蜂有君，禮也；羊跪乳，智也；雉不再接，信也。孰究其道，萬物之中五常百行無所不有也。而教之為網罟，使之務畋漁。且夫焚其巢穴非仁也，奪其親愛非義也，以斯為享非禮也，教民殘暴非智也，使萬物懷怨非信也。夫膻臊之慾不止，殺害之機不已；羽毛雖無言，必狀我為貪狠之與犬豕；鱗介雖無知，必名我為長鯨之與巨虺也。胡為自安，焉得不恥？吁，直疑自古無君子。

明如齋曰犧牲以不可薦而祝云爾者動于民之良心也

犧牲

犧牲之饗，羔雁之薦，古之禮也。且古之君子，非不知情之蠹穀之哀樂能動天地，能感鬼神，刀机前列，則愛喜之情可知矣；薦大齊至，則哀樂之聲可知矣。以是祭天地，以是禱神明，天地以不饗者，饗之必有咎；神明以不歆者，歆之必有悔。所以知神祇見喪風雷之象也，鳳凰不失尊歲之象也，麒麟出乎國土之象也。觀亂之象，禽必不兼也，以彼為禮，禽必不祥也

中孚行曰民俗淳厚其責在上君子謹所以風天下者

太和

非兔狡獵狡也，非民詐吏詐也，慎切然盜賊，盜賊惟亂召，慎勿怨叛亂，叛亂原亂。教不有和睦焉，浮伪焉，不有賞勸焉，浮鬬爭。是以大人無親無疎，無愛無惡，是謂太和

陳述闓曰九原多自敗故君子以道德仁義為先務

海魚

海魚有吐黑水，上庇其身而遊者，人因黑而漁之。夫智者多屈，辯者多辱，明者多蔽，勇者多死。爲鏑因賊，盜喜忌諱，蔽敵國者，可以越者，猇也；兵可以奪者，符也；蜀敗於山，晉敗於驪。夫大人之機，道德仁義而已矣

汪道沖曰至仁無私能致福而成人者小之乎為德也

神弓

譽人者，人譽之；謗人者，人謗之。是以君子能罪己，斯罪人也；不報怨，斯報怨也。所謂神弓兒天，不張而發，不注而中，天下之以……以假……

錢石曰所至筆法之功以翰天下相忘于右手附旨

書道

心不疑乎手，手不疑乎筆，忘手筆然後知書之道。和暢非巧也，淳古非朴也，柔弱非美也，強梁非勇也。神之所浴，氣之所沐，是故點策蓄血氣，顛盼含性情，無筆墨之跡，無機智之狀，無剛柔之容，無馳騁之象，若黃帝之道熙熙然，君子之風穆穆然，是故觀之者其心樂，其神和，其氣融，其政太平。其道無朕。夫何故？見山思靜，見水思動，見雲思變，見名思貞，人之常也

高以孫曰因人而知其思因人而知其容遂別天下之人品

知人

觀其文章，則知其人之貴賤焉；觀其書篆，則知其人之情性焉；聞其琴瑟，則知其人之道德焉；聞其合教，則知其人之吉凶焉。小人由是知唐堯之容淳淳然，虞舜之容熙熙然，禹伯禹之容瀟湯然，殷湯之容堂堂然，文王之容巍巍然，武王之容諤諤然，然仲尼之容皇皇然，然則天下之人可以自知其愚與賢

麦道林曰在太公無我之氣象以無形容泯池之居河之矣

螻蟻

螻蟻之有君臣也，一拳之宮，與衆處之；一塊之臺，與衆臨之；一粒之介，與衆蓄之；一蟲之肉，與衆咂之；一罪無疑，與衆戮之。故得心相通，而後神相通；神相通，而後氣相通；氣相通，而後形相通。故我病則衆病，我痛則衆痛，怨何由起，叛何由始？斯為太古之化也

歌舞

能歌者不能者聽之，能舞者不能者觀之，巧者不巧者辯之，賢者不賢者任之。夫衣木若以將代之，待士者以將死之，網之以冠冕，鉤之以爵祿，若馬之習乎轅輅，貴不能得乎食槽糠。肥於行……是以大人道不出，貴德不處，守貧有所歸，退有所……乃將退者非樂寒賤而甘委棄。

……巫覡故君子明……為賞

螂蜩

螂蜩之酒，為醉之哺，良之若浪之蕩，溺之若之禮，初敬之若芥，再敬之若黍，復敬之若金，又敬之若肺。由是小人知饑餓可以漸引，巨兕可以漸畢，水火可以漸習，虎兕可以漸侶，逆我者我所化，辱我者我所與，不進者我所命，不臣者我所取，所以信柔馬不可馭，漸賊不可禦，得之以為萬化之母。

莫冲曰食則漸，其事則漸進，天下國家可以漸治

善惡

為惡者畏人識，必有識；為善者欲人知，必有不知。是故人不識者謂之大惡，人不知者謂之至善。好行惠者恩不廣，務奇特者功不大，善博奕者智不遠，文綺繡者名不久。是以君子惟道是貴，惟德是守，所以能萬世不朽。

領元曰有善……名者名未必集，君子惟道德之為貴

食化　　譚子

七奪

一日不食則憊，二日不食則病，三日不食則死。民事之急無甚于食，而王者奪其一，卿士奪其一，戎伐奪其一，工藝奪其一，商賈奪其一，道釋之族奪其一，稔亦奪其一，儉亦奪其一，所以蠶告終而繰葛苧之衣，稼云畢而飯橡櫟之實。王者之理刑不平，斯不平之甚也；大人之道救不義，斯不義之甚也，而行切切之仁，用戚戚之禮，其何以謝之哉。

胡時化曰此一段一日之用……則也

巫像　三

為巫者鬼必附之，設像者神必主之，蓋樂所享也。戎羯之禮，事母而不事父；禽獸之情，隨母而不隨父。凡人之痛呼母而不呼父，蓋乳哺之教也。虎狼不過於食肉，蛟龍不過於食血，而人無所不食。所以不足則鬭，不與則叛，鼓天下之怨，激烈士之忿，食之道非細也。

養馬

養馬者主而牧之者親，養子者母而乳之者親，君臣非所比，而比之者祿也；子母非所愛，而愛之者哺也。駑馬本無知，嬰兒本無機，而知由此始，機由此起，所以有愛惡，所以有彼此，所以稔爭鬭而蓄奸詐。

崔確曰民……不迫之使然……

絲綸

王取其絲，吏取其綸，王取其綸，吏取其綍，取之不已，至於欺罔，欺罔不已，至於鞭撻，鞭撻不已，至於盜竊，盜竊不已，至於殺害，殺害不已，至於刑戮。欺罔非民愛，而裒斂者教之；殺害非民願，而鞭撻者訓之。且夫火將逼而投於水，知必不免，且貴其緩死

[illegible]曰愧[illegible]出而窮奢極欲不知所終故治人下者必杜奢侈之端而[illegible]

將噬而投於谷知反不可或貽其生以斯為類悲哉

奢僭

夫君子不肯告人以飢耻之甚也又不肯矜人以飽愧之甚也
既起人之耻愧反激人之怨忘食之害也如是而金罍玉豆食
之飾也鼓鍾畏食食之遊也張組設繡食之惑也窮禽竭獸食
之暴也狠吮厚藻食之忿也貴賤精粗食之平也欲之愈不止
求之愈不已貪食愈不足富食愈不美所以奢僭由茲而起戰
伐由茲而始能均其食者天下可以治

燔骨

嚼燔骨者焦唇爛舌不以為痛飲醇酎者斂腸嘔胃不以為苦
饞食者由忘於痛苦飢寒者必輕於性命痛苦可忘無所不欺
性命可輕無所不為是以主者以我欲求人之欲以我飢求人
之飢我怨民反怨我怒民反怒能知其道者天下胡乎叛

宋道林曰官之律必不知守[illegible]之弱必不知險是謂食迷

食迷

民有嗜食而飽死者有妄食而鯁死者有感食而蒙死者有辱
食而憤死者有爭食而鬪死者人或哄之殊不知官所以務祿
祿所以務食賈所以務財財所以務食而官以矯佞讒諂而律
死者賈以波濤江海而溺死者而不知所務之端不知浮死之
由而遷怒於輦流歸咎于江海食之迷也

戰欲

[illegible]曰[illegible]口腹[illegible]論甚剴切非[illegible]早生島表正德足以明君臣而後教

食之欲也思鹽梅之狀則輒有所吐而不能禁見盤餐之盛則
若有所吞而不能遏飢思啖牛渴思飲海故欲之於人也如賊
人之於欲也如戰當戰之際錦繡珠玉不足為富冕旒旌旗不
足為貴金石絲竹不聞其音宮室臺榭不見其麗況民腹餒民
情常迫而諭以仁義其可信乎講以刑政其可畏乎

[illegible]曰[illegible]膠竿之喻見天下无不可化之人不必責人之難化

膠竿

執膠竿捕黃雀黃雀從而噪之捧盤飧享烏鳶烏鳶從而告之
是至暴者無所不與至食者無所不同故蛇豕可以友而豺虎
可以押而馴四夷可以率而食異族猶如此況復人之人

閑如霖曰物之無食者尚可化而治民者何必不[illegible]

庚辛

庚氏穴池構竹為凭檻登之者其聲策策焉辛氏穴池構木為
凭檻登之者其聲堂堂焉二氏俱牧魚於池中每凭檻投餌魚
必踴躍而出他日但聞策策堂堂之聲不投餌亦踴躍而出則
是庚氏之魚可名策辛氏之魚可名堂食之化也

[illegible]曰[illegible]飢則亂迫可知治天下者可不務為足國足民也

興亡

瘠者人之痛火者人之急而民餉飢謂之瘠比餓謂之火蓋情
有所切也夫鮈魚與腐屍無異鱗蛺與灶垢無殊而人常食之
飽猶若是飢則可知苟其飢也無所不食苟其迫也無所不為
斯所以為興亡之機

雀鼠

[illegible]民之[illegible]以求劉民者非之非也

人之所以惡雀鼠者，謂其有攘竊之行。雀鼠所以畏人者，謂其懷盜賊之心。夫上以食而辱下，下以食而欺上，上不得不惡下，下不得不欺上（欺上一作最上者）。各有所切也。夫剝其肌啖其肉不得不哭，扼其喉奪其哺不得不怒。民之瘠也由剝其飢，民之餒也由奪其哺。嗚呼惜哉

呂圖南曰三段長於諧謔善於喻民故人君必治於為天下先合以而求无為則得矣

無為

牛可使之駕，馬可使之負，犬可使之守，鷹可使之擊，蓋食之所感也。獼猴可使之舞，鸚鵡可使之語，鴟鳶可使之死鬪，螻蟻可使之合戰，蓋食有所教也。魚可使之吞鉤，虎可使之入陷，鴈可使之觸網，敵國可使之自援，蓋食有所利也。天地可使之交關，神明可使之掖衛，高尚可使之屈折，夷狄可使之委伏，蓋食有所奉也。故自天子至於庶人，暨乎萬族，皆可以食而通之。我服布素則民自煖，我食葵藿則民自飽。善用其道者，可以有無為之化。

王者

儼食者母々，乳者子。全生者子，觸網者母々，不知子之所累，子不知母之所苦。王者衣纓之費，盤餚之直，歲不過乎百萬，而封人之土地，與人之富貴，百萬之百萬，如師王之肌，如飲王之血。樂在於下，怨在於上；利歸于衆，怨歸于王。夫不自貴於天下，安敢貴；不自富於天下，安敢富。

王世貞曰天下无私心端自王者先要在愛民如子上

鴟鳶

有智者憫鴟鳶之擊腐鼠，嗟螻蟻之駕蛇虵，謂其為虫不若為人。殊不知當歉歲則爭臭敝之屍，值嚴圍則食父子之肉。斯豺狼之所不忍為，而人為之，則其為人不若為虫。是知君無食必不仁，臣無食必不義，士無食必不禮，民無食必不知，萬類無食必不信。是以食為五常之本，五常為食之末。苟王者能均其衣，能讓其食，則黔黎相悅，仁之至也；父子相愛，義之至也；飢飽相讓，禮之至也；進退相得，智之至也；許諾相從，信之至也。教之善也在於食，教之不善也在於食。其物甚卑，其用甚尊；其名尤細，其化尤大。是謂無價之寶。

李坤曰太平之風儉德為主旨戒其言之矣

儉化　譚子

太平

夫水火常用之物，用之不得其道，以至于敗家，蓋失於不簡也。飲饌常食之物，食之不得其道，以至於亡身，蓋失於不節也。夫禮失於奢，樂失於淫，若水去不復還，議欲救之，莫過乎儉。儉々者，均食之道也。食均則仁義生，仁義生則禮樂序，禮樂序則民不怨，民不怨則神不怒，太平之業也。

馮叔吉曰惟儉可以一天下今儉而議權衡是自不免有低昂

權衡

服絺綌者不寒，而衣之布帛愈寒；食藜藿者不飢，而飯之黍稷愈飢。是故我之情也，不可不慮；民之心也，不可不防。凡民之心

觀此曰事物太過者莫知不及亦見以儉為貴

王元澤曰民情樂有餘病不足以儉責之以先天下乃可以制其情

見負石者則樂於負塗見負塗者則樂於負芻斯以無實狀輕重無必然奢與儉相形彼此相平我心重則民心重我務輕則民務輕能至於儉者可以與民為權衡

禮道

禮貴於盛儉貴於不盛禮貴於備儉貴於不備禮貴於簪紱儉貴於布素禮貴於炳煥儉貴於寂寞富而富之愈不樂貴而貴之愈不美賞而賞之愈不足愛而愛之愈不敬金玉者富之常官爵者貴之常渴飲則甘飢食則香夫惟儉所以能知非

食象

觀食象者食牛不足觀戴冕者戴冠不足不足有所自不儉有所始是知王好奢則臣不足臣好奢則士不足士好奢則民不足民好奢則天下不足夫天下之物十之王好一民亦一王好五民亦五王好十民亦十以一論之則是天下家為一家十國為一國十天下為一天下何不災之

民情

其夫好酒者其妻必貧其子好臂鷹者其家必困剩養一僕日飯三甌歲計千甌以一歲計之可享千兵王者盛乎是享則必告勞而聚怨病在於奢不在於儉王僞牛車民驕於行王居土陛民恥於平杖之於淳化之於儉所以見奢器不足者則樂然服素服布之衣見瓦杯而食者則欣然用陶匏之器民之情也

劉槩曰儉所以裕家亦所以裕國

呂祖謙曰君民一体上下同情世途誠為天下之確論

何北山曰大富儉之道亦不在從者

慳號

世有慳號者人以為大辱殊不知始得為純儉之道也於己無所與於民無所取我耕我食我蠶我衣妻子不寒婢僕不飢人不怨之神不罪之故一人知儉一家富王者知儉則天下富儉之時義大矣哉

君民

君之於民異名而同愛君樂馳騁民亦樂之君喜聲色民亦喜之君好珠玉民亦好之君嗜滋味民亦嗜之其民則異而好則同所以服布素者愛士之簪組服士之簪組者愛公卿之劍佩服公卿之劍佩者愛王者之旒冕是故王者居兆民所愛之地不得不慮也況金根玉輅奪其貨高臺崇榭奪其力是賈民之怨也是故散民之愛所以積薪聚米一歲之計而易金換玉一日之費不得不困不得不怨

乳童

乳童拱手誰敢戲之豈在乎黼黻也牧豎折腰誰敢背之豈在乎刑政也有賓主之敬則雞黍可以為大享豈在乎簫韶也有柔淑之態則荊芋可以行婦道豈在乎組繡也而王者之制設溝隍以禦之陳戈戟以衛之蓄粟帛以養之張閫檻以遠之蓋有機於民不得不藏有私於己不得不防夫能張儉之機民自不欺用儉之私我自不疑夫儉者可以為大人之師

趙道肩曰此言儉為化柄之原

化柄

儉於聽可以養虛儉於視可以養神儉於言可以養氣儉於私可以獲富儉於公可以保貴儉於門闥可以無賊盜儉於環衛可以無叛亂儉於職官可以無奸佞儉於嬪嬙可以保壽命儉於心可以出生死是知儉可以為萬化之柄

王世貞曰此言能儉可以保道

御一

王者皆知御一可以治天下也而不知孰為之一夫萬道皆有一仁亦有一義亦有一礼亦有一智亦有一信亦有一一能貫五五能宗一一者天下可以治其道蓋簡而出自簡之其言非玄而入自玄之是故終迷其要竟惑其妙所以議守一之道莫過乎儉儉之所律則仁不蕩義不浪礼不奢智不變信不惑故心有所主而用有所本而民有所賴

王世懋曰此言三皇以儉化天下

三皇

君儉則臣知足臣儉則士知足士儉則民知足民儉則天下知足天下知足所以無貪財無競名無奸蠹無欺罔無驕侈是故礼義自生形政自寧寧自平中兵自停游蕩自耕所以三皇之化行

邵寶曰此以奢儉並形見不可不儉

天牧

奢者三歲之計一歲之用儉者一歲之計三歲之用至奢者猶不及至儉者尚有餘奢者心常貧儉者心常富奢者好親人所以多過儉者能遠人所以寡過奢者事君必有所私儉者事君必保其祿奢者多憂儉者多福能終其儉者可為天下之牧

丘濬曰此言儉可足民亦可足國

雕籠

懸雕籠事玉粒養黃雀黃雀終不樂垂礼樂設賞罰教民生民生終不泰夫心不可安而自安之道不可守而自守之民不可化而自化之所以儉於事則民有餘財儉於戰伐則民有餘力[illegible]之猶與之也不取之猶取之也海伯亡魚不出於海國君亡民不出於國

楊慎曰此言師儉節礼之要旨

禮要

夫礼者道出於君而君由不知事出於職而職由不明儒者積山林教師友窮礼樂講本末暨乎見羽儀車輅之狀鍾鼓簫韶之作則瞿然若鹿怡然若[illegible]醉於酒若溺於水莫知道之本莫窮礼之旨謂方為邪則民[illegible]笑謂馬為驪則民莫信矣所以數亂於多不亂於少礼惑於大不惑於小能師於儉者可以得其要

胡化曰此言儉能即乎清淨

清淨

奢者好動儉者好靜奢者好難儉者好易奢者好煩儉者好簡奢者好逸樂儉者好恬淡有保一器畢生無璺音問破也者有掛一裘十年無斃者斯人也可以親百姓可以司粟帛可以掌符璽可以即清淨之道

呂吉甫曰此言儉為謹歷古今比書

損益

夫仁不儉有不仁。義不儉有不義。礼不儉有不礼。智不儉有不智。信不儉有不信。所以知儉為五常之本。五常為儉之末。夫礼者。益之道也。儉者損之道也。益者損之旨。損者益之礼。礼過則淫。儉過則朴。自古及今未有亡於儉者也

林希元曰此言儉可帥先不當從求之民

解惑

謙者人所尊。儉者人所保。使之謙必不謙。使之儉必不儉。我謙則民自謙。我儉則民自儉。機在此不在彼。柄在君不在民。惡行之者惑。是故為之文